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冊目次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二)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靈書閣刻本

.....

一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二)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圖書館藏

幾亭全書卷之十二

學言詳記九

治道下

詳小事與防微。其所見迥異。小事有且可放過者。得失所關未大。又一事止屬一事也。微者。其事本大。特初萌易消。故謂之微。又武雖屬一事。而此端既開。他端將作。則蓋臣深計。必加預防。藩籬旅獒。爲道哲設防也。象箸玉盃。欲防之而不得者也。武尼蓄髮。其疑尙可防。而失之不防者也。若詳小而過大。詳顯而忽微。非疎則過。故精於諫諍者。道相道矣。知格心也。

漢元仁柔。史丹之定儲也。以涕泣悲哀感之。唐德宗猜疑李泌。以明白委曲釋之。背操明敏。賈誼以片言醒之而已。感之者。因其性也。釋之者。示以事也。醒之者。決其疑也。總歸於正。豈分權衡耶。

病在篤刑。以祈天永年。療之。病在厚飲。以所繇多費之。故療之。不信外廷。以求真才。療之。喜節省而廢功。以反多耗費。療之。好小察而暗大猷。以納諫諍。療之。各自其屬。不直攻病。

論人者。極口唾晉。不指以史過之法。則其人怒而不悔。豈自反論人本意。欲其起乎。欲其悔而改行乎。論事

者。張皇憂懼。不代爲措置之策。則雖有明王。將以空言視矣。我且不能措置。而空懷侏儸。其何以責吾若。糾厚諫諍。習久而漸忘其本。

言路開者。太平之象。以言爲職。而禁使不言。不可也。任其妄言以榮聽。又不可也。有道於此。條一事。必令其有救正之方。爲一人。必令其指行諫之實。則浮游妄誕。自無所容矣。使人至不生厭言之心。此言路真通之時也。

條陳精事。徒寫一番憂危之態。而毫無處分之法。是添至尊之憂。非分憂也。宜立一論事之體。除奏繳論劾

欽陞等項。常本外。其餘一切條陳。務須確有其見。某事作如何處。某弊應如何釐。設或末當。寧與優容。若果切實。即可採用。如此。則凡空虛無用之浮談。不敢妄進。而真學問。真經濟。得以各見。唐長。人主耳力目力。隨時所至。於所言之事。理了然。於言者之人才。方了然。勞省而功多。體便而効近。

我朝徵歸六部。內而言官建白。外而樞密題奏。必下部覆。是操言路樞密之止行者。部也。部各分司。其戶刑二部。則各設事科二員。專司題覆章奏。此必經濟文學。大過於人。勤敏詳慎。自竭心患者。然後可舉。此在

近來各部司官及本科大抵委撥稱於書辦。書辦之職而多私。惟利是視。其稱呈司。卽稍稍改削。大抵因循。其規模。是天下百務行止低昂之機。皆操於書辦也。極人才之選。始居言路。總政事之要。必經兩臺。竭言路撫按之心思。而爲科舉條陳。乃一聽行止低昂於書辦。有起何年。相安其覺。此輩流弊難化。感之既不易感。誅之不可勝誅。計惟使官長得人。胸中井然。每事自有經緯。不假手於吏胥。則吏胥之權自失。而樊自去。謂宜放下各部堂上官。今後本科必極一部人才之選。曉暢世務。嫻於文詞。庶幾明體適用之儒者。

卷十二

學前詳記

三

方許專疏選授。一切章奏事宜。題覆有誤。責必歸之果部。稱任差滿之日。試優模京堂。或特准改授。他司毋許援例。如所舉非人。堂官不得辭其咎。其吏兵各部原有各司者。一切覆本。皆親自具稿。不許假手書辦。然後不負祖宗朝權歸六部之意。而銷積胥之奸窟。助六卿之允成。覆一疏。必得一疏之平。議一事。必底一事之績。於近來議論多而成功少之弊。可頓挽矣。

朱冠齋殉甲申之難。平生以古人自期。十載前有推之爲新紹守者。冠齋過詢爲治所宜。應之曰。大人有身

居下位。可以正朝廷。今亦有職處一隅。而可以胸天下之大弊。轉天下之治機者。紹守是也。冠齋沉吟。故曰。部院七卿。天下出政之處。吏兵二部之用人之權。衛安民禍亂之役本他。近來銓選升轉。非賄不行。皆衙門書辦把持之。致使無耻之士。視顏而來。有功負氣之才。弁齒捐機。胸而惟。數十年於茲矣。意惟良相銓樞。可以振作消除。既來可得。而書辦皆部之山陰會得人也。身在京邸。父母壽手停。在鄉邑。度其數約餘千家。大抵皆與縉紳衙門。涉瓜葛。通往來。非有殊族異姓。不可化誨者也。苟能以化民動物之誠。委

卷十二

學前詳記

四

曲開誘其父母妻子。使在家者。各知背義害人之財。不足以長享。洵然天理之萌。遙通於三千里之外。其爲書辦居京邸者。遙覺其父母妻子之意。亦油然而有天理之萌。或化爲賢良。或減惡過半。可使各衙門政事頗清。而吏兵二部。得以公道用人。則長矣。稍生其廉底。不至吞啖小民。而一切武弁。才能功罪。歷歷分明。儒猾者退。廉勇者進。冠賊之險。日可俟矣。故之良相銓後。直從京師振作者。廉用力稍難。見功稍遲。然三載之內。長壽而不忘。合法備禁令。而純動之以精誠。懷其機。族其方。檢其時。挽致之理。十有六七。

也。豈非職處一郡。而治通天下者乎。鮑濟謙曰。此惟明道先生或能之耳。曰明道先生亦人也。兄何讓焉。既而紹守布人。遂已。便以茲說質之念臺先生。先生微哂其迂。而深嗟其意。子因論次。以樂後之仁賢。居輔弼銓樞之地者。

官職有分。愛民無分。聽其言。徵其行。從百姓起念者。卽君子。從他處起念者。卽俗流。委實明白。事體到來。察其便於百姓卽行。妨於百姓卽止。受實簡要。只淺淺百姓二字。用之觀人。則是照膽鏡。用之處事。則是定盤針。

卷十二 學言詳記

本在愛民。恐在知賢。請諸侯見。切切咨訪。說正人。中又辨其長短。如答必針針。明人也。語不可了。暗人也。處分劃然。敏人也。躊躇兩可。鈍人也。視聽平正。不閃忽。高下。則正人所同也。賢能受知。決不相疑。餘人屬者。又皆洗心。期年之內。處彈者希。察舉者衆。其方而良。理率。布滿民上。卽運方之澤流千里矣。風力無可待。情面無待待。不周事而事周。不近民而民近。夫子曰。樂以貴下人。念及於斯。他真可樂也。右二條送。運方察吏安民。以糾彈爲職。此言近似。而未循其本。安民者。志也。察吏。所以安之之事也。志非其本耶。就察

吏論。曰激濁得清。曰抑就獎恬。揚之獎之。其本志也。激之抑之。所以佐其勸得之用也。是則運方以愛人爲主。瞻吏亦以成美爲心。得是意也。其能盡運方之職也已。

選用風力。專以惠愛小民。能待權貴。能剛奸惡。則利歸小民矣。若大聲色於百姓。則風力反爲厲民之具。故風力者。必廉公體佛之人也。廉公則有威。體佛則知本。

爲天下猶人身之五臟六腑焉。雖經各自分。務各自別。其實節節相地。須大段有會通從率處。安一方。不專

卷十二 學言詳記

從此方料理。作一事。不專從此事維持。且以六部言之。吏部得人。則天下守令。大槩公勝愛民。百姓得盡力於農桑。戶部亦易足財用矣。職部得人。體學官皆重禮義。士子皆務實學。吏部亦易運人才。兵部亦易求將帥矣。諸若此類。循環相送。一部得人。五部俱省力。五部俱善。一部更易爲。此賢人得君。壽天下輔弼之事也。若處大他而不識大體。逐節縶細。安望太平。其他一官一職。惟可隨身所至。補偏救弊而已。又不得云。他處不職手。併在猶者而不爲。博施濟衆。帝王固有此能事。其所施者云何。政也。非瞻

也。以春秋補助等事爲施。仁者之財有限。以省刑薄
斂等政爲施。仁者之政無窮。庶乎可憫耳。孟子每言
施仁政於民。子貢所云博施。殆亦此意。然聖人猶以
爲難。

農夫紅女。財之主也。生成備於其身。百工。財之輔也。能
成之。不能生也。商賈。財之僕也。生成皆非所任。任員
運而已矣。士於生財無任焉。然因民非士之勞心。無
與爲治。故受因民之養。而不爲者也。不勞其心。如伐
檀之詠何。

學問以求放心爲主。聰明睿智。皆存心以內事。治天下

以生五教爲主。順治威嚴。皆足食以後事。聖人有何
異能哉。水以滋穀。火以熟穀。金木以爲田器。而統於
土生成焉。此謂修五行。凡爲政而已矣。唐虞德政惟
此。然或兵戈之世。有地不得耕。有人不聚糴。此又須
削平禍亂。乃可盡力於隴畝。正如解邪摩厲之徒。亦
須先禁止其大惡。然後使令收斂心神。但難禁其事。亦
必從志意處提醒之。又如戰爭未休。力農積粟之本
務。自無時可已也。

生財爲養。理財卽斂。富民必三十年。故仁民亦三十年。
隨養隨教。使民間均有十年之食。而舉世已無不仁。

之民。故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夫子所謂必世而
後仁。正從足食制用。切實籌之。必三十年。乃可次第
修舉也。典風行草偃。置郵傳命。迨然有遲疾之分。感
動人心。惟聖人能不疾而速。使菽果如水火。雖聖人
不能不積累而成。故曰德惟善政。德者。不忍人之心。
善政者。不忍人之政。而所謂善政。亦曰在養民而已。
後世不從穀食國治。務是苟且目前。

自財之義晦。而人混理財爲生財。夫理財者。辨穀此之
分。禁者。惜之端是也。夫生財者。易其田疇。不違農時
是也。請未言理而言生。非不取泛言生財。而專言生

穀。穀者。百物之母也。百貨之主也。使生盛。則物生靡
不盛。穀價平。則百貨之價靡不子。故至於海內增穀。
則朝廷能兼握增金之權矣。穀以求生而增。金不必
求生而自增。穀以貨增而見多。金以少所耗費而見
多。

驅天下而力耕。則粟多。粟多。則金穀之用緩矣。何必增
金。日交易而至。何嘗不增。

漢孝文求。唐貞觀。則爲極富之天下。史稱其多粟耳。非
金多也。今者則爲極貧之天下。然金未大小也。少粟

耳。金之數。古今奉同。粟之數。並時而地異。金開闢生。粟廣歲生。金天地自生。粟藉人以生。由斯講之。富民之道。可與得也已。

貧富之數。雖聖世不能一齊。但使無大富。自可無大貧矣。世間財。足供世間人用。惟有積之無用者。乃有不能得其用者。田廬有餽。服食有節。舉用有虛。玩好有禁。僕妾有數。則財雖多。無所用之。世之好積者。雖藏而不用。貴愛其有用而藏之也。多而無用。則亦不藏矣。

桀惠王當日若問何以利吾民。則利字良是。民便是人。

孟子卷十二 學官詳記

至與大夫士庶人共的。孟子便欣然與他說利民之道。只爲說了個國字。更無是處。胸中把國做自家的。與民對看。求利國。必至害民矣。所以直掃除他利字。到下面說利之害處。大夫只見有吾家。士庶人只見有吾身。此便是言吾國之弊。原是專破他國字。非破利字。仁義不後君親。與大學以義爲利。與告宋程懷仁義之必王。豈有二言哉。聖賢不言利者。總是無自利之心。其致利者。總是利物以和義。極自利之害。必至於覆國亡身。誅利物之義。天下油然而在一利之中。而無復人我上下之爲見矣。

孟子以充府庫爲富。數之民賦。而又以能安富其君者。爲不素餐君子之功。何也。富在四海。天子以安。富在府庫。民生必固。漢文帝唐貞觀。其民富也。隋開皇唐德宗。其身富也。富閒閒者君矣。富朝廷者君亡。此良臣與民賦。謀富之相反也。

人主留心於府庫。是土崩之機也。人主加意於富民。是施仁之本也。謀取民財以宋帑藏。此之官利也。爲國之賊臣。因民生衣食之事。而救之生。救之節。此之言利也。爲典邦之實事。君臣開。非養民無政。非養民亦無教矣。登廟堂而欲振綱紀文章。爲司牧而期興

風俗教化。皆以足食爲先務。

物取適用而已。古文古事。固有其而無益者。三墳五典。夫子誦以其爲而刪之。止爲不可復行。存之適賊後人之耳目也。刪後猶有許行。人情大可見。故刪之以定人之所守。元公欲復古禮。變今樂。夫古禮非可樂復。而今樂亦豈必盡變哉。古禮之廢也。正以其繁。刪之然後可行。可行然後可議復。樂則因今樂以去其邪淫。斯可矣。宋子爵論之。

惟聲之感人是深。積神氣骨。久則悉爲所移。鄭聲熾。增悲。而人好聽之。豈好悲耶。好悲也。則速則惑。

愁甚而難達則悲。嗚呼一遭一夢之間。天下踰開。犯刑不忍言之禍。皆出其中矣。

古人引君之術。不可不知。亦不可過認其言。反敗疎略。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惟在與百幾同。大道固然。至於君心既正。肯同民樂之後。還須變淫哇之聲。使歸和淡。然後可以養德性。感神人。爲治者本末矣。養猶爲學者內外交修也。使君民上下。將其身共聽桑間濮上之音。而謂同樂。是足以致盛治乎。則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誠治理者。以此復之。

建元不貴再用。惟本朝最驗。洪熙重洪武。正德上一

卷之七

卷之七 學言錄記

字重正統下一字重宣德。恭昌重景泰。天啓重天順。福美皆不完。其理何哉。年歲頒曆鑄錢。祭神祇。布華夷。此字之精華。發洩盡矣。發極者。重蹈之。則精華不復能繼。放建元者。貴各成造化。而不貴於踐迹也。父道有不可改者。則以孟莊子之承遵爲孝。有不必遽改者。則以三年無改爲孝。有不得不改者。則又以旦夕速改爲孝。人君奉勸善敗。係四海安危。有大不善。尤貴風雷之矣也。先朝有識大臣。往往於遺詔中自改之。使天下早受其福。而以改過之美歸先君。可謂孝思純篤。存亡無憾。

建丑合天用地。自不待言。建子亦極。是何以終不如建寅。蓋子月爲一歲之首。天運自然。豈待人定。只爲敬

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須周月。就如夜寐風興。須到寅時。若子時便起來。亦有何幹。建子却把人收欲閉藏的時候。做無識盲了。於天地不差。於人事上却差。故不從周而從夏。

天無弗應也。應大者人覺。敬者人忘。國家有變。必示象於京師。四方則或驗或否。謂京師漢而四方隔。象有顯微。而人之覺不覺分焉。爾人敬怒。肝亦動。而不覺其傷。盛怒然復覺之。至之視群僕也。小過忘之。長

興亭全書

卷之十二 學言錄記

子之身。時繫心焉。必期盡善也。則雖一事不當。亦莫不警之救之。

程子曰。天未無戒。皆人事召之。象山謂春秋不書應。恐或不驗。則生無心。翻是二說也。天既爲人主威矣。乃歸於初。不能創於復。天之權。不足以行其意乎。怒爲人事發。則有與必應。怒不爲人事發。雖有他速。人固弗知。而天之怒實無弗應也。胡氏曰。父母有因子而怒者。有爲他事致怒者。人子承之。總不可以不做斯言也。知天哉。知人哉。

實有當覺者。有當受者。爲一人言事而實。如聖壽是也。

酌免之者。人主之謙讓也。謙尊而光。天子之德也。唐文皇云。我於是日。翻成傷感。亦此意。大維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永世克孝。而天下臣民則而象之。是天子之孝思。卽以免賀爲政教。而感發天下者也。爲天德天時而賀。如冬至元旦是也。則當受也。受之。使海內慶維新焉。君心乾乾於元始。率作典率。焉雖曰致賀。其中有交相勸勉之義。周頌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武王頒布象魏。而天下臣民。敬而承之也。是天子之章光。又卽以受賀爲政教。而激發天下者也。

卷之二

學言

記

中氣皆自然。偏氣必造作。自然皆生成。造作必戕賊。如金齒雖題。文身備耳。戕賊以飾欲也。削髮去鬚。出家稱沙門。戕賊以學道也。是皆造方之翻氣。中華之人。乃或自厭其中氣之自然。而慕倣其偏。父母戕賊其女。穿耳縛足。以飾人欲。不知起何代。至東漢人至好邪。迎致沙門。遂令男兒披剃日甚。其禍又延及於學道矣。風俗壞自帝王。亦必帝王能挽回之。後布大聖人御世。超然曠觀。悟斯二害。率先變化。象容有方。使人體人心。並免戕賊。去外國之造作。復華夏之自然。真所謂剛百王而報千古者乎。

刑德而不用。兵勝而不戰。所以處生復也。仁人之本心也。素問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屬將軍於容木。見縛之惡報而好生。屬謀慮於將軍。見兵之貴謀而賤鬪。兵刑同氣。然刑小而兵大。將刑則微樂。哀之也。刑加子有罪。不過一人。聖人猶哀之。況兵之勦。死鋒鏑者非一。又原非罪人。怵惕之威。當何極乎。老子以天地爲不仁者。猶曰兵哀者勝。此趙括之易言死地。其父知其必滅亡也。凡言兵法者。一有喜色。喜心。其人必不深於兵。卽有權謀。可節探。不可專任。

卷之二

學言

記

有苗昏慢。苗民之失所者必衆矣。征之者。弔其民也。而苗民顧爲之旅距。與商民倒戈。則角有間。則是民之怨之未深。意者其君惡猶未稔乎。故班師以聽其自悔。未幾果格。格者其君也。經文始終皆言有苗。罪歸其君也。於逆命獨言苗民。所以審人心也。經緯燦然。古甫之平僂狁也。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內之德心。與外相應也。夏侯夜之用王式也。曰軍當細大。此期悉力。此內之事權物力。與外相應而成功者也。害生之留兀術。料岳飛也。曰岳少保且不免。况能成功乎。兀術賊也。秦檜賊也。書生亦賊也。賊之精神相題。而

忠臣受其厄矣。救時之相。有能如夏侯孜者。謂一時之張仲。可也。而阻良將之功者。皆槍類也。

軍功除出入將相而外。論功行賞。皆宜先將而從相。其在相臣。應以軍功受當者。必如李文饒。然從可。仰贊廟筭。指示群帥。有發必當。稟以成功。此方謂之居中運籌。勲高汗馬之上。近者張江陵。智計。庶幾近之。謂輔臣不當輕叨邊廡。故當時良將。肯宣力者。尚有人自後冒濫相繼。而將材絕跡。大事竟壞。

情之正。卽禮也。法者。據禮以爲低昂。情在法中矣。凡此之所禁。政爲情所不願。故禁之。苟法所不得爲。固情之所不宜行也。禮律情法。原無二處。

一部律例。就所加者觀之。總爲妨人害物而設。故曰刑。期於無刑。欲人人各保其不忍之良而已。是一仁字。就所發者觀之。總從心所不安而犯。故曰君子懷刑。生平不爲所不安之事而已。是一義字。凡讀律者。皆以爲法網刑名也。善讀之。以爲仁義也。

用刑總有報戒二意。報是報其已爲。戒是戒其未爲。辟者。報此人而戒衆人也。流戍以下。則亦所以戒此人。也。賈生言法施已然之後。因對禮而云。其實設刑之意。全爲未然。卽用刑之意。半亦爲禁未然。所以謂之

報戒。若果職在事前。法在事後。截然二物。則用刑之時。但有雪憤釋快。而無防閑愛護之心。於制刑佐禮之仁。其少疎矣。

華夷雖同在天地間。然天地既以山海限隔。則宜順之矣。聖人謹其辨。亦令彼我各得其所也。如或綱化觀光。何嘗拒之哉。然必其類不多。且散處四方。則漸厚既久。其子孫氣質。可化而爲華人。若曹操之降胡二十萬。唐太宗之突厥十餘萬。則是借中華土地。圖聚穗。後自爲居處。自爲氣類。何嘗漸染華風。而能致其丕變低。貽殃後世。是意廣而慮疎之故矣。

唐廣平王以萬乘元子。拜歸帥馬下。饒至屏。然禁護驚服。不敢掠一人一物。爲之竭力救復。東京宋仁宗各。并丹使悉喝用兵。不加折辨。咸云處傷兩國人命。辭氣溫柔。然北使心折。不敢復言。二君一念好生。同於天地。單犬羊亦爲感化矣。天下大事。固有非尋常體統辭氣所當後。其立國之失。自是前一節事。在二君自無失。

天地待聖人。裁成輔相。是不一端。然天地不過五行。裁成不外五行。續總依薪。成火也。覆第登草。益若坤木。成木也。制兵鑄鑄。造對登羣組。成全也。再鑿鑄門。最

鉅而最著。以水土最爲。且卽地之本也。其他教養經綸之事。卽不涉五行之質。亦必兼五行之性。歲此方得濟世成務之原。但當時茫茫洋洋。水土無復脈絡。何以識龍門爲水總源。不過就地形高下。虛心吞之。明目勞身。以熟相之耳。緣不識所當鑿之處。逆而墮之。是曰小知之鑿。禹識所當鑿之處。因而通之。是曰大知之不鑿。

天地皆北高而南下。此本來之低昂。既有低昂。自難齊一。所謂平天下者。因貴賤大小蠶螽之分。而使之各安其位。是之謂平。貴安於貴。賤安於賤。此水平之勢。

卷十二 學古精義

上

也。惟貴者能貴而惟賤。然後成者仰而服貴。所以平之理也。識此理。故能裁成輔相。

使好物得所易。使惡物得所難。且既惡矣。又當使之得其所乎。豺狼息深山。蛇蝎伏幽穴。小人任驅役。此卽惡物之各得其所也。使之之道。從好物得其所始。以人安物。以君子安小人。

積重之勢。有徐返者。有忽轉者。漢武許諸侯分王子弟。而尾漸掉。魏相白惡剛封。而霍氏權震衰。如此類。皆以歲月移易之者也。晉悼公駕取諸大臣。惟在初立。數言。周世宗高平一戰。惟在新敗將七十餘人。如此

類。皆一朝頓易者也。養頓易之機。在軍旅之間。若養以軍法重。人傳易爲賤悼。若在朝堂。不可任威。全賴有術。

世將治。一人爲政。世將亂。天下爲政。將治。一人所貴。天下亦貴之。一人所賤。天下亦賤之。將亂。天下所積貴。一人不能復賤之也。天下所積賤。一人不能復貴之也。任之則不威。遏之則成亂。中於理而以漸行之。雖久而丕變焉。乃若因民之情。天下爲政者。又極治一世也。橫行天下。一人爲政者。又極亂之世也。

惟皇建極。福皆配德。上所不能盡主於民。而轉諸天者。幾亭全書 卷十二 學古精義 下

惟天壽耳。然亦既養而無害。俾各終其天年。至於顏夭距壽。道最相反者。必不見於堯舜之世。兼之堯舜之世。亦自無距。

傳施濟衆。養爲主。修己以安百姓。教爲主。使天下無一人不安富。勢所不可得。使天下無一人不孝弟。心所不敢必。聖人不因勢之無可事何。而不憐天下之勞者。貧者。不因天下太平。而晏然信爲無一不孝不弟者。夫子再言堯舜其猶病。一是懼惡而漸忘。一是缺私而不足。佛家要衆盡衆生。衆生決度不疲。據此要願。大類聖人。所以行之者。謬耳。遺倫物。則修身無實。

遭禮樂刑政。則治人無用。聖人謀而善濟。佛氏誇而鮮能。

萬家均足於衣食。富邑也。數聚獨富。邑斯貧矣。國亦然。通國淳龐安阜。盛運也。豪傑役其編氓。斯運之衰矣。天下亦然。風俗日繁華。朝事日鋪張揚厲。而視天下方太平者。皆以貧爲富。以衰爲盛者也。

堯水湯旱。民恃其仁君以安。或失道不失國者。年穀熟而已。非人持天。則天待人。相與之際。所以未絕也。歲與德俱荒。雖欲興發以結民。可及乎。

不見今事。不信古人。史載漢明帝清雉賜祭。卽日雨。宋

神宗罷新法。卽日雨。皆桴鼓相應。不啻揚禱。庚辰三月三日。以恒風禱雨。雨不降。願益以大雩。德天紫赤如血。行者咫尺不相識。上下大驚恐。七日卯刻。聖諭撤各路中使。于是時在樞省。前見諭出。向同官曰。今日風必靜。衆未信。少頃風止。然雨猶未降也。百官仍日禮。中十一日巳刻。風復有聲。衆疑懼。乎曰。往日行聖人之政。天立應矣。今復風。是不欲路天子之信。而阻其行善也。豈父天之意哉。殆必不然。頃之風果息。十七日。遂大雨。四野沾洽。天人揚與之際如此。然後益信漢宋之所書不誣也。守今行善政。可以

收一郡一邑之荒。其至亦可感一方之雨。然時疫。天乎一念所至。四海春回。救荒之道。孰有大於天子之悔過遷善者哉。

異亂。民情也。而喜亂者有三焉。上無養。欲無以爲生。上失教。故不知禮義。上不能隨地而用才。故黠悍者思逞神。

大亂則名器無用。大饑則金錢無用。爲政者。可使爵貨之權廢。於其兆也。紫微圖之。

小人女謁。闢寺異教。皆足以感召莫秋。秦之古今無不驗。而四者又猶微膠結而不可解也。幸有見被髮而

北平全書

卷十二 學言詳記

三

野祭者。知洛將爲戎。晉人蔑遂救。崇虛無。天胡乘之。特賜其蔑禱之意耳。小人如劉聰。壯海漸之往。不知君親。惟誦經飯僧。以卑賤罪。婦寺弄權。毒亂天下。尤尚佛法。戎狄嗜殺。往往頸羅赤而手白外。臭味一也。故四者皆夷狄之類。而異教又爲三者之根株。三者熾。有知之士。莫肯入神。異教熾。則智慧自喜之人。然而趨之。世風之所趨。治亂之開也。趨何愈。亂何先。君子必前知之。知而居下。使以空言。知而居上。欲以行事。有權不放。更爲撓波。殘業甚神。無德易以亡。確平聖人心事。易亡則萬方之受毒淺。而

子孫未嘗久據其疆其得禍也亦必輕且人無不欲貴其子者子貴極而身危則願其釋權而得安自體是心可無疑於易亡之說矣聖人所處皆至情不出不情之言不為不情之事

宋祖得國與武略視唐文不啻天淵然國祚相當正以仁厚故耳唐於降至無不斬戮而宋遇之特寬太宗於北漢劉徽元之降也亦然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語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傷若有遠識國多得亡此正可傷惡何反後侮仁哉王言乎然嘗思之國以虐民

亡其亡至不可飲律以獨夫之誅晉遇孫皓厚而過矣國以弛弱亡其亡至可矜劉禪之徒是也宋世善待降王甚合於義義則仁矣

能全亡國之子孫者其子孫之亡也必全夷德最虐獨於南宋子孫死後不加辱害故其亡也亦遇我聖祖之寬仁既保護之榮賞之從而追諡之亘古所未有也蓋因南宋為藝祖苗裔元之優厚天使報藝祖耳徽欽乃太宗後受辱於虜不亦宜乎順以數莖明微不遜逆以如來萬世如茲

為萬世開太平果有何道惟此心而已矣堯舜以言行

而兼政事孔孟則言行而已矣後世學者行惟尚少索隱極多苦將佛法消竄聖宗分明為萬世造禍亂也嗚呼是何心哉六朝及唐好佛者非講學之性自未及今講學之儒大半好佛太平何自開乎後聖有作其養民也以西北井田東南均田為之本於是在上則一道輕其銷融異端也有術不行崔浩之虐亦不用昌養之釋也在下則刪定群書列孝經於四子與五經並峙而三禮則明其經傳之分去其繁細不可行者焉修樂經以附禮而家語則判其醇疵疑信之傳焉史至通鑑無目更加權衡訂其訛謬焉諸子

惟文中微善其餘自老荀而下皆節取焉語錄彙定以明理義奏議類藝以資政事百家專門之學彙定以佐經緯詩文選選以助游覽陶性情焉佛項假依亂之書悉罷去之焉使天下如服孔子之德而靡非如無秦焰之威而匿也如此則民復歸於四近德復定於一風俗復底於同王者與而名世用開萬世太平其權是乎

朱子生平從激晚歲益道明近世輕於非訕為其欽不便嗜慾耳然士遽依朱子雖宋知道不敢踰閑或詆訶詆諆之者必解社多欲服治幸亂驚懷無父無君

之極者也。設今天下盡守小學綱目等教。識言行。名義。極其弊。不著不察止爾。寧至有忘君賣國之惡哉。若置身而言心。坐論則玄說如屑。考行則四維盡喪。冠佩皆然。世運其危矣。以此見治亂出於人心。心出於學術。至切也。使惟從壞亡亂紀。修其一節。故其末流。義若濫正其本者。爲力大耶。是故不知學。則以爲學術不切於接旨。夫聖賢之修明學術也。專以防禍亂。保民生。

吾鄉有三節。皆百世至言。與一云。宰相腹。可行。言四通也。非大也。謾言大。則善惡不分。故兼收彙才。置是

謂停邪正。識得此諺。當不以憤憤爲休休矣。其二云。孟無廊。痛不者。鄉里有穿窬。巨室盡劫。大抵熟識。牌里。與僅僅近習之升也。以至奸臣竊國柄。必以婦寺爲緣。夷狄侮中夏。必以奸臣爲與。識得此諺。齊家治國。當不疎於所狎矣。其三云。若欲長。觀後養。高門餽華。白屋公卿。無非此機。乃著元昊。突生西夏。則深計之士。懷憂。晉朱初典。有謾者見其褻體。而早知亂至。統無大小。專賴象賢。識得此諺。則教子至要。正身尤急矣。三諺者。皆至言也。又有智語二。晉百世大善。其一云。差不多。事理須務不差。置以少盡爲善。惟任

人。我。與。小。人。革。面。可。用。斯。言。其。他。持。身。應。事。無。適。而。可。其。二。云。略。歇。歇。事。無。大。小。惟。行。止。二。端。既。謂。宜。行。何。復。小。待。每。見。人。口。中。時。時。通。此。總。是。賦。性。懶。網。積。惰。成。習。從。其。一。歇。其。事。終。身。不。行。終。則。通。而。可。察。者。前。三。諺。合。許。大。關。帶。智。而。兼。彼。者。此。二。語。如。限。人。深。淵。好。察。通。言。其。此。類。與。

幾亭全書卷十二終

幾亭全書

卷十二 學訓詳記

子

幾亭全書卷之十三

學言詳記十

政事上



審祖制觀政之意。通大過輩鑑之法。分減俸超遷之期。酌新銜仍任之例。

不次用人。勝循責遠矣。然知人。則國家受不次之利。不知人。則其害反甚於徑責。爲其嫌天下之耳目也。若未得知人好善之大臣。人主雖有其美意。豈得自行哉。保舉之法。必濟以久任。久任之法。必濟以超遷。大臣能專精行此事。固治世之大楊也。勿以行之多弊。

遂併良法而疑之。楊文貞何人哉。行於宣德正統之間。有明效已。

因保舉無非其人。而遂廢保舉。固嚴舉至連坐。而人遂不敢舉。皆非也。文臣惟賄敗者連坐。則世必無肯出賂之清官。武臣惟失節者連坐。世豈有肯先出賂以求伏節死義者哉。此法定。則連坐之罪少。而舉者無畏心。且苞苴之路絕。而受舉者多真才矣。

司馬溫公十科舉士。內一欵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是將才僅十科中之一事耳。又將才絕疑。須顧寬於士大夫。今欲徑分文武兩途。則求武也太重。又併他矣一

舉遂坐。則責武也太重。舉者顧畏既多。而朝廷無所得。泛駕馭之才矣。惟以武之失節。視文之賄賂。庶乎得中。然推其本。則吏才可。行保舉之法。將才不可。行。何則。將有別才。別舉。千人希一。非若士子讀書。苟懷惡心。皆粗識欲民之事也。又保舉者。須深知其人。知其人。願我先明其事。是又必知用兵之大要者。然徑能舉將才。淮陰不遇鄧侯。其能舉也。王文成不遇王璉。不能保也。故舉保大將。實惟相國中偏之任。其一切將才。聽具目者特舉之。勿爲格限。或當有奇儘之士。思自表見焉。若合中外大小諸臣。責令各舉

將才。是不惟欲使韓信徧天下。而蕭何亦觀天下矣。廣可冀乎。

有其心。不慮無其術。如牧民聽訟。精農桑。興學校之類。則然。若用兵選將。非所樂言。雖忠義仗能矣。而兵法兵機。天性不近。豈可因其忠義。遽委任之。彼有急難。辦一死而已矣。如聞事何。故必智勇與忠貞合者。乃可付以仗鉞專征之任。人才實殊。用兵之法各異。選將帥與求他才。胡可例也。

國家取士。甲科照廷試名次。內外兼除。鄉貢縣部試廷試。以次機職。至報績歷俸。方得列名考選。先辨官。後

試功固非然矣。乃考選則似於試功之後。復加辨言。何耶。因此典專擇言路。必識大體。善啓沃。長於奏對者。乃堪其選。舊例考題不拘奏疏策論。專取關切時務者。既可因言以辨其識。又可據今日所言。以試他日之功。而仍至之以政績鄉評。故失者猶少。特要在銓宰總憲得人耳。如徑欲以召對決之一日定其平生。本諛諂於捷給。才德輕於年貌。敷奏加於試功。與唐虞之典何馳也。

唐太宗號都督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其政跡。與漢宣同意。而精密過之。其後宣宗命宰相作具員御覽。則

又官名太多。省視爲難。此求密而得疎者也。開元著令。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內者外之。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外者內之。欲令出入常均。然其法從內而出。則定以都督之尊。從外而入。則泛擬京官。不云大僚。其輕外任之意猶在也。是以唐世循吏終不加獎。得人爲多。民心思唐亦不及漢。典言及此。守令之關心國祚也遠矣。

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本輕選法。原不掣鐐。萬曆中。營私者衆。擇地而處。屬托盈於選司。於是遂議變法。一時營求請托之徒。廓然皆絕。非不

暫快也。銓衡伏一竹之無知。而釋恩愆異同之彙。非不至僂也。念及於爲地擇人。爲事擇才。有萬分一乎。且今京卿三四品以上。必經會推。外吏方面以上。必擬陪正。其慎如此。豈府正循須失擇。州縣之正與司選。便不煩擬議乎。必以一籤爲至。公何至方面京卿。竹遂無用。武者以州縣至。縣不疎酌也。又初選未有行藏可考也。是不然。國家於甲科。設觀政三月。明以其行能精力。付太卿分稱之矣。於鄉科選有司者。必令坐監。明以其行能精力。付司武董察之矣。如是。則無者未嘗僂。初試者未嘗無可考。耳目斟酌。確有所

寄。銓衡不體祖考之深意。而以艱難故變法。豈不悞哉。且甲科輕政。鄉科坐監。正欲使之習事練才。以適於用也。業舉於鄉。登擬令熟章句於成均。而釋得以後。第令習揖拜趨賂。爾晨夕而爾矣。何名觀政。何須三月乎。謂宜如臣楊允錫之議。豈政務煩簡。地方邊處。道里銜僻。列三等爲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與地或未相宜。有出銓衡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其用。循良編於民上矣。

吏胥考滿而得官。商販納吏納考而善官。此輩皆利處

於名。駐輟於長。上官以奴隸視之。提亦以奴隸自視。夫奴隸自視。而使之居民上。是使吾民事奴隸也。且彼固商賈也。以商賈居民上。將以民爲奇貨。人主可使人奇貨其民乎。每見縣之佐貳。督糧者漁納戶。緝盜者享盜賄。雖買罪而去。其之如飴。得其所求故也。不如略倣祖制。盡用士人。見上臺有拜而無叩。有罪罷而無撻。且知進取之後途方長也。然後可以養其耻心。鼓之舞之。而責其愛民之効。此外果有異才。雖買豎白衣。並可升朝。倣嚴薦章。不輸金粟。陞遷固銓部爲政。然司理邑宰。以及丞簿。選授時皆惡

李言詳記

掣籤。豈得人人與地相宜。但使撫按得人。則於群有司明試之後。所見必真。凡更調地方。與佐貳升正印者。從外具題。銓部正宜覆允。若謂兩臺所請不足信。是必不賢而後可。既用人任一方之享。而不信其言。不使得更置一方之才。分任無人。提挈不應。何從展布乎。况邊方多享之處。尤宜使朝夕應手。若督撫果不足倚仗。則宜更置其人。其人是。則宜從其所措置。此銓政一大要務也。樞部亦然。果督撫既得其人。所請大小武職。並宜一體覆允。勿從權必我出起見。彼請而我覆之。未嘗非部權也。苟利社稷。可夫。

如今日豫楚等處。樞撫州縣。無城舍可居守。無吏胥人民可役治。無提稅可徵。銓曹銜例選人。但其領憑赴任。亦有何任可赴哉。然進豈而不遇人往治。是素其地也。事勢至此。可不大思變通之道。其道如何。是必督撫先得其人。乃可行之。乃敢言之耳。就各州縣中。有何人才。不論紳士武弁吏民。但信義智能。爲鄉里素推。堪相倚仗者。聽督撫酌量便宜。加以職銜。任其招集流移。墾治田疇。設立村堡。修理城郭。或募年。或二三年。收拾漸成規模。督撫勘實奏報。然後從銓部特據守令。往蒞治之。其原委本地安集之人。亦聽督撫

李言詳記

酌其功非大小。智能高下。務往他方任用。如此。則數年之內。既可備本境人才。以收拾本境。數年之後。又隸成此數百十人才。以分任於四方。豈非兩得之美。但非督撫得人。則不能行。非廟謨委信。亦不敢言。此法而委之不肖督撫。將滋瓦解竊據之患。此法而托之賢督撫。則必有因勢利導之功。凡南直之盧安。江西之袁吉等處。撫壤州縣。皆可做此法推之。故因地方人才。以收拾地方者。蕩平流進之第一計。而謀定賢督撫者。收拾中原之第一義也。

垣臺向銓曹請缺。自州縣至藩臬皆有之。弊聽恐致營

私不聽。悉其中實有爲地擇人。可助銓衡之議者。反以一舉却之。非諒訪賢才意也。居用之地。熟識某賢。親知某才。能有幾人。全憑訪訪。人不來告。猶將訪之。況來告而舉却之乎。但私書降於屬托。口語苦於無憑。不如明定規則。凡言路有講缺者。明送舉單。某堪任某職。其名下詳著政績素履。及智慮所長。精力所堪。聽司再加廣諮。說盡適用。如同鄉數位。共舉一人。或地方諸紳。其擇賢公祖父母。列名公請者。徑據呈堂。不必復加傳訪。此規設。則拒臺爲國薦賢。無市恩之嫌。銓曹據單用人。無營私之弊。亦無偏徇之患。

矣。

記云。大匠治小臣。廉夫大臣。豈不以廉重哉。廉者。法中之一端。而不足以盡法。蓋必念念奉公。事事衡理。足矜式乎小臣。而後可也。然而法則必自廉始矣。使先不飭於廉隅。又安望其勤避古制哉。若大不貪賄利者。亦廉中之一事。而不足以盡廉。蓋必其生平辭受詔辭。歷歷分明。如物之廉隅可辨。而後無負其爲廉也。然而廉則必自不貪賄利始矣。使先不能辨於取舍。又安望其百事之介節哉。

六計皆冠以廉。是有位之本分云爾。人以穿窬爲至垢。

來聞以不竊而薦高修。婦以私奔爲奇醜。未聞以居室而稱貞節。仕以受賄爲大弊。未聞以不廉而廉官方。大抵天下理法。爲之是惡。則不爲慥得庸常。不能亦可。則說爲乃成名德。况廉是圭角。定角因於有分。辨有分。辨則見可而取。見不可而止。故以不苟得爲廉。即不貪賄。猶廉之一端。非六計之全義也。諫與爲。天人恭焉。默主沉入。爲主發揮。賦於天而學可以充之者也。守則惟吾心所自主。非賢所能徇。致才智不足。難爲強求。而操持不堅。毋容姑息。國家計典。獨嚴貪酷者。非但爲二端害民最甚。亦爲天下無不

能廉不能慈之人性。是固有爲爲惡者也。

人有是膚肉。必有是血氣以充之。天生若人。必有若地產以供之。盛年廣肉滿盈。未有以盈致瘳瘳者也。瘳瘳者。失調所致也。人衆極者。天氣旺也。猶人之盛年也。人類衆。草木百物必蕃。其或早瘳致歉者。變理之不廉也。猶人之有疾也。常調則常裕。三十年耕有十年之食。土常餘於人。人終不餘於土。土反不足者。野某蕪。歲凶。非土真少也。聖人在上。歲常豐。則土之所生。固不可勝舍矣。故大隗之後。繼以關劍。西北之地可井。東南之田可均。

食物年貴一年。愚者謂戶口繁盛之故。其實不然。乃跡
密不均所致耳。每見兵荒疫癘之後。人民衰少。田卒
汗萊。而食益貴。土無所出也。豈嘗因人少得物賤耶。
欲使民不艱食。惟踴富商大賈。就人多之處招人。就
田多之處墾田。任力所至。不拘以格。則人土之疎密
適均。土益治。物益生矣。謂因人多而食貴。非但不得
其情。且與楊廣患人多之意智近。不祥之大者也。
遊惰坐食之民無幾。以欲貧天下。僧徒坐食無幾。以
其道貧天下。貧於欲。中智知其非。貴於其道。中智以爲
宜。哀哉。一夫坐食。一勤農不足以供之。况美食之人

乎。此二者。皆鮮衣食。華居器潔。率天下農工筋力
之半。而奉此數十百萬人。何也。驅使墾闢。後而配偶
之。生聚阜財。兩得之矣。然必世而後大效。

墾荒必用撥人爲主。其心思善謀算。其氣骨耐勞苦。其
習俗其淡泊。其賞蓄足選用。擇士夫數人。領袖其事。
聽以意號召鄉人。其他山陝及各地鹽商。有願任者。
悉聽於各處墾荒。并中聚墾下。九年。邊餉必充。三十
年。則漕運可已。今漕糧歲約五百萬石。以畝計之。畝
生一石。止須田五萬頃。今山東兩直隸各處可墾之
荒田。據近來留心此事者。徐給事貞明。汪尚書應蛟。

盧別駕觀象諸公。端揆所及。冊籍所記。豈止五萬頃
哉。知前所計。撥人鹽商。任意開墾。歲三五年徒。畿輔
米偶。每石必在一兩以內。此時且將天下應解漕糧
地方。如浙江南直未貴等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
耗及腳價。止令輸塞壹兩以上。約照畿輔米偶。贏三
之一。願帶至京。而江南解戶。則照平日兌漕價費。每
石已約省三之一矣。豈不公私兩利。至八九年後。北
米益多。價效賤。天下漕糧。悉令改折輸銀。每石連耗
及各貧。約輸一所。江西湖廣。米價本平之處。更爲量
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成一之便。而朝廷則以天下所

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米不
缺。額而旅可贏美百餘萬金。迨米既充盈。足支數年。則
所額漸少。美金益多。而且罷漕運諸費。歲省金又無
限。金與粟。皆不可勝用矣。於是或益減民折。或間捐
民間田租之半。如漢孝文時。皆可量宜而行。此生財
之大道也。節財之大道。則在得將以止戈。與通融宗
祿之法而已。或曰。永不起科之利。瞭然可見。何以
祖宗朝。不遵大行。曰。國初都南京。進軍需餉。而百官
禁旅不需餉。未有轉漕事。故塞下之屯田重。西北之
墾荒輕。成祖徙擇北平。時無周召。米及易田。時以

官百姓。爲無窮計也。百官禁族。非漕無以爲養。於是漕運始焉。亦一時權宜耳。繼此遂以漕爲成規。習於權宜。而忘其事故。至於今。民力困用。交謫極矣。故塞下之興屯重。而腹內之墾荒尤重。若使高皇當年。創業西北。如漢唐初時。則北土必不如今日之多。燕而純藉南漕以爲養也。高皇云。吾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蓋以都南之故。其精神全注軍屯。而以其餘及民間墾荒。故此制雖定。未及大行耳。物極則反。易窮則變。更有窮極於今日者乎。

白糧獨取足於江南數郡。尤屬不均。永樂中。蹇夏諸公。

不得辭其咎。國初定開金陵。此數郡去王畿近。唐百里。遠不千里。皆一水可達。故高皇就近糧輸。俾民國俱便也。其後移都燕。則白糧自宜就近截諸郡。有水田者徵解。省轉輸費。奈何置近不取。顧隔三數千里。而累遠民。兼費國家道里資平。事習已久。建議非易。須西北墾荒之後。禾穀漸多。自有變通可久之道。墾荒之事。四難七費。其在腹也。清理有四難。曰豪貴。曰黨戚。曰中官佔壓。曰皇莊。及其耕也。有七費。曰開溝。曰淤川。曰築廬舍。曰募農。曰具糧食。曰種穀。曰農器。曰耕牛。惟聽巨商盡力開墾。則七費俱免。其清理則。

必取自至。斷其在邊也。無四難而有一大難。在養衛農夫。

嘗設一省農科。臣春報某某州縣耕墾數各幾何。分小治中治大治。而并著其難易勤惰之故。秋報某某州縣收穫數。各幾何。分小熟中熟大熟。而并約計其處米麥菽粟唐價之高下。各爲明年比精張本。而奉是差者。必還與懲辦。事平易近民之人。使馳驅故年之間。警醒官吏。兼以自習其事。自練其才。聽理有缺。即用承代。則非惟得用人之機。而更得養才之道。相繼任事。觀厥成功。必無難矣。

去六公序

卷一

學言詳記

一

或欲借墾荒以起廢官。此與舊說。變名而同實。其生平漸廉。以註誤廢者。終不屑與貪濁多貲之徒同升矣。奔定則得官。抱道則終老。是教貪雖而抑廉靖也。且墾荒之權。全資高買。其人多其力獨。若使唐官任之。天下之商賈必且畏其威。煽燕而却避。所樂幾何。而荒轉滿邊腹。終無敢任焉者。亦豈工於利國哉。遷狩莫先於墾殖。故田野治則有慶。荒蕪則有譴。而孟子又諸辟草萊之罪。次於善戰連橫。何其反也。所謂開治。所議荒蕪者。皆指井內之田。其井外井旁之餘地。留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久而能不唐。自李愬。

始盡地力。至商執遂廣阡陌，蓋平其空土，悉以爲田。食目前之近利，而不知土無堆積之所，必漸夷而入於溝洫。水道漸塞，則蓄洩無權，而土之長利大矣。禹盡力乎溝洫，專防其涸，殃乃廢阡陌，以致其涸，使百世而下，西北中原之地，失水利而受水害，實殃之大罪也。

墾荒須有下乎實工夫。即古溝洫之制是荒。天下地勢大約有四：一平原有水，經農桑；二高原無水，育神木；三平沙近水，宜畜牧；四海池積水，養蓬蒿。其農桑用水法，大約亦有四：一大河二海池三池泉四井泉。先

王取地中有水之氣，而制爲溝洫，其法夫固有道。墾廣深二尺，遂上有徑，高廣如之。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如之。百夫有洫，廣深八尺，洫上有塗，高廣如之。千夫有溝，廣深二仞，溝上有近，高廣如之。萬夫有川，廣深四仞，川上有路，高廣如之。川水入於江河，是爲一終。終十爲同，古方百里，今方八十三里有七十二丈。古田一百萬畝，今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有奇。內分九川九路，而溝近洫，塗溝近洫，八者又縱橫交織於其中。平時則以資青澁，廣溉灌，正經界，止侵爭，及一旦有警，道路即垣

城，溝川皆渠，侵乘高據水，而面或伏，步或放，兵家形勢，莫過於此。故日地中有水，師春牧之季，日尋干戈，而牧尸流血，商不同於戰國者，溝洫未壞，形格勢禁，無所逞其乘勝逐北之威耳。又安得有戎馬長驅，廣捲中原之耶？熟土荒，布地濬，視後世之堰塘澮，以自固，掘陷坑以限馬，樹榆林以爲塞者，功實相懸，蓋萬萬也。

富民仁民，同近同時者也。必世而後仁，聖人爲治三十年，則化行，仍荒也。以三十年之通創國用，亦必世而後富也。古昔溝洫之創成，故取必於一世，今也溝洫

久廢矣。方耕創爲之，度非三十年不可成，既成之後，民以漸富，更三十年，則固亦富矣。是取必於再世者也。開基之哲王名世，其謀悉其識深，以六十年經營爲千孫黎民千百年福利，猶爲勞少而功長矣。豈若親近傳俗，見目前，上商殃之爲固，未嘗不重耕也。其意以耕基戰，八重耕，使溝洫川濬，而以耕消戰，敵侵我，致制挺以屈其利兵，所據者地勢也。我征彼，彼倒戈而莫敢我敵，所得者民情也。北地興機登路，京師九甚，白日織襪，不避官長，總統乘趙，小人相有而暗消機杼之心，或道凌痛之年，薰炙

贖贖其害非一。度古之書必不載。邦畿內外。經以大河。緯以溝洫。無地無易冠之水。無地非可藉之田。不惟與腐便於收歛。易於消除。而且人爭思得與腐化神奇之用。故縣古力溝洫之選。無弗得之者也。縣今廢溝洫而任莽莽之習。無弗失之者也。

方今天下之將。莫要於生財。莫大於平流冠。勿議剿撫。當議解散。欲議解散。先議安插。欲求安插之地。無過於使之隨處墾荒。欲使新附之民爲客農。必先使富商大賈爲主農。欲使商賈樂爲主農。必於屯田原額之外。將各處積荒田土。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自洪

武至

列宗

各有勅諭

班班可攷

此策三四年內。流寇寧帖。皆還爲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力以耕墾土。十年之使。裁粟盈於海內。其價日賤。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當日腐。況盜賊日消。饑饉不作。無煩軍餉。無需賑濟。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冠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俱成。分爲二事。則難就。今日事勢權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尚忍言哉。故職厥難施。以正國威。提其精銳。以壯邊饑。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至

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更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民將。必得頗牧其人。何道以提挈群有司。使一時相事以赤子爲念。此揆舉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則明主之事也。

今日墾上之屯。未可與。曠裏之屯。不待與。惟屯額外之荒田。可曠者無限。其如爲興屯二字所阻。爲起科二字所阻。一言屯。必頻有屯額。有兵之處。扣餉而使軍叛。無兵之處。派民而使農邊。故今日言興屯者。皆加派之別名。能勝民而爲賦。惟墾荒乃生財之大道。能化墾而爲民。奈何障無科之墾荒。而必言起科之與屯也。

屯也。

今墾荒莫敢墾者

僅起科二字阻

之非惟無利

兼且有害

之非惟無利。兼且有害。擬鋤甫施。追呼之吏。隨其後失。是以國民不敢爲農夫。而姑且爲賦。古人下令賣刀買犢。今舉之使賣犢買刀。皆汲汲起科之陋見爲之也。故諱言無科之墾荒。而必言起科之將屯。此非惟不能生穀養人。直能驅民作賊。三餉如派。至千九百四十餘萬。而又於三餉之外。疊興屯之者。爲加派之地。非派民而使農邊。即扣餉而使軍叛。棄莫大之利。而種至深之害。其愚不悟。一至此耶。爲無便民生。

忠國事之心。故不學不思不講求。直爲積蓄得膏之
僥倖。而以天下大命爲戲。豫也。

人言屯爲利國也。愚言墾正爲利國也。但大利而非小
利。實利而非虛利。先便民以及國。而非賤民以助國
耳。人言起科。不過欲速也。愚請遵祖制不起科。亦
正爲欲速也。但四五年小成。十餘年大成。視百舉而
百不效。則爲速。而非以今歲出本。明年見息之爲速
耳。

或疑不起科。恐他年虛熟後。啓傷人侵佔之端。噫。其真
見彈而求炙與。不憂目前之荒。而預憂他年之佔。安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七

知果熟之後。不更有瘡變過父之道。而先自絕其招
來之意乎。大約他事可責有司。此事止可鼓舞有司。
他事勸民赴義。此事且須使民見利。他事取民以利
國。此事毫無取於民。而乃可大利於國。他事呼吸着
脆。爭時日之先後爲功。此事寬腸大肚。以五六年十
餘年二三十年陸續成事爲功。我始之。不必我終之。
我勞之。不必我享之。一方試之。不必諸方同時舉之。
士民願者作與之。不願者勿強之。往來無恒者。亦不
督責之。上與下均識此意。則來者漸多。荒地漸熟。民
間果漸盛。而公家之大利大便。有不可勝言者矣。

永不起科。雖墾荒之。祖制。然其後歷年浸久。亦必有

弊。弱者不能自立。官長更胥。終以無稅刁難需索。彼
見需於公家。而反費於奸貪。一也。強者久而相習。財
富人來。不隸版圖。不服徵輸。儼若土官。浸不易制。二
也。於此有變通之道。上不失朝廷大信。而下能使
文衛武弁。士民兵商之心。人人悅服而久安。文武加
虛銜者。於其請襲授之日。士人力田科者。於其登科
第日。皆捐田十一爲公田。而出其力爲上耕。飲如殷
之助法。商民亦然。但當更舒其捐田助耕之期。以漸
及額。如收熟十年之後。先捐田三十分之一爲公田。

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八

二十年後。捐二十之一。至三十年。則捐十一如例。其
輸粟。每畝不論積歉。以一石爲率。後世臣民。有豫請
加賦。議稅畝者。罪無赦。如是。則上之用下。其各正下
之供上。其業安。庶可久而無弊矣。初於諸疏議。皆來
取及此者。有其人。自能通變於未窮。
穀太畧傷農。伯術之陋言也。人生見食之外。常復
何求。即餘粟所欲易。不過械器耳。大有之世。械器亦
必無太貴。至於上所徵輸。悉收本色。不折金錢。則農
何病。使菽粟如水火。而民仁。正極賤之樂也。反愁太
賤耶。

百物之值。以米爲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貨之價。槩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桑弘羊作平準。欲平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他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於利。民國之寶他。至於利國。國之賊也。弘羊者。李悝之罪人也。

生財在勤。然勤失其宜。財反爲耗。男不農工。而雕鏤青玩。女不織紵。而他綺縠英。非不勤勞。所生何在。豈特不生。奢靡之弊。反繇是滋。害甚於坐食閒居者矣。故

卷之三 學言詳記 十九

爲政自禁惰而外。其一切妨農務。害女紅之事。皆完革之上不用。則下不爲。力不妄農。則皆棄於耕織。品節一明。而卽勤可以制儉也。自爲政者。無能敦本。彰教。徒使天下勞其力以益其貧。

案盛豐潔。極天下之馨香。非耕失其能生也。袞衣繡裳。極天下之麗華。非蠶婦莫能爲也。天子號一身念之。其恐不勤。其恐不儉。耕者租糶不充。而四海之僧尼倡優。坐而美食者。不知若而人。蠶者布褐不完。而四海之拖縵剪綳者。不知若而人。天子爲天下念之。其恐不率天下以同勤。率天下以同儉。必也率幸

弟力田以重農。竟徃薄賦以惟農。使游人皆盡力於南畝。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勤也。官民宴樂有定品。服履有定制。毋得相炫以財。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儉也。周世宗刻木像於殿廷。使天子之目。恒與耕夫蠶婦相對。其知此義矣夫。

生財之路。莫大於農事。王心所宜矜者。莫先乎天下之農夫。買誼足國之策。專言重農。一切取商制買之政。不及也。卽來工之道。未暇及也。孝文從其言而重農。一切勤課之虛文。不尚也。賜半租。旣而遂除租稅。不講取民。而惟務與民。深知損上益下之旨矣。然有說

卷之三 學言詳記 二十

焉。授田之制行。則蒙免稅之福者。天下之農夫也。授田之制不行。富者連阡陌。貧者賃而耕之。則蒙免租之利者。天下之仕宦價道。商賈吏胥。素封豪來。而非天下之農夫也。元成宗時。浙江行省臣上言。貧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反田主。其佃民輪租如故。宜令減輸數。亦如所蠲。從之。按爲租必准此法。然後小民沾朝廷之惠。戴恩有素。而難動搖矣。以人情推之。宜恤貧。不宜繼富。以爲國至計言之。天下富室少而貧民多。凡愁苦思亂。必起於累累之貧民。不出於寥寥之巨室也。君知此爲明。臣道此爲忠。

二十取一。孟子以爲竊遺。孝文乃能永除之。蓋三代逐末者少。則十二之賦。不得不用。漢承秦後。商賈甚多。而帝節儉有餘蓄。故遂永除田租。行堯舜之所不能行。時也。孝景立。乃復三十而稅一。蓋全除者十年。孝昭初立。又下詔除租。不因孝武虛耗。而忘民恤。所以西京之末。民心謳吟思漢。大抵孝文思澤爲深。而昭宣次之。世祖中興。實末於此。唐太宗有漢高之雄略。而繼世無深仁。民心散緩。故藩鎮分裂。朝廷漸衰。迄於漸滅。宋其仁德澤。頗近孝文。然祖宗得國無大功。威嚴不足。故外夷乘之。僅得南轍。此乃中壞。非中興也。

卷之三 學古詳記 二十一

也。推而廣之。民心厭亂則治。苦其上則亂。然虐施於百姓而思亂者。秦隋是也。亦或君無虛德。徒以紀綱不立。舉措倒置。郡縣無良吏。而天下習勝有岸渙之心。其爲土崩之兆。可勝諱哉。民心堅戴一姓。則爲東漢。民心泛泛而無所屬。則爲殘唐。百世可知。何必郭璞李淳風劉秉忠之筭數耶。
金用於世有三便。亦有三散。體簡而易貯。已分而可合。通傳而不壞。是三便也。易貯。故食者多聚而無屢。分合。故奢者鑄飾以美觀。不壞。故愚者久積而忘用。是三散也。古者果鑄力三征。自力易爲假。不可積易矣。

然虐以前。皆征粟錢。往往朽於唐宋。上下交失其用。宋元以來。易布帛而征金。在民則難致。在吏則易爲乾沒。皆非法之盡善者也。竊謂定賦之法。果讓宜如古。上以取下。亦以與下。俸餉皆用之。而力役則輸金。又助以關稅之金。供兵民恤勞實功之用。俾耕夫織婦。各出其土之所產。衆之所有。既可以便民。而國家增帛。出入儉均。無積於朽蠹之患。其儲粟備賑。儲金備賞。自一切如故。康乎上下俱便而少故云。
古以粟讓爲賦。取民所有。不取民所無。法未至善。但帛易朽而難折。士大夫得之。則便於用。兵民得之。則不便於用。故賦法雖當復古。而制用合有權宜。必也。

卷之三 學古詳記 二十二

官俸純用穀帛。凡有賞慶。亦用絲繒。而兵民餉犒。則穀帛爲主。繼鑄泰之。使便於分析交易。爾古今而體人情。漸盡善之道也。田賦既無銀錢。當於徭役及商稅取用。上下通行穀帛。銀錢所用。蓋亦非多。僱役商稅二婦。足以供之矣。若夫議而不征之義。則以季世逐末者衆。稍稍抑之。宋妨王政也。
孫子謂食散一鐘。餽吾二十鐘。今且使塞下自耕自收。收穀一石。亦足賞轉輸十石。况邊儲原以米布草料爲主。緩佐之。銀不通隨時量解。使足權貨價。供資資。

而已。

煩簡二言。治亂之大分也。官多則亂。將多必敗。賦權緒項多。則不可稽。今書胥之所以混其官長者。皆析細微多名目。使之心倦目眩。然後侵牟可施。古人設權量。後人分權至於忽微。分量至於撮圭。此皆設而不必用。治國立賦。大抵金止於釐。穀止於合。布帛止於寸足矣。使民間易知。官府易會計。獨不侵於胥吏爲奸耳。爲治者。何不定君民兩便之法。而必煩緒多方。以爲奸瀝地乎。

幾亭全書卷之十四

學言詳記十一

政事下

百貨不得商賈。則不轉輸。是亦與農工並有功於造化。何獨抑之。以其任轉輸。不任生長。較之桑田爲末耳。百工雖非生長。而居裁成輔相之列。勞甚而利微。與農相近。商賈選而利厚。不稍抑之。恐逐者益多。務本因益少。而商賈亦無所用矣。且觀土曠民散之地。商將何流通。賈將何積聚。是則商賈亦必以農桑爲本。王政重農者。誠加意重之。而抑商賈者。非刻意抑之。

幾亭全書

卷之十四 學言詳記

一

有宛轉以爲之地者存也。王心何處不行仁。天下何人不入其仁覆哉。

劉晏治財。其大端在予本而奪末。獨免賑濟。以蕃戶口。莫非予民也。予人以養入。人衆而土闢。土闢而財多。此其生與王道何間哉。惟提足視四方之價。子母奇贏。朝廷獨操之。此則參伯術矣。然奪商賈之權。而非徑奪其財也。故商賈亦不得而怨焉。納粟有二可一不可。平時得以中鹽可也。有急得以除罪可也。買爵入官不可也。富民出粟實倉廩。足以利民。則聽其取利於鹽。以利耐利也。歲饑賑濟。軍興佐

食。則按數除罪。解民害者。亦自解害也。各以類報。而無損於治。若買爵。則異日將居民上矣。繁縟當惜。子母當防。晁錯除罪拜爵之議。半得而半失也。

今天下大費。惟用兵宗祿二事。故議節亦惟在處此二事。用兵則謀大將是矣。得大將。則兵止而實止。若宗祿。則尤難之。生日滋祿日增。稍議裁。則上有難問之誅。下有譁置之亂。幾於術窮而無措矣。通融。祖制之道。非惟入臣不敢顯言。即天子亦難徑行其令。必致書。各王府。令會集宗人。酌長便以報。大抵士者四民所瞻。初宗人不爲士。今已開科爲士。尤夫重者

幾亭全書

卷之十四 學言詳記

二

可通。何願輕者宜獨拘平。宗人已仕者。可捐原祿。則一切農工商聽從各便之日。原祿亦可漸裁。先詢其稍裁者。方聽所便。不願者弗強也。彼漸免後便爲民之利。願者必益多。宗入大槩樂爲士民。則國家之實易支。而親親之恩益普矣。何則。拘挈不如自適。虛尊不如實用。人情也。體其所願。於恩何傷。是必君相同德。造膝細議。遠臣小臣。徒形章牘。無益也。節用之道。當計軍後之實。勿慕目前之名。今內外諸司。每事奏減。號爲節用。夫使奏減之後。器用仍堅。亭功仍集。則真節省也。若減之而器壞功廢。耗費益甚。何

名節乎。如近日治漕河者。累故價減去銀錢。不過十之一二。然河以不治。糧艘艱難。勢不得不復益費以治之。是乃并其八分而虛費。何常有一二分省也。自治河推之。造船造軍器。無不皆然。故爲今日節用計。每事只宜照先年估定原價。但資其器之堅完。功之永久。無隨壞隨修之費。則所省已多。此節省之費事。若各處奏減套例。稍減於目前。倍費於異日。失策之甚也。

天下事。委有絕難處置者。周公日夜以思。乃幸而得。況他人乎。只如米貴之年。富家閉倉不出。饑民擁衆呼

其正金書

卷一四 學官詳記

三

噪。勸富民。則長饑民之權。懲橫民。則堅富民之食。大是難處。就二者論之。懲橫民自易。然使千百生靈。忍饑待死。爲之牧者。怡然曰。吾今已能定亂矣。嗚呼。此豈良法仁心也哉。必上之有以感富民之心。夫之使富民有不得不矜之勢。庶可耳。大抵上有積艱。則可以平市價。不然。上有積金。倘可爲糴本而轉輸。今皆無之。所以窮於策。萬不得已。設處糴本。探聽米價賤處。官買以來。繩繩相接。舊糴將盡。新糴隨權。安貧民之心。奪富民之權。彼慮價將日低。不得不出。惟此爲臨時救急之法。

周禮移民移粟。曾上人爲之層置。非民間自移也。民自移。則爲流民。民自接其粟。則爲商賈。流民則就而撫之。富鄭公之賑青州。原子英之安荆襄。其是著矣。商賈則招而通之。與時宜之。無畫一之法。漢初關中大饑。高祖令民就食蜀漢。武帝時。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境內無蓄。設爲不得已之策。使民各蓄食。則可無移。使郡縣各有蓄粟。則發而賑之耳。故官代民移。周禮姑以爲不得已之策云爾。非收荒之上務也。有蓄金。無蓄粟故也。後世乃聽民間自壞。則貧父母之名。甚而或禁民之移粟也。是就天下一

其正金書

卷一四 學官詳記

四

宋之時。爲晉過奏糴之事也。又甚而有驅逐流民之議。是惡其爲流民。而欲使之爲流寇也。可令春秋見乎。隋社倉。唐來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祇感六升。民困極矣。宋於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糴。權在牧貽於官。說遇議饑。悉以還民。積多此一納一出。况未必還乎。說賑給時。果盡免諸糶。貧民猶苦奔走。候領。况不及倉民乎。古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橫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者自飾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於正賦之外。而糴半更留以自肥。如

之何處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於崇安。因歲凶起事。仍隴社倉之名。而盡變其官貯之法。隋唐稅或逕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失。

朱子賑果於崇安。而查擒於清城。魏掇之置社安於長瀕。清而回源。洞之悍民以化。俗吏見小小禍亂。輒議用兵。不知窮民之與奸雄。非可一律行誅伐也。饑饉瀕死。咸不能戰。惟惠澤可以已之。而方其饑餓。卽金錢猶無以解其急也。必果乃可。清城查取崇安僅二十里。用果六百斛。遂安吾民。清彼盜。兵威有此效乎。卽金錢有此速乎。故社倉之利。非獨活民。且以彌盜。

朱子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如一邑若干鄉區。每鄉每區立一社倉。誠爲至計。賢士大夫有安和鄉里之心。不可不早議此。

天下無地不有富室。無地不有貧民。一窮之富室。救一鄉之貧民。至均也。至便也。雖不均於樂歲。亦可小均於凶年。樂歲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濟饑者罕矣。然均田之制。既難遽行。天下豈有小均之法。又豈號令能使之均哉。仁人處鄉。自發其情。隨力而爲之。聽人之成效或否。或多或寡。苟有濟焉爾。用財無他。惟使人實貧有用。卽財得其用矣。澤多矣。情惟爲奸人被同。則可惜耳。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胡者

之弊也。朝廷失之。窮閭得之。王者之得也。輕廷失之。奸倉得之。末世之弊也。

凡經濟事。有一洞遠本原之就。必有一修政應急之法。不然則迂。如鑄錢不計子母。惟化居莊之銅。爲流返之幣。卽爲利用。此本原之說也。然救急取贏。則在就銅廢之地。買銅。就農賤之地。開鑄。大約當於荆楚之間。專設一官。掌寶源局。立三等錢式。一鑄京師錢。一鑄留都錢。一鑄各省通用錢。聽江潁商船。隨便帶送。官豈給路費船費。京樂歲至清江饑。令軍獨船順帶至京。留都錢徑達金陵。或挾鎮江而止。各省錢隨便

朱子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送至鄉。聽其分派流行。不設限制。不強民俗。轉輸必唐。凡兩京各省。銅貴炭貴之處。借遠不復鑄。彼銅炭兩賤之地。財鑄錢必銅賤而體重。私錢者不能效。將不禁而自息。取贏既多。權又獨歸於上。此鼓鑄之便術。王遂之彼也。

君宗。古人並重。然君遠無時可廢。而宗法今久不行。此有故焉。一是封建爲郡縣。輕重相制。堯宗法爲可有可無。一是今人視祭祀之典。輕。不必歸一。一是田產得自相買賣。習久而便。宗法自不易行。大約古窮之廢。情世返人情不便之而廢。聖王復興。必有曲饒時

宜之道復古而便則復之其餘或堪用之或登之尊君者以聖尊聖者復以帝以王漢稱詔今稱先師其於義也不易

孔廟去王號人以其是降爵爵人以其非然爵從王者也以道尊雖天子必有師也以位尊則無加於天子矣名以師祭以王何居體尼父之所安今爲正社民者必南面太廟則以東向爲尊人以形用者也南面向明也鬼神有氣而無形惟以迎生氣爲主天左旋其氣恒自東而西須臾萬古不易也東面向陽也向天之行謂之向陽故鬼神之位以東向爲尊

船亭全書 卷十四 學言詳記

七

善用刑刑之意通於禮不善用禮禮之意降於刑論喪禮者餘哀之復再設餘哀行之官途不及士類惡廉也重抑以佑之恐規避也從而迫之至齊也然而皆刑之防非禮之化也禮之用而等於刑養君子而夷於禁小人何貴乎

品官墳塋例有禁步做古採薪之禁耳然亦有不可行者江南科第甚盛高官甚衆又田賦最重據例三品塋應踏糧八十畝有奇二品一品等而上之若一邑百年之間出數十高官則免輸稅者殆半其邑矣民何以堪爲大臣者體國厚民寧忍薄民以自厚有能

辭而不居乃大臣之善自厚者也國家設其請亦所以成大臣之厚是故有近厚而據行者不如損之毋至以亡臣妨生民

陶靖節文中子孟貞曜之類皆私禮司馬溫公頗謂非宜然柳下誼惠定自其妻孔子曰焉不之非也但問其稱否耳是是非非上乘其權下餘其公亦載上有賞罰之法下有褒貶之議用下輔上春秋之義也朝典謚而不當其事公其義私親友子弟私禮而當其事私其義公

無無做之法亦無無做之禮如顧人七出內一條爲無

船亭全書

卷十四 學言詳記

八

子夫棄捐之禁當專論其性行若命皆福薄正宜養憐無子乃煩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妻生子有何拘碍而必逐之爲快實爾新論以我御彼此論非茶非之哀吟所以見嫌於國風者乎古者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有怨棄妻之事近代七出據不行則妬悍女子亦有絕人宗嗣棄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敝男子貞智者猶有欲以厭其庸古時之氣婦人泣血復心而無可奈何也棄妻者其非耶乎復今蘇子瞻取朝然爲妾伊川門下未嘗以此非之蓋宋時官妓正如今時小唱典例不禁清麗麗寬士大夫要

當自存其耻心耳。不得謂禮盡於典制也。如本朝既革官妓。一登仕版。犯此者。即與不謹同科。可知朱朝無小唱。設犯之。亦必視古風愆比。頑同罪矣。參互以觀。禁令有異。而羞惡之心。豈容有異。朝廷宜推崇絕官妓之義。併土妓小唱一體除之。

唐太宗聽蕭瑀出家。猶任其行止。玄宗於鄭義郭仙舟直赦度之。尤快人意。且夫士樂清靜。則宜藏諸其篋。陳詩千獻。以戒世主。是樂大李少君之流。口言雲。心就利達者也。惟應以此法屑之。仕真則適其意。作偽則杜其獻。彼無所容辭。而聞者亦稍係息夫。

東事全書

卷十

李言詳記

九

漢制。賤祚。卽起陵邑。以天下貨賦三分之一充山陵。竊惟孝武之明。使天下空竭。惟酤鹿幣。窮竭智鹿。以營財貨。何不宜罷此制。省天下三分之一。於以爲用。豈不頓裕耶。觀晉以來。此風已革。然竊意天下又有大耗。類於此者。其惟梵宇之壯麗。精流之坐享乎。或官闈資福。或中貴奉佛。或勳戚崇尚。皆累鉅萬。下及大臣百寮。民間巨室。間巷女流。靡不盤竭私藏。以供修建。以設齋醮。其糜耗天下之財。恐不啻三分之一也。習而不覺耳。使上下胥解此惑。上以其資佛者。他窮民。下以其依僧者。助公獻。漸令群僧轉爲農夫。無

坐享耗食之患。則異端不銷而自熄。賦額不增而自裕。實救轉民生之一大端乎。敢因佛代賤物朽蠹之弊。而廣推之。用備百世斟酌之藉。

楊墨立言有失。其身猶列於四民。故亦以言闢之。值共知其非。則依然我人。無復有所謂楊墨者矣。僧尼不入四民之列。天地間實有此一別項人。徒關真教。來足也。直須安頓其人。處現在。銷未來。各有其道。元魏任城王澄嘗言。如奉闡教。多依山林。今此佛徒。戀着城邑。正以詩於利欲。乃什氏之精微。法王之社鼠也。其意以僧自衛。欲令悉向山林。近似矣。而未善。山

東事全書

卷一

李言詳記

十

林中衣食食出。能終不涉利靜。不交城市乎。至崔浩勸觀至盡行坑戮。使人至今哀恨。治以他事。沉族。雖謂屠僧孽報可也。唐武宗李德裕君相合志。本昌黎之意。尼僧樂勤遠俗。可謂英斷。亦非至計。以勢奪習安得久而俱化乎。予不得已。特著其法於政教篇。國虎豹備觀。無用也。而餉實肉。排班之獻。立仗之馬。用亦無用也。而餉貨技。封崇之。武王驅之。令辟憂勞。奚樂於斯。爲人臣者。習觀而忘言爾。養德爲君。養財爲民。先乎大。豈忍遺乎細。上古人淳。與鬼神龍物相狎。狎則知其性情。因能役使。

百餐養之。彼此相安。未甚爲害也。迨報機智日增。鬼神受人簸弄。則亦思報人矣。龍受人道誣。則亦思避害而過其怒矣。人之受其害也。更甚。於是聖人起而絕地天通。使人神不侵。崇祭龍而斷其術。使人物不害。隔淵既數千年。而人之親鬼神與龍物者。真爲奇。惟而未詳察其情狀者也。聖人所以使人物鬼神。各安其性命也。令今日之人。而猶得與神物狎。爾可勝既哉。

兩是則至是者勝。兩非則至非者敗。設兩策皆處至是。則如之何。必相持焉而徐俟其使。設兩家皆處至非。

凡事無不有上中下三策。苦各執一。無不有前中後三端。苦惟見今。何謂執一。執下策者。必不敵中者也。執中策者。必不敵上者也。見其上。則包括中下。而無遁情。無圯轍矣。何謂見今。如周亞夫事中夜驚。此當下最不善事也。淺見者。必張皇失措。更生他虞。亞夫堅臥而定。此轉不善爲善也。然前此何以致夜驚。其間條理。必有淋漓。亞夫心知之矣。迫明日。亦不問別有窮治。使竟漫然置之。又策得爲精於兵者使。彼口雖不言。必於所夢漏之端。善行補後。使後此不復致夜

又如之何。必並廢而有後起者收之。

十一

驚。乃爲龍卽今以見前後者也。

老氏言。民以爲之。可稱兵機。虛成治道。凡事皆先講明。方可舉動。惟用兵須既行使。方可講明。更有行後終不可講明者。

七縱七括。古今奇美。三乘五餌。當世笑其疎。事有可爲而不可言者。此類是也。事以密成。兵機爲最。九秘計。不廢奏章。不宜告諭。不責類舌。使買諂身任軍師將帥。密意自行。何所不可。使孔明計。爲續續之術。空言垂世。亦獨非談柄乎。要在迎機致用耳。余餌之說。伊川曾云。今時正用者。所以得多年安靜。張之陵固把

其耳合書

卷十四 學言詳記

十二

漢那吉來降。獨孺僥倖。亦祖誼意。故知班氏指爲賊者。文人立論。與策士設謀。虛實之際懸矣。

三軍可奪帥也。惟高兩奪韓信軍。人至自奪之。秦間去廉頗而用趙括。又間去李牧。又隔去信陵君。章孝寬問去斛律光。尚結贊間去李晟。渾瑊馬燧。皆敵漏奪之。高仁厚岳飛。皆盜夫宵小奪之。彼善用兵者。津津乎欲奪人之帥者也。不善用兵者。幾幾乎爲人奪其帥者也。

對敵矣。勝在將不在兵。况復多寡乎。使秦趙之職。皆百補之兵也。秦用白起則克。他將則不能。趙用廉頗則

相當。他將則敗。兇事分將而無與於兵者也。有岳飛則背寇軍自成。有李抱真則澤路步兵。自魏諸遺。此印將而錄兵者也。將良則兵精。縱欲官兵。亦仍官將。錄兵者。將之一事耳。

將者。制兵之至也。君者。制將相之至也。漢高於細務。不樂經意。獨人材之賢不賢。與其賢之大小。則居恒而豫酌之。錄兩而詳分之。不惟自分其將佐。又分敵國之將佐焉。所以為漢高也。韓信問魏大將為誰。但與此一人較摩耳。偏將之賢不賢。不樂聞也。所以為韓信也。然則知彼知已。豈知彼我兵數之謂哉。自知

其才與敵國之將之才而已矣。以周叔之賢。著聞於漢之君臣。而魏豹不知用。且方彼與漢對漢。而所姓將帥。一一令漢使知之。疎忽如是。不勝何為。當中原之初用兵也。某公為制府。某某諸公為將帥。某於大率之先。刻期分漢。明云某日某將從某地。使一預聞。而彼所用將為何姓名。出何營寨。有何方略。我無一曉。遂致三路喪師。預動天下。項預撫王手房之計。誅叛帥劉超也。亦以庸樞漏語。寄旨預傳。坐彼忠傑之士。反罹兇逆之手。嗚呼。手言好謀而成。老言兵以奇用。今之人。涉世多以機變。行師願以直愚。既

失孔手之謀。亦非老氏之周。凡皆魏豹之役人也。彼敵在奔險。專險在務鄉壤。拒敵在掠險。抱險在絕好。細奸細鄉壤。一也。不為彼用。則我用也。間視斥候。皆是物也。敵守之事。樂多。以明地勢。知敵當為其大端。聖人無心於周間。然有至樂之間。間之至大者。湯使伊尹五觀桀。化之也。非間之也。終不化而伐之。則夏之情形。商盡知之矣。此至樂之間也。後世刻意用間。秦使張儀出相諸恒。金使秦榆相秦。制人死命。被人來心。凡用兵成敗。靡不由之。全賴能用間。不謹用間分

凡敵人新網。彙藏於國中。最巧者。伏於人君之細。秦使張儀相。數抱今事。秦為列國倡。金使秦榆相。無章。逆大將以固和盟。是也。夫伏於昏庸將相之制。韓則者。吏為兩賊耳目。督撫助靜。較無不兇知。逆王聯明至。其奸始破。唐李元平知汝州。始至。募兵緝捕。備李希烈。希烈陰使壯士唐某。繼進騎突至。縛元手而去。是也大伏於商賈。賈養。呂蒙白衣挂棉。吐蕃以胡頗潛配傑州門子。二十年後。同男代彼。開門引入。就無憂城。是也。下乃臨將以厚賄。結吏卒。而相與容好。如漢間蕭津吏士。縱李師道成王士元等入關。是也。當計蔡

時但用一二嚴明吏如趙廣漢者流於彼我開津之所絕其往來交嚴則焚殺書失俱息滅矣故治天下從自治禁奸細亦先自治事無小大總期修內總歸用人

隱著之奸詭吳王與朝臣無一能辨潘濬何以能逃斷之蓋凡不得已而去宗國者其初至也羈旅含情意多沉靡古有子胥樂毅近則潘之初遇見王也皆盛若藩本無惡難逃奔求見急於見長傾動藩朝此正間諜之才敵人所選擇而使以亂人國者也藩以此知詐矣杖子責餉以免黨禍可不謂工乎昭烈之

其公晉

卷十四 李書前記

十五

客賈禕之郭循皆是類也昭烈幸而得武侯愛免賈禕不知新附之戒故及

豫盛德者能以寬治兵郭尚父近之相州之潰始見其不如臨淮矣故盛德之至如周公太公樂能以寬治兵而不爲也恒不犯急不潰豫嚴威足以保之威克厥愛允濟濟云者其所全多也

愛宜克威明矣服征獨取威克何與威有有威可畏也可畏則莫敢犯莫敢犯則可以不戮一人威之所以豫令避死也法制不嚴申飭不明則玩而多犯多犯則不容不多殺原情宥殺非所樂於行師故威不足

者誘人死也威克者堪人生也感復知威克發愛之爲仁之至也穰苴李光弼嚴一人以止衆殺猶爲得之王式一洗驍兵已屬不仁得素許月陣之歸卒直作意坑之耳以是爲威克何殊戎狄哉

選兵汰兵各因時宜凡用兵於塌冗之數可挑選不可驟議淘汰淘汰必致降挑選則實其尤而不責其不龍驍羈軍無以爲諱端也馬隆征樹德餉挑京軍止得三千韓襄毅棄勦斷藤峽命商魯於十五萬人中挑三百人耳餘俱不汰必有斷必以後用衆必敗借師必敗倚誘遣必敗古餉王蒯韓信用衆

其公晉

卷十四 李書前記

十六

破楚此外皆敗餉樂嚴事四國破齊餉信陵事五國破秦此外皆敗竊信之衆用而未嘗用者也殺信陵之借能一其揮使人之兵如我兵者也時會適當不可常也曹操制令本境有寇本將自爲嚴守不倚隣兵策應當時奎起皆應手撲滅故遣謂不如寇謂近謂不如不調兵之善制也後世凡大奎起而議會剿者大奎必餉嚴神邑小奎起而謂會哨者小奎必殺網惟擇人而專責成之可以必擒不遑容前古之成嚴而輒徂於近世增調期會之陋規是以往哲爲不足師而師吏皆者也

邊警則調腹兵。腹警則調邊兵。遠不及救。一也。情形不相習。二也。行糧多費。三也。道途殺掠。甚於盜寇。四也。中樞有人。兵不輕調。邊腹必不互調。

客兵爲國家禍。於今極矣。在嘉靖時。以倭寇調奏兵。而閩浙間。子女多虜辱。而幾犬一空。讀宗子相二曾夜談記。可痛哭矣。天啓時。以安首叛。調黃遠清兵二萬。而貴州合城士民。皆爲所食。處不發一兵擊賊。此見於監軍劉公錫玄之圖記。逮於痛哭矣。年未以東事。謂天下客兵。未聞有分寸功。其因客兵而致亂者。在在而是。不可勝數也。今之流寇。則向之奏兵逆者爲

卷之四 十一 四 學言詳記 十七

之主也。因客兵致流寇。又因流寇調客兵。自調募來。幾處曾力戰。幾處曾奏功。能已見於前事。而客兵所過所至。民間苦之。倍蓰於流賊。流賊叛人。民間之怯者。可避也。勇且智者。可練盡而攻誅之也。客兵淫人妻女。殺掠人。莫可控告矣。告則益之禍矣。而乘國者猶不悔。直以調兵爲禦寇長策。道無一人一言及於謀元帥。擇守令者。傾危國家。必客兵也。國藥增幾。良方又不能信。何不且止藥而勿飲乎。

專練至兵。勿調客兵。亦勿遣藥旅。則民間不受用兵之害。將能戰士。兼能用間。又能以練兼屯。則朝廷可收

用兵之利。

大易立師左丈之義。以保民命。後世攻用兵者。機必得之。王畿聞信陵君至。迷辱邯鄲之國而去。此畿之知已知彼也。既退。信致亦不敢追。控家驚伐。大敗於信陵。能追逐至函谷關。驚亦名將。此其失著矣。善逆不可道。張靈追曹操。大敗而還。張郃王雙。皆皆避武。促皆爲武侯所殺。故爲將當有怯勝。示倭。兵法也。知難而退。真怯。亦兵法也。信陵不遇王戲而遁。家驚。知彼審也。故貴世稱魏公子兵法。

勝敗兵家常事。是語也。以國戲也。以人命戲也。勝則多

集之八 十一 四 學言詳記 十八

殺人。敗則殺於人。皆毒也。勝不可常。而致可常耶。故孫武所善。存乎不戰。戰人。至不得已而戰。國貴必勝矣。戰必勝。勝必不多殺人。真戰也。君乎。

宋人論行師。有難敗猶幾之試。夫行師何事。乃無勝筭。而姑往試之。論語云。慎戰。云。好謀而成。致子云。戰必勝。非萬全萬當。不輕動也。若雖敗猶兼。是不憚不謀不成矣。妄腹立說。不將使元帥以三軍戰。國君以社稷戲耶。人來伐我。故不得已而死社稷。死封疆。豈有我往正人。而不自量其力而嘗試也。

白起項籍抗降。不奏於死矣。當時宜何以處之。曰。一事

幾亭全書

卷十四 學言詳記

七

不同。秦民樂秦亡。又膽喪於鉅鹿之下。籍率其衆而西。咸陽必下。秦人皆吾人也。何莫反側哉。起之時。各國其國。君其君。趙人雖降。其親戚皆在趙。欲攜之入秦。可乎。欲驅之使過攻趙。可乎。欲如爾朱榮散遣葛榮之衆。可乎。欲悉宥而歸之趙。秦王不以爲罪乎。武安於斯。智困計窮。道萌奇毒。當時宜急下一令。令趙之裨將。各手實其軍士。無父母妻子宥若而人。度不過十之一耳。就中挑其精銳。分配秦營。餘悉收其資糧器械。宥其生。使空手而歸趙。如此。則不長寇讐。資我軍實。秦王亦無以罪也。趙不且歸其德而畏其威乎。是故二人之毒。皆發於惡。而籍愚尤甚。曹操受降或二十萬人。卒階亂華之禍。蓋處降之未善。而非受降之罪也。夷狄之降不可殺。況中國之人哉。

湯武兵一出而定天下。齊桓晉文之霸。亦不多戰也。秦漢以來。乃有百戰。後世遂以善戰爲能用兵。至秦尚首功。更以殺人爲慶樂之事。凶法一立。歷世不改。悲乎。至仁劍業有時。復古軍法。去秦凶法。有時。對壘之用。無過長兵。長兵莫先於射。是故強兵之道。教射爲先。近世射道幾絕。以射深不射鵠也。深謂以數尺計。長以丈計。霍韞所謂世豈有三丈之勝世。況中

幾事全書

卷十四 學言詳記

二

定物於中動物難定。霍之寸比射物尺。定物之尺比動物丈。今欲用射。射不可用。欲教射。射不易成。惟河間任丘一營。多營射手。大抵在兩馬中。而機快中亦間有之。此見成之強兵。不待橫而成者也。惟待有豪傑之才。招徠而駕御之。國家得強兵之利。行路免劫殺之害。此輩亦得以去邪歸正。而各立功名。豈不一舉而三善備。

戰車以小爲輕利。大爲重遲。然有極大極重之車。而便後反趨於小車者。則占力之獨不可不謂也。車之小者一戰。後有二足。其戰常前輕而後重。止則二足附地。行則以人兩手挽之。因獨輪左右易側。人之力一分在提挽。一分在欲持。僅留一分用之推移耳。敵衆小多人甚勢。而行又不速。車之稍大者。用兩輪。事身必前長而後短。停則前足附地。其戰前重而後輕。行則以前橫駕於兩背。畜之力半在任重。半在推移。故畜亦非行亦不捷。武剛車極大。用四輪。上有飛椎。車身約重千觔。載人物可三四千觔。悉其力皆充任之矣。運行之頃。專用力於推移耳。故空車則兩人推之。滿載則用徒騾十頭。其行如飛。而驅不疲困。惟當審度地勢。平原曠野。無山溪。無墩阜。無關隘。無林木。則

此車實爲戰守第一利器。李忠定稱後行中所製大抵如此。

引重致遠。畜之分也。然後世用典力太盡。皮破血流。輓陀不已。所不忍見。古人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非惟便人。殆亦恤畜。今宜爲之輕其負。約其塗。勝二百勛者。限一百五十勛。行百里者。限八十里。凡置驛站。定教乘。以此爲制。關基之主。必使馬上得之。其見物類之苦悉矣。寧難以軫念民瘼之緒。而重物性乎。刑罰世輕。世重。夫律者一成而不變者也。天子亦何得任意哉。創守之間。蓋各有道焉。承恭暴。則用輕。新國

美亭全書

卷十四 律言詳說

二十一

也。承劉璋胡元池。則用重。亂國也。此創禁之世之輕重也。造律者也。民風淳。則聽斷可稽。或稽縱舍一二於法外。或屢歲停刑。此守成之世之所謂輕也。未律者也。非以意更律也。若夫重。不道論如律已矣。不遇無赦無終而已矣。豈有加於律以爲重者後。必以爲民風頑。比於亂國。用重以威之。不知此妄國也。也人積弛而民死者。曰亂。我可革之以威。我自創制而民窮者。曰衰。仍宜視平國用中典。而別懲獎之以善政。善教。斯可矣。恃用重而足以刑風。扶治乎。

古有誚詢之水。後世有匿名文書。古設之。致其言人君

之過也。後世禁之。惡與許他人之過也。人君之過。惟恐不自聞。故令言者不白其名。使得復意言之。他人之道。必兩造乃可質。故禁言者隱其名。杜其中傷之路。古今立法之意。一設一禁。有潛相道者。此古今並是者也。若夫以誚詢罪人。則古求之。今禁之。得夫相反。奚啻千里。

弑逆之事。凡在官者。後無赦。爲左右使令。當後護而不救護者。言也。天啓甲子。長典令石雲。竊爲部下所弑。民間說傳。法當洗城。崩地號哭。幾成大變。惜當時無揭經護以定之者。城居之百教。豈得言在官。若官弑

美亭全書

卷一百 律言詳說

二十二

而民屬。則是凡不在官者。縱無赦也。縱所以定變。失經之意。變何從定耶。古無是犯。律無是文。遇後世或亦其事。而律終不載者。不忍載也。恐失心之人。反以爲律所明禁。則當中國有此變態也。

禹當時行水。因當時之地勢。本無所師。師地而已。師當時之地而已。後世治河。非必難後禹。但當相平處行之。師今日之地。即是師禹。限田治河二事。皆開創之主可行。非謂主權重也。大亂人爭之後。民居必稀。民衆必少。田屬於王。奉則易限。

視河性所趨。不備棄其地而平之。

古者力役之征。歲不過三日。大抵守衛工作之事。工非農所能兼。而守衛之役。必裁農夫人人親執之。更迭不休。豈所以便民哉。徵法守堦相助。過功易事。則民間各自以其情。及其所長。遞相爲用。所必至也。古雖未立僱役之名。而實具其意。但或以情誼代。或以工力交易。非納錢官僱耳。王安石體此意立僱役法。所謂本乎人情。

爲郡邑者。鄣封有事。各自爲其民。道固然與。習俗所見與。曰習也。非道也。習何足論也。我民是固當觀之。我

集事全書

卷一 四 學言詳記

子主

民非。則勝而正之。如父之愛子。教以是。不溺以非。豈必使其子每事求勝。始無忤於父道耶。

本朝遠過前代者。母后不臨朝。天子生母。祔陵不祔廟。后。在帝不得賜貴妃坐。不易太子。不改元。不上尊號。不封禪。公主不更嫁。奇絕者二事。英宗北狩復辟。神宗不御朝而海內晏然。

祖制亦有一時未盡。經酌而益善者。如徙都北平。形辟據矣。鹽法每引輸銀八分。後改中粟二斗五升。邊備充矣。皇后謁太廟。改謁奉先殿。內外之閑謹矣。此永樂之善制。勝於洪武時者也。據寧王南昌。昇三

衛以大事。而黷阻失。情內寺請書。分遣四出。而權任移。此洪武之善制。失於永建時者也。

官女酌以子計。多或至萬。皆背而入。老死不得出。慈女塞掖庭。太王僱起。恐聞之。裁終古酌。今未得更法。近見魏莊樂一說。取禁類四十以上。無子女者充之。就中擇其賢而知禮者。使任官中之職。可謂既竭心思。積前哲所未發矣。彼既外抵戚屬。可無慮其貴銀滿。洩而又裁。孰獨有僱。終老官闈。人人自以得所托。又老成任職。必視少者更勝。是后妃不乏使令之用。民間獲免此便之悲。一舉而兼善焉。但願者取之。不願

集事全書

卷一 四 學言詳記

三

弗強。役聖有作。必取裁於此。世間大惡。裁極於秦。滅人族也。事裂人也。殉葬也。上首功也。窮官室也。侈山陵也。役世人主。於前三事。或行或革。於役三事。希得免焉。豈不以破賊計功。非殺無稽。而以天下未一人。飾其嗜慾。無問存亡也。裁慈。果有衆。要在蕩平。豈論微之多寡。竹苞松茂。牧羊性寧。足用而已。裁令流水。中無可役。道以久安。侈麗何爲。

集事全書卷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十五

學言詳記 十二

人情上

有一人之天。有一事之天。有一言之天。堯孔通惟皆天。堯在上。舉世沐如天之慶矣。孔在下。百世見如天之心矣。凡人有一事一言合於理者。亦天之隨處而見也。被其事。聞其言者。亦與天遊者也。人顧不覺耳。凡常與聖似。有聖人之言。有聖人之行。有聖人之心。當其誠於爲善。與聖何異。顧不似時多爾。若一生言行念慮。無與聖人同者。有幾人哉。

幾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世間害人之不少。然只論其作事耳。若原其心。非但天下無欲害人之人。亦何嘗有欲害物之物。豺狼殺物。只是求利。蜂蟻蛇螫。只是防害。人若恣與趨利避害之情。何所不至哉。然豈能使之不趨不避。惟人最靈。自有兩利無害之道。成已以成物。何勢趨避。卽趨避又就工於此者乎。

十不善人惡之。一善人敢明明好之。善人之心公。故其氣壯也。若十善人好之。一不善人。必不敢明明惡之矣。

周之盛也。召伯之棠勿剪。其衰也。孔平之檀見伐。聖人

之仁無處衰。時使之也。孔子之存也。創跡於衛。其亡也。遭履爲原代靈寶。聖人之道無存亡。人情窮之也。世情非能自至。皆密審爲世運所善。世盛則情之發於正者多。世衰則情之合於正者寡。思於所見。則或逞其狂悖。慕於所不見。則其歸其衆矣。

恒情或因趨而變。於其變。可以見本心。凡人愛女以及壻。然與其使壻夭也。寧使女夭也。女夭獨哀。壻夭兼憂矣。豈非以義耶。人莫不欲其子之生也。設守土而城陷。或爲賊所得。惟恐其子之不死也。豈非以義耶。是皆不待學而能也。義重於生。豈非人之本心耶。

幾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物粹至。粹粹鳴。長有知者弗驚也。嬰兒驚矣。風波相逼。寇盜震隣。人皆驚懼。而嬰兒不驚。嬰兒氣未定。壯者心易搖。各有所不足也。其愈嬰兒若氣。其不及嬰兒者心。養或者氣浩然而心不動。斯謂兩足。

凡人於一切外物。都放不下。其故得下的是衆人痛癢。其精神只在身。故與形骸同重。聖賢於一切外物。都放得下。其放不下的。是世界安危。其精神純在天。下萬世。故歷劫而長存。總之自感自與。懸身者。要身者也。忘身者。或身者也。

道謀身後。視近見目前者勝矣。身欲有三種。虛者是名。

然我不能聞。實者是後世子孫。然我不能見。無端無已。是輪迴之說。然我不能知。像是一念生生。隱然自知。而見聞有所不待推。爲身後謀。孰如存仁之至。孰至切者乎。

生於天地爲大德。於君子爲大道。道有生括。才有生有殺。合道之才。則生機也大也。離道之才。則殺機也。小也。任殺機者。害及於人。通害之。猶自害也。原其始。則以自利。此益成括。所以不免也。

勿此身。老亦此身。欺嫌榮辱。歸之何人。果有終其身。一舉足。一發言。無不通於父母者。親老則益念子。子者

庚子金書

卷一 五言言辭記

三

則益忘親哀哉。

親不能不慕。君不可不慕。不得於親。必待而後已。不得於君。則當積誠以感之。終不得則去之。慕親爲親。慕君非爲君也。故典。慕色。慕妻子一槩。

忠君愛國。與慕君熱中相反。忠愛須後寡欲來。慕君熱中。一味翹耳。學者身居閭巷。慷慨朝廷。若將身任之以爲快。及閭巷之疾苦。日道於吾前。癡不關情。豈知利見大人何爲。專爲安百姓耳。想未事之大人。忘相與之百姓。不幾舍田苗而禱天雨乎。癡情在仕宦而謂慕衰。癡情在經生而民瘼亦潤矣。爲癡生時。早

忘閭巷。又去望立朝時。病瘵在身耶。

上逸而下勞。上所享者精好。下所受者粗糲。貴賤之分。至此止矣。奈何令我飽而人饑。我暖而人寒。我恣暴而人痛苦。我歡合而人離懷也耶。

農於四民最苦。苦之常。以勞瘁見。苦之極。以不得勞瘁見。士隨時可用。其心思工隨時可修。其後業商隨時可盡。其親營而農者。皆不稱渴。其耕。大率大重是也。當是時。士女仰天而垂泣。其苦。誰能喻。嘗奉使。感涉千餘里。率有屋無人。有土無青。過關先數日。已沾微潤。至是靈雨大降。始有綠影。與此牛聲。農家以

庚子金書

卷一 五言言辭記

四

得勞少色喜也。嗚呼。親其喜。知其苦哉。

君子有道志之患。隱可歎也。當人有不幸之患難。可憫也。惡人有自作之患難。離憫周卹之。焉得而周卹之。患難而至於使人不得周卹。其可憫愈甚矣。此大禹所以有下車之泣也。以其舉無可救救。

世間可哀可痛者。不仰者千人。若干事。但不見不聞。則忘懷耳。其偶入見聞者。欲救之而不得。或可以我而無及。悲切悲切。

情太深。則近於褻戀。然非情深之人。毋戀勇矣。以深故待褻戀者。貪色也。以深故得勇決者。愛敬也。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變也。燬而爲火。其灰可立而待。發之爲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燬以風。則燭彌炎。灰彌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爲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乎。蓋叔子曾言之此無頗真易火而難灰。是謂佳薪。易茂而難藏。是謂佳樹。易祿而難進。國有此。謂佳士。易導以善。而難誘以非。家有此。謂佳子孫。

聲譽不及德行。閭閻不及底裏。職任不及才器。爵賞不及勲勞。科名不及文章。難幹不及精神。其與人也。形迹不及愛敬。自然居之有味。而勢可長久。是故凡度之所憾。玄覽之所安。

花力衰。則展猶能舒。暮不能卷。人血虧。則晝日可勉。經管中宵以後。不復能熟寐。可見天下事。進步難。收轉難。人心一不喚醒時。則能進而徇欲。不能退而每過能放而責人。不能收而省躬。花之將謝也。放而不飲。人氣之將盡也。呵而不吸。故能吸能飲者。生存之進。暢茂之機也。人情喜有侈。樂放縱。分明日進於死亡彫謝之場。每見人失意復氣竭。多至死亡。若得意復氣衰。禍亦中。

阻。跳躍極者必立盡。反收斂者福長。不攻其素者。盛德矣。

凡人覺得無事纏勢。是好後括。覺得無事可爲。是大不祥。機括。邑中失達。吾所師友親眺。免此病者四人。其一爲丁清惠次亭時。居官居鄉。夜往以幹官事爲主。非食惡服。而值凶年。曾食萬金。行年九十。乃心民庶。時調當過。爲閭閻請命。不辭勞。不憚遠。性不飲酒。不作樂。不出遊。雖處鼎貴。儼如一鄉農朴實農夫。率其質性。害亦不嗜。然天下情觀。誠緒。深談飲命者不少。吾終不以易時。次則有子往吳先生。余少從之遊。見

其終日靜坐。累月如一日。寡言寡笑。寒筆札。寒交遊。性與忠憲高子歸陶菴二人最契。然忠憲靜坐讀書。而吳師專勢坐。以是所得不同。其裏庸惠憲。亦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蓋友而師者也。歸休以來。將入城市。值春風。逢秋月。聞與散人納子。儼恒苑宮竹未之間。不失青年風致。次則有若樂忠節。廉園。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作詩歌。亦工行楷。其於花柳酣宴。騷香淫佚之事。生平未嘗涉。觸諸遇害。大節挺然。次則有若袁職方了凡翁。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意見或偏。人言未滿。聽情恰敏辯。有問如響。又

可多得哉。此四公者，雖所事不同，然居官罷官，皆必有事者也。頃有於誅璫後大拜者，向人曰：惜今世已無事可爲，識者嗤之。未幾蒙譴，人生安有無事可爲之日？古今安有無事可爲之天下哉？天下而無事可爲，必爲驕恣，爲淫奢，卿大夫居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奔騰，爲傾陷，罷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多驕，爲行樂，羣黎百姓而無事可爲，必爲棍徒，爲盜賊，無事可爲四字，是貴賤賢愚之總戒。

以小善爲無益者，必以小惡爲無傷。聖人早照破凡情於千秋之上，故申之曰：惡不可掩，以弗去，故無往非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七

惡也。曰：罪不可解，以弗爲，故絕無一善也。原夫良心不死之人，善惡夾雜，猶可相抵消除，此解之義也。惟藐視小善，故純惡無善，所造罪孽，復何以解之？及已一理，見人欲爲小善，甚勿以無益之說阻之。

善惡慶殃，無不有餘，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受害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數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如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知此意，何敢陷人於惡。

人有故善而爲所子，有偏惡而成小人，仁人念此，於成故，非惟厭勸之，且柱同之，大抵純出於誠，救惡，非惟不忍贊助之，且不忍適迫之，大抵行之以慎。

人遇變，然後感動，微色極聲而後喻，尋常之人，以聲色爲變也，化於人者，不可以不知。查牛之客，辟彥方而守劍梁上君子，感太丘而易行，向今不賜有，不呼子弟整衣冠，第如世俗雖劍之，未必化也，故查之敗也，遇推修爲其常，而遇撫慰則起爲其變也，化民者，不可以不知。

盡吾心者，期有教於人，當時不知其盡也，柱曰：意已莫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八

故，勝盡焉而已者，乃其未克盡與。

世安來安，身安心安，有生之四樂，一身強固，不如舉家康寧，一家富貴，不如四海昇平，生於平世者，養生送死無憾，人人皆全福也，生絕幸者，使祿位名壽具，惟中心憂憫，無日忘之，半福耳。外來者，以收收爲絕，飲食視聽皆同，固有者，以舒散爲悅，行破提才皆同，蓋物理之所不得已，而一不節，則天和傷爲，惟悠然自得之心，外無所責，中無所羨，無歉無餘，恒久而不服，於天下無對矣。自慈自父之憂患生人，慈天尤人之憂患不生人，賜者

淫逸之舍樂死人。無教自得之安樂不死人。

生於憂患。良士懼懼。君子坦藝藝。此危坐正襟之兆矣。

所以老於安樂高也。死於安樂。燕雀處堂。小人常戚。

感此太盛太富之斯崇。所以有東門之教。金谷之禍。

也。思義則福隨。思缺則欲淡。

有喜極而悲者。漢高過沛。爲歌。陳能傷懷。孝武秋風。接。

船。追感少壯。人生有窮。人愈無窮也。無悲極而喜者。

死喪流離。同一往不返之事。離放達如千樂伯千莊。

周之倫。亦勉強行歌耳。豈如樂極哀來者之出於自。

然。

北不金書 卷十五 學官評記 九

青極富溢。血氣既衰。反顧悵然。有盡期。無進步也。孰爲。

愈進而無盡者。從吾所好。

藝老必退。武技文墨皆然。蓋用手目。用氣。不得不退也。

惟德用志。故可以老而益進。非謂理不情退阻。直其。

志力能不退阻。

既強以後。則日減矣。惟學與藝日勝。向者不解之事。能。

解之。不辯之。好僞。能辯之。不能飲之才情。能飲之。不。

能舍之外慕。能舍之。不能忍之橫進。能忍之。斯久。亦。

不待舍。不待忍矣。胸中寬然無累。竟此意也。則年勝。

一季。人生老而可樂者。斯耳。惟恃筋力意氣。孰能同。

想耶。

聽言讀書。皆學者取益之要得。然多私多蔽之人。聽今。

人語。本出無心。疑其見誦。句句買着自身上。讀古人。

書。見善。只作一得。可喜。可慕。遇見不善。只作一書。可。

恨。可感。進。句句不貼到自身上。如此。亦有何益。鄉言。

須虛心平氣。讀書須聽讀反強。

或言老而尚氣。殊強退失。曰。得哉。此氣。老者間發。曰。彼。

進作善。皆賴此氣。所爲。聖門稱強。鄉愿。以其間然無。

氣耳。幸有氣在。則當無所以用之。豈顧歎其銷亡耶。

老者欲審察息。

北不金書 卷十五 學官評記

莫不甘於人之我棄。自棄則其之。莫不甘於人之秋暴。

自暴則其之。莫不甘於人之我欺。自欺則其之。有不。

一旦幡然者。非夫也。

子路聞過則喜。只爲時時來自覺。

爲已者。有過不忌人知。我所不覺。正賴人提點之也。爲。

人者。有不善。惟恐人知。彼原自知其爲不善。而欲贖。

之。故不欲人摘發之也。來告我退老。本無二心。君子。

懷德爲親。小人便認爲摘得。

善人。不朽也。見人朽也。不善人。求暫而不得也。何以知。

之。以其平時爲不善。惟恐人知。此心知之。若夫爲善。

樂而爲惡憂。自是日論情事。無關百世。

者誠也。而子弟多作僞。畢竟我之機巧未盡。欲開直言也。而坐客多依詞。畢竟我之好諛未盡。欲戲賢也。而僕隸作威稜以辟之。畢竟我之氣焰未盡。殺味實良而饑民起。水性實潤而渴民歸。

分內之事。吾所宜知。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聽言之誠。或喜於聽而人不欲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福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處之過情。反以取害。言者慮此而不欲告也。不知蘇於不告。不告亦我致之。則凡失於不知者。皆我之罪。安得以不知辭。

卷之十

學言詳記

十一

君子事事聽命。小人事事管競。設令君子幾失。小人盡得。則管競有功也。而目前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故令君子恒失。小人恒得。則聽命非計也。而平古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冷眼而觀天下。展卷而觀古人。吾其坦蕩蕩矣。今之衣履。古之行止。今之容顏。古之勝所。

矣。戲事也。敗亦可喜。者山以戲言矣也。昔秦之事理。不妨於敗者。奕而外。疑天下無第二事。徐而思之。不可敗。惟用兵爲然。其餘皆不妨於敗者也。意氣爲人勝。不應幾致秦乎。議論爲人勝。不應幾守節乎。名譽爲

人勝。不應幾近情乎。舉而推之。天下所競者。亦何事非奕類也。惡者人生自有大事。情發情爲天下先。然善貴同。治貴讓。則是盛德大業。終未嘗有翹然惟出之意。而凡作營而求過人者。豈至善也哉。又況爲務之無與於視躬理物者耶。用志不分。寄思湯餉。得失其未有定也。

英說

一意天理之人。或觸世情。俱返入於天理。一意世情之人。竊窺天理。俱贊助其世情。故誠者日誠。僞者日僞。心有所主。而力爲之分道而履。

成人之美爲善人。得人之善爲愛人。達人則奉爲婦人。

卷之十

學言詳記

十一

妄譽者必輕毀。以其總不出於是非之心。

侯人達吾甚巧。日惟奉有餘。貞士親吾甚微。日惟補不足。使侯者一於引邪。則小人悅之。宜美。君子何陋焉。吾念固有近正者。彼則取而言之。言之非不近忠也。然皆逢迎也。貞士不然。吾勤勞。則提以先務。吾節儉。則規以得惟。吾慈仁。則佐以嘗斷。成美之中。必有巨欸焉。非戲之。則不可得而聞矣。然非察之。亦何以能親哉。

好說者。營人之不善。不善人之善。惡人而好故。卽其性善處也。欲善之在我。大賈以下。皆不能不好故。是其

未能盡性處也。善中本無我。

目喜視水。畏視火。冬夏皆然。目神屬火。故事相濟而畏相黨也。乃人心好佚。何耶。目無私而合異。心有欲而尚同。有係之心。失其君職。則反不如自然之氣。是故夜氣或足以存心。此亦其借證也。

蕙短只是好勝。只是名根。若能不蕙短。有覺即改。我既暢悅。人亦心服。豈不令聞廉譽乎。

衆心所感戴。衆口所稱頌。曰名。但得人感戴稱頌。便甘舍去官爵。此方是好名。如處士星閑。求死不善。且甘舍生以易名。則好名之甚者也。雖於理義無當。然皆

卷之十

學言詳記

一

舍實而徇虛。若夫書生標誦。爲試牘地。仕宦薦揚。爲遷秩階。皆借虛以求實。正屬利心。未屬名心。惟舉世冒利爲名。設有捐利以徇空虛之名者。就其高矣。轉展推之。舉世認害爲利。若遠利。則何蹈害。認利爲名。若識名。則何嗜利。認名爲義。若好義。則何計名。名利皆害道。利重而淺。名輕而深。好利。則明與善反矣。好名。猶肯爲善。然好利之人。猛烈大悔。咸盡棄其非。好名之人。病入骨髓。終身少能脫者。故利之害世也。重於名。人皆見之。而名之害道也。深於利。學者不可不原而自察也。

好名之人多顧忌。便善舒自來。本心不出。

色利名皆輕於生。色利之爲有身也。約如也。名而以生

爲根矣。乃又有舍生殉名者哉。無他。欲名之歸於身

也。視姓氏爲我也。何特舍生哉。惟取屬以成仁。見有

心。不見有身。是誠舍生也已。

私心容氣。推之至遠。以及至近。莫不有之。見一時。則不

顧百世。以令時爲我之時也。爲一鄉。則不顧他境。以

一鄉乃我之鄉也。爲一難。則不顧隣里。以家乃我有

而隣里非我有也。至於爲一身。則亦有時不顧其父

兄妻子。愛心勝心。隨感道善。愈遠則愈放。愈切則愈

集事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十

述。所謂四端不克。無以事父母。

性飲食男女之欲。各不相道。故有自踞之利。有爭奪之

患。若治世安民之樂。人爲之。與我爲之。正復何異。而

故其事必出於我。然後快乎。則亦下夷於嗜慾而已。

復皆因聞。明者見人之是非。能取能舍。無所用其復也。

寶玉之碎。無不變色嗟惋。凡天地間一破不壞完之物。

必不能與天地俱長。碎於我。碎於他人。碎於今。碎於

他日。總是一偶然毀壞之數。若毀於他人。則不惜。而

碎於我。則借之。是特借我所有。尚非爲此物惜也。柴

行儉二兄。瑪瑙雕。韓觀公白玉匣。與瓦甕墮地。不顧

同意。只是識得成敗有數。不以物動我耳。客物客人。客才智。客功業。只有識便有量。故曰器識。

和衛威謫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衛而自止。識其無知。意亦遂消。

物之擇也。必奸婦戲。鷄狗馬皆然。稍長則各得其正性矣。鷄司晨而鳴。雞猶靜伏而辟。鼠狗豕臥而守夜。馬致進而聽御。嬉遊之在人。也。曰童心。構構狎狎。臂膚蹴鞠。喜豪飲。愛冶進。悅鄭聲。喜怒不當之類。皆是

其正金書

卷一五

學古錄

十五

也。及其長也。而不知反其正性。甘處靡者之役乎。凡醉酒罵坐之人。皆柔皆人也。無至人也。有至。奈何為酒所持。骨強。則平日自能以理折人。何必逞忍。鷄時而藉酒以發。

進言者。憂慮之容。仰。歡慶之容。俯。聽言者。猶志之態。仰。遜心之態。俯。不待着意。自然可見。范曄觀秦王之俯仰。正是探其意向從違。

取與本無二心。然惡可微道。廉必不可傷。此乃為一觀。取與者也。進退本無二義。然當進不妨從容。當退必無猶豫。此乃為一觀。進退者也。

怪與儉。儉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怪是當於施與。儉

是薄於享受。奢是厚於取身。慷慨是喜於正物。率青相似相混也。范希文食不重味。設蔬莊二十頃。東坡日用三十餘退。而錫化焚券五百金。其餘之人。夾然不怪。錫已身既不肯過享。多留何反。古來大英哲厚

自奉者。悅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深意。大則衛安石。宴賞動費百金。畢竟亦風流豪進之進也。設令將此餘貲。周恤隣黨。東山識歎。豈不尤高。

官。膚列宴。例用紅紙剪花。觀盡簞下。有連官見此。即乎自退去。用拭塵埃。似不喜繁華者。然性實甚奢。人問

其故。某曰。凡儉者。隨處必俯物力。惜人工。見此剪花

宜令人善。除去之。因令今從勿用。則喻意聞風者必眾矣。既無止後之策。信手毀壞。毫無惜心。是其性偶厭此。非儉也。於所厭。徑毀不顧。於所好。必識用無窮。總一不知愛惜之心。非儉於此而暴殄於他端也。

儉無人我。俯人之所。猶已之財。蓋惜其為有用之物耳。故儉者多好施。省於籍用以致用也。否則吝而已矣。所之必散。如生之必化。欲長生則愚矣。然量因此以喪越其生。欲長聚則愚矣。然不以靡費而以善散。

財所以為用。不周則與無財同。然周非奉身也。世俗看

則不致者。既欲藏之。而看欲者。又僅自奢其身。以此爲看破。其義彌顯矣。

家國之毒。必種於私欲。而往往因客氣而發。求遂其私。必拂人情。拂人情。必動氣以求勝之。氣一動。而傷人與自傷之事成矣。無少無壯無老。當永監於茲。享富貴。徇嗜慾。非易事。須大費精氣心神以消受之。仕者營官。治生者營財。淫者營色。未有能安閑而致之。安閑而享之者。理義時習。其悅心之味。則不責於外。不勞於內。時時有事。亦時時無事。所謂心逸日休。嗜慾萌生。遂後必悔。恐遂必樂。

美示金平

卷十三 學言詳記

十七

客言或有以其身爲臭皮囊者。吾謂身爲斯遂所托。相齟齬。如何。曰。身有時珍。有時棄。移手啓足。仍其珍也。剖心餓死。奉之如遺。義各有所宜也。以爲臭皮囊者。不過剝興端之見。而直謂宜珍。亦似未倒其惑。夫羣生之所耽愛。如衣食宮室。玩好聲色。以至利過榮名。不過奉此皮囊者也。果臭視其身。則於所以奉此者。益宜比之何等。雖其入也。非正路。究亦可以掃嗜慾。遊高明。若仍沾戀於較極。則是皮囊其身。而反珍寶其所以奉此皮囊者。世豈有此顛倒之情哉。故知彼口說耳。非真見也。且令實其皮囊之果。不亦可乎。

而願以形悅之。重破之。彼反笑爲俗腸矣。耐徒。

一句清話。憂從生矣。一步清態。福從至矣。一點清念。悔客從作矣。然滿念種或免於禍患。以其未敢發於言。動。畏心奉滅故也。

動一毫驕矜之氣。必隨以折往。涉一毫安事之歡。而意外之禍變至矣。可不慎哉。其能反是。報亦不爽。就說壯束。束稱慕焉。寥客自居。則歲月泰然無事。

比意外福至。悚然知懼。則無事矣。先喜隨悔。猶可免於患。喜不自勝。禍必繼之。屢試有徵。

爲衆所仰。則操心獨危。望之以爲福所聚。居之以爲責。

所養。終慰衆仰者。非兢業不得之矣。能以兢業得之。吾亦謂之驕矣。

禍福相倚伏。正爲中人。一遇福。卽有喜心。處之不養善。禍機倚之矣。及遇禍。不能無懼心。處之加慎。視消而福還矣。若大德大福。天錫純嘏。夫復何禍。小人福至不自省。福又可得而異耶。倚伏之數。人心感之也。

天之玉皮。皆由人心之善惡也。人情明則憐。有物迫之。乃勤。人情安則謂。有物驚之。乃謹。方其適與驚也。以

爲禍且失也。及其由勳得進。由謹得全。則驚迫適爲福機。設不逢是。徜徉恣蕩。未知所底矣。因行舟。得持身焉。

黃河雖險。輕載則安。河流湍悍。必在深處。舟謹不得不就深處行。行上水舟者。或乘風闊流。或多人挽纜。勢良可畏。若舟輕。則止須傍淺。雖徐行。亦與他川不大異者。年來往返數週。試輪或夷。用心推求。始得其謹目前事。不經意不知也。其精受驚。亦未必經意。涉黃河者。須預知之。

天平而人偏也。天深而人淺也。天緩而人急也。天當通

義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十一

而人逐節也。善者受當世之福。淫者家禍。人猶有盜情焉。天則已矣。故善人之後。戒微而淫人或昌。身食其報。天不復較也。是人偏而天平也。人情見善事則誦。遇瑕釁則非。其善與瑕。得無有所以然者乎。人顧其然。天顧其所以然。是人淺而天深也。一人之身。初年所作。或報在晚年。一家之中。先世之事。或報於後世。其未報也。善淫之機並疑。能不疑者。唯大智是人。急而天緩也。厚人也。偶有涼德焉。天弗苛也。其人刻矣。矯而爲具厚之行。天弗憐也。人苛焉。人憐焉。將貳其報之弗詳也。是人逐節而天會通也。誠哉疎而不

瀕。衆如人情。漏者多矣。惟聖人法天之疎而損益之。

操心之人多壽。積善之福常遇。殷三宗文王。皆不自暇逸者也。善愈厚。則祭愈遲。祭愈遲。則年愈久。於三代可見。夏繼虞而蚤王。四百餘年。尚挽之。溢二百年。周又後。又溢二百年。吾聞之。莆田林光翰云。其言足以堅人積善之心。却人泄泄悠悠之氣。

以葛侯之仁明。而兇驕孫尚。皆見殺於就。無他。平昔殺人多耳。故葛侯來心不願出。出者不得已也。瘁其身。殺及後人。一出之間。虧折可勝計哉。若夫有莘渭水。則不然。夏商之命當華矣。湯武之爲人也。能一統矣。

義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十一

十一征則無敵。會於孟津。則大定。所殺甚少。所救備天下。伊涉齊桓。克振其世。不亦宜乎。惜乎葛侯抱莘渭之心。而無湯武之遇也。湯明命世大賢。惜處非其地。用殺成功。子孫甚稀。亦猶阜陶。安民之大聖也。而明刑後裔。獨微於四聖。惟曹武惠以爲將樹德。適當周世宗戡定之後。又邂逅藝祖之寬仁。則所逢固遠過於阜陶武矣。陽明耳。故知天之報人。厚報其愈。亦報其事。

長青之樹。落葉在春。新故相承。人見其榮。莫見其謝。世盛世衰。壽考之衆。其象顧之。若盛衰相間。壽夭相乘。則

如樹之凋而後萌。與甚者。如枯輪之復發。新枝耳。因
降材之不齊耶。若植之者異耶。聆蠶頰後。貽謀頰前。
人之一身。自少至老。必兼涉子孫祖父之位。則何問
前人後人。惟自責自修而已矣。

子孫保之後之人。克保祖父之傳業也。保我子孫。是爲
祖父者。足以豫保其子孫。人雖各自爲太極。就生
之理言。子孫者。祖父之陰陽五行萬物也。故祖父德
盛。則足以保之。世運不能長治而無亂。家道不能長
盛而無衰。然聖賢之裔。遇亂能脫於太劫。遇衰則有
參差通與之枝葉焉。如穀種。如葉枝仁。我又作之太
極矣。

幾學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二二

幾學全書卷之十五終

幾亭全書卷之十六

學言詳記 十三

人情下

秦隋之季，莫敢議衰職。漢唐之季，莫敢議中涓。王鳳盧杞，泰榆用事，莫敢議秉鈞。爲國家者，一不可有。況兼兩而竊三諸。

抱願治之志，用致亂之人，何則？不知人也。天下必不應其志，應其人矣。發求治之言，行速亂之事，何則？不自知其失也。天下必不感其言，感其事矣。於時號爲君子者，不進諛則已。莫敢匡救者，號爲匡救者，或指其

幾亭全書

卷之十六 學言詳記

一

偏旁小疾則已。莫敢攻其膏肓，中其忌諱者，習於自聖，惡聞直言，制治無根，故入主要在於始養。三代而下，漢之孝文，唐之文皇，皆號太宗，皆不世出之令主。今皆不之覺，則必求所以過之之實，而千百世始信其名。夫二君之所以冠後世，姚湯文美，事雖多，其大端皆在從諫。湯文之所以聖者，美事無窮，其大端亦云從諫弗拂，不諫亦入耳。湯之弗拂，乃中心悅而從之，與帝堯合已從人一致。文王之亦入，謂雖當不諫之時，亦事入於理義，則當其有諫，虛受而樂從，蓋有不待言者。夫惟樂於從諫，始可以造不諫亦

人之域，而發跡聖神，是則所以橫膺勳文，而俯視漢唐兩太宗之實也。

國將興，所用多有才之君子。國將亡，所用皆無才之小人。君好其千已百已者，故賢豪至也。君好其不已若者，故諂諛集也。好諛之病，深於耽毒，何必暴虐荒淫昏儒，乃足疾邦哉。

好諛成性，遇敵國外患，交錯踵至，寧潛然閉涕，擲之無可奈何，而終不令法家拂士有一人得立於其前，直推敗亡之故，而翻然設挽回之策也。此不早遠佞入之所致。

幾亭全書

卷之十六 學言詳記

二

好諛甚，至於明勸人欺，取舍倒置矣。好察甚，至於以術誘下，衆盡離心矣。好勤甚，至於自鳳其政，今日紛更而明日塵喪。好殺甚，犯者益衆而刑不可施也。傷天心矣，病不可勝療。而孽始於諫忠信之士。

郭侯宣公，所以得稍行其志者，以肅代德三宗皆身經播遷，殷憂喪亂故也。若四海大亂，人至一身，猶未失安富尊榮之舊，困衡不至，清明不發，非風攜手之歌，其能不作乎。

有必死之病，有必死之人，必死之病，國醫不能療也。知之耳，不知其不可療，尚稱國醫乎。病未至於不可療

有甚於此。

以孟子所謂容後。當仲山甫之柔嘉小心。主行其意。輔衆其道。垂其理。承敢漸久。雖有夫良。乍變繁艱。且大良亦何階以居。此位。則格心之功。不復可期於世耶。悠悠蒼天。誰實爲之。

人至有畏天之心。曰哀懇上帝。而大臣慰之曰。天變別有爲也。請復膳更永。人至有恤民之心。曰暫累吾民。而小臣慰之曰。正不必諱官加派。應是天不足畏。而民不足愛也。合大小臣而爲諧媚。罪可勝誅哉。厚天下之賦。四百萬金。三加之而爲一千三百萬有奇。厚

也。而生於若人之身。則不瘵。此所謂必死之人也。或不從方治。或從方治。而他醫挽之。他違傷之。所用之方。竟歸罔効。因而尤國醫之失也。此國醫所爲豫望。而不敢輕試也。然負國醫之技者。猶不忍坐視而不

言。任不任。則有命存焉矣。

兼前說

擬票一事。所以無敢執奏者。蓋一執奏。則事復之利鈍。卽身任之。目前有嘯心之嫌。日後有擔當之責。自江陵而後。大臣以任事爲戒。遂相習如此。

毋進夫子。以所行未足違者。苟有大忒。妾類亦垂涕泣而道之。豈忍樂順哉。然則務爲容悅者之心事。無乃

卷一百一十五 學言詳記

三

理。足憂詩人。是以有尚寐無聰之嘆。

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鴟鵂畏日。鼠畏日。虎畏日。奎亦畏日。皆服害於物者也。太陽育物。而彼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人臣欲福庇民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盡善備。鴟鵂畏日。以自榮者。惟恐其君之明也。

大臣取衆庶方後。爲國家晝夜清分之。而力未給也。何暇見有世間門戶。誠如是。群才洋勵以待益。亦奚暇帝門戶乎。

古之黨也。敗天下之事。今之黨也。耗天下之才。一說一

欽極矣。欽厚。刑不得不錮。雖攻擊於城外。而官攬雖朴於堂上。何惟乎郡邑相率開門廷義耶。在朝之司農。又獻豫徵之議。性時甲午賦。乙年收之。穀登而饒取。義也。今焉以甲徵甲。罔云義矣。復令民間豫供乙丙。於是婦女皆驚。私相謂曰。聞寇無預徵。且減額也。嗚呼。內外大小臣。競虞民以自爲加此。豈知城潰則身必滅。朝廷益。則高官亦不免屠戮耶。甲申春每振將一走。邊防一潰。各城墮壞。千里焚殺。畏聲震天。積散成山。則廟堂股肱大臣。輒論功行賞。白玉輔帶。申之以世蔭。何心何而。視然倍受。冀藉以來。未有斯

卷一百一十六 學言詳記

三

此目營心計。不遵理性情。不遵學經世。人自耗矣。一勝一負。我便則擊彼。彼便則擊我。人相耗矣。

義路也。禮門也。道戶也。門路在我身心中也。曹交欲留業於孟門。故令歸求之家。求之家。亦不過求之身也。而今也。所謂辨門路者。命其身。并舍其家。而尋之於天下。未論其所依之正與否。而先已誤其尋之地矣。以世榮爲性命。以浮名爲事業。故至於此。竟所從來。一放利之心事乎。故必彼去羶腸。而彼可與商門路。

行殊而歸潔。居長安者。可以走四方。道異而趨仁。赴長

安者。可以隨其方而至也。

學言詳記

上

安者。可以隨其方而至也。問其身所定居。則不問其游歷之所及。問其志所專向。則不問其塗轍之所經。觀人者。如是而已矣。奈何認游歷以爲歸。指塗轍以爲趨。而反混聖賢之所辨耶。

定人於趨向。似也。然趨向在言乎。在行乎。治天下扶陽抑陰。似也。同已之喜或存。則以陽之不中者爲陰。而陰之至深者爲陽。蓋有之矣。陽不中。或拂於其類。陰至深。則能託於陽。

觀其行。以其言之義者也。言不義而行義。未之有也。察其所安。以其行事之仁者也。行不仁而心仁。未之有。

也。事善故合之於心。事不善矣。又何察。而今也。所謂君子者。外取言而內探心。顧獨置行不論。然則言重於行。行反於心乎。

孔門因言以考行。重行也。因行以觀縣察安。亦重行也。易常難所以而揣心事哉。今之論人者。曰居官嚴盡職。於人品無當。內行雖醇備。於學問無當。探精神於踐履之外。精微嚴密。殆過孔門。至於片言合意。不復問其生平。曰其所宗依所貶斥如是。是可決其爲君子矣。視孔門又何疎以濫耶。古人曰。可欺以其方。今且未嘗以方未也。曰術以是心至。今實本當有心也。

是率天下而爭趨於口舌也。

學言詳記

上

是率天下而爭趨於口舌也。放縣議論以毀修持。爲當今觀人第一義。

正學鳴於世。情民性矣。入者不必君子。出者不必小人。何故。入焉者迹附之。不必身放之。出焉者。見入者之多迹附也。彼而詬病之。詬及正學。失莫大焉。然其自立或有本末。未可槩蔑也。譬如邢恕及程門。而首攻伊川者。乃出穠軾。然君子終不賢恕而不肯軾也。朝廷上。等個好題目。論說一番。便要居家居官。許多短處。一齊掩蔽。人面前。等着好身體。做得一兩件。便要將身上心上。許多病痛。一齊退消。小人以此盡名。

未爲密也。君子以此定人。豈其疎哉。欲明誘之於此。故陰縱之於彼。門戶既分。兩相攻擊。必有一是一非。然人情多變。僅有水火矛盾。而皆小人者。皆貪淫也。而曰曾行某事某事。皆諂佞也。而曰曾攻某薦某。皆預險也。而曰與某某爲師友爲聲氣。此其攻人與攻於人。雖殊一言以斷之。曰皆小人也。其言行偶有合理者。節取焉可也。使能翻然改行。不借口舌交游以自文。然後小人之實消焉。

名足以稱人善。力足以報人恩。如此者。世有幾何。則從

姜氏公年

卷一 六 學言詳記

而救護之。其名不能操人過。力不能修人惡。如此者。不可勝數也。則從而姑之。傷之矣。噫。人謀則工。如天道何。衆推其帥。救一二名人。而不顧其所凌虐者。若而人。就謂其曾作一二善事。而不察其所積行者。若而事。仁人君子。平心觀之。慎毋隨衆附和。使奸人借小善以行大惡。面吾輩贊成之者。亦得罪於天也。知有君民。不知有局面。見吾道之大。或不得已。兼護局面。遇其間有敗羣匪類。正須鳴鼓自攻。毋令異心者乘間藉口。庶幾見局面之尊。設或奇才異能之士。雖有宿嫌。亦與消釋拔用。庶幾見局面之公。

求也。一爲權臣倍累。起也。一不奔毋喪。而必攻必總。雖有善能者。孰得以匿瑕藏垢。訛孔曾之門。據世情欲護局面。孰善於此。後之君子。於所謂依傍局面者。雖使行事甚於求起。必多方掩蓋之。援援之水。以名教立門牆。而門牆之溺也。反不惜名教。本從人倫起聲氣。而聲氣之濫也。反不顧人倫。推他人以指摘之端。資伺我以排擠之徑。果善護局面者乎。聖賢無局面之見。無勝敗可言。一有曲護之意。當其勝。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及其敗也。上下交非之矣。真爲道術人心計。奈何舍孔曾不法哉。

姜氏公年

卷一 六 學言詳記

巧於攻局面者。輒使持平中立之言。故有真持平真中立者。局面中人。亦疑爲此攻我者也。則豈獨攻者爲多私哉。講門戶。講局面。考趨向。考聲氣。總亦黨同伐異而已矣。竊之伐之爲何。總亦欲貴奪權而已矣。清夜一思。與倡道真人。講學水意。有纖毫干涉耶。天下果有貪肆情之君子。方可云有清慎勤之小人。近世以趨向定人。苟與已不合。雖真清真慎真勤之士。樂以小人目之。於是所掄揚於鄉閭。薦剡於朝寧。則頗有貪肆情者。雜其中矣。以實修實悟之借者。而成心難化。自悞悞人。併哉惜哉。

近世突出一番新腔變調。有放利漁色耽權勢之小人。有不妨放利。不妨漁色。不妨耽權勢之君子。後生志趣不端者。一聞此說。欣然褰裳。噫。曾有我之爲君子。爲小人。乃不在我身心上定。而在世人口舌門牆上定者乎。士心陷溺。久而彌甚。民間兵革。幾時得寧。設令無世界。安有朝廷。無朝廷。則門戶亦無張掛處。每向人語。輒指爲狂。或亦以爲是。而不深信也。畢竟至此。還何有哉。

爵人臧否有三。清世因人之才。中世聽人之命。濁世徇人之情。

卷十六

學言解記

情面仕途。權賄世界。求人。則人雖小而官大。不求。則人雖大而官小。有耻者。爲大人而小官。寧肯大官而小民。生安危。圖計盈誦。求人。則心雖冷而官熱。不求。則心雖熱而官冷。有志者。甘冷常而熱心。寧能冷心而熱官。

大不肖隨處得禍。大賢豪亦隨處多艱。惟庸人少災難。夫君子所居者易。所達者艱。不其反乎。求世以艱爲常。君子以易爲常。獨守一易於衆艱之中。乃所以反世態而多艱虞也。柳下之和宜與俗諧。然介性常在。則三黜不免。而文仲不樂與之偕。立於朝矣。况由白

之度。未必如柳下者乎。

出處之際。不可勸人。不受人勸。務審其所以出之意。則確乎有定矣。爲寵利耶。吏隱耶。易天下耶。易天下。則勢旣不能。吏隱本無是道。又非其時也。寵利益非丈夫之素志。果安所爲而出哉。

諺云。何官不可爲。此雖如命無求之意。然猶是清子語。若以濁世論之。官可不爲。以其無救於民社。官不可爲。以其有害於身心。

與人安通旅諧。不爲權利。卽因意氣。總之得罪於祖宗。劉忠宣曰。仕途不可廣交。若三數人得力。可了一生。其

卷十七

學言解記

語最驗。凡成事功。解患艱。不過此志同道合數人。若平居汎漫附合之輩。臨事都靠不着。

一種巧心之士。亦交君子。亦昵小人。亦愛權賄。亦慕經濟。以爲俗宜而道不害。利遂而功可兼。而究竟必不能也。小人持之急。責其兩岐。雖欲不與君子離。不可得矣。權賄公行。賢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賢。一切經濟放時之實事。孰與爲之。抑豈巧心自負。虛慕匡時者所能自爲哉。

人有求必應。兩兩周全。初猶近於泛愛兼容。但不能分別君子小人耳。然君子安肯求人。求人者。大都鮮耻。

之輩。久之。親疎之情既判。而邪正又有必難並之時。於是雖沮退君子以威就小人。亦將爲之。故凡喜人求已。與屈已求人者。肺腸相通。不得不同歸於下通也。

劉文正云。學禪最便於仕宦。以愛之者禪也。誠哉是言。官庭無論矣。自勳爵威威。武弁中貴。靡不奉佛。此輩往往喜與士大夫遊。而士大夫以泰禪徜徉其間。有無限穩便。以佛教之高言勝義。誘入使悟。又以其精迴禍福。逼人使迷。而又有世法宦情。爲之援引盤桓。使無入而不得。宜乎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也。苟

幾字合字

卷十七 李言祥記

一

非精義慷慨之士。如劉文正馬文忠金忠節其人者。安能承貞厥躬。挽彼如狂者乎。

相對坐談。惟商士大夫榮辱。不及民生休戚。聽之慨然。士大夫固有保民生者。然不保民生者更多。專商榮辱而忘休戚。則斯民孰賴哉。且我能長守貴於危民之上乎。

古也。雕蟲小技。喜換字。今長安中語亦換字。多財賄。則曰力量大。善乞哀。則曰有作用。酒食綢繆。則曰聯絡聲氣。交相面諛。則曰精神流通。靜而聽之。若以此爲性命。爲經綸。爲風雅者。嗚呼。良心至宦海而淪亡。公

議遇京塵而晦滅。共得一二秉鈞大臣。擇白日之光。挽天河之水。而一如煙澄清之也哉。

儀衍安婦於時君。後之時官。妾嬖於時相。久而惟知有相。不知有天子矣。愛相則疎君。敬相則慢君。彼相亦竊天平之威福以行者也。見所竊而忘所本。非向者儀衍之羞耶。又况妾媼止顧一人。若乃擇炎而順。倖技倖此。則又倚門之娼。非房幃之妾矣。庸夫亦不屑畜之。

好利之人。至於奴顏婢膝。非以奴婢爲義也。無如利何。至於賣國獻君。非有伏於君國也。無如利何。好利之

幾字合字

卷十七 李言祥記

一

害如此。孟子所以一生絕口。亦禁人動口。

側隱爲至。三端挽之。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誠體仁之妙。非制欲之勞也。然所謂充者。充其羞惡。語默絕於穿窬。充其辭讓。取與嚴於一介。充其是非。使理欲無疑。賢奸無伏。此所謂人後淨盡。乃拔去根株。非僅如制欲者。遏其事而伏其根也。豈謂任意所之。全無擴充之力。願自居於體仁。而儼然制欲者之上哉。近世有顏山農者。王心齋門人。而羅近溪之師也。以口舌陷陸行。近溪變產脫之。山農視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頰。又以事夜怒近溪。

跪之榻前。達曙始解。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規死乎。其他行誼。尤多不簡。三端殆絕。而言體仁。是賊夫仁者也。近溪壽言人欲淨盡。天理何遽流行。蓋中山農片言之毒。終身不悔。世之宗近溪之學者。既誤。復恐追迫淵源。併尊山農。則恣情蔑禮之流。且竊道學之名於後。漢矣。何惟乎末俗之怒罵講學耶。邪。愿求衆悅。悅恐得罪一人。聖賢特惡其蚘衆。如山農輩。而猶敢講學。托於衆非不顧。誠所謂無忌憚之小人也。

卷十六 學言詳記

羅近溪之學。大抵口孔孟而心釋迦。尊自然而詆用力。誇虛景而忽允蹈。多附會而少體驗。好大言而闕能事。逞私智而托尊王。至於自翊講學。謂言詞誘掖之外。更無修爲。更無治化。尤爲叛聖蔑經。乃陽明之外道也。其廉儉勤勞。立身居官。有足多者。君子距其學。不沒其人。

楊貞復言。儒者尊佛乃本心之明。關佛乃名義之末。殊無忌憚。非獨明彈洛閩。兼亦暗刺規江。然實乃自道其心事也。彼自以所陷爲明矣。而其所以不敢關孔孟者。實名義求之。意中以孔孟遠不及佛。特不敢言。

苦苦取近似處。拍合爲一。此正其心口違背處。而反疑儒先之心口。亦與彼相似也。曲崇夷教。巧排昌言。豈不甚哉。且彼之尊佛也。至其矣。從邪猶出於真。而守正乃疑爲僞。又何不心心相體乎。此輩既以出世蔑倫爲宗。自當裂冠毀冕。道跡遠榮。而乃受替紱。登崇廡。周旋世味。動以形跡無碍爲躲閃之地。身心相遠。抑又甚焉。曾不如洛閩實年難進易退。風翔乎仍。反與棄國入山風致相近也。

講學者。講其所以修身也。講其所以治人也。今乃以講當修。以講當治。且招搖云。但能聚友講學。卽是聖賢。

卷十六 學言詳記

但座上常無數十人。卽是不長追。明欲使人張皇唇舌。茂裂躬行。於是居官則號召衆座。環聽爲華。不顧其妨竊農桑。罷官則擬轍周遊。務爲遠方尊慕。而於家人且弗能飭也。罷使出於誠心。僅成務子。釋子自誤法而外。無他實事。

李賢之死。邪士恨之。其巧持論者曰。賢之罪。誠不可掩。然君子行誅。必諒其德。太公也。而後可以誅華仕。管仲也。而後可以誅里乙。子產也。而後可以誅史何。周公也。而後可以誅管叔。孔平也。而後可以誅少正卯。噫。亦不思甚矣。君子立法。豈能必悅人皆聖哲哉。後

人皆聖哲。法不立可也。因時制宜。上知優爲中人。無法則不知所向。法者所以定民之趨。一主上之權。爲後世德不足者說也。如德不足。不敢以用法。猶自歎不能遠視。而終身瞋其目。豈不思哉。且誅惡與賞善何異。自古及今。未有以德薄而廢賞罰者。謂其用刑不當可也。謂刑之誠當而特德非其人。豈所以論刑哉。向令孔子未用。三家有人焉起而誅卯。孔子將非之乎。今誅贊之人。不足以服天下。然其誅玄。何可非乎。劉裕誅玄。裕無異於玄也。然其誅玄。未有非之者也。雖李贊不以爲非。然則以贊爲不當誅。猶陋也。

以爲當誅。而謂誅之非其人。猶未知贊之學者也。故德薄者。增修其德可也。因而弛其刑。是益之爲亂也。贊掃道理。掃綱常。數十年來。壞盡人心。喪人廉耻。長人奸橫。殺身毀書。世教幸矣。餘腥爛人。稱誦其說者。猶往往而是。嗚呼。果獨何心。

李贊筆古似慧。實大不慧。每評古人云。道理不中用。彼不知道理爲何物也。介然用之而成路。惟可通行。故謂之路。不可行。非路矣。人身上中下部之各有脉理也。掌心之有紋理也。八音之各有條理。與共爲條理也。正以貫通接續。自然適用而名。不適用。非理矣。而

乃云道理不中用。甚矣贊之不識道理。而稱贊者之不識贊也。

隨俗習非。其罪小。挺身爲惡。其罪大。敢於獨惡。已不可。故敢於勸惡。尤不容誅。今之建議著書。凡背叛六經。侮誦聖賢。毀笑節義。贊述淫亂者。皆勸人爲惡者也。此風既唱。有許多下流。適而附和淫淫之。久必至弑父與君。仁者特世。護惜衆人。安得不嚴誅一二。人近來好言作用。夫事介作用不成。衆非作用不濟。豈顧不重耶。若敢於恣慾。工於作偽。止是無耻。何名作用。是以無耻自多也。蓋李贊之說曰。管仲聖於孔子。曹

操賢於孔明。馮道大忠臣。卓文君大慈娘。從而夾者。半天下。在贊自脩情慾。猶云橫議。彼附聲者。則無知無識之胸襟。至鄙至賤之聲氣而已矣。大抵今世有一種人。以能爲小人爲有才。以敢居奸橫爲高論。呼之曰惡曰邪。欣然負之而去。夫旣已流俗皆然。則庸套無能。孰甚於此。彼自謂能奇數倂之傑士。實乃與波俱靡。其拾餘唾之下才。

好談作用。極是近來風習。智者人於橫變。不復明慧。愚者依然拙腐。祇添虛詐。遂使滔滔幸免。生理鮮存。病在不求已而慕人。又不慕聖賢而慕豪傑。又不做真

豪傑而做好雄。無他。聖賢行事。其非克已。彼之卽應舍車而徒。奸雄事事占先。伏於嗜慾。此好談作用之惡私也。數十年來。此病大熾。其沉溺深者。至於殺身誤國。全縣李載贊邪說橫議。種下毒根。悅者相傳。不自覺耳。

人苟存尊重作用之意。其流弊無所不至。其鄙也昏夜行乞。其狠也白晝殺人。

今人不惟不識王。且不識霸。孟子明云五霸假之也。所假者。仁也。曷嘗直行不仁耶。俗諺鄉間有鄉霸。學官有學霸。皆指恣睢無賴之徒當之。夫口道善言。身爲

佚行。猶未足以當霸。况身口俱汚者耶。身雖爲善。而中心不本於至誠。此乃爲霸耳。世稱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其語太激。愚嘗言知學之士。惟恐好名。不學之人。惟恐不好名。於霸亦云。知學之士。不可爲霸。不學之人。未必能爲霸。

發言行事。每占地步。其跡似高。其實乃陋。但當於義。安於心。則已矣。義當心安。地步自高。又何必占。

惟有思慮之人。引伸無窮。此有猷所以貴也。然愚誠則靈。日大思。僞則機。亦日深。是故君子欲細。小人寧粗。悔必在敗局之後。大都拙於營者也。巧者。暗處勝着。常

負得計。不能悔矣。是故曠懷淨慮。得慧弱佳。塵心俗腸。近何差可。

安於愚。自知其愚。有愚福焉。自智而愚視一世。則必有愚之殃矣。

事。肯卑虧。是聖賢。必欲平等。是庸人耳。事事要占便宜。未得爲庸人。真誠先覺。是聖賢。寧受人欺。不失爲庸人耳。着着欲弄爭巧。未得爲庸人。

聖賢平心濟物。放倒自身在萬物中。却是鳳凰翔於子仍。世俗占便宜權。豎起自身在萬物上。吾恐其爲可繫羈之麒麟也。

所識窮乏者得我。不作施惠澤。止作逞嗜慾。然今巨室。若有此意。猶當稱善人。若真行善。則不計其識與不識。得與不得。惟窮乏則周之。通乎必先執獨之意。然後脫然於嗜慾之表。

士大夫慎於居官。肆於居鄉。往往有之。爲閭巷無權也。其爲德於鄉。而茂業官方者。未之多見。故鄉民之口。可操者七八。仕路之口。可操者二三。豈必官假民真。其受評於官與足者。身之所爲。先有真假也。當假見其假。民恒見其真。居鄉品致。大約有四。真公不與私者上。也。公私並付度外者次也。或公或私。無雜而行。

又其次也。民生利病。退若處子。身家關涉。勇於孟賁。嗚呼難哉。

何謂正人君子。以克己爲心。以愛民爲事。此其實也。至其有應求也。不過此心此事。所結而爲臭味。其有發擗也。不過此心此事。所觸而爲文章。豈從交遊議論。定其品目耶。今有人焉。一身差舛。觸觸自好。而其親戚僕僕。倚以橫虐。不能稍禁。官府縱之。則爲賢。敢之則咄然曰。是借以權殘正類者。然則必使人不敢禁之。而後快。嗚呼。正人君子。乃害民之大窠穴。不可搜剔者耶。蓋亦反躬責己。感化羣下。即真有權殘善類之幾。全書 卷十六 學言詳記 十九

人將親而心折矣。不此之務。而日求人罪人。古今有求入罪人之正人君子耶。

能害人之謂權勢耶。能生人救人之謂權勢。若以害也。虺蜮亦權勢耶。是毒也。非權勢也。能多積蓄。筆記之謂富耶。能率利權使衆均之之謂官。若以積也。守庫藏吏皆富耶。是我不得至其運用者也。非富也。

日本諸夷。皆顯懸鼓珠。手握利刃。中國之焚香念經者。出門遇人。即前伎害。又或口誦詩書。而私心客氣。熾然不除。噫。斯亦數珠利刃之去象而存真者也。豪強之顛倒多端。特有一事。言之最可惡。亦可笑。田產

應價易。必欲空得之。科名應空得。必欲價易之。偷竊軒裳。不知類此。又損恣一身之娛。造千家之慘。可勝誅矣。可勝誅哉。

公者能密。然後可以大濟人。私者衆顯。則大害人矣。彼不復顧人之知其害也。盡劫者。有府笑穿窬之不光。明。掠人女子者。有時笑踰牆之不正。大喪心。一至是乎。誠未知其所歸稅。

上古無富貴。無貧產。不相形。不相爭。中古之治。有貴賤貴賤矣。各安其位而歸事之耳。下此則貴虐殘。富虐貧。然小亂之方。虐之未必受。大亂之方。虐之乃帖然。

學言詳記

順受。受其虐者衆。毒所由深。而大禍斯作矣。天下之禍亂。不起於富貴。而起於貧戚。貧戚之人衆也。禍亂必自衆生。故一介匹夫。敢衝巨室。猶薄俗中之善事。且未當以爲憾怒也。視後順受其積蠶魚肉者。憤慨屢洩。則禍發猶輕。

極盛之家。衆力其能抗。官法不能戢。依在躬自貶損。躬自貶損。則親戚自感。僮僕自馴。若至於物握則反之。日其禍敗之慘。非僅如尋常勢家而已。

恬淡居易之君子。人相遠。有天相保。僅堪靠托。遭災僥倖之小人。到得天算帳時。或自投陷穽。或自相戕賊。

總有鬼神簸弄其間。任是何人。解救不未。扶持不導。矣。與其慕福而獲禍。曷若無禍以當福。且論聚財一事。方其恃人。費若干焦勞。招若干怨謫。及其恃出。星飛雲散。與赤手者同一寂寥。而又賠若干驚悸憂煎。貽累未休。求作一乾淨貧人。自在逍遙。安可得也。前車既覆。後車不鑒。富貴之味。溺人若醪。一何其深。財之爲物。亦近怪。財散民聚。以財發身。看得他輕。却是有用之寶。財聚民散。恃入恃出。看得他重。乃是害身之賊。此雖論平天下。其理直通乎衆庶。

周齊善人

仁乃得富

荆善居室富不妨仁惟妄取巧取

瘠人以自肥。則富與仁。常相反耳。陽虎貪而愚。以爲非殘民。無以自富。所設二言。豈惟不識仁。殆亦不識富也。季世謀國家者。似之。昧公私兼足之道。日以取農殘民爲事。豈非因不智。生其不仁。遂肆蹈陽虎之所爲乎。

多財累人。有寬有迫。損智益過。平世之格言也。恃出厚亡。末世之慘禍也。二疏居平世。又得金於君。賜無所致。恐故寬言之。處末世者。當惕於慘禍。學而干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爲干祿而學。舉家所賢。居鄉無獻替。古人或以爲忘民。今士夫歸休。但不咀嚙。

陸里。而流連歌舞花竹之間。則悠然自居高品。謬得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舍處。雖多勿吝。不當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積。是名財奴。推此而非名花不觀。亦花奴也。非華園不居。非鮮衣不衣。非美味不食。亦衣食園圃之奴也。仁義忠信。慕其名。不肯居其實。田宅貨貨。聚其實。必欲避其名。愁貧而人莫信。耻矣。而自以爲巧。身心茫茫焉。無所安頓。苦矣。而自以爲樂。若此者。莫不反於情。

矣而自以爲正

爲仁不富

今人見一好施者。則反云彼蓄厚也。爲貴不

仁。今人凡見客世好積聚。第云故憂食耳。不如陽虎議論。公道循存。

治世富貴之士。多循理。晚世天理。僅存於小民。事物巧。文詞麗。種種勝古。然志趣凡。不及古人高明。義理庸。不及古人微妙。事業補綴。不及古人變化。所親所勝者。皆閑事。所塞所不及者。皆及事。豈非舉世誤用其心之故耶。悲哉東民。已卯死兵。庚辰死饑。地方卽有循良。積粟全。

無且新舊催科疊增亦非距心之所得爲也但立視其死爲不仁耳推求其咎實誰爲之不早求良醫良將扼於外致其入嗣檢土成荒又因以加派而逆宸微死接踵相尋又不能任用良有司使得稍行其意多方曲順又不能體天子之憂躬先發乘各自濟其鄉人爲預防爲救急爲大濟爲小補無一能之保踞端揆恬不知痛

王子房急於國賊一出而遇害此與岑彭費禕察罕諸人異事而同意乃豪傑之疎不得以庸人之密反議之也

貶之文古於降貶之義亦切於降孟子有貶爵之語孔明有自貶三等之請是皆就官職言之也詩云陟降庭只語云出降一等是皆就步趨階級言之也降官乃借義耳降之轉音降也先帝朝滿朝帶降職者憂之其後果滿朝降職

蔡忠襄辛巳起豫方伯以書商出處當時有不得不出之勢既出矣一事不得展布因復商道遇然求退又終不得方其歷邊疆也初任井陘道人復以爲此腹地調之寧前固極衝極危邊也誠而井陘被寧前晏然馴至節鉞重任可謂非善人之遭遇耶在寧前

有城守大功讓之極軍得世蔭而不以餘波及公公卒不自明及自爲撫軍矣壬午定晉兵譁琴未滿載欲從西出公謀知早爲之備凡再窺晉皆被挫回公又卒不自言以爲臣子分內事無勞可施其隱德純忠如此皆學求自慊之所得也卒以身殉國所謂致命遠志又豈若他人畏死者啣悲於不幸哉天下爲綱常名教之至者有二聖人以其道不藉威福玉食而至之帝王以其位藉威福玉食而至之未有方欲至之而掃絕綱常墮壞名教者也綱常莫大於君臣自周武王遇伯夷叔齊以來凡開基之后必重

節義必薄退欸蓋雖以勢位至天下亦必懸食於道而後可以受天之命有如有荀便目前仇視殉國求自爲君乃導人不臣則安有維綱常名教而孤擅威福玉食者哉成敗之數可先知矣

甲申四月

幾亭全書卷之十七

學言詳記 十四

類辨上



易無思也。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不思而得。孩提不慮而知。此後世除思慮之說所自起也。思曰慮。慮而後能得。思則得之。此古來貴思之說所自傳也。思不出其位。思無邪。慎思之。此君子所以善思之用。而防思之誤也。

不學不慮。非赤子而誰。何思何慮。非聖人而誰。通天下之故。赤子未知聖人寂然不動。惟聖人如赤子。

幾亭全書

卷之十七 學言詳記

下學而上達。學達二字。便是後人善悟二字。惟其當然。

悟其所以然。修之於形而下者。悟極於形而上者。

學貫天人。天人幾何物。知何貫。卽曰由人以貫天。而人

之爲物。未易自明矣。知通晝夜。晝夜有何事。知何通

卽曰由晝以知夜。而晝之所事。難乎有恒矣。

橫渠云。惟聖人道無進退。程子亦嘗言之。惟陽明云。堯

舜以上善無晝。橫渠言體也。乾行不息而已。安有進

退。陽明言用也。用過時而變化。安有晝哉。無窮是日

新。無進退是安止。

心不踰矩。心不晝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顏

回者好學。惟孔顏同好。雖未算顯。惟孔顏同樂。堯則天。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字者惟堯。下字者惟顏子。心天好樂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

有聖而不天者乎。湯武制事制心。敬勝復勝。尚未與天

爲一。此時正當用希天功夫。湯武只可謂之聖。堯舜

方可謂之天。有盡性而不至命者。子有思必得。一

知其所以然。只可謂之寂性。不思而得。不自知其所

以然。方可謂之至命。天者聖之熱。命者性之忘。不然

天若何其可希。命若何其可至。

惟心所安。不計形骸之便。是曰不獲其身。無衆寡。無敢

侮。處之各盡其進。是曰不見其人。

好惡。意也。聖人豈能無好惡。無意者。無作好作惡也。俗

語云。作意可與無意二字相證。

小用爲小寶。大用爲大寶。又用爲父寶。一切珠寶奇器

古玩。何益於身。何益於人。而世說寶之。爲目愚耳。以

授。腹腹腹寶之乎。役於目。不如無目之無累也。目

者。人身大智之用。而大愚多以目爲回。其盡惑之証

微。有十百於寶玩者。而其非寶玩之屬也。思明之功

不最愈也夫。

聲色之惡在物。視聽之非聽夜我。色授魂。子。妖淫慾慾。

視聽承絕矣。縞衣素巾。鈞天洞庭。或於哀毀齋戒。亦鳥得近之。邪無時得善。而正得其時乃善。

學其爲已。雖曰令聞廣譽施於身。終歸其我如。未有默識自得。而能使天下共喻之者也。置諸舊易。故歸士無悶至難。獨歸之聖者。

大易中庸言遁世。言不見是不見如。頗異。知字寬而微。是字緊而切。如者如其庸得也。子曰。其我知也夫。當時誰不知爲聖人。然顏乎沒。與能如夫子之學者。者云。莫我知。則不可。是字便與非對。不見是。則以其行事心術爲非矣。正如大舜號哭時。父母與象。人人道

他不是。此是龍德潛時。

如斯者。當如斯者。教自然如斯者。道本如斯者。性。適其從來如斯者。曰命。

在物之理。形而上下。足以盡之。處物之義。則有出乎器而未屬乎道者。以視言之。色。物也。目。形也。視。氣也。見。用也。明。體也。哲。量也。色。與目。形而下者也。視。廣見。則物之形。與我之形。相遇而成。而無形可指。不得直謂之器也。惟明則形而上者。哲則又其所極之量也。人外無道。心外無理。總自人生以後觀之耳。有天地。未有男女。此時道理如何。則未有天地。此時道理如何。

雖謂人外有道。心外有理。可也。但自人一生。而人心即太極。故弘道窮理。惟人之能。若執定人外無道。似道因人始有。則到人銷物盡。以毀天地。又毀爲開闢。人物又孰爲生息耶。

理道二字。俱是借字。理因物而見。道因用而有。土石有紋理。辨本花葉有紋理。虎豹道龜毛甲有紋理。人手掌指有紋理。因是物。乃顯是理。理是條條分晰。毫不紊亂者。故又謂之條理。道是人物所行之路。故謂之道。路。有是有。遂有是。各其微立教。因視頭處。無可指似。說易說太無。俱渾渾難見。故借此目前二字。指點

其不言

卷之十一 學言詳記

則

本原。又其後習之既熟。反認此二字似恍惚杳渺之物。無乃顯之而反隱。剖之而反混乎。譬之善狀物者。曰龍。龍如者。松栢耳。神仙如者。山中高隱耳。若曰松栢如龍。龍隱者如神仙。則顯以其所不見。形容其所見也。今之言道者之惑也。學者惟於分別處求理。明斯處求道。雖有畔焉者鮮矣。分明莫如五物。學毀總不越此。

飲食運動。人人共是一路。只爲何理背理。遂成兩路。說道一。是真道。一。說道二。非真道二。有可云間者。有不可云間者。天地之屬曰萬物。動靜之

問曰幾。凡物兩則有中也。人品在其假之間。必是假。存心在厚薄之間。必是薄。發念在理欲之間。必是欲。道一而已。無可立於其間也。

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降衷也。非氣也。若以氣。則物之受氣而為形。其碩大雄強。文彩變化。過於人者多矣。惟其僅能從天地之氣。不能體生生之性。人獨受中而物皆不中。故皆讓貴於人。即四靈幾於體天地之性者。而亦不能全也。人不自信其性善。將不敢當其性之貴子。

地或經疾疫。武兵火。武旱潦。此方之屬氣一洩焉。人情

一飲焉。累世豐廣。驕奢日長。大禍必至。因所感而加之不仁。皆警策群生也。老子乃曰以萬物為芻蕘。見天地之迹。謬擬天地之心。

曰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數矣。天命之謂性。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理也。賜不受命。道之行廢懸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數矣。孟子言立命。正命。又皆是數。言理總欲人循。言數總欲人聽。德行之冉子。以惡疾終。方可歸之命。聖人正定言命。一生止此一事。可見人世間莫致而至者總少。

無可思。余者謂之命。維有善推祿命。如子平果老。識世運興亡。如景純堯夫。皆知其然。非能測其所以然。為所以然。原無可算也。凡物有所以然。說到命。便無所以然。

朱子謂父母之命有妄。天命无妄。嘗思邵雍頤天之氣。是亦天之差謬。豈必人有替。賤胥獻乎。但天之差屬氣。父母之差屬心。心可以不差。而故安於差。所以謂妄。氣則不能自主。天之差謬。直難無可奈何。故不謂之妄也。所以君子無時怨天。孝子有時怨慕。即如論親於道。亦事親之異於事天者。但積誠以動之心。則

同也。

天當其不差。人可奉。值其偶差。人可回。至大差。則無可施其挽回。而勢反不得不奉。堯舜禹相殺。此天不差之時。而人奉之者也。桀紂惡殺。乃亡。湯武累仁。乃善。此天之偶差。人可回之者也。孔孟終廢。顏之天。明道將用而祖。秦隋胡元。嗜殺而間統。此則天之差。總聖人無可如何者也。其付之無可如何。亦謂之奉。天地與人心。終有不同處。天地無心。而以氣用。氣之所旺。禍福出焉。王莽祖莫。亦有靈異。是也。人心則必歸仁。幾不歸強暴。其附庸者。劫於威。頌神功德者。受

其欺耳。及其稍定。憤變隨之。雖然。天之見顧於小人。亦未定也。既克有定。災變旋作。則無心之心。與下民之心。定於大同。然則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而究必歸於大定。惟聖人之心。則當定。

天上之物。有行地道者。月是也。晦明圓缺。一稊於日。不自至也。地上之人。有行天道者。君是也。民安物阜。皆在皇上。能造命也。然無位之人。亦有行天道者。聖是也。聲律身度。法天下。傳後世。莫之能易也。凡謂之人。皆有可與天道合者。心是也。周四海。敎古今。總聖凡。匹夫不可奪志也。

欲立欲達。隱隱分屬養教。凡濟世。總不離養教也。舍之者心也。上律下襲。隱隱分屬知能。凡成德。總不離知能也。合之者心也。從容中道。明明只是言行。凡體道。總不離言行也。至之者心也。

言學者皆以心爲至。當其寂然。處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喜。周門謂之一。程門謂之敬。若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此聖賢異端觀心之同異。獨喜觀五十三參。永冠法物。頭面動容。種種改換。而童子參恭能見。爲其目神不換也。萬物皆有頭面。換面之法。大須識破。以修已。則可搜剔嗜慾。以觀人。則可

窮究情偽。一層層漸細進去。無難處。所恃有不換者。本心良知耳。

心仁性善。何有何恭。有無字後何處下。與是虛空釘。概當時百家。談治談道。惟告子談性。他人談性者。執爲執有。惟告子談恭。毒種最深。經孟子如此屬破。後猶有多少惡男子。受其勾引。則因釋教闖入。猜離所謂不謀而合。不戒以乎。適爲之推旋益薪也。

心小亦好。大亦好。膽小亦不好。大亦不好。心是自爲主之物。說小說大。各有分寸。雖是不能自至之物。小即涉畏。總大即涉放縱也。膽是氣。持其志而浩然之氣。

生。心以小而大。卽小卽大。一以貫之。膽以心而大。可小可大。與時宜之。

怒之爲春。何也。世其八。乃有怒。愛衆人。故怒一人。極而安天下之氏。亦怒也。怒所以爲生也。驗之人情。春也。立春。曾水之下有聲。地怒也。驚蟄。空虛之上。轟而爲雷。天怒也。猶人之怒而叱咤也。驗之天地。春也。草木之芽。歷以瓦石。春則屈曲上達。怒而奮出也。山總石。遇低昂土。婦。大木產其上。根糾盤焉。怒而深人也。出亦生。人亦生。驗之物類。春也。樂翁其元。怒闢其貞。四端總是合內外之道。以仁言之。能體隱之根常在。豈

可謂惻隱之情常動。須有堂下之牛。將入井之孺子。觸於其目。方得。卽齊宣王心有戚戚。亦須有孟子見生見死之說。觸於其耳。方使舊病還新。告子不惟外義者未嘗知義。其內仁者亦未嘗知仁也。他日又云。以人性爲仁義。後併仁亦謂非性之所有。直是人爲。使是非井然。其肯自枉以害人乎。致知之所以偶先也。學之序也。非同體相值。苦樂不相喻矣。先惻隱而條理從之。仁之所以長善也。德之本然也。善惡有在是非中者。有出是非外者。一事也。甲行是。乙行非。是可好。非可惡也。此善惡與是非合者也。雙乳

之子。獨其母能辨之。是兄則非弟。是弟則非兄。不關善惡也。此善惡與是非較者也。是故好惡之心。方屬於意。是非之心。止屬於知。

明良知二字。又與孟子本旨微異。童孩知愛。未知分別是非。牽衣戀乳。其所知也。至夫親有善而順從。有過而幾諫。亦能知乎。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實致良知之說所從出也。良知出於孟。而陽明之豁然自喜其悟者。又進一層。猶無極出於窮。而濂溪固別有旨也。

聖人天下至誠。而曰虛受空空。謂此誠本無倚。佛氏五

義皆空矣。而曰與實不虛。謂其空乃真空。其言相似。其大旨不容相混。

言不盡意。正以言必支於意。如明明德必言新止。加三在字。似果屬三條。性只是仁。所謂亨利貞。不過形容元字。而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似仁果居四之一矣。語言文字。不得不然。因不盡故支。支終不盡。語言有所必窮故也。言性言上達。大都類此。

詩可以興。自應有法有戒。聖人之意。取其善可爲法者必多。存其惡可爲戒者必少。示戒之道。不過二端。一爲刺惡。一爲自悔。其刺惡者。如新臺相鼠等篇。惡終

不可掩也。儆者。知氓之蚩蚩之作。一念不慎。親離自悼。不可追也。皆所以爲戒也。若夫桑中淇上。濂洧謠贈。此誠亡國之者。非刺非諷。存之幾於勸淫。何戒之有。陽明先生有言。詩三百。非原本矣。全詩散佚。淫詞易傳。後人妄以充數。此言若專指桑中濂洧諸什。固確論也。

禮樂征伐。王政之大小。小雅所載。皆其事矣。何云小乎。小雅言制度。大雅言德意。正有大小。此之謂也。理或匠心。而是語或尊聖而非。邵子云。畫前有易。往哲所未發也。刪後無詩。邇矣。氣運變。故聲偶變。聲調雖

變性情不變後世之發乎情歸於正者皆三百篇類也特不得孔子刪之耳

上古文字朴實然精細不可當如堯典協和萬邦正欺見上句平章百姓專指邦畿千里則於此亦當承上文云萬邦於變時雍然不接萬邦改言黎民恐疑於萬邦之君長也言君長武猶有不格之民言黎民則其君可知矣

大學首章斷以古本知本知至結句者爲是今本除此二句不惟文勢難住實亦義理不完蓋明明德於天下者修身其本而格物其始也非格物何由知本非

知本不名知至三綱八目以物格知至結類六十四卦以未濟終

誠意章上不粘正心下不連致知何也毋自欺也者正指不欺其知而言使知善惡未至何所用其好惡此於致知已包在裏後來德潤身心廣體胖全說心正之意書云作德作偽古人德字身字兼心身而言故下偽對古德潤身猶云誠綱身身字兼心身而言故下接云心廣體胖心量原至廣惟反身而誠乃復得此心萬物皆脩之初方是心之正位處體胖卽生色之意如辟而益背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也此見意誠而

後心正之義似乎單傳誠意其實提起惟合致知未後適完正心兩語括點滿不漏

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長坊偽作而鄭端簡曉極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絡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爲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脈絡錯總者遇不可解無寧闕過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體而坊賸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僭述之間其罪大矣

異端雜術皆托於易何也他經一事一理語皆指實影借難施易教虛活太極陰陽到處引得去所以禪門借證空無玄門借察鉛汞而一切兵法地理醫卜星相無不托說焉其中固有此端而偏用之者各成小道也性歸如日星岳瀆易知天地

六經大都有文王德意是故行六難者文王作六經者周公則定六經者孔子不知學者論學每日博極群善使中無所至祇玩物喪志而已不知好學者論好學每日手不釋卷此亦祇是閒不遏心猿意馬終身奔放簡冊上舍此別難寄頓無生涯

或問天宮地府。實有實無。願明指之。定百世之惑。曰。此惑未易定也。姑言之。而聽人自定之。天是空虛。一氣。官又如何。地是結實。一土。府又如何。但人之一身。有。天有地。形軀是地。心神是天。一生以神明用。其人則。天上人也。一生以形骸用。其人則地下人也。

鬼神有恒有者。有暫有者。有因人造作而有者。山岳川。瀆之神。是爲恒有。一切時興時替之鬼神。亦猶人之。時生時死。特不及人類之多耳。又有人死而魂魄奉。散。精爽著現者。此皆屬暫有。城隍五道等神。因人造。作而有。一旦城堙塵淤。宮室圯廢。亦烏有是神哉。

鬼神聽人有無者有三。權能使之有無。國家之封號。祀。典。隨時者是也。德能使之有無。聖哲之舉廢。變置以。理者是也。衆能使之有無。百姓之崇信。衰替無恒者。是也。

後世所奉爲尊神者。皆奇高瑰異之人。非中和夷易之。人。皆負血性。任意氣之人。非深心學問之人。皆含冤。憤。蒙禍患之人。非得志行道之人。其英氣未舒。藉後。世生人發洩。生而負豪傑之氣。樹忠義之節者。其沒也。氣凝而爲神。生而致中和。化愚癡者。其沒也。性薄而爲神。

地祇亦同天爲。有何名氏。然傑天神無致擬者。一切山。川神祇。相傳輒以人鬼當之。或生前曾至此地。或於。其地有開鑿疏濬之功。或忠孝節義。結宿於某處。如。屈忠潔。曹孝娥之類。因尊之爲某神。其神佑者。行者。各隨其地。致其敬慕之誠耳。豈謂以此山川。屬之。此人。而供其指揮哉。氣有大小。故靈有久暫。每隨時。更易。亦如人世興衰。禪代焉。惟帝王大聖大賢。奉聞。擬之爲某神。帝者生前君臨四海。難於升遐之惟。降。至一方。大聖賢無聲無臭。天地同流。不致以時地神。明之也。後說神鬼。大抵出於世俗。然觀其所不致指。

擬者。自與至理相符。蓋不識不知。而然爲大道之所。固爽。

高山大川之神。功用之靈。類於風水。其氣能呼吸之也。風之繫止有象。水之消長有形。至如神靈無形。象。儘。有氣息。黃河神。今所封金轂四大王者。世傳神所。勉。必作羊羶氣。子每涉。就舟中致祭。癸酉丙子。曾兩遇。之。其氣之來。綢繆厚重。交人而鼻之間。少頃方散。義。事諸役共聞之。是亦可驗鬼神之爲德。不可度爲。矧。可致思。飛走鱗介。其類各三百有六十。雖不詳見。然在目前者。

可指而數也。人之類何在哉。物各有類。人者。惡。人。類也。天地之性。人爲貴。惟人無類。就人之中。賢惡貴賤。自爲類耳。今以人想上帝。以人想名山大川之神。故皆肖人象以祀之。雖是從人起鬼。然以貴至賤。理亦宜然。

仙佛鬼。皆人爲之也。猶可以佛像之。天神地祇。非人也。因至祀者在人。人知自貴。遂謂與己同類。是夷天神地祇於人鬼也。禱祭魚。其心未必不以所祭者爲類。射祭獸。未必不以爲射禽。物固懷其類也。人而泥此。視之死而致生之者。其惑不尤甚與。祭百神。立至

不立象。制禮之意遠矣。

鬼。僅知已往。不知未來。但其知已往也。與人異。人以事既著爲已往。鬼神以念既動爲已往。人一動念。彼即知之。事在數千百里外。彼即知之。氣之通。遂於形也。若念未起。即無可知。事未定。即不能知。故一切凡詩鬼字。於未未吉凶。率無驗。能知未未者。惟人耳。至誠以道知。精於術者。以數知。豈鬼所能及哉。能鑿弄人者。曰鬼。能開導人者。曰神。至誠如神。好人如鬼。鬼神合言之。則一氣。分言之。則如人之有君子小人。神者不測也。不可知也。未有以前知爲神者。惟禘云知

幾其神。中庸言至誠如神。皆指其前知者名之。禘又云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神字專就前知上論。所謂其神如神。是此神字。以其皆不自思而得。就以神物比之。

物將盛。其盛中必有最微者。隱伏而時。及其長也。盛氣乃全禮焉。此造化之機。非靜察陰陽之理者。不能覺也。昔漢元后八兄皆隆貴。獨弟曼早夭。遺孤莽貴。以篡漢。方其么麼。王氏猶忽之。在他人孰與介意。而貴知異時滔天痛咒。乃此隱伏不足比數之物耶。未孝宗嗣統於百六十七年之數。亦自賴而想者邪。正不

同其機一也。

氣本賴。則無露矣。盛氣顯。則極盛又

十六

不離之。惟盛中所獨數者。發不可禦。人情以爲性。而造化以爲常也。觀往懷來。百世何疑。凡百至於安而止矣。安至於無事而已矣。無夜無作。便是心安。使心中更覺有幾許愉快飛揚。非其安之體也。類痛無癢。便是身安。使身中更覺有幾許健舒。無非其安之意也。無饑寒。無爭奪。魚是天下安。使民無不勝狀舞繁華。非其安之象也。無憾惻。無類現。便是鬼神安。性祠字丘戴。時時露精懷光性。非其安之情狀也。能知鬼神。致孝乎鬼神者。如何。禮以勝寒。則

來格來款。守身無時忘。則愛者常寧耳。

人則靈通。鬼則安靜。人不備通。失人之計矣。至於鬼顯靈異。乃不得攸寧以致之。而非其分然也。人有以慰其生前之心。則靈異寂然。奚足聖賢。自寧。餘者或待人而寧。

鬼不盡出。遠太陽也。故人未嘗見鬼。夜出不必衰無形矣。而人不能見。譬諸犬見。豈猶鬼見。人莫之見也。人自不見。暗。可謂盜。鬼無形乎。鬼者。雜糅之氣所聚。聚之微則無形。聚之旺則或有形。如烟有濃淡。而可見。不可見。分。如雲有厚薄。而能掩日。不能掩日。分。皆常

耳。非惟也。以其偶見而不常見。是以惟之。

人死示靈異。以爲必有。則古今通。積矣。宜以爲無。是斷滅也。且古今如伯有之事甚。鬼。邪子謂不有不無。則近於恍惚。釋云。輪迴。則人鬼通多。遠少。直是一板法。且於目前物類。有知無知互化。更不可遍。俗云。若有若無。尤屬無見。五者皆惑也。大德無聲臭。而長存。靈厲不遠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暗散爾。定之曰。或有或無。定之以不定。即知其不可知之謂也。生物不測。物自不測。聖人就人身。則曰原始反終。就天地間。則曰陰陽不測。有無常斷。夫何待。

人聚而散。生者有三。善惡之未竟。惡德之通受。竟衆

之報人。然皆希矣。不板往生者有二。聖哲之豫寧。正衰之漸減。一至少而一至衆也。總名之曰。或有或無。幽明一致。明明則明幽。疑於幽者。實未微於明也。上古人民。各安性命。無在抑。無忿厲。恬然生死。有何輪迴。晚季。孽冤交暗。習德業之。輪迴不能盡無。亦自然之理也。鬼神之情。蓋與人之交遊。板無。正人志事皆善。則凶神長服而疏避之。猶小人遇君子。消阻遇遠耳。其爲吉神。則欣正人之爲同好。而時時相親。亦需芝蘭之交。千里慕義者也。不正人之招凶神而應吉神

也。反是。與人德人事。而已矣。

天地生化。運漸增。人身病症。亦隨世運滋長。人間絕技巧工。亦隨時尚練習而出。則凡神惟等事。安得不乘繡繡之氣而日新乎。

五行之理。斷在各殊。惟變幻。不出乎是。計遍悉。五行餘氣。惟金無餘氣。水木土皆有雜氣。變成精性。孔。子。山。之。能。養。應。水。土。之。性。因。而。火。金。則。無。性。金。所。聚。土。之。性。亦。各。似。其。體。以。無。性。者。堅。夫。之。物。至。殺。不。至。生。精。性。亦。生。之。通。也。火。所以。無。怪。者。火。自。無。體。附。物。著。象。凡。性。必。戒。怪。之。形。肖。其。本。氣。火。無。形。可。肖。也。

生物不測。總言變化。非專言生。雀入於海爲蛤。雀死而蛤生。雖入於淮爲嬰。雖死而鰭生。人死則遊魂爲變。凡物死之不測。亦造化生物之不測。

雖未來者。皆一定者也。故可以數算。天之生物。本無定也。

人物在和氣中。所以能行動。無論脫氣。卽黃泉之下氣。太薄。九霄之上氣。太緊。無物能遊之。

帝齊一夢。奇於非熊。神之尤也。尼山不語。雒閭致疑。仰觀太古。生人之初。多氣化。氣化之人。父天而母地。中古卽或天降。托於人身矣。母人而父猶天也。非氣非

形。是曰感化。傳說之降。其中古之氣化。適同於太古者乎。

宗藝祖初生。香聞數里。薛文清初生。五感如水晶瓶。或開基令辟。或一代儒先。異禀異兆。良不虛耳。然漢唐以來。代有創業。不乏名儒。不必皆生而呈異。則有是異者。亦不必皆爲異人也。天道類知。人爲三才至。豈可拘哉。

夢寐一類也。皆魂也。嬰兒有寐而無夢。笑啼語言一類也。皆氣也。嬰兒能啼笑而不能語言。行住坐臥一類也。皆形也。嬰兒能臥而已。因其魂魄形氣。皆來充足。

到一時。方能作一時之事。非專歸習也。時侯未到。習無所施。且古人亦有坐而能言者。或曰。安知嬰兒無夢耶。曰。以其無因。無想知之。

夢有因。有非因。寐之莫非因。有想。有非想。窮之莫非想。非通乎晝夜。未能斷尤恍惚也。若夫因夢以生妄想。又惑之甚者也。

魂魄是精氣中之靈處。人生精氣。所稟既定。非外來所能助。魂與精氣自殊。精氣旺者。魂魄或衰。精氣微者。魂魄或盛。魂魄乃與威權作用相似。譬之一人。方處樂。言動所及。不踰鄉閭。及爲將相。則一籌處一幾。卒全書。

言行之間。感通朝野。傾動寐外。蓋外之所處。有以助其運用故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魂似此意。然則晏平仲杜元凱。裝中立。形容飲食。不及中人。魂魄自強。而匹夫匹婦之儔。幹強聳者。其魂魄未必不勝於單怯也。但此亦一理。難舉泥定。

辟居不殺之仁。鳳脩五彩之數。龍得變化之義。龜徙前良之智。各極其。故曰數也。實能有之。是其信矣。惟人兼之。故號最靈。

其變化於義。故義曰徙曰遷。神能小大隱顯不常。物之能變化者。莫如之。故龍得聖人之義。

卷十七 夢言

卷十七 夢言

禽皆立。立皆橫。儻人之立也。直故立。身立。心立。命立。德皆本乎直而爲言。有一毫做倒意思。卽是橫非直。禽門開矣。

或疑人物同處在色利上。到各之一字。便不同。禽獸決不會好名。曰同則俱同。異則俱異。各者何。氣也。喜春惡誦。喜順惡拂。總是好勝。凡物見犯則較。亦是勝氣。雖不知名。而人之好名求勝者。實與同根。然則何謂俱異。曰不淫。不貪。不好勝。則皆異。

或疑雞豕。閹則馴。人閹則狠毒。何以故。曰物之靈小。專憑氣用。去其雄根。剛變爲柔矣。人之靈大。剛無所發。

變積於內。不肯柔也。顧加陰鷙焉。心不從氣。氣不從形。其靈大也。

伊川駁佛家物住之說。謂有須臾住。卽非無息矣。固是。然世間自有一種住物。金石是也。金之出土。山之在地。其質則不長不消。但不可無物上加成住。壞空四字。

物氣之旺。皆在未中。方中卽少衰矣。中天以降。無庸虞五十以後。難再少。還時者必用上半。寒深於秋。雪炭焰於未紅。三才五行。凡物形氣。莫逃乎此。惟人心老而日進。無衰旺。故無古。

物莫不有氣。新空冬居則寒。暑居則熱。本之氣初發也。久則過矣。綿綿之溫人也。亦以其氣。朝年。衣獸則大溫。老年少衰矣。益久則不後溫。人莫不衣被也。游龍辨其氣也。

百鳥朝鳳。百獸俯麟。相事則從其類也。麋擊兎。鷓鴣捕魚。壁虎搏蟬。相害則不必從其類也。相事者順種害者逆。陽道故不二。陰道故不一。

問魚出聽琴。石聞法而點頭。此理何居。曰二事一真。一幻。音出於氣。氣者萬物通有。雷霆叱咤。則游魚驚隱。間和鳴而出聽。又何怪乎。都成溫儀。石諧獸舞。處廷

蚤有之矣。若夫神木瓦石。有氣無知。豈鳥魚比耶。說法點頭。神僧幻術耳。花盤於天。還湧於地。山奔一時紅紫。皆此類也。信卽着魔。疑亦成蔽。知其幻而竟置之。彼自窮於無用矣。

武問水府龍宮之說。曰觀不足辨。請略言之。曰。麒麟龜。儻謂之四靈。龍物唐之靈耳。雲雨隱見。居變化非常之才。然觀其鸞飛交感之事。固物類之情狀也。豈龍會室以居。衣被以寢處。几筵以故食。威儀以酬酢。如人世耶。遇人所仰見。麟鳳雖不仰見。人亦習知其爲鳥獸也。無可佛疑者。惟觀才本神奇。自衆龍氏之術。

亡。人與龍不復相接。於是惟訝愚惑。而龍官水府之說興。然吾聞濱海州郡。有龍探木之事。每越數歲。則風雨愆天。水中舊水浮出。大皆數十圍。長數十丈。非人世所見。非人力所砍伐而致。其上深滑以尺計。或艸水生焉。俗謂龍入深山採新木。棄舊水。理蓋有之。因以爲造官室之驗。則非也。嘗月海底土中有百蟲。龍畏其入蟻甲侵蝕。不敢貼泥臥。必繞衛大木於海底山崖之上。如人間梁棟然。龍懸掛其身以爲快。及歲久水壞。別覓新者易之。故舊木浮海而出也。聞之山中人語。頗近理云。

矢彈之行。約造於鳥飛百倍。弋鳥者。度遠二十丈。則先向前二尺。與飛遲矢乃墮。若正對。則矢至時。鳥對已過。不能中矣。所以知矢彈行速百倍也。以理揆之。彈行宜稍遲於矢。

一物而微有先後。響之應聲是也。嗙呼空谷。起而乃起。止而未止。足以驗之。氣之所通。感必先兩應。必復。雖時雨之款。風動之治。不得不然。兩物而不分先後。影之隨形是也。見則俱見。隱則俱隱。機不在形。而在目。月水火之照。是形者。至誠如神。先覺不傳。其道固然。然事理亦有絕奇者。客於水大說煙火。其施放之際。

空中之火。自上而下。水底之燄。自下而上。絲絲新。幾及上火既遠。而水而數丈數千丈之外。花影相傾而映。猶縵縵不絕。頃之乃止。兩而望之。皆然。世間道有形後之影。亦幾於無形之影矣。無他。遠望故也。其事絕異。其理固然。因偶見而心識之。

幾亭全書卷十七終

幾學全書卷之十八

學言詳記十五

類辨中

混沌非氣之消滅也。開闢非形之自無而有也。一氣常在陰陽則有混有分。中空而日月明。此謂天。龍木清而土凝石堅。此謂地。闢於是生。神木生蟲魚。生飛鳥。生走獸。各分牝牡。而人乃生焉。就山原腹陁。日暖風和。隨在生人。此謂人。種。當時未知衣服。未知熟食。未有室宇。與鳥獸相似。然其性獨動。化生諸人之內。必有聰明智慧者。若而人出於其間。能避禽獸。且能

其公非

卷一八學言詳記

一

取而用之。是以不爲禽獸所害。又此時風氣多淳而少雜。一切毒蛇猛獸。應皆未生。追謂物繁盛。以漸添出。益萬物皆善。先而惡後。理必然也。此開闢時。景也。氣日生。故形日長。其必長者。動獸也。不長而或長者。土石也。附物卽長。物盡旋消者。水也。隨時消長者。木也。長於土中。而出土不復長者。金也。凡形消長。皆氣爲之地。形有消長。亦天氣爲之也。開闢者。地漸爲天所長。混沌者。地漸隨天以消。日精。月魄散。而陰陽不分。土質解。水汁渾。而剛柔不分。以昏昏濛濛之氣。包裹滾滾。離離之渣滓。此混沌之覺也。

自古無不亡之家國。不死之人。道之大也。必與運無

變。而不諸自至耶。曰。堯舜禪而長。太王遷而大。孔子素王而土其物。一切仁聖忠孝之盛者。率窮祀家。茲孫繩不絕。精美貫於人心。是所謂不亡之家國。不死之人也。然則如天地之混沌何。曰。立日月之下。不第日月之上。處六合以內。不第六合以外。生開闢之中。不測開闢之前復。應可奈何。必猛應無窮。極無極。孰生兩儀。可然而謂是無服池。是無開闢。

象山悟天地古今元來後窮。然地在天內。明明有窮。卽天包地外。天竟如何。古往今來。無應爽。然今猛無終。

其公非

卷一八學言詳記

二

是也。古何所始。亦神謂之無始耳。譬如長生之仙。往雖無窮。其生必有所自。謂長生者。無始生之日。可乎。大約地可知。天不可知。終可解。始不可解。地外有天。故可知。天有外乎。無外乎。是不可知也。終無終矣。故可解。始有始乎。無始乎。是不可解也。人生於天地。則不知天地以外。所謂離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人所不知。非事理絕無關係。常不留心者。卽事理原不可知者。知生物不漸。如六合以外。如動靜無端。如陰陽差避。皆不可知者也。既不可知。卽不當思議。知其不可知而不復思之。謂之此。謂知之。解其不可解也者。

此謂解之。若必構究其所以然，則成好知之癖。天無首尾上下，亦無四旁，緣因人所處視之耳。非無是天首，南無是天尾，二十八宿皆見者，則謂之天蓋。其一半在下，不及見者，則謂之天底。生大東者，不見大西，居極南者，不見無北，則謂之大之四旁。人之尾，天猶仁者智者之見道。

天有子牛，乃上下，非南北也。且天與地，亦無上下，止有內外。因人履地上，所見地上之天，因曰上天下地，其實地下皆天，止可云內外也。

午上子下，因地勢平，無上下可分，故以南北配之。午者

天中，以南常之子者地中，以北常之。

天色本玄，晴天必青。四時皆然，以其空洞遠邊，而爲日月之光所照，故皆山或土或石，黃赤黑白不齊，或草木茂盛，則綠，從無青者。然晴霽之候，數十里外山色皆青，蓋遠而且高，精光照之，其色亦與天爲徒矣。天常一也，氣不可隔也，山隔之矣，人物隔之矣，而其無皆透入於山與人物之中，氣終不可分也。地，形也，物從土出，卽分之，不待物分，而水土相因，高高下下，其形無處非分者。

寒暑晝夜，至定而不易者也。然寒暑靜國，幾於無夜，漢

南幾於無寒暑，粵東四時皆夏，一雨卽秋。寒暑又幾於候，耳目所及，業已如是，何嘗謂至定之理哉。無他，皆形之故也。氣爲形所格，天爲地所界，天同而地異，地異而天亦異矣。

布帛粟菽，亦非能周幾天下之物，蓋地試不生五穀，或不產木棉，成不宜蠶桑，但通行處多耳。如禮樂詩書之道，必欲行於天竺日本匈奴，亦不可也。

世間所稱天運，大無地運耳。一方豐稔，一方災傷，武伐戾故血滿天下，而一方獨晏然，皆地也。又觀中國大平，則外夷來幾，武狄從茲，則華夏陵夷，亦地也。特有

中偏之分耳。若天則安有區別參差之氣哉。星隨天轉，亦非定物。星垣分野，欲盛此衰，亦非天運。夫惟開闢混沌，更無徒此，與光上聖受命，海外皆安，乃謂之天運。

伊川言雷從起處起，非觀鋒語。有至理焉。陽爲陰包，出而爲雷，隨其偶出，非有定處，不可推算。處節所以噴底。

每遇驚蟄，天下不知幾千百處常發，使無所擇而發，其發人時者多矣。然雷之發，多於空曠無城郭人物之處，此豈有主之者，知覺使然哉。雷乃天地蘊蓄後發

洩之怒氣。怒氣發洩。自盛點空曠處去。若人物之所生聚。畢竟是陰陽交和。後垂吳之氣。與此不極合。所以恒不相值也。此亦便是氣之靈處。

雷神因雷發而有。與虹霓相似。昨日有虹霓。今日又有虹霓。而今雨非昨雨。則今虹非昨虹也。前日有雷神。後日又有雷神。而後雷非前雷。則後神非前神也。朱子言虹霓能吸水。必有腸肚。此恐未然。氣聚則能吸水。豈必有腸肚也。

在天成象。可望不可親。可見不可執。象非形也。然總是形而下者。天下之物。體火爲象。

火在則熱。其初固然而生。以熱氣附於形而成象也。

四行皆有形質。惟火無之。附水則成象。附金土則熱極時。亦赤色。附水。則止有熱氣在中。是火且有無象之時也。

爐凍作神。水火併焉。其潤爲水。其煖爲火。一氣而兩用。一卽神。兩卽化也。金熱極則流如水。水寒極則是如金。剛柔互變也。變已則各還其質。

水有化處。火無分處。能滲潤。能滲入。能冰能泮。能合能分。能垂空而長。能點滴而圓。且方。是其化也。火光所及。就是斷處。火體所明。規是止處。是不可分也。水火

乃形下之至微者。其於氣尚近。故其用至靈亦至大。氣不可分。分可後合者。水之形也。火之象也。土得水而和。則亦合。分得火而融。則亦合。坎之用。能合已分之

土離之用。能合已分之金。能自合。又能使物合。及大而神故宜進位於南北。

或問無求無欲無我。曰。無求水必無欲。無欲未必無我。如涓滴莊列之流。實無求。亦無欲。然全無萬物一體意思。彼視知其不可而爲之。時時是安者。伐木絕糧。處處是受虧。只揀便宜的做。豈不是我相。其最上者。如曾皙堯夫白沙。涓滴落落。浩浩巍巍。僅有與物同

春氣象。如開落陽柱。便儼然不寒。此等心腸。已與

六

涓滴懸殊。然決不肯粘身。在內。如風風雨雨。千仞。滴中尚覺得自家是。微風也。大都涓滴無營求之累。亦少側隱之心。曾邵有同憂之心。不爲同憂之事。象非形骸意見之我。畢竟將自身列出在前物之外。須如孔孟漢明道。吉凶與民同患。時刻不忘。方是一體萬物。方是真正無我。

凡見有清節者。猶是形骸之見。心安於義。不見儼矣。其他用法之覺。待人之謙。悉以此推。刻與停。君子所弗居。不見辨也。寬與謙。君子所以自得。不可不格也。惡

皆出於有義。善未必合於善我。

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執一不辜。斯賦其所性矣。德無大而可有也。孽無細而可忘也。德與孽。豈齊量而觀之物也哉。善事不根於至誠。無善作聖。惡事雖出於偶然。亦同念之狂矣。有爲之善非善也。無心之惡即惡也。善與惡。豈稱情而論之理也哉。

盛德足以感人。不必問所感何人。未有人感而不爲善者。奇才足以集事。當問所集何事。事集而天下反被其害者有之。商鞅強國。白起用兵。才非不奇也。起以屠戮毒當世。鞅以法制毒萬世。才乎哉。功乎哉。自負其才者。可不慎歟。愛才者。可不慎歟。

北山全集

卷八 人學言解

七

恩惡亦有不可施者。方便亦有不可行者。以我所有與人。可施也。辨極於傷惡止耳。以人所有與人。是奪裁。以與此也。必審其宜奪。然後可以加恩。人有過怒而爲解之。有陷於非事而爲脫之。本無勝負之相形。故方便可行也。如甲乙爭持。而我寬解其間。是阻一人以便一人也。必審其宜阻。然後可以設便。

人已同異。須裁得界限分明。已欲立而立人。是當同而同處。射自厚而辭責於人。是當異而異處。人情辭待人。厚責人。舉世認爲當然。舉世都是顛倒。只觀民以

食爲天。故惡多爲盛世。治人治天下。以經營飲食爲第一務。食無求飽。故食之人賦。爲學爲道。以留心飲食爲第一累。一世一食。平當細事耳。學問經綸。其大開頭却在此。其迥異成却如大。世間事理相反。類此者尚多。

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爲人之理也。窮至爲人之理。窮至爲己之理也。譬如取與一節。在我必不可妄受。然孟子云。取非其有者。盜也。充氣至義之盡也。可見聖賢待人。有不必窮至處。知人之有。所不必窮。即窮也。如人已之窮。有所不同。即窮也。此厚責躬。薄責人之道。

北山全集

卷八 人學言解

八

然則君之施臣。其事我者未必如舜。不愛以爲不敬也。臣之視君。其治民者未必如走。豈敢以爲賦其民者哉。化枉格心。正於此用。乃爲自益其過。

氣象雖言。略指其似。則有遠山焉。石筍參差。竹樹樓臺之隱曲。情未詳也。而過巖隆隆之氣象。先見有習熟之遠人焉。耳目擬者未詳也。而爲甲爲乙之氣象。先見。蓋因氣以成象。象見而氣在與中。他若兵言氣勢。人文言裁色。貴氣至之。孟子感戴王子。亦只是想見其根。

正考父循牆而走。則獲裁被。單子視下言徐。則不火物。

故一旺而收一衰而餒收旺者心爲主衰餒者氣無以自主

聖人於大事有通融處正爲所關者大一通融國有無限轉移妙用足以福國救民如猗駘見南子之類是也聖人於小事更不通融正爲無甚關係又非有不得已者迫之何苦應其儀度如緋緋紅紫不飾不難之類是也難大事在學者分上苟未到聖人地位實難放掣雖小事在學者身上便已到聖人地位終難理治有等學者自謂化而不拘天而不人遇正而欲居恒而玩謔漫無時紅衣披身雖乎生大節未玷然

有意入於不恭之域矣聖人武備武方其心總爲世道若無故而蕩其應儀示人以戲豫是乃儀世道也達其本心所以不識聖人之心

小人以濟其私則爲詭譎君子以成其是則爲披直聖人物來而理應則爲神化一事也小人與君子分在發意君子與聖人合而分在有無無意

德慈術智以濟其善德變之巧以濟其私請問術智之形曰賈鳳皆知七國必反智也賈欽分封以弱之術也通劑之無術也文不從其有術者而景行其無術者烏得無亂乎德慈之形何如曰事君事親辨小德

所得庸也忠孝之至而儀賢焉舜之爲子尚矣汾陽鄒侯之爲人臣其庶乎能感悟其君而卒免於禍雖天之所賦亦疾疾之力也於天下事恢恢乎有餘地哉

有一公事甲先定矣而乙效專之人或以甲非敵也衆之謔因諷以諱與爭執餒甲曰矯情曲諛爲鄉愿持理直爭爲狂狷然則孰爲中行曰披理爭之而不失婉厚和平之意所爲中行也然則狂狷得別與曰狂者慨慕往苦豈肯因勞受屈狷者矩矱自拘國庸不畏彊禦器局雖殊而行事非馳背也如遇斯事狂亦

與本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覽

十

不諱狷亦不讓中行亦不諱其有所畏而讓以遜道之名行諂阿之實者惟鄉原爲然勸者曰然則如何乃可諱與曰非職掌所係而求者以情來則可諱其關職掌而專者直以勢然之不可讓也

天之所命人不能害有三一是莫處爲誰一是欲專取之而不得一是使人不起疑忌之心秦明知亡秦者胡應明知代漢者王民唐明知禍唐者女至武氏泛擬旁儀而不知爲目瞞之骨肉公應也所謂莫定爲難者也夏少康晉意耳滿高在鴻門孝宣擬縣在披皆效專取之而不得者也光武之事更始德浪之侍

周世宗所關使人不疑者也。孰非天哉。此言叛大。可以喻細。觀觀憂懼。皆濟安用耶。

處明夷君內文明而外柔順。聖人無死地也。郭強靜疾辯以致見賊。所不見者柔運也。剛萌爲人疑順。以叛處終。所背者文明也。偏於文明。俊體武致殺身。偏於柔順。則鄙夫也。而非柔順夷。世間大聖賢。剛中者多。柔中者少。大不道。剛惡者少。柔惡者多。陰陽理數如是。

陽比君子。陰比小人。如陽領陰。陰不統陽。陽須陰濟。君子亦須小人濟乎。機事欲密。君子有陰。強暴無忌。

世宗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說

十一

小人有陽。然君子委蛇。然歸利物。小人亢助。孰歸害物。陽既領陰。專言陽而義正兼之。陰不統陽。專言陰而仁育去之矣。君子得陰之運。無陰之愆。小人似陽之強。無陽之和。故陰陽鄙各有吉凶。而易大都取陽吉。

見有君。不見有天下萬世。此諸臣之所以無耻也。其見有君者。身而已矣。見有天下萬世。不見有君。此名臣之所以未必爲忠也。其見有天下萬世者。名而已矣。若夫恐君之陷於非處。此之見有君也。愛君之至也。若夫失心之足以對天下萬世。此之見有天下萬世也。

也。自見也。

不侮鄰寡。不畏強禦。者來似有一半勁挺迫剛意思。合之却是真長厚。不獲善類。不疾儉都。君來似有一半優容包荒意思。合之却是真刻薄。且先要善惡大界分明。治身心。卽所以治天下。

天地之理。獨有賢不肖界分。其餘上下貴賤。遠疑統疎。一切皆人所分也。然是數者。原其始分。皆所以助賢不肖之辨。間有忒者。既分之彼。無可奈何。猶愈於不肖之爲。凡大也。至忒極而反。則人變而天寓。甚間焉。易子而教。爲不論事者而云也。大子不嘗致伯魚耶。朱

幾亭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說

十二

子教子。亦甚切至。父子之剛不責善。亦爲匡未之父言之。父樂有諍子。何可拘也。使曰幾諫。曰不責善。觀諫以盡其論。觀於道之心。不責善以見於父子相夷之惡。

好爲人師。病痛全在好上。生於自尊自恃。善欲觀就人才。若大教育英才者。專以成材爲念。苟斯學有獨身。雖不用。而道尚可。行於當世。身雖不存。而教尚可。明於來世。彼爲身名。此爲天下。心事迥然。故一患而一樂也。

唐虞時有象恭。有巧言令色。此後世偽學之觀。或云不

標真不生偽，是又不然。養莠之生，豈因種穀，賜穀之出，豈爲鳳鳴。無穀之地，無鳳之世，惡紳惡鳥，滋見其多。

親民之必爲新民也，何居？親可施於親，不可施於民也。孟子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民是兼愛也。書曰：百姓不親，親也者，自相親也。猶云小民親於下也。聖人親親，墨氏親民，佛氏親物，親親則功至於百姓而恩及禽獸，與親民則不得不薄其親矣。親物則不得不棄其親矣。親新二官之間，乃吾道異端之界。

惟中庸爲至德，鄉原亂德，亂中庸也，是中庸之賊也。無

裝正全書

卷一八 學言詳覽

十

忌憚之小人反中庸，悅衆之鄉原亂中庸，反者人情共惡，亂者聖門獨惡。

忌之似忠信，鄉原之心固假，行之似廉潔，鄉原之取未嘗貪，但意在媚世悅人，非根心之真廉潔，故謂之似。若言清行濁，安能使衆皆悅之，亦安足亂德。

狂狷與衆人痛痒相關，故不可一世，鄉原視衆人痛痒無涉，我媚彼，使彼悅我而已矣。

鄉原卽無位之伯者，伯者卽得位之鄉原，在下則爲學術，在上則爲事功，其實一也，自以爲是，假仁之心，衆皆悅之，蠱惑之衆。

小人無忌憚，是抹略廉，一世入，鄉原是欺瞞棄一世入。

小人所以敢抹略一世者，使原有一種意見，操持在直欲欺瞞棄世，若只是縱恣於嗜慾，將使人人怨恨，如何能反中庸，鄉原所以敢欺瞞一世者，彼亦自有一種氣魄，力豈在足以質鼓衆耳。衆曰：若一味笑臉逢迎，將使人人厭薄，如何能亂中庸，悅自慎獨之君子，觀之，假見小人總是一團人欲，以質直之狂狷較之，悅覺鄉原闊然如見，無復生氣耳。

志與偽，害達孰深，曰縱恣出於強有力，乍悔則改，改則爲偉人，詐偽出於好名，可以駢動，動不過爲鄉間善士，然移於社，移於鄉，皆其未極者乎，極卽不復移矣。

裝正全書

卷一八 學言詳覽

十

極則反者，風俗氣運，種則不反者，人心。

大人得志，陳常於時夏，殊方海外，遐邇乎皆騰歌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豈必身至還方，使遊吾詩書禮樂之繼，兼聽其參差，所以爲大同，不必使之知，所以爲大度，殊方有至人，墨人中華矣，而不能使中華受其纖芥之力也，孰乎小哉，大覺氏視天甚小，自視極其終爲天地拘，大人先天奉天，然能施闢天地而不過學問必推原本，而達摩有直指人心之禪，極焉，經世旁行不流，而王安石有竭天下以華堯舜之說，詞焉，積

古自開目力。而奉檮有六經可說不可行之件見猶。但儒孟子便破盡其病。所謂原本者。孝弟也。非孝弟。無人心典。將安指乎。其旁行者。引君志仁以同民也。非同民。無堯舜夷。道復何存乎。遺詩志。取書故者。能決其所必可行也。折言行爲二。胸中噴噴極矣。猶以目力自多乎。三失者。雄高下汚潔殊科。其於現世極民。則一也。

知幾其神。既是第一等事。殺身成仁。便是第二等事。然殺身之人。有不願知幾者。比干粉紉之必亡久矣。豈不能見幾而作耶。况夷齊早得孤竹之封者哉。

義學全書

卷十人學前記

十一

古來致命之人。皆困而致命者也。惟比干伯夷叔齊。本未至於困。而自以爲困。可以不死。而志必欲死。死而後其志始達。然卒不爲傷勇。爲成仁者。其心懸側於君宗也。事固有相反而兩是者。微其與比干相反。伯夷叔齊與武王相反。而同歸於仁。

行行猶氣。實用事。未能養性也。未能精義也。夫子處其生死之際。將爲氣役。有儒勇之弊焉。故曰不得其死。謂不盡其道。不得其正命也。以趙盾爲不得其死。頑懦老於牖下。肯得死者乎。探薇剖心。殺身成仁。常山燕市。舍生取義。斯正得其死者。豈區區分得失於床

簣刀鋸之安危。

子路結縢。常經復血。何其毅以烈也。然殺身而非成仁。夫不在死也。夫在仕精與晉之日也。仕衛之夫。在其君之父子之間。仕晉之夫。在己身父子之間。指以子相父。經忘父誓而以身殉之。皆忠立而孝摩。然今當日不死。併忠亦虧也。故作事謀始。

孤竹二子之死。爲後世扶常。方希直之死。爲一身贖罪。二子不死。孔聖亦無得而議焉。希直不死。萬世皆之典。隱遜可以不死而必死。所以爲二子也。指國必不可不死而死。所以爲希直也。其心則何愧孤竹哉。

義學全書

卷十人學前記

十六

志在取義。雖桎梏而死。乃正命矣。偷息牖下。老死床上。何必正命。頃道瑤時。見有不畏死。必欲死。耻於不死。則周忠介其人。然盡逆順受何如也。

殺身成仁。自有兩路。龍逢比干。在位而死。諱微世倣者甚多。伯夷叔齊。無位而殉君。常本指建文時有之耳。若夫舍身破世。其道近於從井救人。難以立訓。孔孟耒耜論及之。然在古則有晉強嬰杵臼。竟紹趙孤。在唐有張許。以孤城遇強敵。國祚雖然。在宋有岳飛。常略解金。精成南度之局。在我朝則有于忠肅。社稷晏然。皆甘殺其身以延國家之祚。非獨自成其仁。

而已。扶綱常於扶世。志直而德長。延運神於富代。力艱而心苦。至於見有仁義。不見有死生。一也。

能飲食。能男女。則謂之生。不能行是欲者。則謂之死。是生。死。果異矣。能身行其救世之事。則見爲生。備托後之生。人以其救世之心。則見爲死。是生。死。雖異。而未嘗異矣。聖人生而不以行欲爲樂。死而能托人以救世。生死皆與人異。而其生。其死。未嘗自異也。

壽富康德。四福備矣。而必以考終命足之。死也。而以爲福。箕子爲萬世人被滅消食。於斯爲至。微是人終以不死爲福矣。夫考終命。豈易言哉。櫻格死。非者也。畏

幾厚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十七

厭溺。非考也。伯牛之疾。非考也。卒疾類厭。非考也。又疾沉痾。非考也。卽米薇剖心之清貞大節。非考也。蓋可以爲德。不可以爲福。惟建極之世。康強之身。氣艱竭而無所痛苦。神長清而無所擾亂。恬然以逝。是乃足以終平生之四福。

福極俱相反。惟壽短總是一死。而分吉凶。晝晚之間耳。因而分之。箕子所以覺後覺。強而齊之。莊生獨居於先覺。

事有漸故不驚。莫大於生死。然生老病死。各以漸至。亦何驚之有。所驚者。天也。葬也。惟達人視葬如漸。故天

壽不貳。誠有安之者與。莊生謂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仍貳之也。非安之也。聖人未嘗不欲壽。養身慎疾。保民之命。靡不至焉。侯之耳。是能達死生者也。殤子而旣可慕矣。將自脫其生與。甚矣其不哀也。艱之倒之。固其未能達死生者也。

鼓缶鼓盆。在莊生則名放蕩。在難三則名知常。人與已異也。安與死異也。

拘姜里。柔順侯命而已。蒙大難。無他適也。太頰南宮适之徒。權奇立計。進尤物以脫其君。爲君親之與自爲。豈一致乎能。疾病死生亦云。於君蔽必無達觀。於其

幾厚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十八

身。則鼓缶而不嗟。是故周公爲武王以身禱。而孔子謝子路。所以爲仁義也。

戴逵者。奉齋信條。卒七十矣。神破來世家。問之曰。逵怖死否。曰。時到卽行。何怖之有。時未信。又數年。逵病。延合掌念佛。奄然化去。不作痛苦呻吟。扶於生。延何悟。不過至誠篤信。無一毫浮情妄想。遂能至此。知慈常易走作。忠信較自堅牢。若樸實人。兼有慈性。與上乘根器也。聖人每言至忠信。大抵總忠大孝。多出誠樸之人。學不學殊。則盡善與不盡善異耳。

大豪傑倒有聰明睿知。何必至聖。如漢二祖唐太宗。皆

其人也。但能用之。不能固之。惟堯舜則舍已從人。周家則云振振公子。此方是固。設以漢祖唐宗遇之。正當受其驅駕。爲一大能臣耳。揮斥以發光爲母。厚利以渾灝爲尸。自然之理也。

不聰不明。凡愚也。聰明可見者。中智也。自恃其聰明。而用以爲惡。不爲善者。下愚也。以其聰明揮善執善。而充盡夫善之量者。所謂聖聰明也。舍已善以從人善。而舉世相忘乎其聰明者。所謂固聰明也。不固不見以爲聖。固而聖。是曰天聰天明。

大才不必慧。慧不必爲大才。君如漢孝明。魏曹丕。殷臣

武王。今書

卷十八

學問類記

十九

如費禪劉穆之之徒。慧絕矣。然於治天下均未也。卽如光武河南南陽之間。致慧頗遜於其子。故知治天下。惟在知人好善。善斷大事而已。

以周公之才而吐哺。以武侯之才而集思。是謂有若無。實若虛。爲其有且實也。無是才者。吐哺善思。虛免於無。而爲有。虛而爲盈。樂正子其人也。孟子許其優於天下。可見仁心雅量。相道之本。

有知人而不能成事者乎。無之。宋義譏項梁必敗。而高會無墜以致殺也。彼偶料一事而中耳。非知人也。有成事而不能知人者乎。有矣。才如鄒戾。而董晉寶參

之薦皆謬。有知人而不能用兵者乎。蕭何義韓信。管仲薦王子城父。陳壽謂其才未能兼。是也。有能用兵而不知人者乎。是特有識焉。使不知懷釋以下。則兵何可得而用。然於其所用之人。則識之。於用之之人。不盡識也。白起若識應侯。不求益根以滅龜免。韓信若識鄭侯。不受紿於陳稀之獲矣。母侯若識張敖。不極論羣帥。徒步邈山以激怒矣。善兵如稀白岳矣。猶本免於不知人之禍也。通此者。則將相兼才也。

蔣卜兩也。蔣其才。使之爲臣。卜其禍。佐之爲君。陳元后者。有天命。故以蕭龜失之。惡有用官命相。而取決於

卷十八

學問類記

二十

一者子。卜君而獲之臣。失於事。卜禍而獲之才。失於意。

貴成之卿易君。專指諸侯。因有天子在上。卿得請命於天子而易之。故曰得乎天乎爲諸侯。諸侯危社稷。則變量。此明證也。天子無可請命。第曰得乎丘民爲天子而已。其不得乎丘民者可知。然則能變量天子者。惟丘民耳。若誤以卿易君位。爲兼天子而言之。則古今之通義。微子顧不能行。而王莽高歡。廢立任意。亦有托於經術耶。

無欲而能通天下之欲。方是王佐。不然。恐其爲公綽也。

寡欲而能達天下之獄。方是王道。不然。恐其爲漢惠唐文也。

孟子分伯王以心。司馬道分伯王以事業。彼疑管仲不勉君以王。是反以尊周爲小。代周爲大也。卽其論事業亦過。烏知伯王。王誠而伯得。設使仲相桓。傷天子亦僅伯王伯臣。其不爲王而爲伯業。自若也。文中子謂西京伯志之存。見於大風。則功烈如漢高。猶未得爲王也。乃議王伯矣。

貢所謂必不得已而去。是誠誠人弄壞。輪則我手。已無救法。爲人臣子。義無所辭。效死而已。若自家做時。

幾及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王十

如何害他到不得已地位。早行信義。信義是富強之善道。惟其不及早行。只得將信義惟守死之善道用了。

自古以霜雪比刑。非也。霜雪所以唐物。天非是。則歲功不成矣。豈得謂唐虞無刑。成周刑措。爲治功不全乎。刑之類。似霜雪之威。刑之用。似霜雪之擊。雷雖不擊物。其威自在。太和且益彰。而歲功固未嘗缺也。

問殺之而不怨一語。何如。曰孟子天性英達。浩氣豪爽。此殺字似下得過重。舜云否則威之。禹云蓋之用威。康誥曰庸庸。庸庸。庸日則合下個威字。

爲善之人。一息尚存。無家其或矣。德也。爲不善之人。一

息尚存。猶冀其能收行也。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故蓋棺論定。爲其人言之也。其人善不善。固有定矣。而愛憎難齊。毀譽難至。不過至明者宰之於上。能一時判斷。子經渡歲月。行誼心事。皎若丹青。明者明而衆庶隨。自然之勢也。事久論老。爲論人者言之也。居德不可有倚心。老而彌懷。可也。聞謗不必其達明。辯以性之可也。

邪人行正事。終難於邪。此恒有之。爲其側也。正人行邪事。不失爲正。此則無有。康而愛非義之實。則已貪矣。

幾及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王十

貞而犯非禮之色。則已淫矣。可自恕乎。

至下善人。往往比於禽獸。其實禽獸之惡者有幾。大臣只是昏耳。人之大惡。器是極昏。故以此之。

惡人與邪神。類而非類。邪神雖非正直。彼自有其聰明。知覺爲氣所偶聚。容或有形骸間之也。故遇聖賢。遇

節義之士。是或行清嚴之情。則知敬而避之。惡人因形微起。嗜慾。因嗜慾昏知覺。無復聰明矣。故聞善言而笑。遇哲人而侮。

問人性有好奇者。奇舉無論。卽如好搜奇書。好立奇論。好作奇事。亦可謂奇人否。曰這是好名耳。若求儉心。

無奇可好。好奇必降大。處虛浮。未見有好奇之人。而朴實收飲者。武收飲於動作取與。必降大於才能。或朴實於飲食服御。必虛浮於心志。故至於奇者。大抵非奇人也。

抵璧於山。投珠於淵。與焚珠玉於殿前。非類乎。曰。珠玉本不害世。害在人之趨尚耳。聖王棄之。絕天下之趨尚也。非自宜節儉也。抵之位之不取而已矣。與焚國有異。況殿前爲地。更與山淵不侔。

大寶曰位。而又曰銖視軒冕。聚人曰財。而又曰塵視金玉。視之者。各有其所以異也。將以自榮自私。一槩而

幾亭全書

卷十八 學言類記

五

實惜之。爲鄙俗之視。無意治人。濟人。一槩而銖塵之。爲隱士逸民之視。絕去自榮自私之意。則銖庸而用以治人。濟人也。則實惜。斯乃爲中庸之視。

重內者之言曰。銖視軒冕。腐視金玉。自我視之云爾。王衍云。財本養癰。官本臭腐。爲高談。故徒俗之勢利。而昧合道之權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聚人曰財。本以濟天下也。非榮我肥我也。曾是濟天下之具。而養癰臭腐乎。是故我重祿祿位。則我輕。謂祿位本輕。則失祿位之理。不然。聲聞過情。名亦耻矣。徒老爲賊。壽亦辱矣。抑豈名壽之本然與。

荷之一字。天下更無用處。惟居室可用。而知足者。鮮。

之一字。天下更無用處。欲過德可用。而知不足者。鮮。

家世試素。惜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精聲。得淡素者。盛也。

苛察之家。生醇麗之子。昌也。反是。善也。應淡性成。不

歸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獲其貨。孔明桑田。復

令十倍。淡泊自若。子孫蕃茂。恒必孫之。其於醇澆也。

亦然。皆視父風之也。惟聚焉生去世。則不可得而問。

也。爲父不可爲焉。爲子不可不爲安世。

伯有爲厲。徒一人自爲之耳。子產上論其三世。旁論其

宗族。以物猶皆趨於伯有之身。死而若此。況於生哉。

世家大族。身都寵貴。行事而善。則先靈悅懌。族衆蒙

祐。行事而不善。則先靈怒恫。族服被孽。同室子孫。更

可知矣。一身所繫。若此。可弗慎與。

幾亭全書

卷十八 學言類記

五

幾亭全書卷十八終

幾亭全書卷之十九

學言詳記十六

類辨下

皇泰帝夏。王秋伯冬。數千載中之大四時也。貞下起元。西漢其春之復開乎。夏東京。秋魏晉。而冬五代矣。此又千年中之大四時也。後此亦然。一代之中。各有小四時焉。唐虞固無秋冬氣。然此時不以肅殺影零爲秋冬。以收成含蓄爲秋冬也。三代初盛。卽春夏中。晚卽秋冬。後世皆然。高壽文景。非前之卷乎。武昭以下爲夏。世祖新秋。而桓靈。沍寒之極也。唐與宋亦然。大

幾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小四時循環相似。第不及上古之長耳。

伏羲道德之脉。堯治功之祖。孔子學問之祖。道德在天。地矣。伏羲以其肇開爲祖。治功自古哲后矣。堯以其會合爲祖。學問歷前聖矣。孔子以其貫通爲祖。天在人倫上見。唐虞以前。尚帶混沌氣。未及分別。三代以下。便帶洗滌氣。不能分別。惟唐虞時。至厚至清。所以人倫燦然。謂之中天。

堯水與湯旱非倫。湯之旱。凶年也。堯之水。堯凶年而已。哉。天地之血脉。將於此大治。故洪洞而四散。生堯爲君。生舜爲相。生禹爲司空。幾足而至治之。定萬世之

水害。與萬世之水利。非三聖人一時并出。固矣。能爲此。

舜於舜。父子也。有前。繼矣也。益何故以咸父爲難。咸前爲易。豈譬之頑。甚於苗之蕞乎。以下咸上。惟恃一點孤誠。非積久復至不應。征苗以上咸下。明明兵力可以取之。而振放敷文。九不忍咸加之意。難昏通者必省之矣。兩事實有難易。益所以借此喻彼。低昂其勝。而禹脉其深明天靈也。人心彼往此來。自然相感。虞便是天道。

聖賢之憂民有淺深。湯之禱也。六事皆及水諸身。雲漢

幾亭全書

卷十七 學言詳記

之詩。佐呼天呼祖。宗呼百神而已。天之應之。亦有遲速。

居食妻妾之然。一無帶倫。則愛事之欲淨矣。伏富何爲。極作好作惡。則勝人之欲淨矣。欲貴何爲。此謂無秋之王佐。伊尹相湯十有餘年。行事多矣。無欲時賜。彰明較著。天下信之。太甲亦信之。其故何也。知其故已也。愛先王也。此所謂伊尹之志。蓋一夫必獲者。其道也不見人世之富貴者。與志也。惟無秋者愛民。惟無秋者能救民。

伊霍放廢。難易十倍。廢君以安天下。固難。然一廢則不

復矣。故而復之。其君威而不怒。非天下至讓。兼覆天下才者。能爲此乎。附霍於伊。比廢立於放復。非其倫也。

叔齊以讓先。伯夷以逆先。不如是。不足以遠志。故同歸於仁。泰伯逆而讓。虞仲隨之。仲之讓。不必逆者也。故夫子於泰伯至德之於虞仲。過民之而已矣。伯軍令其身無養親之樂。毋令其親有廢嫡立庶名。視於無形。非邪。其讓也。以無稱而至。其孝也。亦以無稱而至。心或相反而並仁。必有一至仁者。事或馳背而並善。必有一至善者。伯夷重臣節。武王懲救民。各或共是。然

義序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三

中庸則必歸之武王。世無兩就之中庸也。

天下無兩中庸。武王伐夷齊。或曰弔民是也。死暴君過也。或曰孔子仁夷齊。天下寧有不中庸之仁乎。曰武王革命。中庸之事也。所以行之。或末盡焉。是以來西山之餓。使文王在。夷齊之感激。奚自生哉。

殷有三仁。何以不及伯夷叔齊。伯夷叔齊亦仁人也。何以不屬之殷。三子事紂者也。孤竹二子不事紂者也。紂存則不爲之臣。紂亡則爲之死。此二子之自處其仁也。其不臣紂者。以紂爲至不仁。其不歸武王。以武王所以處紂者。仁泰至也。彼武王十三年間。天下全

歸。不須收野之誓。則二子亦讓齊北海。以進民老矣。若信叩馬之諫。以暴易暴之歌。則毒癩不宜除。民之水火不必放。聖之清者。若是混耶。

清有本。欲人同清。其本也。惡惡有本。彼人去惡。其本也。伯夷叔齊是其切人。非苛刻人。不念舊惡。從何想見。觀其篤於父兄。厚於君臣。便知其惡惡其切處。以管叔之才氣。而宅心不平。不可以居三公。周公以天下爲心。豈忍存形迹。膠鬲太傅於其兄乎。自餘卿尹。又非所以處管叔。必以外間特並之任處之。而當日大事。無逆監殷。擬量地位。最其得宜。叔於是亦怡然

義序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四

就職夷。故不惡逆料其兄庸。周公之心。而以若人當若任。以若任界若人。固昔年必然之勢也。公使管叔非過也。慈堯故飢也。宜故而諫之也。

德施成功。德吐成言。在昔聖人。發爲事業。則慈神觸感。無藉言也。近古君相。指摺以放其所爲。而於德性也不深。不遵言也。道大行而立言多者。古今一屬公而已夷。

史過謂著書者多因憤鬱。彼自遂其胸臆耳。聖賢垂教。皆爲愛人。但稱志者其事已行。著述少。不得志者其道未彰。著述多。行其事而憤立爲言。上惟周公。大有

管仲自晏嬰而下。舉無足道矣。

五百歲而接聞知。微屢爲確。若文王接跡。中間尚有一傳說。孔子接文王。中間尚有一術武公。傳說生知而開學之宗。武公學知而入聖域者也。論語發端。首述傳說語。而學庸屢引武公。致知慎獨之事。足以證二子之爲嫡統夷。

尚論古人。孔子最精細。不遺漏一分。不帶挈一分。如伯夷叔齊兄弟也。言夷可以該齊。而孔子必合稱之。不遺叔齊也。泰伯虞仲兄弟也。德行亦相似。而孔子分言之。不帶處仲也。其讓國讓天下之際。泰伯伯夷同

集本全書 卷十九 學訓詳記

三

處先。虞仲叔齊同處後。一則不分差數。一則微示低昂。又如堯舜湯武。孟子指出性反。固是分明。孔子早就性反中。又有微辨。堯之道大於舜。武之德遠於湯。味其言外意。性性如此。

孟子發揮學問。有與孔子殊絕者。而其心其理則同。孟子評論古人。亦有與孔子殊絕者。則因當時生民之禍。而深推其致毒之原也。晏子相齊景公。景公無一善狀。孔子數致譏焉。其不滿晏子。亦可知矣。若乃正桓公。仁管仲。其視景晏。低昂甚懸。孟子則有時頗稱晏子。而管仲反推排擯。何哉。蓋以晏子人品事功。可

無深論。而制伯術者。管子也。王富民伯當國。王紮富以致伯。繼富以強。強者。戰伐之原也。此微既開。馴至戰國。此子痛心於盈野孟城之殺。故往往因舉世之祖尚。而致其道滅之意焉。

孔子時。一意尊周。免百年以前之管仲乎。管仲而有意王齊。乃文武之罪人夷。可謂不可王。管仲之時也。孟子因齊人尊遷顯爲絕盛。歲以反手可王。壓之原。爲此時而言。豈以宣王時繁桓公之時哉。功烈之早。正謂仲之行乎國政。不從德之流行來耳。使其行仁而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卽是無思不服之

集本全書 卷十九 學訓詳記

六

道。

早管仲之功烈。非壓不王而伯。假令孔子生齊桓時。亦止合諸侯以尊周。無王齊之理也。但聖人以王遠一匡天下。必能上正天王。復修文武之政。旁正列辟。各安本國之民。預育賢才。早定儲貳。使齊有累世之安。而免於爭奪篡弑之禍。此則非管仲所議矣耳。此可識孟子引曾西之意。

王不待大。夏商之勢也。事半功倍。戰國之勢也。設使湯文虞歷文公之位。豈能遽王哉。孟子策應。僅云爲王者師。云後世必有王者。其說自與王不待大相應。孔

子夷尹生戰開時。君百里之地。當其身。亦必不就。混一天下。孟子爲三代時言。不爲戰國時言也。齊王反手。以時而易。則百里有天下。以時而難。尚友論世。王業亦論世也。

齊桓公管仲君臣之間。非特相知相合。其臭味亦復相近。桓公淫惡在一身。正誼在天下。管仲失節奢侈在一身。匡定仁澤在天下。夫子皆就其大處取之。孟子謂凱風過小意亦類此。嫡人夫身。豈云小過。然與天下無開。若小弁廢嫡立庶。則宗社專亡。蒼生休戚。保焉。聖人論功過大小。專以關係天下與否分界限。若

義學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七

學術心術之微。則專在一念毫釐之間。所以論事論心的。有不同處。卽如一人平生曾作妨人之事幾何。濟人之事幾何。在朝權。在陰陽。在公評。必須惟折銷除算。聖在舜師。只於心地上立分。不准折算。後人動稱管商。不論已甚。仲盟會。兵事不試。戰論四。人血赤渭。救民之仁。殊民之懷。心事作用。直如水炭。焉可合言。管子任術。故孟子抑之。爲學術人心計耳。其功用固非狹越所敢望。而況商權哉。鞅服上刑者也。仲瑕瑜功過不相掩者也。

爲己之學。以不求人知爲的。教不假則爲君子。不憚憚

歸聖人。夫子之叮嚀乎此者至多矣。或對不知人而言之。或對求可知而言之。或對無能而言之。或對不能而言之。豈肯於死忠之召忽。獨識之以莫知之許也。蓋其初揚已甚。必非孔子之言。顧端文謂齊論黨人。民是以功爲仁。既與求仁之宗旨大悖。斥死慘者爲匹夫莫知。尤與不求人知之宗旨大悖。仁當求。而偏仁與未嘗求者。人知不當求。而偏斥其不求人知者。品陶如此。百世安所衷乎。

義學全書

卷一 學言詳記

八

柳下心中有禮。豈爲我設。意類已心無愧。不顧人人可行。與行而世時天下法。識度尚有遠近也。五就桀。見

南子。事武后。是經中之權。策女子。是權中之權。柳下自行之。他聖不爲也。
延陵季子。是一漢世幾。義時勢之人。方其出使而歸。王僚已爲子光所弑。復命若乃受命者之大管也。顧曰社稷有君而已。當時光篡已成。子胥革爲之能。季子自度不能討罪。不如因而君之。此與說晏子納政免難。同一機也。當時易子力亦不能制。崔氏遂從季子之策。固桓子以納政於全身智矣。然益使崔氏而威其弑。大義純忠當之所爲。固如是子。使聖人處季子之勢。在途聞變。必不遽過命。當有借力討罪之用焉。

處晏子之勢。君能信用。則必有以制崔氏。不信用。則遠去之。豈僅納政與已。苟求免難。而養成難。已也。

晏子已矣。季子近於龍德。而自爲人。止於如此。然後知蟬蛻全身之易。而達權盡義。匡天下。植人綱。非大聖莫能任哉。

高宗夢良弼。求則得之。孔子屢夢周公。而終其身近不行也。聖人得位。則天與心近。不得位。其志雖近。乎前聖。而天未與。其志應也。亦猶湯武欲救民。則立出之水火。仲尼欲易天下之無道而無從。

甚矣聖賢之多不幸也。孔孟皆不得見其父。是以有顯美字全書。卷十九。學言詳記。

親之志。有俱存之慕。蓋懷悲者終其身。而不能以告人。

治兵率財。各占一事。子路分量。十倍冉求。顏淵天下之歸。仲弓邦家之主。子路千僮之將。冉求百乘之宰。夫子或隱言之。以其爲君德也。或顯言之。以其爲臣道也。

舜何人也。顏子自覺有此力量。實從視聽言動用功。故非狂者之嚶嚶可比。

彘則不致察而或涉於欺。野則喜捷給而或發爲倍。此是子路氣質之病。非比他人根心以爲欺佞者。然使

不加學力。歷治。積習沉痾。無實之病。會轉入心術去。夫子所以痛下鉗錘。根子將恐聞則養日進。存告則過日險。想是後來大段得力。

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怨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早矣。然數年造詣。

高處。知聖獨深。虛墓六年。及門無兩。曾點高起無雙。自誌出一段快活。原非要人。學快。康節亦然。自取受用。不以章數。若教人人都去尋取此意。

美字全書。卷十九。學言詳記。

却便癡狂了。陳白沙謂曾點些究竟計。被孟子一筆勾出。正德集義功。夫十分饒幸。曾點未嘗下平。孟子所云勿忘勿助。是必有事中氣候。亦非曾點空空無事中光景也。

孔子多說仁。孟子多說義。孔子多說孝。孟子多說辭。此二事人多見得。孔子多誌耳。孟子多誌目。此事更有尋思。

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矣。自韓是之名孟子。而後位因之。至伊川誌明處。猶仍其失。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爲發於孔子。可矣。臨文呼名。非

禮也。

老子之學。以不犯手爲主。其云以無事取天下。是大利害處。不得已而著書。未嘗及一古今人名姓。上不稱堯禹。下不非桀紂。中不述時人。

希者不必是。是者實希。貴其是。自信之學也。貴其希。稽然取消息於人。與不見是而無悶者何如哉。

遜世無悶。只到無悶則已。安得反因此自貴。知希我貴。不但中庸轉覺不高明。

莊子疎於經世。申韓偏駁小才。古來極有用。終不肯用。

老子而下。惟鬼谷子爲然。彼能起彼人清溪白雲之

幾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說

十一

慕。觀夫廣涓智勇。則教以兵。偏泰利口。則教以說。出其門者若是。使彼身自由山。傾動當世。宜如何也。是

故終身達戶。類有道者。隨才造就。類有能者。然四子相傾陷如寇仇。雖各其性之所近。爲之師者。機險

亦從可知矣。世有若人。世其危哉。老子雖尚術。猶有調和一世之意。是機權之祖。鬼谷子祖講之宗。

在下不援。爲下不倍。魏巍者我何有焉。周子方之囑公

子也。李白的嘲嗟官庭也。其皆見有薰灼與。是不及也。非賢智之過也。沮溺丈人。終其身不願與願者觀

斯之謂賢智。

楚大宰子朱。待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熟。投匕盤

而沃之。明日。子奉辭官而歸。曰。令尹輕行簡禮。其辱

人不難。明年。伏卿尹而著之三百。此事與夢生絕類。

夫使人者使其才。事人者事其德。不量僞而事人。苟

或不免曹操之手。

著士軼料樂氏之亡。其公料樂盈乎。盈中下才。父存不

能救正。父死不能力反所爲。軼謂善未能及人。略可

觀者。彼盈有大達人之才。蓋屢之愆。繩其祖武。民怨

可消而爲戴也。有如子雄善而無欺於父。則何責於

賢子孫哉。若夫屢之汰。猶得沒身。情勢然也。汰侈之

人。必有才氣。足以自護。及其死也。則衆庭仇之。近世

張江陵亦此類云。

溫公謂智伯以才勝亡國。夫智伯何可謂才。智伯而才。

是紂以才亡天下也。智伯不智而自智。不才而自才。

魏智果所稱五賢。非無用也。則惡也。不仁則其實也。

此所謂下愚。

天下惟無能之庸臣不足用。惟欺罔之僞臣不可用。信

陵能用客探趙王陰事。則大將之略具矣。正宜任以

國事。何及忌而疎之。親王不能用其弟。安能用其臣

且令無忌懷情不盡。或知而不言。或言之而托之乎。

揣摩籌度。不以客告。則非忠耳。今焉開心吐腹。事主事兄之精誠。皎如天日。而顧以開王之疑畏。則王所不疑不畏。坦露相安。而委任者。當屬何等臣能。信陵好士。用兵。首出四君。自肯推之。然未知其於學問之道。有契合者。喜聞過。不下季路。改過不吝。稍顧成湯。一聞侯嬴人未易知之識。則大索命駕。一聞客忘德忘怨之論。立自責無所容。一聞毛公薛公不恤宗國之責。立變色趨歸。故魏。一聞橫高死義。則綽當謝罪於安陵君。能受盡言。能自見過。哉弗憚改。卽學問之士。豈易及耶。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三

或問田光侯生之死。曰此皆有豪傑之氣。第未析護衛。仁賢舍生取義。此流舍生任氣。然既有此氣。令得聞聖賢之教。卽志士仁人也。豈可輕哉。

漢高任性多過。聞言立改。述其意度。全顧信陵君。故每過其祠下。奉祀不絕。視平原等有異焉。誠慕之也。功勳霄壤。則時勢之所分乎。使信陵生於客季。亦湯武之續矣。

漢高刻印銷印。所謂從諫知順流。趙時知响起。然而趙時從諫。亦本知人。帝素知子房大智。而食其其走客也。聞言之下。無一凝滯。子房稱爲無我。誠哉。故三代

而下。不學而待於上。聖者二人。君曰漢高。臣曰郭汾陽。視高而知學。則湯武也。汾陽而知學。則周文王也。項羽蓋世氣魄。乃能然敬慈愛。亦非純然粗淺之人。所以一時群雄。平爲所用。惜大處不明。有極應敬愛者。反不用其敬愛。是以敗也。漢高豈無失者。只大處不差。舉事之人。得全失全不必詳。稱大失小。得失大正成敗之開。問項羽失失從愛。畢意何事。曰當敬慕過於君。當愛執過於民。

老子子書。太史公猶信之。非惟太史公也。高帝先信之矣。初子房一籌未展。名聞本著。倡爲黃石之說。成功

典事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十四

辟穀事胎於此矣。其高舉之志。久傳於人耳。信於人心。受小封。從松喬。述所者懷。又何疑焉。子房初過沛公也。知其可與成業。諫其全交。使功遂而遠。高舉傳封。如諫之言。其從於勾踐乎。故特蚤伏其光。帝且不。知而况廷臣。廷臣親炙者莫知。死子還聞也者。嗚呼。斯子房之竊也。

四略非振世之人傑也。負意氣。遺棄榮之幽人云爾。高帝曾召之不來。其人獨重於高帝之心。而不必重於天下。故定天下事。則取之天下之奇才。故獲帝意。則取諸其所故足矣。高帝以太子仁柔不疑已。而其生

平自負。在得士以取天下。四略不來。乃素所大歡。而忽焉覩面上壽。驚喜踴躍。以爲吾兄願乃善於得士。是足以守四方。昇元良。及聞四人者言。太子正以仁孝恭敬。大得人心。則一廢一立之間。違家擅行。必且足以召亂。而愧趙王之敗。斯意也。惟留侯知之。惟素不得臣之四略敢言之。於是意頓沮。太子之位頓堅。蓋高帝以得士自負。而太子觀致其所不能致之人。以得人心取天下。而天下皆欲爲太子死。其得人心又過於帝。則其爲天下仍人之公心。與保全趙王之私愛。一時傾動消融。若喜若失。豁然無後疑滯低徊之意。戚夫人雖悲泣流連。終不顧矣。抑留侯本爲太子慈仁安靖。承秦酷後。足以靖漢家。非若唐之承乾。不容不廢者是故。後以絳繆。挽諸正義。非因呂后釋之之強要。遂廢爲之畫計也。吳以行權。昌足成焉。漢文賜吳王几杖。能討之而弗討。當觀其孝細柳營事。金錢愧張武之心。能誅之而弗誅。當觀其遺群臣哭追薄昭事。此真老子。

漢文不受千里馬。仍償其遠里之費。使他主行之。則人將疑其迹却而中愛也。惟孝文至能遂於四廢。一却之後。二十餘年。永無獻珍貢異之人。償道里費。時其

至仁所傾恤爾。皆武獲錢頭衰卒。以修終。大罪在貢獻之人。所貢之物何罪。不禁其人而毀其物。人將寃之矣。然則孝文不罪獻者。何歟。能此未有禁也。不數而誅仁君弗忍。今却馬下詔之使。復有低獻。豈免於罪。自古或貢獻者。惟漢文帝法恕而意誠。以此垂子孫。孝武猶求天馬而開大宛。申韓至刑罰黜故化。賈誼引殷周。漢暴秦。學正相反。平生無片語涉申韓。芒刃之說。專爲強大諸侯發。非治民。而其究。不過欲使諸侯子弟分封耳。非削奪也。智不夫仁申韓有是乎。學有宗旨。治有本領。史氏

不察。諸誼與履錯明申韓。賈履並言。亦與管商黃老相似。

續詩書者秦皇。表之意漢武。至死不悟者秦皇。悔而能改者漢武。委國斯高者秦皇。抑人托孤者漢武。其心目之賜殊也。不啻霄壤之與塗泥也。世並稱二君也。猶並稱管商二臣也。以其行事之略彷彿者。掩其大節之迹相反者。

敢太甲而後之。孔子如此否。曰。孔千亦如此。立昌邑王而復廢。孔千如此否。曰。孔子不如此。權同。曰。驚人知人。立君大事也。旣無遺。自宜擇賢。安得以昌邑之昏

味而不豫知乎。

漢宜識慮精明。賞必當功。獨於徐福。三上書不省。官既驗不追憶。人代訟乃薄賞之。豈誠忘之耶。福第言霍氏奢汰。不知計后既弑。雖使禹山輩閤門約素。福可免乎。探帝驚於微時故劍之誼。豈忍忘銀平。賦滿在心。以故閤閣默然。雖賜帛爲郎。福孔子登鹿之意云爾。然福言自足爲保全功臣之法。

尚書自孔子刪後。猶未足盡信。況史乎。史載戰奔屠城三百。果爾。奔之惡。百倍自起矣。豈能逃天誅乎。且光武仁君也。非秦昭王若也。奔卽至不仁。帝寧不禁戒。

史事全書

卷十九

史事全書

十七

乎。此於理不可信也。更以勢論。武臣下趙三十餘城。韓信下齊七十餘城。不勢力。不崇朝而得之。何也。不殺之仁聲先布也。若使妄屠一降城。他城皆閉門死拒。又豈易得而靡爛之乎。此史言之極誣最誕而萬不足信者。爲將者。將將者。皆皆誤破其妄。而勿以噉殺爲無傷哉。

鄧禹年十三。邂逅而識光武。而嚴子陵同學反失之。既不識習熟之明王。又安識識天下士。將以隻手佐太平乎。勁氣高懷。善用所長。雖不知人。賞能自知。宜其來百世之追攀也。

問貴叔度。管切安皆不立言。其志傷不朽者耶。曰。計不朽者。淺也。言以淑世也。有見必吐。自顯其名。有言居無言之下。有善必公。以開後人之愛而收其譽。有言出無言之上。然知苟米至。官未有能至者也。二子贊

鹿失。品高矣。朱知所見如何。

徐孺子。守不見諸侯之義者也。郭林宗有敬環之恩。其獎就人才。意存成茂。溫言匡過。聞者感而不怨。用能使人受其益。身免於難。惟憐之心。嚴嘉之度。處辭亂世。貞足師矣。史無其好城否。非也。如其好之。豈能免於危言。嚴論耶。周旋海內。正緣愛人。不機非將。仕不

史事全書

卷十九

史事全書

十七

足以行政。隱猶樂行其教。是其機合於生生。不傾涉。庸聖。與殺機相感者乎。

聖賢分量。只於言行動無然辨之。看來學問。到孟子孔

明濂溪。明道陽明。力無不動之特。

三代以下。鎮性中行。惟武侯汾陽王二人。學不學精。味

然皆生平少過。武侯識識用馬謖。汾陽王後識嚴張。還吳曜。亦不遠而猶。武侯微。汾陽大使及聖門。一爲顏一爲孟矣。天資超至高。若非著察。所行必有差處。孔明行事純粹。正其倍中學力。特以自切察。嘗皆於嗜慾。卽用功處。

焉。

孔明不求聞達。到天下之奇才。而無心自見。可以成功。名而無意於必成。出入將相。亦未嘗享貴顯之末。此意味與管仲相迥。

訪德足以救民。故三聘而伊尹。昭烈之才。未足以矣。漢乃三顧而葛起。無乃不智與。革命非必成不可妄動。而延故業者。棄偏安暫續。亦大逆之所存也。易地則皆然。

孔明大業未就。發千秋之疑。然天運已定。實亦無可奈何。假令孔明更生一二十年。過漢室於舊都。正恐後

亦不必十分堅苦。故身體著察之道。口不爲著察之言。而後人遂顧其未得。則於見性之流。過矣。試思大舜精業。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續就其洞達微奧。無纖芥模糊。則謂之精察。就其明白自然。如有目者。逍遙大路。不煩顧盼擬度。則謂之不識不知。忘乎悟者。無悟可言。悟之後也。孔明雖非舜文之倫。然後其終身無過。日處戰兢。仍如商臥賡中。胸無一事。是何等地位。而反謂其不後繼。認得來耶。大抵武備品致。與周元公相何。彼無元公之圖書。此無武備之識略。時不同耳。學者不於著察上又起葛藤。方可尚文諸

至庸顧。不能守也。故君能有爲。則矣。心中出氣。理。毒不毒。實與棄之大開。如周武帝宋世宗。使得逆賊。何嫌一天下。若君不能有爲。是衰臥之運。定自一人矣。願欲下倚大臣。後天命而諸國非。得乎。有是君。則臣可藉也。無是君。則臣不可專精也。君在而臣亡。繼是臣者。精可求也。君去而臣煩存。或可難延。而斷不能以昌大也。惜孔明者。自爲孔明惜。可也。惜其未就成後主之中興。則成也。能安族不遇華宗。棄靡身死。與爲古今長恨。

武侯云。成敗利鈍。非能遂相。韓魏公云。豈可預憂其不濟。遂止不爲二公之心。著合符節。然武侯自顧誤盼。非以不能料爲安也。後表與前表。迥然相背。能至此。始知棄之不可後成矣。實誤許爲還舊都也。而不取諱。位知其不可成也。而盡與爲之。此以見其大公純忠耳。後人乃以不料成廢爲戾之忠誠。以不計濟否爲韓公之忠誠。不幾爲目昧從事者。滋一口實乎。禪受之事。後世不可行。秦孝公欲傳商鞅。許耳。燕魯諸子之則亂。遂昭烈之欲傳武侯。有爲國擇賢之意焉。雖續諸亮。爲天下得人。顧有大小。其說一也。然在武侯。自不可受。彼既不可。與者得無失乎。反下事。固

有兩是者。堯舜舜禹。舜禹自情避。並不當受。禹亦自薦。益即君之用臣者亦然。舜命二十有二人。初皆辭讓。不得執此以非故。亦不得因終之受。而舜初讓之非誠也。

邪景純純忠大節借多尚銜救其信命處亦謬不信命處亦謬日近婦女武諫之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爲操縱之賊也故曰當命亦簡明知排衣小兒明知雙栢樹下明知日中則遇害之地之人之時早已定矣遇植茂會於酒而稱劍大詫又何見之晚耶故曰不信命亦謬此無他知救而未知

道也。知天理之命。必真道低。知氣數之命。或與道悖。一以俟之。一以衡之。朱子曰。盡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正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也。

謝安石方高臥東山。爲弟萬親把將士。清惠未萌。出入
將相之略。於斯已具。朱袁聚性簡素。好高詠。亦以物
情不接而敗。大約疎落物情。自多高致者。宋有不債
事亡身者也。後世稱安石風流宰相。悠悠有遺世之
思。王羲之亦未免以清言致疑。孰知安石遺落聚華
至其綢繆物情。更密於入世熱中之士。居心豈被一
以貫矣。

物下身在簡中。聽他人在豎外。晉人身行非禮。而云牖
豈爲晚談也。正恐簡兮詩人。從旁竊笑。故學都下者。
莫似於魯男子。則其不似於晉諸風流。

古人醉眠採花都有高趣噫笑怒罵皆成文章。何者。淵明天機素心。出生死之外。遊羲皇之上。東坡正謂名疏在朝廷。高朝大牘滿天壤。故足貴也。有本原。方有餘致。爭上。不爭下流。近世風氣。專慕其下。半以倖賜而拂清言。學簡事。以非劣才。而蒐綴間巷。猥瑣無益之談。刊布零故。弄死之書。作者不自賤。而觀者又笑而貴之。是相率而爲賤丈夫也。已。

幾亭全集

甚矣人之難知也。唐太宗以李靖與世勦除文恭門。重其守正。豈非觀入之道。然世勦辭太宗之圖兄。而贊高宗以廢后。何前微之相異歟。勦大奸極役。能察入主之微。太宗英明。徇已者必見朝。拂已者必見重。高宗昏懦。拂之則有禍。徇之則有福。故以拂取重於太宗。而以時取悅於高宗。又圖兄之事。成敗難知。以上有萬福爲之主也。易后之事。高宗自主之一言情成。其籍籍陽穀十州地賦。使魏公李齊自獻之。亦此術也。豈得與靖之忠悃比哉。流平事事故忠。而漢祖謂熱獨任。使遇世勦。豈受其欺。唐宗不及流祖。惟知人

有盡不盡耳。

鄭侯善言。然亦有過處。如云君相造命。相何得與君偕言。作禍作威。惟辟之事。相不與也。言無不從。威福歸於辟。其或不用。聽之命矣。相亦在君所造中。而敢云造天下之命哉。故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惟人君自行自止。不可讓之命。

凡割據區宇者。卽無帝王規模。亦必有籠蓄人羣器局。何則。不忘已之長。泉長不受御也。劉惔觀手搏。操肩接臂以助其勢。技癢於小勇者。輕矣。豈籠御人。故不自用。貴相也。自喜。賤相也。非相也。心也。若以冷莊爲

義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二十三

貴。輕僂爲賤。卽衍家形骸之見也。公孫述蕭威儀。見馮援。援窺其底裏。呼以井蛙。曹操貌寢儀僂。而其氣不掩於床頭捉刀之頃。是矜莊正錚於自喜也。可賤。然其輕僂自其天性。不因技癢也。英雄或有之。性知學之英雄。則氣質變矣。輕僂何自規。居才之舉。日以靡矣。當貴批鋒耳。而矜莊何自生。

宋太祖時。宜取幽燕。正恐曹翰未能取耳。豈謂翰死。無人可守邪。何代不生才。其後曹瑋曹瑋青瑋依青科世。衛鞅出。患君相不識。援何患無人守之。在宋祖不失爲善聽。而普以一言。致畢宋世。十六州夷於左袒。普之

失也。

宋太宗子孫賢明。享國長久。知其必無翊影斧聲之事。因天以定人。凡往古之疑事。皆可以此理決之。此善於觀古者。自長安而淮泗。而浙而閩。聲聲杭量繁華。浙東以及閩中。稍寂寥矣。然繁華之處。人皆勞擾。寂寥之處。人頗安靜。尤爲可久之樂土也。因人以知天。凡將來之氣運。皆可以此意操之。此善於觀今者。前說聞之愚仙屑公。後說聞之劉文正。湛六一日之間。通入於耳。並會於心。當是時也。雖然有曲暢旁通之意。

共法公序

卷一 學言詳記

三

王文正且德量勝。且心惠。萊公之才。萊公才高。意輕文正。以是遊於文正度內。蓋輕人者。常爲衆人者所用也。泰誓論相臣重有容。以此也。

韓魏公學宋深遠。乃其行事。有深學之人所難幾者。夫人沒。盡遣女樂。以爲頌人。昭管。足以累心。此其隱隱之地。何如灑脫耶。

某子年十三。其父爲人微書。主人出玉盃。子儀碎之。色不動。主人奇其度。然竟以邪黨稱。此與韓魏公事。相類而反也。使魏公碎人盃。必深負不安。技某子尼爲吏碎。必重怒加譴。我獨人人負我。其意難矣。樂目得

器量而不思人我之分。庸惡心不作之子。將混於海度矣。

溫公無一事不可新入言。非能無過也。生平從無昧心犯義之事耳。過以無心。有覺即改。過以動氣。聞言即悔。觀過亦可以知誠。

溫公德行碩人。情少致知之功。其病中於心體。發爲議論。有大傷天理處。如書諸葛亮入寇。此寇字如何。恐下又論維州事。謂平僧孺爲義。李德裕爲利。豈不聞苟利社稷。乃所以爲義。而便公行私。乃小人喻利之尤耶。

美公全集

卷一 上學言詳記

二五

溫公可謂忠信。未可謂誠。誠則必明。溫公不明虛多也。其混淆也。如云王伯均本仁義。其混淆極而至於顛倒也。如信楊雄。疑孟子。帝曹魏。冠諸葛武侯。子載下。使學者讀之憤悶。以故起而經世。則欲盡斥元豐諸臣。盡廢新法矣。諸臣才智可用。何當盡斥。非使枉者直之大智也。新法有便於民者。何世盡廢。非與民豈之本乎人情之王道也。若武英。則自明而諸者。懌心如秤。時措皆宜。吳草廬乃並列之不著不察之倫。論溫公過。論武侯尤過。

神宗雅重溫公。而對輔臣有無人才之嘆。非謂無高簡

忠實之臣。嘆無任事之臣耳。帝喜於有爲。當時諸賢皆安靖特立。不肯言富觀之草。故革舍諸賢而用王安石。安石雖不曉事。乃肯任事。若諸時賢能生財治兵。其才遠出諸賢上者。有一明道。而帝不諳知。諸賢亦不能薦。是則誠可嘆也。使明過爲相。必能位置百寮。各當其才。民足而國從兵。強而敵畏。君心正而百黨消。保我子孫黎民無疆矣。

人主好聲色古玩。必廢政事。亡國家。發舜民能料耶律禧於四十年後。而不知身所事之徽宗。亦一耶律禧也。挾州來歸。議則受之。大且挾中原之半授金人矣。

美公全集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二六

風流子弟必敗家。風流天子必失天下。人主有新好者。可不視以脫毒。盡力祛克乎。

量望之以一事犯已。疾殺韓延壽。張虔以論將不合意。憤廢岳飛。皆秦晉所謂實不並容者。延壽之治民不易得。飛之用兵。更何可少哉。動於氣。不念民生。不顧國事。曾謂忠賢之臣。而媚嫉若此。人臣以妒賢嫉情爲莫大之罪。千視下。本何令二人智冒民臣之名。岳飛之功之才。大於法正。當時又未聞有私憾殺人之事。然孔明能寬法正於常法之外。而朱文公論岳飛。謂飛在當時亦太橫。不知何指也。刑罰當輕世並待。

百姓猶然。况待豪傑於多事之世哉。扶危濟變。能盡人之器用。恐還須武侯。使文公爲相。飛爲將。所見未必無抵牾處。

或曰。丘文莊濬謂秦檜再造宋。鵬舉生事。又聞云武比死。卽微懷英。周寧不唐之。猶者信乎。曰。噫。微懷英。張東之不相。東之不相。周王安得同朝。周卽必唐。能必在中宗乎。不中宗。則必有挾中宗者。有挾中宗者。則又有宗室他起者。諸武爲蘇產。而唐之子孫。紛紛爭奪其間。當時生民。當如何塗炭。使唐祚晏然歸一。而生民不知有恢復之變。皆懷英力也。吾不以復唐必

卷之三

卷一 乙 學言詳記

二十七

藉懷英。而懷英之所以復唐者。爲不可忘也。檜賊不挾於內。恢復之功。必成於外。鵬舉不在外。地亦不復。西官亦不還。檜實藉飛力以成和。而阻飛功以壞朱。殺飛身以快金。是挾飛者皆檜罪。而成和者非檜功也。史稱濬議論奇高。能濟以難。乃如功檜而罪微。則至邪至污之口爾。何奇何高何辯之有。

忠義二字。至朱文公始大著。綱目尚矣。其次在楚辭屈楊一案。昔孔子雖有求生害仁之成。然仁比干。亦仁微箕。仁孤竹。又仁管仲。同異低昂之間。淺學者莫測其微權。而顧藉口明善也。楊子雲恬淡深沉。類有楚

者。然大節已奪。論不足觀。程乎謂其出處之際難言。猶有爲賢者諱之意。文公獨反積案。表章昭昭。嚴諱投罔。然後天下萬世。如失節忘君者。雖平生高致。還倫詞章。莫得而蓋也。然則其註釋楚辭。固微千秋以感慨當代。激得復禍乎。

君輕於社稷。孟子發其義。于忠肅行其事。發其屬。幾靡配於文廟。行其事。則國安而身危矣。

歲甲子。東林諸名士相繼膺薦。乙丑舉南宮者。或相謂曰。吾輩以壬戌進。不可一字所和諸君。以今日進。不可一字排擠諸君。聽者以爲高論。然諸君自有定當。

卷之三

卷一 乙 學言詳記

二十八

不因向非。不因今是。但起見於身之楚楚。飛之憂慕。則吾是非之本心。秋毫不能主耶。故還合當決於祚明。不當決於時勢。涼炎而炎涼。彼善於此而已乎。唐朱亡非真亡。中其亦非中興。中宗反正。雖周唐異號。實母子之間耳。玄憲武宣。如人之病徬略愈。皆不足稱中興。朱之南渡。雖全而半。奄度餘年。乃中衰也。微光武起於漢脉中斬之後。精祚功烈。俾於開創。商周而微。僅視此耳。創業之盛常有。而中興之盛不當有。亦猶人自少而壯易。既衰而旺難。鼓自定耶。創業者之精神。定其鼓耶。

游武而後，獲帝位而不疚者，惟漢及我。明漢高除秦，滅項，請侯極以爲帝。我高皇起布衣，故民水火，磊磊落落，何負於元哉。未藝祖不足論。唐太宗濟世之功極高，卽日起唐諸侯，亦何害。湯武非夏商之族，封即志在戡亂，以濟斯民，其光明可贊天人之矣。惟是陰謀建義，有必圖天下之心，所可疚者，爲子爲臣之本念，而非謂其以隋臣代隋有天下之爲失也。救唐以英武救民，功最大，未以忠厚養臣民，德最深，光明則通漢遠矣。

論傳信，則文人之文，不及儒者。韓愈誦，則儒者之文，不及李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二九

及文人，韓歐墓誌傳記，人多飄死記憶，而振朱所作，人莫之讀也。及乎稽考，則振朱所言，一句一字，皆堪引據。又非文人所敢望。高忠憲大儒而兼文士詩人者也。古未有其倫，亦猶王文成，大侯而兼智名勇功者也。古未有其肩，皆自本朝開山，最何也。漢高祖規模廣大，故神氣振於二京。唐文皇文未屬，故詞章盛於唐。宋藝祖心地光明，故道學興於宋。我高皇智勇天錫，而又研究於心性，宏奧於文章，故有兩先生者出而應。開基一人，精神所聚，無遠不屆，各以類招，邇乎此者，罔昧民風，舉可坐驅其微矣。

天生一大善人，必聽其成就大善而後斃。生一大不善人，必聽其成，成大不善而後斃。善天者氣也。善不善者理也。設有大善人而不得遂，身不幸，世亦不幸也。設有大不善人而不得遂，世幸，亦身幸也。善天各有幸不幸焉。周公善而流言，白漢武善而論臺餐，得承年之力也。王莽善而九族傾，唐玄壽而馬鬼聽，受承年之禍也。夫豈天爲之儒，顯真卿善而逼害，斯其天矣。

害天下之惡人，在所不肖。害未風於天下，或有時置而不較也。分大界限而爲之包荒，夫子待及門諸士，與

卷二十 學言詳記 三十一

尚論古今君臣，大率如此。夫子度最難大，然所究所嚴，要自有在。卽如齊桓，倫理大虧，但其才讀度量，足以匡天下，保民生，則一身之愿，姑且弗能。晉文居身謹飭，遠過齊桓，然正誦之分，止論其行事之大者，關係天下處何如耳。當魯舍齊桓，無就故棄周之天下，所以管仲相之，夫子稱之。說夫子遇齊桓，亦必相之矣。但大人正己而物正，自有點化其君之妙，管仲則不能也。

功罪論心，此在逼義治義上論。如賢人行事，不合聖人甚多，傳心歸一真，則聽爲聖門羽翼。五霸行事，合三

王處亦多。然心歸一假。則總焉三王罪人。若就事論事。自難如此。狂者行不計言。終須摘其疎缺。五霸尊王庇民。終須許其大功。

人情貴賢者宜寬。而春秋獨條何也。天道也。鬼神之道亦然。世間頑夫。動多違法。然逃網者不少矣。今有人負芳名於海內。而亦作非禍昧心之事。則鬼神大忌。禍敗必至。設或失非有心。在他人徑可原者。在名士之身。亦不能免譏議焉。是故君子名益高而心益小。業益隆而行益慎。然後知春秋之責脩前賢。愛之也。所以愛後賢於無窮也。

夷亭集

卷十九 學言解記

三

人有一事而壞生平者。出於有心。得罪於君親。貽禍於天下後世。雖有細謹。不足復贖。卽一事而斷之曰小人也。舍此而於正宜就事論事。勿徵老吏文罪。

習術

學有自處於非而不說害世者。不足謂也。謂諸詞章方術。雖流是也。有難害於世。而人共知其非者。不必謂也。縱銜刑名之屬是也。惟盲心言覺。言神化。權奇恍惚。誘愚暗。陷高明。使世界每臻奇禍。則聖賢之哀民命者。忍忍坐視哉。爾邪倡於孟。傲於韓。暢於程朱。實皆皇皇不得已之心。而或者意在門墻。特欲闢之以鳴我正。是反以爲人之僞笑。爲已之釋也。

道本主命。而道非自有命。或興或廢。一時之運命也。有正有闕。萬世之運命也。孔子生而老聃與俱。齊時天竺亦產如來。一時並出道命可見矣。但一人僞處諸夏。而盛衰不敵。一人自盛彼地。而未入中華。是刑正間終懸之機。當其並生。已有預兆。佛性猶然性也。爲道而道人。則非道。使人不可聚率。屬非教。卽在彼國。已屬偏枯矣。是彼西方之有釋迦。猶華夏之有伯夷。中土人彼好中。故尊其中者。而次其偏者。偏方人性好雜。故特尊其偏者。若能行所無事。不相往來。達人大觀。天地間。本各適其適也。

存心養使修身。此生生之學也。中也。明心見性。志身。此無生之學也。教之。修心練性存身。此長生之學也。不

及。

佛教。勝也。說至於極有形相。皆以明共空也。仙教。陰也。存至於無可名道。皆以留其有也。性聖人通徹陰陽。

高子併陰陽。而善屬聖達於陽者。蔣民義也。彼又云。陽全陰半。

言長生。不過獨善。卽度人。非再度一權善之人耳。言無生。猶故兼與然。猶生而善何演。故意期於兼。而事終

於獨。一言蔽二氏之道焉。曰小。

其端有不得不同之處。求已不求人是也。作佛惟在明

以釋氏以無悟爲直。指玄門以調息爲入手。煉只自用功夫。第使各守其正。各定於一。聽從自了。妨世幾何。自共敬漸久。難說繁興。釋有拜誦機建之擾。玄有彼火採取之失。其非著迹無族有爲。在二氏亦斥之爲外道。爲敎家。二氏固已外已彼夷。外而更外。傲而更性。於是壞心術。困民生。有更偏難往之害。若使之各塞旁蹊。各歸本儒。既可服二氏之心。又可暢佩服二氏之見。成佛成仙。夫非求人可彼。第獨明此一語。

豈非二氏大宗綱。

道德五千言。細微神妙。無所不包。不知止是方隅之學。中庸四語。已括盡矣。寬柔以教。不根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可見老子亦不避南方之君子。以弱爲強。正是其學術。以中庸觀之。止是邊見。中庸纔是無所不包。

人心惟危。上聖飲食起居。各得其正。人心莫非道心。本無危之可言。然日在人心。則亦日在危門中行矣。故危之爲言。亦聖凡所同歷也。告子不悟。而曰食色性也。幾何不安其危哉。佛氏不離不娶。專欲跳出危門。譬諸崩洪石梁。聖人涉而不焉。日經過而不墮者也。凡夫兢兢預命。佛氏凡夫之多。獨深居而不往焉。

天地細細。男女媾精。人所以體天而生也。攝未幾是人欲。佛氏看破欲根。不肯學天地行事。立定出家。此身雖從天地交感中來。既生以後。自欲主強。初歷天地。出家二字。便是他所云跳出三界。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根子。其餘無限妙明。都從此發出。仙家亦至絕慾。然坎離鉛汞。上下往來。但俗人取於人。體自取諸身耳。乃竊取氏地絕細之意。爲一身用。所以尊天。

幾本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三

欲天。聖人身處天地之宇。順行天地之事。但涉而不

有。無世人淫溺之情。有佛氏超脫之妙。乃生機而弄嗜慾也。佛氏不屑與天配。仙流不能與天配。墮人餘好配天。餘自處。亦極尊。論至理。亦不矣。論治天下。亦可以通行。聖人之道。無佛。萬世常便。常存。佛若不得聖人之道。爲宇宙統御。甲子一題。獨存何品。

佛明知庸從色來。終無經理。其戒云三不邪淫。特下此二字。不禁匹配明矣。出流不娶。乃得家情所最係戀者。以身割斷之。家人所最不能爲者。以身榜樣之。欲發天下高明之流。破陰嗜體耳。蓋亦高人潔身之

幾本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四

奇法。

佛家事事總是拘天。天之體大生。我則無生。天有生不能無幾。惟我能不邊。一生一殺。是大頭庸處。拘起二事。餘皆未流矣。故自號曰人夫教主。

禮起於義而根於仁。先王設冠婚喪祭四大禮。以齊天下。無非衍其仁孝之思而已。自釋氏出。特立四惟異之行。以陰廢之。使人漸染三千餘年。而莫覺其本意。如削髮以廢冠禮。出家以廢婚禮。婚屍以廢喪禮。長壽以廢祭禮。四大禮既廢。而日用間一切經幾。迅速掃除。不須餘力矣。此四者似其粗迹。然實其逆天滅

倫變華爲夷。大開鑄處。華靡生殺。以反天道。兼廢四
禮。以反人道。見至此。方約信其爲修身治國之斧斤
也。所以自古來者相好之。不徧天下。傷殺不休。
佛在本國。獨自潔淨。一切衆人。悉聽婚配。視人與我。明
有分別。以故佛法。說極廣大。止是獨善。極其慈願。廢
令道法。通十方界。周億萬劫。乃在當時。乃在本國。已
不能通。其云平等。正亦如是。獨善惡。應無取舍。低
昂相。奉我誨我。尚當一視。况在歸依。更何分別。乃於
衆中。列出十大弟子。顯示低昂。止據目前。平等果否。
以故佛法。所說所行。悉無應處。

錢澤全書

卷二十一 學問篇

王

一體之中。見有分別。佛氏強故平等萬物。乃於自身。先
起差等。所去髮髮。不及其他。髮髮於身。固至緩也。一
身原不平等。而人猶感其平等萬物耶。
俗人計妍媸輕重利鈍。掃喪之跡。聖賢事分是非。佛來
併是非而掃之。如孔明擇婦。得阿承。醜女。不計妍媸
也。然必才堪相配。此能不計妍媸之中。分是非者也。
執事敬與人忠。不計輕重也。然事緩者不行。不如已
者勿友。此就不計輕重之中。分是非者也。楚頃襄之
於秦。宋之於金。父母之仇。必不忍苟安而忘。輕不計
利鈍也。然來而死拒。可矣。憤兵徂徂。速廟社於喪亡。

可乎。此就不計利鈍之中。分是非者也。三仕三已。喜
愠泯然。下下中上。聽人銓注。不計得喪也。然令忠職
三視。夷然忘恤。亦將托於寵辱。不驚耶。此就不計得
喪之中。分是非者也。是非之無往不存。如此。欲曰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而奈何欲掃而空之。掃空。定非。存
止口說。待人行事。實又不然。蓋佛家自是徧救。不特
禍福諸重是權。卽色空平等諸義。莫非權。習其教者
顯不悟耳。善惡既等。天堂地獄。設又何用。將云道自
如此。法自如彼。則是兩兩相反。反道而行。豈復成法。
使法得反之而行。豈復成道。

錢澤全書

卷二十一 學問篇

六

或言分別者意也。非道也。曰子欲無分別耳。能無分別
乎。與子論道則應。與子論俗則然。道是而俗非也。關
口有分別也。今吾喪子坐樓上。令子從掃而下。則從
顯顯而下。則否。從掃是。從顯非也。舉足有分別也。分
別者。物物之自然也。因其自然。雖時時分別。而無或
作分別意焉。我亦一自然也。現處分別之中。而必欲
去分別。此去分別之意。乃作意也。謂作意者。道乎。自
據者。道乎。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孰
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乎。
聖人以遠殺爲仁。佛以不欲爲仁。佛欲天下皆慈憫。而

君子遠應厭。似獨全仁愛。而以憐忍之事屬小人。無乃隘而未盡乎。日勢不得已也。如佛意直欲不殺固善。然充其類。豈惟戒食肉。併當戒蠶桑。亦勢之所必不能廢。佛至此無可奈何。不復設戒。惟見聖人不禁宰夫之意。聖人雖不得已而殺。然愛物之意。常寓於法中。佛氏欲愛物到極處。反不能顧仁民。欲仁民到極處。反不能顧親。無他。失其自然之條理。放意離廣而道多窮耳。

放生會因有人妄取之。故須有人買而放之。若漁叟有時。食用有節。則所用者少。所舍者多。物命皆安。凡有

放生會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應放者。已早在所捨之列矣。未善有人妄取。又食所得而放之。蓋自中舉古先王之政不行。而天竺古先生之教乃至。

見者舍之。未見者聽之。全無計較。而此心得安。放爲仁術。舉放生會者。若入會而愛物。出會而仁民。生平不忍害一人。而隨所見物之可於者。買而放之。豈不誠善事哉。豈不誠仁術哉。願會中人。以仁心行仁事。方其未放。實懷齊宣戚戚之心。及其放之。實同子產得所之歎。又因愛物而仁民。進而推之。無異古人善復之用。不復較計功德。而功德靡窮。

教並生歟。可不辨哉。野處駭蛇。亦放生也。然其出也。必傷人傷物。此復所復之生。皆放生者傷之也。所全者多乎。所傷駭蛇多乎。護惡人者。其罪孽猶此。或性與之近。或爲欲所欲。其稍賢者。則或哀矜之。憐。

聖足以該禪。禪是聖舉中一點復機。

言一自然非有一言得。自然非有稱。以至言知言善。類不皆然。蓋稱事會。涉此即非彼。指理義。隨此皆含復。乃復轉語云。一歸何處。云有得則有失。云知本無知。云無善乃至善。凡轉語皆贅語。凡圓語皆廢語。

放生會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不於中斷恰好上。每添一搭。不成禪理。不留此一轉聽與禪家。不顯中廣。

棒喝一宗。雖爲難問。其實問到頂尖。更無可答。既無可答。惟不應問。問是當否。豈容答之用。棒代答。彼我俱得。此是立教意。然彼佛祖。便更圓通點化。不廣知此。今之學者。多歸彼教。受其棒喝。恰似言官廷杖。得以爲榮。何不反而思之。吾聖人當年立教。是否深淺。任人發問。復不厭人。亦不憚人。有叩而竭。有聽而悅。有楚爾而戲。有無視而哂。有然然而不聽。有昭昭然而欲無言。賞鑒警策。千變萬化。視彼一棒。多少純復形。

神自如。渾無渣滓。魔彼一棒。多少著迹。而我學人。猶然往慕。若云世無宜聖。宜聖精神。豈問存亡。厥意珍而美。沿門。向往。雖誠。路歧足惜。

宗教果異否。曰此釋氏不能一貫處。下學而上達。教亦何嘗非宗。求其放心而已矣。宗亦何嘗非教。姑借釋

言儒而佛之一貫。釋之難歧。昭然可見。

聖人提身。佛氏提心。聖人見身為天性。提修身而心意

也。離岐身心。是為何道。

萬理無不本於身。形色。天性也。慈孝之理。皆歸斯出矣。

淺亭全集

卷二十 學言詳記

乙

幻妄四大。已伏無父無君之根。

者是心之不測處。不勉不思是矣。何者是天之不測

處。莫為其致是矣。心天同不可測。據佛家言。皆有為

皆有教是天可測也。而言心則又云不可思議。是二

之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終是形器。聖人論極至處。何只云則

天配天。佛氏配天而至空。意似高於聖人。豈知天地

之生成萬物者。即太極。即無極也。心合天地。即合無

極。言則天配天。正是則極極。配極極也。此聖學極真

切處。其切能該空無空無。安能真切。故其謬不在空

字。第不識誠固自空。

儀認出義字。修其身。安於心。無驚美。無恐怖矣。禪客精

鋒不足窮。輪迴管過不足破。

若自了漢。死時一箇精光。亦只得自了。若一體世界。去

時平平去。亦與千次百世相通。

好善聽而後已。任仁死而後已。儒者實事。雖久遠者皆

止於生前。至云揚名後世。乃及於死後。然特令聞耳。

非復能身事之也。佛氏窺人之欲而中之曰。吾有受

享無窮在死破者。與生前無異。於是人爭趨之。非真

為集義憐心之學。莫能破其利種矣。且彼既欲人以

無可操之大利。又恐人以極可驗之奇服。前引後驅。

不覺人。誣服。

佛教初來。第云人死而精神不滅。將世人第一種繫戀

無望者。與以快活教。成此是利根。所以舉世儒。至

後來包相太甚。效驗全亡。勢不得不有連摩勢破之

難曰。勢破乃是教解其窮耳。如聖人殫辭餘慶。禍福

自求之。麗。上世君臣智愚。無不以此為教。善福本一

物。只一和氣耳。彼世尊以微福為心。勢不得不勢善

福為二事。然聖人提善得福。佛以福佛善。修念自有

公私。佛教原有病。達服教之為有妨。難教原無棄。任

淺亭全集

卷二十 學言詳記

十

感應或爽而爲善之心長寔可也。不必勢弱善爲二也。後來宗門併教門戒律之精壞而勞破之。通啓放逸之途。則又失達摩來意。接來儒門峻視天人感應不已。併君民人我之報施感應而亦割開之。一切化民成物。若比於計較之私而不屑道。反使人不見大通之意也。一教則一害。一矯則一過。爲道得治皆爲故教弊亦莫如中唐。

人所最不捨者此身。因其不能不捨也。遂轉而欲得其靈覺。於是佛氏之說中之滅教稽遲。獨不滅靈覺。以爲金剛不壞之身。以爲受用之本。更將神仙爲不足

爲。而宗之者欣譽自以爲得計。靈仙之長生。猶使人可據。及不見有長生者。則厭而思焉。無生者之隱然長生也。始終無可稽。生亦受其迷。死亦受其迷而已矣。

福田之說最陋。而佛徒貴之。神通之述近奇。而佛門弗貴。神通非所以率身。可以動人。祇爲信向鼓舞計耳。然不以真實以妙法誘使之。驚悸恍惚。乃是信應。以可據言利。有不驗時。以無可據言利。渾無破綻。而人人永墮於恍惚中矣。老氏譎然尚淺。有時自吐其謫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佛氏佛然更深名。

爲信民。實以疑之。誓不肯自吐其本意。

古無輪矣。今有輪焉。古之無者。絕無。今之有者。間有。如禽鳥花壤。後世繁氣所變化。亦增於古者。况人情之繁覺乎。若冤憤不伸。若經畫不了。若期望不置。此皆上古人情之所無。而中古以後時有之。於是去而復來者矣。以古之無。格今將必無輪更者。未通於造化之變也。因親見道世偶有輪焉等事。而遂以舉世皆輪焉。上下千百世皆輪焉者。昧於變化之不一。而惑於佛經之說也。又非獨誦經者惑也。佛經十九。乃中國文士採飾。文士亦不明理。彼共以舉世萬世皆

一輪更也。夫先自惑也。故釋宗起。而有惟心惟鼓之說焉。與間有之意漸合。

善與惡對。焚誦齋醮。豈可云惡。善與利對。焚誦齋醮。微底是利。無利爲善。被誘人者。無足資耳。認利爲佛。爲所誘者。不亦出乎。請自今始。實實反躬。改已後之過。修方來之善。我既終善。改過。隨地自然益人。若夫誦依爲祠。豈惟無益自身。反致於人有損。用名誘。善已非得已。輪焉果報。又藥虛名。流芳百世。不淪肌膚。或以爲虛。不如五經德善世修。經藥世增。實利如此。衆乃心斃。摩與萬年。魂焉罔聞。或以爲虛。從

他笑罵。一分惡孽。一分權機。實謂如此。題乃結頭。是故輪迴之理。智者自明。輪迴之事。世俗難見。彼說法心。有非得已。然儒者以名教義。固對人之作。引歸自嫌。正以去其利心。彼反以利故名。是斷滅天下無嫌之仁。與悅心之義也。

周知微曰。程子謂嫌怖生死。故欲了生死。長有爲累。故欲空諸所有。其非利也。然則聖人欲作聖。亦利耶。曰。聖欲作聖。與佛欲作佛。固無異心。然聖作聖。笑從人。人可逼遠作之。佛作怖。却從獨自可行處作之。不顧他人。只成自己是爲利學。

與事全書

卷二十 學言 齊民

十二

禍福之權。其顯而可見者。人主所操。其隱而不可見者。上帝所操也。其普而不私者。衆人所操。其成還乎天人隱顯者。我心所操也。西方之教。一切掃之。曰。崇奉我靡不福。距放我靡不禍。還使愚人日踏惡而希福。覆轍相尋。

聖人遠佞人。而佛氏求人佞。既云平等。且以是非賞罰之。公爲第二義矣。而謂經大旨。皆云崇佛彼者。萬惡立消。若還非毀。百殃叢集。則是其所分好惡者。專在人才之佞與不佞。所分禍福者。專視人佞佞之與不佞之。佛肯如是乎。是故諸經之誣。皆非佛說。自肯宗

言。顯顯易見。信者思此。爾不啻然。

尊佛爲莫大功德。雖有他歸不足妨。諸佛爲莫大罪孽。雖有也善不足損。法華諸經。頗宜此旨。鄙哉。是何彼諸經來自西域。字法音雖。結不相通。譯者皆小叢私智之人。乘世下衰。群佞好尚。翻讀之時。任其轉寫。不經還人駁正。莊士至衆。贊人難。諸盡惑。凡愚無所不至。自自然之勢也。試看四十二章經。曾有一字及此。尋說。聰解之曰。從天理。雖不問一字。亦叢化城。徇己私。雖日誦千經。亦墮畜道。

人欲學佛。須實學萬存心行事。佛佛空一切嗜慾。我能如此。潔淨否。佛念念善。對衆生。我能如此。真切否。恭話頭。只是妄想。何嘗放下萬緣。萬法華亦是障心。何嘗意在成佛。故有故天下之願。而無救天下之道者。佛之病也。口口佛弟子。而存心行事。無一毫與佛相似。學佛者之病也。

佛說。爾經拜佛。可以消災增福。蓋因一旦省覺。卽於佛前發願立誓。使今日後。盡改前還。決決乎諸惡與作。乃以謂拜表懺悔意。非以常懺悔之實也。雖何悅佛之人。儒思誑佛。常爾常拜。常實常好。若欲欺佛。佛大靈覺。豈得受欺。若欲求佛。佛佛虛處。自顧自福。聽汝

作受。佛不攬柄。華欲自藏。或安或戒。歷歷在心。欺何處着。若欲欺人。我自苦樂。欺之何用。所以令人誦經拜佛。我且不非。只問誦時。心欲何爲。只問拜後。身行何事。是合佛法。再妻佛法。

佛教多寓言。如難音縱所說。都是借喻。萬般皆苦。便是枷鎖。刀鎗一念覺悟。便是立地解脫。貪心呆漢。認作實事。一面狗愁害人。一面念觀音力。只逐果堪退除。豈知口誦者虛。身行者實。叩頭焚香。傳不介意。同類受苦。佛恨難消。反借慈悲。誦悔之法門。恣時縱貪。脫事之作用。既說無窮地後。必首收此輩投之。諒不因

集事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十五

誦拜勤勞。受其誦面。寬其量。

僧家傳業。佛事縱功。佛歷歷有徵。如云某曾害某。誦經若干卷。起度。寬現。遂散某妻。生者好食。蠶。蜀行蠶山。後遇其夫。爲經若干卷。遂得脫苦。托勞散勤。此歷不可以數計。且勿論其幻妄。卽據所云。非誇人慈悲。立導人縱惡。殺生。爾寬現求雪不雪不止。實行他得。猶難退消。空口誦經。寬現何與。况又倩人代誦。耶。爲經若干。亦於受食之蟹。何欲。况其夫令人代寫。遠可免妻於蠶山之行。則凡富有力者之家。不惟可以自養。兼可救所愛之說。感矣。官正吏清。兼無用處。傳門清。

淨乃惟般神。可作德。可解福。惡人聞此。傾體力行。居官制民。志盈。其量。大者。不借於名山。大刺。建。遂雄工。小者。難佛。寫縱。零星。散施。土。廉。狗。慈。者。大半。亦然。緣。心中。恃。有此。種。法。門。乃是。不。須。存。心。不。須。躬。行。不。須。積。累。略。能。分。割。衆。衆。立。地。成。就。十。分。便。兼。遂。散。肆。行。無。忌。物。不。顧。害。人。不。顧。則。此。說。也。果。誘。人。慈悲。耶。堪。人。癡。忍。耶。蓋。斷。斯。乎。非。傳。苦。薩。之。言。貪。僧。誰。愚。俗。以。捐。資。托。官。傳。力。廣。大。如。斯。耳。非。但。吾。遺。之。兼。王。綱。之。威。而。亦。傳。門。之。脫。也。仁。若。無。所。而。愛。智。者。不。待。闕。而。明。向。本。誤。信。之。寬。幸。且。聞。斯。而。轉。

學言詳記

戒貪癡。形骸皆幻。何況室宇。自五代時。王。不識佛法。謬聽愚僧。尊崇形迹。巍煥其居。金碧其輝。延及季世。日新月盛。退費天。康。大。經。人。力。剝。骨。造。殿。塗。血。成。佛。而。悅。此。貪。癡。孰。甚。我。想。諸。佛。慈。光。慈。劍。偶。後。僧。衆。因。蠶。康。遺。本。非。佛。心。僧。自。依。佛。衆。愚。無。福。又。依。衆。僧。依。惟。以。好。佛。本。無。好。取。所。歷。惡。奉。依。諸。佛。自。作。癡。迷。得。罪。天。人。試。觀。武。墨。侯。佛。最。致。便。字。盛。歷。古。今。無。匹。事。贊。醜。穢。福。佛。如。何。梁。武。愚。惑。寬。同。事。異。魂。受。亂。空。遺。骸。名。求。福。離。去。消。災。災。至。衰。天。下。力。依。佛。不。靈。若。采。信。佛。實。人。恤。民。富。人。濟。脫。慧。人。救。民。信。心。空。迷。

只行現在莫愁未來休論過去

得狗萬物失天地心平等人物昧天地性保合太和惟人能事人能既盡鳥投咸若佛教慈悲單說好生勸止妄殺多茹落素破糞發性豈非正理如何未教大憐佛旨賤視人類夷之鳥投甚至投崖餓虎剖肉喂鷹反欲置人居禽獸下成混淆見成顛倒見迷罔衆生戕身奉佛燃指供燈跳爐鑄像種種殘賊云報佛恩佛性大悲憐愍孰甚依佛佛修豈非大哀種之孝子欲報親恩先伴親心是成何孝

試說五祖設叢林以恤老病不亦善乎助養濟院所不

九
卷
二
學
言
詳
說

及也曰養濟以健周病以壯周老以民養民今釋氏能以僧養僧乎其健壯者且不農不工坐食而用皆以民養僧也又名爲僧偶其實利之勸老病僧衆必募蓄私財投納寺主方得收入叢林是吾民又代彼養老病耳五祖特以救彼法之將而相等至今遠大爲民生之病必也壯健之僧皆緣南畝而果善自食其力以有餘周恤其黨則吾無惡焉爾

叢林乃大養濟院之說其旨近於仁實不察於義養濟院周助不堪作勞之病民叢林供奉不肯服勞之游民一反矣養濟院量給菽粟僅令免死誰其屑之叢

林堂宇卑食精潔華侈其皆意坐禪結草啗嗟侍從

養尊處優遂起惡業之勸二及矣養濟院必老者病者乃得入其數可限胃溢無消容叢林甚有限制一切能募釋能游離之僧則輒棄歸之耳農家勞瘁所生幾何而堪此無限安享之人三反矣是皆養類而憐殊又事近而義乖者也故大養濟院之說不過借仁政之名隱爲僧衆離爐助隱豈說仁心所繫而昧者又爲宗信而推行民可哀哉

禪伯定而忙講師解而觀教門清而瑣

出世之學不肯出山青出山者世僧猶在也况勝朱門

九
卷
二
學
言
詳
說

占城市倚檀越爭勝氣托名度世者乎經世之學不必入山必入山者未知用功實地也况淡天倫肥方外壯嗜慾喜林鋒訟無用力者乎陽明先生云未問其禪不禪先問其是不愚愚則云未問其是不是先問其真不真出世之意真意自了矣何厭出而害世經世之意其必悔而自歸何患其終無益於世

問二氏暗助王經果哀何處曰佛仙大意勸言福得福淫

佛法盛行皆乘亂檀之世從來人相食之禍必在虛無大穢之日如佛隱解見信於石趙鳩摩羅什見信於

姚秦二僧者。皆彼所謂大慧人也。手居樂其供奉。有
慈則摩手無爲。與就榮寵之俗。夫何異乎。達摩聞風
而摩。機緣弗契。面壁長逝。智矣。真彼之得道人矣。彼
佛之於中國也。治則不行也。亂則豈惟不被救而已
耶。

佛學莫深於達摩。玄學莫妙於希夷。希夷不肯用世。達
摩若用世。其作爲猶王猛之治秦乎。大抵禪學近看
而不近王。曲謗顧衆。近於驢虞。機釋犀利。近於捷取。
必世則彼所不欲。俾俾則彼所不能。
釋氏用力之始。原與天下相顧。雖其學果成。終不足以

治天下。古今名僧。無贊治者。自石勒姚萇以來。累代
尊宿。遇世至敬信者不少。從無威格君心之道。亦彼
未見有匡世救民之才。豈其秘之實不能也。惟姚廣
孝爲軍師。微貌成貌。不識治道。自是雄殘之夫。偶落
在和尚中耳。且功能遠出青田下。若列之古豪傑之
林。未足當末坐。何奇之有。
凡學只觀習其教者。得力如何。流弊如何。又觀其教之
行於當時。民生苦樂如何。治亂如何。萬萬不能達矣。
老子之學。善用其清淨。則爲漢文蓋公。可以小治。不
善用之。則晉末太亂。佛氏之學。自姚石梁唐。凡在信

摩。未有不夫大亂滅亡者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實真
學。教是佛家家手處。

神僧能定饑渴。能入水火。制遇神。能伏毒龍猛獸。龍一
身有餘。使之救家國天下。則立困矣。此其末也。雖不
足辨。然惟其末發於自便。故其末無以濟人。
身之生死。可以一風親之生死。必不一視。宜異而異。所
以爲聖人。彼無生則同之。故親遠不念。親亡不悲。本
滅而倫倫俱滅。此其爲大亂之遇也。我所有者。人皆
可有。我所有無者。人皆不可無。宜合而合。所以爲聖人。彼
出家則分之。故嫁娶亦聽人。葷酒亦聽人。我潔而人

人不必同潔。此其爲獨善之術也。

武問地獄有無。何故不可以言見。曰言善言惡。皆非善
惡也。善惡不爲言者。有也。言有言無。皆非有無也。有
無不爲聞者。信也。凡物處其中者。不見出其外者。乃
見。曰狗。曰人。曰遊於地獄內矣。夫安得而知之。
曰爲善。曰反躬。曰超於地獄外矣。夫當自識耳。
問善惡之因。條遇善惡之果。何得長存。曰譬如觀酒。未
奉初出。美則竟爽。敗則竟酸。譬如作芹。初醢之日。晴
曝則芳。泥曬則臭。藏貯既久。芳臭終存。問善惡之因。
有未被於物者。亦當爲果否。曰香稻鳩羽。貝壽成性。

連彼在塗。未飽腹。空山康。未至殺。物能養。惟殺彼身。備具穀。遺雀啄。炳處山。童善惡。生心亦如。職婦。故或餘風。動世或空言。流禍。惟古何踪。吠聲何影。非親交涉。過相感。觸凡有其因。靡不成果。因果解。口。謂心維。兩兩相應。故名曰念。不宜曰誦。行事遲。亦在其中。是為念佛。緣何過子。專恃口舌。頻稱佛。彼吾善何增。吾惡何減。謂佛不聞。頻稱何童。佛飽若聞。譬如君親。譬如師哲。不盡朝職。日呼帝王。吾君聞之。豈不斥怒。不盡孝思。日呼二人。父母雖慈。亦起氣。哲不循教訓。日呼聖賢。聖賢聞之。知為盡。罔若欲念佛。先

七
念
字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二一

識念字。離心無身。離身無口。念佛解。

小曰幻術。大曰神通。飽是役氣之法。天下形迹不同。皆氣所為。本自千變萬化。但任其自然。則時至乃發。隨位而見耳。神通能伸。縱其時備。改奪其地。餘使人驚炫。然不通耳目之玩。或自救一身。若夫一方疫癘。未見神通。能致康寧。千里餘荒。未聞神通。能祛旱潦。濟世干戈。未有神通。能誅盜賊。究竟何神不迹。何通不窮。神通解。

乞食募緣。本是忘相。然是立法。大滋空寂。人人不耕。誰舍僧食。人人不織。誰舍僧衣。其纖縵也。賢情放利。僧

名勸善。方且為已過。孽。風云代人種。福。每見。僅夫。刻子。逐事。皆慳。作。備。事。偏。像。慨。待。人。皆。刻。過。和。尚。背。肩。族。只是為彼所給。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豈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窮困。同可憐憫。豈緣割。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為大生。廣生。備若作此。分別。何術。我相人相。萬分。無謂。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而。恐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又如世俗。入。會。放生。病。類。齊。宜。恩。及。蟲。魚。不。慈。同。類。推。其。受。病。况殊根。彼止不思。頻創。輕重。今乃其計。取此與彼。曾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二二

有為善而容。算計者乎。惟是利心。深人膏肓。若能逆推。依然成願。心願是利。事逆笑利。飯僧解。萬曆間。利道人。瑪寶者。自大西國來。故搆其天主教。觀其大旨。卽上帝也。然盡像而拜。以崇禮形。象為事。而不知存心養性之機。遠不及佛。然最頻佛。以其致尊天。而佛尊已卑。天故也。道人類慧殊迷。過華言。讀華書。頗有著是。又多巧笑奇器。士之好奇者。多奉之。尋上其奇。譽於朝。神宗命所司收貯。而無他。貯。實。道人尋卒。其徒以千計。或離傳習其器。其而類慧萬之迹也。然士夫間。服習之者不衰。佛在天竺。猶周孔之

在中華。天主教之在大西。亦猶佛教在天竺。彼以自
至其國教爲未快也。覺氏求於東漢。此教又猝入於
今嗚呼。無亦乘運而至者乎。

佛。西方聖人。天主教之精者。不過西方之巧人耳。然其
遠來之意。則一也。漢明帝爲中華主。求異教於外夷。
求者多事。達摩生長海外。慕中國而乘遊。乘者多事。
使夫子真浮海。其居九夷。則聖人亦多事矣。惟合德
於天地者。安土敦乎仁。

補遺 許五十則

學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

似如舉世習邪。其覺不安於邪處。卽是學脉。一呼便

聖教門。撮總到人倫上用。放勳五倫。至誠大經。已自
提出。餘如伊尹言覺。是覺於人倫。孟子言著察。是著
察於人倫。若集義。若克己。若無我。若萬物一體。總在
人倫上做。父子兄弟之間。又是人倫起處。

語云。莫逢故人。爲其知我之淺深也。然故人與我離會
有時。士三日不見。晤目相持。彼安能盡知我哉。夫惟
骨肉親黨。終身相與。斯須不去。言出行發。孚信爲難。
故風火之象。日有物有恒。盡非僅操之言行而已。

若只粗粗看見皮膚。事事物物。各一頭面。永無貫通之
日。非病在不能徧物病。在不能物義也。惟窮思入微。
於一處二處研得透。便可貫通。

易以道陰陽。夫子大槩皆歸之人事。陰陽者。道體也。人
事所以體道也。他經始終語本體者。惟中庸一書。天
命天載是矣。然天命始之。而慎獨終之。天載終之。而
內省始之。道體可徒見乎。顏子卓爾。亦得於博約竭
才之搜。

正心功夫。要在誠意。致知功夫。直在格物。別無事矣。自
修身以下。則不必然。心正身自會修。然須正衣冠。尊

學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

瞻視身修。家自會齊。然須有動作威德之則。家齊矣。

國自相親。而治。然須有政教號令之文。國治矣。天下
自風動而平。然須有禮樂征伐之用。一節有一節功。
夫方是格物。格物本是功夫。起手然所以于天下。亦
在格物之中。物物與我關心。事事是知做出。故曰。一
是皆以修身爲本。

慮非苦苦搜索。只是加一番詳審。不敢率意應酬。如此。
方能於目前所值事理。十分盡善。無一事不歸至善。
便統體皆至善矣。總之定靜安略有節奏。無功夫。功
夫全在慮處。蓋大段妥貼之後。又須磨境致精。知止

是平昔大主意。處是隨事隨物。斟酌精微。

誠意誠身。總是一誠。但意可以分合言。身須統體無偶。如念念俱誠。與好惡一人一事而誠。皆可謂之誠意。若反諸身而於萬物皆備之體。微有虧欠。未得謂之誠身。誠意如仁。誠身如聖。盡仁之分量者乃至人。盡誠意之分量者乃誠身也。誠身之功。從格物而入。以成物爲竟。

自謙不以利名爲喻。以好色喻。利或奉妻妾。周窮乏。雖均動於欲。猶有爲人時也。名或歸所尊。破所親。雖善用之以理。猶有爲人時也。爲人之心。獨至好色而絕。

思以疑爲體。通其用也。如思一事。必心專聚於此事。然後端委無不遍。若復雜以他事。或散漫而不疑。則於此事亦塞矣。洪範以思屬土。土翕然後能生。蔡傳至遍。但見思之用。

義貼利。知貼貞。都近於反。然利者順適。義者得宜。事得其宜。則人心順適。宜與順。豈可謂二乎。聖人因見人以自私爲利。特指出利物足以和義。就利中分出公私二途。若公則便是義。無二物也。貞者正而固。智者活潑流行。然智者之動與樂。皆收歛在內。如隆冬樹木。花葉落盡。其生意乃充滿於根幹之中。此智貞相

配之義。

孟子告滕文公。強爲善凡勉。強俱與安對。獨此處勉強。最出於本心之安。雖使事勢拘束。人情阻撓。只是一意爲善。決不放倒。決不退轉。此有國有家者立命功夫。與天壽不貳同理。

凡人於無事時不能無思。是其心從未嘗密。無係着無愧作。蕩蕩然一絲不掛。爲正務而經營。猶是繫着。程伯子見大木。輒起計度之心。況營私乎。或起念涉私。或簡點偶漏。總是愧作。況已形於事。與有心故犯者乎。若就空守寂。於天下國家漫不理會。又非

所以爲一絲不掛。

惟學可使人增其所不能。又可使人忘其所能。雖凡愚也。漸情耽嗜至深也。覺衰亦不得不退。雖聖仁

也。行道澤民至切也。覺衰亦不得不休。即如堯舜之問。昔有令無。迥然自異。雖欲忘衰。胡可得也。惟於爲學。則不知老之將至。時時憤。時時樂。光景日逐增新。無絲得自見其衰邁。此所謂冥升。

讀書有得。與力行者異。力行所得。性根於心。知解所得。光景意像耳矣。是物也。死之日。可得而用乎。泰然無礙者。湛然惺惺。惺惺者真。真者定而長存。樊然多索

者。森然多知。多如者假。假者與氣俱亂而俱散。

善者。心所安樂而已。使爲善必禍。中人以下。亦復何倦。

所貴乎樂善不倦者。正爲天人有不應時。卽如天爵。

修而人爵不從樂則長在。已上十八條功夫

人從天而百物鬼神靡不從人。以是驗人之最貴也。人

主乎百物鬼神矣。而皆受命於心。惟心自命。以是見

心卽天也。

樂不屬七情。而文公云。喜怒哀樂情也。此對哀之樂。着

於事者也。如朋來而樂。須待其來。閔冉諸賢侍側而

樂。須當其侍。未來未侍。樂未發也。至云好不。不如樂疏

水。陋巷之樂。反身之樂。俯仰天人之樂。時時常在。豈

復有發不發之分哉。樂本不可以情言。有時可以情

言者。樂之用。已上二條原本

問三日。齋七日戒。因交鬼神而暫設。佛氏長齋長戒。似

其所作功夫。反無間斷。曰。人須有特變時。如變色而

作過之。必趨迅雷風烈。必變。皆是也。且如朝替腹裏

羹齋栗。若在殿階如也。對君親自合如此。若君假不

在前。亦齋栗。亦殿階。此時既無謂。而對君親時。反無

加敬謹之意。豈時中之道耶。故當祭則特爲齋戒。所

以致幸敬於神明也。易云。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所謂齋戒。正是平居無間斷功夫。但重在洗心

與著齋戒色相者又不同耳。

學者望慾之方。仍於循理得力。於夫子之言。惡不仁者

見之。論親者。過惡之苦。不如進善之樂。於虞舜之

烝。又不格。我見之。君心不仁。可格也。親心不慈。不

格也。不仁者。汎而不仁於天下。我故可以格之。不慈

者。不慈於我。則有共爲子職。以感之而已矣。感與格

其爲義。或同或異。非深體貼於人我之間。不能知也。

聖人能穆運然而聖。人生不生亦運也。生而用不用

亦運也。身雖於運。心幸乎運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

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

衆人競於地。雖着通於天。寄地者形也。樂天者心也。自

氓庶尺寸之宅壤。以及英雄所爭華夷之界限。莫非

地也。得朱榮屏。必斤斤焉。舜禹有天下。仲尼無尺地。

則一而已矣。視此身爲形而下之器。其所求於天下

必形器也。踐形惟肖。莫非形而上之道矣。而於天下

又何他見焉。

趨時之意。其猶從義乎。窮則變。窮者。變之因也。通則久

通者。變之功也。純見則從衆。因時之所善。從乃趨矣。

拜上則達衆。趨時之所不善。違乃趨矣。推此則時肯

變之以寬時淫變之以貞時情彼之以數皆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苛俱淫則是靡而不變同流俗而合污世也時豈流俗汚世之謂而趨豈舍之同之之意哉聖人以變爲趨後人顧以不變爲趨甚矣其疾也行止猶豫非析義不精卽觀事不徹公山佛肸欲往不往豈亦猶豫乎吾道既大彼意足嘉聞召時特取其嚮慕之誠有可感化之理故不示拒絕想當日接遇來使禮意從容見者遂以爲政往也其實不往之志夫子早定於胸中豈待再計而決亦豈因人言而變哉子路正直謂叛臣豈可與作緣必閉門不納方快

其意耳

韓昌黎有大功於斯文始尊孟子始斥佛此兩大事皆無所承襲創心創眼創口而爲之前掃八代之狂風後啓宋儒之冒言可謂無待而與者矣情其斥佛也見之未精處之未盡惟文中子之告程元者最精且盡其論佛則云西方聖人不可適中國論三教則云政惡多門論及於廢之則云非爾所及夫西方不適於中則宜廢教門不可以多則宜廢然而不輕許其廢者蓋必得其道而後可廢必待其人而後能廢之也簡簡教誨含養無遺其天資之高心眼之濶孟子

以後一人

後世人臣事二姓則爲不忠古人每就列國之聘樂毅在戰國號知臣誼去燕仕趙而尚論者莫之非豈君臣大義古今異耶曰此封建遺風也諸侯同姓異姓各君其國實皆天子之太臣也仕於列國者共事一天子也雖更迭而仕未嘗事二姓也故有出疆戴費之說焉有服舊君之禮焉皆從封建來也後世封建法廢天子而外無列國之君矣其有之則如漢之南粵晉之五胡唐之藩鎮割據宋之遼若西夏非變夷則僭竊之臣與讎敵之國也去本朝而事之是背天

子也故不可更仕禮以義起義與時遷

酬對應變無窮不測只爲識得一處凡事曲折甚多子言未必說得盡然每事必有一綱領決然一句說得盡此綱領便是物物一太極然苟不識往豈能逐事逐物推求出此綱領來性便是統體一太極後人謂此等腐語於經世何干卻從事事物物子討萬究已私不彼何以推徹人情人情不恰何以經理事變此盡壞之所以難振而功烈之所以終卑也凡設施謀求宜各就此事推至本原極濟時艱之中而有浮沃主心之用視專修支節塞罅漏者慮深而功

全。此經世實學也。若一權揀較此事。況以大本大原爲言。如國用不足。而曰絕口不言財。強敵壓境。而曰其具不在兵。豈內本修文之本意耶。無論聽者見爲不合時宜。而我自反經世之學。進言之幾。實亦迂應而少當矣。獨不曰所以生財。所以治兵者。自有道子。惟各就職。盡中一一講求。措置合於正義。和於反情。隨事以盡理。隨末以務本。夫然謂之一貫。內外相應。旁無掣肘之人。則功必成。蕭何韓信。遇之上也。外得自專。而內莫之應。則功垂成而壞。或且得禍焉。白起。岳飛之徒是也。內有應矣。有兼制其權於外。

者。此則視我作用。能如李文饒楊岳滄王文成。則事亦可爲。然其成敗。非有一定之理也。內既無應。外復不得自繇。此必不可爲之時。君子直卷而懷之。若沾沾自負。冀得一誠。非伴進則冥行而已矣。且君心相道事權。昭昭在目也。而皆不能料。斯其人又獨能料敵者哉。

吾見賢士大夫。不懷私。不任詐。而不知人不解事者多矣。古人言至誠。因誠有不至者。言大公。因公有不長者。誠不至。未必能明。公不大。未必生明。孟子而下。惟孔明元公明道。庶幾於大公至誠。而聰明睿智具體。

忠信之士。不能好學。固有誠於好惡。而未必悉當於理者。謂之妄。不可止。因其所見之偏。謂之誠。未可亦近於所存之條。縣閉門獨生之功。多而少讀書。少足入少商量問辨。少諸練事體。一旦出當大任。關於時務。雖忠言極諫。而不足以感動主心。雖切切民艱。而不知所從事。雖留意人才。而不知誰賢誰不肖。有心無術。良可惜也。

微軀之外。病癰不復覺。而仁人於舉世咸覺之。覺所忘者。仁之靈也。割股飢餓之痛苦。凡人甚畏。而龍逢比。

干孤竹子不覺也。忘所覺者。仁不且愈靈與。至奔統忠不獲其身。被其心。皆有所止也。

鄧禹子二十人。曾教之奔謹。不令習恢奇大畧也。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側儻無用。傳以奔謹。見彼牧民佐治。而係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謀。使子孫飲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逆。房道愛之。覆宗亦玄齡之素訓。未如禹與。已上十五條。案用。

帝號之始於秦也。後世不能改也。善惡異謚。非有德不宗。宗之濫於東漢而衍於唐也。後有聖王。不容不改也。凡稱某帝謚也。某宗廟號也。應就樂崇。而惡謚不。

者。易。使。者。知。戒。心。乎。

時爲人授也。歲首爲人辨。不爲天地辨也。一日之時妨於子。而人之興作也。必以日出。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至寅卯而用之。其力不置。使於夜分擾機興事。非第違時少功。至日出而早衰矣。故建子妨寅。建寅不妨子。人非建不辨也。天時自辨。不因所建也。足食。先飽民也。今動議加賦。饑其民面。兵未嘗飽也。生與聚反矣。尼兵。將在兵中也。今動議增兵。將在兵外也。見兵忌將矣。已上三條皆道。

游民有數種。不必有者。僧道也。宜有面宜限其數。變其

用者優伶也。不可無而不可不制。和胥皂衙役也。不可有者。娼家頑童棍徒也。已上一條政事。

物禁太盛。惟盛德之至者。則無物盛之嫌。其貯福之器。恒餘於福也。下此則貴日增其德。管諸粟充。觀有善以易之。酒盈斗。有岳以繼之。雖盛可無害矣。

同爲善事。何故微名微福。即不成善。善是一團潔淨和平。朴誠懇惻的意思。只想那求名求福之人。其作好事。祇有多少。觀觀連便不潔淨。有多少勞擾處。便不和平。有多少算計報歲。修飾饌面處。便機巧不朴誠。浮游不懇惻。這圖意恩。安可謂善。況到那不見報應。

時。又會漸淡下去。幾何面不與惡同歸。

成心初起。未是私心。當時實以爲善。實以爲不善也。久之而覆護苛求之心起焉。則私矣。處其病根。亦爲初見。未真。故昏者以愛憎爲是非。昏明無者。是非密移於愛憎。

成心之去難矣哉。所親得失。皆不復能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名根於氣。是故心根於氣。則羨名若珍。求饑心。則視名若浮雲。

果有意乎學道愛人。天下共此一事。人生止此一事。何

局面之可論。亦何暇留心於局面。方人猶爲子貢之病。況非方人乎。或說患不知人。亦學問內事。然此在知上用力。不在人上用力。我心一分虛公。我眼一分清亮。舍此而分別局面。內不爲輔仁。外不爲安百姓。營私則似唐末之樹黨。不營私。亦似汝南之月旦評。人但切實自爲身心。一切世味世局。自然漸輕漸淡。能釋異己之疑忌。而起其尊慕道德之心。此專心於學。脈而有敬於世局者也。學問之功。專爲掃除私心。客氣。近年依傍局面者。乃取私心客氣。爲丰采作用之根。宗自誤誤人。誤蒼生。誤國事。使異己者得藉口。

實此藝前人之餘聲。而自舉其實功者也。故但指攻我者爲邪。我之正果安在。必也從君民立心。不從官爵起見。爲修身勤政。不爲浮談曠官。我實錄於義路。禮門而人亦無所容其攻爾。上七條人情

極視福祿其一。又壽典考終爲二禍。而凶短折以一極對之。則極視福且祿二矣。顏真卿八十死於賊。壽固未必考終。天無不凶。故合爲一也。善常一。惡常二。中則有過不及。正直則有剛柔。攸好德則有惡弱。以二配一。亦其常理。惟憂實祿而無對。福陽故奇。極陰故偶。攸好德實祿藏樂於其中。君子存善可樂。不必復

言樂。小人有剛柔之惡。斯有剛柔之憂。本以快其旁。然而反生成威。既成惡又滋憂。欲不二之。不可得也。君子作善而樂。與本心合。合則一。故爲一福。小人作不善而憂。與本心反。反則二。故爲二極。此立教之旨也。

武王封祿父。其有不得已者乎。不然。微子之賢。守殷祭。壽殷祀已不絕矣。何不委祿父於微子乎。祿父因之。遂得爲亂。受惡浮於樂。而夫子於揚無聚辭。部武之嗟服事之稱。豈不微乎哉。上二條無辨

釋氏有所謂他心通。頗與先覺相似。但先覺有妙在不

覺者。他心遂則不能不通。所以有異。且如詐與不信。固有非常覺之時。如象偽喜。舜便真喜。故使他心通。豈不立刻燭破其偽。縱使燭破不言。亦所以待他人。非所以待弟。謂覺弟之欺者是耶。謂不覺弟之欺者是耶。至誠故中庸。般若必奇特。

人參天地之中。佛故言人出天地之表。其於兩間事理。直吐棄不用。而兩間亦無所用之也。聖人乘陰陽而合無極。彼欲獨遊無極而處陰陽。上二條習術

附疑恩問十九條

虎項下金鈴。繫者龍解之玉。連環乃一玉所成。原不可

解。惟有擊碎耳。命所疑。非如爲二事也。然或究竟與二事相類。未可知也。存贊明師。兼以俟悟。

天固無後外耶。有天之外。而人居天之內。事不可知耶。天下之不聞不見。而以理知之者亦多矣。昔伊川問堯夫。天地安在何處。堯夫爲極論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及此。惜乎周邵之語不傳。然伊川嘆其弘廓。不以爲非。則是天果有外。天之外果可知。而世特無周邵其人與。

無外惟天。天復何外。以爲有窮。窮於何所。以爲無窮。何謂無窮。反而體吾心。則知天矣。出入無時。知陰陽無

始莫知其然。則天之外固無可思議也。如其不可思議之謂知天耶。

夫子不語怪神。程子每語怪神事。只籠統以一理字斷之。佛教大昌。世運不同。不得不語。亦不得不如此語。便使夫子生於後世。客人示人恐更有明快處。如云帝即理也。天即理也。未嘗不是。然在帝左右可云在理左右否。亦出乎靈可云理出乎靈否。梁溪子極崇程朱。每至說鬼神處。微有同異。殆其說未底於極。便未合心之同然耶。

鬼神之事實多奇幻。惑人而語。往往有之。蓋迷塞本人

之靈。因侵入其臟腑血氣中。借以爲用。及既憑。則鬼自散去。而本人之識神後清。不通迷醒之間。非識還出本人之識神。而奪之爲已有也。至奪舍投胎之說。則事理難通。嬰兒在腹。其初結胎。原永有知覺。說月後五官五臟漸具。如覺乃生。本靈與形自是一物。何從奪其本宅。而投以他靈乎。鬼惡人是一時寄借也。鬼若人胎。是一生永借也。萬物皆稟氣於十二支。鬼之外。屬于者尚多。牛之外。受丑者非一也。於所切者各取一焉。然十二物。亦有不遍生於五方者。如齊魯以北多無蛇。豈識已火之氣。

不行於北地耶。

目前事委有難曉者。如坐暗室有光。衣紵繩衣。臨臥解之手漸處。火星迸出。此皆易曉耳。室中必久生。乃見光。綴衣必服之於裏。又暗日乃有火星。即其理也。惟所謂印綬開花。頗可異。崇禎庚辰孟夏。宿朝房點香。牙牌垂纓。忽聞花室內無一點風。其線於空中四圍自舉。難有物張之者。宜如繩。圓平如鏡。少頃漸歛。班後尚携視。得統之几。忽復開如初。頃之乃後歛。衆相顧笑。是歲南歸。無他。或逐凡此皆見神便至。嗟其和氣。或福大德大之人。故憑依之也。而兩者又皆

非衆分。晉格此物。携未了。存之以侵諸益。

孔子自知死期。邵子亦知之。管郭亦知之。至於丁謂亦知之。其知同子。程伯子志將淑世著書。而皆未及。是不自知莫將死也。乃至凡人逐逐一生者。皆不自知其不知同乎。

丁謂邪。識識至老不穢。臨死乃湛然不亂。以爲偶然耶。死生之際。非說偶然者。以爲有所見耶。斯人也。而何見。於是持樞樞之說者。氣器物稟賦耶。賦質既清明。乃爾何平生所爲。無一善狀。皓之風。覆夜氣不見以存。乃焉存於臨死之嘗耶。若更出於此。則是輪

趙之說。儒者所不曉。而佛氏曉之。聖人度大光明。果不及佛也。

惡人臨死。本心盡見。所以變相無端。總是一念不安所造。有種至惡至昏之人。生平爲惡。從無不安處。臨死亦不悔。此當如何。反不游魂爲變耶。

太極不與陰陽偕混。聖人之心。一太極也。此善混沌後。義堯文孔之靈何存。意者上帝左右。固有至清至虛一片境界。當陰陽淆亂而自如者乎。原無混沌。釋聖之說會焉。再開再闢。復當出現耶。不然。任是大聖。只在一混沌中。撐持靈同於陰陽。而不能俾太極耶。以

人之靈。以學之覺。六合以外。混沌前後。亦需討個明白否。

郊與明堂。意義如何。尊稷配天於郊。宗配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稷則配天之形體。文王則配天之主宰。又何說。

橫渠言聖人道無進退。無進固也。渠無進。歟。從心之域。進於耳順。設孔子六十而終。將以爲靈於耳原也。然則加至八十。未知云何。壽仲堯舜。又嘗云何。若曰。學者不必揣度神聖事。則凡講學者。講希聖希天。講無聲無臭。皆身所未能至。心所未能見也。又何不以揣

度爲嫌。又何不以爲高進而姑置。

禹之學。莫大於九疇。繫辭云。天垂原。聖人則之。與河圖並顯。與庖後並傳。而禹需夏書。曾無一語及之。體洪範。此學其不行乎。天錫之而聖秘之。何也。意夏書中必有事言洛書數一篇。始於秦而伏生輩不能盡耶。不然。其本篇或不能如王訪箕對之詳且善也。故刪之。夏而存之。周乎。

六三拂順貞。此程傳句也。言拂於順之正道。則凶也。朱總以爲趙正亦凶。夫既拂順矣。又何正。正又安有凶者。大過之上六。凶。無咎。程佛以爲小人過歸。禍由自

取。無所歸咎。未義則云。殺身成仁。以才順不能濟。故凶。然於義爲無咎。夫堯齊比子周虛之倫。於事何濟。然豈才弱當耶。陰柔者而需殺身成仁耶。凡言凶。所以爲戒。殺身成仁。聖人堂肯言凶。此二條皆程傳之理。爲長而貞凶分能。以貞字聯上。撐原爲句。訪後又詞未見有此文法。易言無咎。皆自處合義之謂。傳因上有凶字。以無所歸咎爲傳。亦創起無何。今欲折衷至當。將何說之復。

喜怒哀樂一情也。綱綱體貼。似各有不同處。可怒在四凶而怒之。舜心何與焉。喜亦類此矣。父母有疾而憂。

疾愈而樂。死而哀。謫亦曰可。憂可樂。可哀。在父母而已。子心何與則可乎。且至恕之事。不過現前。處分既定。卽已置去。居喪必以三年不能忘也。此又不同也。夫子又曰。是吾愛也。則憂道之心。亦不能忘。似不可與喜怒之在物者同論。然耶否耶。強之爲同。則不安。果以爲異。奈何一情而有異耶。

食而不知其味。繇於心不在焉。三月不知肉味。子心在於何所。

心無二用。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不能兩成。是其明驗。劉穆之五官並舉。梁昭明一目十行。皆史官謾傳耳。吾

集字全釋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四十一

獨依管點鼓瑟。三千之機。一一入聽。聖容微啊。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指。大是異事。後世訖無疑其故者。何哉。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道不可須臾離。要見須是何物。著斯字在上。史字在下。畢竟何故。

集序或寄序

道乎天生蒸民之意則世無棄物學無
五養五滋五克五助五和咸用之療瘵溫良寒熱以平
咸用之療瘵然而農軒之世五五未備群黎亦放曠而
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天札自雷火遺天澤而豐君往與
情淫而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日生日起
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往物而後有救治之
道一焉而已矣往薛有未及我人言之來者有言抑農
我人所能豫竭耶往來時也人我乘也履其位盡其心
縣家人以地鄉朝日與之因應乎無窮而吉凶之憂遠

無時而默釋是故振民匡辟任地承天言雖費各舉其
要謂之政一可也道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變各歸
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亦何以問說從多而療者
吉從言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察夫寡
與默之所存矣崇禎癸未九月癸巳嘉善陳說正佛槐

父自題於雙亭

家載上全書卷之二十一

家載序

治句遺賦三十八條

遺德記二條

父兄實紀

蜀行記

國事說六條

丁番人行摩

祖壁記

附錄句容縣祠田二宗

更見陸石

義莊呈

家載下全書卷之二十二

冠一條

表二十四條

雜訓三十四條

鄉籌一全書卷之二十三

鄉籌序

御史六條

同善會序例十七條

鄉籌二全書卷之二十四

同善會講語

乙亥以後賑貸平糶事宜

鄉籌三全書卷之二十五

庚午急救春荒事宜十一條

庚辛救荒平糶事宜三十三條

鄉籌四全書卷之二十六

明發齋偶記五條

先慈墓記三條

仲規陸石

康憲公義莊遺則

婚六條

祭四條

治人治法五條

保甲三條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附莊驗單式

壬午春擬耨粥示款
壬午秋荒事宜 七條
甲申蠲賑事宜 四條
冬月種穀法 三條

社倉
乞丐
火墾解 二條
耕牛某牛說

共據記
葵州太和說
鄉籌五 全書卷之二十七

辛未均役條議 十條
均役別議
一議魁北運 三條

二議魁牛級 二條

辛巳役法議

條陳三大要公揭
華里書區總頂首公揭

致劉敬日邑尊公啟
鄉籌六 全書卷之二十八

復田說

三本原
四肯籌
丈田辨
均糧辨

從李陳巷邑尊書
附錄 五條

勿查邊羽
勿報大戶 二條
徵收 七條
起籌 二條

庫吏發銀
鄉籌七 全書卷之二十九

清運 七條
李政 三條
崇順辛未會試舉子公呈解 三條
崇順庚辰會試外監場告示 三條

崇順庚辰會試外監場告示 三條

錢香俗 六條
僧規 二條
通邑風水議 十一條

鄉籌八 全書卷之三十

有調無患議
癸酉秋防温州禦海寇事宜 六條
推賢嘉善守禦事宜 二條

伏祈
乙亥防流寇事宜 七條
偵探流寇情狀 十四條

果舒二邑流寇速
清獄
清盜 二條

察防 二條

賈聚耕夫

疏濬清河五條

上臺寄耳目

掌上錄一全書卷之三十一

掌上錄序

大衆五要

擇治人不遇數職

周孔論處小人

力澤漁括盡治道

特選義補郡守

工役

撫按事宜五條

四大事

一持格心之法

養才

足財平亂之要

訪將

掌上錄二全書卷之三十二

證古五十條

掌上錄三全書卷之三十三

證古十二條

掌上錄四全書卷之三十四

師古十三條

奏議一全書卷之三十五

冬至迎陽疏

特開授職疏戊寅

遵行陳言疏己卯

附平寇五條

聖聖從錄稿等

再光好生之仁疏

再開授職疏戊寅

龍正郊期疏己卯

恭進郊期考辦疏己卯

再申至月上辛之義疏己卯

遵旨詳悉再奏疏己卯

奏議二全書卷之三十六

郊期咨應十八條

中書科事實纂補

乞休疏辛巳

奏議三全書卷之三十七

應詔陳言疏壬午

附錄聖諭一道

附錄聖諭二道

進聖荒議疏壬午

進徐貞明二書疏壬午

附錄屯田御史徐殿臣直刺聖屯募功殊勛疏

奏議四全書卷之三十八

分考一同奏丁丑

分考三同奏丁丑

分考五同奏丁丑

附錄吏部尚書田惟嘉遵旨回奏題稿

分關宿案疏壬午

郊期考辦

分旬兩用辦

附錄纂補始末

聖屯並重疏壬午

平寇安邊疏壬午

用人擇本疏壬午

聖荒議

京東水道考序

聖屯募功殊勛疏

分考再同奏丁丑

分考四同奏丁丑

省迎記

再制分關宿案疏

奏議

訓衍偽學疏 癸未

附錄李侍御遵旨爲賢疏

附錄陳掌科 疏

奏議五全書卷之三十九

訪舉賢能疏 甲戌 精擇學臣疏 乙亥

平流寇疏 乙亥 奏對第三條

生財平寇合爲一事疏 以禮節財疏 庚辰

申明將才選坐之法疏 早發轉習之科疏 庚辰

仰體孝思疏 辛巳 請止齋肅疏 壬午

奏對語一錄 政書序錄

三疏總略 癸未 請歸遼臺疏 癸未

奏請六全書卷之四十

代草小序 理附疏 癸酉

中書科條陳疏掌公疏 庚辰 感天靜風疏 庚辰

轉運放荒疏 庚辰 科場事宜題稿 壬午

請特遣官清積案疏 爲張副院報聞疏 癸未

經筵講幾一章 壬午 晉地分信固守疏 甲申

軫疾施藥疏 癸未

幾序政書序錄終



政書 家藏上

家藏序

親之所無不敢飾也其所有不敢忘也雖曰號一
事非益於世則弗傳也

父兄實親

先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頤亭萬曆壬午舉於鄉丙戌
成進士授魏令捐薪貧弱松鉅豪強若亂法吏無所
貸邑舊有戶九十人任供需公悉蠲之亡柯以喪歸

而九十人者相率飲贈却之已補授句容句故解授
四十八條任之者家大抵被公酌其費以官吏代歲
完中人產四十八家他繁授可息者悉汰去司倉以
吏歲周而代無所勒乾沒而穀實較賤平其價邑補
江早潦易爲苗公修治隄防襄助地理甚傳晨夜
草大抵除疾苦勸農桑禁淫佚全安愚民而已事詳
治句遺蹟中有查蠲稱宗室子欲傳至蠲邑謹遺
以禮公曰詐也敢棄之則偷穴不悅又以劫敗者也
公之守正持重發伏禁姦類此當是時化大行百姓
親愛獄訟衰止盜賊遺爲良民去之日老少攀車叩

馬千秋萬歲授何時復見吾公祠祀之蓋公沒而聞
者涕洟相望也其父老稱爲句容良吏徐公九經丁
公賓及公三人云蠲是公治數最天下尋遷刑傳至
車公念少失恃育於祖母丘琬乞南價養得旨改
授留工部虞衡司虞書主皇木故車行賤數千公
殿斥之授立定留都益重公城工屬公龍江稅并繕
公而聞使暨舞者街中皆出見履征誠江張甚公使
歎諭於司空不即應公者曰此吾職也善授聞使曰
使江稅祖制若安得假今諸於朝若必稅則罷
本部稅聞氣奪答檄依違公遂論其使業約慎愛不
得重稅假旨禁展憲典從車錯愕弗敢動民賴以
安是時中人四出謹商民屏郡縣飛書朝上還補夕
遣公一紙彈示俯首聽命因見義憤發亦嘉最典未
定先機奪之氣也改南銓曹尋移疾歸而戴母丘不
起躬舍飲無憾云下未始還湖廣機察副使價兵武
昌其歲大饑發數千金賑之全活者家所傳皆查蠲
柯陳十二姓者尤武黠阻險不可逆公覓機村官嚴
實價實以盡力查發輒機靡不畏死欲忠矣公顧歎
諭諸姓以自新諸展歡幸曰此良等更生之辰也月
偷繙四十餘人以數魁宿靡遺公又爲處費善其後

百年益慮。應平。御史某用。謂公巨之。御史憲。問公於郭文毅公。文毅曰。有爲有守。楚吏一人也。乃止。辛夷。考三載。晉其省。恭政。癸丑。還四川。按察使。備兵建昌。時保夷方作。或阻往。公曰。國家有興。臣子當計不反顧。雖力疾。其敢矣。身遂行。明年入蜀。詢民類。知夷爲武弁誘殺其子。報讎殺人。遂以反聞。公略有成畫矣。四月。抵潼川。而建昌病有至之者。惟守上川南無人。兩臺留公假攝。公曰。未。詔討夷。苟就內地。耶。拂衣東歸。疏謝病乞骸骨。進退皎然。語在蜀行記。乙卯。卽家起。福庭按察使。至也。田鹽法水利。詔曰。可。

治句遺稿

序曰。先公方置仕。再爲令治句。治益精。去之日。邑民陳寅等。輯政蹟三十六條。修繕之。余惟句之事。不與使邑同。則治句之法。不盡通於治佐邑。然而愛元元。咸胥。與利除害。約已豐下。茲其意。則無不通也。咸愛若何而濟。與除若何而相安。豐約若何而適。放其意。則亦無不通也。士之筮仕。令爲多仕者之行。與所學。令爲殺。其足以佐親民之用。於百一乎。設善。非先人意也。廣善。先人意也。原記少丈。從潤色之。庶幾行遠。每月放告三期。每期催催數紙。干證代拘。有不到者。方令隊來催喚。卽日問明。輕者釋放。重者取供。當堂面免罪名。有力無力。聽其自認。願恩者卽振和息。併紙免追。各佐領不得受片詞。莊任四年餘。衙從無一人敢下鄉者。旣無勾攝。又不久續。申究理滯。小民大悅。或有倚恃人命。扛屍搶擄。則原被兩正其事。從來續棍打降。悉防確名姓。如其某丈著。按法問後。遺戇。其餘不悅者。一年後。并其面親皆熟識之。每易名入公庭。公輒笑曰。汝又來。答之如等。雷厲風行。民又大畏。各上司數十年未了卷宗。其中有勢不誤完者。有吏書移爲騙局者。公還一催出。殺自清查。可完者。劇從歸。

結。離完者。申請監鎖。舉處交書詐賣。鼓紀摘案。三月而清。

句邑素稱健訟。又逼近留都。棍徒雜處。諸越訴法司。陷害愚民。破家傾命。公摘旌告者數人。同擬單往。仍請臺憲朱公杏明法司。樂不贊解。於是奸民計窮。漸以安戢。而京棍縣誣跡騙之局。亦不徒行於茲邑矣。本縣刁棍。往時與南京大猾交通。通有重犯。即解往藏。

匿。差人難知踪跡。奉厚入稱大猾。或推避不奉。或明言某衙門現有某事干連。奉經歸結。其人不可擬。差人空手回白。莫可誰何。公知此弊沿習已深。非嚴責

典事全書

卷二十一

吏部

江

差役所能了。乃往見擇院大京兆。親白之。皆立如公旨。嚴定約束。自後縣差持牌至京。如行境內。搶取本縣逃犯。莫敢抗。公於法司提邑民。斷不贊解。而邑民逃匿京邸。則必取之。兩者相須。杜好行法。縣風裁力量。不畏強禦。有大道人者。亦誦其清操。英漢足以感服上臺。故所請必從。所斷必行也。

本縣多窮山僻壤。最易健盜。公嚴行保甲之法。如一家為盜。兩隣不舉。事發一體併究。又於城市解村。編數甲長二千一百十六名。互司盤詰。有奉雇不勇者。不許收留潛住。盜賊衰少。又有一等良家子弟。每因賭

徒。賤產殞身。亦令保甲互補糾察。未深不奉。與賭博同罪。此又坊鄉於未然者也。故作甲之法行。不惟弭盜。且村俠遊。

各房科書手。向用數十金買賞。猶買酒賄。方得入門。公至。盡審悉出。經斷書手捧贖侍立。無取出一詞。取供時一字莫敢上下。鐵鑑懲儆。客又不得那移。侵越肅清坦易。百姓無求於房科。於是此輩利少而多畏。在內者求退弗獲。在外者寧束手無跡。而不願進縣門一尺。其實公於此輩。未嘗作素計求。不過稟白不行。有犯必數而已。衙門少得清吏書一人。民間受幾

許寧靜之深。

皂快一人出名。每合白役三四人為夥。凡奉差遣。分投撲捉。又或推人併至一家。往詐酒食銀錢。公逐一查察正身。令各攜小報於腰牌。當堂驗明。用印縛腰。懸認聽用。每奉差至鄉。只許正身一人。其每腰牌者。百姓即刻祖。以白補論。

舖行家屢奉前官禁章。尚有光觀包頭。書舖轉貼使用者。公廉知。悉行痛革。如使客頭程等項。凡應用乾物。預發杖徒與戶。雖二房吏書。收買貯領取用。時物隨市價干買。衙內日用米薪蔬菜。皆現銀干易。有托各

官價者。卽許備杆糧稟重責。自是不動備行之名。始實見其政事。

歲積倉在龍潭。離縣七十里。每正盡縣倉驗米。區頭糧長。欵衆供應酒餼。費一科十。公出禁。毫不許備。自摘西米菜肉。至倉煮食。省及百金。

條編折包。原點收頭一十七名。使用守領。共費二千餘金。且有以一年之振。而收支拖累數年者。又小民愚猾不同。愚者不諳書算。多致舛說。措者侵欺官物。事敗問擬。此罔民也。而官亦何利。公盡革之。立八積。就見年糧長中。挨次輪八名直管。止登數目。事完。卽聽

吳正公書

卷二十一 賦役

回家。雖用簿籍之微。皆官爲措辦。自是好民無路侵牟。愚民不至官署。而官物亦長足矣。

糧解原有四十八項。一率所費八千餘金。但食是役。罔不傾家。蓋數十年於此矣。公至。集鄉民俞銳等。將盡糧逐項編酌。官民對語。宛若友朋。於是盡得其款要。量增水腳。責之官解。盡革民間各解頭。永籍令甲。民樂生焉。

本縣二百一十六里。里有軍匠書年各一名。率以清理造冊爲名。科索里排稍齊。每里約費二十金。承襲已久。公悉傾之。遣軍匠應解入官收貯。待大造之年。量

於條領內。派數抵縣工食。召人積造。每年。皆四千餘金。惠民。民德祇好。好不敢怨。又本縣路當孔通。迎送使客。并拖院守門聽事官吏。勢不可缺。舊有義民應役。後以軍匠書手代充。今既裁革。不當勞之。乃議擬曉事坊民二十名。每名率給工金銷六兩。以充前役。明派於民者。龍百二十金。而陰省三十餘倍。公意用是。永杜軍匠書手費緣求復之端。其奉事防微。不肯徑情。又如此也。

本縣匠班銀三百七十兩。常年另徵另收。收頭既有使費。守挨之苦。貧匠輸納者。又苦於勾追書索。公議將

吳正公書

卷二十一 賦役

人

各圖匠戶。應納班銀。於派徵糧銀時。各造多寡。就本圖排年名下。隨糧措徵。革去收頭一役。皆立法諸便。化有事爲無事。久而彌遠。

軍人長解。書於本縣二百一十六里排年內輪差。近者一名。遠者二三名。稽查往勝。四十年未得一遇。且路造者。費至三四十金。公病其不均。又以費有多少。全因路之遠近。非雜用有不同也。乃議令本里之人。管解本里之軍。其徵銷倒號到衛使費。不拘遠近。給銀六兩。每百里。則另給路費三兩。於通縣排年積次。每名出銀五錢。以爲假貼。親徵親給。不委長價。解給之

數仍置那美陸。越是勢快趨均。

社倉一十七所。每年於糧長內。食民長一十出省。房科

不無需索科派。又委官齎查倉穀。益增騷擾。公議革

去社長。各就附近處。選誠實老人一。格管之。每年與

應耗穀若干。准與扣除。民既免社長之役。而公政肅

今肅。老人無敢催覓其間。公家亦潤。

預備倉。原編斗級二名。包賠折耗。吏胥復索使用。查盤

時復遭罪。公革去斗級。讓申一考吏胥管。准作實

歷吏。願而民悅之。

本縣解役。裁革磨盡。婦併官解。惟神官監等六神。物非

其不令。卷二一一 政教

輕濟。數亦不少。雖有官典守。至其批文。權銷掛號。不

可乏人。特議僉老人一名。代官投批。掣批。年給工食

六兩。費省事濟。益公政事無不精細。而於役法尤精。

大抵因僱役之意。而善用之。前此邑侯。高賢鴻名者。

非無一二。皆未及大誌其弊。至是。句民之困於役者。

極矣。公至。乃悉更張之。豈所謂物極而反。特如有待

者耶。

龍潭水馬驛。離縣七十里。凡上司使客經送。差投前迎。

緣路窮遠。往往遲誤。其未到者。守惟輕旬。泉委苦之。

公念彼地有附近貧民。可以充役。迎送。乃命本驛隨

時催募。每月記名報縣。將各正役工食扣給。供應無
誤。而貧民藉以費生。為政善因。有管仲王茂弘之意
焉。

雲亭驛。路營孔道。往來至來。馬夫工食。向不依期解給。

又率差人役。需索折乾小馬等項。馬戶苦之。或告退

或逃竄。公議設本驛一面。上註馬戶姓名。遇有公差

到驛。隨令執牌送驛。殊筆換次點撥。而雖遇其折乾

等弊。工食使季當堂給散。公差奉法。馬戶安業。期接

定規。至今便之。

社藏原積一萬一百五十五石零。俱貧民貸食。遇有年

其不令。卷二一一 政教

矣。名為全追。實念失之。而積為膏肓。索前地。公分別

稽查。其見在陰鑑時等。所欠六千七百七十三石。還

追完納。其地故曹良玉等。所欠三千三百八十二石。

申節蠲免。民免拖累。而公家亦收還半焉。奉夏之吏

青黃不接。率便騰刷。公每至時。即將在倉見級六千

餘石。減價釋賣。里十月。仍報歸倉。官無所費。小民盡

彼級以長新。

追徵折色。向因該併同守糧糧長。結英迭比。因驛為好。

將多或少。致拖不完。公每鄉置條折第一。批圖逐甲。

隨其多寡。勾分十限。明註某限前完若干。每月一比。

先者實填簿內。不頭書役開報。完及數。徑聽歸農。不及數者赴比。仍罰一限。復不遵者量責。以故民知勸懲。故撲不用。俟期完納。

公廉華兌頭徵收法等。親自鼓准押識。納戶自兌封投。掌櫃不許粘手。有一人違犯。摘發問徒。仍置納糧一面。懸於櫃邊。有指勸者。鳴鑼稟究。自是奸弊寢息。開倉則祭神。開兌則鼓解。舊例。各園糧長出賣。匠頭及書房。因而科派。櫃衙書手門子。亦從而需索。公徑支官銀。差吏買辦。於是官吏知公實恤。無一人敢索。庭忽不煩禁制。積蠹頓消。又舊例。倉夫每斛米五

集事全書

卷二十一 政書

十一

十石。索斛手米一大斗。其斗三倍於常。及兌完。又索飯米掃倉米。至赴悉草去。又倉場運近米次。每櫃米一石。給脚夫米一升。半路稍指添錢。公立嚴禁。罪坐夫頭。更示糧長。照依派定單旗。從首圖至尾。挨次交兌。倉夫歇家。不許哄誘糧長。買米旗甲先兌。官吏軍民胥長而仇之。

往時。倉夫但遇納戶上米。每石索席米一尖升。約有一升五合。既以自肥。又為斛糧淋染掃糠。公令各糧長每倉廩門首。畫一灰圈。製布鼓一條。凡錢戶到彼。將秋攤墊圈內。兩平支斛。不用席磨。納戶親手行漿。積

長不得跌斛淋尖。倉夫不許幫手。其白從光視。亦不許以把守倉門為名。索要樣米。違者以櫃糧倉場論罪。眾皆拱服。

本縣廩行經紀。原於潞河秤發官倉。近因射利者。私開行場。不於倉所平秤。坐勒牙用。以致各商每包扣短。勸數。儲戶因之擡價發。公廉知。遣人捕獲。置車。書堂秤驗。責出前情。彼潞河發賣舊規。鹽舊近定。民係平買。又深陽深水高淳句容。四縣官廩。俱運至本縣河口。登所次包。轉運各縣發賣。向來混積民房。亦無識記。三縣廩商。因省脚價。復越私賣。以致本縣廩歸

集事全書

卷二十一 政書

十二

阻滯。公議令三經廩堆放官倉。本縣廩餉實民居。及次包。則深陽三十。用陽字白印。深水高淳各五十。用本字黑印。高字蘆印。米懸路近。七十五。句字紅印。分別明白。不得影射混賣。又本縣引糧。蘆少舊貴。故民錢成。買倉私廩。公請每引加八十。鹽近無滯。私販自止。寬民而貴利官。

本縣自丈量積。小民有墾地為田。辟山為地者。奸復每以蠶絲刁索。公乃清理。約增田一千餘畝。地五百餘畝。均攤合邑較糧。惟求利民。不欲加稅以表能也。學官頓地日。公至。即勸吏官飯二百餘兩。辦廩一新。

又本縣原有督學憲院十四席遺才。畢來赴考。緣因督撫駐劄。誠考太平。士心不餽。督學京兆合職。經書院改建。公悉心經畫。平買民家基地。充拓改造。應時而就。士既知感。民亦忘勞。又學院按臨考試。搭蓋蓬廩。常年委用非人。頗布渙。公精擇物價。皆給見銀。置買一竹一木。不以取風。督工者。備備奉法。故工易就。而民不累。真才任事。真心惟民。大抵如此。

句容習俗。三春有燒香。元宵有穿燈。幻妄有無爲之遺。又有媚女遊春。名曰踏青。公嚴出禁約。犯者罪坐夫男。雖豪右不貸。民風遂變。

縣志全書

卷二十一

風俗

十三

舊俗。遇迎春日。勾攝坊鄉戲。置辦春筵。端午。供送紗帳銀符角黍。元宵。巧裝花燈粉。并諸節令。饌送俱糧里科歛百姓。以奉邑大夫。公預示禁免。士約固有。所餽亦不受。雖金吾不禁之夜。士女寂然。而蒲觴艾虎。僅存遺名。此至惟不好繁華之所感也。公惟風。句民惟草。

吳下風俗。大戶小民。皆勤紡織。獨本縣婦人。嬉怠成。皆布衣皆易於外境。以故日益貧。公多方勸諭。發於至誠。間出署中所織以示式。於是郊邑之間。機杼之聲。札札焉。布衣布食。小民漸足自給矣。蓋風風最難變。

者婦女。而公能使遺已媚女。變情爲繁。功效切實。意思深長。前此奉有也。

茅山香客。邇來遠香者。地規開張肆店。驅逐飯宿。輒夫驢。驅逼騎坐。稍不順從。輒聚衆喧。乘從搭掠。公嚴行示禁。犯者輕則杖。重則從。驅衆寢應。人知嘉惠。遠人不知乃以善吾民。

收養孤貧王相等。招撫流民趙世良等。時屬養濟院存問。月米柴薪布疋。俟時給餽。每日。此輩而藉有人織漁其間。或後期致困。人即無可奈何。天亦戮之矣。婦精感公之傾勤。而畏公廉明。

縣志全書

卷二十一

風俗

十四

徑行之說。以懲好究。公外嚴內慈。心頗矜之。時加存卹。疾則召書診視。冬月特設嚴。以衣絮。仁心益然。溢於法外。

禁宰約牛。律有深意。嗜利之徒。屢犯不顧。公痛加懲究。不少姑息。

本縣原有斯善圩五十一處。黃堰圩獨一十六處。陂等塘一千三十五口。公不憚繁勞。皆輕諸賄。嚴法修濬。令居民照田起夫。修築堅固。雖值早澇。有備無虞。

往時各公館合用器具。從不完備。每於書館及富民借。

用損壞便匿。交還原物時。或需索使用。皆不可言。公議以修理家伙銀。置造本帳桌椅盆桶錫器等項。一切完整。大刊版席。責令門役典守。公意典守不專。久必損缺。損缺必復倍之民間。然但設冊籍付門役。器具總數。不能昭彰在人耳目。惟刊列榜板上。司使客經過者。觸目了了。知本縣經費用詳。必減飭其群下。而其下視此規制。亦自廢不自之心。庶令典守易於爲力。無日損日缺。復擾民間之患矣。蓋聞公七歲失侯。危心深慮。自切習成。及居官。修成一事。莫不有德慈術。知令人可思焉。

夷居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五

先公治句時。衰了凡職。方以書貽曰。我輩平日辛勤則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著。所可待以然目。而釋然無憾。惟此修德行聽之事而已。大親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令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而止有大分。又受一分。前而止有八分。隨受隨銷。此衆人聽命於天者也。吾輩當深籌積善餘慶之說。實爲趨吉避凶之事。密修密持。享享方便。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先公稱服而身體之。慈民治事。廉明平恕。遠近稱慕。殆亦聽言取友之助焉。

蜀行記

先公嗜好疊經。得於天性。官職家聲。渙如也。在仕路三十年。從不開一言。出一札求人。是以陞遷必過期。得地必勞且遠。甲寅年六十一矣。赴建昌近任。因部憲重議。一遣兩官。於時惟按院明祈事宜。知誤在銓部。勸公赴上川南道。且云。舊例此道兼制建昌積儲。故有建昌行。部憲稍有脫略耳。非一道二官也。其義甚辨可從。而方伯與撫院。皆皆憤世情中人。復書不明。所以顧皆以權理守遺爲詞。着條萬里之題行。曲爲調護者。公不樂也。堅辭再三。大旨謂建昌勢而危。守道處而安。遺就權落。是避意而就黃舍。勢而卽避也。

夷居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六

自便其身。豈臣詭哉。況監司何官。紀經所存。豈敢權理。若特題改。則助經旬月。羈寓旅館。節施委頓。體統之謂何。所以始焉遠赴。不敢畏難。今焉還歸。庶幾知耻。視觸就列。拙性不能。又上益出揭。意皆經此。以外臺論銓曹。數十幸來未有也。遂東還。是時吏垣解公經雅。兵垣張公銓。皆重公直公。統糾銓曹之弊。營事者上書請罪。而意益以不釋。履公疏致仕。公怡然。閱歲。便有四川劉公者。新入銓部。首推公總閱憲。野報可。雖不及說任。公議不誤焉。

遺德記

先公忠信豈弟。然人不詣。亦不敢犯。蓋賢佐爲中行最近。而尤異者。病篤高歿之際。乙卯九月初。病背疽。有內外二醫士。皆有手也。而內科素受先公恩。屢保萬全。先公不疑。已而勢危。自知爲其所誤矣。十月望。笑而言曰。高生真蕤蕤。疽宜作疽。奈何欲純任內而舍外科耶。今已至此。不可治矣。絕無惡惟色。比明呼我母及子兄弟。備詣前。坦然而逝。不都然惟一語。雖終身泰。欲了生死者。轉化未必能及。子生嘗云。吾得力惟坦衷直。嗚呼。斯殆坦直之極致。迄無一毫纏然迂迴者也。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七

先慈年十七。歸先公。於時風俗淳朴。彼先皆士人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梳匣一方。蓋奩具也。中有小銀角梳二枚。嗣後屢磨封典。而自一冠一袍一睡之外。終不增設一綺服華器。此匣與梳。初攜至蜀。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復至蜀。仍携歸。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堂者。猶然此匣與梳也。子孫勿忘此意。且宜數數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君子之康。歲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爲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適。則無爲而爲。儉出於自然者也。儻有以不察爲至。行有以無意爲神。

禮。男子二十可以及衰。全兄弟十八先時。寸寸皆布。吾母亦不知數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康。

困學說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救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治句。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爲人無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兒。可奈何。且曰。兒爲先言。不疑避諸書耳。嘆息宜日。余僅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能下學屬辭。起自喜不朽之病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慨然自喜也。廿六七。乃有志絕際。搜疑史籍。然未有真得。試既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八

屢勝三十餘矣。信。境遇益苦。乃欲然自恨。向來舉動乖誤。全歸不學之故。然自懲創。改除習氣。雖佐命未。有與見。事不拂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子性吳師。與梁漢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在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取。則吳師提履爲多。四十餘。偕復子阜。復謁梁溪先生於其意。有所聞而遵之。楚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徵二先生。吾幾於困而不學者矣。

自喜者。學之深病。說疑者。學之過機。悟自喜生于得力。全在諸疑。受病全在自養。少時留意詩宜。則自喜詩

文中年考訂經濟。則自喜經濟。四十歲來。乃有志來道。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受人。隨應體貼。因性善惡善疑。疑而派思。多所會悟。又卽以會悟自喜。則是日日學問。日日有獵心。安得爾篤志乎。今宜力祛此陋習。未得是饒。已得是飽。飽則相安而已。自喜何爲。況隨時有會。皆是文苑。若有一日原本豁然。未知更如何光景。想當手舞足蹈。喜不可言。然與自喜之心不同也。庚午清明前五日病起記。

無所痛苦。是身之福。更添煩惱。病必隨之。不招一事。是家之福。聯兄詩。福必乘之。丙寅夏

樂亭全書

卷二十一

哀書

十九

長防病患。羸着之福。悠悠自遣。涉或隨之。長晴一分。塞若之福。頗求平等。各或乘之。余書前語竟且忽病風也。前事余未應自許。也。病起復書此。

馮唐論。親尚是眼前熟事。余已卯應詔陳言。誤引罷釋之後。乃於家集改正。家坡使事。雖稔熟者。必令子弟翻對。良有見。又是冬。因論郊期。典至日受賀。適旨詳悉再奏。中雖見得。措詞尚爾躊躇。適聞金伯玉解月。以日至日用上辛。爽然有會。因托屬筆。今疏中孔子之論郊祀一段。卽其筆也。疏出世。亦共稱明快。前院使事。誤出於余。此疏立義。精取於伯玉。具載其真。

不致欺後世。

吾因舊春一出。不得面談。丁孺人悲悔不置。有好友相慰。勉曰。此家實是何悔之有。會共明菴乘差。差遣限若干時者。以某法某法重治。今之家。聯也。他人踰限而免罪者。伴也。且公固世所賞備。求致不九。促令供菴。設不來。必有讓其後者。身實犯罪。而受指後。喪若無端被前。固可恬然自安耶。奈何見他人之倖免。而反自悔其共命乎。吾聞之矣。然自是不復悔此出。而不得誤專歸之命矣。因又念辛酉喪兄。甲子喪更甲。今喪妻。連聞之倍病。若此。設菴喪而不得一見。又若

樂亭全書

卷二十一

哀書

二十

何乙卯壬戌二鍵之喪。皆得躬湯。羸飯舍。悲乎。猶有追幸也。癸未五月十九日記。

丁孺人行略

孺人事。舅姑至孝。如在家日。事其父母也。性儉而性施。庚午以後。予軫命災。荒一切。獨賑平糶。施粥。掩警等事。體人無不悉心贊成。曰此善事也。辛巳。予設同善莊。孺人故有查田百畝。予因謂孺人曰。子孫念先在得產。不在土產。與其留查田。使後裔懷道性。曷若分入此莊。其遷邑貧民。歲輸無經乎。孺人欣然後之。合他田共八。其安仁無喜。有男子所不能及者。

治家井井。鉅細不遺。三十九年間。子自負笈。顧願以
及仕宦。靡無反顧。冀待下能不盡其情。喪之日。內外
哀號。如失所恃。

明發齋偶記

德庚午之春。米顧貴。鉅民餓食。聞有拋子女於河者。三
月朔。千里同日康哭。余憂顧特甚。時探兒臥床。靡者
二年餘矣。醫家強迫以胎骨丸。謂服之可立起。探囁
然曰。死生有命。吾不幸罹家。又忍食同數以求生
乎。竟不服。顧余曰。兒有米數百石。乘今散之。以救春
荒。余善其言。念米少不足以救通邑。且迫邑之軌從。

集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藏書

二十一

亦非一家所能稱。乃獨訪家胥五區。通通邑二十區
之一也。余家累世居於此。悉令子侄輩分至其事。凡
查訪者旬餘日。分給者三日。極貧人給三斗。次貧二
斗。凡計貧民一千九百二十三戶。共二千九百七十
九人。散白米六百三十五石。時因著救饑法十一條。
名曰急救春荒。大抵謂一方之富室。自故一方之貧
民。近來頗用此意。嘗日父子一舍側歸。盡心安命耳。
迨五月間。余從外歸。俄見探兒起步堂上。驚喜交至。
今又且一犯失。設當時服胎骨而新施濟。愚者必以
爲胎骨之效。何如堅存此一點側隱。至今無憾於心。

後

略兒年十二。以弟讀書。問如何是春弟。曰。父母言語。遲
句遲候。兄弟姊妹。從不爭鬪。此名春弟。孝弟之人。自
然合家歡善。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傷。不經怒罵。
物物堂惜。不忍破壞。此名吾福。惜福之人。自然壽余
延長。問如何是勸學。曰。讀書時節。不帶白相。白相時
節。常帶讀書。此名勸學。勸學之人。自然身名成能。已

其

弟略。字子新。生萬曆戊午。行四。俄明渠有蘭斯。見
事不疑。因帶則服。每散盡。陽文山亭。無備猶慨慕。

集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藏書

二十一

想見其人。好讀書。尤愛經史。哀集至義餘卷。仲胎
修次古三禮。重自闕不出。然獲疑義。必亟號弟商
之。兩人從往細視而笑。欣然忘倦也。壬午乙酉。連
遭大故。丙戌患痢。竟以不起。年二十九耳。嗚呼
痛哉。仲冬疾革。以不得肆志古學爲恨。遺誡諸子。
有但憂不設。不憂無書。多藏厚亡。集當不免等語。
其達數如此。文章典矣。有氣勢。衆服未成。時其志
行。庶幾克遵通乘。無奉先人者哉。因整通集。附識
其集。存吾弟於不忘。回憶已已書顧之冬。猶昨日
也。嗚呼傷哉。戊子三月甲寅。琨振放淚書。

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降。親朋皆扞。私心或忘。靜
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
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大虛。爲體之人。想
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
動好厭。一事到手。思占便宜。久之。惟務實物。全忘反
躬。形骸嗜慾。盤據而爲之主。終成一極多渣滓之人。
大抵真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務名求道。心與事
分開兩截。

占八元之初季。曰大臨。臨大也。人矣自大。幹盡而後太。
天下之盡無窮。而能幹則皆歸父母。非沉黙志士。孰

庚子全書

卷二十一

子主

與義此。吾儕臨也。請於口而志不其下人。其將使若
父之世日大。以無負命名之初乎。才非必殊高。惟勤
則進。智非必殊慧。惟虛則通。不勤不虛。雖高且慧者。
猶將失之也。若父命名以臨。汝思義以盡。大義
萬曆庚申。築新居。朴素閑靜。不尚雕飾。門聯云。志氣清
明。請之真善事。門庭勤儉。庶以答康年。前堂曰樂儀。
其柱聯云。人前屋後。日裏雞鳴。有張老者。年八十。倫
見之曰。此聯似頗用性哲語。何也。曰。何人只此不覺
之心。則顯微庶幾漸一。白日總此窮善之意。則晝夜
可以不分。老人爲之。中堂曰實生。聯云。每思於

庚子全書

卷二十一

子主

物有養。恒愧爲人所養。謂堂云。先聲欲著。從幽積。
庭無形耐久看。書齋則有伐檀之庚。前聯云。一生三
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
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蓋言勤爲樞樞。其理夜心。故
一本四勿。可以言三事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
指燕居出外之日。任職處來。酬應不先。隨處皆學也。
不得不三分之。後云。勤謀往蹟如便手。儼就新書免
誤人。內室曰明發。聯云。早起晏眠。便是典家起。不
出言舉步。從來教子實工夫。庖厨則云。清流在右。冤
欣既辨之功。溫久在中。能鷄不同之殊。麻水名曰浣

洋洋濟濟也。

祖塋記

祖塋二。一在胥五區東律字圩。地名橫混橋。其西北即舊居。相去數十武。玉穴爲始祖悅民府君名惠妣蔡氏。先大夫壽祖也。悅民父。相傳自臨安來。然名字墳墓俱無可考。故以悅民爲始祖。昭穴爲南山府君。名芬。悅民第三子。妣潘氏。先大夫曾祖也。皆南向。其墓穴及至穴之四隅。族人爭墓。混陷已甚。其地爲坎局。頗平厚。一在舊居東南二里許。名西南岡字圩。其河西卽香和巷。至穴西瞻府君名壘。南山長子。妣丘氏。

壽九十六。乃字。先大夫祖也。昭穴局先大夫生母。宜入塋氏。蓋未三十而夭。先大夫壽七齡耳。相墓者謂此穴甚貴。因塋之。甚二十餘年。而吾祖封廟中。贊綸府君乃歿。久未塋。又二十餘年。而繼憲母錢氏。世遂合塋於穆穴。因堪輿家謂昭穴久安。不可復鑿。遂以夫婦分昭穆。抱也。皆南向。

光墓墓記

塋乘生氣。蓋生人可得而試。目可得而見也。庚午九月五日。安後先宜人於餘杭天柱峰北山。初平穴。揚則來豚了然。約祠三尺。深則難計。其豚有石有土。石具

桑平金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二十六

四色。紅紫黃綠。土亦如之。餘旁則純黃土耳。無煖石。豚界其中。亦無各異色。以是知來豚已真。及掘體。繞深一尺。則石片鑿鑿。以鋤起之。皆嫩軟而深。知氣之所聚也。再澤塋寸。余手摩其土。皆大溫。勝初寒。修兒跪足下探之。立久。東足底愈煖。尤異者。豚自艮來。墳坐艮兼丑。曠中得東北角。煖氣尤盛。以艮近之。歷以上皆靜。蓋生氣非第自下而上。且從東北而衝西南。其西北東南二角。則氣稍微。蓋信風氣之真切矣。此無論福舊。且此化者受此佳氣。於人心獨無愧乎。墓乘生數。絕非渺茫。吾目親視。吾體親嘗。景妣開卷。

厭亦大良。君子或有取焉。越思於無疆。

水行至餘杭。復陸行二十里。洞霄故址在望。所謂天下名山也。遂登北山。拜掃先慈墓。竟仰對天柱峰。頂尖如立。面平如削。長松屹然。下則萬樹參差。竹蔭交搖。亦有桃花幾株。點綴綠遶。兩則泉水淙淙。流入墓前小池。從池轉右。遠背而去。鐫鐫現現。晴則龜蛇二小山。對伏墓前。左龜隱。右蛇頓。天柱一峰。倚據兩翼。形家指爲飛鶴。殆亦近似。蓋因進蛇舊名。新悟朝山之爲鶴也。日光燦然。三靈濟列。子弟悅憚。小壘斗丘。煮清泉。創餅簪。傾篋中所携。像共餐之。還騎洞霄。拜

吳郡全書

卷二十一

賦

七

紫陽夫子像。一喜一嘆。進退出山。見戶口九鎖山。始奇絕。數里之外。始從平衍。又遠山突出。樓戶欄截。遂循南朝之演。懸東嶽行祠。橋底怪石。交錯繡欄。可攀可坐。不可名像。南湖風景。大類西湖。亦有六朝。繞巖如虹。頗獨無樓館。求一人一舟。總不可得。岸盡土山。屹然。諸峰環之。水光浩淼。遠望烏嶺。樓內雪外。從遊者。或爲勝境與寂寥之感。然虎窟山。蕭蕭之區。獨光潔氣。與山靈相表裏。千百難以來。專發逸民異士。而龜山曾父母之。紫陽曾提舉之。其不發洩於歌舞繁華。特名山之大快。面何寂寥之感之與有。西湖盛

麗靡曼。爲都會。爲貨財。南朝額之。面不同。厭人情所趨。亦地脈司之也。歲時修謁境墓。在家於斯。傾死不振。突有面湖之勝。表武底山川之幽。文人學人。隨所懷來。並宜洗滌。

秋。日餐自斗丘。無風無面。單風單雨。風雨都引。風面相助。風起雨止。雨起風止。進則見貌。夜惟聞聲。山巖溪流。交併其辨。天微明。起倚小樓。開牕視之。風面將霽。東方日生。升簾興提。故遂而遊。遂登舟。日色漸朗。候復來時晴景也。雨從溪盡。順流而下。風更助之。輕帆油然。昨之論。雖強烈。一時俱失。得聯語云。朝可春

吳郡全書

卷二十一

賦

七

桑可驚。茗蕖可摘。守塚兩來。苦樂。鳥相語。花指視。倚收相依。來遠若個能還。又云。樓思茂林傾。溫青白聲聞。

附錄句容縣祠田二宗 付守祠人楊思忠

清應輝文卷一宗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清應輝奉本縣正堂。鑑案下。獎賣望仙鄉五圖二甲田四畝三分。坐落灣塘下。當領官價銀一十七兩。卷存監房。佃戶卽厭賣主解應輝。當官批。夏麥租。每畝二斗。該八斗六升。秋米租。每畝五斗。該二石一斗五升。每年共租三石零一升。獨笑附卷。另有硃鏡官案。

祭守祠人楊思忠收賬。

歲宗夏文卷一宗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歲宗夏奉主

縣正堂錄案下獎賣米練鄉一圖一甲田三畝三分

坐落 賞領官價練一十五兩卷存糧房書辦

謝尚賢承行。

佃戶歲成芳 當官批夏麥租每畝二斗前六斗六

升米米租每畝六斗前一石九斗八升 每年共銀

二石六斗四升佃獎附卷 另有疎蘆官票祭守廟

人楊思忠收賬

二宗共田七畝六分共官價銀三十二兩共米麥租

幾率全書 卷二十一 家實 二十九

五石六斗五升。

句容縣田糧每畝額承五升六合該正米四斗二升五

合六勺加二耗該八升五合一勺 共該正鄉米五

斗二升 每畝折色練餉銀共八分該銀六釐零八

釐另認濟應鄉各下人丁三分該銀五分 計錢二

項共六錢五分八釐 每年約消米一石一斗五升

通共每年實去辦糧一石六斗七升

淨餘米麥三石九斗八升 每年以二石給守祠人楊

思忠供奉香火餘米一石九斗八升應變歲警蘆米

邑鄉官中書料備 為葺祠或歲日致祭之用共祭

品楊儀及某位至祭縣俟 楊爺所安請 鄉立規

刻廟垂之永久

據楊思忠言其祖及身守此三世矣案祠時其祖曾

輸工作因縣居守於四十年來邀恩不免房租今案

縣設祠田更邀餘粒思忠可不益加額該子脫有

假慢公論不卷必更無人思忠案之減之崇禎十五

年二月中書科席普練 論

念我父母作何曲斯民之父母

保人子孫貽銀亭先生之子孫

壬午春仲正役 令題 鄉道無祠下贈拜遺像父

老恩慈廟行禮日月以存故事因盟手再拜恭題

幾率全書 卷二十一 家實 三十

仲媳該石

仲媳周氏太僕季候公女也年十八歸仲兄修克盡婦

順體三十而歿遺男各二人每為之彈心每望得

吉壤於邑西之隣五區地名古原龍其穴正負瞻面

賜前十里砂水迴環水口止一處可顯航樁既入則

廣遠不測洋洋遙遙有如太川凡二十四里之應居

人數百家無大富亦無洗貧燈火相望楊亭參差悠

然平野桃花源也墓西小菜可以讀詩孝子慈孫可

以世世守之姑應仲媳之不米者不過數十年而幸

者千秋與無疆矣天其或者以錢土覺報於順婦崇

順庚辰十有一月日義事議

更見誌石

第三兒名更。字知求。生十四而歿。余在京師。不及見。甚哀之。今塋之始祖墓後百步。寒食拜掃。及以餘歸。尊長則遣侍者捧獻。早切則親詣穴所。再拜勿拜。物從廉。禮從簡。期可久也。

廉憲公義莊遺則

繼志設義莊主人龍正。簡約處族尊長。早勿知悉。先公存日。念親支之府。皆始祖悅民府君一塋。處支雖無譜。蓋可據。相傳同宗。其來亦久。每云欲設義田若干。

廉公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一

自周給親支之餘。處支困乏者。通事量給。以昭勿絕。奈起家草莽。性恬行潔。居官三十卒。歸休之外。無總受。雖先慈某。黃布衣。佐以紡繼。而居卒終不及葦焉。迨復總閭憲。庶歸老田間。卒就斯志。總先。新命以歿。隱預制也。正荷蒙微榮。安忍自私。謹義道言。條則如左。

一義田五頃。邑創十年之內。應愈復長二名。今欲同民戶充惠。恐貽累子孫。應頒先志。欲授官戶優免。則通惠族人。應役通邑。義亦非安。謹按賦從全書。本縣每一年派利米折總。每兩加路費一分二釐。該視一十八

兩三義。又免君紳折銀。每兩加路安五釐。雖一兩三錢六分七釐。俱係京邊正額。親於義田子粒中。每年糴銀一十九兩三錢七分納官。通邑田地。每畝除折銀三絲二忽零。崇廟卒已大造費新。蒙本縣申詳。布政司三院。允人賦役全書。并開陳義莊一款。載刻起徵縣帖。十年之中。納銀一百九十三兩七錢。足當糧長二名費用。而通邑業戶。其十年完納之數。亦減纖微。因是麗從。庶可無憾。

一義租五百餘石。除每年辦後。約用本二百四十石。納抵役銀。約用三十石。祭掃燕饗。約用二十石。簡氏租

廉公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一

戶限米。約十餘石。給管莊人戶飯米五石。淨餘約二百石。通族舉事有繁簡。歲收有豐歲。凡有餘剩。至人須俸年存貯。准簡余荒年分。為糴糧完公。折價助私之用。其隨時修葺祠堂墳屋。併造義學舍間。稍積規模。費亦取給於此。

一橫涇橋塋。始祖若高祖。香和巷學。曾祖新祖。每年清明拜掃。義祠以仲秋致祭。隨會說支。宴於親親會。一親支。凡年七十以上。四季各奉米五斗。肉十觔。八十以上。冬月加約衣一件。壽高年也。不問本人安富。應宜均視。成年未及而學。疾苦目者。奉各給米一石。凡

此給過。主人出親率小舅。明開某項事宜。及米數。以憑季終繳發。

一年數豐歉難期。米價低昂無定。除贖貧供老。周養廢疾。應給本色。其餘婚喪諸事。集准助銀。男子聘娶各四兩。再娶共四兩。初聘。須於半月前開報。某子某。今年幾歲。憑媒某人。議於某月某日。聘某氏女。臨娶。亦預報婚期。以憑開給。嫁女者。助銀二兩。再嫁不助。凡遇幾事。助買棺并麻白布銀二兩四兩。男女米婚嫁而殯者。半之。殯祿量給銀八錢。辦本以埋。勿令前燎水火。舉殯前一月。助買地一兩六錢。使就居址所

義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三

近。隨便營葬。世得拜掃。勿令投棄義塚。尤難辦議。應墊助營墳二兩。僅有過延後期。或付烈焰。或仍棄之漏澤者。幾親肥已。告於祠而擯之。後不復助。一產婦分娩。開報男女月日。驗給白米三斗。助其調養。如有抱養他姓。誑報肩支者。願出。以後停助。

一義學歲延塾師一人。饋用本色。脩用折色。盡倫隨宜。貧族子弟。自七歲以上。稍饒慈願入學者。父母率再義祠。以名開。歲給米二石。日課孝經小學四書。專以能成誦。通大義爲主。十四五歲以上。欲舉舉業。期大就者。幾給米六石。聽從時師。至二十歲止。

一親支定。豐須優者。自能知足。尙藏。不妄附於同急之列。其衣食報足者。須病疾婚喪。生產入學事宜。方許照例支請。夫親稱義莊。豈有吝心。何必斤斤較量節制。但念米少人多。若使溫飽並切。反取倒榮難濟。所以不得不行分別。惟貧極不就自支者。查審委非錯。蕩敗家。計男婦一口。每年給米二石。六十以上倍之。蓋年力方壯之人。微乏資本。亦須勸謀生計。若親給全年。安坐而食。豐反滋其惰。改止半給。後苦於不足。庶肯願勞。

一孝子節婦。公訪真確。小則豐其供饋。以婚宗支。夫則

義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四

呈之。官府。以裨風教。非常之人。應享非常之報。隨時制宜。不爲限量。

一宗族傳習不齊。耕讀之外。工商報祀。悉後便業。惟禁五餘。一不許倚營族人。武斷鄉曲。二不許刁唆詞訟。慣作中保。三不許買充衙門員役。作奸犯科。四不訪出事爲道士僧尼。滅絕倫理。五不許鬻身爲佃。辱及祖先。犯者不給條約。以仲秋祭祠日。會本人經房。同告於先靈而削其名。惟切時爲父母所驚。非本人之罪。給銀代贖其身。稍知自愛。仍真入譜。其訪項繳候。有就痛自懲銀者。本人經房及族長。會同脩給。補給

解。

條約。卅尼本名之下。仍註量開一年。查果改行。一體承助。至有不孝不義。如嚴屬尊長。廣倫風行。此三者改悔無門。卽於聞知之日。會同族衆。別去諸名。永不復入。其或不率教訓。罪未及追取條約。又不可置之不問者。姑罰除應給事項。自一石至五石。量犯輕重。以爲等差。又有家業稍堪自贖。因賭博烟花浪費者。雖極貧不給。遇應給事宜。亦減半終其身。一義田本贍親支。然親支不得承種。恐他日有擅行侵扣者。縱則非義。懲則傷恩。謹之於初。可以無弊。如或自恃分尊。強行承種。斥告於祠。仍三年不助。使如創

一族。諸十年一修。觀支間歲一宴。年冬族簪。則分二席。或三席。先尊長。後卑幼。啓用單幅。餽饌。勿開者。端禮意須和。有叫呼罵坐者。次會不啓。若有因逆惡不給條約。因逆惡不請與宴。而強來關齋者。衆共扶出。其遠支。奉否隨宜。一遠支惟極貧無過惡者。遇婚喪優助。其外甥切不必與聞。事多難周。反滋蘆蘆。昔范文正初。使展田千畝。觀其規制。助穀從優。今苗裔世世遵行。迨六百年。田亦加廣。而貧宗所受。每人一歲優四十五升。族傳述

久。則人益衆。貧者亦規多。收不復薄。不可得也。然支正所贍。皆諸系分明。故雖益久。益分。總歸同體。若我族遠支。本無統系可稽。特因親支人少。姑以其餘及之。儻數世從。親支衆助者以百計。則每人一歲止得石許。欲復及遠支。勢亦不可得。此時子孫至。義莊者。徑自從宜裁去。不必顧慮。遠支。況遠支至爾時。亦且益繁。益雜。名分稱謂。難以悉稽。頃天啓間。有平湖縣少顧良。資緣介紹。突如其來。自稱叔行。狂肆無忌。至煩通族呈鳴。始正其罪。近猶如此。況其世乎。至於親支。雖千年萬指。皆我始祖悅民翁之一私。寧薄而徧

母單而遠。此廉憲公平生素懷。子孫當分別侵之。預立斯條。以示過變於承窮之憂。故扁會食之堂曰觀親。右十四條。悉遵先公遠意。設義田者。養之也。不肖。則不得與於養者。教之也。寓教於養。使奉族向義。無一匪人。是先公之深意也。所以爲義也。崇禎辛巳十二月 男龍正較定 右給 名 收統 義莊呈 陳永呈爲。設支別族義莊。納規抵從事。義父中會舍人

陳德正。貴義祖。建義。使陳于王道訓。教師古人。捐俸置田。周贖貧族。齊志未就。今父嗣。勿仕。德。痛終承受。祖田五頃。公贖族人。即以陳義莊立戶。徵本邑恒例。十年之內。應充糧長二名。痛足近代宜。與徐氏平湖陸氏。各有義莊。勿思免役。父欲引例求免。則於充義之雅志。有所未安。若裡同民戶。食充。又雅貽累後人。終隕先志。酌乎二者之間。務求義實。偕人我偕安。該據賦役全書。本縣每年派割米折銀。每兩加路費一分二釐。該銀一十八兩三釐。又定倉草折銀。每兩加路費五釐。該銀二兩三錢六分七釐。二項道

軍門熊

批義莊贖贖。納銀完公家銀。國典。所得之

矣。仰嘉善縣書行。用註承處。錄

本縣李。泰。師裡者。終納族一事。自來范文正銀始。百世無稱。而踵行者。費何氏。本宦家世孝友。銀書兼施。又以族額親始。莫先周族。捐無置田。立戶後莊。甚盛。銀也。若俸宜與徐氏。平湖陸氏。注有銀免之例。而本宦猶爲不安。願自同於衆後。就中權其稱註。載註義米折草折路費銀二項。每年一十九兩三錢七分。連十年打美。共納道一百九十三兩七錢矣。比之原銀。枳茨等解戶。裡爲過之。且道縣派瓜。既以恩周同姓。亦以惠暨鄰邑。於家於邑。兩無妨得。宜此俸邑詳語

之請。意宜避銀應批。進入貴冊。氏註明賦後全無。以風義。誠不爲小補矣。

軍門熊。批批納銀足後事型。既係查註。如律行。繳布政司李。批義莊贖贖。范文正使見於今。不引例求免役。而請納舉批役。是行仁於家。銀好載於間也。事路田賦。務在可行可久。仰嘉善縣詳確役。本縣署縣事道判孔。泰。師裡看得納莊自朱范文正以來。江南則有徐文靖陸莊簡。傳於國史。庸於口碑。刺胥侵兌。朝廷所以展義也。本宦好施不舞。縣人。遂推爲今日之希文。置產贖族。即引成例。裡求免役。

誰曰不宜。乃猶自謂門內之說。非衆賢所均當。斟酌
權衡。特照輸銀抵役。據其抵萬物一體起過。非風有
精義之學者。孰能克已。至於此哉。通邑田賦。因義莊
之輸銀。減折色之縣忽。是其誼固未嘗不善於定應
也。事理曲盡。真情允孚。合將陳義莊立戶。載入賦役
全書。并註明照帖。以垂永賴。以風好義。衆議院批
許在卷遵行外。伏乞詳請施行。

布政司

右堂

李 奏請看得義南總辦。衆院文正公爲
最著代不乏賢。近如江南之望典。爲民平。無微氏。各
有義莊。俱優優免之。與地莊方。是體也。今嘉善

陳官。設立義莊。以順族。漸有優優免之。而本官
猶優款。以爲莊田。思施止於一。乃代題縣。通納
每年。平利米折路。實銀一十八兩三錢。定倉神折路
費銀一兩三錢六分七厘。十年。就籌銀一百九十三
兩七錢。以抵義田。役。俾合。舉。之利。義。而微
宗。姓。取。免。役。之。便。食。舉。叶。手。與。志。高。直。倍。於。古
人。應。請。憲。示。令。該。縣。縣。陳。義。莊。立。戶。載。入。賦。役。全。書。
註。明。縣。帖。納。銀。獨。役。則。銀。無。與。仁。而。以。教。於。國。矣。
批。陳。義。莊。納。銀。抵。役。可。能。能。克。其。義。矣。既。縣
履。展。如。照。行。繳。

集本全書

卷二十一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 日

附 榜世守舊廬覆書後

粵自吾始祖悅民公。肇居茲土。四傳而至吾大父廉
憲公。始以詩書起陳。先嘯故廬。一無所受。曰吾叨餘
慶於祖宗多矣。悉以讓之異母弟丹年。丹字之後。不
能守。仍學而。新諸吾父祠。語公於時。距新造之初。十
五紀而。廬矣。惜公念先民。墮墜之勤。兩世鍾祥之地。
命。揆其真荒圯。毋俾鞠爲茂草。卽今門祚依然。室堂
無恙。孰非公一念之所。謂哉。使後世子若孫。念義德
公。推產同。則行葦之誼。教念。祠部公。眷依先業。則

集本全書

卷二十一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義南

葛藟之芑。邇揆今日者。敬承先志之經。不謂非重
啓後人之堂構也。則是藁爾數椽。而貽謀長久之道
或備於此。崇禎甲申仲冬之吉

集本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幾亭全書卷之二十二

政書 家書下

冠

古人重冠禮。以爲孝弟忠順之行。立人治人之道。皆自冠始。敬其始。所以責其將來也。不明其義。見爲支煩而不可行。不知所謂孝弟忠順者。苟能居恒而身體之。子生而豫教之。及冠。告於家廟而申命之。一切儀文量度而損益之。通乎冠禮之意。又何文煩不可行之有。

婚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二

政書

余年十五先公爲訂婚於丁氏。納吉之儀。銀盃盤各二。加四幣耳。時先公官南銓。丁又吾邑甲族。其餘如此。踰十年而余爲兒輩納吉。則幣至八。惟盃盤至四十金。蓋三倍而贏矣。當時隨俗。不覺其非。已而念之。此謂之奢。不謂之厚。使後世子孫。食指漸繁。家業漸析。勢有不得不減之時。不得已而減。又不可謂之儉也。何如乘今門戶未衰。產殖未落之日。伸縮自繇。以示後人。可爲永式乎。於是爲幼兒行禮。及孫女許嫁於他族。悉復先公舊。無加焉。欲男女嫁娶。一崇朴雅。絕去較量之意也。

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衰。其勢難久。猶

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遐。紅袍清鶴。締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半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朴還淳之本圖也。若舉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矜炫。雖使長者訓言。導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鷲登山。迴瀾既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費妻。愚亦云。家奢締賢媳。

娶婦不惟不當論財。兼不必泥家世。惟就謹厚勤朴之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二

家書

三

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蓋一媳入門。開一支衰旺。子孫賢慧。母操半權。故德性爲主。聰明亦不可輕也。儘有人家。謹愿門風。而出人愚嫁。既已愚鈍。則亦無行善之基。謹者漸肆。愿者漸流矣。世俗於此。絕不深論。大抵論財。豈思娶媳何爲。求孫枝也。凡作事不可忘本。況娶媳而忘子孫之本計乎。

已。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日。五菓一盒。二湯二點。葷菜八簋。添碟十二。此外糕餅花罩。閑案等物。及橫盒用二。用四。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雖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賓以四爲隆。朝其以八

爲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司馬溫公所謂會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吳味先謂。乃締姻姪。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棄。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病楚爲酬酢。禮貌既窮。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濶之親。翁是固親得疎也。是重形迹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盡簪易結之葢。萃難也。俗子因昧成類。通人豈可不略。古人繼娶。婦人輕也。然前妻所產。蒙其毒者。猶往往而是。今婦人漸重。七出之條不行。而人輕於繼娶。其亦弗思而已矣。子孫讀書者。不論已仕未仕。凡喪妻未。有子。遵古繼娶。若既有子。止許畜妾。擇門風謹飭。性行剛淑者買之。卽其人果賢能。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先公七歲而失恃。又十年而娶。吾母盛淑人。又十五六年登甲科。始得宦遊遠方。子慕親母。媳懷故姑。猶相對垂泣焉。况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或踰之數年。事以母姑。情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皆安。顧先令一室之間。勉爲施受。乎彼各不安。吾又何安之有。是故子女勿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媳長而必勿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

有聖人。不惑也。

喪

三日而殯。暑月寧先。三月而葬。不可復後。死者以入土爲安。其義至切。生人不能體耳。說其因述山水客翁。孝子慈孫。所宜永守。然必豫畜吉槨。然後能葬不失時。

初殯之頃。俗例必取衣服焚於屍前。謂之斷命衣。極無謂。此不論新故。存之可以付子孫。惡貧交。焚之何意。欲時浴。此禮不可拘。所以浴者。恐病臥日久。形體有不潔處耳。在病人能前期沐浴。甚善。然不易得。其餘應

斟酌行之。婦人尤不可使外人爲之浴。子孫親人。於客室浴之。或止用巾布之屬。拭淨其體可也。飲法務宜從朴。雖有爵者。止用深衣幅巾。勿勿進賢冠袍帶。又冬未便。視整棺中。切勿用華服新緞。俱用平生舊衣及新白布。但須洗極淨。曝極乾。蓋舊衣恐有汗污。白布恐有漿粉。俱生蟲引腐也。貴人棺中襯墊。多用平生舊袍。袍表裏皆紵緞。不便多端。有膠有漿引蛭。一也。精好之用。付之朽蠹。二也。袍本公服。上下通重。襲用至此。情禮不安。三也。必用潔

布故衣爲是。

鄉俗倒用布裹炭塊石灰置屋旁。或用黃楮作枕。狂愚之見。貽悔最甚。戒之戒之。

製棺不可太寬太長。如料富。則量逝者形軀裁減之。禮云。棺周於身。勿惜損料。尤忌太高。高闊俱宜二尺四寸。或二尺六寸。以環視見方爲度。太高。則上空既無用。而墳勢因之不得不高。墳勢因之不得不稍薄。留棺中無用之空虛。損壞外宜厚之封土。豈善事哉。葬上不宜用釘。釘縫漏氣。又釘長出。亦使墳高。其弊多端。慎勿泥古。古人亦有未詳善處。木佳杉最善。不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五

蛭不朽。又無燥性。有財則買抄板。乃千年杉近根之幹。擁頻沙土中者。川陝深山所生。無財則買大杉。未堅老者爲之。杉木獨幅間佳。雙拼亦好。獨幅所處幾幾及格。則兩邊作子口處。反屬近外嫩皮。雙拼雖多一中縫。然兩旁多去嫩皮。則通體俱係黃心。反覺堅完。可久。伊川先生獨尚相心。相逼嫌。恐於初死骸骨有所未便。想宋時未起抄板之說也。既得良木。命工試配已畢。歸櫬合時。一切笋縫。先用紋淨真生漆厚和生麩銀砂塗嵌其間。然後後敲成說。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爲疎漆充塞。無不混合之慮矣。棺內止以

少許抹後。餘處不可多用。棺外先以真生漆周圍塗之。稍乾。即用純疎漆磨層塗之。棺底亦須周到。乾訖。又蓋真生漆一二層。以晦其色。恐殊色太炫。非入土幽玄所宜。銀殊性極枚濕。凡漆器置密室中。通雨必生潤。惟疎漆者獨乾。此其驗也。故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無論此物。

造墳碑法

春土製。秋土堅。造坯以秋月爲晦。稻粘水

柔麥粘火烈。燒磚以麥柴爲良。先期秋月取淨土。葉陶人爲坯。反覆轉踏五六遍。然後入范。愈轉愈粘。愈粘愈堅。否則龜裂。必不可用。燒畢。選其火力最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三 家範

六

是限之聲。如金石者。如式琢方磨光以待。約計墳中明堂長八尺。高闊各二尺八寸。四圍牆各闊一尺。中牆闊一尺五寸。琢磨細磚每枚淨長一尺。闊五寸。厚二寸計。每層用磚九十四枚。約十四層而墳畢。共用細磚一千三百一十六枚。墳處一平一側。用磨磚五百枚。三和土外圍牆磚用一千枚。通計須造磚三千枚。方磚五十枚。

製明板法。明板或云生潤。積久致水。然地苟得氣。何至石汗滴成木乎。此過慮也。山中防盜。不可不用。平

田發圈塗法。亦嫌墳勢太高。不如用明板體安。其法

透獨幅天池石。厚八許。長翻一准。擲牆。琢其下面之凹邊。與牆磚貼縫者。令極平細。其中空堂。欲起。磚三四寸許。如覆瓦式。倘有濕氣。使潮濕兩傷。不致滴入棺蓋。合壁者。兩板合縫。尤須精琢。

平墳基法 墳基斷理。隨宜築實。葦竹爲四檝。長短如一。上下各爲二刻。上刻擬繫平線。下刻擬爲入土淺深之度。釘於牆之四隅。令刻泰土面而止。後以線繫於上刻。用水平之。執高執低。低者引線令起。水平已定。加土填之。泰刻而止。四隅如一。然後接線於下刻。以平四邊。四邊既平。然後以線沿邊附土。縱橫

幾五合書

卷二十二

政書

七

往來。以平中央。中央既平。然後下磚結牆。若祇四面對照。恃目力以准平者。恒有一隅偏低。或足基反高之患。絕不足據也。

結墳法 擲牆長一丈。闊九尺一寸。基磚應各數四寸許。先用磚側立一層。磚縫掃泥沙實之。又平鋪一層。磚底用練熟灰泥滿槌之。又鋪琢細方磚一層。然後起牆磚。俗例有用碎乾石灰。厚鋪數寸於磚下者。古人亦有白雲壁法。上下四旁。俱多用石灰。言年久則成毯。渾淪如鐵。不知灰氣酷烈。透入棺中。骸骨受傷。是知護殯而不知護骸骨也。化者長土侵膚。而藥得

土氣。其理甚微。又有以瓦豎立成基者。年久無不傾側。切忌勿忌。橫勿太寬太高。防其難固。禮云。擲周於棺。此之謂也。起牆先以糯米粉漿制磚令固。後鍊極熟灰泥。滿用於磚之四圍。層層間花砌之。慎毋聽匠人循造屋築牆套例。僅用灰於磚之邊隅。而空其中。爲苟且之計也。又禁用泥刀。當削厚竹片。輕木槌。與之。竹以板泥。搥以催縫。凡找接零粘。俱用錐解。不得用刀砍。

幾五合書

卷二十二

政書

七

三和土法 灰取新發。沙取篩淨。黃土取塵細。法用一沙二土七分灰。量准攪勻。然後下糯米粉漿和之。乾濕得所。平鋪勻築。每一層熟。添築令滿。又下一層。約厚二寸爲度。寧薄毋厚。恐并力不能透達也。量灰沙。須親經手目。不可聽工人報數。三物輕重不同。取者往往稱力而止。不知其實之多寡懸絕也。每築一層。隨砌外圍牆磚一二層砌畢。堅築外土以護牆。然後下灰沙。填內亦須用板托定。不然。恐動墻牆。石灰性青石者佳。白如麤細如塵。黃石者。根澀不可用。炭屑能障樹根。樹根遇之。無不拳曲。蓋凡物成灰。則隨土而化。惟炭屑已盡之木。奉化之灰。似土非土。非木而木。木之死氣鍾焉。故樹根遇之而腫也。用於三和

上園牆之外。誠足防慮於無窮。或疑能隔土中生氣。恐未始。炭屑獨能阻木之生意耳。其辨頗微。下棺時。勿以繩索。須以淨布。屈折四層。兜於棺底而下之。繩索不便於出布。則可出可留也。

誌石專防緊。須令易見。若准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繇知爲某塚。而遽歇手乎。真其斷鐵。開石。諦察詳觀。抑又難矣。宜印字於面。但以磚覆之。離墳前數尺。淺埋之。孟子塋母。自刻覓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爲孟母墓。聖賢墓。惟欲人之早見之也。

葬金書

卷二十二

家禮

九

栽樹以杉爲第一。能辟蛇。次栢。榆。石。楠。香樟。各青之屬。松。頗穴。蟻。竹。尤引輒。歷年稍久。縱橫穿貫。無遠不達。切不可用。挑御治。嫩且致。攀折勿裁。

合塋以男穴爲主。女穴爲附。從男穴之中起中線。天道尚在。燕會尊在地。道尚右。塋尊右。男右女左。度古聖。皆然。朱子塋劉夫人。自謂失於不思。世俗既昧生死。異尊之義。丘文莊又謂且從朱子。夫先賢之當法者。何限。偏欲仍其偶誤。而不敢改耶。又云。恐後世子孫。誤認祖妣。其說尤謬。但立一小石碑於墓前。更著家訓。明載男右女左。從某墓始。則雖數十世後。了然能

辨。何憂混亂乎。王文成亦以尚右爲非。殆爲三穴言。則可耳。三穴若概尚右。則是有邊無中。邊反尊。中反早。故必男居中。前妻右。後妻左。若妻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塋。甚悖禮。宜羅城外餘氣之方。別置一羅城塋之。若別求一地。獨葬。令其子孫得專拜掃。最善。無子者。既不可同穴。又不必專禮。且塋他地。則終爲不食之鬼。決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其寒食得沾杯酒。子孫拜掃。正墓者。禮畢後。奉一揖而不拜。幽明並安。

葬金書

卷二十二

家禮

十

厚塋誠無益而有害。然有財者。橫擇於地理。堅好於廣棺。自是愛親之心。雖終歸野土。亦欲其居之安而留之長久。此之爲厚。宜厚者也。世俗溺於此。而饕餮送迎。召僧設懺。費頗數倍。滅大惑也。後世增設寶玩。皆原於此。無益釀禍。此古禮之最不可從者也。石人石馬之屬。雖立於墳外。國家以明等威。然禁僧不禁。諱子孫慮遠。亦不宜用。二者當以義權禮。勿爲禮拘。又有當執禮以破俗者。四條。一曰題主。二曰求碑誌。三曰刻墓錄。最下曰迎僧道。夫題主。禮有之矣。命子弟善書者爲之。蓋子孫一氣。故不命他人也。惟朝廷遣奉官代書。

亦曰以尊命早云爾。今教前達尊求尊者代供早者之役。果何義哉。子孫其世已之。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來朝命而爲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勲業流傳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冊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啻讀某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又何用。人惟有自立於生前。寧須借重於死後。後人惟行道顯親爲上。豈巧名文以妄爲先人重耶。子孫其世已之。至於墓銘。尤屬無謂。欲播一時一時之人。早用覆瓿。欲垂後禩。恐三五年後。其梓木已零落散失矣。況銘狀有工拙。祭章有好醜。

混之不可遜之不可。違心召嫌。將安用此。子孫其世已之。所謂迎僧道。則最不肯。子弟所爲。或因婦女崇信。或因僮僕規利。或因無知親友從吏迫脅。子孫見義不確。恐有吝財忘親之嫌。勉強從之。豈知哭泣祭墓之間。盡哀盡禮。奚忘奚吝。使其親守正一生。乃以邪道誣之於身後。事死如事生。固如是乎。儻父母生前有崇佛之僻。正宜爲之蓋愆。直斷以從治。不從亂之義。廓而清之。此大孝也。四者皆所謂宜執禮以破俗者也。

子父廉憲公沒。子母盛淑人素信佛事。子因進言。酒肉

赴應僧。何能爲亡者作福。不如別業長壽。有戒行僧人數員。誦經幾日。功德當倍。淑人悅而允之。此吾昔者一時順親之權。非正道也。自是後。沿爲故事。子配丁孺人沒。于遠客長安。兒輩亦遂循行之。殊覺無謂。子平生距邪道。遠縉流。念念惟宗孔孟。步履朱耳。若百年後。子孫以此加之。是不惟不體吾素志。而更取素所深惡痛絕者。亂其神明。召其惡惻也。以爲無知將焉用此。以爲有知。不已甚乎。伊川廢翁。必無此等兒孫矣。家訓雖已詳載。恐詞意未切。不能破積習。因感丁孺人沒。復預囑云。癸未六

古名賢諸墓。大抵在山。須閱餘杭邑誌。其安堵可歷數者。以十百計。其爲年以千百計。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觀吾邑。纍纍墓畝中。曾有宋元墓乎。墓平原不如墓山。非爲地理。爲人事也。然世之墓山者。聽形章言。以高穴不旺。財往往墓於平麓。麓之爲田。則與平原之田何殊之有。故莫不實地穴。貴天人二穴。地穴可種桑麻稻麥。利所不絕。力所或加。斯亦千年之憂矣。天人穴自扞莖而外。無復致用於天壤間。居其所。乘誰復害之。故揚名顯親。使百世視丘墟而仰止。人事之地理也。卜兆於高山。使盜賊妄觀。禮耕耘無終及者。

地理之人事也。

山地平治穴場之日。所去原土。且勿至太低。約平去親尺之後。審見來脈真。且即停止。先就來脈處。開掘金井。數尺。約足沒棺。并明板爲度。得使明板之面。尚低於四圍原土。尺許。尤妙。儻不可得。亦須與之平。然後以三和土築覆其上。則廣之四旁。皆原土之從未經動者。客水無能入原土之理。其隄防功力。止在面上。周圍更無可虞。而面上之防客水。爲力頗易。一則用獨幅明板。二則堅築灰土。用原土八分。加石灰二分。和以糯米粉漿。周圍築之。石灰切勿多用。多不過

葬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三

十之三。若與土相等。卽懸麓矣。皆再三親驗過。三則更爲小。厥稍狎坡覆之。每年一易。三層寒暑之役。其間殊灰砂。堅實無罅。與山上原土不殊。然後卸去草披。任受雨露。此萬全之術也。若初治穴場之時。先去原土太多。使地位太低。開穴一二尺。已不可深。則穴未足沒棺。早宜停手。於是棺浮於四圍原土之面。寒寸。甚者或至一尺。而明板益又浮其上。封蓋訖。勢不得不取容土。復徧築而高平之。此新築之土。一時安能和合堅膩。客水從四圍晝夜從微滲入。防之洵難爲力也。此皆余所親歷。一一詳誌。使孝子慈孫。覽

從而取焉。

附遷朽棺法。凡朽棺欲遷。不可移棺。移則應手破碎。骨體盡露矣。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鑿像。置朽棺之旁。用極大豬竹劈開。削薄片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揀入棺底。以大相並。俟排滿。卽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杉從卽作都底也。然後四邊用水牆上。加木蓋。體不露骨。不亂。徑如舊棺之外。加以新都。合古人木都之義。惟聞葬。恐地骸骨爲蟻所穿。當別有術。然係非常奇禍。遭此者。以意權之可也。不忍筆之。

葬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四

祭

祭者。家之大事。約之有三。宜導。宜鹽。潔。宜時。祭器以潔。爲主。特作一厨。置祠堂內。凡盥盆。洗瓶。筭。共合用若干。悉貯其中。臨祭。取澀濯之用。畢。仍濯而藏之。不得移。借他用。祭品隨四時應祭之期。各定額式。惟長至除夕。用猪羊。每桌五菜。一盒。熟味十器。餘時或用三牲。或用熟味。各從所宜。並應豐潔。與宴相似。不然是敬先不及客也。豈古人薦供。母某供客之義哉。所謂時者。如清明。則加角黍之屬。端陽。則菖蒲雄黃。又祭丁之日。已大夫致胙。宜以聖惠特饗。祖先。惟用原昨

而已。不添餘味。莫以清潤。用明特舉。讀聖賢書。世世爲士。水源木本。使幽明共欣。稽古之榮。此古禮所未見。以義起之。大抵與事生相似。卽於心獲安。且後世忠疏不忠數也。拜儀惟長至除夕及冠婚大事。若遠遊經年。初歸者。八拜。餘皆四拜。

墓祭。非古也。祭魂於廟。不祭魂於土。然士大夫無祧廟。制則已除之。至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掃。因致奠焉。使遠祖咸得一簣。禮以義起。就可因也。不必古是。今非同堂時奠。則縣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縣近以追遠。何則。我國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吳亭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五

夫祭妻亦拜。朱子言之。而未闡其義。大抵夫類敵體。義類朋友。生前交拜。死後可以拜之。又於情則亦爲報。益服有報服。拜無報拜。以親分必有尊卑。卽兄弟亦有長幼。故義不可報拜也。惟妻也者。齊也。情宜報拜。而於義無妨。故祭則亦拜之。此爲大夫以下言。若諸侯以上。有國君之義。生前有朝見之禮者。自不可報拜。

楮幣冥錢。勞人工以供無用。於財用爲耗。於人道爲愚。於事神爲欺。似宜罷去。然念秦漢以來。藏幣帛金玉於山陵。士大夫適相踵倣。所耗於世。不知幾何。後人

易此意在省儉。聽修存之。或末爲過也。

雜訓

古者達屬王朝。無生可治。士亦不治生。朝夕稻粱。置之若遺。況儲餘財及後。故孔子居官則服。服備具。失職則疏食。或絕。後世如諸葛武侯。亦有桑田以給子孫。宋室官俸優渥。而溫公猶於初命士。皆首問其世業。以爲無衣食憂。則居職易廉。則以業遺子孫而守之。後世之勢。亦後世之禮矣。致之有義利。守之有本末。耳。先公廉儉所遺。庶幾使後世子孫。出足以養廉。處足以昭儉。如有不遵遺志。遺貨無厭者。則先公所惡。

吳亭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六

也。勤儉則歲積有餘。積久漸多。宜遇大事能散。然後非治生之俗子。昔范蠡智術之士。猶能屢積屢散。馬將軍亦未聞道。不耳爲守錢虜。財者。根廩所最重。士君子所易輕。若於此蠱惑開頭。尚多繫戀。種後嗜慾。安望清除。廉正永冠。談仁義。不比於人數矣。人性不慳。必不至大富。不貽子孫以大富。則不生侈心。不侈。則又不至大貧。是貽子孫以善守者。不慳乃其本也。祖父累之如鎗鏃。子孫寶之必如泥沙。子孫癡根。還從祖父愚性生下。修曰。太平不享豪華。亂離可免兵革。此一理也。又須不

乘凶荒之利。方可度兵火之艱。只如糶米一事。近年米貴。每至兩外。富者皆安然糶價。此雖無利人死亡之心。然實乘衆之愆。而我享其糶不祥之大者也。家有餘糧。當於每歲青黃不接之際。減價十之二三。以濟饑寒。令所得值價。只與常年相似。所捐雖少。然幸災樂禍之意。消除略盡矣。豪華者。世俗認爲享太平之樂。而我不肯享。貴賤者。世俗相與行亂離之享。而我未嘗行。則雖遭厄運。庶幾免於戾乎。翁大善其言。因曰。人家累世能然。真可謂脫尋常矣。但行之須用精力。逐日躬親點視。零星升斗糶出。務令沾及貧民。不然。恐家儲穿出入者。破冒其間。又有市井健猾。易名變服。綿綿羅取。搗至肆中。仍作已物。高得時價。犯此二弊。則皆徒利好技。而無濟困窮。故行仁者必以智。

愛惜暴殄。本是兩意。愚者有時合成一有。如飲食剩餘。宜赴餅香之時。分給於下。敝衣故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貧寒之人。每見婦人慳吝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示饑破敝。欲藏之健苟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堆閣閉處。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伸其用。是皆以愛惜爲

暴殄者也。時時當講解而提醒之。使曉此理。自無此失。

盛饌變色。爲相敬也。蔬食必飽。爲相愛也。隨分而宜。有何分別。識此意。人易於待我。我亦易於待人。若不得聖人之意。將恬然而安之。此其病根是微。不得晉平公之意。且以爲簡我而不難矣。此其病類是陋。若真心爲學。只飲食間。便須變化氣質。

焉可用享。豈二損之時也。夏屋渠渠。豈四顧之隆也。於聚澠掃。豈八豐之致也。知已相招。情欣於赴。知人肺腑。故曰相知。若恒自念。嘉蕩福薄。每深儉惜。又見民生日貧。風俗日奢。飲食宴會。亦一大端。士不享先。民何稅法。士奢民吝。士儉民儉。自然之勢。素心實然。相知所信。邇來秩宗啓請。聖允煌煌。普天修共。宜享先者。尤在吾黨。不兼凡不殺生。不演曲。不六傳。清談久生。歡洽較倍。豈適於八。輩素相聞。湯鼎羹食。稱是萬勿羅列廣侈。使鄙人登志憂之。坐懸增三數之懷。儼疑飲食小節。何必斤斤宴會羅述。何足介介。竊以矜忽攸分。亦關學問。制事無小。制心無羅。况將我飽餘。堪瘼衆饑。又分體。聖天子軫恤窮黎之意者乎。

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僅容十二三歲兒。盡傳語出入。過此卽當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每門明立禁約。寫貼於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爲嚴所不必嚴。豈知此事。閑處着忙。緩裏着緊。習成規矩。自然閑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提買兒童。教習誦歌。稱爲家樂。醺醺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牆。意慾兒女輩習見習聞。十來歲時。廉耻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宜淫。乃其本分。愧之不勤。禁之安能。爲祖父者。妮耳目之細。娛忘中。藉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

延僂至家。已萬不可。況裔之也。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矣。莫敢候難。天放遣自壽其後。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雖有風流嗜利之士。未嘗許娼妓托名。優與娼事。無高下。妮女旦以優兼娼。乃許之假托名色。書某府某爵女旦某人班。恒怙於彼而慨然於此。何哉。時非職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人。爲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搖。猶云晚矣。

園亭之設。爲宴游者多。爲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縱使官成之後。何便爲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起臺榭。

志遊覽。惡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已。吾嘗嫌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廉雅人風韻。其費亦覺多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上有晉王。下有姪臣。若閑門持重。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滿灘勸酬。疑忌深矣。士大夫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舞雩之遊。杏壇之講習。有逝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之喟歎。境界能爲學道助。良不誣也。不知山靜川流。天造地設。故足以滌塵想。發道心。若人工結構。累石浮泉。剪綠爲花。原無生意。曾見人於假山假川之旁。悠然有會。恍然悟

道者耶。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方其盛。我竭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耗盡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秋涼。偕良朋命駕。百里內外。皆可涉獵。選勝境賞心。盤桓旬日。素有本領。未必無元公月巖之助也。其在書齋。隨意花竹。鼓篋足矣。陶翁所云。樹木交陰。時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爲此無益身心。得罪造物之事哉。吾願子孫。超然觀。勿美愚俗。有此舉動。處寂寥而效顛。豈

承家之後物。值清盛而不義。尤值力之小人。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幾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僱人。僱

人演戲。無非淫媒。豈可令婦人直釋見之。卽親翁新

過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罪。僱安公親父母。藉

流爲首。誼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可已者。明告

而罷之。不可已。寧借他處園亭。勿壞家法。二曰疾病

新勝。勿廣養生。嘗見蓮池上人戒衆文中。有此條。悲

慘懇惻。悚動狂迷。深謝儒理。凡信新勝者。大抵愚夫

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迴。殺生乃佛家旨戒。何

獨於勝災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

夫古今事

卷二十二

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矣。三曰僱尼佛。勿令

入門。愚人或逢生子。或已生日。或逢喪事。輒令此輩

誦經念佛。味禮犯義。無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爲可惡。

男子信之尤屬可羞。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

隨常往來。則溫公所記。都收刻官事。近日梁溪先生

同志約。本乎道氣。感乎肅情。可仿而遵也。宴郡邑大

夫及新親。並應虔情量義。斟酌得中。移爲返者從值

之計。

或曰。近見大族。頗人入寺拈香。聽經。拜高僧爲師。可不

禁與。曰。是爲之綱者。非徒人類也。兼憲公之治有也。

民家婦人至茅山。普禁之。况表親族耶。吾知子孫必

無見事。故不列於訓。

布施須有條理。族人已置義莊。不必復論。其外則當做

陽明先生意。每歲出租。除公私用度外。剝除若干石

爲行義之資。親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

而貧者。遠親近隣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殯者。故舊子

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

耳目偶遺。隨時周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

於人者。隨意量捐。惟不可齋遊僧。不可聽扛佛照燈

化緣惡套。及助造假裝佛爲經刻經。不可助一應寺

觀齋醮。及請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不可延見姑佛婆

聯勸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極。無一毫濟利真功。而

釀盜賊。養風俗。變清規。或婦得種種貽害。不可勝計。

布施故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數十年前。某處有假

尼事。施於獄。窮其醜態。殆不忍言。引悔入門。自作

之孽。將以誑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

戒哉。可不戒哉。男子正其身。婦人率其家。是爲清吉

之門。

扶濟貧窮。施贈豪傑。均屬美事。得失懸甚。濟貧婦是日

用常行。百不失一。贈豪傑是落外偶然。若非具眼。卽

成妄費。稍涉結納。卽成豪華。每召千求。究反致怨。甚或賈禍。不可不慎。

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況學士大夫。忍以是日酣歌。稱慶乎。身為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爲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古有胎教之文。蓋子之在腹也。成形成性。皆依於母。胎悲可致。能自慎其身之謂能教也。目無邪親。耳無邪聽。勿多言。勿大笑。勿盛怒。飲食勿過飽。過飽。過冷。過熱。勿置椒辛。辣。葱蒜。昏濁。橙橘。酸寒等物。無止勿用。出入必遣侍婢前導。勿觸不意。或致驚惶。則生子長

年。且無疾病。男必清明。強固。女必貞靜。幽閑。視生而治其疾病。禁其非愿者。事逸而功倍之。夫是之謂胎教。聖人曰。習慣成自然。不惟習於已生。亦習於未產。能慎在母。能令母慎在父。然則胎教乃爲父者之事焉。

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食其食。衣其衣。原其值以養老育幼。至親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棄其所生之子。每覓無子家。以已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貧。以代人哺兒。而妨已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襁褓之孩。受人厭而能生者。吾家體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

文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及此。漸長始聞。側之特甚。無異錢人子以養吾子。每念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爲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釋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於券議三年工銀外。另助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兩。週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犯之難生。在於幼小。大約兒生數月。其母始出。受僱。寄養三月。則半歲有餘。又復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之家。未必心愛。然利此一食有半。代哺亦其一歲外。善嘲笑。能立行。雖非親生。欲不愛。亦不可得。況又得一金。其盡心撫視。無疑也。萬一愚人不仁。借抱養之名。以收利。不盡抱養之實。以誤人。故特今兩番抱養。儘覺瘦瘠。卽爲別覓有乳。寒易之。及其長大。聽代養之家主之。此則乳母之子。宜可多生。富人之妻。不勞。貧人之子。不死。且貧人夫一子。何其楚痛。明知受僱。必殺其子。而寧忍之者。儼然迫也。若僱乳母之家。卽不修富。必不大貧。二歲之中。於此二金。牛何有小費。錢財。免殺人子。孰輕孰重。何疾何安。況天實好生。吾能以生意合之。則全人兒。亦所以保吾兒也。今後吾家當永行此法。願與愛子者同之。僱乳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耳目富。不如心精清。養童輩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絕於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謹論。恐益其枝葉。損其本根。故童輩貴少見聞。

教兒之法。使伏聞善言。習見善事。深知義理。此乃傳家之本謀。縱孩幼未有知。亦宜時來聽習。但使十中使曉一二。亦自有益。日浸月漬。積久自通。伊川先生言。教兒法。貴在先入。不憂太早。誠爲至論云。

高先生曰。子弟當知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名教中之最當謹者。莫如財色。見財則利欲鑽心。隣於盜賊。見色則男女無別。夷於禽獸。名教播地。美不台音。卷二十二 家範 三五

取此之聯。詩書非專指二經言。諸史子俱當細細體味。而立志必於詩書者。其學有本。然後汎濫百家。皆取其益。不受其害。稼穡非僅穀食可惜。日用所須。無不藉人力而生。卽無不罔稼穡而出。要當物物珍惜。勿使暴殄。惜物所以養福也。此三者神而明之。可幾古哲。守而勿失。亦不失舊家風味。而源遠流長矣。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先人爲主。年少其尤。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道市井之事。尤戒操穢之談。或稱賢聖高踪。或陳古今治政。切無如未弟。

忠信。汎不過山未闢。備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於所是。略於所非。或節其委而弟周。或微其辭而弗露。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惠業。

聽人語言。務令聰達。勿遇以已見。勿撓以他端。惟談及市井淫靡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清雜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蒙於至正。匡鑒過於未終。蓋舍粹之聞。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塞達之道。或曰。擇人而交。不亦善乎。曰。固也。世衰道微。離世俗所稱雅客。良朋。未免有不擇言之病。得交爲至。

惡言已稀。雅人心悟微機。口過亦當漸化。童子先入之言。爲至。予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完。切勿攪前攪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又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夾取。勿用筯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爲可厭。又云。凡涕唾須於僻遠處。舟行則唾水中。餘條尚多。俱於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教犯。又一條云。髮必自梳。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奢懶惰之態也。此則至今愧之。

子孫中生得一二賢才。雖使終其身爲卑官布衣。必成。

世家各門矣。若止出卿相功勳。不過一時之盛。無當於傳遠。此其感應之故。全視發念垂教如何。

慘禍之門不同。各有感召焉。有先徵焉。或御家殘酷。此以殺機成也。某曰危哉。是將有叛逆之變。未幾乃死於官方。武其家神鬼。噉噬數附於人。言未來事。其方高明顯。某聞之曰。人衰故鬼旺也。候而被禍。武聰明豁達。而獨湛於色。致妾婢無復尊卑。談者曰。夫夫也。刀鋸日在頸矣。俱以誣罔受難。感召不同。先徵亦不同。智者皆早識其不祥云。至於蒙禍之後。旁人為之悲慟。為之危懼。其子弟傾喪。然不追痛已亡。

卷二十二

第二十二

二十

而皇皇求利。不虞憂蒙患。而意氣揚揚。如平時。嗚呼。此亡者不可復興。僅存者之必床於亡也。歟。使其子弟恣思深長。得一人也。尚可挽一家之運。然令子弟而意思深長。當非蒙禍之家。天人分而合。顯而微。智者於未然識否。剝於既至。定挽回。皆觀其子弟而病如矣。武父否而初興。蒙家氣焰張甚。其於行樂。鳴得意。皇皇汲汲。朝不及夕。嗚呼。是其家久不出五年。近不出三年。衰落復至。將不可救。三者已往。一者未來。皆近事目擊。懸為制復之勢。垂戒子孫。又以知舉家謹。肆起於吾身。日慎一日。焉。丙寅四月記。

衰職方有言。有子弟不能敘論。成何自修。丁清惠公有言。好人獨為不成。須子弟。僕僕同心。學好。先公常稱道二言。為子弟者。不可不體此意。大抵僕僕為非。必先歸切至。及房族親戚之不善者。招與洽比。於是或乘至人衰老厭事。或遠出宦遊。遂無忌憚。故教訓子弟者。至人之責也。欲飭僕僕者。子弟之事也。子弟知自好。僕僕必不敢獨橫於外。彼能掩至人之一耳。一目。豈能遍掩衆正乎。以身教者從。則又二先生言外之意。

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可以免。能使子姪僕僕。

卷二十二

第二十二

二十

人人謹慎。則無復意外。若其未能。則雖禍出意外。竟狼意內耳。勿買瓜焉。不明之產。勿收來歷不明之僕。交易時。宜詐奔而後行。倘一時為人所給。後有相告者。即核責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或慮吐還為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既而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衆方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有。若堅蓬前非。必招怨恨。招怨恨。招訟獄。費神思。賁賁。費筆舌。于請。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古人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產。

買僕者。必粗足示食。粗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決。

傳示家人論曰。人家盛衰。全縣人心。慎肆。僅僕內外。人誦飭。其家必日興。若或反是。其家必日替。然僕僕根於子弟。子弟根於至人。我家年來。頗見衰端。甚爲可發。除躬自修省。痛行剋除。習氣外。凡我子弟。務各加謹。發言寧少。作事寧退。各自風化。其僅僕。彼有人心。必然知至人意。向人人收歛。庶幾有轉衰趨吉之理。我今特標此語。委出懇誠。如家懷中有不知感動。不遵法度。或荒攬閑事。或與人角口。或酗酒嫖賭等。

幾字全書

卷二十二

家書

二十九

項遇人來訴。管門卽與通傳。重則送官。輕則治以家法。決不姑息。亦決不姑息。與其有犯而後懲。何如預戒而勿犯。歸期不遠。先此切示。未四月京邸青日。處家以罰爲賞。情者罰之。則衆趨於勤。有所畏也。出行以賞爲罰。勤者賞之。則衆趨於惰。有所激也。或曰。何以異哉。曰。出行。則舟車之間勞矣。雖情亦疲。又遠其親屬。以從我。寧忍加罰。故以賞爲罰者。以不賞爲罰也。處家以罰爲賞者。以不罰爲賞也。不然。將不勝賞矣。異乃各得其情。

舟田旬日而歸。僅僕駕車操舟。皆有擊鼓弗勝之氣。家。

山之詩。悉人情矣。以天下之故勞民。聖人猶哀之。以一身勞數人。而曰至僕之分宜爾。何其殘也。

陸行水行。見與夫舟夫。邪許趨命。寒霜烈日。乃其常處。影爍就陰。反爲偶然。我輩處舟輿中。猶覺困頓不堪。天耶人乎。清焉垂泣。觀此而不念。念此而不觸。頻引申非人也。

或問子遇婚壘。或公家利病大事。必置小摺於夾袋中。細書端緒。或造或冊本。分派施行。豈其恐遺忘耶。曰。舉大事條緒繁多。必因人分派。分派非預爲斟酌。未必得宜。徑與口語。彼庸衆人。一入耳之頃。亦難詳事。

幾字全書

卷二十二

家書

三十

情之曲摺。故面命之下。隨開一單付之。彼便於奉行。我便於查驗。

可爲之善事。有未及行者。以前之過舉。有未及改者。一家之事。宜有未及消受者。凡此皆人生未了之心。願當及時了之。大抵虧已一分。饒人一分。無不可了。若居官職業。隨分盡之。勢難行而後可緩者。置之其義。必當爲而阻於勢。則委職而去可也。亦須早其見微。其辭若後時許激。雖去猶殃。此數者。皆以完得速放。得下爲是。徑修身窮理。有進無已。與此生相終始。

幾字全書卷二十二終

穀亭全書卷之二十三

浙嘉善陳龍正惕能著

政書 鄉黨一

鄉黨序

居是鄉。則籌是鄉之利弊。留心於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遠者也。天下之大務。非高位不得行。非有言責不得言。有位無位。可以共陳。則惟鄉邦之事。

治人治法

古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以醫與相配。父母一而已矣。

穀亭全書

卷二十三 政書

一

稱父母者。復有三焉。父母萬物者。天地也。父母斯民者。元后也。以君與天配也。外是。惟邑尹稱父母。而其上此者。皆以祖稱。尊而不親者也。是以邑尹與大君配也。尹之用大矣哉。此無他。以其與民最近。疾苦饑寒。可面晤而口噓之也。老聃氏稱教父食母。是二人之事。不能相兼。而惟尹兼之。天下專者不兼。兼者不專。專而兼。又莫如尹。尹之任重矣哉。邑尹稱父母言無大小。得人爲急。莊是邦也。察士夫品優者何人。才高者何人。察議既真。與參謀議。當有大助於政教。故事賢友仁。爲官常第一義也。閩漳顏壯其之言曰。宰

穀亭全書

卷二十三 政書

二

相以知人爲大。以薦賢爲職。如孤介不與物接。非所以集思廣益。造福黎民也。然每人而揆之。日亦不足。故必選人下問。遇事憚謀。值每部人。見某省人。各詢其賢否。疏名暗記。互相參稽。則白黑定矣。大略因賢知賢。雖天下之大。如一室也。守令亦然。鄉紳之可師可友者。吾籍而藏之矣。以至舉監生儒。以至耆老隱逸。無不周知。以至窮鄉下邑。匹夫匹婦。亦莫不知。用甲法逐里甲而細覈之。又知其善。可以傳教。可令傳教。知其不善者。幾人。則俾里之善長者。分比而教之。或設法以愧之。時面察以稱之。雖一郡之衆。如一人也。子賤所以彈琴治者。以其用人。而明道象山所以知惡少某者。以里甲之分數明。而時時體察焉耳。出行前導。例有肅靜迴避二牌。亦行辟人之義也。陽明先生開府南嶺。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肅靜欲使無君。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其不見。通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聞以先生爲褻禮。但覺開誠布公。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剔。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劉忠宣公撫兩粵。凡有軍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照同象往來。劍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填四字。

云大夏顛首。當時亦不問以公爲棄體。而下可凡領公倒。感激顧化。盡心奉行。如履繩之伺其後。德威惟威。豈不信與。近者本濛王公。據江西。守令來謁。不循舊例。庭參。邀人後堂。每二人一見。左右列坐。身自北面。烹茶細談。問所治病。觀其人之心。事識見。獲論年力。俟出。仰跪其大略。復邀二人。亦如之。不厭煩勞。不嫌降節。委蛇數日之間。通省官吏賢否。思通半矣。人見公留心如此。賢者益勸。否者易節。蓋有化枉爲直之微機焉。此三事。皆爲撫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於居高者之善意。苟存其意。勸而廣之。各隨其時。各隨其地。美意無窮。則良法無窮。

聖政不得良臣奉行。可以致害。崇禎初元。停種稅織造。以甦民困。而蘇之機。房數千人皆失業。無他事可爲。將爲盜。直指王公道直至。選其有力者爲銳兵。厚資以衣食。精銳錄名官府。餘衆無復能爲盜矣。時米價甚高。公又令餘衆濬河。衆益喜。前策爲入計。所以消悍者不肖之心。後策且救目前。令此輩徐圖別業耳。不得此善處。則節儉之聖政。幾於致亂。官其地而不能盡心。豈非聖世之罪臣。民情土俗。萬有不齊。立法更制。隨方便宜。隨時潤澤。可

矣。一邑之事。未必可舉郡。一郡之事。未必可舉省。而况一省之事。可舉天下乎。近來遊行二字。甚爲民苦。欲奉行。則擾害特甚。欲停止。則委曲多端。雖良吏責盡苦心。而房科終緣爲利害。民間不免一番費用矣。如山衆加丁錢練鄉兵一草。欲選行各省。官民皆大苦之。吾郡各邑南運。多領散批。吾邑獨領總批。各邑南運不兼北。故欲令帶兌漕糧。吾邑南北品搭。輕重相兼。豈可又令受兌軍之累。嘉興壤高苦旱。秀水壤低苦潦。獨吾邑南高北下。早則南鄉困。旱則北鄉悲。一邑之中。尚有參差如是。而况郡省與天下。動輒曰通行。通行可乎哉。

御史

今京師之政事。由於書辦。郡縣之政事。出於大房。以官府之衣冠臨天下。以胥史之心計管天下。民生何縣。國用何縣。然是風也。沿習數紀。處不可制。情不可單。惟大小職司。各自出其心計。以修政事。則胥史之心計。不奪而廢矣。積蠹衙役。曾經憲訪罪輩。來幾更名。復資充役。膽大手辣。比前加積。合行察汰。凡書役。每房共一係結。其他役。十人爲一結。如有訪覈人犯在內。卽府責嚴。扶同

不舉者告發一體定罪。

止吏胥欺騙愚民。一各役毋得近前稟事。二解審時。偶與一人至案前。此兩民情土俗。三出外過鄉村。離落每停車。延訪父老。使民聽上通。四從來告示。張貼在官府。既未必設誠致行。又鄉曲愚民。識字者少。身到衙門。前時更少。何縣傳徧通知。惟自撰割切數語。細字刻印千百張。居則置案上。出則量拜匣中。遇鄉愚父老。每出一紙付之。令其持歸。傳相稱告。數月之間。可徧孚於窮村僻野。始以精明著聞。久則至誠感化。使民間信官而不信衙役。雖欲驅騙。無繇行矣。

差役票尼印式

卷二十三 刑罰

五

差役票尼印式

差役單身。船用一櫓。每十里。船銀一分。遠者加菜飯。如分外多索。許被管面稟責革。

此法。顧殊嚴。父母君家吾邑。曾行之。每差役擒人。列先呼至案邊。問何酒食。待送銀錢若干。稍過限制。立刻先責差役。然後審問本事。不過懲二三人。各役帖然奉法。鄉民寂然無擾矣。曾見差人持糧票下鄉。急如風火。黑夜排闥。就牀擒鎖。舉家驚惶。設酒送餞。及去。衣服雞犬一空。假如欠銀五兩。此番所費二三兩。手頭愈空。錢糧愈難完辦。及帶至縣。前差又與商

通。僱人代杖而出。一番遠呼。始將肯爲差人生意。而官道如故。惟行此法。則官府得差人之用。民間無差人之害。

奸書割字之巧。如江陵集所載。割去壹字。仍填壹字。以疑監軍。而索軍卒首功之賄者。以壹易壹。吏罔巧矣。但監軍亦失於不思。壹既不可復減。則雖割補非弊。稍加等維。亦不難見。心悟其故。直於初白時。置之罔聞。立召卒而責之。則吏窮矣。此一小事。而制奸與制於奸。只在思不思之間。古人云。事因忙錯。處事貴緩。然從緩。要在忙裏能詳。

美亭全書

卷二十三 刑罰

六

市井奸民。凡長於書算。巧於侵欺者。必謀入糧房。赤手而人不數年。必滿囊而出。或事發伏辜。或浮浪致賈。彼雖享之不畏。然百姓之受其剝削者。則不可追矣。其尤猾者。卽以所獲厚資。入京買官。名曰飛過海。渡桑梓之脂膏。以爲母。及官他境。又搜其脂膏。以爲子。奸人赤手工千母之權。而後此小民。兼受其害者。無算。又借宦遊之名。遠遊他方。雖欲加罪。難得而問。時移事過。然後徐歸。相距既遠。官府亦始置度外。使此輩得安享一生。真不平事也。縱未能絕加納之途。且將飛過海一種。嚴行禁杜。則此輩雖侵牟於前。稍畏

罪於後。庶稱紓小民之膏於蔀家。

保甲

禦變之本。兩言盡之。固本地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而兩言之妙。則併包曲盡於十來牌。然此法行之不善。逞逞擾民。小則隱匿丁口。大則激成變亂。無他。惟擺列器械。編寫聚夫。二事最驚耳目。而一切諸得。又雜出乎其間。於是小民疑懼相仍。報丁口。則曰將以充兵也。而隱匿百方。查生業。則曰將以當差也。而詭不以實告。命甲長查報九家。則日日從之。累無窮也。而互相推避。於是甲長無人。而丁口房屋生業。不可得

義學全書

卷二十三 武備

七

而清。於是總甲欲隱欲報。可以上下其手。因所報之未必實也。遣人俗訪之。所遣之人。即得而嚇詐之。委官覆核之。所委之官。又從而曹取之。好網未及清一分。而本地之人心。熾然思亂矣。夫保甲本意。原為無事時。廣教化。稽兼俗。因之以清訟防奸。必家察行之。以不擾不編。樂夫不列器械。不點燈。不守夜。一如平日氣象。毫無更變。張皇但查丁口房屋生業。務在詳細真確而已。丁口則貴賤老稚。孤寡疾廢。一一備載。兼註年歲。蓋外來奸細。非必强悍之人。賤老幼。凡應皆可挨身探聽。惟本地人一一入冊。則城內城外某

夜某飯店。忽增某人。無所舉通。但使奸細夜無宿處。白晝自離遠涉潛來。而且者勿具報。從小民曉然知保甲本意。不為選兵整甲。則壯丁自不隱匿。或有謂孤寡應免者。免之一字。便起群疑。報名入冊。有何勞苦艱難事加之。而須云免。且孤寡中。有不能自給者。倘值緊急。或遇凶荒。愈患艱連。正賴周助。若不入冊。是棄之也。從雖欲賑濟。豈能於房外查其姓名居址而給之。欲保甲之法。人人備載。非惟無屬於民。且將有施於民。行是法也。群疑釋而丁口無幾。通矣。房原則某大街某側巷。或已房。或貨某官某舉人。或監生

義學全書

卷二十三 武備

八

生員吏典某某房。一一開明。其大戶墻門。或報房窖坑空屋之類。亦一一登冊。務使開卷了然無遺。或遇有警。須分別贈食。則已房者為中戶。房多者為上戶。其貨居僻巷小房者。大抵待食之貧民也。行是法也。不煩查報貧富。而就房屋間架。已得大都矣。生業。則讀書工商經紀。衙役僱僕。一一確載。不得槩云耕織。蓋城居之人。習耕者少。紡織之事。明係婦工。賴以男子所日習。為至行是法也。土著流寓。本分浪遊。較著列者矣。惟甲長苦累久為累。則輪月之說較妥。今且以十家之第一戶為甲長。止任登報九家之實。此外

一不以煩之。倘屬孤寡。則從第二戶始。人知無備。點燈之費。無虞更擊柝之勞。而又每月一輪。遞司覺察之任。則目前之甲長易定。而造冊之際。甲長止查九家。總甲止查甲長。臂指遞屬。稽察亦大段省力。其法易行。其效易成矣。至於寺院星卜迷信。不時來達。尤易藏奸。應照房頭多少。定其甲數。房多者。每房自爲一甲。以當家者爲甲長。禪堂以總管爲甲長。通寺以任持爲保長。長住僧道。逐名細開。勿或掛漏。亦不許分外寄宿一人。夫嚴之於飯店之窩。賴窮之於寺院之容留。則外來之奸細清矣。輪充甲長。而以前三

錢龍門守總任甲述曰。余初午饒。饒爲潮湖盜藪。大盜恣行通都中。若探囊拊。惟之見告者。殆無虛日。會獨獲州有耆酋之變。道路傳言。且順流東下。饒九二郡。號號震騰。臺司檄余爲城守計。余慮之曰。耆賊必不能至此。惟是屬城多盜。保甲法在所當行耳。請行之。郡城以爲列城法。因下令曰。僞城多盜。有盜必有窩。苟民家不爲窩。查於何匿。又一家被盜。隣甲每閉戶不相救。相救則查於何道。官府拘捕罪人。歲月抗匿不能獲。而告椎牛者。告贖賄者。告人命剝奪者。近舍左右隣不取證。而遠取隔縣隔鄉之人爲證。何益乎。本府今將嚴行保甲法。惟時余正欲爲中城計。而所下教。則第云爲清查理訟云耳。其法不用官吏。饒藉亦不用器械陳列。但令合城內外二十五坊鄉約。每十家。舉甲長一人。百家。舉保長一人。各甲長詳核其十家之丁口生業。以復於保長。各保長詳核其甲長之所變。以報於鄉約。以屋爲主。以人爲客。其屋自大街以及側巷。或公所。或民居。或道院。或官。或紳甲第。甲第自大門一間外。爲耳房。爲側舍。魚鱗駢次。畢入於冊。有空屋。衛路。必明註空屋一。及衛路一條。其人。自貴賤老幼。孤寡廢疾。以及附船親識。長惟工

其業如士工商賈吏胥僮僕以及土著僧後游方
羈旅畢入於冊壯丁年四十以內必倚託年歲眾貌
於本名之下有不核實者鄉約保甲長俱治罪教下
十日而諸坊之冊畢至因取冊日置堂上旦晚治事
涉郡城者輒問其人居某坊家何業男婦幾人左右
隣何人其男女幾人生業何事即揭冊驗之有訛錯
即記於冊聽訟問有兩造畢質不服者輒呼其左右
隣問之情偽立辨問本事畢則又互詰其生業戶口
如前有訛錯即記於冊蓋二十餘日而得其訛錯者
十之三因提其鄉約保甲長而薄治之姑實其罪仍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盡發原冊於城內外之鄉約寬以十日勒令覆查改
正以憑稽核迨十日而冊又至則又置之堂皇隨事
隨人詰質如初於是獲盜則必究其窩而隨即究其
左右隣之容窩者遇闕毆死則坐殿者以罪而隨即
薄懲其左右隣之坐視不救者得推牛犢傳通匿之
人則各盡本法而隨即傷治其通情隱護不肯發者
蓋又十餘日而冊內之訛錯者僅十之一則又鄉治
其鄉約保甲長再發改正數日冊至纖巨畢察矣自
是之後仍每月一遍發改以待遷徙死亡者於是每
甲一牌照冊填註以懸於甲長之戶惟時官府寬然

不見文法之苛而閭閻自相督察尋檢作奸犯科者
徑擒以獻矣其有壯丁者始令各備精銳器械一事
於家以備非常力不能備則九家合力備之每日於
內外閑客當往某坊密携菜冊以往至其寬忽無一
壯丁驗之年貌果相合乎器械果精辦乎否則立咎
之而仍詰質其左右隣如初蓋自是各家之器械亦
不敢不精辦而余退而簡料其冊內之壯丁利器已
及若干人矣一朝有警令保甲長帥而與之列於原
野即束伍之旅也盡地而分之立於女牆即登陴之
卒也其始似借餘甲以清查賊詞訟其實則借盜賊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二

詞訟以行保甲其行保甲實以料民丁也而不知其
爲料民丁實以搜奸細也而不知其爲搜奸細不用
官吏簡稽懼擾也而簡稽未始不備不用器械陳列
懼駭也而器械未錯不備其始則重保甲長藉其精
核也其後則獨重兩隣欲其督察也重兩隣而保甲
長之任已脫庶不苦於無窮之煩累也重兩隣而保
甲長之名仍在庶其便於一朝之戰領也凡五十餘
日而奸盜盡屏城守悉備而民間但以爲行保甲云
耳故曰兵能逼也易其事華其謀使人無識易吏革
云者請意在於此而號令乃寄於彼也此余行保甲

之意也。凡行此法者。惟在心計精密。氣色平常。倉皇紛擾。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敵。敢述之以告後之守土者。錢名繼發邑人萬曆丙辰進士

在鄉亦逐區逐圩。挨記戶口多少貧富。併及寺觀僧道。略如城坊保甲冊式。荒年便於賑濟。查發易於追尋。其豪橫及一切師巫邪術。俱密記於姓名之下。除巨惡外。悉令改心易行。不悛者治之。

同善會 崇禎辛未

序曰。是會也。說倡於夢澤張公。而啓新鏡先生行其事。筠塘陳公益從而廣之。大抵隨意量捐。用拯無告。因

庚亭全書

卷二十三

政書

十三

以廣動其善心。高子志憲序之詳矣。有云。爲善如渴而飲。饑而食。飲食豈望報耶。至哉言乎。愚嘗推之曰。渴而飲。飲焉而渴。饑而食。食焉而饑。充。潤與充。亦飲食之報也。今試問一豈弟之言。初或淡漠。過悲可思。問一彫琢尖諛之言。乍雖諧笑。過覺無味。見人行一利濟事。已或未能。心安樂之。見人行一摧害事。已卽不與爲惻惻者。累時遇一人墮患難。坐視不救。身雖便安。耿耿於心。救之。或稍費心力。終不致悔。於既費之後。是皆人人有之。日日有之。長自試驗。然乎否耶。覽乎忘耶。人生不過求安樂爾。不爲善而息患。慙

庚亭全書

卷二十三

政書

十四

然。畫中悵惘。夢中擾擾。病中悵悵。人生之無福。未有迫於此者也。爲善而息患。油然而然。志意得寧。血氣擾平。魂夢得詩。人生之福。未有親於此者也。久之而衆志以孚。風俗以化。氣運以移。則如飲食得宜之後。可以當寒暑。可以任勤勞。其爲福又孰私於此。周公詠文王也。曰求福不同。以此爲善。以此求福。一感一應之間。爾存無求之心。亦操必得之券。非最樂事耶。彼有不想飲食之人。必不覺饑渴之人。人而至。於不覺饑渴也。其危哉。竊懼夫阻人爲善者。曰善在心。不在事。猶中滿而語人曰。我將辟穀以長年。其可長乎。聖人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在事。猶春在枝頭。草枯木衰。而春氣渾茫。不可見矣。凡具善根。願相與成先善事。事而成也。或者一方之禮樂。亦存乎其間。會式一十六則。附後。

一會名同善。每季至會。不論有爵無爵。但彗行端潔。料理精明者。卽可公同推舉。輪流任事。

一會期定四仲月之望。倘有事須易。至會於旬日前。揭於會所。

一送會單。至會先於一月或半月前。用白帖數十。分送善友。各自傳寫。俱於會前五日。繳送至會。然後至

會照窮助人數，餐單束若干，付本友轉送，訂於某日已終，齋銀赴會，單式附後。

某季同善會期，惟訂某月某日，會所仍定於某處，自己捐助及轉募捐助，俱乞書姓名左方，縣九分至九錢，悉從願力，至期持銀赴會所收貯，或本日無暇入會，乞先期見付，以便總算給發。

有續開極貧人戶，查無過惡，及孝友貞節，而窮困無依者，開示幅尾，以俟覆實賑給，倘舊報而近故者，亦明開以便消除。

典會具

一會日擇教讀一人司講，主會即携拜匣，帶紙銀，命一友收銀登籍。

吳亭全書

卷二十三 教讀

十五

一會日俱以已刻，俟諸友畢集，序揖班坐，茶畢，鼓鐘肅眾，司講者或講前章舊製，或用典會新裁，俱以通俗為主，務使人人易曉，感動善心，倘慮聽者未諳，每會更大書講語一紙，粘貼會所壁上。

一公用銀一錢，送寺僧備茶，二錢，主會者備點，一總送教讀，茶點畢，各散。

一會齋自九分至九錢止，俱自書尊號銀數，臨期持付司籍者登記，不赴會而願助者，聽於先期送至會處收貯，後期而願入會者，聽補送，此會乃前人立下方

便法，每季一舉，中人之家，不過每日省錢一文，稍庶之家，不過每日省銀一分，即可扶窮救苦，其入會之期，亦無定額，或每會皆與，或每年量與一二會，各隨心願，施者自樂，然後受者相安。

一會齋隨所至多寡，約為三分，以二助貧，以一給棺，助貧以勸善為主，先於孝子節婦之窮而無告者，次及貧老病苦之人，公不收於養濟，私不肯為乞丐者，要在會中諸友，平日春訪的確，會携五日內即賑給，以省酬應之煩，其他一切窮民，力難遍及，止於會日俱眾將前時，主會當而以零備隨意施捨，盡其一念而

吳亭全書

卷二十三 教讀

十六

已，餘日皆不給，至於不孝不弟，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力強壯，游手游食，以至赤貧者，皆不賒助，以垂勸善之義，又有似宜助而不助者，四棺，一曰衙門中人，少壯持白手取財，受享過分，暮年窮苦，稍憐其孽，此正天道，人誰敢違，二曰僧道，不耕而食，造化所嫌，況彼自能廣募，此會微微，無告所賴，豈堪分之，三曰屠戶，雖行業落定，仁心必短，不敢助其不仁，四曰敗子，奢華無度，嫖賭雙全，蕩祖業，壞風俗，其罪大矣，可憐不足惜，正謂此舉，此四種者，主會勿憐惜面，以儆眾人樂施之心，給棺者，止據城中無告，耳目之所見

聞各鄉不能周也。如入會漸衆，助貨漸厚，推而廣之有時。

一 收銀色不等。其最下者，難以給付貧人。聽存別用。先取足色及九成內外者，酌量多寡，品搭高低，如助三錢，搭色一錢，助一錢五分者，搭色二三，分可也。然須與會者親經手日，庶無不均之嘆。

一 貧戶叩領者，須按底冊查結，或查居址，或查年紀，或驗相貌，對同無悞，然後給之。其或節煩貧儒，及老病不便赴領者，須發一帖，明開各項，委的當紀綱，送至原舉友人轉給，仍索回帖繳明。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三

解書

十七

一 訪確貧老兼極，及節孝奇卓者，每季給助，其餘量入爲出。如春季給，則夏季暫停。庶幾新訪者補入，通融不阻。應賑人戶，逐名下註定銀數，榜計某日面發。本日不必候領，其本季暫停者，先期書姓名粘示，免其希求伺候之苦。餘外不合助格，及貧人未入訪冊者，示令各安義命。如臨期紛紛，自行陳乞，一概不准。

一 貧戶應有冒領，特設照驗單一紙，開明年親助數，付貧戶收執。貧戶每季齋此單赴主會處照驗，填數領銀，如無此單，不准給發。單式附後。

一 給散之餘，置棺分施。先期將本會現銀三分之一，付

木商某行，置造存貯，較之零買，工料頗良，一便也。行出小票，送至會處，有貧不能棺者，主會覆查無偽，發票赴行支領，立足應急。二便也。票到給棺，假冒難施。如有欲折領價銀者，本行徑收其票，繳還主會，用杜奸欺。三便也。棺上聯印同善會給四字，則冒領者難於脫手，自然望而息心。四便也。若存銀給價，禍中來往，奸弊叢生，所宜深念。暑月暴露，尤屬可矜，則施棺廣之。

一 收散會齋完日，主會即將助銀姓號，并給過人戶數目，用公費刻會籍，傳送會友。

附錄

十八

一 每季照常給散之餘，尚有餘銀，主會一總封識，轉交下會，俟積累漸多，遇歲凶時，設法捐助。無先期經費，以上俱取切實可行，但施捨善事，或會友舉報，還於忠厚，不忍億逆，致滋冒濫事雖善，弗可久矣。必得忠直鼓友，分委查覈，及有心勞瘁者，帶飭主會，庶堪久而無弊。凡吾善友，幸各舉所知，以襄盛美。

附照驗單式

某人

住某處

年十歲

面身

顏

某人舉年

季入

十
換春

夏季

秋季

冬季

壬

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癸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甲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幾序全書

卷二十三

下元

乙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丙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丁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戊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己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庚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辛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給

分錢

幾序全書卷之二十三終

戒亭全書卷之二十四

政書 第二

同善會講語

壬申春第一會講曰。這同善會。今日是第一遭行起。會友就有數十人。方信得爲善最樂。諸凡救困扶危。人人有這點心腸。這點不忍人之心。不要看得他小。一應循天理。做無窮無盡的好事。不過從愛惜同類上來。且如有一二餓病人。倒在古廟中。有人發個善心。把食與他喫。把藥去調理他。忽然起來強健行走。見者定然個個歡喜。推這一點不忍人餓。不忍人病的

戒亭全書

卷之二十四

一

念頭。平日同草相與。豈忍自占便宜。教人受苦。只因向來不曾點醒。心雖要好。遇着事體。有了自家。便顧不得別人。今日來此聽講。不論種田做生意。與衙門中人。但點醒了這心。回去俱要立定個決。不害人的主意。常常在懷。一生央保安穩受用。這會本是助貧。緣何又專揀好人來助。雖則爲錢糧不多。其實因此勸人。使那些放肆游花。日就窮苦的。生些懊悔。庶幾轉頭。又使後來人說道。原來做人不好。到底無人理他。庶幾人人各守本分。共成一縣好風俗。官府講鄉約。有勸有戒。都是此意。今日只當朋友們閉坐閑談。

又說得家懷。聽得親切些。所講的達理故事。都是五倫書。與孝順事實。爲善陰陽上的。緣這三部書。是承

樂宜德年開。頒行天下。與聖諭六言。一般意思。這會只當是講鄉約的幫手。又近來僧家。每每合做放生會。凡有善心的。也欣然樂從。如今這會。救濟活人。扶持好人。尤覺親切。人人聽些好言語。說些實落的故學。看些現在的陰陽報應。連那愛物的心。自然也觸動了。一應鳥獸蟲魚。自然也愛惜。幾曾見真實做好人的。恣口說生。這會却是便放生會的源頭。如今會中人。各隨願力。伸得一點勸善憐貧的心。毫不

戒亭全書

卷之二十四

二

煩難。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暗暗思量。豈不大快活。從此隨時隨處對親朋。說些有益的話。遇着惱人。行些方便的事。雖不日日在會中。只官日日是這會的意見了。平時積善。老去安枕。豈不計了個大結果。富貴人家。常肯救濟貧病。貧窮人家。自然感激富貴。過縣俱只是一條心。不論有事無事。互相倚靠得起。統一縣算將來。豈不得了個大受用。

壬申夏第二會講曰。世間大福大慧之人。造出無量功德。仔細推他。根源在何處。只是逢人苦楚。如在自身。今人極大病痛。果在何處。仔細暗來。只是見人痛痒。

不相關涉。人只道我且單管自來。難不去照管別人。何妨。不知種種有已無人。胸中本冷。斷絕了溫。生。意與那生物的天心相反。天看來已是個極惡人了。凡做好人。第一要惜人痛痒。此惜人痛痒之心。豈須勉強去學。人人元來有的。只被私心瞞昧。今日但觸動後。不再便他時過。時時放他出。願薄德人。卽成厚德。薄福人。漸有厚福矣。人或云。做好事不瞞看我們。此語極誤。豈有好事。而或有人做得。或有人做不得之理。大凡功名受享。果然不可相同。善如猝遇大事。才調不及。一時勉強處不來。或勇氣不足。瞞神不濟。

雖有美酒佳餚。不能多用。一切聲色。馳逐。不敢任情。這便是有人做得。有人做不得的。若論爲善。只是自有本心。力到處行方便。有善阻礙。却有做不來之理。如對父母。難道我只會冷淡。不會歡欣。如對尊長。難道我只會拘別。不會承順。如待平人。難道我只會苛刻。不會放寬。如出語言。難道我只會虛花。不會老實。平常日用。難道我只會生事。不會安分。凡此之便。都是念頭一轉。立地可爲。今我輩在會中的。凡有施捨。固是行善。然不要認定施捨銀錢。方叫做善。難道不施捨之時。便無善可爲。難道受助之人。便承頂了罪。

逐去。願要思量自己身上。不論在家出外。時時處處。謹慎慈祥。方是無間斷的均善。凡受會中時的善。此歡贊。越去學好。捨者亦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有種軟弱的人。本心要學好。却說我一向不曾如此。今日逐作。防人耻笑。不知天下惹人非笑之事甚多。豈有學行好事。學做好人。反怕人笑。有種硬硬的人。自家不肯爲善。尚且要阻擋人。說此些小捐施。濟得甚事。放得錢人。不知隨手盡這一點善心。在我一人則小。合攏衆人則大。單看事做似小。想着心腸做大。若以不肯行善爲硬。均有主意。却恐差到底了。今日行

幾字全齊

卷二十四

附

者須要不倦。聞者須要轉頭。行者亦善。聞者亦善。方是同善。或又疑向善之人。亦有遭禍患者。此是何故。蓋因平日趁着意興。作單差悞處多。修造來久。裨補不來。正惜估積陰功。豈可他條修行無狀。譬平日所爲。皆是病痛。今日作善。已得良藥。所以未效。乃是病深藥淺。不要埋怨藥差。又有一種做平人。慣討便宜。慣作弊竇。卽如道日編書里。長一節。多方規避。以致賦役難均。不思我既有福分。居此田產。上千累百有產會差。自是本分。縱使十年一賠。還強似那田少窘迫之家。緣何設計規避。貽累小戶。天道人情。豈容

汝安富長久。縱使幸免外患。必然自生內憂。暗裡消磨。迷而不覺。豈不堪哀。又如近日迎神賽會一節。乖人曉得是借名取樂。呆人尚認做恭敬神明。不知此卽是不安生理。故作非爲。試思聰明正直者謂之神。豈有神明。愛出巡遊。貪看淫戲。一切奸情劫盜殺人。之事。每每從迎會時做出來。吾邑亦犯過錢夫。緣何人尚不悟。只因其間有包頭數人。常年從中取利。挨家斂分。小民從風而靡。若人人識得此事。有損無益。各各安靜。省多少閒錢糧。免多少閒是非。此二事。却像不該在此會中說的。緣人心風俗。積弊既久。空空

提醒。恐難會意。沒奈何。只得指點一二實事。使人見個亮頭。要改過時。就從此等處改。要存天理。就從此等處存。

壬申秋第三會講曰。如今人家。只有三等。不是富貴。便是貧窮。不然。便是中等人家。若要通顯爲善。看來也不甚難。只得三句粗淺說話。富貴的。大家放寬些。貧窮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怎見得富貴的該放寬。大凡世間好處。一身夾占不盡。別人種田。上白米飯是我喫。別人織絹。上好綾羅是我穿。在家冬暖夏涼。出外非船則轎。造化便宜。我已占得

多了。與人交關。豈可又占一分。所以決該公道。連連說個公道。還怕暗中已占先了。若明要占先。他人怎當得起。貧賤落落。將此存心。將此行事。自己心安。子孫長享。這段粗淺話。便是勸富貴人爲善的。怎見得貧窮人該安分。凡人守住勤儉二字。雖窮。畢竟不恐餓。那些嫖賭。遊蕩。花的不必說他。有一等無用人。常說我只是命苦。只是無本錢。到得仔細看他起來。畢竟身上坐一件病。或貧口。或懶惰。或心想不定。俗說叫做百會百窮。做食是一去不返的。日日要酒。要腥。喫。那裡來許多。所以貪口是消財的病。小百姓

是做一日。喫一日的。貪圖自在。不要說自家無功程。連別人家。也不肯喫去做功了。再有那裏家生。所以懶惰。是不出息的病。凡做生意。不拘大小。俱要守住。漸漸曉得這件事的頭腦。等着這件事的時便。方纔趁得利息出來。學做一項。嫌他利輕。又換一項。說道我件件都會。畢竟件件不曾會也。所以心想不定。是一事無成的病。人若戒此三病。除了大荒年。決不愁餓死。所以今日這會中。第一助好人。第二便助那素不作惡。未入養濟院的苦人。雖說所助不多。一二百文。作本。也有幾個月好營運了。切不要分外生事。妄

去求溫求飽，越出禍來，坐監落鎖，落得越凍越餓。道院裏說話，便是勸貧窮人爲善的，怎見得中等人家不要奉承上欺下，人情好勝，自家還得日子，便思量分外結交，刻取鄉間十個小民，還不勾供貴人一席之費。若肯一朝醒悟，將那結交貴人的本錢，零星救濟患難之人，多少陰功，多少實用，那些開門慳吝的，已不必言，可借這慷慨好施的，把來亂用了，靡費無益，反增殺生沉湎之孽。他若肯改時，一應小戶人家，與他打交關的，個個同喚作喜，我自然不招橫事，亦何消借他人勢力，做自己體身牌。這段蠱惑話，便是勸

中等人家爲善的，翻來覆去看，爲善似惡，惡的到底安穩，不爲善像乖，越乖越害得自家深，只爭來早來遲，決無躲閃之處。清夜自思，我雖聰明智慧，決不跨盡千古以上人，我雖弄神通，有本事，被皇天總算帳起來，決然拘他不過。若爲善畢竟吃虧，難道從來聖賢，個個都是呆子。若爲善果無報應，難道從來書本句句都是騙人。若這兩項，還有些信不蠱惑時，不論貴賤賢愚，總有八分險了。

蔡西春第五會講曰：如今習氣大壞，認作惡的是能事，所以喚他做惡人。到有人暗暗歡喜，若喚他做蠱惑人，

心中便不甘，又還有一棒古怪事，稱他是聖賢的聰明，決無人敢承當，說他是好人的心事，却又推辭不得。豈如古人所說上智下愚，原不在本事聰明上論，只是看他心田。人若越做得惡事出的，縱使神鬼沒，越下下愚，但心腸裏要好的，就使朴實無能，也是上智。譬如一件不好道略，初做時，還有些過意不去，到做得虧欠，連那過意不去的念頭，都不動了。此豈不是昏沉之極，所以千般惡孽，只爲昏沉，又有好事，初時學做一兩件，也覺心中歡喜，及至做好事慣了，有一事不安當，便覺不安，必求件件合理，方纔無憾。此豈不是明白之故，所以萬善全歸，只因明白。若說做惡人也須有一種惡才，不知人若有才，隨身所處，有做不盡的好事，緣何偏揀那不好處行，開口便失酸，轉得背時，吐罵是他受，動步便好巧，到底來，戮辱是他當。能事何在大，抵爲善原是人的本心，爲惡只是人的習氣，一向習壞，皆爲不曾思量，亦爲無人提醒。日久歲長，如夢如醉，醉時覺得作惡可誇，反要引人同濁，及醒來，覺得作惡可醒，自然樂與人同清。今日這番說話，也是我等衆人共的，只當把平日心腸行事，大家商量一番，豈敢空口勸人，不自肯覺。

蔡西夏第六會講曰。爲善的門路。只有兩條。若說落手從來爲善。這等聖賢。世間有得幾個。眼前好人。都是從過失中懊悔得來的。若說肚裏了了分明。常見自家不是。這等明白人。世間有得幾個。凡做好人。只要把看別人的。翻轉來自看。所以說爲善。只有兩條門路。一是改過。一是反觀。譬如今日。說差了一句話。惹人笑。惹人怒。做差了一件事。或害別人。或害自家。凡有人心。豈不懊悔。但懊悔亦有何幹。凡懊悔了。須要改。今後決不再說這句昧本心的話。決不再做這件傷天理的事。這便叫做改過。改一分是一分。改十分

是十分。初時像便千瘡百孔。日久成個白璧無瑕。便是爲善第一條門路。又如今人。凡相爭相罵。都道你無天理。你瞞心昧己。你亂說。你故意。計較別人。何等明白。試翻轉來。自家身上思量一遍。我現今與人相爭的事。盡合天理否。果一毫不瞞心昧己否。果字字有頂真。不亂說否。果是偶然無心。不故意否。若自家有些心病。也該認一半不是。緣何只責別人。這便叫做反觀。人能反觀。憑你氣質不好的。漸漸也變好了。便是爲善第二條門路。改過是自家翻轉身轉。所以算第一條。反觀是先見了別人不是。忽然翻轉到身

上來。所以笑第二條。到得真心肯做好時。總是一樣。日日有可改之過。人人有可反之身。一日不改。一日便增了幾般罪過。何時能勾消除。一日不反。一日昏了自家本心。何時解脫煩惱。思量到解煩惱。消罪過。方信得爲善是親切要緊的。快活受用的。比那爭強好勝。怪親。怪眷。大不相同。今日與諸君在此。說便快活話兒。回去。大家做些有受用的事業。

蔡西秋第七會講曰。舊年中秋。曾說上中下三樣人家。各有爲善的法子。各有一句粗淺話兒。不知曾回家試驗。有些得力處否。今日准准隔了一年。再說個三

樣人家。決不可不爲善的緣故。富貴的。要思量幾百幾千人中。纔生得我一個人。人中富貴。便像那樹中奇花異果。山川中秀石甘泉。天上明霞綠雲。人人稱美。我今開一句口。可以振拔人。行一件事。可以救濟人。分明是上天與我修福的地位。若認做我今該享福。享一分。便短一分。若識得我今正好修福。修一分。前面轉增一分。只這開頭認得清。認不清。莫說差了多少人品。且差了多少美着。兄長存好心。長行好事。富貴的地位。原不曾因此失了一面修福。一面未嘗不享福。若一味糊塗過日。不留心照管人。必至害人。

不着意愛物。必至傷物。此是何故。當貴之勢。自然如此。自以爲日日在世享福。不知日日在世造孽。緣何把那修福的根脚。倒將來造了罪孽。豈不辜負這一生富貴。古人說。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今既處富貴。天已把個好人看待我。何不長行好事。去處那皇天。這便是上等人家。不可不爲善的緣故。那中人之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雖無富貴人的力量。日日可救拔人。其實人生在世。那一日不有幾個入。與我打些交關。但不刻他。不欺他。就是本分內的爲善。大凡至誠公道之人。鬼神保庇。牀上無病人。隣里

緣故。至如窮人。已是十分禍。生在苦惱中過活。凡福薄之人。再經斷斷不起。別人過惡。報應還遲。我若有差。報應偏速。譬如聚氣虛怯之人。略見吹。倒外感。略醉飽。倒內傷。須要極其本分。方可度日。又要識自家身上。有個夾變得來的。有個夾變不來的。若要分外營謀。一朝暴富。我不曾生得這造化。難道上天命數。憑人氣力改移。這是夾變不來的。但人心至靈。實與他物不同。所以古人。或因一點孝心。或因一段濟人救物的真心。倒能感天他。動鬼神。如爲善陰騭上所載。轉禍爲福。事蹟甚多。太上感應篇。開口便說個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可見總是個命字。要把氣力美計去變他。夾變不來。若有一段至公至誠的心田。不知不覺。他自會變了。這話本不專爲窮人說。在窮人身上。覺得尤緊切些。便是下等人家。不可不爲善的緣故。緣看來。人無貴賤。各有本心。凡事做差後。也會懊悔。只是略遲了些。須移這點懊悔的心腸。早一刻兒用。爲惡到頭終有報。也不得不懊悔。可惜又遲了些。須移家懊悔的心腸。早幾年兒用。舊秋說三樣人家。平平爲善的法子。今秋猶說出個惡惡爲善的情跡。

長夏第十四會講曰。這同善會。不是虛虛勸化。是去人貪惡。提人慈憫的實工夫。亦不專爲太平無事。培養淳風。正爲那意外兵荒亂離。要藉他保守。怎見得。今人壞心術。壞人品。傷情分。歛衆怨。有九分爲着錢財。那富貴的身體腸胃。不過與平人一般。安着美食之外。十分多積錢財。果有何用。古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凡做成一家大人家。不知起結了幾家田地。拆白了幾個宅基。方成就得來。仔細思量。已多踴躍。今要做好事。先從不做惡事起。惡事亦誰人肯做。須從不管閑事起。管閑事。但略有些利息。門客僮僕。暗地裏

不知損多少人。若無我名色主張。他們如何行得去。衆人分利。其惡孽總我一人承當。王陽明先生說。爲兒孫作蛇蝎。不但是作馬牛。真可猛醒。況錢財之爲物。看未破時。恰似骨肉至親。留在家中。盤桓有趣。看破時。正須布散開來。方爲得用。藏之匣筒。便與藏瓦石不殊。若一味經營出入。全不捨得與人。又是一生一世。代錢財做個窩帳管帳的人了。鄭南泉先生說。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初聞頗駭其龕體貼方知真實。今且不要遠比古人。只如吾邑丁清惠公。非但在官在家。未嘗取分毫非義之財。建祖

上存積的。都將來散施。及至自家受用。一味儉朴。這是我們親見的活古人。況今四方多事。要防外患。全靠本處人心。要固衆心。全靠大人家輕視錢財。平居絕不生事害民。有事各各協力共濟。衆心成城。愁甚外患。所以這得小小施捨。粗粗講論。是提動慈憫的實工夫。那貧窮的。有大半好人。安分苦守。也有小半無見識的。幸災樂禍。聽聞江北有流賊。便說道等他來倒好。此等心腸。雖不是。却也要體恤他兩種苦情。一是窮餓迫身。二是受人作錢。所以忿恨而云。豈如江北州縣。也有若干通同流賊的。如舒城縣搜尋出

五六十來盡皆梟首。流賊見細作被殺。望風遁去。巢縣私投流賊之人。因饑馬不飽。被流賊劈臉一棍。打至與于。此人口出悠言。流賊與怒。又防內變。將那一千預報私通的。每個一刀。這是刻本上流傳來的。衆人豈不知道。那一條幸災樂禍心腸。豈不差煞了。如今幸得有父母官在上。先自捐貲倡率。鄉官富戶。雖聚集錢糧。一時未多。却是專爲有事時底樁。預先做個機括。到得果然有急。各大戶自然慷慨捐施。決不救窮民空肚皮出力。若有膽智有氣力的。肯出力効勞。也包你有出格重賞。況倡捐勸化。風聞開去。各州

惡肯效法。便感動了大戶心腸。那些窮民預先知有倚靠。把那向來思亂的邪心。俱消化了。所以說意外兵荒亂離。但體貼得同善意思。果然保守得來。若不信個同字。大小戶各自爲其一身一家。決決身家各保不成。那鴟張快樂的。禍在眼前。這滿口空憂的。也濟甚事。若信個同字。貧富貴賤。合爲一心。大戶不重錢財。小民盡懷忠愛。太平時。便有太平時。隨常的善事。患難時。又有患難時。推廣的善事。當復何憂。辛巳冬第四十會。謹曰。這會自壬申春行起。至今年辛巳冬。整整十年。初時受濟者。不過數十人。今已增至

三四百人。若論合縣窮民。養生送死。尚不及十分之一二。惟不論會內會外。凡有濟人之心者。自覺與這會意思相合。便大家歡喜。凡有妨人利己之心者。自覺與這會意思相反。也大段銷融。這意思却是感動無窮。後來還有說不盡的善緣善果。只靠近處如杭州蘇松。遠處如北京各省。都有賢士大夫。做行此會。况在吾邑。是開創始之處。若行者無長久之計。受看不互相勸勉。便是兩相辜負矣。所謂長久之計。別有措處。日後自會曉得。今且說個目前救死的急着。衆人不可不知。如今米穀登場。價該稍減。反日日增添。

每石將滿三兩。中戶以下。如何過活。救急的道理。却又極平常。只是勤儉二字。俗語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生在世。那個是自在受用得的。即如官長貴人。一定也勞心勞力。雖不親手去做粗事。然自立身讀書。而外。見好人。便思獎勵。見惡人。便思化誨。見饑寒。便思救濟。見暴骨。便思掩埋。縱然力量不周。也與多方設處。代他算計。與民同患。無日忘之。這纔是士君子之勤。農家及時耕種。竭力車戽。經紀小生意的。早作夜眠。勿學游手游食。這便是庶民之勤。每見富貴之家。自奉則不惜。周人則未免有吝色。若能節縮浮費。就耳目玩好上。省得一二件。便勾養活幾價窮人性命。若件件省。日日省。少些受用。那省出來的財物。不知勾活了若干人。又落得自家惜了些福。從此推將去。行事不敢任意。出言不敢快心。發念不敢侈肆。這纔是士君子之儉。一切中下人家。勿貪口腹。勿好勝虛。扯體面。且如一兩年來。米貴異常。農家該十分愛惜。却到種田時節。伴工做生活的。每日要酒肉錢。比昔年米賤時。倒多了。我喫了別人的。別人還工也要照樣。原是自費自家的。有甚便宜。是甚算計。今後第一件。先從縮口食起。這便是庶民之儉。近

有人杭州來傳聞上司說滿街燒鵝炙肉轉很賣盡西湖酒船歌吹無日不開。荒景何在。雖使有愛民之心。何從開告荒之口。話雖有激。亦是實情。只據吾邑那荒村小巷。弊精糠。啜荳渣的有多少人。及至城市街頭。熟食舖裏。宰殺烹炮。賣的爽的。鬧哄哄。却像不知有荒年。人心昏沉不醒。一至於此。只怕還有個大凶荒。大苦惱的光景。隨後到來。譬如人身在強健之時。還當保養愛惜。如何疾病危廬之後。反更洩越精神。豈得無危亡之禍。大抵近來民生轉窮促。風俗轉奢華。朝廷亦以爲憂。傳出聖諭。凡察院到任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出巡。鋪陳下馬飯。樂行裁省。又有科道官。條陳筵席一項。凡鄉官請公祖父母。及仕宦家新親宴會。俱限定十五品。不許過多。但能遵行。委是民間大福。官宦先從儉朴。百姓豈忍奢華。做好人須縣不饑不寒。要免饑寒。須縣勤儉。種種孝弟忠信。都縣勤儉中出來。種種奸盜詐僞。都從不動不儉中流弊。天下道理雖多。看來這二字。也儉該括得盡了。今再說個來年種田的要着。第一是剿捕蝗蝻。田地有高低。憑他水旱。還荒不盡。惟蝗蝻一熾。可使顆粒無存。此是害年穀。害民生。最狠的蟲賊。只看今年夏秋。但是車水早

種。肯捉蝗農的。畢竟有米。那等兩避種。祭禱蝗蟲的。一時雖落得口饜酒肉。眼看戲文。大都全白無收。思量還是勤的好。懶的好。那些不肯捉蝗蟲的痴漢。說蝗蟲有神物差遣。犯了他。有禍殃。有病痛。假如蝗蟲果乘氣運。亦不過如疫鬼時行。若剿絕蝗蟲。謂有罪孽。那好醫士。用良藥治瘟。好法師。用符水驅疫。這都與疫鬼做對頭的。都是罪人了。必坐聽其死。不去調治。方可。世間有這道理。有這事體麼。況這班痴漢。既懶惰不肯捕蝗。專去飲分祭賽。因不動。又生出不儉來。互相喧哄。無益妄費。窮上添窮。豈不誤盡自己。今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年已有若干人做了榜樣。明年須各放出主意。勿執迷自誤。勿胡說誤人。會中如何再三提此事來說。只緣救荒是目前第一要務。雖父母官。早夜個心。正在講求救荒諸法。然救各項衆人之饑。畢竟靠着幾個農夫。要在田中出息。所以講論種田。又是來年救荒的第一要務。蝗蟲遺種頗多。預先打點。同心捕蝗。這又是來歲種田的第一要務。今冬倘遇麴雪盛。蝗種都凍死。也未可知。却要說明白在衆人心裏。不致臨時惶惑。

示貧民論 一貧民入冊。舊有定規。必經正人舉報。方准給單。除城坊極貧之民。聽本季至會訪確增收外。其有鄉區持摺自求者。既非會中舊例。又住居遠遠四散。人舟穉枝。往回費用。耽開時日。種種繁難。今後鄉民有真正孤寡無依。素無過失者。各就本區本鎮附近鄉紳賢士。自往投訴。聽其親訪的確。具開年親居址。平日生理。舉單一到。即換給照驗單。准收入會。其餘紛紛手摺登門自訴者。一概不准。毋得空費紙張。終日守候。徒勞無益。二爲覆查事。竊到貧民。凡經正人訪舉者。除已給照驗單。俱於會館賑給外。其

有地隣總甲開報。及手摺自訴者。除遠鄉勢難備查。附近城坊。俟挨訪的確。於某月某日。在本宅東牆門首補給。不必先期守候。特示。三爲養生尤急。給棺難偏事。歲饑天寒。入會貧民。死喪相繼。除全字號換單。義寨等字號繳單。給棺收貯。此外村遠居民。乏棺歛者。非確見真聞。勢難彙及。心長力短。各宜體諒。示木行論。會中向令孫行預置棺木。以備施捨。木爲暴露骨可矜。或隻身無親屬。或雖有親屬。而貧無寸粒。報驗既確。即發小票。給棺盛貯。無需時刻。所以便貧人也。近聞有持票至行。欲折領價銀者。明係誑冒。如言

自欲增價。別置好木。則原非貧人。何必會中領棺。今後凡有此類。本行徑收其持來原票。繳還會主。以表公道。所脩棺本。宜用棕印逐一印記。庶防詐僞。孫行身在施棺之列。更須矜付難役人等。同矢公心。務行實善。偶或扶同收葬。後即爲人口實。受人把持。前功盡棄矣。可不謹哉。

申秋第五十一會講曰。今年蒼生大不幸。遭此天翻地覆。一時官紳士庶。驚惶失後。真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孔子早說定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只拚得個死。便自立定脚跟。不至臨時惶惑。但持死也。

要拚得好。如爲官的。盡忠致命。爲百姓的。寧甘瘠餓。決不爲非。這便是拚得好。臨死而流芳百世。若富貴的倚勢作孽。貧窮的氣上作亂。這便是拚得不好。難死而遺臭萬年。同是一死。何不揀好的做了。然此是以前處變的話。頃今幸變故已定。國運方新。官民上下一候個如起死回生。又須重新整頓。人生在世的大道理。生理如何。只認定同善二字。便是。凡與人同的是善。與人異的是惡。同的是生路。異的是死路。何以見之。惡必有害於人。不但受者恨入骨髓。即旁觀亦爲之煩惱。既人人惱恨。豈不是異。爲人

在世使人人惛悞。豈非死路。善必有益於人。不但受者感激。即聞者亦爲之歡悅。既人人歡誠。豈不是同爲人在世。使人人歡誠。豈非生路。這生死兩關。不但太平之世爲然。卽危亂多事之日。一直貫得過去。若說人生自有大數。地方偶值劫運。如何跳得出。這正爲爲善不透。果透徹時。定然脫出天羅地網。又或因有人見疑。有人見怪。便說人心不古。善不可爲。這也畢竟是爲善未到家。若真正徹表徹裏。徹頭徹尾。自然人人信服。疑謫俱消。切不可因此生退悔心。一透悔。便是怨天尤人。便是自家墮落也。人有悔心。大抵

是好處。只偶因些小獎勵。懊悔從前爲善。却斷斷不可。我今再說個異的是死路。目前有明明證驗。在城在鄉。堪底不可不警覺。切心。那最惡的。便是張涇。一派強犯。聞名有百餘人。其實號召首惡。不過二三起。初招揚得意。及官府擒拏正法。萬衆稱快。亦人人惕息。至今脅從。尚多受苦。雖悔何及。那一時同惡相濟。是假同。後面稱快的惕息。衆人本心。方是真同。那脅從的悔心發見。亦是真同。卽如城中亦有殘人。一時無見識。乘機逞快。目下聞正在苦楚之中。想亦不能無悔。倘得幸保殘生。終身當以爲戒。切勿再錯。

念頭。看起來這同字。真是一條大生路。是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公共行走得的。平時彼此相孚。有事彼此相靠。除既往不必言。只望今後。人人放出識見來。頓定主意。做富貴的。一味寬洪愛人。貧賤的一味畏懼守法。行之久久。自然得力。今日且請各自反省。若覺平時未着功夫。卽今聞言之下。立刻發心。立刻起手。這善端起手。便是生路。若覺平時有些過當。卽今點醒之後。立刻回心。立刻歇手。那惡端歇手。也便是生路。生路者。合著本來生生之理也。高皇帝聖諭六言。結末二句云。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一作非。便反

却生理。走向施路上去矣。我們通邑之人。經此大變。故方體貼出這生理二字來。切勿遺忘。自家性命。還須自家保守。

備用講語。如何叫做爲善。只將不爲善的樣子。反聆便知。凡不肯爲善之人。眼裏裏裏。不是作橫。便是作奸。作橫的是真刻薄。真強梁。作好的是假溫存。假忠厚。那真作惡的。衆恨衆怒。却像不可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不怕人笑。不怕人惱的力量。若一朝翻轉來。發狠改行從善。却也當他不起。焉知平日問許多尋常好人。不反讓他。那假作善的。使乖弄巧。却像不足

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要人感激。要人稱頌的心腸。却是真的。若把這一點要好的心。幹起實事來。使做個真好人。有甚難事。所以此善日日現前。不是不能爲。只是不肯爲。不肯爲善。不過是欺侮人。豈知人生在世間。總只乘着這點造化。撞來撞去。縱使費盡心力。何曾有一毫扭捏得。那會激侮人的。只是目前乘與。那受人欺侮的。亦是一時低頭。知道結果如何。平孫如何。須要合幾十年。合幾代來總看。不要眼光短淺。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看來侮人的。還是自侮。今日到此。要各自自想。我平日若是個老

實人。不曉得如何叫做爲善。今日豁然喜得了個亮頭。我平日若自負是個聰明人。不信善之當爲。今日一身冷汗。驚落了許多平巧。雖然且不要慌。正要把這些平巧。特地驚落了他。方是我的一點亮頭在。書高忠憲公同善會講語後曰。此會有十分妙處。實少而功多。以養而兼教。無書院講學之名。有與人爲善之實。不但受惠者感激。聞言者感動。縱是地方官長。不得不愈盡心。鄉紳袍袴。亦愈提醒其側隱。上上下下。合縣學善。雖有兵火大患到來。此方人。或者可免落劫。我連歲痴愚。每思庚午三月朔夜。千豎鬼哭之

變。十分奇慘。不知應在何年。應出何事來。況加壬申虎至。祭酉風變。服藥不穩。提向人言。大平不開心。今亦無別法。平居但行此會。動化大衆。長善消孽。倘遇饑荒。鄉紳領袖富戶。各區各村。就附近處。分故貧民。務令合縣無一餓殍。只此二事。個是釀和氣。跳劫運。真貨工夫。試觀高忠憲公說興化府故事。讀書知理。與名位能轉移通縣者。豈恐不作領袖保護此方生靈。一方生靈得全。我一家一身。亦在其中矣。況名位若關海內者。肯在家鄉。行此等事。千百里內。冠裳士民。集相倣效。其功德愈不可窮。

乙亥以後賑育平糶事宜 夏秋間舉行

付十五坊總甲冊子論 謹告某坊總甲某。今送到國書冊子一本。須將本坊極貧次貧各戶。姓名丁口。生理住居。一一開明。務要的確。周到真貧者不遺漏。不貧者不濫充。期即見報。以便另日給票平糶。其有賭博。酗酒。無賴。及衙門人役。各宅僮僕。雖貧不得糶入。須五日內。即行見報。外具勞資五錢。示十五坊貧戶論 查得十五坊貧戶頗多。同善會義捐有限。撞給則窮於勢。遺漏則戚於心。今酌爲平糶之法。每冬米一升。照時價減錢幾文。凡戶預給一小

票。每丁口許糴三斗。因慮現錢一時難措。聽一月內陸續赴糴。自本月某日起。至次月某日止。每糴一次。註票持回。糴滿之日。繳票。此法專補同善會之所未。備其已入會者。沾惠已數倍於平糴。勿得紛紛引倒。復與衆戶爭此些須。

平

某坊貧戶某入共幾丁口。因同善會不能徧及。許平糴冬米。每升青錢。文聽於一月內陸續赴糴。滿數之日繳票。

糴

小

一次糴 二次糴 三次糴
四次糴 五次糴 六次糴

美尼金壽

卷二十四 戒書

二五

票

崇禎年	七次糴	八次糴	九次糴
月	十次糴	十一次糴	十二次糴

日東亭橋陳宅票

續示貧戶諭。初慮貧戶現錢難備。寬限一月。聽其陸續赴糴。有等圖便日前之人。將票轉賣他戶。冒名領取。使旁觀者嘆貧富之混淆。怨查訪之失實。本爲調劑。反起春嗟。今後不許將票轉賣。如有故違者。買戶持票來糴。徑行勾除。賣戶查記姓名。來秋斷不給票。倘委係貧極。不能辦錢。徑照原票。每應糴一斗者。給米二升五合。庶各撙濟。幾亭全書卷二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二十五

政書 第三

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庚午三月朔之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戶戶悉聞以爲大異矣比若松人來皆言如此鬼聲方數百里不益異哉予初七日自會城歸聞之方懷慚俄又聞窮民有抱其半歲子於門呼號欲授人而人莫應遂攜至羅星楊投急流中嗚呼悲哉此外不見不聞候病而死棄捐而死者何限民極於下故鬼啼於上天變示人至迫切矣回天變莫如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五

政書

結人心結人心莫如救人命而消弭挽回非愚賤事全賴富貴人首在當道次即紳紳書聞天火沿燒數里一室歸然獨存瘟疫流行有全家不藥一人者甚至寇盜披猖亦相戒此方有某公在不可驚動以一人故保一鄉一城嗚呼此豈智謀勇斷權鎮耶積善之家感通人心即挽回天意今日民極可憐單哭可憂學者存無爲而爲之心何妨語有爲而爲之法或傾儲而散貳以餘及物隨力隨心原非難事若目擊災傷猶守楊朱不援一毛之意則不敢指斥言之也禍患既來欲散何及宵分夢覺請自難而自謀

吾邑二十區每區推一鄉紳至之各從其所稔熟先令

勸教子弟誠貴家人寫盡逐圩地圖一切兵荒村落凡有民居者纖悉不遺并註其村名號另用冊冊逐村編寫姓名兼載貧富除富戶外就中暗別極貴大貧二等大抵觀其屋居衣服察其面貌加之探問隣人可得六七猶恐未確各就本圩訪殷戶一人密察訂之問或親至一二殷戶家再確訪之彼居本圩隣里虛實知之必詳兼借身各不敢見給開報貧人每戶若干丁口童子十歲以上入數有本身雖貧現爲殷戶僮僕者自有至翁贍養不必開報僧道各有施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五

政書

至不必開報又或有產業人假權貧戶或一人拆各二三或本人照縣票虛開丁口或里長執絕戶縣票充作實在凡此類項容情欺蔽家人重罰奸戶追債繼富一分便妨周急一分所以查核不容寬貸極貧每人給米若干次貧每人若干通計某圩該給散米若干再通計本區若干圩共該給散米若干立成總冊一本然後酌量地分派定日期出示某某幾圩於某日某處給散分作四五處尤佳或本圩殷戶慷慨至公將庭散米數徑付本戶照示分散尤爲簡便不願勿強

示胥五區貧戶論 看得連年夏秋米貴。今春每斗百二十文。尤爲異常。聞鄉民貧者。買食荳渣酒糟。進以草根度命。又布賤花貴。無從生活。深懷憫惻。本生力薄權微。無能普濟。惟念胥五一區。祖宗父母生長於斯。尤不忍忘。算除本家用飯米外。量餘冬米六百石。聊出散施。以濟饑虛。度算春花。尚需一月。查分極貧次貧二等。人給三十日糧。以俟麥登之登。每戶預付圖書小票一條。可各自填圩分姓名。限於某月某日。自備包袋至某處。靜聽唱名。繳票開領。只須男子一人伺候。不必攜帶妻兒。致生喧擠。有損無益。無罔

賑貧戶姓名開後。

示各區佃戶論 常年佃戶。每畝給借隨田米二斗。加利二分。今春米貴民饑。本家於祖居胥五一區。聊施小惠。其餘力難遍及。惟念各區亦有本家佃戶。歷年服勞。豈忍棄遺。今將舊冬欠下撻米扣算隨田者。至冬每斗止加利一升。如舊租清楚。即今開倉。每畝速給白米二斗。至冬每斗加利二升。醇示體恤之意。吾邑以紡織爲業。婦人每織布一疋。持至城市。易米以歸。荒年米貴。則布愈賤。各買乘農夫之怨。閉門不收。

雖有布。無可賣處。鄉村如有好義之家。量米多少。照時價收換。有疋。俟標客銀至。頓至結貴。可仍得原初米價。此不過守候兩三月間。已財不損分毫。而應農家之愆。有莫大之功。鄉紳城居者。亦倣此意。則粟布互相流通。農夫餉婦。不至束手捋腹矣。捐賑之外。設此權宜。以爲惠而不費之計。

或曰。歲饑獨賑一區。此外坐視其斃耶。曰。賑濟鄉里。與蒞茲土者不同。爲民父母。命今足以用人。自應兼濟。若鄉人。當各視其力之所及耳。地近則耳目易周。人少則情隱易見。務使貧民貴糊其口。不在博施也。爲

某地人。但救某地。他地自有贏餘之家。使各近行其惠。乃所以爲普偏也。且如吾邑二十區。假今無分彼此。一槩賑之。度算饑民應賑者六萬人。人給兩月。爲糧四斗。共計須米二萬四千石。雖巨室世家。孰能辦此。既已不辦。而驚廣矜名。徧行給濟。至令他郡人民。聞聲襁負。或挈家棹舟以來。人衆既集。糧無措處。又且耳目給然。難可究詰。侵漁重冒。必從是生。有積日累旬。不沾升斗者。號哭而還。顛仆中道。是促之斃也。原其初念。本爲活人。及其斃也。或因以死。豈非驚農不務近之害耶。若各區士夫一人。首獨若干石。爲諸

戶倡。但感動以至情。勿情官法繩之。勿限人數。勿限米數。聽其隨意樂捐。倘有側隱好施之人。踰涯捐濟。則徐請於官。給以義善匾額。後遇徭役。量情優免。或有誤犯。亦准寬貸。於是計米若干。設誠散給。或米一時未敷。待哺者迫。則量現米若干。隨時先散。復限日期。又行補給。約計每區賑濟者數十家。受濟者數千人。以數十家之精神耳目。周濟數里內日相習熟之數千人。授者豈敢侵漁。領者豈至重負。極貧次貧之報。豈有不真。圩戶丁口之數。豈有不確。復佐以開河繕城之策。用饑民一時之力。爲通邑百世之利。可

使凶年無寇盜。通邑無餓夫。而且因以集事也。無奇無名活人是快。私矣而公。隨矣而普。

武曰。城市何以後之。曰。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爲多。餓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業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歛。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該有遺也。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豈泰。秋望禾稻。乘其米登。爲之後濟。暫則月餘。久或數月。可約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

若市井中人。原不賴田而食。何時爲當濟之始。何時爲既濟之終。苟非大荒。補助不及。意深遠矣。大荒之歲。極貧之民。平糶則無錢。賑貸則無償。二者皆未足以濟。濟之惟有煮粥散糧耳。統計二事。煮粥少破目之虞。難得收場。散糧有規則可按。難在起手。清查大約上官撫循千里。則煮粥最善。凡係饑荒之地。同日舉行。使饑民各從本鄉就食。若散糧。則貧富難知。貧之中。後次又難辨。且衙門員役。情面稔熟。巨室群僕。交通互領。市肆棍徒。暗出使用。此皆一日之間。去而復來。重疊冒領。不知其數。其窮小民。既無情面。又無使用。沿門倚立。不得近。散糧者之前。升合安從入手。故煮粥勝於散糧。鄉紳善士。與隣黨習熟。則散糧較易。各畫方隅。替核貧戶。按冊呼給。簡淨易行。若煮粥。則我獨爲而他方未必齊爲。米有限而就食之人無限。假如限施一月。迨十天左右。米去大半矣。而遠來赴食者益衆。十日之糧。或一日而盡。續米無從。揮衆不可。未滿原限。遽自中止。又不可。則如矜尉之態何。故散糧勝於煮粥。雖時勢參差。難設成法。約略四語。則曰。小荒先取糧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遣會期而煮粥。鄉人盡地而散糧。

荒年救急。無過煮粥散米二端。煮粥畏在駢聚。散米患
在破胃。然破胃之患。亦縣駢集所致也。故要在分之
不論煮粥散米。或城或鄉。皆須星列碁布。慎勿團作
一處。喧闐則啓爭。坵穢則致疾。繁雜則生奸。鄉紳各
主一區。期不期分而大段已分矣。仁必以義肅。故非
鄉紳不可。至仁必以智行。故非各竭其心思耳目不
能周。

或問賑給之弊。遺漏與破胃孰甚。曰。破胃人負我。遺漏
我負人。寧稍稍破胃耳。然則論戶與論丁口孰善。曰。
論戶。人將怨老幼之多。論丁口。則老病孤幼均沾。而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賑濟

八

慈孝之心滋長矣。一以養廢教。一以養助教。賑貧之
中有精微焉。但老幼日食數合。不與壯同。賑宜略減。
若計口均授。糧又難徧。

末世救荒之政。有限米商減價者。是吏胥奸人收其利。
而民商俱困也。其尤謬戾者。令貧民照縣票糴米。豈
知儲工賣菜乞丐之流。不存立錫。不入丁口。有何縣
票。今使無縣票者不得糴。是獨遺天下第一流貧人
也。限價原非善政。况舛錯如此。豈不悖哉。

或曰。慷慨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浣衣濯
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祿千萬。大賑

貧病。臨沒無以殮。略慷慨則不富。愈慷慨則愈貧。義
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便可信其囊橐矣。豈有
竭力弘施。而人反疑其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怨。
故人則畏人疑。亦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
誼當倡導。天爵之民。曉此機關。理宜響應。

庚辛救荒平糶事宜

庚辰八月。邑紳公勸平糶論。近來平糶一事。原出自
朝廷之意。官府仰體施行。邑中九稍贏餘之家。酌
量寬減。本心自認。原非勉強。乃聞既為之後。有即時
發舖。糴足原數者。有半糶者。有全未糶者。待哺嗷嗷。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賑濟

八

於心何忍。群情洶洶。勢亦非安。豈不聞鄰縣各城。俱
有一番嚷鬧。獨嘉善帖然無事。正為官府主持。先期
平糶之故。既已陰受其福。何可頓忘前言。若聞糶者。
得以安然抗顏。則先糶者。反自悔其循理矣。且原發
底簿。開列應糶各戶姓名。今全欠者。與未完者。日後
繳歸官府。恐亦未便奉勸眾人。及今既發。其布莊土
著。有未登簿者。亦應自量所宜。以慰群望。併告。
勸。徽典分米平糶。鄭農論。謹告徽典各戶。據相稱千
石賑荒。若賑。則數百足矣。敢望滿千。今乃和糶。未為
賑也。所聞千六百石。係各典面許。周親兩相公及諸

位賢達之議。本宜止期仍舊。未嘗議增。市民得紳矜殷戶和糴在前。略已均沾。今嗷嗷待糴。鄉農爲念。故願諸典量以五百石糴市。餘數糴鄉。且開原議。糴鄉者每升三十文。較市價稍贏。則是以米之足數。全初許之信。以價之微擴。補樂施之仁。於糈亦未失也。救農便商。扶貧安富。同歸一理。本無岐視。幸諸典熟計而蚤決之。以速慰四鄉之望。此乃諸典自積陰德。自好本心。豈他人得借以市恩耶。高明必能信諒。勸徽典邑里分米平糴。鄉農諭謹告爲典戶樂輸平糴事。徽典十戶奉上司明文。年例積濟荒米一千石。

美不金書

卷二十三 雜錄

人

除連日於預備倉專糴付赤脚人丁。約得五百石。餘五百石。奉正堂面諭。分派城外各舖。散糴鄉農。以均利濟。本宦竊見鄉民紛紛陳訴。持錢入市。求糴無門。聞邑中高賢。原勸十典於千石外。合共加糴六百石。今吳朱二典。在西塘風涇二鎮。加惠已多。吳程八典。悉照原許。共加出四百八十石。欣然樂輸。足徵好誼。因出米之數稍贏。公議照原定每升二十四文之外。稍益其價以補之。諒鄉農以得糴爲便。且照時價。所省已多。喜慰當無量矣。再照倉糴赤丁一說。情理原平。赤丁不惟無產。且多無人。該里歷年代賠。今持票

得米。以目前所贏。補曠昔所出。未爲繼富。但鄉農嗷嗷待哺。其情尤迫。救朝夕之饑餓。比於償歲月之賄賂。周急宜先。故分半以濟之。諒各里共懷恤憐扶困之仁。亦所欣然樂讓也。先一舉。在神君爲德政。在各典爲義和。在各里爲仁讓。一事而三善具。且可爲後來典備平糴規模。謹此詳告。

與吳賓日邑尊書曰。初歸。益稔德政。紳衿氓庶。無不謳吟。未聞有好議紛言者也。任所當任。政以臻於寧謐。老父母真能以時中之道治民。感服感服。平糴諸事。至持悉已盡善。日今惟徽典一項。政欲仰藉洪恩。月

共志金書

卷二十三 雜錄

人

餘以來。市民略已均沾。鄉農求糴無所。向聞有四門分糴之說。而徽商往日當衆會議。原許千六百担。今若以五百糴濟市民。以一千一百分糴城外。其有不足。則益以布庄土著所許。與各坊所餘。儘堪普惠鄉農。此於事情。有五善焉。民無鄉市。同沐膏露。其善一也。典商平昔取利。市民雖多。鄉民非少。今城鄉分糴。均示周急之誼。其善二也。各邑四年以來。每年悉行糴濟。敝邑幸逢稍稔。連年免出。今當本貴。不必強其併出。四年之積。彼亦不必執每年一千之成數。是以周知微魏子一諸君。酌勸千石之外。益以六百。情似

得中。又便於繳報上臺。是爲農商兩得其所。其善三也。倉糶每升二十四文。衆議若發鄉農。可增至三十文。鄉民得糶。不敢嫌昂。撤商雖發米稍多。而價亦稍廉。兩相准美。實未甚。其善四也。一倉頓糶。未聞喧煩。若分四處。益無他虞。其善五也。昨晤蔣三父母。略曾以此意告之。然必得父臺曉然。賜示。使典商情狀。議服。始便遵行。目下秋收雖近。農食維艱。得於初旬。開糶。月終而止。約以二旬爲期。則四鄉欣忙。無遠弗屆。遠遊初歸。所代爲耕夫織婦。仰丐雲天者。此爾。

春枝丁丑進士
南直宣典縣人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鄉義

十一

辛巳。爲分賑城坊。致錢憲楚相公書曰。承教三法並行。至密無漏。就其間分論之。平價發鋪。鄉人與能。施利佃戶。救作苦者。亦已過半矣。惟量口給食。乃真正救荒第一要法。蓋極貧者。既未必爲人佃戶。亦未必能具半價。故雖減價平糶。猶不足以濟之。而必給食以活之。但能稽訪至確。戶口亦自不多。第庚午歲曾賑一區。頗知顛委。詰旦當晤陳之務。在當今可行。無過高過難者。至社倉以垂後來。兼舉而行之。若久若近。富鄭公紫陽先生。慨然於千載之上。吾邑數十笑人。民。慨然目前以及無窮也。

又致書曰。極貧者。大抵孤寡老疾。應人養濟。而無階以入者也。故往往往戶多而人少。大貧者。手足猶健。亦有親丁。而無恒產。乏實本者也。往往人少而戶少。屢年稽覈。用此爲率。衆亦安之。至於訪覈。有去夏底冊可傍。今更托良友。覈之。應增應除。當得十之八九。欲其撤毫無誤。則恐未能。從來賑濟之局。大抵然也。惟素行保甲之精者。乃能無弊。頃友人自會稽來。述劉念翁倡賑荒之議。而郡世培植。握至特民。以大和。其所得力。惟在每鄉托一良士。此亦劉晏勾簡簿書。專委士人之意。城外遠坊。各以某圩爲界。常年平糶。亦有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鄉義

十二

定限。但鄉農舊秋言。每年大艘小舟。載米入城。悉出吾輩作苦。而賑饑反後。此至情語。堪發大悲。非做藉松。輒輸事。則未有術。今吾郡已有糙米二升之議。則反多於蕪松。此昨聞之曹大行者。顧恐遲遲。不及補春耕。或儲以脩秋助。總屬要策。又致書曰。饑民望之則多。覈之則少。故不難在賑而難在查。所以必須賢子弟親行。則聞者自無妄覲。視總甲開報。其數不期減而自然減也。兩日。除子一所任。三坊外。分遣子侄查其餘五坊。業已竣事。大約戶無滿半百者。口無滿百者。與尊府所覈略同。日給當稍

積爲三合矣。雖有廉美，不妨貯待他用。弟固難稍益於此外，不以爲定限也。賑流救急，真大仁人心事。但須商酌至妥，彼得一月之繼，米必囤歸。西縣流民，歸理難務，猶或有之。若大江以此流巧，雖亦無麥可收，無力可作者也。苟可暫活，到處爲家，真一見在者久留，聞聲者踵至，何以待之。於此料算既透，確有處分，然後可行。或者糯米於官，聽官先期出示，專以遣使還鄉爲名，以舟載米，經西郊外總會之處，或某橋頭，或埠頭，凡西還北還之流民，俱於某日至某處，給行糧若干。如此，庶幾於賑濟之局稍別，受糧者果去。

幾正公昔

卷二一三

十三

大善，不去亦無復妄與。聞風者不來，大善，或本亦無可指稱，而相聚以生意外感，防慮至此，良云苦矣。爲善最樂，活人之事，有何可疑。然時勢至於不得不處，不得不防，益使人痛歎傷心。始知爲善亦時有痛中之苦也。想仁人讀至此，亦當喟然一嘆。

四月，公示城坊平糶諭，照得米價日高，舖行艱難，小民終日奔波，赴逐微利，不勾糶米二升，再四踴躍，惟減價平糶，庶足稍濟目前之急。其間事宜，約有三款：一曰，確覈貧戶，預給平糶小票，減價之米，專爲本少利薄之人，其費本稍厚者，家中雖無積粟，尚堪照時

值俸價。若一粟待糧，減價之米，是分奉貧民之升斗也。孰獨何堪。故訪覈給票，必公必確，中戶不得冒入。總甲不得任私。至坊者，親自覆查，非特使弊端莫容，且以此分總甲之殷，最送新縣王分別勸懲。此確覈給票，所以專爲貧戶計也。

二曰，所減米價，實在適中。目今每升五十餘文，今量減爲四十二文，充恤貧之心，更減數文，豈不尤快。然減價太多，則認糶之米數必少。今以四十二文計之，每石得銀一兩八錢五分矣。無論此照豐年，卽視舊秋頂價，已復遺之。若猶不心慨認，豈人情哉。在

幾正公昔

卷二一三

一四

認糶之家，須比舊秋如擴，在買米之人，與其減價多而得日短，何如減價少而得日長。此最減適中，所以曲爲貧戶計也。

三曰，時價之米，須與減價之米並行。如某家有米若干石，量出若干石，減價糶與預給小票之貧人，其餘聽照時價發糶。糶與無票之衆人，毫無所禁。惟開米不糶，及私販出境者，公共陽官，盡法究懲。但彼衆人持錢入市，不至有空回之歎。卽中戶與貧戶俱安矣。此二價並行，所以兼爲各戶計也。

法例五則 一認糶之數，約照貧產，每田百畝，平糶米

十五石。居費資本五百金左右者。視此爲率。等而上下之。或田產少而居積厚者。不拘此例。

一催米之任。自認數定後。繳冊歸官。聽總甲挨催發糶。其領坊者。任稽覈。不任催徵。

一出糶之法。除鄉紳自糶。或發舖隨便外。其餘出米之家。悉發舖行。以便稽覈。庶免藉秋貼錢空印。并揀和水穀。以少作多諸弊。

一平糶之期。自五月某日始。六月某日滿。目今秋成雖遠。豈麥方收。以一月之米。雜和諸品而食之。約可供兩月有餘之用。儻至青黃不接。米價益高。諸戶認糶

美區全書

卷二十五

鄉書

十五

之數。凡有存剩。仍照目下定價四十二文。再行平糶。量以米盡爲度。約尚可得數旬。既瘡目前之饑。亦價不盡以待後。救急之中。還須長策。恤貧者之代爲謀與貧民自謀。其心同也。

一通米之議。今合邑平糶。原爲多寡相通。各坊貧富或殊。雖各盡其心。亦不容不少通其力。所認米數。雖大抵發糶本坊。倘遇貴坊真有襟肘之態。不妨稍稍量移。卽如大安坊連尊。領袖大勝。王黃坊鄉官。領袖石灰。此卽不分爾我之意。引而伸之。武康幾通變於米窮矣。

示石風坊平糶貧戶諭 本月某日。從本宅爲始。認戶

可各持原給小票。照數條錢。徑赴牆門西首領糶。自卯至酉。從容交易。不必填擠爭先。其某日以後。各照原票所派米舖。逐日赴糶。特此預示。

示各宅僮僕諭 平糶救饑。專爲無告。凡有主翁。卽非無告矣。家僕亦有素不開米者。此時寧另處周恤。不樂給票。諸人不得紛紛登門妄求。

示舖戶諭 陳宅較准官升二個。發與本舖。將所領各戶米。公平給糶。勿匿米貼錢。勿小升曲概。勿揀和雜批水穀。本日不糶者。留空辨認。不得混用印記。如有

美區全書

卷二十二

鄉書

一

前項等弊。許糶戶自至本官門首面陳。

公復劉敬庵邑尊書曰。伏讀公諭。其仰老父母憂民至意。此萬善之根。五載德政所歸始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抵以仁心而惡其不仁者耳。設有權餘貴視民儼。毫無惻隱。正不仁之甚者。台諭所云空言賞罰。施之此輩。允宜。但懲其尤著者一二人。而通國之中。風行草偃矣。米便之說。量減有方。前者公示。每升定爲四十二文。因貧民難於辦錢。日趨日糶。僅以升計。無整斗者。故言升而不及斗石。又富民量出餘米。成價平糶之外。仍聽悉照時價發舖。蓋必如此。通邑

之米乃大出而貧戶得糴減價之米散戶得糴時價之米各得其所若一槩限價則自寫認平糴之外各開藏不發散戶既不得領平糴之票持錢入市無米可糴紛紛之故反從此生舊秋留略見端今年所以特立一款云時價之米須與減價之米並行為此也敵邑風土農商賈相間不專倚田民戶即饒有田分折百端其名下滿百畝者甚少至五百畝千畝者絕無之治輩勸論資產雖使戶田不多而或鎮房或居積或零典或行商旁採鄉評約略估計准田認糴故每坊之米差足供貧戶平糴之用若專計田發糴恐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政書

十七

出者少而糴者多因地方之情形俱精心之劑量福被閭閻知無窮矣一切瑣計治輩為採桑討論有年惟是勸懲大端專藉父臺靈爽則從來規畫莫非大君子一下車時仁育義正之所兼收也稟仰洪慈更辱虛問敢竭愚忱以復

劉名大 廣東新會人

附平糴冊票式

善邑		平糴		冊式		門換		冊式		善邑	
某人		某人		某人		某人		某人		某人	
在某街		在某街		在某街		在某街		在某街		在某街	
係某家房男幾丁女		係某家房男幾丁女		係某家房男幾丁女		係某家房男幾丁女		係某家房男幾丁女		係某家房男幾丁女	
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一		初六	
初十		初九		初八		初七		初六		初五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三十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善邑平糶

某坊幾號居民某人共幾口每日該米幾升幾合每升淨錢幾文赴某舖糶本舖卽於本日下午印記以便稽查倘過次月再糶繳票換給舖戶如有匿米貼錢小升出概損和虛印等弊糶戶徑赴至坊面陳以憑察究

某月內實錄
本歲斗量升

合票同式

初五	初十	初六	初七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十五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十五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糶糴

十九

辛巳六月公議各鄉平糶約 平糶一事行於城坊未及各區鄉民嗷嗷屢呈縣王業蒙出示勸諭深知恤貧之道先當使富室相安平糶之權尤當以時糶爲本但期米多非專減價每區特請賢達齊集公所兼議平糶時糶事宜傳到之日幸卽如期赴會免煩縣主再召

訂本月某日某時
會於縣衙前

此舉保富恤貧與往時總甲區頭耳長舉報大戶事體全不相同自縣王送帖及公共傳約之外專候臨期面會別無差役及各宅僮僕紳袍門客到門吹托倘有指稱某紳某袍如何開報如何賄賂等情悉係

假冒切勿受誑自貼後條

一本邑二十區共七百二十八圩大區約三四十圩小區二三十圩任事諸友大抵以本鄉人理本鄉事若址附近耳目易周或領全區或分領數圩或就親識中舉慈祥勤敏者二三人相與共事悉聽自酌所便一查貧戶其法悉照挨門冊式各自刻制倘辦務期逐逐逐村小艇親巡嚴丁量食毋濫毋遺其給糶之法亦照城坊合同票冊挨次編號票發糶戶冊存糶戶逐日合同印記事完之日繳冊歸縣以便稽覈其給糶票式發糶冊式挨門冊式各奉去一紙如糶戶有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糶糴

二十

併糶三四日或十餘日者聽茲逐日註糶所以便貧人而許併糶者所以惜農時也一領袖諸友各領縣發印信簿一扇賣赴附近區圩有米之家聽認平糶若干石餘外悉聽臨時價發糶惟不得私販出境其獎懲之法縣示稟然諸友舉行之時願反覆申諭俾各三思如主者舉保不公及應糶之家或有匿米貼錢及補和虛印等弊鄉民來訴者縣王察實分別勸懲一認糶米數既定會算米區共得若干石貧戶共若干口每日該發米若干預開總數報縣

勸徽典分米協濟貧坊貧區平糶諭 謹告徽典吳知
悉典戶積米備荒奉上臺令亦自行其德也邑中連
月議散糧議平糶米及各典蓋此千石之儲留爲通
邑用不專爲城坊用今北關貧多富少衆所共知南
關新立坊中待炊者四百餘家而國戶絕稀勢不得
不取足於典積又鄉區有貧窘特甚委難自給者公
議亦於典米中量爲撥補除臨期另合稟縣酌定外
煩貴典先行知會各典准備候支其發米交價諸式
約照舊秋務使民沾實惠典無虛費農商交悅官長
受成預告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政書

二十一

公啓劉邑尊書曰竊聞周道先賞而後罰鼓舞末俗尤
當先勸而後懲仰親仁明茲意爲重今有承人中區
某者田僅百畝口餘十計俯仰之外委辭餘粒自昨
秋平糶慨認三十擔及考其來歷大半得之轉報今
夏復然既已勉力爲仁而絕無苦難之色蓋心誠壯
之不自知其勉也雖所認不多然以此意推之若干
畝若萬畝者皆肯彷彿若人則通邑其無饑夫矣此
誠勸典所宜先而空名之旌猶不若稍與以爲善之
福則免田是也庶民側無侵免今特因其樂善量免
若干或三十畝或二十畝爲閭閻風其有應出而新

應多而少者他日亦准此意於本分應役之外倍加
坐之衆見勸典先行則知罰規必信彼慙慕義活人
無窮是慈父以小旌賞而寓大功用也合詞虔請諸
惟坐聽另奏邇者蝗災甚劇愚民不敢補治反停其
車救之實而酸餓率性迎送四出無虛日傷財失業
可憂滋深此皆巫者借神說以罔利乞偏賜曉示開
農夫之迷嚴巫師之禁又目前一至要着也敢併陳
之

又啓劉邑尊書曰米貴之源全縣私販出境伏讀台示
犯者船米入官仍加重罰通邑良頑咸仰惕於德威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政書

二十二

矣實信罰必民志定焉仁澤普焉已而果獲某一案
渠亦自知首犯禁今無所逃罪願以三十石入官兼
從懲例以奇零四石充賞更平糶百石於本村惟希
免枷責而已生等以爲通邑射利之小人專圖利已
不顧民饑須藉此舉以示榜樣且生等自出公示亦
云有犯此者公共鳴官盡法究懲所以不敢私許其
非伏必令報聞正欲使神君共彰私信於萬民也昨
已蒙庭鞠知其情犯確真法無可寬假矣刻下審詞
將出賞功罰罪非獨定此局之人心而且案定如山
繼此奸民有畏良民有恃饑民有命嚴一人而救萬

人知父臺所以養威行威者。疾徐之間。自有妙用。非尋常所能窺測其萬一也。事聞救荒弭亂敬敢合詞以陳。

庚辰十一月。爲留米賑饑。復李謙菴邑尊書曰。留米事。經父臺神思。自應盡善。邑中聞有躊躇。謂平糶釀變者。此因今秋領袖諸生。或有米滿人意處。然未可因人以疑法。懲噎而廢食也。平糶自是善事。聽人自願。難以法齊。若果因此而恐致變。則今秋無錫蘇郡以及吳江各州縣城中。處處大亂。正以鄉紳擁米坐視之故。及亂形已成。諸紳乃俯首而奉饑民之命。大正

義序全書

卷二十一 賑濟

二十一

紳門云。限價每升若干。糶糴若干。某日糶起。莫敢違者。惟敝邑先期示渥。民卒不諱。亦可見致亂之辭。決在慳夫之閉糶。而不在義士之平糶明矣。惟平糶有一大不便處。則當虛心熟計。擇利多而害少者。從衆議爲長。蓋減價雖便饑民。其如富人饑貪者多。因此之故。藏米不糶。販米外糶。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饑民持錢而無糶處。委足致變。不如聽照時值。則米多而價自平。是誠確論。正父臺所謂爲善當慎之意也。今酌留米之法。大都百畝上下者。每畝留米一斗。或八升。千畝以至幾千畝者。則須每畝倍留。亦聽公示

之後。紳袍會集大戶。公議願認。親筆書簿。各留其家

隨青實不接之時。照值出糶。重不減價。如此。則人人

雖從。富人不失利。貧人不忍餓。庶幾少弊矣。惟臨時

有米不肯糶者。或已書認。而無米可糶者。或書認若

干。而糶不滿數。妄報欺官者。則各立法治之。務在必

行。其有義紳義士義民。糶施捨。願減價。聽從所願。不

在勸成之條。此於米實而實未荒之年。可保無事。若

實實饑荒。弱者餓而就死。強者亂而甘死。此時必須

鄉紳大戶。各發良心。捨米煮粥。方保人我並存。來可

托老成持重之虛名。忍溝壑之孤嫠。買搶接之實禍

義序全書

卷二十五 賑濟

二十五

也。父臺仁育智燭。必俯鑒於愚忱。恭承下問。竭心詳

對。字名康玉甲戊是

復劉邑尊書曰。承諭留米一節。是日首救死第一要者。

據會典百里之邑。畝應留米八升有奇。向與塞翁商

酌。當權擴爲一斗。本邑除零星小戶外。約可共五萬

石。存貯私家。聽於青黃不接之時。仍照時值發糶。此

外再照舊松例。每畝輪白米一升。約可得四五千石。

里長總納官廩。爲平糶或散糧或煮粥之用。其有好

義官民。肯減價及賑貧者。聽從所願。不以爲例。三事

並施。來歲之饑。卒或可解矣。今秋田收甚蘇。通計每

動僅可石許。佃戶稍扣以自給。其僱業主者。大約皆以斗計。除辦稅糧外。餘粒甚微。若留數遺。似非物力所及也。至於父臺爲民率先。古史籍所載丹青所請。於今再見。群心之感動。稟仰可勝道哉。

公啓熊汝望撫臺書曰。連年米貴民愁。而今春尤甚。舊秋蝗蝻兼災。高下歉收。而下三郡尤甚。餐糠粒。絀草樹。無民不苦。而鄉農尤甚。生等爲維桑拮据。亦既殫竭心力矣。然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婉轉等處。有患出於不費。而可以普濟饑黎者。惟在當事大君子一揆。盡間。訪得南直蘄松二郡。集官民戶庭。每畝輸白米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又書

二十五

一升五合。里長總輸公所以備賑濟之用。衆擎易舉。積少成多。說敝邑計之。約可得七八千石。再益以鄉紳富民之義輸。而憫憐父母。善爲劑量。其免耕夫織婦於溝漚。不難矣。此以一方救一方。正與近頒聖諭。各自教本里本戶之貧民。尤相符合者也。尤望祖臺推此德意。集示全浙。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猶夫春問惠風。吹來靈雨。衆藪其及時之利。而亦相安於自然之施。保富救貧。似無價於此。瀝誠同籲。懇惟慈茹。

庚辛平糶記曰。庚辰季夏。米價騰湧。邑中賢紳有平糶

之舉。時值每升四十文。減爲三十文。分坊管理。約糶米五六千石。闔閭之民。始有起色。而鄉垵則豪戚待哺無告也。仲秋一日。家秘書幾亭先生。以奉使涪陽。領歸里第。聞而軫之。適有典舖積米千餘石。照商舞文。幾不可問。爰殷其額而出之。立四值於城外。鄉垵始不苦告糶之無路矣。辛巳初夏。騰湧日益甚。於是再舉平糶。時值每升六十文。減爲四十二文。城坊約糶米一萬餘石。蓋已米爲故事。家儲粟以待。鄉數說。庶幾益多而損微。而尚未有以單於鄉也。於是議急救鄉垵。而有管區分任之令。每區一二人。或紳衿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又書

二十六

或吏民。選擇而使。孟秋中旬以後。窮村僻野。亦得猶售四十二文之米矣。然而管區者。能吞殊科。紛紛見告。神君之庭。賢約之室。目不停閱。口不停言。手不停批。以匡正之。而猶不給也。蓋凶歲小民粒食之難如此。於是議者復有捐升半以備賑。留一斗以隨時。星至救貧戶。田至救佃戶之說。已而秋成在望。困垵漸有起色。議輿而未行。陳阜述。

幾亭全書卷二十五終

戒亭全書卷之二十六

戒亭全書

壬午春擬煮粥示款復因改集里分

告爲專救乞丐。稍延貧命事。本邑建同善會。嚴貧給單。四季開領。皆本地窮民。有定居。有定業者。乞丐驅流無定。人衆數繁。平時實難兼及。奈值年荒。凍餓交逼。日斃多命。若不設法拯救。是目前第一等窮苦之人。竟無活路矣。計惟煮粥一節。可以暫延日月。但米糧有限。泛濫須防。人止乞兒。日止一餐。期止兩月。此外不能多許。倘有稍堪自活之人。換身求食。是明奪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六

戒亭

乞兒之撮合而絕其命。諒有人心者。亦不忍也。條款開後。

一煮粥之期。十二月初一日起。正月三十日止。

一煮粥之地。東門外在大勝寺。西在西林巷。南在三官堂。北在鵝湖書院。

一煮粥之時。每日卯辰二時。過期不給。第一。一次。分

聲。粥完

一分粥之數。每人一大杓。喫過者。不許重領。

一領粥之法。每人自持大碗一隻。俱具洗淨。換火頭

受。不得喧搗爭奪。領訖。即持粥至家。以上各款。

不得升自起立。待衆人先後食粥俱畢。再聽擊梆示散。

一煮粥經費。從來不及遊僧。今因借用山門。情難樂經。每日量給米二升。付本寺主僧。聽其自行量濟。一寺前係清淨聖場。諸人至者。俱不許污穢作踐。管理條件。水清。火足。鍋杓盆缸。一潔淨。水米配合。厚薄調勻。每粥一大杓。約燒用木柴。煮用大鐵鍋。先試煮一鍋。用白米一合。約燒用木柴。煮人。即知每日須煮幾鍋。約用米若干升。清水若干若。集若干。隨人數多少爲度。就地作泥灶。燒煮。連煮若干鍋。盛貯用大磁缸。亦先量定。每

戒亭全書

卷之二十六

戒亭

上用稻艸縛蓋。防粥冷。每日挑水燒火。淘米分盛。共用若干人。午後空閑。即滌淨器皿。乞丐中。筋力堪任者。可隨宜選用。

壬午救荒事宜

粥瘡述曰。我禾頻年水旱。昨歲兼以螟蝗。千里之內。強半無收。米價愈益奇貴。民間掘草根。屑樹皮者。十室而九。其爲農夫者。猶或忍死須臾。以俟麥秋之熟。其無農業者。半轉徙爲乞丐矣。更有若西一路饑民。流入本境。十百成群。沿途索食。而坊間之民。去乞丐亦無幾。安所得餘食以應其求乎。月日。月日。月日。

餘亦骨啗泣無聲。伶仃就斃於古廟頽垣之下者。不可數計。嗟乎。累帶白骨。誰獨非豐稷之年。有室男耕女織。共圖樂聚者乎。何一旦飄流。生捐溝壑。死飽鸛鳥。慘目傷心。至此極也。客冬邑中紳賢。議設粥廠以濟。而慮私儀有限。傷民四集。散遣無方。將釀後憂。進退躊躇。有心無策。茲見開樂錢公創行粥擔一法。其法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挑至通衢武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約每擔需米五六升。可延五六十八人之命。十擔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三日。或五日。更有

我乎。否則此曹亦終死耳。緩其旬月。亦何益。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縱如子言。何月之生。亦生也。不磨於立而視其死與。且天下禍福吉凶。其事必相反。未有以遲速分吉凶者。如仕宦必其旋元吉。設令脫景流離。易取實乎。生計必完。莫斯進令。初長而終消。於富何有。殺守必全勝而無害。使卒以真尸。其凶大矣。惟生死不然。死者人之所必有也。非知仕進之顛沛。生業之消亡。用兵之覆濟。或遇或否者也。專以遲速爲吉凶者也。殤子與期頤。不通遲速之極致。而九疇之首。福首極分焉。福以上壽。天地視之。猶一瞬也。雖

以旬日。飽人視之。猶小無也。非止此也。昔大饑。丁清惠公賑及獄中重囚。或曰。之死而致生之。毋乃非智與。清臺曰。不然。其人雖應誅。然一日未就刑。猶上帝一日所生之人也。大哉言乎。然則無罪之乞人。旬日之餘喘。其繫上帝之心。愈可知矣。一人緩其旬日。又有仁人者。相續而耕之。烏知此數十百命中。不有終天年。騎上壽者乎。何旬之可量。

聖帝起曰。丁丑夏。京師諸名公。創行掩骼會。家夫子爲之序。略云。嗚呼。黎民。沒無柁。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哀哉。同。生而無食。見尚能遊行。口尚能呼。

一錢有未或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需告至較量於方生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之窮哉嗟乎此猶爲豐穰之歲言耳豐歲貧家未至懸磬乞人亦未至載途啼號入耳餘粒殘羹誰不樂行其德者則告之一錢果未或窮也當茲凶歲米價則翔貴矣此戶皆艱食矣流移遍郊原矣但見枵腹以就斃誰復嗟來而授食者乎是生者尚窮於無告何復有於死者吾邑紳賢既創行粥擔以爲未死者收矣復捐貲設法爲死者謀每月推一好義之家約諭城坊作令預備裝轎蒲包草索以待日察街衢河港遇有道殣浮屍卽與包裹束縛拆聚一處或一日或兩日經營之家委信實紀綱逐一點驗坎埋附近義塚埋畢每具立給鬻索價銀三分收埋工食銀如之災月量增浮屍積爛倍犒使死者免於暴露不致爲鳥犬所殘使生人養其怵惕不致安憐形爲習見且使坊曲清夷河港澄澈不俾穢惡不祥之氣得浸淫沾染於民生日用之間以遺疫癘札瘥之本安死而生與焉安人而已與焉且諸作作貧人日常沾此微利又得以糊口而寧家

一舉而殺美備洵劫運之慈航救災之善法矣自淳半至夏中余家任其事凡埋過五百五十餘具嗟乎不能延其生而使瘞其死使甯青州韓魏公見之猶有餘痛豈復足述然而善業無方隨時自盡則此法故可與撥粥良規相須並濟者也望我同人出救生之餘力并一加意於茲寧惟感天地之祥和將以祝聖皇之仁壽

建巧房讓曰人知荒年貧民多死於餓不知其更死於寒也晝遊夜踣腹虛而體水積寒中骨將方嚴凝猶未蒸動耳及春溫內寒陡發來溫相搏數日輒斃觀我邑流丐去冬約五六百人自二月至五月掩埋亦踰五百遲速微異與竟免者傷哉春來但覺瘡死無虛暇而未悟諸乞致病全縣舊冬之積受寒咸也聖人上棟下宇以蔽風雨煖活之用實與粒食並重今邑四門之外賢紳彙有捐造丐房者使嚴寒之宵得少棲宿亦正與賑粥療饑之事適爾相成蓋以饑救死其事暴見者猶哀之以凍致死其事漸人往往習而忘之卽諸乞未必自知之也非體仁之君子孰能覺於乞人之所不覺乎

茲采兗法日丙年以官廳募民開收養棄兒東坡在富

然則在廣州行之者有成功矣。然此事欺詐至多。若伏至德更宜明防。凡收養之家有二。一是巨室慈心者。一是小戶無子者。古今收養之法亦有二。一曰年還還父母。一曰誼絕不歸宗。今詳酌之。小民收養棄兒。爲無子也。若仍還父母。彼僅足糊口之家。何苦有此閒人。是明禁之收矣。若止恐大戶所收幾何。且有等奸民。故將小兒。冬月剃衣。導之叫號。投門求養。示統嚴監。修復領去。若明奇云爾。辛巳。頗已見之。如此類核之。近苛。狗之傷惠。而且長奸。宋時所以有不許歸宗之律也。民家得以爲嗣。則心甘。卽巨室撫養

自無敢萌。庶幾無術中之良術乎。今律有三歲以下收養者。皆從其姓。餘別無明文。司一方之命者。或值阻饑。可以隨時制宜。設保嬰之法。

省屬補議曰。諸荒政。或可使入分任。惟囹圄出入。民牧獨操。一輕重其視。多少其數。而民命係焉。監犯重囚。未敢輕議。舖犯皆輕罪。且或無罪而株連者也。官府每視人舖爲無妨。姑繫之。豈知饑年之舖。其苦甚於豐歲之監。貧人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匍匐相餉乎。故一人輒死。姑就吾邑辛巳。偶見偶聞者推之。如一縣五日。喪一命。全

浙七十六州縣。日損十五人矣。一即便死四百五十人。且疫作時。有一縣日死四三人者。何其慘哉。大仁人居兩臺。掌握數千里。以至誠感動各賢牧。月可活千百人。大抵凶年。貧民通負者衆。告迫者亦衆。不過米以斗石計。錢以貫計耳。稍需歲登。有何大損於富室。但得此項免舖。卽可省舖犯十之七八。收宰應自知之。衙廳有未相體者。以道感之。以言論之。以法禁之。

救饑本論曰。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其標者。有治其標。卽可通於本者。有治其本。而治其

是於君誠以饑民論之小康之世。人鮮愁苦。自有一二民。其種滯穗。誰其吝之。行乞而獲醉飽。歌呼嗚呼。不啻含哺而嬉也。以小惠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此類是也。聞有天災流行。赤地千里。朝廷雖下蠲租之詔。小民猶闕禦農之謀。於是轉徙道途。流離他境。其時或有大入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彥國之誠心勸賑。原子英之設法安插。拯災厄於一時。卽開生計於永世。故逾時而滿篝滿車。向之死生莫必者。且室家無恙也。此又治其標而本治卽寓其中者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異是。其

也。辛巳夏。旱魃繼虐。飛蝗佐災。橋李以西。若溪以北。并未有翻耕播種之勢焉。然監門無鄰俠之圖。長吏避陽城之樹。本戶既逃。則取償於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於鄰里。其貧者。業以通負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入罪。於是小民重足側目。俱以逃亡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捐貲設法。瘞死扶生。亦既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亡之民。日繁而來。測所留也。此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亟反而商本治者也。本治奈何。曰。卽聞以爲斯民請蠲賦而已。此必撫按重臣。矢心入告。先自幼違。昔陳論罪無所遁。然後舉年來小民困敝之狀。流亡之慘。繪圖陳說。婉轉曲達於君父之前。拜疏之日。閉門席捲。一疏不納。則再再疏不納。則三三事理既明。忠悃復摯。明主可與忠言。寧有爲國深謀。而不蒙曲鑒者乎。卽使未鑒。亦古人所謂長活溝壑之人。而以之伏罪。含笑入地者也。矧其間利害。正復非小。夫江南者。國家之外府庫也。始因災傷而虧賦額。繼因徵賦而致流亡。流亡既多。田土愈荒。國賦益無從辦。而災饑愈益可憐。轉展相因。禍寧有極。白非大聖人與。况更治。舉向未

澆然剷除并將來新徵亦量與裁減且下明詔稽戶口重農桑一以墾田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之極意緩懷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焉得再耕國賦何以如期餽源何自而永杜乎夫捐有限之賦保無窮之民在聖世已爲至難况事機所在更有不止於保災黎祿賦額而已者流民就死者衆矣未死者亦終不免於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湖各路白晝行劫寒山震澤肅聚成群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詎可不爲寒心即今兗豫秦楚流血無虛日江南片土

樂亭全書

卷二十六

雜著

十一

應卒靖安而民皆已竭吏怒方深至於重災之所尤在征持之愈堅說之如一晝夜迫呼不盡驅之流亡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爲善後之圖乎憶昔流殍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撫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遂爾披猖至今十餘年來議撫議勦練兵議餉糜國家金錢無算殺官民無算早知今之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者稍行寬卹上仁下義之爲得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及其既終于戈取之而不足者也在此化正德之季流民皆積決矣賴王原諸公設法消弭得以無事設當時

無二公流氛早已戩於國邇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散亦何至有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爲朝廷幹旋消弭則大江以南敗壞決裂又豈在兗豫秦楚之後也某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荒仰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凡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轉展思維欲塞流亡之源當開衣食之路既以收目前之奇憐卽以銷意外之殷憂此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徙戎不庸於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復用於本朝治亂之效較

樂亭全書

卷二十六

雜著

十二

若若素假今日而有採芻言以上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先朝矣煮粥者救荒之下策也理鬻者仁人所偶行也今粥廠不敢設變爲粥棚迴避相望裡不能給變爲草果民生凋弊而養送之者彌出於無可奈何豈有憾極矣然粥棚設則死期稍緩水陸之穢腐時除則生者飲食安而疫癘以極相須而濟亦聊以減天人之憾也子既入都今揆兒經理其事見其所運粥擔理荷二法與建巧房議願皆委曲詳盡而收養棄兒及省緊舖禁議則須華之衆力啓之當事將有待而舉焉其

本論一篇。直以書生爲圖謀。類見稱於長者。因附著其說。俟謀國者擇焉。壬午十月幾亭記。

冬月種穀法

豫都王子房。令河內日。值歲大饑。告諭百姓云。本縣得異人授方。冬月種穀。夏日早熟。去年冬。本縣獨得買得穀種。依方冬至日貯穀。散與我百姓。百姓信心者。俱於大寒日種地。五月內果熟成。曾將新成熟穀穗。懸示通邑。俱我百姓親見。今類我百姓大家相信。各於冬日留心。願方播種。可以早收早割。既不怕秋日旱澇。又不怕秋日蝗食。我念至切。我百姓勿負

幾亭全書

卷二十六 豫書

十三

我意。方法開後。千萬同心。其後蔡忠襄雲。怡撫晉。亦嘗試其法。而驗因循。行各屬云。山右地寒。禾苗晚熟。多被旱蝗早霜之患。去年本院訪得冬月種穀之方。頒布閩省。今據吉州垣曲等處報稱。果於春月發苗較他種茂盛。五月吐穗。大暑後成熟。視常穀早收一月。吉州六月未傷旱。此穀已收。小民皆悔播種未廣。陽曲縣太原衛。皆於六月中旬。呈驗熟穗。又據子陸縣報稱。本縣小民。遵法播種。今五月內。四鄉皆有結穗。稻葉茂。大異別禾。六月中旬可收。田畝婦子相慶。合議於種冬穀之地。每畝置減雜穀二升。以爲

率種之勸。本院已允行。再照冬穀之種。受天地生氣。蓄根既深。結穗又早。凡旱蝗早霜諸患。皆可幸免。深荷利民。爲此仰遵。類各道官吏。卽值轉行所屬州縣。將各報冬穀緣由。并再發原方。刊示徧布。設法鼓舞。廣種利民。此係司牧第一實政。本院將據此爲各屬殿最。慎無違悞。

其法。冬至前。簡下擇成實穀。入磁缸內。用稀布膠口。於冬至先一日。將土地掘深。缸入土中。回口向下。用土封固。令黃冬至子半元陽之氣。滿十四日。取出收貯。至大寒日。種入地內。卷到穀出。五月中可熟。○晉

幾亭全書

卷二十六 豫書

十四

北地寒種穀稍宜深。以受元氣。卽種米地。亦自能出。○一有力之家。將地耕熟。鋤三遍。下種。上地。每畝可收三石。中地。可收二石。下地。可收石五。○一無力之家。將地耕熟。不鋤。亦可收。如併無牛力可耨者。將地鋤起。下種。其穀亦可收。○一冬至春種之期。倘或錯過。只用鷄毛剪碎。雜穀種內。以磁器盛之。入於邊室。養至十日。其穀種亦與冬至養過者相同。種法皆如前例。

按此雖幾說北方黃白小米。然穀性大都相同。大米用此法。常亦可早種早熟。可避六七月蝗蝻之害。真奇

方也。崇禎辛巳，江南皆旱蝗，吾邑明農之家，試得開蝗并捕蝗數法，皆易行而已。驗且古人未載者，并著於後。○一新苗方短時，田中養黃水，深二三寸者，蝗即不下，因泥沒水底，無着足處也。此見人功之勤，能辟物害，宜及時盡力車水，常使苗得養而蟲不集。○一每稻程灰一石，用細石灰一二斗拌勻，萊風颺苗頭上，蝗即不敢食，兼可助苗肥壘。○一蝗見火光，所在即來群集，法於岸邊掘一土坑，藏火其中，至晚蝗集坑旁，晨露未乾，不能飛動，掩而納之坑中，可得數石。○一凡田近水蕩者，水中將竹水搭架，懸燈於上。

養序全書

卷二十六

雜著

十五

使火光上下相映，蝗見火光，磨水即死。○一蝗性無所不食，惟不食蠶豆，即吳遵路所謂蠶豆也。又不食芋，不食菱芡，見於王楙農書。除多種蠶豆外，其菱芋二物，亦應廣布，稍濟艱食。○一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文正公疏。又曝乾食之，與蝦脯相類。又食亦不發疾，此饑民佐食救死之一物也。盡力掘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憚而不為。然西北人肯食之，東南人往往不肯食，亦以水區被蝗時少，不習見，聞故耳。鄉民有畜鴨者，放之田間，見其捨蝗而食，因捕蝗飼之，其鴨極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買食，試以蠶飼之，其

猪初重二十觔，旬日肥苗至五十餘觔，尤為古今經見之車。可知世間物性，宜於鳥獸食者，人食之亦必宜。若人可食者，鳥獸無厭不可食之理。人食蝗既無惡，其足供猪鴨食，無性也。推之，恐不但猪鴨因事青而理可驗，又便於貧人之僅給糟糠，而不能以其餘給鳥獸者，特表而出之。

甲申弭變蠲賑車宜

陳永呈為。朕變非常，人窮可憫，願殫綿力，輸粟捐貲，以效微忠。事。義父南京國子監監丞陳世叨，國恩恒切，江湖憂君之想，屢年賑饑諸蹟，不辭竭力殫心。

養序全書

卷二十六

雜著

十六

今值宗社大故，又非饑荒可比。臣子之誼，何以家為。固結民心，即為報國。今父願盡竭廩貲，捐白米一千石，紋銀五百兩，米貯官倉，銀貯官庫，聽從天意，察核各色孤貧，分別給發，或轉委糧衙，或分送學師，至於父居在城王黃坊，已另與生監某等協力訪覈，散給共肩其費。若在鄉胥五區，雖通邑二十區中之一然區分最大，貧農最多，係父祖宗墳墓所在，親戚族黨所依，昔年賑饑，緩及城坊，便及此地，今亦願另捐米糧，普散草簷，此則父及子弟當分投拮据，逐圩逐村，訪確食農，照口量濟，不敢復煩瑣天皇者也。

先惠臨批 據陳永所呈捐米捐資破格賑濟此間
總所僅見者本宦歷年來救荒同善主意和盤托出
矣但鄉紳以忠義報國而及士民士民亦當仰體
鄉紳之意而忠順以報國可也其米發糧衙備賑
極貧其銀發儒學給送寒衿仰該房即刻給示行崇
禎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房名示意未達
四川筠連人

尙多煩該坊從公確報仍照往年分極貧次貧二項
將大小丁口數目詳明開載以憑覆覈派給其間倘
更有親棺不能葬或久病不能起或產婦新分娩不
能自給者務確訪一二以憑酌量成就本家風抱嬰
心今日之事真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者除量留本
年飯米外凡所稍餘樂行義濟以昭降里鄉黨之愛
凡三日內即行報送外具勞資一兩
傳通學諸友單日竊念士者民之觀也義所宜先則亦
情所獨重前曾有欵式送學恐諸友一時未及樂見
謹明白開錄如左

一寒士家屬多寡不一凡有老親幼子者宜從厚
一凡有親棺未能葬男長未能娶女長未能嫁者宜
從厚○一甘貧不言貧之士理宜從厚恐反以自重
見遺師長示令互米所知庶免掛漏○一本邑貧士
撥入府學者本學冊籍樂米載名理應一體察給○
一資送銀數斟酌既定須煩師長親親親封足色足
數謹白

社倉

晉五區鄉宦陳謹告本宦世居此土以宗族則煙火相
望以近墓則松柏相承每念一邑之中惟本區田最
高瘠人最叢聚耕勢而收時富少而貧多均通有無
誼應倡舉除同宗已有義莊賑濟外擬做先賢朱文
公遺式擬建社倉於晉五區今歲先將附近各村各
浜居人挨次畫圖列名置簿凡居隣義隣當種青之
際力稍不足者每戶貸米五斗多者一石至冬加息
二分納還但借貸之時須貼隣五家共立一票稍寓
保結之意其間倘有不守本業浪遊花費到冬無出
難於清楚者不可一時姑作人情自貽後累秋收之
際萬一有搬移走作同票各戶須與估算本息明白
方聽遷往他處如此則不惟社倉規矩可久行而不

磨。卽游蕸之人。且將同心守分。亦未可知。至於收於。不論米價高低。總用本色。縱使冬月米價甚賤。亦決不於利息二分之外。稍有參差。古法初行。竭誠相告。鄉里各戶。須共失義氣。互相維持。以圖永久。

乞丐

乞丐有丐頭。取利甚多。有妻子。有居室。有田產。安然受眾乞之供。及其死也。則拋之城下。毫無加悲憐憫之心。則平昔之抽索何爲。令行定式。乞兒死。丐頭爲之埋墓。俾平日所供。量與約制。不許多取。因此無告。或疑政費寬大。乃繼密至此。豈居官者爲乞兒領袖哉。

義亭全書

卷二十六

或寄

十九

共塚記

崇禎壬申。邑之仁賢。共舉同善會。季夏。曹庶常裴雪適過城下。見遺骨布地。伶仃傷懷。欲於會中措少貲。買地掩之。余聞而感其意。且痛死者之無罪。而長棄草間。漸將爲蟲犬盡也。仁人啓我。伸成其後。復召工謀之。則曰。郭南滄澤園。隙地尚多。數十年。未能清。特

移置少人力耳。問工費幾何。索十三四金。余念會中剩錢少。不足以給。許自捐貲。遠二僮與偕。環視城四圍。爲棺二百有二。無棺而新暴者五。枯骨零亂。不可數也。於是分別爲計。棺無蓋者補之。新屍未腐者。裝卷之。枯骨諸果之。先於園掘一大坎。方四丈。深五尺。刻其底。令平分舟載往。次第行列坎中。封以原土。崇二尺。四隅各樹小石碑。鐫曰壬申共塚。而園中累年暴棺。復五十三具。皆無親戚子姓。爲隣里所棄者也。暴骨四十具。大都獄中所出罪人。然已矣。亦堪憫矣。令如前法。用蒲裹束之。別爲一坎埋之。事竣。計凡趨

義亭全書

卷二十六

或寄

二十

役者十三人。爲期者十四日。爲錢者萬。題一絕曰。親渡城阜不忍看。嗷嗷鬼哭月輪殘。聊埋白骨如干口。適滿何曾一日餐。吾儕第日省縮於服器宴會之間。人人可隨遇而行志也。時維季夏。與月令掩骼。稍遠厥候。痛其摧殘有年。業已動懷。不忍復奄數月。寧違時而遂掩之心也。非法也。歲歲有心。自可如法。復與阜侄書曰。掩骼事。今日已粗竟。我雪書。可而送矣。記一首。併封書中致之。尊其前善。擴其後萌。仁不可勝用也。吾故記此以勸後人。

光璧解

地獄之說。有剗燒春磨。其苦有異乎。曰不異也。加死人。以剗燒春磨。爲恩之乎。害之乎。曰害之。剗春磨皆害。無疑矣。僧家尚火堇。或者燒獨爲恩乎。曰奚有是哉。然則歛多骨而燒之。其爲德福也。果心能自信乎。抑尚須問之死人也。枯骨有靈。史載甚衆。且以親見者證之。崇禎乙亥。有奸人徐酉孫。取二獨體置室中。鑿取其天靈蓋。酉孫者。故僕之螟蛉也。向因奸橫。逐之去。遊方者數年。俄還里中。里中請好事者。喜其善役。思爭致之。予初不知也。旣而聞卽酉孫。心疾之。俄夜五更有鬼號於寢室。良久不止。予早起步至書齋。則是夜。鬼之號於書齋者亦然。予心知有異。方啓門。則衆之告此事者。聞然至矣。憲令人掩酉孫。送縣重治。以二骨還埋本處。鬼遂帖然不復鳴。以是觀之。枯骨爲無靈乎。爲有靈乎。鑿二天靈蓋。號冤如此。設賜幣衛數百千具。烈火熬炙。彼安之乎。痛之乎。以熬炙爲鬼安樂法。當有何徵。以鬼所痛苦。爲人間造福事。果復何解。天下事。有易惑而當辨者。如斯類。則不待辨而本無可惑者。我高皇帝深明佛教。嘗曰。佛仙之靈。暗助王綱。及其定律也。焚屍之條甚重。僧家所設。王家所禁。王曰。掩骸埋骨。僧曰。燔屍。從僧則悖王。而

所造者。又實大孽也。遽王。則佛家之真實慈悲。乃在其中。修福莫大焉。憲章之家。審乎義。禦乎法。得失煌煌。邪說望而去之。走。

本邑火堇之風甚熾。子焚其父。妻焚其夫。月令掩骼埋。皆不識姓名枯朽也。况乃至戚而忍焚之。習俗已成。恬不知痛。競云無力買地築類耳。然二十區中。義塚累累。何必買地。縱不築墳。掘坑而葬。不積愈於焚身揚灰乎。且焚燒之日。仍須冥衣棺木。補以柴薪。方能舉火。又僱召土工。計其所費。與掘坎封泥。正亦相等。舍此爲彼。良可哀假。合立碑嚴禁焚屍犯者。本家

與上工如律問罪。總甲隣里知而不報者。同坐。禁止數年。民風歸厚。刑期於無刑矣。

發州太和說

男貴而女賤。然怨女可憫。甚於曠夫。爲男子而不能得一妻。其人必有以自取矣。女子少爲父母所屬。嘉湖蘇松諸郡。至二十左右。則至母爲擇人而配之。惟飲郡不然。飲俗良賤之分甚嚴。一經贅身。男無與爲室。女無與爲家。然男子猶有出外經商。異鄉娶妻之事。女子則或長侍至母。終身幽閉矣。彼旣非頑迷。又非殘疾。同爲人類。何忍使之絕配偶之情。斷生育之路。

乎。夫買男爲僕，買女爲婢，雖非盛世之風，微得人幸之役，何則？貧窮之家，不能自給，以兒女鬻之士夫大戶，其買之者少而餬之，長而配偶之，雖用其力，亦有代資人養生之理焉。苟如歛風，是士夫大戶，乃斷滅種性之尤也。凡鬻哀之氣，不可久積，積久而不宣，造物者將代宣之，或不可測之變態焉。反其將極，宜乘未雨，夫類人從夫，古之明訓也。夫貴於朝，妻榮於室，時之明制也。女流貴賤，何嘗之有。故良賤之分，在男子不可以不嚴，而女子不必甚嚴。卽在女子，壓良爲賤者，不可不嚴，而棄賤從良者，法不必嚴。按律，女

牛犬耕最勞，最有力，雖天子無故不殺，誠重其用，亦不忍用也。律禁宰耕牛，非獨爲壯雅力田卽疲老就死，亦宜待其斃而埋之。方得禁宰二字之全意。但專禁耕牛，似禁牛不樂禁，然牛性何常，能耕與不能耕，在人，之教習否耳。易曰：服牛乘馬，蓋服習之。然後牛爲人用，驅絡之。然後馬爲人用。若隨地之人，皆能服牛，則隨地之牛，皆能耕田。此必然之物性也。今觀浙中與蘇常數郡，牛價甚貴，爲皆能耕，止因江南風土，以力田爲業，其牛皆受教習，故成耕牛。自金陵鳳陽以

此，固多其種，牛力少，所用人不教習，遂成笨牛。非牛性之殊也，誠得風動天下富民，開墾荒田，使牛皆有用，然後禁宰之仁心，可普暢於無疆矣。荒田藉牛力以熟，牛命藉服勞以生，謂細事乎？謂卽細而開溥濟乎？謂迂語乎？謂似迂而實切計乎？偶閱因樹屋書，言食牛有禍，不食牛有福，意大善。然空言勸人，未設實法，故因律有禁宰耕牛之文，而曲推其意，與以兼恤菜牛之命不謬。豈言牛不當食，不可殺，世終弗之違也。後之懷王佐之仁者，或有取於斯言。

幾亭全書卷之二十七

政書 鄉黨五

辛未均役條議 送蔡若自己集

辛未輸值大造。議變均甲爲均役。萬口稱便。悉均齊之法。惟絮矩君子。能倡之成之。能始之終之。田多者役重。田少者役輕。中戶則坐中役。民與民均也。是爲小均。紳袍優免之外。例充官圖。其里長滿四五名以上。應同民間。殷戶食縣重運。而以中役輕役品搭均授。官與民均也。是爲大均。此意據自錢宗伯。以爲今日變通之意也。故編氓。若官圖悉屬輕運。似非克已濟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七

政書

一

物。法行自費之義。恭而審度。待事。良屬未易。惟悉坐空役。庶得其中。既以優免蒙恩。亦以輪解明義。而官戶之役均。

殷戶凡坐北運一名者。隨派南運一名。以接其力。其外北籍三名。斗級三名。南籍批首二名。南白二名。徐州解戶一名。繁重亞於北運。如南運裁額。舊額散達止二十二名。不足品搭。尚有俸給一名。二三倉原額八名。亞於南散。亦可酌配。則當年所費雖多。九年稍獲接濟。而殷戶之役均。○南北重輕品搭。允爲至平。一切貼銀釀弊之說。可以坐廢。但北批首較之散達。其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七

政書

二

年之間。先後鋪派。如崇禎五年。應派六甲北運廿八名。至六年。悉派七甲南運。此先重而後輕者也。崇禎五年。應派南運三十四名。至六年。悉派以七甲北運。與北籍等役。此先輕而後重者也。總在二年之間。則雖有先後。無大低昂。全區十甲。悉用此例。則今冊自足均平。不借資於難期之後冊矣。

中戶田產二百畝上下。未及北運格者。則坐南籍監收。一倉廩丁。鹿皮解戶。魚牙。炸刺。解戶等役。雖各有賠費。視昔之遠充北運。憂危不測者。亦已相懸。而中戶之役均。

中下戶田產百畝上下。悉照官圖。坐以空役。輸費有限。既無大累至於破家。亦不至如減田得受南運之說。使他役各有輕重之費。而此數十戶者。反因命役。致獲美餘。起衆人有餘不足之感也。而中下戶之役。均下戶田產十五畝上下。訪果不係花分。悉編甲戶。輪值中戶及中下戶里長現年。不問何役。每畝止定出幫役銀若干。既免朋克里長之累。又無幫銀多少之嫌。村村戶戶。悉寧止矣。而真下戶以無役而均。○甲戶貼銀。不論苦甘。每畝二錢。九爲至當。蓋役有重輕。則里長田之多少。自承配之矣。甲戶總屬細民。里長受

役之苦。彼原不宜與受然苦甘者。邑父母爲重輕二役權言也。小民情隱。重者誠苦。輕豈真甘。仁人如作赤子之心。未嘗忍以甘視矣。

鎮都一役。原從鎮房科派。因房屋不足充役。故補之以田。然民間業房者。多寡懸甚。須得其實數。乃可酌配田畝。如一人房止數間。求益田於舊額九十畝之外。可矣。如一家數十間者。其價值比田千畝。併裁去其九十畝。猶以爲未足也。而況求益乎。合令原充鎮役里長四十名。自相議報。凡鎮房價值。足當田三百畝以上者。卽照房坐役。其不足者。酌量等差。撥田補派。

蓋鎮都雖無遠出之苦。無不測之虞。論其繁費。與同北運。不得不優卹之。倘慮議輕時。互爲狀隱。仍容衆人通相告首。再加確查。果有好訛。倍坐重運。自應畏法。且間架在耳目之前。較諸鄉田。稍易清理。如此。則房多者。既無借房隱田之弊。房少者。亦無田房兩役之苦。而鎮都之役均。

以上六條。本之鄉老仁心。泰之士矜公論。贊諸氓庶。隱情實直。穩當。似得便民之實。不空負均役之名者。大抵既有田產。卽合差徭。既名差徭。止求少費爲安。豈反美餘是望。官圖民戶之心各平。則役真平矣。謂

宜以此六條。斟酌懸示。使足預知大略。雖併花清說。爲均役之張本。然均役之格預定。則民間舉知其便。花說之計必弛。而弊亦易清。所謂表裏相扶。本末相濟者也。況濟以神明之摘發乎。惟大體則可懸之自上。細微曲折。必須議之自下。大抵承認聽百姓。審酌在鄉紳。然後以次上之父母。拱手而受成焉。則事不勞而功易集矣。其有好先抗法。或花分甲戶。不肯歸併者。或認役不公者。額外硬坐以北運批首。或散違北絹等役。在一人。求利得害。害通邑。則借此奸人。代擔苦役。以魑衆困。一舉兩得。孰敢不懷德而畏威。

議役無輕重。宜悉聽民間自認。一時併定。○南北重輕諸役。上人懸示品搭格式。悉聽民間自議承認。其餘中役。照此議認。總不難均。民隱雖紛。但令自議。則斟酌自然詳妥。略與總裁。便徹底安和。倘爲孝廉公車。稍留未了之緣。則民庶之經營未息。且孝廉之心。哀桑梓。亦何異於鄉紳。寧有以一己傾私。反政譽於河上神明之膠柱者。則通邑之役。決應全定。無足致疑。近聞浮議。欲且預定北白北絹等重運。而盡留中下各役。逐年審派。夫重運而外。其次役與輕役。亦甚懸殊。如空役例須費八十金。南運廩數十金。一贏一

之令。
議清隱匿花分葩寄。○品搭之役。搭可預懸於歸併未完之日。以慰民心。配役之田數。難預定於歸併未結之前。以順民欲。今神明父母。宜專以併花分。搜隱

匿爲事。務使屬名足用。屬名既足。則其餘諸役。皆可次第斟酌矣。○奸戶匿田者。限十日內自首。花分者歸併。並貫前罪。照額派認里長。過期不自首者。限各里遞互相舉首。其田不論多寡。悉置重役。田降首實。仍給實示勸。然三者之中。搜隱匿第一。併花分次之。而清詭寄爲後。項因繕城。照優免例。每畝納銀一分。明單之寄矣。公用時。令其輸納。定冊時。禁其優免。可得乎。故不得不姑復之。然民間之弊。從此彌積矣。萬曆辛亥。值大造。宜典徐美初蒞任。治甚嚴明。紳袍田不滿免額者。皆不敢受寄。聞其時。除優免外。官圖充

花分之法。從最大者始。昔年大戶。於定里長時。千畝上下者。至拆爲二三十戶。今應取泰昌元年徵冊。查對天啓元年役冊。其田自多而忽少者。查某季賣與何人。推入何人名下。與各處週年串充糧長者。果係新買至否。若到處仍是舊戶當役。則公冊能記名姓。私會不能易面顏。卽真賣與花分。可具見矣。儼其尤者數人。其餘小奸不敢不正。又各區之弊。區總無不明知。但不嚴責成。彼畏隣里。鄉黨之怨。未敢挺身任事。今必拘集正身。使親供寫。有弊必罰。痛將剝膚。自然知畏。或有子矜身任其役。罰所難行。擇盡法奉公者。獎以扁額。寬以征徭。倘挾弊端。摘其奸伏。竊入頑。固定坐重役。慶威具列。就肯招辱而去榮。搜隱匿之法。總計縣田地六十二萬有奇。自甲科至青矜。優免滿額。不過十萬。當役田尚有五十三萬。里長二千四十名。每名二百五十畝。合用田五十一萬。本不患少。天啓元年。奸猾隱田數萬。俱就各大戶名下。掛空扣減。而當事者不知。謂充役田果不足。遂將數十畝或百畝者作大戶。充里長幾分。十餘畝以上。皆派朋充。而真大戶。顯悠悠閑空。通邑幾無獨名里長。亦幾無甲戶矣。不均之尤。萬心恨之。今宜獨嚴此弊。

有犯者。盡數沒入其產。充合邑役田。仍追提昔年原造冊總書。鞠令招吐。而於新造冊諸役。明論奉公。草冊既成。收入衙內。抽點親算。纖毫有誤。重罰不宥。冊書自應恩罪。大戶亦自惜身家。孰敢冒險多賢以求隱匿哉。隱匿搜。則役田不缺。花分併。則獨名自衆。然此其搜之併之之大略也。要之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卽搜併之術。其便捷奇快者。尚有多方。隨出一端。可以指顧而定。然使行之不善。或反擾民。又其機括可以徑行。難於詳載。亦聽之治人而已矣。況法卽至良。務須本以德意。賢父母賢鄉紳。真心爲民籌算。使彼必無因役破家之患。則自安於承役。何必隱匿。何必花分。詳具別議中。而其要以鄉紳承北運。當事革抽扣爲本。

均役別議

一 議避北運

本縣糧役。惟北運爲煩。然三十年前。十蓮獨解。六蓮雙充。從無他役幫貼。而糧長樂僉此推。邇來散蓮雙充。批首三共。猶甚苦之。何役同而今昔懸絕也。則其苦不在人少。可知一在革抽扣。二在制房科。三在治埠頭。四在處船戶。厝置稽核。則不待增人共充。亦不待

北運仍易文矣。大抵須從積糶積書。投買
穀。不須就民間各役轉展權宜。若舍其弊源。徑議
增。欲令三人或四人共充。每蓬人數既多。需索位
用者。必且照人加派。是無益而滋費也。况既堪北運。
雖三四朋充。猶稱大戶。今每年止須大戶三十三人。
而過此。則每年欲選大戶六十六人。將通邑皆大戶。
而民不聊生矣。若欲將南運貼米扣幫北運。總此邑
民。今歲充北而受南幫。他年克南而復幫北。遠出道
還。有何實益。況北運得幫之後。房科益指爲羨差。必
於例外。派山公用若干。私贈若干。各項增設。一設之

後萬難再舉。

卷二十七 風俗

充北之年。幫米半得。及其克南。貼米全
失。小民割肉自喂。又不全以飽已。而與人分食之
。即北運連年具呈求貼。因糧長中亦多宿棍。陰通
房科設局。黃鼓同儕。其計一行。惟一二奸狡受利。其
餘誠實糧長。皆貽蒙害矣。故欲使北運實實減省。惟
在裁革使用。不在增員扣南。

北運費煩。非爲道遠之故。蓋因埠頭橫索牙用。每船扣
銀四十兩。多者五十兩。船戶既受埠頭之勒索。勢不
得不從糧長取償。用是僱船之價。數倍於前。沿途需
。雖服計。今欲使糧長實蒙恩德。但取近年北

使用總帳。自寫船至銷糧。審定規則。一應房科埠頭
船戶分外浮費。悉與刪除。又糧長鄉愚固多。而其中
有積習。有包頭。在縣與衙門埠頭中通。至京與保識
歇家糾合。以同幫糧解之殷實。謹愿者爲壑。而以已
之招認科派爲標。凡有需索。慨然先出手口。每項應
費若干。每項應貼若干。使鄉愚不得不俛首以聽。而
彼實不出分毫。反從中染指。則北運之困。就糧解中
自爲欺剋也。又有本縣總差及總出官。凡司道府廳
衙門需取使用。皆此二人爲之線索。扭捏科歛。又糧
房有當年一人。專管北運。每名長例二兩。若查前項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七 風俗

十

奸猾。重懲數人。則雖費自省。而北運之苦。幾矣。外有
對支車夫水脚銀票。出自本府。請給甚易。但以縣書
與府書鈎連。延掣不發。直至每人索使用銀三兩。方
肯發下。謂宜掛榜報府之後。即請印票至縣。當堂給
發。以應其急。至於北運收米。倒取足於本圖。其間良
頑不齊。或遠不應時。或米不如式。合照車夫水脚銀
設立對支票。每票約米二十五石。先期發與解戶。各
從其便。任於各區各園零星收領。收米者免遲掣之
累。出米者免兌軍之煩。誠爲兩便。但新嚴示該房。定
役之日。立刻單印付。不許勒詐稽延。如十日內印

單不齊。一月內發單不畢。必罄無貸。票從縣出。不從府請。雖欲延擧。無難抵辭。此二者。亦不費之惠。可禪重役之涓埃者也。

鄉紳充北運議曰。北運所以破家。爲有四弊。水地使費。扣除。埠頭船戶勒索。沿途稅船官船詐害。到京衙門交卸。四弊之中。惟水地使費爲禍根。祖制爲知北運役苦。重其折耗脚價。自萬曆戊戌。已亥間。包攬北運批首者。於水脚銀中。施扣五百金。奉輸縣庫。名爲公費。後遂沿創難除。或稍減至三百金。卽號公廉矣。自是糧科當年總差總出官埠頭船戶。各種奸人。貢

長亭金書

卷二十七 政書

十一

綠表裏。勸百成千。不可限制。欲獨驅衆弊。而至宰之地不清。則搜剔難施。欲清至宰。非惟權有攸歸。亦且口難遽啓。鄉紳彼此相顧。小民敢發難端。於是其勢日甚而難反。今幸濟郡伯劉指此條。委曲言之。朱孝廉勸役書。亦及抽扣二字。語雖激發鄉紳。意實專有所爲。仁人心口。不約自同。物極則反。端倪已見。然言行相濟。變化有機。指奸陳弊。則救之尚難。形格勢禁。則解之自易。故惟官民勾認爲今日要圖。若十六歲中。每年奉以現在鄉紳三四達。則本地衙門諸費。不啻而自除。清廉父母居上。不惟一洗官方積習之惡。

兼省搜剔群奸之力。船戶自憐不敢勒索。况官戶可

兼省全書

卷二十七 政書

十二

之。或未協。則彼容以和之。務令父母愛民之誠。感孚於諸先生而彼已。議若定。申詳上臺。立碑刻石。福當及數十年。且非獨一邑也。天下凡有糧解之處。可以通行。弟須賢公卿大夫。主持而潤澤之耳。

二議鄉斗級

諸倉斗級。當者無不破家。其弊有二。一曰賠穀。二曰清查。凡贖穀。每石納銀二錢五分。然舊例春夏折價。秋冬本色。今一槩准稍。其贈耗俱肥庫吏。而發糶時。則以輕等色銀。領銀入手。并未及二錢五分之數。頻年穀價。四錢有餘。糶穀半千。賠銀百兩。此爲寬有罪之

人急功之吏。而累無辜之百姓也。不若令罪人冬飭納本色。庫吏無從侵牟。斗級可免賠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則一弊除矣。所尤苦者。各處牌票清查。一歲數十次。司道府廳。每季各案常例三兩。終歲約費百金。而本縣牌票。尤不可數計。每一牌。至費銀十餘兩。迨役滿交盤。戶房及倉書承差。勒索盛筵優酌。復索常例數十兩。有倉此役。繫獄半年。費至千金。蓋田房。繼以男女。而此輩虎狼肺腑。惻隱終不動也。若得不食牌票。絕止一查。直至一年役滿。新舊糧長交代之際。盤穀一次。舉照短數虧缺。刻日賠填。誠爲簡便。該房之屢請清查者。必曰。不查。則穀虧少。夫既倉厥戶。責以看守。役終之日。其承補足。則屢查何益。不查何傷。再得略倣此意。申文各衙門。請俱停止四季清查。總俟年終。本縣盤明現穀。申報實數。則二弊除。而斗級竟免重困矣。

鄉紳充斗級議曰。北運之險。在遠方。在水勢。實虞之所同也。欲士夫直任。於情尚難。斗級之苦。在本地。在人情。貴賤之所異也。欲士夫承當。於勢實易。今均役之法。已行。南北配搭。卽北捐南批首。及縣斗級二名。俱作重役牽誤。號爲平矣。尚復何議。愚意十字後。這冊

或有賢紳願承此役者。聽其認之。則每年餘出南運二名。或可帶貼北運批首。亦一便也。且斗級之苦。不過三端。發銀報數。則有賠償。屢票清查。則有使費。役滿交代。則有酒席總酬。今若鄉紳代充。三患自難施逞。所水可必者。惟奸書鈎通上房。致道府行牌查核。然此亦非難革之弊。邑父母可具文回繳。鄉紳可面道府細陳。但須役滿總盤一次。有缺賠填。平日屢查何幹。情理甚明。勢當自止。故南北之役。既均。則士夫承認斗級一節。實爲不費之惠。何則。官戶優免之外。皆坐空役。每年每名納銀并倉場使用。約費二十五金。若承斗級。如前所籌。其費應亦相等。縱或稍溢。必不大懸。使我多出數金。而免民間累百之費。又免其經年之敲朴。閭室之驚惶。其爲功德。豈不勝於他事。損上益下。古人願爲。況不損已而大利民。仁者當不再計而決矣。

今已役法議

條陳三大要公揭

爲造冊屆期。懇草大蠶。平人心。克己私。以絕弊端。以均衆役。以蘇足困事。一日。區總里書之頂首宜革也。方今清兌。最爲重務。升合不容影借侵移。本邑近年。因

總里書納頂首結帖。案宿相仍。便於埋斂。甚至起徵科。爲在官總書。亦私納區總。兼納里書。於是民間書算。官府派徵。總出一人之手。凡錢糧增減。那移。悉惟其意。莫能究詰。亦莫敢發覺。兩年以來。遂將每里僱役工食。收入漕糧出兌。官圖每派米三石。民圖每派米五石。共漕派正米九百七十四石。加耗至一百九十四石八斗。此既明增千石外。彼便暗扣千石外。紊亂漕規。一至於此。自非窮究正法。令盡彼追繳原帖。目今大造黃冊。不知飛詭何窮。久後增減錢糧。不知變亂何極。據彼私情。不過稱納銀賒納。然區總每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名止納銀十餘兩。里書三四兩。數內尚有拖欠未全納者。連年米貴。石似至二三金。獲已數倍。情無足惜。罪當懲懲。所謂畫犬蠹以絕百弊之源。爲目前第一要務者。此也。二曰。客宦之混免宜汰也。凡稱客宦。多因本邑富室。冒通宗譜。勾結而來。或乘一時之過藉。或借同姓之前紳欺上官以附名。賄吏胥而入冊。田無半畝。里滿邑中。延蔓至今。滋觴極矣。物極則反。咸望澄清。竊謂客宦立戶原有數端。真產與受寄異。通籍出身與無因遷入者異。身雖發於客土。而宗族墳墓。世居故鄉。與隻身新至。詔同姓爲同宗者。又異。邑

中公舉與貴。公議與聞。鄰邦受其磨庇。與踪影響然。病於滋然者。又異。舉此四端。客宦宜存宜汰。宜量裁之。裁率然可決矣。既不使邑民受制於客戶。亦不致真宦槩等於編氓。假托之裔。卑倚。優崇之體。略具。所謂平人心以均衆役者。此也。三曰。本邑官圖里長之宜限制也。紳袍自己戶產。祇因免額之外。實有餘田。量立官圖。向叨輕運。邑例固然。年來官圖益廣。一姓或至數十計。間有已田未盈。而獲其族屬。此及葭率者。優免外。亦更立官圖。夫官圖既多。則輕運盡鄰之宜。而重運偏中之民。已切不均之歎矣。况所謂族屬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葭率者。率又民間之上戶也。今舉借廢於官圖之內。則輕運併歸之富室。而重運專中之貧民。謂非不均之尤甚者乎。與民同患。能無變計。適今造冊。竊謂定役者。造冊之綱領。定北運者。定役之綱領。定批首者。又北運之綱領也。官圖既不可廢。應限以後。甲科八名。鄉科四名。各視優免原數。加一倍爲準。限外餘田。悉歸民圖。照例起役。其產最多。業最崇者。爲批首。爲北運。辭次而定之。上戶力所優爲。適徵其好義。中下戶給充雜泛。幸保其身家。豈不就定役中。共成一均安之治乎。所謂克己私以睦民國者。此也。恭遇老

臺惟良作牧來暮典歌誠足以格衆志和足以
悉物情貞足以絕造請威足以消旁惑惟茲大造一
事暨徵最鉅昭澤最長生等分叨繁纓敬陳大要者
三端以備採擇至於民戶中倘有貨產素著而花分
特巧累冊逋役者務嚴勒歸併坐以應得役色毋令
神奸復逞致漏吞舟其南北運品搭預定仍宜如舊
但須先後其年分不致一歲之內南北交馳則法稱
曲盡德垂永賴矣

送上臺改恭遇以下一段

竊見新任劉父母真誠愛民虛公體物談及造冊務盡
心規制以垂永利惟是頂首一節前年曾申詳司道
必奉憲批察革斯可立刻風行而客宦官圖二節雖
至言不移亦慮人心難厭或至勢格而情挽仰藉台
臺德威明訓斯於主客之應分官民之酌合無煩推
剝共嘉裁成

幸里書區總頂首公議
邑餉有里書有區總皆一年一役里書就一圖中挨次
給充區總則就一區中擇富僉點里書又名辦糧爲
民開戶糧銀米俱屬其筭派與寫彙送區總故也凡
里應良民應值此二役者大抵是見官府固有年

幸里書區總頂首公議

邑餉有里書有區總皆一年一役里書就一圖中挨次
給充區總則就一區中擇富僉點里書又名辦糧爲
民開戶糧銀米俱屬其筭派與寫彙送區總故也凡
里應良民應值此二役者大抵是見官府固有年

幾亭全集

卷二十七

十人

委方包攬一包役役恣意所爲以書筭歸票言之
合作升將屋作分甚有爲斗爲石爲錢之弊於是積
其所應自己戶下之糧半屬他人代納矣以推收因
地言之或此戶而借推於彼戶或十百而增減其分
毫或見田多賺糧之衆即暗埋其名下於是包辦年
深者多存無糧之產轉賣別姓矣以編審立戶言之
受賄花分巧立子戶名色以致通邑里長擇名者希
皆三四串五六串大戶中戶下戶不可復辨臨期編
審好富者營脫貧愚者代充矣此皆里書作弊之大
較也至如包區總者則與里書總散相合雖云通同
作弊而其人加帶其線索呼應加靈猶幸年年一論
武上年此人包役而下半年里通之衆自諳書筭不願
僱人或另有親識轉相包攬則新故乘除之際上手
有發難下手有稽核彌縫不到發覺前弊往往有之
今概納頂首是合一邑奸巧之人盤踞鄉廷鑽弄斯
民將何底止方其召募充納時悉假費於廢戶約卽
以頂首爲質後請以花分等弊報償其尤賄者一人
而納二三頂首是平日此推彼收自後推彼皆操一
人之手矣里書可以多納頂首區總又可以分納里
書是平日有故有自後故總皆操一人之手矣且

嘗而名曰里總而名曰區見其屬在民間未通官府也若起徵科乃通縣派徵之書而亦私納里書納區總是平日分官分民自後官民皆操一人之手矣一手自爲推收一手自爲散總一手自爲官民其干欺萬說尚可得究詰哉卽如兩年來漕兌已大著其端矣每里將催役工食嵌入漕糧出兌至一千一百六十餘石漕規升合增減律罪非輕尚敢閃爍移換若此況其他乎或者難曰近歲房科各有頂首未見崇害何獨茲事便爲大蠹曰彼幸無錢糧之責者也有之惟戶房然不過司起徵比解支銷之文而庫吏干

民當之而大造推收之把柄歲歲攫取之肥潤悉此輩操之享之也豈非人間大不平事有百害無一利者哉或又曰姑且無革但嚴其條約犯者溷汰缺者更募何如曰懲汰之說謂其人或善或不善耳今無人非弊無事非弊豈可勝法卽俟缺更募彼不過互相容隱改頭換面應報名色而已矣設果姑沿而不變僅擬議於汰募之間浸淫漸久彼則明於觀火他人暗若重淵雖有屬進亦當轉相受成竟同秀水縣之狀家極重難返欲革無路矣至十年二十年以後我邑告重糧告虛糧者紛紛而起卽欲追究此輩物故且半其子弟遞相推諉刑日煩而不足嗟何及哉目今造冊伊始是天授我以鼎革之會也合邑貴賤賢愚苟非諸奸之腹心羽翼靡不疾首痛心是人助我以芟鋤之勇也何憚而不盡革哉第天下去弊去小人之法操其大體斷在必行開其一而使之可受故代兌之米應正而姑弗正也壞漕之罪應坐而姑弗坐也急與之約曰年荒粟貴以爾等年來所穫之米償昔年所納之銀值已大浮法更可議今悉消除勿論其里書區總各頂首原帖起徵科先行資數此外勸限俱收仍請文申達承著爲令則或示失矣

下步。前保我子孫黎民者。端在於茲。

聖朝以日邑尊公啓

父。爲。君。事。此。盡。苦。心。生。等。方。感。仰。不。暇。竊。念。區。區。苦。勞。利。金。不。可。信。區。總。正。身。雖。見。在。里。通。之。中。固。祇。說。所。必。及。但。其。間。良。頑。亦。殊。止。可。備。參。考。之。資。諒。大。知。洞。觀。決。不。全。據。爲。定。案。也。頃。聞。有。先。掛。數。區。散。蓮。之。說。未。知。父。臺。果。有。此。意。否。以。生。輩。計。之。邑。中。北。運。二。百。六。十。名。原。就。二。十。區。中。通。盤。打。算。各。區。或。少。或。多。初。無。一。定。之。額。惟。求。至。精。至。確。使。一。名。不。濫。於。額。外。庶。足。以。塞。營。脫。之。門。卽。如。鄉。會。兩。開。各。易。取。卷。

數。字。全。書

卷。二。十。七

政。書

三。二

原有定額。尚無先榜數房之理。况北運一節。各區本無成額。若平設果陸續食捐。恐總數難以預定。勢必窮區多食數人。則招搖規卸。從此紛然矣。然此詳必出於說傳。父臺大公之政體。斷不爾也。偶有所聞。不敢不告。

嘉亭全書卷之二十八

政書 第六

復田說 辛未

三本原

一曰感兩邑賢仁之心。事平則心安。我廩則彼困。隨地當懷惻隱。况貼鄰之民乎。嘉善勢居下邑。民風獨稚。解於他境。使田果不虧。舍宛果不極。而反以仰誣。則吾民何敢爲此。亦何苦爲此。仁人君子。遠懷一體萬物之意。益當近感於張太公祖一體三縣之言。將憐吾民之不暇。而忍助奸僧平事。有獲本邑而反傷於仁。出平論而適歸於義者。是非自有真也。靜默之與坐視。衷情迥然。儒者窮理。不當省此意耶。

義亭全書

卷二十八 政書

二曰刻嘉秀民間加派之款。萬曆二十七年。天寧精嚴僧。俱通親供。願歸嘉善辦糧。二十九年。嘉秀鄭邵兩公。各有一應隱田。俱舊管所無。今次不許新收之示。見李按臺復啓。又劉撫院示云。查出欺隱之後。錢糧自有着落。有何加派。至四十二年七月。天寧莊復認實隱田五千三十餘畝。精嚴一千二百餘畝。親供在卷。則復田之後。嘉秀原不增糧。了然可見也。然在今日。疑又不同。蓋昔年田雖開去。實未陞也。今諸奸

義亭全書

卷二十八 政書

畏罪。越境陞收。度已有年。將此三萬三千五百畝。復歸嘉善。則嘉秀糧虧。勢所或有。彼民不識來歷。安得無加派之疑。須更有法以破之。昔年清道尊有云。如已收入。今當作何議處。其慮蚤及此矣。嘉秀合取新舊冊對勘。的於何年何冊混收。其未收以前。糧原不虧。則增收以後。糧原何處。此必割去彼邑田糧。方將嘉善日糧補入。先取寺僧名下隱田最多者。查其割去某人等田。將已原隱田額抵補。其餘各戶。俱彼此法稽查。便見着落。惟慮割田原主已故。或轉賣他人。則新業主實不知情。若徑勒歸嘉善辦糧。名掛嘉秀冊中。何縣除露。必須層層通迺而上。十餘年間。度其轉手最多者。不過二轉三轉。推覈不難。此實彼二邑神明之資也。吾邑惟守國法。丈量時載在冊中者。悉令現業戶歸縣辦糧而已。上臺一體三縣。必有託謀定命。俾三縣官民。各無所辭。

三曰勿堅執天寧僧贓罪。昔年兩寺僧供認無辭。所以中變之故。因臺批究解。本僧畏死。適乘張公之行。遂廣布珍寶。萬方阻撓。當時嚴究。本法之正。然上下俱無持法之人。則與其嚴之而格。孰若寬之而竟其事乎。劉撫院答啓有云。此事不難查而難任。洞詳

矣。今日王言豈患不任顧天下無必盡之法奸僧有可原之情陳玄燈已死今之承業者非昔之作奸者也可原者一父子祖孫罪或不和及仇僧家異姓傳繼乎可原者二嘉善廟田三萬三千五百畝兩寺共隱六千餘畝五分居一雖已至多然此外二萬七千尚屬他人隱佔卽吾邑未必無之奸僧若坐重刑餘人清查之後烏能免罪展法異則不均法同則連累大抵清查積竊期於安靖善後而已極追前辜或增葛藤可原者三但此數條奸僧不敢自言嘉秀長者未便於明言可言惟在吾邑譬如民間告訐上

卷二十八 雜著 三

人嚴責被告則原告雖屬編氓可以代爲乞哀此其例也昔年曾兩番自通親供今若寬以生路彼必欣然自首便可因而宥之倘復多方詭秘踰期不認則非抗上臺乃抗天子也悉擒阱而專請焉時不磨落於抄沒藏雄之禍

四肯啓

一曰疆界常據冊不當復丈扼要無如正疆界一語正疆界無如據萬曆九年丈量冊如出字圩卽天寧莊坐基彭秀水田至三千餘畝萬曆三十六年圩長

額班班可考此外各圩畝八畝裏三萬餘畝之田皆嘉善圩長丈量其一應覽畝弓口皆載在嘉善魚鱗冊豈有田屬嘉秀而丈量之年借手於嘉善人役大造之日寄坵形弓數於嘉善冊籍乎所以戶部云田不必再丈若總丈則壞亂先朝分縣規制各丈則餘者自餘豈肯讓人虧者自虧誰肯代補總歸無益其言約而盡矣又云吳太府查此三萬餘畝俱不入嘉秀冊田不在冊糧何從派此又冊不可不查之要領也一在查萬曆九年丈量冊二在查未陞收以前原冊若屢認屢撓之後詭收捏造之新冊則誠不可

幾亭公書 卷二十八 雜著

四

查所謂不可查者新冊耳非謂原冊也原冊不可查其說出於嘉秀權輿鼓噪之奸豪徐侯申文現存何反以誣嘉善嘉善所據以求正求復者止冊籍耳嘉秀所謂查冊一吳丈量原冊覽數在嘉善也二吳鄭鄧二公及吳太府所見舊冊三萬三千餘畝俱未入也三畏自稱隱田冊八本入太府之目因入嘉善之手也我利在查彼畏在查且隱田弊冊每項下悉証嘉善人戶姓名明供實證查且不煩何況於丈或恐丈量煩費民間因以激變猶似揭度事勢之說反未足嘉秀之心至若每區每圩俱就腹中飛空曲突

而托比於壤地相接之犬牙。則弘正嘉靖以來。未
量之先。有柳德倪誌司馬誌趙誌。萬曆有丈量魚
冊。從無嘉秀都圖。插入嘉善區中者。豈其四誌一冊
之不足據。而獨持此無據之空談。以罔聖聽。惑上
臺乎。不足復辨。

二曰。反躬防弊。關去不還之故。則以嘉秀人民。置買
嘉善田畝。盡行推去。而嘉善人民所買嘉秀之田。總
彼輕。竟不收還。此實吾邑見小無知之百姓。與大
膽不畏法之奸胥。自造其孽也。蓋吾邑之民。視嘉秀
實愚。吾邑之胥吏。較嘉秀尤黠。嘉秀囁嚅。嘉善自嚼。

吳必全書

卷二十八

政務

五

往年縣總某等。於本無弊中。說造弊竇。因卽以其竇
賣示彼中。口實至今。今日舉事。不可不防此等階罪
也。大抵凡事只在反躬。萬曆十年以前之謬誤。反既
無及。四十二年之故造。當爲前車。夫躬。豈獨一身之
謂。與通邑中。凡逗漏消息。受賄阻撓之輩。皆躬也。有
人心者。愧之以義。無人心者。防之以法。

三日。清理下手處。合嘉善二十區論。遷西一區。獨影
射嘉秀田七乎餘畝。以遷西一區論。出月二圩。係天
宰坐莊。獨影田四千餘畝。則奸僧之爲弊。根可知。但
此外勢豪隱佔亦不少。以故借富僧之力。抗拒累世。

豈其兩邑上下。盡爲一禿奔走乎。但奸僧欺愚最多。
實爲罪魁。清理下手處。不得不以之爲頭腦。發奸撓
伏。至者諒有微權。

四曰。立碑銷案。嘉秀作用。惟近年暨碑院署。與昨歲
賄請註銷二事。最可惟。碑上從無嘉善一人列名。乃
云三邑同建。夫各牙舊石。立自先朝。近立新石。奉
詳三院。欲掩之以一劍立之私碑。何也。賄請註銷。尤
爲欺天罔上。衙門有行。尚且從重歸結。重可銷輕。輕
何敢銷重。今以屢奉。明命未結之案。而欲註銷之。
是人臣之筆。可以抹。緣論也。煌煌。天語。不得比

吳必全書

卷二十八

政務

六

於從重歸結之例乎。幸李按臺主持。所全甚大。不然。
正銷在前。而嚴責後降。不知今日何以仰對哉。噫。
錢雖神而計亦危矣。今惟有輪情反正。猶可收之桑
榆。多方掩蔽阻撓。總與註銷同類。世運不同。微有識
者。毋走昔年之險着也。吾邑勉其冤。罪人保其後。當
事告其成。實彼我兩全之道。蓋亦從一體之意。籌籌
之矣。陰陽間說。豈忍爲之。抑誰信之。

丈田辨

嘉秀專請丈田。不過設難竟之局。以惑當事。扼要剖之。
兩言而決。田虛則須履丈。糧供止貴清查。然嘉善所

永申復者。虛糧也。非虛田也。設使嘉善士民云。嘉田寬。嘉善田窄。欲求補足丈實。是謂田虧。非丈不可。今嘉善影射嘉善田三萬三千餘畝。近形號段。現居嘉善圩中。弓口細數。現列嘉善冊上。止因昔年開去不還。糧額差悞。惟須按冊一查。糧額一勘。田屬嘉善。卽糧歸嘉善。較若別科矣。重覆丈田。不知於清糧事宜。有何關係。此不必丈者。一紛更覆丈。止爲冊籍無稽。欲求明達。不惜解弦。譬如重新分縣。則合三邑而通之。亦其勢宜也。今魚鱗冊班班現在。縱使孔方力大。能取嘉善冊藏郡庫而不歸。又置之漏漏處。使

卷二十八 雜著

腐爛不可認。然終不能使嘉善魚鱗圖冊。分載此三萬三千畝之址形。弓口號數於其上也。終不能抹鄰鄧兩令以前從未收戶派糧之原冊也。況今嘉興縣。則有弊冊八本。每項下明載嘉善舊業戶姓名。秀水縣。則有萬曆十一年不收嘉善推田二萬畝之黃冊。又有自載奸情隱田五千餘畝之殊冊。皆現存嘉善縣蔡侯掌提。雖其餘未經追出。隱隱大略相同。以原冊則如彼。以弊冊又如此。畏查核之難。避畏賂勘之易見。故託於無益之丈量。真所謂擾於無事。罔君子以非其道也。此不必丈者。二至於丈田之害。正

嘉善求伸寬抑。雖多賠費。其聽嘉善秀協同丈量。若欲使嘉善同丈嘉秀。恐彼中神奸叢弄。激變地方。有不可勝言者。但預度丈量之有禍。似涉杞憂。直陳丈量之無用。則人心有同明。而當事益不難破其欺罔矣。

均糧辨

近頗聞三縣均糧之議。米識何因。大指云公道難執。是非難憑。人情難調。積案難結。不如一槩平糧。使嘉善無獨重之困。此於加惠外邑至厚。然協情度理。無一可通。以附郡兩邑論。則寬秀水而苛嘉興。就秀水論。亦利奸人而害良善。就嘉善論。抑其父合之寬。而與

卷二十八 雜著

人

以無名之利。宣德間。楊丈貞公欲減嘉興糧額。適值分縣所減之數。嘉興獨受。秀善不及兼被。相仍已久。民習民安。曷嘗因此起不平之嘆。今所控額者。宜萬曆九年丈量以後。飛詭攤賠。重而益重之苦。額乃不清。近弊而遠追昔因。果何義哉。據昔年徐侯申文。嘉興每田一畝。科米一斗四升。銀七分。秀水科米一斗七升。銀九分。嘉善科米二斗一升四合。銀九分三釐。若議均平。則三縣田糧。每畝各該科米一斗七升四合零。銀八分四釐零。在秀水加米四合。減銀六釐。猶索芥子之寬政。或當默而無言。在嘉興。則加米三升

四舍爲一分四釐。彼民何辜。忽罹此罰。况嘉興土
田獨高。租額稍輕。糧亦從之。未爲絕偏也。槩而均之。
偏乃特甚。故曰寬秀水而苛嘉興也。隱田者。奸豪耳。
通邑何與。不究隱匿。鋪派徵輸。奸豪侵食於五十年
之前。平民代敗於無窮極之後。前此奸豪猶防論定。
嗣今高枕安眠。可與國祚俱長矣。故曰利奸人而
害善良也。嘉善所求。惟清還三萬三千餘畝之隱匿。
民冤既白。力亦少甦。今乃置隱匿而均糧。無論嘉興
萬萬不從。假如帖然聽命。嘉善豈敢承受。播諸四海。
達諸九重。前後之間。自相矛盾。反似借隱匿之虛

題。說均糧之實利也。昔也盜國殃民。罪在兩邑之
奸究。今焉欺君罔上。將歸嘉善之士民。失直而
得曲。變原而爲被。受虛名而賈實禍。非所謂傷情度
理。無一可通者歟。民間訟訴。止爲是非。官府剖斷。止
據是非。是非者。天理之權衡。世道之綱紀。不獨此一
事爲然也。是非一定。令出維行。輩曰君子之德風。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即調人情。結積案。具在其中矣。
曾見出此經綸大手。燦然表著於天下。而風爲何天
之衡之格礙也耶。
辛未南還。見復田一案。舉事者求人太深。及詢其故

此考其處分。維涉歷多載。或舉了了。甚反躬之義缺
如。無或平事之久不就也。官輕於毛。退而著書。今日
事成有機。敢出以獻當事。乙亥季夏日題。
復李謙巷邑尊書曰。恭承白訪。以復田肯繁事宜。其感
爲地方至意。伏思大公祖下車新猷。此爲第一義。所
以定其主張。俾知入手如何作法。究竟如何結局。全
在老父母初謁時一番剖晰也。目前最弊。急關頭。只
在破嘉秀之把持。其把持訣竅。只以激變二字。恐嚇
當事。平日號召。則沿街鳴鑼。臨期查勘。則枝衆鼓噪。
此奸豪習試之長技也。然聚黨雖有千百。領袖實無
多人。所以破其奸謀。約有三端。一則令大酋寒心。二
則令偏裨斂跡。三則令黨神無主。驅遣難靈。三者既
定。各靜聽查勘。然後是非之數明。而處分之法出矣。
若不先破其激變把持之奸。方且喧哄不容查勘。何
繇處分。此台臺初謁太公祖時。剖晰第一要義也。其
究竟結局。向所陳二言近之。嘉秀輸情。善邑不盡情。
此雖於做邑舉事初意。微有不愜。然三邑士紳。莫非
親友。三邑編戶。莫非王民。第求甦已之積冤。何必執
人之深罪。苟足以報明旨而可矣。其隱田始末。箇
而不漏。莫如錢相國手評歷案一書。若這小下手。則

弟正向有復田諸說。亦撮諸案卷之要而爲言者。今並裝帙呈獻。倘於語論之次。乘間轉上太公祖。披覽之下。頗省目力。至於作法之最簡最要者。莫如前任岷岫太公祖之訂正冊。曾經三院詳允。現今本縣正在營造。將欲通申。若得太公祖斷然主行。則大事不勞而定。而正疆界亦在其中。他如查實隱之弊冊。破四結之誣妄。勢如破竹矣。

又復書曰。察語精婉。獨以理勝。兩邑亦當心折矣。兩日來。周知微兄細閱案牘。研精覃思。恢復田公議一篇。大抵直截明快。處分劃然。其中緊切關鍵。如萬曆九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年。兩邑會開文。有先訂定疆界。然後清丈等語。最足破其錯壞之說。辭。十三年。奉府撥秀水同閩。有未丈量以前。原在嘉善辨糧等語。察語中。祇可採入。得精寃靈。卽以此冊轉呈太公祖。俾知敝邑公論如此。尚理不尚氣如此。亂絲積案。原有清理法。原不難歸結。如此以邑人之懇切。附台旨之嚴城而行。殆亦交相爲助者也。兩邑呈詞。太公祖批送台臺勘明。今查嘉善原呈。着嘉興會同秀水查明覆詳。以查代勘。太公祖下字。原有較量。又聞本府專候三邑同文。卽據申詳。則此番具詳。疑此事結蒂成功所係。全賴一紙書。

嘉善十萬民困。伸五十載沉寃。故雖所聞於野人。不致不以入告。

附丁丑五月本邑里老進嘉興縣弊冊疏

奏爲神奸奸達。制紊疆。隱田漏稅。屢奉。嚴旨。通遺。竊。捺究。極。天。懇。勅。嚴查。弊冊。立正。疆界。事。宣德五年。劉嘉興縣西北境爲秀本。東北境爲嘉善。疆界。截然。嘉善奸田名都。嘉善圩田名區。誌冊井然。萬曆九年奉。旨丈最。准嘉善印信開文。原稱照初分。額。定立疆界。訂日會丈。未嘗謂有分毫田土錯雜也。弊起。天寧寺精嚴寺奸僧陳玄。燈唐海鏡源洙道裕。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得殷等。奸民朱灼。等。世延署印。賄通總書。違。制。隔縣。推收。歷。務。關文。共。認。隱。嘉善界內額田三萬三千五百餘畝。糧累通縣賠服。以至先後里老吳旂等。具呈。撫按。批行知府。前則張士良勘實。合照誌冊。各守分土。後則吳國仕會同三縣。再查文冊。搜出嘉興縣印信弊冊八本。隱田五千七百餘畝。又抽減誌載三十二垧。蒙府印信餘弊冊。及查秀水縣豪僧陳玄燈等。共隱田六千二百三十餘畝。並不收入黃冊。又抽減誌載三十八垧。發結在縣。隨蒙南京督冊科臣黃楚中。題得田糧欺隱有據等情。有礙推出之。

載於嘉善黃冊。而冊弗開。聚收入之數於嘉善黃冊。而冊弗載等語。復經科臣商周祥參駁。有嘉善受累。有日。人人能言。欲清畝額。先正疆界等語。當時四奉神宗皇帝聖旨。悉未歸結。某等迫於崇禎四年。同鄔守仁等具疏叩關。奉聖旨。這事情屢經奉旨。豈容玩視。據奏吳國仕查出隱田弊冊八本。又黃建中疏稱田補欺隱有據。何難勘實。立剖奸欺。乃驟延至今。向來地方官所職何事。着撫按作速從公嚴覈。究結。詳明具奏。還立限與他。如有勢豪把持阻撓的。參來重處。該部知道欽此。又本部尚書侯恂題覆巡撫諭思恂疏奉聖旨。這係撫按官職掌。這田糧一案。屢奉明旨。稽察。倘復以後湖黃冊。為辭。顯屬延卸。據姚永濟稱三萬未必全虛。即當徹底清查。又云。滄海桑田。是為何語。着撫按即督同該司。責成道府三縣。疆界弊冊有無。虛實。勘實具奏。如有奸豪鼓噪。煽惑把持。以致官司掣肘。撫按官即行拿究。一面奏聞重處。爾部仍立限與他。欽此。又巡按郭必昌為來。言清查等事。奉聖旨。這田糧一案。未肯清查。首禁奸豪把持。乃惡生仍肆鼓噪。殊屬藐抗。即將呂嘉祐等三名。提究正法。併着司道府各官將

該縣田糧虛公查覈。立限結案。不得藉口杜門。徒滋延宕。該部知道欽此。各行撫按。象委杭湖理刑官。提三縣里民會審。僅斷秀水縣寺僧田三千六百五十畝。嘉興縣二千一百七畝。未及十分之二。致之回奏。齋疆欺隱如故。復招神棍陶思明。朱思賢等。造謀煽惑。鳴鑼捶轍。鼓譟激變。鉗縣上官。今年請黃冊於後湖。明年請丈量於顧畝。不過巧設逢局。歲挽一歲。官更一官。遁相推諉。水浸淵沉。而無糧田終飽奸腹。爾幸逢聖明。洞燭奸跡。扼定弊棍。新肯屢頒。一則曰。吳國仕查出隱田弊冊八本。再則曰。三縣疆界弊冊有無。疆界定自先朝。斷無紊亂。弊冊彼自供吐。斷難抵飾。以古定今。以彼治彼。真無弊不釐。無案不結者也。謹將吳國仕當堂搜出府印鈐蓋嘉興縣隱田弊冊八本。併知縣徐儀世申請布政司見貯架閣。庫秀水縣不入徵收黃冊一本。謄錄裝成。匍匐恭塵。御覽。伏乞聖恩。申明屢旨。嚴勅撫按。嚴查嘉興縣實隱之弊冊。秀水縣實不徵收之黃冊。分疆正額。按籍轄田。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片言立決。刻期回奏。以便撫按復覈。復命。庶某等通邑百萬生靈。邀皇上再生之賜於

億萬年矣。
復同邑諸公書曰。

近來兩番。明旨所重專有弊冊。迎機投遞。和盤托出。聖明已有洞鑒矣。成功在天。人謀宜盡。此疏盡人伏天。誠有如台論所云者。因銀臺新題限字格。民本止許于言。遂將原稿刪縮緊切。以稱功令。昔宋景文修唐書。謂事則有加於前。文則有減於昔。後人議其不好處正在此。今所刪減。得無類是乎。

黃志公書

卷二 八

雜著

五

但愚意追赴一說。究不可行。吾欲自舒積寬。正須與人活路。若犯密圖追窮之戒。堅彼死車。難彼結局。我又何利焉。諸父老始聞而疑。既而信。遂決意去之。顧此乃篇中關鍵。恐至其策不蒙錄其替。貳特詳之。頃奉新給查冊丈勒。審味辭氣。原非通丈。但未經開明。恐彼或乘而藉口。父老深許。呈求覆題專丈。隱田程我翁真實爲民爲國之人。方與十三司公商寬日。度必有預杜奸謀。爲伸積寬。結積寬之地者。卽稍費時力。亦一勞永逸之宜也。若事機已變。舊文至漸。則全在諸台臺心力周到。使當事者不得不結局。且有

崇約結局之情。底五十年之功。成於一旦。爾。

庚辰六月爲邑民具請特遣官清積案疏。第六卷。

與徐處求通政及王北都書曰。邑民陶震。感憤復用事。久不得結。願隻身叩關。爲通邑効勞。與向來舉事諸人。肺腸頗別。但其本稿。猶仍陋習。乃似尋人之釐。而非什已之苦者。逾次真弟偶遇。爲破天荒。而指以大公。彼遂歎然領略。今此疏稿。平心成氣。務事理之可行。卽所請之允不允。有通邑命運在。而立言如是。上不欺君。中不昧心。下不禍隣。庶可揭海內而無憾矣。自丁清惠抱一片熱腸。實心貴財。而誤信匪人。

黃志公書

卷二 八

雜著

下

幾致敗事。嗣後主張奔走諸人。非動於氣。則借以規利。今此人利心差淡。客氣銷鋒。或者邑人六十載之沉痾。其將有起色乎。惟大仁人垂憫維桑。使得早達宸聽。亦盡吾輩一點勸善之念。

致錢憲處相公書曰。明旨各就都區界內云者。都歸嘉秀區。歸我邑。此明明正疆界之說也。不許互相影射云者。都勿影入區內。區勿影入都內也。向來錯壤之邪說。不攻而碎矣。然我之所謂正疆界。原有確據。彼之所謂錯壤。亦有借端。先朝析縣。以區字獨界嘉善。本府誌誌古本。明載出月二拜。全屬嘉善。其餘各

並無收入嘉秀都內田糧。此誌見存。是疆界
有證。我所據也。萬曆九年辛巳。邑書李嘯等申通
省。邑奸人。造有總魚鱗冊。據迂西一本。開載某某圩
各有嘉秀田若干。謀出於彼。而冊成於我。此錯壤之
弊端。彼所借也。後起之弊冊。豈敵初分之定制。三數
奸人之私本。豈敵通府古遺之誌書。今遵 旨造冊。
就區界內。悉入嘉善。務須經手得人。精到明確。毫末
無訛。起解外另錄精本。擬同古刻府誌。聽小民齊奏。
直達 御前。以古昔總誌。對現造新冊。開卷了然。得
天語立 俞。而五紀之案。大定永清矣。此番此舉。

卷二十八

縣志

七

費不虛費。勞不虛勞。我舒其艱。彼免於罪。前辛已去。
今辛巳還。天道人事。斷在不疑。但此意須由自台裁。
處何當事之信從。與下人來行者。各殫心力。以底成
事。萬惟加意。

與周知徵書曰。里老北行。愚意向以爲然。但新冊須明
明了了。與原數相合。疏稿須簡潔淨淨。便一覽了然。
而第一關鍵。尤在取古本府誌與冊疏同通。御覽。
此本昔年鄧太尊初蒞時。我輩曾於舟中共見。今不
知存某公處。其書前刻嘉善。皆稱郡。後刻嘉善。稱區。
遷西純屬嘉善。出月二耳。約屬遷西。此無一部。

若 聖明見此。則彼向來專恃遷西一區之有總魚
鱗冊。其荒弊不攻自破。而田畝在區者。必不宜辦糧
於都。天語數字。可立斷其葛藤。且并古誌發下。使
閭中票擬。亦得有據。願密告之開老。

勿查逃田

聞查逃田之議。爲海塘而發。竊思本邑每年徵海塘夫
銀六百二十餘兩。正額從來不缺。今歲提徵。增至四
千五百兩。民間已不堪命。何可別議征求。本邑逃田
與匠田軍田。皆無取私承者。若查未佃。從無不佃之
田。若查已佃。則前此之加已不一而足。是民間貼絕

幾平全書

卷二十八

十

猶有已時。而公家加佃。卒無寧歲也。又况易王再三
平價遍買。現業之人。非原佃之人。彼果何辜。展轉索
累。又勘報高下。必委老人。老人非銜齒積刁。不充此
役。必申通戶兵工三房。分探各區殷阜誠實之家。妄
指其田爲逃。爲軍爲匠。厚賂則已。否則任情妄報。此
輩擅權分利。萬戶剝髓傷心。民間驚傳。無意於此。急
宜寢閣。

勿報大戶

安富以保貧。莫如免報大戶。前官往往爲書胥所紿。數
立名色。令房科及各區頭。查報大戶。或云驅米餉荒。

其工役。直臨造冊年分。報縣總區總。凡當此者。無不傾家。又營脫者衆。奸人挾戶勒索。真是驅吾百姓。供此輩生涯。靜言思之。痛心刻骨。合將開報大戶一節。緩退不行。縱有上臺明文。如蠶米等項。且求之高閭。其有造冊縣總。及每年北運批頭。勢不可缺。宜於平日預自查勘。其中果孰爲大戶。堪委重務。臨時再審。詢賢紳。與相參酌。然後以不得已之意。食而委之。寬其鞭撻。節其煩冗。第使任勞。不致任費。事畢之後。別有寬政。以酬恤其勤勞。庶富民不苦於供。應而貧民有賴矣。

幾宗全書

卷二十八

賦籍

一

朝廷設六部六科。郡邑因之有六房。開選者所議變法。獨皆在戶。豈其餘都無可議。而戶例多宜更張。無他。袋袋叢焉。則雀風托焉。循舊則其獲有常。更新則其味益進。大抵上臺行文。皆其書胥與邑中書胥。先容商酌。以爲嘗試之計。照以秦鏡。遇其初好。則燈燈永消矣。前者林父母初至。曾奉文一報農民大戶。後知區頭通同房科。挾家需索賣放。所得有至百金者。次年明文再降。候即堅執不行。繼又令發銀徽典。買鏡擲穀。候皆堅持如舊。自是臺司無復煩事。例矣。夫爲小民堅持易。爲富賈方便難。候保安諸典。而輿論不

上臺從不開議。戾強項。而轉多農風力也。戾蓋云參奉上司之令。實行本縣積蓄之意。邑中吏書。知其風裁已定。通意上房。遂於一切擾民事例。不復妄頒。精明所至。足以銷弊於未萌。而風力又非所論矣。

徵收

縣票開徵額。崇禎三年。象聖主特恩。許於新銀米內各赦若干。紀刀頑之觀。均良善以恩波。此曠古絕議也。合於本年縣票。明列一狀。每畝原額徵銀米若干。恩赦免銀米各若干。使小民曉然見天子之德意。自後逐年縣票。俱照此例。凡有增減。逐項

幾宗全書

卷二十八

賦籍

二十

開明。米後總結。每畝徵銀米各若干。勿容一字含糊。則糧房不得欺小民。而積年之弊。曠忽逢日月交。其納戶執照小票。亦合開明年分限數。及應納項款。庶幾官民兩便。

南米合銀分。新增有遠米。又有遠銀。已爲朝廷。爲不得已之舉動。而吏胥復從伸縮之。如遠米。止宜總出一示。本年每畝若干。其出兌時。貫入漕糧中。祭加一耗。可使旗甲忘言。向者吾邑好書。獨另派遠單。使軍人加三索耗。又加淋尖。而派單押單諸費。橫索得是。民間兌一石。必費二石。此宜合而分者也。後因

乃縣他縣買入漕糧幸免勒索之苦。遠銀替例另設印票付納戶收驗。崇禎五年。據稱遠米一升五合外。又派遠銀三釐三毫。不復設票。徑令於四年第五限折色內。籠統完納。不知日後。納戶何從辨此爲遠餉。又何從辨此爲五年之銀。而於四年預徵民開里長。亦何據與甲戶如數取納。縣票既不列款。納票又不另給一片糊塗。紳衿里甲。各仰屋而竊歎。此宜分而合者也。至八年春。吉水李侯下車。始從衆議。復設遠銀完票。蓋區區遠銀遠米。一分一合。顛倒之間。藏奸無限。合所宜分。分所宜分。一反掌之易。猶待人

而行如此。

比徵。辛巳士民素號淳謹。畏法輸將不敢後。但里長數人共串。其間良頑亦殊。混作一人。號欠號完。非惟下易那移。兼使上難清辦。以致經催受責。欠戶藏奸。宜着各區里書。就催從長單。拆名分註。如三串卽寫三行五串卽寫五行。比徵時。寬釋經催。專拘欠戶。按其遺數多寡。量行懲治。其有依限全甲完清者。里畏徑自寧家。不必赴比。則善頑別白。數朴自省。拖欠自清。

且開各戶。使完欠了。然完者徑自歸家。欠者勒

今似此。終使不責正身。一切善杖錢。差後錢。酒食。銀項戶獨自支當。可免上下名之混累。今糧房造單。止有申役總名。完欠無可查考。比役時。既難分別。而良民全完者。或尚因人受累。屢被差喚。不得不赴該房求一清結。名曰算帳錢。出過此者。以後方免催比。此房科不造拆單。止送總單之隱情也。今宜着各里書。每圖擠造某甲某人里後幾分幾釐。丁戶若干。田地若干。共該徵銀若干。每區總釘一本。逐一開明欠數。臨比之日。鎖拘正身。雖有頑民。無繇躲閃。拖欠而良民知完清之日。不必身至縣門。並相勸於輸將之

惡後矣。

預徵。本縣從無預徵。弊起於萬曆三十一年。嘉善好書。甲於七縣。糧科奸窟。又甲於六房。蠶食年久。動千成萬。虧蝕既多。設法掩護。然猶每畝五釐。止於夏間比徵一限。繼漸增二限矣。又增至三限矣。然皆以五釐爲率。天啓二年。某丞署篆。糧房蒙蔽。遂每畝增至七釐。又爲定額。近年計來。又增至每畝三分。度其窮極。非全沒一年。則催鳳之心不快。今不敢望止徵一限。且復存畝五釐之舊。庶亦祛未艾之蠹。而少舒民困也。

近查崇禎三年赦後積逋每年約千餘金。若係通邑勾欠誠爲不多。但其間良頑霄壤。良者絲毫俱楚。或更逋完。頑者一戶或欠赦兩。甚至數十兩。若姑從寬。寢閣。反是借良補頑。甚非均平之理。應特摘其尤多者。立限追完。方今各項錢糧。起解甚急。與其預徵未來。何如先清舊逋。若使頑逋全清。堪抵預徵大半。又因此分別頑善。萬心允怡。再因此精查錢糧支解。孰緩孰急。先其急者以供上求。置其緩者以養庫貯。預徵之弊政。斷斷可罷矣。

房科積弊。非身入其中。無繇得其要領。所以知者不肯。農亭全書 卷二十八 縣志 二十二

發欲發者不能知。間有知而欲發者。又犯投鼠之忌。無他。總爲護惜體面耳。苟爲賢牧。遇本邑百姓搜舉宿弊者。宜延致而咨訪之。覈實而改正之。百姓之宿累得舒。父母之清名滿世。其爲體面。顧不大乎。萬一有假公濟私。陷害仇家者。重罪之可也。若以自護體面之故。護惜一二奸胥。則通邑之不蒙吾惜者。且幾千萬人。無論已心難安。多口亦可畏。諸葛公布所失於天下。而譽望日隆。况吏胥之弊。非吾弊也。而何爲以身裂蔽之哉。

銀匠解金花 昔年定銀匠起解經齋金。二項悉免。一切差徭。茲因自收自領。皆其經手。無所委責。終覺少弊。通府皆然。蘇松諸郡。江廣各省皆然。若命糧長則銀匠以事不關已。於納戶投櫃之日。一任情面。成色難收。於解戶傾銷之時。分外估耗。勒索無厭。及至傾銷。又每元實一錠。攪銅若干。昔年因銀匠自相佐首。已候面驗之。付銀四十八兩。入銅二兩。傾成不能辨其非足色也。遂令銀匠自解。近被具呈。管脫輕齋。止解金花一項。已爲困農而便工。今復求併脫金花。則向來免伊一切差徭。果屬何謂。議者或云。各項俱

已改屬民解。獨此參入銀匠。非盡一之體。豈知事求利氏。何拘體貌。銀匠解爲是。糧長解爲非。得於衆非之中。僅存一是。猶見餽羊之意。奈何以併派其迹爲工。或又云。銀匠無產可騙。糧長干係。防其竄匿。此則他郡從未聞。未已從未見。止因上年署公。夾食糧長。從迫公議。復改銀匠。宛轉之間。其心不服。得以爲辭。若仍舊規畫一。彼心自定。倘以舊冬空役申文中。已食冬季金花解戶二名。今乃復屬銀匠。疑於自翻前案。則又有說。此因署公徵欠斟酌。改食糧長。見事勢之難行。仍屬銀匠。在彼已爲不遠之復。在我豈必承

前之說雖參語中多費數言周摺蓋見法必利民寧求盡善之意寧有翻案之嫌哉

乙亥春議

差官解輕齋

各色向有輕齋解戶俱百姓齋銀至淮

官民勢既相懸而此地小民與遠方衙門吏胥情愈難接費用甚苦繼議解銀本府差官總解十餘年來兆庶稱便解官得此亦為羨差頃者解官煩累之說不知起自誰何遂議復食解戶竊思解官併飲各邑使用至淮交納官解官收需索之態自然與民解不同即使解官果無秋毫贏羨勢一官以延萬姓猶當為之況兩賴而俱便耶今他邑既食解戶嘉善雖欲

美不令書

卷二

人

三

解銀至府勢難獨行本府亦無單為一邑輕齋特遣解官之理謂宜仍食解戶十一名量計道路交割使費納銀縣庫申明上司特就本縣酌遣一官至淮交納循民解之新例而不動一民存官解之舊規而不煩本府火澤為際用同而異保民仁術無述

武庫全書卷之二十九

政書 雜著七

漕運

杭嘉湖士民輸稅在淳頌之間。然拖欠折色者有之。漕糧則百中之一耳。至於吾邑。百年以來。升合皆清。崇禎庚午孟春。上臺因他邑偶通。特命儲道巡行各邑。欲令漕糧盡數上倉。此固修復舊規。然須先期議修倉之法。定看倉之人。然後此規可復。今數十年來。倉廩坍塌。上漏下濕。倉夫又皆盜賊也。不先酌處妥當。徑勒百姓送米入倉。則腐壞可虞。飽賊腹可虞。出入

查驗之際。書胥索詐可虞。而又冬抄水涸。空舟不通。況於重載。又南北二運。皆於本年春夏啓行。北運米須春白。黃日更多。乃皆勒限上倉。隨上隨領。折耗如何。使用如何。一舉而諸害具備。況倉南北運者。皆有業糧長。豈憂其逋逃。而必轉戾重苦之。爲吏胥深整計乎。儲道過他邑。每撻數十人。爲杖以千計。丁官保收亭者。年且九十矣。聞儲道將至。設宴於舟中。親往迎之。儲告以本邑從無拖欠漕糧之事。且云。如有升合不楚。老夫一身全任之。儲道唯唯。及入倉。略觀大意。不用敲朴而去。夫使他邑鄉紳。有愛念維桑。潛寄



京省。如官保公者。蚤以此情達之儲道。他邑萬民。不至獨受捶撻也。官保之德。於是爲大。然轉圜而聽。則鄉紳之善。皆臨民者之善也。儲道亦於是乎能受言。先是丁卯。林侯亦來上臺文。限民漕糧俱上倉。身自嚴督。李太常四可惡入倉見之。亦謂邑民從來極淳。倘少一石。身願代償一石。林侯聞。立寢其事。此皆吾民之保障也。使邑紳人人如斯。事事如斯。民何從爲魚肉。胥皂何從爲刀俎。

嚴倉守。倉夫盜米。皆因外造居房。夜泊船隻。窟穴近便。足以容奸。黑夜搬運。莫得問詰。近來賊魁某用此

致富千金。敗露之後。猶多方拒飾。幸已伏辜。今宜將此單占造附倉私房。勒限移徙。黑夜不許沿河泊船。其牆垣基址。每里遍一名。照例管修二尺。務堅務高。庶一勞永逸。可免無窮之陰耗。

禁單差。兌單例有押單差人。久爲民害。然差首名糧長。悉不能服旗單。終致喧訴增事。則差人似不可廢。第須嚴禁其勒詐。近數年來。兌米一石。使用至五六分。糧長橫督飲泣。以爲空從新同重從矣。前林復憐恤士類。擇其尤貪者。送單一數。稍助其饔飧。蓋亦權宜一時。未遑深慮。而此輩揚揚於數日。吾有費而

得之。極長孰敢輕我。則是將數十萬生靈。供百十虎狼咀骨。噴液之地。此誠目前所宜痛韋。以慰通邑之困者也。再於臨兌時。密訪一二首惡。通同旗甲。出口開倒。與苛索押單。發者。柳責示衆。此輩奉法。旗甲自服。

官收官兌。秋糧官收官兌。至爲良法。不問地方糧多糧少。總便民間。崇禎甲戌。奉 旨通行。而浙直皆諱言不便。事遂寢。其故有二。一爲部咨改四爲六之語。原指湖廣。而官吏不加繙釋。輒欲加派耗米。於是浙西以九擔八斗爲漕規者。每百須加六石二斗八升。

美全書

卷二十九

雜著

三

蘇松以四五擔爲漕規者。每百且須加十石以外。民既不服官。亦不安遂爾廢格。使民間不得蒙良法之惠者。一誤在奉行也。官收官兌。實便小民。然稍不便於官戶。官戶從來漕規之外。毫無雜贈。且或米色稍差。今若官收。須照小民一槩乾潔。又倉廩出入停留。動以月計。勢必損折。豈能使糧官代賠。量每百正耗之外。須照小民。再加折耗米四五石。交付在官。理難自處尊優。特靳加耗。爲此二端隱情。競言官收官兌之不便。小民無知。從而和之。又聞官吏有改四爲六之說。哄傳向止。加四今且每百另加二十石。此之

廢格不行。使民間不沾 朝廷美意者。誤在鄉紳也。若使各省直遵奉 明諭酌妥二字。兼體味部咨。仍徵給如數五字。提醒官戶。爲國恤民。克已利衆之心。務各遵行。使軍民不相見。豈不貴賤均安。萬方同樂乎。何苦區區吝數石在官耗米。作昧心失實之談。鼓惑閭閻。阻遏 皇恩也。違者已矣。米者可追。崇禎八年以後。似合先期申飭。

改四爲六。辨曰。凡漕糧加耗有多少。原因運道有遠近。按會典。宣德六年。令兌運官軍。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當時湖廣較江浙特多一斗。蓋因楚浙漕糧皆

美全書

卷二十九

三

運入淮。自浙至淮。不滿千里。湖廣省下至淮。二千四百餘里。其他郡更遠。故視浙耗加多。自宣德十年。從通有改例。今詳部覆。有云。從前改四爲六之耗。仍徵給如數。蓋湖廣向已改四爲六。特會典修自萬曆十五年。而楚耗加在後。故會典未載。部覆仍徵給如數者。特不因官收而減從前加六之耗。非因官兌而反有新增也。浙近數紀來。加四耗米之外。又合正耗。每百石。另加九擔八斗。承襲既久。號曰漕規。統計典數亦已每百加耗五十三石七斗二升矣。浙之九擔八斗。猶楚之加六也。爲浙官收官兌計者。宜曰從前九

船八斗之甚。仍徵給如載。此則深體酌受二字之明諭。亦深合部覆本意。今據某縣申文云云。不分入淮之程。繫引楚加六之舊例。易浙九摺八斗之漕規。是特徵。非仍徵也。濫載。非如載也。湖廣特不因官收而減耗。兼以恤軍。浙江因官兌而增耗。反以病民。豈明旨與部覆所謂哉。故凡上人所頒政令。必細加細繹。然後真能奉行。以奉行之過而成背謬。如改四爲六者。豈少哉。

約束漕卒 近年漕運甚切。衛軍乘勢驕悍。遂謂天下所重。無過我曹。沿途害人。勢甚冠盜。每至開關。無正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五

官坐鎮之處。卽惟其所爲。每舟一人持一短棍。動輒百載。以把截養水爲名。實則每貨船一隻。索銀若干。方許近關停泊。其逆水者。勒取厚賄。反植入幫中。攜之同行。不惜已船之滯。此皆因以攘利者也。其爲害則於過關時。遇一切客舟。故與挨擦。卽躍入舟中。手持短棍。碎其船。擄其物。鎖其人。痛恤之。使備餘喘息。飄然載之徑去。客舟驚惶無措。沿途隨往。叩首乞哀。索銀滿意。方擲還其人。匍匐而歸。辛未三月二十日。見杭州前衛船與海鹽一浪船。相遇於東昌之新關。偶以言致爭。遂蜂踊入其船。毆船人幾死。其母妻皆

登船而去。一女年十五六。匿梢中。搜得之。先痛極之。女哀乞命。一旗甲因逼而撲之。隨戲隨擊。憐不忍言。舟中同袍二人。錯愕不敢動。於踰下第南歸者百餘輩。彼日當空。登岸環觀。彈指竊嘆。旗甲知衆不平。大言曰。會試者有誰來抗。觀此榜樣捷之衆。益怖。徐徐散去。中有一人大恨曰。此輩淫暴至此。寧可無法治之。衆問奈何。其入曰。強劫強奸。法皆新。此須得賢人君子作總漕。若巡漕。客道公正精細。員役訪確。特奏如响。馬例登時梟示本處。不過刑一二人。此風永息矣。本幫押幫官。亦加重治。如此。則絕其沿途索詐害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六

人等事。舟行當愈迅。豈特無礙。漕運而已哉。今若以糧務緊急爲嫌。聽其暴橫。沿途百萬士民。獨非朝廷赤子。而令受野軍屠創乎。且及今不戢。度甚一歲。尚有非常之變。激而起焉。不如蚤禁之。爲愈也。衆拱手稱善。請其姓名。不告而去。予深駭茲事。又感若人言。詳識之以俟當道之仁者。

船船敢於強橫。止因不可稽查。士民船隻。沿途遭害。一時無措。惟以哀求爲事。何暇查其某衛某船。爲鳴冤地哉。督漕務者。宜特疏立一法。每舟尾俟。粉板大書某省某衛某字幾號。其督船人。各省規矩不同。或有

船頭。或給旗甲。或屬舵工。各照方土所重。并書姓名於舟尾。聽被害之人。隨所在衙門告發。申詳道院究治。所犯重者。并罪押幫官。庶可戢虎狼之威。而寧民士商。交得其平矣。

曾於初冬過濟寧。時寇賊猖獗。漕務甚急。回空糧船。俱刻期南下。有總河者。駐州城。每日午。親出關上督視。原創。舟尾相銜而行。見一舟懸隔數丈。呼篙工稍捷之。欲循例促後舟也。不知舟尾相銜。小舟安流則可。糧船重大。行止難自如。若竟尾接行。遇溜急下。彼此磕撞。人力莫救。其於過關。勢實不便。而總河偶未之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雜著

思也。聞河每數十丈。掘一大灣。灣過。卽目望不可見。於是灣後糧船聞此消息。皆遠避不敢下。總河視船百餘已過關。其後不繼。虛坐良久。遂身自歸城。而留他武弁促之。餘船始陸續進發。督責稍誤。疲閭者反踰一二時。可見既爭事理。必失事接。明乎理義者。乃所以經世也。

天下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每隻五百石。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祖制深微。到處垂戒。體察不盈之意。可以通於天地神人。

糧船迎運 辛巳春

李謙菴邑尊書曰。糧船一事。賠教曉。蒙指畫數端。深得行所無事之妙。上可以應臺司之點視。而纖累不及於民。至善矣。昨遣書役。後荷下詢。私慮此輩或心喜有事。又恐口傳失真。故敢以書對。查戶千船。九船磚瓦粗物。不妨沾濡。若用裝糧。勢須易板給灰。費財費時。一難也。裝糧之船。必棧高底深。始堪容受。空船小者居多。卽間有大者。式首扁淺。外若恢廓。中實窅容。二難也。瓜開水勢。恒高低數尺。圓舟重載。過關之際。冲壓可虞。一或差跌。賠補難任。爲三難。江面十里波濤萬狀。此項帆樯工師。均非利涉大川之具。兩期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雜著

八

起剝則滯。目昧輕濟則危。爲四難。邑糧十餘萬石。窅船僅滿百計。約幫小大。每舟裝載百石。鑿一鑿之船。裝萬石而畢矣。纔十分之一耳。餘九分何以處之。設如損下益上。萬不得已。亦威暫與權宜。今苦民而無濟於事。爲之奈何。昨書役云。商間擊船一事。弟今小价答云。明旨言催不言擊。舉動之間。先須正其輕謂。乃免驚衆。蓋書役亦知民間苦情。催之不願。勢不能無強迫。故不覺道出此字耳。除夕前。周知徵年兄面語。江南數郡。獨吾邑賴有此項。尚可應急。弟未敢謂然。無錫空戶。不減於嘉善。而蘇之角直。亦多待空。

若之諸山亦多石灰窰有窰則有船設可充漕彼垂用之矣知微兄素長思慮此事小有未盡竊謂慈父止須堅秉初見不煩旁採餘議也窰戶數百家男女數千人拘票一至老幼驚啼利害非小某初欲靜聽五更夢餘忽若有神物提呼之者披衣起坐倉皇草對惟恃仁明鑒其惘愚

復吳賓日邑尊書曰某朴忠自矢有聞必告聽見必陳實恃仁明乃敢率意至此而老父母虛懷優渥若將謂其真有救民之具者人苦不自知謂有其心則可謂有其具矣敢哉如目下僱船送糧一議可驚可憂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政書

九

若果欲行則本境從無此項船隻卽令有貨從何僱募小舟容數十擔者可勝載哉蓋船供客遊清燕者可載米入江淮乎道途虎奔狼旗種種諸患害如台處所云者又將何以防之若言備而不用則須設處厚賞赴他境僱價裝糧石之船如糧長寫裝白糧故事下氣怡色多方圖控乃可圖辦約每舟先得數十金又須預訂抵本邑而不用則現付之貨損不復取彼乃肯來計二三十艘已費千餘金矣此項從何屑辦故實行與姑備二說俱屬至難而實行尤難中之萬難台論直從空同似乎無策而實無可奈何之中

築也且當事立此說事求速漕使留同空不來此間畢竟無船可往必將反還何因得速況中途失脫又有不止於遲者乎恭承下詢取竭其愚

學政

鄉賢祠五六十年前入者甚少人亦重之近時甲科凌後鮮不入矣或以子得傳或門生故吏宦其地卽婉轉爲之得者既雜人亦莫之禁也孝子慈孫生於此時似不必以茲事爲汲汲又聞先公言少時就童子試學使者遽士極公其能濫得雖紳於營求者往往爲五技之顰風一線公道惟存學官若富而遊黌序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政書

十

貴而祠鄉賢則民風之日偷官方之日壞理勢自然無足惟者民以士爲望奸富可以得之何爲而不作奸官以士爲階進身之初節費喪矣何從而忽復守節故學政者民習官方之關鍵也於此不正欲致治無繇

嚴生員行檢令禮房特設一冊凡生員有事謁見或切已事情或代人陳乞或換身作證或與人講訟挨月日填註冊上如某生某日爲某事來見或與某人作證調訟等情卽公呈公舉亦悉行開載其有開戶讀書文行俱優者聖事之暇發帖請至學中會文以示

激勸。倘更有密洗身心。鑽研經濟者。別當具限留心。邑大夫將至。士子群迎。入觀則送。初猶數里耳。葛曆壬寅。癸卯間。頗有以是爲喜者。遂益爭趨焉。然乃胥皂之事。高明或以爲耻。且長吏聲價。豈因是增。而徒壞士風。有識君子。宜憐視之以淡漠也。至於保留。自是小民不期而會。豈有號令徵發耶。近見官府。自出牌票。追集里通。往遶上司。卽令上司終於不知。然呼人以自留。謂已心何。謂百姓之心何。昔范公涑爲浙方伯。有以保留邑大夫蒙譴者。可謂有古人風致矣。噫。爲邑大夫者。何不自爲古人。

錢亭全書

卷二十九

讀書

十一

崇禎辛未會試京省舉子公呈

爲懇祈體恤士情。修復舊規。以免顛越。以速領卷。以便命題事。壬戌以前。大開方門。上下相安。乙丑戊辰。增柵嚴閉。競相蹂躪。至有碎首隕命者。上人聞此。寧不痛心。又因糞穢。不得魚貫而入。發卷唱名。大半不到。踰時自前。呼名求卷。錯綜簡付。晷刻就延。辰已猶不開門。日中方得題紙。士子固爲挫氣。當事亦覺疲神。法窮則通。時極而轉。竊謂一宜復照舊規。勿開方門。聽舉子隨時徑入。既無欄阻。各自心安。苟非將點之期。何苦妄自攙越。二宜嚴緝閑人。棚內空地。除正門

兩道外。左長二十六七丈。深十一二丈。右長三十一二丈。深十二三丈。約共容四子餘人。除軍皂各役站立。併中出水路外。尚可容二三人。聽森子坐立有餘。聽僕僕紛紛不足。令舉子進棚時。親自持簪。不許一人隨入。倘有假數衛巾者。面目意思。及周身表飾。自然可辨。預立禁約。一人之後。不許後出。點名既畢。此係何人。三尺森然。不寒而慄。又各官跟隨員復。先期派定。出示某官隨從幾名。各給腰牌照驗。以杜送考者假冒官役之弊。則閑雜人莫敢混入。而士子亦必奉法自愛矣。三宜於空閑日期。差官看守棚內。不

錢亭全書

卷二十九

讀書

十一

許綠牆一毫邪汚。使士子臨人之夜。苦於坐立無地。犯者重懲。三法並行。焚穢必免。人無惶怖。官有餘清。雖曰一事之處分。實爲救時之經濟。慈祥遍乎士類。體恤徹於海隅。聖主時聞。天顏必喜。約同袍帖曰。壬戌以前。不開方門。計偕諸賢。從無意外之患。丑辰二試。乃或隕身。吾輩身在驚懼之中。豈因幸免。遂忘商略。大抵近來新設門禁。本無他意。祇因初次唱名。理宜高聲答應。而諸賢謂無關繫。或徑入領卷。有妨意體。故特緊閉。稍示尊嚴。今擬合詞上請。求復壬戌以前舊經。但欲上行寬仁。必先自守禮法。

務於外監試唱名時。次序應聲片晷從容。較經時擠擠。安危之數。豈不雪泥。所擬呈詞。大都寬已。誠能功。物道合如斯。某日。懸於外監試門首。各具公服校。衆人皆安。我身與焉。

武疑門開。則人人者衆。擠將益甚。解之曰。凡擠否之故。因通塞。不因多少。開津行舟。每有明驗。一舟前阻。萬艘不行。比其通也。無竟日擁塞者。人之活。萬倍於舟。豈有性來自如。反增填擠者乎。况設法禁止。閉人。則人益少。地益寬。縱令不能。猶賢於閉。呈人上臺具如。議行而西監試水公。尤加意體恤。先期出示慰安。方

門竟日不閉。江右諸省士子。從西入者。適如也。衆方門於初場。屢屢閉。浙士以未中進。得無恙。而河南。浙廣。限在更餘。士子及群僕。擁門駢開。俄而門傾。河南同袍一人。盡粉焉。餘衆。限命復數人。而折肱破額。或剝去其一耳者。又不可勝計也。疑者始信。開門之斷斷乎。不如大開。大場三場。則東門併開。道無一人。及於難。東監試哀公。因見初場。點名掣籤。士子力弱者。不能升階。喘汗號呼。殊可憫惻。而籤終不能偏發。則。仍不尋。大場遂停掣籤。但依序唱名。應聲者。即知。誠。歸人領卷。士子悠然從階下。應聲而過。莫敢

不。寬之彌悅。簡之彌遵。斯亦普通其所。竊可爲承。久師式者也。開門解。

崇禎庚辰會試外監場告示 爲陳鑒從道長具

本院奉命監試。自念離人。開應試時。如昨日耳。明廷欲得真士。故待之不得不嚴。諸士欲見真才。亦正頗明。廷之嚴東。而杜其詭也。晚夜思維。上下所重。各有一端。上所防者。多士之奸欺。下所求者。上人之體恤。體恤之道。外監試所得司者。又不遇二條。一曰爲諸士杜嫌疑。二曰使諸士免挨擠。至於散題催卷。騰錄較對。俱非本院事。其文中簡點名項。在諸士自用細心。

非本院所能諄囑也。今將職掌。條約開後。

一嚴搜簡以杜嫌疑。多士讀聖賢書。並歌鹿鳴。前有青雲。後有餘步。以義以算。豈肯身試憲網。顧屢科亦曾有鬼域之流。百計懷挾。終歸一敗。貽笑海內。所以朝廷設法。不得不嚴。今定每牌二十名。聽唱各時。高聲答應。卽珠點准到。免其領籤。每生用香皂二名。細細搜簡。然後魚貫徐行。若帶片紙雙字。定行題察。如法番役。不許寬假。體面。反使不肖生。佻倖之心。賢士合敗群之耻。如或暗受仇唆。陷害舉子者。查出反坐。其諸生隨身衣服。止許照常。况今門。門正。入闈之候。

已近暮春，風日融和，春衣可試，不必過帶重裘，亦不許穿用淺色，并攜草大籃紙封食物等項，各務遵守，勿自貽悔。

一、嚴禁閑人，以免挨擠。士子三場，無不以挨擠爲第一苦事，然所以致擠之故，在官在士，亦各有一端。方門固閉，士子之心，惟恐遲遲，有誤點名，就相喧鬧，愈擠愈閉，愈閉亦愈擠。今本院於未申時，卽令大啓方門，徹夜不開，聽士子自度應點時侯，安心依序而進，則在上致擠之弊，已洞然微去矣。惟是士子送考一項，或親友，或僮僕，或班役，一人輒帶數人，是

自求擠也。今嚴爲立約，三場每前一日，自第二層欄

內俱不許閑雜一人擅進，但有犯者，重責枷號。

至三場畢，日釋放，令在必行，誓不姑息。本院爲諸士嘔心曲，務求脫困苦，免艱危，倘諸士自爲計，而不相體諒，他年何以自治治人哉？願爾諸士婉辭親朋，嚴戒班僕，恪遵毋犯，使本院刑懸而不用，卽此入廉一節，具親相與有成之美。聖天子聞之，亦將欣然，謂道德齊禮之化，首徵於作人，不亦多士之榮乎哉？

變奢俗

天下有窮根，凡耗物生，費人力，而無秋毫之用者，皆是

爲仁物，曰骨，號玩器，曰雕，鑲簾組，曰白土，曰梓，錢，在入曰優娼，曰清客，曰惰尼，曰衙役，幫身，曰不耕不戰之冗兵。

福星所照，歲豐民樂，受享已極，必轉蕭條，是人之所以承福者不工，非福星誤人也。如有洞達天人之士，或撫臨其地，或在其那也達尊，能以身率先，使風俗淳厚，民皆富而常儉，士多貴而不驕，人才日衆而不相侵害，所以承天福者至善矣。則雖福星既去，其遺氣猶足以垂蔭將來，所謂聖賢在位，常作福星者也。此惟久任之制行，則撫道守令，隨其所轄之廣隘，足以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鄉書

十六

行化，必不得已，鄉先生率先之。

變合邑之奢爲儉，權在邑侯。如宴會之間，定食品，華黎園，則縉紳必從，縉紳從，則小民從矣。使人人以不奢爲耻，風俗自然趨奢，哉！人人以不儉爲耻，風俗自然歸儉，能使黎園無用而不求，豈非姑射仙人，此外一應張燈作春，迎會神戲，悉禁罷之，所省一邑之費甚多，且不釀淫佚之奸，回祿之災，一舉而數善備。奢者錢之根，奢則相形，相形則求勝，求勝則爭，爭則鬪，訟殺戮之禍起矣。世俗之祀鬼神也，以時爲會，會則傾園來觀，惰業敗禮，沿門鬻索之失，可得而見也。消

無窮之善心，使後生習而若性，其害不可得而指也。士林作俑，其無後乎。

除夕元旦元宵諸節，用火爆流星之屬，耗物料，費人工，何益於世，相沿不止，更有撤商，鬪巧爭華，盡花鳥人物於上，甚或以絹爲衣，烟燭一聲，俱成粉燼，念之使人嘆息。間有藥中失火，燬廬舍，傷人命，尤極慘毒，但習俗既久，難用法禁，宜書曉而已之。

辛巳，致吳賓日邑尊書曰：歲歉米貴，民間百事定從缺約，而殘冬寒月，尤有一事宜首禁者，煙火是也。過者邑中視融之際，一歲屢見，況朔風更能爆木乎？製藥

戒禁全書

卷二十九

風俗

十

之時，易於失火，施放之際，易於失火，耗物力，費人工，讓禍患，愚俗習迷不悟，惟賴仁父提醒而教誡之。此物多出自撤商，撤商非好焉之也，因其宿昔擅名，不得已，以此塞隣黨之望，秋間平糶，其義足嘉，今得明賜禁約，俾有詞以謝所知，度每典亦可省十餘金，少償其發廢之費，是皆仁臺不費之惠也。據俗例，校贈雖尚俟冬杪，而一種開雜小人，鬻硝黃，糊絹楮，施繪畫，皆在目下，故須預止之於未然，省無益之費，杜意外之禍，恤誼商之情，轉游手之業，雖一小事，具四美焉，仰體慈儉，知必俯同，取述所近聞，以贊德意於千

人

僧規

現在僧耗度不下數十萬，驅之力農，勢未可得，急救其弊，莫如就彼成行，且嚴葷酒之禁，凡不忌葷酒者，名付應僧，爲人所禮，應酬俗疑其不可少，然使皆以素口誦經，潔身禮佛，不當益靈乎？此名至正事，至易行，外則董司郡邑，可徑主持，內則秩宗條陳奉旨，尤覺嚴重。

杭之天竺，香火甚盛，而寺僧無不縱生酒，寺之外，屠家甚多，俗傳大士有靈，凡寺僧養豬，卽遭火焚，無敢

戒禁全書

卷二十九

風俗

十

犯者，吾意禁固不可，一切屠割醉縱，陰犯諸戒，佛靈何不併禁之？佛既不能，奉佛者何不效一臂之助，命酒家屠家，悉徙城市，此地惟許賣蔬菜，羹而已，使鷄豕絕跡，婦女稀少，便於僧衆修持，且今香客漸減，而來潔誠而退，較一拜之後，卽至酒肆，列衆腥，餐饒，豈不愈哉？惜物命，省浮費，美民俗，解僧戒，一舉而四善焉，宜遊其地者，無不到寺拈香，幸念及此，苟信佛心，苟識佛法，代彼設立清規，當復何嫌？天下名山叢林，香火僧徒盛集之處，宜槩准此意。

禁娼

土娼以待商旅。不以承官府。觀府宋有聞矣。然民間諛習。以娼盜爲最辱。官法禁盜而許娼。豈二者果有低昂乎。盜傷人命。娼壞人心。其妨治理均。男耻穢行。女耻失身。其懷羞惡均。坊命而不坊心。護男而不護女。仁人所以兼致不均之歎也。

通邑風水議

昔袁了凡先生有嘉善風水十議。除一已行。其餘尚多可酌。要在便民而已。今邑中旺氣方來。似無庸過計。然旺必有衰。可以救異時之衰者。正在旺時。至衰而議修救。可及耶。議中可採者。既恐淹留失時。而其有

美全書

卷二十九

雜著

十九

妨於民者。又恐後來宦遊君子。一念之誤。從身起見。不慮民生。或以舊議爲案。漫爾更張。受害必大。蓋地天一氣。官民一體。未有違天而得地。妨民而益官者也。天啓中。東門外石橋傾圯。時令公頗信堪輿。欲移建於外。與羅星照。余諍之曰。水去處。關鎖不厭多。仍舊基又省費。地理人事兩得。若移照羅星。是變二層關鎖爲一層也。又起樁移石。增新費舊。勞民傷財。况羅星口狹。去水湍急。再築橋堦。愈狹愈急矣。舟行之險可慮。令公曰。且置人事。專談風水。余曰。卽專風水。豈有少一關而反吉者乎。令公唯唯。蓋聞有進說者。

三曰。金多利至不利客。官茲土者。客也。於是竟務橋於外。俄而邑中罷官削籍達。詔徵者相繼。令公亦悵。辭設京邸。予雜興詩有云。潮到肥善惡。大星控中央。與衆移結處。回首印茫茫。感此事也。然則開少利客之說。信乎否乎。天平地乎。民乎官乎。可以正建事者之心矣。余用是於袁議每條下。略斷數言。非知形氣。非駁先達。爲後世民生遠圖。使知動不如靜。慎於謀始耳。

袁議一曰。縣中之地。當以縣基爲尊。縣基又以坐龍爲至。今縣龍東行太長。其尾又垂頭向北。尾抱別井。則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雜著

二十

其勢不尊。行而不止。則其氣不聚。今宜就書院西邊空地開通。使西至寶魚橋河。東至新開此河。廣狹適均。而縣坐其中。且使新開之水。自北而南者。與盛氏西邊南來之河正相對。爲第一層合襟。議曰。此說行。則居縣之東者。象禍深矣。因縣基以禍居民。可乎。二曰。縣基宜前低後高。須將面前之河溝深。卽以所開之泥。并別取泥填入街內。則邑至之居得體。而民庶皆福矣。議曰。城中河皆溝深。則土足爲填街之用。處置有方。不擾一民。庸亦兩便。三曰。縣前隔河。其西偏原有一大井。係是古蹟。其深

流每日晝夜二潮相應不爽。今爲居民所有。宜給官價復之。建一小亭覆其上。使邑民共受靈泉之利。議曰。如此水果異於他水。則宜公之。

四曰。賣魚橋太高。覺有白虎昂頭之象。致城中爭訟頻興。盜賊時有。宜改爲木橋。使東西相稱。而南邊新開之河。卽移此橋。建於彼處。橋在東方。則不厭其高。議曰。第一說既不可行。則此說亦無用。

五曰。城中之水。自西而東。舊阻賣魚橋境。遂轉而南行。今宜塞其南流之口。而於東通開一小河。卽轉而北。既可便民之通舟。又可免水之反跳。既使縣前增一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鄭善書 二十一

來水。又可免城中十字穿心之大煞。議曰。此舉實轉禍爲福之大關。蓋縣前增一來水。輕城中免十字穿心重。愈宜相酌而行。但十字穿心。城市必遭屠戮。二語未見所出。待訪。

六曰。南早門太直。今不必移動城樓。但砌斷舊門。而於西邊開一庚向直辛向之門。以迎來水。頗不費事。議曰。名爲南門而復西向。於地勢未便。

七曰。水從西來。轉出北門。於學固得環抱。於縣實爲無情。按北水門之東。原有一太浜。自南而直抵城下。宜就此西開一小河。使接北門。而築斷舊時出口之路。

使縣家反跳之水。可以環抱而東流。於學之去水。又更紆回而悠遠。此西利之術也。議曰。此說行。卽十字穿心之煞亦解。或并前說可省也。

八曰。本縣之龍。自嘉興而來。原有兩水夾送。邊還三十餘里。城中亦宜以兩水夾受。今西門之水。自縣望之。正在庚上。宜就辛上更開一小水門。上創一閣。邊受庚辛二水。而南向巽峰之塔。議曰。此說亦佳。但兩水夾送中有尖砂。形家指爲順水刃煞。未知當何以制之。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鄭善書 二十二

九曰。西南之水。邊盛氏之園。相連不過十餘丈。今開通之。使此水自西而東。向北而出。與東亭橋北來之水相合。爲縣中第二層合襟。議曰。此說已行。民頗便之。十曰。水無定向。惟便是趨。今西南之水。既有路可通。而又於南水門外東拆築一逆水小砂。長十餘丈。則水必不能逆行而西。而南門之水。必進而不出矣。議曰。顧大僕云。一縣之局。作小灣砂於城門外。氣象不稱。錢閣學云。不如於賣醋橋南。築一大交牙砂。以阻南流之勢。則城中之水。雖使仍出。亦連城而東。不徑南行夾其邊而東也。與東門出水合襟。未嘗不爲我用。按此二說。理勢甚長。

幾亭全書卷二十九終

有備無患議

癸酉秋訪温州禦海寇事宜六條

一城外竹木排。聞警時宜取入城。或令散處遠鄉。温州失於檢點。賊至即取城外木排作雲梯五具。各闊五六丈。高出城上丈餘。下推輪上立二三百人。每梯賊首一人。然不曉填濠。只據無濠處推至。此時鉅刀鈞斧。城上皆無用處。長鎗亦不得力。惟鳥銃弩箭。與縣裏硫黃松脂等物。作火毬。燃火擲之。遂焚其二梯。又

鏡打死一賊首。殺其二百餘人。餘三梯遁退。越日諸舟皆遁。

一賊勇猛。又善設伏。銳彈皆自廣中來。銳輪而彈大。着人立死。對陣時。平面相向。各施火礮。殊非其敵。惟守城。吾高彼下。有城深遠蔽。温州因無藤牌。以鍋蓋禦之。此時藤牌最爲得力。宜預備一二百面。

温州平陽縣。獵戶毒等時精。百發百中。見血立死。海賊被箭嗅之。卽云此射客也。皆遁走。温州延之稍遲。不及試。瑞安蚤延之。射殺數賊。望風而去。其延法。申文兵道。每名安家銀一兩。另給路費若干。至則供其

飲食。吾邑有警。只於安吉孝豐諸處。照式取之。并令數十人習等。可以大創此賊。此賊善銳不善射。

一賊所最急。惟食。彼熟知寧紹台溫一路皆查糧。故先往搶割。嘉湖尤稱未藪。但初秋稻俱未熟。又田中蓄水。泥爛不可行。霜降以後。登斫甚便。切宜預爲之所。一辛未八月初十日。温州大風。屋稍輕小者。皆掀入空中。人死無數。父老相傳從來未有。至壬申八月十九日。海寇泊城。蓋隔歲而同在一月。吾邑令六月廿五大風。與溫相類。辛未仲冬。復有猛虎突至。恐其危險。不減於溫。

一温州城守時。惟苦乏糧。城中巨室。每聚善兵百人。少者六七十人。窮民無食者。亦計口給食。外養之。城外人悉入城內。鄉紳大姓之正廳書齋。皆小民盤旋寢息處。所以人心固結。久困而無內變。

推廣嘉善守禦事宜二條

一賊每夜必歸舟。諸鄉村自廿五里外。度一日不能還返者。卽不敢去。溫城邊海。彼未深入也。若入重地。賊情又殊。今度其登岸之處。非海鹽則平湖。去吾邑各數十里。若二城無恙。賊未敢背城而來。倘二城差跌。賊必大掠而還。然後再進。約尚有一二旬之暇。此時

吾邑於水旱城門之木欄開板。急兼修治。火藥銃器。急應演放。遊備細作。急應搜驅。城外居人。急查核放。入窮民地稅。急養贍撫職。貧富一心。上下同力。庶幾固可固也。有謂吾邑遠海。賊不能來。誠屬燕雀之見。而不至則萬無可爲。惟一死而已。其說尤蠢。地勢稍。賊情未必呼吸長驅。此正迫中有暇。可借一隙之間。爲急修之地。如之何其束手而就斃也。唯願廟期。各各散財安民。以爲本計。有謂城中貧民。宜驅出城外者。如此。城中必自潰亂。不可救藥。守衆人夫。該二千九百十三名。十塚一長。該二百九十一名。共三千

一聞警之日。城外居民。願移入城者。米糧黃商。盡錢津。不得空手經入。願處城外者聽。其遊方警。

星上抄戲等項。悉是出城。各聽從便。然從照窮民現在居址。跑坊逐巷。編寫成冊。壯丁老弱。悉與分別。事寬。且聽照常作小生理。有警之日。不服買販。無以爲生。壯丁卽與民壯協同守塚。次者奔走雜差。每名日給米一升三合。酒菜柴銀共二分。倘遇警急。晝夜勞苦。每人日加銀二分。各聽本縣撥派附近鄉宦人家。挨名領給。其家老弱不能營生者。亦量行給濟。鄉宦既經縣委。所領貧民。卽當悉聽指使。如有違悞。竟以官府賞罰從事。其有勇力出衆。膽智過人者。或願出城格關。或能遠探消息。或能設謀出奇。另行格外重賞。不拘常例。如此。庶矣貧民不苦於乏食。而有謀有力之士。或出於其間。又未嘗不可起乘而見奇矣。

飲將

凡涉於兵。莫非伏也。善劍者。向左則擊右。舉前則刺後。善兵者。形人而伏無形。敵不知吾兵之所存。善將將者。勝其方略。隱其姓名。如秦將武安君。敢泄者斬。此自伏也。高嶽不貴。難容紹宗。留以貽子。猶自伏之意也。乃若天下多事。有將才而上不能用。使居下位者。不得已而伏將。或薦置閑散。或養之民間。以待公家不時之需。民之思其共苦矣。

乙亥春防流寇事宜

一 磨餉 一旦有急善銀米各數千難言撫戢防禦之事然民間不可加派公帑無可那移非出有餘磨補不足若徒勒大戶又滋擾耳必鄉紳倡捐爲正策小民依鄉紳爲養贍之主鄉紳顧小民爲捍禦之用貧富貴賤合爲一家然後遇危而能安俱存而不亡信得此意自然慷慨不吝舍財留身所得多矣但恐人情不憚不肯舍迫急而舍或已無及至誠感動先使合邑之君子輕財則合邑之小人自然忠君親上矣至若報米數禁糶糧等項皆舉百姓以賄差役寇未

幾亭全書

卷三十 雜著

五

至而先自亂之法也止須樹示城內有米之家各自留貯城外富室遷入者一應米糧盡數津運入城有警之日任賣高價人已兩利庶擾醒羣心又無驚擾一募力士錢糧略具則分上中下格募士力爲領袖分習弩銳所以未令習射者方今射道幾絕無教可傳師心難就非應急之策等銳各憑管孔習熟較易又本地打生手堪爲教師不必遠求分班操演朔期可熟時日倘暇兼習刀杖尤有應猝之法惟大白挺爲最善昔伍司馬文定守吉安劇賊劉六劉七以數千騎薄城下伍公選力士千人持大挺出擊之應手

刃下人馬俱斃六等辟易遁去不敢復經吉安慈力大挺大以對有制之巨敵雖雄未期如復鳥合素無紀律出其不意可立破碎故教器以成師備大挺以應猝並行而交助者也

一 募將材 兵無間多寡苟無間戰守總貴親領得人吳子云百人之中必有百人之將千人之中必有千人之將蓋所謂百千者非汎指市井賈業傭也彼皆募選膂力之士就其中必有稍稍明智深沉者力伴而智高即可將之故力士已集不必別求將材止須當事竭目力耳

幾亭全書

卷三十 雜著

六

一 演火器 守城第一恃火器火器必操演極熟然後臨時能放或疑他器可演不費錢糧火器日逐試驗藥料日費豈不虛靡可惜不知臨敵成功只在火藥數斗假如藥物千觔直將一半試放演得數十人純熟臨時封賊皆能點火命中則此存剩五百觔用之而有餘向來消費一半算功皆在此時非虛耗也若惜而不演全蓄千觔臨時不能設放與全無火藥何異况或失誤反致自害所失可勝算乎又吾邑民生大抵羸弱教之制射十難一二砲銳點火惟在習熟不習力庶幾習之易成因人情之稍便練守戎之

利釋。此演放火藥。爲吾邑第一要務也。因此事有焚費錢糧之疑。敢特關之。舒城得全。全賴火藥之力也。
一 濬河幫城。守城輪番。共用架夫五千八百二十六名。加架長五百八十二名。又游兵應接。并送運食物。若止靠水旱四門階級八所。以爲登降。豈但挨擠可虞。兼恐緩急悞事。合擇城脚寬廣之處。用土幫之。約濬下。係漸高。及城而止。使隨處可登。既免挨擠。而城牆得此。又可增其堅固。南京蘇州城皆然。但須趁冬杪水涸。到處開濬。城河運泥貼城。則河增深。而城增厚。其工役。則在城有居房者分任之。照門面若

千間。濬河道若干丈尺。不可累貨居窮民。亦不可動通邑里。邇亦不煩公家設處。
一 量濬城濠。城濠最緊要。東門外江家橋港最淺狹。宜開濬之。使猝不易填。併取其土入城。爲幫貼之用。周知徵兵防議曰。嘉善疆域。支河叢雜。大浸交枕。輕舟敦浪。頃刻百里。故盜賊恃其兇脫。時掠商賈於水。出其不意。併劫殷富於陸。近者流賊披猖。此輩加橫。防禦之法。莫若料地勢之遠近。緩急難易。而隨方治之。面南距嘉興界一十里。又旁接平湖。鹽販之利在焉。不遏之徒。走私如舊。因鹽而盜。亦間有之。幸善狹水

曲流。難於窺跡。專責能幹之鹽接緝之足矣。正北距青浦界三十六里。自伍子塘而下。直抵祥符蕩。覽港等處。皆空闊可虞。而年來失事頗少者。因瀕蕩之人。習水健闘。再北龜蕩。潏山河。漁船數百。一呼而集。慣以搶賊爲利。故賊亦長面而去之。非地勢之利。乃人事之力也。正東抵清風涇。爲華亭界十八里。通泖通吳淞江。賴有風涇一鎮以障之。盜不得大肆。而西然柘林海口。至蘊僅七十里。爲倭夷入犯門戶。嘉靖間。倭殘本邑者。十有九次。皆從此關入。朝發則夕被其災矣。海吾稍動。應專請官一員。領兵駐風涇。相機堵

截去九里爲張涇。設第二重藩藥。去三里爲羅星。設第三重藩籬。相爲呼應。臨時不致傳貽失錯耳。正西距秀水界十八里。三店一塘。兩邑共之。然府治在焉。爲我邑必由之地。故水火之賊。我已行旅獨受其害。第此中之賊。與他賊異。他賊流突無常。此賊大約皆附近深奧之浜。所窟面穴也。治之者。設法掩捕。輪其三四。餘黨可驚而走。然後緩費補快。知會隣邑。按穴四奇之處。東南去平湖二十四里。事體約與正南同。西南去秀水止三里。有界障在焉。是爲官塘。水陸

交通。一徑縮耳。故其害獨中於正西之下塘。東北去長洲等界三十六里。自東郊石灰橋而下。進出章縮塘。洪波巨浸。諸大家基布焉。賊非不馳馳視也。而諸大家之防禦殊力。故賊之西犯者稍疎。而往特之警。多中於隣界矣。惟西北去吳江三十六里。爲蘆墟塘。南通三店。東達斜塘。北接汾湖。震澤洞庭。俱在襟肘。間水路紛雜。羣盜以爲淵藪。白晝肆劫。倏忽無踪。萬一吳門有事。衝嚙南下。尤首被之。故此路爲水邑第一要害。防之頗難。應差官一員。親歷彼中。召曉事故。知水道者。隨處相視。將下殿廟上殿廟南北支河通

幾萬金書

卷三十下 賊書

九

賊之徑。盡行柵截。謹其啓閉。使舟人往來。必穿蘆墟鎮之中心而出。賊坐此當自窘矣。然有柵須守。應疏本地。召募鄉勇十餘人。隸籍於官。設兵船二隻。多備火藥器械。守而兼巡。有警。圩長塘長。率其附近鄉里。協力救助。獲賊者重賞。失事者嚴治。一隅靖而四境安枕矣。但水兵之餉無措。日久之修柵船船無出。在當事者。實心爲地方經綸。自可隨宜設處備用耳。則名不顯天啓辛酉錦貢士

巢舒二邑流寇述

嘉祿乙亥

巢破而舒完。完者。度賊必來。豫有備也。破者。幸賊不來。

倉猝潰亂也。完者。富人出錢米以濟貧。一心同力也。破者。大戶吝嗇。不肯通有無。人自爲心也。一心。故能獲賊聞而誅之也。各自爲心。故貧民奸狠者。通賊間而開門迎賊也。賊之用奸細於巢舒無二。而一完一破。職此其懸。天下完破之故。類可推矣。富民不自吝。必徵法於鄉達。故天下之自毀其賊。延寇入者。鄉達之咎爲多。再讀梁山徐中翰保城事。雖英謀偉略。天特賦之爲國東梁棟。然捐貲之誼。凡爲邑士大夫者。則可做而做也。既不自捐。或慮捐者形之也。而復阻人捐。設遇寇至。未有不願爲舒者也。而行事則學爲

幾萬金書

卷三十下 賊書

十

巢。不知巢之人。曾有願捐者。而竟爲人阻耶。不知舒之人。曾有阻人捐者。而樂捐之家不聽耶。皆米可知也。兩言決之。不願如巢之捐其身命妻孥。則必如舒之捐其錢穀。

偵探流寇情狀十四條

甲戌春與某都司

一流寇起何年。起某省州縣。今蔓延若干處。一現今窟穴在何處。一各處總計約若干巢。某地人居多。以便解散安插。一賊首何姓名。各小賊首若干名。一窟穴所在。須細細助跡。某處至某處。約若干里。中有空場或平田。可耕。某處掘曲或林木。可設埋伏。

義

詞訟

川訟師 解訟訟師須收用之。凡代書人皆官簿考選各坊一人不相紛亂。詞訟非官代書人不准。每詞定筆札銀一分。按事直述。虛誣者重懲。雖有唆主代書人孰肯代爲受罪。彼亦無所用其好矣。
差干證 詞訟勾攝革去差人。使民間既無勒索。又免驚惶。至仁也。第原告自拘。冠髻觀面。或生嫌端。原告云彼不服。追呼被告云彼從未聞問。經旬不至。必仍遣官役促之。是名章而實不得不存也。有差本甲里

高固貼說。以便進兵。一賊有何方略。其往來分合。有何暗號辨色。一用兵得若干。或遇某處現兵。或就彼召募。一糧草諸費。并賞賜。約共若干。一應用弓刀銳藥。及諸便利器械。并該若干。於某處支領。或覓巧匠製造。一參用騎兵否。如用車。應造應買。一糧餉准餉。勸撫蕩平。約共須若干月日。一應用招安榜文。須先期刊印。一面進兵。一面各處張掛。其復業免死小牌。隨時斟酌置造。一間諜宜用若干人。須先期布置。一主將宜駐劄何處。須與見今賊巢不遠。以便調度。亦須城堅糧足之處。防其捲

長者。里長耕織爲業。亦處妨時。有原牌差原證。訴牌差。訴證者。受拘者既相安服。而于証身在詞中。致此奔趨。乃其分內。實爲至當可久之策。
禁門皂 聽審之日。皂鍊得富人賄。先於頭門外鞭擊。鄉愚。鄉愚未及見官。已垂首喪氣矣。當嚴出一禁。違者。許受賤之人喊罵。將守頭門皂鍊。重責無貸。併究富人縱賄之弊。

禁杖錢 用刑多少。量其情罪。皂鍊不得重輕其手。近世刑責既濫。官不能細視。多少之數。雖定於官。輕重之手。則操於隸。每杖約用青峽百文。不用。則出格捶撻之。是受刑者又加費也。又原被成仇。一貧一富。貧者武當責。則富者反以杖錢厚與皂隸。囑用重手。間有以輕罪致不測。大可傷心。宜於行杖時。親自審視。仍出示嚴禁。需索杖錢。皂隸既無被此。則下手必平。庶令有罪者。不受誅求之苦。而富者亦無暗中行賄之奸。
粘審單 審單既定。誰能上下其間。取供者欺弄愚民。需索無限。甚或私改數字。誑惑原被。甚可恨也。聽審次日。恐錄審單。粘貼頭門。聽衆縱觀。明如日星。定如山嶽。

清氣

傳聞杭州司獄之苦。甲於他方。譬如昏夜。濕如海池。臭穢如果塹。因杭城地本窪下。凡獄皆苦。而司獄甚又獨低。囚處其中。無異地窖。生入死出。不知紀數。司憲者。既無繇知其害。而獄官禁卒。又往往利此。爲困苦諸囚。勒索例錢之藉。所以數百年來。未有人清舉其事也。仁人君子。爲浙憲臺若巡方者。不妨親臨相度。果如所聞。當設處餘錢。取土培其基。令夷塹。稍崇其屋宇。令得見天日。如錢糧一時難措。徑當捐俸爲之。不可遲徊錯過。變地獄爲天堂。在仁人一動念間耳。

養亭全書

卷三十

獄書

十三

察訪

訪犯賁確不貴多。大抵作州縣四年有餘。餘鹽二院。訪犯八次。爲節既煩。爲數不得不簡。初至之日。人情未悉。惟當密訪賢紳。勿假手近習。庶可寡誤。習事漸久。留心目明。約有六端。積奸衙役一也。勢僕二也。訟師三也。土豪四也。打降惡少五也。更於詞訟中簡察之。或多人告人。或多人被人告。六也。此類取其至確者。

養亭全書

卷三十一

獄書

十四

以止送一二人。少則取獄易精。精則法可從重。重則足以示威。其他小惡。隨時自懲。不足送訪。幾番之後。人人率行。雖無可訪。無可送。豈非善治。豈嫌違憲體乎。惟自送衙役一節。人情所難。然聞吳下賢紳。儘有條列僨罪。自問官府者。蓋初或失於不知。既則勇於去惡。營猶洗垢穢而淨清波。穢瘴露而佩明霞也。人必詞義。豈願增瘡。名宦之自致其衙奸。何異鄉賢之自陳其橫僕。開此眼界。何嫌何疑。無辜千連。惟訪犯最衆。曰羽翼。曰被管。曰干証。還遣至數十人。其真助虐者。乘此兼治之。懲往戒來。良不爲過。其餘庭訊既確之後。卽與省發。悉免起解。俾囚民各得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廢時日。貽累糧。受公基之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在子證爲自討煩惱。在被管爲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操可縱間。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額矣。潘郡伯懋菴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省發。每事止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獄問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事。必以爲功。不以爲罪。利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益其守曹州時。躬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吾邑通

敢多盜。一爲應捕不肯擒。二爲隣里不敢報。所以不敢報之故。則因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展集公庭。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警。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於報聞之日。立而審確。給實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實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留發之爲利。點助於消弭。有思議所難盡者。揮霍機鑒。皆自仁生。樂只君子。猷爲無疆。民福亦無疆矣。

清盜

凡人一念之誤。爲無賴所糾。偶然入夥一次。或分贓少

幾亭全書

卷三十

十

許未必無悔。假欲改之心。其奈捕盜知風。已掛名於新冊。按季必索常例錢。其人無出。勢不得不永承爲盜。爲盜則常例不缺。終不敗露。一朝改業。常例不到。則追發其舊事。執之送官。彼委曾爲盜。百口何辯。故凡爲盜者。不改行而恬然偷生。一改行而慷慨就死。此捕盜養盜之通例。堪爲切齒痛恨者也。令宜開一面之網。凡小盜悔過者。許令自首。官給自新小票一紙。捕盜不得追論舊犯。庶常例錢可革。不至堅忍民爲盜之心。

竊盜之尤巧者。似小而實大。其跡似輕於竊盜。而究其

情。極其流禍。則武夫於劫盜。僅能上與衙門員役交。通。旁與鄉紳僕人稔熟。遂肆行無忌。通縣剪綹白。偷鷄釣狗。各色小賊。皆藏於家。此寧無事時。不追馳行鼠伏。不幸而地方有警。則大亂之源。未必非此人贊助而釀成之。所宜密訪嚴懲。以清禍本。

雷擊耕夫

崇禎癸酉五月十八日午時。雷擊死承八北區耕夫朱佃於田畔。觀者後先數百人。皆謂此入無大惡。余轉展數日。未得其故。天豈有偶然殺人之事耶。遣人細訪之。則是日雷震之頃。其妻在家。見黑焰滿室。對面

幾亭全書

卷三十

十六

不見人。驚懼號天。鄰人皆見其如此。而鄰家則天清氣朗。無所謂黑焰也。乃知天特擊之。斷非倒位戾氣。蓋必陰犯大罪。四十餘年。無一人知。使不受天誅。將畢世遊於人禍官刑之外。雖不知所犯者何事。其取則確然而不惑也。余恐世人識淺。謂天雷偶及於無辜。則惡人反有倖免之望。天欲警人人。願喪天。無自驅而就死地。不得不一表此事之後。以爲家戒。

疏濬漕河

清河有老淺數處。約在濟寧前後居多。而袁家口斯家口等處尤著。此等淺頭。河不過數丈。長不過數十丈。

極長者，毋不過半里。皆人力可濟，又臨清北，德州南，其間有大淺數處，自王家淺至武城，約十五里，自鄭家口至方家淺，約二十里，此二淺爲最長，餘如四女樹、桑園、老君堂，各有老淺，應各分派地頭，某處至某處，某官管之。於冬間水涸之時，設法令乾，着費挑淤，其泥須遠堆兩畔各十丈外，勿令題雨仍滴入河，其挑深尺寸，立一定規，須令水極淺之時，約得水七八捺，其挑工之法，每方一丈爲堆，便於估算，費少則設處多，則題請使歲歲糧艘通行，一勞永逸，估計分明，條陳有理，朝廷知其築長，當亦不靳費也。

卷三十

政書

十七

德州河共百四十里，而州衙分轄，州河僅二十里，每年額設淤費約五六百金，亦不爲少。庚辰夏，以州守拮据二十里間，頗俱淤澹，便於舟行，奈衛之所轄六倍於州，其工之用不用，金之敷不敷，皆未可問，而以衛之所阻，介乎州之所通，難行者，亦難辦其通塞，功過屬於何人，此朝廷之所以金歲費而河歲阻也。二千里間，延袤浩汗，如斯類者，恐非一端，須從容稽考，詳細處分，弊剔而衆不驚，法變而人不覺，則儲計永有賴焉。

丙子春，糧艘出董家口，每日風利，僅五十隻，武通石尤。

兩潭，尚不及此數，非關漕急，良窳口狹而水淺，河應多桑泥，糧艘拖泥尺許，盤礴上行，離半里之近，比數十里之難，若不早爲計度，舟七千，須百四十日，乃得過盡，謂宜開其口，使如閘，并設法撈去河底之泥，雖加費若干，可以永濟，免異日如修別淤之功，是因費得省也。其撈泥之法，訪之土人云：應取藤布袋，用鐵圈撐開其口，加一長水柄，使兩人舉而按之，直入河底，攪起傾之，船內約共用袋若干根，鐵圈水柄同此數，約計用小艚若干隻，人夫若干名，併日合力而急爲之，度第一旬而早，自後每日可過。

卷三十

政書

十八

數百艘，以十日停泊，易後家每日數倍之通行，約一月而糧艘可盡題矣，是又因遲得速也。其桑泥安置何處，有別用否，惜當時未商及此。自韓莊開以北，二三百里內，每年因久築壩，不通舟行，河中多生着草，春間尤甚，糧艘題開時，多爲其擁塞，每一舟約遲半時，合算卽延多矣，應令夏鎮工部僱覓小舟，分派撈淨，所費無幾，可速糧艘之行，然此紳江南人用之養魚，或費傾買，而北人棄如塵埃，不得其用，而反爲行舟之碍，使其地有智者，隨處掘池，沙北草爲已收其利，人免其害，豈不善哉。民間思

愚未及。官府宜開導之。使物無棄用。又令代公家任
撈取之勞。亦一便事。

凡辦河築壩。工役既畢。水底椿木。宜多用人工。設法拔
去。有牢不可拔者。齊根鋸截。或送入泥中。務令盡淨。
不許剩遺。致舟行有抵觸破碎之患。臨清以南。并德
州前後漕河中。數處有之。每聞糧艘壞。則官旂受累。
武且竟虧國儲。其餘一切士商經過者。倉猝遇害。傍
河居人。竟來救援。因行搶擄。舟中人以得脫爲幸。何
暇較論貨財。倘值暮夜。尤多不測。地方既藉此爲利。
迨迨相沿。不肯呈鳴。托云老樹成精。此皆戲語。漕河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十九

之官。宜深念此弊。務於完稅之日。親自賂勘。寧使當
時多費工力。毋貽永久往來之害。完國課。保人命。
全物力。職繁無憾。厥功實私。余屢見其事。亦曾親受
其驚。記此以告當事。

工役

吾邑修城。半樞斗級三役。昔俱奉文章。過納銀於空役
中矣。既而復愈收頭十二名。斗級三名。而貼銀八十
六兩四錢。竟不準。又永福倉解戶。貼銀四十三兩。華
甯丁貼銀四兩六錢。零役俱復倉銀。亦如故。縣來久
矣。卒未修城之舉。初議優免者。畝輸銀一分。武云城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二十

工浩大。數百金不足用。實孤里甲乎。曰不可。向因獨
里長修城之苦。歲納條鞭廿兩外。復於空役中。貼銀
百五十兩。十餘年來。堆集莫然。庫收殆二千金。不知
作何那借。廉明在上。目前之翠翰可失。風背之雀鳳
難清。愚非不深憤也。然寧多方設處。安可復派。貽累
於民。如往背收頭斗級。永福甯丁。例乎。更有說焉。四
門共估費若干。先取捫頭稍甚者。儘現銀修築。餘俟
設處既足。陸續完工。其督理。必推鄉紳中。一二大德
弘慈。兼優精力。智計者主之。如無錫城垣。高二倍於
嘉善。筠塘陳公獨肩其事。豈謂吾邑遂無荷如此。可

修城之工畢。禹新文廟。武官里長尚有若干未輸官者。
補追之。可得百金助工。曰不可。或曰輸者衆矣。獨寬
此若干家。得無不均乎。曰均者。謂諸所宜也。納則均
納。勞亦均勞。修城之舉。原加派於額外。驛驛怨詢多
矣。稍令遺漏。不盡善乎。譬如十人同涉一訟。衆無杖

法遇而杖者已六七人。刑官怒僭其非。停止三四。誰日不可。若必以兼捷爲均。是古人均施於惠澤。今人均施於敲朴誅求也。其可哉。倘嗣是有均費均勞之議。補追餉漏。如茲類者。仁人君子。必同聲沮之。

凡設處公用。無問凶登。總貴絲毫。不涉民間。雖役其力。亦爲額外。況金錢乎。該虞之法。無他。妙巧。遇有法輕情重。得罪名敎者。則罰之。彼幸追咎黜之條。而公事亦藉以濟。愈於科派。奚啻倍蓰。但素封之子。多與貴冑茂學。或慮情面難却。請以近事證之。庚午歲。松陵有某上舍者。某工曹至戚也。得罪犯衆怒。適有修學

卷三十

政書

二十

之舉。時吏垣熊公爲令。使獨任之。工曹與熊又同年。而熊不之顧。某竟承役。學成費二千餘金。人皆快此舉。得宜莫謂其已甚也。而工曹亦恬然無恨。令出惟行。在察衆心之所願。豈虞惡恃哉。

吾邑治基。前高後卑。當業冬杪水涸時。偏濬城河。取土入衙。其工役。則各業主任之。每房一間。河面不過濶一丈有奇。所費未修。任此小勞。以後薪水接來。通行無阻。實亦居人之便。如紳袍大戶。兼房綿聯數十間者。卽併任之。抑豈爲過。如此。則城河大通。土有餘用。庶幾一舉兩得。而且不煩設處。不勞一民。武云。每里

一人。送土一船。草謝兩氣。修築羅星。有前事矣。此於聚衆之勢。虛報之弊。姑且弗論。而治基與水口。倚勢鄰同。城外無餘土可取。不得已而勞民。城河待濬甚迫。置目前餘土不用。而遠求各鄉。他年必有游城河之日。其土無虞可容。又須載送城外。出一入展轉之間。虛費虛勞。不可紀筭矣。欲以昔年城外臨水之作用。准之今日縣治。果其然歟。勞倍而事半。費多而功微。爲一小事而擾大眾。可爲米鹽者也。崇禎辛未。

上臺寄耳目

朱應密

先察本府推官及附近知縣。

心術才品。

次察諸役中。稍

有身家。知畏法者。以一二無關係事試之。再付一二大事。俟其訪報。另聽知推。各自密訪。不相開會。觀其合否。未互稽考。如衙役妄報。重加革責。其奸未售而聞已行。更遣他役。自然惴惴奉法。倘地方有仁賢。兼精吏治。肯留心稽訪者。聞一托之。三遠遣施。循環爲用。當無遺奸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撫按事宜

一寄耳目於真賢。○察吏安民。耳目不能無寄。大要擇監司與理刑之賢者。互相印正。庶無偏重之虞。比來監司守令等官。往往以聲氣二字作護身符。營構

卷三十

政書

二十

路旁驚士林。僕民間痛癢。置之度外。所報吏治。輒與實謬。似宜姑舍其赫赫馳譽者。而別就閭閻淳淳中。點察一二真賢。審察政績。商確賢否。斯官評覈而民福私。

偵調繁○調繁一節。最宜慎重。縣官斷無無故而求調者。必先與地方不相安耳。及既調之役。從往恣行。彼待上臺。既褒美於前。不便旋劣。處於便也。此調繁爲當今巧徑。所宜加察。

一令舉人自重○舉人未登仕版。考功之法。不得而繩。已別諸生。督學之權。不得而及。身閒心暇。易於爲善。

幾亭全書

卷三十

雜著

二十三

亦便於習非。所以崇禎九年。因河南巡按疏請。特著考察舉人之令。於時議者。擬以行簡之優劣。定自巡方。文章之考課。隸於督學。三年之內。學行俱優者。方准給引會試。其有學行深醇。經綸機裕。累舉未第者。撫按督舉。公疏薦舉。與甲科一體敘用。則舉人若知自重。而人材亦且愈多。其議頗當。後遂遞未果。一禁豪僕充衙役○豪僕不許充各衙門員役。小則覓攬公事。歸之至人。甚則陰伺守令短長。復至人牽制之。於是勢豪所欲爲。守令弭耳而聽矣。故其惡必十倍於尋常衙蠹。而惡方復甚。馳不及問者。守令先不

察。恐令輩出。違者。許人出首治罪。

一優審推詞○撫按推詞一紙。動關小民身家。近因棍徒代告者衆。無法禁制。及審結時。反坐之律。又輕。上臺每遇收狀日期。多至數百紙。心厭其厭。姑察刑廳。或察縣審准。未免過多。甚至上司門役等類。有與審狀官乞恩求准者。故僕親審爲上。或察刑廳審准解詰。以少爲主。狀尾着詳開面貌。別用副役一張。亦開面貌。與狀尾同。當堂驗過。殊定。押赴就近州縣。將告人遞回原籍。庶令代告稍清。再嚴反坐之條。則僕訟

幾亭全書

卷三十

雜著

者自當日少。

幾亭全書卷三十終

夷亭全書卷之三十一

政書 卷三十一

掌上錄序

少嘗疑天下大矣。孔孟皆云運之掌上。何易也。且學焉且思焉。久乃漸信。天下人才雖衆。我所欲辨識者。不過若而人。事雖繁。應預曉者。不過若而事。其餘皆轉屬而舉之。隨時而理之。相道約而易操。亦與君道不甚相遠也。第君倚相以通天下之志。相取天下之志以通於君。差有詳略耳。君而信我矣。苟明其要。天下豈有不可爲之時。不可照之績哉。有人我位。無人我道。道在茲而必矣。云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掌上錄

四大事

方今事勢。最大最急者四端。兼足公私。申明官府。內平流寇。外安邊境。受大任者。以此四事立定主意。於是商量所以行此四事之法。訪求世間能辦此四事之人。皆使人爲之。不必身親爲之也。惟感乎君心。識拔人才。贊襄廟謨。此三事全歸於己。非人所能代。

大業五要

以格君救民爲本心。以足食求將爲急務。以舉直使枉爲大用。

一時格心之法

從來先格君。然後可建事功。或亦須先建事功。而後君心可格。何則。人主有非薄士大夫之心。非無困也。因從來無一人一事足副其意。有能任一二大事而成者。料一二大事而中者。即足以起其敬信。敬信發。則委任士大夫之意專。而百事徐可爲矣。是乃所以格非之端。

擇治人不過數職

上正君心。下正百官。全倚一相。其次講官。其次諫官。至

戴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掌上錄

於守宰清濁。民生休戚。則冢宰與憲長爲親。銓選陞遷。考劾。皆其所司也。數職者。小得其人。則小治。大得其人。則大治。

大臣惟冢宰本兵最重。賢則與之同心共理。否則有先朝揚文貞文敏李文達張文忠輩之故事焉。若銓樞與閣異意。實無着手處。小臣則選方兩郎最急。卽委事堂精擇而久任之。或起舉於四司。或旁求於他署。稍久陞亞卿。甚久徑陞正卿。先朝亦有部屬陞部堂故事。可按此兩人得展其用。文武擬議。多稱其官矣。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方而殿最之。實使察吏安民。州縣長吏。大都化

枉爲直矣。政府首注意於此三人之身。兼究選方兩郎久任優遷之法。然後群才可求。而他事可理。

薦舉之法。既行。必與久任超遷相爲表裏。乃可久而無弊。又須分天下郡縣爲難易三等。使聽選者各自擇其才力所宜。然後銓部量加酌授。詳文錄選

視人之法。居鄉考其躬行。居官考其職業。躬行總括於人倫。職業總括於爲百姓。

養才

人才慧豈甚相遠哉。學與不學。思與不思耳。二人同智。其一人未經籌度。一人參考十年。借令入官。治必懸絕。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三

一人前由莽而後細繹才亦漸充。今皆人官而後議事。故經給不古若也。臨事究心未易可速。况更傳舍視之。掩飾塞責者乎。但能使在位之人。私交無用。皆反而營職業。則三年之內。治績爛然。爲學之士。帖括無用。皆進而熟經史。則十年之後。真才輩出。昔溫公設十科舉士。之目。朱子立分年試經史之法。今宜略倣其意。行諸堂。皇懸諸學宮。必嚴必信。官之當才與否。以定大懷舉。士之幽明。初進之士多才與否。以定督學典試之功。弊。夫人才猶樹木也。求之然後可得。養之然後可求。古昔致治。惟勞於求。今方積壤。兼勞於養。處法具存。誰復股肱。

設誠而力擔之耳。

附記溫公十科舉士目

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微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更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索其所學。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附

朱子分年試經史時務法

議略曰。學者當讀之書甚衆。豈能一旦盡通。莫若分限以年。上各以三年試之。經則易詩書爲一科。以子午年試。周禮儀禮二戴記爲一科。卯年試。春秋及三傳爲一科。酉年試。皆兼學庸論孟義一道。諸史該古今治亂皆不可缺。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以次分年。如試經之法。試策各二道。則士盡通經史。而可適於用。

周孔論處小人

官之小人。立於朝則可虞。棄於野則可惜。慈能莫展。則國遇焉。亦復可虞。使之以事各當其才。而勿妄政柄。焉。廢乎。收其利。不被其害矣。易有開國承家之戒。謂創業守文。皆不可與小人謀。如秦李斯。隋楊素。唐李勣。宋王安石之倫。掌朝綱。典審勿。必有亂邦之既。若使居一事一官。則固所稱有技之人。治世之能臣也。又可棄邪術。有固蛇買。皆非端士。而靈公用得其所。且以之牧貳。故小人可以備奔走。禦侮。而不可惟懷論思。爲人用。彼將望君子而效能。居用人之地。循且引。小人以濟惡。合周孔之訓。而知決棄小人。與役用小人均非至當也。

義亭金書

卷三十一

掌事錄

五

足財平亂之要

生穀平寇二事目前最急。若使解鼓流寇。隨處墾荒。一舉而兩善。當事者宜先定此大猷。然後求將選攸。隨機厝置。二三年而流寇平。五七年而財生。其竅妙全在申明承不起科四字。富商大賈。樂爲主農。歸附新民。方可爲客農。

申明。祖制承不起科四字。招募民間自樂荒田。此足國用之法。選任將帥。鼓舞良有司。勿調客兵。此平流寇之法。其鼓舞。須輔臣先與天子言用人之機。冢宰推賢撫道。掌院選良。按照勿循舊揆差。其選任將帥。亦在輔

臣與本兵訪求大將之略。以能約束軍士。能偵知政情。二事爲至。不拘文武大小臣寮。得其人。則專任而勿牽制。

力溝漁括盡治道

在在衙門。可以治天下。事事職掌。足以治天下。所謂一以貫之。如吏部言用人。止就銓選得法。而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可運掌也。如戶部言生財。止就屯墾得法。則四海無饑土。枝粟如水火。不言富國而國富矣。士飽馬騰。日習於技擊。賞罰可行。不言強兵而兵強矣。溝漁縱橫。阡陌之旁。間以果植。戎馬不入。知三代盛時。不言攘外。

義亭金書

卷三十一

掌事錄

六

而外攘矣。河得支派。分殺其勢。無橫決之患。不言治河而河治矣。故靈力乎溝漁。則治道無所不包。其於設險守邊。尤爲至切。自溝漁廢。而長城與壞實土之險。而借空壁之險。舍生財之險。而取費財之險。失守望相安之險。而冒登陴勞困之險。得大豈啻千萬哉。

訪將

備邊無如得將。然莫或識之。嗜能得之。輔臣不必能用兵。必不可不識將。識城父者夷吾也。識淮陰者鄭侯也。識李愬李光顏者裴度也。此兼知兵者也。識趙充國者魏相也。識寇恂吳漢諸人者。部禹也。識謝玄者安也。識

高崇文者杜黃裳也。此不其知兵者也。降而夏侯孜。所
能識王式以平浙東。識高騏以平蜀。惟宋室隆文。早武
學者不留意於行師。終宋世無識將之相。而宋室卒以
不競。然識將之法。學誠無門。惟有一要道焉。曰訪司馬
侯得。耶署皆精。必有具具識將之人。如王璠之於王文
成者。吾咨訪而納繹之。更博泰以他途。雖不知兵。必能
知將。在文臣。則聽其自舉。偏副。在武臣。則專授總戎。勿
以文臣督制之。勿許言路妄彈之。曰安邊。曰平寇。功皆
可計。今日大臣不知兵。不可責也。不識將。未可責也。不
留心於訪將。可曰吾不能訪乎。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攻書 七

特選畿輔郡守

漢世郡守自爲將帥。邛都魏尚李廣程不識爲邊太守。
匈奴不敢內向。唐制亦近之。今日畿輔除順天自有京
營兵帥外。其餘七府。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聽便宜
辟召從事。其州縣共百三十餘人。量留能者。餘揀調別
用。而以目前薦舉。集諸士聽吏兵二部會同都察院
公選其尤。分布任用。務俾文足以力農桑。興學教。武足
以習戰守。共死生。猝有援急。畿輔之地。民皆兵。縣縣
皆將。各固吾圉。相機互援。何必調遣兵調浙兵。調川兵。
調京師之內。可以聞警不驚。從容調度而有餘矣。但此

十郡守與百餘州縣。必破格待之。勿拘奏倖。勿問出身。
任事之日。寬其奏罰之科。奏功之後。擢以優異之職。或
先超陞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陞。使賢勞有釋擔
之期。軼掌無畏咎之嘆。則人思竭能。事皆底績矣。其餘
豫陝楚蜀流寇擾害之處。悉倣此意用人。凡良有司。卽
爲良將帥。摧兇叛亂之權。卽付於勞來安集之手。則新
賊不長。舊賊漸消。糧餉不致虛糜。荒蕪可以仍熟。數世
之利也。此救急之權宜。亦卽久安長治之道。若不貴循
良。專倚武弁。則是有剪撲而無調和。情不可盡。而新必
更蔓矣。遽變於將窮。時哉時哉。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攻書 八

幾亭全書卷三十一終

蔡亭全書卷之三十二

政書 卷上 錄二

謹古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鮑叔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鮑叔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夫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君則賢。衛靈公。未論其躬修也。臣則賢。鮑叔子皮。不問其治能也。聖人以用人繫君職。以進賢築相道。獨

幾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卷上 錄一

觀制治之原。俾居其位者。皆有入乎用心之處。可謂易簡而理得矣。然管仲子產。當時實無賢已之才。非隱而不進也。可奈何。是其失在爲政之時。不在臨沒也。使專以人才爲意。如所云。係于孫黎民之遠謀。當豫養之學序。旁求之列國。何患無人。使相天下。招呼惟吾。風動惟吾。益又不待言矣。蕭何臨沒。知惠帝欲用曹參代已。曰。臣死不恨。然則管仲子產。其能無遺恨矣乎。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驪明。請立爲大行。聖草

入。臣。碎土聚粟多。聚。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馬。平原廣牧。車不結轡。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知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碎炭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惟管仲能別五子之才。位置五乎。使各得其所也。所不如者。幾於無他技。所不易者。幾於實能容之。故不

幾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卷上 錄二

如而不。易也。所謂能容者。豈特不忌嫉而已哉。天之容鳥。實能養之。海之容魚。實能育之。宰相容天下士。實能分布而宜之。識能容之義。然後可與言王佐體能容之。然後可以爲王使。○三月而論官。三月以前何事。上固君心。下察康正之才。仲之事也。前此雖精神已注。既相更須決治精詳。乃可舉動。大豪傑奮機發用。自有不後不先之節。且立五子。豈細故哉。五職於國事最要。則疆勢最隆。向豈虛位無人。因其不稱。故更之耳。非已之灼見。君之篤信。舉朝之允服。此口可輕問哉。及諸賢既立。相臣總率而報成。無難矣。

故更置要路。爲相者下手第一義。舍是無他道也。要路必得至賢。其他則去其甚不音者而鼓錡其中才。○立五子。類虞廷五臣。既當其才。終身不易官。俾得展盡底蘊。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適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浪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適之。命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

義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事 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連進三人。其次第皆從番吾君也。畜以仁義。則已動君之天性。而發其大端矣。欣以舉賢使能。則知國家所重在賢能。不在技藝。越以節儉察度。則知賞之不可以及無功。陳論漸以平。所指漸以親。烈侯不覺易其所好。不禁其賜。而賜自止。則知格心之方。無進進士。視人適政則者。功果相萬也。此番吾君所以爲賢。而連之能信番吾君。所以爲相國器。

漢光武始爲蕭王。在鄴。南陽郡禹杖策追之。王與語。

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既而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難其人。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牧民御衆之材。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餽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禹能盡識諸將之才。真與邦之良相矣。卽才未能兼將。諸將之功。孰非其功。光武以禹爲中興第一元勳。相識豈偶然哉。然豪傑舉事成功之局。亦各不同。孫策十二三歲將。侯結結豪傑。此自收而自用者。

義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事 四

也。鄧禹收拾衆才。以待光武。光武得以中興。房玄齡收拾衆才。以待唐太宗。太宗得以開創。蕭何侯之於漢。祖李韓公之於我。高皇皆此志也。此其勲烈。豈他事可與黎長度短者哉。豈惟開創。豈惟中興。卽守成令主。而有一个臣焉。能感召衆才。使之輯奏。旣奏矣。能進而選拔之。旣選拔矣。能分別位置。使各當其天也。則保邦制治之元臣也。

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昭烈爲陸適所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令不東行。號復東行。不至傾危矣。

帝侍操弄威權終以覆國

諄諄悟過人允所推嘆然賢陳祗而引黃皓知人之明遠不及允乃知慧悟可以辦事無當於知人又自喜其慧悟通或以小慧小技取人則反爲知人之累未可知也如允之公虛雖識悟不足其於邪正足以不爲大臣者與其慧悟而有才不若公虛而無技晉會稽王昱以謝萬爲豫用刺史王羲之與桓溫戲曰萬才流經通使至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廊廟荒餘良不同局唐蓋晉爲將有功及相德宗無

乎然以武侯之智而推正如此正之智術殆有匪夷所思者觀於制主上一言度其所向大祗推誦奇秘如陳平之流又武侯所難知而不爲以待正輩之爲

之者也奇士藉大人爲主持大人亦時藉權奇之士爲協贊至於利國而已矣同此利國之心是爲公義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後主裨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有寵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爲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扶智數俾以爲賢越天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

一替狀李絳輔憲宗忠謀至諫獨無遺可謂社稷臣出帥山南爲監軍侯楊叔元龍謀見殺將相大才猶難相通况餘若乎

謝玄有經世略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兼才謝安以玄薦郡起曰安能違衆舉親玄必不負所舉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技才雖履展間亦各當其用也玄募

事無小大皆須着人安頓所使之人得才則安頓之物得所處小事能舉使人遇大事亦此道史劉技以善博決桓溫之克蜀非謂博之遇通於兵但溫舉事

持重見可而進不肯嘗試於博豈肯嘗試於用兵觀其慨然自請伐蜀料彼料己蓋必審矣郡超劉惔皆善於以事觀人者

隋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吏役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得人爲多家宰事務知人然知人必從近始若先不識事卻亞卿與各司其餘何望矣當時疑孝基輕薄而弘獨知其機悟遂得備識群寮此與李吉甫獨知一裴垺相

然弘務存審慎而偏微心與俊之孝基何也孝基清慎絕倫則賄賂愛憎自俱不行弘有以信孝基之德行矣慎與慎既屬同心而與俊有餘又足與停緩相濟弘所以不顧衆疑而委任也真知人者自能信心而略迹取人以濟已

唐太宗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喪亂既平非才行皆備不可用也

君子小人各引拔其同類固矣又有不盡於是者天下之士專視天子之意向用一君子則知所向在忠

美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七

直依才抱德者樂見所長而行所學嘉祥嘉猷達於我后而朝廷固得以用其人用一小人則知所向在佞懷利者爭思自媒日揣摩以中至微而人主日驚喜爲知時通變之才也而君子卷而懷之矣是天子之意向感台尤甚於薦拔援引之力然此爲庶位言耳若宰相則不然一君子用諸賢彙征一小人用群陰彙進莫非其薦微援引而至相擇人則庶官皆得矣豈慎於庶官尤不如考慎一相命相者天子之大意向大威召而海內大治大亂之關也

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書將常何之家會求言周爲何

疏便宜二十條皆稱旨太宗甚其能問何何對曰臣客馬周爲之即日召見與語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帛三百匹周有循辦深識事端動無不中不數年至宰相

用其言矣又問其言之所從來聞其人卽召見見卽進用卽盡其所長求賢好士至於如此此上之所以易於得才而下之所以樂於自見也

得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援理分莫不洗然循

美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八

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武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擢微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嘉貞位至宰相有能名

御史不能決事便訪佳客觀其得益於俊客者果何如哉況宰相不能決事可不揣訪賢士大夫于人有乏才之嗟可不責大臣薦舉不因所薦舉以定大臣之優劣乎

狄仁傑未輔政其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言賢則不知也又

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寮，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退而嘆曰：曩公盛德，我爲所容而不知，吾不逮遠矣。

師德之才，殆宜於外使。故梁公欲因其所長，且梁公刻心唐室，而師德朴誠渾厚，難與達權，與之同朝，其設施應多未便。擠同列之嫌，小誤匡復之機。大北梁公之苦衷也。指爲不賢，不知人出嘆盛德皆忠智之妙用，不可思議。有與孔子幸過相符合者。豈權謀之謂耶。史臣不悟，承襲形迹，遂書云：仁傑大慙。又野史稱盧氏姊拒梁公以吾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而仁

後唐書 卷三十二 梁公 九

傑又大慙。按梁公之姊亦云賢婦，然智不足以知梁公。梁公當時不以本意語姊，沒齒又不以告人，人莫能窺云爾。在易剝之六五，身率群陰，以事上九，使下之四陰，因我一身隔絕之故，不得上侵，而又喜於同類，不犯其怒。若六五示以陽剛，則激而成禍，制不復矣。武氏之世，劉運也。帝在房州，上九也。梁公率群臣事女主，以扶帝。六五也。師德輩雖賢，皆下四陰之屬也。安能識六五之意，而出其範圍哉。故當剝之時，六五以柔用於人，其實天下皆用於六五。本朝惟陽明先生近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嘗謂之國老而不名，及卒，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輒嘆曰：朝達空矣。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嘗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太后又令姚崇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已老，惟陛下急用之。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

後唐書 卷三十二 梁公 十

君訪相才，訪其能斷大事者。臣薦相才，薦其能斷大事者。君臣間具眼如此，天下復有不矣之事乎。○宰相才亦無定論，各惟其時。識度深遠，守成保泰之宰相也。若夫撥亂之宰相，與開基相類，非卓犖奇才，誠不足以當之。柬之、李德裕之屬是矣。武后時，無外侮，而梁公獨取柬之，豈非爲反正地耶。能保泰亦能撥亂，蕭何裴度庶幾乎諸葛、寇武侯當之矣。唐玄宗卽位，講武新豐，召姚崇至行在，問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敢辭。帝曰：試爲朕言。

子漢以祿莽問梁貺天下國家爲其臣願推此監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先言事而後受任視先受任而後言事得力殊多以是要君亦庶幾堯舜之道要湯者矣然十事皆切中時務崇口奏了了成於頃刻非夙昔留心能有此乎凡多事之世能於宣麻之後履任之先舉富世要務二三事爲言勝於泛泛格套辭疏速甚惜乎近代未見其人也

姚崇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玄宗遠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

崇曰番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幸復之悔臣願不恃遠功可乎比來士伎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監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濫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近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棄卿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幸月將以忠獲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

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嘆慶良久益重璟璟爲相汾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之

宋與德秀謂宋璟爲開元相臣第一然薦璟自代者姚崇也以孔子賢子皮鮑叔之義律之崇爲賢矣况身爲賢相而薦賢自代又非子皮鮑叔所可倫乎崇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肅疏習時務姚宋每生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而僅用自資不聞薦居大位意者二人止堪顧問不足執政耶又按唐語林曰敬宗時吏部郎韋顥性至孝嗜學強記士流出身內外數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詳姚武臣謀將殺勇忠廉可將千人可董萬人可攻可守無不記其姓名州郡徵賦重輕物產繁凋風俗淳澆山川險易兵甲疎弱無不備悉山澤利管因用經費凡日能史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往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文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裴項章買之李絳崔群蕭範皆稱爲奇每有

正事廟議未決必資於顯。顯奏進行咸稱折中或確
鑛難理未定其人資於章章曰某寬簡某變急某鄙
物某殘刻某明辨某傳達刑書某可任繁劇某可輯
刑察裨贊制略未嘗有私性沉厚達退士大夫而親
昵莫能知者五相敬服以爲龜鏡每嘆曰吾輩知慮
昏曉特度不逮章公款晤之間房杜姚宋吾輩恨不
親承觀於章公恐不相遠也愚於此尤三致慨焉宅
百揆洵非專倚才也高齊或無怪矣章額洞悉人才
曉暢治體公平無私密機不露此真宰相器周孔之
聖不用多藝不謂多藝顧妨於聖也宰相尚識度不
尚智能如識度而兼智能不謂反不足以爲相也五
相信額爲房杜姚宋而莫薦之台鼎能免臧文仲之
疑乎○崇嘗謂潯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潯未對崇曰
何如管晏潯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殺身
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器則竟何如潯
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按
此則崇之所爲未滿潯意而潯但以法之久近較相
業之隆卑亦未知相職也管晏特治法法雖良僅足
殺身若求治人則能保子孫黎民矣以此較崇意崇
必以養賢好善爲先孜孜乎久安長治之圖而不以

故時自足矣

唐玄宗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頃之諫疏
已至左右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親瘦瘦
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
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此玄宗龜勉求治之心然龜勉之事每不可繼親瘦
一默帝已入左右之間言夫使天子瘦其貌而瘦可
以肥天下爲人主者不亦苦乎使樂有遺於宴遊者
以奪之方將與天下俱肥何瘦之有上之則公仲連
之進三士次之則房杜之事太宗乎史云王彥善諫

房杜讓其直使善諫者居獨關拾遺之位相臣特匡
救其大者則君相相與有魚未之較而依臣無間可
乘矣韓休忠直而未汲於此義以格心之位爲諫官
之事故益少而交疎爲相七八月而罷其後張九齡
爲相遇事無小大皆力諫玄宗亦苦之而相李林甫
唐祚遂微嗚呼爲大臣之道不亦難哉
李元平敢大言好談兵關捕以爲將相之器薦於德宗
擢知汝州以防李希烈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
士應募元平不之覺繼過數百時突至縛之去元平見
希烈便液汚地希烈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

人之故不可盲者是宰相宰相第一大病是盲犯此病者偏多何以療之未至其位豫用養明之功已履其位常服去翳之藥咨訪賢才以備用所以養明也提醒其好諛之心而時痛除之所以去翳也慎毋令希烈罵人然又有成焉郭威討趙思綰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知范質所為嘆曰宰相器也世之爲宰相者有能於詔書中洞剖事宜者乎滿朝庶位有能見詔書而別宰相之才器者乎推戴宰相者多盲亦必得盲宰相矣○宰相要一心正兩目明不正不明皆以君之國與入者也凡不軌之人有所舉動必先窺宰相之能否邪宰相者盜賊之所私淮南王以之擬公孫弘夫盲宰相者盜賊之所侮李希烈以之罵開播矣宋書生才元木者曰未聞奸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後秦果殺岳飛以和金槍之奸惡又非弘播所可盡也然則人王置邪人盲人奸人於相位非自以其國與盜賊者哉

韓晃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晃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晃之觀人如此其細用人如此其當可使世無棄人

人無遺用。用無悞事。

裴洎初爲中書舍人。李吉甫入相。謂曰。吾流落踰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此來人物罕所接識。若有精鑒。爲我言其可任者。洎即取筆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士林推服。洎已執政。尤獎勵諫官。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一時並遷。過謝。洎。讓休復曰。君與二人。非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疑。休復大愧。

吉甫小人。然知報德。惟在進賢。此卽號爲君子者。未必抱此弘識也。且久不立朝。何緣卽知朝臣中有一裴舍人。獨抱精鑒。此謂非宰相目力不可。大約宰相欲徇識朝士。其始也。且須識一二人。若裴洎。則平昔專以人才爲心者。虛公暇豫。取之祿如爲舍人時。相業早倚矣。親於獎勵。諫官既使獻納。裨益時政。而就所獻納。又可以辨人才之邪正短長。其得力於觀人。卽此爲之。寂也。

裴洎擇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洎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洎曰。公才不稱此官。洎不敢以私害公。

厚遇故人。不假以官。洎之心。惟知有朝廷而已。此又

其所以知人之未也。大抵心在身家。驟習熟之人。不辨心在爲國。則於人目之士。忠邪大界。先已明然。增於朝臣材品。無不德計。况素所習之貧交乎。欲自驗知人之分量者。且於家神親友。一了然察之。此處得六七分。立朝當事。猶僅可二三分耳。若云居鄉何必以此事經意。日後更無從入門。無援着眼。

唐德宗時。朝士有相遇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憲宗時。裴度爲相。奏令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見而不知天下皆然。不見而知人者。堯舜周孔之所難也。且知人之法。全在聽言。聖人所謂考之以事。察其所安。皆居平法耳。佞德選才。專在一見。見而即以素素焉。訪以時務焉。則心術之邪正。才具之短長。盡心體察。拔十得五矣。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正謂與人舉過。未有行事可試。神志可逼。專以言爲主。特聖人百不與一。他人得失。要決不可含聽。言觀眸子。別求知人之捷法。故宰相見客。難太平之時亦宜。但不可廣延技術雜流。爭德故禍如漢武宋文之世耳。德宗使金吾伺察朝士。而輩教之亂日生。憲宗許宰相私第見事。而遠方之亂日平。豈非陞賢所謂皆

難也。且知人之法。全在聽言。聖人所謂考之以事。察其所安。皆居平法耳。佞德選才。專在一見。見而即以素素焉。訪以時務焉。則心術之邪正。才具之短長。盡心體察。拔十得五矣。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正謂與人舉過。未有行事可試。神志可逼。專以言爲主。特聖人百不與一。他人得失。要決不可含聽。言觀眸子。別求知人之捷法。故宰相見客。難太平之時亦宜。但不可廣延技術雜流。爭德故禍如漢武宋文之世耳。德宗使金吾伺察朝士。而輩教之亂日生。憲宗許宰相私第見事。而遠方之亂日平。豈非陞賢所謂皆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十七

疑之與推誠。其效相萬者。哉。黃疑則君子亦懷顧忌。推誠則中人亦思感格。人主若效誠於德。新服賊是大臣不足。以當親臣。而天下之賢士。聞而解體矣。誰與圖治。

唐文宗大和三年。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

經世之才。有與知人分者。李泌是也。臨沒舍陸贄不薦。而勳動爲董晉寶參。要雖非相才。猶堪爲帥。參之無賴。非復士流。泌蓋明於事而暗於人者也。經世之才。與知人合者。裴度是也。於將則知李光顏。信李愬。

養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十八

於相則薦李德裕。皆於衆中特舉其獨功烈。皆卓冠一時。宋宰相韓琦。於近代術推裴度。殆以是故。非僅爲傷首之後。計蔡淵銳沾沾許其勝云爾。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賊三子餘。繼繫微。石按之曰。臣始以益師曉錢穀。乃不知其貪。文宗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人自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救人彈劾。見大病也。乃肥益官。此於知人爲短。然知人既誤。豈容蔽前。况存心既公。則後之薦賢者。亦不忍欺。所助於知人豈小也。文宗

獎石尤得君體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門
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畋皆累朝者俊久在散地訓皆
引居崇秩雖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
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凡經綸世務必以敬慎爲本以諸葛自言但云先帝
知臣謹慎况將去城狐拔社鼠尤須百分收斂方能
杜群奸之疑今焉橫甚則小事不可成也矧大事耶
且以才氣橫無弗敗事也矧訓以奸利橫耶○君子
進君子亦或誤而進小人小人引小人亦或假而引

君子君子感其意即不阿比必且從而寬假之掄揚
之彼其惡既根心而不可化則所謂與於不仁之甚
若也於斯時也堅卧不起上也暫起就位知難而去
次之久與盤桓無能救正反爲所用斯其下矣大臣
以進賢爲第一正務大奸以進賢爲第一奇謀小人
進賢之迹與君子同小人進賢之心與君子反身受
其推崇與旁觀其延攬者皆不可不自篤所守自清
目力也何朝無訓堅之哉鑒之哉

周世宗以遠衆議被北漢自是攻無大小皆親決百官
受成而已高錫上書諫曰四海萬幾羣羣不能獨治

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
足以及兼百官之任但云福迫疑忌舉不信群臣
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
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
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
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帝不從

世宗三代以下遵焉罕儔惟用法過嚴不信群臣
其大病嚴急得魏仁補救之而高鑑一疏則救忌對
病之說然人君所重惟在擇任將相而鑑并及守令
則穀過矣世宗才智實高廷臣稱意者少此當告以

廣求賢俊不當但勸以虛懷用人世宗若云吾非不
欲用莫堪用耳此關其病而不飲以救病之藥也今
錫能如公仲連進牛畜三賢世宗豈無烈侯之聽且
當時何時而欲使之垂拱明堂耶彼高光旣定天下
之後馳驅者尚數年創業之君周流道途其來久矣
而况世宗方經營天下乎故進忠於君者審所患之
症尤不可不酌對症之方此諫官事實相臣所宜知
宋呂蒙正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
人言無能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
一能能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賜見

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棄之悉分門類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爲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

蒙正無能是真無能故敷養平有一能是真有一能故百官稱職蓋未必能斷大事而專意人才此太平賢相也若弘濟艱危更須後訪奇才破格用之然必平日預訪而後臨事有人不留心則無以應猝也亦必重正士而後能拔奇才不守正則無以知奇才爲相者請先置夾袋次則設主記千蓋一日之內所見者衆或致遺忘難盡手藝不如令人隨時舉之孟嘗君接客屏風後必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是法

卷三十一 政書

三十一

也通其意可以悉人才○嘗聞張江陵柄國日每客至必取齊同見江陵以大詢問左右數人於屏後掌記客語客退呈閱語可用者行之又因以知共人之能矣輔弼不見客示謹身者無論即或見客亦恐冗雜混淆入耳遺忘相對莫辨則於聽言觀人二事茫然未有把握雖見猶弗見也用此法頗易得力然江陵方居翰林每罷客必籍記其人與其所言之事或訪賢才或論職掌或考地方利病因人以及人因事以及事積之既久內外文武孰有成就有才孰知兵孰長錢穀其人如燭照而數計其事可指掌而就理

也一旦秉鈞其事以某人薦某地以某人往動輒如意則其得力尤在未相以前

臣蒙正致政居洛真宗幸其宅問諸子孰可用對曰臣子皆不足用有臣表簡仕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遂大用

真宗幸大臣宅後問人才可謂知所先務蒙正舍其子而薦其侄可謂以人事君夷簡爲相薦後賢才消弭隱患深計遠識遺遺尋常可謂不負所舉但所謂宰相才者蒙正不言帝亦不問考其實無他能知人能斷大事能識時務之所先而已人君操此三事以

卷三十一 政書

三十一

定相失之者鮮矣夫

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志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稍卿宿德鎮之準既猶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撥

凡剛直才智之猶必藉老成碩德者爲首揆以調護之然後安其位而國家得其用如韓休張九齡以直

言若口事若者也。時無房玄齡姚崇調護於前。則不久而罷。寇準有士安爲之申解。始得展其遠撫長駕之略焉。故才節如寇準九齡之傳。皆堪大輔。而非首輔之器也。首輔難其人哉。

王旦居家。賓客滿堂。蔡可與言及素知名者。間名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

欲識人。須平日孜孜用意。用意尤須於人無意時。如家居見客。或宴會。或往還。若正人才士。其無意中舉止言笑。必有異於庸衆者。察其大端。矚矚可得。然空

言

言

言

言

言

空最度。難盡所長。自當乘閒從容考之。或周知氏隱。或一事獨有專攻合之暇。時之體察。夙昔之名譽。以此薦拔士類。庶免類倒大謬矣。然且之妙。則在於密薦而人莫知。惟不立薦士之名。則見之者。不增粉飾於其前。而天眞易露也。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疑。及雖謹厚。非守邊材。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脫。召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者如故。將吏皆驚服。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且

禁軍戍邊。白晝爲盜。王將斬之事。常也。旦之所非爲此也。夫以瑋如秦州七年。羌人警服。處邊境。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聰明。多變置。敗瑋成績。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念嘆服。

知李及重厚。此所謂知人。知曹瑋之復。止須重厚者。謹守之。此所謂能官人也。世之號爲知人而實不能官人者。豈少哉。如使黃霸桑。國則不識大體。使龐士元爲百里。則不展驥足。使陳謨廟堂之李。終出撫荒微。則變出意外。皆不能官人之所致也。能官人一言既因其人。又因其地。又因其時。能官人而知人之事。

言

言

言

言

言

始盡聖人全體。他人有其一體。王旦輩庶幾具體而微。○楊雄言。蕭規曹隨。規隨之義。庶官皆然。將相亦然。李及隨曹瑋。正猶曹舉隨蕭。何不能益。亦不敢渝。謹守勿失焉耳矣。是有二故事。定時間。可以盡諾。一也。參及之才。僅足守成。二也。設令漢業未定。繼何者。雖欲與百姓休息。無爲可得耶。元昊早生。則繼瑋之人。一重厚庸可了乎。此所謂時也。卽不然。業大定矣。邊方晏如矣。而何後復有何瑋。後復有何瑋。則守而弗失之。還必加精焉。抑或繼何者之釋。視何彌大。繼瑋者之略。視瑋尤高。又安能測其勞畫之所至哉。然則

何得參。旦薦及時無勝之齊之才故也。豈謂繼賢者惟取中才爲足歟。何與。且知人知時而其用參及又不可以爲典要。故命將相者雖當承平必極天下之選不得已乃用其次。

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變。上聞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權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以旻爲樞密副使。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必張旻本賢而令峻又不可以爲專。故因權以解之。

若旻實非樞副才。或雖才而選兵之日。果有違情激變者。自應或罪或黜。明朝憲慰士心。豈容擢爲安反側之良策耶。故處大事必量其人。必因其時不可爲典要。

天聖四年六月。京師大雨水。壞民舍。壓死數百人。時諸道皆大水。宰相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災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倚禦之道。於是帝命蠲民租。撫流民。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

當時同列皆君子也。一人之是。衆非形焉。君子愧服。

小人則愧恨矣。愧同而服與恨異。見人善者自反其爲服爲恨而身之君子小人可知也。

平中韓魏公爲相。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其何事也。特太常少卿祝禧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而見公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至飲食不及他語耶。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辭辭。言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宋及十事。凡八事。正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殊服。李邦侯有言。宰相職無不使。自他人觀之。應對夷使。

自是館伴事且樞密業以慎重藏拙。宰相且可付之不問。而魏公細心料度。以服遠而伐謀。總之視國如家之心之所使也。後世輔臣有能於中樞之所護即親爲國度擔當。以紓當寧之憂者乎。

宋神宗欲相王安石。韓琦諫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則不可。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悅一書。窺其心得。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爲一身則心不安。爲天下則心自慊。一身非吾心。而天下乃吾心也。人自陷溺其本心耳。獨樂不如衆樂。

宣王猶能省之。省此意卽一體之靈根不亡。充此意卽內聖外王具足。學問經綸統會矣。相天下者。專爲輔其君以保天下之民。其他風節才氣。文學辯慧。皆於宰相器何與哉。古之論相才者甚多。莫如魏公數言得大根本。雖合此未必負相才。然離此則必非相器。人試以此自反。卽已之堪爲王佐與否。了然在心。不敢人前籠罩。不敢駕虛自誑。以此觀人。亦於中藏之誠偽。粹疵。識度之淺深廣隘。可見其大半矣。此真人間之照膽鏡。指南針與。但安石淡嗜然。輕富貴。其所謂一身者。乃此身之意氣功名。而非此身之享受。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榮肥也。則與患得患失之鄙夫所謂身者又異。○相德相器。相才有辨。與能格君心之非。宰相德也。才於此窮。器於此未能通也。觀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身。無事不謀其大者。達者焉。宰相器也。與德近矣。能知人能斷大事。宰相才也。足以故時。故梁公舉張家之郭威稱范質。呂蒙正薦夷簡。皆屬宰相才。而魏公獨曰宰相器。司馬溫公作相。勝於客位云。諸君若親朝政。關道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私論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

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諒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千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

規過則佩服。與武侯求攻闕失。不相遠矣。請司身計。進狀公議。亦政體宜然。惟謂朝政民瘼。必使奏聞。不可以私告。則溫公之膠固明道先生所謂忠直難與議者。裁袞闕多端。有外廷不可顯攻。不可形之章牘。而宰相可以整同。可以面匡者。宰相一時未悟其機。未得其道。而外廷有識者知之。此正外廷所儘可效。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之宰相。宰相所深欲聞於外廷者也。如之何其拒之。且如公仲連欲止歌者之田。無術也。番吾君告以三十。番手正君。當時使番吾君直以三士薦之。烈侯侯未必適然。使連不得番吾君指示。有終引疾而已矣。外廷告宰相。宰相告大君。一切薦賢效忠。大疑密事。相與有成。如此類者。其機甚衆。如之何禁而拒之。況宰相先務。無大於進賢。而一人耳目所及。有幾。請臣不居用人之位。不可以入告。不告之宰相。將各隱之胸中而已乎。溫公知正而不知大。知彰而不知微。知政事民生。可以直達。而不知宰相要務。在於密察。

君心傳舉賢才。非樂取於人。國無繇曲成而不遺也。獨不聞姚宋之坐齊高。二舍人於室者乎。爲相者。乘溫公之公正而去其膠固。斯可哉。

宋哲宗初立。兵部韓宗師問宗丞程伯淳曰。今日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利者。聚。皆民之法。亦有淺深。若使自變其甚者。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君實爲相。欲盡除新法。呂惠卿等相繼斥去。君實效。晦

當國欲寬惠卿等。依通不能決。卒殺紹聖之禍。

朱子有言。使當時用明道爲相。必大有可觀。信然。信然。今觀數語。處小人之善。料君子之明。事後纖悉不爽。世有如此人。不得手自爲之。而徒令躊躇感歎於事外。令百世下空想見其未試之能。未親之功。豈非朱室之運耶。

程伯淳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不通。世務小人謂使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如君實。范堯夫。張天祺。或去或留。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

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安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也。故新政之改。亦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要當兩分其罪。世以爲知言。

范祖禹師溫公。不立黨。則溫公之不黨明甚。而其致也。首鵠之黨。碑伊川先生。亦爲蘇子瞻疾。奸一疏。致分蜀洛。愚甚惜之。如元豐諸臣。何必不用新法。何必盡不行。而溫公皆不能。子曰。舉直錯諸枉。直固聖哲。枉未枉。愚舉乃特簡錯。止逐隊。且夫一日之中。無片念自私。生平無一毫隱護。直遷始全。今一庭百人。各

美玉全書

卷三十一

上卷

三

各自反。有一能此者乎。是百人皆枉也。故曰。諸枉乃衆人耳。非惡人也。若蔽賢妬能。則有放奸。離亂政。則有誅。豈僅錯耶。錯之爲言。置也。寢開焉而不特簡。稱職則留。秩滿則遷。有功則賞。俟其殊績報最。業日修。行日光。則欲亦直矣。而舉亦從而及之。要之。世決無盡爲伊臯之理。豈容一縣探求。弗使不爲不仁。則止耳。易曰。小人革面。順以觀君。庶幾此義者。惟韓魏公乎。明道先生其至矣。魏公黑白不分。錯之意也。其後調護諸君子。魏公之力居多。明道嘗云。青苗且可放。過當時青苗甚爲民害。明道蓋欲姑順安石之意。

而諸公不解紛紛訐擊遊致十八事並作故明道他日復云新法之行吾輩亦有以激之若夫子瞻班訐伊川有如病狂而伊川亦未得顯子之量伊川曾與明道同遊一殿宇東西各繇一門從明道者激千百人伊川自顧惟已獨入乃嘆曰此顧不及家兄處子瞻聰明正直人也使伊川聞其言見其疏但如入殿門時則子瞻亦明遠背後從行一人耳必自恨失言豈至分黨甘廉頗之不若乎故讀明道激成一言覺溫公客氣未盡觀明遠入殿門一事覺伊川主角未

卷之三

政書

三

融是以二公皆列黨名而明道超如也後之君子值變革之時處其瞻之位當以觀公明道爲師

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植衡之稱物尤能遠達聲跡不以知人自處

公著留意人才如此斟酌不輕信如此信於上如此然獨不知安石之不可爲相則所謂權衡稱物者無乃負神宗之獎譽乎且當時具人倫之鑒者無過韓魏公次則司馬溫公神宗皆不稱而獨稱公著豈不以二公皆不滿安石而公著獨稱之故耶曾公亮薦

安石以開韓琦出於鄉賢固不足論務公著與韓琦同以公義取安石者其好賢之心甚真而不知安石之貽禍於宋也當時魏公知安石之心術止爲一身溫公則言其從而不開世務呂晦彈其喜人佞已惟務收作張方平唐介皆言其事務紛更孫固謂其狃狹少容谷中安石之病神宗皆不以知人許之獨許公著豈無謂耶求才既難其心知人又難其學得人至信爲知人又難其道公著有其心有其道而惜乎學之未達觀人之未徹也大臣留意人才者反覆于斯可不汲致志哉

卷之三

政書

三

今對高宗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平時猶當考論其相而況多事之際乎他日與上詰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或終夜不能分判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輕重衡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國亂思良相良相之所以能定禍亂者豈皆身負材武哉明理義以正君志決大機

統師族此相之能也。至擇相相擇官。主職要相職詳中之要。相不能此三者。雖勤勞亦無益矣。唐太宗謂房玄齡曰。開公等日親細事。安能助朕求賢。故明於大體之君。必不以瑣細責其臣。而人臣之識大體者。必先感悟其君。使知所用心之處。

李綱因傅亮爲黃潛善所沮。力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豈可謂之小事。平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當惜分陰。人主以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共任。則當亟去之。豈敢僞員妨賢路哉。表

三上得允

薦人材。宰相居恒之大事也。薦將材。又有事時宰相之急務也。知所大。可以保民。知所急。可以救民於水火。○將不得相。不能成功於外。相無將。亦安能坐勝。惟懼也哉。蕭何之賴韓信。猶吉甫之賴張仲。交相倚者也。綱非傅亮。無以成其志矣。故不得不去。○道行民定。婦老林丘。如裴中立富彥國。編之上矣。鞠躬盡瘁。以死勤事。鄭侯溫公其次也。不可則止。猶以恩禮始終。如黃現者。又次之。進退維谷。卒遭竄斥。如忠定者。苦矣哉。何如不見知。當世不膺大任之爲愈邪。無

言必自無譽始。無譽必自括囊始。非知幾。曷能括囊。非去欲精義。曷以知幾。

趙鼎張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喻樗獨曰。二公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其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及並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召用者。作置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浚尋如江上。議邊防。既破劉麟。遣呂祉入奏事。切言諍大。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使。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呂祉離間。遂兩睨。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請帝還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河南易得難守。光世累世爲將。驟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

喻樗之慮。雖似先見。要非篤論。古惟一相。則辭焉益相繼。而總百揆。及乎商世。伊尹仲虺。已左右並相矣。但患賢少。豈有賢而不可並尊。必遜相銜。續以長其氣脈者乎。當時鼎朴忠而不知入。浚尤使氣好勝。樗

近知其不和故托爲是說也。

初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
以自助。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布文若放力
言檜於張浚諸人而爲檜劾朱勝非甚力。頤浩言於帝
落安國職。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初起居郎王居正亦與
檜善。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爲相所言皆不
納。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共
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
下。今爲相設施何在。頤浩下以臣言問檜。會檜留安國
不能得。遂求去。帝從而罷之。仍命以居正所言載於制

辭檜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

勝非之罪在誅李剛忌趙鼎。安國顧置此不言。而以
處苗劉之變爲罪。處苗劉事真所謂竇武之愚也。惡
可罪哉。安國生平稱古人首諸葛武侯。本朝推韓忠
獻王爲冠。至是獨薦秦檜而劾勝非。尚論易辨目前
之人難耶。古人與我無涉。評議自平目前之人。閭切
愛憎故也。然而尚論有得未闕治亂糾舉一謬。軍國
攸繫。所以不知古之劉裕石勒或成王霸之勲。而游
胡雨先生乃至褒揚檜賊。幾於挑恢復而助和盟。嗚
呼。學者於正心明目之際。可不三致意哉。可不三致

意哉。○王居正服檜言而惡檜行。亦未失爲善視人
者。視夫誤稱一時而終爲掩護。大不侔矣。人之賢奸
先見者最高。覆核者居次。獲前者自誤。探國不可勝
罪也。

初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極稱秦檜。澠不以爲然。及淮西
喪師。浚引咎求罷。相帝問誰可代者。且曰。事檜何如。浚
曰。近與共事。方知共闇。帝曰。然則趙鼎耳。浚曰。得之矣。
鼎遂再相。時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鼎更深信之。見帝
言檜可大任。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如
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憂其奸。聞者皆以爲過。及檜力

至和議。胡銓以上書除名。吳師古陳剛中皆謫死。敦復
謂人曰。檜方專國便爾。他日何所不至。

喜順惡拂。惟聖人無之。後先夢而後覺者也。鼎先醒
而後醉者也。鼎於罷相之初。檜情不附。則平視而知
其奸。旋受阿諛。頓忘前言。本心之是非。終爲奸諛掩
耳。視小人無他法。但求悅。即是儉邪。夫子曰。悅之
不以道。悅則無道。可言。曷嘗云悅更有道在哉。守道
者。毫無希榮干澤之懷。何故。淫情於悅我。卽曰兩心
相合。豈能事事皆同。唐虞吁咈。召公不悅。富韓范上
殿如虎。聖賢至公至正。可否相濟之精神。全在於是。

故曰和而不同。溫公受欺於蔡京，趙鼎見賣於秦檜，無他，誤認悅自有道。我爲有道之人，彼見道而試服，遂引爲同心之與，而其質反落小人之度內，爲所病多矣。君子但除盡好使之意，則邪正自不能潛然使諛日至而却之。又功晚而怨集，丁謂爲欺公拂，必不拂李文靖公，顯也。當於此自省之，淡然無心，則悅我者何從至。

朱高宗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人主教子孫是爲天下第一事。養人才是爲子孫第一事。然人才數十載而虛，是論將來三五年而變，是論現在則豈但爲子孫計？卽當吾世而撥亂圖治，議網羅與議培植，亦當交注其心思，並隆其典制也。我宣宗問楊溥曰：民之休戚，係庶官賢否，何將可意得其人？溥對以嚴薦舉、精考課。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嚴之精之亦安可得乎？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養成之耳。至哉！聖謨。斯得人才之原本者哉。推斯心也，又豈忍摧辱挫抑之哉？

原俊卿爲相，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慶廉退，抑奔說，成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寄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彼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處允文入相，亦其所薦也。允文爲相，尤以人才爲急。寄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所引援如趙汝愚、周必大、胡銓、李燾、王十朋、洪适、汪應辰，皆爲名臣。政事出於人才，人才固宰相先務，而時政尤有得失。惟宰相可以行之，可以更之上，讓之君，下卸之百僚者，皆伴食佞諛之流也。相道自正君心而外，亦曰用善，人行善政而已矣。

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淮何人斯，亦如問所先務，又卽問其人，及問其人而不能實用，所以爲淮耳。不問所務，不問其人者，又孰與淮？

金世宗謂完顏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金王可謂明相職矣。安民者，君職也。佐君安民，去民

之所不便相職也。人君惟自明其職。然後能明相職。明相職。然後可辨相之能與不能。如每奏皆常事。則相之爲常才可知也。所謂常事。遷摺則猶資。財用則算金錢。師旅則議增調。水患則專隄防。凡此類皆不便於民之實事。而庸臣所見爲常套也。常套之爲政也。承平幸以苟安。有事則足以古國。嗚呼。君臣之際。各誤念其職。哉。任相者。覺其爲常才。則求非常之人而易之。爲相者。自覺其爲常才。則訪非常之人以自代。常而能薦非常。是亦非常之人矣。

元丞相拜任問於張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

裕君心。莫急於廣言路。

裕君心。則治天下之大本立。廣言路。則治天下之達道行。而樞機在相臣之一身。且千年來。未有能揭此二義者。然格心之用。亦即在廣言路中。人主有所欲。爲法家拂士。持正議。諤諤於前。而大臣以造膝微言。善導於後。使其君以逆耳入者。以與心出之。則改過之安。不殊於循理之樂矣。古大臣從容論道。而至德日新。微機多在於此。伊訓之達心必道。說命之從諫則聖。皆合二義爲一事。以致諸其君者也。召穆公述先王之制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諝獻

典。史獻書。師箴。朦賦。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唐武宗請於郭太后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太后曰。諫臣章疏宜省。寬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此盛天子也。帝拜受教。然則人主之道。固將盡納天下之直言。宰相之職。亦將故人主以盡納天下之直言。而古來奸臣欲蠱惑君心者。亦必先杜絕言路。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排擯言官。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厥後盧杞秦檜。韓侂胄之徒。無不通此術。其甚者反植不肯言官。爲廢大使之樊籬。是非樊惑主聽。嗚呼。察於大奸。禍國之術。不益倍良臣。或主之微機哉。若夫群策畢舉。萬舉萬常。嘉誅嘉猷之明禪於時政。抑又不待言矣。

卷之三十三

政書上錄三

證古



漢後帝初立。丞相亮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敵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摹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勳。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敦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

竟不金書

卷三十三 政書上錄

一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方是真宰相。周公而後。僅僅見之。世治世亂。凡作冊皆應法此。有諸葛小史年百餘歲。至晉時尚存。人問諸葛公有何過人。小史言亦無大過人處。但自諸葛公以後。未見有事事妥當如之者。小史此言。豈非庶幾於中庸不可能乎。今錄諸葛之言觀之。何嘗智過一世。每事出奇。想其料理機宜。亦多參差。正疎虛懷受人聞告。必喜如過。故能事事妥當。非得力於才高。得力於集衆也。及其受膏。小史但饋之諸葛。百世而下。不仰四子。但仰諸葛。夫天下奇才。不可卒弘。

事求妥當。安在其不可能乎。聞善而從之。安在其不可能乎。人皆可以爲堯舜。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爲諸葛。虛受而已矣。

唐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受諫。安能諫人。

喻人者。必先以藏身之恕。況事君子。已未有此善。安敢求吾君。已猶有此病。何敢非吾君。然欲吾身之遷善改過。非失諫無門矣。納朋友之諫。納子弟之諫。納僕隸之諫。爲執政大臣。則尤當納小臣之諫。王安石

竟不金書

卷三十三 政書上錄

二

之惡。復諫責其首端。然司馬光爲諫官。每效諍於韓琦。及身爲相。遇蘇軾之力諍。而色忿然。是光之賢。猶未爲能納諫也。諸葛亮勸求衆人。攻其闕失。故能德望日崇。纖瑕不染。雖以後主之闇。傾心承教。且有不便。力諍者。豈非三代以下。正已而物正之大人乎。故雖同一諫諍。而躬行體貼。發於至誠。至心之感。動必倍。太宗誠執政。欲其臣之正身以事上也。狄仁傑好而引廷平。武后每而意從之。有過事舍人元行冲者。數效諍於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米以攻疾。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冲請備藥。

平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能受諫如此故能諫君若張九齡事玄宗事無小大皆力爭而謙嚴挺之之若切善蕭謀之軟美以已所不能者望君未可以言恕而玄宗聽之亦有信有不信故後從諫則聖臣從諫則良元首股肱位雖異而其道無不同也

賈誼告漢文帝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終蚤論教與遜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矣又曰孩提有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集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書上錄

三

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悞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賈誼教選左右六官深合周公訓成王之道伊川經筵三劉與上元祐太后書皆祖述誼言蓋誼所陳凡師傳保之事舉括其中矣此本論也至後唐張昭告明宗欲但令日記一事月終召問所記漸多便可傳識安危深究成敗此於聖功養正似疎然理不離事

明惡者知事之本明於事而理義亦存焉古之德教皆從事入故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就日用之事事物物闡發理義以曉諭之非空談不可稽也後世學不教本以講解文義爲明理致知則不如張昭之說猶勝蓋習之既易渾之不難君臣父子之閒交無所容其粉飾而學近實矣

宋宗宗在嘉邸蜀人黃震爲朔善長於講說開導嘉王學頃進光宗喜曰嘉王道學皆震之功

開導得人功效之速如此故東宮師傅必有德行經術而又長於講論者爲上如不能兼各取所長合而

集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書上錄

四

效之如程叔子孝范堯夫以自輔而溫公從而用之是也○太子所習尤重於長君少則易成成則難變而近世選左右尤難於古古之所謂左右者卿大夫儒生皆是也後世自講筵而外東宮退與居處者惟宦官耳長古之選左右也選良士後世之選左右也選良宦官豈不尤難哉本朝正統初楊溥乞選宮中侍從之人涵養本原輔成德性此與覃吉事正相發明然覃吉在成化時伴孝宗於青宮故獻替薰陶爲力也易溥進說於正統之初英宗已立矣選未必得賢得賢未必信重則故力也難故外選師傅

狂成法筵之味也。內選儲從。猶朝暮夕殮之。饜飫也。恒乍殊也。選侍從於履尊。非樂善之飛龍。不能取也。定侍從於養榮。苟震宮而中賢也。其敬異之心。長存矣。敬異久則熱。熱則樂。而不以為善為苦。難故議訓儲之法。不如選訓儲之人。人得則法自善矣。求端方於外。必兼選忠良於內。履則益信矣。大臣愛君。人君自愛其儲。可不熱念乎哉。

唐安史之亂。所在宿重兵。其貨皆倚辦於劉晏。晏常以厚直募各走者。置通相望。視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

義事全書 卷三十三 掌事上 五

甚賤之憂。又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得通敏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名重於利。吏利重於名。故勾節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數紿。又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責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千鬴。免某月。須如千鬴。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田畝流殍。然後復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

是則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二百萬緡。晏專用權。法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貨。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達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受優貨。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沉覆者。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令始置船場。

義事全書 卷三十三 掌事上 六

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若遽與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造矣。其後果然。清運遂廢。生財利國。大學一篇之中。三敢志焉。俗士謂利非君子所宜言。謬也。利權不昇之君子。將屬小人乎。治財有三。太上滋生而減耗。其次奪逐末之權。是下侵務本之利。何謂滋生而減耗。百姓所用。菽粟布帛。械器兩地力。徭人工。盡有是二者。則其生日滋也。官汰冗兵。耕屯禁度。僧道清吏胥報濫。上先素朴。守足五者。則其耗日減也。是謂王佐之治財。當時既無其法。

非其時故發不能爲也。憂所爲不遇專商賈之利機而竭之朝廷。官民兩利焉。弘羊謂不加賦而用足。憂實能之。管子以後一人而已。非爲國之大經。亦救時之良才也。最下加賦。侵務本之微利。供游食之衆人。財竭心離。禍亂從之。弘羊起於前。安石甚於後。紛紛立法。民國兩病。其視晏之擇士養民。因勢寬費者。意事一一相反。則安石乃晏之罪人。而晏豈僅言利之臣哉。且肅代之朝無晏。則李郭何繇成收復之功。而王衍一生口不言錢。亦無解於官情之重。乘國者視乘心若爲兩。財利國家之要務。可不言耶。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上

七

唐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憲宗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疏言。師老財竭。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本降。臣請自往督戰。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逢吉不欲討。蔡輪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踰主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請自督戰。其氣壯。然晉公至宰。發定於胸中。一萌朝中逢吉之黨。一罷軍中監陣宦官。其去令狐楚也。則

則身。因草制而罷之。使不及措手。其去監陣也。則身至軍方奏罷之。見勢不並立。事事合正。節節有機。其至應之如响。而當時中官亦不聞深謝恨於公。不避勞易。不避怨難。任怨而使人不怨。尤難。使中人輩不怨。又益難。晉公何以得此。推求其過。大約有三。一曰生平高誼偉略。足以服其心。二曰肉事處置。專爲公家。不挾秋毫私伎。三曰稍留餘悉。不盡其華。如當時監陣特恩驕橫者極矣。道則冒功。遠則委罪。使人必努目指髮。極力諫刑。晉公但奏罷之而已。所以上易從而下不恨也。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上

七

初諸鎮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悉選軍中驍勇自衛。在陣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事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憲宗行之。自此將帥得展謀略。所向有功。罷監軍爲正。然德裕妙用過人。姑立機宜以濟時事。亦將帥量時制宜之法也。蓋求革罷或難。而第求約飭。則人主易從。又使隨例需賞。故樞密先便其說。而代白之。此其機更妙矣。不以我制彼。而以彼約束彼。

唐河東兵驍以宰相鄭從諱爲節度使鎮之從諱參以王調劉崇龜崇崇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諱多謀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爲亂獨推首惡者殺之慰論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從諱知人周徧而得力在知彥球然何以諒彥球之本心何以先覺部曲之惡豈一人之耳目智計果能兼照哉正繇幕下多士故也幕下多游客足以亂軍政幕下多良士足以助籌略顧能擇能用在在我耳王文成軍中日與諸名公講學非獨明道實亦資其採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客

九

訪謀算也行師者不可以不知晉杜預伐吳指授群帥方略徑趨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預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以書與濬令徑趨建業濬大悅表呈預書

預殫心王室不伐不求乃大臣之能將將者在軍勅命有所不受然在王濬受詔聽人節度者則不可在杜預受詔節度人者則可詔令節度人而我使之御前亦所以爲節度也亦所以奉詔意也元帥能抱此大公之心則國難之繼自出

漢將視旣敗或勸丞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滅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闕則功可踴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因敗增兵庸人所見略同不求增者已爲難矣若因敗減兵非大智大勇固不能設有十人於此其中參以懦怯二人往與人鬪二人先遁八人意動人見其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客

九

敗便欲更益數人所增未必精祇欲倚人之望何如減去怯者二人鼓舞八人則八人皆致死力矣所以因敗減兵確有實用豈苟而已哉武侯當日誤用馬謖放於責躬省將尤重將如謖必不可用倘後復有誤用如謖者人必不可言是又其減兵之本處敗之善也善勝者我不矜勝使衆忘勝蓋至柔所致善敗者我不諱敗使衆忘敗非至勇能乎哉後之爲將者兵輒求多敗輒求增過輒求掩蓋於此事精思之魏公子無忌既奪晉鄙兵十萬欲以擊秦救邯鄲卽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

以致死其人致死其人乃生兩國之人而後世之不
講於鼓舞訓練動欲增兵以自墮其軍氣者皆自敗
自亡者也

光武自征隗囂至漆馬接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我目中矣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屬縣皆降囂
走死

行師最重知地孫子十三篇言地居多漢陳湯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軍營處所本朝戚繼光言每臨敵舉戰前一日所

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
當時即鄂勢至危信陵君雖有衆十萬得自保必勝
乎惟能令其衆必死則必勝欲其必死更無他法晉
郗頌壁日久三軍之士歸思切矣惟曲體其父子兄
弟之情使自分別去留歸者思漢則從者心死明皇
論忠駕之卒武侯遣番休之兵越王勾踐親命伐吳
之士皆此機也故必歸其父兄獨子者二萬人而八
萬人乃有必死之氣蓋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
悅王道本乎人情兵機亦本乎人情也漢當時無此
令但率十萬直往魏兵不奮秦兵肯退哉滅其人所

部親兵能卒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右或
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
徑舉皆洞然然後以其所得情形或泥塑爲山谷巢
穴狀或硃墨筆圖別分佈使各備釋了然如素履然
後剋期分路以進故能戰無不克大抵爲將者身之
所至而軍隨之得其大都身所不可至遣人問視
之索得鄉導而詢之參互以考之必使曲折洞曉如
成將軍所言然後進兵可以必利而無困然此特戰
陳間之形勢耳羅整庵欽順曰有天下之形勢有一
方之形勢凡用兵制勝必以識形勢爲先且如楚漢
之爭天下高帝身相項羽於滎陽成舉問令韓信北
渡河取魏取趙取燕取齊河北山東之地既舉羽在
漢圍中矣然其南猶有九江王布圍未合也及隨何
以布歸漢則其圍四合矣羽復安所逃乎此漢取天
下之大勢也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睿留不去李泌郭
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大勢者也
肅宗不從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
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承數州之險自將餘
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首巢直且中宛耳而當國者
曾莫之省巢果覆出爲惡李德裕鎮蜀建籌邊按

山道山川險要與蠻獠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
者圖之右其部落東寨驍運遠遠曲折咸具乃召習
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遂於大度水北築黎州城以
扼南詔蜀境粗安此皆議一方之形勢者也及其相
武宗平澤潞破回鶻凡較中險要徑道有將帥所不
及知者德裕輒密啟武宗馳諭請將用能所向成功
然則有事時之宰相其可不究心於知地哉

附平寇五機送院

序曰五機皆援古事不及今事機可過耳至於得民心
明地形聘謀士三者又所以用機之本也其人存神明

幾字全書

卷三十三

上

將自生言何有焉崇禎丁丑孟秋九日

一足食

親正始二年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使鄧艾行陳項
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往時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
之間上下田畝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泉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益開河渠以增漑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
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於是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

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屯田天下之通利亦治亂之通利也然治地與積穀
不同治地不限方隅積穀應於所用之處地愈墾則
穀愈多此不論右事無事其致用一也穀置近則便
於食置遠則有轉輸之勞如秦始皇時率三十鐘而
致一石若是果雖多可立而耗耳故軍旅之事度其
有必不可已者則預積穀於其地易曰變通者趨時
者也不知變不知通何以盡利哉又凡用兵之處惟
須積粟不須機金金供費功足矣食不可一日缺古
之用兵者皆算食今之用兵者皆算金敕朝廷愈新

幾字全書

卷三十三

上

於出而軍士自買貴食雖得多金不爲惠宜莫若於
屯練所在如鄧艾之筭典若干歲食若干奏請量留
漕糧若干有漕糧處於本地自留無漕糧處於附近
借留所省卿價仍歸司農如此朝廷所費僅半而軍
中獲米便食遠勝給銀開屯之初以茲爲未迨田既
成穀既積仍復故規未晚也

二選偏將

宋神宗時延安教兵久不就郭遠至擇諸校習金鼓屯
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敕一隊頃刻立就尤善用偏裨每
至所部必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人各展

其技戰無不克

愚嘗論鎗法。應分天下郡縣爲難易三等。聽就運者。自言所宜。從而酌用。今觀郭遠選用偏裨。卽此意也。古今大言不作。不顧後患者。豈少哉。然大抵疎聽者。之不精。成言者之用妄。若虛衷細問。則浮語夸詞。自不敢進。況隨時考較。則言之不副者。亦無所容。故今自言所長。最觀人應急之捷法。較我之隔腹揣摹。與寄人耳目者。難易得失。相去遠矣。或云。有能者不患不自見。是又不然。下之事上。大都畏威。手原君之有毛遂。趙奢之有許廬。王宗侃之有王先成。韓襄毅雍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軍事上錄

十一

之有陶魯。非十分定見。十分膽氣。豈敢自薦自諫。今選任偏裨。固將合中才小才而用之。非取必於大才異能也。故必使各言所能。然後人人得自見於主帥之前。當時略記其語。隨方面試。但今偏裨得人。則所領之兵。自精。久之。偏裨之中。又將有大帥之才出焉。其益何可以一端計與。

三轉粟教射

世衛所築青湖城。逼近西夏。守備貧弱。世衛以官錢貸商旅。使致芻糧。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

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僞役輕重。亦令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雖是人人皆射。富強甲於延州。

有銀錢無芻粟。亦爲貧。有泉麻無技勇。亦爲弱。故使商旅任轉輸。設賞格。誘人習射。遂能變貧爲富。變弱爲強。若當時併無銀錢。世衛亦不能爲巧婦之炊。然其優徭役。免過犯。此則秋毫不費。可以鼓舞習射之心。雖貧地亦可行也。沈括鎮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廩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歡。歡執弓傳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敬札。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軍事上錄

一六

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勇感聲。雄他府。夫賜錢爲酒。所費不多。而自起酌勞。所感甚大。此以情意當賞。齊亦處貧。勸衆之微機也。大抵變弱爲強。有二捷法。選將力教。弓矢力士。縱未諸技藝。自足制賊。王文成撫南嶺。嘗令人往萬安紀錄之。伍文定守吉安。破劉六劉七。皆用之。而長兵之用。莫過於射。韓滉以五百弩送運艘。曹瑋以弓箭社強秦州。及世衛沈括。皆立有明效。策強兵者。當以此爲首務。

四撫謀

子思之得葵藿也。芻令敢舍諫者。族恩判其令。一切撫

之改諱者反效以情懇益毒賊慮實

乃諱者有言能用諱不妨含諱然必先知諱方能用諱必能使民不隱諱方能知諱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隱諱頃邑幸急欲弭盜謂諸盜往往獲自妓家必設妓出境乃清盜數夫妓家果設盜正宜留之以爲捕盜耳目之便若數之境外與數之境內庸愈假令盜數民家亦將盡民而毀之乎抑言甚善近來獲奸細便殺此最謬者凡奸細臂必刺字髮頂必有灸痕此皆腦從非真積賊也若果係彼腹心願目方欲混入我民使無別認反肯自異其形迹乎正以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上錄

十七

脇從恐爲我用故以此絕其反正之途幸而脫去還報得吾虛實甚爲我害不幸爲我所得殺以滅口不爲被害故得諱輒殺適中賊計者也今欲平賊先須打破此套但不可明以此示意示人

五用諱成功

唐僖宗中和二年阡能入蜀境高仁厚往討之未發前一日得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兩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不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

人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嚮諜寨中人云尙書們汝曹皆良人爲威所制尙書來若殺兵迎降尙書汝背爲歸順字遣復舊寨所欲諜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歸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殺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賊伏兵千人於野格審以邀官軍仁厚謂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歸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諜寨中未降者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乃取渾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上錄

十八

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渾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遠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矣至穿口新津廷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諜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姓引領虔項刻如今年今遇尙書如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此建慰宥從之至明顯至神奇者也。然其機括總用問畫之。未出兵之前。早知五賊姓名。至名既立。然後問罪有歸。謀策可設。或殺或擒。精神皆注於此數人之身。於是一獲謀者。則溫言叩問。以得其情。遣歸潛語。以散其黨。再謂得賊伏。則勿殺。以示初謀之信。釋戎服。告諭以堅餘衆之信。一執彈擊。即用其衆以散四賊之衆。節節用間。故平五賊如反掌。凡兵不可不用間。而解散流賊。於用間尤急。何則。惟流賊多烏合。多脇從故也。

東亭公書卷之三十四

政書 卷上 雜目 附 聖賢錄 稿事

師古

大雅蒸民之六章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其卒章曰。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承懷。以慰其心。君職之闕。歸德闕也。知人安民曰君職。從諫則聖。君德大臣苟不深明於君職。方且不知其所闕何在。補安從哉。補其職。必從其德補之。故大臣貴先自明其德也。

幾亭公書

卷三十一 政書上錄

小雅六月之六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炮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詩末嘗言張仲爲相。特舉與燕之賢耳。諸友不舉舉張仲。亦不舉仲他才能。舉孝友。蓋事君爲政。必原於父母兄弟之聞。其或淡於二親。乖於同氣。庶職不可。況能立本朝而輔導吾君。調和百執事者哉。大將握兵於外。必得賢士主持維護於內。是故吉甫張仲後人多引爲將相相成之證。嗚呼。豈安也哉。蒸民之雅。吉甫在內。能安偶出之仲山甫。六月之雅。吉甫在外。藉安於在朝之張仲。一人之身。可內可外。三人之

心。無內無外。是之謂協恭和衷。是可以成功名。是以保功名。

畢命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當時處殷頑民。乃周室安危第一大事。周公因退老而振盪之。俱重之極也。周公在洛七年。成王繼命君陳。至康王十有二年。君陳之繼周公。垂四十年矣。康王乃復命元老畢公終之。大事之待於久遠。固如此也。成王命君陳無怠疾。無求備。有忍有容。皆和之之事。康王命畢公。至於旌別淑慝。乃成之之事。治頑民

幾亭公書

卷三十四 政書上錄

與治平民。機序先後稍異。此皆周公克慎之遺旨。而微治之君臣。相與守而勿失者也。因時制宜。此謂協心。此謂同道。天地萬物之所以恒者。以其變化也。膠於一。豈能恒哉。周公之政。後王。勉後賢者。用恒道也。哉。聖賢必相繼乃成。後世蕭規曹隨。兩魏接踵。姚於宋。裴於李。皆薦以自代。然皆兩人相繼耳。微獨人才不及三后之數。亦不得滿焉。其遺恨最淡者。無如管仲王猛。身沒無繼。功烈頓墮。無可薦耶。生平自恃其才。專意立事。而忘樹人相繼之承。闕耶。伊川傳曰。戾之離云。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善哉乎。非獨

處死生之道。實謀國之經也。周立三豎。號曰成公。爲
慮長矣。後代推之。卿皆設貳。亦恐猝不及求。豫爲之
所也。內有良揆。卿與貳皆得人。賢臣相繼。而奚患乎
治功之難繼。

成王戒卿士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大臣一自有其賢能。卽不和。大自有其賢能者。名根
耳。兒有錢。浮與媚。壞懷利。尚有闕矣。如王安石。輕富
貴。未可謂懷利。如姚崇。裁決庶事。有德色。豈遠有媚
嫉之心。安石不足道。崇能薦舉。環自代者。而當其稍

集亭全書

卷三十 則 皇上錄

三

稍自矜。與推賢讓能心事已隔一間。禮讓爲國。益其
難哉。大臣之才。亦不一等。以虛懷慎而推賢。自易。以
姚崇而讓能。自難。所謂推讓者。同實讓。下僚亦讓者。
英讓。新進亦讓。大方讓。一節一技亦讓。三代而下。惟
孔明能之。蕭何房玄齡近之。有大才而能讓。故庶官
咸共德焉。無紛爭於意見。總效能於大臣。而發爲政
事。彼此相成。終始不相戾。舒慙如出於一矣。開元之
政。崇爲之。間有更張。未盡免於屬者也。元豐之政。安
石爲之。通作通罷。相尋於報復。靡之極者也。靡極而
宋室南矣。噫。可懼哉。稱舉當不實。皆因已心。因明暗

者二三。因公私者七八。明亦多。因公暗亦多。因私也。

一呂惠卿也。安石愛之。溫公惡之。則公私之故矣。一

蔡京也。安石愛之。溫公亦愛之。公而猶私。故明而猶

暗。及爲其所誤。國事大壞。雖欲不自任其咎。得乎。大

臣必盡化我見。然後能讓賢。亦能知賢。不讓國亦不

自誤。○大以佞爲忠。以不肖爲賢。匪人甚矣。卽忠矣
賢矣。而未必能其官。能其官者。卽大禹所謂能官人
也。用各當其才也。亦卽立政所云克由釋之。能盡人

之才也。諸葛亮表揚洪。稱洪爲功曹。嚴未去健。而洪已
初健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健。而洪已

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
祗已爲廣漢太守。此之謂各當其才。此之謂能盡人

之才矣。洪祗所以得自盡其能者。非亮之能。而何
之才矣。洪祗所以得自盡其能者。非亮之能。而何

金。滕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乘國大臣。未信於君。無求信之法。惟有遷避而已。通
則不偏。疑將自釋。其讓謗之所從來。亦從容自見。庸

可謂心實無他。安處而不動乎。假令周公身自居內。
窮流言所自。與問罪之師。勝而誅之。亦所優爲。然王

心不釋。迨而見從。終非聖人之作用矣。至誠感君。罪

不哀可以無去則雖離留歷相不復嫌成功久居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勤儉而興情侈而敗有國有家者之恒理也勢以壽
則壽遂以豫則天人之身固喜於勞且苦乎凡厥士
民勤者無耽樂之時儉者省耽樂之用此其際有無
限之休息澄清焉逸非能安養其心神也豫非能充
飽其志氣也凡縱嗜慾悅耳目之事更有無限之擾
攘煎迫焉齊於勞天於道人猶疑之壽於休息澄清
天於擾攘煎迫亦可以週知而弗奪矣大臣事君以

人昭著乃爲盡道今觀周公自言可知當日不避居
攝之迹則心事難明讀史官之言可知當日不居東
二年罪人不能得也王既禪公亦且堅留召公而身
老於洛明農自怡終其避局嗚呼遠哉阿衡有言臣
罔以寵利居成功凡大臣曾歷危疑者雖其君轉歸
敬信其臣終以畏退爲正稍不然聖人卽視爲窺利
而已矣伊周居攝之事同避相之意亦同後世人臣
履危疑而戀權位妄謂雖權猶足恃去位將益危是
皆有欲而昧於義以收失道失身悔不可追也惟召
公界公之徒君臣相與終始無間又天壽平格老而

戒欲爲最要一息於政事百善俱廢百弊俱發此
愛國者之謀也一耽於逸欲德不精明身奚強固尤
愛君者之憂也君身國脉榮枯而大臣與君身共
休戚欲爲逸根自非無欲之王佐亦何以壽君哉
周公爲冢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僅得
三人焉以正其身以定天下

爲學取善於人爲治亦取善於人豈獨相臣宜好士
哉碩士大夫權未足以通天下之志則朋來有限位
在帝王又人未易近惟相臣好善而四海皆經千里
而謁之是以宜下賢宜面客莫相臣若也挾貴者不

下賢鄙矣而避權者不見客相天下漠然不知有天
下惟欲自固其位而止將焉用彼相乎周公待士如
此其急然其始也亦必公先往見士而後士始畢來
就公然則吐握之勤豈遽得施於海內士者哉前乎
此有神氣招之高踪顯之矣非純見君民不見勢位
人我者孰與幾之抑見賢不能加禮則聞風者匿矣
凡庸衆人榮爲隆禮高賢亦將嫌其浮雜而去之公
所取雖博所得甚精所愛雖泛所敬甚專何也惟好
善方能來善惟知善方能好善又惟自知其至善方
能知人善也振髮吐哺其事可易易乎哉其誠可勉

設乎哉。○古大臣身親好士亦勸君求士握髮吐哺周公自求也。卷阿遂歌召公憮憮於吉士吉人勸王求也。言與事殊其心一也。

高宗形相越有維維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經世之道必至於格君格君之道必至於隨事而推其原何以微之使枉者直周大君事我身之進退無恒而君志既定不憂世道之復趨於枉也阿衡退老周公治洛不聞其後太甲成王復比匪人使君心未正強以已意把持吾退而政已更矣况持君實身沒之後哉故曰經世之道必至於格君也殷高宗豐祀

農亭全書 卷三十 四庫全書 上錄 七

于昵此事之失也未知降年之永在義不在祈此心之誠也明其義以破其惑之謂格祖已格其永年之感則此事之心正而此失自止矣一事有一事之所以然積久而貫中主可移者也傳說過於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君心安居於理義政事悉無疵矣此徹悟於萬事之所以然而貫其末流非聖王不能者也後世人臣不量其主不因事反本繫云正心復其君茫無眉手朱之依臣乃至有至上厭聞之說既無眉手則厥心委不能免也故公仲連進士而歌者之田以止其於格心淺而效切也得祖已之意也宋

名儒深而不效也違祖已之法也孟子格心君正之說正出於祖已祖已立方孟子立論若反見論而忘方不推病原不飲對症之藥安望其戾然而興哉故曰格君之道必隨事而推其原乃就臣身論之欲格君必始於不貪寵利張九齡直道事君而玄宗侮之也特甚其欲相牛仙客也九齡諍以門第玄宗笑曰卿門第若何此無他九齡不終喪而赴召有以取輕矣况王旦受美珠又安敢救正天書哉故已不正而末正君者失道者也已正而君不正者失方者也正已而物正道與方兼得者也是以獨歸之太人○

義亭全書 卷三十 四庫全書 上錄 八

君心之非所中不同猜忌功臣漢高之非也吏事瑣屑光武之非也矜智自聖唐太宗之非也優柔無爲宋仁宗之非也計功太銳神宗之非也事君者勿混言非勿慢用格各察其所受而格之事之有本末察之有識矣格之有方矣去私則本得靜觀則識出自闕則方合

高宗命傳說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後世宰相與諫官爲二古昔宰相與諫官爲一高宗相傳說命以納諫其望善也專說歸作聖於從諫其

善也。廣諫非一人所諫。非一事能從諫。卽與舜之好問好察同意。堯之舍己從人同量矣。高宗望海於說。而說廣其諫之達於人人。凡人有言皆說之言也。後世大臣得此意。則諫官之言皆宰相之言也。非若口者。安能聖其君。徒苦口者。未必能聖其君。惟使人進諫。而引其君以從之。此致君堯舜之能事也。諫非難從。天子之作聖非難事。引君從諫。卽所以堯舜其君。則大臣致君之道。亦豈不得一以貫萬者哉。弗諫官之設。本爲補衮。餘乃彈文。故其責曰繩愆糾繆。其職曰補過拾遺。言路通。則天下治。爲天子辨聞已

奏事全書

卷三十

奏事

九

過也。大臣引君受言。慎毋使誤。而樂聞人過。

伊尹誥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事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苟非聖人。莫不有私。莫不矜勝。惟聖人耳順。內無受逆之根。外無逆我之言矣。凡有逆者。非逆於其私欲。卽逆於其勝心。是故逆心之言。必爲天下必道也。遜志之言。必便於人主之一身。必非道也。聖人以天下爲身。大賢以下其身。不得不與天下爲二者也。惟於入耳之頃。甫覺其逆。甫覺其遜。卽各反其情。而力矯之。務納繹之。無輕忽而不加意。亦無以或逆或非道。

要道也。聽言之道。卽修身之道。乃知人之道亦在焉。三代以上無顯証。如漢文帝因張釋之直斥高。而賢釋之。因馮唐直諫。不能用親尚。而賢尚并賢唐。因周亞夫不開營。不拜天子。而賢亞夫。凡得賢臣。皆於逆心處識之。唐玄宗晚好諛。而所失者九齡。所得者李林甫。德宗仇愜忠直。而所棄者陸贄。所取者盧杞。裴延齡。是則知人之明。必生於納諫。不知人之累。必因於惡聞直言。自昔以知人爲帝王第一務。而納諫實知人第一門也。或曰。獨無將順其美者乎。夫將順

奏事全書

卷三十

奏事

十

成我者也。遜志。悅我者也。成我之言。必有引掖焉。有勸勉焉。與遜志悅我者。相類而非也。繹之必可見也。悅君者多。悅大臣者不少。大臣必先於逆耳遜志之間。頻自提醒。庶無入奸佞樊籠矣。以是進言於君。則必孚。以是道人於君。則必正。阿衡二言。人君求賢致治之鵠。亦大臣反身自靖之鵠也。蔡氏乃云。不可道拒違聽。是拒終在直。聽終在順。隱然留好諛之根矣。乃益覺伊訓之決絕而淵闕也。○言之必道。必非道。正以聞者之逆。逆決之。聖人聞言。有順無逆。子路問過。則喜。已少是心處。況聖人乎。聞言之下。分近分

還我之未能合道可知也。我非合道之人。卽知逆心者。必道逆志者。必非道。安得不劃界以推求之。過歌存理。必如是。乃適得其平。非矯枉過正。

帝肅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廢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命往欽哉。

德不德。惟臣。中主全聽於股肱者也。喜先而起後。聖哲之至。亦必藉力於股肱。相臣一身上成君。下率群臣。遠攝萬事。所聞如此。非其人。何以克勝其任哉。主

兼亭全書

卷三十四

上錄

十一

不曰聞而曰叢脞者。明主惟知人知大體。而天下治矣。知人則得股肱。知大體則綱舉而目張。聞主不知人。則不用人而自用。不知大體。則舍其大而苛求其細。雖有良臣。無從自效。雖有可爲之事。苦於其謀令之煩碎。賞罰之混淆。而難與奏成。故弗言聞。尚未審聞之情狀。若何。叢脞正指其不明之實也。君道之叢脞。猶言人心之悖亡。人心悖於一物。則亡於正位。而虛靈若不居人君。叢於細務。則耗其神志。而悖大與明。作供失。勝者其病。叢其政病之因。此實古聖人論治論學之微蘊。所以提醒百世之君臣。豈獨至矣。

看知此。則可拾須圖要。臣知此。亦可納約自端。帝命曰。予逮汝弼。汝熱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降。

堯諫誹謗。本惟恐天下之人。不敢有後言。惟恐人之後言。不得聞於耳。而舜以成禹。何哉。所重在無面從而已矣。庸人不得特面天子。故招其誹謗。朝臣何事不可面商。顏從而背議哉。有知而靜不從。退而竊嘆。非臣罪也。文王嘗喟然於九侯。郭侯之事矣。使拒其諫。復禁其後言。不幾令道路以目乎。唐太宗每問魏徵。徵或不應。上問其故。對曰。臣心知其非。而口應之。是面從也。豈復獎所以事舜耶。上稱善。唐初君臣。猶

兼亭全書

卷三十四

上錄

十二

知此意。後世此意。既晦。容悅臣。惟如威頌。所感者。寵利也。非知過也。彼原不知以蒼生黎庶爲志。無可受知。君臣上下。寵利相贈。夸若盛事。以致驕誦成習。民生危感。何其不師虞夏。且不知有太宗魏徵之事哉。面從後言。自應規死。而無不從。退亦無言。不又爲大舜所吐棄與。孔子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鬻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則其塗。道不狹。通四方客至者。如歸。墮三都。尊君卑臣。政成化行。踰年而齊人體歸。女樂魯受之。三日不朝。郊又不歌。肅。孔子不說冕而行。有優哉游哉。神

以卒歲之歌

用則從欲以治聖人之德也不用則不使終日聖人之道也道與德皆不疾而速者天下無不可感之心而君心有時不可格無不可移之風俗而吾身有時不可居人感且微焉風移且捷焉惟聖人能之積委曲求安以自竟其功用惟聖人不爲也功名浮雲耳智能歸於何有耳君民不可愆顧業已無可奈何則亦泊然置之會謂是未竟之志垂成之事復徘徊顧惜於其間也哉使信之用之有一事不克濟龍德之變化剛矣不信不用有幾微信隔天道之舒卷違

幾亭全書

卷三十 國策上

十三

矣聖人於天下事以能必濟爲大過人所存者神於身於位以能決絕能遐邇能不慙留爲大過人知幾共神也者聖面不可知也未嘗不可知也大人動與吉會說曰吉凶悔吝以元咎爲主吉凶彼來也悔我發也吝因乎人而發乎我无咎我所以處之得其道也當下无咎事後何悔焉自反无咎對人何羞吝焉感之无咎天人之應何凶焉就進退一事言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吉夫見幾而作身已退矣權去矣世目觀之无咎足矣又何吉焉然信去之速則君厭未生衆隙未萌迨其後也守義忘利之心昭著

於天下君近命之朝野士大大高山景行之後世泰山北斗之復起則可以大行不顧起則垂絕於古今實有吉之理焉有吉之事焉非寂寂无咎而已也故聖人不僅曰无咎曰无悔而繫之曰吉遠矣哉爲政必先辦不可則止之心然德能以進事君事君之作用可以取善於人介石之心非旁人所能贊決也立是心則動而吉隨之矣

附聖從錄稿略

序曰後從諫則聖人主作聖惟有從諫而已矣其他慧辯材武博洽文藻皆於作聖無與是故舍已從人舜之

幾亭全書

卷三十 國策上

十四

稱堯也而孟子師以之稱舜若大禹拜謫言湯改過不吝文王有四友武王初克商而訪乎箕子凡爲聖君無不以從諫成其聖何則合衆耳目爲耳目則聰明無所不周合衆思慮爲思慮則府智無所不通及其合也而聖總歸於一人若茅較才量德唐虞諸臣孰得作於堯舜而商臣自伊尹而外周廷自太公而外雖曰多賢蓋亦皆出於湯與文王之下使必以能諫不能以多諫寡則聖人立於上更無宜諫之臣亦無可從之諫矣惟不自恃其聰明府智使天下之片長寸善皆得獻於前舜而受之虛懷而審之不當則聽之容之當則揚之行

之故天下無不稱之情。無不奏之績。夫是之謂通明之極。致而神聖之能事也不然。選德遜任。辨裁如魏明帝。唐德宗者。其音中之處。非不足以歷服群臣。然所通所明者。不過二三事。而所不通不明者。不啻千條萬緒矣。安在其爲聖也哉。然舜禹湯文王。經史稱其從諫之德。而事蹟罕著。蓋德盛世遠。莫得而詳也。其在後世。惟漢高孝文。唐之太宗。爲聖於從諫。而其他英王。亦多一二可紀。謹撮其顯而有關於治亂者。微而有關於君心者。與夫歸忌拂心。爲中主所不堪。而聖君欣然容納者。抑有迹不諫而機通於諫者。事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共若

幾事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十五

子餘兼載於冊

再按人君聽言。不過二端。陳天下之利病。補君身之闕失而已。英強之主。喜於聞利病。而難於改闕失。中庸之王。和於聞闕失。而憚於行利病。貌似相反。究竟病同。何則。君身之闕失。無不本於嗜慾。未有入王自忘其嗜慾。而能利天下者也。夫惟虛明從諫之後。聞闕失。則更之如轉圜。聞利病。則決之如應响。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嗜慾去而耳順者。三代以上之聖人也。因諫靜而克嗜慾者。漢唐宋以來之聖人也。然又有異焉。始終一致。則濟於舜文。久而獲棄。則墮乎湯武之後矣。故唐之

太宗不及漢之孝文。孝文之從諫。末年愈安。太宗之從諫。早歲尤勵。合茲二聖之終始。是有望於聖明。凡何

七則

一易大衆于威也。日以虛受人于益也。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成者威也。威動之機。莫大於君之威。臣人君受益於天下。莫大於遷善改過。二義發自孔子。二卦畫自庖羲。然則庖羲以未已聞受諫之道矣。

一用言易從諫難。論事論人者。言也。攻君身者。諫也。君欲行若事。因言而沮之。欲用若人。因言而退之。是以人言而自革其意。言亦諫用亦從也。明則能用言。虛

幾事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十六

故能從諫。人君明易而虛難。無從諫之虛。卽其用言之明。將漸失矣。所操以改過爲至。至決大計。定大疑。雖曰帝王之略。不固虛受之威名。例不樂人。一創業之主。大都知兵善戰。聞言立斬。其臣下獻謀。亦多制勝設奇於治平之恒理。未必盡通。例不樂入。一聖不可以易言。而一端之從。有合於聖。亦聖也。惟在克念作聖。安得以人而棄之。故雖漢唐未造之主。與攝正之聞位。元魏宇文周之亂華。亦所不棄。嫌其與令粹頤頤。與正統擅倖。與時夏滄離。故不列之正錄。俾其尤善者。微端。每低一字。附於遜條。謂似之末。蓋

不混其名者所以表章範之粹彰帝統之尊而不貶其事者見人人可爲堯舜也。

一殺諫臣者必亡容諫者可以僅存。從諫者必昌。知而不行從而不改則非從也。有雖不從而優容特異反出於雄強嚴厲之至者。開存一二以廣聽言之度。蓋其事之害改足以爲戒而其心之甘屈於臣下也。又足以爲師一事之中得失互存。在明君之酌取兩一錄中事蹟悉遵編年例。然古今事有相似者。諫臣之言有相似者。聽諫之意有相似者。則以最善之一事爲至。而其他皆於論按見之。或以後證前。或以前印

義亭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十七

後見帝王所乘之時不同而德無不同。所性之仁恕英武不同而心之虛受無不同。隨其從諫之分數而治功之見於天下悉如之。人主未有不欲自聖其身自治安其天下者也。其要不過受拂心之言則亦何憚而不爲。

一或有臣不諫而機通於諫者。君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如公仲連進士以止歌者之用。功豈不倍於諫。漢武見汲黯之怒言笑而論之量豈不優於從。又如唐太宗好直言而官人皆諫。盛衰亦諫見於蘇軾之論。此見從諫之機。至活至微不可拘拘取其事跡而已。故

凡機通於諫機通於從則皆採而錄之。

堯立胡謗之木

唐節曰胡謗通於人者

大聖人在位何失可指何愆可繩然聖人之心不自以爲無怒無失惟恐群臣不能盡言直欲使天下人共言之又恐言者疑爲得罪故置版於衆行之處使人得直書所見而朝廷不必稽其名氏要在得聞闕失擇善而從之爾求言何其至體言者之心何其曲盡哉夫排謗朝廷後世所禁爲大罪也聖人乃揭版而招其排謗匿名告許亦後世之大禁也聖人獨於發朝廷之失則許其匿姓名焉帝之大德遠圖至

義亭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十八

於如此非獨爲當時之天下直爲百世之爲君者作則也三王守之皆不敢廢至秦始皇去其木立排謗之法二世而亡矣使以不聞逆耳之言爲快而宗廟不饗子孫不保置之罔顧後世不遵帝堯之所立而沿亡秦之所廢不亦失乎聖人御天當首復排謗之木則海內人人得效其忠天子日日得聞其過下無獻書得罪之憂上無積久難追之悔視遇事而下詔求直言者功相萬也。

高宗立傅說爲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

自能若金用汝作弼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彼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號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此千百世求言納諫之祖也。既得傳說。若在他王。必且任以政事。乃高宗則專求訓言。其謂殲以戒。殲舟得以利涉。兩以救旱。非納諫無以致天下之用。謂殲須藥。號須視。非納諫且無以保其身。蓋直以臣下之諫諍爲性命。以救沃爲日用飲食矣。又欲其率群僚而獻替。懇至審微。至於如此。說於是進。從諫則聖之義以定其起。進惟厥攸居之旨以深其本。進行之惟觀之戒以實其功。進終始典學之說以堅其志。進旁

集序全書

卷三十則

聖從錄

十九

招俊父之法以廣其用。而治道大備矣。非求之至切。安敢盡言若是。其臣盡言之。其君一一微而行之。關百王之虛衷者高宗也。豈特商家一代之聖主而已哉。

漢文帝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妖言之法。秦所以自亡也。以漢高之豁達。孝惠之慈仁。而不除。至文帝乃除。此周厲王使衛巫監謗召公

曰。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三年。見流於彘。

夫決川使導。惟禹能之。後世之防川。皆絲法也。宣民使言。惟三代盛王能之。後世誹謗妖言之禁。皆厲王之術至也。唐武后時。以制舉不公。有謗聯云。糊心存撫使。瞋目聖神皇。武后付之一笑。勉宰相以至公而已。更不窮治。此其度量濫見。亦豈秦皇所敢望哉。大凡言雖誹謗。足以開聞過之路。受之無損於德。容之適以彰仁。若窮治誅夷。則人爭諱言。而奸臣得借以飲其上。此乃趙高所以蠱秦。虞世基所以亡隋。李林

集序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二十

甫秦檜所以竊權於唐宋也。武氏老奸。足以竊此。猶能駕馭群才。況文帝廊如天之度。其鼓舞天下身致刑措。稱爲三代而下第一聖主。不亦宜乎。古人告君雖甚切直。必有其體立言無法。莫甚賈生。其自陳則云。舜禹復生。其爲君討。則云。傅之老母。弱子。又云。植遺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夫以盛年天子。而爲此不祥之言。且稱太后爲老母。儲君爲弱子。在同儕猶以爲翹。而舜禹皆稱天位者。又可自方乎。律以誹謗妖言之法。賈生誅死於秦庭久矣。帝不責其失言。而從其所言之計。故知孝文之優容。雖老婦無以加。試

言前爲長沙王傳。藏餘文帝恩誼。獲之至入見。上方受
薊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
之。今不及也。

君有君度。臣有臣節。不可相絜也。不如人之漢高。能用三傑。有度而遲之。昭烈能用武侯。設令易地而居。三傑武侯。固非人君之度也。漢文三代而下第一賢主。而以論鬼神一節。自遜賈生。千載下。豈真謂孝文不及賈生哉。虛已下善。絕去自聖。自智之心。此所以

إيمان

爲大聖大哲而天下莫之及也。人主或自多其英隲，或自矜其文學，不許臣下形之，甚則如隋煬之於薛道衡，草忌而投之，邈觀孝文茫然自失矣。

漢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服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面不知理也上見丞相弘大將下詔

不。見。不。定。或。據。廟。視。之。至。如。黜。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中。點。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黜。遊。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

臣于遇君父之怒也。有和氣。有愉色。有異言。臣怒而君笑。古今未之見也。武帝誅冀雖輕。大抵皆其所脫。而非其所敬。所敬之設。黜方且笑而下之。何嘗以犯顏得罪乎。魏徵事唐太宗。所言不合。徵輒不應。太宗問其故。對曰。舜戒面從。臣心非陛下所言而口應之。是面從也。豈獲裝事舜之意耶。太宗笑曰。人言徵舉止疎慢。我更覺其斌媚。朱神宗問相於富弼。弼薦文

— — —

彥博上然然曰聞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弼卒神宗曰富弼生平強項夫以親徵之不應富弼之默然聞至必以不教爲罪而弼始見親於生前強項見稱於沒後二君之盛德大度皆與漢武相似然神宗性本寬裕優容直臣得之於天若漢武唐宗皆英果雄悍而能屈意柔順於忠直如是蓋其知臣之明克已之力乃所以爲大英雄之君而彼威若雷霆與臣下爭勝者皆虛僞而不足於神武者也

石建爲郎中令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密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

倪孫言者人情皆然况人主乎汲黯之懸非武帝不能容。魏微之顯諍非唐太宗不能受。如石建者則寸至所不忘。而英王所尤親愛也。北魏高允好切諫。然必屏人面陳。魏主謂群臣曰。允真忠臣也。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曹魏陳群上封事。輒削其草。子弟莫能知。特識其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章。相與嘆息。袁宏以爲真忠臣。非楊阜直士所能擬。雖然此皆爲人臣說耳。陸贄有言。諫者多彰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客諫者狂誣。彰我之能。慙諫者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然則人主之聽

魏書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德錄

三

諫又何問其象與獨哉。中主以爲彰其醜。上哲固以爲彰其德耳。若夫獨對切諫。又不樂聞。或雖聞而不收。則愛君之術幾乎窮矣。有天下者。慎毋使愛君之士有術窮之嘆焉。

魏太武帝時。侍中古弼。以上谷苑圃太廣。乞減太平。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作樹頭殿之曰。朝廷不治實商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弼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亭。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大臣謂曰。吾聞案罪之說。

而祭之端見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古弼此舉。果無禮矣。但減苑圃以賜貧民。其所持者乃忠言至計。魏主見其憤發。則欲容自咎。聽其敷奏。則默然允納。及事已後。終無秋毫芥蒂。又從而慰藉之。其優容直臣。視漢武笑論汲黯之怒。如出一揆矣。夫君震怒而令廷懼怖。晚季之朝。屢有此景象。若夫一臣激烈。而大君爲之引咎責躬。懲勸開弛。自非如日之臨。如天之度。其孰能如此謙尊而光者哉。故君

魏書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德錄

三

臣之間。有收其常度。而愈爲千秋之盛軌者。於魏太武見之。

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過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魏主常謂羣臣曰。朕有過。允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曹魏之陳群。元魏之高允。誠可謂愛君之過。兼愛君之聖矣。然嘗論之人臣不得違法直之嫌。而坐視君

趙人若不得備許藏之弊而生籍臣舌要使之得不容厚之地如宋藝祖制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是則小臣皆有密奏之期上也如唐代開延英聽宰相特見論事是惟大臣得以密陳次也如元魏至屏左右聽人面言是猶親臣得以密陳又其次也不然如魏明帝聽陳群密陳雖有諫書與密陳每異亦可也如是而臣下必欲翹君過於衆人之前播譯草於四方則誠不愛君者也如有求獨對不得求密奏不得雖欲不彰彰言之將立觀而已乎或疑得見密對多致中傷或自乞恩澤蓋能侍小人之實不知所論者君身得失也天下大政大事機密也若專意毀人即爲寵夫專乞恩澤卽爲無耻明王正可於此辨言者之邪正而決其用舍何至反開私實乎按古弼取汲黯高允似石建親至樂親高允勉從古弼亦大類漢武帝嘗將齊衆諸君能受諫者未聞或與之伴噫是所以南風微而北風競也貞觀三年命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于虛上林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有裨政治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倚載從者載猶云彰納諫之明不從者亦載不幾彰其諫

之失乎太宗毫無忌諱其樂諫之心至矣不聽於若猶載於史則言者知榮不行其事猶存其議則觀者知法所以勸臣庶勸子孫勸百世帝王選善改過者何其遠哉唐玄宗官中宴樂或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宮苑徵過宰相必知知必諫其必諫者韓休之忠而使宰相必知者則唐制之大善者也泰皇官中遊處外廷無得知况使宰相悉與聞其舉動乎後世有交結近侍之律蓋防其比周爲奸汚亂朝政若明使之傳報至上之勅辭以爲規競之地則固大人格心之要術也周禮王之飲食酒漿服舍器用以及官官官妾之攻無一不統於冢宰意攻爲此程子推其義是言於朝當時以爲諫行阻之則知未制之不違君趙矣宋洪軍中猶鼠同乳獻以爲瑞宰相常哀降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曰猶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好邊史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嘉之德宗末天之亂訛爲戎首而當代宗時附會妖祥甘

言孤獨非此乃知人臣猶欲爲瑞宜戒而實平昔登以佞阿使聞傳其君者皆慙懷不忠之根而一旦乘衆即其敢於背廟從逆者也彼宋此者不過國家有變亦不過一佞諛之臣耳嗚呼佞臣之巨淵一至此哉古人有言欲諫伏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致諫之中求之人君悟此則其於甘言也豈止疾疫當防之以賊臣於苦言也豈止良藥當恃之爲心誓

與朕焉是必可任

李全書

卷三十

聖訓錄

三七

穆宗非英君也然一念虛公卽識一人使其念念如是則人人可識矣所謂虛公者無他不以順己爲賢拂己爲怒凡臣下有拂我之事與拂我之言皆詳察之其中必多君子必多才士矣帝以不獻馬一事按李聽而聽卒不負職孰謂知人果天機難學者哉世宗皇帝與徐階論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好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克極惡人爲我擾之深情隱惡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豎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言實者行之

者置之卽小忤弗深治也合而獵之人主辨別賢奸之術其要總在能受直言而已矣知人之明生於從諫而不信夫

唐武宗好田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山人禁中賞賜甚厚嘗朝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出改稍許五坊無復橫賜尋復校獵淫陽高少逸郭朝入諫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等以少逸爲給事中朝爲左諫議大夫美哉武宗之問與郭太后之勸乎天子隨時有先務

李全書

卷三十

聖訓錄

三八

隨時有過舉惟納諫則隨時可以知之在廷多臣必隨時言其所急言其所失也知先務卽行知過舉卽改故一納諫而爲天子之道無所不備遊獵濫賜一端耳惟慮懷諫之意著於天下舉朝皆阿諛畏禍之臣上有過舉而莫敢言聞主且以爲無事可諫欲如武宗取諫疏閱之不可得也至此則廟社岌岌乎殆哉

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澹靈無欲勿使嗜利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新而已矣至每與

聖王化基親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官預焉。

仇士良不許人主讀書。親備臣。恐其見前代興亡。心
知憂懼。此小人壘主之要術。反而觀之。則君子所以
問其君。從可知矣。然而讀書一也。若專好詞賦文華。
則梁隋之主。反以助其淫昏者多矣。故漢唐好。益神
智。能經史爲貴。唐憲宗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
三反其言。宋太宗讀書。意專取改過從善。是真知學
之主。三代而下。可多見耶。后從諫則聖。從觀面之人
也。所諫者必一事之已涉於過者也。讀書擇善而從。
幾亭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三十九

從古人也。或謂所已犯。或引所未萌。初無有諫諍之
人立於吾前。初無有指摘之說拂乎吾耳。平觀內省。
不覺過之自消。善之自遷。是又妙於從諫者也。人主
喜讀書者。聽臣下之諫。當以古人視其臣。則無瑕。讀
之。讀古人書。當以陳臣視古人。則古人皆爲。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養亭全書卷之三十五

政書 養一

冬至迎陽疏 戊寅五月十五日奏

因地感天迎陽尊帝建中和以祈永命事頃因火畢未
順皇上深宮修省傳諭百官克己忍人誠敬懇惻臣
伏讀數四感動涕洟爲皇上詳思所以祈天永命之
實竊因夏至祭地而預有請於南郊之典焉冬至祀天
莫夏以來未有改也顧祀事舉行其爲是日爲先日禮
經諸史未有明文考諸孔子之訓則以先日爲當復卦
大象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闕商旅不行后不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省方使先王以至日南郊其爲省方也大矣心闕不開
則初陽不固故雖商旅小民行路恒事猶一切禁止况
以萬衆之身省大闕行大祀乎夫周正建子武周明定
自孔子告顏淵以夏時斯言一出百世攸行今南郊祭
日本無確徵而孔子垂訓彰彰如是庸得膠泥舊聞不
求至當耶世宗皇帝總統中興大禮大樂率多更定
皇上事同道同親建中和固其時也或難臣者曰南
郊果先日如北郊何臣曰陰本靜方其初生以動承之
陽本動方其初生養養之以靜而勿擾也亦猶日之方
中陰生矣而君子于此訪問宵之方中陽生矣而君子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二

于此安身動靜互根天道本然人事從之北郊宜至日
南郊宜先日各其理也難者又曰王者父天母地祀期
泰差於情安乎臣曰禮稱父尊而母親母統於父者也
孝子之事其親同席視膳必先酌父與室同安必後拜
母愛一而敬分安之至也自世宗皇帝分南北郊迎
陽之禮先於接陰固中藏矣泰差一日當更何疑難者
又曰方今吏弊民窮因國充塞內憂外虞急務甚衆舍
而議茲不乃迂乎臣曰數者固皆陰類也惟養陽則能
消陰大典肇正皇上時特以迎陽爲務事以養陽
爲心民誠窮矣有道勸之使樂於聖屯贖土日開布養
日增民足國亦足而免於損下益上所以養陽也犯罪
者滋衆矣罪疑惟輕辜失不經師虞舜要囚服念底獄
罔敢知師周文王天度一轉罔國可清所以養陽也寇
交紅矣有道使背撫必得真才守令皆化爲循良將
帥皆嚴戢士卒平寇安邊先定廟算所以養陽也至
于吏道之弊則士大夫實自貽之臣猶憶甲戌廷對
之日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凡聖心
之倚賴士夫特重惟稱任者實少於是委信之意漸以
密穰然終不謂舍士夫而可與共治使聖明還循本
意擇尼在之賢能推心置腹焉而又加意培植於將來

上。若上帝以民生爲心而安民繫乎宅俊宅俊者
帝命所分托帝心所尤歸故尊上帝之實事莫大乎顯
俊也其培植人才之道則莫先於學術學術一以孔子
爲宗竊見京師向有首善書院爲助明正學之區近竟
夷爲屠局先師水至不知所之西夷屠法或有可採不
妨別居使以夷教而掩萬古中華之聖人踞其宮塔更
其類類殊失以陽統陰之義年來戎狄侮夏妖逆屢告
忠孝之執浸淫諂誑之禾未已殆亦此趨尚風聲密相
感召而不自覺今第使屠局返先師中專教昌君子道

義亭全書

卷三十五

三

長又養陽之華徵養深者也故祁天之期一正迎陽之
意一明舉天下萬世養陽之道皆自皇上身舉之消
疹致順祈天永命莫要於此詎因黼黻太平而已耶因
讀聖諭哀懇上帝一言臣偶有見於面論天若之意
不敢隱而不陳又慮入冬進議禮重時近難爲致詳敬
因北郊禮成以預獻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所引孔子
復卦象義細加尋繹或臣僚中更有深明天道精研禮
原者不妨更令博議務歸至當論定之日皇上宜於
今歲長至特舉親郊之禮爲一代中和建極爲千萬
禎無疆維休貼貴人至無天而相承接惟南郊爲大祈

天之寶如實體天心天心見於一陽之求復謂立臨
期而息以致養先期而迎以示尊伏乞聖明洞察先
師復卦訓詞若爲定典仍祈於今歲長至親行大禮
答上帝之仁愛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奉聖旨
該部知道

再充好生之仁疏

戊寅五月二日奏

再充好生之仁必回天心事五月二十四日欽蒙聖
恩許徒流以下人犯悉聽保候一時人接如大旱之得
甘霖雖切意內實踰望外脫精者感而教誨旁疑者體
爲之輕人情若此昊天感動何疑之有臣更有請者惟

義亭全書

卷三十五

三

附

是小民死罪一欵尚祈聖明大擴好生之德務與乾
元大生昭合無間蓋開至明無疑行至聖無失事故從
來忠愛之臣必期無纖芥之疑無一事之失上願吾君
然皋繇之贊帝舜也曰罪疑惟輕見聖人於折獄不能
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於臧獄不能
無失也何則獄情至隱人命至重痛極輒自誣一斷不
復續刑既與他事懸死刑尤與他刑懸俊不貴專信而
取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然
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陬較近來各方
習俗雖非刑措之世然奇僻遠早接親聞及來京師

歷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獄詞既具。立就誅。亦宜少畏威。而乃懸迭出。而不窮。獲日繁而不減。以首象德化之地。變夷類。反甚於山陬海隅。果易故哉。豈五方之民。雜處而數遷。踪影近。鬼魅血氣。類鳥獸。體不能齊。威不可禁。賦。試令大舜封茲頑風。念茲煩刑。或者大起一疑端。未可知也。防奸之術。背之而犯。滋衆者。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今日。皇仁已霽。天心已憐。天心惟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伏祈聖明。因已行之德意。擴而充之。凡民間重犯。於見在者。細求疑情。於方來者。廣開三面。昔宋景公國至耳。三言動天聽。皇上天之元子。

也。一念萌動。呼吸立通。實行仁政。生氣重何處不奏。靡稜不融。傳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皇上聰明首出。禹拱以來。仁義兼至。而義斷尤勝。今特願聖明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曰。罪疑惟輕。願皇上懷大舜之所疑。在舜曰。寧失不經。願皇上安大舜之所失。寧使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不敢避妄言之愆。願天全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頃因聖明釋放諸犯。歡聲雷動。伏願尤此德意。并將小民重犯。分別推求。廣見在之矜疑。成將來之寬簡。民生浩蕩。氣稜必融。崇禎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奉聖旨。該部

知道

特開授職疏 戊寅六月十二日奏

特開授職。兼剖將才。以便招延。以資安撫。握政治之綱。領舒上聖之憂勞事。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上效破沃。下倡寅恭。職無不統。世廟實訓云。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某者。宰相才也。夫明相職。然後可辦相才。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英宗皇帝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蓋知天下治安。錄六卿而獨與賢面商。正謂賢之職事。宜與聞乎此也。他日

又曰。史部乃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達舉姚夔。舉崔泰。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卿有不稱而賢狗頤情。而不以入告。皆賢罪也。故位置六卿者。揆職也。世宗皇帝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六部須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才品。他日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面議。其人選以王瓊居冢宰。王憲居本兵。蓋深明政治。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又吏兵部院之綱領也。下至詳僚。賢否草野逸才。皆輔臣所宜留心。而不得專以票擬章疏。遂足盡帷幄論思之職。職也。所輔謀定大將。亦以近事論之。

正堂之問有楊廷和張孚敬則能信本兵王璉能一再起用王守仁而南昌定思田平諸發盛矣萬曆初有張居正則能委王崇古專制而俺答帖尾數世矣能奏戚繼光修守禦而勦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識定大將然後可以爲輔臣史遷云典聖統在擇將相特爲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誼謀大將者亦輔臣事而天子無煩附驥也乎敬告世宗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爲職謂此也頃者輔臣恒數人不爲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民裕國安內攘外爲已任而分至尊之憂者豈真無心報主退然甘讓古名義亭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七

此示借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諸輔分豈因茲較然即欲求良輔於方來亦可以此法豫儲而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亦須先辨大將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戰士也能用間也夫士事缺之平得甚易臨陣驅之必死甚難諉其易而能其難萬不察之數也今客兵所遇濫殺於寇賊豈兵真不可禁耶將不能御耳故今日將才以戢士爲第一義至于軍中費要則在用間年宋我屢爲寇賊所間而我曾孝闇一人能間寇賊者彼爲客而反明我爲主而恒暗濟師失守易足怪乎蓋知己莫先於士知彼無遇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驕臣與樞臣掄辨將才爲推轂之綱領惟宜精考於斯二者或曰事朝權歸六部選擬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執教員侵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但所推當則宜入告爾后允而行之不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風昔注心臨時始能辨其當與不當設銓樞所推終謬雖輔臣自舉所知可也雖更議銓樞亦可也至自舉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非古人之論相所云一心正兩目明者孰能堪其任哉竊容勿忠國家惟斯事爲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

卷三十五

奏議

八

直委銓樞輔臣一身。超器最立於是非擔當之外。豈忍從來蒙 鑒銜際受 恩數獨臨其於報禮酬知究竟所至者何事耶。伏見我 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故敢特開揆職以爲 明至聚精會神之地。豈是 聖躬之聰明可養。聖心之權度可專。有其委任。隨有其責成。而治效端可以歲月課矣。臣奉 使魯藩。刻日就道。念古人運天下於掌上之說。真有補於即今。恭惟裁幸。

再開揆職疏 同日奏

聖旨這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再開揆職。立見忠良事。竊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說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常即違。其事非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茫無定持。可低可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票擬者。正爲設誠觀望。折

衷求乎。使票擬果當。雖偶值 聖明發改。亦宜婉懇敷陳。某事某事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改派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察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懷。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縣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 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如指掌。而不迫然察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於羣臣。苟非時賜哀矜。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爲力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爲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副說元珙疏。請開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 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矢至誠於覆奏。則諸輔之品識。各可自見。而 皇上亦得以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與。庶事康哉。孟子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臣以克壽期君固以益後期輔臣今一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之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號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確六卿爲務如長院劉觀食士奇與榮勅去之而華顏佐代卒爲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鑾共舉胡世寧長虎而請罷原擬王時中黃宏亦舉姚鏌兵尚書總制三邊世宗皇帝卽傳諭行不俟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其職者於中外大察時時仰贊廟斷固非獨票擬爲司明矣而況或少曠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欽廷臣

職事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十一

章請恒借枚卜爲名詳稽商議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於衆舉舉舉伊帝典曰使宅百揆於此參酌其間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還輔稱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命往汝諧之義也或後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之本意併備末議供採納焉臣既恭摺前疏意猶有所未罄復此闕發同資以聞臣黃票擬之職全在據理持平果見其非自應徹終如始臣仰體聖明發改之意敢黃難於輔臣併祈欽定推舉閣員

色今復諸司進言務俾得體崇禎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國臣職鉅原不止後票違本內多有可採該部知道

遵旨

陳言疏

初七日

天微聖心遵旨陳言事過因慈星垂異皇上求直言停行刑事天之道至矣書曰后從諫則聖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皇上特舉二事豈非深明作聖之原洞達帝心者乎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是也慮政事之多缺貴欲聞而改之非鳴謙也念人命之

職事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十二

可哀實欲全其血肉留其魂魄非示恩也所謂以實事也何請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殛而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臣請申此二者所以最國政治之故一好直言則義理日明氣質日輕舉動日當矣是故修身之道不外從諫漢文帝當思廉頗李牧爲將馮唐遽曰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後容問故立用魏尚兼用唐過一容直言而得兩賢臣故知人之道亦不外從諫下民所好所惡人人皆得言之我因得而行之去之矣故安民之道亦不外從諫一從諫而君德無不該政事無不就足心也

藏書全書

卷三十五

主

豈僅觀彗星而動歲禍。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頃者五案重大不得不嚴且遇。然使推用之日慎憚其才。不然一遇彈劾。豈獨解任。別易賢能。國事猶可無大壞。而諸臣亦可以追死。其在小民。則順時時論。戒緝事衙門。務真務確。勿風影勿株連。而京城內外人民亦可以少死。行之數年。肇者感天。是心也。又豈僅觀彗星而動歲禍。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齊贊堯舜。皆曰舍已從人。舜為漆器耳。諫者且三十有三人。贊成湯曰改過不吝。自後漢文帝於群臣所言。雖不可行。未嘗不稱善。當時幾致刑措。唐太宗能使贊御疎遠。人人皆諫。而貞觀因開幾空。是寬刑愛人。又統於容受直言之中矣。且彗者。除舊布新之象。皇上但新布其寬虛。使諸臣皆得新布其忠直。所以應天消變。豈不至善哉。年米天子神聖。群臣英及。盈庭歸美。不方亮。即駕舜幾。不敢以身之湯武致頌。而臣顧旁引漢唐區區從歸之一節上勉。聖明臣罪大矣。郭隗有言。欲致士先從隗。始。皇上今求直言。亦請先容臣之狂直。以風百僚。可乎。崇禎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奉。聖旨事天之道宜朝夕就惕。奏內以恒不以暫等語。說得是。該部知道。清正邪邪。疏。已。十月。十七日奉。

長區全書

卷三十五

主

正南郊祭期以燕皇天事。臣獨者應昭直言。恭灼。經。感。天。知。有。懷。敢。隱。臣。去。夏。有。因。地。感。天。一。疏。從。後。卦。至。日。閉。闕。后。不。省。方。之。義。擬。請。先。日。南。郊。蒙。勅。下。部。臣。復。旁。稽。經。傳。乃。知。至。日。至。為。文。原。與。為。指。迫。殊。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為。冬。至。之。月。明。矣。鄭。玄。云。用。辛。日。者。人。君。當。齋。戒。自。新。亦。言。不。用。冬。至。日。也。惟。周。親。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國。立。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意。知。周。禮。原。云。冬。日。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為。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闕。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即。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諸。家。混。冬。日。至。為。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闕。不。省。方。之。候。千。年。歲。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說。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即。建。辛。者。此。為。仲。辛。不。為。上。辛。亦。不。

至則宜月十八日幸未郊也。冬至適逢仲辛。於以証上
之義。尤爲巧。奏明者。惟天鑑。聖惟。聖達天如相
待而更正之。且於臣前疏所云事天以實以恒之義。亦
有適相過者。蓋天道貴陽。事天惟在扶陽。頃者立冬之
日。雷電雨雹。說者疑爲陽微。今。皇上敬天之渝。畏天
之威。親君子。信仁賢。則任使之陽類盛矣。喜昌言。招諫
諍。則敷奏之陽氣盛矣。尚德緩刑。則政事之陽和盛矣。
行扶陽之事。而因以養陽之禮。事天是合實於文也。行
禮雖一日而定千萬歲事天之經。是貫恒於暫也。吳天

卷三十五

奏書

十一

上帝所以答祐我。皇上者。其可量哉。崇禎十二年
十月二十日奉。聖旨郊祀大禮著該部會同內閣查
紹典例參考確議具奏。

恭進郊期考辨疏

已卯十一月十一日奏

恭進郊期考辨。特請。聖裁。事。臣前疏請正南郊祭期。
蒙。勅。開。部。確。議。比。聞。當。事。大。臣。競。操。小。心。未。敢。據。荷。
或。者。謂。舊。行。已。久。難。遂。釐。正。此。以。明。慎。重。之。誼。可。矣。臣
愚。計。之。慎。宜。應。在。所。理。之。時。順。理。苟。明。自。應。賢。歸。至。當。
漢。生。明。明。生。次。固。兼。行。而。無。悖。也。昔。我。太。祖。高。皇。帝。
始。於。南。北。郊。分。祀。後。歸。合。祀。至。世。宗。皇。帝。復。分。之。其。

仲春祈穀於上帝之郊。則以先農。業已有祀。隆慶初元。
議。罷。至。今。莫。以。爲。非。祖。宗。於。此。皆。再。三。參。考。豈。好。更
張。良。爲。昭。事。上。帝。異。翼。小。心。幾。有。未。安。務。求。至。當。耳。設
如。意。見。髣。髴。考。據。游。移。詎。敢。輕。裁。苟。明。知。理。有。定。在。不
敢。不。正。此。乃。事。君。如。事。天。之。小。心。正。所。以。仰。彌。聖。敬。
共。成。欽。若。吳。天。之。道。也。今。日。之。事。將。謂。義。不。當。正。耶。后
不。省。方。日。用。上。辛。一。止。一。用。微。言。顯。言。皆。出。孔。子。豈。比
他。賢。可。疑。問。者。謂。時。方。多。事。不。逮。正。耶。國。之。大。事。在。祀
典。戎。古。聖。王。軍。務。倥。偬。猶。致。嚴。祀。典。況。此。特。在。一。篇。正
闕。不。煩。時。日。又。毫。無。增。費。乎。目。今。日。至。之。月。已。交。上。辛

幾亭全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之期尤近玉趾親舉。百虔宜。蔭臣之不敢不議正。與當
事大臣之不敢遽正。所持似異。其出於小心則同。頃者
呈星呈變。皇上求言停刑。發自。虛斷。扶陽抑陰。已
實行除舊布新之政矣。茲請更迎其原於天。而體其事
於躬親。象日以自新。正自新之禮。以事上帝。布新執大
於此。亦就親於此。以禮宰。政以正弭變。以躬親事天者
應天。非達天德之大聖。孰能當之。自古響親。響帝。仁孝
同揆。我。世。宗。皇。帝。以。事。天。者。事。親。斷。自。廟。謨。而。明
倫。大。典。垂。萬。世。而。無。弊。我。皇。上。今。以。事。親。者。事。天。亦
請。斷。自。聖。心。而。郊。祀。大。典。可。以。復。古。今。而。立。隆。矣。臣

經傳所出併制今昔疑端因遵新令章奏限字不致溢額別著郊期考辨四款隨疏恭呈 聖覽 崇

禋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奏內冬至不嘗在

辛爲用冬至之月又稱若用仲辛恐長至已過待辛而

後如是送非迎等語說似有見但曆法二十四氣推盈

不嘗儻遇冬至在初旬之首則上辛定在至日之後必

用是日以祭於迎陽之義何居若改用孟冬上辛又與

用至月相違郊祀大典晰理宜精陳龍正還着再奏該

部知道 郊期考辨 月日建

幾字全書 卷三十五 改書

七

郊期考

周禮大司祭云凡祭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

至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

於敬替之月則又祈殺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

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

孔穎達正義引王肅說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

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用辛者以冬至勝氣新用事

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

郊祭而言始也正義又曰按聖經論王肅與馬昭

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禮

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註

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

不用冬至日也

禮記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新于上帝

鄭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是正月祈穀之郊亦用

上辛也而況大報乎

上辛仲辛辨 謹按月以日至日用上辛孔子告君之顯言也後世乃

幾字全書 卷三十五 改書

十八

用至日而置上辛豈徒倍復象所云至日閉關后不省

方之微義而已哉然所以必用上辛不用仲辛者何故

郊也者迎長日之至也用仲辛則或在至日前或在至

日後倘遇長至已過待辛而後郊是送之非迎之矣郊

特牲泰漢間儒所輕其書出家語之後其云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正解孔子日用上辛之語鄭既不

明其義而近世註家乃云周之始郊長至偶逢辛日遂

用之其後南郊自用至日不用辛日其說外甚冬至十

一月中也凡中旬內之辛日是名仲辛若周之始郊適

逢辛日遂用本日郊則孔子嘗云其月以日至其日用

什辛矣。今特提上辛。正所謂明其不用仲辛也。非惟不用本日。且不用本句也。而應自立說至此。豈不說經。聖矣哉。言戒無稽之言。指斯類。

始郊辨

據按古者一歲再郊。建子之月一陽生。曲風謂之一之日。有大報天之郊。孔子所謂始郊也。建寅之月三陽生。曲風謂之三之日。有新穀於上帝之郊。是再郊也。始郊與再對。王肅云。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盛。天之始也。射啟暨又將郊祀。故言始是也。歲歲有始郊。人君歲歲有齋戒自新之義。故每歲始郊。其日必用上辛。所以法天。

農事全書

卷三十五

禮書

十九

也。天道一歲一新人。君亦歲歲自新。其於法天也。乃不疎。謂惟始郊用辛。而其後皆不用辛日者。似以武王初得天下。成王初即位之郊。爲始郊。又誤解始郊之義也。始郊之義。惟王肅立說至精。

南北郊異期辨

據按國丘宜正。至日爲上辛。方澤可仍至日。蓋復卦冬至之卦也。聖人曰。居不省方。振夏至之卦也。聖人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二卦適相對。聖人六十四大彖。獨此二象。同言后言方。而不省與施命。迥異。蓋陽動而善散。一陽初回。即防其散矣。陰靜而善聚。一陰初適。即慮其凝。

冬防其散。故不省方。以保之。慮其凝。故建命誥四方。以通之。月令於初陽也。曰。欲靜。直無所事事也。不省方。靜之道也。於初陰也。曰。毋躁。凡事宜優游而不迫耳。施命毋躁之道也。吳家亦云。重其以申命。蓋貴未施而使四方知勸。威未建而使四方知懲。優游。順惟建命當之。故國丘不用至日。用上辛。以應不省方與齋戒自新之義。方澤仍用至日。以應施命之義。正以異合。不以同合也。

再申至月上辛之義。疏。已卯十一月十三日。

遵旨再奏。事。臣初疏。論南郊祭期。應用冬至之月。再

農事全書

卷三十五

禮書

二十

疏。申明日用上辛之義。恭候旬餘。捧鐸。明義。見皇上事天至謹。漸理至精。真與堯舜若異天。齊七政。千古同符者。伏思聖衷所疑。惟慮辛日。或在冬至之後。而孟冬又非冬至之月。故敢據理以對。臣惟月朔與節氣不同。月之望有嘗。故朔有嘗。而節氣贏縮不定。四立分至。適有早晚。曆家皆准節氣。不准月朔。如日至之月。指十一月節氣而言也。崇禎十二年。曆十一月十二日。云大雪。十一月節。明是日以前。猶屬十月也。不論朔之已過也。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云大雪。十一月節。明是日以後。即屬十一月也。不農耨之未交也。正明旨所云。

雖說不啻者也。蓋至月之無定。與至日之無定。適同。而
至日之必在至月中旬。則萬世不易。如來歲冬至在十
一月九日。雖月朔之上旬。實節氣之中旬也。其十月二
十四日以後。即十一月之上旬也。本日辛未。即日至之
月之上辛也。其十一月初四至十三。此十日者。日至之
月之中旬也。本日辛巳。則仲辛也。雖便在至日之前而
不用。以其前後本無定。不可據為典要也。惟上辛。則必
在至日以前。聖人爲迎陽計。而云月以日至。日用上辛。
固定義之宜。而兼時之便也。故曆法必曰冬至至十一
月。中臣初疏謂冬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是也。日至之

幾本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主

月之義明。則上辛之義益著。臣再陳建於十一月朔。尚
屬十月節氣。合云日至之月。將交而疎中。乃云日至之
月已交。此實臣一字錯用。奏畢還寓。自省知誤。傍徨浹
旬而。聖明之詰問。果因於此。竊萬幸。察無倫。臣且感
且服。雖慈父之諭其子。明師之誨。雖建。何以加之。臣
再惟。祖宗制禮。大祀慶成。昭小心。事。恭日幸。天鑒
佑。得告成禮。云爾。若冬至朝賀。則以一陽初回。天子
者。陽和之至。祥生所待。命。惟於子之方中。見生生之天
心。故宜以本日受賀。倘如期用上辛。則冬至從容。猶
拱。聖躬自有餘清。而百官是日。別無一事。恐。...

亦不必移拜。揚於火日。又於迎方。至賀方中。有一舉
兩得者。故因明問。併竭其愚。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奉。聖旨。天開於子。郊祀大典。制定于月。原有
深意。陳龍正這奏。稱明歲祀期。應在十月。從來亥月郊
天。有何考據。併一陽初回。可以受賀。不可如天是何義
理。還再著詳悉。奏來。奏內何不述旨。該部知道。
遵旨。詳悉。再奏。陳龍正。已。初。十二。月。
臣聞天道。陽回於子。大報天者。必於一陽之月。古辨郊
祀。有至日至月之分。而要皆子月也。冬至二字。原從節
氣得名。放至月之名。亦從節氣。至日爲子月之中。其前

幾本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主

後各十五日。總子月也。如明歲十月二十四日。交大雪
節。國家選擇推算。凡是日以後。其月皆名戊子。不名丁
亥矣。大雪後爲子月。考之於今。曆法其據也。周易義
開卷卦圖。稱陽生於子。中復卦註。引冬至子之半。夫冬
至爲子。中子半。則前此十五日。不逾十月十一日。皆子
月之前半也。大雪後爲子月。非亥月。考之於古。周易其
據也。是以孔子之論郊也。日則云上辛。提日干者。以肥
日之有定干也。月則云日至。不指月支。正以節氣或先
或後。推盤不啻十一月。固屬子。或十月。望後即屬子。或
十二月。望前猶屬子。若直云子月。恐人之泥於十一月。

朔晦而昧其推置之氣。與其先後之理也。獨類經存
新二言。考禮者得以有據。秦漢而下。義勝禮淫。固未有
考求及此者也。若夫一陽初回。就其間初生。初成。義理
各別。宋朱熹云。一陽非頓然便生。須每日漸積。所謂陽
生於子中者。積及冬至子之半。則已生成。一陽非一陽
始生也。邵雍言冬至一陽初動。惟已成一陽。故能動於
上也。復卦一畫象其成也。復管灰飛動之驗也。大報天
者。反其所自始。用上辛迎之於先。則合反始之義。用至
日。則是迎之於中半。而非迎之於始也。惟始生中成。原
有漸次。故郊祀受賀。宜有後先。郊者迎一陽之始。宜在
費亭全書 卷三十五 政議 三

於靜養微陽之義。有勝若端。後受賀。因法官明廷。垂衣
恭已之恒也。故先期而郊。虔惕勤勞。以迎長日。及朔而
賀。穆然垂拱。以見天心。其義理悉本聖經。及朱邵諸大
儒之說。昭然有據也。言不盡意。別著為分句兩用辨。隨
疏恭呈 聖覽。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十二支建月。確然不移。冬至未交。節以前仍屬亥
氣。刺極而復。一陽始生。何至日為一陽之成。月朔謂之
吉月。故禮重告朔。月令按時行政。豈能取記事況大饗
不卜。以冬至為定日。故不煩更卜迎陽。禮成因慶。成受
賀。自有次第。先後何得已。意附會陳龍正後議大典。姑
費亭全書 卷三十五 政議 三

不究該部知道

分句兩用辨 同日進

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其日十二均分。而分至之節
成焉。每節三十日而有餘。此從氣盈而得上中下旬者
也。十二月三百五十有四日。以月與日十二離合。而晦
朔之月成焉。每月三十日而不足。此從朔虛而得上中
下旬者也。月朔有定。節氣之推移無定。故曆法取中氣
以正月。或在望前。或在望後。或遠在上下弦之前後。或
遠極而在晦朔。晦朔之中旬。非節氣之中旬也。則至月
之上辛。自隨節氣為進退。豈得定於十一月朔日之後

平。旋節氣之爲時也。所以便作事也。月朔之爲時也。所以便記事也。朔晦一周爲一月。取其整齊易見。國家有錄注。官府有文冊。士民之家有簿券。皆記事之類也。必賴月日而後清。春王正月。自至月朔而節氣之爲用不預焉。乃若爲播種。爲收穫。爲營建。爲選擇。爲推莫。皆作事之類也。事莫大於農。以農證之。穀雨芒種之氣早則農事早。或值其氣遲則農事遲。蓋專主節氣而月分之爲用不預焉。各有攸宜。不偏廢也。祭祀作事之屬也。郊天祀事之至大者也。期在日至。則又因節氣之一陽生而作事也。豈容以月朔記事之理相參而論乎。審乎

農事全書

卷三十五

政書

五

氣朔之殊。斯辨乎分句之用。辨乎分句之用。而郊期之應主節氣可決矣。聖人所云日至之月。上辛之日。復何庸疑。

蘇亭全書卷之三十六

政書奏議二 附郊期吉應

中書科事賈纂稿

郊期答應

序曰。理必詰難而後盡。義必推駁而後精。心必感孚而後可安。事必殫磨而後可久。正之論郊期也。聖至清問。至於四奏。君而師者也。大臣辨議。達尊而師者也。諸君子致詰難。友而師者也。因一事以發揮衆理。受敬思無窮。何厚幸焉。隨答而應。因次其語。以俟崇禎己卯十二月之吉。

答曰。周建子。以正月報天。至寅月而祈穀。乃三月也。三

冬三十六

奏議

二

月在後。故正月爲始郊。今行夏時。報天乃在舊年之十一月。何得同周稱始乎。應之曰。一陽初生。是天時之始。夏正建寅。乃人時之始。堯典曰。敬授人時。蓋天時不待授。人時必天子授之。而後天下知所適從也。人時者。農時也。時爲農授。而天時之始於子。則不因建丑建寅而變。殷雖建丑。天道不始於二陽。夏雖建寅。天道不始於三陽。其以一陽之月爲始。萬世不易也。故王肅云。始郊者。對建寅之月。又新穀郊祭而言。所重在子居寅前。不以正月在三月前。故謂之始也。今雖行夏時。而天道之子居寅前。錄一陽以應。至三

萬世不易矣。安得不謂之始乎。第歷歷以從。從去祈穀之郊。則於事蹟無再郊之可證。而一陽之爲始。自若也。安得以新舊隔歲。致疑於子月南郊之非始也。

答曰。周建子。以新正郊。故取辛日爲自新之義。今以舊冬郊。而用辛日。無謂也。應之曰。用辛者。謂陽氣新用事。人君於此報天。當齋戒自新也。辛日爲陽之新生。連長日之新至。而用何嘗爲正月用乎。一陽新生。總在子月。不謂陽生於周正孟春之子月。則爲祈而生於夏正仲冬之子月。則非新也。且夫三正並行。錄來

奏議

冬三十六

二

久矣。周雖建子。其議大事。仍用夏正。商風告王。凡稱某月者。皆夏正也。周禮稱冬夏日至祀天地者。亦夏正也。若用周建。則子爲正月。屬春矣。而冬至在正月。安得春月之中有冬至之名。午爲七月。屬秋矣。而夏至在七月。安得秋月之中有夏日至之名。二分亦然。卷分難入。初夏秋分難入。初冬故雖在周世。其大報天。仍用夏正之冬。非用周正之春也。以冬至之名不可易。而春月又不可挽入冬至也。況今行夏時。而以冬至之月郊。又何有於舊冬不當取辛日之疑乎。答曰。論天者。原其所自。始大報必重其始。故祀於至日。

配以始祖皆反始也。應之口惟重其始故不當用至日。至日乃子中也。一陽已成非一陽生之始也。陽無絕時自立冬至小雪此十五日內陽氣日消纔交小雪之一刻卽是剝極而生從此日積一日到冬至則已積成一爻。雖謂冬至結算一陽是也。蓋亥牛月子乎月共三十日而生一陽。孩字取義於亥子謂此也。若論陽之初生且不待交大雪之日矣。況待冬至乎。陽無一息稍間者也。使冬至以前陽猶未生則自小雪至此隔一純陰之坤月矣。虛空寂滅如許其久乾坤不幾息乎。一陽生者對下二陽三陽每月生一層而言耳。邵子云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處言初動非初生也。生者生於下動者動於上。蓋六陽每一陽爲一大分每一大分又各爲三十小分。自小雪後每日積一小分迨冬至則一陽成矣。成而後能動於上。聖人於此方畫一爻而成復卦故至日者子之中一陽之成也。非始生也。今云大報必原其始誠是也。則何不從聖言上辛以迎之於始而顧以至日迎之於中也。

容曰至日閉關后不省方。論理非論事也。應之曰天下無理外之事。聖賢發揮理義正爲立事也。况云閉關

事也。云商旅不行事也。云后不省方事也。固皆卽事以明理何反云論理非論事乎。設理不足以制事則理爲空虛無用之物而立事之時又將何憑矣。且易大象六十四例稱有五曰君子曰大人曰后曰上而解先王者七焉皆已行之事故特援先王爲証。非若他稱者獨明其義而已也。於此也曰建萬國先王固嘗封建矣。於禘曰作樂薦上帝配祖考先王嘗郊祀配天矣。於觀曰省方設教先王不巡狩不敷五倫乎。於噬嗑也曰明罰勅法先王不欽五刑不布治縣象魏乎。於无妄也曰育萬物先王不有五穀之修魚獸之禁斧斤之時乎。於渙也曰立廟則禮特隆制待詳與復而爲七焉。此其事因伏羲以本下傳殷周所漸行而漸脩者也。至日不省方蓋虞夏商周皆然其不以本日郊漸可知矣。援先王者正欲使後王踵而因之。又豈若建子之事所行已矣就講學論治之際別立隆以爲極也哉。本日郊殆秦漢以後訛也。孔子時此禮尚正也故第引爲典要而未嘗正其失。今顧狂於所習而忽大象之訓典可乎。

容曰后不省方省方漸之事也。祭天與省方自異。齊戒一心以事上帝正靜之極也。外難動而心主靜也。何

倚乎廟之曰。聖人合內外之道。茲其分內外之道乎。昔文中子以心迹辨憂疑。伊川非之。蓋凡心迹之分。有所迫也。未有講學行禮之事。而岐迹於心者。也有如天子則親出矣。其地則遠涉郭外矣。旌旗樂舞盈動矣。車騎戈甲震懷矣。千官萬民。迎送奔趨矣。先日出。本日還。露宿操心。上下靡寧矣。何一端非動。而乃云心固主靜乎。且夫商旅至動之人也。闕其所日往來者也。先王於是日閉之。使至動者。猶守其靜。後世天子平居。終歲不一出禁門也。城門以外。又無問也。顧獨於至日出舍於郊。勤勞往還。是先王特閉開之。

也。而患其陽微。而以牛羊歌舞拜祝扶之也。乎哉。扶陽必抑陰。使扶之權在祭。抑之權亦必在祭。陰生祭地。將又爲抑陰乎。扶抑者。謂人事之恒也。陽無日不扶。而陰無日不抑也。陽舒也。剛也。明也。大也。清也。於居德。則長存不忍人之心。於用人。則取剛明之君子。於聽納。則受正大之言。於行政。則立公清之體。夫如是。則扶陽之理具備。而抑之機兼在其中矣。若夫一陽初復。正須一無所事。以安養之。靜而不勞。乃所以爲扶也。古豈有以祭祀爲往陽者哉。一歲之間。僅扶之以一日而已乎。且所扶者。天道之陽耶。人心之陽耶。以祭扶天。於道。辰以祭自扶。於心。終感矣。古者天子巡狩。十有一月至北岳。遇至日。亦必靜養毋事。以合不省方之義。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凡言先王者。皆相傳之事也。非僅言其理也。而必以深官出郊爲靜。而不擾。合於養陽之義。安乎否耶。質之聖經。果皆符乎否耶。

答曰。郊天既當用冬至之月。而又云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是冬至之月亦可改也。應之曰。是始終未明於論節氣。不論月朔之說也。歷法冬至十一月。中見此日。乃冬至之日。而前後各十五日。則冬至之

月也冬至日早則冬至之月早冬至日遲則冬至之月遲天然一定豈可改乎豈得改乎若以十一月朔至晦此三十日者爲冬至之月則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丑時冬至前得二十七日而歲後僅二日而縮當云冬至十一月尾矣何以爲中十三年十一月九日辰時冬至前僅九日而縮後且二十日而歲當云冬至十一月首矣何以爲中夫中氣既爲歲朔氣既爲年中朔兩者各有中旬各有上下分用則各當其分合論則衝突而不可以相通曆法較然一審察間耳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改曆

七

答曰上中下旬以月朔爲至明有上弦下弦在也節氣之上下何在而可分三句乎應之曰物有有上下而無中者未有有中而無上下者中之爲義正爲上下而言也且如以今日此刻爲中語大則前十五日後十五日皆其上下也語小則前一刻後一刻皆其上下也平分則前五日後五日共合十日爲中而前後各十日其上下也以書籍驗之凡二冊者皆曰上下是有上下或可無中若三冊者必曰上中下執其中冊而知必有上下冊矣是有中未有無上下者也故因中氣以定三句法之正也春秋傳曰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蓋謂氣盈虛春差一唯取中氣以正月則十二月皆得度而不惑也四時皆從中而定也況於旬乎且夫日月朔者一數也用日干者按氣也數則初一十五之類人皆知之矣月在天上圓缺晦明何必神堯乃能算若聖乃能在璇璣玉衡子陶淵明詩云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據月朔固不須曆也曆法專爲按氣設也冬至祀國丘原因節氣以報天則後氣分旬而日用上辛固其所也乃不論節氣論月朔是又舍氣而取數也不自爲矛盾矣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改曆

八

答曰四時皆從中而定則月令之分孟仲季亦憑中氣乎合朔之法遂廢乎應之曰月令本堯典而作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中星正四仲定時非置閏則四時無從定而歲不可成非考中則四仲無從定而時不可定春夏秋冬者時也各有孟仲季者時之界也孟季必因乎仲者氣之中也四仲分至之氣正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而歲功可序矣古之聖人正恐人以月朔定時故著中星舉中氣以垂萬世治曆明時之大法月令三代遺經呂不韋問難以秦制總本乎堯典豈能違之乎其次日躔紀昏旦春物候正

以節氣定時月。未嘗以月朔定孟仲季也。設至月朔而不按節序。不積氣餘。則必至於寒暑反易。歲時乖戾。如九峰蔡氏所慮矣。月令又可得而用耶。夫節氣之序。自日行天道而分者也。合朔之期。從月與日會而定者也。天高高在上。有日則有氣。盈有月則有朔。虛盈虛合。則立歸餘。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變化萬殊。皆歸此中出矣。矣孰得而離之。而又孰從而廢之。答曰。孔子承周禮作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皆定以月朔。未聞按氣也。僖公五年。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昭公二十年。書春王二月。日南至。而孟獻子

正也。豈武王初改正朔。而周公制禮。卽委置弗用耶。蓋周禮以立事。則用夏正。而以節氣爲主。春秋以記事。則用周正。而以月朔爲主。記事一稟時王。而立事之作說成易。則必配乎天道之生長收藏。而不奔陵節也。是故節氣也者。天地之所以開人。聖人之所以承天明王。率若之首務。而謂陰陽贊化育之實政。所從布也。命羲和齊七政。俶擾天紀之謀。頒朔序事之禮。古之帝王。皆兢兢未此爲典常。從世不講於率若之義。惟兵刑錢穀簿書期會。見爲國家之大計。遂習於月朔記事之文。而昧於節氣立事之旨。其所繇來者久矣。然而聖漢洋洋著在六經。將以堯舜之道進吾君。而從事於抑陰扶陽。任德遠刑之大訓者。不敢忽也。周書周月篇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趙殺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教授民時。巡狩祭事。猶自夏焉。此周禮用夏正之明義也。周禮按氣。春秋從朔。而其典皆出於周公。乃所以爲異而同。答曰。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未聞舍至日也。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與禮記長日之至。均至日也。應之曰。周禮言冬日至。不言冬至。冬下有日字。其闕就正在日字上。今引周禮。乃節去日字。而直云冬至祀天。意義

霄壤矣其云未聞舍至日也獨不見迎養者乎迎三陽之始者猶不用本日迎一陽之始者頗用本日乎三陽重而一陽輕乎三陽者民時爲其授民時也故使凡爲民牧者皆得而迎之長至天時也非有配天之責者弗敢迎也其重可思矣禮記迎長日之至此正述孔子語其意義亦全在迎字上至之爲言來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郊所以迎長日之來也若周禮冬至至之云則猶月令之紀日短至春秋傳之書日南至至之爲言極也至字同而取用各別不容混也今節去迎字而但云長日之至因卽指之爲至日是皆移經以就已意而不顧經義之所安其於引經議事之法無乃皆未當乎惟謂孟子千歲之日至卽至日此語良是然與周孔所稱文勢自殊孟子逆推元欲取其極寥邈者與極微渺者相提而論故上言千歲繼言日至此不但指長至之日直指長至之一息而言也蓋日長雖始於冬至之一日然從是日積之滿二十日乃長一刻是一刻又析爲二十分每晝夜僅長一分此日至之度灰飛之一息所以爲至微至渺真有矢影泡光所不能喻者對千歲言乃見至久中之至暫耳若但云千歲之至日則是藥指冬

至之一日而反無以見微渺之極致矣日至二字寬言之則長日至之月而細言之則長日至之一息也此孟子立言之文勢不得不云日至也猶論楚齊而云日至之時亦不得更云至日也皆文勢也故至日二字但可定指冬至之一日謂之至日之月不可也謂之至日之一息不可也所以顛倒之間文義全別也今周公言冬至孔子言其月以日至日至爲冬至之月昭然合符矣設云其月以日至日將可通乎易言至日開關至日爲冬至之日確然對證矣設云先王以日至開關其期之遠近寬切將安定乎日至指月至日指日以孔子語證孔子不更切於以孟子語證孔子乎

迎以至日賀以次日習而安焉矣奚獨以爲未安爲之曰孔子云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但顛迎與賀之名而安不安見矣凡言迎者皆未來者也非見在也官長將至必先迎之於路若業已登堂則是參見而非迎也若夫賀者正爲見在也誕辰元旦皆其比也有如賀生辰也而於次日則誕降固在昨日矣茲何因而致賀賀元且者以其爲三朝之旦也朝之爲言始也至次日則所謂歲之始月之始日之

始皆已過矣。賀又謂何。生辰元旦不可以大日賀。而長至獨可以大日賀乎。祇因親郊鉅典。大駕初還。慶成斯舉。迨禮竣之後。勢難於一日之間。再行拜稽。不得已而移就次日。勢使然也。非謂禮所宜而心所安也。宜未來者。則於見在宜見在者。則又於既過其失相因也。今若先期而迎。當日而賀。禮當而養便。其得亦相因矣。事有習見而實非。言或乍聞而實是。何必守其所不安。而舍所安耶。

答曰。事天以恒不以暫。則是清明之主。無日不可以見天心。無事不可以養陽脉。不在祀期之先竣也。應之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政書

主

曰。不言及此則已。言及此則其中有大理義焉。大矣。言為愛君者。欲君德清明。君身彊固。而事天其大端也。人身一小天地。天子之身心。尤無息不與帝虛通。一舉一動。仰開乾象。高皇言吾自起兵來。意向纔萌。絲象必先見。此見天子之心。息息與天感也。漢先武與殿子陵同榻。而太史有客星之奏。此見天子之躬。息息與天感也。辭衍義思。靡不圓天。況乎面對上帝。出警入蹕。隆重煢煌。其期之先後當否。可不養與。古今明於天道。孰如孔子。惟按上辛之期。行豫迎之禮。然後至日得奉閉關之義。以養微陽。天時既順。君

心自豫。心氣得以和暢。喜怒哀樂斯中節。所助於清明之德。非細。而所謂彊固之道。養身之理。具在其中。若云無日不可以見天心。則復家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斯語為虛設矣。即云無事不可以養陽脉。理亦甚正。然至日一陽初動。蒸騰於地上。此正見之養之之造端。凡事未有置其首。而紛求於枝葉緒餘之間者也。日日洵可見天心。而見之親者。必於生氣初動。一爻初成之日。事事洵可養陽脉。而養之要者。必從至日之閉關以成其內固。不省方以止其外馳。為學錄是行禮錄是致治錄是養身錄是。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矣。先臣高忠憲云。闔乾坤之門而為闕。斯開乾坤之戶而為盛德大業。盡言闕出於闕也。不先時而迎。則不得以及時而閉。可輕言哉。可輕言哉。扶陽之義。在平時。本至恒也。而欲以須臾之灌獻當之。大報天之禮。在一日。為時至暫。為禮宜特慎重也。而欲以事天。貨恒之說。標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之未精。用將焉致。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政書

十四

答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子之正郊期也。亦有安民阜物。燕天享帝之明效。仰答聖心。歟。抑不過稽古禮文而已。應之曰。事天以實不以文。敢無據而陳此。

天子以天下民物爲身。以節宣天地之氣爲職。寄也。冬至。微陽動於黃泉。閉固藏寄。則來歲之發生有力。而疾疫災傷之孽不起。故世俗以時雪爲豐年之瑞。而冬雷無冰大雨雹。國史必謹而書之。猶之養身者。冬不藏精。則奉生者少。春夏必有溫熱懈惰之疾。學者慎獨無功。則物交知誘。而喜怒哀樂。發無中節之和。先王之治。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大者布德行刑。起兵動衆。小者關市門閭之戒。藏冰殿疫之宜。無所不致其嚴。而尤於仲冬之月。謹齋戒。安形性。慎沮泄。助閉藏。兢兢乎惟恐發天地之房。而諄復其詞者。蓋以

萬民。述也。書錄。微。征。應。存。告。朔。語。釋。夏。時。聖。情。微。想。實。在。於。此。秦。漢。而。降。事。不。師。古。任。情。妄。動。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數。千。年。來。不。惟。當。代。之。君。德。君。身。民。生。物。命。陰。受。其。刑。殘。即。天。地。細。繆。之。氣。亦。積。損。成。衰。積。衰。成。敗。日。漸。於。消。薄。而。不。知。所。底。矣。聖。賢。不。生。治。日。常。少。禮。樂。教。化。不。可。興。而。國。家。無。四。百。六。百。之。祚。皆。是。故。也。自。非。合。德。於。天。之。大。聖。孰。能。裁。成。輔。相。爲。造。物。泰。扶。養。起。敝。之。功。者。乎。仲。秋。令。曰。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慎。其。時。時。宜。靜。而。反。動。必。有。物。方。生。而。遭。殺。者。大。化。浩。浩。吾。與。子。不。及。覺。耳。然。而。以。身。體。天地。天地可知。以養身。推治理。治理可觀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見之於復。聖人以好生爲合天之德。而始之於郊。一日定其體。中心藏其和。歸此而事事寧。天明。出人治。月以爲嚴。德而行之。將近者三年九年。遠不過三十年。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協風甘雨。時至而莫物以嘉。泰平以洽矣。蓋祈天永命之大道。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也。稽古上辛一日之文乎哉。春曰。日用上辛。郊期有定矣。而周官有卜日之禮。特牲有卜郊之文。不疑何卜典。應之曰。此古人臨事而懼之誠也。祀日雖前定。恐屆期有天地災眚。國家變故。

不克成禮而中廢如曾子問所云崩喪日食太廟火之類故謀及卜筮以決之吉則奉經禮以從事否則豫變禮以隨時乃其小心之極致不敢自安枚懷誠而穆卜非蓄疑而枚卜也書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古人之稽疑皆若是矣夫皇上幸之期本舉定而以時日泛泛嘗試乎

容曰言則大矣矣然而至日祀天遵行久矣何欣紛更應之曰從來祀禮斟酌損益與奉廢殊科本朝大報天之郊分而合而復分祈穀之郊則舉而旋廢累朝之心總欲求歸一是況此祀期不過斟酌先後

又非舉廢分合者比乎自昔混只至爲至日者乃周末秦漢久承之習國家因之未及詳正非誤起於本朝也何必致諱哉管窺所及欣逢明至不敢自懷又適纂修會典之年竊以爲折衷今古定事天之經其事蹟則無紛更之擾其理義則立萬世之隆其窳條則闢祈天永命之大莫我后事矣語云祥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云后不省方其所不用之日明甚云日用上辛其所用之日明甚今若以大易之義不足據孔子告君之禮不足爲折衷則亦已耳試舉以質曰聖人言至日閉闕也而偏於是日出郊可謂靜乎莫

卷三十一 禮部

一

能以爲是也又舉以質曰聖人用上辛爲迎長至也今乃俟已至而郊之可謂迎乎莫能以爲是也又舉以質曰設違聖言果先時而郊於迎之義合否果及時而靜於養之義合否莫能以爲非也聖言固不可非典聖言而是也特日相承已久不敢適也天下有不欣遵聖言之是而違秦漢以下之訛者乎其所據以抗孔子者不過周禮冬日至一語此正爲後人考

求不精混誤相襲今已剖其誤則日至屬月二聖之言如出一口不遵孔子即併不遵周公名托二百八十年舉行之典義而實爲秦漢以來二千年之人遠

護前失豈所以真事天之聖敬成建中之至德者耶惟精惟公斯能見是非不見人我以道事君諒當公爾日鄭玄王肅之徒皆言用至月不用至日自漢以來有此說矣而不行何也應之曰彼但割至月至日之文義而未明所以用之理義也惟合之復大象然後奉天之道與人之所以事天精微昭著確乎不可易焉至月初交陽生過十五小分典而未成至日則一陽成而二陽將接也二陽將起方迎一陽詎非後時就事天言不當用至日理義如此至日以前一陽

卷三十六 禮部

一

未成未成則未勤故可以有事至日初成初勤可以靜養不可以勤勞就人之本天言不會用至日理義如此至於辛日義取自新矣而惟上辛乃爲新始惟上辛必居至前所以用上辛不用仲辛理義如此使鄭王輩援復象明郊天即周易證家語以事合理以理制事則至月之說上辛之期爰定於當年矣惟漢儒牽制文義不本心性說者無異見聽者何絲起真信哉是用遠邇以迄於今

谷日周郊用辛但言周禮耳夏商不必然也今何拘於用辛應之曰祀宋不足徵夫子再三言之矣二代之精周已監而取之惟奉夏時則以建子之非至善也其他皆可爲後世法者也何必舍夫子所言所從而遙揣其所不說

中書科事實纂稿

序曰予既奉命編本科事實念會典垂憲方來其間片句隻字卽爲永據繁既重斟酌不容不精凡受事六月閱摺中錄舊五十四年約二千餘本共四五十萬葉核旨意以求事實關涉本科者不過十餘條應續入會典者大小僅二三百字耳學之選非博無約於數十萬葉中取用二三百字博約相去亦云絕矣所應說條

款各有其義某條應如千句字各有其義予供裨謀於條首必關所以若兼討論云者會典爲文簡嚴他日文成止存條款句字而其所以建設如子之故須覩者尋釋而自得之其固不載也故於補成迷闕之外別爲副稿貯科藏達發揮明備有如有可因文據義又可因本科以推他畧又可因一事以推知衆事又可因五十餘年闕之折衷體要以略見僅先筆例之宜焉初也博而約茲也約以博相生無端數紀後復有纂修之宋暑中必有任纂修之人問獻則已遐徵文則猶在未哲誰耶神能相遇者公其與我如面談也夫凡例四則

一除萬曆十三年以前各項事例俱經載在會典遵行已久外今從十四年起至崇禎十二年凡有闕本科職掌者一一查核

一遵原遙浮泛掛漏之戒查取事實其間當續當補當核定者分爲三款編次簡明以備纂修計當續纂入者七疊增補句字者三條核定歸一者二條

一新添本例紹會典原數有擬增句字入正文者用硃字實填其應入分註者亦用硃字分寓於下做古硃墨史之意俾纂修時開卷了然便於裁酌

一凡新添新改事例恐纂修時費煩稽考除所擬應設

條款應增句字外。其各衙門原題疏稿。開切本科事理者。節取另錄於後。以便繕對。原奉 明旨。則不論切否。一體全載。蓋不敢節錄也。

崇禎庚辰閏正月

中書舍人浙嘉善陳龍正謹識

謹查萬曆十四年以後。諸司條陳事例。有闕本科職掌。應續纂入會典者。七條。內大字二條。分註五條。

一會典第二百十二卷載中書舍人額設二十員。無正副。例推年深者一人掌印。按今存實額十六員。皆進士初授。此外皆為添註。崇禎十一年。有宗才保舉。換授例。換補實缺。今合於年深者一人掌印之下。

職掌全書

卷三十六

三

續入云。崇禎十一年。添准宗書。應添吏部考

補實缺。在十六員內。

一會典本條原載其恩廕帶俸。及文華武英東西二房內閣。誥勅制勅二房。分直者。無嘗員。按初制有員印。有俸。崇禎元年。議載中書溢額。戶部據本科手本奏准。兩殿中書。不定額員。定額俸。然殿員因難定額。廕祿多途。向來原有印簿。開列各員姓名。便於稽考。崇禎十年五月。掌科事中書舍人秦如容。令兩殿掌房。造送各員履歷清冊。一覽了然。緣是題定俸額。并差假臣支。凡所節省。始得一一實歸。朝廷崇

禎十一年六月。文華中書張華浩。曾具疏請寬印簿舊規。言亦有據。即如出差一事。向隸本科移送職名。近年旁借冒領。出入程限。多不開會。一切限期之或違或踰。俸薪之應支應住。茫無致詰。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復經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朗疏奏奉 旨申飭。誠恐久復玩泄。必著在 令。方可永無廢陞。合令 兩殿掌房。於每歲終。彙造各員履歷清冊二扇。詳註出身題授考滿加銜加納及差假等項。送本科掌印官。以便按冊稽查。則奸胥無從抑勒侵牟。各員亦不敢稍延冒濫。至本年有題授遷降差假等項。

職掌全書

卷三十六

三

本科印官。自於原冊隨時填註。以便歲終送新冊。至日勘對。庶於查改中書溢額之 明旨。永便遵守。今合於無嘗員之下。續註額俸造條二條云。

○查崇禎三八等年。有城守優叙例。舉人授試中書舍人。此項既不在十六員大選之額。又非 兩殿兩房帶對之比。實與恩廕添註例同。今合於新註履歷造冊之下。另加圈子。續大字一條。其下又分註八字云。崇禎三八等年。試准城守優叙。舉人授試中書舍人。

人部

一會典凡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勅俱於翰林院領寫按此下該續註二條云

會典中書舍人職掌項下凡編完誥勅勅會同該部該司該科官與尚寶司官於皇極門用寶訖仍領回收貯候該部請旨頒給按此下該續註一條

一會典凡親王、郡王并妃初授對號合授金冊銀

冊俱從銀作局造冊文寫完仍送本局鐫刻謹按

王諱寄鐫關係甚重必於數日前預發使各官得精詳較對庶免錯誤合於仍送本局鐫刻之下補註云

再按此條似須奏准方可增注但恐諸司事例此體尚多難於一一題請或當於纂修時酌擬停妥彙稿申明總裁以便類題

第二百二十二卷通政使司總行內一款云凡六科中書舍人行務各衙門俱經本司轉行此想係初制近來不行當於本司轉行之下補五字云今自撥手來方與下條俸糧帶支今自行開支相合其來有南京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職官部

一衙門官銜各司俱分二項如云某部寺某科院某官惟中書科未立衙門名色但云中書舍人其掌科事者亦止云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即以官銜為衙

門似屬未備昔楊文襄公一清作中書舍人記末云恒言每呼為科累朝批旨亦或及之然未嘗著令今查萬曆乙酉年所修會典第五十五卷禮部項下王國體一凡冊寶冠服一款內云冊文行中書科書寫則中書科三字已見於會典今繼纂修似應遵

此例改稱中書舍人為中書科庶免一署二名前後參差之嫌且與兩殿兩房稱中書房者不相混

第二卷吏部項下一條中書舍人二十員後我四員

承註并纂修歷代者不在額數如文華武以恩廕

英二殿制補缺兩房亦多有書銜者第二百

轉行文務帶支俸糧二條令南京無中書科每條下應補三字云後不設方與中書舍人末條南京中書

舍人項下一款有後不設三字者相舍

第二百二十二卷中書舍人項下一款云凡行移各衙

門俱從通政司轉行此下亦應補五字云今自撥手

謹查會典前後參差體合核定歸一者二條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職官部

一衙門官銜各司俱分二項如云某部寺某科院某官惟中書科未立衙門名色但云中書舍人其掌科事者亦止云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即以官銜為衙

門似屬未備昔楊文襄公一清作中書舍人記末云恒言每呼為科累朝批旨亦或及之然未嘗著令今查萬曆乙酉年所修會典第五十五卷禮部項下王國體一凡冊寶冠服一款內云冊文行中書科書寫則中書科三字已見於會典今繼纂修似應遵

此例改稱中書舍人為中書科庶免一署二名前後參差之嫌且與兩殿兩房稱中書房者不相混

第二卷吏部項下一條中書舍人二十員後我四員

承註并纂修歷代者不在額數如文華武以恩廕

英二殿制補缺兩房亦多有書銜者第二百

轉行文務帶支俸糧二條令南京無中書科每條下應補三字云後不設方與中書舍人末條南京中書

舍人項下一款有後不設三字者相舍

第二百二十二卷中書舍人項下一款云凡行移各衙

門俱從通政司轉行此下亦應補五字云今自撥手

十二卷。通政司項下一條。載中書舍人職掌甚詳。而額設二十員之下。反少分註。後員四員。與今見額十六員未合。恩廕帶俸。少添註不在額數等字。兩殿兩房。少帶銜二字。似俱屬缺文。今合於額設二十員之下。昭式註。後員四員。其恩廕下。昭式用。後員四員。二字。帶俸之下。昭式用。并纂修陞授者不在額數十字。誥勅制勅二房之下。昭式用。帶銜二字。悉准尚寶司所註。俾官制詳明。彼此畫一。其尚費司原註。宜仍舊。蓋官制乃吏部職掌。存備稽查。非重複之比。

題管纂稿疏

卷三十一

奏稿

三

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龍大維等謹題為敬因職掌有所推尋。亟請續修會典等事。准禮部祠祭司手本前事內開。該本部題稱。看得纂修會典一節。開館之先。行取事實。業經奉有明旨。咨行各衙門勒限彙送。惟是咨取事實。頗有所用非所貴。所貴非所用者。如漫無肯綮。而混行取用。亦混行開送。不但於筆札空費。抑且於歲月虛延。臣等查得歷來事件。雖煩其要領。總莫外於存科。旨意而旨意中。專衙在京部院等衙門題覆事件。為主。則內而諸司之條陳。

外而撫按之奏報。無不該括其中。而凡事之因革損益。亦無不備其中矣。此則按旨意以求事實。較若列眉而就旨意。以分敘項。井然條理者也。今僅收官員已奉有著。開臣選擇具題之旨。則各衙門堪委經管查取事實官員。亦宜預行選擇。乞勅下各衙門堂上官。除署掌印。鑒官員外。其有空閑堪委。素稱精敏。諸練者。或一員。或二員。題請定奪。將職名開送。到開。以備查驗。所委各員。過限六個月內。昭各衙門應取事實。從萬屬元年起。至今止。星速赴科。從尋存科。旨意。即昭旨意。逐一查原題事件。分別敘項。

題管纂稿疏

卷三十六

奏稿

三

彙造清冊。待開臣選有催政官員之日。開錄齊送。催收官處。以備史局取用。如有浮泛掛漏。即行駁回。兩各官之疎密勤怠。即於此辨焉。應幾事實之行取。不至浩汗無歸。而實成有人。亦無耽延之應矣。崇禎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倘行到科。今查有本科中書舍人陳龍正。素稱精敏。諸練堪以委任。相應依例通諸恭候。聖明定奪施行。崇禎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是該部知道。後典籍房手本。

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某為催纂事據本科管編輯事實中書舍人陳龍正議得纂修會典一事欲省虛糜之費速告竣之期近又據制勅房掌房事太僕寺少卿周某手本內稱奉中堂示各衙門自十月初一日起定限兩個月各將所輯稿半月一送等因到科則期限彌速查取之法愈不察泛濫矣據部原題各衙門應取事實從萬曆元年起至今止應會典成於萬曆十三年其凡例未款云乙酉以後復有建設者俱不及載又查弘治十五年會典初成其凡例未款亦云凡事皆以年為止至嘉靖八年續修則首款即云將弘治十六年以復事例隨類附入是纂修已經三番皆續後來之事未嘗於已修者有所增入也據會典凡屬萬曆十三年以前事例小大備具則今日纂修應自十四年始倘謂已前事例須有更定則題而上之恐又不儘萬曆元年矣故查取事實亦止應起自十四年其元年至十三年者不必復查此實省繁復省手口省紙劄省時日之一道也本職欲隨眾同事則心有所不安欲獨行所見則於事體有所未敢欲徇申各署則迹類於喜事欲入告君父又恐事微而近於苛惟念典籍屬現管催

收輯稿合應稟明中堂知會各衙門最為得體而於纂修事理不無小裨等因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制勅房煩為斟酌查照施行崇禎十二年十月繳送事實纂稿手本

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某為纂修事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學士薛某揭帖為前事奉聖旨各衙門編輯稿俱着嚴催速送不許違延欽此今准本科查取事實中書舍人陳龍正關稱自崇禎十二年七月題交八月入閣分較九月受事至今閏正月適滿原題六月之限編輯已完相應繳送收掌官處

集亭全書 卷三十六 職官部 主人

准此將所輯中書科事實纂稿一未簡送 諸勅房掌房事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加尚賓司司丞兼翰林院典籍梁某煩為繕收隨發關防收摺以便案驗施行崇禎十三年閏正月

纂稿自九月始受事迄今送稿未踰六月之限然署中事故稀據若六曹之繁恐非半歲所能給也或展限或益入臨時必能變而通之又去冬曾有半月一送稿之催竊念國家制度損益每擬議久而後定一事首尾輒踰數載非前復貫通難述裁創且各垣錄本諸司爭領乘空即發豈能序方其入目緒如亂

綠迨通體理會成竹始見以是二故雖欲零編零送其通無難也愚故格遵原查編完倘而總送之他署未知如何識此覺告竣之日月

合觀六垣綠本議

近五六十年来六垣錄書約各二三千本每垣止一部而借觀者約三十衙門蓋禮部原題赴科搜尋之說於勢難行既不得以人就書不得不以書就人以一部書供三十衙門之輪借何時得備設如每發數年每隔五日繳歸又轉發別衙門其查收查發之際吏不勝劇官不勝煩且轉展多署保無失壞合查空

彙本全書

卷三十六

三十九

開公館大者三四所暫令各衙門管編輯官分處其中限某月日起某月日止以某某垣錄書共若干年若干本頃貯某館每館中別擇精明官一員總付之約半月或二十日此館各官閱畢則與他館互相換閱度三月之間各衙門官俱得備覽六垣全書聽擇其有闕本管衙門者節錄原疏全錄明旨可以次第編稿矣於是原總領官彙收明白一一繳歸本垣則垣中傳發錄書之事已畢視原道六月送稿之限尚有三月之暇聽各官待歸私寓從容將事實編次成稿送閱以待纂修寬然膏餘頃承乏管本科事宜

日查取日編稿竊見查非難編亦非難雖在取耳查責目到編責識到皆可求諸已而領取各垣錄本必求諸人錄本略如命題編稿略如完卷便全題未見而催交卷者急於星火雖欲若卓植何操以遵乎今事既往矣數十年竣議纂修者須先定六垣致發錄本之法然觀酌定各官查編之限蓋各衙門職掌有專開其垣者有非及他垣者有散在諸垣者或雖專而實繁或雖簡而又苦於兼且散要必委曲隨宜而限期長短俾閱者可任任者可遵紫微後賢預知此意先期告之當事便各署而吾署在其中矣余則因

彙本全書

卷三十六

三十九

額今日之未便而思便後人乞休疏廿二日奏
遵例乞休稍延餘生事按會典一款自願告退官員分年歲俱令致仕臣崇禎七年進士於時已五十矣年三載得授令職沐光禁近愚忠素學持以事君雖入仕未久竊書循省終始註累則原之事外保其名節建白則屢荷褒嘉繼以優各朝野之士咸謂是大臣言路所不易轉之聖世者而臣獨幸遇之臣之戴德豈汎汎小臣可喻臣之寵榮誠亦不在爵祿之間矣願臣少嬰疾疾柳安先秋今年五十有七肢體羸瘠見髮蒼

素昨歲奉冊河南早虐如焚自畿南屢充入豫餓殍數
千里觸目慘心涕淚終日風疾尋發今雖苟延足軟步
想語言氣短飲食稀少首丘之景時形於夢寐方日以
求醫爲務帝京天上難復勉遊過謁聖仁垂憐知止
臣雖踰伏間巷晨夕不敢忘恩仰體近未屢頒軫饑之
聖諭隨已力所及周其本鄉本里之貧無告者江湖
憂民未嘗無事在生一日少盡臣子一日之分此臣十
年間自矢自爲鄉人熱親幸偶符於德意彌當竭蹶以
圖終者也倘因田野棲遲未卽濟無尙得與耕夫牧兒
共祝聖德之清明聖躬之彊固賢才彙征昌言日

張亭全書

卷三十六

奏稿

三

計百般屢登內順外字賦減刑清神賦燕譽朝朝瑞日
夜夜景星而我皇上以萬壽無疆之身撫而享之此
則草茅之至願而去國之餘忱也頃見刑部至事濟漢
員外王佐戶部郎中阮天淵後先引例乞休各蒙矜允
臣今所請並與相符伏乞勅下該部察核會典併近日
諸臣事例准臣致仕崇禎十四年四月廿七日奉
聖旨陳龍正著前來供職不得演請休致該部知道

幾亭全書卷之三十七

政書卷之三

應詔陳言疏 壬午



威福大聖人罪已之詔。不覺又出位陳言事。傳曰。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恭讀聖諭有云。雖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皇上明自謂求治無從。欲人人救之。沃之也。又云。攻補朝廷之缺失。皇上明自謂缺失出自朝廷。許人人攻之補之也。歷來省過求言。莫懇切於此。勸典之機。復何遠哉。臣謹按今日最大最急者。不過三事。曰轉貧爲富。內平流寇。外交邊境。而其要。不出聖制新設二科。曰裕國足民。曰奇謀異勇。但其中各有標本焉。欲裕國必專意於足民。有奇謀方能運其異勇。就生財論。先明財字之義。方可議生。倘誤認折色爲財。金無可生。勢不得不出於取。必知本色爲財。穀粟乃年年增長於人功者。實有生之道在焉。孔子論政。言足食。不云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云師行而金。從孫武子專謀兵者。亦言圍糧於敵。不云困金。是則穀粟爲本金。錢爲標。灼然易見也。近世持籌之臣。日設處日搜括。日加派。無非損下之事。聚歛之別名耳。民日病。同吳錄尼耶。若盡轉其經營折色之精神。轉求本色。民與國自皆有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七 政書

養足之時。豈惟不病民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便有菽粟如水火。正轉聖人全副精神。專注之菽粟。以是爲治天下第一要務。聖人誠注精於菽粟。而朝野之心思氣力。總萃是矣。從來拯困甦殘之道。不過省刑薄斂。我皇上仁愛如天。欲省刑。卽一旦而省刑。乃欲薄斂。則不能一旦而薄斂。豈窮於心哉。窮於勢也。用兵方急。加派難端。或者暫存一二爲救標之方。而急商墾荒。爲治本養民之道。務使畿輔近地。與充豫諸州。菽粟年盛一年。則京倉之積。邊兵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納爵。或中鹽。國家命脉。不專倚賴於數千里外之漕糧。民間加派。便可以次全除。是則生財以菽粟爲本。裕國以足民爲本。道固然也。以兵論。今日兵力弱。兵氣驕。兵數虛。皆爲無本色之故。語云。士飽馬騰。須菽粟入腹。乃可以飽。今邊腹積荒之處。米石至二三十金。假如朝廷能於額餉外。倍賜金錢。軍士手持多金。腹枵猶故也。況分外之賜。固必不可得乎。空腹批戈。壯士垂首。故兵力弱而長賊。以無本色也。士飽而後可禁其掠。既饑矣。安能禁其作搶食賊。既搶食矣。槍玉帛。槍子女。勢難分別設禁。於是兵之所至。禍慘於賊。故兵氣驕而不畏。將亦以無本色也。間有衰老而不能槍掠者。與槍掠已富而思別

國者非忍餓而死。卽掉臂而逃。其將官不求補額。舊留空名。於是兵數虛而餉愈艱。亦以無本色也。本色急於養民。尤急於養兵。如此。用兵之道。則奇謀爲本。異勇爲標。恒言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實乃至論如得奇謀之將。練成異勇之兵。則兵將各分標本。又如人有智謀。方能善用其膽力。一身之間。亦標爲本而勇爲標。十數年來。曾見非將帥誤及好謀。曾見某枝兵馬實經訓練。總因將非其人。不能練兵。惟求增兵。有急不能用。主兵惟望調客兵。兵不練而空多。所以餉益靡而賊益如田蕪民困。而離散以從賊也。是又可見兵以練爲本。

錢序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三

練兵以得將爲本。將以善謀爲本。果能選舉善謀之將。其於平寇安邊。縱不敢言旦夕奏功。數年間必當收拾整頓。漸成次第。可以仰釋聖心之焦勞。臣謹將生財平寇安邊三事。實列款。以備採擇。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聖屯並重疏

生財有標本屯墾貴兼興。祖制宜深體足本色以寬加減事恭惟皇上欽定典屯帑餉全書本末備具經緯稍詳太祖高皇帝所云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不過此道也。惟貴有實實奉行之人。苟得一忠清勤敏

之大臣總理其事。所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計倉吏之屯賦。第令民間多生米一石。卽可省朝廷轉輸數石矣。此爲與屯言也。若與屯自屬兩事。墾者腹地墾荒屯者塞上屯田以民屯以軍。此其大較也。至腹地有衛所則亦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亦聽民開墾。力墾開承樂聞。墾商赴邊中樂墾大充。蓋巨商之力足以佐軍民之所不及。真良法也。今雖未能頓復。宜畧倣其意。凡畿輔近地與山東河南寇賊新殘之處。專召墾荒墾荒之中又分二事。一招商墾之民。使復農業。充兵舊通。一招募南人。款買明習農事者。聽其相度可與之

義序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四

水利。通墾積荒之田。足因足餉。惟茲最要固其地。距京師距諸邊俱不遠。轉輸易達。較倚命於漕糧者迥殊。但南人欲買苟非便利安肯遠趨。必申明洪永以來歷朝永不起科之制。然後人情樂赴。而海內之荒田可盡熟也。夫積荒土壤國家向原無一粒之獲。今不起科正與未開然之特等耳。而要餉於下。則價輕價輕於上。則易致利不歸朝廷而誰歸乎。何必汲汲起科。始爲吾利與往者司農黃應舉以公帑七萬金購田而耕。其費難措共事亦難成。若申明祖制召民自種。公家雖不費一錢可也。然非徒不起科也。又必徵漢孝弟力田與虞集

添設空銜之意以招徠之能以萬夫壘者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蓋荒土既熟必有勢豪侵奪假以官銜使足自立又因寓激勸焉即罪廢諸臣除大慙而外凡情罪略可原者或聽其自出已力與商買同爲服耕之事以所墾多少爲減罪罪案之等差止許減罪不許復官則亦藉其力不思滋其倖矣或者擬墾荒無效目前豈知墾荒之益三五年而效小見十餘年而効大見不猶愈於久病求艾不膏終不得者耶至三十年後則如古所云必有十年之畜民富民仁同在此時何憂寇生何虞賊熾臣故願皇上以目前之量存加派爲救標

奏稿合著

卷三十七 奏稿

五

而急議墾荒爲本計本計漸成標方漸錄不專恃權宜亦未嘗遽廢權宜則聖明恤民之心庶可少慰於目前而大快於他年矣所最難者則又有二事一難在相度水道萬曆初科臣徐貞明最精於此曾奉命相度畿近著有潞水客譯與水道考二書今其子孫恐尚有傳其學者而近年汪司農應岐盧通判觀象墾荒天津皆卓有成效應岐且謂所轄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約五萬頃每年可增穀千萬石據應岐首推之則畿輔及山東河南各處更可知也今須訪善察水利如貞明應岐其人者使爲董理大利之興拭目可俟寧云迂計哉其

二難在清理侵占嘉靖間一遭夏言樊樂祖再遭沈陽張大紀察勸隱同各有條緒然當時專禁投獻非重墾荒催近年津撫李繼貞以墾荒之責即限原主過限不墾卽爲無主之田聽人佃種其後永不得爭執此說最簡便易行得此意而權之則清理亦不至大拂於人情也因與屯已有欽定全書臣不敢多贅而墾荒近地獨於增本色獨加派佐清儲尤最關切特詳計而臚列焉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附錄

奏稿全書

卷三十七 奏稿

六

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二日聖諭戶部與屯最多良策南北水利尤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條議井井可行特問臣沙孫該部者招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卽會同該科詳議與舉事宜來說特諭

平寇安邊疏

平寇安邊必搜天下之奇才辦挽回之實著事臣觀今日之患莫深於流寇莫急於東問議者於流寇則云先勦後撫云殲渠有脅皆是也然勦賊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將勇藉於善謀而所云撫所云宥又更有說凡脅從罔治者大抵一軍之偶變一方之煽亂耳彼

固未離其鄉井各有室家各有生計故元兇就殄之日大救維新而衆心喜於更生帖然歸命矣流寇不然飄忽既久茫無所歸縱令兵威既振渠魁果殲而脅從餘黨億萬爲群情悅游魂必復嘯亂正當急計所以治之一日解散二日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必分其原籍別其強弱察其志願或使還鄉或聽隨地墾荒或留精勇者從軍隨宜分處而又慰以好言號之日新民給之以免死小牌毋令衆人得寇賊視之及其還鄉與人籍也一切便宜安插之方則又不屬良將而屬良有司矣有司十百其人亦十百其心術才智何難一旦借良是

重臣急急收拾河北三郡且屯且練固佳根基此非專爲三郡正以應援全豫也又非獨爲豫也河北三郡乃天下腰膺介乎北直隸山東山西之間安則京省俱安震則京省俱震若清運若河防種種相關貴重而事危必得方略素優之傑士抱忘身殉國之誠者乃可授之苟非其人徵第不堪任亦必不肯任是則急求良將以圖誅敵急鼓舞良有司以圖安插急定河北屯練之策以固根基此三者蕩平流寇之實著也成祖親駕犁庭雄略長算於今爲烈然爲今之計且須急商制禦制禦之道除督撫得人最急外其一曰畿輔七郡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聽便宜辟召從事其州縣共百三十餘人俱精選賢能文足以力農桑典孝弟武足以習戰守共死生猝有緩急民皆兵尹尹皆將各固吾圉相機互援則京師之內可以聞警不驚從容制度但此七守與百餘尹必破格選之勿問出身勿拘資俸亦必寬假以便其展布起遷以報其効勞有釋擔之期無缺掌之歎則人思竭能矣惟克戡亂之權卽付於勞來安集之手此以良有司而兼良將者也其二曰用我所長困彼所長我所長者在此脫險在車營在火器彼所長騎射奔突耳嘗聞人言欲用車先練車兵欲用火器先練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七

政書

九

火兵有操無人與無器同以人選器乃致用然此在良將自能爲之朝廷但當本將不必代講練兵之方也良將以奇謀爲主奇謀以能用開爲主今之塘報亦間之一端也開者將軍之日無開而行師猶閉目而行步豈有不仆者哉勝敵者先知敵情非特術數非專計量也實使人覘之史載韓信破陳餘使人間視知不用李左車策既還報乃敢遣兵本朝王守仁行師往往坐收全功得力專在用間威繼光亦然故特選畿輔郡守備用我長以困彼長此二者安邊之實著也邊腹情勢雖不同而督撫貴得人兵貴練將貴謀謀貴用間則平

附錄

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七日應天巡撫黃希憲一本急缺按臣事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江南重地着連選堪任的題差來用不得僅循資序
崇禎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聖諭吏部都察院 欽此
警孔殷該部院卽行各督撫按責令將畿輔沿邊

在兵道及府州縣官詳加甄別不堪的卽據實奏請換除但不許借題代卸聽人巧避題限十日內具奏如或狗庇滋悞一體重處不饒特諭

用人探本疏

救急需才惟博採可以資特拔惟早辨可以應當幾事臣親政治惟在用人救急亦無踰用人第世平則布列雅士時艱則特拔奇才各有重爾今邊腹並急事勢艱難凡遼氣寇塵之所屬危地險任若非真負卓犖之止據資俸姑令嘗試縱不情其人如國事何或才堪矣而又以資俸爲礙此人與地之所以難稱也竊謂用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七

政書

十

人之道但危疆重地最宜破格大臣凡居用人之位者應曉夜傍徨訪古來夾袋材館錄之屬皆平日多方下問彙集而成豈晏然安處能周知天下士耶既審慎共智畧之堪不必復計其資俸之歉荷用一人而得當地雖殘破猶可收拾漸就規模事雖決裂猶能宛轉救回一二所謂博採與特拔相資者此也顧以邊腹要地必至債事而易人不已脫乎不若先期酌之頃者如南京大司馬與操江二臣奉 旨解任別推賢能既無廢事又以保全人才至善也今應 特命密勿心膂之臣開列內外各要職重地除已得人者待其成功其來甚

得人者遂員爲之坐各擬議某職應用某人某地處易
其人非獨求其品正才真就才之中更須細隔其果擅
何長舉任何事如秤秤物分最適均倘全才一時難得
或車機須相濟而成不妨再酌以某助之如漢高輔韓
信以張耳輔王陵以陳平此明至之以臣助臣者也如
牛弘爲家宰慎重詳緩得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兩賢
相與得人遂多此大臣之以人自助者也外而督撫道
鎮諸臣益可推矣人才惟先期而預知乃可當幾而立
應若推敲不登臨渴掘井會推之日相顧而歎聊取備
其安望事功之奏哉臣於崇禎十一年曾有特開樞職
疏謂兵精則餉自省將良則兵自精輔臣賢則銓樞部
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兩荷溫綸褒納原
人在御前可覆按也邇者皇上優禮大臣言聽
從寬大祥和之氣充溢宇宙人人欣望太平獨是舉
倏謀大將乃擬職最重最急之綱領不可不特加之意
而至於天下大本則全在皇上之一心殷憂啟聖全
實其時願專精堯舜周孔之遺勿分信於旁流於以安
形養神而且勤視朝敬批答以鼓舞臣僚早樹中興之
教蓋凡人多憂則氣易消聖人多憂而志益進堯舜
光華萬年皆殷殷憂臣憂民之所悅極也敬以是爲親

見之堯舜獻臣昨歲乞休獻恩奉允勉力赴職雖
衰病日甚而念切據忠亦原疏所云在生一日少盡臣
子一日之分者也時事孔亟知必盡言言期可行遂致
今非四疏篇式稍長實非敢迂誕冗浮以煩聖聽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奏

進鑒荒議疏

遵旨恭進鑒荒議事臣於五月間疏奏生財有樞本
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臣伏念鑒荒一事
治本攸繁條理儘多復著議一篇文長未敢擅進遵知
四月內諸司比利民之事教時之方開款送閣蒙奏之
聖諭先錄送內閣訖議中所云興也勢難而效遠開
之理大畧已具科臣楊枝起奉旨蒙過臣寓見之疏
援以上開蒙有陳龍正鑒荒議併徐貞明水道致治水
疏著進覽之旨臣仰見皇上愛切民生慮周治本欲
漸蠲新加諸餉而爲大學實生財實足用之事蓋有日
矣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於屯額外積荒田地定爲永
不起科之制於足民爲長道於裕國亦爲神謨其在
今日生穀勸農便京儲難加派尤爲救時急著願皇
上深信而力行之蓋自古專求利國而病及民生者潰

唐之季其事非一若實能利民而反慮其以迂拙之故
誤及於國計萬無有也然自嘉靖以來凡議開荒動輒
中阻果何故因建議者專以清理侵佔爲先如揚一清
蔣未龍免用是事未及舉群議已譁今惟始原任津撫
李繼貞之議不必清理而但期變荒爲熟卽以成熟之
資限之現在衆主業無容競限亦不容踰熟於限內則
朝廷已得所求荒於限外則原主不得不委心而聽聽
官召佃職東耕耘誠哉行所無事一丁百當之方矣對
衆庶者用簡與大利者用寬故在上惟申明永不起科
之制在下惟酌定原主墾荒之限於農官則比軍典之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七 聖訓 十三

殊賞於農夫則有激勵之多方專俟疏理得人而未備
之官聽其隨時拔荐未盡之法聽其隨事乘除無難矣
臣謹錄原議恭呈 聖覽外徐貞明水道改治水疏於
興舉事宜關係俱切臣謹另疏一併恭進 崇禎十五
年九月十三日奏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議頗有
可採准留覽該部知道

聖荒議
財之用不過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啟居所依賴
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殄殘越非用也天下之財亦
不過三布帛菽粟棗饘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權輕

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農夫織女工
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
之閒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
不取輸士不屑輸此商之亦有輔於生也古者寓兵於
農未嘗以商兼農後世 聖人因商賈子母之物力以
與稼穡而貽軍需蓋使商務農又使商供兵其心思之
場有過於前聖者則其如永樂間鹽商中粟之法矣漢
廷錯建議入粟除罪其意實本臣刑得易金以粟善通
古人之所窮而近世恭璘變壞鹽法顧反易粟以金昧
本朝所著令而寬不可復此無他不如天下貧富之

黃澤全書 卷三十七 聖訓 十四
實不在金又不知粟實有消長而金之爲物特通
注通來非若粟之歲消歲長者也故籌金則有取法無
生法惟病民耳責能足國籌救粟既已得生法不必別
議取法矣以茲足國何病於民今之司計者舉世皆籌
金者也皆取民者也議及興屯則自以知籌救粟矣知
足民矣知本計矣然屯賦上則每畝輸銀三分下則一
分屯官不過視此爲最搜括虛加則猶然籌金也猶
然取民也何嘗使屯田實生粟哉非不欲其實興也勢
不能也腹地軍田強半售之民歲月浸深轉展難詰詰
軍軍不知所歸詰民民則何罪且皆源辦易弊處產以

資人生之利。總之卽國資也。吳事詰焉。至腹地墾荒近
來自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爲爲荒
可墾。或以爲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
荒卽爲典屯。豈知國初之制。二事了然。以典屯之事。責
之邊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爲
政。授產有定數。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田也。
其事專爲養兵設也。墾荒者任民自爲。政曰。儘力墾闢。
產無定數矣。曰與爲世業。雖王土實私田矣。曰永不起
科。則又自古未有之曠恩。蓋聖祖當年。原特以阜西
北之達民。此屯墾之異。異在官民之事權也。更有事相

農本全書

卷三十七

屯墾

一五

類而名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領其衆。團聚
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
衆。顧人不率於官。事不隸於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
之曰屯。雖就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借分析。總爲
官物矣。誰敢輕赴。惟專提之日。墾荒。見其爲民間事而
官法不預。夫然後與。待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典大
利。必先正其名也。至於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
多或百畝。少者數十畝。饒僻隨其土。土各自占。厚薄隨
其力。方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
游閑。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興。則僻野孤村。人多袖手。

矣。此尤與典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然國初墾荒之制。
雖專阜民。而今日足京儲足邊餉之策。則兼攝於此中。
何者。墾與屯。本不相離。而目前典屯實有未易廢地。則
前所云不可詰不必詰者是也。邊地則峰巒時擾。外無
管護。內何以耕。設如一地小小收穫。稍佐本鎮兵糧。已
爲奇功矣。於神京命脈。固未及也。若夫畿輔諸郡。但使
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菽粟。朝多
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運固兼美。漕運未大憂。故
今日事勢。墾易於屯。今日濟急。墾又捷於屯。奈何若求
其難且遲者。而不先試其易且捷者。固初定典金陵。設

農本全書

卷三十七

屯墾

十六

自錢二鎰皆在東南諸省。郡爲其一水可達京師。不涉
黃陰。不煩漕清。甚便耳。然高皇猶時時歎其勞民。特
以意術所與屯。而出其。磨慮之餘。則於西北不立衛
所之處。立爲墾荒之制。至成祖建都北平。使當時謀
國諸大臣。詳議遠思。印應就西北近地。講求京儲。推演
高皇墾荒之意。聚民而阜財。本西北爲倉箱。存東南
爲外府。則公私長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
下違背。命於不可必之漕艘乎。茲實二百餘年來。持籌
之最左。缺政之最大者也。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
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嘗徵源流。多方激勸。特

還董理之臣。特彰金石。四時之信。俾四方聞之。雖燕知。朝廷必不我給也。人樂聚。則利肆興。或疑大道無近功。卽行此。如目前之急何。然古所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困用者。亦猶必世後仁之理。仁雖待世。而期月則效已見。三年則政大成。若取效必三十年。古人有此迂疎之經濟乎哉。聖訓之事。勞米安集。二三年而見矣。盧舍溝洫。四五年而成矣。禾黍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顧以今至貧至困。無策可資之天下。欲漸成菽粟如水火之天下。則需三十年耳。豈謂前此都無稍濟耶。故治標救急之權。今固未能遽廢。而扶養元氣之道。要貴一

立此無制之制乎。方今兵荒交至。無歲不荒。亦無處不荒。然東南屢荒於天。而西北恒荒於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凡人類飽煖以生。皆飽煖於布帛菽粟。誰爲飽煖於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爲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爲之用。餽殍可生。最切於荒政者也。未也。繇是布帛可兼。祖制每田十畝。以半畝栽桑。麻木棉不種。桑罽網不種。麻棉。罽布。令墾荒者兼遵此法。民無憂凍矣。未也。繇是百工亦集。凡聚人之處。技巧出焉。抱藝者且聞風而至。械器利用。不苦乏矣。斯時也。民之三財生。三用足。而國用憂誦乎。未也。足用之外。猶有切時。八大利焉。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衆開耕。其財求智。所優於取。下家自爲管。人自爲衛。遠勝客故矣。流焰亦衰。主農招新民爲客農。彼僇僕者聞之。必多含賦。巢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困。南東其畝。水土縱衡。槍柳叢聚。餽料掩映。利步不利騎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無河患。使後此溝洫長修。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水之人也。及今相水道。闢荒田。固與治河相表裏矣。苞苴亦可清。庸情專貴折色。不惟無智。亦以便食。使兵餉改主本色。少佐以銀。扣剋鎖遺。暑沮大半矣。海運亦可罷。凡一般

必前者數十人。以人命與善人之種爭倖。容忍言乎。陽慶間。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遇龍躍堤七艘而罷。往事可鑒。況今該海運者。慮涸耶。畏河旁賊耶。慮湖濱諸法可矣。與其避堂與之梗。傳於塘外。易如獨斷清於塘內哉。再久之。而漕工亦可省。舟楫亦可裁。惟此係三十年後之便利。今未敢深陳也。嘗見漕河兩旁荒土。彌望穿井。漕畦蔬者。有浸洩清流之罪。為輸遠方粟。而甘棄本境膏腴。不計生粟。而南力以饑北民。非謀之誤者與。又嘗聞與屯諸議矣。欲使墾精荒之田。必曰三年起科。於是荒土終無熟期。蔡有勸農新闢之田。必勒令

奏事全書

卷三十七

奏稿

十九

陞稅。於是熟田漸復荒廢。究之使官民兩失耳。罕立此虛謀以阻人。而必不肯獨以名種。非惑之惑者與。今請悉除故套。直分二等。曰新荒者。三年免稅。積荒者。永不起徵。設董理大臣一員。妙選天下公忠廉敏之人。達大體。明水道。精勞畫。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汪司農應蛟。今日李侍郎繼貞輩。而任之。立激勸格數條。首設力田學。以取士。凡墾荒百頃以上。子弟文義。循通。附州縣考試。人學。每省量廣中額若干名。入場。編良字號。如遠宜之例。夫科名者。同人情所最榮也。次則給以散衛畧。如虞文靖公之說。次則聽人以墾荒多寡贖罪。或出財

或胥勞。累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諸情臣。亦與酌量於其間。次則聽各處鹽商於西北省郡。隨地墾荒。即隨地輸粟。而補耕墾之虛。給引。漸復易銀以粟之舊。兼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哉。若永樂間。赴邊中粟之法。非遽脩浚整。鹽商不敢行。恐當俟腹地墾荒之後。徐徐修復之。其董理大臣。應屬工部。不必戶銜。凡種稅局戶。今止於勸課招徠。周官所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田二司。俱屬司空。亦此義。夫然。則蘇松江浙明農之士。舉可勝其任。而愉快焉。年來漕運漸道。聖心焦勞。欲挽遲為速。不惜

奏事全書

卷三十七

奏稿

二十

人賞。比於軍機。一歲轉輸之事。猶且以上功論。況此普天大利。百世長利。果以時奏績。豈新世賞殊旌乎。任事者之奮心端。必錄此矣。禮臣頃者。議請開科。蒙允京省共增一百二十餘名。嗣今若以力田設科。既切技時。又合古道。且另編字號。較文高下。依然明經取士。非習爵比也。酌古準今。鼓舞海內。莫此為便。謹議。

進徐貞明二書疏

遵旨恭進徐貞明水道攷治水疏事。臣於水年五月初一日。奏生財有標本等事。內引貞明所著潞水客譚與水遇攷為據。初五日奉聖旨。該部者。該具奏。六月

十二日復奉 聖諭抄發貞明西北水利一書該部隨
卽遵頒條議。頃科臣楊枝起疏復引京東水道攷一書。
蓋西北水利卽貞明原名潞水客譯者其說舉西北第
一。對東南而言卽 祖制所云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皆
是也。今京東順永二府土田水道攷則就西北之中舉
遼寧之地遂縣逐鄉核其地名相其水泉少多田祇廣
狹穀性所宜人力所堪一一踏勘而縷數之者也。前書
論其理此書指其事。前書纂陳西北此書近相邦畿。鑒
言理。猶待思維酌量而勿言事。直可按名循蹟而覆徵
之矣。雖相距數十年水土或有小異荒熟不無迥更然

安瀾縣等州武強東鹿等縣。盡處河身。分別舍計所當
見費不及三萬。惟獻縣以下二河。路遠工多。行本地方
官轉估。疑因貞明去任。未見申詳。然視所已估之處。或
當數倍耳。必不至如舊卷之多也。浮游論事與實心計
事之人。豈可等哉。但當時食物工價俱賤。恐在今日又
非其比。然臣亦有不服貞明者。其訪藥王廟及天津二
道人募緣資費。殊乖大體云。貞明舊本。向稱疏稿。卽今
揭帖之類。故其中自稱。藥皆云職。今不敢輒改。一摺。原
本錄附於水道攷之後。共裝成冊。臣恭序簡端。進呈
聖覽。 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奏。十一月初四日奉
聖旨。這所進水道考治水疏。是否今日可行。有資屯
併本內天津一帶。舊撫汪應蛟故蹟。通着金之俊詳
察。酌議。來說。併發該部知道。
京東水道攷序
謹按先臣徐貞明有言。西北水利。皆可興也。先試之畿
輔。畿輔水利。皆可興也。先試之京東。乃先踏勘順永二
郡。述爲土田水道攷。兼畫地圖。惜其圖今不可見。而獨
見其書。經緯蓋井井矣。然先臣馮應京嘗著經世實用
編。開貞明儒者所見猶偏。民間成熟早田。亦強令改開
水田。致泉澤而事竅。使當時水旱田並墾。南北人互用。

年括一年則至今十餘年來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里之地不讓江南矣斯言也以貞明所議之不行跡偏見也今貞明書具在每云難開泲者水近者見成旱田者悉從民便則曷嘗有強改之事耶或者又疑幾輔郡縣猶漢之河南南陽貴戚近臣坐產獨多故易阻而難行臣亦以爲不然貞明當日之不行錄於枝葉雖詳本原未徹耳相度水土者技藝也申明祖制永不起科者本原也此制不申民間相率而疑曰積荒無稅今開小熟則必有小稅矣大熟則大稅矣旱田薄稅今改水田則必加厚稅矣逢年不可必而稅一起不可復除一加不可復減孰肯有其勞費以買後惠哉惟力明此制而申濟之凡積荒原無稅者任其小熟大熟永不起科凡新荒原有稅者熟後三年方復舊額凡旱田荒地原有薄稅者任改水田永不加稅或積荒田土原有薄稅民間攤賠者嚴確除之亦聽隨便成然此度不違百之一二不足以立例也誠如是是朝廷直作民導師代民謀利無分閭閻貴近有不自竭其力成其業者豈情也哉其有縮於物力短於經營者別召南人無拘土民商賈聽其德力墾闢南北互用便孰加焉民樂其業固享其功是舉也崇歲則上供之後正必盈饑年則民

民之遘濟亦易寇盜不生無用兵之費清運或滯亦可管收遠方之折色平買近地之見糧糧既無虧錢且有羨爲國家利小耶大耶暫事久耶且所謂永不起科者非昔有科而今蠲之也乃後來屯額之外積荒無科之棄地也前此因薄漁久廢數百年未開原無可科使繼此人民不聚又數百年不開亦終無可科則何不從今爲始使民間徃待自盡其力而飲和者戴天食德者成地其在朝廷又何靳何惜焉易卦損上益下曰益夫損上猶將爲之況上初無損而下有甚益者乎又況大益大利究歸於上如前所云者乎然則京東水道致一書誠技藝也得其本而技藝皆爲吾用農官觀是書也其亦四海披腹之造端乎富畿近以富西北富西北以富四海之民臨四海之富民以享中興之大業行其事享其成均有待於聖人豈偶然哉周家以稼穡開業享國最長我皇上誠以稼穡中興而純休永祚必有遠過於殷宗周宜浚光者矣民風久而後仁民業久而後富爲民上者以欲速本之則難俟以久道觀之則有時臣敢恭弁數言若將操券而酬者焉以豫慰神堯壽民壽國之願崇禎十五年九月日中書舍人臣陳龍正謹序

附錄

屯田御史徐殿臣謹奏。爲恭輯興屯不如開荒之
明旨。敬循職掌。直刺二事。具功疎效。祈併功令。以便
責成。事。職受命巡屯。洽歲考求。見向所謂興屯者。大
抵虛加屯稅。非實生屯教也。官以增稅爲功。而民以
加賦爲苦。逃亡益衆。荒蕪益多。是興屯者。乃廢屯者
也。向所謂清屯者。每一官至。輒一番稽覈。究竟田何
畝歸軍。軍亦安得有其田。徒費騷擾。影占如故。是清
屯者。乃亂屯者也。職自巡同。日擊荒殘之狀。疏請減
增科之額。又思一變屯法。截子粒。不徵銀錢。且痛開

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三

從前僕認開荒之弊。而終不如中書舍人陳龍正所
著墾荒議。直截了當。墾墾可行也。先經部科詳議。而
職以豎試入關。未暇繕疏。則科臣楊枝起已先之矣。
皇上俯納其言。未有興屯不如開荒說。得是之
旨。復令詳議。承免起科事宜。頃者吏部擬任屯務各
官。又奉有屯田御史仍照舊巡察之旨。職因思屯
與墾所宜致辨者。止在起科不起科之間。而習俗好
言屯。不樂言墾者。一謂不起科。利事在民。必起科。利
乃在國。此正科臣所稱詳述積陋。不知王政之必可
行者也。今聖心所急欲舉行者。開荒也。如部覆則

依然興屯也。聖心所急欲增教者。田中之五穀也。
如部覆則究爲庫中之銀錢也。認銀爲財。其勢必出
於聚歛。涸屯爲墾。其究必至於殃民。往者董應舉請
格金七萬屯。何家園。公廉勤幹。拮据散載銀散。而田
不成。近年賀費之於陽和。抑又甚焉。此皆官屯已然
之驗。明旨以爲不如開荒。斷無爽也。今若復循
故轍。備種買牛。置器募佃。皆取之官費。已多矣。而且
溝洫當開。廬舍當築。衣食當周。格金有盡。屯費無窮。
不興則棄前功。與之則無以繼。設處不過苟且捐助。
更難強行。二三年復蕪。無收拾。將如朝廷一番設官

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三

發帑之盛意。何此時雖欲不虛加屯稅。以稍塞責。不
可得矣。嗟乎。是職曩者所云。皇上虛有興屯之名。
百姓實受加派之害者也。可勝歎哉。墾荒則不然。力
申承不起科之祖制。定良法。用真才。不費金錢。不
催子母。但假以事權。需之歲月。而大利隨其後矣。蓋
穀多則價輕。價輕則易致。其利總歸朝廷。此實君
民均足之良謀。豈僅藏富於民之腐說哉。會典萬曆
年間。議准荒田。但不在屯田舊額之內者。隨便領種。
承不起科。最得太祖本意。近來縣名之爲新屯。而
民始畧足矣。且屯事舊事也。屯官舊官也。罔犁然具

矣。增設大小各官。何爲者乎。所貴增設者。正爲肇修祖制。特舉墾荒事宜。將以開大利。成大功。使西北數千里。幅員禾黍芄芄。一如東南氣象。資飽勝而省輓輸耳。則摺此設衙。刻印。撥給。勅書。皆應至墾荒不至屯務明矣。願皇上於部覆屯田起科諸積套。盡數洗滌而直行。聖明專重開荒之本意。遠符聖祖近法神宗。眷國足民。無便於此。所發十萬帑金。似應委付總理。就駐劄地面。官自開墾。爲遠近商民之倡。其餘各處荒田。悉確民間。從便墾闢。不以官法預之。庶幾因勢利導之微權乎。乃若總理既設。兼有分司。墾荒新政。與屯田舊規。原非一事。且經制未備。舉行有待。俟有成效。乃可巡察。此尚需一二年。職今奉差將竣。復命在邇。然衙門事體相闕。不先爲講求。後人何所遵守。除見行事宜。無容再議外。以從屯臣勅書。應否添入并察墾荒字樣。伏乞明諭部院。再加詳確。以便遵奉施行。崇禎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奉聖旨。據奏。興屯徒加虛稅。從前欺飾。可知事關創舉。若遵旨將墾荒免科事。宜詳咨確覆。毋仍徇宿弊。其屯田御史勅書。以後應否添改。着併察明該部知道。農事全書卷三十七終

養亭全書卷之三十八

政書奏議四

分考一回奏丁丑

遵旨據實回奏事。閏四月二十五日。禮部爲覆試事。聖旨初維孚試卷學力未九豈堪入數且屬草殊欠敬慎若輩去舉人發舉肄業房考何人著自行回奏欽此欽遵。臣謹按當日閣中取卷始末。仰告聖明。臣於崇禎九年九月充順天府同考試官。臣原習詩經。因分房之日。有今考選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生。以禮記孤經引嫌求改。考試官左論德黃景昉。今臣調閱。臣初

養亭全書

卷三十八

政書

一

以客經辭景昉謂臣官序居末例應調禮記房。臣遂不敢堅卻。循昭近規。題出共商文錄。臣閱分房之役。披較經義。倍加敬慎。禮經卷數甚少。貝字號應中式六名。取至五卷。人才已竭。緣係孤經。別無他房可以借才。復遍搜得文理稍明順者七卷。臣與考試官左論德胡仲儼。起環比勘。欲就中擬定其一。商確再四。謂維孚卷力量難淺。詞氣差清。勉取充額。臣原批有敬辨二字。又有芳味未足。惟在自充之句。所以姑置末名。止爲卷少才乏而額不可缺。伏見數年來。聖謨洋洋。日以釐正文體。頒示海內。兄首善之地。尤四方所瞻。與其收險僻冗濫

之文。有傷太雅。寧姑存此平淺手筆。或者向後工夫尚

有可加。此小臣失慎之過。欲守功令而近於愚者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精研典籍。至於科場制義。靡不博通

恭誦。明詔。謂維孚學力未充。此實維孚定評。亦臣與

典試二臣意中成案。天言一挾。如日斯昭。惟念臣與

分考。不能爲皇上多得宏才厚養之士。而使淺學備

乏。仰塵宸衷。臣之固陋。無所逃舉。惟聖恩垂察。斯

青遵旨據實回奏事。竊昭禮記房貝字號中式定額

六員。偶值卷少才乏。當日與典試官往復較勘。勉取

學姑充末卷。胡維孚疎卷原批。見存可據。委如天鑒

養亭全書

卷三十八

政書

二

學力未充。謹據實回奏。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奏五月初五日奉聖旨。取士務拔真才。豈得以卷少

充額爲詞。陳龍正著再據實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

係專經。何故求改也。着明白回奏。該部知道。

分考再回奏

遵旨再據實回奏事。臣伏念場中取卷始末。前疏已

明。謹遵明諭。再加詳述。並將當日出題填榜事情。一

一備悉。以資天聽。臣原以詩經調閱禮記房。緣係客

經。京省近科出過經題。未能周知。慮犯重複。商之考試

官左論德黃景昉。胡仲儼二臣。二臣皆習詩經。亦如臣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八

取書

三

處臣因於彙經堂賢問雖生雖生出經題一紙謂皆近
科所未出者約計百餘臣從中記取斟酌比登聚奎堂
臣錄正副八題呈送景昉景昉點用二題卽今之三經
四經是也雖生亦擬四題景昉就中亦點用其二卽今
之首經次經是也致詳致謹惟恐或違題格臣與景昉
實共一心此間中出題之始末也易書詩各房皆五百
餘卷每五十而中一禮記合血貝字各號共二百六十
二卷內除血字一百八卷貝字僅一百五十四卷而二
三場不到者復不下二十卷是從一百三十卷中額取
六名額二十而中一視各經卷倍少則取才亦倍難其
事理然也貝字號取至五卷已難入目因將各備卷併
送副考官仲儼求其自定仲儼留置一日報云無甚高
下原卷發回取視其間一卷第二篇寄國而行其文
云雖未施仁於天下而仁天下之道已幸於此我聞周
道視親此之謂也又捉脫批沁入二字第七篇亦難數
句餘卷則繁無批點臣因細加覆閱並維乎卷於末名
亦萬不得已短中存長非敢以爲其優也此間中取卷
之始末也至十月十七夜登堂寫榜將竟總查各房尚
缺宜府生員且字號一名臣房有一備卷景昉令臣更
撰維乎臣卽從燈下覆閱見其第六篇邊幅甚短臣原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八

取書

四

批云疑有脫落及折對量急實止數行難以入額而論
中引川佛經色空空色教誥功今所禁臣亦原加批抹
臣因並持兩卷諸景昉仲儼及提調監試各官之前此
防流漏景昉仲儼乃從別經補取且字號一名而禮記
房則仍用維乎其宜生安朝方填入副榜蓋因兩卷皆
款朝彥又覺多疵不得已而量彼存此勉取充額之意
臣與考試官實同之提調監試及各房考官共見之矣
此場中定榜之始末也榜既出物議或謂維乎收經未
久何能過曉必顯場前預擬經題風構而成仲儼問之
卽以告臣臣卽以告景昉景昉謂此事雖係風聞不可
不慎令臣呼維乎面詰之臣遂立呼維乎公同本房所
取各生今中式第三甲進士黃國琦朱克謙及今回籍
舉人蕭珩馬國銓等似出無意從容共問何年收經場
前曾擬經題預構數篇或與場中所出偶符一二否維
乎聲色俱厲謂改經已近十年何云未久庚午科卽以
禮記入場順天府科舉案見有可証若言預擬經題則
場中經文宜獨稍優豈至與四書同其謬弱奄然僅居
本房之末乎國琦充軀等皆首肯其言臣亦見其亢壯
且翻閱四經果多舛戾磨磨之態遂兩坦然置不復問
然細念士子致議豈無自來爲之訪核經句則縣維乎

平日詞氣矜張，交遊欠盡，不能潛心篤學之所致。爾臣因敷數訓，陳誠面戒，或手書令其砥行讀書，勿妄尤人。此亦長安士大夫共聞共見。今維乎發同肄業，同誦學之本分，而臣於問卷時不能拔士於驥黃之外，仰光菁莪棧穫之盛，又不能因維乎開牘以辨其習氣性情。生平自盟知言知人之學，臨幾替職，實切疚懼，負罪莫容。惟是臣切誦匪懈之詩，長熟勿欺之訓，再煩天諭，敢或留餘，謹將場中各事始末并揭曉後物議條錄，備告君父，實無一字支飾，以仰負聖明勵精致治豈弟作人雅意。貼黃：場中擬題取卷填榜事分三節，并揭曉後物議條錄各創情實，不敢一字支飾，共所以勉取維字之故。總因乏才，始終可蒙天鑒，謹再據實回奏。

奏三十八次

元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奏十一日奉聖旨：奏內閣中先後擬題併取卷定榜及場後物議等項，是何情緣，該部科嚴查確據實達奏。

分考三回奏

道：旨回話事。本月十五日禮部禮科覆奏二十日奉聖旨：首善賓典大典最宜失公，失慎胡麒生以孤經擬題胡維孚改經未久，遂得侍中情弊，顯然陳龍正徇收濫取，問仲儼既批沁入，又行審閱，種種可疑，且據稱

維乎平日狎邪，舉止不端，益負朝廷求俊至意。問仲儼等俱藉同將話來該部科知，道欽此。臣謹按開中各項情實，臣前二疏已備，不敢復贅外。惟明旨諭臣狗濫二字，臣不敢致辨，然亦不敢不自明。開中問卷少才乏，故以備卷並呈總裁，求其自定，當選卷時，臣無心取誰悉也。仲儼詳閱各卷，無甚高下，維乎卷本淺弱，惟次篇數語頗覺清切，遂加審閱，不過從文章起見，臣覆閱而取之，分考總裁，遞相推駁，先後商確，正應延矢慎之意，非敢徇仲儼也。見字號二三場不到者，約二十卷，臣開初場時，原於其內取一正卷，儘勝維乎。先呈仲儼裁定。

奏三十八次

元

大

矣。奈後場竟缺臣二人，相顧歎息，始覺備卷中補取維乎前疏所稱乏才充額，字字真情，非敢濫也。但因批點出自副考，而臣取決焉，故不敢徇而似狗。狗優者以缺後場置而淺弱者以充之，故不敢濫而實濫。至開文之際，臣與麟生未嘗參酌片語，即經題百餘，臣亦從中自擇，第循昭近規，用其所擬，不能防微絕嫌，以致上煩聖衷疑慮。明給所請洞鑒，纖微臣捧前而惕神，即仲儼問之，亦欽日月於萬里之外矣。若維乎平日習氣，則臣自出閣以後，一聞人言，即深悚愧，言者心之聲文，又言之精也。聞言知人，學問恒理，而臣迷於心，即文

奇言取士定法。而臣建於目。雖孔子有謠言觀行之訓。若分言行爲兩途。然臣不敢執此以自寬也。讀聖賢書。介清朝祿。分求俊任。願收此下士。以負朝廷。以軫磨念。小臣之罪。百舌何辭。謹候斧鑕。關中取卷。凡介在可否之間者。分校與據。裁互商。原係舊規。因少佳卷。收取淺學。雖不敢有徇濫之心。委同徇濫之迹。謹據實回。諒待罪。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奏三十日奉。聖旨。衡文漫無主。持明屬徇濫。乃以卷少才乏爲辭。取中情弊。尚多隱飾。還着另行回奏。該部知道。

分考四回奏

奏事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七

四奉。明旨。另行回奏。事臣伏念事君勿欺。切而矢志。今三奏未蒙。聖鑒。誠微魯。稽無以自容。恭釋。明綸。滿臣漫無主。持臣已知罪。不敢辭。避滿臣隱飾。則臣不敢不申言之。夫衡文求俊。朝廷大典。身履至公之堂。荷抱人心。豈敢容一毫情弊。知而不言。其罪日欺。若不知而言。漫陳風影。亦非忠臣告君之道也。臣前三次回奏。皆據場中事情。一一洞瀝。毫非飾詞。所以未見諒於聖心者。止因出題一事。擬自孤經。而胡維孚報中之後。不厭人望。群相指摘。久而不息。雖傳聞指摘之意。原不涉臣。然竊念維孚取自臣房。卽內省無疚。亦外顧難。

安。既不敢輕率上聞。亦豈敢隱隱然。付辭。辭於不問。當時曾著省述記一篇。抄錄數紙。投送士大夫。一自咎目光之晦。一自鳴心事之公。但其間不書姓名。多稱字號。文體疎率。今雖原稿見在。不敢仰濟。至導近自維。乎奉。明旨。發學肄業之後。始聞其夙昔。曾在麒生門下。臣與麒生素無往來。入闈之日。方識其面。所以麒生與維孚平日之交遊。場外之擬議。深淺果否。無從聞知。難爲臆說。卽省述記中。亦未嘗及之。至於場中取卷之際。則閱文。縣臣批點定奪。縣問仲儼。而麒生始終實未嘗涉一目。衆一喙。天日在上。豈敢有隻字含糊影響。以

奏事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八

仰負。聖明。惟是衡文漫無主。持。臣罪難逃。謹遵。旨另行回奏。以俟。天鑒。聖旨。胡維孚以淺學充額。敢榜之後。物議紛紛。臣曾著省述記以見志。并近聞維孚與麒生夙昔有交。一一據實上還。不敢隻字隱飾。至於場中衡文。麒生實未參預。謹奏。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聖旨。拾才公典。豈得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述記。如何隱飾。至今還着封進。陳龍正始侯麒生等。凱明奏奪。該部知道。分考五回奏。恭進省述記事。臣從舊冬出闈之後。知胡維孚品學卑。

早不顧人望。謙讓聞心。善負微初。欲自行簡。未附於鳴鼓之攻。迨至訪求事實。則又茫無所據。然而口耳通傳。風聲時及。臣於時欲言不得。欲默不甘。聊記此篇。發舒孤憤。對天地質神明。望冥頑以自新。聽公論於久定。但當日止期告之士類。故於稱呼之際。多不書名。今又不敢輒行改易。以失本來。其間所稱胡雪田者。即胡麟生也。閩中畏者。則仲儼也。黃東厓者。黃景昉也。各房諸公者。易書詩春秋各房考官也。同年一友見而賀之者。即維孚本學師長。原任順天府儒學教授。今國子監博士曾亨應也。惟藏姓士人。則初聞時。即刻意查問。而訖無至名。僅存其姓者也。文雖語靜。率野情。則段段真誠。豈聞感事之小鳴。終乃仰通乎天聽。臣伏念此記。闔鍵止有二端。在場中。則經題擬自專。經在場後。則聞維孚之有物議。其餘辨說。雖多。總不過訓戒維孚耳。臣第一疏云。臣以詩經調問禮記循照舊規。題出共商。第二疏更詳擬題。始末兼述物議。雖此二者。實記中窺要而所謂屢屢訓誨維孚。或面戒。或手書。即指記中釋英雄二字。釋虛心釋不較諸說。而云則前二疏已將省述記所載情事。一一備告之。君父矣。特至尊之前。不敢以鳴訴朋友之文。率爾上賓。故未提出省述記三字。此

又微臣陳言次序之愚。衷雖意主於敬慎。而述類於隱飾。臣之罪也。謹遵旨將省述記原稿繕寫。隨本封進。恭應聖覽。臣初述此記時。止欲白之士林。所以行文疎率。全未備。今呈至尊。又不敢改易原稿。謹將其諸人姓名。逐一開明進覽。伏乞聖明。原臣本情。省臣草野之罪。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奏。聖旨。這省述記情弊。顯然著該部。議具奏。省述記
東坡有眼迷五色之歎。為閩中失士而發也。然誤此之病。烈於誤棄誤棄。世不受良士之用。誤收世受說士之害。字家世授詩崇禎丙子。承乏分發北開。適大行胡雪田以戴記孤經。避嫌求改。主考黃東厓先生。遂令予閱禮記房。而禮題則仍擬自雪田。予閱取本房。至九卷人。才已竭。追復貝字號。欲足十卷額。就不可得。向各房諸公云。末卷不能勉。須送主考自定耳。乃以胸卷七。並呈閩中畏先生。喻日主考復云。實難高下。仍聽本房自定。原卷送回。予見內一卷。庸義獨闕。數句。末經結處。亦點數句。乃反覆細視。七篇筆氣頗清。而淺弱已甚。不得已姑取充數。即胡生維孚卷也。比揭曉。則士論不服。小民詫欲有謂其緩情。榜滿花柳。全不讀書者。有謂其結

交匪人者有謂其暫行獨善者有謂其出入衙門者有謂其低微狂狷者未文可以觀其所以觀之而予固卷時獨以氣清力薄疑為初學少年不能辨其學業之荒品行心術之謬其迷視東坡不尤甚乎出聞旬日間之既熟乃手書勸戒使改過遷善閉戶勤學維乎是日在家優酌不置輒直云他出明常滿見明日又不來過未刻乃令人送一函予謂報書也敬視僕一名帖問何往則過東拜客矣予益訝之且是日更有謂其臨場延載姓士人謂作經文數十篇而四題具有因得幸售者夫經題擬自雪印定自主考使何預撰藝外人薄其生平矣

矣使只二十歲人進或難量今驗四句前數十年作何功課僅此伎倆纔隔三年何能驟進作第一人且英雄二字尤屬無謂意者能均天下國家乎薛爵祿乎踞白刃乎夫明過天下日英能勝天下日雄然而米也文中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蓋反求諸己矣然自如何知自勝何勝必知性知天而後謂之自知而後可以當英雄必如顏克己孔無我而後謂之自勝而後可以當英雄不至孔顏孟地位固未足為英雄也英雄之義如此于曉之乎一毫未曉其義而自負其名果何意義于於此際狂妄乃爾況在交知誰能堪之亦誰肯箴規之王考

謂之犯而後可付之不較也。橫逆之意亦然。吾無所感之。而後可謂之橫逆。今于自修不暇。乃云不較乎。此等義總不必爲子發。而今日在坐者衆。不可不因于妄言。發明此義。於時黃蕭宋馬諸子。俱慨然有悟於心。維乎乃歸。至地。爲謝過狀。越數日。于察之。未有改意。顧益聞謬言。予同年一友兒而賀之。因問貴座師何人。維乎云。卽貴同年陳龍正也。我乃其末卷。詞色殊不平。夫維乎之書不報。約不至。背呼名。種種無禮。誠不足計。但以此等文學。幸而充之。頗懷怨懟。則其不自量已甚。且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竊恐其平而待交知。俯而待問。一以微恨殘刻行之。今日在鄉黨。則害鄉黨。他年獲選。一命在地方。則害地方。舉主之與造其孽。可勝計乎。范文正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若隱忍一人。恐鄉黨地方受其害者。不知若而家。轉展思維。欲爲鳴鼓之攻。良非得已。頃維乎循俗例。述二厄見投。予却之堅。維乎踞不肯起。謂厄中已鐫名。可若何。予云。工鐫之。仍令工鐫去之。何難。且把厄而飲。以爲樂也。子若改行。吾見子否。而喜。子若怙終。吾見子名而憂。今子性行如故。何忍置此。嗚呼。憂無已乎。維乎於是跼蹐而去。嗣後未知何如也。維乎當日省其過。吾當日省其迷。維乎省與否。未可知。

吾則因維乎之未必省。省愈切矣。故命其篇曰省迷。毋敢尤人。卒以自反。

附錄

史部尚書田唯嘉題爲題旨。回奏事。考功清吏司。索呈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本部送史科抄出。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鄭三侯等題前事。等因。十二月初四日奉。聖旨。胡報平胡麒生。各配贖陳龍正着。吏部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開中取士。以文爲準。而胡維乎學問荒疎。豈堪入教。中書舍人陳龍正。已失藻鑑之明矣。且其素

行淺薄。不厭人望。又失國家取士之意。及知其非類。乃作省迷記。以誨之。晚矣。就中情節。雖無弊端。而文與人皆非。龍正其何辭於目。昧乎查事官。以此事降過二級。相應再降二級。煙舊恭候。命下遵奉施行。緣係云。謹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題。二十六日奉。聖旨。陳龍正着降二級。烟舊分闕宿案疏。分闕之。欽案久明。乘機之資。辯有自。敬述當年。屢旨兼詳處分情錄。仰候。聖鑒。事。臣於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閱邸報。見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生一本。

直窮侍中之機等事奉 聖旨士子勞卷侍中常問閣
取何人自難辭責這胡麒生許奏陳龍正取中胡維孚
事情著該部科從公察明具奏不許徇徇欽此臣等
部科察奏外伏念此事臣於昔年曾七誦 明綸五行
回奏并進將迷記閣中聞外始末情錄不曾詳奏天心
洞達覆轉無偏麒生薄誣隨還里門臣亦銷紋久而聞
復今麒生乘臣裁俸之日突起難端情可見也察自崇
禎十年閏四月禮部為違 旨覆試事奉 聖旨初維
孚試卷學力未充豈堪入較且屬草莽欠教慎著華去
舉人發學肄業考何人著自行回奏欽此當即遵

欽奉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五

旨回奏疏內止言麒生改閱他經五月初五日奉 聖
旨取上務拔真才豈得以卷少充額為詞陳龍正著再
據實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係專經何故求改也若
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臣隨還 旨再奏詳述擬題
定榜并物議等因隨亦逐事為之剖釋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閣中先後擬題併取卷定榜及場後物議
等項是何情該部科嚴查確據實速奏欽此隨該
禮部禮科查嚴奏 上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著善賓
與大典宜矢公矢慎胡麒生以孤輕擬題胡維孚改經
永久遠得侍中情弊顯然陳龍正徇收滋取問仲儼既

批沁入又行密圖種種可擬且據稱胡維孚平日押邪
奉止不端益負朝廷求俊至意問仲儼等俱著回將祐
來該部知道欽此臣復回話惟以迷目迷心引罪自歸
五月三十日奉 聖旨無文漫無主持明屬御濫乃以
卷少才乏為辭取中情弊尚多隱飾還著另行回奏該
部知道欽此臣復另行回奏始述省迷記及麒生與維
孚平日交遊然閣中聞文定卷實與麒生秋毫無涉疏
內至引天日以明之雖目 聖明隱飾之責有所不避
止謂本心難昧衷言終見諒於 明主耳六月初五日
奉 聖旨檢才公典豈容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

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六

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迷記如何隱飾至今還著封
述陳龍正姑俟麒生等訊明奏奪該部知道欽此臣即
恭進省迷記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省還記情弊顯
然著該部訊議具奏欽此當年 明綸七慎回奏五申
并省迷記具在 御前歷歷可覆按也閣中擬題平日
交遊麒生實有之事 君父之前何敢隱本房閱文副
考批卷麒生實無參預天日在上何敢誣當時主考即
今閣臣黃景昉與副考官問仲儼各具疏奏明大意略同
臣疏麒生亦再三奏辨總蒙下訊當時掌邦禁者則今
新蒙臣鄭三俊據臣疏記秉公訊誅肅得其情特因維

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政書

十七

乎品望素華而麟生偶與相裕難辭比匪得 旨均隨
今爰書具在 其處分二人並未容因情弊也 先是臣以
本房所取東朝綱卷策語傷時 部科磨勘降職二級至
是又降二級再越歲過 覃恩滿除 仲儼亦坐是降二
級用此案欽定本末大致如此 今其事已久矣 而一二
年來 聖慶彌恢 君恩益溥 雖向之屢于天怒者 時
或解其舊網 照以新和 慕悅渾吟 覃敷乎萬里之外 於
是麟生類影自分 註誤未重 創艾已深 方長之材 幸逢
聖朝 詎忍終矧 卉遇風而動 鳥感春而鳴 希澤之恩 所
繇萌也 所可笑者 麟生疏請追察部科磨勘 夫當年磨
勘既畢 始下司敗成招 今反欲於 欽案久定之後 追
迴磨勘 將使秩宗邦禁 往復循環 終無已時 而 宸斷
顧輕於朋議乎 又云 造記支吾 臣著省迷記 在甫出關
之時 記中語專為訓誠維乎 何預支吾磨勘 尤可訝者
密通囑託一語 當日麟生考過 部擬高等 因覆試維乎
而罷 嚴諭垂降 歸重麟生 然始而訊實 繼而允釋 震
雷解雨 總出 四目四聰之用 人臣客鳴 何門造言 輕
率若此 得非昔年習氣 尚未全除者乎 若臣平生孤吟
寡援 止以一味悽誠 見乎於善類 昨歲感疾 乞休 未蒙
矜允 遂逡復 命 陟侍鵷班 又半年於茲 五月間 曾

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政書

十八

建應詔陳言四疏 頃因奉 旨 進聖荒議 并議 旨 明
水道 考治水疏等書 復隨具二疏 雖質但少文 然言言
字字從 君 國民生發 念中流出 九月間 以歷俸五年
八個月 瓜期已踰 隨例裁俸 日惟靜坐讀書 作老經生
功課 恭敬臣心 事行誼 荷日月之煥臨 久矣 豈特此一
事為 聖鑒早定於六載之前已耶 崇禎十五年十
一月 日 奏初七日奉 聖旨 已有旨了 陳龍正著
靜聽 公察不必預辨 該部知道
再剖分關宿案 疏 奏未
候察日久 情實宜明 謹因人言 再為判斷 事 項 兄科臣
沈胤培 欲杜科場之弊 一疏 奉有磨勘係該科職掌 自
當力矢公慎 用杜弊端 其胡維乎一案 已有旨了 著該
部速行察奏之 旨 臣自幸 歸耕有期 屏息靜聽 但味
科臣疏 名云 茲後 謬多傷臣 雖當年 明綸七瀆 回泰
五申 似欲 棄掩其真 而徑行其意者 則臣亦何敢無說
而處此 胡維乎以覆試 覆革 明旨云 學力未充 屬草
殊欠 敬慎 維乎罪案 灼乎已定 臣奉 旨 屢奉 聖云 卷
少 每自咎其目迷 明旨始終責以衡文 漫無主持 坐
鐫級矣 易云 不自引罪 乎至云 故作不了語 婉摛 聖
意 臣初疏謂 胡麟生引證求改 求改乃關中實事 引嫌

亦臣子小心。有何不了。請耶。又云先布告達記。記今見在。御前。皆訓誡維乎。無傷及朕生者。卽所述預作經文一語。亦明謂外人恨滿維乎。曲摘及此。是乃鮮嘲。何嫁禍也。麒麟生夙昔三緘之戒。稍疎。致騰衆疑。像以自行。何泰蒙訊。當時大司寇鄭三俊。細釋臣前後疏記。並無一字指麒麟生情弊。故止據平日交遊一事。坐以比匪。科臣今日仰體。聖朝樂育之仁。借麒麟生青年久廢。或獄列之使過之條可也。因惜麒麟生而欲掩當日愛書之實。以清宸斷之聰。則過也。舊年十月。麒麟生初進。竊託臣時。胤培深訝其舉動之舛。蓋胸無成竹。議論虛平。何至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九

今日忽發此違心之論。截其疏尾云。事本直截。該部無容瞻顧。斯二語儘合。蓋昔年麒麟生獲罪。先定於司敗。而臣另行議處。出自考功。奉旨。則分後先兩時。報命。則分吏刑兩部。明旨所云有無別情。著該部據實奏。明惟此。則昭然有據之情事。最實亦最明。乃科臣所謂無容瞻顧者也。臣致平心和氣。細與創斷。伏候。天恩。早賜。席斷。以便衰病小臣。得申歸耕之舊請。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訓斷偽學疏。癸未。人猜妄加。天鑒難欺事。臺臣黃澍舊冬借偽學二字。

橫口晉臣。臣心訝其無端。然愚學之真偽。品之君子小人。繫於身心。不繫於人口。尤不繫於邪人妄人之口。鑲空繪虛。有何損染。顧恐因人詬厲。而心動氣動。所以處之或失其恒度。是乃學問之疎。人品之疏耳。聖明在上。真道學之宗主也。何微不竭。彼澍之口。頗與較乎。且或幾希尚存。涂觀其夜氣。今乃因自請汴功一案。爲諸臣壘糾。自知理屈。鮮窮而科臣陳燕翼疏。摘發尤力。對外放於官邪。內羞於素行。無可奈何。顧反欲借臣瞞然不較之懷。爲遁辭計。謂燕翼疏。代臣報復也。噫。此豈獨誣臣。直上欺。天鑒而不類矣。建言言官職也。公爾忘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二十

私信心獨往。孰得而左右之。使人臣立身居職。百病千瘡。一經彈射。事理交困。侘傺無聊。旁流狂噬。遂謂足資其掩覆耶。臣爲澍計。須痛念自功一疏。果否據實。果否近理。果否請者是。糾者非。浩然皎然。發出片片光明。磊落之樂。使豫中億萬官紳士民。死者現安。存者心服。而諸臣之糾者。轉而自衛。則澍之立身於天地。綽有餘裕矣。否卽痛自悔。直認前請之欺。歸伏。藉待罪。冀。聖仁原有。猶爲中策。乃徒矯誣罔鑒。姑塞目前。究於定論。奚遑焉。臣平生學務。自據耻爲求問。澍舊冬疎。誣臣取怨鄉民。臣不覺喟然而嘆。有謂臣處以歷年來倡率。朕

饒并義莊同善會諸約式皆濟濟實事遠近傳做可仰
達宸聰者臣愚思之宋備朱子立社倉於鄉協濟民
儀番三十年他方做之境皆少盜朱子乃闢於朝廷
下其法於諸路至今傳爲美談今臣所行亦十二三年
矣漸聞彝彜崑山華亭江西口北做行同善會者亦十
餘處即臺臣李陳玉向宰臣邑嘆此法之善歸行於鄉
卽杭神陸之越久行於武林又廣其法於宦遊之潁州
并臣金汝礪杭人也稔悉其事亟圖推廣謝既附杭豈
不聞見惜其心別有所管不見民生耳臣前不言者以
爲因諺而言述鄒於自謂與宋子入告之時義未符且
義必全計

卷三十一人奏議 三

負數者長故不忍爲也臣心之所以對天地對君父
告海內俟百世者如此其同善會四季賑饑諸約式及
各省直做行善會刻錄臣不敢仰塵清覽備行送開
以略見江湖憂民之思倘舉行益久傳做益衆終得與
朱子社倉之法相輔而行未必非薄海窮簷舞盜安民
之一助也臣敢因辨誣而終及之崇禎十六年四月
十九日奏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已有旨了陳龍正
不必詞陳奏內倡率賑饑等項有何實跡是否法可通
行者該撫按察明具奏該部知道

附錄

嚴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三

遷按陝西甘肅試監察御史李悅心謹題爲修遵各
舉所知之明旨細心物色三人以備簡用以勸至
治事猶思任賢圖治皇上竊寐之盛心以人事君
臣子靖獻之首務但恐實行未諧舉出風聞多有未
當誤事不小臣謹擬明倫云各舉所知正處不知
而舉或致誤用也恭逢拔茅開泰之期敢不仰體
聖衷就習知之賢明指素行爲我皇上告况去歲
陞辭臣陳云山林有賢亦將物色以進致負選賢之
初志乎臣於京職中得一人焉中書舍人陳龍正是
也龍正學傳孔孟之宗胸襟獨契之於所著學言等

書允足垂朝。居鄰則率里黨立同善會。積毀賑貧。講學化俗。其居官也。天心授職諸疏。曾蒙嘉納。具在御前。可驗也。此一臣也。盛代醇儒。經世鉅品。當急爲擢用。令盡展底蘊者也。又於罪廢中得一人焉。前戶部主事。今遣歸業。廷秀是也。廷秀孝行堪比曾參。潔操不讓原憲。處始六載。涓涓淚酒。松楸家計。屢空。峻峻操藥水。現經團圓銀鍊。愈覺學問精純。此一臣也。清能彌俗。介堪立懦。常滿拂而用以作砥柱者也。又於草野中得一人焉。曹縣令丁憂生員武張聯是也。張聯誠正風。審於閭室。經綸厚備於窮居。近三年

遺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

工科給事中陳燕翼。謹題爲國賊未除。賞奸非法。乞正一聘之誤。思以昭萬世之公是事。竊惟從古聖帝明王。所以厲世磨俗。鞭撻四夷者。惟揀威福。予奪二大魁柄。謹其辭。而時防其旁落。故雖冠賊姦究。並時竊發。而穆清之上。足以靜鎮之。而有餘。從未有藩封淪沒。生靈魚鱉。大河以南。郡縣失陷。殆盡。而地方在事諸臣。尚微臣叙叙之賞。如今日者也。失威福。予奪二者。二祖列宗所寵昇之。陛下以示法於聖子神孫。千萬世守之。雖陛下不敢私焉者。也。大臣擅之。則爲無將。小臣請之。則爲說。疏部院臺諫諸臣。明知之。明恨之。而不以入告。則爲扶同欺罔。不則亦爲畏死避禍。臣諫官也。臣滋懼矣。臣向辦事科中。見邪臣黃澍守汴。至苦一疏。繫繫萬言。其自親與代人出脫。不啻郭子儀。張遼岳飛。而其自命作者。又不啻陳琳。司馬相如。一紙說書。滿口胡柴。不惟目無天下人。而且藐視至尊矣。臣與同垣高翔漢。韓如愈彭瑄三人對面共讀。欽案頗足相語。嘆息意此。疏近理。亂真偶動。聖聰票擬。幾誤旋賞。迫入改正。或職兵諸臣。應有言者。水落石出。可靜聽議論之定。無何而司馬覆疏上矣。覆疏未盡。如對所請。而招覆

疏又上矣。未幾罪撫高名銜居然卿貳矣。任藩居然起用京堂矣。一時守土諸臣或加級或優陞居然以罪冒功恬受之而不疑矣。嗟嗟是固所以叙守汴之功也。試問當日守汴汴在否乎。決河灌汴天灌之乎。賊請之乎。抑守汴撫按諸臣自灌之乎。河水驟至洶涌如山。馮夷効靈。豈真蟻舟城中以待。試問當時百萬之生靈俱死而撫按官府又何以獨生。撫按要緊官府獨生而么麼不急佐領之官又何以偏死。蓋請臣同官劉昌指名決河一疏而在事同謀諸奸已如見其肺肝矣。昌爲尊者諱爲要人諱而裴徊落筆獨歸獄於乙榜破甕被處之巡方。蓋亦無可奈何。嗟夫決河避賊免死封疆千古創獲不經見事撫臣一方主持每事關焉。未有名銜不職倡而嚴雲京敢職和者也。且未有心腹推官不蓄久預謀於兩臺而能以一人一時獨主之者也。且微論汴事試問各銜以巡方速化。蹶撫兩河在事幾年。唐福諸藩報陷誰手。列郡名城瓦存有幾。是皆河水灌之陷乎。抑撫臣調度節制之失乎。以人力之矯揉而歸罪造化則欺天以千百年大河之靈氣襟帶畿甸而一旦激作之使滿悍旁出變移形勝則誣地以數百萬生靈殉數人之

官爵性命。則誣人以三百年來安流故道而使之潰決南徙。岌岌犯陵則得罪。祖宗以南北一綫漕米灌輸之命脈。惜水如血而使之噴淮梗運則撓誤違儲以辦冠辦大農告匱三空四盡之時而無端令感損水衡錢疲物力則上憂至。尊名銜等負此六可斬大罪。幸以詐病解任不埋名匿影所死家園而敢悍然與黃澍謀此裏呼外應無非負罪重或不免旁人論列姑架大功。張虎皮嚇而掩之意天下人咸無心無目復無口。雖有言官可威勢黨與効之而不敢動耳。嗟夫猶有鬼神蓋澍以二年半推官借題速化爲此以報名銜邪異之大德而已。其焉。而詳報澍者亦以此酬其驅除礙手禦灾捍患之功。臣然而其所播弄者皆祖宗朝廷之威福予奪而其所干動者皆神人之憤怒譴訶也。嗟嗟澍生平人知之矣。澍本徽冠族其俗婦女以春時佳景園里盡出容冶遊玩澍以美少年獲贊其旁謀戲狎焉其自諸母娼煙姪姊而下人有評品顏之曰百美國而各繫小詞其下用博歡娛族人知而謀殺之。匿走武林然則澍固江南之鄉郎莊應德武林之許惠一也。以其居家行誼本末所爲爾爾宜於君臣大義藩王疆土人民性

命一切尚養而立論變配無人臣禮至此臣本與名
衡無交無隙與對尤先後同師然大故當絕鳴鼓必
先况方今疆場日駭亂草不靖事關宗社舉示四
夷竊觀用兵以來廣寧陷而經撫均祥鳳陽變而衛
按並坐德藩陷而東撫立誅襄陽陷賊入川而撫督
諸臣驛首繫倖即真定失一二州縣而保撫不免今
大河清濤甚於襄德河南鄭縣大抵淨盡而國罪與
法罪大者反見實見原而又重以欺君論議之厚焉
將何以昭德廷彰主化貞揚一鵬顏繼祖鄭崇倫
文燦邵捷春張其平等諸臣之目又得無為范志完
等預埋公案使退而叙功乎臣知言必獲罪然遇
此等大事不言使天下後世載筆者記之曰某年某
月某日汴城決河叙功而臺者諸臣舉無敢異議者
自顧此時何以覲顏頤聞之列而使天下後世有以
量吾君乎與夫今日不言雖生猶死毋寧言而死請
下臣章與謝原請叙功一疏今廷臣會議果有良心
盡死能為名衡等一言出脫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
乞聖明總攬太阿慎重名器收回成命無為邪臣
變亂朝政刻印銷印昭垂萬世聖子神孫舉動臣盡
力發奸字稍逾格并祈寬宥臣不勝變君憂國激切

願望之至 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具題二月初
六日奉 聖旨賞罰朝廷大柄守汴一案屢旨自明
這本遲應肯議顏倒挾持且義詞廣許尤非言官入
告之體陳燕翼者吏部議處具奏 崇禎十六年二
月 日該吏部尚書鄭三俊覆疏看得年來 寇
交江地方蹂躪未有如中州分裂之甚者諸藩淪陷
省會為沼封疆失事方未有如諸臣負罪之大者前
此偷息呼吸計無復之但不至開門揖賊耳當於何
處論功哉高撫軍先令伴冒不無遺訊一舉叙錄交
屬太優但今日賊勢披猖名城疊陷諸臣杆架艱苦
只以決河之失致成丘墟 聖主畀其罪而念其苦
者正欲以示風勸于將來也科臣陳燕翼慷慨陳言
慷慨忠憤祇思為功罪存正論而不知以鼓舞妙微
催遲臆苛議有似顛倒至其撫拾他端更失格憤誠
不可不議處者念其新在言路起念無他姑罰俸八
箇月示警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前旨係議處如何
不遵僅擬輕罰陳燕翼着降二級調別衙門用

幾亭金書卷之三十

政書 卷五 聖明末上

訪學賢能疏 崇禎甲戌

聖恩難報。聖政日新。敬陳求賢政治之規。以垂萬世無弊之道。臣頃與廣試之日。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捧讀未竟。不覺感極涕零。以爲聖心明知佐理天下。在於士大夫。而委托傾信。賴有他屬。實士夫之負。聖明非。聖明之負士夫也。敢以草野所籌。委曲上陳。冀少垂聽焉。伏見皇上福德無疆。仰配世宗皇帝。然二同而一與。其同者。萬心所交頌也。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政書

一

其異者。臣獨仰體聖明之微意焉。世宗自宗藩入繼大統。皇上以親王紹登大位。應運而興。同也。世宗初年。因輔臣張乎敬一言。撤回天下鎮守內臣。洗百年之習。貽安至於神宗之末。皇上登極。手芟涓天之逆。不動聲色。廟社又安。其神機天斷同也。所謂一異者。世宗四十五年之內。終不任內臣。而皇上旋卽分遣柄用。莫重於都堂。而命之總理矣。莫重於兵權。而京營有提督矣。各鎮有監視軍門矣。天下不識聖意。以爲信幸內臣。過於卿大夫士。臣竊念之。豈以皇上天縱聰明。熟知經史。洞見古今成敗。而肯爲此蓋必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政書

二

有微權焉。數年以來。廷臣外臣。未得一人稱任使。未見一事奏顯功。姑命內臣統而蒞之。以激發臣工士夫之氣。欲令覺悟疏憤。殫忠竭能。至賢才輩出。事成功立之日。忽出聖斷。如世宗從張乎敬之言。蓋不難也。然人才餘培養而感者多。縣屈辱而成者少。高明之人。不甘受辱。如頃者大同知府蔡屏周。資錢機世籍。入總理衙門。交臂而出。不肯屈身。寧受降黜。若此之類。保節全名。國家既不能得其用。庸庸之人。既已甘辱矣。復何激發之有。而國家又安用之。然則聖意欲借以激發人才者。或反以摧柄人才。未可知也。何則。外臣既無繇曲體。聖重之顧。而內臣受遣者。或亦威稜自持。未必仰承付托也。以臣愚計。莫如力求天下之賢才。而專任之。昔太祖時。賢才滿朝。事無不舉。猶遣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逸才。論之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慮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今宜急徵此意。於廷臣中。擇善鑒別者十餘人。聽其自認一方。或舊遊舊治之處。或其本鄉。量限歲月。勒令訪求。不論舉監生員吏丞白衣。但有真才。分別所長。明白開奏。卓識偉度。智深勇沈。堪任補弼。干城者。雖得一人。不爲少。其他有能之士。或各得數人。以來。既至。卽試授職事。稱職。則舉至受上賞。如或敗事。

罪亦同生。必行無有如此。則紳野之真才必出矣。宣宗勅朝從三品以上。舉薦所知。英宗亦命京官三品以下。各舉廉公明達。堪任御史者一員。四品以下。及部郎掌印科道。各舉廉敏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今宜兼做此法。但嚴舉至同坐之側。人自不敢徇私。以此補科目收羅之所未備。賢能既備。可以委心專任。可以破格超任。將見以提錢穀。則出入必清。以督耕屯。則獲粟必多。以練士馬。則寇賊必破。吏廉而刑可簡。民甦而國可裕。內治而外可威。然後知當世未書之才。廷臣原足倚仗。穆然執要。沛然致治。一切精防之意。監制之術。皆有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三

所不勞。聖明舉動。仰配世宗。真如反掌之間。而垂法於聖子神孫。所謂萬世無弊之道也。抑臣又嘗念之內臣不預政事。不攬兵柄。賢其安身全名之至計。自世宗以及神宗。百年之間。明有成驗。大聖人之所以保恤近侍。蓋亦有深維其終始者。愚臣不勝倦倦。惟聖慈垂鑒。貼貴共治天下。全賴士夫。聖心原有定見。惟願廣求賢能。專意委任。漸收太阿旁落之柄。仰配世宗無疆之休。

精擇學臣疏

格遵 肅制。精擇學臣。以正士心。以作人才。責治理事。

謹按萬曆三年。換給提學官勅諭。各撫按二司。俱不許侵伊職掌行事。並責成舉臣。如此其專且重也。童生三場俱通。始得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雖四五名不爲少。至十一年題。如人才眾多地方。許酌量增取。不許徇情過濫。蓋違人泮宮。如此其嚴且慎也。當時舉臣執法守義。不聞有營私濫取之議。士子聞戶讀書。不敢賄賂。囑情來之。每試案一出。寒儒勤農之家。或換卷毫。廣首錄。而貴介俠遊子弟。及商賈胥皂。多財巧營者。皆不與焉。故廉耻重而財勢誦。士知自好。孤寒感奮。人才輩出。治理可觀。用成我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四

神宗皇帝四十八年之大平。實惟學政爲之根本也。近二紀來。舉臣不約而同。風力漸弱。以取數之加多爲從厚。以情面之周至爲有能。一案之出。衆相視而推。其以文章公道得者。指不數屈。於是讀書自好之人。仰屋猶嘆。以爲闕修。竭力舉無所用。上智不移。世有幾人。中人之性。隨俗而化。趨邪者日甚。崇正者難堅。蓋自試童子與入芹宮之時。其心術已壞大半矣。科甲之士。皆從此出。求其於登進之後。卓然獨立。或豁然易處者。又能有幾哉。此人才之所以日壞。政事之所以日偷。而民生之所以日困也。司牧尹卿。方其少時。孰非青衿。孰非

童子不致重於青衿章子而直求備於司牧尹鄉紳其萌蘖而莫棟梁之材塞乎原泉而希放海之濫豈可得乎崇禎八年蒙我皇上銳意作人嚴定大小州縣入學之數略徵萬曆初年故事然循習既久驟革未易授之法而使其不如得其人使自行政以臣之愚謂宜特勅吏部妙選天下司途與南北郎署臺臣中剛明方正風采表著者十餘人列置京省督學一遵祖制絕干請之途嚴出入之數孤寒進則益思遵征豪強則勉自循省月濫之罷舊者衆則官增漸濫其才之新遷者精則名舉知榮錄是而科而甲大抵皆廉壯風培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五

風雅自愛之士於以事君蒞民翺然一新矣此實育才之本計立政安民之大原所宜急急同維不可一日因循者也多才之世惟慮上之不求乏才之世兼冀上之能養草昧天開之日以包荒為獎勸冒濫習成之日以清理為滋培易日變通以趨時況於此事不過一申飭間已盡變通之利乎再惟學官所重莫如鄉賢蓋不祀之他而附之學官必其人無愧於人倫有聞乎道義故使聖廟餘馨得而及之神祖以前此舉甚慎自國初至近代每州縣不過數人通年以來情貽是徇生徒妄舉學正妄申督學困之從無廢毀甲科之歟大抵

入祠縣中少一鄉宦學中即增一鄉賢累累數十至其賢臨歿之日有囑其子孫不願入祠與此輩為伍者鈕豆之濫至此已極漸致士風頹敝視庶咨嗟美孔方之多鍾恨公道之漸盡此尤壞人心之一大端也督學既得其人此事首宜蕩滌入者因出者而有光生者觀進者而彌奮所助於士習人心當不小矣人才所自出察若一事實闢天下致治之原伏乞特重其選申飭舊制嚴生儒之進退核鄉賢之出入使士習日正民生日安以副聖明圖治至意
平流寇疏可子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六

急平寇以紆國用事今天下加派歲增至九百餘萬而用猶苦不給大率專為用兵孫武子云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流賊創亂已經數年居腹心之內日熾日迫頃聞至鎮殺居民萬慘毒不忍聞去臨清僅十里猖獗至此遠近震駭受害之處既不能拒幸而免者惟以賊不入信地得免罪咎為幸又安敢追就掩殺一為大創哉隣國為堅孟子非之況今一統盛世無隣可堅予臣愚以為今日之勢宜暫設總督大臣一員控制諸省使責任有歸功罪無避一二年內可就蕩平大流賊之惡已為罪已極恨不且晚之間盡就撲

臣乃以年爲計。似甚迂疎。然臣熟思之。流賊實不比
羌虜。必誅絕之爲快。本係朝廷赤子。半爲飢寒所驅。半
爲賊威所煽。賊魁解黨。良屬至計。而其徒衆且數十萬。
假如猛將精兵。果能盡勦。豈合上天好生之心。況連袁
四省。即使得算洞中機宜。隨勦隨散。以漸而入。亦非旦
夕可以了事。但得所推絕。骨係其才。聽其自選將帥。
受任之後。投音屢聞。使數千里之內。盡掃凶惡。遇爲良
民。安插得宜。不復乘間竊發。則一二年成功。臣亦以爲
可矣。若東驅西竄。條來條往。或一方稍安。或一時暫伏。
雖以數月奏捷。何足爲底定哉。然解散之法。雖在將帥
幾亭全書

功亦賴於此。若不準正。則支銷使所至地方。曲
鼓處。彼地官民。既受困苦。此間軍士。又無宿飽之歡。與
現賞之勸。雖有所收。何以使衆成功。故足現糧者。今日
平賊之要務也。或難臣曰。平賊以省軍需。今反費現糧。
何名爲省。臣應之曰。糧不給發。賊終蔓延。貽耗軍需。難
以數計。何如明費糧若干萬石。銀若干萬兩。使良將得
展其兵力。賊平而餉止。爲久長節省之實事乎。流賊已
平。除各復本地爲民外。其間挑選壯勇。願留爲兵者。給
與衣糧。按法操練。即可資之實邊。連埃之事。果得良將。
不設監制。進還機宜。得以自繇。亦可數年奏効。內清流
幾亭全書

務使用一人得一人之力爲一事奏一事之功尤願聖明加意人才容受直言體味商書所云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過於志必求諸非道守此二語爲觀人之準的則知人之哲可配堯舜賢才既多則足民裕國安邊平寇次第可期到得功成治定之日兵可不增餉可免派皇上端拱而享太平矣多難興邦是今日的景象殷憂啟聖天下所仰頭者正是皇上今日這一點至誠惻恒的念頭臣愚不勝慙切

以屯牧爲名窺犯乃其本計聞撫能辦此事與否實未敢知今既不敢臨敵易帥願皇上急勅當事大臣從

奏事全書

卷三十九

奏書

九

臣商確作何激勵可保萬全其禦臣坐制入城歲費糧餉百五六十萬國家未見大得其力設令謀國有人能鼓舞大帥卽其制馭人才之選便可以制敵使之不敢內窺亦不敢久駐近地矣伏見光朝如玉璽爲本兵則能舉文臣王守仁以滅頭張居正居內閣則能舉武臣戚繼光以安邊可見將才不拘文武但貴得人今日選定大將解聖明東顧之憂實閣臣典中樞之事也今日事勢必練得精兵方可禦賊必邊得良將方能練兵近來將帥都念無紀律又全不講用間一者彼知我虛實我不知彼情形以致職守屢袖選將之方當以能

嚴勅來能用間謀二事爲至至於平日根本之計又在陶鑄群才適整打算凡做一事不徑從這一事做起用一人不專靠這一人奏功其練才之法當使內外遞轉勞迫適均年相較舞則諸練之才漸多一旦有急不患無人矣臣仰窺聖衷焦勞恒不能急訪一奇士出一奇謀立殲此賊但平居有治本工夫臨急方能治標故選將練兵又須以嚴練文臣爲本

生財平寇合爲一事致已

講明祖制承不起科四字成就當今至要至急二端恭請聖裁大定講議事方今天下之務莫要於生財

奏事全書

卷三十九

奏書

十

英急於平流寇欲平流東勿議勸撫當議解散欲議解散光議安插教求安插之地無過於使之隨處墾荒欲使新附之民爲客農必先使當商大買爲主農欲使商賈樂爲主農必清理閒田申明承不起科之舊制查自洪武年以至列宗各有牧諭班班可攷自有至算豈真謂單軫民窮直遺國計哉清理之法則當自皇莊始善乎取吉之告孝宗者曰天下山河皆至有也何以莊爲苟推此意臣下聞風感化必衆清理易爲力矣其詳則楊一清之告世宗者可考也誠行此策三四年內流寇寧貼皆逼爲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

力以耕墾土。十年之後。穀粟盈於海內。其價日賤。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當日贏。兇盜賊不生。則無用兵之費。飢饉不作。則無賑濟之費。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寇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俱成分爲二事。則難就。今日事勢機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臣尚忍言哉。故璵璠渠魁。以正國法。挑其精銳。以壯邊旅。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至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良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良將。必得頗故其人。何道以提挈群有司。使一時相率以赤子爲念。此揆宰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清理始自

義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一

皇莊。以感勸群下。此二者。則皇上之事也。

以禮節財疏

庚辰

禮以節成。就爲國以禮之中。寓節財之大道事。竊觀今日裁冗員。清濫費。可謂至矣。更有二事。易行而立效者。一曰申詳品制。則宴會奢靡宜限也。一曰約束異端。則細流耗蠹宜抑也。奢靡之端。飲食爲甚。一往而不返。日用而不知。每見四方官紳宴會。競以羅列珍味相高。多至百簋以外。官紳如此。民謂安得不慕效之。恣口腹。長得嗽。費錢財。戕物命。褻風俗。皆不勝言。臣愚欲令四方一切官府筵席。悉如京師限制。勿過十五品。違者有罰。

義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二

第令臺司先備。則郡縣無不機風。郡縣遵行。而鄉紳士民如草斯偃。不待言矣。方今彙省數千里。亦地連年。孰民樞草。根剝樹皮。繼以餓饉。上軫宸衷。方事事躬屬節儉。而官紳酬酢。乃必使盤餐狼籍。於誼豈敢於心。奚忍哉。至若僧徒流聚。惟江南尤多。美味華衣。擬於素封。此皆游食耗蠹之最甚者。徒既離家。逃世。一無事事。何乃復耽嗜慾。坐享繁華。非物邦典所不容。就彼教門。原有明戒。謂宜禁。禁。筆酒。並不得衣。納帛。綾羅。每歲亦可約省數十百萬金錢。以少難精。夫織女之命。乘今。纂修會典。皇上慨發德音。著爲令。甲布宇內。垂萬世。所謂

爲國以禮而節財之大道存焉者也。世間惟衣食二端。耗費無窮。節省亦無窮。言之似粗。行之頗切。漢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臣收因節省近事而推明之。以佐持籌之厥。

申明將才適坐之法疏

庚辰

將才有本原。連坐有綱領。懇祈特嚴令。甲以鼓忠貞而求薦獻事。竊自保舉將才之令。既懸舉者絕少。豈世果無才。豈諸臣皆隱費。長連坐也。連坐之法。不可不行。行之有要。宋臣岳飛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僧死。天下太平矣。夫臣子之罪過。豈獨二端。特指此者。各從所重。

也苟不愛錢雖他過可恕苟不惜死雖他罪可原所以
文臣保舉惟賄賂者連坐他事謫誤未聞保坐也今武
臣保舉亦應特提一款云惟失節辱國者舉至連坐此
則法可必行人懷忠義若其他千慮之一失雖智將不
免百戰之一挫雖勇將不免人無全才過或堪使寧肯
藥保耶樂記曰君子聽鐘磬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然則見危授命臨大節不惜死之武臣固君
子之所思而朝廷褒卹之所應加也且今將帥所以不
堪用者正坐貪生營私故戰不前守不堅耳若奮必死
之志抱無成之節則百弊自清軍氣自倍戰勝守固祇
錢本全書

早發得情之矜疏

庚辰

天討有罪欽恤無疆早發得情之矜以損不嗜殺之
深仁事臣勿謂孟子見有無欲害人之言又有不嗜殺
人之對嘗疑夫欲害人之心既人人所本無矣又寧有
殺人而或嗜者乎及詳味曾子所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始悟所云嗜者非謂嗜殺無罪之人謂嗜殺有
罪之人也又非罪不至死之入正謂其情應得死之人
也夫情應死矣我得其情矣雖法所不容心且哀矜無
已焉夫然後謂之不嗜殺故云其罪可恕也殺之實快
心之事也此隱隱一快心一舒怒之間自至聖至仁觀
之猶以爲嗜殺云爾且罪莫大於弑逆禮記郊特牲公
之時獲弑其父者公瞿然失席以爲凡斯所獄者君
月而枝舉爵傷攻救之喪夷廢飲以示貶損也是故禹
下車而泣湯武引罪於躬然則今日之奇逆奇功皆古
聖王之所哀矜而貶損矣夫如是故惻怛所通至誠所
感民惡漸格而大惡可以盡消漢宣帝時刑政清明黎
民安阜號稱中興然路溫侯猶曰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若乃不惟自安且獲自
利則今之治獄者毋乃亦有欲人死之心乎溫舒又曰
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今之死四日衆母乃亦有得之
於簠楚之下者乎我皇上天縱至仁欲生人欲安人
之心上追禹湯漢宣何足道臣愚倦憊特願聖明明
發德音務使經事治獄諸吏皆仰體不嗜殺人之意或
於向來賞格稍示變通但使覆枉殺自可免致多殺誠
不快心於有罪之誅自不體誠於無辜之衆庶矣

仰體孝思疏 辛巳

仰體 聖人終身之慕。永伸孝思事。臣捧讀布蔬終身之諭。以孝妣未得永享萬方之奉。躬自刻苦。用報罔極。根於誠痛。可格天地。可泣鬼神。況在臣民。凡有血氣。誰不感動。此自堯舜禹以來。載籍所傳。未嘗有也。竊惟志氣老而不衰者。堯舜與人異。血氣老而不能不衰者。堯舜與人同。孟子云。五十非肅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堯在位七十載。年及九十。則倦於勤。舜五十而慕。至百有餘歲而不衰。蓋慕以終身。不必布蔬以終身也。今聖躬方壯。雖蔬食亦甘。布衣亦溫。迨春秋寢高。恐未必能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政書

七

堪此。聖王之世。欲使天下無凍餒之民。而聖人先使其身有不飽不煖之患。在考妣之心。能無戚戚而懷惻乎。爲聖躬計。爲曲體先靈計。宜頒有通融之遺。俾可久而不窮。臣愚度之。凡奏祭禮。每年例約有若干日。齋無不戒。戒之日不必齋。今或於致戒之期。即用布蔬一歲之間。已共有若干日矣。是祭列聖祖宗之日。皆倍致誠敬。不惟追念考妣。且追體考妣孝事祖宗之心。而爲之代致其於報本之念。不亦至快無憾乎。倘聖心猶有餘思。或更於朔望布蔬。以致潔清質素之意。賢家有言。智者能調五臟和。則壽。今使厚味與露泊。

相間而用。或亦於和五臟之道也。孔子稱禹惡衣服者。但不求華美。不廢浣濯。更矣。未必專用布。虞聖云。以五

采施章於五色。作服是臣工亦衣綵帛。而大君顧以布衣臨之。可乎。臣謂今後聖躬除朝賀祭告大禮。悉如舊典。其在宮中。或止用絢帛。不用錦綉。而隨時以所宜色爲布袍。加之於外用。合孔門衣錦尚絅。從闇得章之義。當暑衫絺綌。不離布。又孔門畫式也。如此。則聖躬之飲食衣服。寒暑內外。曲合精微。孝思畢伸。養攝不失。配大禹。接唐虞。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者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堯舜萬古之君極也。不恒布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政書

十六

蔬孔子萬古之師極也。不恒布蔬。皇上懷從古未有之孝思。因欲行從古君師所未行之事。然禮貴中。不貴過。記云。大禮與天地同節。過之者俯而就之。昔曾子易。古按琴而歌。戚戚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記稱文王祭之日。樂與哀半。平居則雍雍肅肅。未有恒含哀戚者也。周頌曰。箕箕在疚。匡衡解之云。成王始朝於廟。意氣未能平也。是故有事而肅戒易易耳。而實聖人之中。布蔬終身。至難矣。而實賢者之過。臣不敢謂聖性去難而疏易。惟願聖心去過而就中。存終身慕親之心。勿常行箕箕在疚之事。則君師之

桓建而堯舜之名壽壽歸壽壽是如天好生之術惟
皇上喜怒中節能親體之孔子安老懷少之志惟皇
上造化在握能實行之壽身而固以壽民壽國實薄海
內外臣民所同望

請止齋醮疏 壬午

聖主心在民生祈距絕邪說實求又安事臣於崇禎十
五年八月十九日出朝接有蘇州府興福寺僧普德投
一刻揭欲上疏請藏賜顧心甚訝之僧袖無知妄窺
聖衷借端邀光鼓惑衆庶臣知皇上必不許也顧令
愚賤之流起此妄覲者皆爲未識聖意而然蓋前代

奏事金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七

人主崇尚佛教意多爲身今我皇上發此不得已之
心專爲天下騰騰之逆雖類心則天淵焉以天子之
富自甘淡泊自甘疲勞祈天下民生之安與堯舜
湯文之心無以間也顧佛之不必事者有二生於西爲
陰方其教多言幽渺鬼怪之事皆陰也凡兵戈盜賊宵
小皆屬陰皆與異端爲類崇尚之非所以却陰時也又
其說多虛誕而無効凡天灾人喜之末全無消弭之道
試觀自昔奉佛之世有饑荒能濟乎有兵火能靖乎有
氛祲能消乎何如聖人之道喜怒中則能使陰陽調刑
賞合則能使民心服謀略當則能使乎戈息有無過則

能使餓草遂養本教標各有實方與明效也昔韓愈諫
迎佛骨以國祚爲言觸怒憲宗顧當時大臣解以正論
蓋憲宗僅爲一身計耳今皇上爲安天下而奉佛則
何不直求安天下之道而行之而乃借力於祈禱乎臣
以爲此皆臣下之過也使今天下有生靈足民之實政
有平寇安邊之謀臣足以專任責成聖明第端拱而
御之考其功次不數年間具見安撫之效豈不大慰至
願而肯祈之於幽渺不可據之佛哉惟祝廷臣之才舉
無足特一似人謀人力真已窮於無可奈何而乃發此
苦忱以爲天下之蒼生祈命故曰皆臣下之過也如悅

幾亭金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八

佛道之妙以爲參之聖人而無悖合之聖道而始全則
實不然太祖高皇帝有言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
之靈暗助王猶夫曰靈則非道也日暗助見其不可以
顯用也猶一不貪血貪之鬼神姑存而無廢耳姑存其
勸誘愚俗之說可以暗助王綱若崇尚焉齊醮焉勞神
役氣而於他急務反有所不及先則王綱暗受其顛弊
而又何助之與有皇上初年本專崇聖道因有所感
遂疑三教一理而兼崇之似初見備而今見全臣竊以
爲初見實正但當繇正而益深之不必兼營以爲大也
西漢以前從無佛教豈堯舜湯文皆未爲見全之大聖

耶。皇上加崇宋儒六子。周邵平生無一字及佛。程伯子比之潘聲美色。叔子尤嚴。張朱皆始學禪而終棄以爲聖。昧日長。則佛味日短。所著正蒙語類。開佛之害道。不遺餘力。皇上重六子之道。豈顧教其言乎。且佛法掃除色相。不貴有爲。其精要者。惟清淨慈祥而已。皇上業已省刑停刑。而又日接儒臣。講明理道。超然嗜慾之外。佛法佛心。具備於此。守而長存。充而日新。卽身爲見在佛。可也。又何必取佛氏之所不量者而行之。臣雖學未開道。然潛思孔孟。躬自撲會。實已有年。敢以野人芹美。仰進於至尊。

義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對語一條

九

方今修內攘外。只有三件事。安邊平寇。生財。生財。切不要去算計銀兩。只要生五穀。生五穀。只在墾荒田。這一件事。便包括了。那安邊平寇兩件事的總源頭。大開錢。所以今日救亂圖治。先該從這件講起。皇上既要真。實舉行。須獨出。聖斷。一掃向來司計者之迷謬。方可。真實見效。第一在申明。祖制。墾荒原是屯田之外。另爲一事。聽民間自做的。高皇帝所以說與爲世業。永不起科。但據目前事勢。西北拋荒田地愈多。就其中。又該分作兩項。新荒者。特闢。愚例。量免賦稅。幾年。積荒。

者。番如。祖制。永免起徵。這是第一義。第二便是改正。官衙。孔子說。名正而言。諸事乃可成。今總理皆稱屯務。各道俱號屯田。民間不見墾荒之義。四方何繇風動。今若專改爲總理墾務。使民心了然。必當響應。卽不然。兼用屯墾二字。庶幾顧名思義。在官府亦便於設施。在民間亦便於趨赴。第三便是設招徠激勵之法。臣原議中有四法。一是開力田學。使得隨處附。籍入學。額外量加科甲若干名。東南巨室富商。必携其子弟財貨。爭來應命。二是墾田多者。昭若子頃畝。量授文武散銜。文官如光祿寺署丞。鴻臚寺序班之類。武官如子百戶之類。三

義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對語一條

十

是聽人以墾田贖罪。富者出財。貧者出力。隨其罪之輕重。各限若干頃畝。爲裕及格者。卽從開釋。此人既得免罪。又得承業免儒之田。願者必多。四是令鹽商漸復中葉之舊制。邊方多事。商賈未敢去。只令於腹裏聽其隨地開荒。卽納米於本地方。却知會積鹽處所。給引與他。此四法並行。數年之後。北方菽粟漸多。可以收買。可以徵本色。不專靠東南消運。方是固本萬全之計。惟不起徵。方能有此效。不言利而國之大利存焉。且不煩朝廷發屯本。只要總理得人。鼓舞得法。寬以歲月。三五年而小效。八九年而大效。古人說。十年富之。此等大事。十

年奏功原不爲遲。神宗皇帝時，國家無事，天下折色止徵四百萬兩，令三餉共增一千九百四十萬，比正數倒多了五倍，民力何堪，所以盜賊日多，百姓日少。今但得此事漸漸有效，本源上生長得一二分，歷年來權宜累民之事，便可減去一二分。邇年漸減下去，仍紹神宗時，只徵折色四百萬，普天下之盜賊皆可還爲良民矣。大約治安天下，其要只在經術通明，欲經術通明，須是君臣上下俱勤於講學。朱臣王安石說：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其人雖非，其言却是。臣說生財只是生五穀，布帛全不涉金錢，這道理亦實從致知格物得來。大學

如今日便是生五穀，安邊境，平流寇，此三件物事最大最急，便當一一格他透徹。格得他義理透徹時，便各布個做法出來。義理通便是物格，得了做法，便是知至。皇上天縱聰明，又且勤學好問，如今正該從經筵日講上，就做那足民安邊平寇的工夫。願皇上與大小明理儒臣朝夕講章，以挾討心性爲此三事之總綱，却以此三事爲堯舜禹湯動心忍性之條件。正所謂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既極醇正，又不迂闊，有體便有用，有道德便有王道，得道統的又子，便是操治統的天子。這纔足聖帝明王的學術，必然可致中興太平的武功。臣數年來芹曝積誠，敢因明問聖堯生穀之一事，遍盤打算，井徹底推究其大本大原。堯舜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說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可見德伴堯舜方能修五穀。孟子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可見上有聖王，方能充滿菽粟於民間，只就事論事而明明德於天下之規模，具備萬殊而一本，內聖而外王，此所謂合外內之道。

三疏總略

第一疏

本天造之心，振中興之烈，能官人，能立政，君志定而治

功成事略曰：格外額便，鼎新用才，故從來虛耗之

第二疏

旁求俊彥十五人，兼登藩籬堂與事。略曰：選前宣二督宜大及三協五撫，得此七人者，以因藩籬，選一少京兆七郡守，得此八人者，以固堂與首疏，所謂格外額優者，此也。順天屬二十七州縣，正得邦畿千里之意。至畿輔七郡，少者五六縣，多至三十餘，土宇錢糧，相去懸甚。所選七守，宜隨地方廣狹，配人才小大，使各得其所。僚佐聽自辟召，屬邑長貳聽自更調，錢糧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疏書

三

聽其自於本地支銷，首疏所謂興新用才者，此也。近聞有議移馬市者，所以奪其足也。緩水師者，所以牽其尾也。但有此奇着，不可無正着。有此冷者，不可無急着。選十五人，使便宜自為職守者，正着急着也。

第三疏

清餉釐兵，悉蠲前弊。專圖善後事。略曰：三餉共加千九百餘萬，除殘破地方外，卽今實徵亦得千萬，皆以供兵。何兵數反減於舊？清大弊者，不同既往，乃可消其掩飾之情，故須悉蠲前弊。首疏所謂教從來虛耗之罪者，此也。弊實既尋，此後當盡更其所為。賢士任

事既不慮爲前人所累，自能竭力謀後。然亦有力所不能謀者，如兵糧從欠數月，本地無可設處。此在初年，選須朝廷量加補足。一二年後，方可聽其隨地

聖荒生穀，以本年之餉，練本年之兵，邊方腹郡皆同此例，使財日益富，兵日益強，而善後之圖具舉矣。首疏所謂振王道富強之原者，此也。

請歸還奠疏

癸未八月

哀病益深，家難繼作。再申前請，懇恩憐許事。臣於崇禎十四年四月，俸清請致未孚。天聽遠巡，決歲勉力，趨朝至十五年九月，隨例截俸，有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書

三

生以丙子分闈欽定宿案，乘機許臣。臣隨疏訓，既而兄麒生徇送刻揭，與入告情詞迥殊。長安共託其妄，今春復有科臣沈胤培一疏，附和麒生，冀圖宸斷。並下部察，頃蒙臣李選知將臣昔年降級開復緣由，據實奏明。臣因追憶丁丑筮仕之初，矢志好修，已見諒於君父。歷今七載，雖形神日減，病患日增，而葵藿之丹誠，未嘗少替也。昔經睿照，許服大公公近構孽，非一朝清所益以彰。皇衷之有便，而天鑒之難逃矣。且舊冬橫議，一二誣臣者，非厲氣相加，卽穢詞相誑。於今人則擬之溫體仁，蔡奕琛，於古則方之張禹，胡廣，王安石，地位心事

皆絕不相蒙維時臣方遭 育候蒙未敢致辨而 聖
心業已先幾而扶破之惟臺臣 三疏懇請臣不得
已具有人猜妄加一疏略爲叙刺其間雖僞諸實事班
班可考或亦在至仁垂鑒之中愛民懷忱日望簡發人
非犬馬敢忘戀主況值群陰甫消正可效扶陽之劑獨
繆桑上者乎奈臣賦奇弱臣疾奇多自前歲以未盡半
伏床無力加餐宵宜晏息日不交睫良因魂魄並衰是
以動靜顛倒三月初日忽損光輝醫鮮效四月之杪鄉
信纔通得臣妻訃音臣諸子哀母罔極且見八年之聞
五罹喪變人說言臣父塋地至凶不急遷將更有奇禍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政書 主

臣子遂不及告臣舍猝啟視果見水痕盈尺黑菌繞棺
白蟻致升蠕蠕欲蝕木矣臣遙聞之號慟欲絕緣爾時
部覆猶稽未敢 上請然臣之至痛貴世所希違非惟
臣久懷病退之志而先臣暴骨荒郊夢泣魂驚亦迫臣
以不得不退之事者也伏念先臣陳于王自 神宗朝
叨中甲科歷任蜀閩按察使生受四恩今因臣不孝乃
至死無寧屑忠孝一理臣子一心使臣今日稍復羈旅
遷延宿恨新悲交與於胸或遣先朝露身遶首丘之仁
親無入土之期不可以爲子尚獨可以爲臣乎臣今年
五十有九謹按會典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

仕臣前歲原疏所引王佐詳濬阮天淵三臣其年歲與
臣俱不相遠又皆刑曹非同散署又皆見任俱職非比
臣出缺開居然且後先請致並蒙允從伏乞 皇上勅
下該部察照會典并近日事例軫臣至情容歸塋父死
生之感結草難忘萬一旦晚之下猶存未殞之身則必
當勤修未竟之書深體未聞之道與當世二三其心爲
學者共相砥礪發明義理造就後人少供他年事 聖
明之用所斤斤自矢不敢負餘生以不敢忘未報之
君恩者端在於斯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政書

主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

政書 卷六 代草

代草小序

或問代草一卷皆尊者親者所命也。不錄則晦其用。錄之得微嫌於命者與。曰唐太宗時常何令馬周草疏。既上太宗與之何曰。此臣家客馬周所爲。千載而下皆多何之進賢。未聞以何爲少艾也。韓維於經筵進說。宋神宗每稱善。維曰。此非臣說也。臣友王安石之說也。千載而下皆多維之讓善。未聞以維爲不精經術也。豈敢疑當世之大人君子爲少維何之心哉。惕龍識。

幾亭全書

卷四十 政書

理財疏

宋謝翱代葉慶繩遺長

明其財以謀生。遂夏將以節用。兼濟公私。以培國脈。事臣聞大學理財。養生而賤聚。生者產於天地。成於人工。歲歲增加之謂也。聚者損下益上。此多彼少。實無所增之謂也。今之議財者。皆議聚。其誤以聚爲生者。固於不識財。夫財有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人出入啟居所用而已。惟布帛菽粟器皿爲財。故天地歲歲可生也。人日可爲也。故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若銀錢爲財。則銀者宇內止有此數。雖有衆手。無所施其長養之方。雖有健材。何所用其動作之力。若夫鑄銅爲錢。亦似生而非

幾亭全書

卷四十 政書

腹裏直無用可耕

須先清理侵佔布帛。則修復洪武間舊法。農家各以田十分或二十分之一。種桑麻木棉。不

遵者有罰。但使民間布穀漸多。邊塞不至買苻布資敵。用價既省。則銀不必求增。而自足於用。或者以二事緩不救急。然苟得其才。董之二三年間。必有成功。漸久則利漸多。豈不愈於歲歲支吾。束手無措。如孟子所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耶。今乃不此之議。動加歲賦。古之盛世。專事恤農。春補秋助。先四民而加以特恩。豈當獨苛求之。以自竭國脉。漢桑弘羊有言。養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自足。宋司馬光以爲。此弘羊面欺武帝。然弘羊猶知

田賦之不常加故作此言今乃忍為弘羊之所不為則皆不修祖制不台鹽商中粟聖荒之所致也故耕屯者根本之謀亦救時之策舍此而日籌筭於銀錢竭朝野之心思祇成聚歛之世界萬萬無足用之日矣然節用之道尤不可以不明但思何事費財是多便知何法節財最大今天下最費皆為用兵一遑難支况如流賊夫賊不平則兵不可息兵不息則餉不可停人所共知也然兵不練賊何繇平將非人兵何繇練然則急求將才者乃當今節財第一要務若大端不理其他細事雖日日奏減種種省縮總不足填此無窮之賤故臣謂今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三

口不當議兵而當議將專議將則練兵以平賊平賊以罷兵罷兵以止餉止餉以足財雖當次第奏功而機要一以舉之矣求將辨將之法自有樞臣掌之廟堂至之臣未敢深議惟是生財有真生節財有大節明此二端則搜括可免加派可停民困可甦國用可足矣賈生財惟在布帛菽粟次及工器不當專議銀錢尤貴在實實生長增加不當以取民為長策節用專貴還將練兵務使停餉有時不在零星各事奏減省練伏祈申飭生財節用二條實事使司計者知所遵行崇禎六年

日幸聖旨

中書科條陳職掌公疎丁丑代印省王督裁
寫軸圖軸事理相因懸定畫一之規以昭職掌以便承遵事竊惟朝廷鼓舞臣工絲綸單被典至隆也臣等職掌原在書軸止因書寫久不出臣衙門各官執印照以領軸軸自不得不發追軸一入手各官先期登寫之弊即非臣等告誡之所能禁項臣受事以來每當關軸之際未嘗不諄諄致囑奈人情習玩法未盡一臣坐是為法受過幸蒙聖慈終其誣誤僅從薄錮臣感激天恩敢不益圖策勵謹與同官僉議所首當振飭者惟誥勅簽進呈日期宜在三九月初旬方可從容領寫除已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四

經閣臣奏明奉旨飭行外臣等職掌所關尚有二端一曰書軸之規宜定也二曰圖軸之例宜止也繪軸光寶衡茅榮施泉壤字體筆法自有恆度必專門素習庶幾無虞天章臣訪得慣寫繪軸者每日約可二軸今選用寶恒以數百軸計倘值大慶聖恩軸或逾千臣等官數有限惜法多疎伏乞聖恩曲體小臣酌從長便容掌印者據三九月兄在官員以軸數酌人數均平分派俟御覽下日專精繕寫倘有不及聽各通融協助斷不許發一軸入各官之手刻日登完繳歸印官貯候

川寶則書軸有成規而數十年來私自登寫之習可一
旦清矣其關軸則往例惟據吏部驗封司印契隨到隨
發亦因各官自覓人繕寫毋須預行關領今繕寫既悉
錄臣等則軸自不必預關臣衙門止俟印照到日但與
掛號並不登軸庶幾事體盡一俟習可新視策者得格
實遵行而免於墮誤職掌之幸矣再鄉臣衙門印務例
推年深者掌管頃因用寶屆期差回諸臣有資俸在前
者臣未敢推諉今頒給已竣臣自合解例謝篆但念奉
職盡忠何人何我豈敢以臣一日之受過復貽誤於方
求敬伸一得之愚俟 聖明裁奪 臣等職在寫軸

奏平金書

卷四十一

五

今後務使書寫一歸臣衙門則輪軸可不發而預寫之
習自除伏祈 天語申飭著為畫一之規永便遵守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部確議具奏
該吏部尚書田唯嘉覆奏看得凡應領 誥勅各
官本部照例給印照一紙赴中書科掛號候內閣
將文稿進呈 御覽下日該科均派繕寫乃送掌
印中書類齊至期用寶庶盡一成規可定云奉
聖旨這誥勅給照掛號繕寫用實事宜依議飭行
轉運救荒疏 庚辰代陳雲從道長
故荒無奇策未嘗無實策謹據一方已試之規仰効涓

決事臣惟自古賑饑必言賑助此於足用之世可以常
行若國計方訥而民間流殍日多牧源源而賑之則苦
於無費欲坐視其溝壑且將流徙而為盜然亦豈速求
手無術哉要在實實愛民之有司先時籌畫隨方措置
耳宋臣蘇轍有言朝廷養費累百萬而於救荒無絲毫益
者故之過故也富弼知青州活流民五十餘萬人其胥
置有方故也頃者 皇上因科臣范士堯言與定民饑
發金遺濟視民如傷堯文不過矣臣鄉人自南來者見
齊魯間兵燹之餘饑民稅與定尤甚扶老携幼惶惶南
走日以千數皆手無筐篋體無完衣拜乞一錢亦哭亦

奏平金書

卷四十一

七

祝自計借士子以及行役見聞之下靡不濡襟科臣張
縉彥極言救民所以弭盜如斯之類不垂救之臣未知
其所歸稅也臣仰體 皇上哀恤真定窮黎之心更欲
商榷 皇上因真定以及四方之心為今日計惟有經
緯轉輸之法庶可使公帑不費而惠無窮如境外有
聚米之地則官員官費以足境內其買之也官為厝本
共賣之也稍減原值以濟貧民止許升斗不許成石所
虧之俟則或官府捐補或民間勸輸初雖將盡再繼已
至前後相繼繼繩不絕民知有米領不日湧群心既定
自無意外之虞弭盜未燃為術果莫良於此臣非敢謬

訖也。前者奉全按視江南。國廩虞之開。雖早赤地。崇恩
允臣所請。出倉廩。減存留。臣尚恐一時應用不敷。倡率
族處。捐資助賑。而句深等縣。亦各相徵捐助。臣見糧本
稍充。遂出批差官買米上江。每於米至之日。減價平糶。
後先相接。如前所云轉輸不絕之法。治屬饑民。賴以少
延。此臣執行之事。若推而廣之。似於政民洵亂之方。亦
可漸臻實效者也。伏乞 聖明勅諭。所司隨時隨地。量
度權宜。實實舉行。民生幸甚。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
十一日奉 聖旨。災荒地方。通將該撫接履。督有司曲
加救濟。該部知道。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八

感天靜風雨第一急義事唐虞格天必曰惟刑之恤

感天靜風雨第一急義事唐虞格天必曰惟刑之恤
周家尊上帝。再三曰勿慢廢獄。可見事天之要。去殺其
第一事也。傳稱文王止仁。蓋為君之道多端。仁其第一
事也。孟平稱該仁政。首奉省刑罰。蓋應仁之端多端。省
刑其第一事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儉。觀死。永日。乃
應乎天。蓋應天莫大乎議獄。而論獄又以緩死為第一
事也。今日清刑已奉 諭旨。但臣見京師之民。其犯死
刑者。視四海獨多。即使情果盡真。罪孽盡當。而京師之
罪人。其處決也。視四海獨施。今即不敢遽望刑措。且求

少其死。緩其死。或亦目前施仁救急之權。惟乎既清已
往之刑。以下俾尤當清未來之刑。昨者腹議不謂於邊
廩用事諸內臣。聖心所見為必可撤者。幾盡錄矣。其
糾捕衙門。聖心所見為必未可撤者。則盡推度帝德。
紹前年火度逆度。申諭嚴衛。以好生之天意。感動其良
心。共施其惻隱。而更飭巡捕等官。惟以禁在糾盜為職。
勿分過稱接。使京師有西服之號。益用兵。費乎畫一。明
刑亦貴乎畫一。此在 睿思自能助刻周迴。而臣中夜
徬徨。思佐一得者也。竊謂上格天心。靜風雨。其急乎
此。崇禎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本內犯刑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九

多獨逮等語。章正宸殊屬辜矣。姑不究其西撤名者。陳
應祥自行同奏。該部知道。

附錄

太監陳應祥一本達 旨。奏明事。十三年三月二十
三日奉 聖旨。原係總捕何得說言。西撤者。察訪書
更定以明職掌。該衙門知道。

請特遣官清積案疏 奏為臣民開冤具

田夫已明。繼賄如故。懸 天特遣風力官一員。清積案
以救疲民事。切解嘉善秀水。同於宣德五年。分自嘉興
縣。其田在嘉善者。稱都。在嘉善者。稱區。舊府誌見存。原

臣可素祇因萬曆九年丈量臣邑奸胥李聘等冒冒二邑自賣本邑之人以致隔縣推收同去覆存經今六十年猶寬叩關久而未結無他兩邑士民過慮臣邑之深求恐極清之日水落石出責有攸歸也小民愚見竊獨以開閭積弊惟有聖恩浩蕩立地可清頃崇禎十年小民俞汝棣等疏奏神奸遺制審疆等事奉聖旨這事情屢奉嚴旨如何至今尚未清釐還着該撫按嚴查隱田弊冊併不徵收黃冊從公吏勘立限究結如有惡黨挾制把持的據實奏拿毋得延徇該部知道欽此今已遵焙清丈訖矣除田坐嘉善糧完素善者不論其

無葛藤誰不自願歸正承辦這呼而各息田虛者乎至於二邑昔年漏弊大抵展稱數主於今業戶不啻風馬牛且嘉善向爲代輸公課從來未缺臣邑止求免將來之賠累足矣此特在聖恩一浩蕩開明許維新而三邑民困可甦神矜故諱可復地方官之衆得可免豈非一旦而立清五紀之衆者哉臣今則嘉善縣民也邇之米分秀善二邑以前臣亦嘉興縣民也總之皇家之臣民赤子也故敢披肝露膽特祈聖鑒同仁海隅專遣公清科臣一員踏勘三邑早決斯事民生獲遂屢旨不虛崇禎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上本月十四日奉

曾經允行的備悉開列仍參訂舊制酌補新規若爲舊
一定式刊布各直省務期恪實遵行永除弊端用副作
人拾才之典卽若另本詳列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科場事宜乃歷來諸司所訂
荷蒙欽定一次條陳卽一次刊布詳且悉矣細閱其中
或一事互見或大同小殊前後相撓彼此重複條款既
繁賊或轉甚是以臣部先年有題准申定條例總括其
要列爲二十款刊定成書頒布天下每遇開科年分郊
例申飭今奉 明旨若從前條議備悉開列臣謹將前
後事宜參互考訂刪繁就簡酌舊更新務求約而易遵

奏奉全書

卷四十五

十三

肅而難犯於同文之治庶有補焉共釐爲一十九款其
中仍舊制但更繁而無增改者曰泰定計九條其款雖
係中間事理增益詳備者曰補定計五條惟本年新
條例與向未說款而事關重要特應提出俾如 明
有所謂務期恪實遵行者曰新定計五條總以恪遵泰
訂舊制酌補新規之 明旨毋敢以一毫成心浮見稍
與其間臣再照考試一事文章一定而極所發皇窮其
流弊固有立轉世運之消長除係民命之安危者尤當
表徵彰職核本塞源如廣中額禁冒籍限字數擬策題
之類已各就本款中懇切論之伏乞 聖明特賜裁定

布遵守俾天下爲考官爲士子者展卷了然猶舊制
已已舉若星垂南新規而益恍乎風動矣據條云事
理未敢擅備開坐謹題謹旨
一泰定生儒應試則例舊文不載
一泰定監生及教職應試則例
一補定題請主考聘取同考則例 知得國家得人制
科爲盛而制科取士全餘司衡倘取人者未免先懷
浮競之心則所取者豈能盡得清貞之品今後主考
除翰林六科舊例皆以次差無可更定臨期備取正
陪運請聽 聖裁外其餘各衙門慎核咨送務遵才

奏奉全書

卷四十五

十三

不得但拘資次亦不得浮囑聲華濫徇援引此堂
官及掌印之責所以最主考之選者也各省直房
考取本省正應選屬官不足聘隸省推官及甲科教
官而掛議運誦者不與已入內簾一次者不再與其
房數悉以各省直科舉之數爲準每房分間三百卷
或二百五十卷計數分房計房取官而其應取者必
以治行最年力強學識俱到者爲主此監臨及提調
之責所以嚴房考之選者也至於春秋禮記向以經
孤員少揣摩易施闕節易入本省直推知中遇有兩
三人者不拘條而用其一如僅僉一人雖條深亦不

得片別以降省推官教官充之使人不能先意預料
查考爲上下所同乎者不拘此例然此專在監臨官
平日留心臨時着眼卽吏治以定文衡因衡文以益
揚其吏治更須百分矢公矢慎不容稍借情面而自
墮風采者也至於調經換閣不獨禮記春秋二孤經
宜然凡各經房入簾次日監臨察院將各房考官開
單密送至試官至試官隔分卷時短單定房則入不
能先意預料而關節之弊實塞矣至孤經或恐失旨
則出題時卽令本經房考官錄出題旨一過主考官

付閱卷官則借鑑不異專門矣伏候 聖裁

一新定京省廣額則例

一補定禁革冒籍則例 切短冒籍之禁非專嚴地界
實以核素履也查考行必於其鄉則真贋無繇而通
顧恐進步之時輒起憐才之見則與其發覺於事後
不如澄汰於事前應令各省直學臣特嚴廩生保結
之法諸生童凡有籍貫假借姓系偽謬者不論已未
入學定行斥革仍將原保懲辦不宥若有中式者在
內科道官在外撫按官覈實題參革去舉人發回原
籍當差另察有刑喪過犯詐偽貢錄等情依律治罪

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同胞
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赴試卽前此已中甲科
者亦須將祖籍近籍互相知會其優免戶田只准一
處如果兩處占戶止許鄉現在資格共足本等應得
之數不得重疊加倍混免以滋詭寄之端臣部竊念
此弊相沿已久始不過占科名於客境究乃至貽重
患於民生青衿一掛卽丐免雜徭賢書幸登益廣擅
田產代富民以脫役累貧戶以充差只此一官之身
冒 國恩於兩地甚或隔省而兼領坊銀公車而重
支路費值茲懋懋之世何堪科派之煩安忍借重士

之虛名爲殃民之實事所宜通行省立嚴隨宿弊以
避將來民困者也伏候 聖裁

一補定殊卷呈裁覆閱則例 闕文之弊專錄分卷各
房自貯臥室私閱互議致滋不平反掩空平今役閱
卷主考與各房必須同坐一堂隨分隨閱隨取隨呈
視聽既公卽有不肖安所措手至去取權衡專在主
考按尤入數不得但憑房考薦閱了事倘有執拗憤
爭者卽會同監臨提調指參據歷年條議各房將正
倘卷並呈聽主考裁奪此法最稱妥當既倘多士之
心思亦竭司衡之目力近來京省察已遵行至云各

房互搜似非盡善在光明者空受人撓擾倘有不
適湊其機關又云各房取中但據佳卷多少不必名
數均平先臣李騰芳謂其空言悅耳總非可行之實
事也惟薦騰丁未會試楊道賓主考官阮學有
不愜意者將落卷聚之一處信手另分各數百卷另打
一恭房印子各房重閱各得勝者款卷此法行則士
無遺珠之歎官無爭騰之嫌得互搜之實益而免其
弊矣伏候 聖裁

一補定三場文字有無遺式并殿最考官則例今日
首正文體以扼士趨而欲挽特違當實崇大雅此各

義亭全書

卷四十 奏議

十六

至司之責也如前場文字斯以明理會心不愧先程
者爲合式而詭誕時套者勿與後場策論斷以出經
入史條對詳明者爲合式而空疎不根者勿與各卷
解到之日仍如往例容臣部會同該科簡勘達式如
歷科所陳夾裂本題者不遵傳註者引用異教者影
合時事者據入俚言諸語者不遵欽依五百字之限
者小束大結不分明者甚至自昧本心作全不可解
之語者并後場空空五策原問十不五憶者酌量所
犯重輕察參從來文體醇實實闢氣通升降苟有得
於微言大義必將發爲鉅策高文罔誕等於妖言庸

陋豈關正調蓋罔誕者先有不忠不孝之志而時
者亦非能死忠死孝之人近來守土委節而偷生青
衿開門而延寇何以士多負國良因文先負心各官
爲國程才能不重心較藝我精白士必有以精自應
或有且士必有以荷且應他年榮辱還指門牆可無
懼哉可無憾哉除通年稟切告誡并今日特再申飭
外容臣部科於磨勘時合一榜之文以定至考合一
房之文以定分考酌分數之多寡而殿最之但臣更
有說焉磨勘之本意首嚴弊倖次簡瑕疵如珠卷墨
卷有無異同筆跡字眼有無可疑刻意清麗萬難姑

義亭全書

卷四十 奏議

十七

息考官士子並應究論如珠此外字句偶疵風簷才
思不妨寬貸蓋大體既合自應充隆棟之材而寸瑕
必苛或反失連城之璧仰體 聖明用人之道奉爲
部科磨卷之規務令嚴以密關防而寬以示樂育無
令愛人才之心反爲畏功令之心所奪庶寬嚴各宜
而人文並暢矣伏候 聖裁

一新定實限前場字數則例 朝廷號令 蕩海風行 帖
碑書生何難恪守乃有如初場限字五百之制累科
申飭全不遵行此無他以空言禁之而不設實法以
制之故也除目今秋闈屆期積玩已久一朝告誡未

能頓復姑不深治外請自明年會試爲始每篇連大結定限五百字爲準每行紅格二十五字每題餘二行實應寫文格服紙二十行七篇連題共計該格限紙一百五十四行餘外空白不許寫過白紙不許雙行勝寫除作五經者不在此例違者定行貼出不錄則其勢不得不遵而積玩冗慢之風一朝可革矣浮氣之士或苦長才屈於短幅有驛足不展之歎豈知制義之妙全在會文切理言有盡而意無窮就五百餘字中趣味悠長光景變化故足貴耳若謂吾能放不能收能露不能蓄能鋪張不能體要足千里之

馳驟反用於安行也正跡無養何名有本稿照嘉靖萬曆之初御會諸文大都簡練後來浸入泛濫士夫百氣亦漸浮游今欲挽回狂瀾必須實立限格至二三場原以觀其博洽如有選言而出語語皆歸有用者豈不爲第一流佳士然但得條對詳明詞氣富贍亦足兼收所厭棄者惟虛空浮冗之流應與空疎同擯耳聽至考分考自立權衡無煩嚴爲之限制也伏候聖裁

一新定實重後場則例歷科申飭重後場一款未見遵行非考官故輕之也緣頭場殊卷陸續送過

約至十七八開方完及二三場卷到急將取中內卷搜對批閱及其完功餘暇無幾雖有真正憐才之考考欲徧閱數百卷之後場亦苦時日促而目力難給矣臣部計有一法可使實學之士得收而考官之心得盡凡後場策論作者無過博古通今其前場雖無故實可使無時務可饒然果屬博通之士命意運筆亦必成章但或厚實而少靈機鋪排而少秀色耳荒疎謬妄必無之也且凡工後場者七大結中梗槩可見今後考考官宜於頭場不中式卷中專擇厚實鋪排并七大結不待者積置一處簡對後場細加較

閱諒數十卷內必有一二卷可觀因將正備卷之後場不稱者量與換易每房但中一卷通榜合之即得十餘卷矣仍於卷面明批因某場某篇取中則重後場之功今始實見諸施行而士子聞風知勸皆希實學將見博古通今之士歲增一歲於以供著作濟時艱端有賴焉伏候聖裁

一新定策題則例凡策題最要頭顯清楚語意分明或剖理或按事或振古或籌時單提一事必有一事之始終如衆數端必因數端之通貫問者列款而示使對者亦可按順而陳明人得見其長暗士莫藏其

矩矣古昔名家命題策士莫不皆然若所開卷自
類忽彼忽此不陰不陽反使明眼沉吟暗夫揆塞非
習之之法也又或搜尋僻事拚匠端配似所取重
者之文又或行已時存小意遠近皆於其字人
之來題考以明自正大則切事理爲一經手真才易
肅臣部又因舉動復有管見春秋一經王用胡傳西
題之中擬一傳題倘或考自裕淹貫多方紐拂英
韻之上凡有遺誤集臨孫山有學究者幸而偶記之
雖過卷唐府居然不得不中式矣是亦重末而忘本
也今後春秋經旁擬出傳題亦應以明自正大爲主

一 奏定京省出題及京闈進題則例

一 奏定貼出進式試卷則例

一新定副榜隨正榜同出則例 紹得崇禎己卯科及
庚辰會試副榜俱先一口出其間事宜頗有未便
定草榜時止揀殊卷及與正榜始折還卷勘對臨時
倘有跡涉疑似者全頻簡卷中揀補若副榜先出倉
猝求換無可支吾只得於剩下廢卷中勉取充數豈
有昨日不預副榜者今日頓堪正榜乎且正榜撰下
之卷未列名副榜而不得亦屬堪憐則一得一失均

太平之理本年四月臣部條奏奉有司
出之 明旨 聖心蓋已灼見此弊合應嚴
鄉會試承爲遵守伏候 聖裁
一 奏定中書受卷補封膠條對讀四所開防奸弊則例
一 奏定試日早晚闔防奸弊并先期編印坐號則例
一 奏定折號填榜解卷則例
一 奏定經訪誑騙營求分別關節虛實及禁場前場後
匿名訪帖則例
一 補定監試題差則例
一 奏定京省主考官命後馳驛入境入場及命下患病

在京中途憂制則例

崇禎十五年七月廿七日本部具題八月初一日奉
旨國家開科取士止憑經書論策文章一道所闕人
才氣運最爲重大至試分考務須遴選得人中式之文
當以典雅精新爲正不得濫錄庸腐使奇俊淪落朝廷
不收取士之功以後嚴勸文品高下殿最考官尤宜首
爲申飭這條議各款訂酌畫一肅飭有裨俱依議刊布
行
經筵講義一章 壬午
知及之一章書分明是一部大學只三箇中將明明德

新民止至善功用都該括盡了。看來智及仁守莊嚴動
民是一起事。緣何分出許多層節。正爲學問功夫難得
速歸一貫。須如此逐層分析。合將來方見得毫無滲漏。
知行並到。內外交修。一修身爲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統攝於中矣。首節知及仁守。只看一及字。及與至不同。
大學言物格而知至。易言知至至之。此便是知之造其
極者。知造其極。自然能守。今說及是。僅僅窺見。禮記云
不至者。跋而及之。惟僅僅見及。所以有不能守之時。守
字與行字又別。不能守。非全不能行也。不能行。則毫無
得矣。何待得而旋失乎。只爲行之力。未能純一持久。如
此。

明知悼大威。務而莫察。或至於過用。明知明作有功。而
義務或至於後時。此便是仁不能守之驗。雖得之必失
之方。其以躬行副所見。實有諸身。豈不是得及躬行有
時。間斷。向所見者。終歸虛見。而非吾有矣。能無失乎。此
是知行不相副之故。到得仁能守之。知行已相副了。何
又有不莊以蒞之之病。只看一守字。守與依又別。如云
依於仁。云無終食之間違仁。此便是仁之全體。自然無
從偏枯。仁守只是能昭管此心。不大段走作。而於動容
中禮之處。未必一一周到。學問中人。固有用心於內。而
忽畧於外者。畢竟是學問偏處。坤卦文言。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莊蒞便是方外的模樣。少此
外邊一段威儀。德便近於孤了。論語首篇。君子不重則
不威。學則不固。是以外而護內。就初聖言莊敬。日強之
意。此處知及仁守。還須莊蒞。是繇內以達外。就德盛言
英華發外之意。內外終始。兩相夾持。聖學固如此。此處
一有不到。班朝出政之間。便不足以威人志。而生其欽
敬。我一身精疎於簡牘。便使舉世多情慢之民。又豈可
謂本原已得。小小疎缺。且可放過耶。到得所見益周。所
守益熟。并莊蒞而得之矣。豈不知行並到。內外交修。已
成明德新民之全學。然蒞民與動民。分量又有遠近。工
夫又有難易。蒞民是我自有體。動民是欲使天下之民
皆歸於禮。此動字。乃動作之義。非感動之義。知仁莊蒞
之主。其持身威化。豈復有踰禮之事。但使民百凡舉動
須有禮存乎其間。如漁則毋犯竭澤之貪。畋則勿蹈焚
林之虐。雖則有君臣賓主之敬。貨物之價。不俸男女之
行異途。以至因燕饗而訓以恭儉。因狩獵而示以少長
因教射而導之以尚德。不尚力。序賢序不侮。凡此類
所謂動之以禮者。蓋欲使海內悉爲知禮之民。此則新
民止至善之極功。雖知仁莊蒞之後。猶或有未盡處。聖
人爲天下。只是一禮。全不尚法術刑名。只看問外治

作一部周禮其間制度纖悉曲到然都是一團春生夏長之意貫徹乎其中只要天下人人循禮所以不名周法而名周禮此是動民以禮之切証夫禮者修身治人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禮自持則可消天下之禁鴛何有兵戈盜賊之虞以禮動民則可化天下之非僻漸致因固空虛之效智臨仁育無遺蘊矣

崇禎壬午九月十九日劉文正公值講知及之一章先三日過問大義予爲口占一番文正喜甚因云我尚未能全憶求再說一遍予適爲從容敷演益喜云我今了矣求便爲我撰講章予如其言至期進講畢

幾亭全書

卷四十 政書

序

復來報云皇上極爲首肯嗚呼君臣之遇朋友之交如昨日事耳偶簡舊稿不勝江河隔世之痛甲申九月日幾亭記

爲副院張二無報聞疏 癸未代任王仲道長

大臣病故比例報聞事臣巡視東城有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璋在告因歸路有梗養疾京邸於四月十七日身故璋原籍江南非東城人也然偶發於東城則東城事也臣不敢不比例上聞竊煇璋自南光祿卿轉僉院尋陞副院未履任時疾已數月矣累章控辭聖恩彌隆力疾勉赴適總憲劉宗周去國代署院事小

大殫心勞深窮筆面告厥哀展奏夕可蓋聖明親親其庇森得此異數也璋清介乎中外忠誠貫金石人皆望其生還尚當詠歌太平圖報君德乃其平日居職精勤前歲畧南京兆印遇大懷璋百方設處錢穀煮粥賑濟忘食忘寐經營活人所活之人雖甚衆而身病自此始矣暑憲以來宿疾既久新勞益之遂致不起年卅六旬血嗣未立尋無舊累篋無疋帛遺言薄嘖奠贈全卻旅櫬孤魂旁觀灑涕而璋學道有年方當危篤之日凡對知交懇懇致致惟以疆場爲憂兵食爲憂一身委化坦然遐遺留詩適別宗周又留詩致別諸交友而逝

幾亭全書

卷四十 奏議

三

其念念公忠一絲不掛如此璋雖不自病而諸臣凡有心者靡不痛之臣既風稔其品又目擊其亡如璋之清節勤修世實希有臣爲國惜賢不覺述之已悉王於三品大臣例應得卹自有禮臣請之非臣所敢特也崇禎十六年 月 日奉 聖旨

軫 疫施藥疏 癸未代任王仲道長

竊見疫日盛藥局所施多用煎劑方之當否同未可知卽令處方必中其病而以至貧之民犯至急之症領藥入手無錢買藥無力炊煉徬徨半日之間病者已多病項矣臣訪得各坊屢有善士製造五瘟丹施捨臣曾

以視其方大抵以五運爲至今年戊癸化火故其臨絕
用清涼消解熱毒傳聞領者十起七八或九或末每服
不過一錢二分價銀約止一分藥到水調服既濟其
急更便於貧此雖若至微至瑣之事而在今日以活人
爲急雖謂之至鉅至要之事可也專藉民間施捨所及
有幾卽臣等私相傳播終難徧感人心一出天官使
藥局卽日合施此藥則起死人而洵白骨日當以千計
矣藥之能生人者多則棺之給死人者當漸少我皇
上以如天好生之仁直兼周文王之澤格而有之垂類
無疆名和延祉可勝紀哉 崇禎十六年 月 日

張亭全書

卷四十四 奏議

天

本 聖旨

晉地分信固守疏 甲申代舊魯書道長

以鑑名對未盡思忠以舉神京右臂以舒 聖懷而顧
享今日之晉天下之晉也寇焰驚傳日加一日臣身雖
出臣憂實深必合群策群力共圖辦晉庶幾晉安而天
下可安也撫臣恭懋德恬素自守患愛有餘然而年長
質贏以一手一口抗數十萬方張之寇焰實若未足舉
朝亦早知之特時危勢迫猝難其代莫敢明言臣與國
同休事從封疆起見且晉地安危黃河一帶氣脈相聯
亦於臣清運職掌關切何敢隨衆騰懇則簡界焚符謹

使勞臣所當並入膚使以連遠時觀者也倘在廷有勝
敵易帥之疑則臣請更爲通盤打算之着 皇上特遣
祝師輔臣正爲通盤打算也竊意欲神臣之提綱挈領
莫若使各官分信責成庶令心力各專而鞭弭可及撫
臣專統標兵同太原道將固守省會以安藩封仍相機
應援屬邑其秦督奉 命原爲掃賊恢秦今既駐晉中
便應就晉圖事見統標兵益以高傑之衆專制平陽同
所屬道將勦禦爲便其宣督已奉 旨調協防河今汾
州切近榆林統原調陽和兵協同汾屬道將勦禦爲便
若潞安落藩在焉或按臣或秦監軍協同潞澤道將守

義亭全書

卷四十四 奏議

毛

爲便而輔臣則審度形勝要害之區或駐節或周遊
以中調度至鎮臣職司專閫當統領原調邊兵聽輔臣
指麾勦蕩此則臂指之勢可無負 聖明特命祝師之
廟算者也蓋今日所最患者百姓畏賊喜賊迎賊其所
以迎賊者亦止謂官兵難恃城守難堅今若信地分明
防禦專切但使賊頓兵堅城之下我即可乘間出奇桂
賊一二陣殲賊一二股則我百姓之心亦豈真不可轉
移哉搗者堅剝者動詭者忠矣民心復則賊勢屈賊勢
屈而賊衆可驅彼前不得利必返而思遁我以此保晉
卽以此保秦此臣用分信爲通策之說所以佐臨敵易

師之窮而不自知其迂也勢迫矣時急矣惟聖明速
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日奉聖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奏議

三

文錄序

莫文於天崇效之以化成天下文固爲誠天下之寶也而後世之以文壞天下者過半庸非以文也者固流行善化之物與靡靡彬彬皆文所化乃其成壞不猶霄壤哉聖人於是卽責以示之徒焉趾乃安白焉志乃得從始微終未有以繫麗當文也者吾少也慕爲文人久而滯益久且恥之文人未必可恥而慕文人之心可恥特甚方其慕之不知所慕之爲恥也恥之矣終不能遂闕而無文與時而宜之因來而往之則覺夫轉瞬百乘莫不有舍車之心焉斑斑五色莫不有白責之義焉不致謂

藏書全書

文錄序

足以侑天下之成而責不敢以貌言甘言壞天下嗟乎之不善也有恥其善也又有恥不善則恥於駟之不可追善則躬之難逮昔所恥用捫舌免矣今所恥非反躬又安從用之夫唯恥與生俱生有彌學而彌長者而後知俯仰天人之樂之難幾也夫崇禎癸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惕龍父自題於幾亭

書牘一全書卷之四十一

上李本寧先生

再致本寧先生

致丁大司空改亭翁

奉吳子往師

與王

奉子往師

與朴獨巷邑尊

往林獨巷

公啓蔡培自邑尊

與曹峨雪庶常

復屈愚仙

復錢御冷宮詹

與錢御冷宗伯

復錢御冷

復蔡培自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與吳倚寅仲

與李荆陽工部

與沈君儒少參

復錢御冷宗伯

復錢御冷二

復錢御冷三

與曹峨雪庶常

與王樗崖休尊

復王樗崖

與戈蓋臣

公啓貢二山道尊

復吳繩如

與丁養榮內弟

復義雲怕遂尊

與姚現聞宮詹

與朱勉齋戶部

寄冉敦勛德安經歷

與孫若英

書牘二全書卷之四十二

與章濟令吳江

與丁伯生昆仲

與顧叔夏

與馬培元武進

公啓蔡博菴學憲

公啓君篆麥三所

復馬駿如邑尊


與李謙菴邑尊


與李謙菴

與張玉竹應旌

與張王筭二	與張王筭三
與錢牧齋少宗伯	與蔡雲怡公祖
與沈君儒少參	與張受先舊臨川令
與游龍猶青游	復朱勉齋道尊
與朱勉齋	公啓李謙菴
復李謙菴	復李謙菴二
復李謙菴三	復朱蔚園
致汪濬源山陰	與汪念源
與汪本聖	與吳去塵
青廣三全書卷之四十三	
全集書	文錄目
復張符九	與李廣霞
復袁槐渭老師	復陸玉井學憲
復曹岷雪編脩	復錢塞菴相公
寄塞菴相公二	復高季遠
與劉湛六修撰	致呂東川銓部
復賈道乾鹽臺	與錢去非
復劉念臺先生	復念臺先生二
致念臺先生三	
與徐夢麟二掌垣	與柯寅明
與馮郭仙二掌垣	與陳伊菴職方
與賀弱菴念憲	

寄呂東川銓部	復朱勉齋憲副
復顧海揚太僕	與胡剛中
與蕭五雲	答人
與馬觀良	復梁阜廡
候張心矩老師	復張老師
公啓張老師	復錢復門憲副
青廣四全書卷之四十四	
復錢塞菴相公	復塞菴相公二
與錢情仲馭	復魏子一
復吳子往師	寄李謙菴邑尊
致葉香城道尊	上張心矩老師
復李秀實都司	寄桂韓生學憲
與李淮溪按臺	復李濂溪二
復李滑疑井陘道	復顧振宇都司
與沈君儒少森	與金伯玉民部
與蔡雲怡大森	寄周知微同年
與李荆陽汝寧	復錢塞菴相公
復錢情仲	復仲馭二
示候修等	與周知微
寄劉念臺先生	與王懈哉印君

與錢股求句容	與高彙旃儀部
復蔡雲怡寧前道 <small>附來</small>	復蔡雲怡二
復蔡雲怡三	
書牘五 <small>全書卷之四十五</small>	
復蔡雲怡四 <small>附來</small>	復蔡雲怡五
復蔡雲怡六	復史道鄰院撫
與史道鄰二	寄史道鄰三
與陸生	寄李三如兗州司理
與馮鄴仙掌垣	與馮鄴仙二
復李瀧溪侍御	寄張石帆錢南按臺
幾厚全書  文錄目	五
復姚澹南侍御	與李唐谷兵垣
與黃石齋宮詹	復葉瞻山侍御
啓喬聖任按院	復錢龍門憲副
復潘爾發	與沈君庸
復沈同江少泰	寄張心矩老師
示蔡修等	復朱勉齋青州道
復張二無太僕 <small>來東附</small>	致喬聖任按臺
與金正希侍御	與倪伯屏蘇州司理
復馬培元武進	與葉瞻山南臺
復蔡雲怡	復蔡雲怡濟南道 <small>附來</small>

與王光復官諭	與黃石公建陽
示蔡修略養	復高伯淵孝廉
書牘六 <small>全書卷之四十六</small>	
與盧紫芝漕院	致凌若柯蘇松道
寄蔡雲怡 <small>附來東</small>	寄劉念臺先生
復錢塞菴相公	示蔡修
復塞菴相公	復王玉銘平谷
復李懋明南大司馬	與陳臥子紹興司理
復朱勉齋	與金伯玉民部
復蔡雲怡濟南道	復高鸞磯按臺
幾厚全書  文錄目	六
與戴上慎戶垣 <small>附批再</small>	寄劉湛六修撰
寄金伯玉 <small>附復東</small>	與盧紫芝漕院
與戴上慎戶垣	寄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李喬之潮州司理	與金伯玉
與錢塞菴一	與塞菴二
與劉念臺先生	與錢仲取
復梁阜廬曹縣	致熊汝望撫臺
與仲取	致下江防道許我西
致高家旃學憲	
書牘七 <small>全書卷之四十七</small>	

復蔡雲怡憲長	復沈同江
復劉暇日邑尊	致劉暇日邑尊
復劉暇日	致劉暇日
與錢仲取	致李雨然少參
與李濯溪侍御	致馮鄴仙銀臺
復葉瞻山侍御	致熊汝望撫臺
復任玉仲恤刑	與吳經歷
復左三山按臺	致劉暇日邑尊
復顧瑞屏少宗伯	復袁槐澗老師
復成玄升兵部	寄葉瞻山侍御
錢亭全書 文錄目	七
復楊扶曦戶垣	復金太淑工垣
復蔡雲怡晉撫	復黃東庄掌院
復孫 戶部名康周	復蔡雲怡晉撫
復蔡雲怡	寄蔡雲怡
復楊扶曦戶垣	寄錢憲蒼相公
復楊扶曦戶垣	示拱脩摩養
書牘八 全書卷之四十八	
與徐心水屯院	復何松石口北道
與何松石	復京營王尊五
與錢龍門京東道	復何松石僉憲

復陳明仲	復王子房按院 附來京示
復王子房二	復王子房三 附來京示
與王子房豫撫	復王子房豫撫 附來京示
寄蔡雲怡晉撫	與楊扶曦戶垣
與黃濟巖侍御	示拱脩等
與錢仲取	示拱脩等
致徐虞求司寇	與曹古遺兵垣
致劉念臺總憲	與陳仲謀工垣
與陳仲謀	復李映碧掌垣
寄陸太宰給陳	致馮景魯通州道
錢亭全書 文錄目	八
與劉湛六宮諭 附來京	寄蔡雲怡晉撫
書牘九 全書卷之四十九	
與魏翥齋屯院	致張二無副院 附復東
與楊扶曦戶垣	復楊扶曦
與朱勉齋宣撫	復朱勉齋宣撫
與曹古遺兵垣	致劉念臺先生 附復東
與任玉仲侍御	與陳仲謀工垣 見家札附
與傅楊恭紹台道	復曹二雲登撫
復蔡雲怡晉撫	與蔣一个
與金弼玉	復周際五京東總理

與黃澹巖侍御	復方仁植屯撫
與錢察菴相公	與錢仲馭
復柯堯符司理	寄劉念臺先生
復塞菴相公	復仲馭
示揆略養 <small>附寄京信</small>	復袁世兄
與熊魚山	復熊魚山
與熊魚山	復熊魚山 <small>附來東</small>
復蔡雲怡晉撫	復朱勉齋宣撫
致詹慈菴邑尊	與施四明副院
致任玉仲按臺	示揆脩略養
六學全書 書願十全 <small>卷之五十</small>	文錄目 九
與錢仲馭	與夏緩公舊長樂
與黃石齋官詹	寄沈芳揚銓部
復成玄升兵部	寄黃如千淮撫
與劉湛六宮諭	復劉湛六
示揆等	致蔡雲怡晉撫
復王玉銘戶部	與胡朝穎進士
與楊扶曦	致姜燕及少宰
與熊魚山 <small>附復東</small>	復詹慈菴邑宰
與詹慈菴	致吳人撫道尊

致徐虞求總憲	致劉念臺先生
與謝震生	與陳仲謀給諫
與熊魚山	與李映碧掌垣
與章格菴都諫	致顧瑞屏宗伯
復葉水修	復陳明仲
與吳人撫道尊	與黃澹巖江院 <small>附復東</small>
致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張受先禮部
復沈器車兵部	復蔡涵之昆季
復吳介子庶常	與陸子敏理刑
與陸子敏大梁道	復史道隣關部
與乘瞻山侍御	候黃東厓相公
與錢龍門淮撫	
雜文一全 <small>書卷之五十一</small>	
文廟從祀議	近儒應從祀者議
梅福應從祀議	從祀儒者不宜稱名議
追諡通國諸臣議	贈后聖母祭禮議
求言議	稽考選法議
詞林習氣議 <small>見學言</small>	有辭必有讓議 <small>見學言</small>
生財議	戶垣壘苑議稿
總理應設工衙議	漕運議

雜文二	全書卷之五十二	雜文二	全書卷之五十二
還齋撫議		還齋撫議	
平寇制	議	禮部封差公呈	
具題出缺呈		選授中行呈	
投徐太宰代題致仕呈		再投徐太宰呈	
投張太宰代題致仕呈		再投張太宰呈	
投吏部堂呈		送考功司揭	
送張荒議揭		葉惟修侔列賢書揭	
安攘策			
雜文三	全書卷之五十三		
樂事全書	文錄目		
大疑解		草黨解	
嚴父配天解		統嗣解	
制復解		天民解	
心君解	以下七篇見厚言詳記	格物解	
鼎大小解		正說明道解	
善惡難易解		位育解	
聖人英雄解	名統持	狷恭說贈金伯玉	
巨手說贈吳生		巨手說二	
遊先錄序		靖質先生集序	
尚詩衍序	附例六條	陶菴集序	附例五條

高子遺書序	附例四條	高子遺書小序	十二篇
雜文四	全書卷之五十四		
陽明要書序	附例四條	陽明要書小序	八篇
陽明要書附錄序		恭定朱子語類序	
朱子經說序		程子詳本序	
皇明儒統凡例二十條		李育自序	
政書自序		再集自序	
聖從錄序	見政書	人兵事典序	
秘省典例序	見政書	同書會序	見政書
進呈京東水道考序	見政書		
樂事全書	文錄目		
雜文五	全書卷之五十五		
救荒策會序		李衛公集選序	
閔李忠定集序		閔張文忠集序	
孝業序		畿南刻治譜序	
浙刻治譜序		守饒保甲述序	
西浙衛兵紀言序		聖屯鹽法題詞	
理學經濟編序		兩浙會規序	附例
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		掩骼會序	
戒殺辨災篇序		用兵奇略序	
幽芳序		重刻知品序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雜文六序	錢鏐卷綸扉餐草序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送葉芝字職方南征序	聖塘橋疏序	蒼雪齋吟序	四子詩餘序	劉湛六制義序	丙子順天同門錄序	知亭全書	六義衍綱自序	生生草自序	長子祭文序	維文七記	學道愛人記	譽命始終記	使雛五孩記	甲戌進士題名記	遺烈感臣記	朱門重貞傳
蘇忠襄撫晉奏議序	范氏五節序	某上人疏序	成子雲詩集序	惜竹樓詩序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序	楊康侯制義序	朱嗣成四書義序	文粹目	近熟草自序	從子阜文序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平谷縣重修明倫堂記	漂母新祠記	康辰特用題名記	孫墳觀感碑記	六貞傳				

高子小傳	雜文八 <small>全書卷之五十八</small>	袁大司馬墓表	題泗江吳先生誌銘	題丁清惠公張施條約	題警枕	又題荷蘭室帖	跋高忠憲別友書	跋高忠憲家訓	書中貴人劉扇	祭吳大母張孺人文	祭魏忠節公文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公祭顧仲執文	祭吳子往師文	詩草一 <small>全書卷之五十九</small>	肩輿中憑版箴	供客銘	衍衍壺銘	同善會銘
東天民傳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題胡孝子焚身卷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題荷蘭室雜咏帖	題真舫齋	跋高忠憲家譜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	善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祭徐濟之文	祭第三兒更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祭蔡忠襄公文			守口第	長安雅會銘	小飲壺銘	補式匾銘

再頌銘	天倫圖贊
山居隱贊	堪輿家像贊
孫若英像贊	衛洲顧翁像贊
辛復元像贊	古今大聖大賢大儒贊
大成頌 <small>六章</small>	宗聖頌 <small>五章</small>
房中吟 <small>四首</small>	種竹 <small>四首</small>
夜度萬松嶺 <small>九章</small>	初入九嶺山 <small>七章</small>
甲申還家	荻秋泛飲 <small>以下五言古</small>
寓金陵遇雨欲之武昌	詠懷
句容初拜先祠	結屏
全書	主
開居	葬第三子更
將入前溪	嬰
評懷 <small>二首</small>	畫
桃花口阻風	送劉念翁還山 <small>附念翁和韻</small>
不得別爲丁番人賦	除夕
至家哭丁孺人	夢劉文正湛六
夕泛志成 <small>以下七言古</small>	暮春
讀書四樂	題于忠肅祠壁
平劉少司馬與曉	舟中 <small>二首</small>
大滌山歌 <small>二首</small>	野人鳴 <small>十首</small>

學道愛人欲 <small>附大司空</small>	孫觀忠節公小像
詠魏公子子敬	秋日感遇 <small>以下五言律</small>
徐州道中別友人 <small>四首</small>	竹還
春季南還	感遇四首送錢宮詹
山遊 <small>五首</small>	還寓
元宵憶家園 <small>二首</small>	同金伯玉顯靈宮觀柏
感懷	江行
雪中有以汲引事相告者笑而謝之 <small>二首</small>	題懶芳館 <small>以下五言排</small>
答人	二賢並胸咏
孟廟	太
全書	文錄目
詩章 <small>二全書卷之六十</small>	
秋興 <small>五首</small>	之武昌江行雜興 <small>八首</small>
重遊武康山	聖林 <small>二首</small>
撥換兒登山莊 <small>二首</small>	斗丘
玄墓觀梅 <small>四首</small>	僧諸寅觀海子
北郊陪祀	光隱軒初感
同揆兒慈光隱軒觀梅	過釣臺
寓滌母新祠	博興道
北行道上念文武大臣	丁孺人訃至
有感	獨旅初歸

乙酉孟夏創設京察有以含沙見告者笑而譏之	園林雜興 <small>二十四首 以下五言絕</small>	山行	憩天池山家	雪 <small>四首</small>	池上 <small>二首</small>	古意	至宿遷	獨立 <small>二首</small>	題義塾壁 <small>八首</small>	川上	十猿錦	金書 <small>文錄目</small>	北歸舟中 <small>十首 以下六言絕</small>	閑居	丙辰秋日 <small>以下七言絕</small>	野處 <small>二首</small>	重貞篇 <small>六首</small>	乙丑南還聞第三兒更辭世悲極書旅舍壁上	歸途贈友人 <small>二首</small>	江行喜始霽	舟行忽返風又非止處	晝有霧	舟滯河口寄裝特丘 <small>二首</small>	從軍行	喜凌幻生題話	長安包席	讀胡翁穎疏喜成四絕	辛春濟陽還始見桃花	坐石上偶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至古原	武昌隱紀 <small>蕭良芳</small>	乙卯九月自覺無感悽然賦此寄意 <small>一剪梅</small>	東阿題中 <small>一剪梅</small>	青徐道上 <small>西江月</small>	附雜句對聯	因述 <small>一全書卷之六十一</small>	舉業述 <small>三十九條</small>	因述二 <small>全書卷之六十二</small>	山水述 <small>四十三條</small>	易占述 <small>八條</small>	方技題 <small>十五條</small>
江船遇雨 <small>以下詩餘</small>	江上值鄉人 <small>五人松</small>	屏林觀梅 <small>一剪梅</small>	道闕河南有雙 <small>南齊子</small>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一

文錄普廣一

浙嘉善陳鑑正撰

上李本寧先生 萬曆丁巳

龍正齋浴於家。千里慕道。僞慰金陵。伏候台旌。已旬日矣。竊念先人曾爲楚吏。而不章章。又台臺向特子民錄。卑微渺知。亦知當世宗工有李先生者。足以不朽。先人禮。祖考有美而弗揚。不仁也。使不孝章免於不仁。非先生。乾賴謹封先人行狀。稽首投上。拙撰文序六篇。詩詞十三篇。粵錄附正。昔廬陵遇眉山。至榜檣喟嘆。預度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普廣

上

十年後人情向往。謬屈已以重之。何則。塊壤增岱。涓流益江。哲人愛才云爾。未必屑山果出廬陵上也。先生於文章家。不唯有其手。兼有其目。不唯有其目。又有其心。蓋匠石目善審。手善斲。心善憐材。每願千尋之楹。楠豫章。恨不得收而用之也。今某卽未得當標。拙章。而先生手目與心。實同匠石。竊願先生以其手及先人。駁則以其目及不孝。而以其心兩及之。遠來本念。專爲先人復及私著者。以先生當今之廬陵。或親難鶴而增憐。下筆時爲先人光不朽者。當益加當爾。

再上本寧先生

向以先人行迹。拜乞高文。玉體適小道和。別傳尊旨。某喜於得命。敢計時日。仰唯台臺貫穿涉博。加子長。晚學如子雲。研精如子美。蓋揜北地。奔州而上之。凡復學志士。當吾世而不稟仰。就正。不可言智。故先上素業而橫圖登龍。唯是先人一生。循理奉公。任三十年居官之粹。而無一日享貴者之奉。雖享志固然。實人子所深隱也。某未有所豎以顯親名。特藉大人君子傳叙行誼。表其精神。世狀每多浮誕。至於家狀。字字循實。先人存心。寫之未盡。居官建立。昭然耳目。不敢效俗。誰我文宗。蓋先人生無一言一事。欺人。歿而襲所無加之。非先靈所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普廣

上

其頃歸道句西門。日且暮矣。瞻拜先祠。傍檣慟絕。寓室創者。章師一人。而其外則小民兩家左右居之。數婦人。矜睨良久。詢僕夫故。太息掩涕。此事至微。亦見先人實澤在人。無赫赫聲。而民久益見思如此。而魏與楚可矣。因述短歌。敢以附獻。每讀先生所著傳記。少懿蹟。不爲溢稱。得奇僻。務約之以禮。見先生史才實錄。並至而先人益幸托以重也。一代文宗。豈須後進標榜。若懿德是好。殆亦某也之聚斲乎。

致丁大司空改亭翁

仁和令周季候。當今偉男子也。其作兩邑。清風善政。照

雖漸中典論官箴皆謂第一。須扶律辱奉元一事。問擬甚公。願聞有飛語至爾。然季侯存心最平。用意最隱。其於黃光輝也。陽罪之。陰實解之。陽罪之所以嚴衆憤。而陰解於上官。實念其有扶幼功也。侯令他實處此。更有善處法乎。特以其陰爲光輝寬解者。不明告人。人反疑爲株連無辜。而不諒其用意之微且遠也。此雖一事。苦心。然可聽他人不知而不可不見諒於老太翁。非爲急於明心。亦欲證獨知於有連之門爾。唯賢知賢。某不敢阿私所好。竊附古人內奉不違親之義。

奉吳子佳師 天啓壬戌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兩奉吾師手書。慰誨開勉。非不心喻。但屬行方。斷肥山繼推。鮮民何辜。頓至於此。是以捧慰誨而增嘆。承開勉而愈悲。惟是守身讀書。不敢貽辱於二人爾矣。聞來歲西席延兄。極爲得土。公耶方幼。先入爲主。得力最深。書憶十四五時。因童子試。從金陵歸。父訓既隔。解範亦疎。習聞惟言。時見佚行。初雖覺愧。久亦浸淫。數月之間。頗失本色。幸了凡先生特東先嚴。隱惟道意。指撥吾師爲金玉君子。遂得及門。一二年間。識趣始定。後釋滿座狎遊。不至大墜落矣。少年師友。不但一時磨礪。實乃終身主持。今耶得此兄同連數年。則侯基必定。所微慮

春方介之士。同味斯親。惟遇之性。嚴事乃久。必也始終相得。則受益弘多。以令耶風遵家規。保無斯患。杞人遺憂。不妨爲吾師道而言之爾。榮旋之期。開在來春。綵衣娛親。還思可離。但遺腹俱多。宦警家鄉。亦難免機累。思浩歎。惟恃 廟社之靈。與 聖主之福也。

與王莪崗良山 壬戌

玉峰士民何幸。得邀仁心實行。如年臺者爲之父母哉。貴治有歸。季思先生。素節真風。近代高士。不惟一時一方之儀表也。崇祀之典。萬心謂宜。所以久處者。凡入鄉賢。例須有費。而季思素貧。遺嗣尙寄食外家。安有餘貲。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四

經營身位。各然令賢士以乏實。故配與長。穆大非司風。牧者之意矣。年臺歎濁。揚清。卽愧在幽。潛將蒙闇。繼而况表表耳目。如歸先生者哉。又有嚴公諱振。惟者起來明經。項官川中。值奢會之亂。闔門死事。禦禦大節。仰追顏常山。文信公之親。至今惟骨奉歸。故廬。或者英魂忠膽。直行所安。不復自悲。而半同與時者。見聞若事。莫不感測垂涕。所宜急急尊。臨與季思先生齊芳並配者也。式者年臺。以兩先生清風浩氣。一鄉祠未足酬爲擇善地。連特祠。以風宇內。遙想貴治士民。尊德樂義。必有不費公府一錢。指日告成者。卽此一舉。其於化民成俗之

機無限。理若迂而實切。事有創而彌遠。此機足也。

奉子往師丁卯

雲卿先生壽序。謹具稿上。為其父子有道。創格潛思。顧未審合師旨否。山居圖序贊。併附塵覽。寒食後。擬往武康一遊。是時桃花滿山。與翠竹相間。陸行乘輿。野意益目。水行乘筏。則兩岸綠色。樟天清流。出於足底。手擎小蓋。用蔽日影。俯視水中。鬚眉畢列。每數十丈。溪輒作一大灣。筏從溪轉。前後不相見。歌聲遙聞。時時有圓奇石突出溪旁。或亦在中央。纖筏而登。可以晏坐談笑。無一遊人豪客。來潤耳目。每想西湖六機。水光山色。空翠澄

集本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五

怡宜。晴宜。雨妙。絕天下。總為舊舫綠機。歌謠絲管。樂成。盛展。雖復徜徉山水之間。轉有與靜心隔者。乃不如此。追懷野虛。足以落除塵網。先生雅懷泉石。及時清和。扁舟偕往。為旬日之觀。何如何如。

與林翁巷邑尊丁卯

不肖於受獻一事。有三短焉。一曰無肯受之心。二曰無能受之才。三曰無敢受之膽。幼而知耻。壯豈忘之一事。違心。寤寐反側。故弗肯也。受獻須有大稿力。善談吐。厚顏面。乃能籠駕卿。乞哀公所。不肖惟抱膝。覽古。庶幾忘疲。陵人則拙。告人則慙。故弗能也。奸富何味。多言可

長。集稿於躬。稿毒子孫。實應更迭。天道奸惡。故弗或也。

三者皆真情實事。非浪語也。頃某姓以受獻見誣。不肯心既無想。靜以待勘。惟念往時父母。於所厚同袍。或披許告。則密封原詞。令自解釋。此於真受獻者。體貌誠全。而實不受獻者。反以周全之厚。掩其質素。何如公庭一訊。則品行污潔。情將有無。白臺可了然於心。士庶可了然於耳目。激揚風厲。所全實多。不肖所以悅白臺之公。服白臺之英也。不敢言情。惟求盡法。凡告獻者。祇因已產為人所盜。自賣自告。創見於今。明聽之餘。既應指冠。亦堪回鑒。想白臺擇喝中熟悟。刑罰中敦化。妙用根心。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六

不煩新乞矣。外有陸某屋事。不自價買。辦極而某說貨。強賂於今。一紀隱忍未待。特具請詞。哀容斧斷。一則鳴。藉歲之沉寃。又見孱儒忍辱求靜。至於如此。且為人佔。宰敢佔人。因一誣白二枉。亦子民事。君親竭誠無隱之。證也。還神明而不彌。終當執額耶。

復林邑尊崇禎己巳

數年以來。固無一私事請求。然亦無一公事獻納。何則。先達者。秉分非所及也。然方之古人。草率病瘵。不避嫌怨之義。則猶有愧焉。頃見白旌之將發也。能盜首沈和。尚於獄而後去。伸無跳軼憂。抵郡辭謁。當道復以禁迎。

神會爲緒。得降嚴約。邑人免昔年淫奔賊殺之嫌。所以正風俗。弭隱禍者。甚鉅匪細。不肖感茲二事。因念老父母。願復舊民。如此。願更推廣德意。嘉惠無窮。其一曰。抑豪右。受獻。減豺狼之虐。說也。其二曰。胥吏之徒。備備莫敢舞文。暴橫也。其三曰。差人不下鄉閭。使班白婦。揮帖席也。其四曰。催科有方。籌算精核。鞭撻少而刁頑不得拖欠也。其五曰。確遵清規。軍服而民安也。其六曰。先揭北運。股戶使富不得避。而貧不誤。倉重役也。其七曰。臺司。凡頒新例。如報農民。如派與戶。買銅糴米之類。一切申發不行。默默安富。以便貧農。致撒客感恩拜謝。而滿袖清風。并無古人一大錢之選也。與前緝獲鉅盜。禁逆之神會而爲九。凡此皆台臺已施之甚政。卓有明效。可告之新令尹者也。九者之中。七已盡善。惟緝盜北運二事。愚尚有進焉。近者盜賊張甚。不畏官兵。然真盜無幾。而借盜名行者衆。其根株總在捕盜與哨船之畏爾。名曰捕盜。實則盜之父母。名曰哨船。實行劫之托伯。但嚴督二項。重辟無宥。真盜必得。假盜自稍。可以不下堂而窮其窟穴矣。北運先揭三十餘名。立意至美。然所揭之中。因比解額尚贏。默人其勢不得不爭膏脫。管脫則囑托之價彌高。而所脫稍多。勢又不得不割食以補之。股者

預捕之曰。務求至當。每名止揭一名。揭從卽如山不移。則鎖刺息而囑托淡。民心士心俱大定矣。仰見台臺真實爲民。不肖亦敢其實言事。伏祈於新侯下車之日。備列以告之。賢者自當以愛民爲念。況得前賢爲師。達承必確。治功必奏。新侯之德意。莫非台臺所造於舊民。而兩賢接武。將近十年。善致已堅。後難猝壞。是敝邑數百年之樂利。特在仁人一垂盼一舉脫之。間昔當鄭公不貴二十四次中。胥令而得意。青州政饒。仁臺此行。殆真比也。不肖生平無佞才。況未嘗獻諛於臨蒞之年。豈敢漫然頌功於去。徒祇以桑梓念切。忘其非分。然且頌而恭規。蓋子民所以事畏上。非是不成敬也。

公啓蔡培自邑便已已

若父母初下卓。卽草草講求法制。凡以恤民困也。竊思爲民司牧。問巷道佳。則佳爲民立法。衆庶稱便。則徑法之宜。因宜革。本在細民。而細民難於徑達臺端。所以下采群情。仰股善政。誼在某等。大抵法無不弊。止須就法中搜剔。而裁制之。便可利民。不必輕變。往往邑中奸書與上司奸書。絲索相應。或令一二刁民呈稱利病。或且徑從盜司。頒降公文。一有動變。比戶騷然。溪壑歸吏胥。怨謗歸畏上。自非至明。必應術中。不可不洞悉其來歷。

披絕其根株也。或者又云嘉秀各邑法俱有變。夫利病各隨其地。豈得概同。况平原獨無。至今傳美。卽以蕞爾善邑。當平原。豈非尤古盛事歟。某等敬乘虛公。葉奏獻端。雖云愛護桑梓。實以效忠召杜也。伏祈清聽而惠允之。

與習峨雪廬常已已

新侯政事。諸老可以公言。乃若習與性。成。非年兄莫可促膝審移者。夜生是也。聽斷比微。悉以黑幕。近則宵分。久乃雞鳴。風雨霜霰。圻守困頓。衆庶嗟其。容嗟盈路。煙汕庭燎。出自何所。莫非民脂。又鄉民出城。今日之事未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九

得卽完比明。乃逡約計。每夜圻守者百人。則一歲之內。處三萬六千工矣。勞民傷財。廢時實一端。而三害且非獨於此也。人身氣門。仰應太陽。日出則與陽俱開。日入則與陰俱閉。今反其常。使好靜之陰。徹旦擾擾。不獲寧息。夫不息則不生。豈所以善自養哉。以前說進。誼正而難入。以後說進。情親而易從。惟年兄忠告而善道之一言。徵勞萬靈拜禱。願仁人弗後於晏子。

復唐愚慤

庚午

年兄留心經世。而於兵尤攻。此當今急務。不必以名教樂地之說。自拘弟於世務。最不諳者用兵。兄獨深於此。

真吾師也。兵之變化。國非一遵。然大端在識拔將士。惟顧討論之暇。常養目光。則自數千以及數十萬。皆得其分數之宗。而多少惟意。又論兵須二三十萬。此誠馬服君明於時勢之言。然世耳一聞用衆。無不驚縮。愚意止須核實。則兵不增而自多。兵不增。則餉亦如故。此有用衆之實。而不立其名。庶今入手不駭觀聽。又內政修而後。可以徵外。天爲國家既生吉甫。必生張仲。不遺其人。功不可成。兄第自精握奇之能。以待孝友之人可也。陽明先生豪傑而聖賢。本朝殊絕人物。無善之旨。不誤在無孔聖之言。無者亦屢矣。特異端棄有成。無聖人卽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

右爲無所以毫釐千里。陽明認善爲禍。惡之善。則性中不容一物。既已無惡。安得有善。若知生陽生陰。生五行生萬物之爲善。則性從茲來。而善國孰有大於生者。耶。惟卽有爲無。故經綸世務。亦得無名無功之妙。事成而莫忌。知其不可而爲之。而卒不獲造物之禍。則亦居心行師一以貫之道矣。

復錢御冷官詹

國是從人心之是非出。作春秋不過定是非。而非之心。以格物而明此。一論中三轉。真今學術絕濟者。作三不朽之業。通爲一原。非直寫廓園獨立不懼之所從家。

而親翁日下主持鈞調。胥執此性矣。龍比所以衆禍患。固臯夔所以佐昇平。然策禍之人未必皆與龍比相類。爲忠愛死也者。遇有道卽臯夔也。爲成心執見而死者。遇有道猶慮以適莫貽殃也。故惟碩果不食。成心化盡之大。人方可鹽梅鼎鼐。爾序林侯事事踴躍。惟胥吏不得高下一語。鄙心有疑。罔遇者加派海塘夫四千餘金。不奉明文爲邑中所持。若非胥吏之弊。則咎反有專歸此語。恐微相左耳。中提出一民字。此又治功通於德性處。念念無忘此民。事事歸到此民。率一邑與率天下無岐操也。親翁能破格議良吏而何難爲良補耶。

與錢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一

均役若行以徹底澄清。自是數世之利。所患官府抽扣。吏胥勒索。無人直言。拔去病根。爾士翹兄創勸役之議。原謂不得中行而思其次。然則何謂中行。豈非均役於民間。而當事者洗心飭下之謂耶。事機之妙。莫若固之向者。無人發端。抽扣之說。難於突進。今因此機。正當急籌。重此條。親翁或與噴雪共陳之一。則爾士翹言外之意。一則拈默菴議中之要。可以化直言之迹。而取格心之功。今士翹意方銳。語亦或近於激。歌用其銳氣。使均

役之初指。成一盡美盡善之制。此其續世長民之妙用。先試之維桑者也。果爾。在當事不過一念公清。有何難事。在士翹求狂狷而忽得中行。當亦大喜過望。而銳氣無所用。辨說無餘激矣。何如何如。

復錢宗伯

辛未

次公子遠離膝下。心頗闕寂。思慕傷和。今已全平矣。此病總因氣滯。氣滯又以志鬱爲原。情懷與腹腸。非隔一層事也。雖賴世德。幸躋康幸。鑒於驚危。可遇善後。令即志向固極高明。無容役十三。綽慕方切。正惟憂思鬱結。乃其真正高明處。若果沾沾文藝。躍躍明師良友之間。

幾平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二

而豁然達淡於瞻依。則非高明真面目矣。親翁宜手書敦促。先命長公率領至。爾慰其孩性。續懇孫師溫習。心安體復。何愁業之不進耶。忠憲師集弟彈心訂次。略成原委。每種皆先論進。後論事。祖其內外篇之原指。而其通之蓋先生特以自述爲內應。爾爲外。其理則一以貫之。實無表裏精粗之別也。又正集止甲寅。則乙卯役垂老。十年益深。益微之德旨。皆當置續集後。人心目恐正重而續輕。吾輩雖爲高子成書。然推仁人用心。不在垂芳而在淑世。苟足發觀者無總之緒。卽深得作者之精神。無容一毫意見於其間。先以序例呈上。俟錄成。真本

送憑鑒定南中舊制朱子語類原經問在貴衙門得印數千傳發牢內不送借書買流通之力經割工價仍可還官此不費公家一錢而助於人心學術者甚大便翁其有意乎

復蔡邑尊 辛未

官衙民衙均派承役此不肖夙心繼格於衆乃更議悉承空役今已備刻成書此之足據踰於繼議矣白臺筆行以至公誰敢不承昨爲諸老具述尊旨諸老云爲百姓計吾儕何辭但須儘數先食客宦再查邑紳之額外受寄者坐以重便又不足乃及吾儕已禁此仁義交至

朱子全集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三

者也若彼二種亦得分占輕重吾儕豈當代外邑之達人代本邑之奸民承役耶其大旨如是又不肖讓中輕重併定一條頗是均役關鍵餘款亦皆細訪聞間或不便於富貴然必便於細民或有妨於奸宄務必憐於善良大抵他日足增善政之光貽萬姓之口碑者也種田公用間有每里派銀五錢之議白臺拒而勿行具仰仁明願堅持之以安草野蓋既屬公義不應以利爲名設有必不得已之費紳袍上舍與民間田多者宜發心慨獨奈何動以衆難易舉之說輕擾里甲也不肖屢向諸老阻之矣屬便併及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辛未

昨遲遲間見老太翁一念懣懣無須臾忘田事而又虛衷無我商榷同人謀不繼其繼綸巨手矣綸總二十年來任費勞神書圖刻說民章帝旨部覆科祭種種基緒皆仁人創辦後起之賢雖極力拮据總以仰成德意慈彰鴻功爾還邑傳仰誰能飾之某頃向顧周二老直陳此說而二老大傲謂深中情實又見此兩賢之勞而不伐而太翁撥缺風望能使分款者心服也再啓毘陵錫山問向有同善會名周貧人資助衆人其事似小共意德遠今諸公欲做而行之命某通數語於簡端咸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四

謂克勤小善偏輕碩人得大翁領袖則響應者必衆而亨亦可久敢以會式奉塵清覽倘不棄遺則在事諸公之幸亦某之幸尤還邑之大幸也

典具情實仲

聞吾儕以暴怒致疾私衷甚憂家少年易愈然此病不可養成也慎之慎之語稱奸學首不還怒深言之心不爲情動切言之怒於甲者不移於乙此正吾輩中人可學處一則舉動不差事役無懈二則人不受枉旁觀皆服三則氣不亂動隨發隨收不至傷肝成疾藏體體貼一語有數善存焉聞吳某屢失規矩吾儕怒而咎之宜

小刻遊衆細觀兼幸指引所云小人強陽乃陰中之翳氣非真陽也至哉斯言君子機密總爲濟物亦屬陽之委和小人挺直總歸害物亦屬陰之標發陽生陰殺乃君子小人之定分而陽統陰陰不統陽故屬君子於陽幾肅存焉屬小人於陰而仁育去之矣前說之望立當攘之高子朋黨說出朱子與爾丞相書愚正謂朱子此書未爲至當所謂不憚以身爲黨又引其君以爲黨恐一時疎留相之疾箕孔意殆不然大抵黨之善者本是羣因世人妄目爲黨君子不屑與辨遂直認受夫不辨可爾認受則豈不激世主而疑後漢乎吾輩宜敢見左

復錢宗伯二

衆示遜國逸蹟展誦之下且驚且慕已念忠憤之氣生時噴日月泣鬼神臨死不散則至今二百三十餘年而不散亦其自然也血影之見夢偃乂之哀吟皆以發舒本心而已奇男烈婦生不計名豈復計名於爲鬼之日耶以是思之則怪事皆常事而親翁孳孳表章在南言

南在禮官禮亦以中庸之還處之未番驚以爲奇也天地空虛在即諸賢在非同幽明之故孰能信之伏讀崇禎三年冊立恩詔一款建文章除諸臣特許賜益於今二載未見舉行得仁人詳處而特舉之總天下伏節死義之骨骸在廷直言敢諫之心非特扶危實切於保朱也拙集近始竣工特用全後呈敬再祈指其訛謬即常則削不敢貽誤後人區區之誠因見世多迷罔後回無柄聊出空言救之說救人而反以快人得罪滋大故附人獎譽不敢自多或受駁正如獲珠玉駁正我者實愛人之人豈獨愛我哉

復錢宗伯三

高子書并五子近思錄俱將竣工殊深快親之願邑中均復事初因里長田日分日少諸君有彈行之疑今南北配搭民間終以爲便而令公亦善體民意聽令自認衆承者還多大約北還北籍南批首共須三百廿名今已認四分之三其可坐而定矣蓋富民長居大戶之名故花說不還餘力及其計已還其名已逃徐思邑中此若干重還者終非小戶所能強代遂伴爲不得已而承之此番既不能復其奸亦止須因之爾因見北還既已漸足向之致疑疑難行者亦遂釋然可見酌法

誠善雖存宿弊民猶願之况令治人與治法相須而濟乎邵文莊初見高師服膺不置讀所賜經史全書乃知其研窮之功一生莘莘如此所謂知行兼懋之真儒也得仁人此番表章非文莊之光實後生之幸

與曹峨雪庶常壬申

卑姪來述年兄日者親郭外暴骨爲之惻然欲設價買地掩之嗚呼卽此一念生人必飲其醇天下將沐其德矣豈不盛哉立命小价歷數棺骸共二百十七具尚有無棺者則設法包裹量捐微貲僱倩人舟載至南北二門外漏澤園埋之矣上以承年兄天地之心下以盡弟

袁孝全書

卷四十一文錄

十九

一點周全之力但撫今悲昔當籌善後之方兩處義塚去城約各二三里掘坎封泥又費小力貧民貪咫尺之便遂於城下委而去之其實漏澤園隙地尚寬今日暴骨如莽者非無地便乃新人工也訪得城內外十五坊每坊土工二人死者盡埋拋棄總經此輩之手合懸邑父每門懸一告示分別此三十人姓名於上分坊管驗凡有屍棺將委棄城下者必令卽日送埋漏澤園并禁其火葬一節違者照坊查治是其始也尚爲刑禁其久也必成仁風年兄明澤朽骨默厚生民又以成令公之善政一舉而三得焉所以不敢直陳者力可勉效

言則非年兄不重且其意又首發於仁人成始成終應悉歸良德爾

與王樗崖休寧

蒞事以來仁言德政覃被溪山父老之心彼邑以得循吏爲福吾邑亦以出棺吏增彩矣何况台兄之祖考與後視光耀綿永可勝道哉弟幸縱有一點慈惠肺腸無可施展翁兄張弛在德一登堂一還食之間凡發言而善凡猶事而善凡動念而善則微十萬生靈安阜假在此時所謂造化生心也地方之福以仁人而造仁人之福以地方而增非造化者真有意於吾兄來肯假之以

袁孝全書

卷四十一文錄

二

便乃爾耶高子遺書附覽知民社倥偬披閱非所急然此書自身心性命以至錢穀簿書無不備具與性書泛濫文詞者迥絕仕優則學正爲此類稍加目力助理必多

復王樗崖

吾輩爲歸根復命計不待他年寧物在前經綸在握學處處認真盡心則處處無愧無悔復悔空則星璇空矣惟誠敢空隨時竭誠隨時歸惟復命寂寂性命了然在紛紛民社簿書之間

與戈蓋臣

癸酉

登州太和說一篇錄送玄庵。倘有滯陽使鴻。祈特寄往。又陸公爲彼郡伯。此正其任。弟雖與年家。未經識面。得樗櫟轉錄一通上之。邑同心推行更易。如此仁思。明在二公掌握。若直錯過。真是寶山空回。萬分可惜。彼女弱者流。雖在千里之外。實同居宇宙之中。弟不自覺其饒舌也。吾兄力爲傳導。得遂流通。陰德非小。神明必以賢嗣奉酬。幸努力焉。

公啓貢二山道尊壬申

頃蒙軫慮。漕弊難清。令南北三倉諸稿解。皆免六存四。庶令漕務應時速完爲。國苦心。敢不仰儻然生等細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書文錄 主

思進儲之故。不專在民。其間儘有難言者。近司理方公刻札傳致。責重宦僕。似深中其肯綮。蓋軍民相討。強弱瞭然。間有一二刁頑。濡滯後期。旗甲能撲而鎮之。豈虞終漏。萬或棄田而逃。無人可獲。官府每每均派里遞。以補之。若夫軍勢有所不得行者。惟巨室耳。敝邑人知自好。守義急公。數紀以來。從無升斗之違。文冊可稽。幸令可訪也。他郡邑或多稿預。咎自有歸。祖臺第嚴飭通行。使米色必佳。必及期。必水兌。賈有司奉諭而行。今從積負諸處。可使盡清。一如敝邑矣。若今糧長以現糧總兌。而零星取償。其苦有二。派單收糧。權在書胥。視賄之重。

輟爲派之高下。是受房科需索之苦也。承收既定。頑民玩視。橫長。豈與畏旗甲等。私叩之則不應。庭訟之則後時。是代刁頑賠應之苦也。此猶與南運三倉雜解言也。至於北運。起解最允。充此從者。必於舊冬多方積貯。預行春白。及春啓行。猶有後時之患。今彼留所貯之現糧。以應軍漕。使舊冬不得預春。精春不得起解。是有槌無白。有白無槌也。京儲或缺。拾骨莫支。杞憂股股。端在於此。所以爲民生計。不忍不言爲。國課計。不敢不言。祖臺一體軍民。懇祈概仍舊貫。不特糧解有回春之慶。幸尸祝之歡呼。而生等寧冒舊類之嫌。以拯編氓之急。實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書文錄 主

亦爲旗軍設長便之門也。敬合詞以告。冀

饒吳繩如 癸酉

某少溺辭章。兼汨世味。茫然忘身心爲何物。三十外始痛悔。收拾精神。向裏今又將二十年。所謂名利色生四根者。尚未全破也。獲中倦倦。言之不遇出。以相商之意。向幸晤教。聞翁兄於此四推。皆已勘徹。有年。是真吾師。豈敢曰友。乃蒙過獎。荷與汗并。荷以印可。故汗以溢情。故至於經世之竅。無外治心。特屑置隨方。亦須每事理會。過耳。其間細微。又有理會難到處。卽在臨時斟酌。諮詢古人。所以設集思之法也。要而舉之。到處認真。則到

處無憾到處無憾則到處了當專教所云入世出世似亦可不分二截矣。尊先公隱德如此。名章大篇已足垂世。復何藉贅言。翁兄德業日新。則尊公精神日著。自是一體。非有兩層。重承雅旨。當從容一闡其幽。某素不善作諛詞。恭茲至德。其致忘誦。

與丁養凝

向蒙繩如兄厚命。先有數行奉復矣。讀其尊人狀誌。真無得而稱之至人也。蓋其可稱者衆。其至處則不可稱。愚會其意於生前。乃以不稱稱之。以無名名之。令後世知有至人吳先生而已矣。如此。乃不失先生之神。亦惟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

孝思如繩如兄者可與達此煩轉達之。

復蔡雲怡道尊

吳達翁業師傳述弘指。齒及小集。不致破株守之戒。達托轉呈。祖臺顧不加之罪。而清目及之手札。詢之大集頒之爲民下士。意則隆矣。念非其人。深用練精。台論保甲。廣捕練民壯。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能之則神明矣。大抵練民壯。在先足其糧。而編行十家牌。乃平日清訟清盜之本。尤今日清奸細之本。但此事似難而實細。非設誠致行。精心體貼。訪何餘使一邑情事。具在目前。行之苟稍俾一切奸人。無躲閃處。無煽惑處。則民民之

心乃不搖。而措兵措食衛衛皆爲有用。過來邊腹屢屢矣。事非難不足也。借寇兵。齎盜糧。大半矣。於奸細。皆因平日忽視十家牌爲等閑耳。以遠例近。目前之要着。可知。祖臺今之王文成也。督率訓誘。有司必實心奉行。有實心便有實效。內順治。斯外威嚴。龍正則真老生。而此語則真常談矣。

與姚現聞宮詹

致治不過安民。安民不過用實。用實先在預訪。呂文穆夾袋。是今日第一裝。若臨時求得一裝。均十分省力。正恐裝公未可急求。還須自用意也。預訪之法。大約於門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

戶貨糊塗之。於才行責分。清之。則真心任事。真才辦事之人。自見矣。台指以爲何如。

與朱勉齋戶部

年兄超致世氛。寤寐體先。非理奉嘗不讀。非理法事不行。以此出處。以此進修。業可作學。德可探顏。孟區區漢唐名家。臣高士。豈足爲志仁之士望耶。拙集求教。同志其首欲就正者。則年兄也。其間論學。則求教。吾所非以益同。味論治。則求練。吾所是以救民生。一駭一揅之。問仁人先施利濟之權衡矣。或疑遇窮於我躬。則亦已矣。又何以空言無人第應之曰。藉同志以觀見。何人非

我因空言以降澤何口非解此非年兄亦嘴能信之

寄再教幼德安經歷

甲戌

仰聞偉略心契久矣自德分薄果結一晤近知宦遠楚中此時流冠正熾台丈必能出囊底智爲地方保障則昔年之復夔州猶爲囊雄之見未今日破散流寇俾上臺親見其奇即所謂穎脫而出特薦大用指日可期其機不可失也倘籌策不從勢難措手遇有緣便台丈求一差入京使不肯得遠書寐之懷面咨忠謀大略何幸如之雄書生初進無能爲英傑掄揚然一合綢衣之好或亦長者之所不棄也丈丈夫遇不遇在命遇用不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五

在朝廷而我之實求有用與決不負朝廷之志則在所自矢而已因振宇頤兄之稱頌借爲先容不肯不以未同爲慚知台丈不以未同爲駭

與孫若英

甲戌

山西大饑至臘君相之憂發十典金然僅得米三萬餘石所濟未衆擬遣臺中一人度其巡歷迎遺之費又當去十之一二此須於臨行之日政府親召而面諭之俾賦騁從核賢能約已親民庶不負朝廷德意耳敝同門朱寶符者宗室也節儉正直有擔當有思慮昨聞其言曰急敬山西惟納監一途爲便只於一省皆開

一年令彼處鹽商大賈各就州縣輪納本色不拘米麥菽粟准作價銀聽各地方官分投糶粥此則無難買之勞無轉輸之費立刻可以濟價不必發帑全實皆皇上之賜也紹甚寐其策不知政府可直以此入告我后否幸翁見即面商之

與鳴選似水咸初茂公諸侄

甲子

所云再拜奉至入廟於古則家禮可撤於今則儀節具存非不欲更選禮不可論也若置闕入廟不知何據祇是世人不讀書不循禮於服中違禮之事靡所不爲乃區區欲以遇撤座爲不忍忘親只味不忍忘三字爲從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五

而存其念耶爲寐禮而存其迹耶念則雖廿七月之後終身慘然迹則寐再拜以前由西卽言屢有新次如小祥大祥總此室也若直至服闋之日方好撤座則古人釋服等制凡卽吉之漸皆可無設忽一旦而室及凶爲吉反夫不忍驟更之義矣頤母主可卽以武梁武梓木紹祠中尺寸爲之於廿二日入祠無疑也

示挾脩兩兒

甲戌

顏光衷迺吉錄其教世之寶書可買一二部乘頤親玩因圈出其中切於初學者敝十條付兩幼紹燈下講解親看綱發善心大妙大妙鼎元劉湛六非惟長厚且留

心學問特求序於我足見其不爲吾不贊其文惟贊其
人彼疎不以爲迂也與先生其吾書一喜幼學之得行
一憂嫌謗之武及蓋知吾心口俱直也今且暫歸運掌
之治雖不可期且免骨肉至親之慮而吾亦自喜得暇
著完聖從錄諸書使快然無憾然後於就職之日從容
上之○不涉躁競○不犯時忌○言者無罪○而或有格心無形
之功○卽武不然而爲百世經筵之用○亦稍有造於乾坤
無論行道阻○心差無憾○此必山居可爲決難得之馬
上若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支錄

二二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一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二

文錄書廣二

與章濟令吳江 甲戌

一某昔年曾入學吳江於天啓辛酉。援例入北監。改正浙江嘉善縣籍。中順天鄉試。本年甲戌會試中式。蒙本府同知署縣事黃仍照本縣例。送送士牌坊銀一百兩。當令知教陳成具呈辭訖。伏祈年臺蒞任之後。乘間查明。以杜侵冒。

一某世居嘉善。優免如額。此外從無寸土在於吳江。因曾寄籍入學辛酉以後。立戶陳成。甚違素願。既叨恩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一

於本治敢干渾於鄰封。伏祈嚴諭該房。查將冊籍除陳成戶名。以全徵節。

一某親戚在吳江者。大抵宦裔子孫。各知自好。倘有考試揭薦生儒。及一切詞訟代爲陳乞者。悉係側冒。懇祈立刻窮治。以杜刁累。

一某平生不敢獨托。惟於民生休戚。間或條陳。倘有確見真聞。可裨善政於萬一者。或面告年臺。或手書露送。自餘稍涉微酸。難逃鑒知。

與丁伯生昆仲 甲戌

令叔祖太翁之變。朝野震悼。全卹自合與例。無假造設。

也。國家所重。尤在易名之典。名公鄉親。多未及賜。以本翁生手大造於民。天必有以報之。其在於此。一二十年

前弟數數言太翁茂德弘功。異日宜以濟惠爲證。今幸塞菴相公居揆府。弟即以二字送矣。緣舊例擬謚須有

副因與若吳兄共擬貞惠爲副。故事下一字不妨相同。而上用貞字。其義正而固也。於太翁之華華爲善。至老

彌篤。竊謂允當。若端惠非不佳。而端字少鄰堅固永久。意思終不如貞字完全。此吾家一點公心。爲本邑之民

爲南都之民。報太翁之功於身後。俾傳無疆者也。一二十年。前擬謚之口。遂爲今日定論。太翁之盛德。能感弟

之愚誠。使如操券而投。爾愚何與焉。梁阜廡發身。雖出意外。然一二十年前。弟亦書向兄章屢屢言之。太翁生

平如何人。乃以此事獨讓弘度於徐文貞也。今亦有從驗。顧仁人。世德能感梁生。終來歸命投誠。此又天理民

莫之大常。不爲小變所移耳。然於此二事。亦足見天人

之相因。感應如桴鼓。仁兄細細思之。宜增幾許太和生

之相因。感應如桴鼓。仁兄細細思之。宜增幾許太和生。與叔夏 甲戌

幼時乃從文章入手。故較之諸儒。早專力於理學者。用功似晚。而下筆論道。似能脫去無文之言。要之弟所自病。經濟不及文章。躬行不及經濟。可謂緩急顛倒。今方痛自修持。未知何所稅駕也。令兄時相。斟酌渠所陳者。時勢。弟所告者。性情。幸蒙諒其愚誠。不至罪戾。然弟誠薄道微。未能感動也。竊疑專門之事。殆有天運存乎。其問旁人。雖有聖賢。不能代為幹旋。幹旋者。畢竟本宅自為主張耳。有回天之德。天運自然改移。親知乃從而贊襄。則一言有一言之力。一機有一機之效也。忝在知愛。獻此衷言。今年允軍。規則文壇。新父母處。弟當極力面

義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王

陳然蒞任之後。全仗尊翁老親家。倡紳諸老。懇款開告。共相主持。新公庶有倚賴。大要不越二言。米色要佳。贈糴使用。要減而已。未佳須自鄉紳克已始。然後官法易行。米既佳。欲革旗軍之勒索。亦似不難。邑民受惠。央賴賢紳。不能專靠令公也。同善會。望每年尊府一主之。以此二事為懇。

與馬培元武進

榮任乃仕宦通衢。得與四方士大夫晨夕晤對。蓋薄書之暇。即為交遊。以應酬之心。視之最勞最苦者。此也。以取賢會友之心。視之最便最樂者。亦此也。四報勤劬。既

練吾才。為異時平章純均之用。又物色海內佳來人才。為夾袋藥籠之用。惟年兄真誠細密。乃能為此。惟弟信年兄之所存。乃敢言及此。別開貴治。素有六里三關之號。曰薛灣。曰龍潭。曰蘊村。其人多刁豪。大為行旅商賈之害。屢任後。當審查而善處之。嚴立法程。化頑悖為善良。上也。訪擒首惡。重治微餘。次也。偶有所聞。姑舉以當新猷之芹曝。

公啓黎博菴畢憲

敝邑學役。積蠹有年。向來諸生。含憤已深。不無忌器。自戊辰冬。徐廣文蒞止以來。每事裁抑清查。始稍寧戢。客

義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四

冬計偕。諸役意其俸滿不復求。漸逞故態。諸生用是有公呈之舉。昌言不諱。以助廣文盡剔之勞。冀有成績也。蒙祖臺洞燭嚴寬。仍飭榜禁。署篆君愛膏上。謝業已得情。惟最廣文已還國博。特欲統此事之就緒。未忍遽行。懇祈俯鑒厥誠。優與詳奪。載列良珉。以永風厲。俾嗣茲以往。多士以優統見重。皆為樂育之卷。師長以模範自期。皆為正身之君子。各役以戒耻相戒。亦成易便之小人。是祖臺之德。溥於鈞天。而澤長於涖洎也。將全浙之模範。於是乎在。豈惟敝邑幸復小郡。傳之故觀。又豈惟徐學博獲遂其拮据之本願哉。

公啓署篆麥三府

甲戌

頃承貴役口傳台命。欲酌起解金花事。生等向聞此投。銀匠之累一解戶之累三。用銀匠則投櫃時不敢任情。面收色銀。傾銷時亦甚便。惟解赴省城。有書寄需索之苦。所謂一累也。若改食解戶。則省城需索之苦無異。而銀匠以事屬糧長。漫不關心。投櫃則成色雜收。便銷則分外估耗。多此二累。改向來以解戶屬銀匠。使自任其責。洵屬良規。不但敵鄉。卽蘇松皆然。今台臺欲更空投。起解錢糧重務。生等未敢以改弦之說進也。惟祖臺珍重酌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五

復馬駿如邑尊

甲戌

京邸曾有數行附候。自維南旋伊邇。聆教思沐膏澤。日長何圖意外齟齬。俾素受知愛如莠者。無從稍效。珍悵悵恨無極。竊惟蒞民之事。惟以識人聽言爲先。宰百臣與幸天下實同一機括。只看武城得人。一問自潛臺報對而外。聖人更不詢吏治民生。蓋邑賢乎莠。一切民間典除。必懇切仰陳。言于當年。稟潛臺之說。拱拱手臨之於上。而武城治行爲天下第一。不問可知矣。不肖雖未足當潛臺而老父母之虛懷注盼。不減子游。操此以往。得竟其大用。有非尋常所可測識也。新父母下

車在即。舊有善政。自然稟爲楷模。餘澤所邇。可勝翫。

與李謙菴邑尊

崇禎乙亥

頃承台命。立呼處州頭船押行。差人細問委曲。彼云旗軍有三分疑畏。而所官刁橫異常。衆遂無降心。相從愈往復至再。輟疆如故。殆理之所難論。不得不邀靈於上臺矣。竊惟治民。原非二機。若台駕一入省城。說明官旗情狀。一番丰未議論。自然傾動上臺。迴旋之日。帖允服。雖往返費五六日。而開解以後。勢如破竹。毫不留行。更可見捷。且先發制人。不得以過期爲我咎。不惟今後數年。漕兌立定跟脚。而一切設施。政令風行。草偃。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六

皆得此事爲玉基。又乘便完却新蒞任一甚。泰滿原本嘗虛費一日功矣。蓋理之最良。策之最善者也。過承虛懷下詢。不敢不竭其愚。

與李邑尊

乙亥

省城之行。專爲漕兌已完。使上臺頗知人和之效。後人發先人至。發糧未嘗不隱合於兵機也。風陽奇變。京口震動。姑蘇城門盡閉。恐一切備禦。亦應乘便一請上臺。大振敵邑。未愁外寇。專愛內變。備措事宜。以固結民心爲第一義。而次則清查飯店。及各寺院。使不得容留方外雜人。又次則訪覈屠狗之家。使甲狗拘機。一切諸小

盜無所藏匿。又次則編定丐頭。使強壯乞丐。不得逞雄。搜臂三種之外。乃餘真正窮民。一旦有變。必勸募米穀。各有妻殮。卽其心帖然。不思爲亂矣。然此四事。總其要在行王文成十家牌。至於守禦。全在人典器。所謂人者。先須選民壯。以復舊無。而民壯工食。爲上司扣扣八。九當乘衆。調面商。得其大都。可漸料理。所謂器者。除舊存庫外。癸酉夏月。又有新製火藥銃鎗之屬。約費二百餘金。逐一清查。再爲添設加精。亦白臺叩囊底智。足以了辦者也。

與張玉筍應撫 乙亥

文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年私憂之。況身當大事乎。嘗觀王文成盛平諸寇。設施變化。固存乎一心。然入手第一着。只是選用地方。才在在卿官。卽聘卿官。才在守令。卽選守令。才在廢弁。卽起廢弁。才在簿典。卽定生監。兼師老人之屬。卽隨處體訪。而分委之。或命郡縣教誨。協守城池。或延爲幕賓。資其謀算。或任爲將領。分合守戰。或藉爲鄉導。深入賊壘。宣布恩信。伐謀擒黨。偵報事情。或令之盡山川要害。以便設伏堵截。雖委用多方。其要尤在禮聘有才識。鄉紳賢紳。既至。自能各舉所知。而其餘諸才。皆得入制。

撫之耶。不大費復求矣。募晴間。胡總制梅林建牙浙省。亦延茗溪茅憲副鹿門相典泰。卒以破倭奏功。蓋自軍中常事。非創身而難行也。以令貴治鄉紳。位秩未崇。堪資謀議者。據弟所知三人。蔡大泰雲怡。細寄懇誠。可和將士。沈少參君儒慷慨果決。不惜勞怨。張令尹受先英爽任事。能鼓舞人。而敵郡亦有二人。屠大行惡。僥心兵事。十有餘年。周孝棠知微。見幾警捷。遇險不憚。若延致數公。與之商略。人才考究。地形要害。及一切招募訓練。措餉用閒。諸策必當一一各有條理。又聞桐城新令陳君爾銘。瞻識不凡。年臺今日。王文成。此君孝必。

文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八

非處下之伍大定也。當思所以破格委任之。上海令劉君。雖家識剴。聞典才明。於用典爲近。且有家傳風用。撫廣更得數人。分憂代觀。何虞劇賊。若憑一身之心思。耳目。雖使文成復生。彈竭焦勞。軍中千條萬端。豈能備給耶。及令招集群衆。東南天下。尚可維持。萬萬生靈。皆飲大知大仁之賜。使更數月。楚中變動。賊衆順流。或明目揚帆。或假裝客載。皆屬難辦難禦。雖有善者。亦將張皇失措。夫。摘策五條。併錄早電。其前平大計。非急急題請不可行。江浙留都事宜。非急急移咨。不能相應。至於三端召募。正是專聞便宜。其保甲火藥二事。雄爲敏。

鄉而發。亦可通示所屬。通各盡心料理。然全在州縣奉
行得人。苟非其人。總無實用。所以駕良策鈍。化枉為直。
全仗年臺鼓舞之妙也。舊年京邸所見。都司顧思忠。頗
有思筭。多識江湖間人。舊升開有。敕州程繼。頗知駕
御。技力則有。蔣若菜。王憲。皆可用。幸俱屬部治。物色招
致。非難。審其果有異才。當亦加之異數。乃可得其力。盡
其長耳。陽明要書。奉獻號令。指顧之暇。先披閱其奏疏。
文務。即用賢用。將用兵。用間。機宜。種種略具。古昔名臣
大帥。雖兵間手。不廢書。文成對陣。坐中軍。與其徒講學
不輟。非惟意思安閑。良以益人。無過此物云爾。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九

與張玉筍二
近聞流賊漸退。已出所轄境外。據愚論之。不必問其通
與未退。亦不問其在境內境外。正此忙中稍暇。可以一
一致防。料理數月。百務漸周。任其猝來。或拒之。或致之。
可以惟吾伸縮。雖兵難遠度。然有備無患。乃是必然之
理。大抵總貴一豫字耳。聞太倉衛百戶漢文。素知江
中形勢。雖無他長。此時得之為嚮導。更選精巧數人。隨
往江中。盡探各處口子。設防設伏。當亦省力。文成附錄
補上。

與張玉筍三

王事艱。鑄鐸驅馳。勞苦而功高矣。出則捍賊鋒。入則
定衆志。聞中秋返旆。父老迎拜於道。年臺一言俯詢。疾
苦。城隅山飯。黃童白叟。莫不翕然式舞。且歌。杜瑕。纓罔
干城。默不可勝計。此空言中有實事也。又募貧民。簪
力者千八百人。既壯軍實。兼銷隱憂。此又黃事中有妙
用也。治民治兵。已精入無倫矣。區區之愚。所願為百尺
竿。祀者。惟是幕下。搜致奇才。奇才不必多。但得真者一
二人。即可轉相延召。有奇才必有奇用。有奇用必有奇
功。有奇功必有奇報。王文成之名。將交集於年臺之
身。雖仁人不以封爵自榮。而保障蒼生。則所謂仁者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

亦學士大夫所樂為也。近聞休寧縣龍阜有戴姓者。
射道絕大紅心。去百武九矢全中。二百武九中五六
。幾江南絕技。俯詢休寧令。或可得其真。若選眼明手
疾。心巧相配者。一二百人。專習弓矢。獨為一軍。或臨陣
或設伏。察真賊至。百矢齊發。應弦而倒。當今流寇膽碎
。遠遁也。此亦古名將已試之法。敢備芻蕘。
與錢牧齋少宗伯
古之大臣。或晏處而係安危。或一室而周天下。或隻身
而屏障一方。今日台臺之所居。似之矣。前者讀輪丁議
周悉慷慨。竊為蒼生手額。曰虞山有此人。吐此議。江南

可無患。流賊可漸平也。頃貴門生周知微。述於座下。觀縣士二三人。又知台臺留意人才如此。今日東南半壁。全倚張撫臺一人。天假之緣。適屬門下士。台臺當以地方大機大宜。與一切所識智勇士。磨裁告之。俾佩服遵行。一大事當可隱隱消弭。控制所合無限。一偉才見用。即抵千百甲兵。是張撫臺之鉅績豐功。皆台臺所隱造。福世福人。福身福子孫。豈可湮沒哉。人才據所稔知。已舉數公。必有良謀益於兵事。台臺培植有年。成就必多。於凡實實有用之士。量其所宜。一一品置而舉之。務臻實效。此目前平寇第一大機也。事之切者。則莫如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請復南直江浙各州縣民壯機快工食。自崇禎三年。將此項四分扣一。助遊各衙門緣此逐漸起餉。私自扣減。所有工食愈微。此輩既無饗。又無衣裝。又無器械。不事操練。日逐在州縣承牌聽差。而祖制土着鄉兵力士之意。遂廢。夫民壯常足額。常選汰。常操練。則因風募之士。着矣。風練之鄉兵。矣。風挑之力士。矣。特須從而益之。益精之耳。今於舊設原額。寢閣不理。而議新創。議設處。新創之規模。其將何基。設處之錢糧。其可久繼乎。故愚謂凡議練鄉兵。議募土着。議選力士。總以民壯為始。核民壯。總以罷抽扣復工食為始。江浙直三省都封

大抵積弊相似。玉翁能移容江浙兩撫。一體具題。則州州縣縣。備禦有基。而後增擴致積之法。可得而講也。郡邑各有兵。足以備禦。於是更選其尤。每州縣數人。倍其廩餼。隸督撫帳下。以供征剿。以助正兵。一旦有急。近取而足。於是兼可以謝絕客兵。既不畏流寇之蹂躪。又可免客兵之殘害。此目前平寇第一切務也。倘慮遊餉抽扣。為目前救着。縱令省直會題。豈遂蒙罷。則又有說。抽扣者。正謂借援助急。借抱費助兵。借無事助有事。今流警日熾。海警日聞。三省非無事之地矣。民壯機快亦兵餉。非他費矣。頃者皇上為流寇蔓延。至發帑數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以濟不足。方將濟之。何又扣之。抽急助急。抽兵餉。以兵餉。抽有事之內地。助有事之邊。豈但非親久之現。且失糧宜之理。以茲人告。聖明轉圜可望也。芻蕘無知。竊徵古人之謀。野惟高明。為民生慮。而早致之。賜明要書。附正。用兵靖亂。惟真悟真修者所優為。其亦方今第一要書矣。

與蔡雲怡公祖 乙亥

老公祖抱惟一念。遠為天下近為維桑。以出世之品行。救世之心。可謂合內外矣。新文宗劉乾所公祖道經吳門。兩賢昭對。必更有精神提醒處。大要丕變士習。不遺

嚴行簡正文體二端。漢汗新領。惟在任新文者設誠力行而慎崇祀一節。亦爲弊繁。雖聖諭所未及。賈文衡之掌故。藥時之急劑。也不佞舊歲有機擇學臣一疏。擬未上。謹錄一通呈教。挽全浙士習。卽培全浙人才。今日養成一省之才。他年在朝廷則忠朝廷。在地方則益地方。又且爲兩都十二省之用。是劉公兩載衡文。其弘仁永澤。將有不可思議者焉。此自是大賢心恕所周。不待旁贊者也。旬日來。盧鳳流警何似。又不知其將吏能保障一方。免如英霍藥類情景否。貴郡民情。輔剽易動。往事可見。目前近憂伏禍。莫甚於機坊候人。聞且數

與沈君儒少泰

流賊縱不渡江。而江南原有流賊。曰行鄉舊。此輩動以數十萬計。無室家之累。計不反顧。其間又多強有力者。

游方掛搭。無處不到。驗山川形勢。識州縣虛實。憶大戶名姓。若使窮而思還。爲害雖言。爲今之計。凡賊中乞食游僧。文嚴驅逐。其城外及遲津去所。向有飯堂者。一餐一宿。宜聘如舊。任其各返鄉間。各歸本寺院。勿運其往來。庶於結奸之中。藏安民之術。所助於戒嚴至計實多。近聞各處封鎖飯堂。果爾。是絕此輩之生。而使之速聚也。若欲消弭。固非一郡一邑所能任。必得翁兄商之。先達告之。撫臺鈞示遠近。更新書卷。浙撫一體均頒。則江南數千里之隱禍。可以默制。倘別商勝美。行脚中有多臂力。銅武藝者。許書名藉於投食叢林。聽地方官不時查用。則神而明之。又在當事者矣。非兄臺不能信弟言。非兄臺主事。不能使弟言聞於當路。孝勿以迂闊見黜。

與張受先

冬杪一莖芝宇。知爲拯世福民之人物矣。慰仰何任。茲者流警日迫。海警衆之。貴州有兵。有將。得翁臺隱然居中。平日則和民心。有急則出奇捍禦。知無足憂。然愚意須保百里。不如統保東南。東南半壁。賢張撫臺一身。推之觀其成懷。可與共事。翁臺若能出訐譏大猷。使東南安枕。則一郡一邑。自在其中。弘仁所暨。降封皆被其覆露矣。貴州間有漢百戶名文贊者。熟悉長江要害。此目

今守江第一義。不可不薦之。撫臺使於各險要處預設
陡備。扼之於江中。勝阨之於京口。亦勝阨之於皖城。惟
翁臺留意。陽明要書新成。此書自心性至經綸。以及用
兵。用間。諸權數。無不備載。取權數以救民。權數皆道也。
敬獻求教。

與游龍猶青浦乙亥

歸來閑寂。惟以溫故爲事。雖亦有詩書禮義之樂。然事
不在已。澤不及人。較年兄日日親民。舉心動念。即可見
諸實事者。不啻雲海矣。簿書錢穀。豈不云勞。然古來芳
名大任。皆勞人當之。閑人優游目前。異時事業。亦難可

美石全書

卷四十二

書文錄

三五

期不躬親而坐。照不歷試而負重。南陽東山以來。茲未
之多見也。直敢以勞爲年兄慶。弟恐造物以閑見。於
性情事物。息息不敢放過。聊以習閑中之勞。至若年兄
本非百里才。貴治雖小。賦役人情。乃號難治。吾輩讀書
仕宦。總以安百姓爲心。以法推求之。則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以禮訓齊之。則舉善而影從。故不能而加勸懲。一
惡而牽枉漸消。此正風行草偃之妙。愛克厥威。固樂只
君子本色耳。又敢以此爲年兄頌。小書數種。奉放大方。
復朱勉齋道尊

竊惟巡方之大。無過察吏安民。次則訪拿巨惡。與近領

功令考察舉人三者。凡貪鄙之吏。立於民上。非但身爲
民蠹。亦使中人以下。望風相習。無復忌憚。故欲吏治之
清。先當備訪貪吏。不拘顏色。概與驅除。則民生可安也。
訪察一事。最爲懸好要務。凡地方積惡。郡縣所不能除。
惟猶畏忌。此着其關鍵。不在追賊定罪。在畏懼提耳。今
送者既濫。治亦寔寬。出生入死之衙門。大抵一杖一徒。
賊完而事畢矣。故巨惡視訪爲小事。有經訪數次。安富
如故者。謂宜稍簡其數。每州縣不過一二人。較少而確。
則法可從重。重處則足以快衆憤。而懲後來。民生可安
也。舉人上無官評。下無拘束。其間奸修者固多。一逼而

幾事全書

卷四十二

書文錄

末

爲惡幾莫能制。考察一着。最足生其敬慎之心。功令事
新務嚴。務核。懲一警百。此尤造士安民兩得之道也。是
三事者。爲通省言之也。若散府之事。莫急於嘉秀。普三
邑田糧。此案五十載沉寃。於今處物極必反之幾。大約
曲直真偽。在各公祖父母。無不瞭然。惟須破嘉秀鼓噪
把持之局。較雖結羣千百。領袖者不過一二奸人。與數
十無賴老青衿耳。得按臺公祖特賜嚴示。申明新旨。拿
究奏開四字。以寒元奸之魄。申明卧碑。不許管閑事五
字。以散刁矜之黨。然後道府可施其查勘。曲直明而處
分之法出矣。此一事者。爲散府言之也。大憲所居原是

除奸驅惡之術。故野人所獻。大抵搜奸剔惡之條。深望如神之智。轉啓當事。務使必行。則胎休江水俱長矣。

與朱勉齋乙亥

老公祖以政事爲問學。當日新而無窮。弟以家居爲政事。但覺誠之未至。物之難動。求如京邸接郵時。時衆指南之賜。如在天上矣。陽明要書已成。伏祈爲政之優。一披箭之竊。惟孔孟以降。平者心眼劃開。聖賢與素饒。分爲二色人。問學與康濟。認爲二項事。談性命與述作用。視爲二種書。近代以一人之身。兼饒而聖賢者。陽明先生是也。合問學康濟爲一事者。陽明所爲是也。合講學

幾亭公書

卷四十二書牘

十七

誠事爲一書者。陽明之書是也。弟以是亟錄行之。爲其於世誠切也。世無若人。使人人得見若書。或有感發而興起者。賊可平民可安也。

公啓李謙養邑尊

南糧散派一事。台意已灼其不便。特慎重回申。欲通邑會議。謹集議得敝邑役法。與各縣不同。北自南棧。品搭充解。三倉解糧海鹽。亦解兵充餉銀。總之輕重相兼。朱嘗獨叨便利。今令漕兌。是生役之外。又添一役。非昔年品配均調之意矣。未便一也。詳嘉興縣條議。原爲細民獨當北運之苦。不忍偏枯。故將南棧倉糧散派合縣。稍

均甘苦而杜管求。正略做嘉善均役之法。嘉善輕重既均。使復代空役併兌漕糧。反起偏枯之歎。朱便二也。南棧倉搜空役。俱有未國額朱。一則收兌。一則收解。各任其責。催遣無誤。只觀舊冬新獻一屬。旬日告完。毫無滯。數紀以來。亦從不因空役兌軍。或誤漕期。正爲本圖。迷輪收果自易。今若使解戶先行兌軍。繼復零收通縣。糶米寫遠星散。居址輕查。面目不識。派收之時。房科高下在心。民間延欠必多。紛紛控訴。重煩追剝。南糧起解愈遲。三倉完納何日。變易完之漕務。爲難結之催科。未便三也。以上三端。於民間不便者二。於國儲似便而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書牘

十八

不便者一。是敝邑已均之披止。宜守轍無藉更弦。仁人不再計而決者也。倘慮空役聞風希倖。小民淺識。或亦有之。查本年空役六十五名。官戶二十九。垂及一半。生等合志奉公。各願遵守成規。自行出兌。不敢委擔於南運倉糧諸解戶。則小民聞者。應自息心。且邇年來。空役疲困已極。生等目擊心傷。客冬曲爲調劑。不難議裁。北運之貼白以蘇之。幸台旌旣臨。漕規頓復。所省費用十減五六。嗣後主持在上。自當歲就寬舒。故特斟酌於利害之緩急。以爲再軫空搜。不如兼郵糧解。使役法兩平。而國課長完。亦空役之所不能致怨也。伏祈卽日回

申撫臺公祖。庶使民心早定。觀望不生。實通邑之幸。亦承久之幸。

復李邑尊

昨以俯詢民瘼。德意。商之諸老。諸老現充空授者。各願遵守成規。自允漕糧。不忍重困南北三倉諸解戶。隨集各糧解及民戶空役諸人。果亦食然。遂合呈投上。以此回申上臺。知敝邑役法早均。無煩更劑。而老父母周咨仰覆。所以深於遵行也。順民情。因善政。異於各縣。乃爲大同仁智之張弛權衡。迥出尋常矣。敬爲通邑稱謝。再爲解兵一說。台見已灼其難行。成竹默具。掛榜文斟酌。

癸卯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九

姑示遵依。乃愚民寡。爲糧里者懷驚疑。爲區頭總甲及里長中刁狡者。喜於有事。專候承牌。且先期妄指某當報充。某可規免。爲勒索之地。想此舉老父母自有妙用。無俟愚說之終矣。某人爲田事內聞。秦照周微。鑽勉魅於樊籠。尤通邑人心所快絕也。

復李邑尊二

水港要害。盜賊淵藪。出沒路逕。謹與知微兄探訪立說。呈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老父母之謂也。度其大要。亦不過台諭所云。擇捕盜中有心計一二人。授之方路。更選民壯中臂力技藝者二三十人。做白衣提攜之智。

出其不意。可以成擒。擒一二舟。餘黨自潰。目前最要之事。無踰於此。頃朔日諸糧里具弓兵呈。願納鹽勦而免巡役。其情可憫。其說似亦可從。此輩三時勤動。原無餘暇。可供巡戢之勞。自棄未執鋤而外。亦無纖毫武勇。堪充扞禦之用。若得委曲申詳上臺。俾國謙不虧。耕夫安息。祛前弊而造技福。實通邑糧里無疆之休也。敢併及之。

復李邑尊三

翰脫儼然。敬登泰。雞泰。破二種。知時有惕。辟邪有功。特於畜牲和珠之間。拜奉多益矣。差役納銀助謂解戶。具

癸卯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二十

見曲體。蓋因金花輕。每多賠費。權以此濟之。倘今而後得如往日面教。以三倉互懷俸級。南白三十餘名。與解戶收頭斗級品搭承認。并成均役之全局。而各差役。則如初政之食押行差人。直憑簽掣。不令費一文。更加嚴救。則諸解戶之使用自省。是他年長道。皆胚胎於今日之權宜。正見行仁之有機。而引伸之有漸也。

復朱蔚園

年兄居身極澹。則於讀書最暇。於洗濯此心亦最易。洗濯此心。便是撐持世界根本。力小力大。又是論分量。此吾兄謙言之爾。盧氏津池。謹切實可行。奈何此公西。

情滿色以自廢耶。然不知學之士。世不見用。無理義之樂以養心。未免便入嗜慾。此才人常態。若有知而用之者。彼仍能奮發。亦未可知。陽明要書奉政。雖純粹未必如高子。而機鋒警醒。與開物成務一切作用之妙。自六經語孟而下。未有其倫。家賢語錄析理雖精。不見事實。共起後學之信。并動恒情之慕。總不及此書。弟以故獨先行之。

致汪濤源山陰乙亥

戴德而東。再易圖欽。照桑懷咏。心伴古人。誠不虞木桃瓊瑤。再覩於今日也。有餘感。亦有餘慙。兩心互藏。意者

義亭全書

卷四十二

古文錄

主

又隰桑詩。人所未嘗經者乎。伏見高門世德。澤再振。於年臺之身。一言一動。莫不忠厚質誠。業滋昌而世滋大。益不卜而信。向承明問。因春仲西河之感。致疑於定命。竊謂命之一字。論世不論身。所以道行道廢。則云有命。行廢闕世運也。我無可如何。天道修身。則不謂命而云立命。我道我身。自盡自修。天亦如我何。故云。禍自己求。于祿豈弟作善降祥。積善餘慶。皆立命中事。萬無可疑。疑者信之進機。台衷益必從此益信也。天心愛衆。乃加科目於善人之身。處家而倡率化導。則人人改心。居官而施令行事。則日日造福。有禍及衆人而身不增福。

者哉。有入人願致福於若人之身。而若人不享福者。歸途讀尊公老年伯講學諸書。以及鄉約義田諸盛事。私歎見玉子姓。繁盛賢貴。確乎有本。方今嗣武。尤在年臺。伏惟歎十年未。於丁益泉。益泉則貧者益增。自然之勢也。謂應稍擴義田。益精鄉約。精之之法。不一概。賑擇其貧而資者。倍助之。尋常者。助以常格。或有敗羣。暫停所賑。以示警勵。懷厥改過。資族保結。然披復之。就周急而寓激揚。行一二年。必有成效。寒家設義莊田數頃。設立此法。二三無良。漸知自好。已試之事。敢歎大賢同善會。則又藉衆力以周衆貧。亦准此意。加厚善良。試以清

義亭全書

卷四十二

古文錄

主

譏披訂其錄中。講語有當海岱之涓埃否乎。悠悠段莘山磐田。騰松高樹。疎民風淳。擴明是目。前桃源非大福人。失不得居此佳境。年臺洞天福主。益修老年伯之家政。將見值年豐。則黃髮垂髫。怡然並樂。偶歡之歲。間有鳴吹。含德之人。皆子城也。彼爲我防。何煩防披。怡怡兄弟出而事君。福民入而爲桃源僮長。又往者避秦諸人所不敢望。其樂誠何可支哉。

與汪含源

生芻一束。微敬几筵。願衆輟此隆褒。錫我燕脫。辭之不遂。顏其視矣。學爵之間。猥以學問相證。自先師高忠憲

後十餘年來罕聞及此。起憶緒論。嫡嫡乎晦翁正派。而尊先大司徒之家傳也。高門世澤。固皆碩人。然觀蘭子蘭孫。濟濟熙熙。天之施年翁也尤厚。年翁所以事天。必有度越尋常者。天與我者心性。天普愛者衆人。存養乃事天之工夫。利濟則事天之實事。大司徒家政家教。百世可遵。光而大之。惟在年翁與令兄老父母遞相左右。此亦仁人君子自然衷曲。偶因論學。一闢及之。相視莫逆。斷可知矣。拙刻四種。附呈求教。以同善會錄之。盡言俚語。與列其間。正爲世界多事。以此稍固窮民之心。且其意遠祖晦翁。則事行於嘉善。而道發於婺源。尤所樂爲。仰質者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三

與汪本聖

傾蓋一晤。頓蒙虛懷。詢人所不及詢。疑人所不能疑。幾令區區無可置喙。正賴體貼深微。略指端倪。便可默通於語言文字之外耳。語言文字。有所必窮。然雖却又無絲見。卽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何可言。然總是陰陽不測。論氣則云鬼神之爲德。論德則云窮神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云所存者神。終不兼云鬼神。蓋在氣陰陽同盛。在人心。則陽德獨神耳。人惟此心。天理變化而不測。不測之神也。人欲變幻亦不測。不測之鬼也。人於

生時常存天理。常掃人欲。則日趨神路。不趨鬼路。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略可通矣。若夫意之與知。本不難辨。意有生滅。知無斷息。好惡意也。知其可好可惡。然後好之惡之。知本在意前者也。然知亦有在意後者。知所好所惡之失其正。從而反之。此知在意後者也。非知則意不形。非知則意不及。知貫於無意有意。亦貫於意前意後。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引而伸之。理義又何間。語言又何藉焉。

與吳去塵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三

觀兩勝境。段莘之靜古。目前之桃花源也。上山之鉅鹿。卽集之京華也。然鉅鹿已甚。會當以鬼石洗塵之。衆石未最勝。會當以松杉蘿嘉點綴之。松杉蘿嘉環於山房矣。會當得烟霞逸客。使爲之主。蒼莽數里。潑漫一帶。薄言流眺。其屬門下乎。開野結於笙簧。滴墨光於錦綺。不以上山重。重上山者也。然觀門下得力。恐是武夷數載。抱武夷心。還若上山。故能終爲上山重。高明且莞爾而笑之。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二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三

文錄青房三

復張符九乙亥

往者陶然一酌忘寔忘主想元亮柴桑相對風味近之大集遠眺長廊梧影散步高吟一如擊筑彈絲一如陳風被雅或似洛陽少年或似幽燕老將合翁兄本色而變現耳所論裴郭諸公資膠於學而獨推武侯足稱具眼愚嘗謂武侯直孟子集一少陵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真武侯知已矣外聞貴邑有求食三舍斗級之議此事甚累各邑之權長而無裨貴邑之軍家不過爲包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廣錄

頭銜役生意耳且今年三月新末學兵尊准軍行府甫具遵依未兩月間側出一牌行刑廳議復夫刑廳府堂雖各爲衙門不及照會然道尊則同一人也倭華倭復得無微傷政體乎奸胥之膽膽弄亦已甚矣敝邑及平朔俱已申文稟明不落奸計翁兄晤朱父母幸一語及之數邑權長默受台惠無窮而莫識所從來此所謂陰德也弟此等發意出言最近迂愚然特敢以迂愚之說進

與李廣霞乙亥

伍僑盛李侯少未更事或疎於奉上遂來乃叔祖之怒

然爲叔祖者教之以禮則可因而與詞涉產則非獨旁觀異錄卽乃尊廉憲公之靈亦所未安聞昔年若老病時時瞪目而托翁臺一切析奏翁臺主稿而命其族叔某終其則令坦今日仰惟太嶽之崇嚴尤不應輕有此舉女婢輩傳稱令愛勒所天云已素自廢奈何侮彼卑幼此見翁臺家教之正聞秀遠禮明義如此尤盛門未艾之福基也竊惟翁臺爲盛門尊親其太和未散惟翁臺能永培之其元氣偶幸惟翁臺能轉調之必有大慰若老之靈者分其餘休先兄亦感結無疆況生存者乎與奈茂學不覺言之脆切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廣錄

二

復袁槐涓老師乙亥
手諭倦倦具見老師深愛違期敝父兄之曲爲子弟計行以加諸某自顧精力孱薄縣令非所堪又邇來作令者首重催科考成遷秩胥用殿最潔已愛民頗非所先若勉違時格則自違本心若守所復來恐不日不月之間苛求起而謗議滋或反不如本分閑曹猶得隨行免禍文網也又當今大機宜大利書惟在寇橫民窮不知朝廷大臣何故皆不以爲意誠忘情耶求理財之道平亂之策而不得耶抑疑舉世遵無其人姑諉之氣運耶某此行欲先爲當事官之言之而親貌則當自告於

至尊。倘得言行。適於身榮萬倍矣。聖明破格用人。輔弼既不專館員。則其經給樂大行者。亦不必盡歷外任。特思抱負尚在影響間。抱負學真。行義達達。自有天運。至若舍職業。講局面。置躬行。附聲氣。忽安危。侈交遊。素心深以爲非。不敢秋毫夾雜。自分其修治之精神也。惓惓愚忠。必能默契於師懷。

復陸玉井學憲

西江。道學節義文章之府。天選高賢。檢才其地。豈惟正文體。專欲正士心。今日之士心。卽異日公卿大夫之心也。又士心正。則民間風俗從之。故士也者。官民之關。士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心也者。官心與民心之紐。爲之宗主者。明明以一事而括治平。以一身而統政教。所任何其重哉。他年西江多賢公卿。多長大夫。濤海宇而流令望。孰非老年翁今日化雨所沾濡。春風所長養也哉。蔡雲伯公祖戊巳之間。曾衡文江右。清和嚴密。當時爲海內第一宗師。聞其褒黜如神。對衆舉本生一二事。萬心驚服。今移居蘇閩。自窮便道往晤。或亦大人君子間途已經之意乎。王高二書皆先賢學術事功所寄。而不佞弟沈潛反覆所成。公餘披閱。文成昔年作人之效。必再見於翁臺矣。

復習峨雪編修

乙亥

叨庇歸來。溫故之外無他事。矚目擊維桑。民窮士露。捩腕無策。幸新父母一臨。閭閻有更生之望。士習之弊。則賴聖諭主之。然愚意必精選學臣。然後士風可變。徒與立治法。何如治人之隨地立法。舉得其人。則廟堂之淳淳訓破者。彼自能致行而旋效。不煩軫慮矣。大約天下得良督學十四五人。三年間。決當卓有成績。既丕變一省之士風。又爲異時養成他方之用。此根本至計也。劉念翁爲惟患節題至涉江道來。細察其人。其品其學。留心世道。人才雖未及高師之廣大精微。而清勁中亦儘有圓轉之機。含客之度。斷斷乎絕佳掌院也。此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四

八。閑不用。竊深惜之。進賢有機。惟爲國留意。復錢塞庵相公乙亥。南還及載。一切格心用人。安內攘外之事。來食揣摩。見未必真。言未必中。途缺然仰獻。年來相業深微。居形迹之外。所謂銷患於舉然。建功於無形。君子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善復性者。以此爲功夫。善輔理者。卽此爲作用。夫是之謂合內外之選。台論一身獨直。形神並勞。此正須得同心爲幫手。新養得人。方堪協贊。豈便應却擔抽身。聖人所示介石知幾。固別有義。不繫賢勞也。位台鼎者。自明之矣。立賢無方。資格者。方之甚者也。

於今稍破。可爲治平之兆。愚方預憂破格。或未能盡破。又恐特拔而誤。則灰真士之志。啓微倖之門。其失甚於循資。正當善施其所爲特拔者耳。而武者乃云破格用人。非所以圖治。則古帝王皆誤歟。祖宗朝亦不足法乎。百年以來。最稱循資。世事日替。又何故也。是耶非耶。持國是者自能辨之。

寄雲菴相公二乙亥

白次公還過寒舍。見其沈潛勤勵。寒素所不如。真兒輩之益友。親翁身居台鼎。一言一笑。一筆一步。皆可造舉。蒼生之福。但福民便是福。國苟福。國自然福。身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書文錄

五

與子孫。天之厚親翁。與親翁之所以報天。蓋非尋常相遇也。敢此至頌至禱。當今流寇爲害。遑氣爲表。病民庶困窮。爲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則可以救之。益火能生氣。君相二火造命者也。其餘一切大機宜大選任。敬載別楮。用備觀覽。方今家國天下。同安共危。號夜思維。三者最大。惟壅荒可以救民窮。惟舉才可以平寇亂。惟早諭教。選左右。可以成。唐德永。國祚。誠不自知其過分之計。踰涯之議。要以救民生利。朝廷。爾謀野則復。聊擬神謀。

一當今事宜。莫急於平流寇。墾荒田二事。欲得上策。

直當合爲一事。流寇不可數。急謀元帥。振軍威。破斬數陣之後。急須解散安頓。方可承寧。莫如清查北直隸山陝河南湖廣各處荒田。隨便安插。使皆變爲耕夫。其闕鍵。專在講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此四字講透堅特。則鹽商大賈。自肯開血築室。募人給機。種種樂趨。不煩董率。不費官錢。而荒田皆熟。土流寇皆良民。一舉兩得。百年樂利。指顧而成矣。

一東宮讀書在即。雖使外多賢僚。尤須內選左右。成化時。有老太監單吉。侍孝宗於青宮。日夕口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書文錄

六

位。孝經論語尚書。兼爲講解。暇則陳說五府六部職掌。民間稼穡艱艱。且及漢唐以來。內官擅權亂政之事。曰吾老矣。安望當貴。但得天下有令主。足矣。孝宗。唐。影。風。處。多。類。其。力。今。宜。特。建。閣。請。慎。擇。謹。重。老。成。通。明。經。術。如。單。吉。者。使。之。日。隨。東。宮。居。處。此。萬。世。永。安。之。至。計。

以上二事。大而且急。深而且微。宜及今擔當行之。或獨斷。或與同心共商。若需過歲月。卽於事機不無小失矣。

一流警日南。甚爲家鄉憂。而兩浙藩籬。全在南直。應

撫張玉筍虛懷恤民。承平之良牧也。秩滿將遷。不知何人堪代。必細審相當。而磨智過之。方足保障。江南浙撫亦最弊繁。宜早訪置夾袋中。若兩撫皆得其人。浙直可以安堵。至於調浙兵守京口。費行糧。授居民有害而無利。不如卽以行糧之費。聽募土著。猶爲得之。

一鄉邑寇盜行劫。無虛日。至有一月之間。劫數家。劫數舟者。降旁莫敢救護。失主不敢鳴官。總因衙門捕役相爲表裏。久益騷張。將與謀省土寇無異。關要只在兵道得人。目前急着宜急起舊巡嘉道。

公專其委任。肅清奸宄。非難。況蘇松又有馮兵道。兩賢聲勢相望。呼吸相通。盜賊屏散。日可俟也。松陵沈於兵事。甚有料理擔當。若使居台溫寧紹之間。當海波一面。良撫臺主持於上。而此兩道相左右之。全浙可保。鄉邑無虞矣。

以上二事。痛癢迫切。不忍不言。不得不行。大抵消弭禍亂。只在選任賢能。天下安而江南在其中矣。江南安而鄉邑在其中矣。鄉邑安而身家在其中矣。古之大臣公爾忘私。急公者不遺私者也。國爾忘家。善謀國者善保家者也。非皆忠

遠慮之大人君子。孰能汲汲行此者乎。

復高季遠

每私念季者。根器有敏鈍。得力有早晚。第十六歲。受業先師門下。於時茫無頭腦。立志惟在文寧。越十年。乃志在經濟。與先師覲面。而不能領益也。又四五年。始憬然。從前習氣。皆誤用其精神。聽師言。讀師書。稍知意味。追於今。則益覺先師之所得。直接間知。而弟日見之。而不能知也。古人服膺師訓。不知亦有親炙時。汎汎而於。難達乃切切體會。如弟之顛倒者否。乎近年漸有所見。恨舊實正處。未敢過蒙獎譽。非所敢當。惟謹言慎行。不

與劉湛六修撰乙亥

先師遺訓而已。遠書九本。領到。俟從容讀之。

京日對湖山。手披詩書。甚自怡悅。惟不得時親大賢。樂此段受益處耳。長安千官攸聚。友天下之善士。不知其間有真悟真修。真才真膽。仰堪資蔭沃。下可堵禍亂。如陳明先生其人者乎。年翁深識治原。夙昔注意人才。此京師漸久。必有衡量。深願聞之。目今事宜。莫要於生財。其急於平流寇。惜向來持籌者。以取民爲理財之法。以調客兵爲平寇之方。若能頌反其計。置取而議生。豈調兵而議求將。庶乎功效可期。年翁雖不當其任。然鼎

言足以見信於時。密告當事。別開心胸。所造於國脈民生匪細。

致呂東川銓部乙亥

客秋言別。賜以高韻。每推清風。如日侍几席也。流寇之亂。漸及江南。死喪逃亡。賦額將闕。皆歸地方無良牧所致。而牧民之吏。何以一時概多循良。何以一時概多浮派。不約而同。豈非用人之地。有使之者與。銓政不清。吏治何繇得善。吏治壞。則民生危。自然之理也。惟台臺專官人才。肅清銓政。使天下守令賢否。瞭如列眉。彰之輝。而感動久而變化。此實固民心。撫彫瘵。平流寇之

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九

以總刑名。無所不宜。千里之間。輒福多矣。守令惟開桃源。幸為江南第一。然耳而未目。當使冬杪過彼地。問之民口。觀其為人。乃可得其真耳。自餘賢才雖衆。未入見聞。從容更求。新到學使者劉乾所。雖未見行事。然已微聞風采。若能使全浙士風化習為善。孰非台臺推轂之功哉。

復覽道乾鹽臺 崇禎丙子

企慕德星。每欲以學問仰正。幸為法星。來蒞吾浙。錫爵須臾。而須臾不離功夫。便從此須臾氣象。聞望見又蒙指教。時武沁入微衷。時武起出素懷。悅豫無已。戴德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

而北日念世界多虞。沿途凡遇當事有心人。使當隨處效愚。為之補偏救弊。庶幾不負夙心。而大君子側隱至誠。翰儀遠頌。豈同尋常交際。實欲益勉不肖。使尊所聞行所知。隱居筮仕。始終一致。而引之乎無窮之門也。捧讀再四。感動肫切。儻居鄉而無以佐民生。廷獻而無以裨國是。對大臣。不進以安富尊榮之策。對寮友子弟。不務其孝弟忠信之心。則所學謂何。真亦一自了漢。稍不真。即天地間大罪人矣。抵都晤朱勉翁公祖。敬當代致尊誠。

與錢去非 丙子

流氛孔棘。今雖暫伏。應防再至。偶值張撫臺還旌。隊散策薦數人與之。渠一一欣納。允行。因而陳痛快委曲。故樂聽彌甚也。惟調客兵一事。最為先策。賊鋒果急。不能待客兵之援。若未甚急。又何藉於客兵。客兵從容整頓而來。每至半途。賊已退去。爾時迎客兵。則客兵何用。辭客兵。客兵不聽辭。督撫多方設稿。巧語異詞。僅乃得其一返。而沿途士庶之驚。搶掠之橫。在官府有行糧之費。至京口有防禦之勞。真有萬害無一利。此當推而做諸天下。凡一方有警。只責一方。厝置寧增。與糧餉寧增募土着。萬萬勿調客兵。庶幾禍亂稍緩。不然。大亂天下者。

錢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容兵也。此就一事言之也。若總論治體。四三年而內。容兵接十年而轉貧為富。三十年而菽粟如木火。比屋可封。是則舉世有命焉。不能強也。來物六。一。一。簡收。把京印致尊府。

復劉念臺先生 丙子

所敘真做工夫。人日異而月不同。誠然誠然。向時閑靜。雖未得一旦豁然光景。猶時時覺有新趣。兩載來。日事應酬。未嘗敢耽驚愕。然動邊既多。便覺氣浮心遠。此動靜不合之病。殊可苦也。就了便休。是晚世講學人通弊。所以致指摘譏議。正錄於此。某自課課人。全在日用。

人倫。但着意踐履。本體未通。所議躬行君子。行道而有得於心。未知如何方是。又卑前多預想。事使多迴想。無事多妄想。此乃習氣糾縲。用功不切之罪。所深愧於大君子者。願提綱扼要有以醒豁之。經世之法。除格君外。無從下手。必不得已。先格當路之心。而橫緣自天。亦難強奏。若徑從尊賢使能。足食足兵。說起縱十分透切。誰與聽用。且今市井譁囂之日。既非親臣。又無言責。不欲與此輩爭長。口舌之間。昌于澤求知之嫌。故稍需之耳。制治綱領。俟時至。幾泰終當一為拈出。

復念臺先生 丙子

錢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台論此中。猶有沾帶。最是然沾帶何事。不出陽明先生。云色利名根。若無卑時。一一搜剔淨盡。使赤蕩蕩地。妄想何緣萌蘖。此政老先生今日能事。某功夫向殊理。欲變行惟勉自家屬。期無負至教耳。至於思索經籍義理。研究民物利病。此二端。又在嗜慾妄想之外。度至人應并無之。不然。何名寂然不動。何名不思而得。所以禪家詞之為理障事障。但不知厲公繼日之思。與不動不思。是一是二。此機殊未易識。幸卒教之。德州盧戶部紫芝。超然塵垢之外。自是學道良器。聞道駕御其境。必來請益。幸指示頭腦。俾知所專務。早有成就。當亦世界。

上一倚賴人也。匡救世道無過道統人才。過統人才無過蔡明學問之道。老先生身雖日遠心豈忘民沿途凡有所遇顧皆留意物色而指點之雖某平昔猶行此意况海內宗侯者乎。

致念臺先生三 丙子

老先生向日處不用不舍之間宜退甫出國門而邊警猝聞日迫一日捩之大臣不忍忘君之義宜退道而鎮定民心商守禦之宜俟事平隨復求退未晚也某所知若此其他形迹世情與不相諒之議論非所敢知亦非大臣所當計惟老先生以義決之

曼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四

與徐夢我馮鄴仙二掌科

竹君賄賂連日惟恐萬一差跌爲異時綢繆之碍昨見過細商知有必可擾之機諸君有必能之略意見相符矣諸君見議論歸一無不踴躍思奮謹以所具揭稿上呈幸兩台兄據此密速奏聞

與柯寅明

陸兄奇士又樸士錫棲半載今幸追隨翁丈所倚得人相與有成可拭目而俟弟竊心癡性往往求士養士以待能用人者而獻之功不必我立名不必我歸總以有益國事爲主今深慚愚懦矣處制臺實心幹事處心用

人又知耕屯爲取本謀便與向本專求多兵專講勇力者識度者壞賀公以翁丈爲歸而佐以陸兄之幻巧棲衛生靈憤耻其少舒平但薊門未知何如此又弟之過於犯憂兼欲爲知己一預道者虛公處不敢昌未同之嫌當俟捷書夜奏謹於甘泉宮側揮灑彩毫咏歌其盛爾

與賀弱菴食憲 丙子

康山寄民西秋得望顏色蒙誨特務罔知顧瞻信口條各頗有參差老父母於時不怪其野翹轉更遲徊細詢別之後又向君上士夫曲賜嘉歎虛已下士性植之

曼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錫不中術不虛設全賴用開柯生多識人才陸生善爲機巧台臺皆簡帶招之使弟向來延秋不爲虛勞矣其術隨地設施無所不宜用之之法必以熟識地形爲主宜選幕下士指明地利堪爲嚮導者二三人與同遊歷務令道近險隘心目了了仍畫圖貼說日夜繙繹如李文饒之籌邊樓閣某處必出入某處必屯營宜用某端某法誘之困之如其登地了然誠屬通才儻或猶豫則以心計之士泰而用之俾其機巧得施古昔賢哲用人動必有功皆此機也弟既道其人并敢進用之之

道。做座師張心翁撫臺亦知有陸生。因台臺升聘先至。知已之感。邀事之重。遂令應命。又弟愚意真係宣大內。外勢殊門戶能保堂與堂與不能保門戶台臺先用之。則做座師亦陰蒙其福。此又先後重輕之異致也。惟老父母深照其心。

與陳伊菴職方

馬兒之苦。冬月爲甚。候兼寒也。冬宵尤甚。寒且長也。惟豎閒房。聽其夜宿。差爲得所。聞年翁曾創其議。弟先捐千金爲始。湛六亦隨至矣。幸卽傳好善諸同志。得速成。

吳寧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六

青呂東川銓部

丙子

斯進卑末。趨踰屬下。台臺超脫格套。俯而交之。待以心。符訪以人才。不惟信其有心。若兼賞其有目者。弟雖非其人。而台臺之心神目力。則當世之真象宰。真輔弼也。前有尺幅。附友人轉報。友人以銓衡清嚴。留徽做筭。頃方入都。而台臺事親念殷。命命旋旋矣。仲秋燂營紛然。都人士幾無措躬之地。若台臺在事。早酌邊撫邊道。俾各得人。何從入。萬一出吾不意。使薄內地。亦推舉一二賢能。出奇制勝。豈至辱國飽颺。使往來如無人之境耶。此間俊傑不少。致治定亂。亦各有人。但少集思廣。

益片席耳。聰懷無已。書眉一握。希古人預爲台臺寫照。敢以爲祝。客夏原啓。併附塵覽。聊見當時報命之意。且吉後微驗。到今亦有可覆者存。

復朱勉齋憲副

泰順丙子

抵都思一晤。祖臺則台檄已極三齊矣。得讀時務說。深慶同心。如銓樞總文武。輔弼總銓樞。所以運掌致治之道。故和盤托出。處流寇。當與以生計。方得永邊廓清之道。且兵其健壯。可以強邊。農其老弱。可以足食。爲國家禦侮生財。皆取諸流賊而足。所謂除流賊之害。而收流賊之用。惟祖臺能歎此機。能信此事。餘人聞者。大都以

吳寧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六

爲淵於事情。雖有良士。求其識天下大勢大機。曉爲治大綱領。大規模者。總少究其繇。止爲從不留心。偶有留心一事者。便於一事。偶有頭緒。或得二三。或思過半。若得一知。善好善之士。提衡而布列之。轉危爲安。變貧爲富。十年可致。然又須有正已物。正功夫。在前此則天運存焉。所以介石如神。叮嚀於大易。爲其無可奈何故也。言念及此。慨我審歎。非對祖臺。此歎亦不發矣。總之用人之地。既非無從下手。既非其人。并無從開口。可若何。復顧海陽太僕

顧惟長公

丙子

一念之錯。性而不返。道至於此。令人詫悶。嗟。

癸況在台。何以爲情。典遺悲。轉餘。庶幾大不幸。猶爲善處之法。昔武侯以公罪誅馬謖。流涕三日。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況台臺於親。媳親孫乎。惟願事歸此道。將見尊門化凶逢吉。去險即夷。留元氣於如綏。回春和於剗極。或不失爲故家世澤也。哲謀之老。可爲忠告。標敦披其所懷。

與胡剛中 丙子 名維平

凡進步後。極易進德。蓋緣世俗以進步爲縱情害物之地。若登科除爵。每加謙冲。每加收斂寬厚。則人之頌之。倍蓰舊。兄今已進一步矣。憶十七夜填榜將竟。尊卷

與胡剛中 丙子 名維平

文錄

意。思意實亦在緩急間。因覆閱旦字號備卷。疵語太。遂仍初擬。從此想見高門祖宗。殆有隱厚在人耳目。只聞之外。若兄今日即兼修之耳目見聞之內。未爲非要務也。世間惟進德修業。最有光於師門。變化氣質。是從來學問第一事。就處世言之。變化氣質。亦是登科後第一事。某自幼多過未第時。鄉黨親友。頗有不滿之言。及兩番伴進。極力從事於改過遷善。出而聽之。則追途之口。漸變謗議爲揄揚。及其久也。更指爲第一流人物。與往時判然兩截矣。此華更新之効。亦因順風之呼。已驗良方。你不但誤在兄今日。正其時也。萬物最靈。而爲

人。人中又幸而爲男子。男子又幸最貴而爲科第。奈何不辦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靈貴乎。一日偶遇將趣有數世之緣。誠不忍有聞而默睨。特作手書。以德榮奉勸。

與蕭五雲

竊觀師生之間。互相取重。新昌黃兄。安丘周兄。諸老皆稱其品行學業。迥邁平流。某之慰悅。非可言喻。昨兄云。胡兄欲相延共事。某聞之。私幸無已。非獨幸兄之得坐處。實幸胡兄有意藏修。所以延納良朋。爲收拾身心計也。兄若往。當與之交相策勵。上之以古賢哲自期。次爲

與胡剛中 丙子 名維平

文錄

來春聯捷。斯二者既成。已之仁。而能使胡兄翺然好修。則又益於朋友。且使京師之口。交相吹曰。胡某登科後。服膺師訓。兼得良友切磋。品加修而學加進。則兄之賜益於某。爲如何耶。且增善非難。遷善實難。直言非難。誠感實難。胡兄猶不理於口。某欲面與商量。恐其生嫌。已作數字婉導之。終不如朋友情親。易於善道。其大指當以修德勤學。揚名顯親。爲言。要使之樂聞善而無嚴譴疎遠之嫌。乃爲妙於引掖也。改過法四條。托五雲轉告剛中。一花柳。一賭博。一自今切不可復蹈。一污指。一污身。既已托迹士

林何忍下同僕隸。

一親友隣黨自今務從謙和切戒爭鬭動氣尤不可輕舉詞訟致人傾家失業。

一衙門囑托自今概勿與聞既免枉法害人亦以養高自重。

一瑣屑交關向小民取子母之利自今務從寬減使致獨轉怨爲歡且宜以漸停止。

前三事立刻可改正如出幽谷還喬木何係何吝後一事既散在細民之手度其事勢恐難速停且從寬於目前漸停止於異日亦曲體隱情酌爲改弦之法。

美亭全考

卷四十三

文錄

三十

見過內訟爲其爲改過之源然不可托言內訟反緩於行事胡兄今日須明目張膽對至親良友引咎自責逐項改正誓勿復蹈爲天地間一磊落勇決大丈夫二句以來謗議固多有稱其天資聰明者可喜可登專在於此夫巧於文過是大是鈍勇於改過是真聰明最之場之。

答人

止謗之法自修爲主無辨爲佐愛人者勸今自修爲主默默消弭爲佐辨非所重也今胡兄果胡閉戶操交折

節讀書則自修之大都已得門下可相忘於無言若在不肖則一番復較一番收羅不惟愛惜人才曲圖成就即自己心力門牆亦深珍惜之矣父兄之保子弟豈煩人勸哉。

與馬觀良

聞昔年誦讀時里中有聒噪者此世胄之家往往有之不足爲異今既進步應先公芳武前途甚大親往事拂意皆吾砥礪所資以有今日凡於一切舊隙萬萬勿修報復務期合容士類包蓄細民此自是君子平正學問之談云量火福亦大雖俚語實至語以弘先德以慰慈

美亭全考

卷四十三

文錄

三十

兄之誼也以繁子姓以垂家教至永之澤也以揚兄詞色氣字知非存心刻嗽者第恐識量未至意見未定敢以此預爲勸規與胡蕭兩兄書一通附覽雖不相蒙其中語有可爲世俗箴戒停止同志或未爲無益云爾。

復梁阜廬

沈君來復接手翰自惟綿力恐負盛念甚切不安兼速薛老先生衰詞不肯直一有平心人耳有心爲國家惜賢能平心爲知交剖曲直素抱止是而行老至惟

之古人以上。魏矣。魏矣。長安公憤大都亦爲門下歎息。與秦中相類。便知方苗之材不至爲永摧之木矣。何必過憂。所論隨便解紛。自是不肖平生心事。但從來機會。湊泊。雪人抑鬱。總歸天緣。有心存之。無心俟之。細心應之。亦不肖所以自盡其心。而非敢有私於門下也。幸應附復。

候張心炬老師

某學古有年。籌今亦切。閉門蓄食。抱膝長吟。幸遇吾師。遂與諸名士。頓煩奮庸。雖未有一謀一猷。贊揚王廷。然此心念念爲德爲民。決不敢貽玷師門者。則夙昔所

卷四十三 文錄 三

日信。念亦老師所垂信也。王文成要書。係數年來。蘇揮之良劑。老師居文成之位。指日當奏文成之功。鈴鐸偶。且一披其奏疏。文移。不恨我不見文成。或有恨文成。不見我者。古今人心。迭相照映。龍虎島蛇之側。其添一。左實子。領都司。追隨幕下。曾効寸得否。不無言過其實。石芽愛才有心。知人無目。屢嘗誤於品題。故願老師直示之以自考。印渠。廢棄累年。復蒙錄用。此時若不竭力。圖報。朝廷。尚何待哉。私心每爲懸懸。輒吐露及之。復心炬師二

老師心事坦夷。勞瘁周至。兵將各得其歡。此於制敵攻守之際。已得其本矣。惟念王文成在南昌日。張忠許恭捷之百端。文成不激不隨。有以折服其心。終奏膚功。今日要機。似亦有在。老師試取文成年譜。一加體玩。有所會心。自然應手。又今日之策。決不在戰。雖騎射鎗仗。種種精絕。猶非其對。況無能之將。不練之兵。爲老師計。必提訪奇才異能之士。專明設伏之謀。並於一切地陣迷煙。連弩伏砲。種種秘術。不多費錢糧。而可立見施行。立取奇效者。得如此人。先令試演一端。信其確確可用。又造一端。使我兵將見之。無不踴躍鼓舞。倍我軍

卷四十三 文錄 三

實有可恃而實可制。果有不戰屈人兵之妙。一旦膽壯志堅。皆有立功名取封賞之心。而老師有可與之事。矣。監視者於此。亦必服老師之能用。人能設奇。邊境民生。實堪倚仗。將委心歸命。樂共成功。不復生牽掣之意。則機權在握。事愈易爲。昔楊文襄與張永同事。兵機亦然。永見文襄謀略舉厝。一一合宜。堪倚以立功名。遂相推重。老師今日所處。正宜兼體文成文襄之意。於以報聖明之委任。善後得全。無踰於此。

公啓張老師

恭惟老師拮据苞桑。紆聖明之西顧。凡乎下文武吏。

靡不沐浴恩波。惟是賞渥刑清。故人心悅服也。茲啓。故
同籍李盛枝者。丘鞠老門下士也。令雄失守。老師幸
明命。按成法。擬戍上請。未蒙矜允。慙忿封疆。諒聖明
自有至意。第觀邇來。欽恤屢頒。經典無虧。則聖主
解網之仁。與飭法之義。固自時時並行。惟類當事大臣
曲體腹心。而敷陳懷至耳。盛枝雖一身餘喘。然妻孥子
姪。閭室遺孀。人生至此。良堪憫痛。其同門韓大行諸君。
傳鞠老意。托某等代。額師臺。祈就原擬之中。稍加一等。
或於泰尾略述其一門受戮之慘。以動大聖人隱惻。
得邀天恩。執爰遐限。在國家雖寬一人。而未爲失出。

幾字全書

卷四十三文錄

吉

在臣子將因感德而愈識知方矣。

復錢龍門憲副丁丑

所論大役。目前已見端倪。陵後增築。幸敝同年陳伊
菴李竹君兩兄深心爲國。推王國長與大璫公同踏
勘。指點山川靈氣。動以堪輿利害。已有八分息機。至培
城之議。迄今未已。估費八十萬。因未有盾。姑緩之。似終
不可遇。此等皆不出當事意。特內中欲爲。則當事者一
一逢迎。直是無謀國之心。非謀之而誤也。謀而誤。猶或
可施救。正無其心。則任有忠言。至計。皆如耳畔閑風。可
復奈何。目今最可憂者。至幸先搖炭炭有類北未之季。

此病最深。夷丁三千。留頓京城內。奉若驕子。此禍最急。
向來專賴京城未伏奸細。桐疑虛喝。今我乃代彼
預伏。數千人於肘腋之下。一旦外呼內應。禍豈忍言。所
徵幸者。宜大有虛制臺。頃於京師聘去豪傑數人。皆深
明兵屯之要。今年忌憚。未敢徑入。但恨薊鎮
空疎。難保無意外耳。翁兄深思密算。往往失人。一著固
餘天資。高拔其實。近年進步更多。困衡憂患。益人心性
才能。信哉。推轂之緣。人天泰半。爲國選能者。盡其道。翁
兄自盡其心。用行救時。必有在也。

示兒輩丙子二月

幾字全書

卷四十三文錄

吉

兄輩今日。只有用功行善二端。用功要在作文。行善要
在濟物。作文本於養身。濟物本於克己。七八月正入關
時。而平糶事。又不可廢。須與似未二哥預商之。陳玄玉
仍前任勞。而似木司其柄。亦練習事體之實學也。近得
一對聯。頗寫出辛酉春初。癸酉冬杪文思。聯云。月出雲
端。懷抱開一握。爲笑風。特水上文章好。非夷所思。亦口
頭言語耳。自覺光景可喜。懸之齋廳。亦一助也。

卷之四十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四

文錄書原四

復錢塞菴相公

次公少年高發非特無一毫挑蕩氣兼無一毫庸懶氣高明質素超尋常他年乃道衡中人物也當使得縱心高明廣大之域讀理學書真覺其有味行利濟事真覺其最樂近學問友真覺其可親則義理一遵得趣世情一遵自輕雖向後與世緣日涉終不爲之奪矣所論社倉不可釋教誠屬至計行事各因時地不當泥古只照前冊之數各各捐出約二千金共積一處酌議派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作三四分每分約四五百金諸老分貯之寒家亦願承一分每年生息儘可四五釐使人易受歲終并本息交送下年如願聯任二三年者聽一過兵荒急用立刻取辦此仍是社倉遺意民間自相收貯不經官府但易米爲銀易重息爲輕息稍通其法耳聞昨年弟所捐助已報府道恐異日不復爲地方用此外但得親翁主持諸老踐約弟爲維桑窮黎計爲大戶預固民心計願更陪諸老後重捐已貲如親翁膏助之數成此蓄積以備意外誠所望也誠所慰也

復塞菴相公二

次公少年聯登雖自昔所驚懼然此正爲不知驚懼者言之耳親翁淵源今嗣天資皆已不啻知之矣懷而勿忘進而不倦使議量日恢惠澤日滋如百斛器如萬頃陂有加無已所存者常餘於所受則浩天錫秩乃又予以造福之權修禩之地而非僅使爲享福之身也復何驚何懼焉甲次守部於少年極相宜令即意亦甚安之且云經辦事已竣未便就選其性情恬靜殆出天賦天下事躁短而靜長凡發大早者每慮中晚或有參差肯於初發時自立遲局則發處仍含悠然難竟造化歸我矣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與錢情仲駁
賢爵聯雋深用欣慰凡夫或爲少年科名誤而豪傑之士能善用其少年科名蓋既事寒素科名未就勢不得歇手今年少便得不復以咕嚕分功專理身心學問經濟實事寧靜三載居可爲名儒出可爲更臣矣以此處少年科名正當藉其用豈顧爲所累哉讀書不貴太多

自經以外。莫如近思錄及二程。次則陽明。景通二先生。書但細心玩味。自有入處。史惟觀。淳水通鑑。紫陽綱目。不必博搜。廿一史。涉獵則能使氣。巖鑽研則能使氣。耗。經年費時。不得實益。文章亦不必太著力。若前數書。不能徹貫。穿下筆。自能妙天下。聖賢精義。既從來文士所。弱之病。則天下至文。具於此矣。此等處。既得味。則世俗。沾染沈溺之處。漸自輕。凡人皆不欲害人。而往往往書。人專爲世味深重。不惟不能以我及物。并他人小小所。有欲兼有之。種種作孽。皆原於此。以致品陋名污。召殃。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三

消概。冥然不悟。故世味之輕重。上達下達之關也。欲世。皆之。輕不至重。重能漸輕。惟學可以致之。日對聖賢。則。總超自高明。日有所事。則俗營自不暇。今見賢。增遊心。高明。超然習染之外。視一第。選進。漠不介意。又況其他。然此直是。仲取天資。迥絕。未嘗沾涉世味。今處地。漸磨。世味。有不能不涉之勢。非主張預定。安能長保如此。前。次哉。忠意先生有言。凡云悟。皆從迷得之。謂也。如薛。文清未嘗迷。有何悟。自今以往。願仲取爲未嘗迷之人。若孟子所言。人恒過。然後能改。此則區區輩中人。分上。事。所謂重復漸輕者。以故言之。津津有味。亦刺刺痛心。

不足爲仲取遠也。

答魏子一

事無不可爲。時亦無不可爲。患無能爲之人。與不用能爲之人耳。夫子所云。不可正指此也。非時勢也。今日。煇方張。流氛未靖。全賴廟堂。層層得宜。有一謝東山。便。當帖然。無恙。如何如何。尊先塋。細查。會共三品。製七。十步。各從中心。量數至邊。是四面皆百四十步。爲地八。十七畝。有奇。例應。靜極。因具呈。稍縮於此內。以稱尊公。雅意。司馬溫公。言品官。墳塋。石獸。總以不用爲宜。蓋凡。朝廷。恩禮。規制。不可溢於外。不妨自貶損於內。忠臣孝。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四

子別有深心。尊公品級。與黃太僕同。然愚意。免權之數。不準太僕。例而準。會典。且更損其奇罕。雖一未而體。國受民法。今傳後。免於名賢分內。所傳爲多。又有愚。思兼爲高明。廣言之。吾邑大臣名臣未多。賜塋寥寥。自當仰遵。國恩。豁免。榮權。設令嗣今以往。名公鉅卿。相繼輩出。如江右之吉。資。聞之晉。江。魯之漸城。數百年。內。賜塋相望。而通邑土田不多。家家照例。辭擢小民。之輪漸重矣。不知希文君實處此。又別有權度。衆民情。而曲體王仁者否乎。此亦世間不必無之事。後資所當。斟酌之理。遇子一高明。偶聞及之。使僕來有志爲希文。

君實者。援作公案也。

復吳子往師丁五

居京邸將一歲矣。雖無政事。每日仍有一半應酬。但就應酬中擇善而言。選賢而親。隨其所懷。偶與提醒。然語經濟事功。猶有數人。聞而踴躍。商及身心。無樂聞者。故亦不敢輕發。惟同年中有范評事名士。魁者。氣靜而心細。兼喜玄門。京紳有金伯玉名。銘看。少年志高。方極意邁往。山陰章格非。樸真。澹素。彷彿劉念翁先生。而晚暢時務。過之。惜奉茲歸矣。其餘才人。尚有學人。未過某性。雖受開勢。須隨眾。即時自提。醒不敢墮落。因少人夾持。

幾亭金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五

高摩殊覺無情。進處。蓋此學不待馳逐。世味方至失脚。但混混放。鬆便憂下。達去矣。看來京師決非進學之場。居官決無閒道之日。收時之志。既無可施。而徒碌碌污塵。心性無出頭。爲世爲身。全失無得者。實今日之官。是也。一面仕宦。一面進修。想惟濂溪明道能之。此外無不於隱居靜得力。高忠憲師屢言此。蓋其得於親試。拈以示人。豈欺我哉。若論經濟。則須格心知人。方可安內攘外。目中未見如此人。大無只少一良相。一中樞。一大將耳。堪家宰總憲以下者。尚有之。亦未知模用何期也。吾師靜坐一生。固是熱境。今靜中一念不起否。

正欲聞此消息。秋仲歸來。當細請之。

寄李謙菴邑尊

仁聲善政。不翼而飛。誠無不著。理自然也。卽如鄉兵一事。勢不得不行。而敝邑小民。獨不知鄉兵之累。目前既免於累。日後必得其力。此老父母嘉惠吾民之大者。至如催科一節。必得賢明方伯。牌票不妄行。使應輸者以時輸。應免者得賢免。今繼姚公祖之後。未知何人引翼。主持維老父母是賴。新兵尊業公祖世譜素交。浹月以來。孜孜下訪。其人玲瓏英敏。且立意欲作好官。行好事者。弟勸其過吳門時。時訪蔡雲怡公祖。新賢舊政。必當

幾亭金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六

復先輝映。巡道職掌。尤在弭盜安民。三店乃無良淵藪。葉公祖來。或當有一番加意振刷。處尤賴老父母默默運用。不露氣色。而錫魁銷意。則閭閻之蒙福。且及累世微獨考成報最。誦數載之神君慈母而已。社倉做每翁德意。老父母率先倡捐。賢紳翕然景從。此更全浙所實取法。塞菴相公夙懷滋泣。今來樂贊。直以其平章四海者。造福維桑。弟向葉道尊。過及弘仁。再三嘉歎。上下同心。鄉國之澤。其可量哉。

致葉香城道尊

憶昔虛懷下詢。弟仰對以鄉邑利病。大都所重在弭盜。

安民而邑中尤關切者二事。則前對未暇詳者。一曰三店地方。介乎秀水嘉善之間。盜賊淵藪。白晝劫奪。舟車無顧忌。失主訴之嘉善。則通而之秀水。隔屬不能關訴。之秀水。則秀水從無失事。不代理嘉善被劫之民也。蓋三店乃敝邑至郡城必繇之路。而秀水入至嘉善者絕少。以故被劫皆敝邑客商士民。此風已十餘年。至今益熾。此惟祖臺心思威令可救。一方行旅伏祈蒞止之日。沈機密運。不露鉞鋌。惟拔麾下。一二忠良機巧之人。囑令默訪積窩。并其渠魁。置之重辟。餘則聽令自新。嚴設十家牌法。互相保舉。庶幾盜賊可息。民生可安。又敝邑義亭全書

李父母做朱文公遺意。置社倉。自捐歷年俸貲百餘金。為倡。邑紳許助約有千金。此實預安窮民至良之法。非但敝邑宜殫力奉行。卽他境開風。所宜倣效。懇祈祖臺於郡邑諸公祖父母晉爵時。特兩提出。一為贊揚。使已行者益堅。未行者感動。千里窮黎。皆隱隱含仁人之膏而飲其醇。卽今日之文公也。貴縣蔡雲怡公祖。前亦乘憲浙西恩威兼著。為數十年來第一人。便晤間。或一咨詢。亦問途已經之意。前賢後哲。迭相輝映。皆出玉峰。愚於是益信蒼天之有意吾民矣。

上張老師 丁丑三月

前有尺素奉報。想微師覽已久。所薦幕士陸生者。已為盧制臺招去。因宜大乃出入門戶。為真保藩籬。薄有儲堂。與自安盧公所用之人。卽與老師用之無異。人才之効用。總歸國家。門生之薦士。亦無彼此。故直任之去也。新按臺李灌溪。當世真君子。真留心社稷民人。若今來與老師共事。同心之蘭。必有斷金之利。地方厚幸。若生厚幸。亦堪為吾師得朋慶也。新升陞道蔡雲怡。敝省舊公祖。其品其學。某知之最深。但以節操政事。稱之猶屬餘緒。今屬宇下。殊猷卓蹟。可計月而待。願老師傾懷委之。拭目觀之。但使分猷有効。其功一歸統軍。亦義亭全書

總慰老師一點。為國至誠。而巴濟濟兩黔海內所希。進而一時並集。追陪效能。豈非聲應氣求。有神明為之介紹耶。

復李秀實都司 丁丑四月

自癸酉冬。得因鄧又玄接見。悉肝膽方略。具窺全豹。甲戌夏。欲晤白光。稍致別悰。勿勿未及。客秋入都。卽過求台趾。知借重薊門。且慰且候。俄而。騎關我藩籬。漸入堂奧。舉國茫然。莫知所措。因念此際。若得我秀實獨當一面。相與謀定而出。奇可以乘其不意。建非常之功。故蒼生之厄。乃終聽其飽颺。恨恨至今。彼又奄有高

震秋冬未知作何狀。宣大盧制臺頗能用人。近有柯賓明陸振羽李季龍輩。相與戮力助襄。以薄血壑荒之事。爲主以說伏安營等事爲輔。馬必不敢入。若貴鎮所倚門下最重忠義性成爲國。碑心自不特知已之囑也。尊翁至接手翰。垂念感慰。不忘夙昔。門下於交知如是。况君父乎。蔡餌珍味拜登。慚荷。

寄桂韓生學憲

丁丑六月

嘗念品識才技。如年翁。今世豈可多得。拘於制未裨居言路。每爲悵然。然以師表三晉。則知朝廷用人。又有深意。方今士子慕義向風。三晉爲最。卽觀袁臨侯一事。

錢西舍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元

乾然可見。必得其正。偉丈夫蒞而教之。乃足益其正氣。不流於客氣。則朝廷特簡年翁。與年翁所以圖稱朝廷之意。不尤重於言路乎。求見在之人才。固係恭持危之要。而養將來之人才。以特上求。惟學使當之。弟於年翁此任。深慶人地之相得也。陽明要書奉教。此書敢時之急務。心性經綸。以及文章。靡不該括。弟心力所用。亦甚深。其徵乙亥。葉慶繩按東粵。蒙相信之至。已刻行彼中。若得年翁序其簡端。就晉更刊官本。三晉賢士不下萬人。使人得印一部。熟讀深體。其爲裨益。胡可殫言。以督學布講學之書。以浙東學使。講浙東先達之學。

以培養人才之職。行培養人才之事。度其功用。豈啻風行草偃而已乎。道心相同。不覺規規。

與李灌溪按臺

丁丑六月

比聞蒞事以來。風厲通微。更出激揚之外。使濁自消。使清自長。翁臺其得易之用矣乎。養公祖受成於翁臺。相與有濟。大是地方福造。亦居位者得心應手之樂。乃爲方玄老請去。豈率前軍民建化更隆耶。新補李公華九弟。未識其面。然爲敵門生。黃君國琦至戚。黃君數數向弟稱道。大約器識才猷。必有過人者。俟渠受命後。想翁臺自能見之。舊冬關事。費翁臺若干憂勞。欲使愚誠得。

錢正舍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一

白於當世。今聖明特鑒。知日當空。屢旨布昭。長安賢士大夫。莫不嘆服。奉公居易。終脫網羅。非但弟一人私幸。使聞是風者。堅幾許守道之心。化無限行險之習。則一書作用。世道人心。隱隱丕覺所關甚大。翁臺以爲然否。往往擬刻治譜。給送新選諸公。固是盛揚大業。但恐刻刷之工。一時難寬。然當日一點愛民血誠。天地神明皆知之矣。弟處抄本已傳與二三相知。使能賞黃體諸躬行。亦翁臺不見不聞中一大機造也。

復李灌溪

二

時局日就寬大。自是善機可慶可慶。翁臺肅紀綱。敢。

帝德使羣吏實清實慈。百姓實安實阜。勝於風采。聖
詔十倍耶。治譜卽分送新貴。用普大君子之德意。恨
未及多。僅擇素識者致之。餘姑有待。若獲如原約。以百
部爲率。仰體弘慈。當爲每省擇一有心人。如黃東厓馬
素修梁皆林王炳黎劉港六龔昔菴葛德孚金伯玉余
之瀾諸君子者。置其本省人。今歲謁選州邑。約數若
千。稱翁臺錫類之意而總致之。任其隨時分送。則諸長
吏皆如面領春風而行。所造於八表。蒸黎實不可勝量
矣。省述記當日止白微裏於士林。豈期邇者上達。宸
聽。獲邀天鑒。脫之羅外。爲相知憂且喜。一至此乎。細

幾卒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一

復注存可任感賦

復李滑疑井陘道

伏讀條約借精神。求實濟。省虛套。復憲綱。大抵皆開誠
布公。虛已下賢之道。事此以往。固國家柱石臣矣。豈
直干城千里而已耶。石公非過譽。某非過信。乃尊諭所
指不肖心事。謂其一任天然。蓋雄平昔深相知者。未必
片言括破至此也。真可謂知己之言。以此心此目。鑒別
麾下。豈慮短長不畢見。智勇不畢放哉。敝座師一見器
重。自是鍼芥相投。得大賢左右提挈。實堪倚賴。則精神
奮益。奮且密矣。屏干騶汰。送迎卽是樂取。條約中獎意。

同心斷金。實効立臻。而台臺之隱德顯功。從茲發軔。未
知紀極也。按君李灌老曾相晤否。盛年真品。亦是爲地
方實幹事人。凡所聚會。罔非吳蘭堪爲民生深慮。邊圖
領入。前者小刻不當木桃。乃腐瑯玖之報耶。

復顧都司丁丑

接手翰。知所任未得大展弘才。然丈夫建功立業。亦止
可隨地盡心。所謂救得一分是一分者。兄今樞部催陞。
大非易事。必督撫特薦。方耶獨斷。庶幾可望。猶恐書晉
別造疑端。從旁而阻撓之也。若無真劍。無交知。又安可
經其哉。然卽在衝邊危場。亦須實心辦事。方能上下交

幾卒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二

予如昔年所見李秀賢名之著者。昨秋在薊門。聞鋒營
至急。軍民皆有逃散之志。渠三令五申。誓與堅守。且示
以必無他虞。因星夜遣人入都。迎其父母室家。同抵任
所。衆心遂固。摩厲以須。竟不敢犯。今則上臺稱之羣
下悅而服之。大用或有機矣。此所謂存實心。幹實事之
人。聽其議論。訥訥無奇。決機應猝。磨智俱見。益嘆鄧總
戎又玄知人結友之明。不易及也。而又玄竟以血戰隨
州死。流賊之難。殊可痛惜。知門下有同儕故詳及之。

與沈君備少參

翁臺有愛民許國之誠。有料敵禦侮之具。弟每憫憫不

忘。因親生民血肉淋漓。哀號滿地。爲民爲國。乃是本懷。
爲翁臺兄才策。熟計者。直其餘念耳。亦惟翁臺之忠智。
而後可以見及此。信及此。相語及此也。尊集正續俱收。
置。凡遇有心人。念桑梓念生靈者。當卽通致之。若今日。
任封疆者。遂能辭賦。誠蒼生之慶。儻未必然。當事需才。
孔亟。一半裁。聞此事。恐終須翁兄一料理耳。惟廩餼慎。
糈。保固精氣。益加精籌。遠算以俟之。皆思毫無所爲。
莠草好善。一意救民。不會享世間清閒富貴。其是今日。
旋人。然不得三數癡人。承載無限平巧受用人。不任。亦。
天使之然。無可奈何者也。

與金伯玉民部

卷四十四文錄

十三

皖撫史道老當世名賢。大江保障。全浙賴之。弟向來內。
之憂。於今稍釋矣。翁臺素稱其高品虛懷。弟深念蒼。
生不覺饒舌。錄出古事一小冊。名曰平寇五機。每機止。
一事。引而伸之。神而明之。裨乎有餘也。明地勢。乃兵家。
第一義。須覓精細數人。於流賊未至之前。水陸分投體。
察。何處可截其來。何處可邀其去。何處可伏人伏。考伏。
砲以待之。各各畫圖貼說。使所轄境內山川險阻關隘。
諸處了了。在胸。分兵遣將。方有把握。可以合宜。人才則。
有吳繼皋汪之廣。皆其所治懷寧人。吳練鄉兵五百。觀。

其條約。井井有理。汪亦練二百。乙亥偕渡江。破賊。此已。
試之才。可獎而用之。且風厲其餘也。此外有崇明庠士。
施之炳。獨精水師。於守江最爲要務。所著各議。原爲江。
南設。詞指微有低昂。若用之江北。當更有因地制流之。
意。弟丙子曾薦之張玉節撫臺。儻未盡其用。亦可招而。
致之外。更有芻蕘之見。欲暨告翁臺轉啓道老。竊聞道。
老素得士民心。民間親上死長之風。所不必論。古語云。
爲將因應有怯時。趙充國王忠嗣初爲裨將。皆身先士。
卒。及統元戎。居重鎮。則持重蓄威。動求萬全。非位尊而。
惜其身也。元帥者。三軍之司命。不可不慎也。願以此爲。

與金伯玉民部

卷四十四文錄

十四

道老。祀若田單黃金機帶。魯連蚤知其攻狄之不下。則。
正以養尊處優。不先士卒之故。此凡帥所當戒。而豈足。
爲有道慮哉。浙直數千里生靈。托在一人之身。任者不。
得不自重。賴之者不敢不代爲珍重。特煩翁臺吹簫其。
間。無事之功。無形之仁。汗青莫能紀已。
復蔡雲怡大參。
台諭。擇邊方略以愚度之。除明間諜。拔裨將。選力習射。
之外。惟壅荒一著最要。明有足食之利。陰有增險設伏。
之用。但須因地相宜。不知資治形勢與人情。當爲此否。
能爲此否。此則難於遙揣。祖臺必有成算也。哨探明的。

便是用間端芽。此兵間第一要觀。今既有此一切設施。便有頭緒。好加斟酌矣。慰幸慰幸。寇警日南。賴晚撫其心真才。庶幾足恃。不畏死。固民心。乃其素優。今轉欲其持重蓄威。好謀設伏。先爲不可勝。使我浙直億萬生靈。有十全無恙之全。湯方爲進步耳。項亦曾以倦倦恩衷。托相知。越之。問其至誠虛懷。想能採納。新恭黃同年素。馳暢兵計。祖臺向曾與深談否。大抵士大夫經世。有口。有身。平生不敢輕任。臨事則一一盡心。作用必過他人數倍。如祖臺所謀。以書生職戎馬。然覺事機亦有可爲。是也。若自負經濟。及居其位。不復有爲。甚或不復有言。

美云金書 卷四十四 文獻 十五

此則口舌得官而已矣。積習已成。人情過半。如此明眼。一點苟遇真。心人有豁然相對而辨者乎。

寄周知微

家鄉民情安否。此全賴賢紳袍安靜。使司收得展其不忍人之心。子游子羽。正爾相成。然獨自閉門。猶屬第二。勢須能感通衆志。共爲君子道。乃大光。度惟年兄有此力量耳。流警溪。今之浙直砥柱。全在皖城。新撫史道際。真心異慧。勁骨虛懷。有忘身殉國之忠。真千城保障也。所徵慮者。乃爲志在必死。又非督撫之第一義。須成事保民。始爲上著。幸其開誠集思。樂受人言。弟與之不。

識一面。金伯玉與之至交。弟通以平寇五懷道。此公識悟淵穎。想必能體而行也。今特錄一本。送年兄處。至彼中。吳志皋汪之廣。鄉其可用等事。弟悉言之矣。因年兄前年曾至皖料理。故詳及之。

與李荆陽汝寧丁丑

貴治最多。土寇道梗。幾不通。人皆目爲畏途。弟見彼中贊士大夫。訪求真故。轉機之機。約三端耳。一曰化導。勞家汝南紳袍。頗壓小民。小民憤疾。有年。頃楊按臺疏。重煩。明旨諄諄。大抵經民爲土寇者。勢家也。今若感動其痼疾之意。積稍愛惜窮困。卽所以保護身家。二曰化

美云金書 卷四十四 文獻 一六

導。幸令詞訟。則諱緩省錢。錢穀則輕耗易收。使各邑多循良。太府可不勞而治。三曰制取土寇。彼中人言。凡有土寇之處。流氓但不敢窺。地方受土寇之害。亦藉土寇之益。近來官府無可奈何。往往卽其渠魁。伏以把總守備等。空銜。彼亦稍稍帖尾。草面。今若推心置腹。恩威並濟。但就諸土目中。屬得一二真爲我用。其餘卽皆從風。此輩當其橫行。則爲土寇。及其馴伏。卽是不費錢機。不煩練習。見成絕好鄉兵。所謂太上因之。古之名將良牧。率用此機。翁臺心力之所前爲。可以樹保障於維藩。奏效宰於當世者。知無不言。自竭其愚。言無不察。則在翁。

畫矣

復錢塞菴相公

玉體知已調復甚爲斯世慰。碩果祥麟。再出爲國禱。安居爲人壽。今以家務付郎君分理。滿然虛堂之外。以此養生。以此養心。無事乃得吾事。無味乃真吾味矣。忘憂忘年。豈直優游幸歲而已耶。弟分闈一局。擾擾彌年。痛自推究。所以招致者何在。當縣鈴根尚存。時或買忘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痛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至於日。出煙消。則又天道之大常。群陰所不能眩者。機誠可通。

庚子全書

卷四下 詩書文錄

一七

正誼終伸。亦猶世運之福徵也。

復錢倚仲駁

古之人處則爲德。用則爲功。彼心中原止一事。人見爲兩事耳。若處爲自淑。則成志世之德。用爲自見。則立不仁之功。終非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學也。物以民爲主。故育萬物在安民。民以已爲主。故安民在修身。孔孟學問經綸。明明如此。後人強析爲二。學者自矜其超物。才者自負其寵物。生生一脈。漸隔漸晦。非無用之小儒。卽無本之小節。豈非妄分內外。不識一體之所致哉。吾婿既早窺見生生之意。細自體驗。每日每月。在家在外。果覺

舍此無功矣。無事業。此卽是學問總路頭的。的不差處。

此主既定。方可逐節講求。總是爲已事。非向外著精神矣。至於事體曲指。則難預計。人與人相道。故有事。事本無曲指。人情感應。相尋於無窮。乃生曲指。欲識事變。惟在體貼人情。此又是應事之大主腦處。其餘纖悉。必臨事思之。問之。陽明先生所謂講求不得許多也。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婿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所以在都兩月。未及相質。歸途至於自悔。非實志上達。何以如斯。然天下可疑之

庚子全書

卷四下 詩書文錄

一八

平復癡。自今以往。思之疑之。正恐仲駁之善疑。而吾或

復錢仲駁二

特立獨行。極是難事。蓋仁慈廉儉。原屬平常道理。但人莫肯爲我獨爲之。卽是善立獨行。故欲實儒此平常道理。非至心勁骨。則不能成。漢來書。字字真切。可謂有至心者也。所云冠裳專爲濟時。若道難行。籠爲家縛之具。又可謂愛我之至言。非曠世高識。孰能與於此。推而廣之。一切祿積之私吝麗之事。其味比之朝冕。不愈索然矣。乎人來。聞吾婿喜讀書。甚甚。惜來人愚。不能言所讀

何書。若得書中味。則他味自不能奪。世人就於他味者。正爲無真味至之。偃蹇林阜。無事可爲。遂隨衆而波靡也。

示松修章丁丑六月

關事若非。聖明獨知。獨斷。豈有今日之安穩。始信存心無私。果然神明贊佑。步步迴想。我亦不知其然而然。當日省述記一篇。究竟心事。賴之以白。豈非天哉。自後身名官秩。莫非天意。莫非君恩。然世情之不公。宦途之可虞。亦當慷慨。然矣。部科覆疏。全爲胡出脫。胡疏亦引部覆以自護。我則子然無援。只據實情。天理。每今日奉

幾亭全書

卷四十

九

明晨即朗然直奏。聖明終諒我而罪。僕執謂無直道耶。履虎尾不咥人。亦小試之矣。要之身心是真。冠裳是寄。學問是恒。仕宦是偶。隨其何官何職。何年何月。皆可歌手。如此看破。原無繫攀。安有戚寥。我自有事在。亦汲汲然。亦超超然。此亦因磨涅而知益矣。

與周知微

歸途放下。榮名則神定。榮顯默坐。則氣定。神氣交養。宜乎宿病之漸消。而尊體更狂也。關局榮諸相愛者。事外擔憂。弟當時身居事內。有問即對。不覺艱虞。事亦蒙鑒。本諸身實。諸鬼神便可告諸君父。若平日稍稍行險。

臨時百方。經綏羣力。盡持全不足。伏也。一後一此。瞭然可觀。易亦何負於人。而人不樂居之哉。惟年兄足與信此。齊按臺道品。而兼識世務者。田糧事已。揀要者送之。而以大議及歷案爲首。越此賢豪在事。當求一結局。併錄三邑之人。不然。徒作劣幹。刁棍生涯。而賢紳良民。皆受其困累。甚非長策。幸年兄與顧周諸老同心者。密議之。更勿輕洩。以來衆口。別諭巨室。多事。自豪靡爭。爲小民倡。豈不念皖甯冤禍。日震門庭。耶。解其親上死長之心。挑其犯上作亂之氣。此等說似風馬牛不相及。而機關感召。實實潛通。噫。諸公何見之晚也。皖無史道。薛弟

幾亭全書

卷四十

十

深敬真精忠。亦深愛其過。鏡頃果爲賊挫。若因此一失。特重奸謀。庶幾凶羊補牢。未知其能信愚言否。

寄劉念臺先生

先生身雖去。國心不忘。君言舉朝所不敢言。原自有在。所重不必在論刑。含沙者亦不以其論刑也。或疑先生此出。此歸。似未有救世之功。然舍之則藏義自不。失且使天下見儒者真有錄視軒覺之致。享謬謬而爲。現母獸獸而爲臣。於以維士氣。感人心。亦所以爲救也。抵家園日。想胸中無事。專事講習。性。地。愈微。他日倘復出山。作用自愈妙。總之時時關係世道。在朝在野。宜真。

判然兩截耶。敝同門汪濤源新蒞貴邑。臨行下問。弟以事賢大夫之說進。願先生於爲政原本。并地方一切事宜。肝膈示之。此中亦有謂山陰素號難治。純任樸誠。恐難生理。某笑謂山會人役者。俱在京師各衙門作書辦。其胥家者大都愿人也。正可誠感。豈藉威攝衙御哉。聞者亦以爲然。總之有先生在。敝同門本領純正。無憂伎倆之武窮矣。近來第一大憂是夷丁數千。養在都城。掌領王司馬委蛇善誘。中外相得。以漸遠之。雖散處畿輔。未能脫然罷去。然較初時雜禁旅團操相去懸矣。此司馬一功可詠可歌。足爲其家文成增色者。量先生所樂爲之全書

與王脩哉印君 丁丑

初若震震卒乎安瀾。世間固有此等事。惟居易則可化驗爲易也。俟命非必得福。或有得禍時。但易中之禍。其來每輕。所謂小變而不失大常。弟前口陳之。老寅翁今親驗之矣。心苟無瑕。惟據理。卽爲良算。處事敷奏。皆然更無權巧可求。今日當俟處分既定。爲善後之圖。非獨自善。正使後來掌篆者有成。憲可循也。但謝印條陳。應有先後。願詳酌其至當。

與錢殷求句容 丁丑

小刻有治句遺蹟。乃先人壯行實政。句民至今謳思。刻爲前丁後陳。所稱丁者亦敝邑人。卽妻叔祖清惠公賓也。清惠與先人並有生祠在邑。清惠屢官南都。自操院至大司空。以故茅山香火甚盛。祠貌壯麗。先人則環遊楚蜀。閱之。問官地與舊治差過。西郭祠宇三楹。守戶二家。概從質素。弟每過其下。入祠瞻拜。思欲稍加葺治。願出已貲。不敢煩彼地遺民。特主持事。理非爲子孫者所得自專。必借地方神君以爲重。每抱斯懷。用待天時。今幸大賢往君茲土。愛茲土之黎獻。則於昔年之惠澤。斯民者亦必垂懷。但京寓二年。未能頓如初。願先寄四十

與高藥旃儀部 丁丑

金求諭彼中賢父老。爲置祠旁田十餘畝。供香火祭掃之用。奉使南還。尚容續圖。此雖弟一人風木之思。然表章遺愛。亦地方仁人之作用。而彼中賢士大夫。洎諸父老子弟。所心許者。發乎情。不違乎義。翁臺必允納之。至於治句諸條。雖今昔不同。所立之法。未必一一宜。而先人立法之意。或亦可採擇於事內。而兼通於事外。高賢大仁。定有權衡。

令祖母墓表。勉撰上竊推古人誌表之義。誌入地中。表立地上。未葬則誌。已葬則表。誌不厭詳。表不妨略。其大

足以鐵世則表之其微足以感人則表之大節微情舉約而兼餘也導狀於此業已無漏弟持效提要鈞玄之末拔耳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一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未闢斯義矣今白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鄒文何有

復蔡雲怡寧前道丁丑

遼局未嘗不可爲欲轉遼局須聽方叔召虎放膽劈畫欲方召放膽須有張仲在中主持祖臺識此意今復身歷邊疆宜乎指之鑿鑿矣平日實心體驗理義出而任吏治卽體驗吏治任邊情卽體驗邊情自然一一通曉

全書

卷四十四

三

通曉便取摺當古人所以云不難任事難曉事也前見祖臺榮移之初深懷謙遜謙遜真擔當乃真他人汎汎嘗試者事內亦如事外事後仍如事前舉世而然誰肯告語遼事乃今日本病事病治則餘病漸消亦惟祖臺開此明目他醫因病久證難蓋忘其本矣推賢轉能非小臣事而有其秉葵正昔人所謂聊盡吾心者選將壘荒用問三者略盡兵家大端而人皆高閣之惟增兵增餉調客兵爲長策真使人捉胸而歎也

附雲怡來柬

天下之亂跡於遼遼治而我則各邊不必費多兵

餉而海內不必竭盡脂膏內安亦易奏廟堂精神

尚宜一注之遼如明醫洞見病源病源清則諸病自

已今救頭救腳不復問病源卽遼之兵將其以逐流

易得官而殊不復以禦爲念今秋驚伏明春必大

逞如耶抄紙上所布方略翁臺以爲可恃否耶用兵

機要可一一告之人否今用間恐坐通壘荒又恐

械餉寧袖手而去可爲之機安得翁臺秉軸主持使

通吏一吐氣耶弟固非其人然身在漏舟不得不一

呼機於知己我翁其何以策之樞要之地想多同心

只遼將壘荒用問三者密密照應不煩添兵添餉而

於治遼思過半矣非真同心救世者幸勿與言局中

多迷更希明以教我

全書

卷四十四

三

復蔡雲怡二戊寅

人身精氣靜養則滋生運用則條暢所謂運用者在朝

則謀行言聽在外則利興害除苟如此則勞而條暢與

逸而滋生未相遠也惟有懷康同舉動掣肘致志士貞

臣既焉發還軸之歎壘屯是今日理財用兵第一義申

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是與屯壘荒第一義愚建此

說十餘年來相合者往惟見鍾榜圖掌垣今惟見祖臺

耳當事若能堅主此說遼事必可教若拖泥帶水云豈

與起科。或云緩議起科。畢竟難爲也。讀與屯稱及摩司
農書。鑿鑿許談。卽如宜大盧制臺。今歲鑿屯。略有成驗。
惜未及洞開四字。關鈕。年久未知何如。都門同志。風骨
議論。矯矯絕塵者。量有數公。經世大業。尚未敷數聞也。
辱下詢。敢披瀝之。

復蔡雲怡三成寅

舊秋本擬借重維桑。乃爲嚴網奪去。初頗快快。今乃覺
邊困要衝。得賢尤亟。見祖臺料理屯政。提出永不起科
四字。爲張本。與愚平昔持論。若合符節。甚自慰懌也。爲
兄小者所持。未之武遂。奈何奈何。此事須政府與司農
裁奪。全書

卷四十四 書文錄

五

其擴大觀。且有以開迪。聖心。乃可望成功耳。江夏心
神。荀異。進賢意向頗端。然於致主澤民。安內攘外。知人
器使。種種理道。生平未嘗念及。忽躋此位。茫然無措手
處。又不肯屈已求賢。就而請謀。則有遠巡虛擢而已矣。
不賢者。既如彼。賢者止如此。可奈何。所論中立。原無大
咎。駕取似難。非難至妙之論。亦惟祖臺有此妙手。須與
一二知心面商。訂已有確局。惟願打起精神。展畫底
蘊。爲嚴網進不拔之計。非久定當掃縱自由。不受他人
旁掣也。建牙非有道所榮。策名亦仁人之末。惟榮時放
民福及宗社。不枉大丈夫。出一番區區愚誠。良注於

此抵餉之說。未屬目前之憂。或俟二三年後。屯政大成。
別有鼓舞。使中立者自請減餉。庶幾上下久安。且至彼
時。相機可耳。若邊烽因與屯而漸靜。則雖一毫不以抵
餉。餉之所省已多。又豈爭此莠莠乎。此外事情。別有委
曲。管所難盡。已面告之尊使。幸細叩之。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四終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書文錄

五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五

文錄 書牘五

復蔡雲怡四 戊寅



天未欲安機耶何事與意違如此大疏誠可以動天謀
可以治國今且無所嫌避應進無疑進而格心則天下
造無窮之福儻微犯時忌在有道之士亦何芥蒂焉蓋
今日弟爲祖墓思之惟有二著殫精整頓俟新撫至而
告之如其大賢與共功名惟求利國何知人我此賢人
之上願通天之隱德也若志略而道乖動不自由異時
債事乃與同受今在不用不舍之間而後蒙不智之名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五

一

仁者於此或更有先幾妙用矣然總之相持揆宜未可
以成心與也太倉陸子敏弟深服其卓見真才祖墓初
意擬與共事今雖應州守選期尚通武可延至貴署俾
歷覽地形採訪將士資其目前之用即俟選後如機會
更轉事權有歸特疏改之爲贊畫似亦理勢所可得也
從來大賢必得人以就功如此人才使在他人屬下恐
未必盡展其蘊此亦一緊要關鍵惟祖墓計之

附雲怡來柬

聞翁袁將奉差南還導師遠離促促靡適奈何吾儕
精神肝膽有觀面千里而千里乃同覲而者此中真

不可解也弟向承明譚不覺癡腸勃發今靜觀通妙
似非屏軀薄植所能挽回九翁臺與弟所積慮深思
以爲先著實者斷斷宜做者寄時尚所吐棄印王法
天理良心亦必盡林熊之而後頌聲四徹否則訛言
陰煽禍機巨測矣每思聖主焦勞孤而無助生靈塗
炭至於斯極獨自揮涕無可告語弟身且病矣前白
教妙用云云其何以策我玄翁貴同年也平戎古事
有通於今事者并祈教示不但指弟述亦或可爲貴
同年下一鍼望之望之

復蔡雲怡五 戊寅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五

二

東信萬無可撫可和之理今日祖臺行藏正當以此事
決之若以講實爲虛名內備爲實若且相左右以待時
會儻實恃無貨爲目前苟免之計陽探陰結則邊禍必
不可免而身禍亦所必至委蛇其間異日者寧得起然
評論之外乎武侯鞠躬親受委寄諒無可辭以故不計
成敗利鈍然亦操縱在手智力所展猶有成與利焉此
身苟存實未嘗大敗大鈍辱我國家揆諸書勢以身殉
之固其所以使當年不磨重寄他人統元戎而孔明恭
佐之南陽復卧不復莘耕矣鞠躬知幾時異而非道殊
也今日與屯飭武則宜鞠躬墮役謀蓄大禍則宜知幾

祖臺毫無成心。有寧靜澹泊之素。於此豈啻燭照耶。

復蔡雲伯六 戊寅

樞卿無復人臣禮。於兵計則主和。於星變則妄引古事。殊可恨也。談星得何掌垣一疏駁正。稍寢其邪思。而款和一節。力言不可者。在外獨仗祖臺。在內誰一趙職方耳。職方意本排和議。但顧瞻堂司體勢。初猶隱忍。迨萬吉人來補官。其人慷慨公忠。有以身許國之氣。弟爲力言大義。大計吉人。一夕遂說職方。職方遂決計出疏。與堂相左。密封直上。聖心不以爲非也。但既排和議。當以易督撫選。良將修內備爲言。乃直以戰之一字誅之。

於計耳。孫武不言戰。若言戰。固須萬全。孔云。戰則克。至云。戰必勝。今未有此道。而但云。決戰。戰可試乎。白論彼非可愚之人。我無愚彼之智。二言洞徹。彼已荻與。至於只用此兵。此例足以制勝。是說也。又。聖明之所躍然聞樂而不寐者也。祖臺今日求歸不得。展布不得。婉轉惟谷。爲國爲身。其可無一舉兼安之策。而戰歎處此。且職方於本兵。室司也。國家大事。不嫌立異。兄道臺與撫體統階級。未至如卿郎之懸絕。所見既異。忠告又不見聽。宜自爲封章。上達御前。徹底直陳。彼我情形。必不。可和。和必無益。和必有害。如此。上必悚然動聽。欣然定。

感國家安而吾爲國之義。報國之身。與俱安矣。古人明哲匪懈。非此之謂耶。武明哲於善藏。武明哲於善用。時勢使然。易之道也。今日猶非舉槍之勢。斷不至反以敗和爲罪。幻老絕有高見。幸一詢決之。

復史道鄰晚撫

台臺愛國愛民。至誠感孚。鄉封士庶。靡不肢踵。而又竊聞虛衷好善。徵長畢收。以此心事。識度。必足奏膚功。報主知。皖江波恬。卽三吳有安瀾之慶。三吳寧謐。卽兩浙不驚。此愚衷之所以懇懇惓惓。忘其茫昧。而思效其葑菲也。願以繁載森嚴。亦懷未同之恐。特告之貴同。

年伯玉傳達涓埃。或可採取十一。而不虞曠懷明眼。見五機則獎之。見鄙則斲之。見所汲引草茅之士。則聘召之。於不謀面之區區。言聽計從。非與國同休。與民一體。烏能至是。更欲獻所未盡。然事難遑度。兵難預制。撤其大要。只在好謀用間。相地形。三端用間。則我知彼。彼不知我。夫然後有謀可施。謀定。則自有坐困流寇之理。因地設奇。不專恃戰。追事機所至。出其不意。必一戰可以大挫之。而我兵不傷。此方是可戰之時會也。然好謀用間二者。皆在招致奇士以行之。除陸生已蒙延召外。更有誠雲卿王世熊諸人者。其才術大小純駁不同。

皆可備軍中出奇制勝之用。其相地形一端。前秦已詳。百惟蚤計。佳紬遠頒。敬當製為一袍。彰切體之賜。

致史道鄰二

奉手諭。真古大臣芻蕘之詢也。反覆思維。戰守之道。各有二言。固境內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足以禦寇矣。搜所部之奇才。因敵人之間諜。足以盪寇矣。清奸之要。惟我民既固。彼自無所容。而因間之妙。則又必先得奇才。然後可委而用之。如裴中立。必得李愬為將。然後能餌李祐。而得其死力也。台臺忠信得民。積累有年。無容贊一詞。今漸登中立之階。要在識拔將才耳。頃聞雷臺成。

保慈言其友歸德通判顏則孔。抱聖賢之志。勵許夷之節。負頗牧之才。靈能感愛。靜足鎮辟。保慈所云。應必無爽。方圖聞之左右。而白薦已先及之。深為江南北生靈手額。果得若人。委而任之。十年流氛。不足手也。

寄史道鄰三

自台翰下。頌繼復有數行。鴈滅雲卿等六士。然皆得之耳聞。未與朝夕洞晰其底裏也。不知白臺曾遣腹心之士。往探問否。至於陸生某。則不佞與之久處。一切復能肺腑。周知無遺。惟在台鑒主持。先使之周歷山谷。俾數百里形勢委曲。瞭然在胸。某處堪施某伏。某地應截某。

機務於賊所往。未必經之處。相機酌用。則財不虛費。而奇功可以必成。較之死關求勝者。安危之數。遺殊也。因渠奉命。晉謁。特佈區區。

與陸生

撫臺史公。國之大臣。今之古人也。積誠惠愛。好賢求士。一聞愚言。遂千里而招聘。門下今為門下計。報知已。建功名。正在此時。思一布衣之身。李遇賢哲。殫智竭能。除流寇。庇生民。使浙直數千里之間。皆門下默造其福。則是。可以延壽命。可以蓋子孫。第一大樂事也。再思以布衣之身。抱奇自喜。淹伏二十餘年。忽逢知己。可暢奇。

六

舉事成之日。聲布海內。不負人生作一世男兒。第二大舉事也。設機造阱。全憑地勢。一至軍中。須密察無臺。選心目。精巧素諳地利者數人。與之潛往相度。一切山谷蹊徑。與交。今靜賊所潛度。潛逃。必經之處。乘間暇時。皆熟悉之。隨其所宜。遣何搜伏。何器預為布置。務使財不費。機無虛設。賊來或擒或殺。必大創之。此則殺人之事。不忍言。樂然彼屈吾民。故亦不持已而屠之。且此後方可用。解散撫綏。以殺止殺。雖謂之第三樂事可也。然史公庭下。大抵奇士非一。願與之同心協力。各竭所長。共報明府。勿如武弁常態。懷嫉妬之心。此明知雅處所。

不爲。然上智之士。亦當爲下愚之防。莽必以前三事立心。以後一事致戒。方可不負向來期許。并不負史公一段真誠耳。惓切惓切。

寄李三如兗州司理

年兄遊涖。臨祥幸。仰對古聖。內質吾心。凡有噓極。有厝置。無不以民生爲本。豈非安信懷之實事耶。出其素所體貼者。此日親見之。想於車馬勤勞之間。悠然有樂行之趣也。昨郭令生年兄語次。商及居官應世之難。弟對以直行本心。曲體人情八字。兩年兄志行同符。以政事相斟酌。卽以身心學問相涵濡。是又同寅中麗澤講

習之大悅也。豈偶然哉。

與馮都仙掌垣

近見明旨。以後殘破州縣。卽於保舉堪任內。違核銓。荷不得以庸劣充數。此事關繫安危至大。銓部必大加斟酌。妙有變通。若照例掣籤。則用人才。適以陷人才。安地方。適以誤地方。非所以曲體聖明之意也。牧民與定亂殊科。原保舉之自。或因行誼。或因節操。或因文學。非盡選才。其間或十有其一耳。銓宰卽具眼。卽盡心。豈若人之自知。應將殘破州縣。分別開列。特立減俸超還之法。聽長才者自量甘承。方於明旨。堪任。選核語意。

相合。弟觀政時。部課稽考。選法議條。對頗詳。倘蒙採納。待題一疏。將見在保舉人員。并將來新甲科。悉做此意。銓授。於以成就人才。奠安疆土。保護生靈。陽德陰功。豈不可計也。且招撫一新民。卽免生一新賊。舊賊知有安頓。彼身之處。亦將日就解散。則此事又與蕩平流寇。相關。蓋今日賊勢。必得良有司。而後良將可以奏功。及明綸之新降。爲之紬繹開陳。實治安一大機會也。祈卽日斷意。

與馮掌垣二

項新選諸公議餉。

欽命貴垣酌議。此民命邦本所關。

決須擇善而從。兼收竝用。非所行於此等事也。聞老年翁開籍。尚需二十左右。恐事幾難待。大司農一清自持。未講於生財愛民之道。專賴大仁大勇。舉力維持。庶令一切拾剋。騷動之說。害受消融。耳上杆國脈。下救蒼生。時乎時乎。還所台駕。卽日入朝。蘇倒懸之望。必欲靜養。則乞與章格老詳計。而聖主之前。前均糧溢地。牧地。請章。片片赤心。可告祖宗。可質古聖。今此事所關尤急。萬望爲四海之民請命。

復李淮谿侍御

台意隆殷。敢不仰報。知人疏當最先。雖舉思所同。而欲

使疎遠小臣亦得輪侍直言此則台處所獨至也觀人
良法實無踰此賞罰疏當次上雖屬一事乃當機要著
養才疏則稍後之養育人才本是第一根本之議百事
出於人才人才出於學官此枝葉中之根本也但與其
責成教官不如精擇督學之臣推而上之擇督學者又
屬何人則僅僅求精於千百教官武恐煩而未效殆猶
根本中之枝葉也故此疏且可後總以答咸虛之盛無
復引嫌

寄張石帆畿南按臺

緬維錦里捧觴天倫盛事因出其親親之樂意察吏以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

七

安民能使山岳動搖亦能使海波寧謐令親李灌老名
世高賢乃得正大真誠虛懷樂善如年兄者代之賢賢
相接彼中士民何幸官於其地者亦何幸也憶京邸時
台駕頻過則專以朝政民瘼為念而倦倦下詢令者
代天澄濟畿輔詢度課謀周爰普及可採者必多弘慈
不日而馳千里矣嘗聞豫中士夫言今昌鎮少司馬李
緝老之接豫也最能用人而所尤親信者二司理一為
成保憲一為萬吉人地方利弊無不盡剔合宜成萬二
公既得展布底蘊而緝老坐成盛治對人每云吾作按
院無他長惟能令此二人舒其所長為一快耳蓋謙冲

中之自喻適志如此年兄所蒞連城數十亦必有循良
異能如成萬二公其人者在焉開大名司理南君廉能
茂著見褒於淮溪試物色而拂拭之弟與南君未有一
面因淮溪屬刻意其為賢輒以仰聞

復姚澹南侍御

恭賜正當今急務雖良將精兵必得上驕乃可展力制
勝漢中與安運茶咽喉既為賊梗則別隘私販勢所必
至迫之之權雖年翁總其成而鞭長莫及亦自然之勢
也計惟彼地司道與隘口逼近若肯盡力設法為之控
制私販可斷台諭謂疾呼莫應殆亦積習使然嘗聞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

十

忠宣公出撫皖諸司曾征宿習彼此文移往來空了故
事忠宣乃自創一法除去文移并督撫封套諸式各用
小箋直列地方切要事宜相與商量應何層重應何救
濟隔尾則親筆書云大夏頓首自是後各司道府感畏
交切奉命恐彼百廢具李今日台臺武亦可發此一
至誠上配忠宣之猷烈否乎儒如此而猶有呼之不
應者則麻木痿痺者也硃石鉞銓於此特用敢不翁服尹
翁歸傳所謂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彼二千石猶然况台
臺李天威而出者耶法病則效之以人勢窮則格之
以道明問胞地不覺舉晉賢芳規以對

與李唐谷兵垣 戊寅六月初二日

午飯畢。獨坐觀書。忽紙忽大震。星塵飛墜。街市人聲。叫
呼動地。急起步庭中四望。則西北煙雲。衝突子丈。知爲
安民賊。復失事也。兩月之內。若北若西。再罹奇慘。碎若
千人骨。觸傾若干家屋。廢費若干錢糧。工作安民乎。危
民乎。天耶。人耶。災惑之應。歟。憶自天啓以來。無日不以
火藥爲事。甲子至今十三四年間。五六火矣。匠作不謹
耶。此何物也。敢戲論至是。奸細所爲耶。彼亦有身命。何
以自脫。意者藥積則火有時自發耶。嘗聞積油發火。積
草發火。以皆爲火所附也。况藥性燥烈。視油若草。更甚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錄

七

乎爲今日計。火事不得不積。而積之之數。則應少。殘積
之之法。不可不一變通。弟頃見。聖心恐懼。半月內出
魚進言至再。今此事若復曉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者謂我何求。是以不敢年兄則言官也。無事不可言。
況在兵言兵。又因火警在天之日。言地上之火災乎。時
哉不可稽。

與黃石齋宮詹 戊寅

小疏事雖未行。理無兩可補議一通。就正有道。然此因
天道陳人卒。若在可緩可急之間耳。向後更有欲言。專
指人事。責難於大臣。儻遇真正救世奇男子。有心有眼。

必知小臣責難。正相與有成之意。尚當俟時而進之。老
先生爾時。幸知忘今日之言也。掌上錄如諭奉覽。

復葉瞻山侍御

老年臺及保慈行後。談心請益。日漸寥落。台旌之南。喜
慨交心。慨忠直之遠。君。喜孝養之便於迎也。乃聞道
鵲孤飛。南中風景時事。益可想見。每維年翁百鍊真剛。
不畏強禦。自屬質分。第他人所難。難在不畏年翁。又須
於不畏中有妙用焉。使言出足以消奸。法行足以垂福。
始見正直君子爲世道倚賴。使但與求同。譬與東同。碎
沮非壯士。然於幾神未知何如也。年翁誠已具矣。敢以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錄

七

幾神進。且當今轉亂持危。畢竟何事爲第一義。設就南
言之。如何措置。可彼鄉國。歲安。年翁靜覽。已數月矣。必
有剴然之見。保翁二疏。一行一補。使人推胸撫膺。南有
保慈。北有黃如。皆今日真寶有用之人。而皆以此言去。
天耶。人乎。李湛老朝陽鳳凰。亦未知作何究竟。即使其
身終誦。其言自有不用之用。洵大江以南大丈夫矣。英
潛刺宛。卽我近憂。亦我屬顧。皖撫忠肝義膽。國家
柱石之臣。更進以好謀而成。則鄰邦有長城之恃。磐石
之難矣。年翁曾數與相關否。所論留都多賢。讀之不覺
踴躍。倘有夾袋。幸一啓示。弟素負縉衣之誠。但自恨無

知人之目愛我者何以砭其病乎小疏附呈台覽把季難既

啓壽聖任按院戊寅

敝邑社倉事已垂成昨白諭至彼中當令通省做倣且願躬先倡捐以風下吏德意流行自應速於置郵竊念文公此法之善全在民間自主不以官法與之蓋官長倡捐鄉紳大戶必助成其事擇人輪管民與民相授受有出納之便無耗蠹之虞若置冊道府每年每季牌票稽查則一番差役一番使費至良之休即爲善督所盡矣大仁必大智創始必慮終敢獻其愚

與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三

復錢龍門學憲戊寅

讀所賜兵訓盜紀知仁人不忘民瘼且識今日民瘼之所存深居討論益精益實一朝起而經綸保障直探囊耳彼人惡貫已盈天戮其身國罰其子孰謂居官居鄉可蔑理自恣而終無禍乎邑中近堵塞北流誠屬遠計但爲地理止須簡素若過於宏靡壯麗恐物力人功有未易措者人衆三才正宜以衆心樂否消息之望翁兄與令侄相國一爲成就一爲匡維務遠中勿過使地脉有悠長之慶而靡詘合乎時宜雖屬宜白復生符與庶額矣

復潘爾發戊寅

農夫與犂獨同哀而議恤不及在昔春補秋助所以專及農夫茲牧犂獨之仁最先救農夫之仁最偏聖人心思固已密矣後世遺忘農夫是大脫漏尊念及此不其深乎寒家每歲平糶儘可稍救市人農夫人衆而居遠獨力難周必二十區大戶各就附近清查隨時減糶蘇合春秋補助之誼誠未知何年何歲諸大家同發慈心拯此一方民耳同善會得知微兄預定主者從此繩繩相繼可以久長京師諸老一見會錄即於今秋舉行更名廣仁而悉做其事每月一舉河南亦有一二處行之

與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四

諒亦高明所樂聞

與沈君庸

等差開營未者衆賴宗伯主持一以准呈先後爲據得紅轉動大臣風裁雖小事見一斑矣老年翁默贊之力中心裁之別啓遐誦明旨有美惡兼識之文竊思美識以褒功德有大賢至之斟酌非難劣識以辱匪材此實今日刺舉仰符古義苟非至精不足以勵世磨鈍必其人自隱慙大罪而生享富貴沒漏褫罰故特加辱焉若小惡則聖世之所寬也若欽案已懸則又彰彰罪人無煩醜謚者也死者易名示辱微類於生者金錢

婉心金錢固不以婉盜賊矣計惟當時實在案內而幸
 脫於案外者或其他大奸大食至庸至陋幸躋崇臚者
 乃宜追醜之或列數人或擇其尤一二人嚴之以致痛
 少之以存厚殆亦聖至意中所期乎草野愚見服聞
 幸商及之

復沈同江少叅

每晤當事及有心人。輒以翁兄著述授之。讀者大半信爲碩畫。目今榮擢彼中爲維桑借重。實指日建牙之基也。願翁兄振起精神。展盡底蘊。以垂地方。以益堅衆戴。流寇分二股。一遏豫兵於許。一遏淮兵於滁。豫撫清談。

合符

— 454 —

耳豈敢有勲。淮撫意不在蒼生。求手生說乃其故態。負虛名無一善策。彼亦明知求撫非情。姑順目前。苟且延日。禍民禍身。不旋踵而至耳。此三人皆不足倚。仗亦不堪爲効謀。惟皖撫志身殉國。虛懷求士。庶幾古之烈丈夫。而病在不好謀不識人。頃白通判通募一衆。爲失不小。然史公必能悔過改絃。或尚可望之桑榆也。今中州得翁兄。扼流寇之腰。使其不敢南下。便是鄉國兩受其庇。幸急受事而早圖之。歸德通判顏則孔弟。聞成保薦。稱其忠誠廉潔。呼吸變化。乃今日大元帥之才。你越非輕獎人者。雖顏君翁兄降屬。不妨特召而深

叩之。舉事成功。必以得人爲本。此最要著也。峽撫處。前薦數士與之。彼特聘入幕矣。近又見江右萬元吉。高品異才。私心圖爲道老之助。未知可得否也。并願翁兄心識之。

寄張老師 戊寅七月

當事者初擬借重老師佐樞。今遂加銜本任。地有內外。老師效忠盡職之心。無內外也。駕輕就熟。上習下安。固彼地軍民士紳之厚幸哉。頃者李灌溪按臺疏叅中貴。劾賜鳴鳳。海內想聞其人。俞旨查覈。則全隸老師爲政操衆口所傳。此瑞橫虛小民實有寢處食肉之概。灌

幾部全書

十六

老指述未及二三則今日勘問之時宜精核不宜寬假
明矣諒老師於此必有正誼沈機之妙上之感動聖
聰如張文忠片言撤回鎮守成百年戡讖之功下之使
見在諸監視有所顧忌知士君子之可以拔狐鼠也處
處稍斂其鋒總在老師一確覈確報聞耳古云萬代瞻
仰在此舉也老師手日所處近之某居京二年寂寂聞
曹與諸生時無異頃因星象示警連進二疏僅得報聞
繼復進二疏實關致治綱領懷此已數載乘可言之幾
遂從而進之業蒙聖明竝垂獎納從此或有轉亂致
治之機亦使當世知陳生稍識治體者皆出於師門之

教育也。

示。授修略養諸兒。戊寅六月廿一日。

四疏一本寄回。六月十二日一封兩疏。深蒙聖知。閣中初擬寬奪語票進。遞發。閣中以爲不當。上意也。改票致駁。遂再發。又擬上。而聖明於三次所擬皆屏不用。親票兩疏云。長安士夫莫不歎服。又十七日新刻垣孫公承蔭值守科接內批條紙云中。書舍人陳曉正五月十五日一本因地感天事。二十八日又一本再克好生之仁事。取看徐公隨卽繳進。皇上合觀久之。乃批二疏發出。亦可謂留心極矣。其第二次再克

幾平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

十八

至。庶不全預一出也。古人所建。必有濟益。雖矣。伏思難。皆然。況在野在國之日乎。行我素。則必益於人。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豈欺我哉。廿六日辭朝矣。鳴。還似木兩哥。不另作字。可卽以此示之。

復未勉齋青州遺。戊寅七月。

客遊三載。無一言一事小補。朝廷昨歲欲有。白。而身爲事累。自更沮冬。聽候處分。逮竟。歐疏。頃還有選言之會。乃謙寬及切。從容漸入。聖主真不世之聰明。於初疏則潛然。批答未有舉行。再疏。照例報聞。而殿日後。遂與論。厥衛。悚以國法。勸以陰德。不許妄率私。持。

幾平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

十八

雖已成獄者。悉聽別衙門。翻駁。京師民庶。稍有帖席之。也。此豈擬言足感。聖聽。免舉。祖宗之靈。所默啓也。及三四疏上。當事者擬票至三。皆謂中不允。六月十七日。又出一小票。取前二疏。含觀。訖。次日親批。發下。及廿七日。又出票。取進。祭職二疏。不遺。舞。荒如此。設令政府言路。真心爲國。同中機宜。轉閣前席。又當若何。台論下。詢。發。泰五公。此難輕論。弟初秋復有一疏。至今未見。邸報。心甚疑之。豈小。行。錢。仲。取。免。建。言。諸公。被。處。長。緒。不。進。耶。以其平生高明。不應。異。獨。至此。今將刻本。抄本。各一附呈。祖臺。一。展。披。閱。便知。錄。裏。所存。矣。趙。巨。老。骨。正。

勝旺。頃者堅駁款議。具見梗概。其主戰一疏。較量兵勢。未擒將才。未重督撫。所論地勢險要。利步利騎之處。弟尚有疑。或者英豪別有見也。祖臺向來推許。今稔信其爲非常之士。觀敦足之絕。應令人轉思伯樂耳。近溪謙學。最開發人處。是論孝弟。展新刻并大序。可謂善取其所長。於以教民化俗。不啻耳提之矣。使旋肅復。

復張二無太僕 戊寅

鳳聞台翁蓄心性命。然武傳以爲參悟無生。前晤時。尚未及深探宗旨。先以小言求政。乃蒙印可至此。向來潛思。當得生二字。爲學問康濟根宗。實覺一以貫之。

與平金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一九

不與偶。先與未嘗盡與儒先同。將謂侯諸百世。令台翁善莫善於生。則學術異同。心性密微。道教源流。一亦打破。第一二十年來。體認翁兄頃刻洞了之矣。抑弟又何心遠。侯百世哉。至於究生之用。則有天焉。據目前所處。隨分爲之。若滿其量。聽諸莫爲。而爲莫致。而至者。非人之所能期也。後有天民大人。得志行道。畢竟是此精神。是此作用。則亦百世侯之而不惑矣。弟形神蹇劣。無濟世之福。感翁兄知信之深。不覺披露。

附二無來柬

不肯得從屠愚老屈。指救時巨手。首舉台翁。則以爲

管葛一流人。及見台翁氣靜而神旺。言簡而理邃。私竊歎。必非無本而浪幹事功者。讀大刻。乃知台翁

極深於性命之際。而經濟文章固所謂有源以迂。浦者也。不肯徧讀理學書。垂二十年矣。每疑至靜觀中。既無以大異乎佛老之說。而拘文狗彘。又無以深服乎佛老之心。今台翁提出生二字。本於大易。而洵於孟子。猛獸洪水。夷狄詖淫之害。生。決非兼驅。開距之而生。善莫善於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生莫大於倫。而後無父無君之教。不尊運此爲經濟。則皆生天下之事也。演此爲文章。則皆生天下之言也。人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

知考亭精神在倫理。而台翁確然以爲實悟。人知新。遊門庭在覺悟。而台翁獨確然以爲盡倫。使兩賢復生。必拊手稱快。而後人之師兩賢者。亦無幾微少憾。台翁之功大矣哉。至若敦慈於家。同善於鄉。條利弊於邑。疏兵農於朝。無時不培此生。生之心無處不。此生之量。台翁真能以顏孟之心。抒管葛之略者。恨此生識台翁之晚。而始之擬台翁者之淺也。

致壽聖任按臺 戊寅

項蒙下問。諄諄因及社會事。此項群賢未集。邑父母歷捐俸薪。亦移爲修建公用。辱祖臺率典盛念。欲發貴倡。

願奈敵邑未有承受之基也。他邑享宜。爾難搗不欺。率對。惟念大仁人。華華以厚風俗。救災獨為念。而子民。竟無一言之獻。愧惻如何。敵邑向有同善一會行之已。八九載。每載四舉。貴賤上下。油油同心。蓋自設是會。以來。幾無餓殍。無道殍。又時時講解勸誘。以提醒良心。消弭邪孽。可駭為鄉約保甲之助。塞翁相國以為印社倉之遺意。庶幾更其名。得其質者。雖用一冊。仰塵慈覽。祖臺必欲發政施仁。或可即此為端。儻各邑間風慕倣。澤被無疆。即敵邑永久行之。方百里間。有天地同流氣象。亦召伯之甘棠。所以通惠鮮於我周文王。無小無大也。

卷四十五

文錄

三

文錄

三

文錄

與金正希侍御 戊寅
竊惟台臺黜職躬行。其未能遙測。每從貴色父老子弟。記問大都戶外事。一切不與。至於民生困頓。民志悵淫。則不憚身勤口瘁。而提撕之。竊自喜於不肖所存。有合若符券者。遂爾不辭。未同以拙刻率教。其間學術微辨。經綸端倪。祈一一制示之。先師高忠憲生時。未得大行。特為表章其學。而王文成亦素為高山景行。雖與先師宗向頗殊。然使當今有若人。足食足兵。安內攘外。

當不使。聖明有乏才之歎。特表其書。志思其人。至陶菴之人。與文。又塵埃中一冰壺秋月。併附以當清供。方今民生亂。縣政事繁。政事繁。縣人才衰。縣學術廢。若能明學術。以正人心。數年之後。當猶有起而應朝廷之求。副簡書之意者。破格保舉諸大規模。或不至虛設也。

與倪伯屏蘇州司理

一謁台顏。知為好生長者。每念易言。見天地之心。天地何心。生物為心耳。人能好生。便與天合。但人生每抱天地之心。而未必得為天地之事。何則。權不縣已也。今台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

文錄

於程士吉錢賓全一案。即原其詰誤。又逮其特日。三。免死免繫。度其家口倚賴。何啻百人。是台臺業已。視為天地之事矣。猶有慙者。招首錢勝已斃。二人亦屬。餘從儻得。更從難犯。滿擬五年之例。則死途真易為生。路使其父母妻子有相見期。亦仁人之一大快也。然武。辭語已申。或雖未申。而於道臺駁重反輕之弊。事體有礙。則亦惟台心細酌。第非敢有期必於其間。總祈長者。為罪人曲求生道耳。至於向者毫釐百千染指客死之大。誓原徹終始。而為言台表業已見信。似不必再申。以明心也。撫臺張老年翁寬仁恤民。亦珍弟平生此東儻。

轉呈一覽亦未爲不可。

復馬培元武進

相知故交。晤語間多自述善狀。年翁獨自舉不安者二端。善狀不自滿。而過端。僅此可自數也。非真求自慊。惟日不足之吉人。肯如是耶。所陳虛糧三萬畝。爲貴治閭閻之困無窮。太賢在事。既不忍民困。弗蘇亦不可。寶山空回。此事決宜整頓。昨晤太尊。似謂年翁慮及身名。行之未必果。殆未察年翁之爲真人也。請以此事。雖然暴真人之心事。手段於上臺。於京華。如何以真心事。出真手段。作真事業。吾憐之。民戴之。天佑之神。鑒之。遠邇上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五

文錄

五

耳。第三月下旬。從舟北行。五月望後。想可達都。小兒孫因體多病。例入南雍。此兒稟質雖弱。用志頗勤。願老年翁有以教育之。俾知世間有骨力男子。豈立鳳翔間後道之羽儀也。

復蔡雲怡

已卯

天有意全祖臺。必有以用祖臺爲世界計者。令所處實南北咽喉。民情風俗。兩三月後。必自明習。惟屬吏之賢能者。須得數人以供任使。此爲要務耳。弟於彼中無甚相識。惟舊克司理。今調濟南。李君名恪。若。歐同門中之。揆直有能人也。又有新任臨清州。葉君名銓者。頃因舟過彼中。曾一識面。觀其氣宇。咳吐。似屬有用之才。然此僅一見。未敢深決。惟明眼諦視而造就之。恐是將來一人物也。弟靜中細度。氣道似未能頓轉。道萌條。猶難資之。思至有可補救一分處。決不忍不盡心。亦不必身自爲之。此則行義隱居。同一報國心。勝無分冷熱矣。山中千秋事。正亦不離於此。若與世間痛癢。有冷隔時。便非大事。祖臺以爲何如。珍藥遠煩。感荷無已。此祖臺宜自留爲消暑之資。奈何分賜。聞人耶。拜命之辱。復蔡雲怡。濟南道。已卯。三議雖未得詳。謫然所敢大意。與故民之急著也。當事

者立刻上聞。武稍起東民之白骨乎。目今東省之事。惟招流亡。墾荒蕪。使菽粟漸生。自可復成樂土。民聚則粟生。粟生則民益聚。循環之勢也。前年朱勉齋公祖在青州。只就奇張一邑。墾荒五千畝。歲增粟數千石。推而廣之。東省類此者。宜尚多。可擇實心爲民守令。使之賄勸講求。或當有濟。徒出一告示。刻一書冊。供考成送人之用者。不足與謀也。聞二府張君名斗者。大有奇才。深知兵爭祖臺。試置心下。問果何如。人或不虛所聞。誠地方之禍。緩急有所倚賴。頃者東撫缺。有異行者。弟解之曰。今日東撫。雖中有易危。中有安新。經殘破。有諸於上。不

吳不金書

卷四一五

文錄

三六

至漠然不應一也。民心厭亂而思治。見有仁牧。靡不同志。二也。內無巨室之毒。種三也。旁無掣肘之患。四也。其地原非兵衝戰場。五也。而其要歸。總以訪求賢道。賢守令相與講求。而預備之問者。以爲然。述以請政。弟旅邸數月。無所獻納。因主上求直言。乃始進真狂。替過蒙優詔。褒嘉。近方考論郊期。雖行止未可知。然聖主之虛懷清問。真古今所希。違傳之史冊。亦稱盛事。前後四疏附塵清覽。

附雲怡來東

變爲東土未有之變。蝗災爲東土三載之災。有司

惟畏衆華。遺黎日受敲撲。非相事遇。則嘯聚爲盜。而吾儕尚循太平故事。一切苦惱。惟小民身受之。而弟誠不足以格天。道不能以生粟。屏病支撐。苦無好懷。目前披對。苦不得翁臺爲我提。漏邊警孔殷。獨免似不敢觀。曾酌三議。上之當事。一寬積逋。分作挨年帶徵。一請改折。俟馬綿花。絨芝。蔴。狐皮等類。俟馬一匹。此間費百金。外若邊口。哈馬。止二十餘金。進路費止三十餘金。議折七十金。則邊上得馬二匹矣。此一舉兩利之策。一酌免練餉。殘破州縣。已荷恩免。而幸全州縣所守一城。城外鄉村。無不蹂躪。去殘破無

幾不金書

卷四一五

文錄

三六

幾而加編。無已。民有守不如破之怨言。得酌半免。或三分之一。亦可少避民困。乃舊撫僣遊。新撫未任。未卜何日達。宸聽也。惟翁臺與東土諸老爲維桑久計者。力贊之。充理貴同年。究心學問。而才足運用。尤爲傑出。翁臺之留心人物。真水鏡再出矣。與王光復宮諭班行中。領鼎論。俾擬程式。恐固陋無能。當自意。然不敢不竭其一得。竊謂此程。欲冠冕天下。有兩大端。一日立義。一日建格。聖賢認財。與世俗人全異。世人以不可生不可爲者爲財。所以惟知聚斂。聖賢須是可生可爲者。

方謂之財。所以言生。世人見金無可生。輒改言生財爲理。財不知繫辭言理。財者理於有財之後。防紛爭耳。生財則是自無而之有。豈可混理財與生財爲一事耶。此所謂立義也。題雖句法四平。然生與爲乃生財之實事。食用有節。正欲不過耗其所生耳。泛觀題象。四平似乎合體。實貼題情。則惟雙串者乃得之。此所謂建格也。今遊台命。據愚見具稿呈上。伏惟聖朝又論題天地之性。人爲貴。易象於復言天地之心。於咸恒言天地之情。朱有言性者。獨孝經言天地之性。聖人微詞。與義必有所歸。老先生洞達天人。俟大作成。尚容拜誦。

錢三會首

卷四十五

書文錄

三七

與黃石公廷陽

緬維二載以來。出生平軫恤民艱之意。爲地方典除。又以知幾之神。交於上下。親民親我。亦所謂於身親見之者乎。貴治條朱夫子還鄉。其苗裔頗衆。有番心理學。不夫家風者否。舊本朱子語類。條其胤孫爾臺朱密所梓行。其爲書一百四十餘卷。計四千餘葉。士夫家間有之。然以篇帙浩大。曾莫省觀。蓋與無是書不異。兩年開署。益以奉使。舟行閒寥。無事爲之。刪複去繁。取精合異。約去九而存一。於是使讀者得見朱子之學。規模洞大。條理精明。有合異爲同之重。無是已非人之見。亦一大

快也。今方令善書者錄之。意圖於貴治鑄本。以晦翁杖屨之地。發其生平講學之遺言。又一大方便事。俟門下榮觀之日。試一披覽。相與商之。

示於修略養 已卯十月廿五日

南郊說已奉明諭。是不疎閣擬。皇上親定。從內出者。閣中初欲不行。後因奏改。又聞直擬准行。吾固疑如此大事。豈有徑准之理。皇上兩酌三日。乃批此旨。不令會同禮科而會同內閣。見其至大至重也。查照典例。本朝之事也。參考者。謂就中所引經傳之義文也。確議者。典例與經傳義孰長孰當。今歸至確也。字字含蓄。有意義。乃林宗伯則以三百年故事。擲於檐當。閣中則然忿不樂。不知何意。道之行不行。命也。闡明義理。聽聖明之裁斷耳。不行則俟之後世。行則亦非群公所能尼也。

第三疏。留中十一日。乃下。而於閣部觀本。但批已有旨。了吾疏。皇上每次必親批。答溫詞詳。問如家人父子。然庶幾諫行言聽。得之小臣爲尤奇。只此甚慰幼學之志。何必起遷大官耶。十一月十九日。

十三日所進疏。尚朱奉旨。然此事機括。頗有幾分可行。因皇上聰明果屬天縱。遠出盈廷之上。不但可爲忠

錢三會首

卷四十五

書文錄

三八

言抑且可爲微言。任何等精義奧道。無不解會。宜其清
 視群臣。今於吾。則似已信其爲謹身。斯理之士。孜孜下
 問。群阻不移。但大小諸公。相敬愛者。雖不乏人。而疑忌
 者亦已不少。又不遠人而在近人。意甚矣。世情之傾
 危而道之難行也。吾惟以行止聽之朝廷。以是非付之
 萬世。一身顯晦。毫不關心。亦不用意。氣爭舌。與人角勝。
 但一區區小臣。聖衷微見信向。而泰誓諸態。種種已
 出。吾亦心懷憂危。每計行道救民。不如學道著書之穩
 矣。且再觀數月。又作處分。同上
 郊祀因二疏奉旨從容清問。而問部奉已有旨了。於是
 幾卒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九

之勢。十二月十四日
 閏月廿五日。詳悉再奏一疏。已奉姑免究之旨。此疏既
 中三月。然後下。早竟原票不改。蓋義理深微。既爲當事
 所折。雖至明難頓決也。此事既不必行。亦須有留止法。
 今卽以此爲止法。要之順晦輕重。全不關涉。卽道之明
 晦。亦不繫此。有此發揮百世而下。便當以爲根據。無足
 惑者。庚辰二月廿四日
 答高伯淵孝廉 庚辰
 房刻劉尊卷選至六首。因嘆作此。原錄神彩有加。見錦
 旋之日。雖涉應酬。而心思清細。厚爾。凡人境靜而心與
 幾卒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九
 其靜者。常也。爲漸入乎動。而心愈加細。氣愈加沉。非具
 靜極者。不能也。不佞有以。下門下器識。弘遠矣。此間
 獨上。是兒。開戶泥濘。新篇奕奕。將乘奧問。下策馬春
 風。早完經生之業。致力於經綸實事。所深願也。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六

文錄書廣六

與盧紫芝清臺

大疏語不煩而大意包羅已具。嗣此發揮種種根基於此。在他人發揮以口。台臺身任其事。直發揮以身。仰禪國儲下安。所至州縣之官民。近安南北數千里中往來之士紳商賈。使無殺奪之患。遠杜漕卒指日將成流寇之土寇之漸。其爲顯德不可勝計也。目下省十三縷入見。最合機宜。但恐此輩愚莽。以爲阻其舊例。愚意謂宜傳示一牌。略明所以止入之故。緣河凍將合。又道里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一

往返與在京貨房飲食所費不貲。今既省其資斧。又可速回空之期。所以曲體而深便之也。如此使感體恤。凜明威。以後便於願指。亦或一道。

致凌茗柯蘇松道已拜

清心道品如翁臺。乃中歲而出涉民事。相知者或扼腕於銓叙之非平。然自古龔黃皆從外入。爲公孤劉忠宣以不得起家邑宰爲恨。以此相參。殆天有深意於翁臺也。吳中聲文之藪。亦華巧所叢。敝邑親友曾蒞此任者有二公。錢龍門以威勝。蔣瞻雲以愛勝。皆稱良牧。翁臺性中文采。多士歸宗。而威愛並行。吏民懷畏。知其耀前

而範後也。新選蜀之溫江令施君名之炳者。弟門下士也。其人篤行儒雅。更饒方略。因其哥誨。附捷濶綜。小疏七篇并塵台覽。

寄蔡雲怡庚辰

東缺時主爵者訪才。頗聞屬意。惜乎愛人易。知人難。知難之才易。知真誠靜穆之才難。知賦質一定之才易。知隨時體認日新日進之才難。遂致循格束乎使東魯生靈未得邀大造。或者天將有意於敝鄉。留以相待也。此中同心有章格庵施四明數公。皆真爲民真愛國者。頃因天警大而且久。主上行聖人之政。德音纔下。即日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二

狂風屏聲。太陽回光。未幾甘霖大降。君與天果猶父子也。仰觀震怒如此。其烈及至誠一發。感動如此。其神上天有意。聖明扶持國祚。昭昭可見。仁人君子其尚有彈冠之慶乎。若聖心聖政更進而上之。太平不難致。其如上下可道而否塞介乎其中哉。與言及此。寤寐永歎。

附雲怡來柬

辱手教。知翁臺爲國心熱。勉弟望弟愛而忘匿。弟癡愚一念不敢自外有道而精力材略若或限之。恐孤知已期許。聖上午朝已有轉機。此際諸有力大

人急着精采。勿又鼓過。恭讀前撤遣。聖諭極明白。中外臣子。各同心協力。擔當職業中事。聖心必轉。天意亦回。果爾。而疆吏權專志行。一切機宜。預稟廟筭。絕無旁掣。即此爲陽長陰消之兆。趨衰氣運。亦在其中。疆事似未始不可爲耳。非不知勢堅難動。然道眼知微。有幾即宜急赴。非禽臺誰任之。無智名。無勇功。微乎其微。密之又密。此神聖事也。夷攻夷。賊攻賊。彼攻彼。至妙之用。古人皆然。聞有馬公最賢。曾痛哭於上前。言吾儕必壞天下事。宜任外臣。今已起。可親之以察所安。惟翁臺自有妙裁。今年寇尚未殲。

將大退。無真將而徒調兵。少額餉而復添費。此亦安危呼吸之關也。惟我翁有識有膽。有學有才。足爲諸大君子鼓吹領袖。故敢妄言至此。

寄劉念臺先生

戊冬之初。走覲清光。猷聞緒論。大抵從躬親體貼中來。一言片句。莫不質實可味也。真實經濟。必真質學問人爲之。方今時事多艱。至上求治恭切。亦未嘗不求直言。直言亦未嘗不受。其如寒者之衆。何頃者風變異常。天黃日青。連旬有餘。載籍所未見。聖心惶懼。三月初七辰時。微內使詔下。即日風息天清。又十日而雷雨大。

洽。天人之賊。真若影響。史載漢明帝理出。雒陽獄千餘人。宋神宗罷新法十八事。皆即日大雨。向讀史而見之。今親見其事。夷若得格心之大臣。使皇上念念事事如此。日日歲歲如此。太平真可立致。老先生林臥彌久。積誠彌至。觀變亦彌清。賜環之日。使當世大本要務。歷歷落落。俱在心胸指掌間。聖主傾心傾耳。此則太平之佐。太平之會至矣。予日望之。惟願老先生強飯怡神。使蒼生有賴。近疏五篇附正。雖俞沸稍殊。然道目所及。必能昭微意之所存也。

復錢塞菴相公

屢承手諭。遠爲國家近爲江南。又近爲桑梓。諒大臣林臥心事。當如是矣。季春七日。撤中使德音一降。而二句以來。黃天青日。飄足重霾。一時俱廓。向信天人感通之理。今親見天與人君感應之事也。史載撥陽撤出千餘人。新法十八事罷而甘霖立降。古人今人所以事天者。心或有間。人若一復其本心。天所以應乎人者。心曷有間哉。况自應其宗子者乎。此時倘得一大人格心正事。引而伸之。優游不迫。使自得之。容言以知人。官人以安民。治天下可運諸掌上。惜無其人。謂之何哉。蔣藩仁廉如此。真足愧甲第諸公。今解將到。其收銀各衙門。第已。

略爲之告哀。幸遇餉科章格菴。乃吾鄉有道仁人而餉司葉潤山者。亦東魯諸學自命之士。二人同心。賢箴之幸。一切吏胥勒索。或可少免矣。地方盜賊縱橫。此非良撫良道不能控制。下此雖有賢令。賢捕。儘可救方百里之內耳。應撫衆謂得人。未知新政如何。使蘇浙應手內盜可消。更使皖蘇相應。江南可無寇患。更層進而求之。未可盡言也。官戶報田。未知微意所在。瑣雖暫存。已除去兼查起存錢糧字面。浙人之厭。或其少貼席乎。

示察修三月十七日

自二月十九以後。屢大風。或連三四日。或間一二日。

幾亭全書

卷四一六文錄

五

此變最大耳。目黃籍所未經。且其占亦甚危。蓋時風至聖。恒風屬蒙。思爲貌言視聽之宰。風爲雨陽寒燠之先。而此番天黑日青。臣民皆大驚恐。惶惶無厝。皇上亦憂懼累日。三月初。火藥廠又震死百餘人。擇以三月三日祈禱。然於初二日殺重囚二十餘人。吾甚憂駭。以爲方將祈恩於天。而先期殺若干人。天可禱乎。初三晨。遵旨入科布袍拜禱。黃土滿天。少頃風大作。盡乖氣能先吸沙土升騰。然後戾風隨之。人以爲風吹塵土而成。蓋以事實考之。殆不然也。初五夜狂風尤甚。徹旦及申。飛死拔樹。人馬迎風者。皆不能前。且幾有吹而倒退者。

皇上乃於初六日下詔自責。然亦切責海內之意居多。初七日畫轍回內使。此時吾亦在署拜禱。忽見此詔。喜踰望外。是日風卽寂然。史載漢明帝來仁宗事。卽日大雨。今一撤中使。卽日風恬。天人何親切至此。不見今事。不信古人。噫。孰謂天道果遠哉。此是海內大腫毒。一朝盡拔。兆民更生。萬事庶幾可以漸理。惟吾浙未撤。亦減損其大權。害當頗輕。且一二年後。鹽利搜括稍有增報。亦必稍撤。鄉邦可漸安寧也。此番求言。乃閭中所擬。各求而實禁之。吾本無言實。所以不言。垣中二三公有虛訪者。各以切要語之。大都亦得溫旨矣。不誤天下。亦

幾亭全書

卷四一六文錄

六

未嘗過爲危詞激論。以累相知。紆迴以聊塞其心。豈非時之爲耶。

復錢塞菴相公

東警乍聞。聖心焦勞特甚。以愚私計。駐義州。殆是年來故事。特往昔不報而今報耳。非今歲特來而瞻。皆未嘗來也。召對惟黃東老侃侃切切深聲。天聽覆問再三。廷推宜麻。未知竟得屬否。其言以中使才撤。邊報卽開。機關可疑。數旬發端。而來言近來川舍喜怒。時亦未當云云。於時皇上彈顏優容。無秋毫逆耳之忌。復令四十三人。一樂錄進奏對原諄。俱留覽不發。用舍

之機。只在旬日內見也。蔣傳解事。不至過費。然書哥例。索終未能免。惟收期速竣。差可爲良。薄慰。全賴章格。卷一人之力。惟賢惜賢。自有同心。因渠歸。附候福社。使畢晤教。約在仲秋。

復王玉銘平谷

不佞一質率儒生耳。每與世間。倘有濂溪明道其人。欲負笈而從之。更求明所未明之事。安敢爲人師。况敢爲才品。雙擅如門下者之師乎。在門下好學。真今世之古人。而不佞當之者。恐爲有識所竊笑。如何如何。貴治三。鞠妻。邑頻年東警。屹然金湯。目今未雨綢繆。最當早計。

吳師全書

宋月一六

二

第一要義。不過固結民心而已。歷觀近年。凡遭患。者無不由本境人心。先自潰決。法曰不恃其不來。待吾有以備之。及今開暇。正其時也。至於國民之道。門下啓戶。登堂一言一行。皆可感動萬衆。言行之發。又總根於不忍人一念。美意具。則良法自生。隨時隨事。莫非膏露。無藉鄙言之屑矣。

復李懋明南大司馬

庚辰五月

某少鮮知識。自萬曆乙卯。見祖臺約東報科人役一事。而心竊服之。以爲能禁此最難禁之人。必有不怒而威者。後來漸測高深。知祖臺學有本而才有原。居官居鄉。

無事不認真料理。以百姓爲心。綽然古大臣之風也。留樞事宜。積疊非一日。整頓實難。然疊元亨。先甲後甲。正於君子是望。若其易尊。昔人早居功矣。何待今乎。結於則先理其所急。盡久。則盡之以機。使反正而不知。物力窮。則自昔徵仲茂弘之徒。每有善處貧之權便。此皆祖臺半生數歷十年靜養中所熟。而優爲。積留樞未足竟萬斛之用。豈能用。於留樞也。哉。小婿棟初投方。司窮冠經生。初知。幸得大君子爲保。歸雖云堂屬。實師生也。亦幸少而有意。所向不違。晨夕提命。敬第職。掌攸賴。又有成。就人才。志遠造焉。雲翰下頒。報稱半載。幾平全書

卷四十六

八

統惟鑒有。

與陳卧子報典司理

庚辰五月

當世碩果。有劉念臺先生。今屬祖臺字下。雅賢如斯。必能德業相成也。邇方安民。要在察吏。使之真。察真。惟祖臺實克肩之。兩浙生靈。不越仁人方寸。而足行。筆可獻。僉獻斯言。敬同門汪山陰父母。深已愛民。當於古人中求者。試舉所知。以俟。明鑒。

答朱勉齋

劉教至再。見祖臺於哀段中。發憤砥礪。溫故知新。古人往往以大不幸而聞道。今其類是也。中間如言改過從。

人是則於克己功夫最切。如言修名難享福。則於造物機關最破。如言富強。與設三科用人。則於救時策略最精。循此以行。上達何量。執此以往。救民可期矣。若夫聖俗神黨。登源迥殊。用功懸絕。欲借彼以通此。既不得。卽執彼以當此。又不得。徑於人倫日用。實察實行。忠孝到頭處。而朝聞夕可具足矣。朱子曾有言。權將禪且閑起。專學聖人。這邊味長一寸。那邊便縮一寸。久久脩鍊無餘矣。昔時所見光景。可捨可掇。惟祖臺自知之。掌上集不及錄出原稿送上。

與金伯玉

伯夷無怨。太史公爲作傳多怨辭。爲後世言之也。非爲伯夷言之也。讀者乃以爲失體。今觀朱勉齋公祖狀。太安人若配。有怨辭。故以不怨之學告之。知所以無可怨。乃能去怨心。使後世讀是傳者。不比於司馬子長之蒙疑。則必自翁臺始也。

復蔡雲怡濟南道 庚辰

抵德城。得兼讀後先手教。如對芝宇而聆金玉也。喜慰喜慰。義州之邦。實深可慮。祖臺向嘗有言。於今已驗。乃當事猶有臨敵易將之忌。第謂文武二將不同。易不易。非可一律論也。微言之而人莫之聽。坐見秋冬夾裂。恐

又甚於昔年。目前一無可恃。除非恃天與。高皇之靈耳。邇聞本無吉甫。況吉甫所賴又在張仲乎。畿輔二東赤旱連年。草根樹皮俱盡。舟行旬日。孩童衰嫗。夾岸哀呼。坐而聽觀。酸辛墮淚。或人拋一文。或舟稍近岸。則與粥半甌。沿途行此婦人之仁。可一自笑。然堪爲地方悲哭矣。發憤雪耻。則須深心大畧。救災活人。則須隱隱慈悲。不知當事何故偏少此二種。而兼具二種如祖臺其人者。則又東之用與米用之間。所望者天心一開。高賢大良柄事。舍長何濟焉。三厥活饑民十六萬餘。雖未大展仁人之量。亦比當鄭公十三享業也。屬吏一經品題。

兼賜指揮。彼心當益真。才當益進。弟亦一一恭識之。追有訪才者。卽當誦之。弟舊冬迎陽諸疏。說以爲狂。其知者以爲爲禮也。蓋此中微棕。自灌老映老外。少有解者。今逢慧目。昭徹精神。顧此等事。實有天焉。不可強遇也。掌上集未敢輕出。前歲葉聯山侍御。孫松石太僕皆欲鐫行。弟力止之。總之此書遇知己者。一相賞鑒足矣。倘賞鑒者而居其位。則此書或有功於世。欲居其位者取資於此書。萬不能也。德州守方公。苦心大才。目前表粥一事。勸設處米五百石。饑民萬人足半月之需。觀莫調處有方。亦今日難得之循良也。

復高驚機按臺

奉使中州。原擬拜聆德教。適過公出。未遂。振衣。踰脫。僣臨。易任。悚戰。伏念。台臺之周。位旅。驚不。忘客。況如此。其至也。因而思。豫州八載。亢旱。屋無人。而有。僣屍。田無稼。而多棄。孩不。依日。擊法。然爲之。腸斷。無力。無術。默狀。願天入。禹州。則益。聞饑。民且。嘯而。爲盜。矣。馳驅之際。兼滋戒心。幸大梁王道尊。多方。諭戒。出受撫者甚衆。此輩亦親至。不。依署。所告。哀。又有。忍死。饑民。亦紛紛。見訴。不。依婉轉。勸導。惟以。兩臺。上請。及。設處。賑濟。二說。慰之。蓋散其已成。消其未然。實亦無過於此。不但饑民意中事。

美公寺

卷目一六

文錄

亦道尊意中事。口中語也。愚又有一見。則謂叩關路遠。不如隨地。鄉紳殷戶。各教其附近居民。不能大均於樂歲。且小均於凶年。實至平心至易爲之事。不。依在家鄉。皆身爲之者。不知白臺可以此意。明諭過省。許以旌復。如弘治間事例。或有應者。則庶幾中土之民可。避。因辱台愛。妮妮及之。

典戴上慎戶垣庚辰

吾輩此番奉使。適逢饑地。又聞警信。動。倒。兼懷戒心。每每煩地方當事。照料。而吾輩謀力。毫無贊助。如何如。何年兄還朝之日。必有條陳。然目前之救尤急。惟有隨。

地鄉紳殷戶。各自救其附近饑民。此法此說。前月內已奉。聖諭。奉聞。響應。吾輩雖屬過客。或可各捐十金。左右致之道尊。以見痛癢相關之意。可以感鄉紳。可以他本地殷戶。或道尊逕之告示中。亦可以使饑民如。撫。萬一上聞。亦謂使者停驂。不。慈然於民。與如此。亦稍稱。臣子之誼也。但須倡自年兄。弟從而後。乃爲得體。不然弟亦未敢擅行耳。新客裁示。

附批禹州申繳賑銀呈

華敬謹。地日。祝。僣屍。棄夜。圖救。不得。空回。破涕。十金。寄賑。未盡。此心。百一耳。守土。銜命。官有。主客。憫災。恤災。心。

美公寺

卷目一六

文錄

無主客也。晨會。業向天。濟泊。當事。縣出。微衷。矣。攝篆君。乃以歸金爲相。假何如。此心爲知已耶。

寄劉湛六脩撰

封事。襲立。秋。依一日。宿杞。蒙令。郎世。兄。應。驅。過分。其。體年。翁。老。意。則。至矣。而當之者。取。時如也。弟自臨。濟入大。各入。難。無地。非。積。殍。老。天。厄。此。數。千。里。之。民。何。至。於。是而。北。方。賦。俗。人。情。大。抵。可。異。世。貴。素。封。視。鄰。里。鄉。黨。痛。癢。不。相。關。寄。於。二。已。各。於。他。人。習。成。此。種。學。問。他。年。祿。禍。匪。淺。頃。歸。途。驅。曹。縣。聞。有。一。巨。室。地。千。頃。歲。人。未。麥。茲。約。納。五。萬。而。值。此。饑。饉。毫。無。施。賑。反。高。勸。未。饑。以。鳴。

得意。今幸大雨之後。小米每石四兩七八錢者。今三兩一二錢矣。渠方歎以爲失算。傷哉此輩。不知何道可以感之。起民生於溝瘠乎。戴年兄同行。沿途樞仗其庇。且不執我見。聞善卽行。如以使臣倡捐賑之誼。則天潢戟心。遇棄孩發拯救之懷。則焚婦號泣。橫而充之。豈有涯量哉。五孩記因屬仙鄉事。錄出附覽。兩臺雖未議刑。肯有教至。弟卽以救荒之事。代仙鄉之贊。獨力懇之。未同之嫌。所不服顧。但恐輕微。不能感動耳。如何如何。

寄金伯玉庚辰

從水至清源。六月四日。改陸入禹州。幸王事已竣。舟行

二句。都中未竟諸應酬文略具。而尤喜在語類一書。序例本末。頗覺無憾。此書倡意。實自翁臺。序例無一字非實錄。如向後世之士而觀告之也。家載一條。并抄附覽。朱子文集。得做語類。芟其十之七八。亦一快事。翁臺可以一年功夫創之。或弟再效數月較訂之力。何如。又弟意欲將周子以下。除近思所錄外。洎國朝諸儒語錄。總摘其粹。且要者。彙成一書。或近近思分十四門。則名近思廣錄。或直以人爲經。語爲緯。則可名羣儒語輯之類。此非二三年心目之力。難以周到無遺。翁臺目下優閒。若得搜輯諸書。逐本批抹過。必去者去。必取者取。兩

可者姑俟。分爲三等。從容商略。共就此書。又非古人後人吾人之共幸耶。書若頗有頭緒。弟身不北。尊駕可南。盤桓山房。青松流泉。良足娛也。

附伯玉復東

別後鮮可質語者。伊人一方之想。時時在懷。後台翰聊慰昇調之意。語類裁就是天下後世人之幸。至家載一則。厚德虛心。更今人所不易及。弟何人斯。乃復附驥以彰其姓。愧矣愧矣。朱子文集并諸儒語錄。弟時多批閱。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於道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昨非今是。疑不自持。意欲將刪

吳不金書

卷四十六文錄

四

述之業。少待歲時。今且刻刻作爲己之功。將來或有所聞。後敢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高明以爲。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貼。又米鹽瑣屑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在紛擾中。不敢怠遷。善改過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感本脩身。脩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膏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

錢也。意欲從此加功。日積月累。將末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華師尚何以爲之。輟策也。至於時事。選流翁臺耳目自廣。無俟弟贊。要令吾人不忍。人之心。與不自失之守。並行不悖。此中真有命存。翁臺固自知命者。吾君吾民之志。畢竟作何歸着。耶便中祈一示之。

與盧紫芝漕院庚辰

舟晤大慰。積愴過荷。隆情感戴之心。與南流俱衍。台諭吳令才品。因事益見。非惟不妨於功名。且足爲進步先聲者。自非真入十年靜息。臨事觀人。烏能開此河目。出此淵識。海度哉。旂弁之間。權衡自定。所以伸慘魂。杜餘驚。知翁臺直以天道至公行之矣。再蒙懷惓。惓下問。近來著述。雖頗有之。或未切目前世務。何敢煩費清神。惟頃者奉使。雖中曾述五孩記。似可悚動民牧。與素封心事而掌上一集。成自茂寅。則實不依弟自負爲大丹。堪轉斯民於壽域者。非真同志。不敢輕出。翁臺他日。齊生論之。班或當對非之資。何如何如。方令轉治之機。全在政地。而職掌久忘。下手茫然。縱令有心。猶恐無術。此冊指症立方。小大本末略備。惟祈公餘默自披閱。以當晤談。亦望勿輕示人。倘遇樂取人善之君子。則又不可不出也。明公自能酌之。

與戴上慎戶垣庚辰

陪末連月。事事蒙庶。八月朔。辛抵縱園矣。目前有一要務。東南千萬生靈繫命。惟今日當言。惟伴兄可言。則來春漕兌是也。新旨申飭甚嚴。大端有三。曰不立官戶。曰米悉歸倉。曰及期交兌。是三者皆臣民所當遵奉。便國便軍便民。實一以舉之。官民一視。無敢徇期。隔便矣。至即開兌。滿卽開耐。軍便矣。至於便民之道。請一一申言之。天下漕糧。浙直獨多。浙直漕糧。蘇松嘉湖等七郡獨多。漕規加耗。原有溫潤節餉。蘇松等項名色。淋失所以防補缺耳。溫潤則惡米色未乾。蘇松則爲備和糶。批與五公書。朱四一六。大。猶茲既。稟遵功。歸倉早兌。米色。整齊。和。民之奉法已過。近年來。勸輸於正報之外。復動使。用。每石索銀少者數分。多者輪錢。此亦非。辦。舟之橫也。因向來新民或暗謀折乾。或指和低米。皆於額外出費。旂弁遂借爲口實。併索良民。今明旨。稟。然。卽有奸民。變。升。諒不敢復。頭。折乾。低米之弊。則會。稟。清。自宜軍民一體格遵。不應復於本色正耗之外。藉口。傳。用。二。半。須。新。天語申飭。斯軍民均便。而國課永有。無。焉。年。兄。以。南。人。言。南。事。以。戶。垣。言。戶。事。必。有。以。石。投。米。之。遇。惟。諄。慮。而。決。行。之。

寄劉念臺先生

庚辰八月

憶昔走謁。修復二載。老夫生靜脩齋。日深一日。便擬
挈舟車者望之。莫測其底蘊也。然舍人偷日用。含詩書
執禮。亦正無復深微。老先生步步實學。所以能為後進
楷模。正在於此。貴府新司理陳臥子公祖。曠世高才。趨
何甚端。點以神丹。化以時雨。今日則錫福於全浙。異日
則錫福於海內。與手造親施之。亦何以異哉。沈石臣進
士。當今有志名流。方將寄命百里。翹企有道。數百里涉
江。求晤德容。幸不吝金玉。進而教之。成就一士。大於
嘉惠百民。謂此一士者。他年無疆之民。倚賴焉。不避瑣

與公書

與公書

與公書

讀為之介紹。樂育之懷。能垂諒也。小璫及同善會錄各
一册。附呈台政。

附念臺復東

承示邸中。建白。稍占秘省丰采。遺際聖明。荷可以
肝膽自效。何嫌卑冷。況處寒蟬結舌之日。手是所以
風也。至郊祀大典。綱領嘉謨。當是定論。即不行於
今。亦將信於復矣。學力進地。若何。想已得手人。即在
仕途。時時有實踐處。際此時艱。便當以擔當世道為
學問。今已信得。有下手處否。能上格君心。中轉移士
夫氣習。下拯生民。於塗炭否。或今日更須有商量否。

此不可不急着眼也。勉之。他日幸無負高先生。沈石
臣沉潛惻惻。大是道品。他日當為國器。更望老兄
時加獎進之。弟衰病日甚。雖坐下稍有親切。終愧踐
履未能純一步。步將實一語。敬聞命矣。風便布懷。不
盡耿耿。

與李喬之潮州司理

庚辰

炎月奉使河南。無論炎毒勞其形。而憂憫之傷其心。又
復百倍。自畿南歷齊魯之交。涉汴抵維。皆帶滿路。棄孤
肅林。鄭俠流民。圖恐奉如弟所見之尤堪憂也。吾鄉
本未大荒。未價忽騰至二兩外。寒年春夏。未知何所抵

與公書

與公書

與公書

止樂家項。從諸老後。減價平糶。幸發願獨先。以故蘇嘉
當各邑。城中籍紳素封。築被焚劫。而敵邑晏然。可見同
一平糶。登發即官操民權。遲發即民操官權。年翁深識
治機者。當必聞而追然。外勝成役。程某者。乃擬典倚伴。
混海一案。實伊東席事。伊名在第十三。挺甘居首。代蒙
大難。實今人所難。此未初發時。幾陷不測。弟憐其冤。高
其誼。舉大督於蘇。郡刑尊便。伯屏之前。伯屏力陳之上。
臺乃得僅後擬成。今寒受役。望年翁慨發天地之心。婉
轉寬恤之。弟為成。僅方便。近於恩矣。然寧愚而稍舒此
心。不忍戒愚而坐視。年翁信亮有素。知其愚。又或併知

其不深陷於愚故致絮及

與金伯玉

辛巳

春初有數字奉寄。并訊勉齋公祖。想已入清覽矣。弟年來衰病相等。自顧形神不復堪輟策仕路。惟期養身教子。以全晚節。引伺乞休。實出至情。惟翁兄能信我諒我。他人或猶以世法勸勉。謂之相愛。則可。要未爲知己之深者也。小疏約當以四月初旬進。寫手令至尊宅。欲煩翁臺細心較勘。不令一字差訛。并封而合式。封口密固。種種如法。使遠臣心安。恃愛不自嫌其瑣瀆。致錢塞菴閣老

辛巳

黃平今書

卷四十六

文庫

元

十五坊給米。惟難在查。至所散之數。料不踰半千之外。弟恒歲平糶。知其大略。非臆揣也。親翁昨願慨賑二百五十石。民命其有瘳乎。弟謂從而後。亦准此數。倘更未足。願悉任之。雖罄瓶罄而多果數十百饑人之腹。甘之悅之也。示票二式。先擬上。幸加裁定。惟鄉民嗷嗷。放未濟佃戶之說。恐未足滿衆望。必每畝升半之例。視蘇松諸郡同行。吾邑中得九千石爲主。益以諸老素封之義助。方足普濟。此須大札特致兩臺。懇其卽日後下。則通邑免餓死。而父將通之隣境。活人之恩。豈縷可數。籌可計耶。

二

果事必滿人才。人才必須放舞。分任稽查。屬之士友。最稱穩當。初慮所任不同。或各從識途而會之。今思必總會於尊府爲妙。俾咸與五益之來。三爵微醺。告以溫言。益感勸其病瘵之志。竭誠訪覈。益於吾民。自當不小矣。此實施濟之微機。大用。親翁似不可惜半日之勞。以造饑黎之命也。

與劉念臺先生

辛巳

粟貴極矣。重以恒賜恒風。農夫求竭其力而不得。蝗又大至。天乎人耶。老先生雖未得爲萬方請命。且爲桑梓

黃平今書

卷四十六

文庫

三

管牧閭閻。貴鄉之民亦稍稍賴之有起色矣。貴鄉蚤殺將登。歎鄉晚穀奉神。倘秋來富室無收。雖欲勒富濟貧。如今日之皇皇拮据。又不可得也。吾鄉以流氛爲外懼。猶賴豐年爲內寧。光景若此。憂如之何。江湖猶難。況乃廊廟默足以容。非就列之泣。小疏未蒙矜允。尚思再瀆。長者不以爲過乎。平潮吳父母。英妙端凝。去年曾攝數邑。餘和襲人。迄今士民思之未已。夙欽德教。敢托先容。幸老先生有以超慰之。各鄉平糶。近方舉行。農夫漸免向隅之泣。公約一紙。并捕蝗救苗法一紙。并附呈覽。

與錢仲舉

辛巳

切惻瘼否也。尊大人亦曾商及之。

復曹縣令梁卓廉辛巳

昨長夏道經貴治。客館借枝。略聞彼中風土。殆所謂師旅加之饑饉。因之者非長才義。孰能勝任哉。邑中劉將軍。有古名將風。麾下丁甲。足以潑戰。荏苒門下。意氣慷慨。經緯協濟。一方之幸也。若因而廣之。仁澤足以固民。義略足以扶。又豈獨稱此一方哉。果貴民饑。苟無可發。官無可處。惟有勸賑一途。以本境之餘。周本境之歉。里則周里。村則周村。鄉則周鄉。分之似隘。合之實弘。而其要則在巨室倡率。倘無能倡者。則在當事至誠感

之舍此。則有餓而死。強梁而爲寇而已矣。浙中風俗。近此。兇兇。豫之。久荒。耶。同善會錄一冊。送閱。海內相倣而行者。已十餘郡。邑雖非法。所可齊。或者誠所能勸。門下倘有意風勵之。以惠此一方民乎。

與錢仲叙

尊大人送家報至。知留軍糧腹可虞。今又聞黃粥救饑。見在之人。猶恐難繼。而涉江來者。不知其數。何以處之。因其難處。遂聞有併停本地黃粥之說。此大左也。至客擁者。一呼而起。將威制之乎。視其搶擁乎。計惟有司馬掌院操臺諸當事者。同心共濟。乃可轉危爲安。一日。身

自倡捐。二日。風勸土著及流寓。緝紳素封。三日。急移杏江北。饑荒州郡。今刻期同日黃粥。招回。執亡。難。餓。羊。以。稱。展。降。之。明。諭。謂。本。境。之。禍。亂。支。吾。目。前。俟。春。秋。兩。收。是。爲。中。策。舍。此。不。圖。而。欲。止。粥。以。阻。流。民。仁。知。胥。失。者。也。吾。將。試。籌。度。而。行。之。

與錢仲叙辛巳

留部軍民至計半載以來。知無隙暇。春秋雖富。心力云勞矣。念海內多少俊慧男兒。當斯歲月。或枯槁枯。或騁逐閒務。均勞於無用。而吾將獨得早致勞於有用。思慎而事。賴言中而物安。勤詳而衆悅。則斯勞也。又竊安

之樂之生年力衰衰久懷遲思頃十三日已專役乞休矣南北修梗未知何日得達天聽總以時當義當則爲之循理俟命無庸心其間也

致熊汝望樞臺幸已

秋末奉謁臺端軫念民饑方苦舊穀貴也暨新穀登而破膳外戕霜雹暗損不幸者無收幸收者半歉米價不減於舊而將又甚焉流丐游僧道路相接野寺成羣夏麥尚賒春日方永仁人猶寐未知何以解同民之患或者云袁弼有實濟無諸弊固矣但設處於上隘而難鼓舞於下普而易又須檄下各郡邑刻期同煮庶可各

幾思金書

卷四一六文錄

三

安其土而保其生如頃者留都煮粥江北饑民蔽江而下都人震恐至欲列兵江干以禦之則以江北諸郡不煮粥故也大抵拯流民莫如煮粥救土著要在散糧散糧隨處可行煮粥必須同舉愚於庚午歲曾著救饑法數條大意謂民間貧富不均於樂歲暫均於凶年本邑本鄉之紳紳富民應各自賑其鄰里鄉黨每語同志遂有以此說入告者年來德汗屢災不踰勸諭蓋當此三空之世興發道因說處銜窮實止有此一路差可療貧以安富分之爲保鄉合之卽爲保國也敢望老公祖及今檄下各屬爲料理庶免後時被民溝瘠士有同

心且獻之於吉凶同患之仁人度尤所不厭聞耳

致高彙旂學憲幸已

京邸頽荷厚雅客秋錫山分袂久疎啓居仰體學收清嚴不敢以世套輕潤也楚地多才得經陶鑄豪逸之氣盡歸雅純猶文禮樂於知廉勇藝之倫矣弟俯仰身世引分乞休未荷矜允若之何其倘能涉世而不染於世又不戾於世意惟堅白者之超於直道乎夫孰能之冠氣日熾徐隨州父子殉難節槩凜然而揚扆忠孝維持名教正文宗之能事翁臺於屬下吏聞見必真而錄取之意惻恤之情較得於遐聞者亦必加篤今敝鄉諸達

幾思金書

卷一六散錄

三

業有公揭徧告當事尤望大君子於兩臺前力左右之俾忠臣孝子之名早通帝座不惟下慰貞魂亦將有補於勵世磨鈍之懷也

致許我西下江防道

留機藉庇楚警仗莫大才之於鑒錯洵無所不宜也然度年臺數載以未亦云王事繁掌矣弟屏質孤誠俯仰揆維無當世用庶幾守機以自全而聖明猶新與人以知止誠未審率循何道少得伸其朴忠道於危殆也愛我者望有以教之冠氣日熾徐隨州父子云同前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六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七

文錄 廣七

復蔡雲怡憲長 辛巳

昨歲奉使中州。俄屍滿道。米每升八分。而巨室能發粟賑饑上慰君心。下固民志者。所在寥寥。治弟逢人。即勸未見踴躍樂從者。天下事尚有難於捨財者。若面事於此。猶靳何況他事。此時猶不動。惻隱何況他時。既無救人死亡之心。無復問他德。行他經濟矣。人才必至於心破。以此語為問。人才之對祖臺求隱未遂。不得不隨職盡心。中州此時之望。福星其孔亟也。而彈亂莫若救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七

文錄

機救饑。莫若煮粥。煮粥須米粟。米粟安從得。諸本里本戶之鄉紳富民。各自救其貧。戶明給不啻再三。真切奉行者。卒希固跡。勸之不應。亦由勸者無至誠以感之。既得至誠。感動又須下徵各郡邑。刻期同煮。方免流徙。爭奪之患。含是實無策也。所指有道不與易。舍之則藏。二義殊方。蓋沮溺所云有道無道。汎指天下。是則轉移變化。正聖賢之任用。我舍我出於一人。既已舍之。豈復有求用求留之道哉。所以微較可同。而三日不朝。則不稅冕而行。正謂風俗可易。而至心有不可易之時也。聖人圓妙於經綸。嚴正於進退。二義合符。未嘗矛盾。至於怨

懷嘉遜儉德。又是君子分上事。在不磷不緇之大聖。或非所拘。愚見如此。敢質之祖臺。

答沈同江 辛巳

冠氛日南。台議之多。中。生民之不幸也。天下事。惟局內者。指據自圖。可以早救。次則虛懷樂思。若無此二者。雖令局外之人。竭力代謀。奉必可以道言。勉強進之。亦未必信用。則有淪胥而已。江南以流胥為外懼。猶較豐年為內寧。目下得雨。暘時若。且令四野插耒。民歸力作。便可望歲而敵地。獨苦乾涸。未知天意若何。莫心皇皇。莫知所措。奉價奇貴。不得不姑行平糶之策。雖不得上猶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七

文錄

不失中。殫竭愚慮。條分規畫。錄出呈鑒。倘有可條。武以轉告貴鄉士紳。何如。
復劉敬日邑尊 辛巳
台諭差役如狼虎。信然。信然。推之。則書胥捕役如蛇蝎。土棍如鬼域。宦僕如狐鼠。循環盤結。為小民害。惟賴一豈弟神武之君子。立於上。則種種潛形耳。然古人云。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德威本一事。亦似有分施焉。父臺洞燭此曹之奸橫。必先使之畏。而民乃可懷也。差人不下鄉。為政第一美事。差本圓現年。可免需索之擾。第現年隻身。日供奔走。亦覺煩勞。或者地方有公呈公舉。則差

現年而凡有兩造。則差干証。原詞差原証。訴詞差訴証。其有必不得已。須用差人者。則又有顧父母小票式。可收其奔走之用。而禁其咆哮之私。要在令必信罰必行耳。治胥吏略如用兵。威克厥愛允濟。十分聖賢心。佐以三分豪傑手。推此而捕盜養盜。宦僕土棍詐害閭巷者。悉以成威之。民未有不和者也。小刻鄉善內有干証勾攝一條。又差役票尾硃印式一條。皆專講此事。幸垂鑒裁。監收一事。關係身家。敝邑亦多屬正身。無敢僱替以自求禍者。止慮正身原屬赤棍。彼見金而不畏法。比則關鍵在貪黠時耳。近日城中賭博之風大熾。巷寺街巷。

於今

文庫

文庫

文庫

所在成羣。暮夜便為穿窬。不勝防。亦不勝詰。求即嚴示驅逐。救時一急。委着也。鄉農窮困。不得比於城坊少沾平糶之惠。米出於農而惠不及農。實有不均之歎。昨方與塞菴相國相商。必使各區大戶。亦就發米平糶。乃可免於搶攘耳。外保甲連一冊。錢龍老曾以之守饒。其間儘多猷為。奉供揀酌。除奸細。密保障。或有藉於斯。

致劉暇日邑尊

昨見飛蝗蔽天。號哭之聲。震於原野。驚惻交心。為之廢箸。何天之禍吾民至此極耶。懸格捕蝗。仁政於斯最鉅。最急。以民憂為憂。仰見父母之心矣。除蝗害而受蝗價。

即所以救其饑餓也。豈不善哉。愚意小民捕蝗之力。勇怯不齊。得蝗之數。多寡亦異。俟積滿斗石。方敢赴官領賞。公私守候。或稍需時。若得明示。凡獲蝗者。不論多少。聽於平日稔熟附近鄉紳巨寨。或田主之家。隨時交納。每升定若干文。或每斗價米一升。俟巨室積累不數。總交送縣。驗實開領。額領如此。則無問城鄉遠近。老幼婦女。皆得借此為生計。隨捕隨領。因利乘便。勇躍爭先。蝗應可盡。禾尚可保也。憂心如焚。伏枕勸獻。其愚悞知大仁人能垂採納。

復劉邑尊

文庫

文庫

文庫

台諭擇人委任。上不煩而民易親。誠至簡便之法。但其人難得。須忠誠不苟。又肯為民任勞。僅廉得顧上舍朝楨。即前月管王貴坊平糶者。次則舍侄阜臨。兩人新即委之。詰朝便可入會從事。倘日期稍畏。更須勸督。輪值則修畧兩兒。亦不敢辭也。魏子一最有憂民之心者。但其意肯於鶴湖書院收蝗。送食不欲手涉錢穀。或微有未便處否。昨用耆民吳德賢其人。煩耐勞苦。亦肯任事。仍使之效手。見之烈而顧上舍輩。則兼主發錢。隨到隨發。隨發隨登。耳目協同。互相管攝。弊端必無所容。而捕蝗者益知便利矣。惟各鄉未有人倡導。或出一示。即令

各區管平糶者督捕何如。捕雨捕蝗各有至理。各成實事。雨澤自天。故用。蝗乃物害。則用捕。功令原本於經術也。法官術窮於雨。思借。蝗以自覆。豈知蝗無種法。有父臺之設。誠捕治。自不至太橫。竊觀此蝗乃偶過之沙。非源源而來者。父臺實憂民。愚亦嘗虔心叩問。義文登欺我哉。雖未敢舉語眾人。徒其畏。然不敢不仰告慈父。稍慰焦勞。占辭敬附覽。

致劉邑尊

前屬俯詢備某一節。已有數行奉答矣。昨於同善會中。公議。每畝儲米一斗。聽時價發糶。另給白米一升。

聽時官廉備賑二說並行。宜及今明示。似難緩矣。但儲

五

米應令何人領。方無騷擾。輸米應令貯納何處。以便取給。似皆應屬於里長。寫簿總繳。收米總納。庶幾略有綱領。且免差役之煩。日後稽核出糶。與興發轉運諸便。宜尚煩台裁。或更廣集眾。思務期盡善。未敢預定也。語云。國奢則示以儉。時諱不宜舉。今有且諱矣。竊謂示儉之道。惟在老父母一諭意。聞如目下塞巷。相國奉。敵邑近年。率以多品為敬。敬果貴多。則少者類於賤矣。自少而多易。自多而少難。以賓論主易。以至告賓難。以官長令子民易。以子民啓官長難。伏竊父臺至誠憂民。

喜儉厭奢。又出於天性。乘塞港為東。遠至。限示品式。上以遵功令。下以率士民。近以稱饑年。遠以垂儉德。就燕飲之際。無非養民教民之思。諒大仁人素有此心。弟特從而忖度之耳。然弟亦將在奉觴之列。而反進斯言。迹殊類於昏慢。非仰信之至。豈敢爾哉。

與仲取

南中多君子往還。仕宦中有查簪之樂。惟米貴民饑。則又諸君子深憂同患。停將而歎者耳。今歲漕粟。未知抵京何期。一差跌便有難言之禍。而目前敵壞。約有三端。軍旅竊賣。預懷渙散。一也。寇多道梗。二也。河米不生。三

也。惟水聽天。非力所及。軍旅則得賢總漕。猶可遠思。良

六

術而控取之。然亦無全功矣。寇梗非大有縱舍。不能收。卽如今歲漕糧約四百萬。今再梗數月。耗費難散。十必七八。究且將不得其顆粒之用。奈何奈何。設有曠度忠計之大臣。為聖明畫長策。捐其四之一。自淮北以。及河南山東畿南。凡積荒郡邑。隨地截留。便民各就食。必應時解散。自古饑民相聚為盜。非惟兵不可勸。卽多金周賚。亦復無庸。惟米可以平之。饑民散卽好民。孤蕩除之易。為力矣。捐米百萬。活數百萬赤子。不為空費。而兼收平冠之功。其所餘四分之三。猶得速抵津海。供軍

民之食。豈不愈於今之束手坐視耶。顧此非遠臣小臣可以一疏驟進。必密勿大臣造膝面隨。從容開竊。當有救也。然又誰爲開察大臣翁哉。仰屋竊歎而已矣。吾邑米石至三兩外。言之限涕。蝗災益復驚心。尊大人爲家鄉遠圖。遣使糴和於外。生亦令伶造隨。得給部批。可免開津及彼地禁遏。惟卽發與之爲慰。

致李兩銘少參

弟年來諸疏。幸蒙聖納。海內諸公亦多過獎者。然深識微衷所注之處。卽平生最知弊中。不遑一二人老實翁每於奏行駁議。扶出愚懷。所以然之故。慮目之靈缺。

心之神哉。奇才項抱。指日建牙。於以蕩氛瘴。使海內形察考槃。並食其福。所優爲也。所深禱也。弟自拙辱賦。固天定其分。不能安頓世界。亦須安頓此身。失意乞休。未蒙允請。如彼舛流。不知所屆。乃知此身既落形氣。終爲陰陽所囿。動靜不失其恒。惟可操諸此心耳。

與李灌溪侍御

役還讀手教。深感至愛。弟此志未遑。又長犯積字。目下確應如何。姑遲數月。再請可乎。又不知票擬此字。有肯求之意否。翁臺倘有微聞。幸密示之。尊疏許久方得處分。任作何排拊。總屬安榮。君子懷不肖。無故面犯難耳。

若開大有開繫之口。行大有維持之事。雖身困而道猶亨。況未至於困耶。何日解維入留都。此定鼎舊基。面近來客官充滿其中。增豐豫之色。少蹇坎之志。恐他年之患將有所歸。識後慮造之君子。不知何道以處此。

致馮新仙銀臺

賢者立朝則益朝廷。處鄉則益鄉閭。居職則益職事。所益云何。總歸百姓耳。老年翁以經世鴻猷。喉舌舊京。似未開出納意寄。他人居此。且姑燕息爲高。然開週年來。各曹或借通之名。以抑民情。仁智於此。靜慮遠思。遂抗章申飭。絕其所通。以舒民病。罷冗而要見。銷事而功存。

問問之德。崇於赫赫矣。貊貊之音。長於轟轟矣。學識竿頭。蓋可以淡澗乎說。便羽典居。精神如對。

復葉瞻山侍御

手教至。具切不忘。夙質日衰。不堪世資。小疏告退。自分攸當。非敢擇便宜事爲之。也不屑爲免。長爲雉。不能爲翔鳳。庶幾爲冥鴻。而又未可得矣。爲之奈何。古人亦云。默容然退。則可默耳。居位而默。是容悅也。中庸安肯開容悅法門。惟更意爲孫。是真明哲之道。老年翁必首肯之。海內無地不餒。而薊門差跌。藩籬益單。又聞都人乏食。庚癸頻呼。豈宜慨我瘠歎。念彼京周而已耶。救之無

行有亦難言。言亦莫聽。度今日事幾。惟陽羨可以啓沃。若將生財平寇兼。數事大頭腦。胸中先自了。後客啓告。當宁。尚有懷否還泰之理。翁見能乘間一達之乎。倘舍此不圖。只以特局爲相業。於軍國理亂蒼生安危。不相關也。搜求出一二識時務真俊傑來。庶或有濟。然亦大難。大難狂言。及此。願秘之秘之。

致熊汝望撫臺 辛巳

兩逢歲歉。愁慘望目。江湖憂民。誠不減於廊廟。况任廊廟棟梁者。吉凶與民同患。其焦勞又何底哉。茲啓米珠特甚。民多枵腹。函囑一地。犬切痛心。監犯多係重囚。未

卷之六 文 卷之六 文 卷之六 文

敢輕議。其舖犯大抵輕罪。且無罪而株連者。過半也。貧民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旬旬相餉乎。故饑年之舖。其苦甚於豐歲之監。一入舖後。輒多餓死。因偶見偶聞。推及不見不聞。姑少言之。設如一州一縣。越五日而更一命。合計七十六州縣。便日損十五人矣。竊念此際起死人肉白骨。惟大仁人掌握數千里者。乃優爲之一動念。一棟毫。一啓口。而和風生氣。沁入於各賢牧之心。或於元且晉謁。更加面諭。感動尤親。度每月生全。可不下三五百人。此多命者。其默默尊親。增元善之修齡純嘏。又可勝數哉。若夫鄉市

貧民。後復弱一着。可以全活。此出自聖諭。確不可易。而襄陽非一州一邑。所能獨舉。悉聞風靡至。反釀意外。必行令各邑。刻日同襄。方有濟而無弊。令歲杭嘉湖三府。故稱歉收。新春此着。似斷難已。其米則應做蘇松例。每田一畝。輸白米一升。此亦惟老公祖一傳檄間。風行草偃。與出因囑登班席者。同其踴躍誦吟矣。奉王北發。未獲掘示。衷有所懷。上體聖恩。中暢弘仁。下哀衆梓。不敢不殫竭其愚。以獻。

復任玉仲恤刑 壬午

年翁抱真正活人之心。今所處乃真正活人之俊。敝省

卷之六 文 卷之六 文 卷之六 文

饑舖浮疎。所最急者。真正活人之方。前曾以二事。漸撫院熊老公祖。待澤之民。猶屢延跋。其襄陽勸賑。非有地方錢糧之柄。未易敷施。至省發舖禁一事。則仁人見在職掌。推欽恤之餘仁。固可徧諭所屬刑廳。轉行各邑。不崇朝而浹海甸者也。仁心發爲仁言。仁言卽成仁事。感入誠深。救人必衆。仁功之親。又何俟三祝哉。華所未盡。更令修兄稟詳。

典吳經歷 名文獻

傳聞舖犯甚多。昨死者二人。可悲可駭。饑民入獄。染疫自易。一染多不能棟生。究其所犯。大抵債主債糧。務以

陷之耳。富人爲纖微之通。致貧民於死。恐彼聞之。亦不能無自驚悔。況爲之父母者乎。此後望門下發哀矜之心。慎之重之。民窮世亂。體聖主不嗜殺人之心。以共圖挽回。諒爲臣子所宜同也。

答左三山按臺

雲翰來頌。草草以饑饉投賦。權輿爲憂。讀仁人之言。議仁人之意。茲數者種種皆急於轡眉。而募船一事則尤民命國課兩窮而交害。不容不立刻圖起變更者也。無論募價難措。船隻難足。卽今百計難張支吾。而初使迎運於潤淮。今乃漸進而北。民舟小薄。豈堪涉險。其間差

卷四十一 文錄

之

跌之數。必甚於往昔之漕船。求速而反遲。求完而愈缺。必繇此矣。蓋暫借一年之迎運。以濟回空之偶滯。可恃迎運而回空。長往於淮。不可。況使迎運益北。而回空直徘徊觀望。并有不至淮者焉。又其甚也。聞有并船而化爲烏有者焉。則迎運之不可恃而深可慮也。明矣。見客民命。究緩公儲。不識祖臺可因治事。而以全局入告否。手至於頻歲饑疫。則惟有仰體聖諭。使本地鄉紳富室各自救其本地之窮民。而上臺則措糧養弱。使各州邑刻期同舉。官民間兩法互濟。可以少救。其在敝邑。勉力行之。然感動四方。端有藉於大仁人之風勵也。因

明問之。及不覺規規。

致劉種日邑尊

寵召誼應恭頌。但此時一飲一食之會。儘有開繫。不敢不爲慈父陳之。庚辰之春。因漕兌生大變。矢統殺人大老登陣。通邑幾致不測。幸而朝廷以大法懲之。此流雖懾於國憲。未嘗不望邑人而側目也。今出兌方殷。父臺晨昏拮据。官旂亦有公心。德威惟良。若因薄遊。賜錢難屬恒體。此則未必不藉爲口實。今願因治弟之懇辭。慨然俯允。使知治弟之所以堅辭者。爲漕務也。慈父之所以特允其辭者。爲漕務也。彼無間可伺。或反動其王

卷四十一 文錄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事靡暨之威焉。在民在軍。在鄉邑。在長安。各有嘉賴。存乎其中。謂非仁人弘恤時艱之一大設佐耶。至於歲饑民餓。舉箸而數。聞樂而悲。此又居者行者默默同心。不待愚詞之畢也。愧倦鄙誠。必能鑒之。

答顧瑞屏少宗伯

嗣公來。手傳鼎論。披函竟讀。如侍懸壺。目今法網清夷。仕路欣欣。儼然太平氣色。所憂者。還座步逼一步。鴛食而進。無反顧之憂。流氛占騷腹。心借名安民。有圖大之意。漕事日艱。新舊交窘。是三者有一焉。皆足。備之。未知今冬來歲。又作何景界也。虛光景與實境界。

兩兩相照。畢竟某一邊勝。深用懷疑。竊見聖主殷憂。不自揣謬。陳懇款亦未知當事者肯克寬實付施行否。遺命世命於斯焉繫一身之命何有哉。夢卜求賢競推元善。良以爲國熱心。羅才大治。策征志吉。不得不致思於包荒。休否之人。老先生川觀日久。夫發所備。必當益富。真有其人。而身爲之領袖。便可起而食吾民。報吾君矣。夙昔功夫。正爲今日拭目事之。

復袁槐淵老師

兩奉老師手札。情意殷至。生平奉職循理。自是日用飲食之事。今考選伊邇。孑然一身。茫無依倚。亦正朔道無

失正全書

卷四十一

主

可倚。倚卽共道。倚人倚於人。皆非學者所敢出也。門生昨歲求退未遂。今若遽寸進。又無頭請自進之體。且盡臣心。將方今二三急務。發明綱領。聽請同意者共舉而共成之。以此伸酬國之意。然從旦晚間請歸田里。早朝聞夕可之大事。懷此有年。不欲自負。養食難浮。榮園是不休意味有限。光景幾何。門生固不棄是荷。應事所以盟志。卽所以報吾師。

答成玄升兵部

向從劉念臺先生事中。早知夫名。嗣於同寮主翰裁益。悉高義。老先生固今之古人。何減乎邇來之不能舉也。

然而往事已矣。白心恬然。我有爲太虛。何妨白雲來去。乎小集五冊附。上公進大伸。何日駕遊京華。一慰夙念。且飲世得彥直之用也。

寄葉瞻山侍御

古來清明廣大之世。外侮不作。作亦旋消。今者省刑用人。海內翕然矣。惟生毅平冠。三賢事未有著落。若以此三事爲主。求堪任總理總督者而任之。聽其自舉。偏副或者真人才出爲之用。而真事功可建。真成一清。明廣大之世乎。誠展官未能動也。如何而可。聞流氣甚熾。自慮州失後。聽其徜徉駑馬道。有窺淮窺留之志。

失正全書

卷四十一

主

惟人可恃耳。一江豈足多恃乎。幸愚與貴位兩年翁計之位。兩有英才。說大江以南億兆生靈。今日不得不倚托於其手也。掌上觀一書。向象老年翁寶鑒。欲梓之白。下弟慮其中有傷時諱。求已之今。偶爲新泰蔣公所見。現自刊布。莫之能阻。遑羽便。敬以一冊呈覽。

答楊扶璠戶垣

條條倚畫。切中民瘼。當今國計。無出此矣。內農疎一秋。專重本色。專意開荒。與小疏全合。惟大疏重在邊。愚意重在畿近。大疏給與種具。愚意使民自趨。似小異而實次第相道耳。此事是目前回元救濟一舉兼收之劑。今

春有議具奏之首。恐皆事者遠開漢視之。豈知金穀更無生財之道。數年來民之饑饉者幾百萬。兵之困饑而亡逃潰散者幾十萬。皆因無食。豈遠無銀。顧舉世精神議論。丟開銀子二字。則生財道理自見。徐水年兄相與談及。慨然欲為司農徹底講明。方將細觀徐尚寶二書。倘年輪船司農時。力為從寬。得力更倍。兵民之進福無窮也。又目下有一急著。河以南麥多人。少幸冠暫遠人必競出刈麥。赴河北易價。聞每石約一金。豫斗甚大。此京師可加三之一。以其所贏之一為舟車費。荷薪有餘。抵京師之日。仍石得一金耳。比時值贏倍

以外。此時得多指本銀。速往收買。役來抵還原價。餘存本色。可充京儲。若得一二百萬石。便可抵廣漕之半。改折之說。實實可行。於以避雨而濟北。寬民而飽兵。舒舊運而速新運。與馬年兄前疏。雖然相成。豈非目前莫大之利耶。此貴垣職等。因謝賜教。附備狂瞽之獻。

答金本液工垣

昨承下問改折一事。為維桑造大福。宜急急圖之。遲則恐北穀長價。南米開徵。即無及矣。今姑據所知。粗具梗概。吾鄉漕糧細數。并所給單旂運糧各色費用。具載賦役全書。弟未及攜來。年翁須另自覈確。方可入告。至費

三石始得到京一石。此太便則已不爽。利民利國。一事中兼之。聖聰必欣然允行。即司計者。聞入原之額。且當倍增。恐亦喜出望外。彼特向未細詳籌耳。略稿錄呈。惟酌採。

一察近畿某某州縣。并山東河南本年十分豐熟。去處其所出糧食。不拘大小米。或麥。或荳。等項。每石時價各若干。又地方斛斗大小。恐或不同。并須察明。其算價一。京倉官斛為準。

一察前項豐熟去處。各州縣原額錢糧。每年該納折色若干。今年暫聽以本色米麥等項。悉照時價輸納。充

作折色。免費兌頭。其斗斛准京倉算。共計若干。用縣可得本色若干萬石。

一杭嘉湖三府原額漕糧。約計百萬。每石解京止六斗四升。其正狂每石又外加九升八合。名曰漕規。三府民間輸納正耗米共一百一十萬。而實至京倉者。不過六十四萬。據今十五年仍復歉收。時價每米一石約值銀一兩二錢。連漕規加耗。該每石納銀一兩三錢二分。本年暫行收折。應共納銀一百三十二萬兩。若歲近所輸雜糧。每一石二斗。可抵東南大本一石之用。共收七十七萬石。即抵杭嘉湖三府六十四萬

之數。假如每石作銀一兩。不逼去銀七十七萬。而三府改折銀。多出五十五萬矣。此外更有三四輕賈。約每石納銀二錢。繫民間解至總漕給發。又有行糧。有月糧。有過江脚米。榜輸松木。諸般雜色。約官民共費三石。始得一石到京。今民間既改折納銀。則各項雜費銀兩。并應解京。聽用。共三府到京米六十四萬。每石可得銀三兩。共得一百九十二萬兩。是一通融。開北民以本代折。可免責糧完銀之苦。南民以折代本。得暫留本色以充餵。而國家獲一倍有餘之利。一舉而三便。所當及時亟亟舉行者也。

卷一百一十七

文獻

十一

復蔡雲怡晉撫
浙民無福。晉民得天。總屬王民。亦復何恨。又或者浙遠而晉近。天將留祖臺於神京之側。擁護吾君。廣召對記。語語是平日心中欲爲之事。今日身上必行之事。固宜感動。聖明。別論將才。委不易得。若偏裨。恐處處有之。只要識拔。吳起謂千人中必有千人之將。往歲吳鹿老撫晉。亦皆從行伍中拔人。祖臺夙具慧目。似無煩借才異境也。又貴治榆次。有乙榜左應選者。初宰昌黎。拒強敵於猝至。以功擢臬憲。後得罪代巡。罷歸。雖未識其面。竊意方略可使。或其胸中更有人。可藉以咨詢也。試

召而觀之。何如。昔王文成軍中用人。兼及鄉紳。此正其類。新疏認兵數。許躬提。在他入爲慷慨。在祖臺則一腔忠愛所激發耳。讀罷使人感歎。邊腹禍已至。迫京中儼然太平。非粉飾。則譁言不可思。不可道。千籌萬想。不忍坐視。又復指陳要務。傷時踰限。一切不顧。惟此痴心。望有救於時。未知聖果大轉旋。大施行否。世界之命。非一身之命。順之俟之。可如何哉。四疏全錄附覽。昨歲滿期休致。不意違願。此若得罪放廢。固所安也。對知已。不覺無所不言。

答黃東崖掌院

卷一百一十七

文獻

八

讀手教。真社稷臣之用心也。部未必卽覆。又或以一覆了事。而不實實施行。總不足救目前之禍。得台臺鼎語發明。先使端樞胸中了然。因使聖明胸中亦了然。信得舍此無他策。用此必有有效。然後部覆乃爲不虛。此則廟社之靈。式賴於台。非區區一小臣之幸也。所諭南人或聞警而喪足。或挽之不使着手。此必有之事。但朝廷果發真信。則必立金石之令。必設董理之臣。果不起科。果授銜。果審罪。果如李萍棧新限原主之說。則可不煩清理。而一切爭執阻撓。立地自斷。惟難得如萍老其人者而行之。若津門則馮留仙之才識。允稱通敏。而河

北河南。則王子房實堪任。山東新撫公。聞其實心。才此三公者。如可各肩其事。雖不特設總理。未為不取也。魯豫二省水利。未有成書。若津門畿輔。則徐尚寶。書言之極詳。而汪司農亦屢見之奏疏。因其成算。神面明之。存乎其人。但使節錄得入。則如盧觀象章。聞尚有存者。召之可至。即南來。則亦有一二留心此事者。聞風連茹。終當有成。蓋此專見。效原在數年之後。但功數一見。却是元氣日漸充。周把一個極窮極苦。無法可治之世界。和身翻轉。無一病不消。無一美不集。便是真正中興。衍國祚於無疆。非像補偏救弊。年挨一年而已。士

仲於知已。遇老先生有俯信之意。不覺披肝露膽。實為天下非為自已立言。大君子必能諒之。

答孫戶部。擬覆聖荒疏。聖與屯。名清而實混久矣。屯於邊地。所以餉軍。須於內地。所以足民。原是二事。小疏深著此辨。因近來與屯有名無實。止計每畝一分之屯課。非實求軍士耕耨收穫也。又遼氛屢擾。而我無精兵良將為防護。自盧制臺沒後。屯事委亦難安。故不若且急議裁輔開荒。如小疏所云招徠激勸諸法。朝廷無費。成效漸臻。但使附近諸郡民。問政聚漸多。上可輸京餉。旁可資邊餉。清速固兼美。

漕運未大變。此是通身轉旋之機。又亦目前備文之道。且諸郡並勤耕作。二三年內。將見溝洫縱橫。可防旱矣。又因足食而寓防邊。推此法以行於充豫。分殺河勢。又因足食而寓治河。實今日中興之大本根。大作法疏內。尚未敢盡言。既蒙下問。得因覆疏。徹底發揮。使聖主洞知治源。舉世亦曉然於救時之急務。功德之鉅。就可與俾。其發端。盧切須先提明內地聖荒。非邊地屯田而今日事勢。聖易於屯。今日補救元氣。聖尤急於屯。得此數語提綱。觀者便多了。所論潞水客譚水道攷二書。皆僅有抄冊。又無副本。頃為屯院徐心水借去。台臺或遣取視何如。

答蔡雲怡晉撫。壬午六月八日。小疏三已未。肯聖荒者。司農認真議行。且觀其覆奏。若何。然不申明大信。不特設農官。雖覆議。總具文也。前軍如李萍老。後進如韓泗水。皆堪董理斯事。而一方擬中樞一資格。未及量難如意。其屬一疏中樞。擬置之彼。自有神運。無藉實著耳。第四疏。已踰一月。未知聖意云何。頃者流氛益熾。更置督師。為第一急著。有識者擬屬祖臺。而又有傳聞。左帥子膏部中朝。願得向來沐恩門下者為之督。庶便於効力。有引以入告者矣。果若

是與唐季藩鎮軍中自定留後者何異。況元帥之職。惟至將至誠。乃可使食債許。若朝廷擇帥。而亦以穢跡彰聞者充之。其債贖應不旋踵矣。前督手足無措。將來議易衆望。亦必有歸。此時祖臺正宜預儲奇謀之士。以待稱此選者。殊難。幻生固其人哉。至所謂異勇者。亦必技力絕人之外。粗知方略。乃堪驅策。若一味莽猛。只是家丁。其策套武科。謀不謀。勇不勇。尤爲廢物。想天下之真謀勇者。決不腰纏而走職方。需命於輩。較之下。惟在外督撫多方構求。或可得一二。所深望於祖臺者此也。然以祖臺之真誠靜深。固當作鄴侯。不當作汾陽。古人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或從內而出將。或從外而入相。歟。歷之局。固無管家。祖臺長抱此精忠。時時操存。時時造詣。以政事爲學問。聽天公所位置耳。智愚二字。吾輩學者須認得。歷歷落落。了了明明。智惟可智於介石。若介石之幾。既未得。仲智惟可智於處事。其餘不得不愚。臥債長源。皆抱絕世之智。處位任事。一以得自絲而盡瘁。一以不得自絲。數爲兒曹累。智可得用耶。竊見處尊位而欲用智者。終非第一流人也。對祖臺第一流人。忽發此愚人之論。問學門然。

答蔡雲怡 壬午

不肯輕任。而後所任者必濟。此治第之所以爲祖臺多也。幻生械中語。着着有實用。弟自心識之。隨時相機而圖之。意總爲國。敢知其他。當事相見。徒加弘獎。不問當今要務。使人何由可以強聒。弟彼以大謀密策。托其所親婉啓之。幾發端而彼覺其意。卽云方今一二大事。凡建議者。凡薦人者。後有得失。皆其任之。言者遂止。以是知其本心。既不肯擔當。亦遂不欲聞也。其所以不肯擔當者。又因從未經心。全不明了。認生財平寇。三事是當。今矣不可爲之事。必無做法。必無能做之人。且挨延過日。爲怡堂微俸之局。奈之何哉。聖荒議已進。御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覽而二旬未下。未知作何究竟。始末已刻成。京師未敢送人。特寄一冊奉覽。寄蔡雲怡晉撫。李穀之後。許定國繼之。幸不諱於晉境。賴祖臺止戈不殺。衆以浸安。然傳聞定國兵入晉。不無抄掠。雖真經未可知。繼前望後。望特加之意也。六叔治民。無不商仁。尚寬。獨征論治兵。云威克厥愛允濟。六月之雅云。有嚴有翼。翦耄之威。嚴非特誅有罪也。平昔威令。震其神魂。俾毋敢犯。正與寬仁相成。萬一犯法。則殺無赦。不如取一將。然與其除不赦之將。又不加平。易。難。可。莫。慈。之。

將大抵以豫勝耳。又元帥受事。須自己手中特板數人。新舊相間而用。新將感激奮勵。舊將亦不敢偷肆也。昔年曾訂賜明要書。桂韓生學憲刻之。山右原板想存臬署。倘祖臺暇時。晤新憲煩一咨問。令刷印若干部。俟發榜後。於賢書新士人給一部。當路受。使罷之公車中。此書於心性經濟治民行師。無不統括。實治士民真素無游氣。或堪少助其心得耳。

復楊扶職戶垣

聖荒舊制向爲屯田二字所混。爲起科二字所壞。前疏略言之。近議則詳言之矣。因部覆尚未特掣出墾荒名

奏稿

卷四十七

謹

色恐一切立法設官。皆無着手處。民間亦決無應令之人。日後仍歸一塲虛話。非建議者不審。由覆議者積習難破也。假如舉得真才。令其所掌何事。奉行何法。或者聖心明知。聖已非屯。明知祖制之永不超科。實爲國家大利。但典屯全書久已頒行。不欲顯示同典。遂姑從部覆。雖仍屯田之名。而實行墾荒之事。庶令海內臣民開風趨赴乎。果爾。須聽民儘力墾闢。絕不議及開徵。而又多方招勒。如郵議所云。然後此事可望興舉。即公廉勤敏之大臣小臣。有所用其心思。效其才力。又今所難惟在一總理大臣。此人果得。必且能知人能用。人一切

府司驛幕。卽一時未能舊備。不妨聽其自求自振也。過蒙下詢。謹據所見。聞數人以復。然天下事。大抵名定而後法可立。法立而人始可奉行。先分墾荒。本非屯田。使民曉然樂趨者。正也。姑因屯名而申墾制。使舉世由而不知。但法善人善。則功亦可成。此不得已之權。而未敢必也。昨聞聖心倦憊。以此舉爲報本至計。必欲實見施行。此年翁職掌所繫。亦忠良報國之時矣。四海笑笑。言之不覺脆切。

寄錢塞菴相公

親翁厚德純嘏。每私相慶。謂惟申文定公差堪比擬。而

奏稿

卷四十七

謹

濟名高風。則邁之遠甚。不虞初秋有長公之戚。天末遙聞驚惶。無已念丁清惠公七十餘歲時。亦獲其長公。此實全中之缺。幸而總觀知命不至過衰。撫成諸孤。躬享期頤。又益以見缺後之全也。統翁今日所處。遠有類焉。而次公妙齡雲步。又非清惠所得儔。茲二公者。大江以南百年來所聚英也。而白社皆復過之。觀我親人。畢竟慰深而歡淺。獨述京塵。銷地靡緣。姑以茲言寄安慈念。通來聖心。日轉助學。省刑用人。聖言甚有中興之望。惟貴用真人才。乃有真事功。而方今最急三事。果世皆味其綱領。一則以銀爲財。遂以取爲生。今正之曰。財者

然也非銀也。在穀先墾荒後興屯。又必不起科。荒乃可
墾。而國可大利。一事中三重疑關。幸政府言路有同心
者。更相稱說於上。前上乃豁然大明。決意舉行。而
舉朝亦半信矣。至安撫二事。又皆倒認。謂外難內易。不
知外聚而內散。必攘外之績。先安內之功。後成攘約
期年。安須數載。攘專藉一賢總督。安則自求賢督師。面
外尚須選陶成百十員。有司此其難易。期候迢然。不
同將與同志講明大意。從言畢。先有信者。又使政府信
之。然後從而昌言之。杜朝則民不行則知止而已矣。
若舍此三大務不救。而爭開非難。難選此之謂不知類
矣。愚懷如此。敢以質之輿論。

答楊扶曦戶垣

大疏新發下詳釋。以便推演。墾荒事移今日。於興治故
亂總為第一義。較然易見。雖無可稱。獲上先信。友信友
先自近。弟前者墾荒議見者尚少。今茲於二日內。先抄
數本。編送貴衙門。令各鑒察。互相信向。則上通政府之
心。遠傳各署之耳。達者漸融。疑者漸信。生貌足用。有時
民安盜息。有朝中興大本實。基於此。若此事不行。弟繼
此雖復有陳說。肯事理之正面。而習俗見為反背者。老
子云。正言若反。一事之正面。不得伸。他事又孰能足耶。

雖受年翁及諸正人曲加獎借。不能有大造於世矣。張
二老向忝同志。昨一友來傳其意。極稱墾荒生穀為中
興根本。至計弟已托此友先送一本至舟中。聽其閒時
熟繙。履任在即。是一大助。又此事政府已有大半明曉。
惟江北相公前者進說。似尚徂與屯習見。此必藉光鑒
二年。倉之力足挽回之。五相同心。方可得力。不然。今所
履奏所傳論。所立法所用。人勤稱屯務屯臣。與吾輩建
議本意。全不相涉。料民間必無慮者。舉動一番。苟米如
故。無以塞責。則必仍強加屯賦。某郡增若干。某縣增若
干。民苦益無窮。而國用著不支矣。今開教未定。尚可轉
移者。全在設街鑄印。皆刻其文曰。總理墾荒某都御史
庶幾名正而事猶可成。若設總理屯政印文。則大事去
矣。

示撰修略養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
目今皇上專留心墾荒。傳諭面諭。已經再三。情部中
懷憤所覆疏。全不合情理。賴戶垣楊扶曦據我墾荒議
入告。而黃相公亦以我議面奏。皇上皇上答云。有陳
龍正這個人。乃今追覽。想今後部科會議。一皆本吾
說矣。聞中諸老亦甚擔此事。既欲仰承聖意。合我議
固無第二個行法耳。又墾荒一事。向因有欽定典屯書

頗行數年。使舉世之民束手。使舉世之官瞋目。我初疏
 但辨壘屯爲二事。未敢急遽。便指屯田之無用。今於議
 中始暢言之。而聖旨批楊科臣疏云。典屯不如開荒。
 說得是。明主自掃其廩。見此真治平之將開矣。永不
 起科。聖心初聞。甚不然。今因數年浸灌於人耳。蔡雲
 翁召對面陳之。皇上猶面駁之。及我宛轉三四言之。
 楊扶巖又言之。聖旨方提出。永免起科。事宜六個字
 來。是急壘緩屯。永不起科。此兩大樞子。已有九分功夫
 矣。惟不煩清理。此是絕妙機權。而旨中猶有荒地作何
 清估六字。稍帶葛藤。我又於進壘荒議一疏中。提出言
 美不令書
 宋曰一書文獻
 之。卽云荒地當清。卽云所當清者在估。所謂因而導之
 以不解解之。想亦可化有事爲無事。今將此事各疏各
 議序併爲一冊。先後既之。首尾融貫。見而必感。感而必
 行。但得此事大成。富鄭公所謂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
 况青州猶一時事。此乃百千年事。我意誠孜孜在是。考
 選與否全不掛心。然觀諸當事意。似亦不肯昧公道者
 總聽之耳。

新亭全書卷之四十八

文錄 曹廣八

與徐心水屯院

歸途細思部胥一疏。尚有應斟酌處。戶刑二部各十三司。司官皆奉差。卽在京者亦各有馳驅執掌之責。司既多而事情則一貫。故各設本科二人以統之。所以便實成也。餘四部各四司。司各專一事。若令他人代覆章奏。彼反居無事矣。又四司事情各不相通。本科若設一人。須兼熟四司典故。其人乃堂官之才也。若設二人。又覺司少而員多。至吏部原額煩臺省。轉京卿乃其分內。未

足示優。或者禮兵工猶可議設。而銓曹似未可也。只應於原有本科者。重其督養之責。優其稱職之選。原無未科者。各司官事親履。不許假手書胥具稿。如事有朦混錯誤。許科道官據實糾正。如此或足徹省。使認真用心。不致醇莠顛倒矣。心所未食。詳吐以告。

答何松石口北道

頻讀大疏。多鑒議可以救時。其中一說。徒有罪文武之大察實塞下。使典屯尤爲激時急務。未知部中究作何覆。豈寮閣至今耶。弟建議鑿鑿。而部覆皆與屯習套。豈知墮荒者。生穀足食之大道。與屯者。加派聚歛之別名。

乃混而爲一。預朝廷至意。良可歎也。今幸楊扶曠屯院徐心水連疏。評之。弟亦獻議拜疏。以極闡明之。俟奉旨後。別當會議。台諭使將相之器。皆從農守中出。大哉言乎。金亥兩公皆名賢。未知才識心思。兵此事相宜否。此事須平易近民。如張全義之在河南。乃爲允當。若高風大節。自當施於嚴師憲使之間。想用人者自當有妙用耳。貴座師處。乃蒙意外之獎。汲長孺云。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翁臺之用意。豈尊書所測議也。感荷感荷。

兵何松石食憲

河間頗同草昧。理須天造建侯。誰爲能不罕者。故應暫借翁臺有副。將毛國英。貪能自守。方略機警。亦復果銳。撫當肯報知已。欲一望清先。效力於開英等事。所謂陰以兵法部勒其子弟。兼開溝洫。使平曠漸成險阻。以限馳突。實爲畿輔諸郡之事先。不知可供一班否。

答京營王尊五

大疏略讀大意。見老先生任阿席。卽實爲阿政。今任戎席。必實爲戎政矣。只有實事。於臣道便是純忠。於學同便是至誠。於兵事又卽靈通變化之所由生也。此時三軍司命。卽一世之司命。古人所稱命世才者。惟台臺一

片實心足以勝之。小疏敢煩過駭。深佩長者樂與人言之意。疏中曾及畿輔七郡守。與督撫送員。坐名擬議。更換。此二事今日皆行。惜精後時。若實實行。雖後猶當奏永久之效也。凌幻生節類魯連。謀類孫臏。此真正目下一味救時急藥。有將將者。復即爲藥使之將兵。又卽爲醫。但密機難預洩。兼難預設耳。台臺暨諸老更與深叩。當漸入佳境。信而後薦。則必能動。聖明之信也。此大機大事。須以至誠感通。台臺憂國心切。自能默喻之。

與錢龍門京東道。壬午九月。台翁位。置本。擬判符。適聖荒之事興。敢首僧重。而河北

總理被駁。未免少稽。然皇上諭政府云。袁繼威這人原要用。但吏部該先題。復帶則知台翁亦同此例。聖明本無成心也。弟建議音聖荒。而部覆一仍與屯舊。登此欲移國。彼必欲厲民。今得屯院力曉爭之。弟亦因進議進書冊。復爲兩疏。一序聖切曉暢言之。專俟奉旨後。虛公會議。改正銜勅。然後事可實行。世運民生。在此一舉。尚未卜天意何如也。翁臺入身此事中。便須究竟爲百姓造無疆之命。謹錄始末一冊。願寄清覽。此事湮沒歲久。頭面既蒙。精神胥亂。鈍根之子。頻呼難醒。近得數君子昌播其理。朝士明信。乃將得半焉。慈心明眼。

加翁兄一覽之下。自應洞達源流。利民屬民。斷斷焉此不爲彼。與日所至地方。惟以變荒得熟爲務。不以報課增銀見功。則福國福民。福身福後。一以貫之矣。惓惓之衷。惟在於此。諸容副佈。

答何松石僉憲

早用王子房。豫事不壞至此。今倘幸改授按事。而子房直以按兼行撫督之機。招徠撫諭。散其黨與。離其腹心。收土寇以收流寇。似已略有端緒。若朝廷能假以大權。想尚能收拾中原也。弟爲足食計。獻聖荒議。請立總理等官。今用愚言設官。而立銜則仍以屯務名實相反。

使受者何所適從。若終不改正。必大貽軍民貽扣之累。有如台議所云矣。上谷十議。事事鑿鑿。無一套語。無一板語。台翁與經世手。設子敏明仲皆傑士。而薦子敏尤難。不避惡嫌。甘同功罪。又謂五當舉爲元戎。彼集東南豪傑而出。台臺真經世眼哉。然總竊實有經世之心。得之震生欲留待聖務中薦用。而時日尚遠。遂爾南旋。俟總理有相諮及者。決當首及。念翁尚清健。而二無病。頗難脫奈何奈何。

答陳明仲

尊論惓惓爲斯世斯更起見。今當略如此。豈不扼腕爲

治耶爲之三數。大才自當致用。保舉例雖暫停。恐壘屯事宜。爲總理者。自應旁求真才。今但借爲起廢之徑。才與職不相副。總理不得道。驅之力無處下手也。松老雲。老並當今所重。賴呼吸相依。莫安右臂。誠爲得力着數。陸子敏罷官甚寬。既非其罪。而國家又失此奇能之士。當事者豈可不亟亟使出。效用艱危乎。綿州始本領。

答王子房按院

一部孫子言地刺居多。擇地。謀之本也。得地而諸謀又可施。今世無人道及。讀年翁二揭。一舉地。一用人。其闕

機略。已陳大意。兵家可言者止於此。此外不可言。亦非可豫言也。一示誠中有權。權中有誠。定然王文成復出。知平寇一摺。究竟必托年翁。特早一日。則民生少受一日之苦。國家亦早紓一日之憂。凡有血氣心知。豈肯堅持資格。而終無爲國之心哉。且黃位兩年翁自南省而乘鉞。亦既浹月矣。年翁只彈智竭忠。目前且行按臺之事。收按臺之功。轉聽聞。錫撫而督。自是分內事。諒是將事權稱手。畢展大業。傑之作用。不患助業。侯封。不與文成後先相映也。二揭一示。居則置几上。出則攜袖中。遇同心及稍有識者。必共講論之。亦如弟之講壘荒。提壘。

呼喚挑剔辨駁。費若干心。應辱筆。近來朝士。乃有一半夢醒。知與屯果判然相反者。弟嘗謂今日講壘。與屯。起科者。乃加派之別名。能驅民而爲盜。講壘。荒。定免科者。乃生教之要道。能化盜而爲民。此事與年兄收拾河北家當。爲平賊根本。亦有關係。先以一冊附覽。因二疏尚未奉。言不敢多印。左鎮意態。乃爾想。渠未見台顏。粗於故習。若謂後才足以取誠。足以感。恐彼亦不得不屈服。試留愚言。驗之。劉念老指日將至。井垣中諸相知。便晤當道尊指也。

附王子房揭帖 壬午九月

欽差監左鎮保督鎮楚郎蜀等兵試監察御史王漢爲請留標營增練土著事。職帶有標營九百六十八人。前經具疏報明。內除保營一百一十三人。相應發回本營外。其餘在河北各縣招集勇士。及懷人舊用。過子弟勇士。數月來。險難相處。職知士心士知職心。漸有家人父子之誼。不忍聽其離散。合無仍留職標下。再於彰衛懷三府土著之人。寬取有身家者。共足三千或五千之數。卽今原任參將陳治邦守備趙繼劉委都司馬耀國馬星泰謀生員郭壯鐵分頭訓練。再特設一知兵監司。審策其上。事急則用之。合勦事。

施行

又附揭帖 壬午九月

爲據險制賊。攻賊必救。以圖解汴事。汴圍五閱月矣。日者河北諸軍。數渡河戰賊。與賊互有勝負。終不能大得志於賊者。賊守河干待戰。而我軍爲背水之陣。賊逸而我勞。其不能得志於賊。固宜。職竊謂解汴之計。與其我自救。不如使賊自救。與其我備賊。不如使賊先備我。職嘗至汜水登虎牢關。東經大水。南峙崑少。西斷絕巖。北帶黃河。爲千古形勝之地。故汴城外。所屬諸邑。皆爲賊破。而不能驟取汜水。其險足恃也。

緩則用之防河。且河北土著。既成勁旅。援兵亦有所忌。懼居重挾輕。便一土著之家。各有州縣隣作甘結。身家可稽。辭難不致。潰逃便二汴北門外。去河干止八里。賊勢略遠。職卽於北門外。直至河干兩旁築土城。爲甬道。河北轉輸不絕。所取土著。皆用做農老實百姓。比築甬道。畚插之夫。不須他覓。便三。中州事至今日。草昧甚矣。須是從頭整頓。實實做起。河北比河南。尚未甚殘破。於未殘破地方。早行收拾。力逸功倍。處處皆然。若不於河北立起家當。便冠長驅渡河。河北又成河南。尺五京畿。職不忍言之矣。伏祈 聖鑒。

職檄約秦督軍諸雜賜。卽宜疾據虎牢。併約左鎮於此地。會師更乞 天語叮嚀。再乞 勅諭督師。選精兵渡河。與秦軍同心合勦。虎牢去汴在二百里內。我軍既據極險。先自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東出。乘空搗虛。賊必以全力迎戰。汴城之外。賊勢稍退。卽從柳園陳橋一帶。一而星遣運糧。一而從汴北門外抵河岸。刻期築甬道。如漢軍榮陽故事。令河北轉輸不絕。從此大梁可百年無事。比者賊中精馬十餘萬。馳驟閃爍。我軍向不利於野戰。今處勝地。以待賊。而虎牢之下。山澗峽崎。賊騎無所施。雖有百萬之師。不能破虎

牢也。我軍以高臨下。賊勢聚則堅壁。賊勢懈則進擊。我極逸。賊極勞。使賊時時自備。時時自救。而我軍卽於北面大河。因糧於河北。晨夕掉舟而運。無餒累之苦。賊無處斷我食路。我得於其上。聚士屯糧。然後從容收復。雖宛葉土寇。使賊中羽翼皆爲我用。且我軍扼定要害。聲勢肆張。賊必不敢空巢北渡。賊勢漸誦。蕩勦之功可奏。則是一據虎牢。而黃河可防。土孽可收。大寇可滅。又不第解汴圍而已。職刊有告示。印票。頃已遣死士楊茂和守祿鄭志等持去。分投賊營中。解散賊黨。挑激賊衆。散卽用賊破賊。此中作用。相

機布置。職不能預悉也。

又附解散賊黨告示

為曉諭事。本院前任河內縣。看着河南百姓。俱如我兒女一般。近因鬧賊作亂。將我好百姓。俱驅着從賊。我百姓也。只為一時怕死。沒奈何。從在賊營。豈是我百姓本心。我百姓試思量。到底做賊有何結果。目前做賊有何享用。有好飯食。俱是鬧賊的私人。嘍。有好窩舖。俱是鬧賊的私人。搶來的好銀錢。好尺頭。好婦人。好馬匹。俱是鬧賊的私人。得了去。至於就驚受怕。各處打糧打柴的。是我百姓。住着破窩舖。沒頓好飯。哦。風裏雨裏。泥裏雪裏。五更半夜。受辛苦。忍饑餓。的是我百姓。遇着攻城。當先擺砲打的。捱箭射的。死十個換十個。死一百換一百。何嘗見賊饒他。何嘗問他。姓。名。俱是我百姓。我百姓空有父母兄弟。不得一家相守。空有夫妻。不得一處團圓。我百姓還要愁着賊營。不早回頭。是為甚的。我百姓第一來。慮走不脫。賊掣回去殺了。第二來。慮走回家去。官府還以賊待。第三來。慮回家之後。還當做糧比限。第四來。慮空走脫了。沒有家業。沒有過活。本院明說這四件。我百姓俱不必慮。我百姓白日裏。便難逃走。黑夜裏。何難私

逃。且賊營中真正西人。不逾十分之二。其餘八分。俱是我河南百姓。我百姓若是齊心約定。大家逃走。便有賊來追趕。我百姓合夥數人。殺一個賊。何慮逃走不脫。朝廷差本院來河南巡按。專為招撫這幾個無知百姓。本院發去免死印票。我百姓身邊收執。若有官府不以良民待我百姓者。我百姓即持此票。赴院陳告。本院定將這官。祭處。擊問。與我百姓出氣。誰還敢把我百姓看當做賊。聖上痛念河南百姓。殘破流離。俱將通前拖欠錢糧。并見年應徵錢糧。一概奉旨蠲免。我百姓回家復業。頭輕腳快。全無差

徧門戶之夥。何慮做糧比限。本院如今要大開屯田。我百姓逃出賊營。或愛仍在河南。或愛在河北。本院與我百姓設處錢糧。蓋屯莊。買牛種籽。粒有不能做農的。投到本院。標下做親丁。有智略過人的。本院收了做將官。本院有現成糧餉。與你嘍。何慮無家業。過了。本院前任在河內縣。河北山西饑民作亂。有不聽活。本院招撫的。本院親領兵勇。殺幾萬。我百姓豈不知有聽本院招撫的。如濟源楊大興等。輝縣范三等。陵川田思祿等。澤州路子順等。約有數萬。本院俱向王府卿紳士民。設處錢糧。借給牛糧。內有好漢。本院

俱收了做營官。做親丁。又恐百姓另眼看待他。本院俱叫門下書吏及各路千總有體面的人。卽與招安各頭目做親結婚。如今各各生兒長女。立家成業。通爲良民。我百姓豈不知本院至誠待人。全無反覆。我百姓豈不知前時招安降將劉國能。李萬慶。忠義憤賊。與我同心。昨在襄城。欲與我軍作內應。被關賊殺死。本院卽要向朝廷與國能萬慶題請卹典立廟宇。千年萬年。與他焚修香火。曹操小袁營李際遇屢次差人來求招撫。要殺關賊立功。本院卽要與他們題請官爵。若是我百姓在賊營中。或關賊身邊

左右之人。能殺關賊持頭來見者。朝廷與他做總兵官。腰繫玉帶。立賞銀萬兩。登時何等富貴。豈不勝似做賊頭。我百姓若不早早回頭執迷不悟。朝廷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兵。剪草除根。那時玉石不分。我百姓悔之晚矣。我是朝廷的官。我百姓是朝廷的民。我與爾等同體。關情實不忍我百姓與賊同死。所以諄諄告諭。勸我百姓速行解散。各尋生路。關賊視我百姓。有何寒熱。無論大事小事。輕則割鼻斷手。重則砍頭。又重則凌遲。我百姓何苦操着自戕性命。每日替關賊辦家賞。嘗言道有恩報恩。有讎報讎。

我祖宗朝皇帝造我。皇上三百年來待我百姓何等重恩。我百姓何忍背叛。關賊數年在河南殺傷我百姓的父母兄弟。離散我百姓的骨肉。蹂躪我百姓的墳墓。淫污我百姓的妻孥。焚掠我百姓的來室。何等重讎。我百姓何不雪耻。本院受事之初。待出示叮嚀我百姓。如與我同心殺賊。本院必不負我百姓。天地鬼神鑒之。告示不用文語。我百姓識字者。讀與不識字細聽。本院一字一淚。須至告示者。

復王子房 壬午

手諭至。始略知河勢冠勢。防河更難於賞。防冠更急於勦也。年翁於此時用閒設奇。以接而行智撫之機。先收河以兩土冠。剪賊羽翼。卽用之爲伏爲間。正如謝公伏朱序於苻營。奇功必可奏。征時擬用年翁於河北屯練。且收拾家當。今年翁直從河南先做起。尤恒情視爲最難下手處。甚今日情勢。又與五六月間不同。豪傑隨時相機。或先其易。或先其難。總是明耳。如此布置。便以月計歲計。但求必成。豈堪欲速。且他人前此歲月已歷幾許。日壞一日。若從今起。日整理一日。雖久猶速也。或者年翁達聖聰。并告賞事以寬期之說。而亦略示大意。如趙充國所云。功效可期。月面望。賞時益以一年爲候。

今職賊驅賊。或與此期相當。而還平安捕。使餘黨悉為良民。不墜降。不復贖。非數載不能。又河以南殘破州縣。弟意別有一處。置未敢告人。今錄呈年翁酌之。或徑以入告。或稍俟權位得手。然後言之。聖荒始末。前奉過一冊。來役口稱更得多冊。今再奉十冊。并掌上視一冊。

答王子房按院 壬午十月二十八日

竊初六日疏揭。方見賊情河勢。而年翁戰防機略。不下古名將。遂使久驅之寇。一朝遁逃。又接濟難民。哺其饑。照其寒。之虛哀之塚。廵方一身上。兼督撫之事。下兼民牧之勞。噫。盛矣哉。蕩平之期。諒朝廷必能寬以歲月。

至其仔肩。恐無所他謝。所謂他人求之不得。年翁推之不去者也。物情世局。不過欲於超等之內。略示循資轉。眼春夏寧。特如位兩而已。年翁須提起精神。徹底打算。收場全局。奇男子。遭逢隆盛。固當如此矣。新資中。有和資如年兄。是真年翁好幫手。識之信之。弟近為六年。前分閭。風波再起。所謂止武尼之殆。以成昨歲歸農之志也。中心坦然不動。

附王子房來東 壬午十月二十四日

初六日門生具有疏揭。略悉賊中情形。併防河事宜。想入老師清覽。汴城被水之後。賊尚戀戀河干。毫無

去志。意不可測。而邊保諸軍。無一人敢渡河。過西堤看賊一眼。看自門生至柳園。親身登西堤。提兵步戰。與賊對頭打仗者二次。又射焚賊船。盡奪其舟楫。斬賊多級。賊數被挫。十七日子夜。與卜鎮約師夾擊。賊遁去矣。難民從汴城接渡來者。餓無所得食。門生炊粥而給之。寒無所得居。門生創廬而給之。居。旬病死之屍。城中水上沒死之屍。無所得葬。門生捐金置塚。覓人深掩而給之葬。視事才二十餘日。坐臥舟中之日半之。馳驅馬上。亡日又半之。計賊雖暫離汴。尚猶在中原。目前援師止一秦年可辦賊。但虞孤

錢江公詩

卷四 八 文獻

一

拿少合拍者。民窮已極。掃蕩無期。門生誠不知所出。老師為驅事計。乞切示教戒。門生漢臨啓。瞻依之至。又東

大河以南。非屯田不能收土寇。門生方與地方人正急在此。讀吾師聖荒一書。詳細曲盡。感不可名。門生日來病怔忡。不能自活。卽一廵方之任。尚不能辦。必至貽誤中原。至來書所云黃位兩之事。非門生駑質所任。幸寢其說也。至切至切。

與王子房豫撫 壬午

前者三疏到日。大當聖心。次日面問豫撫當離屬。失

臣以趙匡國應上袖出大疏反覆懇視曰此人果有料理是今來得的次日即推用年翁矣如遇如此真人臣致身報至之時豫事至難下手設賊有北渡之志河流既淺防兵又少如何如何然大豪傑當萬難之中亦必有一番出奇救急之着大抵只是募練鄉勇或千或數百姑作至兵一面招撫土寇中之雄黠者駕馭而使之如宗岳輩大作用此等事在他人決不能爲當今人才中惟望年翁靈機偉略足繫繫之幕中搜訪得一二奇謀之士否此最關制勝淮陰賁李左車以下燕齊騶舉賁薛弼以平楊么年翁素能下士用人必有得也願

一聞之更願有進者年翁忠誠慷慨專心民社無意俯仰周旋人然師克在和是第一要義今後凡僚友屬吏遇有怠氣稍不相同者祈年翁折節下之蓋今日體勢又與前異尊居撫軍矣他人權位皆在我下愈折節則人愈服我愈尊雖不同心者久必感悅彼地既得和衷之美此中望實自然茲隆如此乃可濟國家之大事向承年翁至愛微有所窺敢不吐肝腸奉告願年翁秘聽而力行之勿宣其端倪也至望至望弟俟察奏後惟有一去而已此何足掛懷但望年翁早奏蕩平之績於中原弟得爲太平之民於西浙藏之樂不減行之樂非極

高明者誰能信及之

答王千府豫撫主午

中州已成草昧允然允然建侯不寧非翁臺執當其人亦孰抱不寧之心者賊衆百萬若欲以兵力勝之無論目前無此事究竟亦無此事正須英傑別設方略解散安插之耳然亦須練成至兵二三萬方可設施變化若徑無兵則何處下手若先無食又何從得兵今冬河防想已可安面計餉二字誠目前至要至要之著弟雖俟部疏下俟即圖抽身然安撫二事日切在心苟一日未去國一日不敢忘君父之急也前者懸言過家採納

以待天下士策力不患其不至於前矣欽佩欽佩

附王子房來東

門生才短速化濫膺簡命前具華韓辭至切未奉俞旨於此月十八日受車矣唯是兩河八郡存者不及半兩河一百零八州縣存者不及十之三遠近諸寇新歸附聞曹賊營號稱百餘萬據中至兵尚不及九千今日之中州竟成草昧須事舉義後起而兵寡食調無處下平往日至兵食逼脅之禍今大河以南所在成荒墟止仰給河北三郡三郡十九州縣又停徵者五縣止此十四州縣一歲之輸秋冬供後兵

盡矣。至兵晨夕嗷嗷。更無覓餉之路。近累奉明諭。責以募銀數萬。若不預先計餉。後言招募。一旦脫巾而呼。部下之卒。皆敵國矣。夙感老師加意疆事。冀與大司農深長計議。餉三軍可資飽騰。門生不惜踵頂以報聖明。以報知己也。門生臨啓。聆切之至。

又東

辨賊非孫白谷不可。老師之言。所謂如蘭也。承教虛心善下。老師愛門生至矣。再謝。

寄蔡雲怡晉撫 壬午十一月初十日

至亟矣。祖臺忠貞自盟。此時亦不待勸駕。勤王之

師固宜早來。且早舉。則一切大謀秘計。可以面奏。皇上大司馬初至。公虛慷慨。可與籌畫腹心。祖臺急急脂車。安社稷臣。在此舉矣。撫軍留後。何人爲可。飽齋勤幹。廉能得無嫌其振切微過乎。何松老真奇才。恨稍遠。弟言自有根據。非茫然妄發者。望之望之。

與楊扶職戶垣 壬午

言與身俱廢。古今恒軌也。天其或者救此餘黎。墾荒尚有行兆。則嗣金豈老而居總理者。必須訪求舊蹟。舊人使北直山東千餘里之間。新荒積荒。原有科原無科。皆其風。昔足到眼到之處。隨地了了。方有頭緒。便於下手。

覓得舊冊二本。并汪李二撫原疏。錄出最要者。送貯年翁所待時而採酌之。晤屯院徐年翁。便問希出與相商。渠方奉開刻條奏之命也。舊人有原任經歷趙鑑。同知腹觀象。記象開在南都。尚堪驕氣。趙鑑現居京師。可以不時呼問。開荒遺憲。僅存二人。或亦足備老馬之智耳。昨論爲弟証上考者伊誰。可指示其名。使弟心藏不忘。否。近聞甘肅按臺李桐月一疏。內譚璣及弟。雖愧不敢當。然有識者以爲與贊嘗靜院評。連成對偶。機變交至。豈亦東坡所云命居磨礱者耶。若下應在吏垣。年翁曾聞見否。所云陵競宜抑一疏。至今未得見。因言加省。學

人心事中病。與石絕格。領益。制得錄示此條。用昔韋弦之佩。感荷何如。去國之身。任人誣作。然樂溫之關。不容不自體究耳。不然。將無爲介子推之母所棄。

與黃潛巖道長 壬午十一月

士習之陵競。宜抑。豈非至言。但率旨遵覽。號曰陵競。設有恬者。處此固可遠。自而不遵耶。歸休本屬素志。何復計人言。是非惟俟大宗伯察事。上聞。卽當申昨歲之請耳。賦騎狂逞。道途梗塞。得請之日。雖不與在位者分其任。未嘗不與食祿者同其憂。須廢叙寢淨。乃得出門。第鴻冥之局。自貴蚤定。晤貴庭師相國。豫達微悰。

兼明宿憾。此番成其退。更大於成其進。遂其志。更深於送其身也。

示揆等 壬午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十八日曹使至。知本邑大稔。為可喜。然如滕邑之大。浸何闕文未遇。畢竟平昔不專心之故。怨尤何益。願禱禍淫。一家合數世看一人。合終身看目前。未可定。而寬胸長眼。乃可印天。假如天有差處。亦只盡心守義。而已。邇世無悶者。立命者也。母客致疑。母客妄議也。考選已發訪單。吾雖列名發訪。然決意不過堂。不與考矣。行止在天。亦在吾心。元旦神明之告。早信之矣。今俟事。

長沙縣志

卷四十八

文錄

七

畢上之則申昨歲之請。如當事者故牽其進。則求一南中散秩。遠則舊冬。近則新正。可抵家。所喜心境超然。無纖毫動念。信乎學之不可已。而念之不可不淡也。會試收期之說。多係揣摩。鳴遷大哥還宜早來。不論揚期遠近。多坐幾月。總屬有益。

與錢仲取 壬午

向嘗自言如此年長。如此為學。如此受知於君上。而追隨考選。心實耻之。他人未必信。吾獨裕聞之。深信之矣。去夏便已乞休。既未得遂。遠巡踰年。進過考期二番。方始入都。夏秋以來。當事競推為第一。下至班役馬卒。

皆謂從來候考者。未有若斯之柄者。淪淡也。私心固疑之。臨時當必有魔祟出焉。俄而果然。然在彼巧構敗局。相與輝映。豈知此際素懷。正未嘗少近耶。更有奇事。吏垣黃雷。昨彈文有云。接鳥程之反鉢。蕭按李桐月薦章。則云。得孔孟之真傳。長安傳為絕對。區區一人之身。數日之內。糾舉並達於至尊。適東氛告棘。帝心殷憂。姑兩寢之。設當國家閒暇。下二疏從公勸議。或誣或確。其亦一時是非得失之林也。但李公獎許。亦復太濫。聖傳何事。得敢輕言。易得云求。蕭使當之者。無愧心耳。家信已封。此事未及補入。幸勸示兒輩。稍以廣後生之。

胸襟。

示揆等 壬午十一月初四日

文錄

七

十一月初三日。決意求退。專俟察明之日。進疏。此晨今夏雲寫貼。註籍二字。而鑒荒議之旨。清晨印下。今部科當據此會議。次日早進。徐貞明書之疏。亦下。又屯院徐另來特旨。令其專議此事。似有實實典舉之兆矣。身退而言行。天下第一樂事。亦第一吉事。言行則世受其福。身退則我享其安。或者天從人願乎。擊荒二疏。俱已奉旨。今補刻。寄六冊回。劉念翁疏。列六款。真古大臣正色立朝之誼。大小臣俱為之嚴禪。然相為貞勝之機。亦伏。

於此中。社稷有靈。俾此老得安位數年。補救必多。所可惜者。惟是不明緩急。分理與事。爲二。如今日最急。只是生穀冠三事。却無片綆及之。反云。寇易乎。不足介意。意是何言也。腹心橫絕。門戶潰決。豈真欲以兩階之舞格之乎。惜乎此等真人品。而饒用不全。內外不合。沿宋儒之習。絀救時之謀。無論濂溪明道不稱。卽伊川亦不盡爾也。如高師當天啓初。便汲汲以薦引將才爲事。其明體適用。視此何如哉。救死不贖。則禮義不可治。是故政在養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故行師專在謀帥。今若兵民皆缺食。而不急議生穀。寇日逼。勢不得

與曹古遺兵垣

卷一百一十八

文錄

不戰。不得不守。又全不能戰。全不能守。而乃云此易與耳。一旦失着。其忍言之哉。見舉朝之不愛國奉公者。而心憤悶。今見此老之愛國奉公而饒急倒置。亦復悶悶。惟夾策一歸而已。意安得合內外之大儒。而與之安天下之民哉。

致徐虞求司寇

壬午

歸耕乃夙志。本無感憤。世有高賢長者。自然能信之。頃蒙台諭。是名知己。某居官居鄉者。在人耳目。造謗者無可指摘。乃河之曰奸。曰鄙。曰富生平儉於自奉也。則似鄙。家居素不請托。又連年民饑。不忍坐視其死而曲處。

之則似富。台臺向有感云。善不可爲。信哉。居今之世。使士大夫以儉樸施濟相戒。吾民尚有生理乎。奸字不知所指。聞其自喜有功於世道。想正在此字。三代之直。自存古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況今日知己之名賢。固非一耶。前者李桐月一疏。在二黃之前。二黃疏大都爲此發也。李疏亦下宰公。褒彈同時。必有一極。與日覆不肖諸告疏。卽此可斷。倘果行誼未愆。聽其以病遺山。諒愛人以德者。當如是矣。使復繫懸難助。或希量遷。或需後考。豈復有分毫耻心。亦與世之自行請乞者何異。道駕將遠。敢布腹心。

與曹古遺兵垣

壬午

方今京師單外。畿輔七郡。應做漢邊太守制。如郅都程不識。雖有將帥才者。爲之邑宰佐貳。皆聽其更置。辟召五月間。小疏曾進此說。皇上微爲採納。惜奉行者未真。今特遣年翁輩七人分行各郡。聖心似猶用此策也。州邑雖多。員其要領。總在二千石。設令屬吏能否莫辨。尚得謂之良太守乎。年翁此行。注意專在郡守。然後通察州縣。某某果稱職。某某尚堪獎勵。某某應互相更調。某某決應斥罷。卽以附近某佐貳賢者易之。此策若早行。或可無目前之氛幣。卽今着意行之。尚當有枚磨。

可以稍撫按所不堪而少慰。垂衷之焦勞也。身心切敢布其愚。同事各年翁。未及一一詳告。晤間希併及之。原疏并錄。聖諭呈覽。

致劉念臺總憲 吳未

商頌云不僭不濫。失汴貴功。豈止僭而已乎。老先生向有未及早參之悔。今幸直道未泯。言歸還章。而工垣陳仲謀一疏。尤覺詞嚴義正。足補慰長者意。中事此公忠誠壯烈。冰心鐵骨。甚類吾鄉熊兩舫。顧未知得長處。諒垣否也。徐大司寇持法不阿。遂以去位。未云不幸。聞老先生舟楫已定。未靜宜少從容。君子一身。不問在

朝在野。總繫蒼生命脉。不可不為世道加玉也。小咏錄置扇頭。請正。出山無迎賀之箋。還山有送歸之韻。先生其知之矣。

與陳仲謀工垣 吳未

初謂道駕猶止。晤言方長。今奉使遠行矣。胸中有懷。誰與賞。實誰與籌度耶。弟無端宿事羈絆。未知何日得請罷官歸林。候白旌於來春復命時。便道過寒舍。平子弟相對。仰觀白雲。俯瞰魚鳥。酌清醪。出新篇。方少舒素懷也。前日年翁壓問及陶詩。想夙昔莽慕之乎。弟於詩最愛陶。曾有陶詩衍一帙。離在平生編輯著述中。僅一小

品。然開暇披覽。甚有可悅。非遊心物外之士。不以示之年。兄行矣。念無片物可贈。特以副本供盤。與中一賞。且因陶而循見其近陶者。古今人文參差離舍。如在目前。

與陳仲謀工垣 吳未

元吳求粟百萬斛。王文正且答以具京師。今自來取元吳驚曰。朝廷有人。遂阻。今小豪營求渡河立功。此謀狡甚。吳蓋老已為其疏。當事須微文正意。令先河南蕩擊聞曹然後可信其歸命之誠也。如此答之不拂狡賊意。而可以伐其謀。年兄應立具一疏。言之。

復李映碧掌垣 吳未

祖臺真所謂道誼之愛。昔年所獻初再兩集。今獨刑垣中有之。每本俱鈐印。頃光翁兩年翁入垣。屢以相語。乃知祖臺廣善之心。與古人同其大也。惜弟未足以當之。弟舊春從陸來。請書皆未攜。今辱白論吳相公下取。不敢負其虛懷。宜以自留。庶本每各一部。送上。裝套俱無。適彰至敬。無文之意。待罪之人。未敢輕以姓名通祈為轉達。更足增重。

寄陸太峰給諫 吳未

一別三載。夢寐為勞。年翁直節已伸。孝思可慰。宇宙間幸猶存此一綫公道耳。然達數月來。似又頗異。年翁特

讀郎報得。微有感於衷否乎。近刻三種。呈教。內一種。掌
上視。此數年前成書。曾經白覽。且蒙乎定批抹者。昨秋
偶爲蔣相公所見。力主發刻。乃風波突興。微聞此書亦
有助焉。總之行止。自天非人所能與。薦糾二疏。同目下
利人謂未必無意。果爾。則弟亦可謂受知於聖明矣。
又何恤乎。人言。此外更有新臺中黃樹一疏。尤爲可哂。
年翁想亦見之。或謂弟宜一自辨者。弟觀此直醉人潑
晉何所容辨。且字內正人如劉念老。鄭玄老。張二老。諸
公無不鄙夷其人。而此外亦無一人不非笑其疏。則弟
又何必自爲較耶。春夏之交。必得南還。年翁趨朝之年。

弟方戴經而鋤。相去日遠。通問稍難。附致樓。以當話
別。

致馮景晉通州道 癸未

通城設奇。朝野歸重。郝賁老自負非嘗。還都日。深推翁
臺當今柱石也。社稷有靈。蒼生有福。生此碩臣。然向者
細觀翁臺存心論事。只一味勞費仔細耳。責能滿雲。細
能就大。想古俊傑成大功名。當亦復然。其他誇張籠罩。
臨事未必遲斤成風也。毛副將國英上書言事。天子
立召見問方略。恩禮從優。而機尚有待。使慷慨感激。遂
思一見當世名賢。翁臺試進而一詢之。或有伎倆可效。

於通。卽亦與數之京都無異。或更可因一方而樹威於
降境。稍挫。早畢。使親伺者不敢迎至。已入者
不敢久留。則翁臺之烈。豈獨固通。卽匡扶全局。皆掌握
收之矣。此誠古大臣體國奉公。不分人我之心事。翁臺
諒不迂之。此升久處奇窮。氣貌近於憔悴。顧其說筆抱
藝。倘非迂假。可隨量而試也。使駕臨飾。其能逃於伯
樂之昭乎。

與劉湛六 癸未

小袁營歸正事。王子房必有成算。身至河南受降。不聽
其北渡。因定爲河南軍屯。河北民屯。皆至當矣。此事中

原大關繫。卽天下大關繫。昨忽傳先聽其以七千人過
河北。果然否耶。此輩野心未可測。卽令今日歸命投誠。
或他日物力不足以厭其欲。兵力不足以制其命。亦資
處置。弟意堅如前說。不許還河。穩着也。或子房大略能
駕御之。聽其分渡少許。亦須特設一農。今新民盡
納兵械。銷爲鋤犁。仍派給之。使散處河南各州縣。專事
耕農。以馴其氣。而奪其所恃。庶日前不蹈危機。日後永
歸寧帖。年翁有便。試以此芻蕘之說告之。

附湛六小東

年臺殆如神矣。王子房公祖爲彼所賺。不在袁營而

在永城。英雄隕命。士馬喪亡。敵將何所恃賴乎。至。上。聞。之。亦。爲。洒。淚。慷慨。任。事。安。得。復。有。其。人。天。意。真。不。可。問。矣。年。臺。深。識。遠。慮。敵。將。目。前。作。何。收。拾。節。鉞。一。席。作。何。還。舉。幸。一。寄。示。之。以。致。於。當。事。故。服。心。以。安。海。宇。仁。人。君。子。諒。惻。然。矣。鬱。悶。之。至。飲。食。幾。廢。時。之。不。辰。胡。底。於。此。難。言。難。言。

青蔡雲怡晉撫奏

子房差跌。河北震動。祖臺乍聞。隣警。倍。應。悄悄。孔明惟謹。頃。二。字。一。生。無。失。子。房。之。失。亦。由。視。賊。太。輕。自。視。太。高。也。未。見。退。機。亦。茫。無。確。偵。惟。冀。其。飽。颺。則。爲。大。幸。

聖。俯。如。此。何。以。答。昇。平。言。之。闕。絕。弟。事。幾。關。累。月。未。知。清。楚。何。期。他。人。求。進。爲。難。乃。不。合。時。宜。之。人。求。退。亦。不。易。近。爲。陳。掌。科。科。汴。梁。叙。功。一。疏。其。中。帶。涉。一。二。語。稍。碍。當。事。而。相。忌。者。又。謂。其。爲。弟。報。復。無。端。致。疑。深。屬。無。謂。置。身。風。波。之。場。回。念。鄉。國。徒。增。喟。然。非。祖。臺。孰。諒。我。此。意。者。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九

文錄青鹿九

與姚嘉齊屯院

枉玉具見爲民之誠。方今平寇生財三大事急事。而二者又以生財爲本。生財者生穀也。生穀舍墾荒無策。墾荒舍免科無策。小議及前後諸疏序已詳言之。而徐年翁一疏尤透頂徹底。日來畿輔魯豫狂飢蹂躪荒田益多。若不速速料理。則新荒將盡變爲積荒。而課額愈失。何以裕國。何以辦賦。且墾荒又非獨爲足食而已。相度地勢。隨處用水。溝洫縱橫。旁植棗栗。數年間平糶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九

之士漸變爲險阻。寇賊所據。皆在驍騎。成此地紳生困彼長。豈不勝數十萬甲兵乎。故此事於足民爲至切。而於制寇又爲奇謀。年翁可先期題明此疏。以慰聖意。擴聖度而既廼歷後則地形水勢田數人情制度方略一一酌量而次第奏舉之。此不但救時之殊切實。百世之弘猷隱德。垂賴無窮者也。汪李疏摘錄一本并附呈。

致張二無副院

君子自樂於退性也。人樂君子之退情也。有時樂其進以安民。有時樂其退以安身。乍休目前修復形神以繫



蒼生之望。何慰如之。十三日念翁先生飄然往矣。先生向也在告。不同其犯難。因病以全君臣之復。今也予告。同其揮袂。因病以遂僚友之情。天之所以垂注其君子者。豈偶哉。此心無事。得自平日。此身無事。得自今日。聖主思深。與天侔矣。晤仲升兄。知負拂初釋道體。日即康勝。喜慰不已。未能題慰。溥言奉慰。惟一意靜養。無勞報音。

附二無復東

六年之別。再得奉教。大君子極擬朝夕追侍。發我醴雞多病。因人半載。牀褥頃荷。恩放。又將買驢南矣。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九

先生道味日深。浮言過影。何足有無。然使聖主猶寐之思。與貞臣鬱勃之藎。相求而未卽相遇。弟不暇自爲病。疾憐而大爲世道人心惜也。念翁先生去漸遠。私心猶急。望其還無已。則聯舟而談。最上。若假我以朝聞之緣。寧敢庶幾。日來眠食稍適。聖主恩深。不知所報。惟祝大君子之言。早得見施行。無論晉復。祇病夫餘息。鼓腹康衢耳。

與楊扶職戶垣

日來事機若何。年翁心緒若何。本落石出。事莫過真。士君子平生所得。自持者此也。此事勘樂完局。度非數月。

不能數月之久。謂生既苦無聊。兼復日月可惜。以弟愚見。莫若擇平日性所喜看一書。或經或史。或本朝典故。派定課程。如少年習舉業時光景。且以消日。且以益身。兩得之道。以年翁青春敏慧。乘憂患而加功。未必非後半生之大福也。感風昔厚愛。無以報。聊竭其愚。

答楊扶職 癸未

尊體初開。微恙知今已安。古人以此爲福。堂亦非勉強自解。語益動心。忍性從素。患難之時。易於得力。一切讀書求義。溫故知新。遇有會意。亦自與他所無異。慧心人能自喻之。衡局忽動。既克有定。伊誰云憎。可見天下事

幾平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三

總非人所能與也。靜言觀之。澹却人多少機心。消却世間多少客氣。

與朱勉齋宣撫

老年翁之含哀茹辛。五年於茲矣。居則廬墓。仕則子身。不繼娶。不蓄媵。專其志。養其氣。有自昔貞臣節士之所不能行者。何哉。回念太夫人泊尊年。嫂重貞殉難。感敵難忘。而爲此也。今采鉞開府矣。拜國恩以報主。痛家難以報親。不忠志之不堅。敢符在握。不忠權之不行。西苑降遊。不忠地之非便。欺歷踰紀。不忠才猷之不練。年甫強仕。不患精力之不裕。所患者。惟求賢自輔。賢士如傷。

耳求資以善謀爲本。愛士以起餉爲端。近來賦增兵減。而邊兵缺餉。每數月金安在哉。但聞餉銀解至。兵所得者十不一二。處處皆然。歲歲皆然。此弊不除。則無下手處。此弊一發。則各邊廢十餘年積與。豈可追問哉。所以相顧而莫敢告也。必先請至尊。天地之度。以開闢乎段。造中典布業。凡前此積弊。加以大救。概置勿究。從今日始。見在兵數。悉與覈實。應如舊者。足額而止。應加兵者。實募土著。按期發餉。務令絲毫皆入兵手。則士馬可練。賞罰可行。有荒土之處。可以墾治。生穀一二年間。加派可以漸減。民可安。敵可制。練台論所云。以一人

幾平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四

盡衆奸。一朝明積弊。亦何至感天威。召群怨哉。治務在得將。選將要在善謀。幕中得一真正善謀之士。然後猛將強兵有所主持。此又報君親第一要也。遠屏下問。敢布其愚。弟事漸有解意。得放歸耕。素權良足。并謝注存。

復朱勉齋宣撫

祖墓爲國除兇。爲親雪恨。刻刻不忘。遂不覺遺信。幾誠一至。於此。即在古人。豈易及哉。但屬賢報國。非小小事。雖祖墓相信之深。弟亦不敢自擅。乃爾還應先命一介。禮致幕中。與之深談二三晝夜。使彼此肝膈手。然

後薦之。可萬全而無悔。古大臣爲君爲親。義當然也。倘
意見有未同處。行止惟意酌之何如。

與曹古遺兵垣

白帥負罪頗深。未知尊師相國。竟能得所請否。左帥亦
屢目跋扈之跡。斯二人者。度皆以賀人龍自疑。理須各
賜恩宥。悉原前愆。使圖新功。自効。師相至彼之日。先遣
腹心之士。賞致往安其心。普開諭之。然後身入其營。撫
以恩信。必爭致死力矣。二帥罪戾。不無淺深。二救辭氣。
應示低昂。亦惟師相熟慮而面奏之。白帥應使隨征。左
帥定以信地。足其糧食。固圍爲功。無令得沿江遷移。縱

錢本全書

卷四十九

書牘

五

軍士侵暴。今日駕馭二帥之方略。約當如此。台兄倘謂
非謬。幸加採擇。徐以尊意自言之。無云出自鄙見也。

致劉念臺先生

讀老先生手教。知之愛之。世豈有兩哉。某無先生之道
之望。而人之欲共去也。則不後先生。然又不信其真樂
於去也。設一若不使去之機。以困之。今知其欲去也。
則又不使之得徑棄。而強以量移。豈知學人心事。必不
屑以退媒進。今便聽休。與量移而休。有何污潔低昂。彼
亦空勞心耳。方今外患日熾。內憂滋深。退乃至願。惟家
鄉亦非樂郊。主憂誰與分解。此忠誠大臣所以懷去國

之信。而凡有心者。不能無喟無承欵也。狂氛北折。聞此
時已的。台旆必宜徐徐。某倘有天幸旦夕脫樊。裕去長
安。雲子仍得追隨。十年未之宿愛。出胸中所見所疑。一
求正。何快何慰如之。若其未能歸來。日探禹穴。訂道
真。尚欲遊武夷。效晦翁卜築建陽之事。此亦風肯有志
乘今足力未甚衰。而篤爲之者。俯仰承宿。不覺及之。

附念臺復柬

老人去國百兩感。念翁兄之知我也。又惠以手書。
重之以佳咏。一唱三歎。有餘音焉。雖謫劣不能仰承。
萬一抑姑以之白勉焉。則鞭影之及也。嗟乎。道之難

幾事全書

卷四十九

書牘

六

行也久矣。不佞不敢以狼狽之資。托言病鑒。而一時
人情物態。已漸有不可知者。一科擲耳。久矣。水落石
出。而重起不了之話柄。此不過欲翁兄一去耳。翁兄
非難於去者。政恐葛藤不斷。轉成難谷之勢。且奈何
日夕念此。不禁扼腕。計有道者必有以處之。易曰。困
德之辨也。一日得解纜。攜手同行。固所願也。乃弟
刻下先告行矣。布此耿耿。欲作小詩步韻。念不欲爲
應酬之塞責。始遲之。有會而言。行以奉政也。

與任玉仲侍御

身滯於外人。於內人生。罹此何勝慘楚。昨席閣開年

翁語。知以門誼戚戚不遺。使人感惻。彌增。竊念婦人無
壺外名。然生平或有一二事。為尋常所未親者。亦不忍
因其婦人。恨不傳。謹以行略一二條。暨小詠同上。或
為達。湛翁。得仁人數言。非同汎汎。一楮一墨。世世子孫
寶而藏之。不能謾也。

與陳仲謀工垣

內子云。公實懷長悲。情難已。已。遂或短歌。昨席間聞年
翁向龔年翁語。感愴有加。謹以小詠及事實一二條奉
覽。無成有終。地道也。妻道也。然事或有昔人所未行者。
亦不忍為其婦人而渾之。蓋施濟之事。使室人越趨。雖

幾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七

男子不能獨行也。故當令後世知之。此意惟仁人知之。

附按察札

癸未二月十八日

母親去後。其無所依。日夜惟望大人南還。當今非
業征之時。大人無行道之禍。徘徊仕路。徒買異已者
之忌。以舉小人媒孽。一君子其機變之巧。豈及匪防
錢妹丈謂仕路風波。洵可畏也。大人自今決宜括囊
無舉。未能潛身。且宜守口。古人可以卷懷。正謂節榮
名。刻才華。使人不之忌。故得從容奉身而退。若於富
貴難等浮雲之試。於軍國仍深借箸之籌。人且以名
心未溢。忌欲從生。何難得遂其遺引之高哉。大易以

確乎不拔。歸之潛龍。而以憂則連之為確乎不拔之
實事。假憂世之志。苟有一毫未能連。則潛確之氣猶
浮。而未知幾之哲尚遠也。

與傅惕菴紹白道

祖產出都後。此間玄黃日盛。而疆圉之氛惡。亦七八月
於茲。內感外應。固其所也。是非慶威。無可言者。言之徒
增惋泣。如此世界。衆意巡行。造禍斯中。亦是哲人之禍。
視滾滾京塵。相去遠矣。弟自秋杪。權機誘以來。歷春涉
夏。已九閱月。居易俟命。坦坦忘情。樂祖蓋能深信之所
不能忘情者。兄輩未有一人出。而寒荆盡先朝露。萍

幾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八

踪遠。羈不得一訣。含痛無已。今決志石隱。求未聞之道。
完未竟之舊。敬未成之子。以無負餘生。天其許我乎。祖
臺政教。平於浙東。何日攀駕而西。惠茲赤子。雖總在千
里之內。然孔邇有懷。尤樂親承。亦人情也。

復魯二雲登撫

戊寅徂暑。聆玉露於敞閣。爾時一堂賓主。猶共謂白日
遲聖也。間以其隙。與白翁證世外事。幸不以為迂。而
垂賞之。此以見舉思廣益之弘度。數歷中外。韓如矣。不
啻官情如水。聽鳥可忘。不知何端。乃來增轍。自省所因。
前翁臺所云。海內謬推伯淳之故。歎以伯淳之和粹。不

容於元祐。况圭角未盡。猶步伊川。後塵者乎。學誠誠。於人何尤。求多者一二人。或已蒙。聖鑒。不敢復贅。辨黃道長仲霖三疏牽涉。不得不一分剖。亦細心平氣。不與彼相垢厲也。敬錄以質有道。舊案靜候九閱月。迄今或者將有竣局之望。遠荷注存心銘。如何近刻二種附呈。教正。多言賈罪。斯亦其一端也。夫。

復蔡雲伯晉撫

弟專候部覆下時。即請告歸。鑒此實人子至情。非敢謂時局既移。便祈新然。抵掌思自見也。然後知古之天民。蓋其心其時。亦有不得已者耶。新泰汲汲報恩。意在望

幾本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九

荒足食。可謂知本計者。但此事弊繁。只在得一真總理之大臣。在昔則周文襄。在近則汪荃原。司農之備。方可當之。求之今世。惟祖臺堪任斯事。若先以少司空履任。從容報績。民幸我福。我食國恩。哀哀世封。功伴禹禪。豈健僅田千秋富民侯而已乎。新泰聞向劉澹老言之。諒老過訪。弟敢以祖臺對。業已入告。待時則駕耳。此事雖形神並勞。然平土而兼治水。課農而兼治兵。田疇漸成。犂犂然得王公設險之勢。誠莫大之業也。懷救民之誠。者雖勞亦甘。未知斯世斯民。有此弘福否。張時雍素爲郭老所信愛。曾向弟亟稱之。別論節餞之才。敬登夾袋。

有詢及卽以轉告。書院講學。不世盛舉。聞之。不覺舞。而道德經濟文章三業。並晉使士子各從所近而入。其於育才救時。尤中肯綮。晉士何幸。民生何幸。經子詳本。從經第二番纂定。此等大業。非沈潛歲月。四五番精神手眼。不能脫案。誠恐已心一有未愜處。便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而於後世之憾。故事遲之。俟既成。當隨旌旄所及。獻之函丈。爲區心學道者。助一津梁也。掌上錄聖荒書各二冊奉覽。

與蔣一个

幾本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一

在邊屯而歲補荒地。大抵屬廢。則皆在三年五年之限者也。不別設力田科。總皆慎重名器之意。將丈二字。未知民間能以安靜未之否。翁臺爲國爲民。一腔熱腸。自能一一熟籌之。林可老已迭閱矣。

與金伯玉

許觀部覆新參疏。與原意不相符者。大約有四。原疏墾屯並官。重在開荒。而覆單言屯。一也。原疏以永不起科之祖制爲主。而覆多引典屯全書邊屯永不起科。股屯免科三年五年之說。然則今所欲開者。畿輔之荒地。皆腹而非邊也。是皆須起科者矣。二也。原疏設力田學。

正欲使文理略通之子弟。其父兄樂便而來。今覆不必另立屯學。但附籍應試。則一切入學科舉。仍非便易。三也。原疏入場。照宣遠生另編字號。量增中額。尤為鼓舞。第一要著。覆云。俟人才日盛。方請紳會加額。竊恐聞者。有河清難俟之歎。四也。據此。則原疏無一得行。惟成屯一畝。覆疏與原疏相近。而終結之以從邊開屯。則仍在邊。而非指畿輔之荒地。亦未嘗相合也。清丈二字。尤所難言。昨歲親見。敝邑清丈。胥役歡歌。村農戶泣。南北人情。或當相近。此於民生國計。既多可商。而不同處太多。恐於揆體亦稍未便。翁臺能為常事。一一商確。務從民生起見。挽救實多。但求自出。已見勿宣所從來。弟今日求退之身。凡功與名。皆不欲以身涉之。惟翁臺能信我耳。另數字答。將一個。各以片言。包括微情。恐其我相未盡。不敢盡言也。未知其能細心思。釋否。今得翁臺從原頭處。校正兩夾持。或者軍國民生。得以匡扶。此等事。直是今日中興根本。民生休戚。盛衰之大關。竊冀小臣。默默多方運用。惟天地祖宗鑒此心耳。非翁臺孰能以無我無人。無功無名。俯體而力行之者乎。切切。

復周際五
台臺實心任事。不可任屢述尊意。益知台臺又處。

心容事者也。手教慰獎。婉如之何。墾荒一事。不佞曾熟籌其本原。誠如台諭。不起科。廣事例。六字盡之矣。所云三年起科。乃指向來額內田地。近數年新墾荒者而言。然猶恐有司不信。民不敢來。若積荒田地。建須拈出。祖制永不起科四字。不可有邊腹之分。倘吝此永字。則荒亦永承而已矣。善書著議。疾呼屢能信。祖制者。未見幾人。幸而天佑國家。新奉面奏。積廣特拈此語。聖意方向。民生所賴。其在不乎。屯本宜動。用宜恩膏。白見良卓。至一切積進宿弊。則不佞原著墾荒議。與屯院徐心水疏。關發已詳。願台臺特垂採酌。大抵久於其任。率觀厥成。表衣世卦。自有酬功之典。或內召在即。則薦賢自代。以繼其事。大賢之受斯任。完斯局。立意當如是也。另補議二條。及昔年津門奏疏事宜一冊。並附歷覽。與黃濬巖道長。

部覆據云。已上十餘日。然未見下也。老寅翁如有大議。但可做新原疏。發揮事理。未須拈著部覆相左之意。今日事勢。非但墾與屯。原分二事。而墾新荒與墾積荒。尤須明辨。新荒多近水。尚易治。向來原在額課中者。然非確立免科。若干年之信。尚恐逃戶不敢來歸。積荒原不在額課之中。多遠水。勢須開河。建開築堤。結廬。豈西

北之民所能承領必確申承不起科之祖制而又多方鼓舞招徠庶幾東南巨室上農與淮揚鹽商有間風而起者蓋新荒可勸本境之流移積荒必召東南之戶口雖名一事其間情勢判不相同或疑新荒尚多拋棄何暇召墾積荒殊不知新荒使遠人任之積荒使遠人任之各事其事有何相碍若單重新荒則課額止可暫捐豈能承免東南人士孰敢越數千里而逃難必之杆粒頂無窮之糧照哉惟提出積荒名色而招之以多方寬之以歲月來者漸多積荒且開新荒自然相率說勸則不惟不相碍而且相爲助矣此實實人情事理無奈

美不令符

卷四十九

十四

尸其事者不切念民生而立意見兼且動新致好事多磨也大仁大智起而成之其德澤可勝道哉

復方仁植屯撫

下問各款亦未能詳其實以應度之納糧五十石陞一級者一年也非承納也加級僅虛名耳起科既分上中下三則就其間又各不同或因旱田水田之別或因官出本與民自出本之別未可通決之總之此類皆積套謾語無足取裁若果如其法而可闢土治田則一二十年來禾黍油油舍箱穰穰矣何草萊日甚菽粟價日高機杼滿天地乎大就能剔豁掃除之上也姑未及之嚴

任後別陳次也若因其辨說從中調停求合時宜則恐大本既失後難更正也朱子謂孟子觀其勢畫一切大政事機宜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台臺固世傳講學者請卽以今日之事爲學而實講之勸民墾荒則上下兩利分收起科則百無一成辨此便是明善信舉荒之利而力行之勿因分收起科之遊談自生疑誤守此便是誠身業已虛懷諮悉矣應明啓當事下交上交共成中孚便是信友因以通於帝心酌定教書使燦然天章畫一以布告天下職掌明而未行便便是獲上於是履任而舉行之隨其時宜而潤色之使近

美不令符

卷四十九

十四

者悅遠者來所謂民可得而治也日治功日臣道日果問一以貫之台臺今日宜力講此上不召召用中不負所果下不負今日困窮之民懇惻光明或就大丈夫一番出處若夫願之遂不遂業之完不完天也如此認定所謂至一無通葛藤俱斷矣屢荷謙光敢罄其愚以報

與錢塞菴相公

家信至知親翁用情之篤垂唁之深卽尊懷亦在哀戚中而親頌玉履申以隆莫遙聞而感與泣俱弟獨旅國門未及一拜老親媽蜜几抱耿何極生芻一束聊將遠忱惟願爲蒼生世道珍攝碩果碩膚總有天意屬焉弟

居此風波萬狀亦頗神鑒得幸無恙冰山忽傾旁附摧
折宿事可清矣而弟之矢志必退得遂與否則又有天
巧居易俟命始終無二道耳自念一身困於外室人頑
於內境遇之逆無可復加惟體貼行乎患難之事以庶
幾生於憂患之理僅免倉皇顛仆不敢謂學問之得力
不可謂非學問用力之賜也舊秋政府相約以理學特
薦扼於姻族而止今更恐因此反阻其求退安親之志
惟俟部覆一下卽具疏乞歸聆教之期或在秋杪

與錢仲取

賢壻數月之間哀兄復哀母太夫人境遇良苦此時無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他適惟有節性養身用慰嚴親此卽至孝此卽學問也
生寓長安不過率平生坦夷之意未嘗騎虎虎偏致怒
未嘗握蛇蛇噴毒而思營之猶幸風昔兢兢無事可求
姑借宿案以抑其進又欲噉人糾拿上錄一書虞老聞
笑曰是屬之也遂悟而止仲夏下旬方設謫天大局牽
陷多人衆皆慄慄而天心忽轉涉歷至此天下事豈
人之所能爲哉君子惟有循理義安天命而已矣伏事
疲求歸雖如願與否未可知然爲臣子之道當如是也
答柯楚衡司理
敝門生黃廷陽來備悉年盛精善政大約不揮風力之

仁而實行其愛人之德四教中所與除所利頗直與黃
宰白鵲並千秋矣報成在卽內召非遙以吳公治行兼
擅買生之治安爲同籍光寵非年盛難望哉弟肝衡時
艱念君民之急無言責而言又往往言人之所不言於
是人以爲非時然後言之道也苛求者一再應則亦不
得言而已矣適其二年前之本意又何怨何尤落落萍
踪恐須於家園錄竹叢中掃三徑以俟輶軒之過也雲
翰遠煩心焉銘切

寄劉念臺先生

道履言歸藜藿益因而恣采小雅所鑒良今方殆也既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克有定靡人非勝微論知天之士卽稍識人清短長事
復倚秋者亦應思豫防漸自戕翼以求善後而乃咳
口放手一旦決裂至此所傷實多豈僅曰其身敗其名
辱而已耶孽自己作群陰喪氣正類快心然深於愛國
受君之士顧獨有惻惻而悉痛者有道自知亦相喻
於無言矣時局宦態翻雲覆雨以變爲常此豈其常也
哉伊川程子語楊畏曰世事雖變某安敢愛此之謂其
常某在今華非消散公論已明然意中自有其當不欲
自論於乍無懼於久無聞故雖彈冠者衆仍甘懷寶失
時之譏明道云介於石理素定也行吾素定庶其不迷

於幾矣乎。惟侯歸國既遂安觀之事一畢。撫琴咏歌。暇
則尚擬偕一二同志。登稽山而就正焉。先生其許諸。和
年翁中流砥柱。始幾目爲戎首。今競推爲禍先。觀其信
心而發。進步寧迂。知素所得於高山景行也。

答塞菴相公

修兄至。捧讀手教。俯仰身世。不勝慨然。親媽老夫人。寢
疾。考終。事有漸。故哀而不驚。內子猝疾。忽逝。不得永訣。
驚恨兼之矣。至於宦途時局。儘能看破。焄方張。不至隨
人奪氣。毒既散。亦不敢隨人快心。長年閉關。與古聖賢
酬酢。以彼作我模範。亦以我作彼權衡。昔年定得朱子

集正三

冬月一

下

書并新成救荒策會。而一年來日用課程之外。又定得
程子書功夫已八九分。復定本朝儒統。亦有基緒。儘不
寂寞。深有味乎孟子修身見於世之旨也。惟侯處分既
定。一意求歸。松杉竹影之間。永矢勿過。此生自足。何悶
何悔乎。流氣已極。人無察者。所恃乃在天耳。良事必俟
新甲科。此吾邑新發諸公之責矣。令郎聞已安。和殊什
慰。懸此後保衛。加意天才。絕出之士。其慧性必先
用以養身。凡有泄越紛馳者。非其壽也。公願康健。願之
竊以此自慰。

答仲馭

修兄來。謫吾臂。眼食漸復。形神已調。不勝私慰。今後還
望萬分加攝。賢臂一身事。親事君。無請。但紫旂。胤。推荷
至重。前途至長。此非但導大人。心上事。亦區區心上最
弊。緊事也。不覺。宛切言之。兼其本元。推其分量。片言舉
之。曰自愛愛人。則生理長聚於身心間矣。修兄初見。甚
覺。毀。瘡。殊增。厭。感。既而父子相對。談經商道。亦彼油然
樂以解哀。族郎自娛。家食永貞。此物此志。云爾。新令必
俟。新甲科。得人與否。亦在新榜同年。亦在邑民命道。若
夫世局。真是浮雲。天怒。赫。然。泰山作冰。爲盆。成。括者。殆
此。局。止。耳。君。子。之。大。道。根。於。天。地。之。大。德。大。德。曰。生
其。欲。害。人。之。心。夫。焉。有。不。自。教。者。乎。可。憫。可。散。近。來
旨。下。甚。遠。處。分。乞。休。兩。層。事。未。知。何。時。能。畢。即。孟。夏。耕
旅。至。今。杳。然。濟。民。一。段。事。情。聞。政。府。頗。有。標。出。惟。簡。發
難。期。耳。

北學全書

冬月一

下

示擦略養 另未八月十五日

歸來時。居鄉之志已決。只可偶入城。拜望親友耳。平林
須結構小小規模。彼春秋可居。遇盛暑。欲借沈氏山堂
居之。長松磐石。綠陰流泉。殊助幽居之散。今亦今修兄
於古原。即整治書室三間。以俟。隨意。儘。得。習。靜。觀。書。少

見人。永不仕矣。若破世榮。清中超然。修見此來。雖勞費然。岑寂中父子相對。或商經史。或談民物。或話未務。著堪與。頗有所益。亦漸解哀。況今擬逐公車大隊。相與偕旋。亦無處索寞矣。吾只靜坐觀書。自不比他人懷戚戚之處。惟是歸期難定。恐究須應壬午元旦之占。人生果五行所範圍。只可以此心範圍五行耳。

附修京信 癸未七月廿七日

弟以七月十九日始抵京。靜拜見父親。悲喜交集。父親哀痛深至。談及母親。揮淚不已。今亦極意排遣。兼借著述以消解情懷。弟自初到一兩日內。將母親變

集卷全

卷四一九文錄

一九

故。次第說明。今惟泰酌程子。較對策會。且聞父親新著。至於家中之事。非問不言。不欲以此類致感傷也。初再二集。父親欲待程子書既畢。然後探研。程書非踰月不可。而弟當同下第諸公買舟而歸。則父親雖聞此。而弟胸中之蘊。無絲而吐。恐當留作家園日課矣。此時兄與弟互相左右。因茲較見。益發新知。或更有意外之貌。亦未可知。則今日之運。還未必非千秋之無憾也。但未知世運何似。客得此問。暇否。父親欲輯諸家儒書。弟初意深以為不可。今觀草稿已定十分之五。又為性所僻好。又頗藉此遺懷。與其默默而

痛傷心。不如孜孜而欣學古也。弟是以不復進言。惟書効翻閱。助稽考。少分父親之勞。此為實著耳。至於人事典則。弟終以為不必。須知天下萬世。有教不盡的人。有處不盡的事。堯舜猶病。此觀是矣。兄意以為何如。聞憲賊渡江而南。破湖廣省城。屠戮甚慘。又入江西袁州。破新淦。吾鄉恐未得安枕。父親已決鄉居之計矣。平林幽鄉。而外四弟五弟各宜覓一深僻之所。以兩三年之力。經營收拾。之大專使鄉農少此大家不得。而吾居於其間。便是亂世之樂郊矣。父親以家中事多。旅中亦頗能自遣。命弟於八月下旬南歸。

集卷全

卷四一九文錄

二

十月半前。可抵家矣。弟在得中。不見一人。不出門庭。一步十九日。蚤素衣冠而入城。行於遺跡。心殊懷怛。今惟晨夕待笑言。商擬義。即仲謙謝公亦未之見也。一字致仲家。給知其意。極極懷快。以新開耳。答袁世兄。今親翁顧公來。得讀世兄手教。區區鄙見。已悉面告之。顧公所謂上報君恩。下光臣業。近慰朝士。遠救蒼生。只是解舊疑。任實事。兩者足以包之。此真正道理。亦即真正謀算。所謂解舊疑者。知呂申公矣。簡薦范希文之類是也。所謂任實事者。如生五破靖。平流寇。向家

常事不認真講求。今專於此三事著精神。務提挈中外之群才。使悉忘閒是閒非。而併力分圖此三事是也。老師若能轉移此機括。則天地祖宗實式靈之舉無之士。皆仰望之一昭雪。一出山有不足言者矣。合此而別圖。則愚誠之所塞也。世兄以爲何如。

與熊魚山

天定勝人。及勝矣。而其間培養猶多不測。意者化工有心。毋俾司灌溉者獲尸其德乎。未厚。吾生庸玉於成。君子知所以順受之矣。兼旬以來。作何功課。弟自會年集。定高忠憲王文成二書後。又輯得朱子語類。情原本在。

楚金書

卷四十九

三

吾撫崇雲老處。此間無之。近又集得程子詳本。方在繕。不惟爲後學計。日間功課。實覺時時有會心處。以此自忌其困頓。悅理義而酬酢古人。不以爲寥寂也。翁蓋有意於此一探討乎。其意味較實於禪宗。而又深於世務。何時晤對。相爲賞之。世俗慰言。無庸復進於達士之前矣。

答熊魚山

入門與立志不同。入門機游夏之殊科。舟車之異。志則必期於道。猶登舟車者必赴長安也。豈容有異哉。入手功夫。豈惟游夏。卽曾與顏。亦不能不少異矣。惟其

擇中庸依中庸則同。若夫自得。全視見在素貧賤素患難。心不動上也。或稍動而旋安。亦其次之。初召之也。無愧。今若之也。得宜。非其實體貼。孰與於此。

與熊魚山

程子書有刪未盡處。翁蓋片言而獲我心。其間約有二端。一是不確當者。一是不關切者。私衷自以其未確而猶恐終確。以其欠切而或又關切。與遇而去之。事遇而存之。畢竟胸中精義未到。遂於權衡有疎。姑以慎重補之。亦不得已之中策也。樂冊尚存白覽。凡覺可去者。所卽於眉端細批數字。然後發過。弟再加潛玩。務無遺憾。

楚金書

卷四十九

三

後熊魚山

台諭甚高。簡端所批。甚有微妙處。獨行所見。不瞻顧。先刪訂手眼。委應爾爾。弟意直恐所存太少。使讀者反難割捨。原集則又仍費後學搜閱耳目。故寧稍多之。今於台見所應去內。更酌其無關係的。非正當者刪之。以此抄爲第四精。而從容訂定。歷真務無遺憾。然後梓布。爲至快之舉。弟平生著述。及訂輯儒先諸書。不敢求人作序。恐其一時未悉愚見。又未知數十年體貼功夫。說不著痛痒。雄徒譽亦增汗耳。若真學問人。又將本書體勘過一番。得失同異。如各談屋中事。雖所見小有參

差正復何碍。今特求老先生撰一弁言冠之篇端。卽并述台見欲設詳要二本竝行。而弟姑守其詳本之意。使此段意思議論後人已得默領之。亦何異無言之放耶。

附魚山來柬

先生嘗云意思所到。與伊川囑翁默符者甚多。與明道則少有重複。足徵血性較然不欺。故弟輒敢忘其管小。於來冊妄有存去。然亦未遑細訂。且於當存者○之稍次則△之應去則丁之如是而已矣。先生若以爲無當。便請束閣。如萬有一當也。則弟尚有說於此。朱子所集全書散而無統。先生是編殊有功兩夫。

吳正全書

朱子一尤書文

三

子又其所錄詳。可使後學無玄殊之恨。庚當梓行。題曰詳本。另以今所標○△者爲一冊。題曰要書。如

國朝羅近溪先生語要二本。卽與全錄竝行。共爲一函。殊稱人意。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不患無相賞者。惟高明之所擇。不敢必也。倘不以鄙言爲謬。展仍當彈一月功。與先生相商妥確。庶幾與天下共之無憾耳。

復蔡雲怡首撫

泰關失守。尙會隨演。兼聞三邊亦已挫勦。今卽遣總制設監軍。未論下手且無從進步。目今惟有急保三晉一著。最爲切要。而舉朝少籌及之者。惟一新科胡縉穎名。

全才。隱懷懇切。竝進二疏。雖有打算。有方略。非漫以氣勝未知。聖明肯起用否。晉事必倣古。清鎮意一切兵馬錢糧。得自調度。文武人才。得自辟置。百凡以晉供晉。而人才則不妨廣羅。以保晉。如此乃可。澤右情於萬全。今當事亦隱隱有此議。以之命題立課。而未見施行也。晉中專界大賢。固是得人。若楚若漢若蜀。在在選豪傑。居之方見此法之善。若界非其人。後又將歸咎於法矣。祖臺冰心五德。舉朝共孚。惟邇來有謂慎重稍過。又寓意經文。此皆無識者之談。真可一釐。然所幸一小事。未遑若程子書。此詩已梓成。置三立院中。不又爲迂闊一

吳正全書

朱子一尤書文

三

案耶。居今之世。軒事洵亦難作也。原本有梗。幸察回爲慰。

答朱勉齋宣撫

蔡未

上谷餉缺。至此真難措手。目前惟有民信一著。可免庚癸之呼。爲日久計。則惟屯壘一著。又未知貴治地形民情。若何果得曠土。否有水泉。可引否。人情可故舞否。稍知此事者。舊冬有南中二人。因下第已還鄉矣。將才惟袁幻生近之。然於募資最宜。於專閫未盡善。謀慮多可採。而未必能取人。因其久習參禪。好論翻駁。他人開一口必故爲翻一層。此習氣施之用兵。亦是一病。祖臺

向者過信而專厲。曾未允俞。近者哥撫仍咨部欲得其
故人。似亦實至各得其所之道也。大刻捧讀神領謹謝
教弟事尚未蒙處。且聞當事意謂弟欲掃除東林者。故
加苛求。可發一笑。未知何日得解此疑團也。小刻共三
種附呈清覽。

致唐慈菴邑尊 奏末

民之隱固不可勝窮者也。盡吾民者。此心思使例亦日
新而月生。是以言者度之於數千里之外。制之以數年
前之局。往往彼密我疎。彼鮮我腐。惟是大腔廓則久而
不變。執要可以御煩。與夫目前一二事之大機宜。太利

幾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主

寄一勞可以永逸。此則有可善度。有可處分。少以佐神
君一揀酌耳。聊據近思。臆列二端。當道左之芹獻。
一編審里役。最為重事。關係民生十年安危。前冊南北
運輕重品格民情稍平。今因署篆難於執持。遂多轉
動。且因田多者大半寄入官戶。不得已遂略做嘉秀
兩邑訪殷實戶充役之法。倘復失真。經以貨產兩少
之人。代大戶當換。則不平彌甚矣。今冊除十五十六
兩年已定外。自十七年為始。尚有八年田既難開。費
復無憑。不如挨區挨甲。逐日編審。出至公至斷。以定
之。使各區里遞互相指證。某某見在實有田若干。雖

幾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主

標。一古稱吏畏民懷。必使新設職。於舊有律例。行於衆。
大約積習老舊。藝文以陰中民。虎步龍行。素嫌以陽
盛民。難奸之法。初無定。自有神明。制禁刑惟嚴禁
其白彼。每奉。下。只許正。一人。一人。如事
關重大緊急。或路在三十里外。許情。明。批在票上。
特加。推。給一人。只使人數少。別氣。隨。自。城。又各鄉張
掛告示。凡有。橫。索。搶。捉。難。犬。什物者。以。盜。論。安民之
方。思。過。半。矣。
與施四明副院 奏末

久尋老先生至愛。因一年來非候議卽候旨。未嘗衰公服出門晉謁一客。如台臺連尊。又非敢燕服登堂者。心雖翹切。迹遂邈疎。蓋自念臺先生行後。塊然獨坐斗室者七八月於茲矣。未知何日遂歸耕之願。超此風塵。世局也。新按臺任公祖昨見顧云。前曾懇老先生指示。全浙民隱。業蒙允許。來月初旬。卽擬脂車。特托奉求。其意極胞切。欲自貴府而兼及他郡之民間利病。自縣令以及司理藩臬之職掌。各指其最大最切者一二條。奉爲司南。惟台臺接冗勞神。不虛其所望。致任玉仲按臺。癸未。

兩月以來。乾斷再奮。人以爲除慙懣。無前之快舉。然仰體聖衷。豈願有此。蓋亦萬不得已而施之。預見此者。當憫默驚。不忍踴躍稱快也。台心謂然否乎。彼邑新選詹父母。有憂時之心。有長民之德。仲春度可抵任。舊夏幸辨黃仲孫疏。以訓誣爲因。實以欲廣同善爲願。區區愚忱。姑竭於吾君之前耳。不期天心仁覆。越半載。忽降德音。若深致念於薄游孤獎。而欲替其車者。下餘芹曝。敢擬聯翰。而慙欽天言。有驗宋帝得雨。非四方懷黎之千載一時者哉。邑丞署篆。恐未敢肩茲鴻鉅。應俟新幸下車。爲發軔首政。蓋此舉非關一二人。關桑梓。

百千無告。又可因而推之遠近。又可漸而傳諸久長。須下之申詳。得體得情。然後上之入告也。有報有據。弟亦既以始末大意。述之新父母矣。總憲公以奉旨。時浙撫宋定。故容大專送祖臺。申詳至日。或專題或會稿。自有宏裁也。弟候命累月。餐食經衡。聊堪自娛。何日言旋里門。拜聆至教。示撥脩等。癸未十二月廿五日。

廿三日奉旨陳著降一級調用。送報者至。見之。不可言。我之聞降。視他人之聞陞。其不啻也。天之成。就人如此。可不盛德益修。業以報帝天之恩乎。今歲幸全書。卷四十九。文編。當事者有無限說數。引我進取。我至意已定。不衷忘知。已之感。不敢受意外之提。舉世自明我爲臣之心。我自盡我爲子之道。古人不見是而先岡。况今見是乎。銓部已許補南監丞。大約只在正月杪。及二月初旬。惟可登舟矣。先靈屢動之悲。室人撫棺之慟。父子祖孫相見之歡。其暮春乎。壬午元筮。確乎不爽。事皆前定。營義安處。惟平林古原兩處。須各有書室二間。爲吾閑居著述之所。此爲適意。一切城市應酬。願欲省節之一歲之間。村野居其八九。乃投閑怡老之本也。興言及此。中心適然。歲幸全書卷之四十九終。

式亭金書卷之五十

文錄書庚十

與錢仲駿 外未

賢皆體中想益佳健。某靜處長安。閉戶著書。與山林無殊。惟親宿暴露。室人限推。每一念至。不能奮飛。如處分疏。歲杪沈悶。燈夕後。定拜疏求致也。壬午元旦。親筵歸。期三年克之。儼如面命。今茲所處。良亦應莫哉。非平生少有一月間。天怒再行。擊斷罔有。高下冰山。應時消滅。想高明必深感歎。時事可虞。莫甚流寇。獻真書殺禍被

其正金書

卷五十一 文錄

民生。闕假不嗜殺。憂在社稷。須開獻破吉安。稱奉李公。子令。亦不殺一人。總憲家屬。安全無患。則其憂方更大也。新父母雖未深交。其人真素而有涇渭。志在安民。弭變似足。幸推桑得入。呂涇野先生有云。士大夫居家。須得同志二三人。方好幹事業。旨哉斯言。家鄉亦自有事。業可發。與暢於四支同意。不專居官也。仲取讀禮年餘。想未免有踴涼之感。生今林棲不遠。子一亦有省親之志。歸來相與盤桓。而以尊大人主持其上。諸凡善業。不難為矣。小民心固。便足以寧家。而同志朝夕談叙。切磋。此身此心。亦覺鼓舞。有所安頓。更於養生之道。為有助。

仲取聞此。必迫然豫懼於懷。

與夏緩公舊長樂

老年翁清標惠蹟。八閩第一。浙銓一席。首推以待。不虞風水阻零。感深季路。遂少稽人倫之繼也。弟暮年一第。忘情世榮。惟日孜孜。恐人生大事。不得究竟。自辛巳倖滿。其疏求致。明倫不許。勉復趨朝。而機關迭興。幾使星移斗換。所賴日月光華。終歸有定。然而遐思早決。不復隨世局推遷。北而南。南而隱。願從畎畝中靜觀老年翁雲霄事業。俯慰交知耳。國事孔棘。家鄉漸有震驚。惟願無事時。勿立法制以擾之。鄙事則共拯饑貧。

其正金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使有生路。使風昔好亂望賦之心。轉為親上固守之心。即貴賤賢愚。可同免於大劫也。大仁人素所同心。不覺及之。
與黃石齋宮詹
六年間升沈險夷。無限變態。初聞老先生之罹禍也。深憂之。既而天佑清軍。非惟免耳。又益榮焉。世道之幸何如也。然老先生所以居此。至審莫淡而不有。緩而不迫。雖欲借我為名。高弗得也。雖欲引我為知己。非受也。迫今則機勢渙然。然午矣。德心靜照。可以彈冠乎。猶然枕石於仙山乎。某涉履風濤。種種意外。手援無人。每至峻

急處則 天心自爲保定。蓋信人生所恃。惟有一心。惟有一天。心不負天。則天不負心也。惟台臺其心。訂之小疏。及掌上視共三冊。附政。此書著於丁丑之冬。當日錄本法眼早見。壬午偶見。賞於八公先生。爲之發梓。而忌者。饒於當事。謂專刺時。一何鄙也。論久事定。形銷影除。特因老先生昔曾寓目。惜不起。饒者與信。饒者點破其。述亦當惘然耳。敝同年林非齋。當世有心有眼人也。衡文粵東。道經梓里。求就正於宗匠。風鄣之便。教詢履祥。

寄沈芳揚鈞部

有三要。曰潔已。曰知人。曰清靜。潔已。在易。素性優爲。然

矣。全集

卷三十一

二

特宜一洗近口之套。以標求之。知人最難。惟公生明。大則擇賢者而訪之。大則於除授。授之際。酌立良法。以劑量而鼓舞之。清弊亦難。先以至誠訓誡。而感動之。大則竭心思以清理之。大則審耳目以防閑之。再有犯者。嚴威以懲之。

又托金伯玉轉達

爲念臺魚山鹿友三君子

所稍拙者。幹濟而素履清慎。研心理義。近於古所謂論道之臣。昔日有王佐無欲一語。傳播長安。奸邪開。恨之入骨。其初特惜之以收人望耳。意在發奸。而舉動殊失。其當始則懷古人。不密失身之戒。而妄用之。既則攝

於群奸。含吐未盡。疑其孤忠。自陷於罪。誠可憫矣。原此一人。作衆人敢言之氣。使大奸大貪。猶知所忌。憚。舊曾撫彼。恩威風著。其才原有過人者。况使遇感恩。必將有忘身之報乎。此與用他人臨敵。易將之局。又異。

答成玄升兵部

未

近來 旨下概。恐尊疏尚須少待。一二月間得之。已爲慶矣。弟就有半載。始下。翁台論學。求自信。誠哉言乎。至云世多偽士。此語亦願翁未勿向他人道。道此即群起而疑。且慎之。惟願默察真士。與之學問。相長。行誼相磨。即人物誠有真贋。相與者。陶自然。因友取友。可得真

集平全書

卷五十五

四

士而群疑。直置之浮雲矣。自考考人。無過實行。實行無過居鄉。居官。廉淡則真。慈惠則真。從君民起念。則真。恬退無競。則真。從此觀。蘇察安。莫彼退者。一切恃傍。行不掩言。皆於學問世道。邀如萬里。執此以往。真是安樂法。照膽鏡也。有畏於照膽鏡。故疑之。鏡則何疑之有。翁丈至誠告我。其敢不以至誠復翁丈。

寄黃如千淮撫

老年臺誠心正氣。向賦擬爲 國家重臣。壬午春仲。台旌枉及。聆教之下。旋幸淮西要地。發祥所基。得此碩人。南北之福也。弟兩年處風濤中。澎湃之勢。幾不可測。

若非天定勝人。則人力直無可如何矣。今則不必言。亦不忍復言。惟仁智自能默茹之。近刻二冊附政。其掌上錄一種。卽風濤所繇播也。法目一覽。此果爲世邊之書乎。抑誤彼一二人之書乎。可笑可歎。次陷雖脫。愚拙之才。自宜閑散。乃在郤意。閑散猶爲多也。直欲隱居春暮。定擬南還。尙圖專謁。

與劉湛六

大司馬新任。方抱憂思。言大計。此時可進。除保督外。又有二要。著一日收用李穡生。此人忠勇功勞衆所共稔。家道盡破。二子遇害。因閣督薦。乃僅授一司務。而貪

義平全書

卷五十一

六

人勒索其重賄。竟不許其到任。而備差以出之。今應陞爲主事。立取回京。可以備詢邊情。細商兵計。又胸中有結納智勇之士。爲益良多。且一方有急。則最危最險之邊道。亦所堪任。一日東南大將。陸邊之比。已經南樞史道老特薦。下部覆核。此人智勇俱備。爲東南湖海間俊傑所宗。亦用一人而可得數十百人。之益者。應直授總兵。使專任防江。聽南樞調度。必有相得益章之美。

答劉湛六

游詢晉事。暮歸躊躇。其在晉者。已聞有曲沃祝師之信矣。如此。則呼應必靈。晉撫若能出奇。殲其已渡之兵。方

是轉敗爲功妙手。此須探與撫協志密圖。未可懸揣。終不謂無可圖之機也。爲鞏固神京。則責在保撫。爲河北。慮責在豫撫。今且未任。其以按君晉撫乎。兩省各察州縣宜設防隘口。總數錄上。其各口形勢名號。想各縣令能自諳之。不煩屑屑詳開。中樞只以此大旨分派二撫。或亦可美。

山西與河南交界。凡五州縣。應勅豫撫速急戒諭各守今繁防隘口。

一澤州與河內修武通者五口

一陵川縣與武輝縣林縣通者四口

義平全書

卷五十一

六

一臺開縣與林縣通者一口

一黎城其涉縣通者六口

一平順縣與林縣涉縣通者五大口十小口

山西與北直交界。凡三縣。應勅保撫速急戒諭各縣今繁防隘口。

一孟縣與平山縣通者大小十六口

一五臺縣與平山縣通者大小二十口

一黎時縣與阜平縣又大同府靈丘縣通者二口

示探修等

吾苦爲虛名所累。思者欲中以擬。而相知愛者。又欲強

以所難不早決隱憂殊非善事。頃倪司農罷奉旨令各舉心計大臣而還。即沈自彰遠首舉。其堪驚駭及訪外論。則又有劉湛六林任先亦同之。如此光景。大可慮也。楊康侯東附回。見人情因乏才之故。謬相擬議。乃爾遷思愈益常堅也。初八日已題南監丞矣。初九日忽有宣撫朱勉齋一疏。又同京中諸公意見。以心計專為幸。早聞之。托金伯玉力阻。得不。上想南歸有積也。總之時事所最重者兵餉。因求此二種人才。亂擬亂推。殊屬可駭。即何黃如格以廷許家居。亦推及之。上總未之許也。十二月二十日。閣寇已自秦渡晉。京師頗震。關外

焚軍全書
卷五十一
書文廣錄

有警信。德元宵燈市。貴人歡宴如常。祀人空憂。怡堂者衆。可加之何。

致蔡雪怡晉撫
甲申

續到塘報。知寇勢益積。白偏遭省城。固推本計矣。今日至要在固人心。固人心專在足餉。足餉有何他法。惟速啓賢王大發積儲。給三單月糧。皆向來屢欠。亦須代朝廷總補之。蓋積玩之後。非有意外之施。不足轉積其心志也。再發積累。察城中無食。無及貧民。悉與口積。使充登陣之數。則民心亦踴躍矣。兵民俱固。保無內憂。於是。可以乘間設奇。此皆在賢王心手間也。李同說平原。

君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正其類平。以此運說。必能動聽。

答王玉銘戶部
甲申正月

榮發毫無寸申。迄今耿耿。兩運藉平宏才。時艱獲濟。寬宵肝之憂。亦盡臣自展之會也。時李孔丞。非武候汾陽。不能濟。然何可易言。但使大小臣工。各竭其心思。以共勸國事。即武候汾陽後出矣。門下公誠體國。幹理優長。正方今所急藉。後顧勉圖建樹。毋讓古人。不佞已於新正八日。題補南監丞矣。藉此歸營先宅。頗慰素懷。專俟命下。卽南旋也。時後治疫。方今不可用。此方隨運。

焚軍全書
卷五十一
書文廣錄

氣更換。戊癸化火。故前方以資運為君。今年甲已化土。又別是一理矣。索得全方寄上。以申仁人救民德意。土風塞上珍珠。分甘遠錫。拜登為佩。

與胡韜穎進士

晉警聞徐陳尚智兵叛。非真寇沒也。宜急下一令。誅其部下將士。必有泉尚智之頭。以希代者矣。蓋兵所以飯止。因缺餉太久。實實無衣無食。今已擄掠數州郡。展各羅金。忽得此反正之路。人人忻然。極其私願。父母妻子。皆在晉中。何苦舍而他流。靖亂之運。不外人皆也。願。

明公連啓當事。疾馳入太原。與蔡公祖力至此策。遲則恐生他變。未易遽定耳。

與楊扶巖 甲申正月

魚山執爰往浙中矣。因得會其尊後。又與東南學者談論。其亦困之亨。蹇之悅。損之益乎。弟以月初出門。從舟而濟。春春可拜先靈。無以室一慰。於今息息豫存之也。東山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乃今知之。年翁何日超然。鴻飛每以爲念。年翁心寂。眼光無忝。世間英雋。經茲煥煉。能善承領。則益精神。春秋方富。豈肯受人料耶。弟年六旬。老矣。強壯以後。始知改過。今猶日不暇給。願

幾正全書

卷五十一 文辭

力

與年翁共勉之。慰人屢奉。溫旨。可慰特甚。浙募一事。想聚必有高見。

致姜燕及少宰 甲申四月

往者晤貴門生丘鞠老。實深仰止。嗣後每聞老先生獎與後進。齒牙餘芬。時或及之。數載以來。老先生尚稽擇日。而某所處無晷。無夕。非風濤澎湃。惟恃廉潔式於古訓。不敢得罪於天。天定勝人。終免大咎。從是當益堅其爲善之志。以無負大仁人揚誦而已。聖主恩深。薄錫舊京。衆情皆爲某喜。鄉間非遠。差足養病。豈知辱獎已極。較諸辛已乞休之年。又倍狼狽。日惟僵卧荒郊。不能

晤謁一親知。况尚堪服官哉。後聽老先生俯體微誠。代爲題請。俾得遂首丘之願。倘殘喘因此少延。莫非弘賜也。某素性樸愚。萬不作違心語。况仰對至誠長者。又敢以違心之詞相賈耶。割什事役封上。

與熊魚山

自仲春朔分袂出都。知台駕迅速。早對西湖山色矣。弟數奇。歸水至臨清而復返。從德州改陸。間關萬狀。幾於夜行畫伏。終不免暴客之攫奪也。幸貧官無長物。掠去衣服。暖耳數事而已。程子詳本。凡經禽臺尋味處。又加繙繹。比舊更覺愜意。尊議多所補入。而於凡例內特增

幾正全書

卷五十一 文辭

一

一條。專言此意。不敢預禽臺一段苦心也。今以首冊光附呈覽。久客初歸。未能趨晤。命仲兒修恭謁臺端。近刻數種。并求教益。微芹少脩。行厨萬母見外。公冗稍暇。能過我於鄉邸。對榻訂古人書。平野景松風。粗茶淡飯。爲一二月之遊。傳之異時。亦勝會也。

附魚山後東

士好學樂善。無一息置。至憂如禽臺。亦云足矣。求之者顧無已極。可不爲世道歎。然東南半壁。得借仁賢緒論。爲桑牖之資。未始非斯人厚慶也。弟鼎俎之餘。感高義置諸懷抱。夢寐不能。而茲測之言。後承

巷季。至不瘳。疲其腕力。取脫竹而破之。卽此一事。可謂古今人我一齊捐放。更服膺不輟矣。

復詹愷卷 甲申四月廿三日

善會事。屢煩恤民至意。又欲推廣之於仙鄉。何幸何幸。刻錄先備八冊。送存台几。別論弟亦微聞之。老父母賢直爲民與世間專著精神於局面世情。而視民隱爲末務者。不啻河漢。在治弟實欲爲近道。而他人或以爲遠。時此亦舉世膏肓之疾矣。白臺但堅我至誠。并稍加密於防簡。久當徧服。昔者子產初政。民猶訾之。況於今日。子一議論。都從百姓起見。白論片言。衆挾其真。世未有

幾本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一

爲民發言而過。尤未有爲民聽言而催者。然則必不見民生。乃爲中道耶。亦在自信於心而已。

與詹愷卷 五月初二日

卧病僻野。尙期少蘇。乃世事驚心。轉復加劇。腹病廢食。徹曉不寐。不知何日能再拜台光。似未可必得矣。目今稍爲安定。人心計惟在少准詞。緩催科。清理獄犯。其不甚關要者。悉聽保釋。蓋鄉兵之餉。護鑰鎖之防。加色笑於芹宮而已。首言少准詞者。蓋恐民間有迫切事情。或來叩額。又不得不體察故也。伊川論學云。只有可省。更無可添。今日論安民之道。似之病甚。語無論次。希恕。

致吳人撫道專

至痛之國變。不真。有至怪之人心乘之。而種種又多倡自鄉邑。若普天所辦踊欲絕者。顧奸宄快意。雄行之一會也。非我祖盡威愛時宜。孰得化槍攘爲牧掌。復斯舊觀者乎。治弟目擊危亂。權宜以濟。亦因無事時。恒有小惠及人。故多事時。可以擴而充之。總與心之精微。漠不相涉。顧頌下頌而上。獎從滋之愧。至讀學哀云。特其餘事。則真以學問人遇我。不覺相視而莫逆矣。頃敝邑諸紳爲程總練。有公啓奉。讀中列弟名。竊然未知所繇。以愚度之。總練之職。專在緝盜。盜莫盛於敝邑。故邑之盜

幾本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十二

莫盛於張涇。滙一駭。而大首迄今通誅。或者祖臺憫念東南。深察時要。以此職掌貴之。總練故欲呼而雷授。以方略。厥果爾。則姑弛其前期。課以後效。實此方至急之務。尤東南數千里。校本涇源之功。弟久病未能祇謁。清光又不放。輕通隻字。此番懇奏。正如陶淵明所謂因事順心。冀爲鄉邦善後。非爲總練乞憐。想祖臺鼓舞鞭策之下。其猶堪備驅使乎。則除患戍材。一舉兼得。化工之搏挽。不啻矣。致徐處承總憲昨聞糧里自郡中歸者云。左公祖提比十四年分輕資

批迴頗嚴切。此項久徵在官。解過藩司。徵庫收爲。其批迴至今未發者。因藩司高索。里民情費所致。然欲知錢糧已清未清。似不必專重批迴。卽例不容不據此爲驗。而曲察其所以遲延之故。似亦可直催藩司。令其明報。彼終不能以民間已完者爲未完。則批迴可立致而致。郡民生省錢財。省往返省。展佈省。故披。可普仁朝之新德。可動開卷之。龍吟。可清房科之積勳。上臺一舉而數善備。老先生一言而衆福臻。不知可爲千里民窮特披金玉否。然此事從鄉民口得之。心中測。則不忍不一聞於仁人。倘其令已弛。此後不披。嚴比星。催亦聽仁人更確訪而酌言之也。

卷五十一

文錄

十三

致劉念菴先生
先生道與位皆大臣矣。位則與國同其休戚。道則一進一退之間。海內瞻焉。後世擬焉。頃者先帝大威先生固不得不出今。新至在御。舉朝應以報大誓復弘業爲第一事。而其他方隅。情而恩。隙苞。宜諸積習。迅掃一空。方立得中興。眼。果爾。廟社。厚幸。蒼生。厚幸。若猶未也。未審先生格心功夫。從何起手。從何致效。姑與委蛇。忍拂素心。速復拂衣。須存國體。痛嘗爲先生思之。既出之後。去而久速。欲歸至當。頗覺非易。諒先生於出山時。

成竹早具。旁觀者識。素猶疎。未能仰探淵與耳。幸先生深念之。因以徵指。教之。循理之實。經世之識。具存乎此。如某者平生學道。自首未聞。贊屏病多。萬萬不堪。世用先生語一二當路。幸爲申此。模誠。俾全晚節。以終餘生。此情此德。何日忘之。

與謝震生

年餘以來。翻變遂至此。今日朝廷之上。惟應以報警雪恥爲志。以恢復祖業爲事。以感動斯民爲本。以識拔真才爲用。其餘一切。盡應掃除。乃聞積習已深。熟處難忘。則旁觀者且無從開口。而況云下手處也。宗伯公不謀之合。豈不銘心。自願屏贊微才。無當世用。與其出而展。無寧靜以自全。此甘心隱避之所從來也。

與陳仲謀

令郎長公過舍。適值國變。所在人心惶惶。而敝邑獨甚。致邑之士。子尤甚。長公見此光景。信宿解維。弟亦不能強留也。越月再會於郡城。述南都事情甚悉。吾輩遐思。當益堅矣。但他人求進難。吾輩求退亦不易。要之進不可求。退不妨求。至誠與委蛇。兼濟定可得也。然在年兄見居官路。邪正互爭。古來常局。猶有可出。在弟則彼其之子。方疑其熱中。畏其多算。與素性之至。談至機者。恰

恰相反。察諸隱微。事過。又正相成。永矢勿諶。弟今日之謂矣。今親孫公祖。豈弟與誠。與前人反若者。弟告在玉老云。惟不以司理氣格爲司理者。乃真司理矣。玉老以爲知言。

與熊魚山

近來北信如彼。而此間應著如此。此果何意。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究竟如何。天下事到此。極難措乎。至誠竭才。猶虞變幻。叵測。況可以微機小術應之乎。連日讀李伯紀集。恨當日有此人。而不醫其用。千秋上下。世變相類。恩平伊人。未知誰屬也。翁臺近日讀禮之際。靜坐乎。

義亭全書

卷五十五

主

既他書乎。爾接當世人才乎。有得勿靳。弟近爲當事者。量我似有引之出山之意。然弟自分始終一不合。時宜之人。時局果改。此心不改。時局未嘗改。此心安從。改哉。世亦宜爾身亦宜爾。察懷而涉波。何如。鴻其以斷。慕他人。猶以世情相慰勸。翁臺真知我者。必堅我矣。

與李映碧掌垣

亘古未有之奇變。吾儕何不幸而親觀之。喪魄斷魂。淚盡繼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日人心。宜有一番大灑。濕大振。醒若之何其世新而心傳也。弟危禍之餘。驚哀之餘。病頓之餘。棄處庸人已矣。勿復陳矣。老公福天挺。

俊饒。臣輸恥民。正在此時。古人所謂行其道。行其言。無尊卑也。貴門人魏學謙。固平生自矢。不肯負師門者。頃因就死。輪月。傳番多方。然即就形迹論。獨死於衆不死之日。謂不得列於无咎。普補之義乎。既已不欠一死矣。設復苛求。將置終不死者於何地。

與章格巷都諫

時變至此。何天可呼。即天有心。應人之呼。亦須人心自轉。而後可以泣血號穹。轉回帝聽也。令聞辰軸移南。群情猶北。欲從此際。助勸之力。必得誠與才合者。然後堪之。非我年翁其誰望。然亦難言之矣。非壁立千仞。

義亭全書

卷五十五

上

不足以砥柱中流。鋒鏖微露。又恐爭於懷密成幾之義。於大臣。每與頃長源中立。於大儒。每致思伯淳伯安。若矣。敬典伯紀。非不醇臣。鉅才。猶似質直居多。故當時不得盡其用也。老年翁時時晤念臺先生。必相與參訂。及此弟病患餘生。伏復之志。已銷。仰噴之鳴。長絕。老年翁風昔見知。必能信其機衷。保其晚節。凡遇當事及相知者。祈爲餘道此意。弟所力懇於念臺先生者。亦此而已。魏庶嘗遇死。旬餘。鄉人因而道。然萬事不逃一真。只須片言定之。曰不死。罪不可貸。已死。更何多求。挺古曾有以死爲罪者乎。老年翁居心如秤。折衷盈廷。必有中。

逝在矣。天下之清。半賴清操。半賴清議。兼斯二者。非公而誰。

致顧瑞屏宗伯

世事日非。舉朝之心。如醉如夢。喚之莫醒。竟致大變。先帝殉義。二十餘臣殉忠而已矣。老先生遂繼舊忠。早謚新忠。敬發豈小哉。某之爲人。老先生所素曉。道不能逢。世才不足救時。此猶論其平生也。而柳質先秋。殊非松姿耐霜之匹。衰病相尋。辛已夏。已曾具疏乞休矣。在蔣至。於今日風波憂長。殆無生理。豈堪復入朝班乎。不虞老先生過加獎許。荷充屬員。人非木石。豈忘知已。然

幾本全書

卷之一 書文錄

士之所爲。伸於知已者。有二。筋力猶堪。以勞酬遇。一也。自度疲憊。退全晚節。又一也。君子之成人者。亦有二度。其所能。使得自展以効於朝。一也。知其心。信其言。不強使之至於決裂。又一也。厥義惟均。而總之後。深於前。某今以至誠呈控。願老先生以至誠諒之。還朝在即。懇轉致李公。卽與賜題。聽遂休致。此之知我成我。豈直如一歲三遷而已哉。前者從祀追謚。議已托水修送上。未知有當大匠繩墨否。

答葉水修

中秋敝邑舉同善會。因入夏以來。人心大異。在講讀。

需警懼之。清呈懸覽。宗伯公處一書。一呈。併碑刻數種。新命紀綱。引小僮詣門投遞。不佞於此際。審察頗明。古入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宗伯德慧進人。親呈若書。必能垂諒矣。過數月後。光景當自見。水修但靜觀之。區區不令時宜。則有之。不至失時也。草廬不得已而應命。稍躬李伯紀自述。建炎進退志。亦可悲矣。曾有原非其責。而自求盡瘁者。耶。半生學問。豈肯自惜。木石亦豈有不曉行藏。正恐世人以遂爲行。木識所憂。所樂爲何物耳。

答陳明仲

天下只有現成德性。無現成學問人品。况安得有現成

幾本全書

卷之一 書文錄

事功。台論云。勿觀有現成中興。至哉弘論。足以醒積迷。世界矣。先帝殉社稷。豈比建文君出亡而殉難從死者寥寥若人。此猶謚壬午諸忠。其提舉人心之妙著也。先賢從祀。經補其未備者乎。兼推誠其已然者乎。先兩者。皆千古大典。不肯夙昔會略。畱心。猶獨見之中來。免稍有堪舉者。當從容錄成寄覽。

與吳人撫

晤收歸來。卽商議新總練事。聞有至之者矣。邈未以明告當事。蓋凡此類。總爲地方用心。若稍持意見。卽似各有所爲。不如姑聽之。歸於渾融。又看德來機局也。其他

事堂道義深信。卽見施行。祖臺不肯負芻蕘。猶惡衰不
成。員明鏡。特愧耳目之不廣。同志之難得。事勢之掣肘。
尚負仁人一段精神耳。小督吳寅仲。案史閣部。委浙西
三郡勸輸。其微啓懇切。足以喚醒膏粱醉夢。然書生新
進。恐於奉行鼓舞未足。副閭部盛心。必藉官道仁人賜
以吹噓。增之氣色。俾淮北有飽騰之助。卽浙西得保障
之功。今來恭謁。惟勿靳指示。

與黃澹巖江院

昨歲二月初出都。前一日還別。今墀而未晤。向後遂消
息杳然。國運至此。懷忠憤泣之士。想亦無以家爲。或安
幾本全書 卷二十一 教諭

或危。總不碍大丈夫磊落之氣也。秦中使事始末。海內
曉然奉教。未出國門。已無秦矣。乃借以酬宿憾。而掌臺
者至不與聞。豈真以舊跡爲美。而祖述之乎。數親錢龍
老德慧風成。又得二十。年困衡磨鍊。當今有數人物。老
寅翁試深叩之。必有助於調海。弟歸來一年。衰憊至極。
不啻如七十許人。屢求當事代題了歸休宿願。而起未
得。老寅翁深鑒我生平者。凡遇高賢。爲我力陳誠懇。稍
安餘生。所賜真逾百朋矣。近投銓部。呈謹錄奉覽。見弟
之苦棕。

附瀟巖復東

都門道義相勉。品行相砥。南北山之蘭。味不若也。弟
慷慨入秦。置身度外。老寅翁所知。乃至綿上而寇已
渡。晉人無固志。非弟死。所雖欲不問行而南。亦何可
得。論者徒以糾奸圖報。謂弟素秦。不知弟未出都。已
無秦矣。何秦可棄。付之一笑而已。嘗知台駕。蔡仲初
間。已脂車歸里。超然物外。雖驚心滄桑之變。而置身
丘園之貴。未必非天之位。次有遺也。弟巖欲以修史
開屯。疏騰館垣。而台輪逮至。素懷高尚。開誠篤至。讀
之歎仰。晤幾龍老。其雅意與弟有不謀之合。猶欲安
石爲蒼生出。而時車又復爾爾。然後知老寅翁之爲

幾本全書

卷二十一 教諭

先幾也。世已。吾輩有披髮入山耳。此已斷之於
心矣。

致劉念臺先生

先生此出。顧履危機。今也直道事人。而朝廷以恩禮始
終。君臣之間。可謂交善矣。先生一生學力。驗於進退之
間。可以無憾於心。爲後人模楷。慰釋慰釋。昔美晉公既
築綠野堂。不復有經濟意。先生固無藉於卜勝。尋芳。此
後國人之貞想。亦不煩再計也。乾坤大變。外內殉國者
寥寥。念先帝之義烈。惟蜀北地王及金哀宗。近似而
以一統共至殉社稷。九廟之靈。則振古所未有。邇尾

之。爲此一記。而祭忠襄之學術心事。惟不自知之最真亦最深。項曾爲文祭之。聊可當傳。併錄呈教。嘗念當代儒術甚盛。文成忠憲兩先生。昔年已有專纂。今教更輯爲儒統一書。兩年來蒐採訂次。微有次第。竊計先生平昔以其躬行心得之餘。爲講論書奏。必有全帙。幸命即君聲儲見付。使不肖得快讀而恭次之。數月之復。仍當以原本一一奉璧。定無散遺也。近定得程朱兩夫子書。朱刻先成。謹與各小述同上。請教。

附念臺復東

國破君亡。吾輩不能死。又有一番出處。罪且浮於

幾五全書

卷五十一書文錄

三

不死矣。其何以封知已。更作論心講道語乎。三復來教於。豈何已。前在留邸。久不得翁大脂車耗私心揣之。當以嘉遜終。則一時正出處之義者。惟翁丈一人。視鳳旭諸兄。瞠乎後已。林居日長。復志千秋。得次第卒業於編摩之盛。使此道不終晦於乾坤陸沉之日。則所托於來禩者。不已遠且大乎。蔡雲老前忽見有嚴旨。謂死事未確。弟方疑之。而丈乎筆乃著祭忠文爾爾。方信此老果能堂堂自立。昔今封疆之臣而死封疆者。洵未有如此之光烈者也。弟自道山一板筆墨俱廢。只作待死漢。台命之下。愧無以報。語云。文武

之道。今夜盡矣。弟之情緒似之。待在白虎。乃有事於夫。坐入山日久。不能多及。隔風神往。

與張受先禮部

仲夏令好。弟兄與水修偕。至過承信愛。因以地方宵禁。轉讀老省翁家。即遠當車神運。靈斷。遠使百里晏然。仁人之澤。群妖之執能知之。即知之者。亦焉從言之。此真古人所謂陰德也。弟數年來。與老省翁以真聲氣相通。惟其真。所以淡淡漠漠。一旦得陪蘭席之末。豈非至幸。其如百病相尋。冥鴻難顯。咫尺天涯。緒餘承歡。若在老省翁。則不同年力方強。強仕以服官政。一也。雖志節勵

幾五全書

卷五十一書文錄

三

挺與衆多忤。然班行中。未嘗有弋的之。二也。祿爲守兼簡三也。弟自收拾身心。微覓經術而外。無復寸長。即心能思之力。不能發之全晚節。係餘齡。惟爲老農老圃。差相稱耳。至於世習。依然無一口可開。無一事可下乎。入朝見疑。又何待云。肝屬之要。悉向知己。任之。願受我者。勿向人轉述之也。

答沈器車兵部

天下極意外事。皆人所自執。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貴座師蔡忠襄馬文忠。皆弟至昇。此外又如劉文正。金忠節。皆生平最莫逆者。則皆愚而死矣。嗚呼。又何言哉。捧誦

刻。涕淚盈。又轉。敬。微。觀。從。容。舉。無。二。義。其。見。古人。昨。歲。歸。來。途。次。屢。遇。無。良。幸。心。不。爲。動。亦。竟。勿。庇。晏。然。抵。舍。人。生。固。有。命。也。處。今。之。世。衰。頹。閉。戶。負。疚。不。遑。敢。云。高。蹈。年。翁。齒。力。尚。強。願。以。二。豎。僕。來。盡。退。養。息。益。深。以。需。大。界。未。必。造。物。無。厚。意。焉。忠。裏。蔭。事。弟。意。以。爲。宜。姑。聽。之。公。道。長。存。久。當。論。定。若。乘。今。復。欲。早。得。非。大。作。用。不。可。既。力。所。不。能。且。亦。非。忠。裏。生。平。意。也。

答蔡涵芝昆季

手。札。達。楚。真。主。益。信。忠。臣。之。後。有。孝。子。矣。存。是。心。也。皇。天后。土。其。鑒。諸。公。論。其。有。不。遵。定。者。哉。商。者。序。章。二。道。

集年全書 卷五十一 文獻

自。慚。少。文。然。皆。尊。公。意。中。微。見。非。僕。不。能。知。亦。不。難。遵。過。荷。深。鑒。佩。慰。佩。慰。世。事。紛。雜。作。用。如。治。內。治。外。節。有。作。用。若。夫。顯。忠。衰。節。直。在。人。心。權。在。朝。廷。有。作。用。者。非。無。作。用。者。是。尊。清。朝。尊。公。死。生。一。貫。何。計。後。名。知。此。則。靜。候。浮。雲。之。定。亦。遑。得。尊。公。意。中。事。從。古。未。見。有。請。勳。一。生。碎。首。殉。難。而。終。受。沉。抑。者。也。愚。衷。確。乎。能。信。之。敬。踰。堅。隱。昌。言。無。路。至。於。心。口。隱。顯。一。同。項。有。能。行。遠。劉。念。翁。亦。以。祭。先。公。章。道。之。凡。可。表。鳴。茂。弗。致。也。復。吳。介。子。庶。嘗。年。翁。少。年。侯。陳。志。氣。處。當。一。見。知。爲。世。寶。豈。世。間。瑣。瑣。

惜。一。死。之。人。說。因。見。賊。勢。賊。情。其。有。可。乘。則。君。營。國。恨。其。有。可。雪。之。會。退。欲。姑。置。其。易。勉。圖。共。難。繼。踪。杵。白。云。爾。然。此。等。事。自。是。群。疑。所。叢。固。無。足。怪。只。在。自。家。後。來。實。當。作。出。來。世。自。當。震。駭。歎。服。作。法。如。何。年。翁。自。言。之。矣。破。產。起。義。追。隨。史。相。圖。策。先。渡。河。是。矣。進。而。成。功。則。爲。田。子。春。退。而。死。敵。則。爲。周。孝。侯。是。成。敗。皆。榮。也。且。此。志。既。定。神。明。必。佑。賴。廟。社。之。能。朝。廷。之。福。又。決。成。而。無。敗。於。斯。時。也。非。惟。年。翁。心。迹。炳。若。丹。青。昭。確。舉。世。併。同。見。密。約。之。開。吳。天。錫。退。密。諸。君。年。翁。出。其。齒。牙。餘。芬。亦。可。附。蔡。而。傳。矣。陸。子。乾。當。今。文。武。策。才。已。爲。年。翁。

集年全書 卷五十一 文獻

作。數。字。致。之。遠。遑。相。晤。未。必。不。各。候。晚。從。與。陸。子。敏。理。刑。甲。申。天下。事。至。此。從。今。人。仰。天。吞。聲。不。休。然。在。衰。頹。廢。疾。之。人。固。自。無。可。奈。何。若。夫。抱。登。壇。之。略。風。爲。豪。傑。所。宗。又。得。知。已。當。路。言。聽。計。從。則。雪。恥。策。策。正。在。此。時。台。翁。與。其。人。矣。前。兩。年。何。松。老。屢。有。字。相。及。欲。徑。情。重。爲。求。南。總。戎。惜。今。所。處。猶。未。足。盡。展。弘。蘊。然。古。人。相。與。有。成。亦。願。將。神。肝。膽。何。如。耳。史。相。國。當。今。柱。石。孜孜。求。賢。如。恐。不。及。台。翁。同。心。共。事。何。業。不。奏。敝。年。家。吳。蔭。膏。其。年。異。才。也。一。腔。熱。血。欲。求。灑。乾。淨。地。又。欲。灑。之。有。用。之。地。前。

曾上書相國。已呈一班。今仰高風。特借數言。介諸左在。台翁但一見其人。細商方略。自有鉞斧之投也。

答陸子敏大梁道 崇禎甲申

手教至。恍如面談。數年鬱紆。遂致大痛。所仗英賢。協心早為。欽佩。復我弘圖。實先皇之靈所憑式也。弟未疴。餘生自量。不復堪策。愚忠徒結。經濟迂疎。是以堅辭安分。敢云高卧。欲探潼關。先固豫州。聯絡土寨。義旗是最要著。翁臺此行。指日建牙。恢復根基。端有藉焉。東南勳輸。亦無可奈何之事。昔李忠定曾奏行之。而終以杆格。今閣部獨靠一點血誠。感動人心。尚未知喚醒得青。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一

書文錄

主

梁醉夢否也。弟於家鄉之事。或不得已。偶居其倡。然且恨謗深奇。業於意外。若稍遠大之舉。倡之一字。所不敢言。追隨元老後塵。人猶嫌其踰額矣。若乃聖人所云足食足兵。其長策畢竟何在。前日以東南。觀西北。西北多曠土。故要在生五穀。目今以東南供東南。東南地得遺利矣。意者要在裁冗費耶。兵少而精。人人可用。斯謂足兵。兵精而飽。戰可勝守。可國。寧拙速。毋巧久。庶舉食亦易足。爾高明在兵中久。必有成衷。深願聞之。因俟先達捐輸。久稽報命。耿耿此衷。北望何已。

復史道隣閣部 崇禎甲申

國變藉人以定。國恥藉人以雪。國土藉人以復。茲三者非我師相誰賴耶。小定者。往事矣。雪恥復土。事在方來。與其使相公為吉甫。不如復相公為張仲然。能自盡其心力者。人也不能必。心力之種種不慮用者。有天焉。李忠定公所云。不以天廢人。正相公今日事。裁勸財。塞南忠定亦嘗行此策。忠定以積令相公。以款誠。積令格則為開端。款誠之或違。或寢。總不夫為行。所無事。以此見相公所酌。猶善於忠定也。子敬今之真才。得相公器使。必能解任。身都義相。求士如爵。讓及兒修。此子秉接心。喜讀書。然才拙而福薄。又服制未闕。是以恭辭召命。知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一

書文錄

主

在雲海。函照之中矣。知已之感。許國之心。則何敢忘。海濱疾一落。一處每動。先皇惟冀。揚若人漢。早輔成殷宗。漢先之治。俾餘生猶得其耕。蠶之民。是大賜也。深惟相公一身朝野共賴。古云。命世位正當之。裴曾公詩。霜鬢為論。兵事中事緒。煩多。雖春秋方書。要在總其大綱。而一切瑣細。分委義心之友。俟神氣常足。則計慮自周。此實為國利民之要。敢實野獻。

與葉藉山侍御 甲申

年翁讀禮之餘。節性調緒。凌今親所傳。微病。知已勿藥。有喜吉人多。怡自慰。遠復。爰自國悅。小定後。每想長安。

時人物與我兩人最稱同姓者無喻焉素修凌若柯共與弟辨獨深者在內無喻劉湛六金伯玉在外無喻蔡雲怡朱勉齊皆烈烈以死無一存者噫我兩人若在都門亦復何憐天幸偶存而又見殉國者或蒙苛求視顏者既多無罪或且復用然則諸公之死真愚耶禾若兩郡猶李各有一愚夫說令皆智兩郡削色矣今雪恥無聞構局方始埋名鏖跡構嫌後時是以孝社廬居微蹤野伏其事異其趣思微有相通者非不爲國家心痛然且可奈何哉

侯黃東厓相公乙酉

師相之在位也身用而言不用高蜀遂飄然去之身雖去心未嘗不依依君側也既去而國來禍變遂至於此向令一二法來拂士識微守正者猶得爾上左右寧坐視頌譽乎欺誅成風臨茲醜毒所以無商季之慘虐無隋季之淫荒無唐宋季之圖廢而禍加酷焉昔天憤痛殆無間於區區小大隱見之迹矣海隅僻邑去天尺五目前情局有不忍言相公雖遠得於傳述者當復不殊苟出而圖吾君天之有定非人之所能測也每憶數年來蒙相公之鑒拔與保護不可枚舉中心藏之世世無斂之實非此時筆舌所能宜者出都未得一望見

歸里未得一通問長體耿耿遠舍鑣之便恭諭多福一時非多舉蒙遙祝所寄意焉程朱二書數年精力所定實上體先皇之志而野修之序中略言其意相公能以清語迴翔磅礴詁釋其間因纂以考金因三賢以括六子當知微意之有托也

幾亭金青卷之五十終

幾亭金書卷之五十一

文錄

浙嘉善陳龍正惕龍著

文廟從祀議

孔子道師萬世以言師實以行師也曰文莫猶人曰予欲無言曰無行不與重行明矣晚不得已則訂六經摘云吾寄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是故言凡以使人行也講學凡以爲修德也後之人有大忠純孝如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者子之靈必與之其終日談經如馬融閉門著書如楊雄子必惡而絕焉仲舒學離醇正然正幾江公年

知伊尹范希文身任天下名教是也或但以議論文章著而本非學道武模意學道而半悖聖人之明訓者宜照嘉靖九年例改祀於鄉如歐陽修不信易繫陳九淵詆顏子爲不善學陳獻章專宗空寂是也其已改祀者亦間有一二可以復位如鄭玄訓詁之統者累世所宗鄭衆受周禮於杜子春非若賈道之附會同議者是也夫然則簡而不漏密而不煩精而不刻靈協其中聖靈妥哉若夫先賢從祀多始於唐其十哲爲俗論程子辨之明矣一時相從乃爲千古定案殊非序德之義且閔冉仲弓路貢游更七賢者固無間然彼短喪之予衆歛之求夫子明明絕之從祀兩麻未知先聖之心何如也可勝之殿上乎隆廣朝先臣王世貞議講降置而以有若南宮适二子言行純美者後子後之側道補其言是書按史記仲尼弟子身道六藝者七十七人原指其才非微其品聖門所重專在品行若以通六藝之士貴慕其才而不幾問其不孝不忠不仁之大節則聖門取舍何與世俗耶且後世之藝辨過求乎者又不知若而人皆宜龍尼父之堂而懸模範於百代乎學官者將以敦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長上者也擬不幸不忠不仁之模範於至聖之高座將以懈中人之修長奸雄之

智也。而可乎。至孔廟祀典。損益更宜得中。成弘二朝。增定侑舞八。遡豆十二。以益爲尊者也。嘉靖初。易像爲王。易王稱師。以損爲尊者也。像非華歆。而王號不足。以極隆。惟師之尊。直與親並。雖天子可以北向而事之。故嘉靖之損。與成弘之益。實相成也。卽更太成殿爲先師廟。亦以神明之禮事之。豈以廟之稱。爲替於殿也。帝王所居生祿殿。死祿廟。故曰清廟。曰世廟。曰太廟。皆神明之也。大內殿寢有殿子孫祀其先。以生人之道也。今孔子萬世公共之師也。神明之宜也。何必如子孫之祀先哉。惟兼損侑舞遡豆之數。學當日言禮者。迎附之失。應如世貞議。復爲八與十二。以無失二宗追隆至聖之意。然世貞當日之請。所以不行者。亦以未闡損益之原。在祭之者。而不在所祭者。禮。父爲士。子爲大夫。禮以士祭。以大夫。師學子之義。卽父子可通也。孔子布衣也。而祭之於太學。者。天子也。天子北面而拜。響之矣。願以所祭者。布衣而不可八侑乎。然則孔子生時。固未爲諸侯王也。雖六侑豈其所固有哉。故份之八也。遡豆之十二也。爲天子至祭。而特隆之於太學。者。也。非以帝禮追隆先師也。若以帝郡邑。且不得概祭矣。苟明此義。則嘉靖時張夏議禮諸臣。所以迎合尊君卑臣之微旨者。其說豈

易之。近儒應從祀者。議甲申。自七十子而外。周末從祀者。惟左公穀三人。皆傳經也。制行無可考。讀其書。亦可以知其人。朱子謂左氏道曉事變。未純於義。公穀有禮風。然山東華究耳。蓋皆不以知道許之。然徵三子。則春秋之事。體無損。故以功祀。莫可廢也。漢儒伏生以下。存祀者七人。他如楊雄。數聖馬融。賈逵。何休。罷祀允宜。惟劉向。精忠。亦且有功經術。其好神仙者。中年事耳。可損也。梅福。倡封聖。商可人也。魏晉及陳。缺。隋。唐。元。各做一人。祀如此其難也。至宋而遺學大者。元公以下。凡十六人。惟永叔。象山。微有可議。餘皆純修正。脉功。德並茂。不尊傳。願益祭。學右文之代。大儒禮典。祀與之盛。兼數代而莫及。理固宜之。然作興人才。裁成。橫渠之范文正。猶且有待矣。本朝理學之盛。不減於宋。已祀若四先生。其三固不可易。而皆所見遺則有呂文簡。梅羅文莊。欽順。後所應補。則有高忠憲。華體顯。端文。應成。馮恭定。像吾是皆躬行心得。行已立精。渾無瑕滓。其立教著書。或切實神正。或究極精微。列置俎豆。竝云無忝。其他講學禮名。公非無學提直指。凌高

居空其深妙又通於呂鴻二先生者然於執中依庸之
官橋有所未稱孟子曰守先王之通又曰開先聖之通
開之守之孰有大於從祀文廟之舉乎此而慎則一切
虛寂自然之說猶可聽其他歸此而益則凡所謂談淫
邪通聖賢欲嚴距而深磨者及寓入爲聖人之徒而虐
焰遇燃狂瀾靡障矣他如成齋蔡文莊念菴羅文恭莊
渠魏恭簡東郭鄒文莊楓山章文鄭一峰羅文數與夫
月川曹氏心齋王氏緒山錢氏定山莊氏刺大障氏謝
家者流學多近正品亦無疵譬如家室之有尹彥明謝
上蔡羅豫章李延平胡致堂黃勉齋諸公各隨其孕靈

之鄉造化之地尸而祝之俾後人高山景行云爾

梅福應從祀議甲申

從祀孔廡者或以德或以言皆有功聖門者也聖人通
維萬世功在聖門則亦在萬世矣數可以列於祀典也
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章武表章六經而皆家通仲尼
之素功至成帝朝梅福乃刺言聖廟奪適宜封孔氏子
孫以爲殷後萬世而下尊崇聖胤本福錢也廣豫知王
氏尼大數過謫言言不見用匿影先逝於謀國爲忠於
見事爲明於居身爲高皆道之所不廢而又追封聖裔
倡在昔之所未發作則後來與天無極功與節合而隱

於未酬訖千七百有餘載誠可憫焉宜特別祀董仲舒
之次示溯源尋本之意或疑福隱踪市牢近怪萬知所
終近然後髮狂散箕子行之矣朋夷稱其正志終隱
不見者殆先莽而死不及適日月之重開也好事者遂
以僊目之福曷累焉

從祀儒者不宜稱名議甲申

四配切近聖座皆稱子蓋以後人致敬前賢不以生時
師前弟名祖前孫名之禮猶也俗論既稱問冉游夏爲
十哲俾衆嚴側卽而靡之群高蔡弟子及後世名儒其
上皆冠以先賢先錢則莫非後人致敬前賢之類矣而

其下呼名何居

宜如論語記例略貢游夏及群弟子悉

以字稱如先賢子羽崇臺氏子賤穿氏後世諸賢有謚
者則學而加之如先儒仲淹文中子王氏退之文公韓
氏來儒通高者自皆稱六子崇顏朝已特子之如先賢
嚴溪周子明道程子入本朝則敬軒薛文清公敬齋胡
文敬公陽明王文成公之類言者大臣沒則錫謚正以
易名爲之障也今以後世朝祀昔賢反不爲諱於義安
乎唯大舉則天子所視本朝從祀諸先生當特於謚前
稱名如云先儒薛瑄謚文清胡居仁謚文敬王守仁謚
文成之位蓋以君臨臣不宜字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先生體尊主之心也。或者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天子批答章疏，時呼輔臣爲先生，御經筵，呼講官爲先生，皆不以名旦夕承弼，猶見敬禮若是。況乎列食文廟，號稱往哲，千百臣中一臣，何必名之？第曰先儒薛先生，謚文清，胡先生謚文敬，王先生謚文成，是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體天子重道之心也。於先代，字之子之於本朝，名不名兩著其義，取自上裁，庶乎尊朝廷，敬往哲，可以兩全而無害。若相沿一擬呼名之例，詎能一日安於心，惟左公毅及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七人者，不以字顯，則從而名之，權也。高堂生名字，僅亡，僅舉

其氏

追謚通國諸臣議

通國諸臣死忠者二百有奇，而從亡者別出焉。嗚呼！盛哉！使稍借若干於崇禎之季，人人皆國光也。當其時，義士既衆，越二百四十餘年而追慕之，易名之典難徧，勢不得不遺其尤。今所擬僅三十八人，未及五之一耳。先忠臣豈可分去存？存者易其名，不易名者，其名自與心俱存矣。然雖不滿四十人，而其死既同，死之時又同，謚義相配，不過文武忠章端貞純定剛烈壯勇信義恭敬莊肅慈毅瑄質宜節介潔清靈慈愍悼恩三十餘字，最

切有不過十餘字，勢又不能不重，然一字之義，固不嫌同。若二字同，則取義須異。間有二字同而義亦不異者，其姓殊，則謚不妨重也。

卓敬爲子孝，爲臣忠，洪武開歷進直言，不計生死，以言

昌之謚，庶無等見。忠洪武開歷進直言，不計生死，以言

其君之謚，庶無等見。忠洪武開歷進直言，不計生死，以言

年惟得一，卓敬益心，善其策也。謚法大慮靜民曰定

中正精粹曰純，盛衰純國曰忠，秉德不回曰孝，昔周

處謚李侯以此

鐵鉉自景隆大兵奔潰，使之使事，鐵死守，屢奇功，力

於忠臣，肉甘憤激，伴一回，願刺耳，截鼻，令其自啖，猶

亦曰貞，殺身報國曰忠，執一不遷曰介

黃鉞，智獨義先，知童叟之奸，如執耒耜之忠，如執耒耜之

福忽自立，水中以荷生，信哉！從容皎潔，揚儀也。鐵與相

曰敬，執德不惑曰確，確之精明曰靈

耿清少時，妖邪見之，遠避，曾奉使北平，早爲文皇器

生無死，國後，獨懷謙讓，報警之志，死猶顯靈，焉無

氣爲之也。浩謚法武而不遂曰莊，遺拂不成曰隱，死

見神能曰靈

練子寧，天性忠智，好賢，鍾好，樂有大臣虛受之度，死之

無忘，平日忠臣，與日月齊光者，謚法剛正曰烈，殺

<p>而好學曰文圖國忘身曰貞殺身報國曰忠繼志成</p>	<p>劉琨忠公略有大成風有不可謀則其伯溫見晉至</p>	<p>復出也謚法憂國忘死曰貞剛正曰烈離難不懼曰</p>	<p>陳迪有文武才黃子澄薦用李易隆趙在簡書隆好邪</p>	<p>黃觀少以忠義自厲臨難舉家投水死謚法殺身報國</p>	<p>正曰烈剛德克就曰肅死見神能曰靈</p>	<p>胡閔素以忠義自砥磨書松廟壁題詩其上見賞於</p>	<p>高巍少以孝聞建文初獻分封推恩之謚法能養能恭</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殺身報國曰忠守禮執義曰</p>	<p>方孝孺素正剛都毅忠端信諱周謚法殺身報國曰</p>	<p>忠獻國忘家曰忠不隱無屈曰貞能國所守曰節不</p>	<p>污不義曰潔</p>	<p>身曰忠曰忠出言可復曰信言行相應曰質</p>
-----------------------------	-----------------------------	-----------------------------	------------------------------	------------------------------	------------------------	-----------------------------	------------------------------	-----------------------------	-----------------------------	-----------------------------	--------------	--------------------------

<p>程本立北平雲南百夷九年之間殉節盡瘁謚法忠國忘</p>	<p>高翥生平矢願為忠臣兵事起程濟勸其新數期</p>	<p>其先身報國曰忠</p>	<p>早折曰悼</p>	<p>殺身報國曰忠執德不惑曰確執一不遷曰介中身</p>	<p>特恩詔建文初諸藩人劉行福參差服職殿上宜</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曰文守禮執義曰端</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p>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為名臣處文帝位之不</p>
-------------------------------	----------------------------	----------------	-------------	-----------------------------	----------------------------	-----------------------------	-----------------	-----------------------------	-----------------------------	-----------------------------	-----------------------------	-----------------------------	-----------------------------	-----------------------------	-----------------------------	-----------------------------

定見義能終曰義
 義能終曰義
 王度終曰義
 在國達難曰忠
 徐輝祖
 義能終曰義
 王度終曰義
 在國達難曰忠
 徐輝祖

貞愛國忘死曰貞危身奉上曰忠
 齊泰不居難與黃子際志相同然視子際之日抗節
 示無恥焉李景隆統大兵卒致觀整儀事則過謚法
 施而不成曰宜清白守節曰貞強而能斷曰毅危身
 奉上曰忠
 黃子際救國非少不益為當以其與齊泰同心何任不
 忠死難名矣謚法出言可復曰復追補前過曰剛又
 追補前過曰定謚之曰剛定處乎予者無謚美受者
 之心亦少安乎

姚善治蘇為列郡最賢以義在下士有古人之風黃子澄
 功安民曰烈殺身報國曰忠
 顏伯璋唐魯公後也全沛縣城死守北兵攻沛援絕伯
 子烈武而不追曰莊大處行節曰孝
 楊本精忠大略拔力能人致死無二南北交戰諸將皆
 也妙於擒賊文自順德重其才略以趙王假殺之珠不潭軍

莊安君不念已危曰忠
 莊得治兵數有功效力戰死之捷謚法臨難不懼曰
 勇死於原野曰壯好力致勇曰果
 陳思賢後授漳州以忠孝義士精勇至不出迎幸其
 日義正今按原守謚法守謚義身報國曰忠剛正
 王省散授濟南為增募兵所義有韓木張得死當
 禍死時生明倫守土之責而曰忠義名義大義得死當
 儲禍死時生明倫守土之責而曰忠義名義大義得死當

良月具用鼓柁面行載抵南門登壇良用自投朱雀

而非抑吾後聖之情也師之學云懷哉皇考載見云

聖見昭考。似乎考廟皆有專祀。然雖者。武王祭文王也。武王祭成王也。周家祖文王而宗武王。百世不遷。猶本朝之二祖也。當時自武王成王至祭。則稱考。豈後世守文之天子考所得概擬哉。且二詩皆諸侯助祭。其非建專廟於內庭尤可知矣。內庭特殿。隨時行家人禮。而彼烈文辟公何繇得助薦廣壯於其間。則亦未敢據以為周家專祀考廟之証也。絢繹部科寺各疏皆謂。祧殿不宜創建。蓋已無容復議。而部疏欲特建。奉親殿寺疏欲再設一殿。專供三聖后御容。科疏則皆以為未可。而專請修復。奉慈殿以供祧廟三后。其忌

日設祭服青。則以為聖母恩勝。不妨獨行。臣等再四思之。聖孝光天。凡所舉動。必上可以安列聖帝后之靈。遠可以垂千百世聖子神孫之式。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後肇奉者至。當而無遺憾。如寺議別設一殿。較之部議建奉親殿為少殺矣。科擬修復。奉慈殿。較之寺擬別殿又少殺矣。以跡擬之。臣子仰體君父當立隆以為極。而顧建損焉。然科疏所云宗廟以合享為尊。而降從別殿。非所以安先帝聖母之心。其為先靈計尊安者。非無見也。其以供奉三后殿為無名者。蓋以設家之意。尊為每歲祫祭後補行一祭。今

若修復奉慈殿。則補祭不患無所。足以昭道遠之恩。而率循舊例。又無更制之嫌。臣等愚衷亦以為當至於先純聖母誕育聖躬終天之痛。有踰蓼莪。忌辰專祭。聖心難已。應如寺議具題備祭。內庭服青。遇慶典輟朝。以伸罔極之報。而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則不必避而同之。所謂思其笑語。樂嚮導薦所生。固情有獨深者也。科議又謂臣下亦量行踰服。雖臣子將順宜然。然恐與生前母儀天下者無辨。則寺議所云仍以當服照舊辦事。亦所以別嫌於名治。其說較為獨長。禮惟貴中。思不可勝。過猶不及。惟中乃傳如專殿以祀聖母

仍與神霄弘孝為類。恐非後世子孫所可永遵。如廷臣退忌服青。則向來太常頒式百官久遵者。獨於聖母位下。躋忌辰於嫡母。亦恐後代各親所生。難以奉為世法。如併進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設祭。服齊是又因聖母而全更舊典。恐於創舉之日。即商可損之端。臣等以大中仲贊聖孝以世。當仰謂聖制。故於三后則願修復。舉慈殿而更其額。安供聖容。為給祭後補祭之所。焉於聖母則請忌辰專祭。內廷服青。祗申孝思。而并存別嫌明擬之道焉。典祀一於無違。而愛體益以無憾。臣等恭體聖明。不識

忌諱誠謹議

求言議 丁丑四月

臧文仲有言。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陸贄曰。言善非難。行善爲難。知過非難。改過其難。假使詔書至。精止於知過。言善。是則雖下罪已之詔。猶未足當改過之實也。况求言之際。兼以責人乎。孟子曰。諫行言聽。言者。言天下之利病。卽後世條陳之謂也。諫者。諫君德之瑕疵。故號爲諫官。大抵皆以繩愆糾繆。補衮拾遺爲名。其爲君德而說可知矣。後世專主糾繆。忘情補衮。可謂昧諫官之名義而溺其職也。漢尚書陳忠。因安帝下詔引咎克躬。

文錄

諫訪群吏。乃上疏陳廣帝意。以爲有管窺妄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亦宜優容。以彰無諱。今日之要。實在於此。陸贄曰。諫者。誣明我之能怨。諫者。激明我之能容。今雖明許恕其誣。而容其激。猶恐諂習已成。終無敢效。撰鱗之說也。卽條陳時事。亦恐其漫爲痛哭流涕之詞。而於最切最急之務。與夫大蠹之難除。奸貪之盤踞。要地而偵事者。不能指實而極言之也。故今日之言事。不激切。則汎而無當。與不言同。激切。則必不見聽。卽成暫示優容。而久必爲人所中。無補於國。有禍於身。故雖欲言路之開。而言路常塞也。爲今之計。宜如古轉對之法。每

三。臣。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輪對。或聖明俯詢時政。得失。武職其據所聞見。任食敷陳。旬月之間。各衙門小臣。皆得親至上前。獻所懷來。既可周知天下之情事。而百官之才能學識。聖明亦得因言以察之。孰堪大用。孰能稱職。孰爲庸鄙。無能。是則疏事之得失。因人以折衷。人才之高下。因言而辨核。與專望言路之放正者。功相六科曰。比來不聞一言及軍民利病。何也。可過而思之。條析以聞。又曰。早朝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庶盡委曲。仁宗宣宗之世。皆

從諫如流。天下又安。此今日所急宜紹述者也。

稽考選法議 甲戌吏部堂課

國計民生。新進諸生所宜揅度也。若新進諸臣之身。則惟上所置。非當自爲揅度也。雖然。明問及此。蓋將觀其典故之習。通方之識。焉敢無說而處此。凡法窮則變。諸變則治。仍則亂。若理亂之幾。不膏不輕。讓變也。會典三。三甲進士。內外以次兼除。今欲使盡歷外任。不過欲諳練諸士。悉成其才。使州縣多得甲科。受循良之益。然州縣之難易。勞逸。十百不同。而人才之短長。精力之旺微。亦倍徙無算。必使才與地宜。然後民受官利。今若罷舉

其代卽以新銜帶理滿日准作新任實俸夫逮其期則人甘盡瘁美其遷則入喜場才然後民生可甦地方有賴且此非受法也道有遼道每遷二級則州有遼州縣有遼縣例正相准豈合尊官加等卑職空勢一通其意則鼓舞人才之大機也此爲萬國融於常法之中用超擢於見功之後不思其格而難行矣但辨才之法必先敷奏以言今已敷奏而次第之所定次第又以爲未可盡據則必明試以功然古者明試而後知才今乃欲知才而後明試爲唐虞之所不能爲又必窮之欲也謂宜令二三甲進士不拘名次前後自量所長各於說政術

於至公豈足以衡量天下士如此雖盡甲科而州縣之顛倒混淆人地不相得未見民生之遂勉也期宜令天下州縣據方今事勢民情而總計之明懸三格某某處爲盜賊蹂躪之區則須長駕遠御之才以保障之治最難任宜二年二月某某處爲流離貧困之區須招復而休養之治次難任宜三年他如賦役繁重積逋未清道理衙刺應接不暇又或一時有泉幣之變一事有持久之爭須輯柔而勢割之治又次難任宜三年有半俸清報績不待考選立擢翰林銓省等官如事理初就勢難

門分承前項三等州縣各堂面加訪核總送吏部酌銓除其餘應授主事中行及腹裏推知等官悉按原甲名次照舊選授秩滿隨例平遷此皆本隆慶間先臣楊博高拱奏准事例略加選離或有當於聖明急民義求真才重吏治之微意者乎科貢正途悉准此例量才除授則甲科所不足又有鄉貢二途補之不患缺多而才少矣但三等傑才求之既難處之宜異各從地方所頂爲嚴嚴不當專論催催科庶令展布所長但得盜息民安四課隱隱自獲其實益矣至於天下守令入覲之年與總理內臣相見之禮必當特議妥確任其查叅完欠

而體統原不相隔然後士大夫之氣弗襮而賢良樂居外任不然雖有龔遂虞詡之良才勝算分應還州縣者念及此猶將顧形類屑爲掛冠之謀收閣之恩况或負長策而應還京積又難肯衆矣以就厚哉此說似於銓選無涉情推究隱微以專人情之願最選法之窮實係於此果能定據統行前策雖回捨擢而佐太平可乎何但選法而已哉

生財議

大學生財言生衆食寡是人力可生而人口可食者也官爲疾用舒是人半可爲而人身可用者也故財也者

人所用不爲人所藏。生也者。自無而生。有非取彼以
此。凡物可藏者。必不可生。可生者。必不可藏。自然之
性也。今欲使天下轉貧爲富。必先知天地之可生。
與人所不可藏者。而通計之。可生者。衣食器用是也。雨
露土皆人力合而成之。歲歲可生。而其性貴新不貴舊。
食久則腐。衣久則敝。器久則壞。雖好畜聚之人。不聚此
三物。欲不用於天下而不能也。故曰可生者。必不可藏
者。也可藏者。金是也。情而易收。貪者得以多取。久而不
朽。吝者得以不出。然天地產之。非人可爲也。竭人力以
開之。而得不償失也。非制下以奉上。無他術矣。故曰可

藏者。必不可生者也。今云繼餉。未嘗云指金。樂名思義。
而平日爲政之道。與一時行師定亂之所資。在食不在
金。亦已彰彰灼灼矣。設使金果可生。繼爲合所可用。求
所可藏。非足國之善者。況萬無可生之理。苟欲剝取農
夫自彫本實。取今日斷當以墾荒爲主。草牧林園輔之。
使男皆樂耕。女皆樂織。百工皆樂爲有用之器。布粟器
械日增於天下。而民用贏矣。民用贏。則物價賤。物價賤。
朝廷之金。不待增而自多。所費者少。則所存者多也。足
下以足上。足食兼以足金。是之謂生財。

戶垣墾荒議稿 壬午

財。不可混也。有財之世。貴理。無財之日。貴生。易傳所謂
理者。正辭也。禁民爲非也。彼此不得相侵。曰正辭。奢淫
踰制。不作曰禁。非此二者。理財之事也。大學所謂生者。
集衆而生之。從無得有。及時而爲之。勤則易成。此二者。
生財之事也。生與理固有先後。此積疑之當解者一也。
二曰世間。惟可生之物。爲財。況言生財。恐人償以金食
之。曰設處。曰搜括。曰捐助。其名百出。總歸取民。迨其後
直曰加賦。爲弘羊所不忍爲。而不顧矣。民愈困而國愈
貧。亂愈生。而費愈廣。皆認金爲財之害也。今非特不當

混言理財。且不敢汎言生財。而直專其名曰生穀。大禹
水火金本。土穀惟修。六府也。而統歸於穀。其嚆矢三曰
農用八政。八政也。而冠之以農。故專以生穀爲生財。帝
訓王謨。靡不脗合。此積疑之當解者二也。若夫與屯不
如開荒。則新綸一言。剖盡從來窠臼。蓋腹地之屯。拋
荒者少。邊塞之屯。擾者多。故腹地不須增當別與。而
邊屯又勢未能遽興。惟自畿輔以推之西北。或水田。成
旱田。聽從民便。無產馬之驚。有自食之利。年開一年。民
間漸享其利。則趨者漸多。數年後。穀增而價益賤矣。故
與屯未足生穀。而惟墾荒乃足以生穀。此新綸之灼

創於許民情。而釋疑自解者也。其永不起科。原出聖訓。雖當推廣大利。使朝野堅信而力行。夫歲之豐凶。不可必。而科有定額。以從來積荒無科之田。欲今變熟。不知民間費若干心計。若干物力。若干年歲。乃得漸成。今往往限以三年起科。富民貧民。皆關西却步。功力未就。追呼已來。水旱或仍徵求不息。卽已熟者。將致拋荒。况積荒者。敢望耕耨哉。生穀之說。止期穀多於民。問不必穀收於帝藏。假如海內穀多。則西北豈不易供。俄而使西北穀多。則畿輔軍不有賴。俄而使畿輔穀多。則京師又復何虞。此其勢灼然易見也。故一議起科。則

一文錄

三

積荒終不可壅。而國家何利。惟承免起科。則墾荒必咸。而國家乃得其大利矣。此積疑之當解者四也。是故欲生穀。則興屯不如開荒。新旨必當恪遵。欲開荒。則承免起科。祖制必當堅守。二者無復可議矣。若夫荒地清占。則有執簡御煩之遺焉。往昔海因清理。以致行作謗議。事阻而功廢。今衆有原任津撫李總貞。卽限原至墾荒之法。悉掃蕩。專期開治。大道已得。惟是積荒土地。從來界限不分。頃畝無數。民間承佃之日。如其幾何。成熟之日。知其幾何。此必總理自題懸心巧目之士。處處量度。使爲多爲少。劃然分明。不得迭相影占。而清

才牛器穀種。皆出於官。自軍兵而外。人少田多。不得不招募開民。今既以墾荒之軍直趨之民間。但立格激勵。一如中書舍人陳原議諸法。使富商巨室廢官。雖爲主農。而開民皆爲其所用矣。則募佃者乃主農之事。不復煩朝廷經畫也。明旨云。新餉練餉。果否可漸蠲。大哉言乎。此雖未必目前之致。而荒田漸熟。五穀漸增。則加派漸減。正如元氣日微。而鍼砭治標之方。漸以不用。理在不疑。惟慮不能漸體。高皇之將算。混墾荒科。與屯以官法預民事。沿邊習陋。撫幾年從。仍欲起科。則

一文錄

民間興應。而荒蕪終不墾耳。豈有力行王政而憂無實效者哉。今新設各官。一切歲衙印信。皆當至於墾荒。如總理則印文當云。總理墾荒某都御史。若使加部銜。則用工不用戶。朝廷任人之意。曉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總理農設工衙議 壬午

用人之機。固有入微而難言者。總理墾荒。須用工衙。固謂水土之事。焉在司空。亦以典制江浙蘇松人不爲戶部。而白蠟二省。惟此數省郡之民最苦。士大夫既多明農習水。而又親見其破家喪命之害。擇其賢俊。令道新

有則裕國憂民之精神。全副出見矣。若戶部則必用西北及閩粵滇粵之人。西北未必習見樂田而諸省又皆不習漕書。雖有公應智計之士止豫被西北裕民之樂而不深家南同民之患。僅得其一半精神。且士矣商民之應募者見設戶衙則於承不起科之利尚被禁催。故朝廷設官之理原應應工於農官於農夫之心願才識皆應屬工。議者責心悟其微也。

清運議 逃虛崇芝肅院 已卯

一旂軍數年家沿途行劫。至於屬孕婦。稅多命。欣火擄財商賈士紳無不被其慘毒。至地方則毆官掠民莫

敢誰何。而又私羅本色。明虧縣額。嚴追抵罪。彼僅一空身亦棍殺為身。亦無補於稅賦矣。其弊端只在運官皆用貧弁。貧弁既無身家之顧。而又僱倩赤今無賴為旂軍。所以為盜為亂皆原於此。今若能會諸官中有身家者管應。彼自多顧惜。必能遠良善旂軍。一切諸暴橫自然衰少。而公健亦可無慮。此實公私兩利之道也。但又須深思遠計。拔本窮原。為富運官計。使其不畏費累不損身家。欣然樂於領運。然後可以長久。不然一二年間富者復貧。是徒為官旂之累。而公家亦不能長得其用。又非至計也。要在出為之

所食時無所費。解時少所費。庶乎數十年公私利之矣。

一旂軍為盜。或惜官弗知。或知而故縱。或更盡分其賊。被種有之。須督今十三總嚴募運官運官屬察船戶船戶嚴察水手。茲水手為盜。必不能朝本船船戶運官每遇稅不許水手上岸走動。更朝出其不意抽點一船或連點數船。但一名不到。即船戶與本人同罪。又於一幫之中略如保甲法。責成前後糧船互相稽察。首告者重賞。如一船為盜。責後各船連坐。此輩日逐鄉尾。無有不知。如衛官知僱幸去世職究罪。船戶

知憐與本人屬盜者。悉照響馬例。即旂案示。其十三總以能戮各船。全不為盜者為首功。盜多事發立行提案。重則刺貧問罪。輕則究後本身。如此則外水統於船戶。船戶統於運官。運官統於十三總。十三總統於漕臺。身使臂臂使指。僱輕在握矣。一旂軍惟湖廣新黃州最損所泊之處。趕逐岸上居民。公然截其樹木。折其房屋。擄其僱物。次則荆州丁丑秋過濟。日彎弓露刃。又次則山東沿邊以破船惡人姿容。起詐端。蓋一恃其橫。一恃其貧。當待召此數總委處而諭。預格其奸。勝於有犯而僅懲之也。

按書辦并各役有京隨者亦有隨處地方撥
交者爲取此輩寬嚴得中奸詭消化此亦法行自近
之義

一漕院偶出封條一紙或取船一隻各俟卽將封條糊
於船上用一人肩桶但遇民船卽稱拿船起剝索詐
無窮仁人當權雖一封條不可輕批也
一關河驛丞陝西人不知其姓崇禎十一年四月值漕
院經臨諸役索取當規百數賡辱遂自縊死驛後有
破屋二間現停棺在內十二年五月尚剩一老孺看
守今不知存否有一管北柳林關委官亦陝西人云

文錄

前死驛丞是其親識因貪不能船藝此事既可驗諸
役之橫而客死之魂亦甚可哀若有大仁人設法使
之得歸是大陰德又此事於漕務譬如莠菽中吟著
閒著似無切要而仁心仁聞洋溢於河上徐胥徒之
輩感動良心亦將輩食爲廉化條爲慈矣
以上六款據所聞見總俟憂民憂國之君子推而
廣之

選督撫議

兵貴精不貴多。况用兵之官。顧貴多乎。敵所畏者。良將精兵耳。豈畏官衆。豈畏爵高。令各處增設總督。甚非計也。以御兵使民。則原銜起無足矣。何藉於督。而一遠有事。或會勦。或集援。彼亦一督。此亦一督。各不相下。何以成功。是多設督者。無益於出令。而有妨於從令。失之大者也。督師之設。自不可已。但從來未得其人。非貪復則昏庸。括盡民膏。養成流焰。人第見督師之害。遂議罷之。

不知此向來督師非人之故。非設督師之弊也。流寇飄忽散漫。我一方之兵不足自固。動輒請調各處援兵。假如援兵四集。其率兵來者。非集則督。若無督師。誰爲出令。從來專能勝。分不能勝。專令不畫一。才如李郭。相州師演。不復能制。况未必李郭其才者乎。愚以爲係屬寧遠。凡新設諸督。一切罷之。惟選其才。各照舊懸撫。但令不越月餉。則兵心感矣。不受彼演。則武弁服矣。處誠商確。則諸道將吏爭竭力矣。而擇其猷略品望尤爲衆所推服者。則特命爲督。因平寇設者。不過一督師。因驅設者。不過仍夙昔副宜二督耳。提調有方。人始見說。

督之利結都新。國始免多督之患。擇真才與裁溢官。當相須而濟者也。

壽遜議
丙子八月

人有閉目而能行步者乎。天下有不知敵情而能制敵者乎。則有離用間而徒言用兵者乎。孫子以用間結十三篇。猶子思以上天之戰。結中庸。故曰無所不用間。蓋軍中無一語非間。無一事非間。無一時非間。但用間須審間。謀之才用間。必重間。謀之賞非死士。無以行間。非厚賞無以致死士。此其要略矣。伏計十七年來。純用間勝。而我筭樞專間之倫。從無思議及此者。譬之身之

所處。則我明彼暗。譬之目之所視。則我暗彼明。今營逼近數里。敵十里間。曾不知分數幾何。何姓名。營壘出入何貌。營何運用。而我彼下與各營。則彼廚飯稱諸誠遊兵。處處窺。請我不知。彼數深。知我矣。救急破敵之法。無遠設伏出奇。設伏出奇。無過出其不意。令彼既知我。則我伏提何設。我奇從何出。我不知。彼之伏。將無所不設。彼之奇。爲無所不出。矣。此無論不可混。我不可伸。勝即欲倚。軍營仗神。器爲持久漸驅之中策。其可得耶。危哉。危哉。爲今日計。有一至穩至正之著。而所謂救急奇秘。無不歸括焉。大司馬出統提師。必非安生而

論制敵之道在練兵。二言定今日之情勢矣。所以行二言者。最要亦不過二事。不吝厚賞。以聽良將之用。間乘時邀利。固難輕信。以千官之衆。驕集薦下。豈真無忠智。沉勇。親歷行伍。曾奏膚功。塔居中樞。機塔運籌。制勝者。一二人。肯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見賢於孔子。魏無知薦陳平。蒙賞於漢高。使得如叔皮。無知其入。則子產管仲。陳平必出矣。然今日者。雖有叔皮。無知。知而官之。又誰與信而入告之。是誠鄴侯之事。可以立紓。聖明之憂。大慰祖宗之靈。遍解黎民之厄。一吐華夏之

平產。議。庚寅歲末上。數犯神京。故其患急。流寇日創。邦本設其禍深。平寇之法。當暫假權宜。制則有久安長治之道。而總在得其人。而專委之。何謂精宜。擇流寇殘害之處。曰澤。曰秦。曰楚。曰蜀。曰江北。精選巡撫。伍人略。攸盛唐時委任游鎮之意。錢糧得自用。但其數則開報吏兵兩部。是餉過守。今得自廢。置互調。但其名仍開報吏兵兩部。是餉取足於本省。而新餉不必增。可以少慰四海之民力矣。兵取足於土著。而客兵不必調。餉旅不必出。可以爲朝

廷省行糧。可以使民間免淫掠。可以使桑梓賞資其戰守之用矣。朝廷但分別伍省。難易之勢。懸立賞格。成功之後。撫臣世封。道府州縣將吏。按功陞職。則五良撫操縱如意。鼓舞有名。殫竭心力。自足辦賊。而練理不必設矣。設總理有四難。任巡撫有四便。用兵以識地形爲最要。練理所轄既廣。數千里之山川曲折。安能一一備悉。巡撫各歷其地。可以周知。難便不同一也。兵開呼吸提舉。得心應手。全憑守今。練理不司舉劾。秩雖崇而勢賞疎。巡撫既兼重。委選用可以隨宜。難便不同二也。人之智力各有限。量本朝如舊。廉原。饒。伍。文。定。章。皆可爲良

當世不乏人而總理之才非得如劉基王守仁者
才難假不同三也各有錢糧聽各撫銷用擬算爲便若
設總理彼支此應遞相拘牽不復自難假不同四也
所以設總理者專爲本地兵不足自衛往往倚調援兵
此時巡撫總戎散人文集須總理之權重位尊足以提
控今惟精擇五撫任其盡地而守其間自有協力其濟
之用而無虞坐降又何以總理爲哉如此流寇藏者
餓死者餓死然後願撫者復集精勇願兵者分實各邊
不出三四年事體大定五省官吏錢糧機還如舊制悉
棄

朝廷此所謂平寇之法當暫假權宜者也何謂制有
久安長治之道畿輔七府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重
其事權假以便宜其見在州縣官共百三十餘人量置
能者餘揀調別用而就聽選各項人員并近日保舉
崇諸士特設法以遠其尤再加多才搜求異才分布任
用蒞事之日或人與地未宜聽知府更置互易務令各
當其才各固其原本揀有事不至張皇隣封有急則知
府相機調援動王之舉又將時轉勵以須則京師之內
可以開警不驚制勝廟堂之上矣况畿輔名城屹然劇
時無一破壞彼將四顧備備亦安敢輕薄澤城乎茲今

遼陽未復京師單外錢糧皆比處額不得不以還太中
待之果使七郡得人良司牧卽爲良將帥錢糧有賴不
煩建調客兵爲塞梅止渴之計不庶幾久安長治之道
乎但須勿拘資俸勿問出身居機實其舉劾有功報以
優異則其才乃出利用自見故制平寇雄機宜略殊
而總在廟堂預定其規模擇五撫七守而專委之
韓部封差公呈
呈爲會典宜遵近例宜查差規宜定永垂靡爭之雅事
竊思百官職掌一惟祖制是遵伏讀會典讀部封爵
項下一款嘉靖四十四年奏准冊封世子郡王及世子

紀郡王妃翰林坊局六科尙書及卿寺五品以上官爲
正使部寺屬官中書行人等官副之此簿本部分取而
言中行坊充副差初無專屬也中書舍人項下一款凡
冊封宗室例充副使此揀本科職掌而言正使自所謂
應差官員非比各衙門便借也行人司項下一款凡差
文武大臣往各王府持節行冊封禮本司官例充副使
此據該司職掌而言道與本科相等掌書專屬也又一
款嘉靖十七年題准今搜除冊封宗簿照例於翰林六
科等衙門行取相兼上請點用外其餘一應差遣先儘
行人如行人不敷然後訪取各衙門空閑官最情倍差

此明指其餘各差而言。不指封差也。自崇禎三年。韓大行有仰遵。祖制一疏。內述一應差遣。先儘行人。徑將會典原文。除冊封宗藩并其餘字。而盡行刪去。似以冊封一節。并入一應差遣之內。想在當時。偶失查考。近來數年。顧遠以此爲據。往往臨差爭執。迄無確論。然據崇禎八十九等年中。行差數。均味書少。置低昂。亦爲煌煌。今甲垂三百年。母容一旦紛更。故也會典成憲。既如彼。近例可據。又如此。未同一體。何煩致爭。至如據揭所稱。冊封副差。向居十九。不據制而循事。已非典章。況事且未確乎。所引典章。乃徐學聚一末纂記之書。並非奉

旨修輯。豈得與會典並行。禮失則求之野。今會典昭然。禮未失也。某等職居中秘。念欲忘言。但固衙門事理所關。當垂永久。倘復遵於臧。誠恐差悞。或素日悞反致紛爭。故將封差本末。一一條明。恭俟宗裁。俾知共守。具題出缺。呈爲同年具。考選新奉命旨。裁停舊有成規。具題出缺。以便銓除。事某等或係選頭。或係守部。舊例合授京職。向因缺少。還延。舊候。頃遇吏垣疏請。考遇奉有成命。今中書俸滿者。四員。行人俸滿者。六員。比照某等應選人數。尚有餘額。竊思考選之奉。或需新歲。裁停之期。應在舊年。伏乞列

其題。由缺補選。使職還告。舊者。藩春屬和。追指相臺。書頌之光。而班行初試者。寒月趨陪。亦僑攬書周各之用。陳力故刻。章希八凱之同心。以人事君。義順山公之啓事。

初授衙門一體。在官職章稍殊。俯順微情。以俟輸忠事。某等八人。並值大選。應授中行。衙門體統。本無低昂。朝廷任使。量均勞逸。但皇華原闕。其諷謀多在攬轡之間。而染翰形廷。其取階長在侍班之項。人之所賦。擬亦與宜。伏祈體恤。群情。分別擬授。俾臣子之各得其所。卽

君父之愛惜人才。

教徐虞求太宰末代題致仕呈。甲申八月。盡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未任。寒呈爲衰疾有年。量選遇分。謹遵新旨。據會典。求代題休致。以休素心。延緩喘事。職崇禎七年進士。守部三載。授中書。告人。至十四年四月。俸滿。因病疾陡發。卽於差欠具疏乞休。此時正候台臺。章出納之任。隨蒙封通。未賜矜允。荏苒經歲。餘趨復命。在職又二年。因迫徐丙子北闕分較事。降南京國子監監丞。於十七年三月間。抵家。隨指創居大司成。姜老先生。懇祈休致。俄因國變。未蒙代題。尋還願

大宗伯署銓。七月間推陞令職。竊念某報國有心。就刻
無力四年之前。叨任中翰。曾拜疏乞休。數月之前。初改
繩愆。復繳劄求罷。總係閒散。職事易供。特因精力稍
不能任。凡人之任。況年復一年。月更一月。前進益短。新
病轉增。聞道靡期。回頭已晚。而散食茲難。肋胃味寡。衆
至於狼狽。始追悔之。豈有及乎。此義之所萬不敢出。而
勢之所萬不能承也。且在他人未照平生。猶或疑其矯
情。台臺與某生同里閭。於其拙性。非才。淡心。樸守。薄稟
衰年。何一不在燭照之中。苟非血誠。焉敢妄噴。向讀會
典一款。凡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頃者禮總

儀制司主事張采。越次陳情。率有以值。有果。餘其病。署
具呈吏部核實代題之旨。職病切膏肓。年臻耄耋。仰
稽舊制。近奉新綸。率值仁人主銓。敢此瀝性呈性。伏
乞俯諒微誠。批示該司。具稿代題。免令小臣迫於苦情。
冒疏呼籲。則台臺於某。非僅保全其晚節。實推函蓋其
餘生。瞻水鏡以銘心。伴田謳而報德。

再投徐太宰呈
呈為再申素懷。仰祈崇鑒。早賜題致。永歲宏仁事。職於
前月遵新旨具呈。求代題致仕。中間敘述甚詳。一謂
拜疏於四年之前。即係台臺封進。則是恬心風具。仁明

濟早茹也。一謂繳劄於今年四月。此時署在繩愆。若論
世情。望今鑒省。詎可易得。總因衰疾求退。違計所處。何
地乎。竊聞初呈有用。非其地。建興遐思。可否別用之。批
職且感且愕。人臣安敢萌此心。制與豈容有此例。況職
平生稍知性分。不至為學道長者所吐棄乎。或膏台臺
不遺交末。始示憫憐。然與其憫之而思為改官。何如信
之而聽其全志。自古真銓宰遵道人才。各得其所。但令
其求退者得退。是即空平之用。上齊古人。所以佐理與
朝孰先於此。懇祈早賜代題。使愚分得安愚。衷亦白不
朽之戴長於我生。

投張赤函太宰未代題致仕呈乙酉正月
海濱廢人。衰疾泣血。謹遵近旨。繳會典。三瀝苦衷。懇
乞立賜允題。稍延殘喘。事職崇禎七年進士。十年二月
授中書舍人。十四年四月俸滿。因病病疏。發仰於差次
具疏乞休。未蒙矜允。往再經歲。敢猶趨命。在翰又二年
因追論丙子北關分較事。降南京國子監監丞。於十七
年三月間抵家。隨繳劄署大司成。姜老先生。報祈休致。
俄因國變。未蒙代題。尋遇顧大宗伯署銓。七月間推陞
今職。竊念某報國空懷。就列無力。初乞休於中。特煩繳
劄於繩愆。事蹟顯然。年月見據。伏讀會典一款。凡願告

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舊秋儀制司王事張采越
次郎椿奉有以後果係真病著具呈吏部核實代題之
旨。職仰稽舊典近奉新綸。隨具呈。太宰徐老先生自
分同里。必能見諒。蒙批本官資陳望重。與朝憲精乃因
川非其地。遠與遐思。司察典例。可否別用酌報。職聞之
訝然。職拜疏。綴劄皆屬往事。非始今日。豈固有感求罷
國典安有聽人求改之例。人臣敢有妄幸別用之恩。不
惟職願未伸。而且使職心滋聯矣。因再具呈。辨明心迹。
力求退罷。不虞舊幸謝事未及批行。今幸明公主銓。必
將使群才得所。自古真銓幸遇退人才。各得其所者。但

令真求退之人得退。自然真當進之人得進。是謂空平
妙用。足以贊助興朝。伏念職自辛酉得賜賢書。當時已
稱腐儒。學究老先生方處西臺。遐探虛聲。曾在玉趾昔
親屏。軀於二十四年前。今豈不俯信衰頹於二十西
年之後。雖據此日之陳詞。似屬初捷。而合前辛之辨。實
實已三伸。萬祈曲鑒微誠。批司具稿代題。免令小臣迫
於苦情。冒昧呼籲。則台臺於職。非獨善係其晚節。兼復
代表其素懷。一夫得職。柏於承輪。衆正均樂。客於天海。
再投張太宰呈。乙酉三月
再誼苦誠懇遞。新旨早行出缺。以安愚分。以昭風心。

職以屏質衰齡。更娶沈痾。請休求退。若疏若呈。輪再
至三矣。一切履歷。倘錄除本年正月間具呈已詳。不敢
再噴外。近因吏率垣有聖主求言。若清等幸一疏。其意
原爲垣中而發。新朝舊吏。群工推廣疏意。有久陞不到
心懷觀望之。明綸。此於懷人心迹。未知何如。就職之
身。則罪幸得此王言。而案牘可以益顯。職自崇禎十四
年四月間具疏求致。奉有前來供職之旨。十七年正月
領南京國子監監丞劄付。三月抵家。隨即繳納署堂印
善老先生。是乞休於俸滿在。先帝見知之年。而辭任
於繩愆。當國變未聞之日。御批有據事蹟昭然。絕無

觀望之嫌。茅麗孤忠之泣。固宜早允其退。俾卽於安。揅
讀新旨。原有吏部察明出缺之諭。如職之乞休累歲。
其心固不察而自明。如職之職職半年。其缺則久虛。而
宜出伏乞台臺諒職誠懇。立爲具題。深銘晚節之體全。
實倍恒情之進取。
投吏部堂呈。癸未六月
分罷欽案久定。清時良宰並新。謹詳追當年處分始末。
恭懇追旨。速覈事。崇禎十年二月間。龍正丙仲科磨
勘本房取中舉人。束朝綱蒙節降職二級。照舊磨
因弱維半事。五番回奏。始得授屬。當年此際。隨請奉

分者四人。情跡各殊。衙門遊別。其下刑部究擬。卷生難字。先經覆試。自以學力未充。職幸。隔房考官胡。生。自以平日交遊比匪。與維手狎邪不端。同配二人。卷案具在刑曹。其下吏部龍處者。副考阿仲。係自以密。閱加批。降二級用。龍正則以本房龍無主持。再請二級。蓋開冲之卷。不能充額。原以七備卷。呈副考。求其裁。定。副考於六卷。概不著筆。而批閱維乎。於是龍正遂因。而用之。當年回奏甚悉。副考及部科奏覆。一一相同。具。在御前。并科抄可察也。是四人所坐原委。各自分明。不。相參涉。近來或疑麒麟生閣中。既無情弊。反以隔房榮。趙。

似乎李代桃僵。豈不見麒麟生自以比匪生。不以情弊生。耶。其終免情弊之疑。則龍正五奏力洗之。而平日比匪。長安共免。無可為諱。自作自受。誰代誰儔。於時鄭眾卿。為大司寇。審定奏書。最說詳允。因原奉。旨陳龍正姑。俟麒麟生等訊明奏奪。故於贖尾繫一語云。陳龍正應否。罰處恭候。聖裁。及下考功議處。再降二級。照舊。其看。部具存本部。至崇禎十二年。遇。單恩開復。此察處分。本末如此。舊冬因截停候考。麒麟生將前事詳奏。下部科。具。以奉有據。實奏明之。旨。今春禮科沈鳳培復有條。則奉速行察奏之。旨。題自孟冬。迄今季夏。月更九。

世片歷三時。凡在見識。靡不嘖嘖。謂昔年此案。久矣上。其長也。竊念某自辛巳四月。俸滿。即因病乞休。泉石之。韻本諸至誠。茲拜疏在寂。無訪忌以前。使秉令時。得遂。素願。非良會。惟茲宿疾。理須龍察。恭諭舊太宰鄭老。先生邦之司直。原崇經其手定。近應覆奏。因計典伊遊。例龍諸著暫。及大計已竣。衆令即日具稿。且聞親作。看語。贖探情。議殺許有加不意。又值去任。今幸白臺遊。蹟榮鈞伏乞察欽案。嚴公情。掃群陰。將某昔年降級開。復錄錄遵。旨。採實印房。贖覆奏云一事。願繫人心。俾。

衆正交欣。慨復維新之有衆。而孤貞幸願。還仲求退之。本龍。

送考功司。尋未六月。人臣以敬君為贖。覆奏以遵。自為先。伏念龍正丙子分。闕一案。明輪七。因奏五中。宸斷已定六年。新。旨復經再布。頃者部科覆審。先奉有據。實奏明之。旨。及禮科條陳。又奉有速行奏奏之。旨。但令察舊持處。分情跡。未書令新議。追處也。除胡麒麟生配擬錄。錄自坐。平日比匪。不坐。閣中。衙門。頃者龍正辨疏堂呈。歷歷已。明。誠。肅。贊。剖。外。令。台。臺。所。應。察。奏。者。止。據。前。旨。所。云。

衡文漫錄主按所云明屬物議及昔年本部所議再降
二級看語開列回奏則新旨合而事理已畢公論允
服矣外間初傳有追降追調之議鄭太宰謂一事豈有
再處親改定者語未及題竊意明旨所無台意實肯
擅增且昔年龍正並呈七卷副考就中批圈其一乃從
而定之故明旨於副考則云種種可疑於龍正則云
漫無主持天鑒本自彰確故令據實奏明若果欲追
論是以昔年宸斷爲不足據也將謂有情弊則疑在
呈七卷者耶疑在批圈一卷者耶若知事理既已龍著
明旨確乎可遵則科無事從不開處分滴除之後越

數年而復議追處者伏乞老先生格屬近旨詳察欽
案將舊日降級開復緣由具候呈堂一一奏明豈惟身
受者服其處公即旁觀者咸頌其得體矣至於鄙性衆
退安恬前年毫無謗忌之謂已拜歸耕之說然官爵可
自蟬蛻而是非豈容不明俟台覺之回奏今日奉俞
則求退之小言明晨繼送此在龍正喜於自伸其雅志
而於相訐者又可代釋其猜防俟因物猜星移初官不
職故使清華有語反覺負心蓋乍事之似訝其迂愚而
事後方設其所存之果異也
送壁荒職攝 壬午六月

積議裕國足民事宜以助中興以慰聖懷事職於五
月初一日進屯壘兼興一疏內引先臣徐貞明條議西
北水利并京東木遼考二書爲據道蒙該部看議具奏
之旨復於六月十二日聖諭戶部與屯最多良策西
北水利尤長便易華先臣徐貞明條議并井可行特命
閣臣抄發該部著照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即
會同該科詳議興舉事宜來疏特論欽此職讀之具見
聖明之留意足民灼見治原知今日撥亂振窮舍此更
無第二策也念欲補贖細陳恐目再三之瀆且其間事
理委曲千言本易議其於章奏年額尤屬未便四月間

曾有諸司凡利民之事故時之方開款道間奏奏之論
今特將興舉壘荒事宜詳著於屬以供採擇謹得
葉惟修倖列賢書揭 壬午八月
賢書難伸鄉評難搜直道與厚道據衆權猶意輕聊表
大意事八月二十六日揭曉見有第二十四名葉惟修
嘉善人心喜訝之邑中從職是人也既而同邑與試者
皆云即葉著益訝之聲事已級無許兩文宗統華久矣
冀肯搜耶即如是其如彼選族之則職何如通邑之驅
逐而退迨兩都之久傳而廣議何據刻揭開職情事詫
異所聞至大所覺實多屬在維桑何忍出口但念通邑

定京師者。自徐司寇入籍雲間。此外惟職一人。若徑隱下官。恐邦多司直。還而見朔。又完難辦之日。紳袍士繡。登門相問。何爲當時。默無一語。職將何以謝之。故敢追隨諸士之後。略陳其梗概。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亦無敢一字旁溢。跡類往。蔣心誠。翼翹。或者群龍無首之義。茲亦其幾微云爾。

安撫策 桑崩丁丑擬

居重故可以御輕。借泉輕以市重。則那居之勢并矣。安內故可以攘外。置安而議攘。或乃愈亂。欲返其亂。非仍求之內寧。又何術哉。夷狄叛服不恒。雖極盛之世不能

無。而中國百姓自相煽動。則土崩之禍。有識者深憂之。穀仇熾於周。而禍周者。卒非穀仇。何奴號於漢。而禍漢者。卒非何奴。吐蕃回紇張於唐。而禍唐者。卒非吐蕃回紇也。百姓心離。則周漢唐之末局耳。周之盛也。便薄伐之威。然後朔方以城殷宗。無然中興。神武在輕。三年克鬼方。當猶格苗之愈。非艱於奏效。姑寬之以待其自服也。不然。亦如後世師老兵頓。曷稱既濟乎。越自遼左。亂編調客兵。客兵無律。背逃輕繩。窮民從之。此流寇之所歸起也。今又因流寇而屢調客兵。民之畏兵。甚於畏寇。此寇之所跡愈多而難熄也。其始也。先而寇後。論

今日國家至計。則寇本而標。請先分二者內外緩急之勢。而便詳所以制禦。蕩平之道可乎。於京師近故京師視。患急於流寇。乃四鄰則各有近流寇之處矣。半天下皆流寇。即半天下皆奔寇。近凡近寇之地。患寇甚於患。各從所見爲便重耳。國家取天下於。在天地乘除之大機。不必能我加小民思亂者。偏天下而復多方以驅之。禍亂相尋。何日之有。嘗安議今天下若有淮陰李靖之將。可制而流寇必不可平。其用兵視枯沒喝幹離不之便遠。甚已。已丙子再大入。皆茫無紀律。所以往返自如。乃我之

太謬。非彼能也。我之謬有二。其無能者。既已束手坐視。而所謂能者。又專欲以故力勝之。豈知我之技力。雖使選練數年。未嘗半彼。丁何丁。騎何騎。射何射。而欲與關其所長。即議復開平。立志甚壯。與往年取大寧之說。甚相表裏。然究其所以不遇。欲練兵三萬。以與之力角。而取之無乃疎乎。要書必爭復之既難。孤城遠戍。守之尤難。必也我兵既精。我餉既裕。俟其本一大創之。乘勢而取之。耕屯以守之。謝經久之規。復而欲制。無如困其所長。用我所長。彼長在騎射。有坐困之法。在我長則人人言之矣。曰非火攻不可。曰非以車營用火攻

不可皆似也。然不如一言以括之。曰用伏。古今用兵皆專用間。今無歲不間我。而我無一刻能間。卽已入境。尚不知從何道往來。數若干。將何人。方略運用何在。質實焉。邀俾堵截。猶閉目而行。選步類頭。故今日第一要務。在選能使間之將而任之。然後我長得施此伏人者也。外是有伏器者。如弩如砲如刀如石如毒煙之屬。不待平原可用。以結營任山川峻隘。道途崎曲。隨處可設。設又易收。凡害敵之物。使敵不知。然後陷焉。此伏器者也。外是有伏地者。大而爲溝洫川渰。寓險於屯。明而爲榆柳叢栗。植險於樹。隱而爲攬地飛龍之屬。數

十里自相觸動。頃刻傾陷。唐李臨淮。本朝蔣定西。皆能爲之。今世豈乏人。此伏地者也。知此三伏。則彼情得彼長困。使韓李之徒爲將。優爲之矣。今所最大患者。伏人一說。我不能伏人於徒。使伏得以伏人於我。彼所不能伏之處。我又隱然代爲之伏。今雖幸離腹心。猶布滿肝腹也。可不寒心乎哉。謂宜早爲之所。上則消弭於未然。次則控制於臨事。不然。城社盤結。一誤再誤。何以堪之。故三伏之中。尤當急商伏人。未知我伏之利。且杜彼伏之害。庶幾先不敗而後求勝之一機乎。至於流賊又同而異。其同者。賊伏人於我。我不能伏人於彼。亦當

伏人是也。其異者。則中國之民。非夷狄比。勦擒二言皆失。竊要何則。流民流賊。原分二體。流民就食。急於求安。則宜安插。成化時。原傑之處。鄧陽是也。流賊焚劫。民間應者尚寡。則宜誅勦。正德時。劉六劉七與官軍互有勝負。而卒殲於江是也。今則流民與流賊合矣。賊所至。民強半相率而入賊矣。非選良將失括破之。則流民求安之情不急。非得良守。今徧與招集而安插之。則賊黨何自孤。而種何日熄。今賊者云勦云殲。夫勦之爲言。使無子遺。所以待反叛。制羗戎也。今皆中華百姓耳。勢可勦乎。心忍勦乎。議勦者失也。撫之爲言。赦而罔治。亦

謂有從餘民。及情夷之屬。使故有產室家。敵其罪。自相率而安業矣。今皆孤子窮民。散何所歸。歸何所事。欲圖善後。正須有法以治之。必與行獵。必定鄉土。必給廬舍。必授開田。而又多方調習。乃可以承寧而不復亂。故議撫者。亦未盡得也。書曰殲厥渠魁。識渠魁而後可殲。今且不知踪跡。何所。賊首何姓名。競云某回。某大王。此皆無是公浮游先生之別。使任其條忽變幻。雖欲殲之。將誰殲乎。我兵往往反。隨賊以俱流。而全無定算。今欲破賊。總貴先知賊情。欲得賊情。總不出於用間。凡刺營宇。炎髮頂者。營首從。非其積賊也。果賊腹心。何須刺

以爲羈制今遇此輩便謂罪在不宥是絕其歸途而
堅從賊之心賊每至一地挑壯勇者刺之使欲逃不得
反正無門所以新賊日增舊賊難散願入關於賊中布
散流言許以歸順如唐時高仁厚破阡能羅渾擊之法
但服一寨卽諸寨聞風降附其髮頂無灸痕臂無刺字
乘馬跨弓刀者乃其積賊也欲實不多其勢既孤勦之
自易故必得善用間之將然後可以用殲能殲賊然後
可以善治其脅從是則蕩平流賊非勦非撫遊古人之
殲而又善通其固治之意庶幾遇從俱消或疑行獵虛
舍費數百萬安從出然今每年亦費二百餘萬使流賊

延蔓更數年費寧可計若合數年虛靡之數成此承寧
之績費耶省耶至其間驍健願兵者選而練之俾師旅
益壯如此分別三等布置既定土闢而賦足賦還爲良
民藉其精勇又可以禦寇豈非去流賊之害而反收流
賊之用者乎板齒安兒先臣王守仁破賊安民之喻也
當時桶岡潮頭等賊原係糧種各有巢寨雖蔓延三省
實回領其家故守仁欲勦不欲大舉寧獨任不欲夾
攻其意微矣搏穴反虎先臣俞大猷擒張璉之喻也當
時連賊離巢出劫督撫欲野擊之大猷以爲我兵敵萬
豈可從一夫浪走遇舉兵迫入其巢總果還救就擒蓋

不以我師隨賊俱流正今日對壘之舉也今日賊勢幾
於將磨不起而非有專趨離陝爲老窺有所必反而諸
股皆散亦有所不必及使二臣處此其於勦勦入穴之
計自能隨宜變化豈憂拘牽土寇一種武與流合武與
流分流既有真假土亦有首脅必先分流土又能就流
土中各爲分辨方可使之互相新捕此又處置流寇之
剝技餘事矣故求大將之才用三伏之說則長技坐屈
而失地可復漢庭可空敵博良將與良有司俾兵威既
振解散有法安插有歸然後流寇永歸底定此皆言之
似疎闊行之似格碍然舍是實無良圖所謂大病大藥

挽回令脈整頓乾坤之法也其平寇之不得不同
者曰重賞大凡鼓舞戰士非厚賞不能平日勸民開一
草一木者必誅至於破敵之日一切賊壘所有聽得勝
本營將帥通行給敵以賊貨財賚我有功未嘗費府庫
錢也孫武法凡能奪敵人車騎卽以充賞而更其旌旗
蓋恐徒賞未足示勸又加旌旂以寵異之若年居無格
外賞懸募死士而臨時所獲賊對又令人官登先之入
有廢然返耳故平時嚴戰與與驍均領二法並行乃當
今磨礱將士之至要也祖宗時置邊兵六十餘萬皆
在邊地此卽居重之意欽文皇帝專重圖平謂地形卽

兵勢也。今不汰老弱。不練土著。有急則遣調客兵。冗費無算。而不得秋毫無收援之力。所以增餉三倍。而反失其重也。今能永不調客兵。以其費核練額內之兵。則居重之勢復矣。太祖謂用兵在固本。此正安內之意。京畿天下之本也。今日之陵寢。則又京使之本也。上下有固心。而後可以商榷。侮謂人心即兵勢也。今似有岌岌不崇朝之意。何也是。又非群工所能與也。明大義。剖太疑。決大勢。彰之以可恃。持之以必不可動。其將得力於帷幄。論思之際乎。有道之盛。守在四夷。即四鄰猶侯服事耳。而況欲增得已之役於層城之外哉。故以蠻夷視中夏爲內。而不可以先定流寇爲定內。廟堂主幸。確有成畫。乃爲內之內。大將伐謀。良有司勞來爲制禦之本。而誰能議拔大將。何道能使群有司一時俱良。乃爲宰之本。國初重開平住重大宰。今不得已。重陵後宣口三協諸路。此亦隨時異宜之兵勢。而定志使任賢才。戰勝於朝廷。乃爲勢之勢。豈宜如明問所云大意相通而已耶。一以貫之矣。經濟推入於精微。而事與道無殊致也。

卷之五十三

大疑解 丙寅



二百餘年矣。近者太阿倒授，恣其匪毗誅戮，上下重足。私人滿朝，重鎮則遣同類制其兵，咽喉之漕內府之藏，歸奉提空名，孤立將無田王之事，復起於今乎。至人曰：和也，特異世遇，相與共辨新莽，爾天下有偽德，無爲功古之篡者，必先立大功於天下，天下之耳目心志，伏知若人舊矣，誠其造而攝其威，難詐忽移，四方晏然，不

師祿散之徒皆是也。或及其子，或於其身，違者三十年。近乃十餘載，寶負大功，故其成篡驟也。新莽繼四父而求政，大類齊田，天下之民知有王氏亦舊矣。莽謙敕仁，餘察傾諸父，匿情驚愚，殺子示公莽之爲，僞德也如此。當世上書誦德者，至五十萬人，莽雄一身，邇所從來已歷數世。梁漢中厄，遂其機竊，劉向處成帝朝，明謂漢業必歸王氏，向沒十三年而莽始代漢，似乎獵取之驟，其真不啻久焉，然則德可僞爲，功不可僞爲，以功篡可，以德篡不可，今之竊利器者，從微突與，非有累，其之遠悼也，又非若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也。

下也。五下之心，未嘗傾軋，四方微其逮捕，往往切齒。且日沾沾焉，慕虛名以爲德，建常役以爲功，金璧輝煌，市人望而唾罵，德誰仰之。峻役增挾，舉朝指而竊笑。功誰惜之。凡此舉動，並失人心，莽以家世今以瑣尾，莽能不顧其子。今欲使宗族蟬聯而貴者，戮十人，莽文致方外百蠻，重譯獻物，今邊腹無寧歲，而所遣腹心黨與，無咫尺之功，他人才能稍稍條出，增繫禍亂者，不能收羅駕馭，則反從而警視之。或功成不叙，或欲易帥，及見其未受易也，又羈縻中止，焉是權始足以亂天下，而其

才不足以成其篡竊也。明矣。客曰：然則廣布腹心，聯姻世胄，兼收兵穀之權，殺人不休，何歟。主人曰：徒以求安也。殺人停手，人將噬之。兵歸私人，可消晉陽之甲，金穀在掌握，則公家物與囊橐無異，出入莫問，而又可不繕納賄以爲名高。世數通好，總爲百足計耳。自以生享侯封沒之日，姻姻黨類，皆其所建置，守而不貴，相視誰何，是其樹權立威，皆以防禍，非求禍也。且今者挾天子制四方，欲殺立殺，欲貴立貴，安富尊榮，勝算已極，若令竿頭更進，翟義之徒，與師致討，如蠅而起，腹心皆驚，材爪牙非良將，何以制之。去安卽危，彼有小慧，寧遠忘此力。

既不能智亦不爲。甲第街遊陌。擬皇城之半。足以藏甲兵。謀不軌。兵大內。足以劫朝之文武。何忌而不募主人曰。甲第雄盛。庸部所以自修也。財惟吾供。衆惟吾役。立門戶。明得意。乘時創垂。業止於是。若其有他。碧殿玉階。皆將爲有。甲第何爲。且莽故居散衣。曲邀衆。而令也大新營築。誇流俗。招怨咎。不亦霄壤乎。肩矣乎。借曰藏兵。則內官甲士數千。以劫在廷。使有餘力。京營之軍。虛驕驕。一腹心掌之。鞭筆使從。逆爾若欲陰攝海內。則官府所參。合之不過萬人。詎足使豪傑望而畏縮也哉。故青宮禁。既不藉藏兵。衆四方異已之謀。

雖藏兵何濟。甲第之耀耳目而無深謀也。害矣。死元后。壽考宗主於內。居攝建國。皆奉太后詔行之。使徽太后。非當年亦安能襲子之迹。客曰。宇宙何定局之有五胡未亂。中華士民。豈謂北面。天后未華。世華如有女主之事哉。天或者令此類。備病時。月以開聖人。未可知也。子喻。揖讓何必格。元后詔何必行。至人曰。世至變也。人至常也。吾不料其世。料其人。凡乘權造逆者。非智足以謀。卽蠢騷而爲人誤。今兵爲人籠絡。一世昭昭不能。南莽爲旬日之非。又計所不出。惟恣快目前。譽美必。刺譏必刑。簞天下之口。以自固而已矣。其才不足。

以立功。其累基不足以飾擅。南面讓祚。異代或有之。本朝事也。客曰。然則將安終乎。璽褒無算。疏說無算。爵賞無算。物既極矣。而猶不及。飽者厭梁肉。則思山珍。貴者厭綺繡。則慕雲裘。羽衣至人曰。衆褒論者。名心也。懸爵賞者。小貪也。顧兔之狗。無志逐麋。喜名則猶有顧忌。望青紫。獎時溢分。未盡其同類。無知妄相誚說。而彼亦憤然處之。梁賈事程未敗之日。錫賚重疊。一斬勢變。歸第就戮。今夫始焉報怨。中擅威福。更使惡盈。或天斃而奸發。或其黨類自爲警攻。懸頭剖棺。舉宗寘殛。足則其終焉已矣。客曰。子言其才不足以樹功。勳也不能籠絡。

人羣也。其地望不足以飾德也。天下之心不服也。是也。至云行事與莽矛盾。竊謂不然。莽世貴。故下士以釣名。今起創微。則多搏擊以張威。莽宗門強盛。止患立異不虞。寡援。今皆細微。不得不廣植要近。爲羽翼。計物各有宜。事各有時。至人曰。立功以篡如虎狼。佈德以篡如狐媚。劉裕高欲。斬敵最煩。皆在功著之後矣。略湯名。破膽屈膝。噬而噬。爾無旅距者。莽則市德。旣事始復。茂除異已。今處孤媚之會。示虎狼之形。殘下則倚上。墜上則迺下。是故殘下如流水。墜上必遽起。其勢然矣。莽初爲兄。遺孤後。遂誅之以信法。馴及厭子是其胸中先設。

模然後施爲以誑衆庶。今會得大權。身同騎虎。其宗
親子姓。各貪富貴。不顧後患。衆時邀乞。盡授模制。適增
衆庶之憤。豈有意爲羽翼。故說亂天下在若人。而若人
必不篡天下。貞觀德烈。彪映無極。中興太平。我典子寢
息。山幽。吟而望之。咏而歌之。第有長年。無虞河清之難
俟矣。昔王氏之將篡也。天下不見而梅福劄向蚤見之。
脫令福向生平。今萬心所私擬。萬口所流傳。將遂從而
驚眩附和乎。否也。故凡沉幾之士。衆昧不昧。群疑不疑。
所愛政柄長內。不反挾府。其初嗣也。略更其太甚。使天
下喁喁太平。漸淪初服。殊塗而同歸。而頃來綱紀積衰。

牧守積貪。衆庶積窮。愁謳吟思。慕不及西京。幅員虧全。
難可預定。客曰。愚向者傍徨茲事。迄不能寐。聞子解也。
請移杞憂而之他。

群黨解 辛未

君子有黨。其說肇於黃皇。弘於蘆陵。近世名儒。頗徇其
故。吾聞無偏無黨。箕子之數對也。群而不黨。孔聖之明
訓也。群者。汎愛親仁。黨者。吾同。惡異。心有公私。迹亦易
辨。說以百人爲事。所親者仁。不過一二耳。黨。尊若是其
少。衆則愛之。一二大奸。佞而外。皆汎愛懷容之飾也。黨
豈若是其多。故群者和而不同之象。合而能分之理也。

夫子於易。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群固不言合而言
分矣。我與衆以汎愛爲群。則物之惡者。以不受吾愛而
分。或百人中。邀幸而無奸惡。非親即愛也。我與仁以特
親爲群。則物之衆者。以不受吾親而分。無適而非分也。
所謂物以群分也。寧有百人。群衆品致均齊。交情概篤
者哉。黃綵樹黨。君子必無臭味成群。君子必有今厭天
下之有黨。而直欲君子之無群。是盛德常孤。有隣皆惡
矣。一君子不用衆。君子雖竭忠殫力。能以隻手濟天下
事。和他日。又曰。舉直錯諸枉。枉亦衆也。錯亦汎愛也。第
置而不舉。以錯之。或循資不特學。以錯之。待之甚寬。故

天下喜而蒸蒸於舉行。蓋自大奸大惡而外。一切衆惡。
而化枉之效。以成。不過化汎愛之群。爲可親之群。始終
一群之心。事作用而已矣。初爲弟子。貪衆親仁。長而交
群。尊賢容衆。出而爲政。舉直錯枉。幼舉壯行。一道德之
聖人之訓。明白委蛇。弘廓積愷。如此其至也。以此教矣。
以此模施。人之至之變。漢天下之忌消矣。自群之義不明。
故歷代之治黨禍者。比比而是。傍一矜矜喜分別之君。
子以處衆氣。不若傍一休休少分別之大人。以邀衆心。
學術明而政事立。敢無辨與。

嚴父配天解

是之得國與虞夏異與商同虞未嘗郊賢夏則郊鯀矣
諫未嘗有事於天下鯀雖得罪爲天下勤勞故禹以幹
蠱之孝思義起郊父之文啓而後自應郊焉不郊鯀也
商開國自契得天下自湯二聖義難並郊始兩置之而
郊其蓋太甲伊尹一時意窮未能起明堂之制也至周
家始祖後近祖文王亦皆大聖豐功不可偏廢於是周
公增設報天之禮一壇祀一屋祀而以二祖分配焉互
始報德之心始得交暢而無憾故孔子贊之曰殷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非惟太甲伊尹所未及行卽
武王心思曾至此哉斯言也特爲稷與文王當並尊而

設也使始祖非纁父非文王明堂嚴配之制其可妄立
乎所以自周以後歷代郊天止配開基不追始祖武開
基者自郊其始祖至于孫必更之始祖既無聖人不如
血祖有功天下之心共安之耳其後嗣郊祀定以太祖
配未嘗配父父非開基雖親弗敢尊也孝經斯言原未
嘗以嚴父配天黃守成之天子而况擬其爲況言常人
之孝而啓天下僭亂之心哉

統嗣解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嗣之說也商家兄終弟及統之說
也及不與世概子繼父曰世弟概兄曰及繼嗣必兼統

繼統不必兼嗣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取以繼共世者也
固未云統相及者爲之子也尊之子故伯父叔父可改
稱父生必有本故所生之父不可改稱伯叔父服可降
名不可沒兩言決矣以恩序推之自幼育於宮中者爲
後者也從藩封召入者繼統者也恩異也以從子繼伯
叔父者可爲後者也以弟承兄統者及而非世也序異
也或憂本生父母之名既不可沒則繼嗣之君必將追
隆所生而人君之嗣者且有新擇宗賢之思是又有道
焉民間立繼者必論序從子可後也則育之弟不可後
則弗育也此人倫之序也設從子之中未有賢者而弟

賢可以托天下身爲天下民生主忍謂身後皇兄之稱
替於皇考而合賢而育其不賢者乎此則聖王公天下
之心不與民間立繼同情者也更以宋事考之北宋繼
藝祖而有天下者世非藝祖後也太宗時止稱皇兄然
百世不還之廟自若也南宋繼商宗而稱帝者皆非高
宗後也孝宗時則雖嗣而稱皇考其百世不還之廟亦
自若也天下之祖宗其廟祀繫天下不繫傳家論功德
不論親疎更以九廟之制泰之在九世之內雖昔稱也
兄者未嘗祧也滿九世矣雖昔稱皇考者亦不得不祧
又論久近不論名稱也然則稱皇兄與皇考其於亾者

心不勝傷矣。故國君無嗣當擇宗賢而早建之。從子賢建從子弟賢建弟無成心也。身為繼統繼嗣之至當。應倫序而正其名。隆其體焉。以弟繼統則稱大行為皇兄而仍父其父追尊為皇考某帝皇妣某太后以從子繼嗣則稱大行為皇考而別其父以本生追尊為本生皇考某帝本生皇妣某太后二者皆別立廟於大內不入太廟亦不稱宗名正而禮不違本一而序不消人安而神不病若據程子溫公之說改稱親父為皇伯父而奉以大國追尊以某國大王太夫人之封號夫尊無二

上致尊崇於伯父叔父與上加徽號比倒是天子於父母之外有旁隆也稱封則子又安有封父母之義哉名一不正禮無所加心之不安何以至天下斯固通儒之偶蔽矣
剝復解 丁丑
勢從君猶雲從龍也豈人臣比哉人臣過無道之世忠而被禍信而見疑有之人至誼正天下風草之機爾何感不應何善不行或惟勢窮數極效死社稷守義犯難遠志无咎我自欲之非固行善而致禍也亦無夷齊求殺比干直諫殺身成仁所欲有甚於生者也人臣固有

初九與上下群陰各不相得故聖人於剝云无養於復云獨被而皆不云吉凶取自得其道而已矣言吉則非勢言凶則非義與勢反人臣之位或值其窮則然也若人君者勢固其所自為安有正誼行仁而吉凶難必者哉故六五在剝賈魚有寵六五在復敦復自中非特開以他義則專計以自考為其制天下而不制於天下也然勢振於勵精權失於媿安雲難從龍亦龍自當其氣而後從之黎養倦卧雲何歸作人主之以厭勞眺逸夫其勢者變也振則威不振則死无咎則必言欲復則

無制惟人主為然故知道者不以臣遂概其君知賢者不以雙事阻吾恒
天民解 丁丑
逸民天民皆制立不官不職之號也原天民之意寧終藏不輕行寧就閑不小試寧不得居用人論思之位不其列分勞效力之員惟念上天生我分量若何奉天而處是號天民粵稽往昔參差殊致有心本大人而蹤類天民者有志慕天民而其才不足當者有心與事偕渾然天民者有有天民之才而學微僻者有願學聖人而身不任勛遂依天民之遺範者伊呂傳說本大人也迨

聖王立登師傳。霖雨萬邦。故其儀類乎天民。而非止天民也。嚴子陵魯兩生輩。有其志而非其才。季札管寧。庶幾之矣。心與事偕。殆敬仲孔明安石長源之藹乎。敬仲處一國而匡天下。孔明限於特勞。安石長源。於禮樂則猶未備。學之微僻。老子孕之。子房衍之。康節不免焉。其才誠天民也。之數者。或於大效而信其天民。或於不肯小效而知爲天民。若夫願學聖人者。大而效天下。小而效一方。辦一事。無小大皆盡吾心。固所志也。然論思用人。可以運天下於掌上。使之分勞效力。易疾易瘁。不及中人。嗟。此何人哉。夫所使耶。天所限耶。天使之。烏能遠

集 卷三十三 文庫

而小之。天限之。烏能強而充之。青開局。則啓迪乎當事。俾各隨量而行。退園林。與朋友子弟講習修明。爲無窮計爾。惕然而居。恬然以順時。又末民之渾其呼而更其類者與。

狷菴說贈金伯玉

狂狷。民之疾也。狂狷。亦士之疾也。而孔子皆取之。豈不以真哉。自顧子沒。有不得中行之歎。雖曾及孟。非狷則狂。無中行。顧子而後。不學之中行。則有黃憲郭子儀。學焉之中行。有元公大程兩其餘。多假中行。假有二端。顧者以驥虞假。鄭愚以東悅假。上下位異。類皆之心。

非異。故自古以來。無假狂狷。有假中行。從狂朝分之。或有人所厭。狷又最忤於世。而妨於欲者也。效莫之假也。悅於鄉人者。厭於天。厭於鄉人者。見思於聖人。其亦思其真而已矣。伯玉金子未弱冠登朝。俄以言罷。遂留意學問。自顧其齋曰狷菴。且云吾不能舍性所近而他慕。吾且專讀四家書。於古伊川晦翁於本朝。則薛文清高忠憲。蓋皆家法嚴峻。論學精實。無容一毫假借者。所宗在是。其以躬行實踐爲本。詎再計哉。學一也。有云變化氣質者。有云各得所近者。就所近而裁之以中。是變化

集 卷三十三 文庫

也。云爾。剛克柔克。斯剛中柔中。使棄剛學柔。棄柔學剛。終何有平康之日哉。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今之時。頓傾否幹。蠱之人。特甚。伯玉以不其自盟。真欲有爲於當世者哉。

巨手說贈吳生名統持

載者巨乎。載之者巨乎。莫可載者巨乎。然則天下莫巨於道。莫巨於心。而手爲之次乎。不過能文章耳。然道莫能載。而載道之器。必歸文章。乎固心之所托歟。揅乾坤亘古今。亦假茲手。巨手自開其字。講自精莫心。巨手說二 乙酉春仲

手文士之美耳。其從事於心。以持心者。持世
也。陶七年見其多讀書。喜親賢士。研精當世之務。巨手
與天下有心人。裁人能有其心。而手之用。斯不凡矣。吾
人終日營營。手之効動。爲多何大易取象。獨歸之。良止
豈非以庶務紛糾。入手則定。且定以自然之序。有物各
止其所之象。與由是而天下文明。返於白黃之無色。助
王宅命。不過行其所無事。卽五倫五教。發揮演繹。亦如
一盤閒天。錯綜盡變。何其非太極中自含之秩序哉。夫
是謂良其止。而手之爲用。且精入於無形。摸何道器之
分之有。然則巨手更不必自摸其心。視諸掌而可矣。

遊先錄序 乙卯

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遺說於唐高宗也
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
道。自然爲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
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操此道耶。使舉家之人。意時
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答。一世微難。其况九乎。故公藝
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強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折而
自和。先公少空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
今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荆布。黎羹鉢累之
者。先公身以讓故。垂歟。微言曰。汝兄弟自以讓分。所

以甘。一日。顧先公。而空潔醴漿。永薦於几。靈悠悠蒼
天。痛何云哉。痛何云哉。柳開訓其手婦曰。兄弟之生。蔑
非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乘。漸成爭。其說甚嚴。而旨
何疎矣。男子而惑婦人。豈盡婦人罪。或泰過而吹填。蔑
異極也乎哉。且夫述交則易。激猜真則難。交游且然。
况同氣乎。過則和以隨。規。平居則如一人。拂其安。開忍
其安用。姑拂而姑忍之。是含溫而遺交也。於是婦人獲
激以私而乖成。故至於忍。則婦人能敗之。至於和。則婦
人將化之。開之言。母之所以誠女也。若父以教子。翁以

責。總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家
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哲夫于一焉。哲婦萬一爲
知忍。不如和。強勉不如自然。則知折不必不賢於含。我
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教。卽曰昔之義門以忍。含今之義
門以讓。分可哉。

靖質先生集序 壬戌

情莫能矯。力莫能控者。二端曰死生。曰名。夫賄則夷甫
却阿堵。子魚擲地金矣。夫氣則牛弘衛玠之飾。絕喜慍
之色矣。至於色。差已難忘。顧有終身弗變之陽城林過
焉。至於生。惟血性重者。能慷慨捐軀。然亦家變寇讎耳。

使之委蛇林麓。冉冉歲時。或不免喟然拊膺流涕。兄夫平生矜矜動矢千古。而垂絕之一息。懷德素極。戀戀於易朽之形。其果於不朽之神。曾微否乎。惟名也好之。而人得之。而道求名之心。惟危。成名之心。惟微。故真能以文章不朽者。其意在文章。不在身。以事功不朽者。其意在事功。不在身。以德義不朽者。其意在德義。不在身。而謂其捐必朽之形。以易不朽。又非也。嗚翁創誠意箋於將終。德不外文。冰水忘疾。章宗公呼渡河。德不外事。華陀置呼。知有正而已矣。凡是老乃得。所以不朽之神。吾兄貢聞先生性行文章。光明簡素。古奧閑肆。對人不善。

致寒。雖其出諸口也。皆蘊之心者也。少好左徒之辭。尚晤其人。故其於文章。賦獨多。推辨亦至精。性厭冗劇。所居亦在隱見之間。顯於民生。痼疾多。勝懷。讀庚申遷羅記。及所述先康憲公家傳。凡言政事。屢以辨。繫以切。欲使人事事可敬而措也。意可概觀。屬續前三日。爲文自祭。不釋然者三條。卒云。貽老母憂。中云。沒世無稱。而其初云。閒詠之懷。弗遂。歸綬。繼追他無一言。蓋他章。諒予皆能於數千里外。以意逆之。歸而繼。鉅成之。茲三事。則莫能補云爾。至乃死生之際。如倦斯憊。如遊斯還。漣泊遐邇。與憂閔之恩。並行不悖。近友陶菴。遠齊彭澤。則

所以不朽者。膚色顏笑也。不朽者。禮致行誼文章也。生所以脫然之故矣。予既以私衷訂古義。謚曰靖賢先生。因欠其文。釐爲六卷。嗚呼。悲夫。自祭一章。先生之筆。終於是。千秋百世下。欲因文以識先生。則必始於是。

陶詩衍序例

陶詩不可以聲色求也。不必以意味索也。其有聲也。爲亮節如風鶴雲鴻。不以鍊響得也。其色爲素采如積雪之有光。不以點染紫碧。或也其意味。則至情或流焉。近事或感焉。卓創而自然。爽質而難詣。懸鏡花於千載之

上。整水月於千載之下。知是始足與陶陶也已矣。詩家多宗鮑謝。祖曹劉。惟蘇子推陶以冠百氏。而聯翕亦灑然樂遊其門庭。超矣哉。近之者。於唐得三人焉。儲光義。然收養遺章。江州謫古。柳柳州幽勁。火得二人焉。王右丞。柳川玉浩。然清絕。然皆人不敷篇。篇不敷語。情仰終秋。令人歎然。然後益歎陶翁之不可階而升也。抑翁敦淳。榮木與遠。公爲濟交。乃心骨室。比化無恨。而王以禪白累。孟以儒爲戲。儲備身不義。柳每過不力。皆自却於翁之門者。獨於詩歌慕尚。追能同調也乎。惟章掃地焚香。差若恬靜。而舉詞輒及理物。玩其結構。餘滓未必治。

斜體近而精神去之其惟近日之歸靖穆乎觀其人詠其詩彷彿乎陶翁復起

陶以降效之而偶似者爲備光義韋應物效之而不似者爲王維爲柳宗元不效亦不似者爲孟浩然不必效而似者爲歸靖穆儲胸次未起專以仙玄自滌至率意爲漁父等詞類微近之理貴自然正謂斯類韋才甚短其樸淡處乃頗自在王色色工緻總歸唐調柳以古博自矜句造字刷之自然之致且多以賦手作詩其愈繁靡艱奧者失之愈遠小篇妍節明珠翠羽無以加焉浩然沈發烟霞琢磨薛荔自成山人墨客之態歸情真語

卷之三

宋王三序文

十七

安與陶最近第陶氣雄勁歸氣和緩蓋才氣遜於陶而義過之又陶以時運節自己植歸以病感力歸天限故雖同歸優游而屈伸操縱不同也陶詩似不宜割然責子諸篇嫌於太質讀山海經自首篇而外每章獨指一事世間不必有之物不盡藝之理率爾寄興本屬可有可無又鋪述平衍故凡辭采未各荷板方斯類者例概劃去替若連城之璧傍有蕪滓小加追琢玉體微減玉價彌高唐世推摩詰爲文宗吾以王不如李李不如杜何獨舍而見推蓋摩詰每種各成結構各未登峰李則近體稍

諸杜則絕句殊拙世數輩長抑揚頓異王又位高耳食翻來其實詩家有杜可謂大成超妙而有陶沉雄而有杜均絕子讀矣杜篇章治博間有但語有述語有著意語稍加刪削存其三分之二少陵復生當推知已有開當徐輯之

不放亦不似於浩然乎何取蓋其淚歸青山雖非忘磨榮祿而終身隱逸灑然有五柳之遺風不然唐世尚詞仰見諸於世王何難曳裾王公節度使間亦其性近澹泊使之然也况抽思結撰事宗蕭散庶幾文流餘貴之倫若必陶之精拔其曠使五人者亦無幾得矣

卷之三

宋王三序文

十八

高忠憲先生修德講學人也非詩人也間自爲詩高詩也非陶詩也然陶性近遠故有道者之詩多近陶論次既舉偶得先生詩數十篇系其後不敢以詩人例之也不當以節目之也幽風可以終受則高詩可以察陶家靖賢平生爲賦不爲詩者也於陶笑近性行近而自祭文出於屬續前二日文近事尤近此一節近若賦若詩不復疑其遠矣初欲與歸靖穆其軀爲三靖處士集久而思之獨存此文附多篇而不類何如一節之逼真者使人讀之悠然想見其性行也

陶菴集序例

守正者哉。終身人倫。望之而未見。然後知窮想之非玄也。篤行乎家邦。峻極於天。然後知泉阿冷澗之非高也。不欺不姑息。至死不變。然後知聊且曠逸之非也。陶恭節季思先生。其爲童子也。異其弱冠也。豪其中也。陶其末也。禮惜乎未及艾而死矣。其死也。樂謂不異不豪。不豪不幽。不幽不謹。未必然也。不謹不樂。則生死之際。有自然者焉。先生忠信爲質。不聞則已。聞則信。不學則已。學則真。今讀其集。惟敦論訟過。安分守身。不矜誇語。惜其死也。有所操持。一旦豁然。是以樂也。人生樂嗜慾。則死以先。嗜慾爲憂。生而樂。死而安。元純居其常。生而樂。死而玩。康節游其偶。生而憂。死而樂。道則於先生乎見之。從樂得玩者。得雄深。與聖人微異者也。從謹得樂者。所存雖未熟。與聖人大同者也。令先生而壽從元純。不從康節。必也。後先生而望之。覺其味甚玄。品甚高。乃所以玄。所以高者。則以盡心人倫故也。華草乎。歇偃汎汎乎人倫。則華草者。終亦輔頰舌爾。自顧身心。猶是鄉人。此於先生之學。如水炭。况將度淺深乎哉。華草名陶。高士爲質。陶之珍於後世者。詩也。性倫風節。見焉。表所歸侯。定詩歌第一。

力於人倫。介於交遊。不爲過質之美。美必真。不爲無情之辭。辭必誠。於其及人。可以知所存矣。定傳記序書第二。病而省事。病而省心。是其精神之所鍾乎。於用力宜前。於登陟處後。物之大者。恒爲尾。故以割紀終焉。篇什不多。莫非夜珠光璧。陶菴自傳矣。有以傳先生者。有以先生傳者。讀附錄。嗜自辨之。聞之子往吳師曰。他人立言。惟恐其不垂也。季思有言。惟恐過而垂之也。嘗過吾家。及族處。秋秋有得則書之。夾卷籍中。友人或取去。越日問原稿何在。人歸之。輒隨手毀裂。問其故。曰。人最苦行不遺言。昨偶有見。非必當也。設當亦吾力所未及。故不欲以浮言遺後。其近裏刊華之意如此。余論次時。或疑陶菴咳唾珠璣。方恨其不多。何復刊落如許。梓既成。乃聞先生言。余甚幸不謬作者之然。學人心事。固難以文人到也。高子遺書序例。以言爲道。無弗離也。以身爲道。無弗貫也。知欲俾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難矣。靜時旁舉若有得焉。動而矣之。則動靜離矣。誠爲之誠有之。其又何難焉。高子之學。不舉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崇善。無聲無臭之善。賤

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有於此乎在。是故辦一學也。學一誠也。天下之理思不一不患不貫。一則自能貫矣。求一於諸辨。一何在哉。致一於吾之爲道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嗜不一者。人之嗜慾無出於色利名極之爲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蛻焉。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雖離乎切切乎皆準繩而無妄焉。觀其坤龍。是以信其乾知。身修於百年之內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微。世無本朝大體無道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弊勝於王。至乎修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潔且方而未聞過。則誠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有之聞道而潤其躬。受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脉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觀次恐其久而愈紛。教無爲十二卷。凡於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體學繁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從子阜少聞先生名而慕之。體一見而先生已殉道。於是遍求遺言。手自抄錄。余因得漸視其全書。余伯錢御冷公有覺世淑民之志。將業而持之。謂余素究心先生之學者。當任若勞。余慮知不足以窺先生。又重

賀宗伯意。遂不敢辭。出莫風昔所討論。重加研審。卷蓋篇釋。句譬中較。或曰。忠憲出言有章。信之者得其隻語。奉爲襲珍。子之定之。遺於慎莫。曰。不然。凡於師門之說。不加復味。以多爲實。皆非其信師言者也。信之必體之。倍之將能人人可得而佩之。所謂蓋後世之心也。且夫醇儒之言。寧有畔道者。顧或尋常酬應。可存可亡。或一時一事。而未必達於天下萬世。有邀仁人。亦已付之流本行。雪不意尊之者。從旁而記之。又附會之。又蒐輯之。蓋陽明先生每觀及門所載。則不勝嘖嘖。覺悟欲少之爲快。吾是以知前而聯翁。後而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忠憲。其皆同此心。與集觀成。舉以實子往吳先生。先生云。貴少先生。佩忠憲之深者。凡海內師服忠憲之士。其亦同此心與。一冠冕遺疏。隻開卷儼然。見大臣之事君。仁人之盡道。所云結願來生。非釋言也。在昔忠臣義士。死不忘君。恒願作厲鬼。以殺賊。盡神以殛讎。雖無誠惻。未免有憤疾之氣焉。先生悟性。爾未報之恩。蓋忘群小。獨與一人臨死之息。純性用事。無一毫氣用事。清池汨羅。體居孤忠。實莫三仁齊烈矣。點畫道以體若在清。燕生死大事。祇其向晦攸寧也。與今也死。衆哀。焉。

生之象，公道已大宣於當世。所應補議者，惟是侍食孔廡，誠所以發邦家之香，建來學之方，非以重先臣也。道統所繫，此一得敬俟衆賢。

一 文字當垂，惟取蓋世。蓋世惟三，其一關切身心，其二開物成務，此易知也。三者烟霞麗落，足以滄嚼好而資清真，理義從此實，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識從此清，故不世務而世務不學者，則以爲玩弄景光。道遠日月而已矣。此在觀者自得之。先生語言文字中，往往見此。出於道遠之口，與出於學人自是不同，口不同也。入於道遠之口，與入於學人自是不同，目不同也。

總之心不同也。反而察其不同者，卽格物也。橫儒莊士讀至此，便超邁一番。逸民韻客思至此，應精進一番。不然，有負作者亦泰觀者。

一 先生向有自定內外篇止於甲寅，大都自述者居內，應酬者居外。乙卯以後，不復定十餘年來，並無暇晷。蓋是一時偶分而默識道妙，時發而爲語爲言，人已之問本無內外也。就正錄刻自癸亥，距甲寅九年止以類分，不列內外。觀此，見先生之心矣。均屬自定，與其遵九年前之內外篇，不若遵九年後之就正錄。於義尤請於例更安。今諸卷以語錄經說等居前，他卷

次之。若書若序，若記各觀，又以論道自述者居前，應事酬物次之。是規模節目之間，內外初指具存而不失矣。漆園之內，外既非所以擬先生若夫內聖外王，則雖分原合，以此論道寧敢不以此論文。總名高子遺書者，蓋於十二卷各各有小序。

一 曰 語

此卷先生所親定，刻於天啓癸亥之秋。與講義奏來及諸說俱名就正錄。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日用飲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實，而所謂精微玄隱，前賢來發之蘊，舉在其中。集至於明道，明道其切於語錄，語錄出於及門所雜記，不如自記之精純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則。觀事吳先生輯真儒一脈，刪併九十餘條。觀華高子之左丘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深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不妙與先儒模與者，余乃因其大略爲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

二 曰 劄記

此亦先生所自記。蓋取最精者入就正錄，餘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闡發之，折衷之。然所云體道在言行上，遠在孝弟愚念雜念，與真當下之類，皆以片辭

披挾奧妙。殆癸亥秋冬以後。日新又新。碎金未鑄。狐腋未綴。非皆就正之餘也。及門之士。遞相傳抄。頗多重複。今定存四十六則。

三曰經說辨費類

此卷皆先生體貼所至。獨得於心。筆之而爲書者。其於古本大學。則雖尊信程朱。不敢強同。而願同於崔氏。因學記。據其文觀。原非說林。第先生自述生平適學次第。譬無色之繪天光。無言之傳天籟。實乃度人金鍼。不可與諸記同觀也。山居課程以下。指示初學。最親最切。好學說以下。折衷則立的。剖晰則窮微。如乾坤寅宜之旨。

卷五全書

三

三

三

三

未發不發之辨。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氣。雖伊川晦翁之所未備。皆開自先生。然而武模或文。蓋期明遠益人而已。說辨三種。高極於陽明而辨之不嫌不嫌。衛遠也。卑極於蓮池而辨之不辭不辭。衛遠也。陷無於管氏而辨之不遠不遠。衛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贊宋四家。以配四配。寧謂德盡伴奧。其將有遺脈之憂。

四曰講義

先生於經無不通。易尤精。而大會之日。必講學廣語。孟爲其切於日用。且士人所群習。非如五經有專門也。講義甚多。先生自擇五十餘章。廣惠同志。所講者。雖孔孟

之言。實先生之自言其言也。操口而述之。則聖人自欲無言。體而行之。則學道愛人。無人歸其言於假。今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與子游之言學道相類。先生固云。不敢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矣。讀講義者。又可求先生之講義於先生乎。

五曰語錄

先生手著尚多。類且後之。而先語錄。語錄於明遠切也。會語輯於周祝二子。尊所聞甚至。記遺之勞甚至。先生乙丑歲曾以授余。囑曰。其中尚多可商。學細觀之。則先生之意可見。於是乃朱其雜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

卷五全書

卷五全書

卷五全書

卷五全書

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遺。滿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則汰之。其鑄綜者。稍爲次第。使人易識。門庭高揭。別語出於親忠節。初焉語出於從子。卑弱冠慕道。故秋以講書大意。忠節當見危授命之秋。故示以處患難定疾病一死生。人乎人乎。特乎群乎。先生之言。其猶化工爾。

六曰詩

言志陶情。莫先於詩。三百而下。詩人不知道。有遠之士不工詩。亦精孟子以從。餘業分曉。治學者忘身心。而學道者遺世務也。靖節詩幾千古。然性與天適。猶未知如何。

如況除子乎。先生不盡敘陶。大都有陶韻。遂與陶情。適與之符。昌黎云。歡愉之辭難工。先生絕作。歡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見醴醴之歡愉。厥而陶夢之歡愉妙也。令祝問客爲愁思。尚能有好言乎。靜坐戊午諸吟。則專以舉道。譬如禪家之有偈。衡家之有歌訣。不遇假借官商明。宗傳要使人哦。則易熟。熟則難忘。而句字間之淘汰。琢磨。概非所計矣。

七日疏揭問類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兩者達道之大端也。先生筮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復居間局。所局達道皆以言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動心之養。既成遊觀若齊。惟非心之務格。達權自屬。無憚不動。非欣欣動於悅。則惻然動於戚。先生壯時。闢張世則與第一要務。察明務學。清疏維神機。滌發未與亞聖方駕。其養本澄源之意。何有異哉。晚長西臺。於是經濟之實大見。莫詳於貴成州縣一。流惜入林。遂深未及上。而嚴勸賊臣崔呈秀。則未形之。矧抑亦殺身成仁。所繇胚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燃。夫既就列。先生所知者。匪懈以事一人而已矣。寧得豫防奸人之報復。如世俗之模稜。以養惡乎。格而施去。而不免一世之運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絕從容。其實

中府之執。豈猶往日之憤烈。回風之懷愉耶。責志未遂。在貴州。雖以安民生。使繼若職者。肯行若事。卽忠憲復生矣。不向同好。不棄異已。不忘維桑。又有揭有問。

八曰書

言不盡意。而達意者莫過於言。書不盡言。而代言者莫過於書。舍是則愈無歸盡也。相視之頃。概欲其默而識之。笑而莫逆。則奚歸千里而外。數十百世上下。非書則奚歸。故代言以達意。惟書最近。書若達於人我之兩心。親相授受。於當世者也。先生之書。論學者十七。論政事者十二。感慨時世。逍遙物外者十一。莫非學焉。莫非教焉。昔陽明子於諸書。俱自標年月。使後人觀其前後淺深。先生青年月不概見。以意度之。勢不可得。然過度其時序。何如實按其指歸。遂以論事者居前。政事居後。而感時寓意。或雜出乎其間。蓋一人數書。則序而編之首尾。燦然亦不概清其類也。惟削奪以後。知編之將及。必從益均。致命遂志。前定無疚。自孫宗伯而下。八書不可不讀。次觀之以見。夕可之意。至於拱乎一答。隱寓全歸。臨終數言。致意諸相知者。宛然于與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豈忘其意乎。

九曰序

武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於當世之人也。武慶之。武慰之。武勉之。蓋紛乎不可窮。而擬暢焉。然則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聞先生諸序。有定指焉。語本體曰。性善而已矣。語工夫曰。實修實悟而已矣。然而不盡滯也。亦歸無。亦盡悟。亦尚默。亦貴自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愛機警。亦量時勢。亦舉感應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賞花亦玩月。亦暢飲高歌。亦悅習靜。亦嘉曠達。此其序文章燕會送別之致也。無所不通。而不離其宗。使必曰性善曰實修曰實悟。則各一言而畢。爾聽者能無索然矣乎。縱之橫之。斯誘之也。易動。開通者之言。固安有不活者耶。先生以道爲文。因其文可以見道。

卷之三

序文

三

十曰碑傳記譜訓類

其人往矣。至今不能忘。當吾世而有人焉。又後人之所欲聞知也。此碑傳所爲作也。彰其人。事在人中矣。若夫記其事。則人亦在事中。自記其事。則意亦在事中。而譜以思往。訓以裕來。無我而非人也。無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於言者。嚴其要歸。人倫人性而已。倫之無象也曰性。性之有象也曰倫。盡則俱盡矣。先生種種有二說耶。

十一曰誌表狀祭文類

舉近厚。舉死者益近厚。然總入於狀矣。狀觀者。狀作者。狀死者。莫非自欺。以居厚而蹈狀。豈格物之學哉。先生所開。多幽人奇行。其或已顯於當世。則賈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觀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諛墓而已矣。然不源此意。則刻而已矣。反覆諸篇。見先生格物學。狀之義。

十二曰通賦雜書類

人心世道。片長俊拔。異端俗子。飲食器具。凡有關係。無不言。凡有請求。無不應。或曰。莫屑爲此瑣瑣者。則倦於事矣。非吾徒也。則信於類矣。安得天下皆得門之正士。目言皆震世之大業。而後施吾化。常吾鼓舞發揚乎。無根之議論。一步一顧。當或失之。有至之畢問。殊方異制。醇乎醇者。自若也。夫是之謂不倦之誘。余定家增質集。終以自終文。絕筆也。聞菴集。終以詞記。進未止也。今於先生集。終以雜書。因雜以明醇也。豈曰有知母敢苟焉之意。其斯而已矣。幾亭金許魯之五十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四

文錄序

陽明先生要書序例 壬申

余沈潛紬繆於文成之書者累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聲。歎也惜其奇。亂而少次。繁而反聯。剖類多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爲要書。既成。爲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大經濟者少矣。惟歐陽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

幾亭全書

卷五十四

文錄

一

如先生而尚非豁然開通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於不慮。其旨本於誨。錄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後本無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至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實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後之夫真。使後人致憾於提宗之未慎。先生之暨。其惻已夫。夫先生。夫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故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而先生微矣。天下

幾亭全書

卷五十四

文錄

二

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轉。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哉。穀也。潛魚棲鳥也。書堂貂冠也。良風嘉露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爲也。則驅策指引之。聞先生亦惡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夫先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竊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噫。謂講學封侯。遂驚爲儒生不世之遭矣乎。故天下絕夫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悟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無須吏。不爲善。夫惟草莽爲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知也。彼且云。堯舜以上善無盡。一曰論世。○先生口傳程朱。其行已也。則大節肅如。高風灑如也。其於大學。幾鑒其序矣。然實負大學同體之仁。蓋其過往往不在行事而在立言。不在制心而在設教。今心則易平可見。而行亦已往矣。教言棲炳。故守正者在往。觸目而良。若追邇其心之所存。與實按其行事。則固命世之真儒。不可讓也。以是而尊先生。斯爲能尊。以尊之心。偶後其寸瑕。則亦出於

大公已矣。視浮慕。猶勝焉。而死日排抵者乎。今有人於此。於人倫爲也。於用世則克有濟也。於知人則不夷也。獨宗陽明之說。遂可謂非正學乎。今有人於此。多欲以薄五倫。無實心以荷世事。無虛衷以鑒君子小人。獨排陽明而崇程朱之說。遂可謂正士年。則是聽其言。不必獨其行矣。故愚於陽明。務論其世。以讀其書。毋敢苟同。毋敢妄議。尊陽明者。我其罪人。與排陽明者。我其黨人。與。惟心是安。惟後世是輔。不他顧矣。

二曰統類 錢氏定傳習錄外。則有文錄。有外集。有別

錄。有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雜出。據云純於講學明遇

者爲正錄。悔前之遺爲外集。及觀其正。皆舊也。其外皆詩與傳誌也。豈舊皆悟後之秘。而詩傳傳誌皆未道之說哉。且所悔悟者。惟爲論學前後有醇駁。若詩與書。總屬酬應之文。與人事相發。雖大悟之後。豈得遇事而遺事。專以心性爲說。隨事而指之。觸境而照之。不離人情物變。道在其中。此則悟後之不同耳。必以酬應爲外。豈先生學無內外之意耶。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錄。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論悟與未悟。醇與不醇。始終以體獨分正外也。尤

自失其初旨矣。至曰別雄以究其疵。以以撫世雄繪。又君酬應詞章之下。果何說焉。今悉棄而採之。純之以類就類。則編以年。無年者體之。庶幾脈絡分明。首尾融貫。讀者不爲多岐所眩。不爲翻閱所困。而先生之全體大用。可以入目而誅如。徐思而自得焉爾。

三曰除繁 詞察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論語而後。不多見矣。句節而氣彌屯。字減而意益明。左馬以來。惟弁州近之。凡書疏一經剪裁。輒成古寡。此文人之筆也。余讀陽明書序傳記等文。大抵以明悉爲主。不假銀鏤。而素疏文移等作。更爲時穢所拘。成一篇而前後重複。或一事而再四述陳。想在當日。不得不然。其徒之編集。則未可謂能繼師志矣。愚嘗謂凡書一紙。混傳與不傳。無異何則。東萊而早觀。則世不被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沒也。先生嘗曰。聖人刪述。惟欲減除。後人惟欲添上。又嘗欲刪併所作。葉成一書。悉焚其餘。且曰。得前賢有筆力者。商義任之。又因實勉之。刻王信伯遺言。謂之曰。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其隨有後著。應去之爲佳。先生雅志。慈如此。余雖不敢刪棄其篇次。隨一二煩穢者。各以鄙意。與之節文。要使無體義。篇無後語。苟非切要。

不復愛惜文辭。庶幾體先生之心於既逝。若夫傳習二錄。亦去歲亦去歲。顧不覺其所非。正欲瓊喻並留。見哲人入道之有漸。息足之無期爾。

四曰表微。起聖人者。子夏子貢之儔。而獨顏氏子爲非助先生解之曰。得他人一難。聖人倍發精神。故問詰者。真能助聖人者也。今觀先生之門助者。少悅者多。惟此者有靜中窮搜色利名根一問。而先生嚴誅至再。蓋此乃克己之要。實踐之徵。而其陰挽壞之欲。不嚴誅不可得也。豈顧拒其助哉。倘於時有窮奧。探真印言中。以得言外。卽意中以發意外。則先生之

悅樂。必有油然而生者矣。期躬行。不期口說。期心得。不期面從。志果出於大同。見何錄。於小異。余去先生百有餘歲。真見其微於數世之上。乃敢放起助於數世之下。或同或異。察以聞之。不敢強同於先生也。則知先生必不以異斥我矣。和而不同。事亦然。學亦然。同室亦然。異世亦然。

小序

一傳習錄

自徐曰仁有傳習錄。而陸澄薛侃繼之。今之上卷是也。其後陳九川輩又各有記。幾緒山又爲之補遺。總名傳

習續錄。今之下卷是也。中雅則答顧東橋等七書。其末附以訓衆條教。愚謂上下二卷。皆其弟子自記請政與所聞答問之詞。大都切於明道。故宜冠之集首。若書割雖以論學。然論學者非止此七書也。何義而獨入傳習乎。今以七書移入二卷。書割中訓。幾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各從其類。而於傳習錄原本所載有漫標開繫者。有彼此並記。意同卒同。而詞微別者。開刪一二條。其論學答問。純否。存。仍爲上下二卷。

二書

自顧東橋至聶文蔚。共七書。原係南元書所次傳習錄中卷。今移入書類。然使一概以年爲序。則全沒南氏之遺。故取七書冠之篇端。其後則隨年編次。至於答東橋書第七條。乃錢氏所稱。按本塞源之論。尤諸書之統宗。淵源處。實千年以來未開之眼。宜潛心熟讀焉。

三詩

事必從年言。必分體分體。則年不得而拘也。孔子刪詩。風其小雅。則因時之先後爲次序。此就分體之中爲之。從年者也。然幽風猶居變之末焉。大雅則篇公劉置於文王諸篇之後。須則周魯居商之前。此就分體之中別起志義。不必從年者也。先生於書序等。實自標年月。其

門人尊守之過。亦以時序編次異詩詞。而不復分體。設在古先。何異風消於雅。雅雜於頌乎哉。今爲別正之。而於各體之中。自序年月。其格約則不漢不魏。不晉不五。朝不唐不宋。自成陽明之詩。爾若夫悟境之微。襟期之曠。經綸之巨。時於詩焉。露之當其得意。爲性理。吟爲風花雪月。吟爲景父吟。一往輒似焉。學也。金山二咏。十齡有奇。凌跨千秋。生而神靈。殆謂是與。

四奏疏

諫難行。爲不遜於君志。言難聽。與不便於寮友。古今之同患也。先生言事於三朝。多所嘉納。而格心之功未

奏本全平

卷五十一

文錄

序文錄

奏

奏

奏

奏

奏

奏。何哉。格君有微機。不賴諫章。賴賴顏。賴造膝。弘治間。先生官僉郎署。未得日見君嘉靖初。奉召旋阻。負重於外。皆無親炙論道之便。獻書無益。智者不爲。故先生往往寓道於事。寓諫於言。未嘗有編諫之迹也。使先生得面天子。長源之婉切。敬與之忠懇。必能兼之一。正君而國定。豈獨遘閔之鎮靖而已耶。近古稱名奏議者。宣公而外。有馬周有歐陽修。然不道才士文人耳。以源洛之道。而才足以施之。文足以聞之。兼長擅絕。顏頤宣公則於奏疏具其大端矣。

五文移

諫於百姓。宜行矣。言益於百姓。宜宣矣。文益於百姓。宜傳矣。官養民。民事官。相爲一體。苟有物焉。益於官最切者。豈非益於民最切者與。先生事業絢爛。冠乎近儒。欲識先生之學難。欲考先生之語言設施。易金讀先生之書難。且按先生之歷任文移易。道微上下之志。文移有之。屑置常變之方。文移有之。則謂良知之學。具在文移。亦何不可之有。武云。是卷且便於獨行。使筮仕者讀而悅之。或從而做其一。二則亦陽明一二分之政事也。未也。隨事而師之。見陽明政事之全者。不知其幾也。未也。風以動之。天下皆陽明之政事可也。未也。日習善言。

奏本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序文錄

奏

奏

奏

奏

奏

日學善事。心從而日進。於絕何流之非源焉。何倒之非順焉。從政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人也。其母曰文移爾也。而未之而少之。

六策序

與魯試事時。先生未四十也。語道語賴濟。皆非其至者。存以見其升。高行遠之。自諸序闢闢。奇正無所不備。要歸於道。非擅文人之文。

七記說題駁雜著

筮仕也。所記大抵經濟之事也。居夷也。所記皆超俗忘困之高致也。其記明倫記尊經記學則純乎道矣。夫道

一而已矣。是鼓言雖變化。靡不同條而共貫。讀雜著終篇見良知之鼓舞一世。遍乎聲噴嗚呼盛哉。

八墓表祭文

嗚呼。謫墓之譏。久矣其難免矣。志道之君子。惟堅辭而不爲。然致其求而復堅拒焉。抑又難矣。何以不致共求。必也先免文人之號。則先生其庶乎。先生墓文甚少。余僅存其有益生人一篇。表死者而旨在生人。以爲從是非之心入道。而必從惻隱之心成德。真悟者蓋如此。至於精明神甲寒鬼。視世俗牟莫之恒辭。遺然別觀。又其智足以通重泉。仁足以泣空山者。與夙究心於死生之說。晚而識夫鬼神之情狀。

幾不金書

卷五十四

文錄

九

陽明要書附錄序

陽明年譜者。緒山錢氏所編。東廓鄒氏總裁之。而念菴羅氏所再訂也。屢氏考次十餘年。更歷數乎。然後成書。於是先生之歷履精神。宛然可睹。然猶有未盡善者。諸其人意。專在其人。一切事情交涉。簡而不漏。足矣。原譜叙宰藩反事。繁至千言。讀者幾以爲藩志。而忘其爲先生請也。若夫吉安有積穀。太守伍公與先生意合。此二語乃用兵定亂絕大關鍵。蓋無食不可以屯兵。而至者之心不固。地方不足恃矣。遺此。則先生不爾臨江而趨。

中安極以形辭餘。又如雷家公署。戒守者兵敗卽火之。此正其殉國之忠。成功之本。與答東郭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是。一言一事。可以互相發明。而原譜不載。何以見其不計利害。惟知君辱臣死之義耶。此二條並考徐爵畫像記。增入。又初授刑部主事。創因園。巡青現。亦仁人隨事盡職之要。分考會試。識鄒文莊於桐名卷中。初撫南職。置二匣行臺前。曰求履民情。願聞已過三條。俱考耿定向所作世家。隨年補入。餘皆有創。無加凡書疏文移詩歌。集中所已載。悉與刪去。蓋譜附集後。非獨行之書。彼此並載。則一書中自相重複。未爲得體。更使觀

幾不金書

卷五十四

文錄

一

者前後皆眩。亦非醒世之意也。然亦有移集於譜者。如中秋宴門人於天泉橋二詩。全首詞氣未是高格。然不中。則此夜之高襟。過與不能干。曠如生。離而戴之。集記偏天下。所以仰止。溫精義。所以報功。係孤禦侮。所以事師。皆他人人事也。書之作爲學履計也。非爲表先生之盛記。先生之家世也。則苟非先生精神所存。何取於鋪敘揚厲爲哉。數全削之矣。惟論遺育才處。事行師一語。一默一瞻一默一機一策。莫非學之所存。而過之所發。與夫復之人。積揮稽載。有當乎心傳。有裨乎願學。

者則輯爲遺言逸事併附年譜之後反覆迴旋當信良知於經世爲有用之學於立身爲務實之學而不躬行不成務者皆惜良知之名而不肯致之之味者也於是附錄之心慷慨來者無窮庶幾後鮮有憾心

恭定朱子語類序

周張自成書朱子第表章之二程遺書泉門人手也朱子聚次之朱子書手就最多惟遺鑑綱目僅擬大綱儀禮經傳托門人完輯皆末年事然猶世所朱見若語類則自講說諸經而外皆平生隨事開發隨人指點應酬群弟子各退而爲記其書冗汗最難讀讀之始見夫近

樂正公

卷五十四

序

十一

世所營朱子者朱子已自定之推取朱子而見爲創獲未有之論者朱子皆謙發之來哲之心歷歷如晤嗚呼豈非百寶萃山諸非孕淵而聽達人之自探其所欲也哉獨無奈不遜者未見而以爲實非非山淵之所全具也蓋自記手既紛未經融貫其間有相似而複者焉葉簡醇駁之際宜泰也有相背而馳者焉是非存削之際宜定也又有事理縷漫可有可無不足疑眸注心者焉莖而弗視視而弗竟事繇此也孔子以後學莫實於朱子亦莫博於朱子乃因其繁蕪閉其菁英可不惜與歲丁丑余待罪中秘以事杜門得與金子伯玉討論此寄

伯玉手錄一卷先示余余更爲詳定伯玉遺委余主其事出家藏全本借余凡六七月乃脫初稿自是出入必櫛凡三載又再易稿其書乃成以八分事計之去七存一使置經說於其外幾於二十而存一矣於是向之畏難者遂其崖略油然而先有喜心徐讀之而嘗者以服疑者以釋推取者且瞿然以驚然後知朱子之學由博文而約禮洵哉實修實悟歷百世而無弊也

朱子語類序

語類略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朱書入本集此

樂正公

卷五十四

序

十一

實傳注之餘而獨攬入語中爲一類一類顧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郡以絕邑而邑廣於郡曷不別爲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已卯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朱質也伯玉讀之喻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綴併條句渾然粲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余聞躍然事固有約以乎如斯者所懷未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爲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觀使人無茫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入清辨之

其混淆與以清辨蓋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

嗚呼此余所爲朱子經說原序也越五年爲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官論理順並執焉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臨大節也皆卓絕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顯達而足以固人忠貞茲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好研經術好讀語錄孫程未週孔孟華華問難相對無傳者

卷五十一 目錄

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展卷輒

潸然長歎崇禎甲申八月十三日

程子詳本序
記事記言在昔人君有之記布衣之言行自論語始也孔子爲生民以來未有之聖論語亦生民以來未有之書後千年乃有文中子然其年未茂其道未成其徒追尊之時做論語而爲是書未能精以純也復五百年周程子繼出周張皆手自著書張間有語錄今所載經學理寓中者亦無幾何惟程子終日言而不著書伯子晚年欲著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遇隨問隨答於是其

門人爭自記錄備家語錄之其自此始其後朱文公爲之手裁初定遺書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據云不可曉者不敢刪重複者已刪去然今今重複猶多而其辭已無尋討況能使有國有天下者得領其益乎存之亦復何益朱子有言得先生之心則於疑信之傳可以生判未子蓋心能判之特時未暇耳某豈敢曰能之者乎伏觀今上加意儒術令詞臣刪定六子書每一書必經數公分定愚謂周子粹以約張邵不無偏漫各自成書獨程朱語錄有藉於刪定誠急朱子語類自丁丑戊

卷五十一 目錄

寅開泰無已成程子書則躊躇不敢下筆者累年因經未子手編非比朱子書爲及門雜記也然猶念學脈所係與他政不同政關一時學解來世政書定位學無定位長短以度輕重以權及是時不妨野修之以俟後之君子乃略惟近思錄義例經集其言而於其言重複者舛訛者不可解者與錄可解而無甚切要者量爲刪去凡欲讀程子全書者文公所編具在儒人情編簡苦繁取整去亂則今日所輯固渾體朱子之意以仰邇程子之心雄視全書頗約而實不欺不加詳者也故不曰約本日詳本錄博而詳則約也近矣武者於啓沃所資學

士大夫涵養進學之藉微開其便與

皇明儒統凡例

三子語錄

學重行不重文言貴精不貴多所從來遠矣本朝儒統薛子則宗躬行少文所著惟讀青錄耳芟夷繁複已悉藏入至於詳文成王子忠憲高子華實兼茂著述富且精故特訂爲要書通書單行於世而擇其至精至要者乃序此編至於簡若白沙整菴涇陽三先生或專以詩文寓講學或書記文詞博綜不一欲概收之入統則覺其已多欲如王高二子別有單行又覺其未足如白沙

集可存者寥寥困知記曾章原寬涇陽談經證道惕爽

二五

無遺憾微嫌發揮太盡排偶太勝以是未及王高乃總而棄之號曰三先生纂言蓋三子而外固未有作之者矣

陽明性慧膽壯服高口滑其立言委有太恣太險處當時及門極其崇尚百年以來亦遭後人無限詆駁矣然其見地修爲實非他人所及中年未定之論不足以病之予故列之薛高二子之間鼎立而爲三信其學與修也非慕其功業智能而強躋之也

陽明蕙辨絕世有過於過快處及問之未免遁辭即論

全分兩而曰堯舜萬端孔子九千端自是欠確後來有以此爲問者不答而言他

三先生纂言

昔邵子之學樂於佛者幾命雖於老者十二三矣然文公班之於周程張四子之間無貶辭惟於近思錄不採其言豈非以邵子品行至高心源至深雖非中統所繫而其人則不類於賢聖耶前之爲曾哲後之而有白沙先生皆是派也白沙無語錄凡講學具在詩若文中敬齋胡氏排之爲禪整菴羅氏亦同此意細考其旨果禪無疑也然其品行心源亦何過於康節故特取其詩文

幾不金書

未立十四序文錄

十六

之近高雅精萬永者與羅文莊顧端文二過並衰而儒統則不敢以入竊倣近思錄舍置邵子之談不然豈真謂生平著述必無正且醇爲者乎齊之於稱號而別之於統系固將使不中不庸之賢哲各得其所爾

曾哲生於未有佛之前又得孔子爲依歸康節白沙生於有佛之後未免沾染三子者易地則皆然者也然康節樂禪輕白沙樂禪重即雄才深詣恐亦過康節焉要其志與行皆儒也今刻之文莊端文之前亦曰時序而已矣

富貴貧賤爲仁者之大關也人情輕於進輕於受者多

選於退過於辭者少。白沙終身不仕。相知者欲爲之一山房終不肯受。高潔之後。嶠乎不滓矣。其學涉禪。其人

則儒。以其涉禪淺。故猶守儒規。

白沙論學。淺於該略。然尚識龍谿絕有深妙處。然恣矣。

進退辭受。儒者大節。白沙一生皎然。龍谿不堪遺。故尊

白沙於三先生。而龍谿姑附諸家。其存之也。雖以言其

上下之也。必以脩身不敢失孔氏家法也。

白沙論詩。重風韻。風韻本性情。可謂得其本矣。惜宗尚

宋詩。唐以上似未開心者。故其所作質樸處。既似街談

巷語。而稍流麗處。又多帶詞曲氣。以雲水閒心。算瓢道

我亦全甘

卷五十四 序文錄

十七

致而出口。往往不能稱所懷。是故辭章所宗。亦不可不

慎也。

講學正者易淺。深者易差。近儒講正而玄微。自高子外。

惟有顧端文口筆玲利。最醒人聽。微覺太盡。少蘊蓄。令

人思耳。然其心細而虛。其行端而決。無泰真儒矣。

諸儒語錄上下編

凡留意講學之人。必有所見。其所言亦必有合道者。若

一生伴處。世豈有若人哉。象山慈湖輩。直不幸而既傳

其說於後世。被和偽見。謂道者其忍忘言。使宋元間復

得如朱子者。則而貶之後。學之幸未嘗非二子之幸也。

邇來諸宋繁興。立說無所不有。殊爲斯過。惟存其是。與近是而未醇者。使後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

實。鼓其聰觀。雖使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成昔人之

美。不敢開後人之誤。余所竊附於君子之義焉。倘後世

復有如海門周氏。致憾於晦翁之刪上蔡語錄。而不得

概傳。則亦聽之已矣。書詩得孔子刪後。弔古好奇者。猶

欲撰選書逸詩而實之。況他人乎。今業以其素履無玷

學術近正。如敬齋胡氏。涇野呂氏。處齋蔡氏。及刺夫陳

氏諸先生語爲上編。而其行不掩言。與一切棲心空寂

寄跡儒門。若出若入者。兼爲選其佳言。標其勝義。以附

幾本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十八

於後。號曰下編。蓋與上編諸家之言。非有甚異。而行事

頗異。又或行事非異。而學術之小疵大疵異。又據所存

論學之言。無大異。而所不存者迥異。觀者第於此寓目

而會心焉。可矣。正不必懸想其全而苛索之。

按前此諸儒語錄。全得聯翕一削。設今盡傳。其爲後世

好異者借資。可勝遠哉。象山慈湖與朱子同時。朱經刪

定。遂致流爲口實。余方惜其未諸。而周氏顧惜其所已

刪。甚矣人情之好雜而厭醇也。

或問論篤行遠之僞學。玄禪影惜之雜學。今盡芟其妄

獨爲之存十一於千百。使後人專見其言。不礙然真儒

醉飽矣乎。曰言不以人處。陽貨之言。孟子引之。况講學者乎。今每著數語於一人之前。使讀者知其來歷足矣。所存之言。則惟擇其善者存之。俾後世蒙其利。不受其害。若欲著其人之本末。因循其謬悠之論。非良圖也。程朱大儒語。間有可疑者。須存而辨之。諸家之誤。則概削而泯之。各有攸當。

心齋略功。夫龍谿略行誼。

狂者行不掩言。力未處剛志也。豈獨數說。龍谿爲人。往往托於不顧人言。以自便。鄉愿托無非無刺之中庸。而後世又托有非有刺之狂者。何以講學爲。然其言頗有

樂亭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七

入微處。不能棄也。讀者以幸我遇之。

南阜鄒氏少以直節顯。後其學純尚禪。而輒指四子周易以得會之。議論倏倏。彼此無實見。無定指。自以爲入神。而君子嫌其多透辭也。今存其近真者。

進退取與之嚴。文清而下。念蓋劉先生獨至矣。其行誼無幾真儒。論學微有偏處。

陽明先生稟興學透。然力駁朱子。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教。胡可駁耶。間有滯語。謂未及思孟。則可。亦豈真有背道而馳者。自是後。乃有若王龍谿。幾有若顧近溪。汝芳。有若周海門。汝登。皆尊陽明。卑晦翁。幾已見斥於念

處。龍氏諸儒。而汝芳則揚起元奉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入佛。陰借佛以彼儒。而百方駁擊晦翁。或本聖門之言。武傍龜山之語。恣傍敲剝。一呵一罵。惟汝登最甚。又陽明以來。未嘗有也。其講學也。如幸予短喪。猶曲加迴。龍大抵輕人。幾而贊私慾。得罪聖門。極多。余不忍存之。以禍後學。故盡削之。而略著於此。

學至孔孟。千百世之的矣。攸學無狀者。少敢非孟子。尤莫敢非孔子。宋楊簡居身立經。清修直節。固有足多。其學嚴無狀。謂操則存。舍則亡。孔子本意。賤操而貴舍。孟子誤認而有存心存神之說。又謂孟子以正心爲戒。而

樂亭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七

易云。洗心。大學云。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不知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乃特欲借孔孟以證成其意見。見孔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孔以詆孟。見孟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孟以詆孔。其視周程以下。蔑如也。而近世周汝登。道直謂喝佛罵祖。古今一人。隱然以講門中釋迦。可奪尼山之席。充其邪見。將使棄父者乃真孝。背君者乃真忠。其爲斯道斯民之賊。不又甚於鄉愿耶。自宋迄今。士大夫悅禪誼。輒者鼎鼎矣。大狗浮游悅惚。未足以傾世。又皆有所忌憚。未敢直非孔孟。又或身負瑕纇。考實者賤焉。惟朱擲慈湖及遠時周海門。猖狂特

異者本體。似起涉無倫。舉功夫。似凌厲獨步。其心實抑
儒以仲釋。其言更紆釋以開儒。又營品行清高。俟感之
者。益易。慈惠教人。華夏以來。華其服。備其號。而操戈人
室。等孤向師。誣素王。排命世。未有若二人之最者也。噫
可畏哉。學聖人者。廓清茲二人之營壘。其餘不煩攻也。
已。

近代王龍谿。羅近溪。周海門三家講學。專以靈覺為主。
翻騰無盡。追剝入微。直是會說。打得人動。騷騷乎比於
象山。慈湖矣。象山為政。顯有神通。慈湖持已。頗自砥礪。
此則羅周二公尚有遺焉。龍谿無論矣。今所以多存三
幾亭全書。卷五十四。序文錄。

家說者。欲著其精神之所至。若得若失。較然分明。使後
人不追慕其神奇。亦不復喟歎其湮沒也。

學自序 辛未

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
之變。詞尚體要。其謂是與。合外內之道也。而三極分焉。
若夫修詞之道。亦有三誠焉。而足以居業達焉。而足以
動人。文焉。而足以行遠。吾烏乎測夫觀者之心哉。不敢
不誠。不敢不達。不敢不文。盡吾心以俟之。俟天下俟百
世。而過此以往。吾也亦用以自俟。

耿書自序 辛未

天生柔民之意。則世無素物。學無道事。治無費言。
五穀五滋。五充五助。五和咸用。之療饑。溫涼寒熱。以平
賦川之瘠。疾然而農。軒之世。五五未備。群黎亦鼓腹而
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夭。札自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
情淫而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日生。事日起。
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
道。一焉而已矣。往詰有未及。我人言之。家者有言。抑豈
我人所復豫。竭耶往來。時也。人我乘也。履其位。盡其心。
無時而弗釋。是故振民匡辟。任地承天。言雖費。各舉其

幾亭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要。謂之政一可也。遠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
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亦何以間哉。從多而寡者
吉。從言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求夫寡
與默之所存矣。

再象自序 戊寅

使竣而南。戊秋仲之朔矣。將涉河。舟損於石。急登岸。所
著未竟諸書。幾為波臣持去。歸與探等謀。以其條理者
先示之。杜散也。向理諸估。滿厭厄之內。今水母精子
流通千百。易憂而幸。彼著述者。諒均斯感。維古聖人行
其道而已矣。用公行通而著書於所行者。明之。其餘賢

聖著書以明道。明其所不得行也。豈惟明之。實將使他人行之。後世行之。大公一視。何彼我。何道久哉。所以憂且幸者。必有所爲。爲身名乎。爲人也。爲道世乎。爲已也。顛沛不暇辨。今而暇豫矣。可以辨矣。追及於爲憂爲幸之日。吾則寧豫定其立言之源。此源合也。天人無惡。況波臣也。

人典事典序

皋陶之論君道曰。知人。曰安民。夫天立君以爲民。則人君之任在安民而已矣。而民何以安。分理必藉賢人。知人所以安民也。賢臣之才品不同。無不利百姓。佞臣之奸術不同。無不害百姓。人主知賢。然彼能用。知佞。然後能除。若夫一日二日萬幾。意在安民矣。而處事不當。民亦何安。故虛言安民之心。不如指其安民之事。此人典事典所爲作也。大臣小臣甚衆。人主何能盡知。在知一二輔臣而已。天下之事有萬人。主何能盡知。在知其彼要而已。知大臣之法。惟問其何事最爲先務。何人亟宜大任。觀其所舉所對。可知二三。徐而考其成敗得失。可得七八矣。小臣中。觀其章疏。言簡理當。亦可不次召問。其中必有才大識焉。得此流一二。人。卽可以知衆才矣。衆才辨。卽可任。衆才任。卽事可集。事無不集。卽民無

集正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主

不安。故聖王志在安民。功在知人。不得知人之法。雖空抱堯舜之志。誰與佐安者乎。

秘省典例序

丁丑

職掌各有成書。居官者不此之遺。勅云詢吏。與以吏爲師。何別乎。吏於是處上官之所便。游移以中之。廢聚舛錯。日以益甚。久道視所廢聚。所舛錯者爲例。而視與故爲不足稽矣。相與因循。則非儲士之意。欲整頓而徘徊淹閣。則未足以稱任士之才。奮然擢荷。而研幾或疎。垂遠或滯。亦非韓魏公所云入蠶入細之識也。昔王文成幸虛陵七月。前後諸務畢舉。內外蕭簡。理無二致。秦五梅年翁視中秘。兼兩月間。無蠹不蠶。無憂不新。其大要自正自勸。雖在群胥。猶知心服其德。其敢不投誠效命。性善心民。茲亦可見。對感夫中秘。冷曹一畱。意振刷而規條之。煥飭如干。氣誼之周。氣如干。俸薪公用之清微。如干。然則何官不有實績。何時不可備舉。特忠無心耳。秦翁素已有心。而適幸心心相指。新蒙君王俯裁。語余曰。秦翁任怨。愚斷不敢示恩。秦翁任勞。愚幸可行。所無事。至哉。二言。秦翁非敢以較若。畫一自居。而王翁斯言不悠。然有載其清靜之志。與夫典例重刊。余奉秦翁意諦聞焉。典之所載。其收更也。因與次第例之所治。有空

集正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主

者因與斟酌大約準以義而權以時俾上下前後共
之以爲通行之以爲安焉耳矣凡物之有損益也皆
因也其取自外於因總目附後

上篇

銓選

職掌

扈從

儀節

差遣

考覈

俸給

自銓選以下凡七條皆命於朝者也。不易之典也。敬
其事。後共食。凡諸掌故。雖大及小。雖近及遠。次序臚列
而以俸給終焉。

下篇

集正金書

卷五十四

三

科規

班次

到任

視察

公體

公會

體式

各差儀注

自科規以下凡八條皆盡於已者也。相承之例也。先自
治。後治人。分所當爲。靡不致其詳敬。人亦誰敢萌侵職
之思。玩令之氣哉。

雜條

公用

封差述

公館約

續定科規

九

續篇

兩殿兩房

一紀綱

聚俸薪

肅體統

部科題各疏語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四終

裁序全書卷之五十五

文錄序

救荒策會序 壬午

聖人在上不能使天無荒歲。可使地無饑夫。以人人得
盡才於天地之中。而泰其時利也。蓄於上以給下。伯者
之機。下自蓄而自需之。乃王者之政。古稱三年九年。謂
率土之民。各有斯蓄耳。春秋補助。則十一之餘也。備荒
之策。無時不豫。曾侯荒而問策。然即議救於荒。亦有
豫道。自庚午三月朔夜。東南千里鬼哭。荒端俄見。余於
時立救饑法數條。稍試之一鄉。又十年為庚辰之歲。而
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棄孩。盈阿塞路。至於因餓
而闔戶自經。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嗚呼。孰非上下
無蓄。用心不豫。使之然耶。宋臣董煟編輯活民者。用心
良至。正統間。布衣朱熹為之寬補。續以本朝郭令。蓋熊
曾身行救荒諸善事。而又以施藥有盡。施方無窮。復刊
布此書。惜多冗汎。乃乘篋與之。頗為芟大。并就布提
要。固而揚之。君臣士民皆可以觀。可以行。嗚呼。至其時
而克行者。必未至其時而先籌之者也。處今之世。願人
人豫救荒之策於懷而已。周禮荒政。定自豐年。為一時
之豫。以昭百世。豫之大者也。嗚呼。今日而懷救荒。且為

對平書

李衛公集選序 甲申

武宗之世。大患在夷狄藩鎮。故為相之先務在用兵。文
悅長於將畧者也。而兼明治國正君之大體。故於當世
為救時之相。讀其集。料敵發縱。常辰大半。語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所謂能將。蓋孫武孔明本靖輯白岳眾之
儔也。不待御。故貴於不御。亞此則難為。概又人才異量。
有君而善兵者。有相而善兵者。君善兵。如光武。太宗。相
善兵。如文饒。伯紀。雖一時所號為名將。智略猶出其下。
選廟算。稟指畫。解勝。自任輒敗。如此。雖欲不御得乎。為
人君可以不善兵。而不可不知勝相。為相可以不善兵。
而不可不知將。不知將。何緣得能將。將不能。則御之無
益也。不御亦何益哉。不御則怯戰。妄動。御則掣肘。失機。
況朝廷既不能擇將。又安得有良將。見以選中兵。備旁
制。圖外者哉。文饒雖善兵。觀其用心。尤在擇將帥。善者
任之。不善者更置之。或為之設副。以翼贊之。夫然後方
略可得。而指授也。彼能受此。乃可授無所稟受。而制勝
者。將之能。得稟受而制勝。亦將之故也。末世庸相。偃蹇
廟堂。不以邊事一入其思慮。上諉之宸謨。下諉之資帥。
倖成而卸敗。誤人家國。至於不可救。視文饒之事。事

之故時有淮陰則鄭侯之不御爲上相淮陰不恒有則
衛公之能御爲上相衛公相不專以兵也而兵功爲
大蓋凡中興之相必先武功唐有斯人其猶宋之有李
伯紀乎

宋忠定集序

甲申

唐中興宰相曰李公文饒宋中興學無曰李公伯紀其
才識膽皆頗相似而伯紀學衛醇深有過焉然武宗無
攻不取無叛不羣赫然實建中興之業而欽宗北轅高
宗南渡失天下半是乃中興非中興也幸遇之而業不

美亭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三

述何耶文僉事英主謀謀相應伯紀事關至用而末嘗
所也然猶藉其主持之一二以立國於倉皇危迫之間
而小就其偏舉江南之勢設無公求爲南渡可得乎由
今觀之衛公才已展矣志已遂矣然李以寬死忠定才
志鬱鬱幸而善終二公之用不用者天下之命也其末
年之安危猶異則二公之命也以武宗之英饒天祐其
算唐業規恢且將與貞觀爭盛何至不能保有其功臣
高宗雖不能用俊傑之才然猶而不猛多歷年所故使
勞臣健兒凶終盜賊則自安民社之至爲武宗乎爲高宗
乎安社稷臣者願爲健公乎爲建定乎忠定自言之矣

渠可共忠觀雖狗烹弓藏無時甘之嗚呼何其悲也
死無二斯摩定而識亦易增可以得安社稷臣之心崇
肅甲申六月丙子過

文公先生深感治亂之變割割天人而其詞氣悲惻
若身親夫虜廷並祖之痛而恨忠定之屢不伸其用
者嗚呼使後代禍有烈於出狩仇有親於隔世先生
處此悲更如何生剝窮之會讀忠定書暨先生序掩
卷垂泣諒非一人又未知何月何日雪此沉痛也崇
祿甲申十月十七日又識

閱張文忠集序

甲申

美亭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四

江陵張文忠爲相其精神恒在四方之督撫將帥初既
善度而用之失用之後使時時後策之功勞未嘗不知
過謨未嘗不察功則防其僇過則容其補功勞久亦復
患之收遂有明微亦觀獎賚之督撫將帥之精神行事
時時徹於相君之視聞且欣幸且深惕而於內地之河
清撫使亦以其心息三之一至之也萬曆十年之間所
以內外撫事小奏富強之故也而又都所不能任則政
府代任度垣用議所攝攝而難失則政府獨失據奪部
謀錄宗官路此然能之所以煩與也當將不目此二嫌
則治功不立昌錄以行志或饒窮矣夫苟忠愛發乎至

誠則必先擇賢六卿擇賢臺諫賢講官因真集思因與共功無恃才之色無居功之意人心久富漸服何至難戮言者恣肆自快乎嘗試參其天資優其行能於戰國近商申於漢近魏相於唐近姚崇於宋徽近李綱其得君秉政固三代以下無儔乃其功烈止於長則學識限之矣蓋其大不足者有二知催科知節儉而不知生財知綜覈勸懲而不知消長前此豪猾多逋徼爲之立法銖粒畢入倉庫充矣上省浮費下省邊費漏卮杜矣自謂業有六七年之食俟足十年別圖處分然終不知變東南之漕爲西北之鑿也此事催北遷之始三楊薨夏

不知消長也此限於教民之分量也故曰與商申魏相姚崇各有近而與李忠定徽近忠定學明於教化之義矣竊爲江陵尚友古人故苛論之在本朝則第一才相視厚民知本之西楊各擅其絕矣且其感知遇爲朝廷至不惜怨禍以任事嗟乎豈易得哉私不掩忠驕不掩才草不掩功懷救時之相者閱若書不能不節取若人崇祿甲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題於古原齋中

孝廉序
王申

漢唐以前孝經與論語並重自朱子擬爲後人補綴作孝經刊誤而此書遂成疑經夫六經無專言一事者禮義序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言禮樂言樂皆無所不該而孝經專言孝以爲一事不足以括萬善與然一體萬物之外復有何道一本之外復有何萬物則此一事固千萬事之宗豈真以不該病歟今置其書而弗尊不足以擴泉理之通而適使萬事之無本此若英孫氏孝業之舞爲數百年來補闕之要也予欲爲孝經集註未能今孝業雖不作本經註解而所以羽翼此經者厥志無疆有能因是而表章孝經爲千百世計爲萬物一體之發始計則厥功又無疆矣若英其有意乎哉

人必能立法。治法亦足以成人。韓守令懿範而悅之。皆古之仁人也。茲者得從直指李公澤溪所。讀余中丞治藩而悅之。皆今之良法也。人古而意存。意存而法興。人亦貴有其意而已矣。然初仕者。各抱利世澤物之意。而苦無其方。於斯時也。則傳亦最急。諸所載。詳於州縣。司理次之。大都不遠違心。不失宜情。治民獲上。報須而濟。蓋將使上中下人。皆可率指以爲治。意甚勤矣。直指公初宰粵之東莞。業已報最。指今官。顧見是書。歎曰。惜吾向時猶有未盡。宜成者感動如是。其所助於初仕。更何如哉。公既按畿南。謀之大參蔡雲怡公。冀廣其傳。

浙刻治藩序 庚寅

聞督運余中丞治藩於按君喬公。冀其以故訓吾浙吏。則嘉惠吾浙民無窮也。而公報云。是書非獨爲吏之方也。察吏者。將於茲取方焉。賄求人之式。歸以求已。豈非爲學爲治。一心貫之者與。公亟無浙舊按君李公之賢。正身表物。令行禁止。所摘發舉指多奇中。人咸驚服。訖無間言。因嘆令時勢不無小異。俗衍生於心。心具卽不虞。無術。術具又何虞。違時乎。術與心俱。神而明之。喬李後先。不再問也。公又言。官人止作一事。故透。今人事事欲爲。難透。旨哉乎其言之也。夫一事未必該事事。操之縱之中。其緩急。而衆理以違。猶夫一人非人人也。激揚適愜其微。則見廟神焉矣。是皆所謂後一而萬畢者。率與人孰無一貫之達。而況心乎哉。公風昔以是非之心。行其惻隱。蒞浙後。大端風動之暇。將布是譜焉。爲猶良助。使之明條理。詳書折有據有循。若引若持。官皆清。民自平。多可勒。希可懲。則二浙方千餘里之間。爲公祖若父母者。十百其官。爲紳士軍氓。老者。耆者。壯者。百乎萬億其人。一舉而併。敬誠格之。紳如也。愚又嘗讀前哲山嶽動挾說。初擬其命名。近於取威。網展之。皆鎮靜之。寧耳。燈從來之所不能越。斷目前之所不易斷。則流俗不得不驚。驚則動搖所難名。而吾不過以靜之焉已矣。

行地者鑿龍門。乃曰行所無事。夫國身代天行者之教。祖乎以呈公。公首肯之。兼識以見公之不服。舞苑如。此凡遊宇下有所懷來。振民危。資國謀。並可哀而進諸我公。

守饒保甲進序

昔之人。居心以誠。行師以高。蓋自軒轅寓兵於農。管子修太公之法。以內政寄軍令。凡屬兵事。莫非寄寓。非振敵也。道也。抱蒐獵之禮廢。其善寓者。莫如保甲。程伯子治鄆。每與役。飲食茶舍。皆安饒。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後世不知保甲爲治民之要。則不行。行之又不

幾平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

九

能無事。何則。失寄寓之意也。聖哲用兵。兵備以爲他事。況保甲本爲無事時防奸清盜。而顧混入以戰守之詞。色百姓之心。安得不驚。家安得不擾。皆王文成先生撫江右。平變制勝。其本皆出於十來陣。立法申諭。體精極微。以備時之變。亂令復行之。以振皇。有益之驚。恐難散而已矣。功何立焉。居恒足以鎮靖。然後遇變足以廓清。越百年而以浙人治江右。善行保甲。堪佐文成一善者。其惟龍門子之守饒乎。時年未三十。流議如是。況今者

西浙備兵杞言序 丁丑

吾觀雲伯蔡公。其心惻誠。莫氣翕翕。其學淵微。巡吾百。漸也。期月而可。大類王文成。饒之尹廬陵。蓋舉自來難。釐之蠹。難報之續。一時略奏。衆驚曰。天之降碩士英才。則然。其實非才能之特殊。所以出其才者有心。所以養其心者有學也。公以無生爲宗。不離有生。以爲用。禪而非陷於禪。不染世而留心救世。督學江右。勝衛文之外。點陳優劣。出諸袖中。茂不曲當。莫知所從來。傳以爲神。巡西浙也。亦類於是。能文能武。心之神明有之。則固學者分內事。爾然文以較士。不俾於養賢。武以殲盜。不深於銷侮。昔者文成饒數建武功。人至今服其雄略。饒當

幾平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

十

年移而筦振。或外譽不作。進而較宗。則神人以和。再進而統百官。當使賢才任百姓。附又遇而天子是昆。其謨明。弱諸身。修思承。尚未知何底也。世第驚所已見。而其變化之藏於未可見者。安知不皆從於是。而必以是概候之用。使終老兵間乎。蔡公心文成之心。學文成之學。籌天下者。當熟籌所以用公。而或多公之詰奸。彷彿備於以概其用。而疲其身。吾知愛惜人才之朝。必不然矣。返性命。耶。酌泉以同源。綜世務。耶。對一斑以思全豹。壘屯壘。壘荒屯者。邊塞屯田。壘以民屯。以軍。此其大

壘屯壘法題詞

田亦墾軍民盡力墾闢又不可議荒必在腹屯必在邊墾荒者之必民而與屯者之必屬於軍屯近見議者專言屯而忘墾專計屯賦而不顧屯收混墾屯為一事而究併屯之實事亦未嘗知致令良國兩窮良可痛也祖宗以來墾屯二事實意美政班班牒牒可考而鹽法中粟既以實邊又以禦侮此永樂良法實勝於洪武納銀初制蓋大商之力見以佐軍民之所不及有是法而後可使海內無棄地也其實與墾屯相為表裏者乎

理學經濟經序

汪公登原天啓朝為大司徒精神甚健忽一日堅辭去叔子念原密叩其故應曰生財無如無荒我再試皆有成效而皆未竟緒以去豈非天耶今居此屯墾不易與諸司所謀皆聚斂事失今不去百世下謂我盜臣不若矣噫公之心何心哉公嘗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其明效如此今去公辭位時又十四五年事益多用益窘談理財者搜括已窮謂合加派無法此無他見金而不見粟故知取而不知生一聞屯墾二事又聞永不起科四字則疑議峰起或曰斂不濟急也獨不思苟為不斂終身不得耶且良醫都本療治舉有枚

征之道茲固其本也顧可置耶又曰不起科朝廷何利不思今若荒之固無可科也不起科亦與今荒同耳而穀粟多於中國顧不愈耶粟多價賤金因省而暗增非上之利耶又曰中原無荒土可墾也未問他境公所蒞津海及親歷河間雄鄉一帶各可數千頃亦概藉矣猶未之信耶銀子梓此二編以救世也語理學且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獨以墾荒收斂此實當今理財百執事之明師乎叔子有數傳於墾荒事甚晰若俾主一方耕屯必有實效余感今海內日貧而棄土而蕪之也讀斯編喟然歎曰為治之有足食猶為學之有存心欲經

世而曰墾聚與屯非所先猶從事於學問而曰求放心非所急也至善皆宿於心太平皆胚於食語既意又憶叔子述司徒言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此特榆之耳海水乍過而乾土面輒起鹽一層苗根遇之果壞若能使田中時時蓄水水中鹽味更能肥苗吾再試皆然謂近海不可耕者耳食之說也此理甚微鹽雖未出水含潤性具生氣與乾瘠之能抽物液者殊清斯又卽事窮理之一節矣含恐世人聞鹽爛苗則易信聞鹽肥苗則易疑附聞於見以擴墾荒之說崇祿元年海濱地海水溢入海中味鹹不可飲吾郡

數邑皆然。農家尊水入田。誠要術。未便則大熟。鹹水不啻苗於茲可拯。

兩漸會規序 丁丑

安則趨。不安則招之而引避。聯不聯之勢。成於人心之安不安。不可不察也。夫誠安矣。無其地猶趨。況有其地乎。斯未有館。每假會於泰。今年諸老。慨然成之。既有其地。不可以無規。規所以爲安也。所以使之趨而不避也。規有尊者。頒而早奉。有早者定而尊從。無他。亦以求安也。以尊體卑。則自尊頒之度。早者之安安爾。以卑仰尊。則自卑定之度。尊者之安安爾。定之安。從之亦安。

顧或未安焉。而猶豫於從不從之間者。何也。豈非辟讓之本心歟。讓雖美。或失其中。卽爲習心。不可不察也。朝序。鄉序。齒。自古不易。然精其義。有鄉之鄉焉。有朝之鄉焉。會典內外官居鄉序。爵同序齒。惟於宗族外家。序尊乎。然筵宴。猶設別席云。蓋以鄉而兼行朝禮者也。況乎京師。有會固朝之鄉也。非鄉之鄉也。奈何反純任鄉禮哉。倘尊者未之或察。獨安於謙。早者偶一索之。豈敢羣安於微乎。禮以義起。胡自無以之有。易爲義。亦曰心之所安云爾。又況乎煌煌大典。定自列聖。行之三百年者。設且是會也。非飲食宴樂而已也。從譚天之需。

取麗澤之兌地。同則風同。風同則志同。志同則道同。其或一時意見。未協於大同者。於此乎共商之。可容訂之。可無講學之名。而學講。無議政之迹。而政議。無侯接之勢。而接。以尊。王制。禮莫崇焉。以洽朋交。情其敦焉。以時規。猶益莫弘焉。今酌其會。列班惟三。會於京都。鄉之朝也。祀鄉小異。班同序齒。京館有會。朝之鄉也。視朝小異。小異而後可。臻於大同。是聖人象聚之義也。若詞林若臺。不更序資。風會之體。特尚尊嚴。通之以斯須。俾有親也。或班次暫移。而後者。仍從原班爲序。不忘本始也。若科若貢。若任子。罔不學至。無嫌可引也。人心安而

勢自聯。不約以趨。不戒以孚。不窮以久。皆於此規乎。聲之略序。三品以上爲前班。而會院及官坊以上預焉。京堂四品以下同輪省臺。銓四衙門爲中。班五曹及中行各衙門爲後班。其班次會期宴儀。及一切輪管事理。詳列於左。

一班次

皇親	公侯伯	六部大堂
都察院三堂	會院於十三道爲	通政司正堂
大理寺正堂	太常寺正堂	光祿寺正堂
太僕寺正堂	順天府正堂	詹事府堂上

印子堂上
牙堂上

左右春坊
府均禮科入前班

以上爲前班

通政司各堂

大理寺各堂

太常寺少堂

太僕寺少堂

光祿寺少卿寺丞

翰林院

尚寶司堂上

順天府丞

吏部四司

六科

以上爲中班

戶禮兵刑工五部各司各屬

評博中行

文武二學

國子禮監丞并各屬

翰林院待詔孔目

吏部司務

都通大各屬

太常寺典簿屬

太僕寺丞

順天府各屬

五府親屬都事

錦衣衛

五城兵馬指揮

以上爲後班

朝覲候補官滿舉以上入中班。府州縣及職入後班。

一會期。每月十五以前。月後望也。集以未末申初。及燈

而散。古卜晝之義也。且免戒心於金吾。

一輪管。除前班不敢煩。中後二班。每會輪二人主之。

一宴饌。至者二人公順迎。賓德順入席。總三揖。賓散

主人燕服送。有新入京者。爲賓中賓。居首坐。其位次

以南北相向。當軀。以西爲尊。

一宴品。用雙席。湯餅各。丞著自攜。惟新賓特設

一帶血特設一簿。每月一查。用會之前一日。至者自臨

點視。有增置者。隨時填入簿內。

一公費。每新人會者。送金。

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 庚辰

大節之於曲謹。心源之於踐跡。離合同異。果何可執哉。

小大醇而心迹融。則幾乎入聖域者矣。非然。吾必以大

節烈烈。心源皎澈者爲絕倍。神宗朝。秀水吳少卿海

洲先生。以蒲圻令循良。入爲御史。時。國未未定。有三

王並封之論。先生三疏爭之。政府側目。先師梁溪高子

初官大行。疏論食小。幾致不測。先生又抗章申救。累請

爲民。光宗遺詔。卹錄首及焉。學官祀典。則士論屢申

而淹抑於有司。迨賢閣武陵之季。子名統持者。先獨知

於文宗許公事。乃得行。噫。公論之伸於鄉也。禮伸於朝

國倍難。伸於朝仰。嗣皇之烈。伸於鄉。感聞孫之才。天

之報施直臣。俾後嗣不忘光德。其聲聲比朝典之焜煌

而更長也。夫季子識趣超然。以故下筆無一照座。所稱

秋月。表裏澄澈者非耶。他日遇修亢宗。雖貞素之
潛德。以竟海洲先生未竟之志。吾非獨以形筆視之。直
以心源決之也。

掩骼命序 丁丑

嗚呼。孰民沒無稽。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其哀迫同。然
生而無食。足尚能遊行。口尚能呼號。告之一綫。有未或
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
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生
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
之窮哉。然救民之生。固不一端。一命之廣。一箸之餘。長

腹是心。何言何動。而忍爲民害。何居何往。而不思爲民
利。雖窮於勢。豈窮於心。於是乎處京師者。來遊京師者。
與若會。人人皆太顛。聞天散宜生之徒。而可以菽附
我文王也已。

戒殺辨疑篇序 癸未

天不能除霜。人不能除殺。非其心也。氣勢使然。謂天欲
限霜以彫百卉。人食穀物以佐養。直以勢所不能止。
爲心所安樂也。大戾矣。聖王知殺之不能遏。乃設諸方
以限制之。曰胎產不殺。使雖不免。亦寬期也。曰有位無
位。無故不殺。祭饗之禮。非日行也。曰非七十不食肉。使

茹素之人衆。而烹葵之歲長矣。設遠處野一義。則以
貴人夙昔之仁。所云盡人性。禮物性者。不其丹青炳著
耶。聖人較體其勢。佛哀伸其心。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
總以殺生爲第一。其辨疑一編。未時陳放。願作也。殺之
當去。求無可疑。諸所疑端。槩不足辨。其中有云。人爲物
主。人心慈。則物性化。又云。不殺願力。則善事無絲成。比
付之無心者。皆墮空見。又云。律中不許比丘服皮革。絹
帛。是三說者。是爲近道之言。又謂放生者。所以習其慈
悲。此意亦善。而諸使物者。必能愛人。則願以善推之。說
過之。齊宣威威性牛。而求大欲。則不顧見前之民命。私

欲溺心如此。若不從體。不充擴。安保放生者。必先人乎。
彼謂物不小於人。而吾謂人必大於物。誤而妨一人。雖
救衆物。不足以贖之。故而害一人。雖活無窮之物。命豈
能消之。願放生者。必以愛人方便人爲主。由愛人而及
物。可也。因愛物而急急。則趣於愛人。可也。不能無害
人之擊。而欲恃放生以消之。則惑也。是放好殺者。迷世之
放生者。知哀好殺之迷。而不自知其未脫於迷也。上谷
王進士命尼因感異夢。刺此篇。以自矢。而誇人。乃詳
鬼物之所言。亦皆較人事。然則人爲物主。鬼亦知之。可
以人而不如鬼乎。可以瘡而不如夢乎。

用兵奇略序 丁丑
是昔也。聖治世之殺機矣。以爲亂世之生機。何居。毒
吾民已甚。藏之乃可全吾民。然獲吾民。皆其髮。置
之前行。我之奔弩。神火一見。輒州。繼萬舉萬當。所殺皆
被。賜從之吾民耳。吾不能以
吾且混無分理。豈不痛哉。必也善用闇之將。分
其孰真孰假。假者散之全之。真者乃從而毒之。所殺者
少。而皆去其真害人之。則所生者多矣。且離其黨。孤
其衆。以施吾術。不尤便乎。於爲政也。合好生之德。於行
師也。得伐交之道。國之功臣。庶免乎天之罪人。爾傳是

機者恒苦不用。吾特苦其混用而不審於用。用是書者
念哉。

幽芳序

幽芳者。同籍陳公恤。偕手編也。編凡十一事。十二人。最
烈者。平原節要女。秋毫未嘗辱。爲穿審借端一言。遂自
斷頸。時年十五耳。濮州陳。知其夫昧弱。處爲人所污。以
死絕之。萊陽修路逢羣兇。拒罵而死。東萊王若高。新泰
劉館陶二李。皆罵賊死。鄭之李。不受辱以死。長濟房。守
節十七年。爲強姦凌侮破家。悲恨自經。周爲人妾。而能
持家於身後。聲冤報讎。不受辱。亦幸不死也。知之趙祥

裴陳翁若夫若子。皆死於賊。慘痛非常。忍辱鳴冤。李得
駢斬諸兇。乃始慟哭以死。報此人若爲男子矣。何異於
公孫杵臼乎。惜其婦人。不得以完節見也。然陳公附之
於諸烈節之末。豈非難其成事。而重悲其意與。

重刻知品序 乙亥

吉水謙菴李侯。蒞止吾邑。政事精暇。輒與愚論學。因出
所手陶智品見示。墨光陸離。賞裏錯綜。而東確乎有神
存。愚既受而竟業。作而言曰。成故仁。起新仁者。其智乎
智有新散。仁亦有新故乎。莫先於元之謂設。貞而復始
之謂新。一本心之生生不窮已矣。智也者。欽也。若春得

冬以告成。智也者。樂也。幾返其生意於根株也。其崇設
天。破此之懸。豈離仁而獨智之爲見乎哉。昔樊氏之連
智品也。品古人之智有七。曰神曰妙。以至曰誦曰盜。不
啻禹之與桀。薰之與蕕也。愚以爲其分不在智不智。在
出智之仁不仁。其神也將以生人。其盜也將以殺人。非
層累之漸懸。而一間之立反也。設或截智之根。過生而
近殺。具曰千神千妙。而聲隱或陷於誦且盜。日用豈少
其幾哉。且夫智主欽。才主舒。漢家三儺。子房智過其才。
淮陰才過其智。卿侯才智皆中至。使知截根於生。生三
傑直三仁矣。故智也者。其根曰生。其用曰欽。自天下誤

才爲智。反欲爲舒。此智之所以分馳於仁者乎。今讀侯所讀之書。服侯所敷之政。其植智有涇源。而出智有被用者。類煩通言。亦有當於神智之衷否哉。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庚申

王之耳孫曰輔之氏。邇王而上。下逮苗裔。會以爲譜。靡聚綰。指次在目。其志勤。其說詳矣。余獨怪王之雄武。能摧羣兇立王業。而稱藩於中原不衰。夫中原猶唐也。或爲梁爲晉皆久也。則曰事之無二心。王之時中原屢易姓矣。而王長爲南藩。長事中原耳。非事中原之君也。其肯起與長樂老何異。明古如歐陽公。乃猶以不情之

臣節于王。母乃更憐其雄略長算哉。王之力。足以摧羣兇。不能一天下。當時中原豪傑。其才皆僅足以經略中原。而不能服王。王托藩蕭之名。以靖其國家。和其民人。使足以置身而垂世。今後世子孫有如高光者。可以藉基業定中原。中原有高光。則北面而事之。歸其世尊中國之常。非自立朝廷卑屈膝時比。雖有北地王慷慨之劍。將無所用。而其涕將無所揮。自古英雄立業以氣。而王獨以算。氣勝。則不南面不休。而退不得爲匹矣。及其失國也。崩裂無幾矣。而天下亦大被其禍。算勝故子孫離去南面而猶爲貴臣。而江南之民。不知有失國之事。

事吳越事宋。并肆晏然。令王也。獨計子孫。甘屈膝。是英之算。不足侔於氣也。慮失國之時。禍被其民。預爲遠退之地。使可以皆安。長王也。安民之長算。從古英雄所不能侔。而非王英雄之氣短也。推而言之。安民之功。莫大於漢高唐宗。使二聖相遇。漢唐之天下。其中分矣。而唐之後。必事漢。漢產文武。唐產高。中。非龍角材而時者。真主之才。天不並生。故漢高唐宗。各安一時之民。垂數百載之業。其衰也。猶有蜀漢殘唐焉。而子孫不至斷盡。其功至弘。豈必預爲後人退地哉。如前之五代。虔劉既多。每至自滅。一身孤帝。乃無子種。氣乎算與何居焉。自

度不能爲漢高唐宗。而長世安民。上下千載。唯一人兩王之子姓。其顯者。輝聯江以南。而況耐經藉之輩。又方接遠無算。蓋王之功。可以帝而不帝。故子孫之蒙澤也。倍於帝者。藉手對王之苗裔。以質諸王。

慈亭全書卷之五十五終

參事全書卷之五十六

文錄序

錢塞菴相國繪屏奏草序

已卯

朝有良諍臣。則菴弼可以不言。韓弼惟首臣。可以不
言。亦非不言也。不卽事而極諍也。嘗思房玄齡諫直王魏
裴均獎勵諫官。而韓休張九齡以首無力諍百事。孰爲
得體。然此特爲實心補衮者言之。豈與於緘默藏身之
地哉。其心患失。其術遂君。衆議罪。則立身於外。衆論績。
則厠身於內。不勞而恒賞。辭難而書留。嗚呼。茲亦托阿
順於格心之極弊矣。塞菴錢公居政府二年有奇。卷對

揭疎以數十計。其間辭加恩者一。獻箴者一。糾邪議者
一。獻箴幾乎格心。未顯效耳。辭恩之志。已信已伸。糾邪
議。近於力諍。而遂以去位。公所諍雖一事。然邦本人心
國之大事。舉繫焉。數年來言利亂紀之小人。習不盡言
言不盡詞。猶賴朝士。依正誼以沮遏之。本公力也。是故
言雖倍。有深於合之益。身雖舍。有大於用之功。今更跡
已事。思之。丙冬之役。與登城。恢復正類。復登加恩。退
加爵。其理亦齊也。使公更任數月。值入值出。恩爵
堅辭。必有永貞素心。寧與衆塞者。顧違儔而節立。又孰
與先幾遐逝。渾然全節。無節可指之爲大乎。又本朝

閣。觀前代稱異。言甫李韓。時於上前。各持所見。韓范
當上獻相爭。加虎乃邇來事體。大抵握自首揆。次以降
多不得行意。公初至。亦委蛇將順。冀以容默感動。然未
歷其位。未展其蘊。難遽臻效。躊躇再三。寧有言而述者。
不忍終不言。以冒於格心。其自叙云。兩年間復義俟時。
蓋血誠語也。以公之諄諄明習。繪屏已局。曾何難見。循
默則得體而安。直則失體而危。兩言而決。惟公以爲
不獨言者體。不先言者序。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吾義
與心。必欲留吾身。以成負擔。或當循默需次。苟伸吾義。
遂吾心。於體於序。無足云矣。諱卒因事納諍。以免於母

敢後言之戒。豈惟以帝臣自矢。誠以重華戴吾君。敬之
至也。德葵西逼除。諛易良鄉。以爲大人勳與吉會。因輕
闕吉凶。悔吝无特五義。凡今大臣必先辨不可則止之
志。然復能以道事君。當夕不遇泛陳易旨。虛擬大道。及
夫過聽善用。與道始終。而確乎足以當大人者。卽此一
抗論一勇退。問東西南北之士。共信之矣。於其止。信其
仕於其所言。信其所不言。嗟乎。潔身兼善。分量豈可方
哉。雖然。以辭脫然以去。或於格心。猶有沈幾。乃若不能
辭。不能去。見輕於君。而欲正君。特梯榮耳。當世希大臣
者。千秋百世尚論大臣者。先於辭受進退。致其心目哉。

蔡忠襄公撫晉奏議序

明中

明道先生有云。濟世之人。必誠與才合。其旨與箕子獻
爲守相。通誠卽守也。才兼猷爲矣。然其體既難其人。卽
體其矣。而分豈豈概足也哉。或才過或誠過。如李衛公
爲相。淮陰爲將。才過其誠者也。丙少卿涑水之爲相。希
文雅圭之出而爲將。誠過其才者也。分雖少偏。而用得
其道。俾得展盡其偏長。皆足以底績。君任相。相御將。雖
罹桀會。寧遽至於喪亡哉。忠襄蔡公有陳未之誠。當仕
不遇時。位不配才。亦如王文成所云。日置彼於殺人之
地者。文成才不世出。而中樞投莽。時相循與之爲正。應。

故功得半成。忠襄才雅不及文成。而在內無一人左右
之。得死於賊幸矣。公自矢素絲。不肯棄杜元凱之智。值
寇路滋彰之世。當事多銜之。以故平日則掣其肘。有急
則中以危法。既革任。公之死於法者。岌岌矣。公必進而
死敵。均死也。豈惟勇於死。亦智於死者哉。今讀其撫晉
諸議。若措脩。若墾田。若補將吏。若添兵。若移腹
內之兵。若協防。使於蒞任之初得請。則晉民之心
可。於秦未失之前得請。則晉兵之心可安。使於開
不。而賊騎亂蹙。亦當血戰河干。力禦剌城。豈至望風

迎降。野無矢鏹。邑無登陴。獨以以太原探兇。致諸
棠合。胃。鬚。鬚。乎。裂。腹。灑。血。莫。得。指。飲。丘。壠。魂。遊。數。千。里
之外。耶。公。素。寡。交。幕。中。無。代。翰。者。車。書。旁。午。在。分。乃。察
問。難。而。與。章。疏。皆。手。就。止。取。明。達。不。設。藻。績。經。世。之。儒
大。抵。然。也。公。之。諸。子。將。編。輯。公。手。生。著。述。與。海。內。共。而
先。以。其。在。晉。言。晉。自。章。奏。及。咨。揭。及。臨。沒。一。二。遺。囑。兼
見。其。憂。國。憂。民。切。實。渙。漫。不。知。寵。利。不。競。後。世。名。以。之
生。以。之。死。能。恆。其。心。故。能。踐。其。言。而。世。之。憐。憐。春。華。冥
冥。殞。盡。者。生。而。朽。其。身。矣。韓。爲。死。而。不。朽。之。言。哉。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無求於世也。易無求於國也。難。曉。若。土。其。不。負。國。也。易
任。若。事。其。不。負。國。也。難。今。交。民。戴。日。月。不。必。圖。報。日。月
也。王。民。皞。皞。王。臣。堯。堯。皞。皞。卽。不。負。王。民。不。堯。堯。卽。負
王。臣。吾。見。民。造。而。求。爲。臣。矣。宋。國。士。甘。以。身。逐。也。況。能
使其子之高臥川觀也哉。雲卿先生有之。先生有子。蚤
登賢書。近遂不赴公車。不謀代食。熙熙怡怡。終日相對
以無所扼腕爲樂。無憾之意。則可長。無憾之身。則可久
其自少至老。不肯留憾於余。影天壤間者。舉可推而見
也。然則無憾也者。壽。壽。與。先生。有。之。先生。腹。變。失。怙。承
慈。額。極。歡。拊。兩。弟。及。遺。女。弟。各。如。禮。推。盤。渭。陽。與。物。無

近心和故氣和氣和故形和大凡時辰則旋流靜養則難耗慾陽伏陰凄風苦雨曾不崇朝而青春涼月百年皆見其篤於所生之脈者天亦篤之以生然則親也者壽脈與先生有之作德者日不足天必後而引之作僞者日不足天必反而促之何則銷德莫喻乎機械休養莫過乎機誠古聖人經營百歲神明不衰其所經營者皆機誠之意也其在後世則後漢少營之人足以偶之先生皎潔坦率自其天機後乃悅禪醇儒莊士或以爲疑然張朱耗而棄禪以棄爲趣韓富晚而好禪以好爲進先生之悅因其進矣一生行養歲暮彌進是曰

無窮之門無窮也者壽義也先生有之先生壯歲奇跡賀遜心焉不有或矜肘星露不減歌辭金石及其有乎謂得開身所賦別勝非寬而樂與素心者獻酬有康節役配吟哦之興一手弄孫頽然成養非忘機之極焉經此乎忘機也者壽泉也先生有之行年八旬扶老是龜臨風而立倚流而坐俯仰自適與少壯無異賢不強加亦無厚來之娛世人所養形氣也先生所養元氣也形氣須滋味元氣須冲虛冲虛則張固矣夫有意養之者微慰未來也寧如世人誇嘴背也耶朱來之在天爲健在人爲不健惟不健乃真壽微先生有之邑舉鄉飲賓

者三辭不赴禮以不與爲榮先生素旨皆此類焉乃嗣察其微遂以不沾祿爲養志是故用人爵養力之屬也兼人爵養勞之屬也專以天爵養不取之屬也先生子用天爵養不藉人爵養此今人中最難而亦古之所未前聞者而先生有之

范氏五節序 丙子

人生萬事孰可必得可必得者死耳人皆慕其不必得者怖其必得者雖怖竟不免也而因以不得其死者遂衆定興之陷范孝廉與生嚴配曰馬幾曰王長女十七中女十四少女十一皆未卒與母幾五人共投井死是

日也鹿奉嘗營繼亦枕死焉夫定興用女死者數萬被擄者數千被養不足云矣而死者若干其間亦或有節烈如束書如范氏五女子者而姓名歲年皆不可問又易辨其死之得不得耶夫考終命之得其死易知也死火死水死兵之得其死難知也桎梏死之不得其死易知也死義而朱盡義之不得其死難知也方馬氏之趨井也仲孫從馬急使走避而身率其媳與女就義臨死一息皎然明決余竊哀焉敬焉又以思騎卒入一家若是忍問千寧一城若是忍言十城昌齡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今令五節驕屍以死今百

千萬人不知姓名。歲年以訖。嗚呼。果世無飛將耶。不覺移敬爲哀。而慕之以悵悵也。

送葉芝字職方南征序

出入將相。有二道乎。求佳士而已矣。他世之將將者。相也。然而又有相相者。焉。同心之幕友是也。其道如何。亦云。進佳士而已矣。佳士非一途。求欲博。擇欲真。將相同。然而師中尤五。在昔諸葛武侯居於內。則裨允儼爲之。後先督軍於外。則元直切率。爲之匡勸。其取士也。則姚佃並進。剛柔。獨稱博雅。他如祿靜十反。益堅好合。千秋而下。侯德益光。僚友之名。亦益得存。唐裴晉公。韓退

之。率歸斯軌。文章名世。與戎功表。真輝隨傳人相遺。夫豈偶哉。職方郎芝。率公儼儼。雅性好士。喜直言。凡人之情。喜受直言於人者。必喜效直言於人者也。聞佳士而津津。節事不厭。得佳士。則必與所知共之。直言與人共。佳士與人共。夫爲後合之。乃可以濟固。且所謂佳士者。如何。身負智勇。又必多識智勇之人。故得其一而十百者可運茹而至。獨謀獨力。非等倫也。葉公於京邸。則得李君儒生。業已上聞。特授樞司。屬爲新師監紀矣。循茲而南。將起故綽守陸君遜之於家。俾大展其用。李固齊魯間人才之望。陸則江南青士之宗也。二人至。

一切智勇將。響應而影從。真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者。昔周亞夫。遣得劇孟。隲若一效。固劇孟快士耳。非真有報國之忠。破敵之能。太尉東行。珍重猶爾。況如李如陸。素負飲水臥戈之志。略者哉。又唐宰相。鄭元。猶諫諸王。弱於朝。遂能諒張彥球之本心。非歟。率得其死力。今諸將中。以彥球自疑者不少。從王謙。孰能精心分剖。善藏諸將。而咸從謙之大功。誠賊還報乎。本朝王文成之出師也。鄒文莊守益。每在軍中。朝夕講名不輟。因密以奇其探訪。資其謀算。師弟相對。而軍帥之兵法。行乎其間。文莊特文成所自拜也。況葉公又率命而襄元老於

行間者哉。惟今日流焰最熾。我與寡而餉款入手。頗難竊以爲兵之夫。勢不可不統計。而用統不可不專。專力密運。出賊不意。但被其一枝。人肯我人。何芝無衆。新綸凡得輜重。悉以充賞。破賊一枝。必獲大賞。何患無財。或疑機會未必可乘。鄧高密曰。盜賊羣虜。無終日之計。耶烈曰。取機之來。率有極乎。終察覃思。賊必授我以隙。何患機會。乃其制勝之要。曰情。曰形。不用謀。不能知。謀。情不用。竊深不能知地。形此乃機會之所從出也。而總無越乎求人用人之外。蓋必公之所熟籌。而亦文柱國吳公所熟會者。今行矣。微聞斯義。以當車馬。公其許諾。

某上人疏序 庚午

某元梁武好佛而禪奇傳矣宋賢崇正而福遐豈佛之
果報在必不可知之地顧當吾世則置之乎不儀果報
則日休日拙無所待矣援果報而一無足徵則假設
窮矣梁武荷荷當年其遺識迄今彌盛僧家以爲足重
其教也故托之楚英劉總不言死後証道至乃傳英昌
黎伊洛考亭之徒終其取謂地獄爲此輩而設崇佛均
也。在人主則顛覆而證聖他人則徒隕其軀不崇佛均
也。而諸賢名實與天壤俱果報亦分實賤愚知耶分尾
知近於正而分貴賤何也儀之法微以奇高以放然好

其法者百無一人信其報者十人而九以考立身或表
裏乖違或先後參差儀事於君親尾生於佛氏嗚呼今
移其事佛者用之君親孝子純臣踵相接而宇內治矣
其尤淺者見利而持齋遇危而誦呪事畢棄之異時有
急齋呪復設斯於事佛亦儀恭爾蓋佛言果報立應而
多違故專以應事之者亦多反覆俯辭不立誠而權故
有不得不敝之勢是故信佛理者不事建寺刹建寺刹
者皆惑佛應者與上人爲其徒因事其事何足爲上人
怪而可怪者獨在吾徒儀而以尾生事其趨誤而心誠
其過也猶可歸違以儀事佛亦遜之吾願事者爲儀

尾生且猶賢其爲佛壽也當是時吾徒數人環視皆
然然而上人言笑照首持去

聖塘橋募疏序 庚午

物不可以不濟節不可以不明士習之某降而巧也狂
往托善事爲漁獵階或利集而事廢或實傳者事而稍
乾沒其美以自肥嗚呼充寧寄之類者不忍聞此矣非
得一實心濟物之君子就善緣中特豎一光明皎潔之
行局足以洗滌之哉旅子某居僻故有橋曰聖塘南達
當湖東達事亭西北達吾邑往來者日就百人圯廢以
宋臨流欲渡徘徊咨嘆募爲千載謀微靡建石橋行者

既多施者應不少吾不憂材不集工不竭而特欲明白
會計使鄉黨曉然皆見宋事之心昔人謂以財自樂非
大臣度然事各有體人各有位不可遽同夫嘆爲士子
時一介必明則及其爲大臣也日出入千廟萬殿開而
天下故信其素緣無泰爾茲舉也以戚夫近士之徒結
善緣者屹然士林素無之所關獨行路之尸祝咏歌乎
哉功之顯者不如其幽也後之有稱也不如其默也行
路歎載合諸殿神風救而德後乃漸入於微夫自明其
潔而以爲微者何耶意在自明之外

成子雲詩集序 壬戌

不遊廣原晴川則思桃源不爲牡丹則願生谷之蘭溪
霜之菊然使蘭不芬芳菊徑佳色縣人貞士問獨焉百
步幽窄之外不豁然開通則源人綽蹕太守不問津子
驤不欣往矣桃源之可愛仍縣矣觀夷獨藏於幽窄之
中故與世徑殊耳余交子雲芬芳樾觀時爲從子往吳先
生聞子雲之用心也內而不外讀其詩幽而非僻陰而
非淫奇而非非牛鬼蛇神胸中或乃有桃源焉背肩山
爲文行止自如以東坡自況車爲詩蛇隱探奇若將弗
及然子瞻何如胸中無盤胸之真璞璋阿耶吳耶子雲
自許甚高無妄矣無素馨介人也胸膈之氣亦沉沉如

也。通人也。冠衫履屐。時事其意。貴人也。簪一朶於詩矣。
華人也。莖葉膏命名。蛇合威儀。威儀生於不藉。不適
因於不用。不用藉於不適。吾鄉縣編者懷安。其用安放。
養食者志存還竟。有霄楚亦爲政之義。用不廣。非絲通
不適也。少壯輩。白首畏讓。功成無意。難而磨歌。適不
適。非因用不用通。子雲將別有感悔者。而豈遭通之鬼
哉。吾聞子雲於日用應酬甚閒甚熟。無他。執號之士。席
變而徘徊。靜穆之士。應接而剗剗。果能用心於內。無事
不可爲。而況詩乎。味之詩內。義爲感慨者也。器之詩外。
微獨能爲感慨已矣。

學不以賈詩。不足以言學。詩不以賈政。不足以古詩。況
誦詩則達政。政固詩中事也。誦者猶然。又況爲詩者耶。
政以理民。解其疾恨。民生得遂焉。感其正平。民情得復
焉。政如此而已矣。而政者願以嗜慾挾之。夫詩之作。爲
淡人嗜慾而設也。自私之欲相。則凡長之天現。立政之
原。不以此與。故果能爲詩者。必能長民。此聖人所爲遠
也。徐大津氏少而誦詩。才高好爲詩。長武陵。武陵又詩
藪也。一往千春。杳然流水。駭挾凡心。將起幽致。而況天
資俊邁。亭亭物表者。千對武陵之山川。長曠長靜。於以
親民體親。坐武陵之堂。簷一處。出一政。罔不曲爲民謀。

而胸中未嘗有一事也。此又詩之原也。孰能刪然氏獲
俾物物得其所者。必善詩之人。孰能一咏一吟。卓然成
天下治行第一者。我以期吾大津徐子。

四子詩餘序

乙亥

物有體。體有貴賤。文至於四六。體斯降矣。然而隨物賦
形。蘇子於抽青燒綠中見之。而古今惟大文人者。歸焉
不以體賤賤也。詩至於排律七言。體斯降矣。然精我
縹渺卓犖。汎汎之樂。千矣。率於近體見之。而古今我詩
宗者。必歸焉。不以體賤賤也。詩又降而有餘。詩之盡。幽
之初矣。然亦同其所存者何志。所賦者何意。若志存乎

潔身。而意至千穆風。雖古昔先王九歌。是徹皇極長訓。
足使輔翼而行。又何嫌乎體之降哉。楊墨害道。至於無
父無君。其篇章非不頽頽語語。孟也。缺斯害政。至於赤渭
水游七國。其屬詞立句。未嘗不垂爲後人式也。又豈得
以體揜其惡哉。初閏四君。以詩餘相唱和。竊疑之。及以
扇頭四望樓見寄。所有與賦。殆皆閒靜之思。蕭散之態。
淫哇嘈雜。毫不涉焉。審皆若是。孰孰以詩餘唱和。何傷
乎。噫。審皆若是。又豈特得傳云爾乎。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序 本房憂心矩節命撰
余嘗握一言臨天下士。曰得失卓色云。原夫不朽之業。

立言爲尾。言果居德功之外。功亦居爲外。與物不水於
一而能與天地終始者。未之聞也。存其本心之謂德。本
吾心以濟物爲功。本吾心以嘯和爲言。三者實無首尾
故因言可以知人。余承乏春闈。得士二十。方旋就遠賢
是體已大對。聖明首擢。在二十士中。舉朝慶。皇上
之得人。而余且與受其末光。自餘大抵以節義操素相
砥礪。其深者。或乃探究性命。宗本明誠。粉然抱病瘵海
隅。繼往開來之思。噫。余何修而神遇諸公。於且某間也。
夫一日之遇。數世之緣。數世之緣。平生之心。則意者無
失本色一言。余所操以與諸士。默默相譜。不覺觀素修

於差。歷而獲獻其人於天子之廷。子諸士行矣。達矣。應有以報。天子矣。行也。若行其所學。達也者。達其所求。諸士自反隱居之日。所求果何志。今欲仰報。詎俟他日。蓋亦云不憂。塞而已乎。余所云本色者。塞之謂也。以爵以見以舉。康位漸變。所以報至。乃在塞之不變。是故奉親爲孝。慕君宜爲忠。而孟子直比之嗜欲。何哉。何哉。孝者所以事君。易地而心不變也。慕君者無帝於心。因仕變也。此從來聖哲教忠之從旨。而余或淺淺乎。擬爲本色一言。諸士聽余之淺。學古人之獻。或匡贊。或獻納。或撫字旬宣。皆以本色從事。俾朝而望。風采者。野而

泊膏澤者。謂余報。至卽未知竟時。諸公若能爲我寬之。自是闕獻一言也。而喜。見策一功也。而喜。或啓沃密。德心曲。不可見聞也。而愈喜。古人喜而不寐。痛髮。窮焉。迫夫奇文蔚興。變能可娛。則亦猶策。生於海。卿雲燭於天。海在心。其體亘百世而決決寥寥。類非淵與雲之所能盡。慧目者衆矣。相與從賞其精矣。斯足爾。

劉湛六制義序 甲戌

品性根於志。康濟生於志。文章發於志。志定而天下之能事可得而舉矣。湛六長起。必焚香告天。以其志昭事上帝。如是者數十年。與人相對。便便古。無妄言。和氣達。

人無妄動。遇事則介乎不變。余因進而問曰。無妄思乎。則退然遜曰。日有事於斯而未也。蓋真問學人也。均是侯希。凡人放之。學者問之。然問邪之力未純。一出一入之間。去无妄之體。不啻遠矣。故無妄言無妄動。而無妄思尤難。妄思生於嗜好。湛六於世好。無所不洩。固宜其行誼則超然矣。經綸則難然矣。文章則翩翩矣。而於安思也。猶兢兢自難之。根其志。不厭於時獻時通。寧肯已乎。湛六業以文章冠天下。余故置其所獻見。而聞其所不見。以言斯視。文文共衆見者也。以思視言。斯言動其衆見者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於今有焉。雖然。兢

其簡身者。河南之劉湛六也。華華從人者。閩之類壯其也。學微與而趨同。皆有心贊太平之人也。以贊太平之人。皆得親人。明天子之目而加特獻焉。是太平之徵也。

得康侯制義序 甲戌

國朝最號神童者。西涯兩楊。以皆有輔弼。文正妄蛇其身。以就功。文康優於幹理。文忠持正而有無。雖才異致殊。所臻致遠者。則皆以其器器恢於識識達於學。學根於所有。然而少年之器。顧有弘於老成人者。世學力之至耶。莫大於赤子之心。固莫大於赤子之器。普學者

然此橫充其事。無失其心。能使知識日新。誘化不作。而大器長存。此日增日減之學。不可不察。亦學焉而後能察也。吾同籍友楊康侯。年十五六。聯脩兩閣。視前三公者。登賢將徵選。參以南宮。迥相比類。海內一時呼羨。必曰楊君。顧余所獨重者。勸止中度。笑語有節。正問之。則應諷。濟之。則不動。宴會遇淫詞。慙慙然不見不聞。無貴介氣。無少年氣。無才子氣。其將何所不載。而庸獨載其科名文藝已乎。昔唐有童子科。故昌黎之祝其同籍友也。以成人之業。康侯未嘗以童子科進。吾直與之言大人之德。夫大人之德。康侯岐足而觀。其猶在數十年

之後。赤子之心。康侯凝睇而思。恆稽數年之前耳。然而數十年後。與數年前。約之總在今日。方寸之間。波瀾以位。無加於前三公矣。保以德馨存以神明。則康侯可自爲康侯。一時呼羨之奇人。乃千秋足於之偉人也夫。

丙子順天同門誄卷序

典有嘉而偶聞。蘇文忠之樂周禮者。是物有制而加鮮。父老之以憂色危詞。誨同孝悌者。是皆論行也。文亦宜云。使文必與行合。聖人不兼觀。文必與行離。知言又何以重焉。余平昔觀人。專重行。頃乃謬分知言之責。得十士有奇。掄次美先。心目所及。不敢遺餘力矣。然自

脩其不遺者。心也。不能自傷其不失者。才也。命也。斷於人者。曰。命。衡人者。亦有命耶。嗚呼。微哉。今諸子原卷具列。其自繪其精神。智能。亦過半矣。惟願微。余日進出不負朝廷民社。處不負宗族鄉黨。乃爲不負所學。以不負于子。則罕早戒。母晚收。率爲鄉父老。不作蘇文忠志也。亦幸也。諸子文有分彙。業已每卷評之。每篇評之。篇之中。又從而繹繹評之。且子平生之諒制義也。言甚多。茲又何言哉。

朱爾成四書義序丁丑

予舊冬分教。自矢曰。吾爲國事士。一願得力行忠孝者。

二願得弘濟時艱者。三願得文舉禮振。春雲聯步者。初中二願。純乎天也。末一願。微舉以人。復念天下士。豈無以一人兼茲三願者乎。俄而至考先生。以五經宗侯卷並付。使振其危。遂得而咸。其講誠使深。往往於文中見之。其以父視君。以家事視國事。衰職有闕。若疾痛之在躬。憂時危。若處漏舟而渡。衆江之漲也。而亦非不足於文采者。及出詢其人。果以忠孝經濟。久鳴於厥宗。今文且衆矣。余之末康慰矣。前二願。則諸弱成。自今以往。益勉勉焉。爲宗臣標。爲異姓掄臣。倡以無負。至上親親賢賢之義。茲斯二事。介輩甚長。日引日伸。爾成行之無

已時余顧亦無已時。非若爾中文字。淺者當日售則已。深者以秋券春則亦已也。獨成選平日制義若干首。爲之訂定。因述始終遇合致望之意。以升其端。若同時首拔。則有江右黃石公。業與弼成聯脩。而河南王開佐。英年邁往。善解悟。當記問。理時務。踵二子而起。將若人夫。

六義衍耦自序

詩有四始焉。其氣象殊也。有賦比興焉。其意思別也。心會之口傳之。華發之。是唯其人。爲文者勗曰得意得古人之意耶。自得其意耶。神與古人遇。忽然而成。不知足之路之手之舞之。是名得意。文生於情。易情生於文。難

古人之意。力索然後見。見然後下筆焉。亦云情矣。文從之生。必也得心應手。文成。自讀之。不知足之路之手之結之。越數日讀之。踴躍如故。越數月讀之。踴躍如故。是名情生於文。吾讀吾文而情生。人讀吾文。復何間焉。文能令親者情生。不易也。則是文之得意。不易也。情生則必售。情生則必傳。傳售之文。典傳必售者。必傳矣。有唐三百年。文宗粹。詩宗杜。杜不第。韓不甲科。杜之志節。僅終拾遺。韓負康濟之才。及生民者。亦無幾何。盡其始。嘔瀉不肯爲。迨夫名譽既熾。精力漸衰。雖欲爲之。不復可得。是非以極工兄窮。尚其未能爲通工爾。耿蘇必垂

而必售。不難時自近時。於高第無輕之也。宋之宗工亦歸之。今之學士亦師之。售何吾於垂哉。今思孟也。而應制科。爲歐蘇。不爲杜韓。必矣。韓遇既衰。其文益高。世述之益甚。於是屢書求謁。雖不至。盡喪生乎。而末知已迫。亦少貶焉。元於文而貶於節。意輕何如也。使當年入試之文。以時色行。獨見筮仕之役。毋干時貴。吾節完矣。才可效賞時也。文亦無貶焉。昌黎復起。聽吾言。閱吾新義。必曰。夫夫也。久窮而變通者也。歸道逢有命。然挾策長矣哉。

近燕草自序

味在羹。金在饌。穀稟之有成實也。其不有候焉。其至也。天也。溫而謂之熱。而培之人也。大凡地位後絕。則力無所容。然終不舍力而聽之。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則仁也。熟之者。爲仁之心。仁之爲道。豈復竭才能。從然而求。由之日。必非速合。天後至是。微哉。教哉。仁不熟。不如他種。此以知種之不足恃。而功不可已也。而何疑於文之真正中和。則文之變輕也。恃其種而弗易。易如其少。偏。早。陵。云。文入妙來。無過熟。熟則妙矣。歸生入熟。如之何。縣熟以入。益熟如之何。且有熟必妙。亦未云何種也。其言蓋引而不發。力本雄。然後能夷。漫夷

耳必商。氣者。然後能網。復網耳。必情。思識本玄微。然
後能透。漫透耳。必情。博綜羣言。然從能不用。徑問之而
起。凌空之。盡。欲使條兩透。均。可以迎風翔舞。而不傾矣。
從選合矣哉。雄猛玄微。博綜天也。兼人也。夷之細之達
之。不用之人也。所以然者。又天也。吾溫而調之。滋而培
之。已十餘年。其熟也。則如殊之透焉。如金之足焉。如穀
稟之日至焉。地腴天澤人力三者一參差。而五穀之熟
不盛。美稗之於三才也何有。人誰肯置五穀而養夷稗
哉。吾特慮夫斯種之難熟。有傍莠有焉。今敢知其果熟
否乎。嘗虛吾氣。微吾心。而默察審之。將無近。

生生草自序 已巳
心之歷陰陽之變一也。子曰。生生之謂易。文章爾故則
彌新。彌熟則彌生。蓋變亦無紀焉。一題耳。數十百人
爲之。若殊味之各諸於口。不相樂也。一題一人耳。後先
迭爲之。如殊行之各適於意。不相樂也。必曰。宜何開。宜
何透。宜何收。則一題止有一文。心靈固而文章之透。不
幾乎窮哉。故以法自矜。則千變之容。適以法程人。則絕
塵之技。隱其矣。言法者之爲法。誤也。夫法隨物肖象。爾
寂生。顛動。豈差。不測不齊。王良額驥。梁父制師。眉山
流泉。皆以神之者守之。奈何以守之者。盡之。凡事之無

窮也。類如斯矣。余於制義。微悟斯道。豈惟一人之心。不
足以盡。眾。雖吾今日之思慮。謂果竟吾心之變歟。特題
曰。生生。而心靈之無始無終。殆與古人今人後之人。會
通焉。而莫測也。

後子卓文序 壬戌初夏

去冬。吾於燕邸。聞仲侄過。吾兄之喪也。哭最哀。今春。復
聞其趨向。頗端。不肯近邪人。歸。則其文亦漸有成人意。
哀父之死。性也。而節操立焉。才思出焉。意性不乖。芽苗
已發。性長存。則愈知壽矣。余且哀且甚。爲特數篇。請教
於長者。見吾兄之亡。

長子得文序 丁卯

孔云。發憤。孟無。德。憤。不在。貌。絕。弱。非。憤。憤。之中。有
自得之味焉。無助長之害焉。優之游之。所以爲憤也。是
故朝聞夕可。道在我也。以忘身立命也。優游自得。遇在
天也。以存身立命也。方今遇合。類文章。文章須精氣。吾
才可用。而精氣不足以用。則天子我優游。不子我迫取。
分已定矣。揆兒幼。以貌爲憤。近弱冠。始知以優游爲後。
偶閱其自次數十卷。因廣之曰。天下能變化者。莫如龍。
蛇。方其蟄也。忘乎爲龍。惟以存身爲事。萬物莫得而挽。
勁焉。所以爲能變化也。人誰悟於定分。根紛華而弗躁。

曰龍蛇之守。汝於氣偶旺。意偶會。欣然文成。久亦能富。
可特命曰龍蛇之篇。昔者子房一生多病。程叔子。喻三
四十乃健。英哲稟賦。參差若是。況於吾人。樂耶化耶。此
侯何當知。當時存其能變化之身爾。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六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

文錄記傳

學道愛人記 庚午

崇禎庚午而宮保大司空丁公年八十有八孟春曾爲
臣民謁儲道請弛漕糧入倉萬泉安堵今已記其事季
春十八日俄命棹北行舉家莫測所向是日大風不爲
阻迺過涉江遡漕以孟夏三日抵曲阜謁聖人墓
遂還至淮便冠服徑入漕運公署清便大驚迎問所縣
來司空言老人拜孔棹而還願有請也令歲因竊船後
時暫令民船迎運民皆無船郡邑搜獲船戶困苦拘囚

之如處盜賊船戶無以爲命間有嘵嘵揚帆而去官直
視莫可如何船戶一端已足生亂矣而船實甚小原非
載米所用其最大者容米百石少者數十器欹板薄卽
在內河米必沉覆况能入江淮乎米覆復貴之民乎徑
責之軍乎責之則亂必矣而米又終不可得將窮國用
而釀後憂且所取民運專求速也勢必益趨况不止於
運而已乎竊爲明府懼之漕使深然之因請曰奈何司
空曰初苦運船不至爾今已至淮奈何停留此間反待
民間小舟冒險陳流而上宜促軍旂晝夜兼行陸續可
達隨至隨交雖便抵京踰限可萬全不猶愈於小舟



難還顧履軍民而清渠終無建期耶民便則軍便軍便
則國用便國用便則明府便於是漕糧立命如行旬
日以來三吳漸有運舟民心大定司空之力也司空喜
於漕使之見信因謂漕糧吾饑矣可卽具脫粟飯一廣
一菜足矣相對談民事盡歡而散遂以十八日抵家馳
驛三千餘里間朝先聖惠兆民竣二大事而還纔一
月爾遂之年赴義徑仁若鸞鳥之發焉若神龍不可測
焉壯夫盛年居家安享長綰不前視見瘼不痛嗚呼可
少知取法矣司空之在道也懼其名有疑之者輒弗應
及晤漕便民間乃驚相告曰此故吾公祖丁揚江工部

尚奮也黃髮兒童盼望相還愛之如父母而仰之如神
明初衍聖公留之宴懸辭則贈以千貲所搜櫓木杖二
歸而自爲記大旨以生平遂行學道愛人一言九十年
未嘗一登顧貌缺如於心嗣茲拜覲神靈益留弗傳益
奮然有衛武公之志而卽大展愛人之事於通見善必
行跬步不空真可謂善學聖人可謂天下之善士也天
下之善士近在吾鄉豈非後生之幸民生之幸與余樂
序其事傳以詠歌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甲戌
甲戌九月之望晤蔡公祖雲怡於蘇蔡崑山人也爲言

其邑向有四難之稱和鄉紳難端士習難清衙齋難足賦額難惟通者劉乾所以常之三府來署篆四月之間四難俱失子問狀幕曰劉持正而不激御下嚴而不苛初至遇宦僕有橫於里者怒一二人如法不動聲色鄉紳以其無過督立名之意皆敬而服之飲戒恐後一難失矣劉性潔而氣和與士子不泛交亦不遇亢其以文義相與者日過千謁者自不敢至惡謗無繇作轉有明師之頌二難失矣蕭縣行幸往來茹味袍得之外無長物左右求中以所好不得飲輒伺其過不得小有犯立治無宥亦未嘗刻於法外許允不察而饒三難失矣署

舟單輪舟子及差共止兩人其勢自孤難於暴橫且累尾珠印云每十里舟銀一分來催外不許多索酒肉違者嚴治於是鄉人免差役之害子因問蔡曰事有必不能罷差者如何蔡具言其法默與顧合以崑新令龐仙公爲子邑人又同籍其子得悉之遂辭去惟所云割公催科之法未及詳故語龐仙往面蔡公往其所未盡會龐仙以迎謁新大進抵蘇十八暮舟速相並于投刺值第仙他出約其諸後明會晤言比曉而龐仙船已遠矣聖人之戒曰不在其他不謀其政縱蔡爲難桑言之子欲爲蔡轉述之非敢謀之也人愛其銀桑宛轉求達

若者 子益錫廬推恩其先人而先師左都御史王
逸先生首與焉略考當時如楊忠烈周忠介順目親
忠節大中皆慘死皆烈丈夫也其以學道與先生唱和
者有馮恭定從吾鄭忠介元標先後同罷然猶免於述
其從容乎道賊而與諸烈士同禍則惟先生一人願先
生之處死獨異謂非以死顯道歟馮鄭諸公恩誥當時
其子孫率得軸以去惟先生已撰文而未書軸遠驛貽
者十年崇禎丁丑秋仲公世學自內艱起刑曹矣九月
屆 寶期書軸以俟 俄 上遣中使取先生累誥五軸
進覽仲公鏗從弟禮部公世事適在朝愕瞻不知所謂

越日御筆抹先生誥文以出謂臺崇論體且追理書日
異文官而詞臣許公士柔與仲公同降矣故事誥勅文
御覽既下始登軸仲公以為此昔年已經御覽者雖預
登無傷也而 上嚴賞中書舍人何以預渡文稿致令
擅登時掌篆王公重檢近例以對條辨良晰語載秘書
典例中賴 上明聖從薄鑄然高氏世諱遠中疑當是
時衆未測 上意仲公方取蹟自咎不敢陳居頃之諫
垣何公楷疏引 神祖時兵部尚書王崇古註誤例以
請 上欣然允補焉按崇古喜於自榮用泥金書軸為
垣臣所糾 神祖念其處邊久有功令改給紫崇古誤

出於已先生模範於人則又有間矣宜 明主之旋闕
旋子霄雲雨露本無心也昔唐文皇於親徵最敬親信
徵沒未幾仆其所立碑後雖因事廢悔復立所作然日
月差長上於先生故前朝舊臣聞其名未識面者謹怒
不遷於其身渙汗復達不再喻月又豈文皇可擬倫哉
然先生身接道統生獨遇害蓋棺十餘年褒贈明綸猶
經鐘鼎然復定類駁如是天耶人耶先生生而事親恒
戚戚有餘戚讀所著內譜可見蓋嗣叔祖後不得親本
生乃者五誥累繫自曾祖以下如其官而本生祖父母
父母暨本生生母耶令人悉沾寵贈視他人之得奉所

生者更優焉噫嘻亦少慰先生之靈矣余待罪秘書省書
清須軸皆署中學適秋春用資二期先後皆司其役高
氏譽命一寢一補皆目親且因是條陳署中職掌得首
允登自後科規一清視篆者可免於為法受過皆先生
之貽也承比部儀部二公委為詳載今上德意仰告
家廟而下昭乎其子孫
平谷縣學重修明倫堂記 戊寅
平谷古屬漁陽郡多產慷慨激烈之士今為幾輔上游
武備不後文事先焉年來烽火頻驚官民皇皇以堵禦
捍禦為急修練儲備新令四事皆有司屑處繼艱鼓聲

牛息人懷風鶴向非悅禮義而教詩書也者幾習于戈
 忘俎豆矣明倫堂自萬曆壬寅忻州趙公來宰此土鼎
 新故址迄今三紀餘茂草幾深邑侯王銘王公有概於
 中久適上臺以事終釋至意與公合乃謀諸衆或曰
 斯時也公帑如洗俸無可捐無已悅有慕乎公慨然曰
 新何堂也而忍與芟字角技倘助可也募不可也平
 谷雖小大夫士亦濟濟矣願者遐思學者願瞻不有堂
 也從何以升忍令趨馳無所不得俾編羽之昌其教者
 流乎蓋持議也正倡捐也決於時遂有明經王君克恭
 首平生起遺首捐大厦三楹衆助贊助力者樂輸自春
 征延巍然落成公乃與紳袍馬君國銓等洎多名士謀
 所以述其盛公慕道甚堅客冬視余所定陽明要書及
 京師等書遂因馬君選執禮焉余愧不敢當今讀其所
 引助募二言而深有會也助出於施者之義募根於求
 者之利異端以死生福報爲說其教利教也故其徒舉
 事皆用利吾聖人行慊於心樂而無求視禍福死生如
 寒暑晝夜之禪代其教義教也故吾徒衆事皆應用義
 是舉也其深得此意乎昔常湖講喻義喻利皆發沈痛
 聞者或至泣下今公因勸引而指點義利之辨剖吾道
 與異教懸若蒼素俾士子登斯堂者余所聲基已足沈

心易育與風清水寒並徽交璧殆以仁育民以義正士
 以武應粹以文修暇彼明經奇士誠根聲餘抑公之行
 政居心素有以感之也感於暇可以貞人心感於粹可
 以衛民生縣來經文實兼緯武吾其以故堂之經始落
 成卜茲邑相扶相顧之永圖哉或曰公是衆誠善矣不
 蚤自發端而必俟上臺示衆何居曰此正舉事之樂也
 追而後起不得已而應之故羣志悅羣氣從不煩驅督
 焉懷其意而俟其樂凡舉大事願如此矣誠心高誠倍
 斯理也當又遣一籌王公名弘許雲南保山人原籍陝
 之三原端毅公後裔也登庚午榜董其後者訓導李公
 名躍門
 使維五孩記庚辰
 京師冠裾歌宴不知外間有饑饉地也宋呂文穆之對
 太宗自古以懿慶辰奉使人維舟行千餘里堆棹流
 屍日不計數就死者棄其兒女者又救數兒之舟過不
 能救也即泊亦無方以救空負悲歎抵清源改從陸所
 親相似六月初過滑之齊國營有草瓦椽房一二十俸
 余從肩輿中忽見一小兒約二三歲坐樹下未知其爲
 棄也兒見輿過忽啼呼悲哀呼爺爺者數聲乃大驚默
 思無策瞋目垂淚心如針刺行原許急令輿人且止許

勞之百錢。令抱回。初念此地至老岸尚十五里。始至彼擇善家而求其撫育也。因試令人即從此村訪問。有願養者否乎。忽二老者云。此地有朱文光夫婦二人。年四十未育子。有地數十畝。彼或願之。因問之。果欣然允諾。即親至與前願抱回撫養。余大喜過望。贈之一金。宋不肯受。曰。我自願養之。余曰。汝有此養心。受之亦見養意也。宋乃拜受。此兒雖饑餓黃瘦。然眉目清楚。且與之麪印能食。適遇宋姓想定應不死。或遂為宋後。亦未可知。余又疑念。我匣中尚有十五金。倘前行更有棄兒。以此法推之。尚可救十四五嬰孩也。終日睜目而視。地漸近。

河南界。則餓人稍稀。數日內不兒一棄兒。悲惻稍解。因念守令其地者。即不能講興餐。若肯多方拯救。自盡心力。亦必能活所治之老幼。安有謂上不能得之朝廷。下不能感動富室。中不能自捐俸養。而坐視人民之死。者哉。比入禹州。行封禮。停驂城中二日。有青初見一兒。約一歲。棄中街。羸瘠已甚。訪得一人名范兒。願乳養之。因贈如前。更加白米綠豆各數升。蓋此時禹彼米每升價銀一錢。豈每升八分。因宗黎兒貽遂以給之。越一二日。令人視此兒。厄瘠加故。盤幼甚。須乳食。宋必粥糜可活矣。奈何奈何。黎明遇正使戴掌垣所。備候諸藩辭節。又

遇一棄兒於當道。急令人先傳呼。有願抱養者。助貲如昨。少頃還原處。而其兒已不見。路人云。頃有人抱去矣。行速未得踪跡。此事不知有善人哀而收之耶。或仍其父母攜歸也。及迴與之次日。子倦臥輿中。忽聞外喧語。聲乍醒。則路旁有二三歲棄女。戴兒而欲放之。令人訪呼其父母也。一婦人號哭奔來。寡而貧。不能育。纔棄道上。宋久戴賜之二百文。婦人且哭且拜謝。而意若徘徊。余密令人復與之一金。曰。得此庶兒活乎。歡拜去。又行數十丈。一婦人攜一嬰兒。約二三月者。亦哭而欲棄之。始見前事。將有乞也。亦助之三星。料此女終當不棄於

是前彼所值。棄孩共五人。遇宋文光者。貽有父子之緣。不幸中之至幸。子遇范兒者。有二虞。兒幼未能食。穀若乳。則終斃。又觀况非有憐恤之真。莫為稍課姑置之。若存若忘。間利盡而施耳。抑其命也。街市所遇。旋忽捐去者。不問為他人為所親。必感動良心。不終棄矣。歸途二女。因棄得助。豈忍復棄。况難割者。又其本心乎。遇救者五孩。而其間幸不幸不齊。活不活未可必。此外之不見不聞者。又可勝痛哉。夫處聞而憫然不動。去易歌無幾矣。見之聞之。而後惻惻經營。如齊王宋見今。今人宋見入井之孺子。其間生生之意。隔不相接。為日不已多。

乎。惻隱有威乃發。而仁無威亦存。無威亦存。故威必發。發不得不充。性情之勢然矣。

漂母新祠記

漢初有三傑焉。有三母焉。要母皮母背智婦。而漂母則仁婦也。無意近仁。有意近智。知與知廢。以施厥子者。二母也。不必知韓信之能興漢。而特哀王孫之窮。故曰漂母近仁。然三傑之中。信功最大。封爵亦最大。顧獨不保厥終。廟食新如。而進食於信者。方惟然千載。何信之不幸。而漂母之幸耶。世惟不塞報而爲德者。事報特長。漂母當時。知哀信之乏食而已矣。不辨信才。不期信功。不

望信報。而況千秋下。莫知誰何之報祀也哉。然後人所以追思漂母。久而彌深者。特以信也。信青略殊歎。百世無雙。拒涉謝劇。本懷忠素。夫國桎梏。遂陷大戮。後世君臣。非不心哀之矣。表之自上。近於教。奉之自下。嫌於褒。逆故雖有咨嗟問痛之意。莫或爲之立祀。其勢然也。不祀信而姑祀假信之一婦。以寄意。或舉之。罔武替之。殆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令信當年。計如史遷所云學道謙讓。則保世圖像。行當駕留。而後之人亦夷然奉信。而無復痛惜莫伸之志已矣。有好事者。舉漂母配食耳。寧暇專祀乎。不然。古今能致小德於未遇之豪傑。

者。獨漂母哉。而卒莫與並垂。抑何也。是惟三傑中。一傑。處大不幸。三母中。一母。乃有厚幸焉。余低徊漂母新祠。訪其側。則有淮陰侯故碑。因閣古今。人不自觉之微意。於以見施恩不報。婦人之烈。有逾丈夫。而爲人臣負不世之略。泰無二之功。誣誣交至。自傷無罪。一念謬動。受戮當代。真滿來禍。危乎危乎。此佗。僮無聊之一念哉。誣且隨。無幾微不平。久而人君感寤焉。恩禮始終。是爲難耳。精忠自矢之臣。有恨乎漂母。能無永憾於淮陰。

甲戌進士題名記

進士釋褐。側得勒石成均。榮其身。復永其名。朝廷之所

以寵多士。如此其至也。然名惟多士能自永之。當甲戌春。皇上命閣臣某典試事。臣某副之。得士三百人。臨軒發策。賜進士有差。於今八年矣。特命臣某孫爲之記。記曰。古之人。蓋遂而忘名。後之人。因名以思道。道存而後名可永也。有石上之名。有人心之名。石上之名。遂路榮之。歲月貞之。朝家以此培士。人心之名。傳其緒論。仰其政蹟。感其精神。彌久而不忘。惟多士能以此自裁。今日諸士所題者。石上之名也。欲使名沁入於百世之人。心必將有道。道也者。人人可盡。日日可盡。念念可盡。國家之事。不立。宵寐於任職之無心。百世之名。不傳。皆歸。

於當日之無志。夫果一念不自數之人。卽國家不可少之人。苟爲當世不可無之人。卽百世長存之人矣。嘗見古來一榜數百人。史冊所書。必日是科得某某。蓋少不過一二。多不過三五而止。曾是同升於天子之堂。而令數百人者。藉數人重哉。夫瑰奇之才不數。忠孝之心自存。故爲瑰奇難。爲忠孝易。位之所至在天。職之克稱在我。故爲大官難。爲好官易。各彈一職。皆有充滿天地者。何必大各成一是。皆有不可磨滅者。何必同。此性善之旨也。人皆可以爲堯舜。非就分量。惟衆真誠性之贊一誠也。能自信其性之善。亦一誠也。信其性。三百人入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能爲孝子。出皆能爲忠臣。邇思八年來。成就者若而人。傾壞者若而人。其成就之皆。朝廷之恩。其傾壞也。諸臣必有以自致。今日舉而並題之。成者如榮。傾者如刺。俾諸臣目擊而心感焉。敢不因既往之創艾。益自策其方至之榮名乎。且今日固多艱之世哉。多難足以困庸人。而未嘗不足以顯揚俊傑。實也忠貞之心。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遇盤根錯節。則利器用而大事功立矣。或不幸而遇困於株木。於萬壽。則致命遠志。而大節義成矣。其在內者。遇獻替。則必遇思。思以報君。君必指陳利弊。以建吾民。而有用之文章樹矣。遇糾舉。則

必應知真是。同敢市恩當聲。必灼見真非。罔敢逞臆恣妄。而救時之人才出矣。情乎此據忠宣力。雖班班可見。而後此未竟之忠。歎堅疑之骨力。諸臣各勉。勉數十載。而其彪映史冊者。不知將幾千百載也。爲國家起基無窮。則亦爲厥躬垂聞於無窮。臣亦幸得藉手以祗承我皇上今日補記之德意。

庚辰特用題名記壬午

上天之育萬物也。有二道。靈卉盤根。嘉種既播。於是孰風。照日甘雨膏露。從而歆之物之元氣。豫有以接造物之元氣。此物感而天應者也。一旦而風自和。日自融。百

卷一百一十二

三

物訢訢。果芽於室。蟄動於穴。造物之元氣。無所不施。而其時之含靈化光者。亦無所不受。其間有根物樞轉特美者。則又能於榮受之中。保合暢茂。以飽燠天下。棟梁廊廟。潤色鴻臚。上佐造化。生生之心。此天地之大生。廣生而物爲之應也。我皇上庚辰特用舉貢一事。豈非大生廣生之德符。聖祖軼百代者乎。伏讀德旨。首言年來資格珍珍。抑壞人才。有以仰窺我皇上屢思於立賢無方之大道。蓋已有年。而時於此二百六十三人之身。一大舒其湛恩。汪濊真如曜靈中天。得光如暖。仁風發育。溥勳無私。與乾元之生物同其不滿者矣。然而

將慮淵微。若屢施格外之恩。廟不測者。滋成可測。而人
萌僥倖。乃終之曰。此繫特用。後不爲例。臣始終恭繹。而
聖恩之不可及也。太清之上。不偶出景星卿雲。
萬類之精神不新。設景星卿雲可以恒遇。人將反仰
焉。固然。又何以震海宇羣生之氣哉。翻然與之宣暢
宣暢以後。則依然管度。久操而忽忘其薪。煎而縱而
卽坊其溫。誠哉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而無特施。救於
已寬之轡也。臣又觀諸臣合請。謁廟。鐫碑之奏。一稟
高皇帝廟謨。蓋亦仰窺我皇上輯熙儀型之素。雖有
創舉。總歸舊章。未嘗以聰明或異其間。臣因是益願諸
臣之格奉廟謨者。宜各自問諸心。自勉諸身。後獨報今
日之殊榮。而且以實圖三百年來養士之昭報。廟謨云。
惟賢是用。何拘資格。今幸不圖於賢格矣。士希賢。圖其
分內事。願諸臣見賢思齊。無忝先朝張唯楊士奇夏見
吉海瑞輩之遺芳。可乎。廟謨云。資格爲清流設耳。今
皇上業不以清流相遇矣。有非昔之品識。然後有非昔
之事功。願諸臣俯脩勵志。務盡諸幽獨。以爲立事建功
之本。可乎。廟謨云。有才能者不次用。今幸逢不次之用
矣。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時務無窮。則濟特之能事。亦
不勝窮也。願諸臣展盡其所已能。而益敦勉其所未至。

可乎。諸臣平昔皆諸法孔子者。服孔子之訓。貴謙孔子
之心。脩己以安百姓。此孔子爲學之心也。事君盡禮。此
孔子爲仕之心也。謙是心。然後可揚於王庭。可拜稽首
於孔子之廟。夫盡禮有端。有直而安百姓。則有易有難。
古云。明至可爲忠言。安民可與行義。我皇上仁明兼
至。於海內條陳利弊。靡不響應。於大小臣工。凡效
沃。據盡思者。深旨直言。靡不容納。矣。乃特值多難。雖節
細者時觀。而士氓請於匪舞。亦難盡見。告此真上下克
危。民則難安。然士獨患不得展布耳。既已披肝必用。苦
口無罪。嘉謀嘉猷。無慮抑鬱。諸君。又何慮閭閻之疾苦
不避而彈。陵不變也乎。臣又以信易事者之長易。而難
安者不終難也。諸臣今日。若內若外。官守非一。起思此
日以前。進忠無階。凝精制科。乃於今鑒拔更觀。網羅更
奇。除授更迭。一官一職。總稱不世遇。且賞功錄賢。方來
通顯。尤奉可量。際此日也。入對明務。雖我后咨嗟民瘼
之意。恍乎海隅之瘡痍。疾痛列其前者。夙夜匪解。憂君
之憂。則禮盡是矣。出蒞百姓。每顧其機乘頑暴。戚然曰。
此孰非我后之赤子乎。夙夜匪解。憂民之憂。則禮盡是
矣。內外職分而禮無分。諸臣夙夜匪解。拊拊之爲禮。亦

知相時憂民轉危爲安乃禮之至大者乎人人若此則
有以報特用之恩豐功偉才標今範古視後先者之
所收亦特盛以特盛副特用真當使貞珉生光日月星
燦與雲漢倬矣所用舉人百有六十有三貢百臣前歲
歸休龍敵聞茲曠典念必有文學侍臣揚扈其隆願荷
寵召復起贊帷帳親承天言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
以罔敢于世

庚辰特用諸公請碑記於陽羨陽羨曰必得名儒巨
篇吾且以藉寵於是諸公自重其事咨度久之問于
入都喜乃相與公見述其故子感其意而許之諸公

以呈首探首探竟不據一字發端進御覽焉嘻使
諸公修職而事事若是其專也者何續不照使首探
聰言取人而事事若是其虛也者亦何承不若子癸
未月日記

遺烈感臣記甲申
記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此爲人臣官也然人君之
所以處喪者尤難先皇帝義殉廟社皇后妃至
無一不殉先皇帝可謂非千官以來處喪之烈烈最
著者乎至永帶詔不許屠戮百姓以大勇兼大仁又從
古宗國遺恩之所未有可恨者特義殉君國之臣纔二

十餘乃僅比讓皇帝出亡時十一鳴千何君節之勇烈
而臣節之偏類也是有道焉聖祖之得天下也本於
正三綱故神孫雖丁癸厄之運而守三綱之志不替
夫旣履我敗而數貞永貞則其本支百世中興大業旣
商周跨漢宋又豈待卜哉至於臣義盛衰或不盡繫於
臣數之衆寡如武臣烈烈在外無若晉撫之中軍應公
時盛文臣烈烈自內無若官論劉公理順應公先刃妻
子以從蔡忠襄位非北地英風儼然劉公之死其夫人
甚安若子若女若僕婢皆同日魚貫無一人肯走免者
遠與晉之卞唐之顏千載相頡頏而卞顏尚未聞僕婢

無遺類是則劉公忠冠千秋一可當百其與先皇帝
卒后妃公至偕死廟社者是君是臣適配一時未
可謂臣說之偏慚於至烈也況合室焚雉夫婦偕盡冠
帶羅河又復燬燬數公何謂非盛哉生而以道事君死
而以道殉君未嘗柄國而死國上也其或生時稍或於
救時之說善財用以失人心官大任不能有所匡救而
一死足以盡挽其生平更莫得而苛之失乃知一死之
果賢於生萬萬矣嗚呼甲申之變其百世小大臣隣生
死得失之林乎舍生而取義賢者早見其本心不賢者
不得不動於實事不見夫從先帝而死者乎舉世第

之。一家休休焉。彼其沒事可知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於
新已親體之。不見夫叛。先帝而偷生者乎。舉世辱之。
一家惶怖。慘懷焉。其身雖欲補一死而不可得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雖行道之人。豈得不追信之。然則是心也。
賢者能弗喪。人亦誰能終喪之也哉。不能終喪。是復機
也。死於法。悔不可追。謂之違復。自悔焉而得補一死。猶
庶幾於不違復。無咎存乎。悔。無咎者。善補過也。故亦有
臨期徘徊。久而感愧。決烈者焉。捐生以易其所甚欲。就
死以釋其所甚惡。一身一心。覺悟過早之間。而得失頓
變。然則人生不幸而遭君父之大難。安得稍致疑於死

生之際哉。事起一將。辨在平日。嗚呼。學者學此爾。

孫墳觀感碑記

里有良醫曰見心孫翁。享年八十有四。乃嗣學博公先
沒。翁所賴以生養死葬。惟在諸孫耳。墓旁遺田八畝。松
楸百餘株。邑之紳士。凡與翁交。及飲翁良劑者。望之。無
不願其百千年香稻萬新。葱蒨悅目也。不虞二三載間。
一翳於顧氏。幸有傳醫朱君承。獨捐貲贖歸復倍。貸代
充本年里役。力殫而志苦矣。乃未幾又鬻於大氏。且併
其青青墓木而斧斤之。朱君於是慨然寤歎。卽令力可
再竭。而欲使其後人追念先靈。旁懷友誼。永承以前教

爲戒。此之孝思。夫誰能感之。於是各紳重其意。爲之公
助。再贖使其土足以安翁骨。餘粒足以贖翁祭。祭枝線
葉足以舊翁之靈氣。衛伴。而其業則已爲公居。非孫氏
所得而主矣。設復有覲覲如前諸姓。亦安從併噬之不
恤。清議能不謂三尺法乎。且陸氏初買墓木者。亦因茲
悔禍。吐舊補新。以蓋前愆。然則旁人且爲感動。而況其
胤嗣乎。斯朱也。獨捐共助。以風君子。形格勢禁。以防小
人。因目前一再動搖。而可以致百千年無窮之觀感。翁
果不幸乎。其正翁之福乎。

朱門重貞傳

艱貞。匪艱不顯貞。貞難矣。重貞又難。嗚呼。悲夫。蓋艱之
極而貞尤盛也。憲副勉齋朱公之母李。暨配馮兩安人。
以之母含弘靜穆。法宜考終。而馮安人性幽閒激烈。其
母若曾祖母兩世苦節。親戚有帝。濟城破。姑媳偕殉焉。
母之死也。抱幼孫坐署側。載至。僮婢醉。輒皆散走。卒危
坐不動。遂遇害。賊朱人時。馮安人豫爲死計。指署後大
井曰。此吾葬所也。比城陷。立趨投井。無小觀。使句餘。汲
其遺骸。則官寮皆帶血。蓋井適潤。安人欲遠死。懷首深
泥中。致命遂志。不其烈與。姑媳大節。同室婦。死值何
恨。朱公則恨曰。母固在青。特以嗚呼之役。值還復身自

北而留母於濟。濟會城。差足恃耳。人臣義不計身。能
不計母。乃青金而濟。陷計全之。適以傷之。齊天誓痛視
他人萬倍。此天之所以重固公。然或使并其身不免。如
晉之卜。唐之顏。亦可奈何。而天又特留公身若二子。以
爲報。誓濕痛之地。痛誠大痛。誓誠大誓。視此身無有矣。
人生不忘身。不足以立業。不有大恩大恨。不足以忘身。
聖人謂誠。誠此身也。大覺氏謂空。空此身也。誠斯空。空
足以入誠。其忘身之謂耶。身忘。各譽爵位。何所不忘。不
忘者。君親大恩。大恨耳。朱公遊心大覺者。乃復有
疑怨焉。三世以來。或仕或隱。或醫。皆有德無華。今茲餘

朱子一六傳文獻

三

殃多凶。莫可自喻。造物果無知乎。嗚呼。所貴學以知道。
不在於斯。而在於何。莫之致而至青。命也。設有致。是感
應矣。非命也。繁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不任愛。曷
任怨。兩安人之貞性。惟天鼓之。其遇患而死。死而懷天。
未嘗愛之。知天之不愛。是以凡民有憾。君子無怨。民無
信不立。兩安人巍然立於天地之間矣。爲之子若夫者。
日自鼓以不負天所鼓。且能助天以鼓萬物。斯不朽之
靈。慰焉居恒臨下。病癘乃身。愛克厥威。他日除凶雪恨。
又有以全萬民之父母妻子。則是三年間痛哭積思。不
其千秋百世之孝義吹簫也夫。知天之士。可與處大難。

亦惟蒙大難。痛憤無賴。可與知天。朱公名之。當時任喪。申之難。忠莊。

六貞傳

盛自同善會典。而得女婦之貞節者六人。許氏任氏。皆
年十餘歲。未嫁夫死。遂不嫁。邑大夫曾旌其閭。丁清惠
公舉之也。千里之內。得一奇節。猶將多之。吾邑百里而
貞女二人同時並存。拒不卓夫。陸門朱氏。浦門高氏。皆
十七八喪夫。陶門吳氏。亦二十一耳。至於今。朱蔡居逾
一甲子矣。高凌皆四十餘年。皆未及旌。彼亦不知旌爲
何事。今會中季有薪米之助。惜其智老矣。受賑不知尚

朱子一七傳文獻

三

得幾何年。而王山人之從伯母沈最後至沈寡時才二
十四。貧無子。庶姑遇之。沈投水破容以拒之。今亦逾
四十年。茶蓼備至。無恨色。及庶姑病且殆。沈聞趨侍牀。
丁盡勞者再寒暑。姑死哭之哀。夫少冠遇逐。病而扶之。
死而哀之。此皆世所目爲痴無。而節婦行之不疑。無他。
彼惟識爲吾姑爾。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節婦未必
讀書。知此理。而冥然安之。則其少寡無依。泉味草心。
之不死其大者自若也。孰足挽其勁。厲消其冰霜也哉。
會中服貲微。未足卒歲。山人雖食貧。慕義無窮。造迎之
以歸。其室人體其意。又相與安之。沈於是少食節幸之。

報矣。然以至食供至食。嗚呼難哉。向之噴節婦者。不啻
山人。與以謂食而不嫁。與食而養人。皆痴狂者也。嗚呼。
吾安得天下之貧者寡者。子事父者。臣事君者。皆甘此
痴狂。而以感崇隆。烜赫之人。稍稍鈍其智計。而微作痴
狂之助也。即助於至治之華香。豈小乎哉。然會中樂訪
孝節。而所得顧皆女婦人。嗚呼。豈以其不出閭內。紛事
之謂之也。輕故得保其貞性者衆矣。

高子小傳 戊寅

周公而下。俊傑多大用。而真儒不大用。大用則禍及焉。
蓋自孔孟以素王終。以聞知老。於是道系所傳。不復幸

卷之三

宋王十一

三

治。若分定然。殆天運也。漢唐多寺。禍而無真儒。董王韓
或淺或天。或文均在半途。宋有真儒。而少寺。禍是著六
子者。一不仕。五不顯仕。然正公文公。危者已數矣。非寺
耳。明興以來。河東薛文清顯。臨刑儼脫。姚江王文成顯。
然杖請於先。策功於後。亦乘除之數云。迨先師錫山高
忠憲顯。竟從汨羅之則。三先生者。異時而同難。雖早暮
淺深不齊。其所值與爲譬者。則一也。嗚呼。陰陽貞勝。又
天運之特危而較著者夫。先生忠信爲質。幼即解過失。
淡嗜慾。平生不二色。學者難劍之隱。曾未濡染。是以學
道專而聞道易。其篤行似文清。至於野店小樓。超然太

定。又不啻文成。齋寮萬山中。夜起呼之。皆經也。子生
力節候。人道階次。莫詳於困學記。其靜坐讀書兼進
卷宗文公。則山居課程略備之。初仕行人。以建言追隱
者幾三十年。學以大成。自後蘊與風韻。非就其遺書。考
其行事。固莫得而形容也。居恒究理欲。分善惡。立朝別
自君子小人最嚴。亦大顯大公。而與明道先生小異。故
屬咎差多。然先生遇小人本寬。其劾崔呈秀。賊也。第欲
說之。議者竟擬戍上。先生聞。跌足歎曰。衣冠之禍。起矣。
先生於學術。粹然不雜。然能離二氏之精微。曾齒痛膈
痛。卻以靜坐。每云。心有闕闕。齋生。死。垂絕。倚然。平立。寒

卷之三

宋王十一

三

中。有去東自如之致焉。每嫌儒者墮入斷見。謂死歸
空。無遺表。君道未報云云。皆肝膈要語。至忠信。貫死生。
卓乎本朝之真儒。文儒參薛王而三之。先生之起少司
寇也。徘徊不欲赴。至未幾。則長諫。蓋於時東正銳意振
芽。先生勢不復能辭。履其位。難可委蛇。則有獄時霜凝。
領袖揆鱗。愼於羣小。致命遂志而已。聖賢之寓世。與俊
傑固殊也。俊傑遇以功見。困以節見。聖賢則追載於
功。困則道呈於節。困而免。道在不死之身。困而不見。道
又在其善死之身。天危文濟。宜佑也。天顛倒文成。宜玉
也。天死忠憲。宜不辱也。雖然。文濟亦幸耳。文成早挫。又

其後卒不立乎朱朝。先生稱孔孟程朱之傳。而殷孔孟程朱所未歷之位。非傾否。卽以身爲否。終成。遇久。然復何疑乎。後之君子。身道系。涉末流。可以度所處矣。道曰。先生道德在遺書。余論次詳矣。事蹟在諸巨卿碑誌。後有良史。必能組織焉。先生嘗譜其家世。內外悉備。以垂子孫。而一身之譜。缺如。嘗猶僧繇道子。不自寫真。道固然也。子孫圖續譜之。卒謙讓未能。以委小子。余余無僧繇道子之技。顧能爲先生乎。向列升堂。諒無所御。想遺風。感世運。乃更於號傳之外。發揮旁通。若俯若仰。覺其爲俯。悟爲死生。舉有以兼統乎殊宗。而垂的乎來。

茲固非一家事爾。夫然。庶足參先生之家乘矣夫。

東天民傳

東天民者。以學易爲事。一日漁矣。遇飛龍於天池之上。吐大珠。對日揚鱗。仰天而虛。若有所新。天民退而進曰。神龍所以首出者。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若威怒是遇。與上帝生物之心。毋乃左乎。龍取其威。則上帝亦取其感。位乎天德。而天下不文。明者未之有也。龍知天民意。不在珠。且其言有愛於已者。弗怒也。霽顏而聽者。再。天民尋退。一日樵矣。斧巨柯甚長。落長柯之枝。如刈草然。俄有虎數羣。就耽視視。天民猶如故。虎亦知其無害已。

意相顧莫敢先發。天民猶既畢。從容負之以還。羣虎散去。贊曰。古稱驪龍瘠。則遇之者讓粉。無他。中有欲也。欲淨則龍可格矣。正貴其瘠。何乃何睡乎。履虎足不啞人。說以應剛。天民寄華渭之間。舉綱執柯。爲之兆而退其有見於藏往矣夫。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終

朱王山一傳文錄

三六

幾亭全書卷五十八

文錄墓表 題張 祭文

袁大司馬墓表 代 成賓

賢豪處世無日不爲善。要必以利民便國爲本。故遠世而世思。思其言也。思其事也。思其不見官而惟民與國之爲見也。此之謂爲善。大司馬節策袁公既葬。乃嗣民部公樞。巧言諸明公。若諸傳若碑。銘。揚。戮。爛。然。詳。哉。平。備。矣。余。特。表。其。大。者。公。筮。仕。蘇。州。司。李。蘇。爲。浙。直。振。榮。右。多。成。驟。細。民。亦。輕。劇。易。生。亂。胡。州。董。宗。伯。者。葉。通。吳。江。與。民。相。憤。激。民。聚。澤。且。構。變。吐。臺。驚。微。公。往。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一

解公至。道收冤牒。委各邑分理。民散去。徐察無情者。懲其最一二人。董氏以安。會湖復有大司成。亦與民構。直指彭公魯軒。故勁挺。力左右民。司成憤而誅。其後直指述中丞逐。遠近如蒙公遠。誠向處吳民。非獨安董氏也。然則偏濫官與一意護民。舉非其至耶。郡守石公崑王以廉直聞。忤中丞臺。中丞臺劾之。事下四郡司李。公乘筆盡雪其誣。中丞恨恨自劾去。公屹不爲動。近世有引繩墨。明是非。不避上官惡怒如是者乎。吳中豪少年聞侯警。爭集壯士馳射。或以謀叛聞。喬公子一疇與焉。公辨之。兩臺得概釋。後二十餘年。而一疇殉遠難。竟以忠。

頤海上擒生倭二十人。公驗其刀。琉球物也。姑羈之。後貢便至。云是檣艘飄墮者。人數令遂獲之。歸。使微有喜。功心。二十人者。駢戮矣。擢西臺。有聞殺人。卽捷之。擬如法。長安目曰真御史。時惡言起廢事。夫使諫者果治忠。賣直。亦懷忠而後知沽。慕直而後知賣。不猶愈於不懷忠。不慕直者乎。公抗疏言之。竟黜爲民里。居二十六年。未聞以氣敵加問巷。惟民間利病。彈心區畫。告之當事。如倚雄壘。馳驛遞。定禍賊。雖民賴焉。遼難起。初捐貲五百金。再捐千金。爲諸州郡倡。徵御無漁民耳。嗟乎。抑民相警。所在不免。使濱淮間緝紳。皆無慍於鄉。若此。豈至。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二

煩煩者。明綸之特擢哉。且土寇何繇生。流寇何繇熾。雖之民以是。益重恩公。肅宗朝。起公於家。遷登撫。登新。權客兵。禍戶口離散。公立日射法。每汰一客兵。則以土著補之。半歲而土著充於伍。我將有劉愛塔者。叛從夷。至是約降。公割許之。而徇中情。逮其懇懇語以防泄計。後愛塔果爲所覺。誅。而竟以是稍稍疑中國。他叛得云。公舉子告歸。再起少司馬。旋加今銜。致仕。癸酉。寇逼維陽。公議戰守。備井井未試卒。踰年。寇攻維。民部公散家。貲募士民守陴。衰而甲。親督一矢。殲賊鋒。衆呼躍動地。賊驚走。竟以安睡。本公素猷也。公居官僅十二年。後先。

泉石者三十有三年。進爲國。退爲民。言行之大。班班可數。豈不起於今之富貴人說。又聞公蒼直指吳公鹿友書。有微本色。謨謂足杜庚癸。呼且使過帥。無從扣逃。兵無可攜。此雖一事。實今日用兵大要。而於我皇上嚴絕苞苴。至意有默助者。并表而出之。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貞

吾東髮遊先師忠憲之門。忠憲沒。爲輯其遺書。親家世登內。懿甚悉。蓋高氏諸先師手述也。高氏仕宦。始贈官係黃巖公。顯始矣。黃巖公以上。數世皆卑傳。至黃巖公子贈官係繼成公。始有子七人。實先師本生父。繁始矣。

墓表

墓表

三

望學則始先師。遂爲近世儒者宗。而季弟光祿公。繫呂令人出。令人仲孫儀部公。舉進士高第。其才與志。足以允順乃伯忠憲公之道。推本令人德。錄俾于表其墓。指狀令人諸德。醇備。然皆起於貞。號之曰貞母。母顯齡。婦繼成公。善秉家。善事嫡配。陸太夫人。生光祿公十七齡。繼成公見背。母曰高氏。世獨子。今始有兄弟。吾子最幼。受業敢與諸昆等。諸昆大安之。母既自抑損。乃益拊摯。家計。母若子。焚炙形影。時啜其泣也。服除。而先祿公婦李入門。始媳歡愛。過以相與。母始幸言笑宴宴矣。性。每遇侮。輒曰。少忍之。彼無味自止。性好勤。未明而承。

渴。而寢。家人遺之無敢。憫家道稍益充。母自奉至。粥衣。啜糜。未嘗過費一縷一錢。於呂氏宗族。周其無養者。構其不能葬者。繼紐所餘。過歲。輒以貸貧。緩其償。動則必儉。儉而不吝。其明於人己之大分如此。光祿公暨李孺人。亦時貽郵。貧乏。濟人急難。母聞輒喜。而光祿公特敬事仲兄忠憲。忠憲多有道交。光祿公從分受德音。母聞又益喜。母既屹屹堅貞。聞海內被數諸君子家。磊落大節。必浩然永。數。俄而忠憲及禍。王先人日久長號。母親暈之。過於夙背。王夫人爲之感泣。初母之爲先祿公納婦也。婦之母李亦孀居。延之家。敬而養之。三

墓表

墓表

四

十年無替。李先一歲沒。母躬爲治。蓋藏貞心所推。同節作朋。遺近莫不謂重。長孫宗歲早。殊鄭年十八。矢志。繼祖姑外。祖始二節後。貞感貞鹿。又豈非天耶。母素強。無疾。過之日。第假臥不起。七十有三歲。未嘗經疾病。瘳之味。其享於世。泊如。而得天者一何康也。母沒於崇禎癸酉。越歲。附葬太畢公兆側。又三歲。仲孫藥。旌仕清曹。意性貞素。與母脂合焉。外史氏曰。婦德貞者多矣。然皆自淑其身。止耳。何則。善與人同。非婦力所及。甘其志者。苦其氣。鬱鬱畢世。何暇顧人。惟京人之遇。重人之節。甘苦畢興已通。而力斯出焉。貞母迎養李母。共生死。

也。益親王夫人。用蔡處也。婦鄭得於親戚。蚤自矢也。其
同人之力。修矣哉。秉彝篤好。力必從之。乃云吾好德而
無力成人者。好未華典。觀於母。益以席君子。

題滙江吳先生誌銘

卷五十八

先生蓋隱德而負大才者也。古之孝名。多於後母見之。
先生之遇同。而所以慰父懷者。又隱曲不可見。雖諸名
公衆誌。微見之矣。然先生生前不歡家人知。豈願詳其
事於沒後哉。餘如家貧急公。產廬復廬。廬又推之於兄
弟。及同宗。其略偉。其誼高。世俗所甚難。皆先生所甚易。
豈非爲仁之本先立。則精明汎愛。皆其所生之道歟。余

朱王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因其次公。繩如之請。喟然歎曰。古今人隱德奇節如茲
而不傳於來世。豈一二憾。其不傳也可悲。則其傳也可
幸。然世所以欲迷忠孝節義者。爲其心神足以成人。行
事可式耳。非以珍惜其名氏也。原始反終。彼能浩然無
憾。與太虛渾一焉。則已矣。甲乙同善。甲傳而乙不傳。名
在甲。猶在乙也。後之得聞其名氏與否。猶當世之得親
其形貌與否。人自懷恩。彼何加損焉。

題胡孝子焚身卷

天下奇節。大都以奇慘著。天下至性。大都以至不幸著。
孝如胡洪珍。天乃火其妻。火其子。火其身。火其父。而僅

存其母。當是時。捐妻子以救親。此一念不足動天。而
者。微是念。母亦不存。存其母。以報拱軫之意也。若事家
奚爲宜。爐於火。至孝奚爲而不足以回火。比而詢之有
吳。有吳之類拱軫而無以爲答者。知彼若而人。拱軫爲
衆見。衆猶哀之。敬之。傳之。類拱軫者。人不見。哀敬之意
或且俱燼矣。嗚呼拱軫。吾今日垂南還。忽於席間得兩
行略。遂爲拭箋。設行略不存。是忘爾箋之爲誰貽也。嗚
呼拱軫。

題丁清惠公賑施條約

乙亥

幼時聞清惠公高曆十五六年賑饑事。心竊感之。以爲

朱王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文錄

卷五十八

捐萬金。活微萬人。真盛德事矣。今核其數。若米若布。若
絮若縵。若金錢。乃合費三萬餘金。蓋竭其祖藏不足。又
繼以貸云。嗚呼難哉。布不行。則以米易布。民饑則衰。粥
暑月慮敗。則給米。寒則給布絮。死則給棺。暴則收殮。暇
則修圩。文而官。猶而控行。無不周悉。其一切設施。方
略。無不曲盡精微。遙計富文忠之於青州。大抵如此矣。
父忠所發多。然公家財也。文忠竭其心思耳。清惠則財
與心皆自竭之。嗚呼難哉。夫財者。士之所輕。以清惠少
壯登朝。吾何再三而歎。蓋饑荒之世。彼人兵戈之世。自
救仁者一視之。巧者較量之。昏者忘之。今海警流聲日

日以追而語捐軀。諸播餉。鄉遠大戶。大半頻飢。代清惠而目擊。惟今其散貨也。宜若何皇皇。以今人而處清惠之事。視餓殍滿街。死亡滿河。吾之擁厚食肥自若也。漠不動心者有矣。嗚呼。救人也而慨然自放也。而猶吝。世人之絕德。清惠之日用。嗚呼。豈真致嘆於清惠之難哉。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快於吾心者。無不快於聖賢之心。特惠吾心不平。則所快或與聖賢之心不合耳。疑於吾心者。其當聖賢之心與否。尚未可知也。故云疑。使與聖賢之心必不當。奚疑之有。自快泉未必皆快。自疑泉未必皆疑。然吾之快與

共公

宋王一人

文

七

疑。卒莫之易也。昌黎聞人誣其文則善。謂則愛。吾果是耶。何妨泉。果非耶。顧可因人誣以自憐乎。不反其是非之真。而務與泉反。猶之徇人也。夫快者得意。疑者無匪。警之於道人。聞而樂方戰之心。不可謂無快。望之未見。疑耶非疑耶。自別其為快為疑者。獨知也。讀者庸別其所快何若。所疑何若。乃有當於知言。

題警枕

情者易衰。勤者長旺。情者安於泉之所惕。勤者惕於泉之所安。是故枕以求安也。而有警焉。當奚往非惕哉。處世之道。莫如溫厚坦矣。然不從警醒出之。祇得卻愿之

模稜耳。凡古所稱仁人長者。皆惕厲之人。非懷失之人。其氣象自與模稜不同也。非直此也。人之用警者。又不旦盡營營。昏情莫甚。夜氣所息。清明乃見。善用警者。不在經營。在寧息。不在御物。在退藏於密。嗚呼。又孰知多動者居情。而多靜者居勤耶。爾兼處世日深。故能退而歸諸警。古人取警於物。用就其成功。今資警於言。其德業何所窮。遇之則伏。波益堅。益壯之旨也。遠之則上六之冥升。咫尺之間。豐隆蠶廉。弗能陟其玄已。

題荷蘭室雜咏帖

魏忠節仲子子一。為余兄靖質處士婿。風雅多能。善法

共公

宋王一人

文

八

題晉唐東坡有言。三分是詩。七分是念。今子一以法寫。今詩三分是詩。七分是字。矣。念自助。善助於人。或疑詩。或謂假也。則奈何。曰不然。明其托於揭也。而子一之

又題荷蘭室帖

書法善。最助於詠歌。石搨墨光。最有助於書快。余倚吳止仲少工草草。皆以法寫余詩。儼然古蹟也。詠歌之未工。或資筆力。筆力迥如矣。其猶有藉墨光之意耶。非戲也。無忘借資。知不見者。大抵宜然。重其意。遂兼述其事。題真舫齋。己卯三月。

永叔於居棲立齋舫齋也以爲舫也子遠行每遇水必舫也也爲齋也彼云齋我云真

跋高忠憲別友書

辛未

亢龍有悔聖人有時爲亢龍耶否耶伊周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子房懷英不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任智遠害之士或不處亢而亦死先生處亢而死同耶異耶梅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亢必無死地爲正失其正者毋乃多乎先生於觀忠節之遠也語子曰吾

跋高忠憲別友書

宋王一人題

跋錄

乙

以惑於救世昧於知幾先生嘆無救於世也非自嘆其將及禍也仁人殺身自古衆矣亦云正而已矣矣悔而矣嘆

跋高忠憲家譜

或曰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兼及內傳於世何與曰人之欲傳其先也往往求文章家而後世信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必挺大良則勤天下爲祖父者之心何限又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後賢以炳於丹青垂於無疆則

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茲世也

跋高忠憲家訓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其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

跋高忠憲家譜

宋王一人題

跋錄

乙

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

壬戌

世稱自祭起於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靈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屈子問宗國之必變憤懣極哀其歸於至性則一揆焉吾兄胎痛老母切於宗國澠焉長逝輕於解綬其文亦怨亦安返乎天壤亦其性也與亦其學也與

書中貴人劉翥

甲戌

頃時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

心微之。還京。稱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先生耳。笑之。賢取人。雖學士大夫。力祛悅佚之習者。無以過也。有一成化時。單吉輔。崇孝宗於哀宮。四皆皆口授。動作舉止。悉準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孝宗磨德風成。致臻盛治。吉之默贊爲多。此雖古大臣之正君心。亦何忝焉。右二懷恩再掌司禮。屢直諫。與外廷無人時。尚書王恕上疏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趙吉錄曰。內臣禁人主情性。得候時便。又素親密。雖怒不復重譴。可以宛轉深言。故事半於外。臣功必倍之矣。嗟乎。其言之也。右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各

卷五十八 文錄

十一

隨其位。同懷是心。何患無令名嘉祉。集於厥躬哉。致以爲今之賢內官祝。

書劉廷式娶育女事德辛未示族弟某

廷式既登第矣。俗情視之。安肯娶育婦。且聘而未娶。與既娶而棄者。不猶有間乎。女家又辭。而廷式不聽。或曰。登第初歸。以此釣名。生子哭哀。胡可強也。色生愛。愛生哀。天下之哭其妻者。大抵哭色也。耶。生而愛以色。則死而哭之亦以色。是知有色。不知有妻者也。不足稱丈夫也已矣。非獨此也。凡娶妻必以父母之命。以無色棄是知有色。不知有父母也。忘親可以爲人乎。今世非必育

女也。以不慊意。卽違棄之。吾意且申夫婦之禮。雖時無所出。然後買妾自輔。於時何晚。候令廷式當年先時妾棄。未必有二男。卽生之自他婦。未必皆狂弟。世知養二子之樂。而不知芝泉之出於育婦也。蓋醜婦常藏慧性。慧性不必在語言幹理之間。若語言幹理之間。又顯諸外。非藏諸性矣。而世人上不體父母願室之心。中不顧已身正位內外之誼。下不念配父孕育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清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理無他往。生死相從。設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猶當盼睞。况父母所娶之室。而廢闕如仇。於心安乎。於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

卷五十八 文錄

十二

式之胤。縱不必胤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親施。至不爽也。廷式娶於第後。故復榮其嗣。今未第而懷高誼。其榮身亦必矣。設鵲女家之辭。而使此女也。長爲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斬嗣。卽嗣能保無敗類乎。揆之本心。則安不安分。邇之天道。則福不福異。嗚呼。可以思矣。德惡則棄。不能棄不成丈夫。色惡則容不能容。則誼虧而心夫已久矣。善者須堅。過者須改。反覆於茲事。天下奈何猶有不宜室之人。

祭吳太母張孀人于往先生母也辛酉

內德之茂。厥誕賢異。好猶不爲。無俸斯至。孰云無積。芝驗。孰云無淵。味隨知殊。享數於德。家氣之祥。天浮於人。榮哀孔彰。播人之年。勝古以希。播人有子。濟秩是宜。矯俗獨揚。事親維德。宗墓之者。大江南北。凡茲德音。維播人祖。顧云享歎。道存焉爾。雖靡長約。雖貴長謙。雖艾長勤。非勉誠敬。是謂天浮。發祥日富。播人不死。儀刑來又。播人之德。廓今罔缺。匪蕙成羣。撫如親出。膝下效之。太和爲佩。非我乳也。伴客伴愛。誰受若德。卽播人孫。是謂家福。近酬哲妣。維子小子。少師長公。慈雲悵白。遙拜松風。向誼工匠。今情暮栢。道嚴意親。均播人澤。有酒

卷五十一

祭文

三

不盈。有殺匪旨。慈心逾載。如浮泓水。靡發乃。滂沱。靡正。靈車。轉。乍。瞻。已。矣。德。如。之。何。空。山。天。微。象。如。之。何。時。皎。月。茂。德。歸。藏。林。林。白。雪。厥。也。彰。之。孝。子。之。潔。潔。彼。孝。思。愈。瞻。母。儀。將。不。及。反。瞬。猶。可。追。餘。悲。維。咸。桂。栢。如。疑。木。拱。難。攀。壹。則。是。思。古。留。嘉。壤。依。於。南。頃。獲。之。何。意。作。匪。循。影。地。靈。與。期。當。爲。天。諸。世。出。清。修。茲。阡。長。靜。祭。徐。濟。之。維。茲。吉。人。赤。心。素。意。名。不。我。交。班。荆。來。憩。張。之。酒。食。肆。之。笑。言。萬。除。世。機。塵。埃。中。仙。屢。蹟。不。遺。荒。藉。百。千。謂。宜。善。造。胡。茲。忽。焉。流水。穠。情。行。雲。氣。味。不。顯。於。時。吳。獨。沾。

累。想。君。之。疾。已。中。存。育。陶。愛。者。言。守。亦。沓。茫。遂。俾。暨。既。每。既。狂。結。君。祖。先。青。紫。黜。榮。繩。武。嗣。繼。繫。君。是。爲。快。靜。而。俱。骨。驚。以。推。君。欲。報。劉。存。君。去。兒。婦。孫。婦。對。不。能。語。餘。息。偏。長。雙。貞。重。撫。君。有。慈。母。介。在。顛。連。仰。克。瞻。賢。俯。哭。丹。顏。門。閭。長。倚。往。者。不。還。君。有。少。婦。爰。出。名。閨。桂。栢。中。流。李。李。孤。月。春。林。含。姿。春。晴。啼。血。春。風。寒。號。衣。泉。幽。咽。憶。昔。玉。山。沽。酒。奉。君。不。期。永。訣。於。今。午。開。蓬。哀。草。掩。子。之。門。何。以。爲。酌。湖。水。清。淪。何。以。爲。殺。天。池。白。雲。維。君。之。生。維。君。之。死。一。日。變。子。百。年。悲。爾。人。誰。不。沒。君。死。伊。何。寡。累。三。世。而。無。一。孤。努。救。不。時。慕。彼。甘。茶。身

卷五十一

祭文

四

逝。家。敗。人。耶。天。乎。君。魂。焉。依。維。茲。驚。者。君。心。焉。慰。世。節。堪。寫。不。朽。維。真。繁。華。維。假。慰。耶。怨。耶。真。耶。假。耶。一。付。之。無。可。奈。何。而。空。令。我。低。徊。累。欷。於。圯。室。層。臺。下。也。祭。魏。忠。節。公。乙。丑。嗚。呼。翁。兄。生。平。不。忘。清。鑒。而。事。與。運。卒。副。其。意。死。之。日。膚。浮。脫。面。目。不。可。復。認。而。僅。有。斑。斑。血。痕。爲。之。記。嗚。呼。人。誰。不。死。死。所。良。異。孰。知。夫。第。第。之。有。時。非。所。而。標。絨。或。得。捐。生。之。地。也。憶。自。癸。卯。甲。辰。間。出。入。聯。榻。風。雨。懸。燈。相。與。搜。剔。乎。經。史。而。漸。胸。以。文。義。斤。斤。自。矜。多。屬。吸。風。食。栢。之。心。與。冷。鐵。嚴。霜。之。致。迨。於。今。猶。發。幾。年。要。

津幾年。而一夫之訖不登。蘇耆之羹常既。噫。嗟。何爲乎。其生也。鞠於自資。而蓋棺乃以蘇累耶。向也。聞先兄以病歿。而臨去。遺囑。今焉。兄之長。疾於枉桎也。亦泊乎歸其所寄。想兄爾時。戴皇天。履后土。遊名山。涉大川。浩浩乎。邇未生以前之元氣焉。而里黨交親。所不忍耳。而目者。則惟淚枯之養。長號之孤痛。忘餐而驚難寐。嗚呼。兄乎。免於夭者。五旬有奇。而所以匪天。尚壽諸千春。與僊李重曰。哲人逆旅。非必遽凶兮。共物無戴。仁號隱兮。古道繩世。世時容兮。燕哀豹條。蓋位所從兮。幾乎微乎。還難逢兮。直躬如矢。將以申吾共兮。意象並道。如喬松兮。

祭第三兄更乙丑

主

蘇無思。懷林宗兮。嗚哭於野。憂來百重兮。東第窮廬。蘇高懷。靡或變兮。

祭第三兄更乙丑

嗚呼。更哉。汝之壽也。人事致之。於天何怨。汝實致之。人乎何尤。我實貽汝。汝亦何弄。六月之晦。汝忽得疾。治者疑爲傷寒。又疑胎產。猶豫未定。遂持謹爲中策。汗不大。汗恐犯亡陽。下不大下。恐犯亡陰。冉冉旬餘。勢雖漸減。而餘毒變症。如環無端。初變寒熱。既發。頤亦復增浮腫。漸不甘食。終之以瀉。以欬。而氣消肌盡。隨之以亡。故曰。人也非天也。經曰。損其脾者。節其飲食。又云。大病不守。

然。思者不治。汝病雖深。中痊者亦數矣。病本在脾。全貴節食。而汝童心童智。稍愈隨傷。真土大衰。豈堪屢斲。危然後慎。如既晚何。故曰。汝也。非人也。汝以六月晦得疾。我以孟秋之二日適康山。蓋因汝體素強。不以偶疾爲重。醫者不敢自尊。過於持慎。致今病根流連。漸及育。我之誤汝。一也。吾以孟冬廿二日北行。此時汝頗有起色。正合留家爲汝攝持。顧乃誤聽人言。謂必無害。翩然遠出。致汝飲食不調。素餌不進。纔四十日。而汝奄忽下泉。不一而我。我之誤汝。二也。延師教子。爲父之常。因汝十一二歲時。教諸兄。頗不馴。以故得欲加嚴。而不虞遂

祭第三兄更乙丑

主

遺屬虛糜。傷汝首。碎汝耳。血淋漓。不可觀。我於癸亥秋。爲流涕。乃復忍心。遽絕一歲。致汝眉未嘗開。食未嘗用。鬱日久。最能傷脾。以藥子而沉疴變幻。良亦錄是。視汝臨歿。悲痛嗚咽。言此情者。至於六七。平生飲痛可知。特迫於我不敢自明。我之誤汝。三也。故曰。殤汝者。我也。非汝也。雖然。古今枉死者何限。或以忠孝。或以亂離。皆數宜枉死。故枉。其見枉者。人也。數既宜枉。則枉亦何枉。况汝以疾病死。非數而何。假今我無三誤。汝庸得免乎。但汝不恨而我得安。今則各多此沉痛耳。然汝終未嘗怨恨我。則又誤恨我。吾輩慈念汝。又可奈何。然又終

世之長也。非益於世。則損於世。使其損於世也。則凡九十而死。愧憾滋深。倘益於世。而乃權方長。爲不華。可痛就甚。嗚呼。是二者皆不可知也。然守教則無弗可知。聊濟諸不可知。以自寬。又愚人之心也哉。嗚呼。又可奈何。今葬汝於始祖墓北百丈。使汝世世得沾得滙於衆食拜墓之後。時便則易遷。禮薄則可久。此吾之所以不忘汝也。嗚呼。更哉。僕物別刻小石。置汝墓前。以垂永久。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嗚呼夫子。得諸天者。靡而未盡。靡。用諸人者。亨而未盡。先生之爵。春官正卿。而壽亦七十有二齡矣。然世之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七

踰端樸。卒蓬期者。無先生分寸之德。而所受或過之。則又喟然爲造物者不平。先生之守身也。真處家也。端居鄉也。厚教人也。嚴立朝也。介以靖其端也。家人化之。其厚也。鄉人戴之。其嚴也多士佩之。其介以靖也。衆朝之士重之。而獨其守身之真。有當世未得而見者。先生晨起必謁祖。先訓子弟。必機必勸。皆以身爲範。頻笑步履不苟。言有物。行有祖。從無謾道之名。而爲誠无妄。風自火出。內外咸孚。則先生不以色端真靖也。倚山而湖。築室以居。風日開美。時時步立門外。耕者陶者。見而長揖相與問答。不知先生之爲貴人。先生亦不自知其爲貴。

人也。壅蔽無所容。凌厲無所備。而人人皆戴路尚書之春溫。出入村曲。坦更藩籬。遂能無弊不息。無善不滋。賢於防禁遠矣。不以述厚。其厚也。門人故舊。繁文釋節。先期屏約。余初謁先生。不敢以時俗禮上交。先生悅懽。偶以朔望投刺。正色曰。今復無事。但坐寓中讀書。卽面命一端。而凡出其門者。沐浴教思。當復幾何。記曰。師嚴道尊。先生未嘗自尊。人自嚴之。嚴不以意。真嚴也。爲詞林二十七年。交際雖近於禮者。看謝去。懇教求納。則爲之勉存。墓每一方。辛酉典北闈出。遇一長者於朝。卒然戲曰。典試獲金花銀爵乎。先生顧自村。我豈有以召侮哉。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六

應之曰。時樂財賈。誠有亦當去爾。長者典然慙悔。蓋先生皓皓素絲。不形嚙嚙之口。長者偶以此語示親狎。而先生不受也。嗜讀灼天。先生官已大宗伯矣。以不往教刺罷歸。視他人解其凶鋒者。得禍微輕。香稻綠竹之間。有以自樂。嗜敗悠然家居。不前出山。意久之。起南秋宗向以濟伯無烈禍。今以游泊得常格。亦復德備安之。世亂世治。長爲不食之碩果。其介則真介。靖則真靖也。懿行多端。要歸一真。憶先生於闕中得子。爲賞爲教典。懿之列。既復命。復傳抄一揭。有實堪擅場之壽。其受知如此。趙三歲。謁先生於家。子舉先生爲村類司馬溫。

公先生大過曰。是何言。我拙守之士。溫公經綸大手。當爲兄異時方爾。其見期又如此。蓋自文章而經濟而學。奮動以古人期。子十年來。猶滯章句。無一堪慰先生。而先生則長已矣。嗚呼哀哉。夫守身者。衆善之積也。事君親師。胥以之。今而後。子其獲事聖明。爲先生知人。光皆未可定。而仕不仕。皆矢志守身。斷不至貽先生取士之辱者。真可自洵也。是以報國士之遇。而事師於若生若存者也。師靈亦我海哉。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嗚呼。忠孝恒性。然遇變而見恒。蓋遇變則失其恒者衆。

其正公誓 卷五十一人 祭文

於是不先者。著非自表見也。衆表之矣。自天啓乙丑之。忠節犯璫難。長公子從。交如遠近。送別。登其舟。忠節起飲食如平時。而公子食不下咽。面目黧黑。識者謂父子皆中恒度。何則。死生一致。遠人所以自視其身。而不以視親。故夫鼓缶之歌。禱額辟踊之哀。固處死之至異而大同也。比公遇害。公子扶輿歸。痛徹晝夜。竟不起。臨歿亦復坦然。一如忠節被逮時。乃知向爲親而失其恒度。適所以爲恒典。生死先後。衆差同異。各協恒性。於公父子見焉。威儀能生人。殺人辱人。至太虛而窮。凡受人榮辱生殺者。身不能自爲太虛故耳。忠節

口欲辟失陷封疆之臣。其從願以庇。陷封疆得罪。冒嗜。亦竟以嗜死。此公辨對明心堂時。有味心堂之語。傳於天下。然則當時雖稅逐之誣詆之。弗能辱也。被殘其體膚。淋漓其血痕。弗能殺也。彼一心惟知有君。不知有逆敵。惟知有國。事不知有身名。固已卓然立陰陽之外。夫且不能生殺其太虛之身。而誰能榮且辱之。夫惟聖主當陽。像若太無生。活陰陽。發榮陰。陽於是贈之官。能使公再生。易之名。能使公再歟。而公子以青衿得附菲。特恩。嗟乎。死匪死而又生。辱匪辱而又榮。身名扶恒性以獨行。故不屬於國世。而克伸於清世。忠

其正公誓 卷五十一人 祭文

孝恒伸而無屈。於公父子見焉。推遷發好。忠節生平所爭皆大事。公子無事以死。特哀其父以死。此公子之大事也。不草草生。不草草死。生有益於天下。死有關於天下。於公父子見焉。公直聲震朝廷。居桑梓間如也。遇民生利病。挺身直任。卽清先一事。地壞數十年。得公力持以復。頃復大壑。里役幾陷重禍。竭蹶乃見。里中以是益思公。勳直在朝。慈愛在鄉。庸詎有二心公之子。讀書局戶。介介特立。士子有馳逐典外事者。心自付得無貽譏。親公子乎。輒縮足止。故爲卿先生而能使小民有所恃。爲士而能使同儕有所憚。於公父子見焉。嗚呼哀哉。此

皆未及十年事。而望之如上古矣。嗚呼哀哉。公僕貧。夫
人及仲季二嗣。拮据數載。始克襄葬事。坐垣規制。大抵
從儉。其所以承恩綸。照汗青。黃泉壤。光日月。蓋不在
車徒之間。且也未竟之志。後人必能補之。斯封也。洵可
命曰千秋之藏矣。何則。公父千洵千秋之傑。人人傑。與
其無有千秋之地靈。從而呵護者與。

公祭顧仲執事

嗚呼仲執。達長陰耶。辛未春夏。聯舟南還。如昨日事。而
兄遂爲古人耶。交親情見有未享之福。而度兄所自際。
母乃有未竟之心。耶。一人之身。有乾坤焉。知能是也。一

祭李全書

祭王一人

祭文錄

三

家之中。有乾坤焉。父母是也。體乾者宜莫如震。然聖人
弗許於離之九四。且秋矣。如其來之戒。嫌其偏也。故進
坎於正北。以中男代親之勤勞。而無專擅之嫌。兄位。坎
也。非直代乾。尤以代震也。然坎一也。處雷之上。則爲屯。
未能爲水而爲雲。承雷之下。則爲解。雨澤降而無結。不
散。坎之貴乎承震也如是。若夫雷性至厲也。轟轟隆隆。
乾坤色變。承之而後可以柔之。兩足而雷泉。乾復於潛。
坤復於寧。則所以安乾坤之體者。孰大於坎乎。屯而未
解。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坎代乾以柔震。又上進以成
艮。故處山之上。則堯而數前。出於山下。則蒙而不竭。兄

之爲蒙而免於蹇也。有歲年矣。第雷之動。山之靜。其性
相反。非水亦不足以和之。故山承雷則曰小過。遊小或
無傷。然聖人所云小過者何事哉。意若云。非是雖小過
猶不可矣。山與雷均當之矣。山乘雷則云頤。萬勿鎮壓。
有類於剛。然實以靜乘動。非以剛乘剛。故惜亦安於放
動。而成其爲養。動靜交養也。靜其主也。非和之以水。亦
秋使相反者相成乎。向也水爲山雷之和。而水失之後。
山須自養。夫雷乘來之剛。在物爲妙理。在人。不爲苦心
乎。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兄心之未竟。兄其窮矣。兄昔
宜以坎通乾坤之窮。而今日者。乾坤或有自通之氣。何

祭李全書

祭王一人

祭文錄

三

則雷動而山靜。皆乾坤之所生。窮而求通。有不可必之
時。通於未窮。則通化在我。兄之身。固一來乾坤之氣。以
所托也。形骸存而知散存。豈云一身之福而已哉。故以
未享之福。悲兄既已無益於兄。特爲兄發未貴之心。而
嫌以變遂可久之道。兄之靈交未亡。而知能亦未亡。兄
震或乃有慰焉。嗚呼哀哉。

祭蔡忠襄公 甲申九月

嗚呼我公。其於土地也。殆勞困於不能存。而以義善亡
者耶。其於身也。殆力窮於莫可和。而以死善倡者耶。公
平生之學問之行誼。之治績。當別爲公闡之。今方哭公。

惟獨言公之所以死亡者。晉先京師亡。而其亡也。愈於
京師公之身。先在京諸忠以死。而其死也。有光於在京
諸忠。方秦未失時。賊可渡晉者。數口耳。秦去而賊在。在
可渡。國無險矣。又中無應。外無官。下無兵。無糧。公自知
晉之必亡。撫晉二年。缺要郡守數人。已令幾二十人。亟
請於朝。而銓率不應。追事急矣。公擇佐貳廣文之賢能
者。生召題請。而銓舉沮之。徒以一撫臣。遷淮無官之土。
雖受如龔卓。材武如耿祭。能自致於軍民乎。如是不亡
何待。三晉亢旱連年。公請蠲其全荒者。以安民。稍徵其
小熟者。而免解部。留贍晉兵。而司徒不應。民思亂。兵缺

共石公書

卷五十一人

祭文錄

三

食以廣計。如是不亡何待。朝廷初問秦。問人借大震。公
屢抗疏疾呼。請急補易文武。激勵青才。因請借內地兵
之可獲者。請勅宣秦二督之可協防者。而中樞青不應。
又非惟不應而已也。與其益乘急。謀孽公。以用其所親。
反謂晉撫何以至今不大聲疾呼。致疎河防。遂有華任
聽勘之命。如是不亡何待。然而公既被命。可解任而不
解。可移鎮而不移。曰我留此。退新撫至。告以情形。戮力
左右。之以報國家。嗚呼。憤忠至此。近於急矣。乃新撫竟
遽延後期。公遂以千兵當數十萬強賊。猶固守連日。殺
賊踰千。力盡遇害。視京師之開門延賊者。卒何如哉。所

謂兵可去。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非公之謂與。故曰先亡
而其亡也愈。青官亦多疾。降賊者勿論。其庸非晉之大
任。而養賊者。夕脫繫。朝受節。賊而因賊不赴者。今雖生
與死。皆未可問。然其面目神氣。奚啻哉。公於孟春下旬
知晉必不守。手書訣余。無他語。惟云。死生之際。幸已了
然。蓋其守死善道。豈一朝夕能勉致乎哉。於時文武
吏應時盛等。欲死者四十九人。力不能和。公存晉。而慨
然各以其身為公殉。晉所不能者。時勢也。其慨然者。則
精忠之感也。當三秦陷時。馮無既殉。難惜死者相傳僅
二人。先帝慷慨殉社稷。而忠死者僅二十餘人。視

幾全書

卷五十一人

祭文錄

三

皇帝時遠甚。今一晉之官。成仁取義者。反倍踰於舉朝。
然則使公當國。以精忠作偶。固必不壞。即令數匪勢窮。
無可奈何。而其烈烈以忠顯者。豈必遠遜建大時乎。
益令人恨乘國者寡。嚴辭耻。知爵賄。不知君父。比賊至
則屈膝受刑。財盡而繼之以命。既不能固存。又不能善
亡。忠魂寥寥。為可痛也。故曰公之死。先於在京諸忠。而
其死也。光通者。大宗伯顧公。請急郵公。非獨為公也。實
欲以激發海內。上深嘉其意。立允之。世以忠義與先臣
王濬並祀。祠號雙忠。時盛附食焉。嗚呼。公不負國。國不
負公矣。公前更青語余曰。吾死後。傳吾心者。後死之責

也。無何而公死。公不自負。余其敢負公。嘗妄意欲辭。今日死義諸臣。統作一傳。外首公。內首劉官諭理順。從公死者四十九人。從劉公死者二十餘人。公守土臣也。忠誠感乎將吏。劉公侍臣也。未執政也。又非部院長也。無平屬之責者。忠誠感乎其一家。均之卓絕未造。震耀前茲者也。公死矣。余每追感乎生。凡與公地異而相信。才異而相知。學異而相資。公壯而筮仕。余晚入朝。公屢削劇重。余處閒局。年來晤談亦不數數。其地睽矣。而兩心相信如一人。公細密冲虛。善觀人。其才本長於治內。及歷邊事。久心誠求之。十年以來。遂曠暢兵機。天保朱薇。兼優。余自研經術。簡一身而外。渺乎無片能也。然而以爲夷吾。余亦不敢遜叔牙。公好解。余距邪說。學殊方矣。然而余式公超躋。公復不厭余庸劣。更似於朱陸兩先生。有非必步武而冥通者。公自撫晉。其從子穎。相逆成均。偶言公有少女。慧且資。適與余第三孫同歲。余私萌葛蘿松栢之慕焉。顧念公。故吾公祖也。略見晚學。何敢攀。造次未出口。及甲申春。知晉必危。公必死。終不得一見公矣。得貞臣之女爲吾孫媳。如時時見公焉。乃飲淚托公從子及他相知者以請於公。公報曰。此時求。湖。見幾亭矣。公之終不遐遺。余如此。余自湖國變後。

慟公者累月。設令公論未伸。方將慷慨而排之。今忠貞大者。直有掩涕低徊。益撫膺慟哭而止耳。嗚呼。今日有雖云哭公祭公。實以常傳也。公其聞諸慰諸。能令我夢見諸否耶。

祭吳子往師乙酉三月

嗚呼。人生知己。最難遇也。則知己固最難忘也。有以薦引爲知者。此一日之知。有肝膈相信。以爲知者。此平生之知。而又有從幼預許其不凡。往往先幾而得其胸臆之所存者。此之知己。又非獨肝膈年信而已。先生於子。蓋其然乎。則於其生存也。固晨夕儀型之。而於其沒也。

又安得不號慟而永違之。憶子年十五六。從先公於金。設官舍。時方一意舉難。更名師數人。皆於子不深許可。子亦不以師爲知己也。先公問而樂從者何等人。子舉先生以對。先公喜曰。固吾好友也。遂從先生遊。先生簡素寡交。獨與梁溪高忠憲崑山歸陶菴二人者爲忘形。性更不輕贊人。初見子。談梁松栢之篇。浩然歎曰。是子也。欲尚友千古耶。又命以我亦欲正人心。題貨欺不已。曰。壓倒一世偉人也。因語先人云。此子他年能不爲才所役。則所至不可量。至於舉子業。固荆川鹿門之儔。先公唯唯不敢言。及子三十六七時。先公沒已數年。

矣。於時先生則語人曰：此人真可與經世。復十餘年，先生又謂人曰：此人學思兼懋，殆將集羣儒之事業乎。蓋子之學，從文詞入，經濟從經濟反身心，皆用逆用漸而先生一一洞見之。至其泰往復過量，則成美之意云爾。嗚呼！先生知予蓋如此，予亦稍自幸知先生矣。而先生安在哉！先生為人少思慮，少舉動，少觀覽，誦讀少，文詞性好山水，好茹素，好機服，好野處，弱冠來於鄉，而性亦不樂仕宦，歷時五品，寓意而已。臨化貽十則，首以勿用冠袍束帶爲戒，蓋其素志焉。先生既與高歸二子爲石交，而歸子以療疾早世，先生沒三十八年，先生哭之。

集事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毛

幾殆高稚璫，亦十九年於茲矣。先生又哭之。惟先生長爲碩果，至於今，八旬考終，求如先生之哭二子者，不知誰何人也。予更憶少時事先生之次年，卽引見高師父，得仰交陶菴。既久而定陶菴集，哀次高子遺書，以傳其業。一時稟諸賢意，皆屬余成之。及門締交，當日之緣遂爲千秋之事。然則先生之不賢亡友，以玉成余小子於今日，得有管隙之窺者，其高誼隆恩，豈非世世所不敢忘哉！嗚呼！先生之於世也，以不涉靡要，故不危，以無大譽，故無咎，以不腐世大任，故不盡瘁，向也深悲二子之哭，今如是而說，豈復自悲，而哲人獨謝，爲之悲且

思者，不得不深。固非得護享感痛而已也。世尚頌復安得如先生之靜世尚混復安得如先生之清世尚奇復安得如先生之樸素是實使邇聞先其羽儀也。親戚朋友先其楷模也。而況予小子失知己之明師也哉。

集事全書卷之五十八終

卷五十八

祭文

天

魏亭全書卷之五十九

新嘉善陳龍正楊龍著

文錄

歲銘贊 十六首

肩輿中憑版箴

有敬則式豈曰養安於心戚焉乃坐人肩皇皇何求慰生我之天

守口箴 不百益奉唐周

惟口出好亦云典戎所傷則細金人以封或終日言爲

謀克已臧否斯人夫何暇矣辭寡曰吉凶是辭多言人

美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不若如後患何履茲腐門頻頻頻犯於今大悔四咎其

遠寧過於訥米稱人心并極便便以危犯身

供客銘

良朋叩門或近或過或早或晚促膝談話或某武茗武

酒或飯聊合數爾頤各傾量無歸政之煩肯得几席之

真曠數味有餘吉隨酌有餘暢主既樸略客亦安閒儒

生似野老隔閭若青山悅古人之真事任儕俗以呼怪

彈吹惟涼風簾花獻佳色群居耳益清醇餘吟嗜感乍

或嫌於任我又相安其來即

長安雅舍銘

三人共席六簋素一喻則有禁許其不及須可頻過玉易爲力迫燈而數亭午斯集往無悠言焉無疲色金吾不驚卜壺維則如何如何皇肯曰得

衍衍壺銘

有人偕酌獨飲亦適壺在斟之手斟亦得一壺衍衍或

壺或壺或歌或默

小飲壺銘

名花忽過小飲好友暑慙小飲旋來出小飲街暑晚小

飲候甚不可違食小飲珍膳不多得小飲也

同善會傷

美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一慳萬物尸之以人其間特重者耕男織女先哀者乳

獨無告之民政願諸仁學藏諸用而一振於吾喜怒哀

樂未發之心堯舜所以傳湯文者此乎內聖外王上天

下人往古來今舉頭現日無須遠尋矣自學者醉繁理

聯述繁心聯而聯於一事撮千聖之真

補式置銘 甲中

與中有式式中有書季春九日巨靈靈諸嘆其無用飛

散郊墟器碎尚可補物紛亦可整存茲獻與鑒居恒責

人儆明以表行路之難微以寓得失行藏之影

再願銘

甲中再錄出 或省得開

人而後量靡不有悔量而獲入自昔所貴時壯國勢
定國是念彼吉人難乎姑試神聖我矣提以二事稱從
口出實令勿易病從口入節令知味歸所以推復何問
世在世經綸在身康濟亦偶亦悅相兼而至道固有命
聊行臣意

天倫圖贊 有序

歲丙寅余年四十二丹青家爲余寫天倫圖長子揆
年二十思頗深而近饒大子脩年十九嗜頗淺而近
洸第四子略年九歲面狹體羸語步剛捷第五子養
年七歲方額圓腹語步遲緩饒宜養義洸宜知務剛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文錄

三

提柔克遲緩剛克凡堪之中者吾享也則吾之庶幾
於中敢自情與

實曰高寄樹功保世最長本於德行家國齊光未克依
遠修能遐福敢忘厥志云惟式穀陟武高寄勝武彭澤
生子掛懷遲遲自策迺祖循良享弗酬載貽我小子率
誤以佩

山居圖贊 有序

爲天倫圖竟復今作山居圖彷彿於清漪翠竹之間
而仲兒修在旁志也聯翁樂建陽風土移二子居之
余且卜近地如建陽者而分築焉養最少察其性差

簡澹遂定與修俱垂之苗裔伴侶遠盛歷就僕男初
懷卽未方乎桃源然亦世得爲山中人矣武惠繼宗
五百年而敗當如此圖何曰人之足慕思者如韓魏
公勝明子世莫不一提觀其狀況子孫耶苟不慕思
魚之蝕塵之衆恐不待五百年也子孫而慕思上世
則良工想悟何代無有臨於未敗替猶易草傳先生
面長新武乃人敗緣素焉緣素之敗人也矣慮

贊曰我三十餘悅彼山溪溪我屢屢山翠姜姜郊烽猶
寂群龍吳處心耳乍謀山靈晒許緣有玄黃竹石隔閑
下務生今何傷買山盛時淡淡雲提膝艱履風息窺熊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文錄

四

豹寢爭參差容膝群以格精猶古鼓腹羹堂於營先址
非遐同氣頻家長間以少相鶻莫違定居亦寓時往亦
謂此節真其此邇真肥長物任邇身心在我暢是義也
云何得頗有忘而存有戀而墮一日之幾千春其可
堪與家像贊

空熊足半仙目百山翠萬林綠攀絕頭憩於木鴻俱翮
友極鹿懷神龍長信宿聚胥駭道將熱安後來傳因獨
先後天姬與虛知音對相酬後山貴性水輕體道無窮
窮其肯悅有望伊何候方者冠敝者履青琅琅擬欲起
若指歸若聆音今桃人想像附題而顯金蘭始熊足耶

非考是仙目耶真考似惟贊心勉吾子

孫若其像贊

白雲盈天孤松欹側竹樹流水背負空石經年不隳二
縛獨適手書忘疲於世無爭拙兮巧兮均非所營五斗
寄懷心則淵明伊今之民兮其黃虞之民兮

荀淵頌翁像贊

聊仕不辭曠世之大隱耶山居數十載今之逸民耶二
宗互崇返歸乎倫物近古之儒神耶不多涉世務深識
世務不泥交人才善辨人才意者救時之一個臣耶睹
然飄然者其丰韻翕然格峻然者其視聽變然者其持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

五

行而不疲不倦者其精神吾曾少覩見於風塵也耶嘻
我知之矣意者天祐此老以式穀復人俾朝野偕沃其
膏露而且縣推夫體有添漏芝有靈根也耶

辛復元像贊

繼踵河東力肩道派動必服古言期無害德是所謂辛
復元先生者耶守性善之宗傳而非無善無惡之說說
知者迷之疑焉則闕信者行之未信者俟焉而莫之敢
驟也一以威儀踐履爲宗使無忌像者無所容其揆竊
斯不亦蕩近世之翳像而有獲於千年之日月者哉嘗
事交推選貢諸廷方當一試之用而遽歸冥冥噫嘻吾

同其名未晤其人向也讀其書考其行事今復得芳報
其遺容而恍然見先生之心矣

古今大聖大賢大儒贊

孔子蕩蕩巍巍顏子從從客容而曾子實實僕僕子思
子淵淵浩浩而孟子磊磊落落周以下則有若諸葛忠
武侯者謹謹愼愼而文中子英英卓卓入於宋濂溪潭
潭融融程伯子洋洋真真而叔子侃侃聞聞橫渠艱艱
苦苦耶康節儲儲灑灑而龜翁懇懇勤勤彼許文正之
特生於胡元也殆亦道亨而運屯者乎至於今文清薛
子平平貼貼王文成高高窮窮而先師忠憲的的真真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

六

物呼自茲以往千秋百世尚有無限生民

四言 三十六首

大成頌 六章

上同乎堯同以如天天於何如無名無言下同乎顏同
以好學所好何學在在咸樂 姬公元聖及唐倖之公
身行道孔也明之侯魯相周有臣之疑百世帝師允維
布衣 瞻彼泰岱下多白雲天既無層雲亦何門委蛇
陟嶽夷若平原步兮趨今絕塵以奔今 悠悠沂泗泠
泠洗心水曾不波風亦何虛聞如靜如乃易衆音傾耳
而聽以玉以金 手澤者槍櫛根長活 聖代之真聞

新條是發津我 皇室喻南旋之素二十有三紀猶未
中葉 過鳥不巢淵兮高林荆棘自開曠兮我襟異端
來朝肅乎欽欽別也樂育不億萬千春

宗聖頌 五章

陽明先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泥未聞好學一
語也顏子沒時曾子生甫十六又四三年而一貫傳
矣曾之立誠續顏之點識聖人豈復云借哉知求放
心又卽點識之肯也聖學至孟而始賴乎

卓犖已亡傳者頹絕一呼一唯如櫛借微惟乎最少於
道孤傳坤以立誠迺達乎乾元 志學喻幾篤行非久

幾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文類

七

迺賈迺志敦良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由茲積累焉
靡難靡窮 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雲雨時無定處
或化其苗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功之茂 上承大
道克毅克弘亦風亦詠出於淵水立根罔疎曰關焉焉
之朋何率非慎何覺非凝 好學永嘆蓋未得乎及既
得子如或後矣因言識點聖學存矣謂如果吉貝知執
起

房中吟 四首

百卉競旋仁氣是識仁氣何根培諸爾我情離離我
儀淩淩維和維辨禮所從涉春風滿眸行仁是力

序云蕃秀六合競彩天氣大舒天根不收事長之祖
期斯在德諧形就雍容樂愷實生高秋中央之宰
品品秋日萬物齊潔義氣嚴如長爲至悅序形健爽觀
心知微以直以方乃豈乃哲立天地中對秋靡缺
智效群動不見爲神典嚴冬配乃觀天真舒遊與變穆
穆聖人收之彌固擴之無津靈定水凝伏以大春

種竹 四首

釋釋衆土微雨新足移彼彼茲以適我欲延盼中庭有
光如玉中庭維何白雪綠竹 襟竹朗朗十竿有奇葉
土方平雪零其滋愜矣寒光矧煥更宜相煥而云何以

幾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文類

八

賞之 賞之以酒稱此寒瑟上觀下觀似疎似密風搖
其影泓然碧立魚相與潛驚所未習 未習者魚如習
者我清清聞見於何不可低樹小草俯環與左伐檀有
閒脩然來坐

夜厭萬松嶺 九首

夕陽溪上出步欣然所欣謂何曾無可宜 矢矢若泉
卯卯者石翹首忽兮林間天壁 明月之下古木萬竿
村老無知聊與語言 我雪近攜我月近庭靜飲酒
亦見此生 雪屑降降月左而右盤礴惟意不知其久
二人皆醉我和汝歌亦既和之又加之何 徐乃醒

思而夢古人長閉心休惜爾壽康 覺則曉矣閉匪好
矣宴笑有時喻之條矣 古人曰不然來爾無還往爾
無偏一若開開考一若乾乾兮

初入九嶷山 七首

烟靜日妙舟子云喜人枕於橋鳥棲於水我舟既謝我
與伊始山青水青幽人之耳 辰胡爲良云卽今朝地
胡爲勝所至迢遞遊無與隣隣處者譚清江惟鑒翠蓋
惟樵 千山之內一舟之上舟小容膝四達天啟其微
可洗其空可仰載人以遊載天以往 萬石子子波行
不行間有行者與波流離縈於山足山半雲生與人其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

九

疑天何時清 雲上空中斯須既無尋能攀諸神清是
居松喬壽夷猶與天疎心絕浮雲天薄襟裾 百卉有
風及時放綠未旬而盈無山無谷物得其意人爲寓目
悠悠夕陽離離空曲 新月自矩誰壽之乘露掌我求
與子皆自薄言旋歸參差人影月往日來名山萬頃

甲申還家

時時此心行道救民然淡淡備不可則止隨時而歸我
心則夷

五言古 十八首

秋秋泛飲 辛丑

輕舟傍蘆去蘆聲動衣裏老僧敲夜魚遠近來入耳青
蛙忽躍出如領月色起回首瞻幽齋寂寂知何浹阮山
忘其山死水忘其水

寓金陵遇雨飲之武昌

雨滴鳴春寒敗相半庭際隔垣抽線簾蒼蒼相繼
嶺深樹底鵲飛高雲蔽清聲猶何來風引野鶴喚物新
遊子月時變征人意聲聲應應有晨祥榮滋芳麗驚波千
尺奔布帆交風濟碧橋天外鷗黃後沙邊樵黑鷗粗翁
馳江深龍子愁西南有月翠露光勸行勢

詠懷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

丁

炫炫田野花明樹叢林雀飛攀不可念持此感寥落佳
人杳無踪後庭多芍鵲春風驚奇安旭日離華萼豈伊
無琅玕侵襲露與蘆所靡開平生風塵寡然諾托林道
以堅靈雲何所却顏色非我重無宵復稱薄

過句容初拜先祠 丁巳

雨後生夕陽淡淡西郭開西郭何所有祠我光大夫念
昔爲此邦正當強仕餘暮帶不遑解晨髮不及梳翠鶴
猶爲累經盡志其勛千方處齟齬梨栗詢有無風霜二
紀來天人忽乖徂遺範不能仰猶疑堂寢居哀號莫我
應居人怪何如僕御告之故婦女皆宿滯情真無復言

淚急乃歸思屢過樂驢對從今非厭初哀哉其已矣

爲守身圖
結屏乙丑

伐竹三百竿度自康山裏雨餘溪流迅乘漲出澗水遠
迤邐平津咫尺我門是日臺留方座隨徑多曲時衝門
剪竹爲有時宜開啓侵晨澹花便烟霧輕濛似籠籠布
置虛隔此花隔最望望暮苔蒼蒼盈盈丹紫縱橫月光
活盛吸風鳴笑抱膝獨悠然叩戶聞彌喜奇篇敵高吟
久武商古史蕩蕩今古心落落捐塵滓靜息行動粹清
齋享芳芷結字不暫歇隨波願終已素食半燕居幽意

裁亭金書

卷五十九

文錄

十一

安足恃力報每衡環坎坎長在始

閉居丙寅

多病謫世福因之清心神焉知蒼蒼表不以厚吾身寡
交迎送恬少思端緒真潛茹與舍默日於元氣觀吾事
有獨存吾力有獨珍長學混沌法亦隨聊且因混沌非
倫物聊且非經綸叩語敢或藏清吟間出塵所願但不
離妨哉庶吉人

董第三千更已巳月

精光露不藏中懷坦以仁光露銷歌近仁愛生氣觀形
天理宜壽偏與天作固難能免斯理已早滋酸辛去汝

三千道關訣空洞淫今來永藏汝見木不見人
相挽无杖交朝侵殤子復驚骨異音生不辰彼依初
靈來無執號孫新相吟蕭蕭孤雲停陰陰一時骨肉緣
歸路猶悲吟明知哀無益哀發還無限命也可奈何
咄推我心

將入前溪

來遠邇涼月泉阿猶能掣亞亞槳欲動冉冉風當至
鳥自得時歸魚恆人意漸景承未腐清賞待無事襟敢
一起往顏色灑然異朴古與天遊濛濛除人間悲

嬰兒

裁亭金書

卷五十九

文錄

十二

嬰兒定目時無啼亦不笑胸中作何景誰能想其妙俄
爾應酬息悠然自還照我亦一嬰兒與世與象貌茲意
將可長是茲果矣越

詠懷二首

人生百竿中又冷長世名天地況有涯此名誰與恒假
也能恒之化去亦忘情古有大觀者不復計經歷樂意
滿乾坤朝夕通死生白雲引爲佩和風圖作英優游足
我性事知丹與青

野潤陽鳥疎春浮草木麗雲霓中原色日光漸稍綴農
夫勤禾黍笑語淡淫蒿平壽無虛虛廣所縱所萎矧乃

竹角處往蹟今之滿銅鏡塵山根實色天下脫孤暫一
我肯天門詎超逾千年花林鶴清風脩羽袂

壹

掩館一人席開窓幾枝桃就風展卷帙長藤數椅棹天
櫻足韶歲無物非追還

桃花口風

飄風遂竟日車息塵自生曾是衆視聽而能獨鏡征易
脫出天道靜躁歸人情渝怒徐徐同民志亦以寧今宵
即大處晨起難豫營平地尚茲阻驚清况體衝大哉旒
時義炳類資所明率時益勿疑塵鏡晴復櫻

典學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七

送劉念臺先生還山

蔡永

有德必有言駟對每斯人言與所自得歷歷清且真
詩薄耳目存真誦所尋潛體數十年優游浸以醇鏡湖
一今古稽山長自春至樂莫與易類難恕斯民履冠歷
車來朝野倚道心輝飛落天際歸驚群歸親一朝切謙
去膏沐依然屯庶頑誰與風良士還真津羽儀復千仞
冠濯滌難虛策筵而合車不獲公卿身將者列迢周行
矣不覓人奚見亦矣獲吾斯樂久循修還衆靈呵舊堂
雲物新奕英紅葉歸照照碧草替天壽此平格八表齊
所欲湫湫念時危良悅惟老臣

附念屋和韻分三體 首得與道

渚水清且駛渚城客流人時物既屢燈兀爲抱所真
一室寤言少清仰費招尋叔季日以晦三五何其醇
庶幾親見之草木敷陽春豈徒謝吾友天實悲斯民

其二 得成體

宇宙雖大矣結束惟寸心此心亦君爾所貴體認視
真子證斯理千秋亨以屯天造當雲霧淪險如孟津
悠悠世眼白彈指不盈竊但令此心在宇宙驟吾身
其三 得此體

鬱鬱烟霞疑不可援世人煙還鸞鳳安而可鷄豚恒

幾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十四

兩者適相得白首早已新君如還題舉千仍斯舍贊
壯哉武夷行流風恣所欲終今伯玉賢至死懷諫臣
余在官兩月不及推數幾亭旋見飛亭遺妻非而
不能自終以爲恨故及之又書來欲往武夷拜文
公故里

不得別爲丁攝人賦

早定歸將園憂迢寅翻翻何爲泥恒度矢志仍以幸自
憚簡書威恭戚勸都箋室人此同別舍懷特殊前對我
未一云旣行始云宜風熄向辰膝兩月新築遷華云尋
丈地間寥形影單暮景閑可樂有彌斯受問餘

門乃成檢絕關久病自謂常群情亦盤桓此日與此夕
居寢猶未干中宵忽煩悶焜煌寢正酣顏絕無一知及
知已復難苦我三千里寧爾四十年設若在戶庭聲聞
武相連同生固冥冥死決心亦安臨訣當何言無言意
亦寬豈茲悲痛外悔憾增萬疊人云死別苦得別猶遺
歡垂死不得別是誠心膽寒哭兄以辛酉更兒三復延
今復十八載暨茲伉儷緣反復長安遊驚哀與身旋樂
行丈夫志人生敢違天我今倦遊矣卷懷誰與傳有能
識吾心得此哀歌篇

除夕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十五

兒童欣歲除老人多感懷欣感各何心長短在後來人
情因天運點點成沿河吾茲已兩忘悠悠返未孩

至家哭丁孺人

甲申三月廿四

戶庭悉儼然林表枝葉新鳥雀曉秋歸飛飛交和音一
自入於官好迷邈古今慰勞既閒如衣衾誰爲任兒孫
就前同歡吐藏悲辛天命豈不知溫惠禁此心何以永
慰子承我明哲身名銷嫉亦忘藥倘留其真前行即自
鑒他車啼待尋松橋共空山寥寥秋與春林彼工師顧
天天恩彌深興體將同歸葬淵伸所謝

幾劉文正湛六

甲申九月二十七夜

劉公往不返浩氣渺帝庭平生坐春風臨難鐵石情龍
母泣欲枯麟跡交真寔公今何所哉淒清故都門卜寓
云新遊招子遇一言登閣試選驕四野如重昏早知絕
路收盟心嚙復論致命吾所安所懷重慮思燈下敘公
素華來觀公現幽明果不隔千載知公存

七言古 二十五首

夕泛志感象呈所知 丙辰

秋宵泛泛弄湖月月兄濯溫波搖潔千頃萬頃浸月明
秋蘆深處明還缺風高湖深雲盡開月光穿過蘆花來
船差水底宮室影照見分明百尺臺湖傍兩兩看中流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十六

明夜靜猶扁舟笑歌聲微岸邊樹白雲凝垆哀清往
望紅岸柳隨風轉層層明月波澄遠鳴鶴香花稻綠肥
曲川流去復返月華入水風濤濤碎于珠王灼子銀
昔人不得對新月新月還將醉後人露冷寒砧鳴亂啼
幾鷗浴起月橫吐鷗應飛向消邊宿月自飛回水面低
可憐明月付流水擬將掬付人懷裏誰當抱此明月懷
長與流光照相似水際芙蓉映月裁醉眼遙睇疑仙媒
桂棹逢迎特妙麗蘭舟移却空徘徊橫斜月色風輕細
滿師歸唱秋宵逝寂寂曉曉正酣樂月到門犬孤吠
揚新人換如秋風唯有明月千秋同歸來解帶夢新平

對義皇旭影紅

暮春篇丁巳

暮春花裊鏡如月，冠我南極影。歷彼道路，傳來新使君。
春江乘月非遲絕，旌旄杳杳馳。國人春月皎，皎愁人心。
野艇片帆，月中去愁極。那知挑柳春，不減桃花色。已凋
微雨濕，曉行蕭蕭春光百里分。蚤晚一樹鮮花，減渡橋
明月。醉人不能醉，微雨綿綿雜人淚。迷看桃柳半成我
雨晴如夢人，奈何當年黃鶴風。流長庭趨遠，沂春江上
風月依依。魂魂寒悲，聞歌舞。遊賞吳王臺畔，鷓鴣閑
建業城頭。草樹妍歌，裡夕陽留。不任舞邊鶯燕去，猶遲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餘

十

和春月優游日千秋，俯仰愁人立彩筆。一落映學崖
燈寶，卻掃霓虹髮。倚雲齊氣色清，眼仰天呼吸。通
爲中，鸞鶴相翔翔。影高人水雲悠揚，碧梧翠竹求佛影。
遙覽天地，詳圓方。晚丘石滑池寒，綠傍湖誰千結幽篋。
水表疎松，晚自結茶香。片片晚風前，飛閣占絕丹青章。
人眼盡中手，捲簾山合。幽遠人爭至，與作繁華山無意。
山若奇幽，潤整深枕。藏幽人曾一二玉顏香，鬢花好
春。眼瞞睡聲，宛窈窕。樹波間人面，紅輝媚形得春風老。
天上眼微，天下春。驅車隱几，晴鮮新行。蘇都與春風對
散，淡花凝泉石。溫古石散，列行人外。百尺高松，翠羽葦

晚氣連雲漁火生，帆入清風動。襟帶小舟先發，月同發

忽逢年少錦衣歸，相看相識未夜語。歡合離愁各自知

露冷蓮房菊，飽秋兒。葉片花說曉，愁樹風冷冷。响千載

牢籠年少，持春曉。春山如笑，向誰笑。聲聲低昂，昔月照

山光青映，葉花黃。維舟樹聽千山，嘯舟子頻催。逐月開

漸去青山關，豈來不斷。俯風點鼓角，未斜明月粉樓。盡

夜靜臥，聞長笛。音何處，梅花橋待。今萬花鋪邊，乾坤裏

人眠。兼作臥龍，貪橫絕千秋。縱高致近成，一身親相邊

鄉然千古，得秋生。花開月圓人登路，平生意氣。與日月

整頓人，開須助骨。光風遠，豈不厭多。千楚名香，味高潔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餘

十

事業春歸草不除，微風入與翻我書。蚤陽樓記宛然出
夢，差愛樂情何如。俄看流水舟邊止，浮峰激派雲倒起。
不將流時定山川，憂樂交迴亦復然。古渡爭先舟似馬
商婦語，喧猶戰野星。樵舟再銜石，尤勝開清綺。鳴鶴瀟
錫山之巔，湧高標兼天雲。霧旋其下，愁離翻力臨。耽難
凭闌望，見臨映看。既段春山，牽肯遊。澗源春水汲新愁
解將新露，棲芳草。又見沙晴，欸白鷗巢。齋石覺日堪遲
雲海龍鱗，應自求。咫尺幾番佳氣，合低徊無意。玉翠留
歸舟獨坐，愁未聞春色。分分亦可憐，微鳥美魚俱非我
情來唱此行路難

時居廉憲公奏
集前漢似歌似哭
讀書四樂 乙丑

倉庚往來天地妍新晴新夢千花然明霞色動簡編上
凱風鳴過清琴前兼耐繁華耐寂寞閑來轉省讀書樂
讀書之樂樂難三疎歲淨几浮氣宜

韻無色實與之琴無
韻無聲之文之又玄

交交梧翠晨熒微井寒初汲拋芳菲飽吟梁父過摩寂
行看漏痕徐解衣永日從容無限事相親聊商讀書意
讀書之樂樂弗說或愛京風盟考槃

容平蕩蕩亦何容西流真氣澄心胸菊畔尋經雨滿灑

典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海 十七

松間披史月玲瓏生逢搖落易懷悅容寥讀書獨遠
讀書之樂從中開酬酢萬古清人哀

山茶穿雪來英孤四壁塵清水一盞爽眸天宇靜無說
古意惟存太極圖酒香火煖微斟後端坐讀書還更久

讀書之樂此際深魚龍發息方沉沉

于忠肅祠堂 乙丑

忠寬浩浩浮明月古云三盡西湖竭黃鳥不賸秦民哀
摩柔國定公版模一腔熱血燒暮間玉階不丹西市丹
奇才勁骨照前古寧復惜死須夷難當錄時事人莫了
應忍一身天下保不煞移却東園恨但懷義氣皆能道

甲劉少司馬與陽兼呈曹廉常 庚午

未視劉公作何色但聞公口多激直事急達問功必成
且出一身許軍國至明荷界非私光恩便專優心計長
不妄運籌委殺賊無師無仗過無糧聚聚老成萬奈何
蓋茲精進君前呼朔風一旦灑征血直令悔作新鬼惡
庶幾群忠競起赴朋提相如又令後英謀勇略怪無門
忠精拭目肯肯首五鳳雲飛大木支千獨萬樹幽谷奇
太陽膏露自舒卷咫尺又中興結構時我曾問君人中絕
君言劉公真冰鐵鐵折來碎君語微我疑豪傑知豪傑

舟中 二首 庚午

典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海 二十

以隣眾整奏清音天無風雨人無心晴來處處天皆碧
春雷歸披倒仍側子皮新釣南湖南影現仙人過吹笛
於流曲捐天之下兼度白露低徊者秋風微過蘭桂遲
隨處烟霞我所思良辰美景可借駐嘉客清言無厭時

大華山歌

盟山自穆非雨麗團圓虛翠樹間高樓宿洞府長月明
托與山靈慈施霞幸值閒身任超忽屢望飛靈威明發
威罷歸來又山月
松尖突兀竹葉垂拭淨巖端千萬枝蒼冠何人迴淵裏
茸茅石上飯且持長歎兼親忘簪纓胎榮世世亦不爭

浩然一氣宅太清

野人鳴十竹 庚午

天然簫舞山中懸愛花百液資大年涼不冰兮溫不然
神仙解難等閒事俊傑考槃成洞天紅塵若處是高寧
誰疑豐草林間歟誰識花開與久期鳴斷續山光移
景風宵迢迢來與靈雨天為沐大旂巖樹殊絕泰山淵
五春道人以水鍾響泉紫風在夜猶有道人思焉
吾澤山於天則無不沐德矣皆響王恩之浩蕩也米
泰山祠故云

原關晨暇一片紫綠崖千丈谷風起疎簾又漬寒輝裏
且勿披雲叫鳳凰聊與忘機馴鹿豕置野人隨見喜

寒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冷冷泉石涵天虛絕影聲銷隱者居自盟自舞夢成蓮

遠步已忘舟上釣洞波正返去時魚人生一卷亦一舒

意皇之書自達讀晨夕樓過小草屋幽幽碧玉間紅玉

坐觀池上四面花時聽簷邊一聲竹何心何事起然獨

隨意乘機陰滿天隨處浮綸綠清川橋畔猶餘范蠡船

試穿新履逢花發纔桃殘編逢燕施光風襲襲風千年

今人心似玉壺冰眉宇芙蓉古亦憑千載相知一桃腮

翠屏深氣神龍鶴高日澄光白鶴升空清上檄本無眉

心不淨者天虛半神龍能辨陰之目光同輝仙鶴池冲

彭岡高我恒若展遊風涼我恒踰澤盈盈十里砂灘

天面江心怒欲捩耕謳野吹歌無歌大東徹是輕鋤容

江之東莫非庚失也 與西風風雨驟來漢者驚耕者喜驚者少事者大

敢緣扶策嘆輪紛敢從年少慕奇勳單卜等蒼祝 聖

君人生老少自然理世還汚隆難不聞樂憂長半靜中

分 手將千古與低徊運樞天心不倚才餐霞吸露泉甘來

冥鴻忽把茂林謝風過波千又或同乾坤只任濬交裁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通概于天 心四圍無所倚藉以寄天下者 聖領才

而實非才所能境也惟德泊無欲舍己從人則天下

之人皆合有飲醉矣然功成則宜退或志不合則

皆不可以致威天施以澤 有之非其恒也 應泰交

交為泰乃免于龍利之忌

學道愛人歌為大可空丁翁賦 記別見 庚午

香溪洋洋貯英豪勇哉草率歲月高聖人在心民在眼

呼童解纜凌風濤三旬踟躕數千里隻身寂寥甘如旨

兆庶爭異瞻然翁公日行行我壯矣泰山棟雲無依傍

躋拜日月庵拄杖玉金之式足平生聖者子孫來相向

滿引太和還過淮輕衣紙扇經栢臺老臣為民亦為國

悉與江南頌急哀萊根脫眾更欣酬農家風味飼與牧

前者百姓觀者更百十年來有此否照照丹城照江日
是語有力漕帆出進題歸來軍亦南軍行民靜官清
本爲民出出無蹤晏然清無功爲問翁功幾計是
江有家室俱翁子溪村漢漢城市照雨露當空月滿池
民欲壽今翁未老方知閉戶非高蹈會應相率解裾倫
盡登翁堂爲民報

詠魏忠節公小像 傳不甚似 辛未

追君丹今度聞闔疑君此去不得活欲把鬚眉示後人
却看臨危否驚惶生業蕭蕭回首寬半枕微風年夢殘
起來一笑好顏色不曾努力自加餐服君此意千秋淡

與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三三

惜君一去難重兒頗覺丹青道不真爲君短歌描生面
詠魏公子

覆巢無完卵兒童不驚傳千古巢覆卵可全壯大驚心
名亦傳庭前別母盡心碎車下逢追血已煎虎狼遇車
不得近風塵饑渴微相問欲訴孤冤天聽高細尋諫車
霞光暈扶得游魂入草落啼嘶答拜不成班亦知瘴霧
有時爭英氣消來恐死艱弱弟慈親共採薇表忠幸遇
飛龍出血魂丹鮮動聖容許從故山稍遺骨累累幾棺
翻暮松還疑車後哭還蹤懔懔既深惟一死不妨驚惶
配從容

五言律 二十五首

秋日感遇 乙卯

往往天難問期期福未全讀書頗自解經世亦隨緣
結婢娟外心依水鑑邊不將愛樂共若計歡歌侶
徐州道中別友人 丙午 壬戌

塞外風偏慘江南日未舒冥鴻蚤避弋深鹿豈愁厨
寶時勤相萊蕪手健祛萊農分取含蕊隱意何如
姓字英雄晦邊沙五載愁至今尊白面何借保清泥
態同恭奕戎從然借籌素心無待卜端與結隣遊
有母歌餘日無兄哭問天君留僧還迹應更嫌隨緣俗

與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二四

竹屋 壬戌
竹多生理山南傍目前會瞻銅柱立聊倚白雲眠
水堪垂釣聞山復足燃臘殘開宿臘春煖接新苗少
官頻過熟幽棲獨覽遲蒼生敢忘念應許賦深拙

鳳城奔碧瓦占菜紫雲端飴氣猶稍射車較耐自完
軀經世怯微禍濟人難獨矢臨淵意平生未忍寒
春歸兼顧時鄉思隔蒼茫霧重手沙軟風清泉草香
村拱連翠簷並拜殘陽冉冉空邊侶仗依獨斷腸
感遇四首送錢宮唐之任子留 戊辰

庭孤誠久交尊面才軒響當陸游民物外涼哀不
計餘名榮惟規春邊開童心人共見寓驛過惠題
會是千林竭終緣一鏡空豫章求區石嚙怒入宗工盼
脉光初觀希微息自通長居秋水水上出沒厭群龍
有妄非題慕爲霖欲養投夢遊玄龍合故就衆思求正
笏陪端拱徐言斯大謀孰爲天下士此際定悠悠
出處依天步安危禱帝鏡四美環作守于君靜爭鳴采
綠同長日親勤起太平探攜隨父老來數斗南星

山遊

五首 已巳

湖光平欲躡山氣翠于筠已勝雲生頂迴有渡應人牽

集本全書

卷五十九 詩餘

二十七

裳危浴似荷笠燕飛真又得來豫伴推松指點鏡

策筇微軀動乾坤一息開雪明浮殿戶松受靜山蕭探

遇如今日無言訂履來前溪好新月攜手略徘徊

御寤雲霞寂寂深居村虎溪欲治溪畔已猶助鏡邊身徑

絕疑無策峰迴忽遇人暮烟冲一縷莞爾百山春

最喜來遊少探幽意亦空晨談過洞得曉眼隔林窮人

醉春風裏花開朔月中淪浪問何處疎簾略掃同

晚山因益好非倦亦浮槎古木懷雲氣輕帆御月華客

休溪上履童壘石邊沙一聽泉流靜悠然此夕家

還寓

庭際皆紅日登樓眺樂幽世平惜氣懷身健更奚謀靜
坐消長夏行歌接年秋白雲非有意閒坐碧空流

元宵憶家園二首 已巳

綠野如前綠背雲遊出青肯將當告意輕負古人情入
夢 茄隱餘醉鄉信平照人燈月袞袞服影縱橫
薄飲乘春夕幽寂暗月光雲隨歌韻轉花信牽粧香海
曲遙驚骨京華共處堂無錄一噴醒聊此遊清狂

同金伯玉顯靈宮觀栢

一往栢間語于枚吾黨存低鋪琪樹樟蟠結幻雲根雨
露推群植處雷任大潭古今亦何處相植更忘言

集本全書

卷五十九 詩餘

二十七

咸懷 庚寅

莖仕衰年談酬惠華世疑不知何道濟猶得轉盼危魚
貫宮人寵倦鳴好爵靡丹誠長自秋綠野繫人思

江行 已卯

每泛有良遇晴泉獨探時水雲相吐納人雁或參差風
勢帆潑吸波聲得近移去來渾不礙空闊可曾期

雪中有以汲引事相告者笑而謝之 二首 癸未

世已容藏拙天尊賜倦懷不言私所得知已笑長開雪
酌忘深冷風香欲倒迴惟須 恩詔降拜舞別金臺
習靜還飯素投閒借轉宜格陰留鳳咏彈影助鴻飛旭

日開襟氣春風散羽儀浮沉目前華瀟酒古人期
答人

道濟本吾宗心傳樂與同難爲求價玉肯作自鳴鐘
鶴深雲裏盟鷗大海東風光爲誰永梯後向天通

五言排律

題丁宮保桐芳館

戊午

訪畫開幽築羅詩煥夜光庭因支樹窄字是襲天長種
合還交翠歸餘少落黃竹鳴微漸灑花舞久低昂會遊
披襟語欣達解帶涼還心閒際遊嘉客坐泉忘拭几凭
觀奕疎簾映舉賜日華塵更寂雲深影虛翔去俗唯嫌

葉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二十人

淡障農豈暇忙若從桃華笑笑長引薜蘿香煩卧宵翠價
寒懸夏餘銓濯纓連瓣裏搖扇飛訪觀晤人千載尋
真水一方無歡多自豫不對却成行幕古高情徵舊今
衆指狂草編賢聖蹟石鼓帝王章听逸流泉曲樓空野
色蒼笑吟穉欸乃晴雨接微茫鶴足優初勝魚我泛薄
霜庭將論親舊當此念行藏勝境何常主清風有美堂
溪山懷太傅統殿遶汾陽意恆隨綠好馳源不是芳

五廟

壬戌三月

泯泯廻南軒翔翔亞聖祠旂旂氣嚴殿歷千戈松
栢春遊冷衣冠晚拜遊桑同連點駁一映定解疵考世

推私淑談卿啓後疑水精千載映壁立萬尋平已脫典
亡劫微經陸替岐三遊錫胤還百里素王知刻像依慈
廟繞旋與善期隣難當卯喚路犬及晨驅偶洞醒長夢
猶求絕晚悲欲存無一物不應太初時渡岸舟新設窺
泮步久差人生皆浩氣翹肯對吾師

二賢並祠寒

古德階除映輿情祖豆開平生但恭友飛爽亦追陪
几疑談逸素帷若問才流芳觀爾後食報藉今爲上
無驚龍清流與泉推玉壺寒洞洞金鐘影枚枚華萼傳
初盛箕裘襲永懷能令千載下江左春嚴來

葉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樂亭全書卷之六十四

文錄詩

七言律 三十八首

秋興 五首 已酉

新秋鷄發編禾肥千里人歸萬木飛使命聆風傳野谷
谷心隨日傍京畿頻年國事私籌箸幾處閭閻寄搗衣
贏得鮮妝明鏡裏饑餐不卽暮山穫
寥廓天江設險多太平帆櫓只漁歌朝看半掛皇家網
晚濟遙連國士道風擊晴空翔鶴鶴月穿寒影走蛟鼉
異時冰玉搗袍袖幾復塵飛豈逐波

樂亭全書

卷六十四 詩文錄

十一

清秋晚入片雲堆歌客相逢買棹催潮響欲歸夢過笛
月明無語但高臺慶家夜獲開難大羽族寒棲靜草萊
獨有夢魂驚不斷先隨秋色向吳關
天壁層層吾道慳策書十二罷關山馬啼草濕驚輓恹
屋瓦塵輕憶戢戢勁卧阿翁侵露把荷供茂叔駐霜斑
彫零自古唯秋氣冷落於今到客顏
中原王氣百重餘紛收衣囊冷故墟金殿不飛輕燕舞
碧天長隱卧龍居責成獨與西尊近弭缺還防北饑紆
待鳴寒華供採酌佇看新葉照耕鋤

自金陵之武昌江行雜興八首

庚戌

泚泚離明一葉開爲尋使晦邀潺湲鑿窮南北無人
戰刺兵鋒距浪退易增遠稀巢樹古魚歌初罷釣磯閒
尋常處處春來微解受春風若幾班

乍到波心旭日懸洞開無極勢空族翠扶天棹還相搖
晴蓋江春獨浩然樹影吳門搖處月厲書楚壁通風烟
骨驚最是飛翔塵緩濟時來亦共前
江天黯淡異平沙雪浪蒼蒼夾曉霞龍飲却疑關市近
鶴騰蕭瑟旆旆除松延古廟無垠秀柳寄荒簷一半華
從去故園春欲省每憑時待接天涯

樂亭全書

卷六十四 詩文錄

二

碧樹遙晴弄舞條數橫山鈴草落落枕隨江簫向蕭蕭
扁舟正宿寒汀下月出墟吟伴採樵
幾行物色近如幾數點玄陰淡日圓時雨逼來空勢窄
晦明中互畫光微鬼心穩伴衝波瞬驚翅防單倚岸
把酒暫教愁態遠醉醒丹日映初衣
朝來指點急江頭畫入環山隱更求赤日自飛無駕獨
青峰長坐劈中流喜看天落閒啼鳥愁絕風驚欲渡舟
波影澄澄烟霧散一時慚擬玉妃積
暝回獨對片山遲山秀氣嵐動晚思晉月光新乘渡樯
荆塞勢遠覆懸旗遊殘火澤侯封冷夢落金臺客賦疑

衰風不開避廢枝霸國行事舊參差

花枝絢爛爭三月經對遊邊隔二年浴起層波浮翠碧

賦餘空壁出橫船風風日照遊人服黃鶴雲披舊國天

飲醉更期成胡畫長春對傍碧桃筵

重遊武康山 乙丑

四列青嵐郭影分乍浮白竹溪同故峰朝上世光華日

溪浴中天爛綬雲徐桑得秋齊菜園鳬魚識而不驚群

一時灑落清風暮隔岸歸舟生叫聞

聖林 二首 辛未

廓然棘刺不須祛萬仞峭壁草木舒地湧龜兔環氣色

裴全書

卷六十四

七

天香月煉清虛生民迥絕周爰後祀典崇開漢統初

飛鳥茫茫寒日晚長空影盡立躊躇

裴全書 卷六十四

泰山樵牧響殘碑神駿蕭蕭不可追運轉華裝三極承

於萬過魯以一大半飛孔

虛寂六經持仁功祇問同羣處聖脈還有獨立時

擬向高林逐消息慙慙僕御半含疑

裴全書 卷六十四

雖異端熾時居官者必用儒術持世 鍾大器

裴全書 卷六十四

裴全書 卷六十四

裴全書 卷六十四

宜宮餐風亦似忙祗乘春煖悅山香閒雲故覆舞車影

裴全書 卷六十四

區區東萊兒徒步各執荷衣領飽腸

十日春攜半受雲快於風定豁晴垠溪聲斷處聞啼鳥

樹影疎中見收群攬轡頻迎無字石牽衣欲慰不名村

夕陽冉冉留襟袂接住清光月滿尊

斗丘 先聖小集 卷四

九迴障懷秀無倚天鎖群峰日月悠事水英華真悅眼

烟霞璀璨欲忘秋泉分左右皆深挹脈定高低只反掌

此日長歸人意盡夕陽客去自凭樓

玄墓觀梅 四首 丙子

春至生香不待尋空山杖屨白雲深永姿亦帶個人笑

裴全書 卷六十四

裴全書 卷六十四

玉骨爛空出世心迎日共攜歲冠去微吟已入百花陰

一觴一枕年年事明歲觀梅又說今

層層碎玉白于鵬山虛梅花花底山影落清谿米雲外

香後薄暮水雲間何人解作風前費非皆誰坐醉後樂

爲情青春停露色得收花片泥朱顏

忽向青山遇蒼痕差碧漢照黃昏梅間月影霏霏合

月下梅花寂寂閑倒掛新香天出樹窠光百里地梅雲

分明淡舒春風恨多事濃華解釋君

欲歸金錯月在空高低坐攬萬花風俄俄靜給人心侶

照照清浮造物功未免有情成世界飄然無此是神龍

裴全書 卷六十四

裴全書 卷六十四

齊聲山外風流于世艷胎仙果否同

借諸賓觀海子

君王此日樂華春繪殿長堤款一新遊目辟離知隱避
寄情烟水感伊人耕桑苦樂杯中影瑞蕩新瓊瑣裏身
欲賦卷阿過帝座低徊心艷屬車塵

北郊陪祀

大地薰風動好音華親贈五雲深座功自始特逢滿
報德當乾夏至局位向陰天仗高卷丹日氣都青遠結
紫宸心朝班驚序借修府已見題餘獻寶琛

光臨軒

崇禎辛巳

卷六

本

崇禎辛巳極兄築小室於屏林其軒東向遙近松杉
百餘株日出日落無不參差可愛予因號之曰光艷

屢遊處焉

歸來愛靜卜村居古翠週翔二紀餘林木先成雷風築
風雲有感集過廬短長松氣層層變出納天光寸寸徐
欲論幽人恒住否東籬花藥每何如

將還朝同樊尼慈光艷軒觀梅

壬午十二月之朔

暫謝松蘿謁帝京玉鐙德是鳳凰鳴長懷古意求同調
庶識君恩敢計名春草過迎遊子綠車車親伴使臣
清來年相對談今夜天上梅花勝幾乘

過釣臺

子陵一往把清風疎無仍題宿艷環負氣豈甘臣舊友
居貧率自作漁翁塵埃其主親深浸共事當年車異同
惟此翩翩鴻漸羽遙同追省夢關遙

寓深母耕祠

此亦英雄一釣臺徒齊封苑故郊來王孫自麗淮流血
漂母猶含題含哀忘報祀同漂坐觀好感原不爲憐才
相逢並在于秋上獨疑感烟差樹廻

博興道

暮春新月五爲釣且且烽烟繁客愁百里荒郊容伏莽

卷六

本

必建耕仲勝干探野興冀北來神職回首齊東觀火牛
湛露頻頒堪拜寵愛令際源頌宸遊

北行道上念文武大臣

彈冠既起復含疑匹馬關津氣象移殘機無與德下宇
舊烟猶掛絕晨炊花香草草難離意雲氣風聲動可思
側席楓宸多善詔故園傾耳用行期

風月遙遙行路謀孤誠惻惻早藉藉四時自骨何勝掩

萬室瘡痍可自珍思道忘言來傳壽民前樹考冀
春勝盡物私相豫吹破萬葉裝作秋
清流飛絮過車旁束帶披星雜雁行勝略結綸千古意

軍威豫諸九秋藏宴名飲御進張仲機較籌退感貨皇
此出恩光委希世系阿爾萊報能忘

中原黍稷半蒿萊烟火退送殺氣燭漢主拊髀思將帥
周公握髮下英才豈無難尚堪進守空使馮唐辭素藏
引領太平還不遠願從擊壤共銜杯

丁猶人訃至冬十一月十八日訃

空歎民危事事非忽聞家難轉深悲條陳蘭歸寄千古
推較謀臣借一時譽謗何私肯應還行藏有物可前知
牆東竹蔭差綠荷鶴猶應肯所思

有感

夷馬全書

卷六十一

十

古渡風高廓落初孤帆隱隱泊江隅物交氣動如無主
事往心平聽太虛花影夜來山自出仙雲退盡月陳扶
考槃竊聽清秋裏霄漢追攀謝客趨

聽族初歸

磊石森松小徑夷林花春晚尚非菲客來止水衣冠動
獨聽清風簫簫微午榻忘言魚有待月庭閒影鴈猶飛
行藏自鑒溪光裏他索詹嚴勝所疑

乙酉孟夏創設京察有以含沙見告者笑而識之
溪風一枕悅歸耕寂寂雲光片片明誰向太空施藥劑
試看秋水受丹青京華歌竊新南極野哭汎關舊帝星

何物微官勞顧盼願移鼎爰進蒼生

五言絕句 五十五首

國林雜興 二十四首 乙五

余愛輞川詩覺朱平先得吾心也城隅雖無名勝生
則展卷暇則登眺良辰賞心何處無之隨意點翰卷
成小篇無復倫列名曰雜興云爾

未遊輞川界未見輞川圖三復輞川韻愁幸猶欲轉
水南烟市輞水北鳴吹亂葦屋兩水間白雲只陣散
春雲行常緩春日氣常醇蘭芽與松節春到施懷新

同也惟須春和育之

夷馬全書

卷六十一

今

脫曉曉霞光推窓竹葉藏俄見黃農天似昔巢居者
沙蕩無山萬室明於掌歸息後藏中依然襲空爽
花開古月靜影動新風同花影來風月依依立石臺
西照扶花仙嚴退車馬景落川漸幽漁舟猶共下
覆溪柳高碧裁來幾十年巷口遙相對靜處風翻倦
朝華捧露鮮百卉盡藏色紅庭本天壤草薈亦相得
披衣養何事東局刷垂簾朝照清天下浮猶遲日升
遲兼左右綠中夾進花厄客醉不知去感勸勸主時
皎皎修竹清清輝引文星空階一悄悄月華與誰弄
酌客豈定期賞花不必名嚴竹光泉發忽忽鳴水聲

水味鮮可擷新機涉素滴探發聞日恨葭萋隔丹霄
長攜無心人同疏無雲月夜夜倚欄杆秋來愈高絕
麥石泉磊磊小峰中鬱然爲君浣凡色試酌菖蒲泉
貯水茂木傍日斜殘暑變丹鷄亦愛陰三五浮波面
飯畢尋聲聲沿聲踏前清餘音杳微微擊磬人何所
砂表衆流匯洋洋千尺歸競渡波光搖翔鷗未能浴
人影列河湄石橋與城倚夕陽歸櫓希明月鎖流水
潮到肥梅急大星控中央與衆務結處回首印茫茫
烟蘿瘦即明風袖濃猶堪信步臨東阜于時野景合
葉葉歸帆穩悠悠度廣田羽飛乍明浸空翠方竟天

義亭全寄

卷六十一

九

荷笠歌相歡不言亦藹藹各風邊春郊先聽燕夫採
山行

落葉已無數喬木疎歷歷兩岸竹如初秋川涼且碧
觀北固山

小小江山蹟誰傳第一名英雄天下重偶語便真風
愁天池山家

欄水從雲色梨花遇月明相期話深夕童僮半帆橫
題臺二首

荏苒海棠樹飄飄從風側鮮花與白頭相忘偶相值
蘆花覆芙蓉秋色雜蒼翹迢迢江上魚靠靠翅邊翠

已早之稱爲人變也

山月色寒絕山風聲清微鷄鳴共登輿一壘月中雪
白雪聚人心寒沅濯人磨雪東千萬山流過一二樓
同雲定天地素光橋無極雪中人往來共城嶠然色
將雪天同冥雪後地同皎白玉九千里仙童無處掃
觀落葉

倒柳清川旁飛絮下迎上相迎及水面形影一何往
池上二首

義亭全寄

卷六十一

一

小池多蓮花夜靜花香發涼氣入軒來不言坐高月
楊柳遙歌微掛翠間促纖綺綺天半飛春潭絮無色

至家

家居久忘適西窓夕陽杲經年萬里歸始覺固林好
古意

蘭亭今不見風流橫可思茂林換新竹崇山如昔時
舟行

水落岸重重內外皆綠草十里若平鋪春風不能掃
至宿遷

黃河千古流萬艘此夕泊風驚雲影開波濤衆寂寂
夢

夢中聞笑言恍惚二人至悠悠復如何白雲或人意

獨立二首

庭前花欲放天上月將圓靜者當斯際相看莫以傳
既識生如寄方知惜寸陰未來難預擬今也作何心

有感二首 甲中

秋月徐徐照秋風淡淡吹故人一朝去形影再難期
相向舉摩忤方悟生存通體解非真忘變樂尤不得

題義望壁八首 甲中秋

明月照四海涼風無古今耕桑相通從杯酒入長吟
世人愛春華君子貴秋實蓮花與蓮房香用還如一

義亭全書 卷六十 詩文類

十一

初底風來清樹頂日漸淡東西茂樹交野景隨早晚
野人對坐此笑言無修無備無靈雨足椿椿解長動

宿子歌吟浪聊以自舒寫隔讀亦此意所重還淳者
晨起攜書至將夕仍攜歸參差十餘子長與師相依

晨至揖先生夕歸揖父母皆愛兼增歌樂事婆娑否
老農作宗長我亦老書生陶然深作裏誰復世間舊

十樣錦

通體花光發庭羅五色雲更添紅日曉仙彩欲高兼

川上

清泉日相感體有濯纓心月出無人到湖魚出聽琴

六言遠句十四首

北歸舟中十首 庚辰

日華杲杲杏紅露氣靈隨樣碧歌遊子今健運暮仙班
今逾失花謝花開如織

舊友耕知七八亭亭長畫身風波浪悠兮舟緩笑言刺
今酒空共起望雲月中

萍露青天斷續草成露浪高低是處春風都好故園指
日誰迷少年含愁食懷

弱柳已堪作盡新蘆未歸歸曉且披纓今懷惚或仰面
芳迢迢過雲恰是王喬

義亭全書 卷六十 詩文類

十二

作客無功蕭索歸途有事安常纓帶英雄往矣新風姓
字流香停舟一雲南勝

義亭全書 卷六十 詩文類

十二

雞鳴日出晨開人語聲老花椿偶樣樣歸樓是幾許長
年咸市明發又書何處

初出魚鯉可買呼來藕蔗頻歸舟子愁看雨脚行人笑
指雲尖晴帆一色翩翩

陰晴不定舟居寒暖殊殊春晚惟我躬兮善調若家人
兮不遠一日六時三飯

解纜京華預數說云一月三千芳非靈意相聯掩映吾
座日前孤舟獨對悠然

且忘燕市肥輕不厭滄江霜雪歸閉戶兮靜思子陳青
兮多悅吾與子兮同業

閑居

病多老景易至盡倦寒宵難寐進淡然兮世榮如寬散
兮風露復見少年襟致

偶成

梅花京深宜多桃柳輕妍宜少試對孤梅百飲寄意何
嘗非好

野處

席綠陰兮無暑時夏亦皆有悅月欲出兮先來雲不掃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十三

今自開

耳目孤清何物心身富貴陶然對白雲兮一酌他流水
兮當茲

七言絕句 三十首

丙辰秋日

秋日悠悠不可思岵山初失尚含疑幾回追省南遊事
劍閣清湘未是離

重負篇

六首有引 辛酉

餘姚進士施君邦曜祖母吳二十二而寡五十餘歲
而喪子止存一孫以貞節撫兩孤古未有也 經已

允桂矣爲之作歌且報書曰捧治先貞悲慕俱動率
造絕句六首詞無文采意有餘真情仰揆惟願恐動
李孫之涕爲罪也

人生最悲是無年空老貞慈欲問天未睹孤孫逢昇日
拈裾七十總凄然

姚江湖滿亦西同千載劉瓛待報來直至無劉方報至
但云日短未真哀

爲乞楓宸一片書丹誠跪捧泪盈裾遲疑未盡傷心句
叠拜親壇一紀餘

天鍊奇芳人奈何貞魂此日亦悲歌共知番老添旬鉤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陳維

十五年簡宜易過

燈膏欲斷入宵勞恐死勞勞止就君何事復須尋大節
只依窮老是松筠

從此忠勲効滿床千秋有耳聽吳香紫閣風動追王母
猶得生前小小償

乙丑春季南還聞第三兒寬辭世悲極書放舍壁
上

漢漢更與客幾千悲歌一訴盡潸然但今稚子迎門滿
吟落風雲慶已全
贈途贈友人 二首 乙丑

上林樹暖出春袍，屬影婆娑月寂寥。閑道難爲客，別意自今相對益魂銷。

不期陌上訴征鞍，笑入晴雲遠點然。回首十年成一瞬，人生幾度十年前。

江行喜始霽

隔山霞氣射牛華，破盡高江十日陰。疑道從前惟何處，詎應涼照各天深。

舟行忽返風又非止處

東風自欲遠春開，半被林鶯故攔回。試望人烟知夜泊，落江帆影百重來。

美公半

一觀

盡有霧有引

山廊水背映然晴，日青乃在遠山近。山不青左江而右望，第覺映水有沉流色。而近山之青者，勢又不能快，惟盡霧近山背，青其影霧，如百里外江光受之，上下莫分。

龍龍霧氣半空殘，恍惚天涯咫尺間。却付嵐光與流水，盡看青翠在江山。

舟滯河口寄淮安司理袁特丘二首

丙子

天地咽喉倚大淮，只今淮是藕川才。袁安振袖孤巖雪，欲使長流倒復迴。

御聽帆鳴再月餘，京雲濃薄影何如。幾回雁翅催新底，盡舫齊清且著書。

從軍行

風返花林煖亦涼，閉門嘿嘿想征裝。山川返通行難遣，不忍家人問戰傷。

長安包廨

一見珠樓意惘然，首瞻山色掃瓊筵。鼎龜過報兼相戲，爭似清談省俸錢。

喜愛幻生過話

華影穿雲響水除，道人連夕伴閑居。秋來喜得天心月，

美公半

卷六二

一六

百尺樓中看著書

題思久矣，偶遇林可任太史，以其門人胡振振新

疏見示，讀之心誠理切，智深勇沉，他勝必能奏

庸功者已，而見其人喜歲四返。

爲臣不易，昔猶今况，對股受歲，轉深惟願太平，早定

擊袍操作太平吟

雅歌疑帶幾登壇，浴日餐霜事並難。不飲雄心仗忠益，

山西出將是東班。

大遼欲對流遼沙，忍放春風走看花。雖道猶之春無種，

還惟淨遠感靈芽。

麟閣難來待苦忠
壽松古石昭英雄
師門轉見君恩重
皆堪費氣始論功

季春朔清陽道始見楊花
四首 甲申南歸

二載春風旅館新
楊花望絕故關春
今朝始遇桃源路
猶有傳烽雜問津

鳳翽何天不自延
畫堂華翠暮烟高
敢云身在鸞龍表
冷看喃喃舊燕巢

暗塵鞭影逐風斜
輕花暮罷共看花
銘把矛刀指同伴
亂蹤芳草又天涯

早起層陰鎖畫長
誰與白羽幕天狼
日邊委較長安近
幾奈金吾

聞吐霞光映此方

屏林 二首

洋洋清水清且深
所處重寶無心柳
絲拂花夢華竹
微風入之吐清音

魚游易飛燕去
魚游易宿探遲風
光想傳教皇上
雲影徜徉天地間

坐石上偶成

萬萼青松微體香
清風一助助微涼
須臾明月穿林葉
相對疑爲帝子鄉

再至古原

若渡若淡幾桃花
相見相依柳放芽
盤鬱檜杉林更麗
千年日月照農家

甲申二月南還道上憶古原賦此四月下旬舟過其
處眺良流觀林木豈陶翁所云欣慨交心者千言粘
於壁

詩餘八首

江船遇雨 浪淘沙 庚戌

風急暮雲多濕還青
葉濕翁猶自唱江歌
我醉半途山色捲起立婆娑
雙鳥暗驚波鳴向人和似從鄉國遠
來過此地風濤隨處是歸去如何

庚戌金書

卷六十 詩餘

丁亥

武昌辭親 前庭芳 庚戌

春日趨庭天涯歸隔一書
歡喜還重太平遭際那得時
南陽醫藥差我風超旋穿柳
腰砌花黃雙隴好羽毛生
就暫渡縱翅翔 登臺千里目
過過去住兩地相望行
雲何處所夢遲愁旁碧藕
鶯移新樹芳樽近喜詩行藏
于今去江波不管風雨自荆湘

江上值鄉人 風入松

清江烟柳單屏寒
關市幾回看行舟間是鄉人語盡萍
踪相對如單昨夜參差帆櫓今朝
起還江干平生聞
客遊難非故愛盤桓東風偏自吳門
發恨波濤擬環

珊瑚猶去故斷千里情誰先報平安

乙卯歲近重陽有客相遇余自覺無風懷然賦此
寄意蓋不群之動也悲哉異故一剪梅

秋色依依照綠池菊影香差客影參差天空露冷月中
時問道誰知應道誰知傳立清宵獨夢過疑爲情痴
不爲情痴花枝傍手暗香移何處尋思此處尋思

東阿道中一剪梅 壬戌

春風蕭蕭暗晨霞天接桃接山湧桃花綠楊隨步變橫
斜過過人家涌出人家鶯鶯鶯影飄征沙忙碌天涯
閑浪天涯吳山雖遠亦驚節漸隔京華轉憶京華

農事全書 卷之十 詩

屏林觀梅一剪梅

耳聽年年盛有花道向梅花欄倚梅花顏行小映共乘
花靜對雙花側映單花夾觀松杉得紫花雪色同花
月采如花香從寒實對先花村登瓊花人境天花

青徐道上 西江月

蕩蕩春田斷草_也食飯飯春女朝犁_也欣遇春雨獨
公私春事愁愁局已鳳禁方曉春去燕巢光計春歸

年年春澤與天齊朝野春光同翔

道聞河南有變_前子

雲旗駐荒城斷續絲鳴忽傳野語離陽傾茅店茫茫青

過客如夢難過憶昨幸思行驚見人菊王公所羨
兵形曾與徵古今日事驚興難顏

雜句

四言

微香出樹深翠旋簷丹芝白石山肥水甘村小無舟
山幽莫名斯江浙山其清而安日色爲雲雲色爲
水先彩著鮮變化不已雲坐月居寒泉晶晶環野
英英聞聞彼蛙浩浩我舟條條鴻鴈一別不見
人生極悲不見而別又如何其

五言古

農事全書 卷之十一 詩

人身在平地眼界得超忽惟見月下雲不見雲上月

冬日靜亦長曝背道觀書無風涯以盡如過古人特
相顧惟古人相對惟吾子坐石夫何心倚竹亦偶爾
憂時及千秋爲樂忘明晨天清雲燦然花勝觀過者

白雲過松來林常以時鳴清陰樹遶樹歧道人問人
明月本空深清泉復洗之隔林時笑語耕秋明月

高鳥何所期迎風翔不動飯餘雨方霽鳴鶴未已

盤在水草間蛙又鳴莫下辭歷非一時歸來宛在目

豫當念芳菲風落復何悲玄言石室裏月落不知處
青氣且千山茫茫無高下閑窓不見雲素先燭人衣

高語皎月下美髮春風前 簪席有居民此事如前古
清澗給我水丹山供我火 鼓角或不信雞鳴置誤予
聞雞懷古人蟋蟀感良士 莎雞鳴戶內朔風天際高
秋月秋川裏漁父唱漁歌 花田酒盃綠 清風如有
色 迴風雲勢化 長溝嫩微淪 月光透深水 梅
媚清秋水 思深更近無

七言古

安得人生再少年正應無欲期雞老 團圓月濟天河
衰點點微星爲恍惚 碎清籠日如蛛網前山又列松
重重 層松風動潮日色清涼如月增涼氣 浮雲千

莫事全書

卷六十

二十七

頃來何駛濃濃盡裝連山勢中開一洞可如月入水使
然傍越際 兩中秋秋秋綠且蒼沿堤十里何茫茫傍分
小溪清難測東初駛窮窮不得獲中偶出最高樹得與
雨連若濃霧指點霜楓色更丹隨風聲居屋中仙 土
沃何如瘠地要何如清俗豐何如奮士慈何如實米薪
不外求誠難聊易給桃源不妨美世通隨意添人早晚
人行 往往豫情置不用笑我恒識非屢中枯棹水
足兩適來情農亦謂勤農味 新水新山又新月 人
步斜陽影先到 笑語先傳又度林

五言律

得日群生展開翅一氣新 兩藏山氣悅雲連日華說

日高宜得影天深益聞香 落日驚遊子春風感百花

池小徧春溫飛香只耳聞 病中聽 色潤非紫露香

飛不待風 風足亦清香 隱隱簾中翠悠悠木東香

野平花作席天連樹疑山 明月醒歸夢枕曉醉客居

霞氣朝餐涼綠鳴夏聽寒 月光流不去松影著人衣

觀影澄孤月紫英嫩九秋 自是栗貞氣非關寂寞姿

杳杳秋旻席悠悠世輕難 高峰與落葉推戶扇行雲

氣泉來東嶽難流涉大江 晚明帆透映汀橋舊環迤

豫度收帆易方將解纜催 絲竹東山深池臺郭令佳

莫事全書

卷六十一

二十八

趙尉專搜栗田濃暖富民 緯爲棹類孕和使百流餐

至德渺難見玄功何以歌 綠樹三千里哀吟一月間

涼風一古初 秋氣覆藤花 紅霞靜念鮮 芝英澤

自耳

七言律

風光浩艷難秋拾士女勤勞且織耕 農桑作息嗚非

古賦畝烟雲宛似山 地勾起伏潮無力雲勤輕明畫

入神 水霧輕清欲自散雲籠表裏絳難分 綠島鳴

於綠葉中一般春色載晴空 新春更人覆棹舞曾是

質年晚曉餘 林花樹樹粉顏色祇許春來易舊看

盤盤削華遠窺戶，剝剝尖輪屢應山。紗窗領偏窄，是
翠竹梢疑同曉峰陰。風歸花下波紋綠，霧混山無草
木藍。臨流竹蔭心如洗，夾岸松風世不庭。雲霞閃
爍心光見，風雨清寥性地存。渠渠盤繞原隰性，蘭窟
香浮不爲人。丹梯綠几懸離迥，大地多奇無斧班。
入山不見白雲環，山外看山盡幾灣。還山欲俟功名
滿，還會如盤當奈何。行春那畏桃花笑，早辨開心友
白雲。來消於水水無跡，雲上之天長太清。已辨孤
棕來許國，倘然得放是君恩。餐雲飲露皆君德，方識
山中宰相心。晉書：薛雲離召君一丘一壑策時艱。

集序全書

卷六十五

二十三

鶴鳴龍舞原無意，問着雲波不音言。坐逢密樹夜乘
影，人集皎遠互問津。昨宵彷彿靜遠君，到今日候操商
此情。月黑不知人色慘，但着人影亦含悲。雲消月
皎中天夜，映盡錢塘十萬家。古人未了今人事，一世
長操百世心。典謨遠事含音韻，風雅傳情啓治平。
白雲意靜駐庭柯，鳥覺枝柔宿屢遙。天末何人掛
一瓢，杜鵑初上洛陽橋。

六言

雨後雨聲不斷，雲邊雲色燦如。日甫上兮不雲水，既
盡兮一水。鳥飛白盡無事，月朗清無語歌。借問春

來新業六無明月，桃花。極慘無人難指，眉雲野鶴能
翻。

進呈謝聯

泰交道比風雲會，
進學心同日月光。
位有全功汲汲獨，
天入交動在思誠。
目道御苑思農業，
身處瓊宮念草廬。
百當分領大人事，

六部

六部

六部

六部

六部皆稱清史司，
道不遠人欲盡倫法堯舜。
人能弘道必慎樹致中和，

中書科柱聯

王言存而達存希古人之補袞，
臣心正則筆正幸天下之同文。
甲戌會館門聯

可樂肯兄弟詩從史道見怡怡，
相資者孝忠頌藉同科傳濟濟。

庚辰仲夏將出都門題寓壁聯

堯樹卷舒皆得性
窓舍靜照半隨時

此乃全書

集方一箇文錄

二二七

幾亭全書卷之六十一

浙嘉善陳龍正

因述學業保生

學業述

余於舉業既專且久。覺竿尺無窮。其與道通。題流窮源。中人之分。時因課子。拈數語壁上。亦以自提其耳焉。目前延緩。日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歲歲年。若數發憤之人。其功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法獵。日不為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得復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尚是看。二十復經成。

共

共

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精研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經弗成。故不特要飽食。

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援世業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色色粗疏。此亦特為。且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某業。且專心某業。不必以學不傳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功。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微憾。倪才短而效為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在家息閑。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動。

者為上智。果而情者為下愚。一切中人。則皆通乘於勤。經學於靜。若性不耐飽。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為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必有益。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飽於讀書。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履澤之悅。不可言食。雖有飽飽之性。亦當油然而興。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得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與觀動作。常如臨敵。大約三數。可登作者之堂。靜見士人。常竿優。

游臨揚數月。方自樂業。迨不復及。雖明歸還。優後游。說。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多徐為。半竿。多為。二三數。勤勞矣。只隔不併在一時。將於不藉不邀。數一頓暫用。愚智天淵。見少年必不涉。專功愛。長而鮮。涉俗者。入日涉俗。而日起。涉者。拉場。美。人。涉。倍功半。必然之。學。後。事。書。悔。今。業。情。

賦。汗。盜。遲。延。失。其。調。也。飽。食。徐。行。凡。馬。馴。旬。而。得。事。之。郊。決。矣。御。之。善。凡。駕。可。以。致。遠。不。熱。上。歸。成。周。焉。夫。善。御。豈。得。以。法。哉。有。愛。其。馬。而。惟。恐。傷。之。心。王。良。通。父。恐。傷。馬。者。也。希。臣。王。佐。恐。傷。民。者。也。明。師。之。書。

育人才。恐傷其子弟者也。若怒而漫罵操切。怒而誤罵。廢閣。心之忍矣。功亦何存。

文最妙。惟二種亦出於記心。則天機所至。厚心者恒也。天機皆偶也。才高而心專者。藝時或餘之。一氣所成。

悟過人。雖終日懸延。而應酬減調。雖真切精要之文。非心靜必不能到。心包才。才不包心。靜必高。高未必靜。總以好學爲貴。

大雅二字。自是立言作文正論。所謂廟廊氣象。君子風度。非謂文章貴佞也。正論微規。豈在粗聲。譬如一項事。尊者偶問。數人同對。出所後之口。必將直陳本色。入耳難堪。出文士之口。自然修飾而近文。類有違之口。更當深婉而合道。時義亦云。

景泰出

讀之惟恐甚重

各妙於用假長矣

凡鍊詞着色。渾然俊華。天際彩雲是也。每篇後麗。露中晨花是也。運轉輕。然後有力。壯士舞象是也。若積而得華。稿而得麗。重且運。而稱力者。重無是物。則知無是文。

工文者千篇千樣。莫有重者。豈有心故規哉。隨筆然。各肖此物。則形自各殊。凡氣重複者。皆不肖其本體。故也。千人千面。良工圖之。儼然仍爲千人。使袖手摹之。則其胸中筆下。先有摹本。其人多不肖。而圖與圖偏多相類矣。然命題應制。題止一耳。千百其文。各自已裁。同歸合格。又何故行徑坐臥。儼然則殊。同此

人也。朝廟陳室。威儀則殊。同此人也。喜樂憂思。意氣則殊。同此人也。童子五十三應。而目神不變。韓幹畫馬。累百而縱橫列狀。者山者。或橫或側。峰巒迭成。任所見爲之。但肖一端。卽堪令中云爾。

古取粹。今取異。古取清。今取繁。古取七篇相稱。今取肯篇得力。此五十年來之大較也。贊古人之法。重在受用。其敏恐七作尋常。據今人之意。重在終銷。其敏恐強弩之末。總之風骨學問。有一副微廟橫神。則七篇中何篇肯苟。且一篇中何處肯往來。習價成自鍊。雖使得意疾書。自然首見通樣。未嘗費力。古今之目重

長事全書

卷五十一

七

斯當兼利而無鍊。凡人作文。至總尾處。草率下一二語者。無得篇不全。受用不足。如許同安。蓋未能免。過有高才之士。犯此病者。往往不覺。且多天弄。亦四體之動也。一篇將終。已不耐類。況欲金卷。貫樣乎。尾望其生平讀書。細心體認乎。況望其破種作事。從容磨密乎。沈落不發。發不亦足。自無足性。戒之戒之。文章知已。不專在蘊藉得意處。偶有未嫌。或吾所不覺。或豈而未能改。或吾所假而未決。其人故洞曉之。點破之。喜悅尤深。讀病既速。便得故法。與錯棄較。磨而獲珠玉。是故真知文者。不專贊其能文者。不以人之

善贊爲知。通人心必虛。不虛不虛也。庸人心必傲。不能不傲也。

文章真貴得力。固須多敏。尤在改若。自非至精至到。安能日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題情未微。技力已窮。則不可強索。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俟日勤藝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拾短採長。或通新造作。荆山玉爲質。現瑤刀刻畫。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爽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心八卷

卷六十一 題跋

臨場不須作文。有二種。一是郢文潔精流。胸中廣然無物。養之愈靜。山之愈神。了凡先生親見其辛未臨場。默坐兩月。入場試筆。壓倒萬人。大則多敏勤改。平昔工夫已到。臨得十許日。只須養氣凝神。隨所喜好。或校玩已文。或賦詠舊題。但令氣不浮越。即是吉徵。若後生工夫未熟。精力正盛。難拘此例。臨場只慮真平日一樣用功。所不同者。惟不備揀苦難過。精力過作。既傷心力。反索文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是最忌。甚數日之內。難求進步。何必研精苦思。只須活共筆機。澄其心氣爾。而年少功淺。靜坐休息之能。使心無

著落。反生妄想。不如隨處拈題。溫風佳節。二事覺有安頓倚靠處。若素不用功。此時恐亦不稱。義亦不得。少年亦不得。宿名亦不得。本動自察。何法可治。諺曰。實病無良傷。

文章遇合。其有神機。此日與酬才滿。外人曾誤。不啻遭逢。此日後遊典。外人稱賞。不免淹落。蓋外人以意爲目。常以成心失之。揚中以目爲意。適與作着自騁之神。着通手或間耳。至於此日意興。何以分虛寒。文機何以分靈滯。則天行乎其間。不可與也。然手日功夫綿密。臨場心氣奮聚。風簷下筆。綽乎有動。若場前浮昏懶散。或喜交遊。或尋花柳。或時使號喚。其自負高明者。或應酬難著。總之氣奔心散。入闈試筆。妄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開。物莫助靈。散不可爲者。此日也。不可爲而可爲。以平日落此日也。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至也。願者造不深不熟。此忽然而發。奚想來是不能至者。吾實主之。疑心不驗。安知事變若何。惟隨處隨妙。邪平日義精仁熟。實共瞻。則不自覺也。好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才竭文工。將有天慙者。臨其上。

文心八卷

卷六十一 題跋

人

隱下作文。欲觀中意。妄想不使。天機超然。一氣呵成。職此之故。揚中作文。欲觀中閉。心氣不進。力量自足。以其翕聚。而加從容。群英俱備。觀此之故。若隱下放。則遊思妄想。從而間之。揚中意思。必進。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減三之二。自如揚幸矣。下筆天機。明明可信。

有因子弟試劣。詎怒不休。予問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嬌也。文嬌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恒不虛之故。於試日何尤。親試讀而不樂。見之晚矣。兄迫其勉而諱前之乎。向來何為。此時方樂為父兄者。但少俟。

集本全書

卷六十一

書

九

遊。專秋訓子弟。習見習。自然向上。善有未驗。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藝文常進。至於試讀。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動農耘耨。本在春農。特田晚於秋。到觀成耳。其常則猶農禾肥。憤農禾瘠。其變則動或獲穰情。或獲饒。可執此分獲。爾耶。子弟樂識好學。其試讀工固可喜。抑特然。情而得。觀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俾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識詞。甚不情也。又無益也。何如慰藉興起。輕效可期。識是道為賢父兄。體是意為賢子弟。

舉業衆大忌有三。服高平生。百不售一。昇貴安伴。百不

售一。苟且觀作。百不售一。手生者。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其苦。不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批。

就足以揮斥風雲者也。揚中所親。只憑筆底。手腕輕競。吾風背眼界高虛。從何出規。至若題憤文境。秋毫未知。實負冥行。翻而自喜。斯為下流。固無足論。惟輕作之士。或實負捷才。但以奪於旁。苦於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情。虛知舉業何善。英才深造。永爾其底。安譽以緒餘了之。粗心而得至情之理。涉獵而或信手之姑。則是不揚而存。舍而不亡。理不鄰心。文不闢理。進自蒙以虛虛。不窺其半質。怨天尤人。何

集本全書

卷六十一

書

十

嗟足矣。故有幸售之漢子。有貴識之高生。管律不特不察之行。管猶堪對人。大徹大悟。是空談。辦事必敗。知行並進。才養俱到。而不善。則萬萬無有。曰如命何。曰候至而文妙。此命之猶人事。而見者。衆時失之。十得八九。縱失一二。但不棄。終亦得之。是氣力妨。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塞。

經義之設。非取文藻。正秋觀人。經生家。日日稱管。其出乎者。已成習心。然習心之外。實無本心。試觀學。學好勝之人。強言道氣。而客道終喜。其餘鄙陋者。強言高明。浮游者。強言故欽。使讀者強言直方。意味不親。道

尾不實。自命文人之嫌。不知已披肺腑而觀人矣。此大章可以辨品。灼灼無遺。又有量辨人善惡者。識辨人賢廉者。能辨人善算者。先正往往符券若神。然兩言握共要。曰觀德以意。觀福以氣。

識見可借。力量不可借。如某題某解。悟者獨得。而聞者共竊之。觀者不知爲竊也。竊其解矣。而臨文下筆。精神變化。倍從百千。是力量不可借也。所以解高而文劣。明駁弗收。解常而文優。明駁弗棄。向者薛方山督學浙中。奔命一題。必至一札。士子觀衆德摩。是科榜出其優等得荷者。絕少。以名公巨儒。失士之望。豈有

吳本全書

卷六十一

雜錄

十一

成心。則掩其目力。重假識見。則失其才擅也。先大夫嘗述一事云。萬曆丙戌。一舉子葉權。題名。題事視爲大題未就。見時舍各經一友文。極錄之。二卷並上。王文肅取製。奉此。其評云。以子之才。自足一神千里。而孟義竟同書湯七號。何也。其人偶偶而幸。苟且盡襲。自非今舉。然他人必兩卷並磨。而文肅辨其義。爲自撰。孰爲襲人。非慧較能之乎。文同且然。况於儂庸其解。以較薛公。何啻雲泥。

大家雄才。見清尖浪宕之文。欣慕嘉賞。隨其成就。雲不曲收。小才小識。見大方。則曰少尖側也。見雄才厚力。

則曰少疎散。觀選之致也。譬如親人。長于不滿。仲尼里不非黨人。深取吳千。盛乎。文章才德。號非一機。多非人者。以已格人者也。多取人者。以已收人者也。格人者似高。收人者真明。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嗟。如文者。惟能自信云爾。世有耳食之夫。心迷眼昧。惟遵是借。惟名是徇。其或一子一文。而乍斬乍觀。處訪之所以見使於張率也。今汝章觀文。勿先察其何人。只就文虛心審察。掩其萬好麗處。方於自己去。取有並大抵實實記語。塞心者多了。了簡閱。塞心不少。我無其識。其辨衆

吳本全書

卷六十一

雜錄

十二

文不遠衆。文量亦不長。此內外交養之法也。但不爲浮氣所汨。不爲時習所陷。刻文中。何嘗無性識語。要在能氣。擇採取之耳。樂云。靜無不足。觀則筆下日枯。取底日欣。氣然假心掩者。其受病似高。其解選識。往往有巨五人。孟子歷敘。隱見。舉世。曲盡其妙。首句句便造掌火。至禹禪九河。后稷教民。疎披。不假帶使字。假非神司徒。乃復以重字結之。蓋止四臣耳。中間兩落卑陶。因許行事。以愛民。屬民爲言。故明刑一事。姑且不及。但舉教養之勤。至總應憂慮。則云舜以不得禹。車爲已憂。禹則五臣之首。而卑乃群聖之宗也。文情

之妙如此。

作史者動則可傳。史記之傳最盛。動極也。文情動。始能動讀者之情。班文之以其最而動也。三國志又次之。以其簡而動也。鮑晉以下相聞焉。作史寧不將。無不史。寧文求不鮑。鮑晉不動。孔子曰。古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鮑之謂也。風行水上。浪至文存焉。文止在動處耳。時藝亦然。專以機晉生動時貴。動則不復論。遑暇。多亦動人。少非動人。鮑則不復論。着色。漢亦動人。潘亦動人。動則不復論。遑暇。潘亦動人。漢亦動人。分量不同。同歸可喜。皆題一聯於書室云。月出雲端。

吳非全書

卷六十一

目是

十

十

懷後開。一握爲鮑。風行水上。文章好。鮑所忌。文自古而今。皆後世作者。未勝前人之所賦也。周而秦。西京而東。當其相去未遠。當日求新以掩古。量以古。不可幾。退處不高。不古之地。故動意爭新。退得不古。相去漸遠。乃復基以爲古而基之。故求勝而不加。若後世之文人也。惟昌黎歐陽。兼文之故。故求勝而盡勝。韓歐蘇。班耶。曰大蘇才勝於韓歐。文不韓過也。蘇空中。卷舒古今無兩。然韓碑歐史。蘇亦不敢。韓歐著文。不異常人。先之以思慮。而才足以發之。蘇心不賦思。

乎不停摩。直舒典才。而鮑處後。遑有至精至奇之。皆不以沉思得之。故其才獨屈。

余州敘事之史第一。論韓歐。幾班馬。奏議次之。策論序。雜文又次之。詠歌非所長也。以其胎骨不起。風韻不高。空同則異量。骨韻脫俗。色色藝工。當其求趨之道。太謹。詩尤甚。句句有來歷。字字有出典。鮑得似陶杜。挺挺特遑。

使事不可解。無爲有。復字可以自我作古。凡有出謂之典雅。無出謂之白佛。然古人之典雅。其初亦自白佛來。但作者精於義理。因三才之情而使之。非若議人之筆合也。

吳非全書

卷六十一

目是

十

十

凡落筆能文。必時中有鮑格不染之趣。筆饒來追身。不以纏綿也。功名短。不以脫溺也。或涉於狂。故蘇曼而蕭麗意。蘇自不深。若沉無世當。雖有高才。難將消沒。惟世情俗趣。與文章量不相投。古人如李杜。蘇情天趣不脫者。今人小小有文心。亦無不。多當者。詩負復者。情詩。懷具氣合而傳甚正。則理在其中矣。賦物而着。遠事而事明。是詩之無也。詩。官理。將以何者爲理耶。詩之用。典文異。詩歌令人風韓而自舒。又入耳而。

直達透露。無足忌難。大詩之本。蒙說聯感。而執會。傷詩之趣。惟則聯起。景事透會。自然得之。

李子辭謝詩。取泰時明月。一事并唐起。甚賞。蓋凡出塞從軍。都爲閨情哀怨。此獨遐思良將。神情在無可哀怨之前。可以警君相。可以感聽觀。所謂造感造神。無復聲色香味。真得尼雅之遺者也。

保生達

長子探慈者而久。遠近醫者至。各有所長。余與之辨心。然訂竟以得竟。因擇其立論之微。診脈之精。方法之巧者。存之。又舉千日以來。所帖養生防疾。勸說聲。惟

吳本全書

卷六十一 無生達

十五

食味諸條。爲藥而附之。使多病之人。時時省覽。可以少病。少病之人。觸目警心。亦有益也。每篇一寫。記要人飲食起居。動中天則。而其中慎疾養身之理。具存。雖雖清明強固。防於未然。無所不至。死於難營。疾病親爲調治。貴如許勞心焦思。而敢忘之子。愚因長又探有威焉。歲乙卯。先人病背疽。時余未嘗離離方書。凡疽初起。只一艾火。可說其根。而辨醫莫知。竟不救。後其說既宣。邑人足病疽者。投以艾火。十愈八九。余用是恨恨無極。又七年而吾弟病。則以吾兄初亡年高過哀。不能進食。明醫調勸束手。非若先公之失。若

也。趙子病於今。而不能起。父病於背。其忍念哉。其忍言哉。人子而不早究心醫旨。無沒世之憾也。夫。

已巳五月。進鎮江醫者。強承說病者曰。丁味生人。稟薄而性燥。素有心腎不交之疾。傷勞遂顯。黑丁卯。不遺精之疾大作。說以警寒漸氣。由如刺。者作時止。服食漸減。形瘁骨弱。大便難。其色漸黑。戊申八月。根遂不下。今則肌肉愈瘦。雖食熱。子微必倦。而睡夜則惺然。然十夜中。亦有三四夜。目更餘。但不能熟。目前景。惟進飲食。爲然。一。而所屬如有物。之。腹則空虛。上則病。每食少許。輒停。不青

吳本全書

卷六十一 無生達

十六

下。隔六七時。疾受。呼威之氣。亦根而不。以爲因。致。則服人參必者。腹以爲利。疾。用。思。快之。又全無功。大便比。年。稍。順。色亦漸黃。然下。雖。上。背。否。塞。上下不投。相。病。殊不可。辨。也。又。疾。寒。神。即。今。仲。夏。辨。掩。重。脾。大。約。此。病。本。起。於。心。腎。不。交。今。漸。變。威。神。疾。所。望。治。者。有。因。端。一。曰。聲。音。雖。輕。而。不。變。二。曰。身。不。熱。三。曰。口。不。潤。四。曰。面。色。白。而。不。赤。不。黑。每。足。病。臥。經。歲。者。高。年。十。說。一。二。少。年。十。起。六。七。無。他。其。其。說。子。早。竟。當。方。長。之。候。病。唐。不。重。尚。多。提。回。半。年。以。來。每。日。僅。調。餅。二。盞。或。終。日。不。食。勞。人。

病重。未必非藥博也。

疑在且暮。然總胸至今。或者元能錄存。儲隔垣上池之流起之也。起之之道。必在舒其胸膈之鬱結。而舒鬱門路。從何而入。須扁鵲之手。胡人鬼之關。又胸者。自云。我憶仲春寒。大腸氣鼓不榮。道覺胸膈痞悶。鬱因過防。婦症。日飲實便不休。大便稍通。新順。此非其順。乃氣虛而下脫也。近來但大便後。即覺腹中虛提。而胸膈分毫。不寬。若大便胸下甚。則胸膈病悶愈甚。今悟治法。不在疎其上部。或須補其下焦。下焦薄實。則上部必漸鬆。又他醫一說云。因症者。素畏鼻。最甚。欲清滋之藥太多。況臥牀半年。全不運錯。胸中

婦經。所以腸滿不止。為則氣麻。氣其於下。腸道結於上。故飲食難化。而成鬱結痞悶之症。今用飽。宜死通鬱滯。不宜誤用滋陰。宜有便有降。合成通。不宜專用順氣。若認此為陰虧之症。道謂虛勞不受補者。不治。則大誤也。陰虛生內熱。豈有陰分大虛。臥牀十年有半。而不發骨蒸潮熱者乎。滋陰之藥。不便無功。且於胸膈順進飲食。有大礙。今氣位膈間。日寬一日。氣日增一日。則陰不補而自補矣。起色可橋日而待。余大為之欣慰。當刺用橘紅半夏。夏地各錢。茯苓一錢。豚子二錢。生升麻八分。生柴胡四分。山查二錢。五般

縣一錢。烏藥一錢。香附一錢。說縣入韭汁二匙。右方疏鬱為主。而升降互用。其育順精。服一二十。雖不大效。然視向之。一增一病。則增矣。初旬。張公別余。臨別。謂云。我去。勿。不可再投。若再滋陰。必致變症。勿藥而得。不遇。日。當手善也。乃停藥。弗。張。秋七月。余復因其疎。謂太官。為之。推廣。道。自。九。用。人。參。六。錢。真。牛。黃。一。錢。乾。說。天。存。生。白。藥。砂。一。錢。貝。母。三。錢。橘。紅。一。錢。醋。香。附。一。錢。橘。復。三。錢。松。葉。二。錢。薄。荷。葉。三。分。蘇。烏。梅。肉。二。錢。藥。膏。知。竹。飽。為。丸。

鈔九一錢

論曰。胸中結塊。原起於午食後即臥。用膏化丸。使腹中常有藥氣。疏通脾胃之間。彼胸欲結。藥往疏之。新結不增。舊結漸解。臥時成病。亦治以臥時。且病在腹上。不用湯之蕩滌。尤之沉下。而用膏化。徐徐沁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服六七十丸後。胸間漸寬。醫家疑氣壅之症。漸秋恐逾胸。以秋金主降也。不知肺至氣。氣得其令。則降者自降。升者自升。各得本職。非謂有降而無升也。能使清升胸降。則氣壅之病。正宜愈於秋深。至八月。因誤服下劑。急去膠麻。數升。殆爽。

吳子全書

卷六十一

二十

力調。元氣漸同。邪無所容。而乘勢自下也。然氣弱形羸。長臥不起如故。冬底。醫底又防恐寒本秋。脾病轉劇。余曰。無憂。凡脾受肝熱。則長木氣來侵。命乃無固。非脾弱也。冬氣閉塞。脾因所長。幸喜及恐。亦補氣以疏通之。已而食果稍增。風亦漸降。五臟之氣。變化如此。第純生尅之常。幾何而不悞人。

庚午夏四月。張公復至。曰。膠麻去。病本塊矣。骨痛不能自行立者。濕氣留伏脾經故也。彼以木貴。用由木。助。若木四兩。作膏。服之。未終藥。立起。探初病。即患大便秘結。醫家令用豬膽。人大黃等藥。

爲導。初用。甚快利。井上。部。漸久。亦覺論慮。至戊辰春。將百日矣。無復效。以腸氣與幾氣相害也。至六月。

初。則愈導愈秘。即大便秘行。亦努力倍常。如此者。又半月。于忽思。諸藥至苦服之物。苦疏偏燥。而大黃之迅。傷腸。損胃。氣自上下。誤傷胃。自下而上。調不能。又用肺導。補以膽汁。皂角。刺正氣。彼謂肺膏。求潤而彌燥。求通而彌窒。本清火而火以益結。彌燥及不止。皆將無窮。蓋五燥六淫。各有脂液。大便調暢。余謂大腸之滋潤。能自傳送。未有消其自行之脂。論備。

吳子全書

卷六十一

二十

藥以咸潤者也。乃定一法。仍用豬膽。將原升食盡。入密同溫水。滴之。不加藥。單用肺導。勢三日一解。則大便必寒。月餘後。不幾努力矣。蓋寒性溫味甘。能潤。又溫則能解。除大餘。正與原汁大黃之苦。燥相反。而效亦結殊。寒水非借膽導之法。勢無由入。肛門。借其邪郭。易其中藏。亦一時之權巧也。

附男探再生述曰。吾親以戊底春。蘇兩通。于時。病五月。疾行踪甫定。即痛起。心醫藥。日夕與高果。哉。探見心謂君。論誤。真一七有。望而本可得。五月。初。枯蘗柯生。至。柯。大言人也。吾親作聞其論。不勝。

甚丙夜。猶執子臥榻前。起弄蘭病處。方夜夜惡寒。及治早効。乃自所閱醫報。謂然嘆曰。看高人之言。猶應見低人之面。始減苦藥。用北寒。以滋金生水。又以芳華甘坤紅麴等味。補養榮陰。俛展間疾苦。牛餘酌方藥。自見復效。吾親痺厥心精。病軀亦幸少延。時臥病寅生堂。母親日夕在側。父親時往來。於書樓坐室間。倉庚弄影。潄讀諸經。時課名花。時玩具。以娛子。武陟。聖明廟前。草茅薺味。以悅老。或推詳運度。解說筮辭。以慰子。或當子靜臥。則與母親閉語家中諸務。微聲緩步。羣羣始於子間從。

紗幮中。遇至兩大人。慙然笑語。稍懷爲慰。越吾餐時刻。以病子爲懷。而略得一底盤。頻速念之意。故子雖經年餐臥。上歸愁苦。而心亦安之。八月。中國游碧夫。河冰驟融。忽作大婦。時吾親偶往。舅晨星夜馳歸。至本。病勢若進。晉龍同効。吾親精心。壽域益夫安危。得風水洪之九二。始羅羅塋不安。已而地師羅君至。謂塋夫宜遷。病決可保。吾親亦晉得異夢。再徙之。又遇洪之九二。於是始夫計改。而足洞庭西湖大潞徑山之間。及近地砂水之稍度形勢者。無不盤桓而覽。歷來暑月。至霜。轉爲聯綿。攝

說獨見。獨見已定。又謂之鬼神。夫之夢兆上。思安祖之魄。下思係子之生。靡衰忘來。其諸所驅。蓋一載而祖父始得改鑒。又一載而祖母亦獲安旰。瘞形勢神。三歲一日。至催教誨。憶已泰荆重時。醫藥繁多。沉吟。子亦自分不免。而吾輕擊性脫離。詳人事。終天命。信子決不死。雖通明識通人。亦苦至至愛大仁。有以主持覆餘於氣數之先。故能毫毫隨順群疑。而泰然保轉念也。於時辨證論治外。專以還藥爲扶危之助。夏四月。決計還親。柳中水盛。又二。而子遂有青蛇來救之夢。羣君。癸巳生人。其辟

則己年己月也。噫。獨說自祖。越避凶。病羣漸有起色。仲夏。龍江親承溪至。始歸破病原。提出治法。今去滋補。至馳利宜通。吾軀又推度其意。親啗化先服之。凡一月而脈氣稍清。仲夜偶醫藥得。下以沉香。而膠寒頓動。病羣頓止。良以三月來。氣氣陳解之氣。早已沁徹於肺腑之間。所以保師一人。歸捲長驅。鼓城歸粘。一經盡脫。人見成功之易。不知定計之先。觀此而天下不意之功。非望之親。孰非是成人爲藥曲筭之病貽乎。庚午春夏。沉痾始漸大。就愈。頓行立補。來筮自如。至五月下旬。始說庚

在狀。飄然獨立。出入無所之。聞仲拜雙親。恍如前世。嗚呼悲哉。三年中。凡有悔悟。每吐意於吾親。應子委曲詳記。暢所欲言。而吾親述諸日微。玄言如肩子亦身心輕快。感天地父母再生之恩。思欲仰効。且夕。何善。樂聞理義之言。吾親每爲師事明理。迎復會道。或言天人感應之理。此造化陰陽之秘。或述山川風景。及與名賢答問之語。或言古今治亂。及親緯太千之略。俾子既入耳而會心。復忘言而與志。暢讀日久。心腹吾肩。不覺稍變。入謂吾得力於大病。而不知實吾親啓腹引誘之功。

也。嗟子。既思以起吾病。復復言以開吾心。使吾日履康寧。而悠然而有性復之樂。雖思有紀相。然細想三年中。顧復思深。何方可報。痛苦重重。慈親食不甘味。寢不安康。晨昏周旋。冬扇夏扇。便服。風泊面。夏則蚊蟲吮血。怨痛勿揮。和樂不復。得黃不扇。呼號頻得。思思展斷。長在不眠。隔榻相慰。未及黎明。披衣束帶。臨床問疾。種種痛苦。我身受之。親心受之。若感心酸。恨難身代。康拂既畢。入理家政。身有時難。念常在我。思親痛子。呼吸相依。分種既畢。來我康前。且憂且喜。音語日聞。容顏乍換。母

慰子安。子籌母拜。紀聞以顯。相佑以心。食復易。睡早食停。聽入笑語。時思精進。親於是刻刻相候。康酷暑炎蒸。未嘗腹去。初夏之受。乍寒乍夜。天氣無常。病無其辨。過試防寒。過溫助火。溫涼能中。伊誰之力。晚不嗜臥。微機即醒。一醒便不復睡。於是掩門行步。登床洋帶。晚抱體寒。道响不聞。皆吾樂精神。建悉周密。而後病樂有停。以免意外之驚也。時或抱病。不以告子。晨昏禮祝。晨力支持。子亦將莫能覺。嗟子。伏枕以來。怙恃恩勳。與日俱微。與病俱深。至已已秋夕。以憂悴成疾。始而傷體。後而瘵。

又親而病。變夜呻吟。遍身痛楚。二十餘晝夜。不進飲食。沉重異常。時余抱病在床。性不能獨恃左右。悵辭悲傷。入夢多驚。靜思履泣。我有異種。就累親有病。稍相自炎。緯於我。日夜周旋。我於親。始終坐視。痛恨如何。設有不幸。諒難獨生。寧而微天。冬始能履地。嗚呼。萬子痛苦。誰實胎之。念之痛念。敢忘自愛。今幸母子俱健。洵是千載一時。當當保生以慰起心。善身立德。以親親思。當陰之志。受日之誠。與健彌貞。永矢勿觀。庚午八月十三日

艾功記曰。數十年痛疾。藥餌不能攻。其在經絡筋骨者。宜用針。其在臟腑腸胃者。宜用灸。灸之利害。余尙嘗之。余二十時。得痰厥頭痛。昏聩。嘔嘔痰涎。腹水。嘔必數大痛。苦甚。少年時。醫尙希少。既發而止。旋即能食。迨三十四五來。發日益頻。止後。如久病者。朝飯調扶一二日。乃復。此胃氣漸衰。病根漸深之驗也。灸意灸中脘十一壯。更欲灸重慶二穴。而庸醫不識。責謂將有勝於豐盛。遂亦灸五壯。七日後。吐紫血。逾二三日。痛止。又七日。痰中復帶血。凡十餘日。氣復復舊。自謂甚危。竊疑誤灸所欲。復有庸醫者曰。紫菀此痰。在

艾功記 卷六十一 保生 二二

將發未發間。痛與灸會也。余不之信。簡方書云。凡風浮而數者。不可灸。灸必吐血。乃愕然。益信其非其穴。且非其時。遂致此害。月餘。血痢良已。復旬餘。形氣漸復。自灸至此。凡兩月。痰復。痰如下痢。欲醫者。謂病也。余又疑非病。觀所下皆膿痰。痰紅紫塊。三月而血復簡方書云。凡胃有老痰。攻去如下痢狀。根自喜痛根之或拔也。自是調攝半年。毋論嗜慾不萌。一切飲食風霜。用心勞形之事。無不節制。馴是二十年痰厥漸絕。客曰。從子言。是艾始罪而後功也。獨以功稱。何哉。余曰。災非其穴。災非其時。非艾罪也。中脘一穴得

瘕。而其功如此。使當時易醫育而遂痊。以中脘說壯動其老痛。以豐盛數壯。引其痰飲與上升之火。走歸下部。其功之甚且大。更不知若何。是艾有功而無罪也。余見病瘕之人。痰發則苦。醫已則安。勒今恐其時之痛。則頗愛而辭。既有所灸。亦未信其功也。不知一刻之痛。與終身之苦孰長。況有因而暗觀天年者。但將灸之先。當保養月餘。使知脈者詳察不浮不數。復專門針灸者。審定痛灸其穴。豈點傍微。不與秋毫。與無害而有利必矣。慮子孫異時。有患瘕疾而苟安者。記以示之。天啓四年七月三日記

養性 卷六十一 保生 二六

性情須耐煩。不可輒生暴戾。容止須耐看。不可驚閃變。更禁辱毀。養須耐受。不可傍復動心。居處交游事物。須耐久。不可喜新厭故。輒觀害屬。則天其歲月。亦耐承當。仁者壽。惟仁者耐處約。痛狀素養生之法。莫如隨時。人皆曰。吾迫於有生之勞。苦無稱日。夫歲安有無事之月。月安有無事之日乎。一月六時。每言動思慮之暇。藥職目靜坐。遇事即起。日一次。可也。二三次。可也。合之約得半時。是亦十分之一。合十日論之。則一日全圖。以一月計。是三日全養也。不愈於息。息營擾者乎。常不使極。則形耐耐。用流水悠

低戶樞時運。若使流水旋藏之則固。使童子晝夜滅戶而復之。不半歲。糧可散也。是勤之害。甚於過許。豈獨枯寂能朽人哉。人勞。隨時養之。人過。隨時改之。人業。隨時修之。微積焉則塞。其後愈難為矣。隨時之義大矣哉。

開刺皆須功夫。作息皆須精氣。精氣足。故能長作而不疲。亦惟精氣足。方能久息而無間。人之不足者。晝少作。則倦矣。須小息以接之。夜少寐。則醒矣。醒久而倦。乃能復寐。學問之功。亦猶是也。功夫到。始能寐劇而不勞。亦惟功夫到。始能處閒而不厭。養心養身。無二

義亭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二十七

道也。

以息為用。人與地同。人之氣。為事物之所取也。猶土之氣。為草木之所取也。土勞而悴。息之樞機。人勞而倦。息之復健。其本與天之生氣相接也。息則生。生則不息。息處是不息處。惟人心能不為事物之所取。則久有與氣異者。

覺則脾能磨食。寢則易停。化之常也。勞極傷脾之故。餽餘微寢。食反易餓。化之變也。然須少食。

嘗以四箴名齋。曰淡嗜。調元。靜勞。平極。蓋嗜慾深。伐性第一。飲食不節。化元受傷。勞於無益。何如養安。暴

怒。擾寧。神魂併散。道所不貴。養所不存。凡人三十以。數。年衰一年。合十年觀之。便見。既十年一衰。則年年暗衰可知。既年衰一年。則是日衰一日。但總微則覺。而析觀則忘耳。不覺者。昏。覺而不防者。忽。防之之道。敬守四箴。以德養壽。其衰也稍晚。以壽進德。其存也不虛。

化元無常。先後天無定。孤藏以統四旁。則脾者。周身之化元也。氣生質。陽生陰。則丹田者。暗渡風機之化元也。滋味為復天。則嬰孩之乳哺為先天。推之。則母懷又為先天。推之。則孕婦父母之無喪。又為先天。損之。

義亭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二十八

則父母自身之稟氣。又為先天。凡先天皆命也。惟平生之調攝。屬性。故疲寧疾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易。於損致戒曰。懲忿窒慾。於顯致戒曰。慎言。節飲食。夫懲忿則水和。窒慾則水滋。慎言則金息。節食則土不修。四者全。神明亦無不調矣。養德之選。養生具在其中。離德而談養生。生何繇養。

程子說聖賢養心。決無心矣。他臟腑元未嘗養。故武有他疾。竊謂未確。聖賢必遠色。是養腎也。必無暴怒。是養肝也。必不過叫呼。是養肺也。必不過飲食。是養脾也。然而或有偏蔽者。舉一隅。有所不能避。道遠奉

養有所不及周則境逼迫之而他臟腑受其病也惟心非境遇之所能動故終無心疾

不哭之孩積驚乃哭一哭則多啼不病之壯者恃人乃病一病則多天不寐白之老者頹衰而白一白則多

亡是故哭能散驚病謹生慎察白亦知衰之有漸當不善中之善事非凶事也

多病多壽謹故也是矣而未盡蓋惟謹則無大病凡人

之天皆非氣血盡也病伏志生於是有大病以康遇之有一臟惟枯以逼竭之不然而除穢子之外雖賦

薄者亦必有七八十年其氣乃竭其血液乃竭

物惟壯均疾病甚者皆不均之所致偏枯極也能使五臟之氣徐徐同表則其終也如薪盡火清可壽大矣

大痛夫少壯以同盛爲均易知也老以同衰爲均難知也使之康強而有易謹也使之委蛇而沒難能也

多睡是氣昏安睡是血足少睡是氣清不睡睡是血耗惟睡少而安者多壽

夜臥能使氣飲而降晝臥能使氣鬱而升人至暮勢極眼白昏而帶赤靜臥一昏清微如故此氣飲而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此時或散步玩物睡息自解若因

而沉寢則初覺之時面白必赤此氣鬱反升之驗也

養性金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九

德當與陽俱同乃逆其使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在呼康使皆靜書淵古人云風其夜寐出

作人息天之令也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風其不勸人夜坐

壽不開食之多寡人若氣竭血枯飽微死則雄壯者必長微則者必短飲食多者必長少者必短今半不

何以故人盡死於塞遇耳得終其天壽者能無幾人至於故食多微只因軀散臟腑有大小不盡同乎天

壽客見王文肅食量極窄同之曰公食太少我不且三倍子文肅笑答曰勾活使已多何用雖賦語亦格

既醉既飽衝風禦服未聞通衣能襲人饑人之初生日必再食未知衣服想其遇寒不驗取神未蔽體耳均

之養形散食愈於衣則壽知內故於外食不語寢不言禮也亦養生之法也喉夜前肺堅空至

呼吸咽在使爲桑空至吞嚥凡食必歷氣口而下嚥則氣口垂閉語則氣口開張方食而靜則食乘氣入

喉戕刺而咳故必於筋未入口之前食既下咽之後方可康對古人必完當一日之事然後寢息既已登

床一味安靜肺如然通行坐跪立發聲當賦惟眠則

養性金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九

肺葉相貼。其中不虛。發聲爲道。故凡含哺而對。息將面呼。自非虛度。亦復皆生。大抵禮之防閑。都是因人之便。循禮無不合於養生。識得此意。謹慎皆適。縱恣皆乖矣。在聖人動而中禮。在吾人動而思禮。

病後或喜魚鮮。或喜諸菓。而獨不安穀。則精神不增。手足無力。安穀矣。未能食諸物。自覺形神充甕。稼穡乃脾之本味。而厚者。肌肉四肢之至也。故曰。安穀者昌。健時志意。肉味菓筆。奉腹氣後不得爲主。所損豈其微哉。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至哉攝生減疾之方乎。不撤薑食。則聖人臍臍。偶自相宜。非有理在與中。謂人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一

宜法也。惟酒無量。酒亦孔子所好。但食薑必不過多。飲酒必不及亂。蓋與不使勝食氣同理。凡人嗜未不同。皆根臍臍。聖人德性中和。臍臍未必無偏勝。則食味未必無專嗜。不多不亂。嗜好亦德性。德性亦中和。是則一飲一食。莫不可法於後世。若以薑酒爲物。得妙。天下之不能飲酒。不能食薑者。多矣。又可使之學耶。不足爲人法。筆之何爲。故知爲不多不亂記。非爲薑酒記也。

穀氣可用至八分。十分則害。蔬菜及臍。可用至五分。七分則害。魚肉可用三分。五分則害。藥物菓品可用

一分。二三分用害。

養生以使食爲主。飲食以水穀爲主。水以滋潤爲主。穀以精爲主。其他酒餚。以放蕩爲主。愈藥德。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宜食素。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清虛一香。每日晨起。食者粥。午膳用筆。夜則精膳。酌食品。不拘。但取冲淡。去肥醲。平醇中飽。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特較食藥餌。腹至平和之味。久腹必說。曾粘一聯。於內室云。長淡其味。以厚吾生。又爲養病吟曰。潔於水。能於腹。腹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得德。可寧神。可養福。過其心。閉其目。省其口。貯其足。德鳴松。對修竹。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二

舒布緯。棲木屋。觀耕稼。多章樂。泉湧供。安吾獨。嗜富貴。莫浮雲。腹中悟無欲。曠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使來春穀或清秋。且觀名山膏動收。嘗觀養生書。無以厚味求穠者。素問云。陰不足者。補之以酸。蓋穀藥皆有本味。隨其腹至。各歸五臟之陰。非指肥藥也。肥藥生痰助火。煎耗其陰。廣安能補之。惟慈禮之腸。衰年枯槁。乃有非肉不飽之說。若大膏藥士人。正當飢是。朔望齋素。清虛精少。五日一素。覺得其宜。使立六齋。須頌曰。午章腹素。其節已害。薄餘交銷。可精難葺。一候而齋。惟五惟十月。得戒小。領以朔。

日。實至善。故作實亦易。雖臟腑或間或即石。究老清胃。散切者。積。致微天。我適喜處。

劑長血長肉。飯長氣長力。平若不覺。病後三五日。即輸皆實長也。肥甘則或長藥已。酒則或長火已。似長而實消。惟少加應藥之真酒。微飲數料。少加五味之真肉。略嚼數片。未嘗無助。

脾胃一表一裏。一陰一陽。其喜忌相反而相成。胃喜寒。脾喜熱。胃喜潤。脾喜燥。胃喜肥。脾喜冲。若正如何否相濟。以成其和。在智者喜調之。若喜忌悉同。反成專勝。無調配。和之理矣。大抵寧抑。勝以順。臟不可

吳石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三

強。臟以從。臟如冬飲水必病。夏飲湯。數宜。恣酌湯水。則柔飲。忍而不飲。則益強飲。肥濃致疾。萬狀。中素止於不益。肌肉。藥可見矣。

脾主信。日至何時。則餓。爭食能勝幾何。脾之性自信也。至其時。則食。如其數。則止。人以信。當勝也。適時適量。而脾病。人失信於脾。脾不失信也。然而勝機不可。而運謀。慮不可盡力。皮毛之溫涼。有期。坎水之鳴。瀉有節。心肝脾腎。數不有信。此見脾之孤藏。以灌四旁。而天下萬物。萬事。莫非信之所統也。行已者。至於德。而百德有托。養生者。望壽。而五臟皆和。

藥飲之症。將發。惟餓。可以已之。或必發。不可已。飲亦可

以統之。如飽相常度。飲食不減。其發必貴。所以不減食者。非必食口腹也。乃由自存。餓而之故。若云偶覺不快。未必病至。何遽自損。當加人通一事。本當重自。肥和。乃因掩人耳目。姑且從常。其管義。疚心必甚矣。病起調養。亦惟半飲。為風。諺云。若要小兒安。須當三分餓。與藥。中年以後。人。來自不可。若茶三分。幾。從不妨。鄉間有錢姓者。凡有病。不慮藥。只是餓。病報已。毒八十餘。

本草言酒大熱有毒。又言其正酒。少飲益人。何也。曰酒

吳石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四

之為損。有水質。為有造。作。為。五藏之中。統。稱。未。性。滋。發。風。壅。氣。則。是。未。臟。溫。腹。以。前。為。害。已。深。矣。加。之。以。趙。瀉。鬱。遇。所。遇。所。又。得。遇。所。成。凡。物。饑。饉。則。無。而。有。毒。酒。出。於。重。鬱。之。下。不。熱。亦。熱。饑。毒。亦。毒。矣。况。橋。米。本。性。不。喜。乎。世。傳。南。茶。北。酒。又。稱。津。慮。之。酒。妙。天。下。初。不。解。其。理。丁。卯。氣。居。滄。州。表。月。時。有。鬱。熱。之。疾。但。少。散。數。尼。便。覺。與。饑。饉。後。醉。少。臥。即。瀉。姑。常。米。酒。之。喜。因。用。黃。小。米。適。成。肝。謂。實。飯。也。其。德。乃。去。風。津。慮。與。糯。米。統。殊。所以。氣。味。中。莫。又。滄。俗。造。酒。用。菊。花。少。許。菊。性。涼。而。祛。風。善。養。及。酒。成。必。須。湯。煮。數。年。然。

後使之。醇氣已散。熱者可不熱。毒者可不毒。獨資其
養。屏行經。禦風陶情之用。而氣弱痰薄火之害。然妙
總在少飲二字。若沉溺及亂。鮮不傷人。

丹溪言夜飲傷人。以氣宜飲而反弱之。猶暮不食盡之
意。然惟貴少飲。不夜拘時。邵康節午積三盃。極自得
趣。然在吾輩。或借良友。或乘芳辰。偶爲之。可耳。若以
盡飲爲常。雖止數盃。覺有昏氣。於讀書靜坐。殊覺未
便。薄暮。清酌微醺。燈至而止。比就枕時。酒氣已散。覺
有助於康息。而不妨於用功。較盡飲爲得也。人各適
性。不必師康節。不必泥丹溪。亦不必拘我。

美石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五

酒味貴厚而淡。時酒多薄而醲。皆水不澄澈之故也。他
物淡與濃對。惟酒淡與醲對。知淡之義者。可用酒以
陶性情。君子之進淡也。可用酒以爲人合歡。君子之
交淡也。淡而厚。如道之味。交之情。

物味始變多酸。酸即不可食。然酸以至濃爲貴。酸自有
正味也。他味變而酸者非其正。辛甘苦鹹亦然。

上藥毒藥。服之立見損益。爲飲食之味。其效固味能若
斯速也。然以其小益也。而日日食之。如積小善。久而
德成矣。以其小損也。而日日不藥。如者小惡。久而禍
敗踵至矣。故飲食之性。不可不明也。明之不可不慎。

也。常之不可不守也。

白菓陳利。而菓心有善。竹數竹薄竹脂。皆鮮熱消痰。而
笋有毒。何也。物有味伸之氣。先時而折之。藥飲水火
之變。借人氣息。能善其性。故思覺腫之人食之。則增
痛增癢。若人身平和。臟腑之氣。足以養化。物氣不至
爲害。本草云。凡瓜果未熟者有毒。皆此意。非其惟真
毒也。變也。譬如和厚之人。速阻其方來。亦傷不樂。然
此皆天鬱也。酒之有毒。則人力速作之辭也。天人之
爲辭異。而辭之爲毒同。又俗藥羊肉有毒。羊肉大補
功同參茸。毒性何在。然若服增痛如節。蓋大溫大補

美石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十六

之故。非開毒也。譬如癰疽早用白朮。則腫潰益甚。痛
楚益加。廣寒香亦爾。白朮豈有毒耶。

同孩童痘積。性五較蠱消之。此是何理。曰烏獸之糞。不
生此蟲。蓋五穀腐後所化。取腐後化生之氣。然之以
水。燥之以火。消臟腑之所不能消。酸者。脾之五味。其
本性能養脾。其變化性。又能助脾消積。

脾胃各有恒量。長辰之藥。有康之而能添速。酸氣者。上
也。辰之而無妨較氣者。大也。如須留脾胃之餘量。以
爲服藥地。便見此方與脾胃之情非宜。不如弗服。較
養脾。脾養四臟。欲補固臟。而先減其化元。減者爲真。

補者爲假。積久必致大害。惟治病暫奪其食。則有之。華佗擬病人於十年之後。以爲病去亦十年死。病存亦十年死。病不能歸身生死。因勸其人勿治。此以脉論耶。以脉中之數論耶。佗固神術。度此病人。必能建疾以應脉也。大抵脉可央壽。專爲能盡所受氣者而言。若糊色貪味。過勞多怒。百事不謹之人。或得猝疾。或傷意外。豈於脉中發現。庸醫操大數脉之謹。或人誤而信之。反施慎疾之意。智者一笑而揮之。

已未秋。余病瘥。五六發後。醫者診云。今日止矣。高果哉。曰。今日恐更甚。午後果然。至明且他。醫復云。今日脉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雜生

三七

勢不減。高獨云。今日當止。果遂止。余問其故。曰。瘥之爲病。與諸病不同。譬如鳥之有屬。惟之有虎豹也。其脉法亦與他病脉異。猛獸將搏也。必伏。驚鳥將擊也。必縮。瘥將發也。脉必溫伏而和平。非真和平也。瘥而反伏也。故知益甚。若夫未作之先。溫勢將擊。此則邪氣已衰。將欲消欲。故先現於清度。以是如本日不作。卽作亦輕矣。高據實士。非得的傳。安有此超悟。孔隙風名爲賊風。何也。曰。平面風。如開口之呵。謹下風。如暖口之吹。呵溫而吹冷。吹已不可不避。况孔隙乎。錢之爲物。方圓平厚。可坐可凭。惟刀鏃不可近。瘥與

尖故也。縫風如刀。隙風如鏃。

風能勝鳥。信然信然。得室無風。其中卽有醇濕之氣。人居之。則蒸入人身。四肢無力。展背酸痛。子壬午。寓京。歸自四月至六月。逆體倦怠。日甚一日。晨興尤甚。心懷憂疑。離家遠客。俗務官情。毫不入念。飲食調起居時。何所犯而患此也。忽悟曰。重者其濕與。北土瘴濕。於南。然瘴來地氣自南而北。京師暑惟過於黃曆時。濕與暑相隨者也。惟勞開窓中無蚊。眼使條條飛動。風氣立通矣。一二時許。手足漸和。超一害。能患如曠。向果爲濕蒸所苦。而夜寢沉寒勢息。受濕尤際。故每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雜生

三八

晨起則瘥甚也。後更久而不覺。瘥瘥瘥瘥。瘥知所終。丹溪云。氣有餘卽是火。此語未盡。氣當有有餘之理。尼久有二。在臟腑者。升降自如。則爲氣。衝通上攻。則瘥火。在經絡筋肉間者。流行不滯。則爲氣。體於一處。則瘥火。輕則爲病。爲瘥。重則瘥生焉。兩言以維之。無逆爲火。氣盡爲火。不可以有餘爲火也。過則宜熅。瘥則宜通。人之所事。性情有過有不及。氣血有不及而稱過。醫書凡言有餘者。邪有餘也。言不足者。乃正不足也。氣血相消。對虧可稱。盈將氣可謂旺。將或可害實。而對不

足不可得有餘。僅可屬尾耳。其或須後急者。因氣積也。痰氣者。因氣滯也。降餘者。因氣逆也。道結滯。豈有餘耶。丹溪云。人之一身。陰常不足。得常有餘。此語亦誤。專爲錯認有餘字。

人至七十外。雖無病。朝夕不可自必。其生平善病。或三三年來。久病之人。尤難例論。雖五六十歲。飲食順處。未甚失常。而元氣久虛。猝厥卒中。皆不可必。夜臥處。須得醒爽之人伴宿。至病稍深。及宜輪人守宿。不然。或中夜昏厥。無人知覺。多至不救。若隨時救起。得牛黃。武蓋湯等物灌之。尚可活。活後仍有以歲月計者。

幾生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十九

生死所繫。惟在豫不豫之間耳。

行立坐臥四者。勞逸動靜遺珠。而各有中風猝厥之症。行立而中者。決之使不厥。則可生。坐而中者。使之使不仆。則可生。子於行道親見之。亦於友人。曾親扶掖之矣。惟臥而中者。目所未見。願得於子配丁。獨人聞之。千方寓天一涯。矣。總倉猝不及知。當時熾輝聞聲。又不能作主。因散呼人。比兒媳輩到。氣已絕矣。舉家哀恨終天。但不知當時若扶掖虛起。自逸而勞。自靜而動。灌以湯藥。果能順其已逆之氣。降其已升之痰。否乎。曾子舉扶易質。來矣而沒。亦似勞動非驚。疾所

便。或者猝中與久病。又有異焉。因連衰不已。存此疑案。俟後之醫和越人。

猝厥者。氣壅也。久病朝安。忽然痰厥者。氣竭也。壅者有救。竭者不救。然或見風。或遇行動。猶疑有因。若安臥而痰壅。尤見其元空竭。此在臨時。自難施治。惟前期矣而防之。多錯入參附子及牛黃等物。值其初壅。扶而灌之。稍或可越。至再三。則仙丹無用矣。然即初厥。偶庭度。僅可以時日計。難以月計。丁獨人患脾弱。減食者。殆十年。壬午夏秋。食益減。仲冬。遂卒厥。所生皆痛悔無氣。殆與抱終天之恨者。推此氣自解。因以

幾生全書

卷六十一

四

十一

辟之。

葬書卷之六十二

因述山水占方

山水

天啓癸亥。葬蓋兩尊人。驗年。蓋其第三子更。而舉家五年。且不添一男。崇禎戊辰。長子得萬病。是死。聽風得風水。誤之九二。廉憲公廉。以葬示。情甚悽切。葬然。知必蓋之失也。已。防葬所私化於氣之新。廉。遺。親焉。羅。曰。龍死。砂死。水死。是置其墳於水窟也。詳其故。凡地宜藏不宜露。宜靜不宜喧。與穴所居。必不許東流大水。與本身徑接。本身應極厚。而幹水貼

葬書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身蓋夜奔流。地中之氣。無不為其牽動。必須支水。或。以水以隔之。然後氣靜而凝。所以平洋之地。穴後必隔幹水。穴前必有過砂。諺云。有地無地。但看下臂。蓋至言也。今地雖大何。顯而不藏。喧而不靜。一也。穴。方大。頑板。二也。龍。既板而死矣。朝案頑直。落穴之處。不對肘腕。又非骨。行度太過。書猶仰過客之。尾。何。香。檀。堂。是。案。砂。又。直。長。而。死。也。龍。案。俱。直。水。居。其。中。又。不。得。不。直。而。死。是。日。三。又。俱。死。一。至。一。實。一。介。紹。其。間。者。語。言。觀。昨。事。事。消。亡。變。化。之。氣。秋。毫。茂。有。天地之間。凡死氣。則。為。修。以。生。人。對。死。屍。坐。臥。顯。將。

必受其死氣而成病。死至。憲介。紹。俱。死。乎。本。身。頑。濡。為。然。最。大。豈。必。肉。砂。肉。水。穿。割。箭。射。耶。而。或。者。以。此。地。重。厚。方。正。無。煞。可。言。誤。矣。所。以。龍。隔。大。河。法。不。宜。蓋。其。亦。有。蓋。者。泰。峽。立。穴。是。也。何。則。到。頑。頑。大。泰。峽。猶。有。微。氣。去。峽。稍。遠。氣。即。俱。散。而。不。凝。氣。所。不。到。水。即。居。之。今。不。緊。泰。峽。而。扞。左。角。陰。奉。水。濕。交。聚。矣。又。貼。身。二。浜。俱。直。遂。無。支。防。後。水。之。南。與。相。對。處。又。無。浜。口。與。棺。呼。吸。水。氣。不。應。則。土。肉。不。活。土。肉。不。活。則。凡。遇。空。虛。夜。前。致。水。停。倒。不。前。使。水。浮。浪。名。為。點。穴。其。實。妄。開。一。孔。廉。耳。水。積。何。疑。從。之。穴。中。水。果。深。尺。

葬書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二。而。母。棺。欹。側。疊。覆。焉。於。是。泣。而。改。蓋。記。羅。日。肘。商。訂。命。之。日。山。水。客。翁。既。起。棺。羅。日。翁。曰。水。後。之。故。既。聞。之。矣。母。棺。須。側。何。居。名。曰。水。浮。故。也。地。主。翁。與。下。風。力。水。力。與。處。地。之。上。看。殊。絕。置。棺。風。中。應。烈。風。弗。防。防。而。穴。中。之。風。則。可。以。升。鐵。九。推。石。柳。推。水。亦。然。穴。中。水。既。盈。尺。其。力。載。倍。於。外。水。足。以。浮。棺。而。太。宜。人。棺。差。小。為。積。水。所。浮。及。水。是。遂。斜。倚。於。橫。看。其。靜。然。也。翁。因。然。久。之。舉。曰。公。心。云。何。翁。曰。吾。龍。始。蓋。日。隣。家。應。池。於。右。應。可。丈。許。離。穴。僅。四。五。丈。凡。氣。醉。云。停。本。實。亦。得。風。水。與。風。

呼吸盤旋於一丈之下。盤旋無間。母猶居右。倚之近。受之必先。欬側之機。衆靜皆風。非專於水。方降家之盤池也。私心甚盛。得幽之肯曰。池居兌方。於亥龍爲胎。於丁向爲生。無咎。此不明形勢。而妄談方位之誤也。夫池之爲物也。或可使居前。而必不可居左右與後也。譬猶生人。面門而坐。當風曝日。有時相宜。門於坐傍。與其背。則賊風必中之。側方位吉凶之有。吾願後世之爲人子者。勿以池爲小。而輕試親戚於其側。客沉吟曰。所言良至。

翁曰。聖安先也。非盤福也。先靈之安不安。弗於尊。顯矣。全乎。卷六十二。山。三。

於子孫之生育繁。疾病康。是故大福絕歸於旺。人大禍總歸於絕祀。而貴賤貧富其私焉。多生多育者。旺之特也。不生不育者。總之總也。最盛不可不慎也。不幸而不安。是尤不可以不慎。昔見人遺枝。家門無故。特爲科名難就。或生計子適。盤與先。而丁。遠滅。發念一矣。凶地適。是之禍。烈於誤。枝。是。聖者。不得已而求人。非得已而求福。求人者。知祖宗與子孫一體也。求福者。忘祖宗以自利也。若夫公位之說。尤屬不經。夫親難。根本也。子孫。枝葉也。根本既安。枝葉概茂。氣體不賁。貴有偏枯。試觀樹木。盛衰必

均。半死半生。人世早。歸。極茂之樹。枯根敗葉。時或有之。雨露參差。化工何意。而聖者必求福澤之齊。地盤豈有口能答耶。甚且各國自肥。至翁不。可不哀哉。客曰。公言通也。吾請更官術。夫氣從左來。右砂必。氣從右至。左砂必。不如是。不成地。若必以左右分長大。則三吳之水。大抵東流。南向皆發長。北向皆發大矣。而考之事。喻不。親在得氣。則復此俱實也。翁曰。噫。是術亦道也。

翁曰。死者於心。特無知於氣。爲有知。故安否與子孫相。氣。是也。客曰。公以木之根枝。比人祖孫。試。然人

卷六十二。山。三。

死亦如木。死。根。已。幾。見。枯。木。之。根。能。使。使。葉。再。榮。者。子。翁。曰。人。之。總。天。地。間。無。其。對。固。不。可。拘。特。以。物。喻。也。物。死。氣。不。復。相。還。物。相。親。亦。不。兼。相。屬。今。以。生。人。之。血。滴。水。中。父。子。則。枯。爲。一。此。一。氣。之。靈。判。而。仍。屬。也。以。生。子。之。血。滴。死。父。之。骨。滲。入。不。可。拭。去。此。生。死。之。氣。異。而。仍。通。也。豈。他。物。所。能。樹。耶。且。疑。人。死。而。與。生。不。通。恐。生。人。之。不。通。更。有。甚。者。父。母。有。疾。爲。子。孫。者。心。親。憂。念。衰。幾。何。還。正。以。各。具。形。像。各。抱。情。知。故。不。相。通。也。死。後。嗜。篤。知。憂。偏。歸。與。淡。根。氣。獨。存。乃。得。與。銅。山。靈。鍾。相。似。惟。大。至。誠。孝。愚。母。親。指。而。

子心痛。葉當生時，亦無形骸，至誠無生死也。一切凡人，則死骨生形，榮悴共之，適無形之始，而信始及也。外父九玉丁公，以萬曆丁巳辭世，寄枯先塋之左。一紀於茲矣。戊辰，配倪獨人沒，伯仲兩君，謀所以安親者，得吉葉於清水湖之濱，邀客觀歸，客登地，拊掌而談。兩君皆慰，於是大莖有日，翁揖兩君而告之曰：「靜云：死者以人土為安，夫神靈有知，體魄無知，既已無知，安於何見？葉以生人見之，生者受天氣，不能受地氣，天氣動也，地氣靜也。凡地之上，皆天也，游行地上，則生，沉埋地下，則死。揚謂於氣中，則生，閉納於窟中，則死。死者反是，能受地氣，不能受天氣，是故顧之風日，腐敗立至。納之枯，則稍稍得久焉。棺膏地上，體氣易散，骨亦易枯，埋之土，則滋潤無疆，揖又以草木見之，草木無知也，而未嘗無知也，有不妄者也，有妄者也。枝條花葉，上承雨露，日榮日茂，倒而體之泥塗，不旬日而爛，根入土愈深，靜氣愈厚，行亦愈速，深而復承雨露，驟風日枯朽隨之，草木之有安不安如是，其枝條花葉，獨能受動氣也，其根獨能受靜氣也。人死則歸根，故能獨受靜氣，人不蘊者，舍其所能受，而獨留之於所不能受，其如死者之不安何哉？據而進之。」

又非人土即為安也，地言則安，肉則不安，安則苗裔，虛不安，則苗得敗，吾與親，形有生，死動靜，而若氣歸，獨一未之枝與枝條花葉也，荷辭於一得，受賜自愛，曾非二事，其自受，則曰身歸黃腸，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其愛亡，亦猶曰父母之身體是屬，惟恐其或傷云爾，故葉也者，藏也，藏也者，珍也，故物之莫能傷也，悲夫悲夫，葉之不可藏，與地之不可藏，投也，又與兩君榜體動容，曰命之矣，因進而論求之，以誠夫後之感公位而又暴其親者，翁曰：夫葉為死者計，而非歸生腐也，歸土能變化萬物，非倪草木，歸金石之堅，皆土氣盛育而藏，莊生云：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惟土能之，五味入土皆受，五彩入土皆敗，化神奇為臭腐，土之能也，茶事朽止，燕無茂止，化臭腐歸神奇，土之能也，人既歸土於土中，常翁不聞，常靜不動，體氣與土氣相得，親其質歸而不枯，其色鮮而不敗，其神舍而不散，驚及于百年之久，而遷然遷於空虛，惟土能之，無亦有化歸神奇之義哉？仁人孝子，非不慕德也，亦不體珍，德為先也，揚宅之華屋，張之榮床，被之錦繡，皆非所當，親帝王之安，衰墓既畢，舍康宇而歸山丘，覆以厚土，

誠見夫土之賢於華屋象床錦繡也。土氣誠得。則其所變化。衍而爲子姓。華而爲富貴。堅而爲膏肓。秀而爲英賢。非神奇之驗耶。記曰。塋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人死斯惡之矣。是葬其親者。特掩人惡而已耶。雖非圖福也。亦爲人也。墨之薄塋足也。知入土爲安之實。則塋固爲死者計。而非爲生者也。亦非掩人之見也。子視親身。誠珍之。誠愛之。是以藏之。是以不敢苟藏之。必且厚其棺。堅其槨。擇其地。然後死者安。而生者之心亦安。故塋宜適也。又宜慎也。並行而不悖也。而託正誼。苟且不擇地者。其爲忘親。又

庸愈於停親圖福者乎。聖人云。卜其宅兆而葬所之。蓋親之生也。求悅其志。殯殮力不爲將。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景自不能已也。邇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或曰。比聞公言治塋。言瘞病。君子亦尙方術乎。翁曰。方術皆無用也。惟醫與地理。爲方術中之人事。人子不可以不知。神工不可奪也。可合也。天命不可改也。可配也。卜宅相穴。皆人事也。非藉人事。將福其自合自配乎。若夫改奪之言。則景施之於王敦。已不能自欺而奪之矣。人子所當留心者。合之配之之人事。聖

之改之之方術歟。然吾讀醫方塋經稍後時。使先人一誤於庸醫。再誤於惡地。貽誤至今。敢告後之君子。聞之人言。昔龜山謂朱文公曰。公多方擇地。塋親。終是禍福心勝。文公曰。光前裕後。亦孝子之本心。象山曰。獨不聞降命自天子。文公曰。國也。然言來聖賢而不得行遺。豪傑而不能成事。皆得天不得地之故也。解意殊闕。景未見所出。蓋生聖賢豪傑者。天也。其福須地成之。是以擇築卜兆。周孔不廢。使道行而世治。事成而民安。固非一人一家之福而已。安親保子孫。仁孝之意。顧不遠夫。

翁曰。天氣流善不定。華夏得此天。夷狄亦善此天。譬如更換迭受。諒氣之所至。皆生人物。地形不動。華夏長處華夏之地。夷狄長處夷狄之未。則人生性景。道若蕭猶矣。地形大段分別既爾。即一方一境。豈無吉凶之殊。古聖人相宅卜兆。誠明於天地之誼也。隨寓而安。擇善而處。各一其道。

土愛稼穡。中國之土性。五穀爲養。中國之人性。聖哲在中國。言中國耳。不樂四夷也。夷地有不產五穀者。海澤則以魚蝦爲善。沙漠則以血肉爲養。土性異而人性隨之。夷人居華。華人居夷。一二世後。屢性變。惟土

能產人。亦能變人。因生者以推死者。此地理擇盛之說。所親本也。

客曰。自催官篇一出。形家催官催官。催之產言。催修爲動之機。非自無造有也。此篇先世有地。原係福門。再得新壁。又堪催動。若從不得地之家。正應深氣固。夢從密待時。裁於目前。榮於異日。官何在而云催哉。翁曰。子言辨矣。然蓋者。安祖父以保子孫。意在催官。不在安親矣。造化缺陷。福祿無全。牙筭催床。親盛推催。一歲繁英。續紛來春。亦暫落實。有如遷華驛至。遂前銷歇。與夫清白傳家。可垂悠久。祖考之心。訣親子言。

表本全書

卷六十二 問疑

九

念及此。豈但不必求催官之地。且不可萌催官之心。嘗爲四字訣曰。人賢壽久。人者。生育繁也。賢者。靈秀出也。壽者。天折稀也。久者。瓜瓞遠也。賴以床教爲主。而地靈佐之。庶幾先哲卜吉終藏之義。客曰。吾方辨催官之義。聽公言。古之立催官說者。未爲知道也。請因地理。以正人心。

陰陽一理。其應不應。亦一也。產產之人。遷居江浙。不易其修。江浙之人。遷居雍兗。不易其小。形骨已定。不可移者也。及居數世。受山川水土之氣。則所生子孫。卽與其地之人同。蓋數篇將來之子孫。此與理也。南人

居北。則脾易實。脾不生。北人居南。則瘡癰瘰癧之患。作氣體之開。可移者也。數後諸現在之子孫。此其理也。要在愈疾安人而已。真謂繁者可慈。慈者可貧。則定形之小大短長。皆因所居而變也。是郭頤之藏也。孝子勿聽也。

客曰。貧富有命。而揚公官救貧之說。何歟。時探臥病。聞之。啓翁曰。此天道也。亦人紀也。飽食煖衣者。造化生人之至分。如欲使皆富皆貴。來聖人亦有所不能。若更進而求富欲貴。造物必且以爲不祥人矣。故生人之情。凡有求於飽煖之外。皆殉慾也。造物之理。凡有

表本全書

卷六十二 問疑

十

益於床富之外。皆殊禍也。揚公之術。救一砂一水之有情者。使其人於數十年之間。仰事俯育。壽生迭死。得以難困厄。履平康。而無饑家顛沛之患。其事雖本於術氣。其意實造乎救患分災。固是爲窮陰催而不忌者也。催之來食豆羹。得生天死。求壽心乎。雍者。催。則施者亦時慰於無言。乃今之求地與訣地理者。皆異是。富必斯崇。貴必封拜。人必藏秀。世必無繼。其拿遺心。若將且來。然歷數百子而迄本有一職。何也。其所求皆造物所禁也。天厨禁樹之來。聞非雙子之所能求。亦豈貪傳之夫。所哉。必得乎哉。故卜宅看財。

丁之地可求。而富貴之地不可求。客向者知惟官之說之悖也。則無疑於救貧之說之非甚矣。翁曰。善述其語以告客。客起賀曰。公子雖病。是說也。克當天心。必無恙也。翁亦灑然嘉客之能辨善言也。

客曰。幹水盡處。可以尋地。幹水何盡。分處是其盡也。謂從此出矣。衆水合處。不可以尋地。合一而流。去勢至猛。去情至速。頂亦從此出矣。而近身必無結。且如南北兩水。相對而直遇。合併東行。從難方來。復易方去。猶兩人陌巷乍逢。結侶並趨。既不頓足。兼無停眸。水性如是。而欲土氣之凝。萬萬不得之數也。必此水復

美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一

分一枝。或南或北。則如既敗之後。復欲圖成。隨而弄之。或有結作。又如一水繞西來。一水從南來。合而俱東。則與南北直遇者殊異。其一爲隨龍之主水。其一爲來朝之客水。當審其形之迎背。情之生尅。而消息之。不可謂水合東流。必無聚乘也。翁曰。平洋重水。桃來論者。皆以衆水交聚爲貴。微有分洩。將謂水神佩衰。子亦貴聚也。而有時棄其合。亦惡洩也。而有時取其分。棄其合者。棄無情之合也。取分者。取有情之分也。人見形而我見情。非好異也。情在故也。客福而笑。客曰。山龍之行。必有桃柳。平洋水之行。亦必有交。應。

一灣。即發一派。派水非活水之直爲耶。水存灣必前近。類進而無留頓。則五曲六曲之復。水灣倦從。穿灣必派。則活水之力。神之一復。一觀。則其氣復情而力不致。是故水曲可喜。曲多亦可處也。曲過多而無支

廊者。即山因水休之局也。而戊者以水不亂灣。勢於曲多處求結作。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矣。夫水勢無直。殊當在直盡處。水勢數曲。結情在曲盡處。多曲之不結。與長直之不結。無以異也。而幹水長直之情。常多大地。又未可息而不觀也。翁曰。直盡處即曲也。水神停留。則氣聚。曲盡處即直也。水神舒暢。則氣旺。然

美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二

必一舒之後。隨從關鎖。然後旺氣翁焉。否則直瀉不休。曲盡處。一往洪散而也矣。又多子情。曰。百尺平。是無窮平。翁曰。占山之法。勢神上。或以極形勢之精從。則方位官凶之情。有時受割而變。如水自坤來。爲寡精。若桃衝度曲折。則桃者桃庚。直者挾丁。庚丁之勢真。而坤庚之氣化矣。自成爲鼓盆。然桃者爲辛。直者爲壬。辛壬之氣旺。則戊乾之熱空矣。致衝射。爲形勢凶而方位不說欲也。曲折。則形勢官而方位不謂有其凶也。卜氏曰。水若屈曲有情。不合屋疑赤吉。勢廢星辰也。有

至率乎星辰者也。合山則而懷星其不猶相人者。舍面目而流休咎歟。客曰。淵乎哉。夫乃知古人以形法命家之意也。

相人者。相山川者。皆曰形家。天之生是物也。有其裏。故有其表。人之相是物也。見其表。因知其裏。萬物之表裏皆一也。死身心之際乎。至誠得之。爲合內外之道。異端失之。爲岐心迹之欺。客曰。浜異於河漢。而不同於池沼。池沼無原者也。故多濁。河漢長流者也。故多清。浜則送原泉而不流。然而或清鑒巖斜。或塵埃時時滿其上。何也。客曰。地中火

義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三

力不同也。火力旺。其浜必大必深。水得火之氣。能升。能降。能升。則水上有輕清氣。英英與日月之光相映。能降。則凡塵埃飛至水面者。即吸而沉之。底受吸。而不留塵也。故其水常清。土中火力微。則水氣不論升。其土常如結霧。亦不能降。其面有飛塵。皆凝而不散。浮而不沉。遇風起。則其積彌多。所以常濁也。翁嘉嘆其言。

或曰。平洋無活水送龍者。卽以浜爲送龍水。客曰。浜水。論出。是以高山乾流同觀也。高山觀雨。則水生。其流必自內而外。故可以山論。平洋之浜。其底實其大河。

之底相乎。從無高下。水體常存。非送時生。無入何出。如積雨之後。多受田流。爲浜水出而合河。或原泉乍底。則河流入而益浜。皆偶也。其常則送風進退。水面進。水底必出。其水面送。亦如之。不送新蓄水互相剝換。相吞吐耳矣。可言洋蓄。不可定出人。翁曰。善。沉水之用。以爲界龍氣。則是。以爲送龍水。則非。然其勢。則有迎背。有死生。進大河而開者。爲送。爲生。當大河直開者。爲退。爲死。均歸洋蓄。取用萬殊。以進背說死生。亦其大都耳。然流與食。故何可窮。客曰。凡地收水之體者。發富壽。其得貴者。必收水之氣

義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四

者也。收水之積殊者也。地之氣。水之氣。果屬一家。則雖遠進黑應。不其哉。身龍交。積相爲用。如夫體隔空。寄友殊堂。其唱送應求。心各有所注矣。而況水其龍遇乎。可謂遠在數十百丈之外。或有隔而不見。送亦其用乎。翁曰。壽有形哉。當爲貴貨。皆有形者也。以有形之水。發有形。實者文章事功。皆人之知難時所造。無形可見。必地與水之積神。然相呼吸。乃可以無形發無形。然貴而崇商垣赫已耳。亦其有形之實賄何辨。惟德慈彥聖。法今傳微。乃須水之靈觀鍾之。故發賢哲之地。當有聚賢哲之水。其積神出於一。客貴

非所論也。客爲之慨然。

袁了凡先生祖墓。庚龍三節。水從子丑二方分灣。草精

仙爲杆丁山。娶向去水交流。數十年來。莫悟其肯。皆

曰。龍精復而向去水。世貴不富。職是之類。武且勘塞。

一存一少。殺去水之勢。塞未竟。客登之。驚曰。果爾。禍

不旋踵矣。庚龍從子丑死。墓去水。因外砂擁護。堂局

適宜北向。從而杆之。形氣兼得。與其他去水地不同。

且面對小圩。水從左右分灣。左水入交於右。右水入

交於左。當前聚方一爲之水。常自潑起。而小圩盡處。

二水仍合。又爲去復潑留。是去常之兼。正因雙水分

袁亭全書

卷六十二 風水

十五

爲故也。若塞其一。則併而直前。其行倍速。此既無分

外復何合。一往之復。無復旋繞。從不幾勝蒲仙之微。

而爲高門啓禍歟。袁聞。急潑如膏。

客曰。土無須更不收水。水無須更不入土。皆太陽從勢。

土受太陽之照。如磚石受火之溫。土收水入身。猶鑪

磚之置盆水與雨露中也。故雖盛暑。土面枯幾。而幾

尺之下。必潤。土受太陽。雖無處不到。而山須水曲之

中。尤爲暖氣會聚之處。猶陽燧之一點精光。自從翕

也。此所謂穴。得真穴。則復氣內塞。能噓吸水氣。從四

圍灌輪潤澤。而毫不入穴。是以常乾。如去針入人身

穴中。大數百幾之氣。通融而鎖。不佔血。差之毫釐。則

風肉妄傷。血果於鍼矣。清火之停水。從驚肉之滯血

也。猶曰。人身之穴。有氣而無血。爲中之火。有水而無

水。近有謂平洋之穴。不妨有水。猶庸驚誤刺。觀云于

金難買鍼頭血也。豈不哀哉。雖然。土中暖氣所會。察

之何塞。客記吟倪肯。

客曰。人穴觀形。由穴點勢。從勢者。關鍵存乎水口。觀形

者。要妙存乎圖學。然而談圖學於平洋。恍莫無矣。無

已。則有一言。曰水不上堂。係點穴。

客曰。穴四角有情者。上也。次三次二。又大則一角有情。

袁亭全書

卷六十二 風水

十六

而平洋立穴。迺退。大無以人立。數見膏肓水。彼爲主

翁曰。雖上吉之穴。豈能四角無水。其秀美通。雖而用

之以用爲情。其猶駭處。總而點之以躍爲情。以用爲

情者。彼有情於我也。以應鴻情者。彼無情於我者。

也。去其與情。即情。故四角之言。向無勝。莫非穴驚。是

之謂上。其或有秀可過。無猶可避。情有所不足。跟聲

而大之。舊若取士。以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爲的。使

群皆不傾動者。必尋常謹厚人。而非水絕人之人也。

客大踴躍。

客曰。地力久。金由於數。愈處則愈重也。穴情其。金與平

近愈近則愈切也。李沮修云：余冬月着衣，寬而綿厚者反寒。窄而綿薄者反暖。可見砂水貴乎緊抱。痕山數重，不如近砂一匝也。卽人情以誼地環至哉斯言。一地前後大水俱東，其西薄南上，東港北下，南北東三面俱無口，獨向西開三浜，蓋西其面也。其中一浜最長，面盡處則轉北，數十丈有穴居焉。人丁財官甚盛，熟遊者皆莫解。客見其圖，指西南數穴云：皆死氣也。指長浜後一穴云：此獨轉生氣。翁問其義，客曰：此名半受之穴，全圻之氣皆隨水趨東北，人濟其能逆水而開面也。多於西南盡處求之，不知能身穴勢已趨

乃可歸其聘性。清曰：數餘大說，知離收何。客曰：活水之外，未嘗非托乘日。活未之北，坐樂灣環，使情涼之。氣四時周流，而龍身仍不挺露，然後爲離龍上峙耳。使大河徑東無情，未可以得涼輕取之也。客曰：轉矣。吾將更竟其情。夫火者，依於水者也。水之滋盡則痕炮，燈之油盡則火滅。故高山離龍，欲得水僅，而坐水星，平洋離龍，欲從水來，而負源泉，然後三叉其備。水以滋火，使之不窮，非弟用涼解龍而已。孰知對於水者，復滋於水也哉。翁曰：善哉。公之龍五行，豈惟火。客曰：一陰一濟之謂道。凡象與之合者卽吉，與之遠者卽凶。如穴場既止，總底前砂自應灣環，我凸後凹，情勢自安。左右亦云。左邀則右退，右減則左使。每見時師於四砂簇闕處立穴，主客則兩凸相射，左右則兩拳相乘，未情生氣如何。必主骨肉受闕，天下未有不和而前享榮華者也。翁曰：吾見兩墳皆犯此條，一財父子兄弟相殘，一則氣恙何也。客曰：墓待有久近，炮力有靈蠢。如龍僅顯旺而見此象，則威召必神若薄弱之地，壟未及紀，勢尚有待而發。客曰：擇地者，量人而授之，孤單與以旺丁，膏生與以催貴，農商與以發財，使地與人達，恐力不勝任。就諺曰：

未者山頭土。先觀屋下。兩角曰似也。然而造化悉人
手矣。夫造化悉人心。孤單也好行厚事。營生也一意
下帷。農商也惟知本計。鵠後各隨而授之。則求地必
得。地必效。設界匪人以善地。地其能效乎。量人力
之所能堪。易若量人心之所故。載且今之行陰陽者。
皆不信陰陽者也。不明欲不信。子信其靈於影响矣。
豈靈於子手者。獨不能靈於子身耶。顛倒造化。必索
造化顛倒。客變然起曰。矢不敢授人以陰量之地也。
翁曰。刺宜謬也。他事不可謬也。風水宜逆也。他事不可
逆也。謬斯逆。逆斯逆。悉理所謂順者。隨其背也。逆者。

幾亭全書

卷六十二 風水

十九

地其面也。讀詩者欲逆。今之意其古之志逆也。學長
生者欲逆。坎上離下而其氣逆也。文不逆不背。文者
勢與書意達也。故凡言逆者。皆順也。謬刺者不謬也。
真知謬逆之義。天下何事真用謬用逆子哉。客曰。吾
今而知逆之爲順。順之爲逆也。又進乎得微論矣。
翁曰。地有吉凶雜具者。其凶氣賊者不當。貴者當之。衰
時不受。盛時受之。賊者吉氣弗屬。則凶氣亦弗屬也。
衰時吉氣未充。則凶氣亦未充也。故貴人宜益謙。三
命循牆。而達人與於後。大易致戒。必於方盛。罔天
之道乎。於地奚疑。

客曰。禍速而禍離。亦有說與。翁曰。三才之性也。迅者居
巽。巽木破屋。倒頂之闕耳。溫日速雨。離日油然而興。
必以晝夜計。仁人慈祥投勢。夜夜在懷。而施行必有
斯。暴戾志離。有何風烈害類哉。地中吉氣。必和而舒
凶氣。必屬而迅。上承天氣。中合生人之當。故禍緩而
賊速也。昔觀萬物。莫不難成而易毀。客曰。善。然亦有
善得時忌機所觸而動者。則禍反疾而禍反徐。每見
人先營力量已歇。或誤穿其傍。以洩其氣。或將蓋一
凶地。使舊吉新凶。兩相搏擊。一二年間。愈更發毀。幾
發未幾。取禍繼至。故類反矣。見而禍隨之。此又佳情。

幾亭全書

卷六十二 風水

二十

觀急之計變也。翁曰。辯哉。
客曰。樹者墳之衣也。垣者風之囊也。風起於地面升於
上。必附地三尺。則無風。樹幹子直面收扶。蘇子直則
不其風。闕無迴旋之勢。扶蘇。迴搖類而洪散。又可以
滋蔭。可以離露。而使茅靡不生。是其益也。夫蘇連蔭
可以消風。垣環於四周。風之行也。爲其所折。風既機
行而受其折。則陡然下奔。氣專而力健。連人立乎
墻下者。試之可墻。故墳之積垣。量角風而使之逆。或
也。當且何利。又前授左右。有佳。峰佳水垣。悉屬之。使
不獨見。其於外牧堂氣之義。所妨亦多。翁曰。古者不

封不樹。欲後世其知其處。中古有封以子孫。今樹而不垣。於古猶近。子聞其術。我固其禮。

水可爲土。不可爲。卽有爲之者。當世不應。或至數十年後而應。山川自徙者。當其徙時。卽知開關臨結之初。無不應也。以其氣先至而形從之也。人爲者。形成久而氣亦從之。凡恃財力鑿山川者。不善。則已受其近禍。善則千百年後。不知誰何之人。或享其遠福。翁語客曰。水口用鎮。大則浮屠。小則養觀。併其法爲中華之用。術者巧矣。然猶責感化。有傷民生。不如擇有功德於民者。祠以報之。使後人嚮慕而爲善。因以資

莫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三十一

其鎮水之力。兩得之矣。客拱手云。後常遵此。

客曰。陽宅不欲太寬展。太足意。宅常有餘。則居人之精神。而精神懶矣。使人常勝於屋。懶不濟之心。自覺。使必欲寬闊自適。寧以屋旁隙地。另爲小築。花園藥圃。惟意可也。翁曰。有餘者情不足者使。使後立言之意乎。試之居室。良驗。人第不覺耳。由居室而提。凡有味之事。孰非未滿之會哉。客曰。陽宅以受養爲主。養生之本在龍。祥家之人。志意步履。日三朝焉。其後欲低不欲高。門開處。欲隱不欲露。欲少不欲多。欲寧不欲調。欲慕之。最忌風吹。必

使使食之氣。旋結於兩釜之上。高數尺而不散。然瘴之處。欲晦不欲明。此其大都矣。然慕以宅之生氣方爲重。○凡陽宅開門。一直長街走人。卽爲煞。其處如善。

善邑太廟。于山午向。水歸東鏡。崇禎庚午。議重建。翁奉以問客。客曰。凡其大功。建再建之日。各有指鎮。止照山向。天下學宮。孰非子午。止照龍鳳水時。亦泥及履字。何謂善邑之人才。然而人才百千。以誰爲主。惟常今顯榮之卿大夫。卽學當靈秀之所。發皇而通學氣運之主也。履前文光。皆以此爲承旺。向後文運。皆以

莫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三十二

此爲胚胎。第將祥公年命照合。而龍已發之靈。柱幾來之秀。采百千才子。不必人人權虛。而實稱一人不。植孕於其間。此欲履去未家於現存之義也。然善邑之學。又與他學修養不同。凡顯靈之地。專欲煥發其。大發之地。則宜猶爲其元氣。使善善之理。足以新新不窮。滋助之。正所以策舉之。覺今日選舉作用。當以飲養爲主。不以煥發爲功。聖柱。應七月晦。四柱日庚午乙酉丁未戊申。是日巳時。交白露。氣之初進也。晦日也。開日也。翁曰。用晦何也。曰。晦者。日月失形。精光相抱而自晦。不與萬物交。故謂之晦。過晦開日。

爲勝之最吉。古人多於勝處求明。閉處求開。惟開者能操開勝之權也。凡豎造。以立柱爲欲神發藏之初。嗣後棟樑橫植。金碧輝煌。皆以棟立爲之本。故未宜用大顯大聖之期。宜用漸開漸成之數。上梁卽以八月朔。四柱曰庚午乙酉戊申丙辰。朔者日月交會。五魁合而朝天。故二月建卯。則合朔於乾。以彰天時。八月建酉。則合朔於艮。以成地利。是日也。日月會明於巽。正大觀天下之象也。於上梁最勝。還聖位。卽用初十丁巳。奉安而祭。於禮至宜。四柱曰庚午乙酉丁巳丙午。翁曰。祭必以丁何也。曰甲乙丙爲三陽。丁爲三陰。陽之將盡。下生戊巳。以起群陰。是爲接續之主。故人生亦曰人丁。夫子之道。雖往闢奉。天地一大丁。而萬世人生之命脉也。報德者尚其類。故祭必以丁。翁曰。大哉言乎。已而群疑未釋。越一處始舉事。郊用上辛。社用上戊。孔廟用上丁。辛者陽氣新也。戊者土也。丁者強也。萬物莫強於人。故惟人稱爲人丁。漸報三才。其日各以類配。客曰。亥其靜之候也。於歲爲小雪。於夜爲人定。萬噪寂焉。萬動息焉。而群竈群動胎胎。以一靜而藏十一動。故稱最尊。其宮之宿。曰奎火宿。猶操噪而形煩。如火

在室中。陽動居內。其外皆陰。飲食之外。惟知其臥。人與他宿。雖動靜有時。而至亥則皆臥。雖花卉既開者。至亥復飲。此靜極之驗也。翁曰。聖化命。有卽用亡人本命日者。何也。客曰。欲使亡者還根復質。交人土之真氣。操生者化育之煉。若更得真坐山相投。與本能相合。使龍脉與補氣融爲一家。自然和過。此以日辰煉吉於山川飲氣之法也。翁曰。微子不能言。亦不敢用。守理之莊士。於一切卜擇相度。俱若可廢。以爲術也。非理也。然古人祭日則卜。出師則卜。爲官室爲壘。兆必皆相與陰陽。雖其流泉。蓋日時實有剛柔吉凶。山實有向背。川實有玄來。皆理之所在也。此正古人見理之全。而非衆之以術也。相國錢公得壽觀於嘉興縣之某都。其地自慈河發脈而來。逶迤退過一二十里。砂水畢復。惟到頭結穴之處。下砂少轉。或欲填補氣。式稍阻未去。然數十里大勢。傍身而過。相望而別。豈復式所能達。或謂元辰太長。剪去復式。則下砂不補而自出。不知求體既續。下手龍砂出。上手虎砂不並出手。尤有損而無益。權如虛九似說。塞其能砂東南出口之水。而於穴前盤過

過西。使合虎手派水面出。則下砂全轉作案。牧搜西
北送龍之水。使數十星神氣。背鼓執造堂。砂與砂交。
水與水會。而穴中之爲氣滋固矣。然所以可藏者。其
故有二。吾郡水勢。過西最難。穴前所引而西者。七八
十丈。疑其逆勢太逆。或更成流。則逆案及成順局。然
西北送龍水。發自悠河。其東南流。不管數千丈。以數
千丈東行之勢。惟數十丈之西行。短必從長。可諸者
一也。西北水神貼長。送於穴後及穴之東北。稍有一
線與外河送。則平昔水勢既分。而況龍手順勢一察。
挽使過穴。水性含輓而趨易。必并引虎手之水。合流

從穴前過東北去矣。今則無支派，歸併一路，所謂矣。之西方則西流。惟此穴前之水爲然。其可裁者二也。此法若行，此惟若成。於是外河之西來者，遇我外壘矣。既有連業可倚，而西向可立，則外河之南有派，亦合外河之水面送我前矣。外砂順流有尖者，遇來手之羅星，而勢復一阻矣。當而一砂既起，成砂皆得力。貼身一水既上，諸水皆有情，孰謂造物不在人心。愚目力中耶。惟夫點點率之，仍不得不聽諸造物。

當爲則爲。當止則止。在我者。斷之以義。得則進行。不得

聞。陳道秀。至以憂死。高家謀之曰。夫。蓋。養。德。修。保。附。父。象。以。忠。孝。送。秀。宜。曰。靈。處。為。元。元。靈。有。修。高。而。無。民。不。可。不。戒。則。王。矣。於。上。身。全。於。下。矣。脫。秀。茂。之。能。無。死。乎。不。論。其。所。筮。何。卦。而。即。筮。故。以。推。意。至。於。正。而。已。矣。意。也。微。兼。衆。者。也。龍。見。絳。郊。得。見。龍。在。神。孔。成。子。立。衛。靈。公。元。得。屯。之。元。亨。官。類。也。貞。風。修。出。衆。也。何。謂。時。地。事。人。落。實。敗。材。以。秋。風。龍。開。山。舞。也。若。筮。在。春。夏。之。交。或。用。兵。以。春。夏。則。山。安。得。風。而。彌。茂。寧。復。用。此。斷。耶。此。一。歲。之。時。也。扣。門。聞。絳。全。夏。木。長。伯。溫。以。爲。求。劍。康。節。以。爲。求。斧。曰。某。安。用。劍。此。一。

丁卯元夏。換自占試事。遇獲之上六。明且復能之。曰。試事利矣。不必吉矣。所云有災者。主何事耶。遇兩之九二。明以病告。明且又能顧察功咎。追還物外。得免病否。遇屯之九四。已而脫故震剝。尋得病。故初乃起。所謂不我能解。小貞吉也。至冬病甚。余於戊辰南歸。解之曰。靈斷有三。以初靈純主用行師。終有大敗。十年不克征。皆絕意脫取之龍也。初筮專爲道取計。而豈知秀此意矣。置舊世榮。存心善攝。物宜作一調人。道道初筮之本懷。則康謂反背。所謂凶。止於此矣。共衆與辭。原無死喪之應。是卦也。於求履則爲凶。於疾康則爲終吉。就其履絕道取之意。已知遠遁久而竟無大事矣。只一卦可括病機。不必復從病機占吉凶也。雖遠矣。林蔭。未能即靈。然仰思卦象。必起無應。庚午夏果愈。

已元旦。親筮館廊公還。蓋。益因長子得病甚。筮意。在扶危也。而卦送濟雷震。脫爲長男。神云不夷七。電。明示不死。心甚慰焉。又有復地起。萬物絕地俱起者。惟雷世間事從地修起者。惟還靈意象符合。還意矣。矣。孟夏。擬望父於某山。筮之。遇地天泰。意大欣慰。解之曰。坤爲地。乾爲父。父歸地中。安道得所。之榮。子占。

父蓋莫切於斯。小杭大齊。皆於初蓋。則無謂。遷殿則深當也。前蓋地爲凶爲陰。廣之而往。今蓋地爲吉爲陽。用之而來。且大泉所謂蓋成天地。亦合龜寶封藏之事。象歸泉辭。皆與卦象通。

庚午孟夏。占。餘杭天柱等之大山南向之地。助母虛宜。人卦遇升。與水也。悔地也。蓋乘生氣。今地中生水。非。極人土而得生氣之泉。與木義入地。以深人爲生。植禁出地。以上冲爲生。惟入地益深。則上冲愈盛。故水居地下。而反爲升象也。觀微深。則子姓蕃昌。泉亦猶此。其辭曰。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大人。大德

義全書

卷六十二

易占

三九

之人也。地之午午以南北。天之子午以上下。用地明。天故不日上行。而曰南征。南征者。上行之別名也。升之事也。福德之升如之。吉孰勝焉。合益與歸。神靈如面。而形容意至。杭州白鶴峰下。先龍東向之地。并占之。得歸妹之九二。曰。眇能眇。利幽人之貞。其義爲賢女不得良配。不能成內助之功。如非往兆矣。深所謂眇能視者。尤屬可異。蓋此地雙峰前峙。正朝向空。兩空外復有低山環瞻其間。微瞻一頂。發若東伺。形容所謂探頭山。至出穿簾者也。低今穴果皆貴。亦生慎奸之盜臣。况穴既取。轉機眇能眇之象。奉吾輩所做

而不敢斥者。單轉破之。寒暑。漸矣哉。

辛巳六月朔。因蝗害。命之曰。秋成尚有望乎。遇大有之九四。問秋成而得大有。受命如響矣。顧蝗災業已蔽天滿地。將不驅而自除乎。非也。火在天上曰大有。君子以退惡揚善。順天休命。苗爲嘉種。此焉嘉家。要當遇之以火。使揚植昌揚。乃所以順天命也。設此物果乘氣數。應害尤一方。則遇之豈得滿順命乎。復遇起之爲順天。則此方尚貴不救此物之害。明矣。爻辭匪與彭。言不多也。无咎。謂田禾不至大害也。四與初應。初云无交害。匪咎。謂此物初至。未受涉於害也。益天

義全書

卷六十二

易占

三二

云。數則无咎。必極力挽救。乃可免於咎也。總之於卦。明歲收之大有。於爻見蝗害之非多。則勿驚時。則氣猶易消除。因惟面加乘。舍歲柱可期也。是冬幸免全荒。通閭邑計之。約十分而收六。

方使述

何謂內相。品端居之矣。即富貴貧賤。非有內朝。意忌行事是矣。貴人不滿而舉。富人不吝而機。凡喜於靡費。矣非貧相。凡近於轉運。矣非賤相。不於其身。非於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是矣。

相隨心變。變從何始。必從目始。孟子云。廟中正。則眸子瞭焉。蓋五臟之精華所聚也。如龜背之人。變爲沉靜。其目必去昏而清。暴戾之人。變爲慈祥。其目必去殺而和。非但是也。其面之清濁慈戾。亦從而變。蓋肉色從氣血氣從心。無足致疑。不可變者。獨骨格耳。但相人者。心不平正。則目不清明。我之眸子先貌矣。貌違孟子之法而實不能用。

尹鐸曰。貌顏而土色者。惡顏。子順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此二語。大有佐於觀人。顏色敦黃。純得土氣。若以好善。卽富貴固不獲。若以行不甚。亦堅而

真率全書

卷六十二 目法

三十一

難援也。子順孔子苗裔。以目觀夫人心。辨詐通微。所從來遠矣。

聖賢秉體。一見卽能知人。其象雖存觀言觀眸子。若底健舉動。係於習成。不足憑者恒多。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其他蓋十百千甚。未嘗誤也。然孔子渾云貌已矣。孟子乃從眸子爲權衡。此後平原諸葛之徒。善觀人者。皆於此取衷。但瞭然乃眸子之定神。視其用也。如白起李喬。黑白分明。豈不瞭然。而起之嗜殺。審之奸亂。不正孰甚。故又必觀其用。曲禮云。傾則奸。子順云。馬同長目而豕顏。李肅云。趙思終目亂而

兩旋。異日必爲叛臣。此書觀其動爲也。大抵眸子之無我品。瞭之中有大奸。瞭裏孟軻論智暴。日其縱有疑臣之心。鄰彥曰。韓趙之君。觀此精。則又後動於內。而目應於外。尋常人若此者甚多。未可確爲心術邪正之辨。

李肅夾趙思相之報。專在目亂。亂非從眸子之謂也。眸子聾聵。雖於言慾過多。幾曾過甚。心神不靜。故目精不凝。雖其視觀之間。固與常人不同。若所謂亂。則條時條疎。若罔若倫。左右高下。騁應萬同者也。報逆食人。終爲人食。必矣。

真率全書

卷六十二 目法

三十一

李元盛少有異相。相者並稱佳。魏太武一見而異之。其父崇每不觀。後竟以騶縱誅焉。周相嘗驟賞。岑文本袁天綱皆知其不善。然周未過眸。嘗遊若豐。飲畢。好餘酒洗足。暴殄至此。其能真乎。相者甚元盛之才貌。不如其父之審其性情。岑袁以相動周之不嘗。不如以暴殄斷之之爲實也。觀李元盛。則相之不驗定不如心。觀周則相之驗應不如心。李勣知其子當赤其族。然身以奸諂令終。子以討武見殺。勣之生。慚於死多矣。父所贊成。子所贖害。勣同自赤其族也。如相而不如事君之義。知相而不知好還

之天。知相何益。

今人每喜方術。古人備方術。審人才。姚崇書存。今審相者。遍裴胡宮。以裴光庭白。崇即召至。與語。出而曰。宰相所以佐天成化。此非應務之士也。古人爲相。身未退時。預思代已之人。用心求才。無所不至如此。

開元中。李林甫聲譽未遠。相者謂曰。公相儲極貴。則土分茅。近古無比。相者第知林甫之盛。不知乃唐室之衰。兆於一小小人之面目也。大抵君子多生厚福之相。天下將昌。小人多生厚福之相。天下將亂。又非必人人遍識也。一大君子生厚福之相。天下必昌。一大

幾亭全書

卷六十二

方技

三十三

小人生厚福之相。天下必亂。此一人者。固消長之宗矣。借相觀人。或可辨人才。就人觀相。兼可觀世運。

裴晉公

質狀貌小。微時遊洛中。有二老見之。愕然。僕夫在後。聞其語曰。此人爲將。淮西可定。天下復太平。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若他人聞此。決有喜色。失往問工老。而公泰然如不聞。如此人。原非餓死鼎字。

前有

曾生者。以寫照名。余召之。應天倫圖。復作山居圖。人問若何。曰。古稱傳神。不稱傳貌。今并傳貌者。而無

之。遂使夫夫也得擅名耳。人之神情。各有所存。亦在

貌內。亦在貌外。如相者論元忠貴在怒時。此其特異者也。其餘或在盼睐。或在對看。或在周身。或在動止。無有常家。古之悟此意者。窺宜人神所存。下筆點畫之間。而丰容意氣。劃然已分。使人望而躍然曰。此某也。蓋得神之妙。有形觀未竟而先傳者。若待官骸色澤。種種妝成。然後使觀者勉強思難曰。此某也。尚得謂傳神乎哉。且夫習狎之人。遠在數十丈之外。望見大略。未辨口目。又或背人而行。遙望其後。面首之大略亦未見。然爲甲爲乙。燦然不可混。又非人之神。無所不在之一證耶。似者水墨亦似。非者粉黛亦

幾亭全書

卷六十二

方技

三十四

非。斤斤摹相。何謂傳神。

孟子論命。與今世異。堯舜必不宜有未均。其致而至。最不可解。故謂之命。若後復人極算。則堯舜命中。宜有不肖之子。以可解者爲命矣。且夫人面無窮。人命有極。極之數千百萬。則皆同。以天下之人之衆。豈能使同。在問者。窮通壽夭。皆同耶。然果老壽理。復名今古。要自不誣。人身墮地。年月日時。便如起成一大數。各隨其人。用此推算。深窮其理。纖悉可知。以此八字。窮通。非窮通定於八字中也。僕如占卦。止三百八十

四爻。極其變。不通四千九十六卦。天下萬事萬變。豈

止於此。然都可從此占。又如民間崇信神祇。以邀滿百。借以斷事。亦多奇中。況未身死。地五行耶。總是數從此現。不從此定。明乎此意。則四柱同者。雖受享參差。至於萬萬不同。從無相反之嫌也。果老輩盡知而不言。今人則惑而已矣。不修其可致者。而欲知其莫致者。果何益耶。

方術到絕頂。無不暗通於通。君平卜日。管郭易經。袁事星相。張果祿命。楊廖堪輿。皆立身頗高。不肯教人以無耻無義之事。只緣處着未原。借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分限。欲中傷人。人不可得而傷。欲獲多財。

袁事金書

卷六十二 方術

三五

財不可得而獲。枉壞心術何為。不如循理安分。所以技術高者。決帶幾分道氣。今術家自負障天。其心無賴。還是未窺見本原耳。就彼術中。更加窮究。當有轉然改心易行之時。

管郭李袁。術數之神。古今獨步。然管郭射十覆。以施為。其亦差絲毫矣。安知其所推天地通神。日月星辰。薄海內外。千載上下。不更有差謬於此者乎。大神十中四五為巧。十差一二為工。百差其一。如四人者。即稱神聖。術固無萬舉而萬合者也。京師術士叢集。或就擇神。予嘗考其實。實不甚驗。聞有絕驗處。大抵合理。

近情。須其間借術以行。儘看。緣與修。非復術士本色。縱當受。果傾。此則無術而預知。百不爽一者耳。方技。君子所不為。致遠。然泥於方。彼故泥也。以方技為主。則無通。以道為主。則亦無方技矣。

袁事金書卷六十二終

卷六十二 方術

三六

幾亭全書附錄卷一
陳祠部公家傳

男 脩 給 次

康 憲

祠部公諱龍正。字惕龍。別號幾亭。世居嘉善之胥山鄉。高祖南山公諱芬。曾祖西嚙公諱壽。代有隱德。祖贈膳部雙橋公諱卿。爲善尤著。邑諱稱其荒歲貸米不責償。人以昌後爲祝。父康憲公諱于王。號頴亭。爲萬曆中舉。

幾亭全書附錄卷一 家傳

卓名臣。康憲公娶盛淑人。生二子。長諱山城。字貢。私諱靖質先生。次卽公。公生於萬曆乙酉六月庚子朔。幼有至性。始就傅。袁了凡先生。見而奇之。謂康憲公曰。公二子皆賢。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稍長。文舉子業。同邑吳達菴先生。諱志高。潔獨秋。抱世外煙霞之趣。公從之遊。賞歎尤至。已復師事高忠憲先生。諱華。於梁溪。已復遇歸陶菴先生。諱子於秋。爲詩歌古文詞。超然出塵。陶菴引爲小友。已又與魏忠節公諱大同學。已又讀書於外舅丁翁家。諱大司。空敗亭公諱康商。略經史。公嘗言生平風操學誦。師友之助爲多。時公

幾亭全書附錄卷一 家傳

七

方讀史。見言今治亂。全繫人材。勸然。幾亭經綸天下之志。晤鄉憲以及四方人士。必歌觀其行能。與志趣之所在。考究時務。必窮其綱領。好學深思。龍經善悟。格物之學。學端於此。乙卯。居廉盡公喪。一桌於禮。戊午。靖質公斯榜領解。公悅甚。天啓辛酉。公試北雍。大司成吳文端公。諱宗以名世。相期。康舉京闈第三。人念康憲公不及見。悲感泣下。俄靖質公訃至。驚勸馳歸。則盛淑人已哀。傷成疾。公偕丁孺人躬親。應藥者兩月。竟不起。凡附身之物。必誠必信。罔不克盡。云於時公應廉哀。視世間榮。聞泊若浮雲。仰天俯地。知慊心脩身而外。更無立命之法。精神益歛於內矣。乙丑。黨禍起。魏忠節公首被逮。公贈送之至錫山。因謁高忠憲先生。證學者累日。既別。忠憲遺公書曰。魏賢門之北也。門下高誼。如見古人。朱幾忠憲先生及長江周忠毅公諱宗。亦復遺忠家爲仲弟。脩外舅。公亭脩送之。始隱中夜。握手言別。師友親如一。時蒙難。公感普沉深。思識日遠。方忠節盛時。公期其同異之見。太分。每親以朋亡。包荒之旨。忠節意弗叶也。至是。交情始見。公導忠憲之傳。普至。惟於萬翁子有黨之說。不肯勉同。謂有累於知人。有始於德世。作群意歸相賢。及忠憲沉贈不辱。公最應其遺。不遺餘力。賞世益以

知高子之學之人。時瞻瞻。人情貌貌。與寡勢且威。公獨料其必敗。借新莽立喻。反覆千餘言。號曰大說。謂已逆瞻伏。事無不一。如左券。戊辰。先皇帝收元。天下想望太平。公歛主心。有幾士大夫而向內臣意。謂治亂尚未可知。若定本說。略官委信中人者。事之失也。所以委信中人者。因廷臣莫足稱任。而使注職密。此失之原也。大臣於此。當振賢材。實國幹濟。承顧問。則奏對必誠。司銓選。則材品必清。提錢穀。則出入必明。任將帥。則寇賊必平。使人主確然見廷臣果無欺罔。果足倚仗。而一切猜防之意。敗制之端。皆有所不勞自無注。

起而應事付物。略無沾帶。自是悟生之旨。嘗言三才萬物。寄此生也。五德萬善。皆此生也。誠識一貫。崇已治人。瞻待來。皆此生也。不以此非身。不朽非名。皆此生也。異瞻外道。莫生無生。不難乎此生也。與身言之。無一言可也。終身行之。無一事可也。不知足之果之。手之舞之。又曰。念念愛人。立他立功立言之本。可復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期於焉。復果爾德乎。除天下之號。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高一路。瞻他。難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支其心。贊後一世之嗜。慈。謂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焉。以罪焉。功。以極焉。言。又曰。瞻生智與富貴之心。乃可為賢。富貴之人。天欲使人。寄賢皆富貴而不能也。故生智以所愚也。非使之求。愚生意貴。以扶濟貴。歲也。非使之陵。貧賤又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學之志於斯。一皇失安。百姓以自慊也。學之事。幹斯年矣。夫又曰。萬物與我一物。學者知此色。取其焉。用半。愛百姓與殺君一事。入官者知此主其定乎。係子孫與保天下。一心。王者知此。無私其如天地乎。三月。謂江南午里。鬼哭。瞻未償始貴。補民有素半歲女。復河者。公遽然曰。民提於下。鬼啼於上。敗民回天。不可後矣。察曰。家廟尚餘。盡百石。豈以濟然民。公喜。

進首廉胥山一郡爲倡。公願其檢此而一方富室故一方貧民之法亦試行於此。邑中數十年來中戶以北運破家者接踵南運稍有蘇矣則皆爲士大夫居間資公謂士大夫所獲幾何而使民捐貲以資輕運破家以充重運仁者忍見乎幸求值造冊公倡議均役令南托昂搭充之時邑中多高賢宗伯熾公尊士尤力贊其說邑侯晉江蔡公遂如議著爲十年之令民困以蘇公每念大江以南安阜修履已近百年將來不虞無事何按可以弭之從兄卓言錫山有同普會士大夫按季陳資賑貸助善公一見其錄大嘗商之大司空丁公立訂同志

其地形及運率姓名以歸一將忠賢將帥之林如鄂鄭戎祖禹李都閩之蕃何贊竹地柳李監紀儒生魏大崇逸之張泰戎施姚州之炳愛贊畫超等凡數十人公皆多方廷訪傾心摠接首辨其心次置其才次推其用武推之廟堂或援之賓幕至有出困圍而收之交友者有起諸生而任分閭者有未識而而薦剴已達當塗者然公未嘗有功名想一本華孝教民之誠故浮夸之士不能入而所得多其才甲戌歲進士殿試居三甲本例當守部三年乃授職或以謂公公曰吾親宦途如雲水寫意而已族諸假運里過錦邑利弊知無不言或疑熱錫稍過公曰人所以生有煖氣處心冷者親當其生亦鬼也彼居卿杜門不預一事擬以養賢此民招搖無恥者矧耳非中庸之貌也將塞巷煖公在政府札問較理之要公報曰當今蒙寵肅衰病趨警爲殷商民庶困窮爲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肅可以教之當大能生氣若相二火遂命者也又云方今蒙國天下同安共危晚在思維三者是大惟氣虛可以救見爲條舉才可以平冠亂惟早諭教選左右可以成肅總承國祚一胥根本至計丙子入都分較順天鄉試取士十一人多知名士丁丑二月錫鎮中書舍人公分較所取末

卷胡維乎者。其人不厭泉臺。公辭之不悅。省憲遂記以
誠悔。上亦設問同考官胡大行疏生。與維乎素厚。疑
有情弊。有旨維乎覆試。同考官各令回奏。公雖筮仕
之始。將直已聞於上。而副考官公仲儼當公以七備
卷。竝呈獨閱。獎維乎卷。公因而用之。及各遵旨同奏。
上併疑。因奉旨。問仲儼批。批入。又行審閱。而責公
以徇收。嚴取若謂狗肉之意。云者。或謂公上意既爾。
何不固實之。公與曰。關中機變。有無者。實不知。豈可以
疑似拘。上意五批。批始終如一。至引及日以明大行
未嘗參預。上知公所奏皆實。遂載以比。龍職兩胡。而

折獄不饒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於
議獄。不能無失也。蓋欲情至。隱人命。至意故不責專信。
而取兼疑。不務必務。而甘貳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
然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陬。體較近東。各
方習俗。雖非刑措之世。然奇淫奇逆。罕接觀聞。及來京
師。歷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獄詞既具。立就陳。雖亦
宜少畏威。而乃惡越出。而不窮。獲日繁。而不減。以首
蒙德化之地。陵夷頹敝。反甚於山陬海隅。果易故哉。誠
令大舜對茲頑風。念茲頑刑。或者大起一疑端。未可知
也。防奸之術。苛之而犯滋衆者。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伏
祈聖明於民間重犯。見在者。無求疑情。方來者。廣開
三面。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曰。罪
疑惟輕。朕皇上懷大舜之所疑。在舜曰。辜失不難。願
皇上安大舜之所失。辜使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
不敢難妄言之誅。蓋微指東厥事。以俟上悟。上如
弗肯也。報聞而已。數日後。特諭督監王之心。辭意懇
切。有維視人命。且議除功等語。天下稱仁焉。六月。懷遠
特闕。授職二疏。略言事。朝不設宰相。今之輔臣。雖無
相名。實有相職。相職云何。居恒別位。置六卿有事。則謀
定大將是也。臣以爲今後遇卿黨專。則具缺會維。既上

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較臣。俾得各出目力。各盡赤心。并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實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皇上總計其所薦執當。所賞執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賢多。賢官即某輔也。不起。將得人而兵戢。冠弭。即某輔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冠。弭。即某輔也。咎如此。不惟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謂輔分。且因茲較然。即欲求良輔於方來。亦可以此法。豫試而儲之矣。取人屬治。豈不至簡至要。伏見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其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實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故敢特闢揆職。以爲明主。秉精會神之地。疏奏首摺。綿竹劉公。韓字。擬旨。願溫。上批。改票。值劉公不入。他輔意固非善也。且初擬已溫。而發改疑。上不然。公疏。遂擬危語。以探上意。上復大批。改票。他輔益不測。所以再擬益嚴。上乃箇中不下。中夜出。聖批。取前。養陽。好生。二疏。入覽。時宿垣者。北蘇。穆公承。澤也。明日。御批。二疏。俱極溫。於是。不辭廷推。特簡大司農。程公等。五人入輔。尋即以部推各官。自亞將

而上。偏詢。閣臣。果否。堪任。以觀。輔將。知人之。識。而官。所新。舊。諸公。莫。能。承。上意。惟。遜。辭。固。諫。且。因。官。路。祖。述。二。藏。載。以。逸。實。致。治。責。成。較。諸。亦。數。得。旨。褒。稱。而。居是。位。者。惟。本。繇。來。側。目。公。省。十。八。而。四。五。矣。又。是。特。開中。擬。票。上。執。數。發。收。問。不。能。得。至。三。四。易。後。畫。反。其初。擬。公。仰。樞。所以。發。收。之。故。非。欲。必。改。也。上。願。心。驚之。於是。刑。拒。李。公。請。疏。夜。樞。公。語。而。引。伸。之。亦。得。會旨。自。後。發。收。者。漸。希。冬。京。印。戒。嚴。詔。九。卿。臺。省。堪。任。督。樞。者。御。史。葉。公。請。起。舉。公。應。詔。時。公。方。舉。使。尋。落。後。晤。葉。公。問。何。以。擢。薦。葉。曰。吾。見。當。今。人。未。有。事。事明了。如。先生。者。公。笑。曰。吾。即。有。幾。長。不。在。是。也。已。卯。樞分。較。順。天。鄉。試。取。士。十。人。值。纂。脩。會。典。公。奉。命。纂中。書。科。事。實。創。立。義。例。做。古。朱。墨。史。法。願。文。辭。書。新。增用。朱。書。展。卷。了。然。綿。義。者。稱。得。十。月。善。星。疏。上。詔。求。直言。職。垣。陰。公。酒。過。問。上。虛。懷。若。此。當。言。何。事。公。曰。可。言。者。多。言。一。事。僅。欲。一。事。莫。若。先。讀。聖。虞。請。勿。罪。狂直。然。後。事。事。得。以。盡。言。陰。曰。此。格。心。之。事。必。年。兄。有。此妙。手。公。曰。言。路。倡。之。爲。官。無。已。敢。據。出。位。遜。應。詔。上疏。言。題。因。尊。星。垂。異。皇。上。求。直。言。停。行。刑。事。天。之。道至。矣。嘗。曰。后。從。諫。則。葉。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慶。土

特舉二事。豈非深明作聖之原。洞達帝心者乎。語曰。事
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
皇上今日未嘗恤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
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神譴而直言
無時不當受。人命無特不可哀。臣請申此二者。所以最
關政治之故。一好直言。則義舉日明。舉動日當矣。是脩
身之道在其中。諫言不拂於耳。則賢奸自辨。是知人之
道在其中。民隱無時不上聞。則所欲與衆。所惡無難
安民之道亦在其中。一從諫。亦君德無不諫。政事無不
統是心也。豈僅觀望星而動。願皇上歲歲存之。日
幾亭全書附錄

其寬虛。使諸臣皆得新布。蓋事之所以應天消變。竟不
至善哉。語意切直。見者咋舌。聞中。大駭。初擬該部知
道。然疏中所言。專格君心。不指一事。不及一人。何部當
知。蓋亦未測。上意。姑設此套語以嘗之耳。乃王則
未閱疏中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日日存
之等語。而惜筆批票云。此疏宜褒嘉。改票。聞中不得過
勉。爲獎許寬辭。實未覺。天懷也。事是朝端感勸。獨
競進直言。上無不優容者。務刑坦聲。公極忠。有親臣
宜事事措當。何得以獨司從票爲靜。蓋未公審。職觀申
語。上亦閱獎同。公疏下部。於是來朝。謂。聖明注意
幾亭全書附錄

知此。必且起用。公札示。揆等曰。彼皆風聽之見。但求
聖主意思。感動。福及蒼生。轉風爲治。卽我小臣之天榮
大福。何起還爲公居恒當慨論三代以下聖賢不主治
日帝少。樂放化不可與。而國家無四百六百之祚。皆
餘人主不能舉。若天能保合大和。以致陰陽繆戾。建
橫生。凶荒天札。徧天域。而君若相。祈天永命之大職。懷
爲聖人之絕業。而不可幾。夫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大而刑德之機。舒小而一身
之動靜。無事不意。天明以立人治。故孔子論爲邦。曰行
夏之時。非顯顯獨取一建寅之月。爲歲首已也。周公制

歲六卿分職。指已盡天下之職。而復本夏時。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何哉。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與公孤奉若天道。脩賢理實。亮之職。其實事全在於此。故周官爲萬世太平之典。而月令乃是用周官之典。周官爲六卿之事。而月令乃天子之事也。後聖有作。欲贊化育。配天地。非設誠致行於明堂月令之義。孰能財成輔相。爲授化培既衰之元氣。以康民物。永爾祚者乎。會立冬大雷電雨。魯公曰。國家沿襲前代。以至日郊天。非古也。易不云乎。先王以至日閉關。而今以至日郊天。是先王時閉關之日。乃後世特辟關之日也。這天莫大乎此。欲體天

豈知周禮原云。冬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用爲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夏。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卽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稽家混冬日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違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關不省方之候。千年遺業。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卽違辛者。此爲仲辛。不爲上辛。亦不用本日郊義。惟天鑒聖惟聖。運天如相。時而更正之。吳天上帝。新以答祐我。皇上者。其可置能疏奏。闕票尼之不行。上特前其事。不再脩周郊。批命闕臣會郊議。議闕中以小臣一疏。通令闕部會議。殊不悅。遲制久之。始會奏。遲上辛之不便。應仍周至日。公援違郊期考稽疏。上竝爾旬日。於闕部會奏。繼報。聞而郊此。獨及公疏。獨復薦十言。饒客清問。於是部憲。閱益悉。至第三四原。饒苦指。嚴給推展。上見稽大臣意。皆格不施行。乃止。是違也。不知者。以爲候天。知者。以爲爭疏。乃公當日。尤有指意。特疏。求上敬天之心。獨至秋。婚約自闕。原大。以啓新莊之心。稽養。闕以禮。

堅水之漸。如首疏中所願。則云云也。議既極。公欲此。願卒明於後世。復以關部所願。服士文所私提。一一剖之。名郊期。咨應。載金背。上天資甚美。以古哲后自期。佐理者不能將順德美。遂競為佞倖。先是有以止舉受言為規者。擬旨云何。得引三代後中主。自是舉朝當領亮。公前後諸疏。每引漢唐。獨舉採納。舉朝嘆異。而不知進諫有幾。教養有體。格心有本。前年焚惑守心。公捧諭。罷泣。曉夜傍徨。工部金公伯玉。字見之。曰。誰有此誠者。必能感動此善言卒者也。西臺得公。謂可曰。頃草直言。極諫。責諫於若者。惟黃石齋陳幾亭兩人。石齋每草

樂平金書附錄 卷一 諫論

主

必得嚴給。幾亭每草必得溫旨。無他。石齋之言。理正而氣激。幾亭之言。理正而氣平。此善言體者也。體兩嚴星變。上求言皆甚誠。公得以忠言動之。及庚辰風霾詔出自閤。擬有罪人語。公以是再言而一不言。此則遂諫之幾。人所不及知者也。然公非不言而已。不言即求退矣。公雖抱安民之志。救時之識。然自知甚明。嘗言治天下非膽不任。非知人不濟。吾愧之。裝中立之目。雖雅圭之膽。且精力不足以當大事。形相不足以卒厚福。惟可發明理義。舉當今三四大事。抱體大綱。任當世有才志者為之。足佐中興之業。繼蘇泉石固吾所也。又言富貴

之徒。榮身肥家。草木同腐。事職斗量。皆得。體。名垂世。管蕭而下。猶多屬情。薄。聖賢得時。若。身與天下何如。福也。豈易可遇。說。公。王文成策勛於外。未退天子。格心之。王。一伸又僅享下書而已。惟退南之。此。者之。福。庶幾斯人。雅言素志。往。故。退。因。論。郊。期。犯。誰。居。著。東。天。民。傳。以。見。志。充。當。作。高。小。將。徵。自。寄。其。承。矢。退。之。概。云。庚。辰。工。風。射。書。登。入。三。載。考。績。授。後。仕。康。順。父。康。憲。公。為。退。議。矣。保。宜。入。盛。氏。為。叔。人。是。月。宣。師。衣。風。天。黃。日。青。滿。解。系。恒。

樂平金書附錄 卷一 諫論

主

風也。上憂懷。捧以三月三日。合臣工新歲。前一日。誅重囚二十餘人。公驚曰。方將祈恩於天。而先期猶人。天可斷乎。及晨。黃沙彌空。偏天紫赤如血。大恩被木。發。八馬却立。數日益甚。上乃下詔求直言。或問當何言。公不答。益以郊期疏幾及於禍。隱志已決。然體授。靜風一疏。專言議微。緩死。吏垣章公。正見之曰。幸以巧我。即於疏尾。益數語。指西廠事。立上之得。嚴旨。怡然。章公之自信。信友如此。然上固明。草。令該。遂回奏。且更易數書。幾時。公方在署拜。忽傳。旨。敬回各鎮。監視內臣。公大喜。揚言今日風必息。有頃果息。越日風

七

命出封輝府大旱

與塞菴錢公分坊先舉其難貧者隨勸城鄉富室各自

本

事而心各豫救

色爲財菽粟乃年年增長於人昨者實有生之之道在

爲孔子前或言足食不云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云師行而金從孫武子專說兵者亦言因糧於敵不云因金是則菽粟爲本金錢爲標均然易見也近世持養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無非割下之本粟歛之別名耳民日病國奚繇足耶若盡轉其經營折色之精神講求本色民與國自富有兼足之勝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正謂聖人全副養神專注之菽粟則朝野之心思氣力總萃是而一切安內攘外之大猷皆提綱挈領於是故以之爲治天下第一要務今則兵方急加派難圖武者暫存一二爲救標之方而急商散荒

爲治本善民之遺請宜申明洪承以來歷朝承不起科之制以招集南人巨賈聽其領數能荒誠使載標近地與充豫諸州募粟年盛一年則京倉之積遺兵之費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納倉或中鹽國家命庠不專倚賴於數千里外之譜能民間加派便可以次全除足則生財以募粟爲本裕國以足民爲本無二道也以兵論今日兵力弱兵氣驕兵數虛皆矣無本色之故節云士飽馬騰今邊境積荒之處米石至二三十食空腹提戈壯士垂首故兵力弱而長賊以無本色也士飽而能可禁其掠既饑矣安能禁其作珍食賦既奢矣安能禁其掠

帛槍子立勢難分別說義於是與之所至禍慘於賊故
兵氣懼而不畏將亦以無本色也間有衰老而不能將
掠者與槍掠已富而恩別國者勢忍餓而死卽掉臂而
逃其將官不求補顧喜圖空名於是兵敵家而餉食盡
亦以無本色也本色急於養民尤急於養兵如此用兵
之道則奇語爲本異勇爲餘恒言兵貴積不貴多將在
謀不在勇貴乃至論十龍年來曾見某將帥說及好營
某校兵馬安經訓練總問特非其人不能練兵惟求情
兵有急不能用主兵惟總辦客兵兵不總而空多所以
餉益靡而賊益加用燕民困而難散以提賊也是又可

民兵以爲本練兵以得精爲本勝以獲實爲本
謀則以能用爲本衆能馬衆皆餉則聞之爲爲於
義不數言且夕奏功數年勝必書技藝能漸
成大事可以仰都聖心之焦勞能將生補卒
三事實列於以能提擇是月總巡三稔長日復進則
人權本說三獸偶優答六月特論戶部以西北水
利長領易舉且由徐衡實詳占將水客彈命閣臣抄
錄戶部者詳議奉行又因撫撫實公希能請差核臣
給都察院舉任者迺差不得裁衡等序又特論鄂
院行各督撫將剿辦裁輔沿道遵府州縣官不盡清與

奏請換除後復遣兵垣曹員直等七人分長該轄七
郡之守李應更置者蓋尤重其事云三事皆採用疏中
語惟用人疏中然疏言惟危疆重地最宜後格又言
募地督撫宜令心膂大臣先期選員生名議議而
上福貴公配玄撫院王公漢撫院皆縣令考過未數月
者又其後命部院會同科道分別督撫去留趙才選
補凡公所陳後無一不見諸施行則或行之後時或奉
行不必有寬事或旋行而旋見格使天下未得被其利
至所捐心膂大臣非獨部隨也而當事疆難於
外責重治人之意不伸究歸復法而已時上又令諸
司有利民之事救時之方悉開款送開葉奏公復著
墨荒議投開未進也然晉江黃公輝原先進以書
上上曰有陳龍正這箇人錢問他朝不答再問又不答
上乃默然而止既而戶垣楊公枝就就沈參議正
宗李侍郎繼貞袁都御史繼或何孝康剛等諸人而復
及公議併徐尚質京東水道考畿南治本疏云宜令
本進呈備贊廟議之末上於是取原議及尚贊二
青人寬公隨具二疏併作水道考序進之蓋自百十年
來議財議餉皆知金錢不復知玉穀持國計者惟以加
派為長策神宗朝天下賦銀錢則百餘萬自德幾康

餉新幾三加後一千九百餘萬五倍原額致歲日身
田土日荒餉好盜賊興天下公撫憂繼之於是專發此
議謂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與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
以生疏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承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
生則加派可繼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一時相與信和
者廟堂如晉江黃公輝公輝德興化吳公諱督撫如蔡
公諱思王公諱朱公諱之口北道何公諱京東道幾公
皆鑒鑒持此為平寇安邊長策即
垣疏亦云與屯不如開荒已盡掃年來欽定屯書之旨
索而部覆仍據與屯起科奏說是田未加闢而三餉之
外又加一餉矣屯穀徐公殿臣約知其弊特疏駁部違
之誤明旨報云進荒免科率開創率著弊諸確違毋
仍徇宿弊可謂深切著明奈奉朝廷習者康終以排金
重穀為創聞於是特疏疏理都御史二人司道六人奏
佐二十餘人而銜皆以屯務冠其上銀借事竟不在生
財以故戶部借典屯之名行加派之實吏部借益荒之
意為起科之端而餘衆之苦心胥索矣公自筮仕後每
有所言必國家大本大典大計屹然比照古名臣八月
所餘司以桑謹不恆求望同荆臺省後易之所東西互
爭奉下至屈指公開東西人皆康晉江黃金以齊分曰

此時爲銓曹。須立身至瀋。待物至通。消所諸也。遂所不能也。晉江點首而笑。俄卿臺省來言之。銓司亦自言之。公一意堅辭。乃止。金伯玉先生笑語公曰。今日當途。乃有高坐在家。衆人拱手送吏部上門者。是殆有故。必貴鄉不欲先生處官路。故以此示大公耳。公曰。我亦知之。乞休未遂。冀得一南當當吏隱。最居此通要乎。時內外官又當考選。公志秋求南。一二重公者。謂時事多艱。必欲留公於北。會朝議撤前督。公謂晉江黃公曰。前督於今最急。當議易。何反議撤。撤則必從。前入黃大然之而不能奪也。公又謂同年在官路者。此開繁至大。當共

樂亭金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三

譯之皆唯唯莫敢發。公於要地諸公。非以國事及學問來商。未嘗投刺先謁。或見爲有心彼此。又嘗者掌上錄。言方今四大事。兼足公私。申明當廣。內平流寇。外而以格君心。擇治人。爲立此四李之本。錄成。自二三同志外。不輕示也。及是晉江蔣公聞之。求親。一日兩造公門。且請傳之以廣益於天下。公感其誠。因令此書不欲出。應時相也。新參梓傳。或亦無害。姑聽之。而素忌公者。果摘公書以爲有心譏切。會有邑人葉馨者。故無行爲同里所黜逐。是秋變名惟修。中順天鄉試。公以風化所關。特揭及之。特御李公士燧因以入告奉。督勤勞。

諸黨護業者咸忌公。通擄朝大行以分關宿業。訐奏然此案。欽定已六年矣。素事竟擬累復下部察。於是考選不列名。在公適諸本志。而群小福快。十一月。屯院徐公奉。特旨。請罷荒寧宜。公初適壘荒議及徐尚寶書二疏。旨亦竝下。公喜曰。此事得行。當郭公所云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者也。公分關宿案。疏亦報聞。時前鎮失守。警建京師。甘黨巡按御史李公。傳。之學慮人也。以國事孔亟。上方宿寐求賢。特疏薦三人。其一爲戶部主事葉。是前論放黃石齋廷杖者。一爲諸生武。是力學好義與李公拮据服。須其鄉者。而以公爲

樂亭金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三

之首。略曰。學傳孔孟之宗。慮裕親美之略。所著學言等書。允足垂訓。居鄉則率里黨勸善。厥實。化俗。其居官也。好生。授職諸。曾蒙。嘉納。具在。御前。此一臣也。盛代醇儒。經世鉅師。當令。廉展底蘊者也。來復云。臣於此三人。皆親視而廣詢。然彼齊沐入告。非。猶浮譽。憑偏好。慮登薦。賄也。國家繁人亟矣。祈通錄用以贊中興。疏至。群小益忌。吏垣贊雲師者。旨。攻公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壘荒議徐尚寶二書爲陵競。於奉。旨遂寬若遂志之者。而其要歸。則在裨溫體仁嫡派。襲奕奕衣冠二語。護以公爲溫公典試所孝士。而

蔡公則溫姻姪。師故爲此語以嘗公。意在反李公孔孟復笑之句也。問擬票如故事。御學抹溫蔡二語以出。命改票。問中乃擬票師殊屬不倫。姑不究。上久西李公疏不發。至是與雲師疏同下。李得優旨。舉朝服上之明。時浙銓司已罷去。總憲劉公宗謂太宰鄭公三曰。敝鄉銓司缺。無輪陳中翰幾亭太宰曰。吾意正爾。而貴鄉意不盡同。今先生見教。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矣。卽擬具題。而忘者復就總憲力阻之。總憲不聽。於是急喚試御史黃爲無影之噬。疏詆誣備至。且稱總憲爲其學以自媚於堂官。而指公爲僞學以配之。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三

劉固爲行其儒。不受諸子附會者也。或謂公盍自明公。謂分闕事七奉。明輪五行回奏。既疏述屢旨。無庸再辯。若學之誠僞。惟心自知。又何所庸辯。忌我者不爲我益友。卽爲我浮雲。彼胡結沈繼祖。今告安在哉。時公履勢基危。同心諸君子皆相與往來。證劄如平日。晉江黃公正辭以格物興化。吳公徵言以釋疑。皆從。繼祖用其消弭。不豫。令公知而晉撫蔡公徵撫王公聞之。至爲憾。激流涕曰。此時而猶不用此人。當如天下何。或謂公同官貴公耳。再曰。人言公與幾亭同事久。得無傳其衣鉢耶。貴公以告。公笑曰。吾有何衣鉢。學則惟如脩身。仕則

惟知安百姓。時務則惟知生五穀。平寇。今逢吾日。深惟思用奇士。微奇謀。早優生靈。早安君父。此外空空洞洞。別無一亭一念。此吾之大衣鉢也。貴亦大笑。翰林公增志朱公天麟一日謂公曰。公二事應少待。掌上錄出之。略早劣生弊之略。早公曰。掌上錄原不欲出新。衆至之不能止也。劣生於國家風化爲弊大矣。稍後時則已列京國衣冠之班。寧可復去乎。護惜一淫凶。而長旁觀無窮之惡。假長厚。真慘刻矣。今扶倫營而失世榮。豈有悔哉。二公歎曰。見義必爲。先生有焉。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三

幾亭全書附錄卷一終

義亭全書附錄卷二

陳祠部公家傳

男 擢 論次

養 暑 脩 奉定

閏十一月河閩廣。上孫幣金三英。命大司馬募死士。出奇計。有市僧蓋承憲者。資綠召對弘。任偵探事。上英明。屢驗其。總舉朝方苦於偵探之無人。公乃著議曰。偵探者。探其偵兵者。為誰。衆幾何。所向何地。分

義亭全書附錄卷二 宋傳

合幾枝。此將兵者之事。非中樞事。益非廟堂事也。今督撫不能偵。總總不能偵。而欲中樞代偵之。甚且上頒廟算。夫偵者。軍中耳目。職守機宜。所從出也。猶廟堂不能代設。代偵而知之。亦於軍中調度何異。將反蘇內以告外。以敵情示督撫。總鎮而代為定戰守之機。宜乎勢朝廷之聰明。御警之將帥。機預洩而權還制。何以立功。且用間用兵一事也。間猶目覩。兵猶足行。今用兵者非用間。用間者非用兵。譬如見者自一人。行者自一人。能無蹙乎。臨敵易將。今固無及。為放急計。莫如就京師求善用間之將。聽其募死士。隨偵敵。隨出奇設伏。使

目視見行出於一人。敵可恣襲而走也。復條列撫宜。大司馬相知。及英所任職方郎。將公閉戶閉居。日讀程子書。見當事者計皆左。不得已。隨竭忠謀。以為之助。然司馬欲委責前人。不肯肩其辜。職方亦猶豫不敢決。公為之浩歎。先是。朝廷加宋六子號。命詞臣制諱。其書公以為程子書。敬抄錄讀。且朱子平。今既將移朱子之舊。必抄錄程子之心。使三賢俱起。稱為無憾。然後可乃泰近思錄及朱子語類。隨言立類。分別去存。號曰程子詳本。有疑義誤傳。必為之辨析。入歌。要於至當。行人司副龍公開元。以糾劾權輔。忤旨。廷杖下獄。固

義亭全書附錄卷二 宋傳

之求撫焉。熊精禪理。多所探索。公深慕其好學。謂不啻夏侯勝當年。先是。丁丑。公因制旨杜門。與金伯玉先生定朱子語類。至是。復與龍公商定程子。皆在風設鼎沸中。而是歲危疑尤甚。初。群小挾柄人之勢。議曰。淵不遂乃設局阻公之選。而又學其退。終年無旅。謂足以獨公。不知公方遊神濂洛之間。未嘗與敵入機抱也。分關總云。臣日惟靜坐讀書。作老經生功課。君子無入不自得。豈不以無入而非學也哉。是月。丁輔人病。病厭。毀於家。黃石齋先生詩。道來言歲意。公穴不吉。祭等。辟藏。果有水壞之異。遷遷盾總願。待公即而改。盡。癸未三月丁

○為人朴聞至京師。公京甚又急欲安順。願察公歸恩。烈切公性儉而好施。食無珍味。衣無華采。門無拜客。賓不用優伶。居不構園亭。惟遇奇士活饑民。不構頌。義厚費。極疏。詆誣。覽者不平。謂公豈以年味宜還歸。民姓香郊迎。狀疏。聞以辨公。舉感曰。此何事而堪入告。且置者無一事實。安所容辨。辨之是交相害也。何異屠估乎。而○以試御史。自乞實授。爲憲。應順公副院。張公瑄所斥。又以失汴叙功。爲吏垣。劉公昌工垣。陳公燕翼等連疏。叠糾。佞條無聊。辨他攻者復兩及。公四月公始過。剖斬爲學。疏以辨其。然意不在自辨。狀因此。趨同善旨。

○事於聖聽也。公嘗言。今海內民風大壞。大抵同感相。濟而此會以同善感之士。大夫矜名自好者。亦吾異人。異而此會以善與人同感之。既有以感受惠之小民。又有以感施惠之君子。誠得四方會法推行。其可聽和氣。轉般運。而彈盜安民。其近效也。然果奉食。有將順局一轉。相知有欲爲公。別白者。公止之。有勸公自陳者。公不答。惟云。欲歸安親。乃本志。世局自變。吾心自常。六月。脩撰通州觀。陳兵食大計。主。勸也。璽。而以承不起科。爲綱。力田氣。耕。順罪等。款爲目。上夫嘉納之。皆本公。議也。既趨入政府。趨同井。研陳。詳各。今所知。趨。

○意欲公一見。商進用法。公嘗以久在候。首。未嘗出門。見客。其人從吏。不已。公乃曰。司馬溫公訪塔。臺。諫者於伊川。且不答。況問及已身乎。其人云。通。謂相門。恐。壞品耳。公品久定。一見何傷。公笑云。只須此見品。候不定。當事者乃知公不可得而親疎矣。會有大僚。嫌公者。揚言伊自劉念嘉。外更無一人入眼。太宰幸。知。遇。承其意。必欲降。謂公。安之。十月。壽。逆。被。盜。關。又得。邊。警。復。急。公嘆曰。死病無良醫。命矣夫。爲詞。衣。帶。問云。南。箕。靜。聽。長依主。北。關。開。居也。或身十二月。朱。旨。降。一。級。調。用。甲申正月丁酉。吏部題補南京國子監丞。先是有旨令中。

○外各華心計大臣。宣撫朱公之得疏。率公堪大司農任。公。聞。力。語。伯。玉。金。公。以。款。歸。至。特。氣。其。總。不。通。接。接。勉。齋。朱。先。生。爲。公。同。門。至。獎。而。以。心。計。焉。豈。未。悟。識。公。獻。爲。國。急。才。未。暇。爲。公。計。也。若。金。先。生。與。公。定。理。果。交。者。十年身且進。而許國。而能。罪。諒。素。職。爲。公。求。退。其。於。行。幾。之。辦。款。矣。公。知。吾。推。蔡。公。必。好。列。節。虎。子。爲。孫。哲。庸。求。姻。於。公。曰。得。貞。臣。之。女。爲。子。孫。總。時。知。見。公。蔡。公。報。曰。此。時。求。劉。益。見。幾。亭。矣。丙。辰。南。監。丞。命。下。二。月。庚。申。朔。出。都。三。月。辛。亥。抵。家。徽。監。丞。壽。於。南。大。司。成。求。題。致。仕。間。及。時。事。輒。頓。足。曰。土。崩。之。變。成。矣。三。餉。釁。求。

無度藩府鼎橫日甚守令貪黷成風緝紳茂庶小民膏
戶剋剝窮人客兵淫掠縣禁有此六者致中州秦楚無
處不開門迎賊今賊入晉晉必危晉危都城益孤立大
難將至若聖主何日發發以都城不守爲慮客至必
首問北來消息迨五月朔遣傳都城失守之變先皇
帝以三月十九日殉國煤山矣痛哉彼夏商之季世凶
德之暴折也報獻之失開弱極之陵夷也廣明之顛越
懿德之狂惑也靖康之慘禍宜政之淫罰也然且悍酋
索慶或遠近偷息爲一代宗社臣民厚今先皇帝秦
儉勤勞皇皇圖治十七年如一日徒以有君無臣死黨

幾平金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五

誤國而其歸也乃與淫昏暴虐之主同禍而夏憐笑問
蒼天此克此痛焉其有極耶公自壬申癸酉即以寇孽
爲深憂甲戌公車挾奇士入都謀所以窮散蕩平之者
丙子擬急平流寇疏丁丑著其說於會試擬經策戊寅
又著平寇安邊議已卯復擬生財平寇合爲一事疏見
當幸莫以爲意皆不果上迨壬午河南陷癸未潼關潰
朝士始有就問者然是春寇已入舊上臨朝灑泣而
元宵燈市貴人默宴如常也杞人空憂事燕終聲蓋一
紀於茲矣及是聞變摧心飲絕曰天翻地覆之事當吾
世而逢之又曰吾嘗冬爲朔於衣帶時志意已定說更

圖帶都門只是一死少頃得坐潭淚不能已曰吾以小
臣先聖主殊常之禍恒懼報恩無日而今樂長已乎
時人情洶洶又傳言逆關兵且南下公知史公書可方
握兵上游必能定大計當收拾人心以待之遂偏服城
坊與民及諸貧士爲郡邑倡而以其平屬於縣曰宗
社大故臣子之義何以來爲固結民心卽爲報關縣如
公指立行之人情漸定頃之聞福藩監國公喜且泣
已聞收元弘光公不樂若建元不貴再用說時新君初
服人望中興公亦慨然有挾營雪恥之志屹登極詔諭
月不至公曰興元制書日行五百里今四方引領而觀

幾平金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六

新政感發人心在此一紙何息暴若是耶尋聞新政不
公遂絕意用世七月遂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嘆曰吾
乞身先帝之世而脂榮今日之朝乎立具呈太宰求
題致仕公於殉國諸賢如劉公順厚公奇律世金公鉉
成公偉施公諱邦凌公諱義吳公諱諱王公諱家朱公
諱之蔡公諱慈奇同心至與金公常感一友人車謂公
曰我嘗在此開想卿要緊時得無主意不定如某君之
出醜乎至是公述其語因屈指諸公曰烈烈二十餘人
吾友幾居其半亦辨在平日爾俟而夢劉公來招有詩
紀之時九月壬子夕也公素輕捷無他恙自此慮友臂

不仁十一月安豐廉憲公於青山南之百家潭是歲公
鄉居十九意象慘澹嘗竟日默然開起執小杖諸童
子雜階草艾枯枝若以此爲意者忽投杖而立或支頤
復坐拊等屢待不敢啓問知公之神傷者至夫嗚呼悲
夫其明年乙酉公年六十有一正月復具呈太宰張公
提求題致仕再請始允念臺劉公曰國破君亡吾輩不
能死又有一番出處罪且浮於不死矣其何以對知已
乎前在留都久不得爲丈脂車耗私心揣之當以嘉遜
終則一時正出處之義者惟翁丈一人屬起諸君睦乎
後已時朝事日異中外警警公嘆曰三綱五常絕矣遂

幾亭金甯附錄 卷二 家傳

七

絕口不問時政立叅訂家集八法授授等曰義理未確
者無關繫而可去者簡端嘗一字曰去理確而詞未情
當宜更加酌者曰改信心獨得異於古今諸儒觀者心
或未安曰疑無甚關係而議論不可棄者宜移置別錄
曰移次序未審應番入某篇及某條下者亦曰移諸意
相似數處並見宜裁合爲一條者曰胥惟精異者簡端
用一圖識之又或辭與前皆相似而意異不害其爲心
得也存之辭雖異而意同是襲其已雜耳去之三月學
言三卷成四月定學言詳記分爲八門一功夫二原本
三發用四治道五政事六人情七類辨八胥術因取初

再刻及未刻三稿分門比類命搢等叅訂如學言法而
公平峻之會有挾京邑異議來告者公一笑麾之賦詩
有京華吹舞新南極野哭沈淵舊帝星何物微官勞顧
瞻顧移難火煖蒼生之句郡城異文學統時雅爲公賞
識茲特來就公學公語以立身行己之要爲更著巨手
說五月庚寅南都守公在屏林慨然流涕曰先帝
身殉廟社義感天人至簡血詔戒遠徒無傷我百姓又
占來棄國遺恩所未有此百世大仁也仁在百世者其
聞郡邑傳言但老人不及見矣可若何聞六月辛巳朔丙戌

幾亭金甯附錄

卷二 家傳

八

念臺先生死節狀公置然曰念翁死耶噫其君子遂簡
岸記中明哲保身一條記其事已微晒曰終是偷生時
冒爵皆遂絕不粒食惟少進涼瓜吟茶義飛倒於郡邑
主事者仍展玩學言不報因改定會子易實一義愴然
辭曰吾少年失學中歲知非勤心寡過餘三十年終
履刻遂命也丈又云死如念翁倒也乾淨越日揆等強
進粥糜公固却之揆等憂甚進清暑劑又固却不脫庚
子命來蚤涼還至廉憲公祠是夕元神益脫辛丑平旦

醫主用附子理中湯公處乎大言曰大病須大藥俗醫安能療我吾雖困自有大主意在兒輩勿以藥誤我揆等慙駭不知所出少頃請強試一匕公向內側臥不而久之由右手裏以食指規畫若有所書口隨微吟似符三言韻語痛乎書空莫辨而語音輕眇又不能審聽也僅於五六句間聽一語曰君何在揆等始豁然解公之意脩因進曰大人主意在此兒輩豈復敢以姑息之愛強混大人且有一語兒誠不忍出諸口今欲明白大人心事又不忍不言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楚焉斯已矣二語當是大人今日心事情不孝當口脫

性癖香片檳號曉而入皆口福受恩受恩涕淚如雨呼足以觀心矣公孝弟賢仁天性獨至事康憲公盛淑人每先意承志能得父母之歡心康憲公病革語公兄弟曰達未析若何公曰某兄弟自以讓分康憲公頷之後公所受田縮於靖賢公逾頃而室廬則全讓之靖賢公至靖賢公臨歿以圖史園亭值千餘金者手書昇公償以昔所資公大慟弗受且招侄舒阜二人於家別延親孝子為師與揆等同學一切通財禦侮撫孤諸事終公身者二十餘年弗替公自悟生生之旨灼見人生一熱善念直從大生廣生來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在天地為生生之德在人即是不忍之心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窮耳豈有華華好道而永今於天地之間每語揆等曰人生自飽暖而外多端何為若弟今日免於饑寒足矣與其為一身供暴殄何如用以拯無告且為子孫延福祚乎夏秋之交穀價稍滿即命揆等將餘廩減價平糶減價暴骨斃骸募工移理義塚始自壬申揆等體公意不放怠吳門有汎濤者三十二人將麗辟矣適公奉使南歸聞之懇於司理倪公長珩且也一大誓明無私倪公感動力請於當事止辟一人戍二人耳里民四人以非罪忤當事將斃杖下矣為之乙

夜謁相。知。貌。轉。營。收。始。得。得。一。人。出。縣。數。日。而。卒。公。猶。傷。之。邑。人。士。就。試。北。雍。有。支。蔣。孫。三。君。者。先。機。旅。遊。公。皆。力。購。其。歸。葬。棺。殮。津。送。還。鄉。曹。翰。林。我。雪。聞。之。嘆。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窮。請。聖。人。書。必。欲。見。之。行。事。者。幾。卒。也。過。宿。還。聞。貧。民。棄。其。女。於。還。商。子。母。哭。別。爲。償。其。道。而。完。其。女。遊。黃。山。閱。習。俗。有。銅。女。碑。事。著。婺。州。太。和。說。彼。中。當。事。爲。之。推。衍。俾。傳。人。心。感。動。奉。使。中。州。見。流。離。載。道。欲。救。無。策。日。坐。輿。中。灑。泣。祇。全。數。棄。兒。而。已。有。使。稚。五。孩。記。訓。子。孫。僱。乳。母。必。善。全。其。所。遺。之。兒。有。僱。乳。母。說。至。於。宮。女。閨。人。怨。曠。無。告。亦。嘗。竭。心。思。爲。商。酌。其。良。法。而。菜。牛。駝。乘。亦。著。說。以。祈。機。世。王。佐。之。推。行。嗚。呼。仁。哉。公。南。北。往。來。水。陸。所。經。見。有。便。宜。美。利。可。施。行。及。叢。蠶。當。除。如。河。工。街。淺。挑。浚。道。橋。等。弊。漕。彼。自。焚。自。沉。劫。掠。士。商。演。戲。失。火。等。害。胥。役。肆。詐。小。民。刁。孽。里。役。等。情。無。不。詳。識。遇。常。事。有。心。人。咨。詢。必。竭。誠。啓。告。并。所。以。興。廢。之。法。庚。辛。間。漕。卒。騷。擾。極。矣。德。州。盧。公。世。瀚。爲。巡。漕。公。舉。漕。事。機。立。結。悉。告。之。盧。公。一。如。議。入。告。得。旨。飭。行。清。橫。爲。之。稍。減。屹。擬。史。公。可。法。才。華。文。武。臨。數。輒。身。先。士。卒。公。微。且。愛。之。托。金。伯。玉。先。生。還。以。持。重。奸。謀。且。薦。數。奇。士。非。政。所。著。不。冠。五。機。史。公。潯。嘆。曰。真。愛。

吾之言也。還傾心請益。脩。河。南。劉。公。理。順。同。門。心。契。也。學。問。有。疑。義。經。延。有。啓。沃。人。才。有。評。議。與。其。鄉。冠。亂。綱。繆。之。法。無。弗。咨。詢。公。皆。悉。心。爲。之。籌。畫。推。薦。沈。公。正。宗。爲。大。梁。道。髮。推。賊。鋒。晉。機。崇。公。宜。撫。奉。公。豫。德。王。公。凡。軍。國。機。宜。必。與。公。密。緘。商。確。或。得。根。而。後。行。南。宮。會。試。舉。子。姪。有。填。榜。預。命。者。辛。未。公。約。同。人。其。開。門。呈。於。當。事。庚。辰。爲。監。試。陳。公。起。龍。定。方。門。條。約。多。士。至。今。便。之。客。官。冒。籍。優。免。滋。勸。已。機。公。以。爲。叨。恩。兩。地。重。累。窮。簷。豈。可。借。重。士。之。虛。名。爲。廉。民。之。實。事。甲。戌。既。自。除。吳。江。縣。戶。籍。壬。午。爲。大。宗。伯。林。公。欲。擬。定。科。場。新。例。特。申。嚴。其。禁。舉。旨。竭。行。嘉。秀。隱。田。一。寒。善。邑。爭。持。垂。六。十。年。矣。丁。丑。奉。旨。丈。量。巡。方。鄧。公。叙。舊。公。可。聘。先。後。問。處。分。長。便。公。以。爲。田。在。嘉。秀。界。內。者。輸。議。嘉。秀。在。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片。官。可。決。丈。量。非。所。以。清。弊。也。今。奉。行。明。旨。亦。有。良。法。先。定。三。邑。疆。界。然。機。各。自。丈。量。恰。如。從。新。分。縣。之。始。各。自。據。疆。轄。田。按。田。徵。稅。則。善。邑。虧。田。不。復。而。自。復。虛。糧。不。清。而。自。清。嘉。秀。奸。胥。自。匿。彼。邑。之。無。糧。田。亦。不。搜。而。自。出。矣。二。公。皆。拊。掌。稱。善。而。上。下。莫。與。堅。其。任。事。未。果。行。公。嘗。言。居。京。師。因。人。進。言。故。得。一。分。是。一。分。故。得。一。事。是。一。事。只。此。是。爲。官。好。處。餘。

外事不及山林矣。公嘗筆記當世人材。不論出身。祇以文武分部。而各記其人之言行。一二於姓名下。卽醫卜堪輿。亦存附錄。其冊初名有治人。後更名見聞知。書語揆等曰。此是平治天下實下手工夫。後復傳論揆等曰。兒輩若有膺薦北上者。隨時隨地。便當以民生爲心。咨訪人才爲急。如水陸經過所在。或停驂。或泊舟登岸。遇父老子弟。或舟人與人。卽與閑談。問其所屬官司。及地方人才。得每人一二實事。卽掌之。或聞有豪俊異人。知用兵及水利墾荒之類者。見其而記其居址姓名。尤爲目下要務。蓋公一體痼癩。而不見人我相。機緣所至。

樂亭金晉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曲成不遺。故隨時隨地。皆爲經濟。於講學也亦然。以爲必建院。必升席。必約期會衆。則講者少。不講者多矣。平生無事非學。無時非講。無人非講。隨其淺深高下。實賤賢愚得益而去。不知其爲講學也。吾夫子居家在途。無等杏壇。登山觀川。隨地指示。有叩必竭。無非提醒人心。使之爲善。不爲惡而已。儒者家法固然。豈必與禪衲輩爭樹法堂哉。嘗論爲學功夫。曰積善。曰集義。曰存心。曰致知。曰動小物。惟小與細。日日有之。故可以用積。必俟夫善然後爲虛。日不旣多乎。銘書室之楹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

坐一分讀書。銘客座之楹曰。清晨應滿日。裏難鳴呼。得於隨處體認之際者。機矣。公於天人性命。古今事時。群疑並興。既悟之後。朗然於心。了然於手口。丁丑。悟格物之正解。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者。卽物而求其天則也。格之者。爲誰。固不患其逐物而遺心矣。他如自嫌洗心。鬼神上帝。善惡難易。性善有無。義利物我。正誼明道。位育不朽。諸義。皆擴先儒所未發。每宵分夢覺。尤其思窮探於理窟。有得輒未明而起。披衣疾書。聞口披揆等。據相草稿。起而點定讀之。欺然志適也。晚年題日記之簡曰。又日新。顏燕遊之所曰。葉竹鄉。皆自識其向道。

樂亭金晉附錄 卷二 家傳

四

弗衰之志。壬癸冬春。風波游至。日兀坐讀書。不輟。全伯玉先生每過嘆曰。如夫生真能讀書。公曰。正爲不能不讀書。尚非學問。公秉性無欺。與人交。詞達無隱情。至是非可否之際。處心至公。不能因私喜怒。作一遠心語。難遇嫌隙。未善收沒其所長。心之所非。欲強飾一語相委蛇。不能也。然公恒致歉於辭氣之間。吉水李公陳玉書語人曰。吾令善邑六年。欲擴其某言非禮。某事非義。委不可得。惟評人必聚。論事必徹。此其所短也。公聞而服之。因語告者曰。鄉愿不可爲。然吾亦實有失。難平爲。者不評可也。難乎爲徹者。不論可也。失在評論。不在夏。

與微也。告者曰：此言不又曩乎微乎？公置然深省，解書進言曰：大人所以取忌於流俗，約有四端：信心太過，信人太輕，涇渭太分，語言太盡。公深然之，以為中病。遂自書座右云：信心太過，矜根也；信人太輕，不明也；涇渭太分，無量也；語言太盡，無善也。時時省之，虛心崇善，老而彌篤。體發改過補過之義，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皇帝焦勞求治，公素關致治綱領，上天心，察職諸疏，而於郊期鑒荒注望尤切。語察等曰：致令天下萬世之生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羸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惟熟西北之荒土乎？欲熟荒土，必資灌溉，既資灌

既開溝洫，必起阡陌，既起阡陌，豈其廣狹任意而不均？疆理錯亂而無叙，必且為之建步立畝，於是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而井田之制廢矣。於是為之中公外私以明與等，孝弟力田以著其致，通成同封以大其規，饒饒饒饒以嚴其辨，而井田之制成矣。於是為之十分取一，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與私田，而永不起科之法定矣。故井地非聖人之強設也，乃水土相因自然之勢也，永不起科亦非皇祖之曠恩也。乃三代以來相傳之賦法也，誠井地於今日亦西北墾荒不得不然之勢，而非慕古之王政也。猶之正郊

期行月令，乃聖王所天，永命必過之實事，而非稽古禮文也。惟是中原提封萬里，其間山川沈疝，登降迂斜，跬步偶差，東西易向，非可尺寸尋丈而度也。而欲區別其高下平原之地勢，利導為井牧，偃潏之土宜，孰衍宜井，孰隴阜宜牧，孰墳壤而圃，孰汚澤而瀦，以至度水勢之淺深，審地平之高下，制為引注矣洩之方，使其民享灌漑之利，而免蕩溢衝波之害，自非求勾股起潏量，何以得千百里水土之平，而施其經畫乎？昔郭守敬能以海而較大都至汴梁，得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能從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各得其水勢地形乎？

差之數而表識其孰可分殺河勢，孰可識溉土田者，無他術也。精於周俗勾股測量之法而已。故太師以生說為本，生殺以井地為本，而井地以周髀為本。周公諱於商，高問積矩，豈資微算哉？聖人為萬世生民謀，粒食勸授時，本經天緯地而立文，乃參天兩地而倚數之學也。吾老矣，世命通命，每用懷疑，度已不獲見，請行事欲著周髀井田記而亦未遑，兒輩其善成吾志，相與講習其法，傳之後人，廣之同志，為世守專門之學，將來修水政，肇田功，自有其時。萬世蒼生之命，端在於此，公心服弘長，無事不顧及天下後世，而發念具熟，若時時有天下

萬世與我相質侯。凡聲色珍華。一切奉身之物。視之若遺。在官道仕進之謀。聲氣異同之說。一毫不入於心。惟孜孜以格君心。辨人才。明治體。救生民爲事。語及東林。曰。心忠不忠。器洪不洪。才通不通。言與事。公不公。得其衷不衷。語分別。君子小人。曰。易分消長。後世惟論勝負。使狂者直。小人之心。漸化而爲君子。則君子之道長矣。若勝則僅削其位。奪其權。而心之不被。不服如故也。被未消。此未長。能保其不挺而戰乎。定高子書。則其朋黨說。閱朱子節要。刪其與西丞相論朋黨書。一二時望。或落落不見依傍之跡。而世教人風所繫。則直詞侃侃。遂

蘇東坡詩集卷二家傳

十七

志不回。至以蒙怨咎不悔。相愛者以爲拙於仕宦。相待者以爲察於聲氣。而媚嫉者。以下僚數上封事爲露才自炫。嗚呼。豈知君子負先識。懷先憂。有自托嚮背之義。而不能者。公囑當世。咎敗豫。事言之多。中於鄉邦。知四姓剝復。過中州。知諸藩禍敗。開太康王公輔運。述鄉邑風俗。知必有屏賓之禍。開中閭。余公一元卷。知其先必有隱德。必爲碩人。至天心仁愛之徵。主體輔務之幾。國運興亡之兆。尤見之親而知之獨豫。遇國步多艱。天子仁聖。每自嘆懷忠不得盡。而親者已疑其多言矣。詩曰。其誰知之。茲亦弗思。當被譏閉戶時。或告公曰。先

生無言責。可以不言。公曰。不體。此謂平時耳。今國危若此。主上每下詔罪己。求直言。正爲百司無言責也。若言路又豈待求之而俟言乎。且吾所言。又非他人能代陳者通。主上虛誠而懷隱默。尚何待哉。若言而不行之。未必盡善。則天下之命也。賢衆思吾何論焉。嗚呼。此公發未春語也。立乎今日。以觀當年。國覆君亡。僅一歲之後。凡在朝者。圖之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矣。論言責乎。文信公云。父母有疾。雖明知不可爲。人子無不下藥之理。不下藥者。非人子也。嗚呼。是公之心也。矣。公體弱。不勝衣。而平昔清峻。音吐瀉。居恒沉默寡言。及叙

蘇東坡詩集卷二家傳

十八

政事。理。啓發微言。與義。愈委曲。愈極周詳。而提侯獨要條理分明。至家庭嘻笑。委蛇之辭。皆粲然成文。可書而誦也。聽者往往油然意解。或言公德德在。目精神在。談論時。諒矣。自幼遊益。淑人訓。見粒飯遍地。必手拾之。至者不變。未嘗衣大袖。云聖人短右袂。便於勤也。大袖何爲。居鄉立朝。皎皎素履。卽拮等兄弟。習以成性。亦有視之若塊。爐之如臨。禍機者。若頭數人。兢兢體約束。無敢以酬色盛氣加都里。此豈聲音笑貌所飾致也哉。公讀書。必數過乃成誦。既成誦。則終身不忘。族次解裝。扁舟小憩。不廢研尋。遂於青無所不讀。詩好陶杜。論事好陸

忠宣李忠定皆有序論史好通鑑綱目國朝典故百家之書無所不觀而留意岐扁管郭之術曰是有助於孝子仁人至中年真心學道不復汎觀所讀惟理學經濟之書自梁溪河汾閩洛以溯六經無不篤志精研而於四子之言咀玩尤有至味雞鳴而起津津皆孝經論語之膏腴也所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卷內分家範卷六上卷四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合爲義亭全書六十二卷每自奠生平因文而知經濟因經濟而反諸身心爲學之功未有側用如是者而學者之推公則曰惟少而學文故論道述事能兼文人之筆惟壯而治事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一

故能合事與道爲一致於世務必推兄原本而精點理義無一墮空虛其後專求諸身心則前此傳文之功皆歸至極矣此遺合聖門循循傳約之序何云側用哉又嘗著聖從錄而未竟曰學者作聖以思人君入聖以從諫發明此義爲百代經筵之用庶幾稱主德而治日多所論定有程子詳本朱子經說語類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三先生纂言陳白沙羅整堂明儒統以爲本朝學術自白沙傳金針於甘泉雖稱爲儒其後諸家繁典立說彌肆殊爲斯道傳令輯儒統盡其背道之語爲之存十一於千百使後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

黃鼓其聽觀雖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在中書定從省典例奉 旨定中書科事實纂稿因救荒輯救荒策會論生殺輯聖荒兆行靖質公之歿也爲自祭文一章遠齊彭澤近友陶菴公至老弗忘於心輯陶詩衍嘗欲與侍御李公諱增定余中丞治譜爲司牧者廣澤民之方而未及裁定曰以俟後人痛惟我公一生砥礪向道而行於爲學也無日不以聖賢之道治其心迨居會也無事不以堯舜之道致其君窮探性命務在實措於躬偶涉見聞必思有濟於物下不忍以飾言欺後世上不敢以怠行慙古人至於絕粒正終全歸自靖一段靈光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昭昭乎揭日月而行矣忠憲先生之述屈原也曰耿吾既得此中正諒埃風余上征蓋真足其中正之道上與天通而鸞跨鳳何天之衢不復知世間更有何事矣嗚呼此我公之履化也夫亦我公之歿家也夫丁孺人先祿丞謙所公女母倪安人孺人幼而孝婉有志操稍長女紅之事靡不精能光祿公寬仁好客而倪安人善病不治卒孺人年十二則內庖供辦卽能代安人勞自從祖清惠公而下無不稱重萬曆甲辰年十八歸於公事舅姑至孝如在家日事父母也盛淑人喜模索孺人故望族而性與儉安練衫浣裳十年一易葵茹

兼羨手自調和而進之。叔人喜謂新婦能適我意。燕八
難自奉甚儉。而明於用財。公與靖質公友愛若一身。靖
質公時有親急。取之公若寄。而孺人未嘗有難色。既而
撫猶子。延師家塾。晨夕供億者踰年。而孺人無倦色。公
性好施。歷歲饑荒。莫先賑費不貲。皆孺人攻苦舍淡所
留餘。而未嘗有吝色。顛歡喜贊行。數稱述清惠公中歲
感奇夢。發願濟饑。事以相勸。公每嘆曰。范文正平生輕
貲好施。因其夫人早世。故棄舟之誼。只須子與父同心。
若使室人倍惜吝嗟。於內丈夫亦難徑情布惠於外。孺
人處約而相君子以勤儉。稍裕而慈相君子以仁義。庶

幾內德之時中矣乎。公推誠接物。或一言徑契。披肝經

王

晚。孺人謂人未易知。宜且徐觀其後。公遇里黨呼。聞
聲立應。孺人謂宜且復察其情。凡有所言。皆足以劑公
所不及。而公未嘗不欣然聽受也。治家井井鉅細不遺
御。藏獲動而能恤。鞠鞠等兄弟。慈而能訓。故公自與
從師以及仕宦。先後三十餘年。曾無內徑憂。庚辰春。以
公中書舍人滿三載。受封孺人。晚歲多病。壬午仲冬。
患痰厥卒至不起。嗚呼痛哉。公時在京師。因道阻。明年
三月始聞訃。公驚哀甚。賦不得別以志痛云。孺人生於
萬曆十五年丁亥二月十一日。歿於崇禎十五年十一

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不孝接同弟脩弟畧弟養。奉
公命以甲申五月三日安葬。孺人於胥山鄉之中下。柩
公嘗築室讀書其間。舍曰屏林者。不意明年乙酉閏六
月二十一日辛丑。公復歿。候等莫其喪次。遽以三十六
日丙午奉公觀與孺人合塋於屏林新阡。嗚呼傷哉。生
不能供一日之養。歿不克時三月之奠。嗚呼哀哉。廢禮
逃荒。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書陳文潔公家傳後

先伯父忠憲公之學。得幾亭先生而發明。揚之嚴之。
取其精要。析之合之。別其源流。是即先生之爲學也。

忠憲之有先生。其猶龜山之有仲素乎。乙未春予邑

王

復東林之燕居。脩道南之祀秩。奉先生位。班忠憲而
配享於龜山。春秋上下官祭焉。連學脈也。議所從也。
茲觀先生臨逝。灑然獨於遺書有未竟之志。嗚呼。傳
述之任。今子優之矣。乃余竊窺文公奉泉之命。與呂
成公編緝近思錄。爲四書之階梯。而總括之曰。學者
所以求端用功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
之大略。愈此立言之則也。後之著書者。不有合乎此。
則爲卮辭。合乎此而無所發明。亦爲卮辭。誠得十四
卷之指歸。取先生之集而印合之。或一言可當千百

言或千百言而申明此一言亦取英精要而別其源流是卽後人之爲學也已至於學者私謚先生爲文淵於謚議爲尤於學脈爲當於四方之仰止爲慰請以諡千秋之論定焉錫山高世泰頓首跋

昔東林正傳私謚文淵陳幾亭先生家傳後

億萬曆之季不肖從先向實後竊聆顧端文高忠憲各先正緒論於講席英後蚤聞聲而願慕也先刑部育我公通印忠憲之徵者不肖辛酉下第先人不憚而見幾亭先生名於北錄則喜先生歿先生後不肖三年而成進士則不肖尤喜蓋先生未第時便以天

幾亭公贊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下爲已任於簡身善俗匡國庇民節節有實著也丙子分較爲忌者所繫賴聖鑒得白自此益侃侃論列與臺省二三正人提挈輿論籍籍推砥柱先帝每衆中屬目而旁嫉日熾竟左官以歸聞北變聲淚交下久之雖一人康正寤寐勿緩而心惘新政不綱遂絕意用世於是益研義理慎著述以俟全歸乙酉閏六月絕粒正終以遺書潛授令子揆脩等今讀公全書釋家傳之嚴謹可謂繼述有人矣嗚呼先生於東南道脉內不愧康憲黃閣外不愧端文忠憲生不負念臺數公死不負澤康素脩數子下可示門人子

姓以永承傳之無幾悠悠大化混茫萬古及門吳統持巨手恭衆論而私謚曰文淵明先生之志也先生抗引太虛濯魄沈澁中正之遺與天昭回矣不肖偷生殘喘敢承長君屬筆以通家小友惜書其後辛丑閏月堆山病衲薛泉拜手跋

書幾亭先生家傳後

幾亭先生其立變仁之標準者乎生天地仁之原也資始保合仁之用也萬世準脈莫不涇源於仁但有大小醇駁之判爾先生敦毓於淵厚研習於幾微而發揮之於經緯其性業文章指事觸類無非仁也

幾亭公贊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以先生之積蘊流輝然位不大通顯年僅逾中算又遭世末造較先賢之厄於時命殆甚通立朝與天子壻對殿與宰輔論揆職與百執事籌康濟而廣與朋友矢忠告居鄉盡力梓幾處家慎重喪葬以至方術秘要咸本億惻昭示時家蓋先生學問根底實從悟生生之旨始而自言固曰念念愛人立德友功立言之本張二無先生之致推重也曰翁便出先生生正字善莫善於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運此爲無濟皆生天下之事演此爲文章皆生天下之言也然爲篤論矣先生之不朽具在全集無少遺憾豈非

邁前修而直。邇繼善成性之脈者。誠余曾聞之。
 云。顏子終日忘言。亦足以發。莫謂無言。今日一草一
 木。皆顏氏所發也。先生大文垂天壤。言於無言。其所
 發不既多乎。至於致命居貞。渾然名迹。孔曰成仁。有
 歟。獎焉。余被服先生之行。誼風旨。深令嗣子。舉氏。顯
 述家傳。洋洋灑灑。數千言。謹按之。皆實錄。無一字涉寧也。
 先生高第弟子。吳子巨手。爲時宗尚。其私謚先生文
 淵也。文固定指。淵猶僅稱。似未足彰先生學脈之大
 且貞也。尚俟諸秩宗易名之典矣。吳邑留巷李模頓
 首版

家範會言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述先德詩

嘉善陳 揆子廉氏若

弟 脩子近氏訂

神皇乙酉夏六月五星先芒昭吳越。我先君子侯亭公。
 篤生此邦。應人傑於時。大父頓孝廉已舉一子申之年。
 是爲吾伯貴。閩氏後頓所解文章。傳丙戌大父成進士。
 兩宰畿邑。皆隨侍了凡。襄公諱來署中。特賞少子思深。
 華大父奏最移宗國。閩江樓上顏登勝。延學吳公諱志。
 佐子品故高一見神駒。賞尤亟。舉藝謂可追王唐。學成矣。
 家範全書附錄 卷二 三
 官列升堂。復介吳師師高子。諱崇龍。錫山義我水洋洋。
 辛丑從師來。秋秋相逢歸。子諱子嘉。思實高流。詩似超曠。
 許相似忘年。更得長者辭。忠節。諱大。中。同學癸卯年。勝。
 明伯氏偕周旋。不爲苟同。亦不異文章氣。誼推三賢。追。
 古迎婚甲辰。首婦德仍追盛。大母是爲吾母。丁孺人孝。
 意勤儉。今無有公。以此無內顧憂。一往同學。爭千秋丁。
 未之冬。揆始誕。踰年復得仲子。脩。戊春。定省武昌。郡千。
 里江濤如一。驛八詠平分。黃鶴高。澄湖沅芷。慶風。問年。
 二十七爲辛亥。上下史籍占成敗。始覺詞章未足多。大。
 業謂有經綸在。寅秋大父。勸官旋。期月長。遣欲問天三。

十年來詩禮訓讓分薄產錄遺先
塊中憂患時時事反躬爲銘玄當溯江上暮春長句哭
西風午年生子當秋深伯氏發解先共辰常道
同爲父母子不見弟昆有異身於時神皇之季矣幼
子名生年泰昌始辛酉肅皇又改元一經觀國魁多
士俄開伯氏南來計馳歸亟慰慈親暮本草不效擣高
堂捉搦猶子真如父公時哀母兼哀兄夙夜惟求慰所
生席然世境浮雲淨俯仰天人學以明私謹伯氏曰靖
質一編函史償百益公誦函史一部以見意夏爲揮汗
訂遺文冬爲踏雪營幽宅甲子計惜久遠逃明春京邸
更計間年十四而薨
祭文其夏中旨遣忠節意氣錢刀雙贈別先在黃門獄
獄時渙群朋亡軼規切逆耳不謂公言然臨岐乃見交
情熱送送蘇臺又錫山漆湖道席重追攀微言入耳開
新悟此會傳心不等閑子授忠節至錫山因謁高子焉
維時吳江周侍御諱忠宗爲傅婦翁亦就繫師友周親
患難連心思感深遠瑞灼天勢幾幕大疑有解
大疑解群疑漢顧皇更始戊辰初憂盛危明臘獨見
上意者公預憂主廷無任事南還見病再生年簡方
占易垂玄詮恩斯罔極兼提旆從此行身識與旌惟公

雅致超凡俗隨意名山混塵收捐顧鄉鄰若有情逍遙
潤壑潭無欲澄懷析雙斗丘巔窮極三才語成錄生平
得力是能思昧爽華華格物時深入太虛觀動靜近後
胞與認幾希庚午元旦聞雞鳴胸中曠然營無事改身
如在懷葛初古今生死視不重當下春和益欲浮生身
之旨爰揭示春林江南鬼夜哭公時履寄九峰麓憂天
無術念民機呼兒散米賑災獨更條良法普諸人哀多
益寡荒年穀說後荒年中有一方富主告得一方貧民之
辛未初集始鐫行學宮三卷純粹精豈有浮備資問世
他賢採取如親行里中久困役不均公特倡議通紳民
嗣復率行同善會梁溪道濟懷桑存壬申訂次高子書
宗伯爲之刻南都又立義莊繼先志希文憂樂今如何
甲戌春始提南宮哀山雅望隱然隆道人官味如雲水
論交誼學備從容公車先從凡五上清河千里頻遷往
但有民危入見聞隨宜規畫供咨訪乙亥家居五十一
勤事頻來訪民疾熱腸苦口招人疑生氣旁皇雅自鬱
同邑錢公政府居越城無箋上記室最後東林錢公子
助寄數行命門雙火傳金石有方今電報民驚表裏俱
病可以救之蓋火能生丙秋分穀北關士奇才亮節會
氣相二火迫命者也
名世明春授職當書樞省典例重刊示本房末怨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胡生主司分考亦恭成記就省逃祗自發臣懷五奏格
 明明分關事當在候旨杜門日金公伯玉志謹
 時來集崇陽語類訂紛給誠明張開良知室有恭定
 說治譜原本余中丞心切撫字商評陽局公評定遂
 行治平冠五機致統撫史公諱可慷慨中流荷寬獎
 感守心星再疏回天欲省刑尤宜死越日上特好
 至意請德烈利嗣闕探職明衰職期於考相致昇平
 帝賢則自求治憂兵憂餉臣以爲勿憂餉而憂兵而
 皆賢而良督撫則將軍自出關擬再三未稱旨先皇
 睿斷親批是大臣不任小臣言台衡側目從此始七月

駭駭使營藩臨發而疏達帝臨抗言兵食非時議得
 罪投荒非所論就極言加罪友和款非計與廷議大左
 之東望泰岱雲蒸蔚拜高林日月長與門寬商三十
 二片言別白各還鄉爲王蘇州遇海船一案源其還
 是冬京邊戒嚴早御史蔡公諱紹順爲公奸明秋叩葉
 長安門云公事事皆明了居恒留意是人才當塗有訪
 楓招徠遂謂公饒戡定羣全體大用誰知裁已卯公年
 五十五事神維桑難細數幾亭再集復鐫行指點生
 伴化兩六月還朝再分考又令纂修秘書省稿會真公
 任筆孟冬雪見求直言疏詞御獎近來少寬刑納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諫引君微灑泣焚香感孚焉自謂下愚切公應泣傍
 而歸重於寬刑納諫謂直言無害不害天意命動時
 可哀此盈廷繼譴言聖明無不深資詞是月霄電大
 雨冰疏正郊期尼不行公期一議析理至精於君德
 此議即疏正郊期尼不行公期一議析理至精於君德
 橫相爭維議其詳政者我皇清自開創至今三異議
 疏蒙溫給上天資國英絕諸臣忤旨多摧折獨公屢
 辭文龍齋威今虎停闕兩歲求言詔旨誠告君安敢
 辭諄切辰春閣徵寓詞微退志難更始結吉期先論
 自退還考成恩命最清曹比部推賢移事起公諱
 志堅退考成恩命最清曹比部推賢移事起公諱

呂特廉公中興公尋奉命冊輝麻早蝗極目心切
 切中州餓殍何狼藉心長力短徒沾臆使星捐俸感天
 濟更勸賢紳先富室回首家鄉粒食艱誰爲營廩援溝
 瘠辛巳公年五十七世路紛紜難復出目明志決年抽
 臂明綸未許輕移疾猶自停輿綠竹鄉去蝗勸稿無
 寧刻放荒策會一編書傳之千載知仁術壬午趨朝
 非本意流行坎止心何計應詔連陳活國疏祗期不
 負生平志聖明眞倚故時危寧止優答空相示公上
 言如更方不宣然差宜通達任者適用微輔治邊
 今州縣官宜方不宣然差宜通達任者適用微輔治邊
 補心縣官宜方不宣然差宜通達任者適用微輔治邊
 諸說無大不漸次施行至聖流一議中教尤至謀國

心可奈何。翻疑痛哭爲多事。卽如管江景勝人告。上亦點首云。素知顧問。乘均待至。再俯首。君前不置。辭戶垣楊公疏復。及謂公議略。今無匹。三十年。留濟世。心壘荒一議。其經畫。明首殷勤。欲舉。行興屯積。畫徒。則練中。明永。不。趙。加。屯。賦。加。明。如。放。荒。荒。荒。良。田。可。使。秋。月。銓。司。屈。指。公。固。辭。能。執。不。能。通。更。傳。掌。錄。添。時。忌。共。道。爲。官。太。不。工。伎。公。考。選。資。第。一。分。關。宿。案。重。翻。出。不。計。升。沉。自。素。懷。合。沙。射。影。紛。相。室。勅。疏。嚴。給。薦。疏。溫。與。黃。李。公。諱。悅。心。特。藏。爲。公。奉。省。報。聞。郊。臣。心。見。君。如。日。低。其。僞。學。何。高。張。投。幕。宵。人。空。齋。

美亭今昔附錄

卷二

三

筆外有晉豫兩督撫。晉撫蔡公諱懋德。內則同心數君。子聞公集。訪且奈何。相與抵案。復彈指。於時欲歸。歸朱。得傳蜂朝。暮徒側。嘉魚繫。獄。悟。歸。儒。嘉。熊。公。諱。開。下。獄。誦。佛。之。暇。索。觀。程。子。詳。山。陰。去。官。懷。諫。職。公。諱。宗。周。多。所。發。揮。公。深。服。其。好。學。云。在。官。兩。月。未。及。推。數。今。伯。王。見。幾。亭。遺。妻。非。而。不。能。自。終。以。爲。假。贈。詩。有。終。懷。德。臣。之。句。仲。冬。吾。母。歿。於。家。北。行。道。阻。問。尚。餘。宵。總。營。營。方。未。已。且。詳。程。本。除。訛。差。名。程。子。程。朱。二。書。訂。畧。同。皆。在。風。波。禍。旅。中。雖。當。悄。悄。憂。心。日。濤。俗。遊。神。道。未。窮。明。春。母。訃。達。京。師。不。及。承。訃。深。痛。之。絨。示。哀。歌。淚。滿。紙。永。懷。溫。惠。傷。心。解。參。橫。斗。轉。時。情。變。漠。漠。當。途。

致面歸田。計決堅自辭。面冊衣帶長依戀。時事孔棘。公。爲。辭。於。衣。帶。間。示。振。兄。弟。云。傳。若。曹。好。訪。謁。也。補。得。南。雍。春。遠。歸。行。年。六。十。米。心。灰。隨。機。尚。欲。酬。英。主。國。變。俄。間。慟。欲。摧。玉。瑩。南。來。扶。不。得。祠。部。雖。還。義。難。出。傾。家。聊。復。因。民。心。泣。血。孤。臣。報。君。國。乙。酉。閏。夏。全。而。歸。却。藥。千。秋。同。易。貨。痛。將。得。正。印。微。情。驟。然。點。首。歡。顏。色。大。義。精。明。徹。死。生。屏。林。霜。露。凄。何。極。停。哀。一。朔。公。生。初。太。平。長。養。伊。誰。力。週。天。甲。子。五。朝。人。哭。君。最。是。煤。山。日。公。詩。華。歌。舞。新。南。極。野。哭。劉。公。文。正。夢。來。時。甲。申。九。月。夢。到。生。流。而。悲。痛。者。累。日。同。紀。以。詩。問。語。標。云。世。運。身。運。身。可。知。矣。遂。絕。意。世。事。蓋。補。遺。書。曰。語。以。待。蓋。鳴。呼。痛。哉。

美亭今昔附錄

卷二

三

騎箕早許。追驚駭。聊述復槩。代冊青。關幽端藉。蘭臺筆。讀述先德詩賦語。余識幾亭先生。晚始定交。於丙子舟次。嗣幸京邸。密。邇。者。再。獲。朝。夕。就。型。因。稔。窺。先生。真。誠。明。並。貫。內。外。兼。純。之。學。也。於。格。若。憲。天。用。人。教。政。特。攬。綱。要。洞。微。審。至。條。斯。兵。荒。屯。擊。諸。務。皆。可。實。見。成。效。書。之。所。載。者。古。猶。未。足。盡。其。突。也。蓋。先生。之。學。擇。派。於。考。亭。而。沐。浴。於。文。成。忠。憲。故。粹。積。易。簡。而。不。涉。於。空。疎。支。棟。之。弊。時。同。志。者。雲。怡。蔡。先生。與。樂。三。朱。公。伯。玉。金。公。麟。理。學。而。研。幾。時。務。雲。怡。蔡。先生。爲。最。以此。交。契。最。

密余嘗謂兩先生並瞻軀軀項篋逃和安撥可立於也惜也時艱既棘蔡先生與朱金兩公後先殉國而先生以伏處丘園奮其孤憤從容得正學力之繫於死生豈不大哉且文成樹勲而考終忠憲居貞而免辱無二致也先生生以言兄庸而歿以守善道殆合爲一軌焉今嗣子察氏行業淳備黌修結識既哀刻先生學言政書文錄諸部懸諸日月而又繕是詩以深寄慕思瞻而核實而澤雅警簡中裁和平應飾歌諸家頗放悲震潛被諸來今感厲謠思殆與肆好移如諸誦千古照曜矣吳郡南巷李模識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羊

孝子之言其親也無使辭使有所不忍也孝子之言其親無遜辭遜亦有所不忍也去使去遜亦庶乎贊且確矣質而不能宜確而不能備君子猶弗貴焉揚厲先德本自詩書後賢亦多有之若乃以諸年之意行序次之體謂之爲詩本未必詳始終兼備則於今子衆見之美哉陳子之能不沒其親也幾亭先生以有體有用之學遭極難挽回之時位非侍從職非諫官勤勤懇懇章疏累數十上皆敘時切要上非不知公且深知公非不用公言且詳審委曲以用公言而卒無效於萬一豈非命也哉後來讀此詩而思其

世特事雖艱要著具在九關雖遠感格卽通庸慮之明固有因公之忠憤而並見者昔漢文不大用長沙然前塵之美以著武帝不大用長孺然社稷臣一語明良契合何以過此吾固美子衆之能不沒其親也龍不沒公之以言顯主聽之聰明也能成公愛君之素心也能表公下而九原上而箕尾悲悵流涕無能銷殞之沉痛也湖濱病僧宮泉吳太冲拜題述先德詩者子衆叙尊公幾亭陳先生德也立功立言皆德也自生長而溫清而傳習而交遊而立朝而考終秩秩二千餘言貌而直詳而實爲實錄可也爲

幾亭全書附錄

卷二

羊

年講可也其以詩者何事煩支而難記以韻約之志感激而難宣以文隱之備乎猶觀群怨之道以啓後人無已之思則詩之爲功深也天山陳子曰是詩道也易道也易卦因重生成之數也生成天地之道也此人道之所自始也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夫仁義之大者忠孝是已仁之屬無窮莫大乎孝義之屬無窮莫大乎忠忠以答成孝以答生生成一生也忠孝一心故學者立身事君始於事親本立無乎不立也然兩事生可及也事死不可及也事死而三年而終其身猶可及也而百

年而千古不可及也。吾讀是書而慶先生之有子也。先生不俟以子傳而爲先生也。子者不可不以先生傳也。能以先生傳其能子也。其能子也則知其能立身也能事君也能立乎人道之大是能體易者也。是深於三百篇之大指而非漢魏晉唐以後淺淫乎風花月露之詩也。抑先生立德立言千秋共見其立功亦表表章疏間而或行或不行猶有未竟焉者。天其以賢子若孫竟之是天所以報之也夫。則所謂事之百年事之千古者方且未艾。豈獨此一詩已哉。天山子澤仙自嘉識